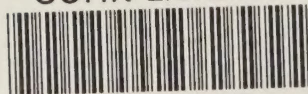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Libraries
003143077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71

經過「檢驗」的北平政權

俄國人揚言毀滅中國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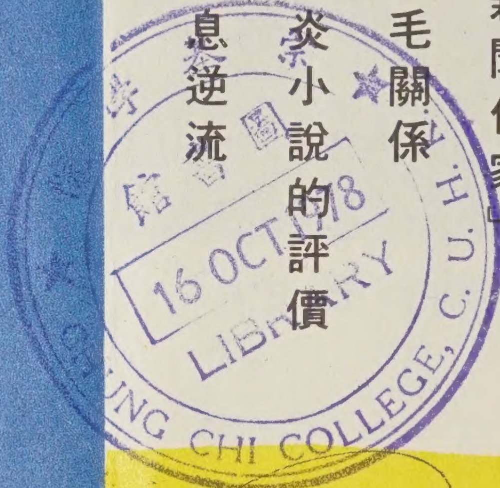
談大衛營會議的中東和平方案

別有目的的「新聞作家」

由鄧談話看美毛關係

陳若曦與夏之炎小說的評價

以復土粉碎姑息逆流



「沒有米，還是煮不出飯來呀！

現代化

四人幫

嚴以敬作

從王任重復出看華鄧鬥爭

NO.571　　十月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經過「檢驗」的北平政權



北平政權「十.一」又過去了。在北平和大陸較大城市是敲敲打打，比四人幫橫行那年月還要冷落。在香港則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什麽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香風臭氣，末日情調等等，在那些海外黨棍，統戰爪牙，外貿頭目的操縱擺佈下，看那身家千萬的大紅貓和小紅貓紅貓仔，一個個腦滿腸肥，頻頻進出「國慶歡宴」的酒家，什麽無產階級？那才眞是管他的娘。

中共政權開鑼已二十九個年頭。記得朱毛一伙裹脅農民進行竊國戰爭的年代，在中共佔領區流行一個歌子，唱道：「陰濕的地方需要太陽，苦難的中國需要共產黨……」。北平政權開張，毛澤東當上蘇聯的兒皇帝後，又編了一首歌子，叫作「嘿啦啦啦」。唱道：「天空出彩霞呀，地下開紅花，蘇聯老大哥呀，幫助我們建設新國家……」。

且說現在，大陸的派系鬥爭，華葉這兩人已被文革受害集團壓得喘不過氣來，誰都看得出那是鄧小平佔了上風。矮子在「理論」方面打出的一張王牌就是「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其用意是在於否定「毛思想」，並取得對所謂「馬列主義」的解釋權，這個且不去說它，單說「實踐是檢驗眞理唯一標準」這句話，可眞的有點意思；因爲，經過二十九個年頭的「實踐」證明一個「眞理」，那就是中共的什麽窮人翻身解放，爲人民服務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等等說法，都是十足的如假包換的騙人的鬼話！至於什麽「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友誼是「萬古長青」等濫調，更令人笑掉了大牙！老毛唆使他的文侍之臣頭號最大不要臉郭沫若寫詩稱史太林是爺爺是鋼，一方面把南斯拉夫的鐵托罵得狗血噴頭，一個錢不值。北平陷共後，街頭寫着大字標題：「金元叮噹响，鐵托向西方」。再加上中共與越共、阿共鬧翻，但同時又用刮自大陸同胞身上的孽錢把金日成收買下來。

經過這些「實踐」已「檢驗」顯出了共黨政權之間的勾心鬥角比非共國家還厲害，什麽「馬列主義基礎上的兄弟加同志的關係」一類的鬼話，完全是狗屁！正係神枱貓屎：人憎鬼厭者也。

迄今不能入土爲安，擺在「屍展堂」裏供人吐口水唾罵的毛澤東會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因爲「社會主義好」。到底如何呢？經過「實踐」所謂社會主義制度，把千百年來老百姓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產業全都沒收，收爲黨有，如果說這就是「好」的話，那麽「好」的只是中共的中上層幹部，老百姓只有一個「好」處：就是身外無長物，晚上睡覺不用躭心賊偷！

中共爲了表明他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曾公開宣稱：北平政權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現在呢？正在扮副可憐相千方百計地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伸手乞借。老百姓缺吃少穿，那是二十多年盡人皆知的「幸福生活」實情。在北平市菜市塲買不到青菜，即或買到也是黃爛老的次品，但價錢却是超級品的高價。在湖南爲了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民賣了耕牛買鐵牛（拖拉機），鐵牛買回來變成了「死牛」，因爲質量過低弄回來已不能用了。

要說「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話，也是表現在中共統治階級身上。只要看看華國鋒、李先念的肚腩，就知道他們是新型的世界上最大的惡霸地主！什麽劉文彩、南霸天那是「小兒科」。像毛林周朱和華葉鄧李汪這批已死或未死的吸血鬼，大陸老百姓作牛作馬，他們却騎在人民頭上痾屎撒尿；其實，中共的一個中級幹部的作威作福程度都是令人吃驚的。

譬如：河南省駐馬店地區黨委第一書記蘇華等六人，竟把百萬災民負以維持生命的救災款「人民幣」一億六千萬元據爲已有，亂花亂用。社會主義制度豈止優越，簡直是優越之至！

過去，中共很自豪地自我吹噓說：「共產黨不貪污，國民黨才貪污」。又說：「共產黨會多，國民黨稅多」。而今又如何呢？經過「實踐也「檢驗」出了這些都是他們往自己臉上貼金而扯的彌天大謊！今日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國民黨，過去在大陸上缺點非常多，特別貪污盛行，所以，中共能在蘇聯援助和美國支持下竊得大陸的統治權。

然時至今日，中國國民黨在痛定思痛之餘，經過整頓刷新，不僅貪污少到最低的限度，在稅收方面也盡量爲百姓着想，所以，台灣同胞的生活能過得極其美滿，諸如電單車，電視機和冰箱等等設備已接近普及的地步。那裏像大陸有架脚踏車和爛鬼手錶已經可以到處驕人了！一句話：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反動而落後，所以，幹部貪污一直存在，且胃口越來越大。以前是偷雞，現在是偸牛，甚至連房子都抬走！至於稅收更多得花樣翻新，在廣東農民賣一頭豬要打七八種稅！這可不成了「共產黨萬稅」！乖乖。

電視電影充滿黑話
青少年中毒者多

梁人傑

香港拍的電視片集及電影，很多取材黑社會，儘管部分標榜「反黑」，但充滿黑話，無異推行黑社會教育。香港黑社會勢力日張，不能說不是由電視、電影所影響。爲了把香港青少年納入正軌，政府對此不應採取漠視態度，希望今後電視、電影取材，有較嚴謹的限制，香港青少年有福了。

暴力電視的中毒者

電視節目對青少年的毒害，成爲許多關心社會人士積極討論的問題。

美國邁亞美一個十六歲的青年沙莫拉，在海灘上謀殺了一名八十三歲的老婦，被判終身監禁。他的辯護律師向聯邦法院控訴美國三大電視網，索償二千五百萬美元，指控該電視網的暴力「使人中毒」。

沙莫拉是「高傑探案」之類的動作片集的熱烈電視迷，由此而「中毒」。但這指控被聯邦法院的荷維拉法官駁囘，他說「暴力」是「憲法第一條附文要求我們容忍的不利東西之一」。

不久前，加州的律師亦未能證明NBC電視網應付一個九歲的女童之死負責。這位律師會辯稱該電視網的一個節目，是導致這次致命襲擊的主因。

在香港，也有不少人把社會風氣的惡化及青少年的日漸崇尚暴力歸咎於電視節目的內容。一般來說，香港電視節目較外國電視「淨化」得多，除了一些有識之士批評電視節目大多淺薄無聊外，不算得是特別誇張暴力，不過，對青少年的影响是深入的。

在香港兒童的言行中，說的是電視言語，做的是電視動作，他們在「潛移默化」中所受的「電視教育」比學校教育要深刻得多。我們不能怪電視台，電視台老板說：「我們不是辦學校。」沒有教育兒童的責任，他們是做生意，節目必須吸引觀衆，收視率愈高，廣告愈多，廣告愈多，賺錢也愈多。香港電視台受到「限制」，不似外電視台那麽自由，青少年「中毒」現象也沒有外國那麽明顯。

如果看電視的是一個思考成熟的成年人，他們的腦袋自然有「抗毒」作用，但對青少年來說，日積月累灌輸暴力思想，他們在「類似的情況」下，便會自然而然的使用暴力，到他們被判罪後，才知道後果並不如電視情節那麽被視爲「英雄」，却成爲永遠的「囚犯」。

美國憲法第一條附文，規定了言論和新聞自由，因此電視上的暴力也被「容忍」，而這個爲沙莫拉辯護的律師，也受到駁囘。

如果「犯人」是六十歲，法官的駁囘是對的；但沙莫拉只是十六歲，他狂熱的喜愛暴力節目，中毒是很自然的。爲甚麽供給別人海洛英，令別人上了毒癮是犯法，而長期不斷供給別人暴力誘導，令別人不知不覺間殺人犯法，却是憲法規定的「自由」，不必負法律上的責任呢？

在美國，入餐室吃東西哽着可以「告」，在酒店門口滑倒也可以「告」，沙莫拉和那被殺的老婦，都是電視節目的受害者，爲甚麽不能告？

香港的黑社會教育

四帮黑社會人馬，在餐廳「講數」，據說是爲了「爭女」，警方及時掩至，拘捕卅三人，其中三名身上還穿着校服，這很明顯的表示，有些學生涉嫌是黑社會人物。

很久前，報紙已不斷報導，黑社會勢力滲入學校，不少學生被踢入會；更可怕的是這些黑社會份子，只是小學生而已。

黑社會勢力在香港發展快速，與香港環境的特殊，及大陸青年逃港日衆有關。也可以說是香港政府促成的。今日的香港黑社會和老一代的黑社會不同，以前多少講點「義氣」，新的黑社會只是一個暴力集團。

何以說香港政府促成黑社會的發展？因爲香港不斷利用電視、電影爲黑社會宣傳，這種宣傳却爲香港政府所准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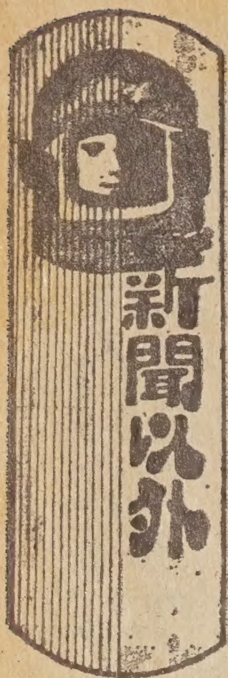
電視片集中，有過不少以描寫黑社會爲主題，有些電影工作者更離譜，把黑社會暗語作爲片名，加以宣揚，甚麽「六二四」「紮馬」「講數」「鬥串」等等，不管電視片集或電影內容如何，即或站在「反黑」立場，也難免使青少年對黑社會「發生興趣」，在電視、電影中，不斷接受到黑社會教育，黑社會勢力怎會不普遍發展呢？

中下層社會，固然黑話不離口，因爲電視、電影的影响，許多知識分子，不知不覺間也會搬出一兩句黑社會暗語。

老萬會在公共車中聽過一班女學生旁若無人的「私語」，她們說的話，老萬一半聽懂一半不懂，因爲老萬沒時間看黑社會電視、電影，追不上時代。

這些女學生說話之大胆，使老萬聽界大開，主要是其中兩個女學生講及昨晚與一個阿蛇在九龍仔公園草地上做愛的「細節」，而這個阿蛇，就是踢她們入會的。

十五六歲的女學生，有這麼豐富的性經驗，又懂得那麽多的黑話，而且這些不尋常的關係，可以在同學之間公開談論，試想想，我們的學校是多麽可怕！



當然，這未必是普遍現象，只不過是個別的阿蛇滾女學生而已，但這種情形繼續發展下去，就沒法不使人躭心了。

以老萬所知，某工業區有一家頗著名的教會學校，夜中學學生年齡稍大，她們大多是在工廠做工的，對男女之事，已有經驗。她們中稍有姿色的，都和一位班主任阿蛇有性關係，這雖未必涉及黑社會，但當今之世，師道如此，良堪浩嘆！

由於電視、電影的普遍，青少年都以講黑話爲時尚，對青少年言行稍爲留心的人，聽到他們說的話，會不寒而慄。

餐廳「講數」黑人物中有學生，可說唔出奇呀

台灣設廠與大陸設廠

加工區的設立，以台灣最早，高雄加工區發展得很快，不久便有台南、台中等加工區。所謂加工區，是外國廠商或海外華僑設立工廠，運進原料，利用台灣工人，造成製成品，整批運出國，不在台灣發售，一進一出都不必徵稅。這方法十分成功，吸引了許多外商，因而很快便發展到台南台中，且有繼續發展之勢。

老萬曾到高雄加工區參觀過兩次，印象深刻。那裏有一個展覽室，陳列了製成品，老萬發覺許多有名堂的產品都在這裏製造，如曼赫頓襯衫、菲力浦收音機，山水音響器材等，都可在這裏買到，而且定價便宜，因爲沒有稅。不過，買了東西不能帶出，一定要交給他們寄到指定地點，以保證東西不在台灣地區使用。老萬買了一架藍寶收音機，連航空寄費不到一百港元，在香港這價錢買不到的。

因爲台灣加工區辦得成功，東南亞許多國家都學樣，首先是南韓，南韓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大都以台灣爲藍本。年初老萬到星馬，也看到許多美日廠商在吉隆坡設廠，因爲樹膠沒有出路，廣大的樹膠園被夷爲平地，供外國人設廠，辦法和台灣差不多。

中共報紙最近報導，歡迎外地資本家到大陸設廠，「來料加工」或「提供設備」等方式都可以。其實，這方法不過抄襲台灣的一套，幸好這個「發明」沒有專利權，否則中共就不可以依樣葫蘆了。

但中共的歡迎設廠和台灣的加工區，性質有顯著不同。台灣的加工區，是使工人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繁榮；加工區的工資，老萬在參觀時大約是四千新台幣左右，即五六百元港幣，現在已增加，熟練工人六七千，領班過萬。雖然如此，仍比香港便宜，同時也不必受那麼多的勞工苛例限制。

在香港，任何行業的工人都沒有「合約」的，今天上班，明天沒有興趣，可以不上班，萬一要趕貨，老板急到㨆㨆跳。再加上十幾天有薪假期，以及用種種「福利」去搶工人，能夠做到一家工廠「賺錢」，殊非易事。

但在台灣工人十分穩定，他們坐下來工作便是論月計數，不會來一天不來一天，不會影響生產，工資又比香港低。

因此許多老萬認識的廠商，都跑到台灣設廠。

中共抄襲這一套是行不通的，他們供應勞力，從中剝削圖利是肯定的，大陸早有「做死三十六，不做三十六」，人人懶散慣了，要他們「努力生產」是辦不到的，比香港工人已差得太遠，更不可以和台灣工人相比。

廉價勞工的吸引

在香港從事工業的人，不担心資金，也不愁訂單，原料不缺，最使他們感到頭痛的是工人問題，特別是用大量女工的工廠（電子和製衣業）不但因工人流動性大，今天有足額工人，不保證明天全部上班，生活很難控制，萬一不能依期交貨，未履行合約，損失難以估計。加上勞工條例繁多，動輒被控。十個開廠的人，九個牙痛咁聲，爲了招請工人，各出絕招。以前工人怕老板炒魷魚，現在老板怕工人不幹。老板炒工人魷魚要補水，工人炒老板分分鐘可以不上班。

因此許多原本在香港經營工業的人，轉移到南韓、台灣、菲律賓等地發展，甚至有些把設備搬到非洲，正因爲這些地方的工人問題，比香港容易解決。老萬介紹過台灣加工區，前兩年參觀一家製衣廠，專門縫製恤衫，有近萬工人，大都分是女工，人人埋頭工作，既沒有人聽收音機，也沒有人打牙較，和香港製衣廠女工大有不同。

上班下班，整條馬路是單車，聽說現在好些大廠已發展到廠車接送，一切很有規律，這是制度的不同。台灣女工是月薪計算，香港多數底薪件計，因此香港工人和大陸的「做死三十六，不做三十六」恰好相反，多做多酬，因此人人死做，一個勤懇的車衣女工，收入超過二千元是尋常事，在寫字樓當個女秘書也沒有她們入息好。她們一條牛仔褲、一件汗衫便上班，不少還帶埋飯，懶得到外邊吃浪費時間，白領階級要穿靚衫，要化裝，還要看老板面色。許多人都知道，香港白領階級「好睇唔好食」，藍領收入更佳。

香港廠商向外發展，是越來越嚴厲的勞工法例所形成，以前香港被外國人認爲以「廉價勞工」和外國競爭而取勝，可是今天香港的勞工不但價不廉，且人手非常缺乏，各行各業，情形一樣。

中共在此時作出歡迎到大陸設廠的宣傳，當然最具吸引力。大陸多的是人，有人說已超過九億之數，這九億人民，是巨大的勞動力來源，在香港勞力如此缺乏的情形下，如果說，香港廠商可以在大陸設廠，利用大陸的勞力，當然是香港廠商所最感興趣的事。

使人懷疑的是大陸供應勞工的方式，是讓大陸人民直接受僱於工廠，拿工廠的薪水，抑或由中共做「大判頭」，拿了整筆工資，然後分發給工人呢？如果是前者，肯定做外資工廠工收入比在大陸工廠不知好若干倍；如果是後者，中共拿到高薪，發給工人則照大陸水準，實行過水濕脚，則「做死三十六，不做三十六」的情況，同樣會出現在這些工廠。

翦伯贊死後翻身

（下）

岳騫

翦伯贊當時最爲毛澤東痛恨的是他對農民暴動因果提出了統治階級「讓步政策」論：「中國歷代以來的農民暴動，雖然一個跟着一個失敗，但每一次大暴動都或多或少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因爲在每一次大暴動之後，新的封建統治者，爲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因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農民暴動或農民戰爭，可以說，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里程碑。」他並舉出秦末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漢初的讓步政策，而有文帝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的現象；西漢末的農民起義使劉秀即位後首先進行淸丈土地、解放奴婢，「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東漢末的黃巾起義，至三國中葉以後即出現小康局面，當時的魏國「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蜀、吳也都有豐足之象；後此由晉末至隋初，隋末至唐初，唐末至宋初，元末至明初，明末至淸初，歷稽史籍，都有讓步政策復甦民困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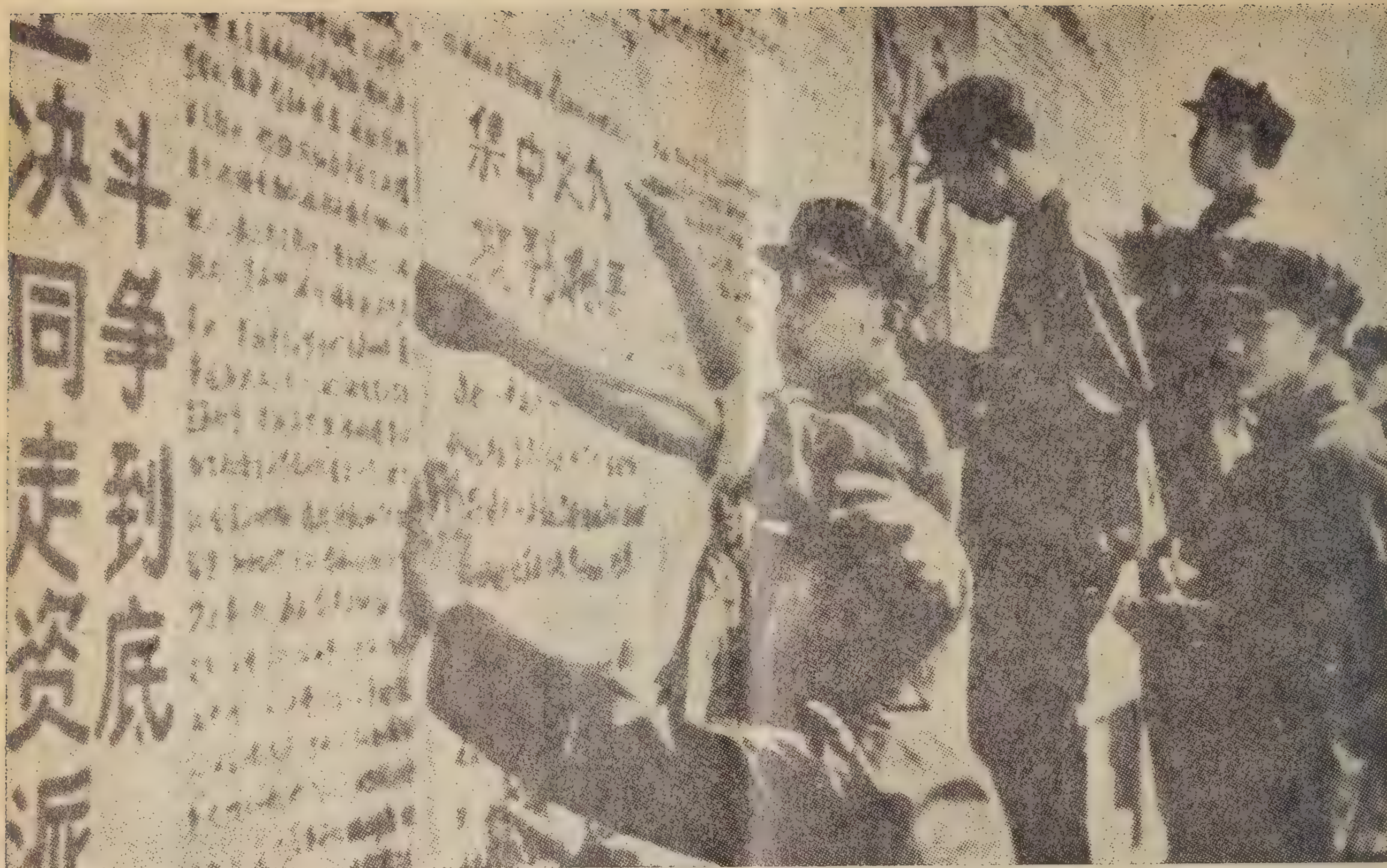
「讓步政策」說在大陸史學界中，被用得相當普遍。此一理論，既沒有離開階級觀點，又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充分的史實，而與毛澤東「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眞正動力」的說法，也不至相違背。毛說的公式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到勝利；讓步論公式是：革命鬥爭—被迫讓步—再鬥爭—再讓步。後者之爲費盡心思迎合毛澤東教條而設想出來的，不言而喩。關於此點，翦伯贊自己也承認過——他的文章本來就是爲毛說作註釋而寫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在杭州的一次講話中說：「一些知識分子，什麼吳含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麼讓步？」「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那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

中共批判翦伯贊，主要由江青秀才班的戚本禹、林杰、閻長貴負責，戚等三人聯名在「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四期（三月二十四日出版）發表了「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又在同年第十五期（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發表了「反共知識分子翦伯贊的眞面目」，後一篇去掉「同志」一詞，足以說明其時翦已列在整肅黑名單上了。

在「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中，戚本禹等指控翦「要用所謂『歷史主義』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來分析歷史，用階級分析方法去評論歷史人物」，所以歷史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戚等肯定了農民起義是反封建制度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因此便攻擊翦說是「歪曲和汚蔑農民革命」、「歌頌封醜化農民革命的封建王朝體系」建社會，美化地主階級」；而翦的反對基於唯階級觀點而把著名的歷史人物從歷史上抹掉，則被鍛鍊爲「美化和歌頌帝王將相」的罪名了。在總結中，戚等指翦伯贊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就是「二反二保」的綱領，即：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解釋歷史，反對歷史研究、歷史敎學爲當前政治服務；保護『史料即史學』、『爲歷史而歷史』的資產階級歷史觀點，保護美化帝王將相。」

在「反共知識分子翦伯贊的眞面目」一文中，戚本禹等一開始就宣判「翦伯贊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學閥，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一個頭目，是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平演變路綫的一個重要角色」，控訴他「披着共產黨員的外衣，打着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招牌，向黨、向社會主義、向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射出一枝又一枝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急先鋒。」接着詆毀他爲「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漏網的資產階級大右派」，罵他「爲資本本義復辟製造輿論」，又根據他的『琵琶記』的歷史背景」和「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兩文及「內蒙訪古」一書，說他「借古諷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作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應聲虫」，把「昭君出塞」和「內蒙訪古」斷爲「兩株大毒草，宣揚的是投降哲學」，而「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烽烟」的詩句，則是「含沙射影攻擊以毛××爲首的黨中央『好戰』」。文中還攻擊他「爲吳含辯護，頑固地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據說姚文元那篇揭開「文革」序幕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翦會說：「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這麼高的文章，提到政治上去了，超過學術，進到政治領域了。」他認爲吳含是「研究明史的」，寫的「是個眞海瑞」，「思想批評要聯繫歷史，要看他是什麼樣的人。吳含早在抗日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後來眼見吳含過不了關，他就說「文革」「過頭」了，還說「別人會嚇昏的，吳含能頂得住」。因此，翦伯贊又多了一個「破



贏輸無時定

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打手」的罪名。此外，還有其它批判文章，大抵千篇一律，都是玩鍛鍊周納羅織入罪的把戲，不出戚本禹等人的模式，概括說來：一是左手執框框，右手持棍子；二是不容分說，套上框框同時一棍子打死人；三是以毛澤東教條爲絕對眞理；四是抽去事件發生時的時代環境和條件，故意曲解歷史；五是爲批判而批判，爲鬥倒搞臭而批判。

翦伯贊是「歷史研究」雜誌的編委，這個雜誌的主編黎澍，編委劉大年、鄧拓、吳含、侯外廬，都和翦一樣被「文革」風暴所擊倒，因而給指爲「結成死黨」。同時，翦於一九五八年起主編「光明日報」的「史學」專刊，到他遭受批鬥，這個專刊也就給醜詆爲「一個販賣修正主義黑貨的陣地」，專門「含沙射影，借古諷今，以研究歷史爲名，行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實」，以至「與赫魯曉夫一唱一和，指桑罵槐，惡毒攻擊我們偉大的黨，攻擊社會主義，攻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的罪名也定出來了。

翦伯贊和戚本禹之間有過宿怨，戚於一九六三年在「歷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把中共一向尊爲農民革命英雄的李秀成打成變節投敵的叛徒，據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說，周揚曾開會決定圍攻戚本禹，並指揮鄧拓、翦伯贊等出來反駁戚文，後被毛澤東發覺制止而罷。由此可見戚之担當批翦先鋒，一批而至再批，私怨因素和報復心理之存在，可謂昭然若揭了。另據外電報導，翦於「文革」後遭受紅衛兵抄家毆辱特慘，而戚則爲江青紅衛兵司令部中的幹將。

翦伯贊雖然是一個馬列主義者，但他畢竟是一個學人，他站在所謂勞動人民的立場，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歷史，是否能夠爲歷史問題找出正確的結論，可以姑且不談；値得注意的是他在謹守所信的原則上所表現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他能不抹煞事實而寫出歌頌　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文章，尊重史料而堅持歷史必須使後代子孫感到光榮和驕傲，當他看到中共的農業政策使人民無飯可吃時即氣憤不已，當他聽到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攻擊符合事實時即發生同情，並認爲中共應有納言的雅量。這就是他和毛澤東等一般人所不同的地方。

從國民黨而共產黨，翦伯贊顯然懷着一個理想。到了毛澤東實施「三面紅旗」暴政失敗，因而引起三年大飢荒的來臨，他的這個理想也就變成虛無的幻想而破滅了。因此，他雖然在表面上沒有發過什麼反毛言論，但在幾篇談歷史問題的文章中卻曲折地傳達出時代的「反飢餓的呼聲」和「和比戰好」的願望，並在判批吳含開始時爲吳伏義執言。

戚本禹之流，指翦伯贊的歷史主義是故意提出來對抗「毛澤東思想」的。事實上，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和農民革命的說法，根本就是無法自圓其說又不値一駁的死教條，倒是翦伯贊用「讓步策政」說來替他作注以後，毛的說法才在理論上較爲可通。翦其實是替毛說造出了原來沒有的理論水平，結果　因此被鬥垮，被整死，而打手戚本禹，也同樣走上了毀滅之途，這便是一個親共學的人必然下場。

從王任重復出看華鄧鬥爭

梁景松

「文革」初期被整肅清算的中共前中南局第一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最近發現已復出任職，調往陝西出任新設的中共省委第二書記兼革委會主任似已操縱陝西的黨政領導權、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第一副主任職，李瑞山面臨嚴重政治危機，可能已被「掛起」，遭受停職檢討處分，縱令其仍可活動，實際上已被剝奪權力。

王任重被清算十二年後終能復出，顯示鄧小平領導的文革受害者集團在最近一個回合的政治鬥爭中打贏了一仗，而華國鋒及其保護的文革受益者則遭受挫折。李瑞山與華國鋒淵源深厚，關係密切，二人皆是文革受益者，李瑞山在鄧小平施加重大壓力下，不得不「靠邊站」，對華應是重大打擊，特別是華某似曾對他力保，而仍難倖免，可見鄧已不再顧全華的面子，而要秉公辦事，處分揭批林彪四人帮不力而又不顧人民死活的李瑞山。



王任重上台李瑞山（圖中）危矣。

鄧派獲勝華受挫

，李瑞山曾經長期在湘南工作，與華國鋒共事。五十年代任中共湘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長、省委書記。一九六三年偕同華國鋒前往廣東調查農業，向趙紫陽「取經」。去年中共報刊特意發表毛澤東對李、華二人提交調查報告所作的批示，表示讚許。此舉固有抬舉華的用意，亦可顯示華企圖保護李的用心。一九六七年文革動亂期間，李瑞山調往陝西，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次年革委成立，即出任「主任」，以迄於今。一九七一年，中共重新建立省委，李又任第一書。文革以來中共舉行過三次全黨代表大會，每次李某皆當選「中央委員」。他是個文革不倒翁，自始即担任陝西頭目。像他這樣的中共省級頭目，還有個劉建勛（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委主任），但劉自四月後即銷聲匿跡，河南省委也進行了大幅度改組，實際由第二書記胡立教掌權（胡某是文革受害者），劉建勛似已被停職。而今，李瑞山看來也屬同一命運。

李瑞山是整肅對象

自四人帮垮台後，陝西清算四人帮的鬥爭進展緩慢，冷冷清清，李瑞山顯然毫不起勁，甚至還要壓制。至今陝西只揪出一名省委常委，進行清算，而對整頓各級領導班子的工作，更無成績可言。其主要原因當在李瑞山個人，因為他恐怕深入揭批林彪和四人帮將會揭發他個人投靠彼等的事實。李某當屬「風派」、「溜派」和「梧派」，文革颳風，倒向林彪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後企圖掩飾眞相，矇混過關，溜之乎也，甚至要「梧蓋子」，壓制鬥爭。鄧小平自不能容忍這種人繼續掌權，要去之而後快。

此外，陝西的農業生產顯著低落，減產達百分之三十，不但未能達到中共的要求，且足證明李瑞山無力領導。無論政治運動或經濟生產，陝西都處於落後狀態，李實難辭其咎。在中共高喊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大力發展生產聲中，李如此無能自應予以

撤職。

早於六月十五日，中共「人民日報」首頁曾刊載一項注息，透露中共一名領導人曾發出批示給陝西省委某一負責人，指其對前此的另一批示置若罔聞，並對批示所指的陝西北志丹縣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不予理會，迄未加以處理。從該項報導看來，簽發批示者似是鄧小平，其責難的對象應是陝西省委頭目李瑞山。志丹縣的人民可能面臨嚴重饑荒，甚至有餓死，鄧乃利用此事前往處理，整頓當地領導班子，但新聞報導中却不提李處理其事，可見他已成爲鬥爭的對象。七月間，中共又發出一個文件，指陝西旬邑縣的幹部「違法亂紀」，動輒打人，欺壓羣衆，並以該縣爲一樣板，通令大陸各地借鑒，不得再犯同樣罪行，志丹與旬邑發生嚴重問題，李瑞山實罪責難逃，而中共借此大做文章，公開宣揚，顯然要壓迫他下台。

然而李在七月間仍照常活動，似若不受影響，可見華國鋒仍在爲其撐腰。經過幕後鬥爭後，鄧派終於把王任重從「牛棚」中拉出來，派往陝西，奪李瑞山的權。

王任重控制陝西

王任重是資深共幹，文革前任中共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記，是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壽的主要助手。一九六六年中，文革正式爆發，陶鑄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及文革小組顧問，王某即承乏其中南局第一書記遺缺，並兼中共中央小組副組長，繼續勳助陶籌，陶某於該年年底垮台，王也隨即遭受整肅，並被公開點名清算。十二年後，才能翻身。

王派往陝西，雖屬降職，但甫獲「解放」，即出任要職，可見其爲鄧小平重用，是鄧某安揷於陝西及西北的一隻重要棋子。陝西原不設省委第二書記及革委第一副主任，而今設置該二職位讓王任重充任，即是使他掌握實權，並負責清查林彪與四人帮餘黨，澈底打垮其帮派體系及影響力。他可能亦負有清査李佛山的任務。

關於王任重復出並已獲任新職的消息，是陝西電台於九月十四日晚上廣播的一項報導中透露的。該項廣播說，王任重偕同其他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人及軍區負責人，出席當日上午舉行的一個民兵工作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廣播稱他是「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第一副主任」。李瑞山則未有出席該項會議。出席會議開幕式的還有中共陝西省書記於明濤、李爾重、竟澤、胡炳黨、王林、嚴克倫等，其中除胡炳雲外，其餘都是文革受害的老幹部。胡某文革爆發時任陝西「省軍區司令員」，不久即調職共軍總參謀部，文革後期一席銷聲匿跡，似乎見重於林彪與四人帮。去年復任陝西軍頭職務，並兼中共陝西省書記，除李瑞山外，另一省委書記蕭純亦未出席上述會議。蕭是陝西老幹部，文革老幹部，文革以來一直末倒，是李的得力助手，如今可能成爲審査的對象。

鄧起用文革受害者

鄧小平正向吳德（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及李瑞山等文革受益者施加重大壓力，同時力促「解放」文革受害者，以壯大其陣營，並加緊進行清算文革的鬥爭。繼四有初起用蟄伏十六年的中共前「副總理」習仲勛，派他前往廣東任省委第二書記後現又拉出另一資深共幹王任重，派往陝西委以同樣職務。鄧某顯然要讓更高緩的老幹部如彭眞之流復出，惟阻力仍大，地位較次的王任重突獲重見天日，可能是鄧派與華派經鬥爭後的折衝結果。

華國鋒在葉劍英的支持下，仍能頑抗，拖鄧小平的後腿，李瑞山經鄧某親自干涉並加指責後，仍能拖了三個多月，至今雖被削權，却未被明令撤職。見見鄧派似雖有勢可恃，但仍未能爲所欲爲，以華爲首的文章餘孽仍在負隅頑抗，鬥爭仍在繼續進行中。

風雨鷄鳴

青冥

在矮奴（一作倭奴）與鄧矮子簽署二矮和約後，在美國總統要與中共建交聲中，祛卑立儒的雙十節又將來臨了。

雙十由革命先烈定爲國慶日，袁世凱改不得，北洋軍閥不能改，汪僞政權不敢改，蔣總統當然更不會改。國慶是國家的盛事，不姓孫，不姓袁，不姓林，不姓蔣。誰要廢棄雙十，誰便是國家的敵人，誰人敢與舉國人民爲敵？

中共昌大不韙妄圖廢雙十，立「十一」，是存心與國家爲敵。今日國際媚共的漩渦衝擊看我國，不少以「中國人」自居的外籍「學者」和「名流爭先恐後地落水，推波助瀾。但我國的形勢愈險惡，慶祝雙十、回國度雙十的華僑便愈多。「時窮節乃見」，我們要爭的就是這一點乾坤正氣。

「正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雄圖終未已，日夕整戈矛。」今年雙十，我將赴台灣參觀國軍演習，但願明年此日，我們能在南京度過，那時我們眞要大大慶祝一番。

中共內外交困

孫運璿

中共在國際上遭受共產集團的壓力；在大陸上派性鬥爭日趨尖激，因此，北平頭頭不惜虛張聲勢，到處招搖，對外對內政策均採取很大的修正，使外人誤認為中共已揚棄過去的極端作風，走上修正主義路線，而對其寄以幻想。其實，中共的所謂 溫和路淺 和「安定團結」，不過是一種假象，是它企圖掩飾危機，突破困境的手法而已 然其共產主義的本質 絲毫沒有改變。下文是節錄自行政院孫院長施政報告中有關析論共黨情勢的部份，標題為編者所改。



孫運璿院長

近年來，中蘇共對立極為嚴重，中共將美國暫時列為次要敵人，在表面上對它改採拉攏策略。另一方面，它除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拉攏開發中的國家外，並積極進行對西歐及日本的統戰，誘騙日本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不惜在釣魚台的領土問題上接受日本的立場。

中共以反蘇為烟幕，聯合一切明日之敵，以反對今日之敵，使自由世界誤以為與中共有所謂「平行利益」，殊不知這只是中共的策略運用。事實上，中共亦從未諱言它與民主國家堅決敵對的基本立場，故幻想「以敵制敵」，採取「聯毛制蘇」的策略，一定不會收到效果，且將製造國際間新的緊張局面，甚至引發新的戰爭危機。近年來民主國家與中共勾搭，不但不能抑制蘇聯，反促使蘇聯更積極擴張其核子及傳統軍備，一面在歐洲加强華沙公約國家軍事力量，一面變本加厲地向中東、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擴大其干預和影响。而中共受實力所限，除在言辭上對蘇聯譴責外，不但無意維持世界和平，而且到處煽動戰亂。

由於美國與中共交往，損害了中、美長久以來的盟誼，損害了雙方本身的重大利益，並將嚴重影响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所以我政府對所謂「上海公報」以及美毛任何交往，始終保持嚴正的反對立場。我們確認：美國如忽畧中共反美的本質，及其赤化世界的目標，輕易相信中共會信守其所作任何承諾，將為一項嚴重的錯誤與冒險。

中共在去年召開共黨「十一全大會」，又在今年二月舉行「五屆人大」之後，華共為情勢所迫，重組領導班子，其內外策畧亦有顯著改變。對內喊出所謂「實現四個現代化」，侈言建立所謂「社會主義法制」，極力製造「緩和」「穩定」的假象；對外則偽裝「溫和」，並利用西方心理弱點，高彈反蘇、「反霸」，加緊進行統戰伎倆。

一些不明中共本質或對中共存有幻想的西方人士，未加深察，即據以認為中共已改採「修正路綫」，甚且認為鄧小平以及若干被黜頭目的復出，是中共內部趨向「團結穩定」的表徵。實則，這一估量是完全不切實際、不明眞象的錯誤判斷。

中共由於「派性」鬭爭，絕無可能趨向「安定團結」。鄧復出以及中共領導班子的重組，正是中共內部新矛盾、新鬥爭開始。目前已有强烈跡象顯示，華、鄧兩人間的權力鬥爭，正在逐漸發展至表面化的程度，另一回合的激烈拚鬥，必將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中共在共黨集團之內，亦正陷身於四面楚歌的困境。最近中越共之間的武裝衝突，中蘇關係的益形惡化，乃至與中共結盟多年的阿共也已與其翻臉，在顯示中共外在形勢的險象環生。所以最近華本人的外出招搖，以及徐向前的虛張聲勢，只是它們企圖掩飾危機與突破困境的障眼戲法和垂死掙扎，非唯無助於紓解其日趨沉重的內外壓力，適且充分暴露了這一叛逆集團的狼狽景象！

不過，在此時際，我們也必須注意，由於中共心裏明白：我中華民國的日益堅實壯大，正是迫使它加速潰亡的最大威脅，它勢必一面將在國際間施展統戰媚術，以圖誘使美國與我分離，並以擴大對歐對日經貿關係，試圖在外交和經濟兩條戰綫來困擾我們；另一方面，中共也必將試圖對我復興基地進行滲透顚覆活動，並在海外各地蠱惑僑胞，以分化我內部團結，動搖我士氣民心。因此，當前我們進行對中共鬥爭，除應加强推展對外關係，並在經濟與文化戰綫上，予中共有力痛擊之外，運璿今天更要籲請我全國同胞洞燭中共詭謀，特別提高防共覺覺，使敵人絕無可乘之機。同時，也要籲請我海外僑胞，今後更要激揚理性，明辨是非，認淸共黨禍國殃民的邪惡本質，抵禦共黨口蜜腹劍的統戰陰謀，一本反共愛國的大義血忱，與我們國內同胞緊密團結，相互策應，使我們國內與海外、敵前與敵後，所有熱愛自由的中國人民，結成一個討共平亂的聯合陣綫，匯成一股救國自救的反共巨流，在中共瀕臨全面崩潰之際，給予它致命一擊！

以復土粉碎姑息逆流

古鶴翔

不久以前，美國參衆兩院相繼表示：倘若卡特總統要更改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必須與國會磋商。

最近，卡達總統會在白宮接見中共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美國對中共貿易委員會主席菲利普也在北平舉行記者會說：美國的大銀行正準備貸欵給中共。

菲利普說：一向沒有向外國借欵的中共，現正對國際性的貸欵表示興趣。菲利普預測，一九七八年度的中共美國雙邊貿易額會達十億美元。

哥崙比亞大學的中共問題專家巴納說：「卡達政府已跡象詳加考慮在未來的六至八個月內，進行承認中共的行動。」

我們知道：很多美國人雖然不想中共侵入台灣，却並不準備協助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姑息和苟安的心理，仍然存在若干美國人心中。

美國人並非完全不知道中共的最終目標是埋葬自由世界，征服全球，但他們只看見中共的笑臉，以爲暫時仍可和中共做生意，並且可以玩玩中共牌，以抑制蘇聯。他們絕對想不到，中共才是玩「外國牌」的高手。中共不是靠玩日本牌，蘇聯牌和美國牌而奴役大陸的麽──抗戰期間，中共玩的是「抗日牌」，掛着「抗日」的招牌而不抗日；勝利後中共玩的是「民主牌」，以「自由民主解放」等騙人的口號欺騙美國人，使美國人同情中共，斷絕對中華民國的全部援助，中共還依靠蘇聯移交的日本軍火，奴役了大陸；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就「一邊倒」了，這時中共玩的便是「蘇聯牌」，實行「打美帝」。

現在，中共又玩「日本牌」和「美國牌」來對付「蘇聯老大哥」了，誰敢保證在美日等國家大量向共區投資之後，中共不會又投靠「老大哥」，共同埋葬「美帝」？

誰敢保證，日本協助中共建成的鋼廠，不會製造軍械來對付日本人？誰敢保證美國協助中共開採的礦產，不會用來打擊美國老百姓？

日本是否忘記了針對日本的「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直至今天，這條約仍未正式廢除！美國是否忘記了韓戰和越戰的慘劇？

在九月十九日，中共「副總理」李先念對日本訪平代表團說：中共願意與美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李先念還說，美國國務卿范斯於去年八月訪問北平時會指出撤退駐台美軍，在外交上承認中共，仍在台北設立「聯絡處」之建議，但爲中共所拒絕。李先念認爲，美國應以「日本模式」來處理美國與中共的關係。

我們中國人當然反對美國與中共的進一步勾結，我們不但反對「日本模式」，也反對在台北設立「聯絡處」的謬論。然而，中共是「外國牌」的能手，爲了鎮壓反共的同胞，中共必將千方百計的勾結美國人來維持其極權統治。爲了勾結日本，鄧少平已保證可以讓日本侵佔釣魚台不少於二三十年。爲了諂媚美國，試問鄧小平何事不可爲？

我們決不能因爲美國國會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重視而忽視中共的陰謀，中共於勒索不遂之後，必然另有毒計，卡達總統接見柴澤民一事，値得愛國反共同胞的注意。

我們知道，不少美國朋友支持中華民國，例如高華德參議員於本月七日警告卡達總統說：「假如總統一反所有先例，並且違背經參院一致通過的宣布，以圖終止與中華民國的防禦條約勢將爲國家招致嚴重的憲法危機。」

我們不應倚賴別人，我們必須更加發憤圖強，我們必須光復大陸國土，這是台灣省一千七百萬軍民，海外華僑，以及大陸同胞的共同願望。

祇有光復大陸，才能粉碎國際間的姑息氣氛，才能遏制苟安的逆流。先總統蔣公教訓我們：「實踐三民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蔣經國總統在九月三日，也勉勵三軍官兵負起歷史性的革命大業，光復大陸河山。」

九月二十二日，孫運璿院長指出：美國如忽畧中共反美的本質，及其赤化世界的目標，輕易相信中共會信守所作任何承諾，將爲一項嚴重的錯誤與冒險。孫院長還說：現階我們戮力以赴的中心目標，在謀求鞏固復興基地，確保國家安全，並本攻防一體的概念，厚儲國軍戰力，隨時準備配合機勢，策進反攻。

同胞們：我們必須全力支持政府，認淸中共邪惡的本質，只有光復大陸以後，中國人才能安居樂業；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挽救中國；也只有三民主義的中國，才能保障亞洲，以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卡特總統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曾說，「我們視美國和中國（共）的關係爲我們環球政策的主要因素，視中國（共）爲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我們希望在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上，和富有創造力的中國人，密切合作。」

卡達總統竟然把中國人和共產黨混淆起來，竟然將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和嗜殺好鬥的共產黨混淆起來，難道卡達總統忘記了韓戰和越戰麽？直至今天，北平頭頭之間仍在互相砍殺，難道這就是「和平」？只有中華民國，才能保障亞洲的和平！

俄國人揚言毀滅中國大陸

曾祥鐸

蘇聯「眞理報」揚言，如果中共發動戰爭，中國大陸將會遭到大規模毀滅。二億五千萬俄國人，妄言要毀滅八億中國人，可以斷言，俄國人必先食其惡果，因爲這是牽涉到整個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到時，所有中國人，勢必高舉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大旗制止俄國人的滅種行爲。

民族衝突的歷史先例

據合衆國際社今年八月廿四日發自斯科的電訊報導：「蘇聯眞理報今天表示，蘇聯將堅決反對中共的讀武擴張路綫，並且警告說，如果中共頭目發動戰爭，中國大陸將會遭到大規模毀滅。」

現在，二億五千萬的俄國人，說要「大規毀滅」八、九億的中國人。這已牽涉到整個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它的嚴重性，已經遠超過政治層面的爭執。如果核戰爆發，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會不會有迦太基城或羅馬城將被犂頭犂成田地；萬一神州陸沉，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據以生存的老家被搗毀。可以斷言，如果這一不幸情況發生，地球上將沒有任何中國人能從其中得到任何好處。我們不能忽畧這個問題。

蘇聯何以要作這種毀滅性的威脅？這只是虛聲恐嚇嗎？我們不能把問題看得這樣單純。我認爲俄國人是有戰爭準備的，這可從三方面，說明：一、歷史上隣近民族衝突的先例，二、俄國人統治世界的野心，三、現實的衝突。

先說第一方面，如果有兩大民族或兩大帝國在地理位置上隣近或接壤的話，那是無法和平共存的，他們總是相互抗爭，直至其中之一獨霸天下或兩敗俱傷爲止，這幾乎已成爲歷史的通則了。在古代歷史上，波斯與希臘、迦太基與羅馬、日耳曼民族與羅馬帝國……。在近代歷史上，英國與法國、法國與德國、法德與俄國等等，無不遵循着這一通則在發展，各民族或則由此而興旺，或則由此而衰亡了。

在東方，這一通則也照樣體現在各民族的興衰之中。在古代，漢與匈奴、唐與突厥、宋與遼金元、明與滿清，都是在不斷的爭鬥中成長或衰落，只有在其中的一個民族被擊倒壓伏之後，這世界才能獲得和平。

能不能說，這是由人性中的弱點所造成？這只是部分的理由。最基本的，還是各民族之間的生存發展的競爭。

現代俄國人與中華民族的關係又如何呢？如果俄國的版圖，照最初那樣，只限於烏拉山以西，那麽，衝突可能少一點。現在俄國人已經發展到太平洋岸，與中國大陸具有萬里的共同邊界，這衝突就不可免了。

今日的蘇俄，地跨歐亞。首先，他們對自己的安全，當然注意它的「整體性」，不會只顧西方而忽畧東方。何況，就歷史經驗來說，俄國人曾經打敗過西方最强大的拿破崙與希特勒的入侵，但是，在東方，則一敗於成吉斯汗的西征，再敗於本世紀初期的日俄戰爭。這類慘痛的歷史創痕，使她對東方民族無法放心。自清朝以來的歷史說明，無論是那一個政府或僞政權控制着中國大陸，俄國人都是要動腦筋的。滿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與中共，都不能擺脫俄國的威脅。

除了本身的安全，俄國人還要向中國「發展」。秦始皇造了一條萬里長，不料却成爲近代帝國主義者的侵畧藉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人說，長城是中國人自己揷的籬笆，中國的版圖，應以長城爲界，於是日本人扶植了一個分裂中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日本的陰謀，終於被中華民族英勇的抗戰所粉碎了。在戰後，中俄共於邊界衝突中，據說俄國人會向周恩來提出過新的邊界要求，認爲中國應該退出關外，以萬里長城爲邊界。如果這一傳聞屬實，則俄國人的要求當然是荒謬絕倫的。

蘇聯自然會認爲，如果她能攫奪中國關外地區，就更寫意了。俄國人是有這種領土野心的。俄共革命成功後，曾經十分嚴厲地批判過沙皇時代的封建歷史，但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歷史敎科書中，對俄國歷史上的最大暴君「恐怖伊凡」却有這樣的讚揚：「伊凡四世於一五八四年逝世。他是一個有才幹的聰明人。……他有一個銳利而優秀的頭腦。他所策劃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均非常正確與明顯，並堅持使其實現。他認爲俄國必須占有波羅的海沿岸，這可以看出他的偉大眼光。」

俄國人現在已經實際攫奪了外蒙，她必然打算攫奪更多的中國土地。

俄國人的「使命感」

再說第二方面。俄國人一直懶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認將要在未來的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以拯救人類的墮落。其實所謂「使命感」，也就是統治世界的野心。

當西羅馬帝國於第五世紀崩潰後，還留下了一個東羅馬帝國（第二羅馬）。當東羅馬帝國於十五世紀崩潰後，俄國人便自稱「第三羅馬」。當時有一位俄國敎士曾經作過這樣的預言：「在東方和西方的兩個羅馬都已經沒落而成爲過去了。莫斯科在命運上已被註定成爲第三個羅馬，而且絕不會有第四個羅馬。」

活躍於十九世紀，曾被譽爲俄國第一位歷史哲學家的恰達耶夫，認爲俄羅斯民族隱藏着巨大潛力，她在歷史上雖然沒有創造過偉大的事業，也未曾負担過偉大的使命，但是，將來如果發揮潛力，將可展開世界史上一個新的時代。

十九世紀俄國文藝批評家怕林斯基，在一八四



蘇聯T—62型坦克在萊茵河上挺進

○年便作過這樣的預言：「我們羨慕我們的子孫，他們將在一九四○年看到俄羅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前茅……。」

俄國文豪杜斯陀也夫斯基，在「惡魔」這本小說中也指出：「假使一個偉大的民族不相信眞理在於她自身（而且只在她自身），假使她不相信唯獨她負有藉着眞理拯救世人的責任，那麼，她馬上會淪爲人種學上的資料，不再是偉大的民族。一個眞正偉大民族，絕不可能接受人類史上的次要地位，她只肯接受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若是失去了這種信念，就不成其爲國家。」

必須指出，今日的蘇聯就是繼承着這一精神在發展的。儘管當年東正教的基督聖像已被馬克思的形象所取代，克里姆林宮塔頂雙頭鷹（拜占廷國徽）已經換上了鎌刀斧頭，但本質依然未變。俄國人今天正圖以「世界革命」的旗幟，去實現她的野心。如果那一個民族會成爲其前進中的障碍，其當然要設法除去這個障碍。

實際利害的衝突

最後，談談第三方面，現實衝突的問題。對蘇聯來說，她或許容易接受他國與她的對抗，却不能容忍中共與她的對抗。蘇聯認爲，如果沒有俄共的長期培植，中共不可能有今日這種規模。史達林一生曾經欺騙愚弄過不少國家人物，但是，却未能預見中共日後的反抗，這被認爲是他一生的大敗筆。

蘇俄原來期望在毛澤東死後事情會有轉機，誰知這希望迅即落空。今日中共不僅在內部推行「國防、科技」的現代化，對外更力圖與美國接近，與日本簽和平友好條約，向西歐各國洽買武器，還敢揷手東歐，企圖在蘇聯勢力圈內進行挑撥，這就使蘇聯怒不可遏了。蘇聯也許會認爲，如果情勢照這個樣子發展下去，時間未必會對蘇聯有利，她當然要設法阻止情勢的繼續惡化，於是，便發出了將要毁滅中國大陸的警告。

蘇聯會不會眞的實施核子突襲以圖毁滅中國大陸？由於沒有百分之百的必勝把握而不能不顧慮報復，也許人類的理性最後還能約制克里姆林宮領導層的瘋狂打擾。俄國人最擅長的策畧是挑撥離間，製造內鬨，或者利用僱傭兵替她作戰（如利用古巴對付非洲，利用越共困擾中共等），她以後可能加緊使用類似方法來對付中共。但是，如果這些方法證明無效，而當蘇俄覺得時間逐漸對她不利時，則誰也不能保證沒有「圖窮而匕現」的時候，這危機不僅將影响到中俄兩大民族的存亡，同時也將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數民族的安危。

中共應回歸民族主義

中共今日面臨蘇俄的威脅時，不以「民族主義」的旗幟對抗，而以「馬列主義」的旗幟對抗，這是致命的弱點。一面說要抵抗俄國人的侵畧，一面又奉列寧、史大林、普列哈諾夫等俄國人爲「聖人」，必然會使思想陷於矛盾與混亂之中。如果俄共奉「列寧肖像」爲前驅以進攻中國大陸，中共敢不敢下令射擊？思想混亂絕不足以抵禦外侮，只有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才最足以壓制蘇聯的瘋狂念頭。

俄國人懂得這個道理。當一九六○年代中俄共開始衝突時，蘇聯各大學曾經停授中國歷史課程，因爲蘇俄在還未決定將來對中共「是和？是戰？」的態度之前，他們不知道該對中國歷史究竟應採取讚揚或批評的態度。如果是「和」，不妨讚揚中國歷史；如果是「戰」，則當然要批判中國歷史，才能激起俄國人的反華情緒。當時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在貝加爾湖畔的一所大學，可以繼續照舊講授中國歷史，俄國人說，因爲那裏曾經是「蘇武牧羊」的地方，他們「珍視」這一段壯烈的歷史往事——俄國人是深沉而富於心機的，就連這一個小小的例外，也含有多少「統戰陰謀」。

我們希望核戰的浩刧不至於發生。但願蘇聯「毁滅中國大陸」的狂言，只是一時憤激之語。假如俄國人眞有這種打算，則只有高揚「民族主義」的旗幟才能制止蘇聯的進侵。在上次世界大戰的德蘇戰爭中，史大林就曾經放棄宣揚共產主義，改以「民族主義」來對抗希特勒的侵畧。中共應吸該收這一歷史經驗，站到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大旗的下面來！

談大衛營會議的中東和平方案

金神保

大衛營中東會議於經過十二天秘密談判後，已告結束．這次初步協議，是傾向於以色列和埃及達成有關西奈問題的局部協議；至於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問題協議，只是用以敷衍阿拉伯集團的輿論而已。這對沙達來說，惟有如此，才能繼續其以埃談判，維持他的政府威信，但從整個阿拉伯集團來說，不論其動機在求局部解決，還是整體解決，今後埃及和激進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只有愈來愈壞，絕不會愈來愈好。



卡達和沙達(左)、貝金在大衛營會議結束時簽署兩項協議。

舉世注目的三國大衛營中東會議，已於十八日結束並發表公報。問題之棘手、談判之困難，自中東問題之複雜性而言，是可了解的，正如與會人士所稱，遠難於當年建金字塔。會議經過詳情，現不得而知，將來或爲最好報導與研究題材，現僅就會議結果作一觀察及展望。

當前以阿問題，基本上是民族衝突與國家安全需求問題，表現於實質的是土地的紛爭。化繁爲簡的說，是以敘之間的戈蘭高地問題，以埃之間的西奈問題，和巴勒斯坦問題最爲複雜，尤爲問題中心。

土地、民族問題複雜

所謂巴勒斯坦問題，事實包括巴勒斯坦土地問題，和巴勒斯坦阿拉伯族人的問題，是幾次中東戰爭的結果。

英國政府宣佈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結束對巴勒斯坦的托管，五月十四日，以猶太人爲主的以色列共和國宣佈在巴勒斯坦建國。次日，埃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和伊拉克五國，以維護阿拉伯人民利益爲理由，同時分別進軍巴勒斯坦，第一次以阿之戰爆發，內戰變成國際戰爭，持續至一九四九年春方以分別簽訂停戰協定而結束。

第一次以阿戰爭的結果改變了巴勒斯坦國領土現狀，原由聯合國擬交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土地，分別爲以色列、約旦、和埃及所瓜分，約旦統治了所謂約旦河「西岸」地區，埃及將所謂「加薩走廊」列入軍政管理。

新獨立的以色列，其領土雖大爲超出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案所列領土的範圍，但却非常不符合戰畧和防禦的最低限度合理需求。西岸地區、加薩走廊，和戈蘭高地，都突出伸入以色列國境，自西岸地區邊境至地中海岸間是條寬五哩至十八哩的狹長地帶，而四分之三的猶太族居民，半數的工業區都在這一地帶。

同時，以色列主權的建立和鞏固，不是經由國際協議的方式而獲得，而是藉武力方式取得和維持，在環顧皆敵情形下，武力的增強和運用，自可了解爲以色列的中心政策，一九六七年的第三次以阿戰爭，不問理由和是非如何，在防務上，以色列佔領西岸，戈蘭高地，及加薩地區，是獲得了較安全的界綫，十年來也一直是以阿間爭執的焦點。

早期激進阿拉伯民族情緒是主張將猶太人全部驅出巴勒斯坦，最低限度也主張維持一九四七年聯合國所訂分治綫，這些年來，至少所謂「對峙陣綫」——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已轉温和，如沙達不僅表示可以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且公開說「歡迎」以色列參加中東國家「家庭」，但對一九六七年戰爭以色列佔領土地的態度仍一致堅決認爲主權爲阿拉伯人所有。

在以色列方面，雖然有不少持強硬態度的人士，從歷史和安全雙重觀點，

主張以色列在西岸主權，比金亦有過多次類似的談話，但眞正關鍵還是在安全保障問題，政治上頗有力量的較年輕一代後備軍人集團所組成的「立即和平」運動，便不贊成在西岸繼續屯墾區，甚至算得是「鷹派」人物的國防部長斐瑞斯亦同意此看法，比金也一再公開表示：「除了毀滅以色列一點外，其他什麼都可以談判」，所以，以色列對西岸問題並不是不可妥協，而只要有確實安全保障。

現行阿拉伯國家擁有蘇製M—54野砲射程達十七哩，自西岸邊境發射可涵蓋整個以色列的精華區，而蘇SA—2型及約旦的美製蒼鷹型飛彈可控以色列各前進空軍基地及台拉維夫民用機場的空間，因之，以色列對這一地區的歸屬和軍備情形特別關切是可以理解的。

以約共管的巴勒斯坦區

按這次大衛營會議所訂原則，約旦河西岸地區事實將成爲以約兩國共管，以色列控制該地區軍事防務，內政外交由約旦掌握，實際上，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十八年間，約旦佔領該區，但並未將該地視爲約旦本土一部分，當地人並未享受完全約旦公民權，而約旦爲了內在的理由也不願正式將該地合併爲國土。現在恢復約旦一九六七年前在西岸的部分權益，也讓以色列在西岸取得安全需要的新權益，這一土地安排，就單純以色列和約旦兩方而言，接受大致不成問題，而困惱的是巴勒斯坦人的未來政治組織問題。

就以色列態度言，大致是不願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組織國家，而隨時可能成爲敵對和威脅以色列安全，也不願兼併西岸地區，恐因此增加阿拉伯族人在以色列人口中的比例（以境阿人的出生率已成爲猶太人的警號），最後形成類似南非或羅德西亞局面。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對約旦的哈什米王室也相當仇視，其敵意僅次於對猶太人，認爲當年阿拜都拉王已出賣他們。一九六七年胡辛王也僅派一個旅守西岸，有意將西岸讓以軍佔領，一九六一年「黑色九月」約旦政府對巴游的鎮壓更被指爲劊子手。因之，約旦也無意將西岸合併以免成爲未來內政上的定時炸彈。

現行安排是在西岸組織一由以約共管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體，同時將激進的巴游組織排除於外，這種類似十九世紀強權政治與帝國主義的手法和政治安排，一般外界研究以阿問題人士多同意有它短期的安定功能，也是目前少數辦法之一，不過大多數人却不敢公開主張，而對最後結果也幾乎全存疑慮。

以埃間西奈問題較爲單純，雖然以色列也聲稱對西奈有歷史性因緣，而埃及在一九〇六年才自土耳其人手中佔領西奈地區，但大體尙不對以色列構成尖銳安全威脅，現在埃及承諾不使用在西奈前進機場，許設非軍事綫，及許以色列監視站繼續存在，問題當可迎刃而解，至於以色列在西奈的屯墾區，其設置本就出於象徵性政治意義，以色列國會應不致阻撓其撤除。

沙達特的和平外交努力，自始即不僅以以埃間和平爲唯一目標——以埃間和平是易於達成的，而是想獲致中東全面和平。然大衛營會議並未解決以叙間戈蘭高地問題，幕後詳情現尙無所知。問題困難處一是戈蘭高地在軍事上對以叙兩國安全有同樣重要性；二是叙利亞以蘇聯爲奧援，政治態度又支埃及不同，其解決恐須以叙雙邊進行。

埃及在以阿紛爭中扮演重要角色

埃及在以阿紛爭中一直是扮演重要和領導角色，四度的以埃戰爭都以以埃間的和平爲全面和平之始，這次大致應不致有例外，叙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雖不滿，但在現實軍事與政治均勢下，也難有所爲力。

雖然中東現已出現空前和平局面，但和平的威脅仍存在，一是中東國家內部的政治問題和脆弱權力結構；二是蘇聯的動向，維持以阿間止於戰爭邊緣的緊張和衝突，一般認爲是蘇聯在中東的基本政策態度，亦最有利於蘇聯在中東的霸權地位，今後蘇聯不會坐視，將會利用一切機會分化；三是巴游組織的活動，近年來巴游地位日落，却獲得莫斯科更多支持，一九七〇年後，阿拉法特會八次赴蘇，據說均未能見到布里茲尼夫，去年四月竟獲延見並發表共同公報。大衛營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原則，實際雖爲許多中東國家領袖所接受，但即或是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不敢公開支持和讚揚。在幾十年强烈民族主義薰陶下的中東各國，巴游可能構成對和平威脅的潛力實不可忽視。

深入的分析，民族與安全問題，基本上是種心理狀態，涉及的是個發展問題，發展差距的縮小，遠程的，是解決民族與安全問題的可靠途徑，中東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要中東新富各國，以及世界其他發展先進國家發揮其博愛精神來共同努力。



大衛營會議以埃協定要點示意圖

時事評論

別有目的的「新聞作家」

徐達文

涉嫌大毒案的馬惜珍叔侄棄保潛逃的事件，確成爲香港近來最引起市民震動，最引起輿論報導的重大社會新聞。本來，以馬惜珍傳奇性的歷史，以馬惜珍出奇性的被捕，以致馬惜珍驚奇性的出走，在新聞報導，在社會影响，以致羣衆反應來看，確充滿了神秘性、趣味性、戲劇性和突破性，而這些因素，正是它的新聞價值與具備新聞觸覺的感應。以報紙的銷路增加，以讀者的興趣吸引，反對這次事件，給予大量的報導評論，在辦報的立場來說，倒是一件合乎常理的事。

不過，無論是懷有用心或抱着目的的報人與報刊，如果走到極端，及趨於神化，致生安白造一些「情節」，及白日做夢一些「內容」，致完全與常理脫節，完全與邏輯背馳，就會弄巧反拙。在馬惜珍事件的新聞處理上，本港確有一些「新聞作家」，正是以他們那種閉門造車的本性，以他們那種天方夜譚的夢話，排寫了一些形同懸疑小說的「新聞內容」，製造了一些極像偵探電影的「緊張氣氛」，對馬惜珍事件大造文章及大放空氣。在人們對這些「文章」的閱讀及這些「電影」的觀看之後，却使人感到這類「新聞作家」，彷彿置身其中地了解到事件的整個發生過程。正因爲他們寫得出奇，說得離譜，使這些新聞報導，也就相應地脫離了新聞價值的眞實性，變成爲讀者追讀的「新聞小說」。

當然，正統左派報刊出於公開的立場觀點，而利用這個事件，對國府作出歪曲性的報導，倒是左派的不變立場，而某些「形中實左」報，「形右走左」報，却對馬氏新聞中，也要一顯他們親左的身手，以利它們情急心切的向中共邀功效勞。於是對馬惜珍事件，就和老左一道，來一次最新的「新聞加工」與「新聞料理」。以便在本屬「社會新聞」內，滲上「黨爭成分」，從而將之轉化爲專門針對國府的「政治新聞」，以達到攻擊、醜化和詆譭國府的根本目的。

任何人應該知道，馬惜珍叔侄能夠逃離香港，其原因決不是國府方面所造成，而是香港方面所給予他的各種條件，使到他有機會在保釋期間，利用人事關係，金錢關係和地理關係，「平安」離開香港。而馬惜珍被指稱涉嫌犯有販毒行爲的所在，是在香港地區。故馬惜珍的棄保潛逃行爲及販毒運毒疑案，無論如何，是與台灣地區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更何況他抵達台灣後，即被國府治安當局逮捕法辦。中華民國是個法治國家，一切都根據國家法律與事實證據處理。因此，對馬惜珍事件，也將按照「毋縱毋枉」的原則，去調查及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要國府按照這個司法公正的原則辦理，必須先行取得證據，作爲起訴及審訊馬惜珍案的依據。要做到這點，就須要港府提供有關資料。這種「提供」做法，無疑是港府對這次事件的重視表現，能做到「合作」，就能收取應有的效果。從這點去了解，人們不難知道，事件的未來發展，仍然取決於港府方面。否則，就不能將這個責任向國府推卸。

可是，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却以馬惜珍本人過去自吹自擂的與國府的「親蜜關係」，就以此作爲題材與話柄，作條件反射式的反黨反應，企圖將此作爲攻擊國府與醜化台灣的新藉口，竟忘記了馬惜珍事件發生的起因，也忘記了馬惜珍個人最新的關係。這類「新聞作家」所創作的「新聞特寫」，只要稍爲閱讀一下，就可知其目的不是對馬案感到興趣，而是對罵國府感到興趣。以謾罵國府爲目的的宣傳攻勢，肯定不會收取這些別有用心人士的陰險目的，反而會暴露了他們的愚昧知識與無知行爲，反而會拆穿他們的親共咀臉與紅色面孔。

利用一切藉口，製造一切藉詞，作爲攻擊國府的口實，並不是左派、形左派、走左派的最新發明，故在馬惜珍事件中，這些懷有政治用心的報刊、報人、作家與論客，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但他們的罵來罵去，只有罵了他們自己。

風波頻迭的省議會

秦明

台灣省本屆省議會成立以來，由於少數「黨外人士」的興風作浪，夠得上風波頻迭，使得一向「政通人和」的省會議壇，瀰漫着一片火藥味濃的氣氛！

從本屆省議會成立典禮，少數議員拒絕宣誓「為民服務」的風波開始，自稱「無黨無派」的少數議員。就得寸進尺，處處和執政黨採取對立的立場。加上政務委員高玉樹對「黨外」省議員的加油和打氣，稱讚「黨外」議員「大鳴大放」表現得「精彩」，力捧無黨無派的省議員發生了「制衡」的作用，帶動了省政的「進步」，使得這些黨外議員更是有恃無恐的得意忘形，予人有目空一切的感受！

以最近揭的第二次大會來說，不和諧的氣氛一直籠罩在會場每一個角落，從各委員會的改組開始，因協調不成出現了一個十二個人的第七小組，以至醞釀罷免交通委員會召集人李炳盛。依省會組織規程祇有六個委員會，他們偏要「獨立」組織一個委員會，李炳盛是選舉產生的召集人，他們偏要發起罷書。他們的目的，不外是要在省議會爭取控制而已！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原是民主政治的常軌，可是省議會的少數黨外議員，却在省議會表演「對壘」為了爭「權」而我行我素，實在不是千萬台灣省民之福！

所謂「第七小組」的成立，以及罷免交通委員會召集的提議，骨子裏的問題，就是廿多位黨外議員要爭取一個到兩個委員會的「主」權，因事與願違落了空，而醞釀罷免的風波。使一股不合作，不和諧的氣勢，密佈省會議壇。無可否認，少數別有用心，以「無黨無派」自居的人士，多年來，在曾以叛亂罪名坐過監的雷震，已死的郭國基，現正在美國從事「台獨」活動的郭雨新等人的「發導」下，早已形成一股政治的逆流。現在省議會和國民黨籍議員「對壘」的十二名非黨籍議員，則是無黨無派政務委員高玉樹期望中的「新生力量」，如果說：這十二名非國民黨籍的省議員，何以要在省議會自成一派？這個問題與高玉樹的公開支持是不無呼應作用的。

在本屆省議會成立初期，非國民黨籍的省議員，就存心要在省議會正如高玉樹所說的「大鳴大放」，所以集中在一個建設委員會，形成一股衡他的力量，凡是省政建設部門的預算及施政計劃，極盡挑剔的能事，他們利用控制預算及審查施政計劃的職權，使執政黨的從政主管，受到了無法施展的約束，行政功能受到了不少的影响，許多火爆的場面和困擾，種下了政不通人不和的惡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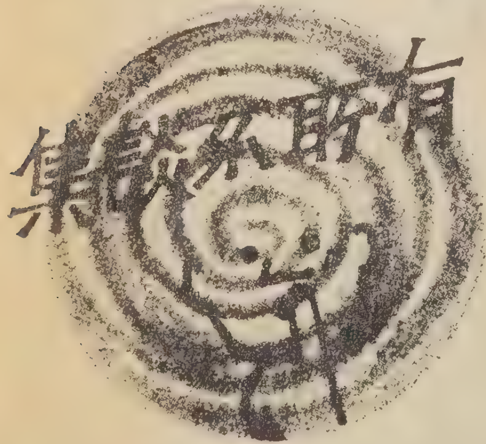
到了本次大會開始的前一天，循例召開一次內部會議，以協調議員們小組的分配、和安排各委員會召集人的選舉，由於「黨內」和「黨外」的意見差距太大，協調不成，「黨外」議員想轉移陣地到交通小組另起爐灶未果，連原來擁有的建設委員會也失去了控制權，使得省議會的不和諧氣氛經由不合作的態度，愈來愈濃，越來越熱！

台灣省議會是台灣省最高的民意機構，代表全省一千多萬省民監督政的建設，可說是任重道遠，當然不容許有少數份子為了權力的爭奪，而破壞體制。到目前為止，在邪不勝正的必然軌道上，所謂「第七小組」當然無法存在，而罷免交通委員會召集人之議，因未能通過法定的程序，和爭取不到「表決權」的支持，當然是不少的了。但是：奪取控制權未達目的的少數黨外議員，在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別有用心的驅使下，不可能就此放棄他們「對壘」的立場，可能「無對不反，無反不對」的一貫作風愈吹愈烈！

省議員身為民意代表，應該是為省民謀福利為前提，如果是為了爭奪統治的權力而在省議會興風作浪，以抨擊政府為「雄」，分裂團結為能，實在不是台灣省民之福，更不是「建設台灣」的好現象！

由於「建設台灣，反攻大陸」是既定的國策。建設台灣又是厚植反攻國力的非常措施，站在政通人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我們身為海外僑民的一份子，希望國內少數自稱無黨無派的省議員先生，應該共體時艱，將精神集中在地方建設的鞭策上，多作出一些有益省民福利的提案和建議，不必為了權力的爭奪而採用共產黨「大鳴大放」的手段，在神聖的省會議壇去煽動風波，那才是台選民之幸！

我們也願在海外，向「無黨無派」的政務委員高玉樹先生提出懇切的建議：執政的國民黨對閣下不薄，閣下以一個市商會總幹事的身份，爬上台北市長寶座之後，台北升為院轄市初期，國民黨內人才濟濟，多少對國家立有汗馬功勞，多少具有獨當一面的賢能才幹。想由科員提升為科長，也要受到人事制度經歷軍歷的比分，但對閣下却以「特任」的方式出任院轄市長，之後又高升部長，並入閣貴為政務委員，可說是集國民厚「愛」於一身，應該知恩圖報，更應該站在「無黨無派」老大哥的立場，促進黨內黨外的團結為己任。如果仍念念不忘「在野黨魁」和「執政黨魁」同樣重要的想法，何以對得起先總統蔣公在天之靈？



由鄧談話看美毛關係

關於美毛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最近人們的一般性印象，似乎表示這一問題已陷於停頓狀態。美國政府官方的各種態度，也似乎支持這一說法。但事實並不完全如是。日昨報載美專欄作家芮斯頓的新的撰文，也證明並非如此。

一個最有力的反證，則來自於中共一方的說法。中共鄧小平，於最近接見日本報界主筆團時，對於美毛最近關係曾作如此表示：「美對正常化態度，已稍為積極，但何時實現，仍很難說。現有障礙，只剩下台灣問題。對此我們曾提出三個條件，美國也曾提出它們的解決辦法。一個是對調聯絡辦事處，另一個是美國接受我們的三條件，它要我們表明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何種方式解放台灣，是屬內政問題，別人不能干涉，但我們願根據台灣的現實情況，而採取適當的方式。日本模式是可以採行的。斷絕一切官方關係，只保留民間關係。」

鄧這一說法，至少透露了幾項新的事實和陰謀。一、中共認為美國最近的態度，已稍為積極。二、美國曾向中共連續提出過解決問題的相對建議。三、中共表示願就台灣的現實情況提出適宜的方式。四、中共已正式表明願以日本模式來解決問題。若細一探討，中共這項透露顯非泛泛之言，而是反映了美毛間若干重要的幕後接觸。尤其所謂美國態度已稍為積極，及美國要求其表明對台灣不使用武力云云，更已指出其最近以來的幕後接觸，實在非常頻繁。

在鄧這一談話中，最引起我們警惕的，便是他所透露的談判經過。其中他所提到的美國方面的相對建議，所謂對調聯絡辦事處一說，大家都知道，這顯然是指去年八月萬斯在北平的提議而言。可是他所說美國接受它們的三條件，而只要求中共以表明台灣不使用武力相報一事，則不是世人所知道的事情。而且迄今為止，不論美國官方發言或一般新聞報導，都未提過這種事情，何以鄧要作如是說？這不就證明美毛間近來會作過一連串的秘密談判？

美國的所謂三對等條件，則正式形成於本年六月中旬。從那時至今，美毛間對「正常化」問題，並未作過任何公開談判。可是有兩個場合，一個是七月中旬美國務卿萬斯對記者會，另一是八月中旬卡達總統的電視轉播記者會，卻接連出現了若干不尋常的口氣。前者說，美毛間談判尚未達到獲致任何結論的階段。後者說，美毛間經常探究改善關係的方式。當時我們就很懷疑美毛間正在進行秘密接觸，但並無旁證可資證實。而現在鄧談話，就無形中證明了這件事。

由於美毛間正在進行秘密接觸，而鄧又放

中共「尊孔」斷章取義

中共一向反孔。「文化大革命」以來，與其內訌結合，「批孔」鬥爭尤其激烈。近來外電卻不斷報導，北平的華鄧政權倡言要對孔子思想與地位「重估」，中共報刊亦有「讚揚」孔子道德和教育主張的文章，似是由反孔轉變為「尊孔」、「揚孔」的表示。

今天中共的「尊孔」表演，顯然是將仲尼、夫子之道斷章取義，妄圖利用來緩和其內外危機。據外電報導，中共刊物的「揚孔」文章，主要內容是說孔子主張「改善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人可以由「修養提高道德水準」；「教育門戶開放」，讓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看來似在「重估」孔子，「稱讚」孔子。但眞知孔子思想者，這些「稱讚」，並不能表明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而是華鄧集團為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他們想到孔子的「仁政」主張，但又不敢大肆宣揚「仁政」，怕刺激反抗暴政的人心，乃含混其詞地講「改善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講「道德修養」，亦無具體內容，可以任意解釋。在共產黨，忠於他們的「主義」與「黨」，就是「道德」，否則「不道德」；而且其解釋特權，屬於「當權派」，他們的言行，就是道德、法律的標準。至於「教育門戶開放」，似接近孔子的「有教無類」主張，但他們不敢宣揚其眞義，只籠統地講「門戶開放主義」，掩飾其階級觀點。實則由於「文革」及打「四人幫」的動亂，連他們的「階級教育」的「體系」，也爛了。因此大陸知識落後，科技知識尤其缺乏。鄧小平狂叫「四個現代化」，但科技知識如此落後，怎麼成呢？華鄧政權想盡辦法去和其「敵人」資本主義國家接近，是其亟欲輸入科技知識，以挽救危機的表現。其大專學校重新招生，宣傳「門戶開放主義」，也是企圖挽救此危機的作法。然而，他們的殘暴統治，與孔子思想背道而馳，無論其如何斷章取義，如何曲解利用，如何故作姿態，作「尊孔」「揚孔」的表演，孔子絕救不了他們，他們當然也打倒孔子。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要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共迷信的共產主義，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大肆破壞屠殺，根本反對「忠恕」。毛澤東曾公然宣稱：「己所不欲，必施於人」。準此，中共一貫作法是己不欲人殺，而大肆殺人。中共殘殺大陸同胞已逾八千六百萬人。其中有許多中共「親愛的黨員同志」。今其「當權派」華鄧集團揚言「重估」孔子，敢談「忠恕之道」嗎？對其殘殺人民罪行如何解釋呢？對毛澤東鬥彭德懷、劉少奇、殺林彪，今日華鄧大打「四人幫」，追捕其「餘黨」，並藉此排除異己，這又如何與「夫子之

加強爭取中共留學生

中共計畫派遣大批留學生到歐、美、日本等工業國家留學一事，已引起世人注意，我各方面對此自亦甚爲關注。對於中共的企圖及其陰謀所在，本刊已加以揭破，玆再就中共大量派留學生可能發生的影响，以及我有關方面應採取的對策，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

中共於兩年之內派出一萬名學生到自由世界各工業國家學習科學技術，這些留學生當然會從事特務破壞活動，企圖在西方社會，特別是在僑社中引起騷動不安。不過在另一方面這些留學生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其本身也必然要受到感染與影响，使其思想轉變，甚至轉而成爲反共的急先鋒。因之，我們不必存憂懼排斥心理，而要多方爭取運用，加速中共留學生思想轉變，進而促成其投奔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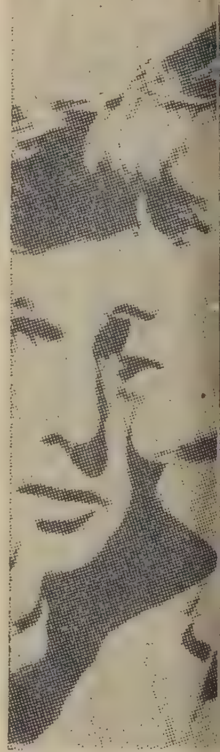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中共對派在境外、尤其自由世界各國工作的人員，控制監視極爲嚴密。在大陸內實際上留有人質，在駐在地也是集體居住，除最高共幹均不能携帶眷屬，中共人員外出常是三、五結夥，互相監視，不容單獨行動。中共在紐約的駐聯合國人員和華盛頓的所謂「聯絡辦事處」人員，都是由中共租下整層或全幢房子，過着近乎集中營式的生活，這是世人共知共見之事。其所以如此，當然在防止中共人員思想轉變，見異思遷，投奔自由。但將於大批的留學生，中共既難完全挑選其紅透心的死硬分子，更無法在各校區作集中營式監管，因而其改變思想，投向自由的可能性甚大。

試以美國、日本爲例，倘如中共派出上千學生，自須分別進入多所學校，中共留學生愈分散，監管就愈困難。更有進者，美國和日本，來自中華民國的留學生甚多，幾乎各著名大學都有相當人數，在自由接觸下，來自封閉社會的大陸留學生自易受到感染。相信只要我們善爲運用，必能促成若干中共留學生自我覺醒，或者把自由的意識帶回大陸去，成爲在大陸散佈自由種子，掀起反共產、反奴役革命的潛在力量。

職是之故，我們認爲各有關方面應在觀念上溝通，行動上積極，不要只强調來自大陸的留學生爲可怕的特務，而要作爲爭取的對象，多方促其投奔自由。在此觀念下，在海外要鼓勵我們留學生與中共留學生接觸，從而誘導其轉變。換言之，我們對中共留學生不要避之如蛇蠍，斷絕交往，而要採取主動，多方說服，加以爭取。早些年，在美歐等國，少數左傾留學生在中共利用下，曾到各處串連，囂張一時；及後反共留學生組成「愛國反共聯盟」，積極展開反擊，親共者氣燄乃見低沉。這是値得未來對付大批中共留學生借鑑之事。

余秋人

奧斯華遺孀談刺甘案



四日提出一項新證據，刺殺甘迺迪總統的兇手奧斯華會在向退休將軍華克行刺之前五日，送一張他本人持步槍及手槍的照片給他的朋友喬治莫蘭契爾特。奧斯華遺孀瑪瑞娜回憶喬治說過的話：「奧斯華，你沒有射中他。」至於喬治是否眞的知悉行刺華克之事或者僅是開玩笑而已，瑪瑞娜表示毫無所知，但當時奧斯華聞言後望着她的神情，彷彿認爲是她透露了行刺一事。（圖爲奧斯華遺孀）

這項證據引起了對喬治．莫蘭契爾特的[illegible]。他是蘇聯籍移民，在達拉斯與奧斯華相識，在去年衆議院該委員會的一名調查人員試圖訪問他時，自殺身亡。委員會消息來源說，他們並不知道最近發現的這張照片，是否意味着喬治事先即已獲悉奧斯華計劃在一九六二年四月行刺華克的企圖，這是在暗殺甘迺迪總統的七個月之前。彼時華克正從事一項反共黨活動，他告訴警方，當子彈打碎他的玻璃窗時，他正在書桌前填寫一些稅單。

筆跡分析專家麥克納利十四日作證說，照片背面所寫「給我的朋友喬治，六二年四月五日」否定是奧斯華的筆跡。奧斯華遺孀告訴委員會她丈夫就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企圖刺殺華克的人。照片上的另一個說明「翻印權，G．唐姆」，則可能與喬治莫蘭契爾斯所寫一本書的手稿有關。照片上端有用俄文寫的「獵殺法西斯主義者的獵人，哈、哈、哈。」奧斯華告訴瑪瑞娜說，他之所以殺華克是因爲他認爲華克是法西斯主義者。然而，筆跡分析專家說，那些俄文既不是奧斯華的筆跡，亦非他妻子所寫。事實上，筆跡分析專家作證說，那些照片上的字跡看來是由一個不熟悉俄文的人，描摹著別人的字跡寫上去的。

衆院議員菲西安則說，以他對俄文的知識，他認爲寫下「獵人」及後來加上「獵殺法西斯主義者的……」，「哈、哈、哈」的，是兩個不同的人，因爲二者字跡迥異，像是兩個在不同時期於蘇聯受教育的人所寫。奧斯華遺孀瑪瑞娜，原先一直堅持自己並未直接聽從丈夫刺殺甘迺迪之事，但十四日在緊迫釘人的問題之下，勉強承認說她相信奧斯華謀殺了甘迺迪總統。她說：「是的，我相信是他殺的，我相信他有能力辦到。」瑪瑞娜原本堅稱自己沒有資格說奧斯華是否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二日向甘迺迪行刺。瑪瑞娜告訴衆議院的暗殺活動調查委員說，如果奧斯華的確暗殺了甘迺迪，那麼最可能的該是他着魔似的，無理性地希冀得到聲譽的動機使然。她說：「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樣切盼着知道答案。」在委員會委員的持久訊問下，瑪瑞娜招認了顯然在她心中存在了很久的個人意見，即奧斯華刺殺了甘迺迪。

李凱詩譯

陳若曦與夏之炎小說的評價

歐陽鳴

今年美國的出版界，給兩本中國小說搶了不少風頭。這兩本書是陳若曦的「尹縣長」和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以下簡稱「北冬」）。前書六月出版，後者七月正式發行。

由於「尹縣長」早出一個多月，在書評方面佔了光，「時代雜誌」和「紐約書評」搶先發表，就是好例子。（「紐約書評」和「紐約時報書評」是兩份不同的刊物，請讀者注意。）但又因此二書發行的時間相近，許多雜誌報紙，乾脆兩本書相提並論。七月九日芝加哥論壇報的書評，就是如此處理。作者史賓斯是耶魯大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也是當今美國中國史學界紅人，原籍英國，是故耶魯教授瑪麗維特的收山弟子。

筆者最近看到的有關「尹縣長」和「北冬」的英文書評有三篇，依出版的次序是：（一）英國的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作者是（馬克艾文文），六月九日出版。（二）上述史賓斯的。（三）七月十八日出版的「老爺雜誌」，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國文學論評家（艾佛烈卡辛）。據筆者所知，迄今爲止論「尹縣長」和「北冬」的作者，除了卡辛外，幾乎是清一色的歷史學者。「時代雜誌」的Beiusfein，「紐約書評」的韋克曼和「芝加哥論壇報」的史賓斯，都是學歷史的。

只有卡辛是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元老。茲把這三篇評論，摘要譯出。

浩然文體比陳若曦低調

芝文說：「我最近讀了浩然和陳若曦兩人的小說。浩然在四人幫事件發生前，一直是大陸文壇的祭酒。其小說往往賣上三四百萬本。陳若曦是台灣人，在大陸過了七年，一九七三年離開，她可能是一九四零年代以來中國最能感人心絃與技巧最成熟的作家。

我提到浩然，讀者可能會覺得怪異，因爲這書評是專論陳的小說的。他就不容易了解陳若曦成就所做成的震驚，因爲浩然是中國共產文學的主流。

浩然的革命小說，讀來也一樣令人驚心動魄——他的短句，不但有節奏，而且色彩鮮明，常愛用自然境物來做書中「動作」的背景。他宣傳的，自是不折不扣的毛澤東思想。……浩然在小說技巧的處理上，算得是一大師，尤善寫境。譬如說，他會以海潮拍岸的聲音來暗示碼頭的荒涼。有時他的筆調使人想起「詩經」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譬如說，小說中兩位主角一入了共產黨後，那，看哪，兩隻勇敢的海鷗就冲天而飛，衝越雲層迷漫的天空。（以下是浩然作品介紹。）

與浩然相比，陳若曦的文體顯得相當低調，幾乎可以說是呆板。她的句子較長，沒有什麼節奏，而文章帶詩意的地方更少見。（譯註：艾文沒有說他看的是中文本或是譯本。）

但與浩然不同的地方是：陳若曦描寫的是眞理，令人害怕的眞理。她的文體容或樸實無華，但其效果正如任秀蘭之死對作者的影响一樣：「像一塊鐵投進了我的心海，重重的越沉越深。」

她的慣用手法是將故事的情節圍繞着一個中心人物發展，而這人物的生命，最後終會經過一種歷經變遷的經驗。這種變遷，就是對這個人和促成他變遷的社會的一種不言而喻的評價。「尹縣長」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聽到了尹縣長被紅衛兵處決時，敍事者雖然感到震驚，但既然給她說這段往事的人，態度這麼輕描淡寫，她也覺得不便追究了。毛澤東不是說過，「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但陳若曦最令人心驚的小說，是有關海外華僑無法眞正「回歸」的大事。不論他們多「愛國」、多肯「自我犧牲」、和多有「革命精神」，可是因爲他們的出身和背景，他們絕不能完全接受「新社會」的一切——而新社會也不會完全接受他們。本書最好的兩篇小說，「晶晶的生日」和「耿爾在北京」，都是這些「回歸」人士的理想主義受挫折的故事。……

陳若曦關心的，是在共產制度下的人的境況，但她不是「反共作家」。她的故事爲窒息、迷惘和無助的感覺所籠罩着，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却看到中國人的天賦特質，那就是在逆境中仍能保持着尊嚴，忍耐吃苦的能力，愛心和處處不忘替人着想的美德。譬如說蒯師傅，文革期間受徒弟攻擊，但事後却不怪他，因爲設身處地一想，這實在是沒辦法的事。耿爾在北京吃涮羊肉，與素未謀面的客人同坐，互相敬酒——由此看出，一個小恩惠，一些偶然得來的快樂，都可說是人性尊嚴的一個小勝利。

「北冬」比「尹縣長」失色

史賓斯說：最近從大陸傳來的消息，說約有十萬知識份子（自一九五〇年代「勞改」至今），已被「解放」了。我們聽了這消息後有兩種感覺。一是替他們高興。

第二個感覺是：還有多少個沒有放出來？爲什麼還沒有放出來。

這消息使我們想到，我們對在大陸上受過西方訓練的知識份子的命運，所知實在少得可憐。陳若曦在本書所收的八個故事，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補上這一空白。陳若曦這些生動的故事，使我們看到這些人過的是什麼生活。陳若曦在台灣長大，在

美國唸過研究院。她和她的先生經美國回到大陸時，本打算在那裏落戶的，目擊文革的一切後，失望之餘，就決定離開了。

這八個故事，都是離開大陸後寫的，紀錄了她在大陸時期經歷種種的強烈感受。故事中的第一身敍事者，要不是個在西方受過教育的年輕女性，就是一個與她背景相似的男人。這些人物心中經常受到兩種經驗折磨。他們抱着無比的熱誠回去「認同」，却落得「資產階級反動派」或「階級敵人」的惡名。而攻擊他們的人，就是他們回去要服務的人民。（譯註：以下是介紹「耿爾在北京」、「查戶口」、「尼克遜記者團」、「大青魚」和「晶晶的生日」等故事，故從畧。）

「北京最寒冷的冬天」與「尹縣長」相較之下，就失色多了。封面雖說此書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小說」，但實在不是小說，僅是根據一些近況鬆懈地組合起來的冒險傳奇故事。如果夏之炎着意描寫像小虎那班「叛黨」，那班由於數目龐大，因此眞的會威脅到大陸政權的下放年輕人，那麽夏之炎可能會寫成一本眞眞正正的小說。可惜他野心太大，要寫的東西太多，而結構凌亂，骨架因此裝不下，難令讀者信服，獲益也不多。

當然，夏之炎與陳若曦所記載的，都是現存在大陸的現實問題，都是眞正的悲劇。大陸仍是個管制極嚴的社會，經濟上和組織上都有極大的困難。夏之炎一方面要給我們講小虎這夥人謀反作亂的故事，一面又積我們繪影繪聲的描寫娜泰震色誘賈向東的情節，而小說也因此失去了中心和方向。陳若曦淡淡幾筆，就給我們勾出了幾個令人難忘的發生在大陸的浪費生命的故事。

夏書雖無華采但反映實況

卡辛的書評，只論「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一書。

他說：大陸中國人的面孔，我們只認得幾個，都是些領導階層的人物。毛澤東是自耶穌基督以來圖片出現得最多的面孔。而周恩來深思熟慮的樣子，我們不必做漢學家，也認得出來。但自毛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看上帝後，新貴的面孔，就不好認了。那不奇怪。因爲毛死後一月，以毛寡婦爲首的四人帮，套用共黨口語，就被「粉碎」了。

中共的革命，雖號稱是歷史上最徹底的和最「普受歡迎」的（註：原文也有括號。）但中國人不像俄國人。中共懂得怎樣號召農民，贏得他們象徵性的參與——但我們所知的中國共產主義，却是從他們的領導人物來的。「羣衆」（原文有括號）原是革命的神聖偶像和對象，但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被人像路上的石塊一樣任意踐踏。

「羣衆飽經訓練，說話如錄音機——把「領導」吩咐的宣傳口語，照唸如儀。這些陳腔濫調千遍一律的口語（表面看來，所有的中共政治都是這些濫調組成），「羣衆」多唸了，就變得面目模糊起來，最後變成了統計上的數字，他們是搖擺着毛選錄的笑臉——或是準備隨時鬥爭的肅容。一個口號叫完又跟着一個口號，如天安門貼上又撕去，撕去又貼上的大字報。

北京的領導人物，號稱由「衆羣」出來，只爲「羣衆」說話，結果自己却爬得這麽高，與「羣衆」的關係，也成了雲泥之別。

毛死後的北京權力鬥爭，就是「北冬」的主題。這是一本雖然寫得枯燥無味、感覺稍嫌遲鈍但非常有暴露性的小說。夏之炎是筆名。譯者 Liang lao Dee的英文，實在寫得比夏之炎的小說好。在形式上，此書顯然是模仿馬羅（譯註：故法國文化部長）的「人類的境況」的。（以下是有關「北冬」故事的介紹，從畧。）

本書雖無華采，却使我看到不少今日大陸的現況。很顯明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今天大陸已無獨立思考這回事，而傳統中國文學的達練與含蓄，亦付闕如。在共黨的辭令中，掩蓋着多少兇猛的情感、被長久壓制下來的積怨，時繞心頭的憤恨和欲諸訴於暴力的殘忍。你由這些詢令會理解到，革命的情感已滲入了每個人的靈魂中，牢不可解。革命的需要在領導階層的人看來雖然是天經地義，但他們已知道，革命也眞可怕，眞不是鬧着玩的。因爲他們的命也可能會被人革掉。

在書中被稱作慈禧太后的毛夫人，揭開了革命的蓋子，放出了威脅到暫時統治着江山的份子。正如在所有因頭頭死後而引起的權力鬥爭一樣，要奪權的人，絕不會承認他們之所以要奪權就是爲了滿足個人權力的野心，或是奪權行動的本身，是世界權力政治的一種自然現象。他們每一行動，都可在他們「國教」的聖經中找到引證。看你的觀點而定吧，總之，這種權力鬥爭不是「資本主義的同路人」與「馬列主義」鬥，就是毛的老同志與「反黨集團分子」鬥。

諸如此類的話也眞多。中國人用詞遣句之巧奪天工，世所知名，但此小說中的人物相駡時，所遣的字句，積疊起來，彷如一堆堆大糞。怪的是，他們對「口鬥」這玩藝，似乎樂此不疲。……

「北冬」的人物，包括指名帶姓的眞人物在內，一概都不像眞的——眞的只是政治地位，而不是人。（下面是小說情節介紹。）毛夫人在夏之炎筆下得不到公平待遇。當然，對一個受馬羅影響的作者說來，這個排斥過西方音樂藝術和文學的女人，一點也不可愛。夏之炎對西方角色的描寫，跡近滑稽。所有的俄國人看來都像連環圖的壞蛋。有個場面倒是令人難忘。一個日本記者打算開一個大派對「要喝酒麽？酒像黃河之水天上來。樂隊由賭場拉斯維加供應。更有全北京的國際佳麗。還有最新的電影：『華府福利』，一個鏡頭都不會删掉。」（以下是故事介紹。）

「左派」和「右派」的相峙，越來越緊張，矛盾自然越來越多，而老百姓不幸入了「錯派」，不是被凌遲就是活埋。俄國大兵壓境，「羣衆」情緒激動進而步入備戰狀態，這提醒我們，在這方面，他們是與「國教」絕對的認同了。小說的結尾，是一場尚未完成的鬥爭，一個個人的惡夢。除了「革命與其方向」外，好像沒有什麽是眞實的。但我們得注意這個事實，革命的方向常是由上而下的，「羣衆」不但得接受它，而且在需要的情形下，要因它而死，爲它而亡。這本書所告訴我們有關大陸的情形（誰統治大陸？怎樣統治？），比許多由外國人寫成的報導、大陸的書，詳盡多了。

麥克阿瑟傳巨著簡介

陳獨塵譯

自稱「老兵不死，祇是凋謝而已」的美國四星上將麥克阿瑟（麥帥）去世已經十四年，他的一生有赫赫戰功，也有一些缺憾。最近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曼徹斯特完成了一部麥帥傳，書名叫「美國的凱撒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全書七九三頁。九月十一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週刊，特介紹了這部巨著：



麥帥十九歲時與母親在西點軍校合影

軍事天才贏得三場戰爭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一八八〇年—一九六四年）是美國歷史上使政府感到最困擾的人物之一，這是因為他是一位軍事天才，可與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拿破侖比擬，同時，他又是美國建軍以來將領當中最嚕嗦和最傲慢的一人。

麥克阿瑟的戰畧曾協助美國贏得三次戰爭，但是他受到國人的尊敬不能以「特別」來形容，讚揚和感激他的倒是外國人。邱吉爾曾讚譽他為「常勝將軍」；被他統治過的日本人認為他有超人的權威；羅斯福說他是美國當年最危險的兩人之一（另一人是朗格）；杜魯門罵他是個「騙子」。

麥克阿瑟的為人做事，一半像他的母親，一半像他父親。他父親亞瑟·麥克阿瑟不到二十歲在美國內戰中曾率軍攻打一個橋頭堡，一戰成功而獲得最高榮譽勳章。亞瑟在內戰中東征西討，最後到了菲律賓總督擊敗了西班牙人，成為菲律賓總督。亞瑟脾氣暴躁且偶而犯上。亞瑟曾因預言美國終將和德國開戰（後來證實他的預言正確），而受到當時總統羅斯福（老羅斯福）公開的斥訓。亞瑟的一位助理後來說：「亞瑟·麥克阿瑟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自大的一人，直到我見到他的兒子，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母親在軍校旁租屋住四年

瑪麗·麥克阿瑟應該為她自己佩上幾顆星。她教訓兒子道格拉斯之嚴和望子成龍之心切，沒有幾位母親能超過她的。當道格拉斯參加西點軍校考試的前幾分鐘，她還一再叮嚀，對她說：「我的兒呀！要出人頭地，你必須相信自己，不然沒有人會相信你。」自然地，道格拉斯考取了。入校後，他的母親仍不放心，她搬到了西點軍校宿舍附近的一家旅館居住。她在這家旅館整整住了四年，每天從旅舍觀望，看他是否用功做功課。

當然，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個用功的好青年，西點軍校畢業時名列前茅。

麥克阿瑟瘦長、英俊，有一個挺直威嚴的鼻子，氣質非凡，但是在和平時期使他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了他一個機會。當時他已是著名的虹師副師長，由於英勇善戰，領軍有方，成為美軍中名將。

戰爭結果後，麥克阿瑟回到西點軍校担任校長。他在四十二歲時才結婚。這次婚姻只維持了七年。後來一度調到菲律賓。一九〇三年他升任美國陸軍參謀長。這個職位，他父親曾想獲得但未如願。

在陸軍參謀長任內，麥克阿瑟的作為有目中無人之嫌，尤其是他聲稱「麥克阿瑟事業在沙場」，引起了總統羅斯福（小羅斯福）對他的懷疑。

一九三五年，麥克阿瑟從陸軍退休後他回到菲律賓幫助整編事實上幾乎已不存在的菲律賓部隊。這時菲律賓正準備脫離美國獨立。麥克阿瑟担任這項工作，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知道，他的一



盟軍佔領日本時，麥帥檢閱佔領軍神態。

生事業將就此結束。

太平洋戰場創一生偉業

日本的侵畧，使麥克阿瑟的事業有了轉機。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數月，羅斯福總統徵召麥克阿瑟，任命他為菲律賓美軍及當地部隊的總司令。但華府軍方拒絕麥克阿瑟要求增派軍隊，只調派了數十架B十七型和P四十型飛機到菲律賓，來「嚇阻」日本的攻擊。就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九小時，這數十架調到菲律賓不久的美國飛機，在日本空軍的一次襲擊中幾乎完全被摧毀。華府將這一損失歸罪於麥克阿瑟警覺不夠，軍方有人並指責他不知敵情而使珍珠港被偷襲。麥克阿瑟是否應負這項責任，迄今仍不能斷定。

不久日軍進攻菲律賓，麥克阿瑟率軍奮勇抵抗，但因寡不敵衆，才退守到最後一個據點之後，只得乘潛艇撤離菲律賓、麥克阿瑟在登上潛艇時只說了一句話：「我將回來。」兩年後，麥克阿瑟率領大軍反攻，身先士卒搶灘登陸，收復菲律賓。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麥克阿瑟率領盟軍佔領日本。

隱居在紐約不提當年勇

當麥克阿瑟的第三次戰爭—韓戰爆發時，他已經七十歲了，但他毅然担負起指揮聯合國軍作戰的任務。他指揮的仁川敵後登陸，是戰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登陸戰役。仁川登陸成功後，麥克阿瑟不顧中共一再警告，揮軍北上，直搗鴨綠江畔。正當勝利在望，杜魯門總統以「不服從命令」的理由，下了一道命令將麥克阿瑟撤職。麥帥是否會不服從命令，到今天仍是一個謎。

麥帥回國後，應邀在國會發表演講時激動的說：「老兵不死，祇是凋謝而已。」是的，從那時起，他漸漸凋謝了。

麥帥於一九六四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在離世前的數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珍安及兒子阿瑟相依為命，居住在紐約曼哈頓區的一棟普通公寓裏，很少露面和發表言論，始終保持「不提當年勇」的偉人本色。（取材自美國「時代週刊」）

伊朗回教徒示威變質

尹靜心

民衆在青少年和面上罩紗的婦女的領導下，九月八日蜂湧過伊朗德克蘭市中心的傑雷廣場。宗教領袖努黎呼籲羣衆解散，但羣衆的喧嚣聲却壓過了努黎的聲音。因為他們對數小時前實施的戒嚴法十分憤怒。

民衆然後開始丟磚石攻擊士兵。這羣暴民强忍住催淚瓦斯彈的烟霧，一步步逼近層層排列的士兵。終於士兵舉起輕機槍，朝空發火。當暴民不停脚逼進時，士兵們把視綫從空中往下移，一發又一發的往示威人羣身上開火。

高呼要殺死國王

射擊結束時，據伊朗政府說，有五十八個示威者死亡，但據非官方估計，死者將近一百人。

伊朗這九個月來已陷入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風潮裏，九月八日發生的衝突事件算是到目前為止血腥味最重的一次。保守的回教領袖，和其身後廣大的青年追隨者，對巴勒維王朝的攻擊，迫使巴勒維發起運動來保衛王朝。這次的暴動似乎顯示出，巴勒維發起這項運動已進入一個新的危機階段。上週在傑雷廣場發生射擊事件之前，伊朗許多主要城市便發生過大規模且挑釁意味愈發明顯的羣衆集會，而且街道上還有兇殘的鬥毆事件。反對巴勒維的人並且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罷黜巴勒維—甚至高呼要他的命—並還企圖吸引陸軍來加入他們。

巴勒維國王見到自己一度是屹立不動的權力，如今受到愈來愈大的威脅，便下令强大的陸軍即刻展開鎮壓行動，以便消解這種威脅。

陸軍戰車在各要衝地點駐紮下來，一班班步兵在德黑蘭各個街道巡邏。可是巴勒維的政敵發誓要幹下去。

左派使示威變質

暴動的發生，是從上週初舉行的一場宗教慶典展開。舉辦慶典的目的是象徵齋月節的結束。民衆在「先生」們（即宗教領袖）的鼓勵下，擁集到各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和士兵共舞，並向士兵拋玫瑰花瓣。可是很快的，示威活動就變得醜陋不堪了。示威者不再吟唱兄弟愛，却在高叫「殺死國王」，還有人扛著標語要大家向「兇殘的國王和其美帝國主義朋友」進行報復，標語裏還呼籲「以回教為本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巴勒維在聽見民衆有這種情緒時「可以看得出神情震驚」。

上週中旬時候，「先生」們將抗議活動升高，並呼籲總罷工。

示威羣衆將軍隊擺設的路障推翻，火燒汽車來阻碍交通。且拿手槍射擊士兵。有輛戰車準備通過德黑蘭市的市場地段時，示威者拿汽油手榴彈炸毀了它。還有一輛裝甲人員運輸車載着待命作戰的軍人在路上行駛時，一輛正在燃燒中的汽車油箱發生爆炸，引起一片令人目眩的火光，使得裝甲運輸車受阻。終於開來輛戰車，把那部燒焦的汽車推到路邊。當衝突在深夜繼續進行時，德黑蘭市中心上空亮起一片耀眼的紅光，原來是有家百貨公司、幾家商店和幾幢政府辦公室被縱火了。

剛起步的自由化

華府方面，在國務卿萬斯到大衛營開會期間，主管國務院大計的副國務卿克里斯多佛召集一個「伊朗工作小組」——這表示情勢已經進入危機階段。

美國官員所担憂的是，國王巴維可能受到各方面的抨擊者的排擠，使得巴勒維無計可施。

伊朗為數愈來愈多，且愈來愈敢講話的中產階級，要求政府放鬆獨裁統治，巴勒維國王為應付這種要求，最近已放寬新聞自由，授權在民間法庭，而不在軍事法庭審問不滿份子。巴勒維宣佈反對黨可以競選明年度的國會選舉。可是巴勒維的假裝推動自由化運動，反而引起反對派的回教徒大感憤怒而已，這羣反對伊朗的現代化運動和企圖仿效西方世界的運動都是攻擊不遺餘力的。

摘自「新聞週刊」

MX飛彈全面試驗

陳金耀

美國經過六年的研究發展後，一種新的超級飛彈已經發展成功，這就是MX超級飛彈。此型新飛彈具有時速一萬五千英哩以上的能力，並可攻擊六千英哩外的目標。其命中的精確性可擊中目標一百英呎以外。其載重量爲目前美國服役的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飛彈的三、四倍，它可携帶十至十二枚彈頭，義勇兵三型爲三枚。因此可攻擊三四倍多的其他個別目標。彈長六十英呎，直徑八英呎，它可從火車，高空飛行的轟炸機及其本身的垂直地下室中發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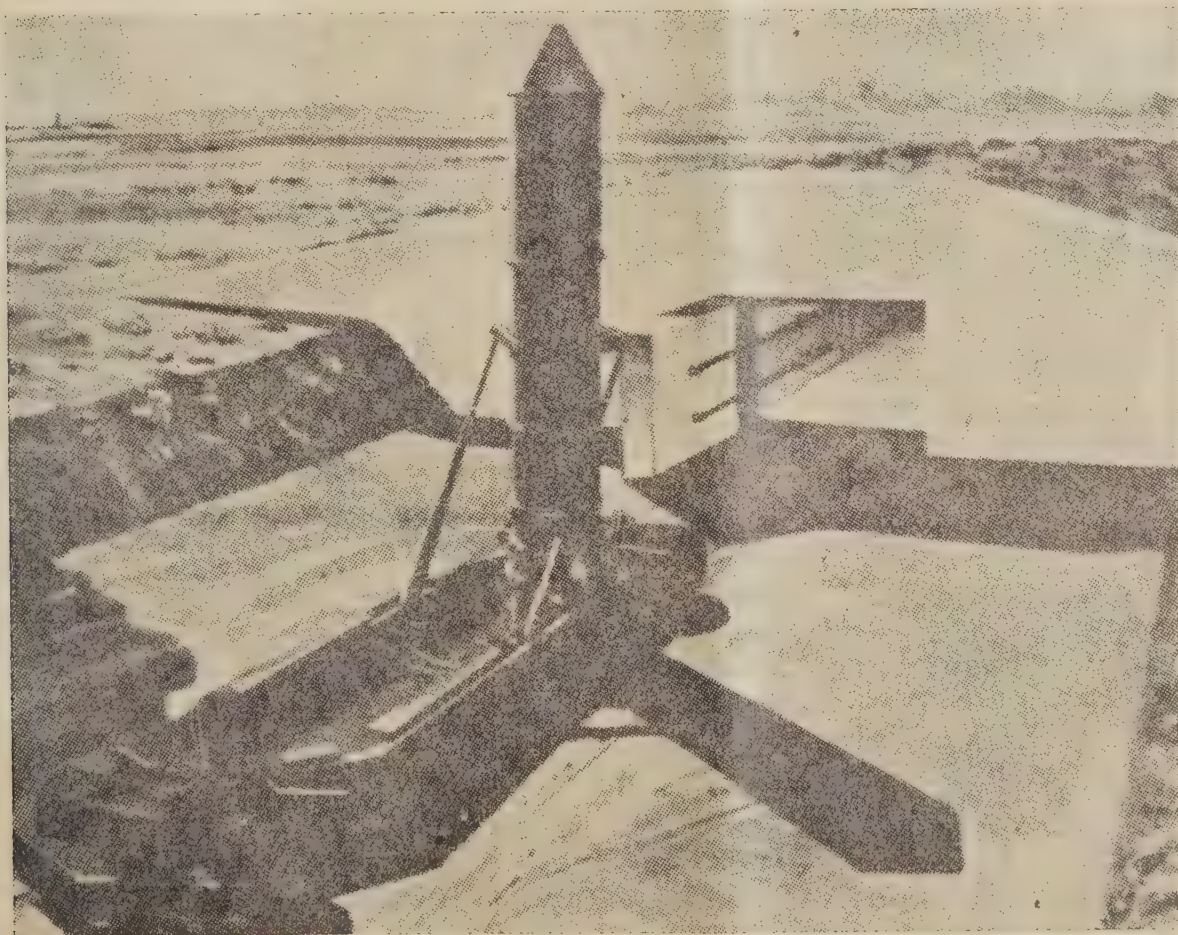
據估計，如果美國要製造二百枚此型飛彈，約需三百億美元。MX飛彈被認爲將不易受到摧毀，因爲它將佈置於一條長而淺的地下道中發射。每條地道將爲七至廿英哩長，地道內部寬爲直徑十三英呎，MX飛彈放在一輛輪台上，每日移動位置，使敵人無法得知確實位置，敵人要想確保完全摧毀隱藏地下道中的MX飛彈，將必需使用許多彈頭攻擊，方能收效。

美國空軍，計劃於一九七八年的較早時，即開始試驗MX飛彈加蓋隧道的構想，以及該飛彈在結構上的適應性和其成本效率。此種飛彈預期於今年十月，經由國防系統需求評議委員會鑑定後，即開始全部工程的發展，爲期達成此一目的，有關該試驗性質所需的基金，現已核准其在生產前所必需的各項試驗進程，業已策劃完畢，內容包括有下列各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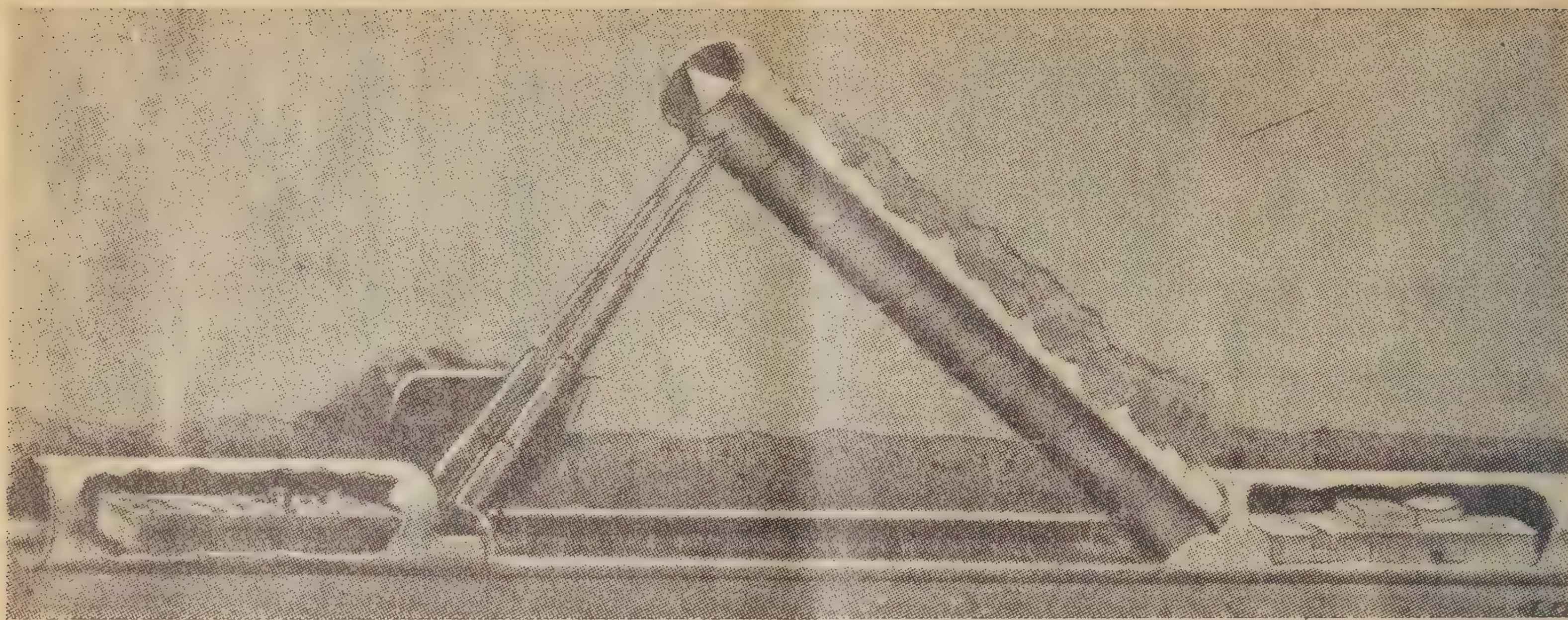
核子防禦局的試驗：代號爲「坑道恫嚇」，定在亞利桑那州舉行，以測定此加蓋隧道，在類似各部同時被炸情況下之效果，特別是對使用模擬核爆的高級炸藥，所造成的地震效果。此項試驗，並計劃分爲兩種情況進行，一種爲模擬蘇聯核子攻擊，使用許多彈頭，同時在隧道沿綫兩側爆炸；另一種爲模擬蘇聯此項核攻擊，同時精確命中隧道爆炸，由這此試驗中可測知飛彈隧道，在各種攻擊情況下，所具的累積效果。該項試驗依照計劃，第一階約需進行三個月。

接着將舉行空軍所定的「保護聖體」計劃試驗：在亞利桑那路加空軍基地實施。這是一系列的十次試驗，以確定MX理念脆弱性與生存性。這此試驗，已自七八年四月開始，採用小比例的加蓋隧道及掩體爲試驗對象，用以鑑定其被五千磅至一萬磅高級爆破彈攻擊，所產生爆炸和震動之效果。此項試驗將連續舉行至一九七九年結束。

對加蓋隧道在構築技術上的適應性試驗：此項試驗，將在亞利桑那路加空軍基地，建兩條隧道，第一條長約一千五百呎，



土洞式的活動掩體



在長隧道軌中活動的飛彈，隨時可就地發射。

第二條則延伸長達二萬呎。較短的隧道，在直徑上採用全比例的呎，並設計所用水泥及土壁的構築厚度和硬度，用以試驗MX飛彈的設備，及其突破鋼骨水泥蓋與五呎厚掩土，而達成直立發射姿式之能力。二萬呎的隧道，則將用以試驗其裝備設計，俾藉以構築一系列的實際隧道，以便飛彈將來的部署。機械單位並依試驗，而挖掘未來的實際隧道，以及建築可以滑動的水泥隧道保護蓋。此項試驗，將視飛彈可容許的環境影响情況，於七八年二月關始進行。關於此種試驗情況的草圖，現已繪製完成，並接到少數人員的不佳批評。

提高天體慣性影响導引系統的精確性和適應試驗：關於此項試驗，羅富諾公司，現已完成了三百小時的工廠試驗，一種原始型的天體慣性影响設備，定名為「飛彈性能測量系統」，曾於七六年七月，裝於波音公司所造義勇兵之型洲際飛彈上進行試驗。但此系統尚未定型，亦未實際用於洲際飛彈的軌道發射。然此項試驗，足可以提高該系統的性能，對洲際飛彈的飛行，重入大氣層，以及其命中效率，都可獲得更精確的程度。羅富諾公司，現正在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軍基地，利用一離心機，製於高速的滑台，以試驗天體慣性影响設備，對一參考點的撞擊，以尋求其精確度。

聯合工藝公司繼續對第一節火箭的試驗：以改進該節火箭噴咀，使具有高速旋轉角度及比率的能力。一種改進型十五吋直徑的噴咀，運用碳化碳成分已經進行兩次試驗，一次為七六年十二月試驗，第二次為七七年九月底試驗。七八年四月起，再由火箭推進實驗室，續作一系列的多次試驗。

MX飛彈第二節和第三節火箭的繼續發展試驗：空氣噴射通用公司，負責第二節六十六吋直徑火箭引擎的發展。這是一種次比例的試驗，此種原始型的引擎，已於七六年十二月裝妥。美空軍與通用公司，現已協商，採用美海軍三义戟潛艇飛彈的高度技術，用加維拿材料，製造此火箭引擎的機匣，加維拿是一種纖維材料，其強度與過去用於洲際飛彈的鋼鐵等金屬相同，但在重量上則減輕一半。空氣噴射通用公司，同時還將發展一種高能量的第七號推進劑。此最高能量推進劑所產生之能量，能增強噴咀出口的圓錐火焰，已經達成一項成功的試驗。因之該第二節火箭發動機，目前止準價實施其震動和滾動的試驗，以鑑定其在MX飛彈隧道內平放位置所承受爆炸之效果。

凱力斯公司負責發展飛彈第三節火箭試驗：從事預期點燃和終止系統的發展，以備裝於此第三節火箭之用。此項試驗，乃在使第三節火箭引擎，能夠隨時關閉，以增加該新型洲際飛彈，在攻擊目標時，所採彈道射程的適應性。凱力斯現正發展一種「門把手形引擎」。第三節火箭引擎機匣，亦為用加維拿材料製造。同時，該公司亦負責對第七號推進劑的發展。此種推進劑，是一種交义鏈環，雙基硝化甘油和硝化纖維素的混合物。

索克公司自七七年十月起，即舉行一種原始型的第一節火箭噴咀及其引擎的試驗：此項試驗為在猶他州該公司工廠實施。該系統為索克公司獨立研究發展，並運用自備的發展經費。這也是模擬MX飛彈所需第一節龐大推進系統的首次試驗。至十二月間，火箭推進實驗室，便試驗索克公司所設計的第一節火箭噴咀。

飛彈所需之載運車輛，隧道鐵軌，以及四通八達的掩體通道，為由波音公司和馬田瑪利公司共同設計：最主要的要素，為建造其所需裝備，以及躲避被炸的機動設施。這此均須預行建造，先作試驗以確定在操作上所需的兵力。

第四節火箭組合上的發展，已與火箭推進實驗室及空氣噴射液體推進公司，簽訂合同。對第四節火箭操縱系統的探求，現已決定採用軸流引擎，以利易於操縱變換速度。美空軍現正計劃將義勇兵飛彈亦採用此種引擎，藉以減低成本，該引擎廠商，正與泰創公司之貝爾太空處和聯合工藝公司合作，共同研究一種新式推進劑以便運用於該系統。

這種第四代戰略飛彈得到五角大厦的官員大力支持，一個稱為「今日危機委員會」的有影响力團體，也已發起了建造MX飛彈的積極運動，雖然造價很貴，每枚約二千萬美元，但義勇兵飛彈處於劣勢時，便將是該飛彈上場的時候。

商鞅變法的悲慘下場

胡蓑之



人物春秋

記得俄共刊物會經將中國歷史上推行暴政的商鞅，秦始皇及毛澤東的名字聯在一起。如所周知：商鞅和秦始皇都沒有好下場——前者因助秦推行暴政而卒遭車裂之刑！後者的墓廬則被牧童一把火燒得清光！現在輪到近代暴君毛澤東了，就目前情形看，老毛被公開鞭屍的事實已爲期不遠。這裏姑不談秦、毛兩暴君，倒想看看商鞅如何殘暴，怎會沒有好下場？

出生衛國的貴族公子

商鞅，姓公孫名鞅，原是衛國的庶孽公子。但當他誕生時，衛國已成爲魏的附屬國了。商鞅從小便受了本國李悝，吳起等一些法家對魏國改革的影响，很早就開始研究法律。惟其家庭却早已喪失貴族世襲的特權，得不到官職。因此，他在二十五歲時便到了魏國，投奔公孫座門下担任一名家臣，其地位僅僅比一般庶民高一點。當然他的目的不在乎這個家臣的職位，而是想通過魏相國公孫座的權力，逐漸地實現他在政治上的理想罷了。

同時公孫座也知道商鞅有些才幹，正準備將他推薦給魏惠王時，不料自己生了病，不能上朝。惠王親到公孫座家裏去探病，見他的病相當嚴重，乃問他你已經病到這樣，萬一有什麽不測，國家大事應託誰較妥呢？」公孫座答道：我有個家臣名叫公孫鞅，他的年紀雖輕，却具有非凡，出衆的才能，我希望國王能把全國的大事都付託他。」魏惠王聽了他的推薦，感到非常的突然！因而一時無法作出決定，自然不能加可否？躺在病榻的公孫座也很明白，於是吩咐身旁的侍從退出去，再對魏惠王輕聲地說：「你如果不願重用公孫鞅，那麽，你一定迅速地將他處死，斷不可讓他逃出魏國的境界去。」

魏惠王答了一聲「好吧」以後，就匆匆地囘宮去了。而以孫座又派人把商鞅找來，將自己對魏惠王說過的話，一字不漏地告訴了商鞅，不料年青的商鞅頗有見解和胆識，他認爲：「惠王既不聽公孫座的話去重用他，又怎公會聽公孫座的話去殺他呢？」所以，他仍留在魏國，而不肯匆匆離去。不過，有一點是使他很失望的，那便是賞識他的公孫座已死，他企圖取得政治地位的理想，顯然已告落空了。魏惠王確實未有將他放在眼裏，既不相信他是個了不起的人，自然也沒有幹掉他的必要。商鞅未能聽從公孫座的警告而逃走，他的估計是正確的；然而當時他無路可走，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背離祖國而投奔秦國

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其時秦魏兩次開戰，魏國屢戰屢敗，商鞅認爲秦國正逐漸强大，當魏國遷都大梁時，商鞅以自己不獲重用，乃決定不再隨之前往。此在這進退不得的時候，商鞅忽然聞悉孝公在國中下令求賢的消息。這時他的靈機一觸，即携帶着李悝所編的法經，匆匆地投奔到秦國去了。

初入秦國的商鞅，年僅三十左右。他經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引見，晉竭孝公後，這次爲了要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商鞅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在頭兩次見到孝公的時候，希望表露自己的才華，盡量高談闊論，但在孝公聽來，却引不起一點興趣，終於打起瞌睡來了！事後不僅未有得到好感，孝公甚至對景監也有點不高興。他說：「你介紹來的這個客人，那裏是可用的人才呢？」

景監受了惠王的責備，囘家後也埋怨商鞅，商鞅對景監說：「我並未說錯，第一次是講堯舜禹湯之道，第二次則講夏商周三王之道，誰知孝公不歡喜聽，還委屈你替我多引見一次吧。」景監硬着頭皮再引見一次，說也奇怪第三次却有了結果，孝公對景監說：「你這客人還不錯，值得談談。」原來這次講得對路，話題是「齊桓、晉文怎能稱霸」的道理？因此，商鞅摸清了孝公的個性，從而又預備下次談話的題材。果然，商鞅再見到孝公時，說得孝公滿心歡喜。本來兩人都按照君臣之別各自就座的，可是孝公因爲聽商鞅說話，聽得出神，於是不斷地移近商鞅而似已忘形，並且運談了幾天也不厭倦。

由於當時商鞅所提出的主要强國計劃是：刑法嚴明，賞罰分明，使人民都努力從事農業，並能爲國勇敢作戰。過了不久，秦孝公便已任用了商鞅，而且決定依照商鞅的主張變法，開始計劃一些變法的步驟。三年以後，即秦孝公六年，因爲採取的變法行動似有初步效果，於是任命商鞅爲左庶長，正式進行變法。商鞅首次獲得了賞識他的國君，担任了左庶長——即是秦國的卿，能掌握軍權和政權。他運用這些權力，即制定變法條例，從各方面進行改革。

奴役人民與窮兵黷武

最重要的政策是：把人民當作機器或牛馬。所謂「困末作」而「利本事」，即抑制人民私營商業，而獎勵農民努力生產。並嚴格規定：凡努力耕種和紡織因而生產量高的人，可以免其「下放」，或「勞改」；否則全家都沒入官府當奴隸。其次是制定官爵制度：原來秦國國君左右的官爵是不分的，商鞅認爲不可而有整頓的必要。於是將爵位訂了二十級：一至四級爲士；五級到九級則稱大夫；十級至十八級爲庶長，相當於卿的地位；第十九級至二十級則相當於諸侯了。

更重要的是通過官爵的整理，進一步地打擊了那些領去貴族的權勢。由於秦國原有的官爵是跟土地的分封有連帶關係。他們不僅是官，同時也是封土上的管理者，彷彿割據一方的土皇帝。商鞅制定的官爵則是這樣：官爵與土地分開來，最高的徹侯，却有少許土地；第十九級的關內侯，還僅是掛個空名。此外，還有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規定在戰爭中立有功勛的人，可以按照軍功的大小來得到官爵。軍功是以斬得敵人的首級做標準：取得一個敵人首級的賞爵位一級，另外可委任五十石奉祿的官；斬兩個敵人賞二級，官祿也加倍。依此類推，斬敵愈多，官爵愈高。但倘若是在戰爭中投降敵人的，則必嚴厲處罰。私人決鬥者，也按情輕重處罰。法律更規定有軍功的人才可以做大官，否則即使是宗室貴族也不行。

甚至於田宅、侍從、衣服和裝飾等，也都有明確的規定，那便是按爵位的高低。沒有功勞的人，就算有錢，也不許他穿着豪華，乘好車；這些必須有功勞的人才能享受。商鞅還主張對輕罪而採用重刑，理由是輕罪重罰，使人民不但不敢犯重罪，連罪也不敢犯了。因此，他下令百姓普遍編戶籍，以五家爲一伍，十家爲一什。什伍有相互監督的責伍，若發現什麽「姦人」，立即吾發。告發「姦人」的，也可以與在前綫斬得敵人首級的同樣受賞；不告發「姦人」的，則跟投降敵人的受同樣處罰。流動在外的旅客，必須携有通行證才可投宿旅舍，接待無證的旅客，則旅店主人連同治罪。

此外，商鞅還訂立許多殘酷的刑罰，例如死刑，便有腰斬、殺頭、車裂等，其後又增加鑿穿頭頂，抽去脅骨，將人放在鍋裏去燒的。這些刑罰的殘忍，也是法學家所謂「特色」之一。

誘殺公子卬進攻魏國

以上各項變法的法令制定完整以後，商鞅爲了使百姓相信他的法令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即在頒佈以前想了一個辦法，將一根三丈長的木桿，豎立在國都市區的南門，出榜懸賞，有誰能將這根木桿從南門搬到北門，則給他十金。起初人們猜不着其中奧秘，沒一個敢去搬。商鞅立即再出一榜示：「凡有人搬走這根木桿的，賞賜五十金。」如此，便激起了人們的好奇心，竟有一人鼓足勇氣將那根木桿由南門搬到北門。爲了建立信心，商鞅即賞他五十金。經過這件小事以後，法令再正式頒佈，百姓果然都能遵守。

變法得到成效，商鞅也被升爲大良造。這個官爵很高，他的地位相當於中原各國的相國，而且各國的相國純屬文職，軍隊另有將軍統率，秦國的大良造則是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商鞅經過變法的結果，使秦國變爲國富民貧的現象。秦孝公二十一年五月，魏齊交戰，商鞅建議孝公，是進攻魏國的好機會。孝公即派商鞅率領秦軍，進攻魏國。魏國則派公子卬，領軍對秦作戰。商鞅在魏時，跟公子卯是好友，他利用這一點即遣人遊說公子卬，表示兩人過去很要好，怎能忍心公子卬作戰呢？最好是各自說服自己的國君，大家停戰言和吧！公子卬聽了，正準備撤兵時，商鞅又派人對他說：「我們大家回去後，也不知道那一天才能晤面，我很希望同公子會談一番，作爲老友重叙。」

公子卬中了商鞅詭計，答應了商鞅，商鞅用預先埋休好的人將公子卬俘虜了！隨即進攻魏軍。魏軍不獨無備，更失去了統帥，敗得很慘，魏國只好將河西地區割給秦國。商卬不戰而勝，很快得到孝公十五個封邑，改名爲商（現在陝西西省的商縣），號爲商君，又名商鞅。這是他變法成功，軍事勝利，榮居高爵的時候。然而好景不常，秦孝公不久就病了，本想將國位讓給商鞅的，尚未辦好手續而孝公已死，公子駟即位，號秦惠文王。

用自訂刑罰處決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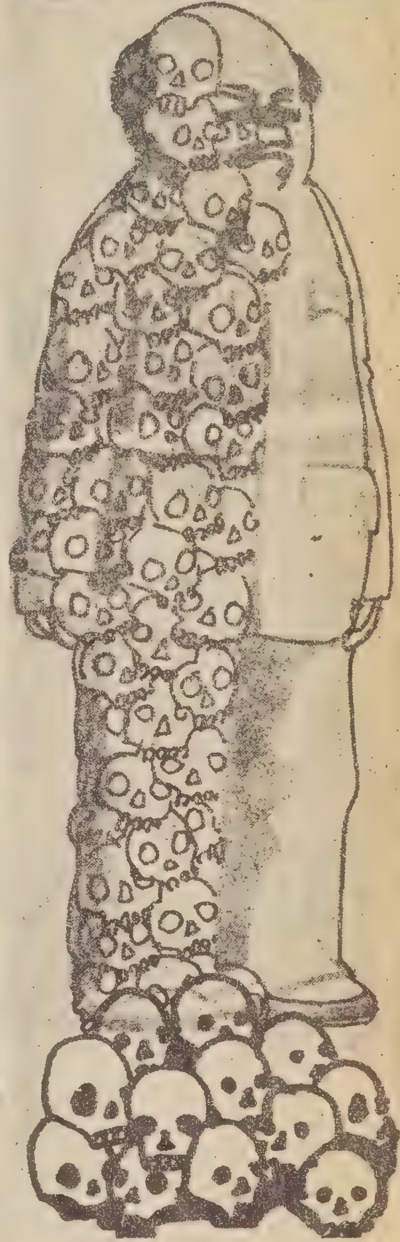
秦國的貴族都乘機起而報復，有的告發商鞅要造反，有的則挑撥地說：「大臣權勢太大，國家危險！商鞅在秦國，婦孺皆知，而且只知道說商君之法，不說國君之法。這豈不是商君大過國王，君主反變成了臣下？何況商君本是君上師傅的仇人，希望君上早日將他除掉，否則爲國家之大禍！」

秦惠文王在貴族們的煽動下，馬上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聞訊，立即扶老携幼出奔，馬不停蹄地逃至關下。天夜了，打算投宿旅舍，不料旅舍主人不識他，乃拒納說：「我們商君訂下法律，凡無憑證客人投宿是要連帶犯罪的。」商鞅不禁喟然嘆曰：「眞想不到我變法的結果，會落到今天這樣的下場！」

商鞅想再回到道去的魏國，但是因爲他曾强用過欺詐虜殺公子卬而大敗魏軍，因此，魏國老百姓都恨他。他只有再返到商邑。準備動員他自己手下的武力，來作最後的爭扎。惟自商鞅變法以後，全秦國百姓都聽從中央，商邑的少數部隊自非全國軍隊的對手。不久商鞅被俘，秦惠文王用最殘酷的「車裂」刑罰，來處决他，並殺了商鞅全家。用商鞅自訂的刑罰來將他處死，眞是現世報，一點也不錯呢。

其實，商鞅並不聰明，所謂「得意濃時便可休」，他早就應該引退。趙良見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咀臉，早巳預見他的下埸，絲毫不爽。他引書經說：「持德者昌，持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當將欲延豐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可以少安。君尚貪商之富，寵秦國之政，蓄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亡可翹首而待……」毛澤東比商鞅更缺德，雖未遭車裂，將被鞭屍，更爲難堪！

瘟君夢



岳騫

那一個時期，中國大陸眞成了神話世界。大小幹部爭先恐後的造成績，小麥畝產量由八百斤，一千五百斤，三千，層層疊疊望上加，最後竟然每畝小麥能收到四萬斤。這種神話雖然並不大能引人入勝，比較有頭腦的人就不從增產上下手，而另闢蹊徑，總使消息一出，舉國震驚。

貴州有一個地方用小麥磨麵粉時，竟能用百斤小麥磨出了九十九斤十二両麵粉，只蝕考了四両。這個消息傳出來，果然震驚了全國。因爲出產小麥地區的人都曉得，每百斤小麥正常只能磨七十五斤麵粉，軍隊中用百斤小麥磨出八十麵粉，已經粗糙不堪，中共「解放」之後，硬把麵粉產量提高八十八斤，麵粉與麵皮已分不清楚了。若是磨到九十九斤十二両，恐怕連麩皮算上也沒有這麼多，因爲只是飛颺出去的麵粉也決不止四両。

正當中共大力節約運動時期，各省都組織參觀團到貴州去學習，貴州又沒有鐵路，只有搭飛機去，到了那裏，趕到這間磨坊實際參觀，發現他們原來另有竅門：小麥磨碎之後，麥麩與麵粉根本不分開，找了許多瓦罐，瓦罐裏面裝上水，埋在麵粉中間，過了一夜，瓦罐裏的水都吸乾了，麵粉的重量自然增加了。一位代表參觀了隔夜的麵粉之後，用手捻下變成麵團，不由笑：「這眞是增產又節約，作饅頭時，連水都省了。」

不過這個也還算增了產。還有一種更妙的神話，出在豐台，這一天毛澤東忽然靈機一動，要到附近鄉下視察增產情況，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陪同，頭一站到了豐台，在一個「國營農場」，參觀了一塊白菜地。

毛澤東手摸着剛出土的白菜，笑着問農場場長：「這一畝白菜，估計能產多少斤？」

國營農場的場長是個團長轉業的，在韓戰中被美國油漿彈把全身的皮都燒光了，一張臉孔疤痕滿滿，九分像鬼，只有一分像人。這位光榮場長，一見毛主席發問，恭而敬之答道：「報告主席，能產一百二十萬斤。」

「多少？」劉仁厲聲問，毛澤東未開口，他倒急了，覺得這個謊撒得夫離譜了。

可是這位場長，非常從容，圓睜着一雙沒有眼皮的眼珠，答道：「一百二萬斤。」

「一共多少棵？」劉仁有點氣了。

「五千五百棵，」場長還不在乎。

劉仁蹲在地下用手劃着算了一算，冷笑一聲道：「你們每一棵白菜平均有二百四十斤重了？同志。」

劉仁苦笑道：「一棵白菜有主席一個半重，可是白菜萬不會有主席這麼粗啊，那麼白菜起碼要有主席三倍高才成，豈不比白楊樹還要高。」

毛澤東笑道：「好了，不必再算了，我們換個地方看看，有沒有更偉大的成就。」於是他們到了徐水。

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趕到車站去歡迎。毛澤澤東劈頭就問：「你們徐水縣秋季能夠收多少糧食？」

張國忠也是轉業軍官，平時對於數字就不大了了，突然被毛澤東一問，當時不知怎麼答才好。不過，他曉得毛澤東的脾氣，不容仔細思考的，於是硬着頭皮答道：「十一億斤。」

毛澤東回頭看劉仁，劉仁只是苦笑。毛澤東轉過臉又問道：「你算一算每人平均多少。」

劉仁掐指算一下，回道：「平均三千斤。」

毛澤東又笑着問道：「你們縣裏每人每月能買多少斤糧？」

張國忠答道：「二十斤。」

「這次毛澤東會算帳了，自言自語說道：「每月二十斤，一年二百四十斤，不到產量的十分之一，其餘的九分多怎麼樣用呢？」說過，他又看着張國忠。

張國忠搖搖頭：「這個倒未曾想到。」

毛澤東指示道：「你們要早打個主意了，將來粮食霉爛了不是玩的。」說過就上火車回去了。送走毛澤東，張國忠和徐水縣的幹部笑一團，他們自以爲是「吹牛」冠軍了，其實不然，強中有強中手呢！重慶市的建廠大躍進，又高了一着。

原來毛澤東大躍進指令發下去之後，各部門都在躍進，重慶市土產公司也不甘落後，他們躍進的方法更特別，抽調了七名幹部，組織了一個建廠隊，到忠縣去幫助農民建立工廠。一般人的印象中辦工廠總是需要錢的，這個建廠隊七天就建成了九百二十一個工廠，中共那來這麼多的錢呢？這一點不用爲它担心，天津市有一家工廠只花了四角錢就建

成了，是專門糊火柴盒的工廠。

就以這個七人建廠隊的成績來說，七天建成九百二十一個廠，平均每天建成一百三十個，每小時建五個半接（二十四小時計算），十分鐘就建了一個廠，假若不是糊火柴盒一類的工廠，試問怎能建得這樣快，有錢無錢不說，光是擬一個計劃十分鐘夠不夠？更不必說廠房的修建，機器的添置，原料的購買。若是十分鐘能完成這些繁複的手續，眞非有七十二變的本領不可了。

不但工農業大躍進，文化教育也是一樣。各地工人農民都紛紛作詩，遍地都是「詩人」。「詩人」不一定要識字，只要講幾句詩，溜着順口，口氣大，吹得響，就成了。

大躍進時期不但人們工作要組織起來，靈感也要經過一番組織。四川全省農村出現了兩萬二千多個文藝創作組。僅僅廣漢一個縣，在一個月內就創作了兩多種作品。

四川如此，浙江躍進得更兇，只是嘉興一個地區就有二千一百七十四個創作組，業餘作者達到二萬七千多人。

不過這些地區比起上海，又算是小巫見到大巫了。上海在一個三月份，工人創作已達八十萬件，到底作者有多少，沒人知道。不過以楡林區爲例，他們的創作速度是相當驚人的，這個區作者是七百零五人，一個三月份就有五萬多種作品，平均每人作七十一篇，每天兩篇多。要按這樣平均，似乎又不算太多，可是不要忘記了他們都是業餘作家，每人每天要工作十多十小時，還要開幾個鐘頭的會，居然還能創造出兩篇作品，你能不佩服他們的精神旺盛嗎？

作品創造了如此之多，究竟創造了甚麽東西？四川的辦法，是人人編，人人唱，滿街都是蓮花落一類作品。上海一間工廠裏有一首「動人」的詩，曾經各報轉載，譽爲典型作品，試看這首詩：

「龍頭上的角，一定要把牠拔下來，虎口裏的牙齒，一定要把牠鉗下來，小小勝家牌（美國衣牌子），針身有舍了不起，我保證四大把它打下擂台。」

這首詩的口氣還不算大，四川有個農民創作一首詩：

「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就是龍王。喝令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報上刊出來之後，毛澤東看了大爲欣賞，正好活曹操在座，當順手遞給他，笑着說：「你看這首詩氣魄多大，這才像是社會主義的作品。」

活曹操接過一看，也連連讚好，接着說道：「其實這首詩也是從主席的大作裏邊學來的。主席沁園春詠雪詞，不是有欲與天公共比高嗎？他只是從這句話悟出來的。不過總算難得，他眞是攪通了毛澤東思想了。」

毛澤東被活曹操一句話引起靈感，馬上把周揚找來，命令作家配合大躍進多創作一些作品，而且還要合乎毛澤東思想，以這首詩作爲示範。

周揚回到作協一宣佈，所有作家一齊目瞪口呆，其中只有郭沫若開心，因爲他的新華頌稱史大林爲親愛的鋼，永恒的太陽，不死的耶穌，早把毛澤東思想貫注進去，苦就苦了茅盾一般謹守繩墨的作者了。無限荒唐無限恨，幾人歡喜幾人愁。





來此之前，我曾從二哥那裏得到一些印象，但是當我親眼看到在正屋後面增建的檜木房屋，以及不斷添置奇石異木，因而顯得匠心獨具的庭院時，我發覺，實際情形和我所想像的頗有出入。整個建築物給人予企業家或政治家住宅般印象。一排松樹的下面，長滿了青苔，它的前方則鋪着白砂。

活像是京都一帶觀光客不願錯過的著名廟宇的庭院一角。也許別人會說我大言不慚，不管從那一方面來看，都不像是適合先生居住的地方。我想，是為了突然忙碌的緣故，關於庭院佈置，大都委託佣人或工人處理的吧。

我立刻找到了爸爸和二哥選送來的樹木。可是，在我看來，它們和周圍的環境似乎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的樣子。一些也沒有自然成長的神態。

我彷彿記得，在「高原」那篇小說中，曾經刻意描寫過，在輕井澤的某一別墅裏，女性化的柔順的榆樹，和男性化的堅毅的縱樹，從未被看成庭院珍木，細心加以照料，而和所有樹木一樣，在平等、自由的土壤中，各自生長。由此可知，眼前的景象似乎不是先生所喜愛的。

我看得出來，自從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先生的生活已被擾亂，一切的一切，完全是為了應付前來訪問的客人而準備的。

我一面眺望着庭景，一面漫無邊際地沉思，沒想到先生竟來到了我身旁，用緩慢的口吻向我說：

「縫子小姐，辛苦你了。」

我吃了一驚，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的？那一頭白鬆蓬鬆雜亂如故，但是，當初覺得黝黑的臉龐，今天却顯得異樣的蒼白，他一瞬不眨地凝視我的樣子，使我不自禁地感到有點害怕的。

先生把我帶到另外一間屋子，自己給我倒茶，送來糕點，使我感到十分不自在，不知怎麼纔好。我覺得他是一位非常和藹、親切的長者。

雨已經停了，我們在天還未全黑的時候辭去。跟在我們後的大卡車上，不時傳來工人們興高采烈的談笑聲。

爸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我也無意勉強他和我閒聊。越過鹽尻峠的時候，已接近午夜十一點，月亮也已高懸在天空。到家已在零時以後。工人們的興奮情緒似乎尚未減退，都說就此回家也無法入睡，於是大家留在我家，少不得準備酒菜，讓他們享受一番。

吃喝間，衆人七嘴八舌地反覆炫耀着，說甚麼運送庭院中樹木而受到盛宴款待，這還是平生第一次等等。

衆人回去之後，爸仍然一副意興闌珊的樣子。彷彿忍無可忍似地，爸終於向二哥說道：

「我說，松次郎，先生有沒有和你說甚麼？」

「沒有呀！」二哥詫異抬起頭來回答。

「別人家不會這樣的，他們的確招待很週到……」爸遲疑了一下後，好似下了決心般，一口氣接下去說：「雖然酒菜很豐富，可是這一次仍然沒有提到貨款的事。萬屋那邊不許我收錢。什麼收不收的。水松七十萬元，檜樹和其他小東西一共是四十萬元，今天的黑松是八十萬元，加上運送費，工人們的工錢，全部加起來差不多要三百萬元了，可是，他們居然提都不提，不知究竟是甚麼意思？」

從第二次開始，爸對這件事就一直耿耿於懷。似乎立刻告訴了「萬屋」。據說，老爹還是那句話：求還求不到的呢。一百萬左右又算得了什麼，祇要能在一對金屛風上寫上幾個字，就太便宜了。錢千萬不能收。而且，老爹好像已要要鑲上裱　店替他準備一對金屛風。

因爲我們送去的樹木和運送費等，都是「萬屋」代墊，這使爸深感不安，總想找機會向先生說明，一切免費，但求在金屛風上揮毫。對一絲不苟的爸來說，他的忐忑不安，毋寧是

理所當然的。

那事以後，我家卡車又會去過鎌倉三、四次。有一次，先生特地邀請爸到箱根温泉，一塊兒洗温泉澡，而且好好地請爸吃了一頓。

爸還會給我看過他們沐浴時所攝的照片，那是在浴池中，爸和先生在一起的裸體照片，先生把浴巾蓋在頭頂，充滿頑皮神態的臉上，泛現出一統微笑，望着這邊，而爸則露出一副既像是高興，又像是惶恐，更像是難受的神情。

爸常常這樣說：「那位先生眞使人猜不透，也可以說是一位怪人。當他沉默的時候，不管怎麽樣，他就是不說話，祇是盯着你。有時候眞會使人覺得不寒而慄的。可是，當他興致好的時候，又會變得十分孩子氣，吵鬧個不停。

我總認為他是養尊處優的大人物，誰知他又會冷不防地用大阪生意人的口吻問我，最近生意做得很順利吧？雖然從某些地方看起來，他好像有些呆頭呆腦似地，但又絕不是一個冷僻的人。

據我看來，他是一位温厚的人。待人接物親切得很。總而言之一句話，我覺得對他很投緣。他使人莫測高深，眞是一位怪人。畢竟是養尊處優，高高在上的人，我這樣想。」

「既然如此，不更好嗎？大可不必為了樹木的代價啦，運送的費用啦，再牽腸掛肚的了。最後一定會全部付給我們的。你為了這些事就心，纔使人覺得奇怪呢。」

我忍不住搭了腔。於是爸說：

「我何嘗不這樣想，可是，每一次都要蔦屋替我墊錢，心中老是覺得過意不去。我眞希望最低限度能夠使他答應在金屏風上題字。恨祇恨沒有開口的機會。關於我們常常受到蔦屋照拂的事，我倒是提過幾次，可是在先生的耳裏，還不是耳邊風……」

嘮叨、抱怨歸嘮叨、抱怨，一接到先生電話，立即又高高興興地去越後，上州，甚至遠赴美濃、飛　一帶，到處探訪，一旦物色到符合先生要求的樹木，就是馬不停蹄地送往鎌倉。

所有費用似乎仍由「蔦屋」支付。搜集的工作則由爸獨自負責，至於運送的工作，大都由爸和二哥担任，有時也帶上三、四名工人隨同前往的。

是九月底的事，先生來電話通知，說是水松的樣子有些不對勁，眼看着它奄奄一息，連樹葉也失却了光澤。爸放下電話，立即跳上小卡車，要我直駛鎌倉。

我們一直到達，夫人、佣人，以及剛好前來訪問的客人個都紛紛擁出門來，圍在玄關前停車場的水松四周，有的默默注視着它，有的輕輕撫摸着枝葉。

還是先生開口：

「鹿澤先生，你看怎麽樣？還有救嗎？」

爸沒有回答。先生目光炯炯地審視着我，提出同樣的問題：

「縫子小姐，你認為怎麽樣？」

措詞和語氣雖然很温和，我却因為毫無緣由地感受到某些壓力，一時之間，竟作聲不得。關於水松的命運，直到最後，爸未曾說過一句話。

歸途中，小卡車駛過諏訪之後，爸自言自語的嘟咕着說：

「不知道水松的生命能不能拖過今年？總不至於在下雪前就嗚呼哀哉罷？——唔，對了，鎌倉大概不會下雪。在那種氣候温暖的海濱，水松怎麽能夠活下去？好可憐呀，好可惜呀。因此，我早就和先生說過呢……………」

爸憂鬱，哀傷得什麽似地。對於爸曾指出的可能後果，竟不屑一顧的先生，那分倔强和固執，使我也不免懷有幾許怨恨之意。

大概是電話召喚我們去察看水松的樣子後不久，先生的公館那邊提出了請求，探詢我是否願意前去帮忙處理家務。正式提出這一請求之前，有一次，爸和二哥把樹木送到後，正將告辭時，夫人突然拿出兩匹大島出品的綢布，交給駕座上的二哥，說是給我做和服。這實在使我大吃一驚的。

我從來沒有穿過和服，也從來沒有想過要穿和服，因此，祇是看着那兩匹綢布發　。

現在我纔想起來，在這之前，我會提到過先生會陪爸去箱根温泉的事，那是在我收到布料之後不久，爸和二哥又去鎌倉時候的事。

現在我完全想起來了。那一次，二哥先開了卡車回家，爸接受先生的邀請去了箱根，然後搭乘中央綫的火車回來。

希望我去鎌倉帮忙，就在那時候，於箱根的浴池中，由先生提出來的。不用說爸立即婉謝了。

爸說，像我這種鄉下丫頭，怎配到先生公館去工作，請先生別再取笑了。本來就是這麽回事嘛。

第二次是夫人出面勸說。據說，夫人向爸表示，我是一個好女孩，先生對我非常欣賞，她自己對我也很中意。

希望爸同意讓我去那邊帮忙料理家務。爸照例以鄉下丫頭沒有見過世面之類的理由，明白地拒絕了。可是，夫人却說，關於待人接物方面，他們自會善自教導的，無論如何，請爸答應暫借半年，不管怎樣拒絕，對方總是好說歹說地要爸點頭。沒奈何，爸祇能答應回家和媽及我自己商量後再行回話的，算是擺却了夫人的糾纏。

爸回家來告訴我這件事後，說實話，我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快。我不是討厭女傭這份工作。如果是普通人家，因事實需要，去帮忙幾個月也未嘗不可。可是，像先生這樣的家庭，我可是敬謝不敏。

我甚至想都不願想說是教導我待人接物的禮貌和態度，可是，這又豈是在短時期內所能教會的？為了接受教導而去帮傭，更是天大的笑話。就以那一次盛宴款待工人的事來說吧，大家那感激莫名，偏偏我祇感到厭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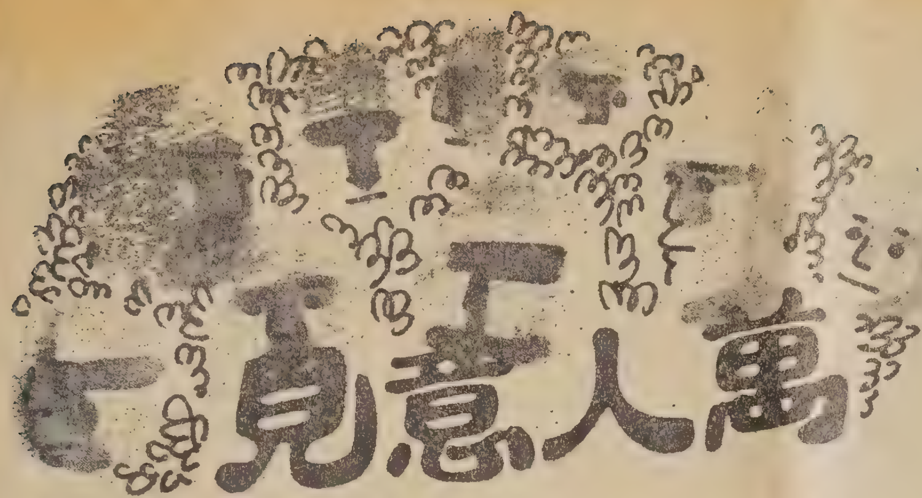
就像習慣於小溪或臭水塘的泥鰍，突然被放進高級觀光飯店庭園中的水池裏，和金魚一同生活一樣，誰受得了？祇是想一想，就會使人感到渾身不自在的！

聽到了這消意的「蔦屋」老爹，打來了電話，說是有事和我談，要我去他那裏。不，老爹不是聽來的，一定是爸向他求救而知道的。這也難怪，先生又是電話又是信的，使爸覺得無法再一個勁地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緣故吧。

鄧派矛頭指向葉劍英

「霸王別姬」文中項羽影射葉劍英

葉劍英「衣錦榮歸」梅縣大興土木



自鄧小平復職以來，在中共領導層中，最難測定的一個人——也是重大因素，是葉劍英的立場和動向。

從歷史關係看，葉是周恩來的老搭檔，而鄧是周的接班人，葉鄧理應親密團結，步驟一致；但事實上的表現，大謬不然。葉與華國鋒等，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鄧小平到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復職，被阻延了十個月，這個期間葉是唯一在軍中有號召力的人，他如果主張速使鄧小平復職，無人能夠阻擋。

當然，葉華等也許有重大的實際困難，我們無法知道，不過從四人帮粉碎後的情況看，迄未發現阻鄧復職的重大客觀困難。

另一方面，在去年八月召開的「十一全大會」上，葉劍英發表的那篇聲色凄厲的「修改黨章的報告」破口大罵，有人搞陰謀攪分裂，要篡黨奪權，並口不擇言大叫，要發動另一次文化大革命，將之打倒，當時使人有點摸不着頭腦，現在省察出來，鄧小平七月復職，他八月講這番話，顯然對鄧復職感到惱火。同時在報告中，他用近三千字頌揚華國鋒，肉麻不亞林彪頌揚毛澤東，當時也令人困惑，現在始瞭解，捧華正所以抑鄧。

綜觀年來鄧派對抗華葉一派的策略，表現爲三重點：

（一）藉揭批四人帮，窮追猛打「風派」、「溜派」、「清查與四人帮有關連的人和事」，來鎮攝與四人帮有瓜葛的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等人。

（二）以貫徹毛的幹部政策爲名，爲受文革打擊的老幹鳴冤翻案，加速解放，復職，以增强擴大實力。

（三）分化華葉一派，拉攏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孤立那些文革的受益者華國鋒、紀登奎等。

直到最近爲止，鄧派對葉劍英極盡敷衍的能事，葉劍英那些酸腐不堪的詩，都在「人民日報」首頁刊載，並且竭力避免突出鄧小平，頌揚鄧時，總要將葉擺在前頭，例如：「敬愛的葉副主席、鄧副主席」之類，可是最近情況變了，不但單獨的突出鄧小平，並且開始在晦暗的角落，對葉劍英進行抨擊了。

自去年九月以來，鄧派在「人民日報」上對華、汪等的攻擊，是用大塊文章，刊在最顯眼版上，雖不點名，但人一見就知對誰而發；現在對葉的批判，則在副刊裏，用小文章，含沙射影，閃爍迂迴的攻擊。

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出兩篇短文，一篇由燕鈞、李雲署名的「裝『來頭』」。文中說有些人：

「聽到一句話，一種意見，不考慮是否正確，先打聽有沒有『來頭』，然後根據『來頭』的有無大小決定是擁護，還是反對。」這裏所說「來頭」，指的是後台大人物。文章說，這種看「來頭」的風氣，「四人帮」得勢時最盛；「人們不得不經常注意事情的『來頭』，以免招來橫禍」。可是現在呢？「然而『四人帮』垮台一年多，對『四人帮』攪了這麼久，這種看來頭的風氣，仍然頗有市場，……好像也有一種專門靠『來頭』過日子的人。」

文章又說，「對某些人來說，『來頭』這東西還是頗有用處的：一可以壯胆，二可以嚇人。」

這裏講的「來頭」，應是「中央」的「來頭」，而非地方的「來頭」，如果是普通的幹部，當在「北京日報」發表，不會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既是「中央」的「來頭」，當然絕不是已被粉碎的「四人帮」，因爲華的威信早已受挫，他在七月九日財貿會議上，已向鄧小平觀點低頭了，已不成爲「來頭」了，那麼這個「中央」的「來頭」是誰呢？看來看去，除了葉劍英，都不夠料。

這個「來頭」既然可用來「嚇人」，可知，鄧派對他還一時沒有辦法，於是只有指望有朝一日，再清理這個「來頭」，於是文章說：「……違廣大羣衆的根本利益的願望的意見，『來頭』再大，也終究站不脚。這是千百次革命鬥爭實踐一再證明了的。」

同一日，在「人民日報」同一版，緊接着「該『來頭』」刋有署名樊慶榮的「小心『霸王別姬』！」，也是一篇帶刺的短論。所說「霸王別姬」，引自毛澤東那篇承認錯誤的講話（七、一發表），意思是垮台。小心霸王別姬，就是提防霸王垮台。文中所描寫的霸王，頗像前述的「來頭」。

文章明確指這個霸王「同四人帮倒也沒有什麽瓜葛，可是他為人道霸，嚴重脫離羣衆。他一向高踞於羣衆之上，從來不聽取人民羣衆的意見，甚至也不聽黨委一般人的意見。他『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遇事不論是非曲直，反正他說了算。他辦事不是以黨的方針政策為準，而是以『土政策』為準。土政策的『精華』是『老子說了算……你攬你的抓綱治國，他攬他的『獨立王國』，似乎誰也奈何他不得。在當前揭批四人的時候，這些人的問題雖然不屬于清查的範圍，但是，對于調動廣大羣衆積極性，……妨碍極大。」

因為暗批，不能明目張胆，文中設置了障眼法，例如形容霸王有「不聽黨委一般人的意見」，使人誤想到地方黨委，或某一部門黨委，（雖也可以泛指政治局，但不明確），「土政策」則具雙關作用，一是設想到基層幹都，二是表示此人老粗出身，胸無點墨。但是障眼法，終掩不住主要意圖，因為文章必須發揮批和打的作用，因此小心勾劃：「老子說了算」，試想有誰有這麽老氣橫秋，除了八十一歲的葉劍英，別人辦不到，又「似乎誰也奈何他不得」，也只有這個老頭子，他也確與四人帮「沒有什麽瓜葛」周知葉是周恩來的死黨。上述這些小心勾劃，雖然已呼之欲出，該文作者還怕人找不到主題，在提到土政策時精心炮製了「精華」二字，此二字既非成語，又非馬列名詞，竟特加括號，畫龍到此點了睛，照中文字義，精與英連用，英又與華連用，因此「精華」二字，點出了一個「英」字，文中所說的霸王，葉劍英是也。

八月六日「人民日報」刋出姜方的「別姬小議」，對霸王的面貌有更詳細的描畫。

「林彪、四人帮是早已別姬了，但遺毒猶存，有的同志身上的霸王作風，一時還難根絕。

「這道出今日之霸王確在『中央』，是與林彪，四人帮比擬的人物。

「從我們現在有些領導幹部身上，可以找到項羽的影子。有的領導同志在領導班子中，不是當『班長』，而是當『家長』，遇事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數。對于應由集體決定的大事，也根本不與其他委員通氣，一句話，一道手令就處理了。即使召開黨委會討論，……而是一有不同意見，就蹙眉立目，把手一揮，來一句：『算啦，就這樣吧』作為會議的結束語。」

在粉碎四人帮以後，鄧小平平職以前，葉劍英以最高軍事權威，統合軍隊陰握實權，華國鋒不過是他的影子（這也是他竭力支持華國鋒的原因）。獨斷專行，發號司令，早已成習慣，鄧復職後，要「實事求是」，葉自然渾身不自在，在「政治局」，「中央軍委」議事，仍免不了「蹙眉立目」、獨下結論。

「這些同志在工作中，從不嚴於責己，而像項羽一樣，『自矜功伐』，……」

這裏所說「自矜功伐」，似影射「粉碎四人帮」，在葉心中會說，如果不是我與汪東興聯手，把四人帮粉碎，你鄧小平今天豈不仍要不見天日嗎？

八月二十日謝殿斌的「『烹說者』與『延上座』」一文，對霸王有更露骨的諷刺：

「史書上載了項羽不少的『霸跡』……當他統領大軍佔領咸陽之後，有一個叫韓生的，認為此地關山雄險，土地肥饒而勸他就此建都，成就霸業。對這樣的良策，項羽竟不接受，却對桑梓之地無限留戀，非要衣錦還鄉，回老家露露臉不可。韓生因此挖苦了他一句：『楚人沐猴而冠』，……」據知今年五月，葉劍英曾回廣東梅縣，演出「衣錦榮歸」，並據說，粵共當局在葉的故里，大興土木建紀念館，與文中所譏彈恰相符合。」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六六—五七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行捷徑，救中國！

——給中共高層統治者一封公開信

鄧勵修．古鶴翔

二、搞到東南亞赤化之後，其本身任務已完成，而不可告人之目的已達，然後公開認幾句錯，表示有知錯能改的大賢風度，也沒有大不了，反正諾貝爾的「和平獎」不必回吐。

三、急速從南越撤軍，蘇聯勢力必然填補，遲早與中共發生戰爭，俟其兩敗俱傷，美國待收漁人之利。明知中共非蘇敵手，故必須提供有限度的援助，藉以提高中共的囂張氣燄，使中共與蘇聯戰爭加速爆發，並使中共有相當力量與蘇聯軍力彼此對消，從而加速中共政權的覆亡，亦非無理。假如基辛格眞有如此預謀，亦非一着好棋也。

中共當前處境，正是內亂外憂，當權者徬徨失措，老百姓火熱水深！所謂「四個現代化」，理論上無可厚非，但做起來又談何容易？金錢、物資、人材、時間……自非短期可以完成。君不見？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曾瘋狂叫過一句很有胆量的口號——「十五年超英趕美」，到現在，快將三十個年頭了，而現代化的計劃，仍處于叫口號的階段。據此，可以肯定的說，中共政權，必在四個現代化未完成之前瓦解，殆無疑義。不論從歷史角度看，或者從人類天性觀點看，又或者從當前內外形勢分析，都無法找尋中共政權能夠維持長久的理由。無可否認，中共政權，好比一頭巨獸走進了死衚衕，而死衚衕的入口閘被人封鎖了，這頭吃人的巨獸命運如何？不言可喻。回顧台灣，光復後實行三民主義政策，人人豐衣足食，尤其是農民生活，更爲富裕，家家有電視機、雪櫃，電單車，在田裏工作也穿紅着綠，粮食家家有盈餘。

政府推行之十項大建設，經已逐步完成，造船廠設備之完善，規模之壯麗，爲亞洲之數一數二者。全省人民無階級之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總統與工農羣衆打成一片，全省呈現欣欣向榮人人歡樂景象，經改造後之國民黨，非當年之國民黨所可同日而語也。我們都是無黨無派人士，自信旁觀者清，而且站于「兼聽則明」的位置，欲爲使自己的國家避凶趨吉，故謹寄語中共高層領導者們：你們如果尚有良知，應以國家民族爲重，從速放棄幾十年來自欺欺人的偏見，改行救國救民之唯一捷徑，能如此，不僅可解百姓倒懸之苦，更可免國家陷于毀滅性之戰爭！倘你們不以斯言爲河漢，請從下述捷徑行事：

你們高層領導人，從速集體或分頭直飛台北，每人像徵式用草繩自縛，下跪于 先總統靈寢之前，作認眞的自我檢討，這樣，相信 蔣經國總統一定親自爲你們解縛，然後請上陽明山之中山堂，設宴歡迎，待以大賢之禮，這種情況，是可以事前想象到的。放下酒杯，你們立即電令大陸各軍區將領，及各省市縣負責人，必須于一兩夜之間，將所有五星旗毀滅，全國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各階層羣衆歡迎 蔣總統領導國府還都南京，屆時，相信 蔣總統必對你們委以重任，然後共同努力建設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必須認識到：改掛國旗，爲甚麼如此重要？事關北極熊有胆量欺負中共，但無胆量欺負中華民國。

美國打算援助中共抗俄，其目的無非利用中共同蘇聯軍力對消，使其兩敗俱傷而已，絕不會盡力援助中共徹底打垮蘇聯。但是，如果大陸插遍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情勢就截然不同了，此時，北極熊很可能自動收斂侵畧的的野心，戰爭乃可避免。萬一北極熊仍然不知自律，胆敢胡作妄爲，此時美國已深信中華民國是一個自由民主而又重視人權的國家，因此，假如眞有中蘇大戰的一天，美國必盡全力與中華民國並肩作戰，徹底打垮北極熊，這是容易理解的。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彭樂三先生遠征澳洲，作個人畫展，賦詩以贈，以志其盛。

褐翁

三湘多俊彥，篤信硯爲田。潑墨雲山湧，圖形景物妍。龍蛇春欲起，花木露猶懸。羨子神其技，吾人孰比肩。

前題

陳怕祺

澳航權作米家船。國粹輸將文物先。心匠天機能交織，珠聯璧合故精研。筆端寫出倪黃采，胸次成全畫巨篇。爲使遠人親祖澤，何辭雅會締高緣。

前題

王覺初

寥空電話喜音傳。更向南天作墨仙。秋水備聞青島訊，春光無限碧波蜒。三湘久客君爲健，遲日稱觴我愧先。且放雲軿徐待駕，歸來滿載國魂篇。

前題

藍戒三

點染功深久拜嘉。楚山湘水筆生花。卅年佳句存酬唱，萬里飛航遍澳加。砥柱千城新境界，靈台仙宇舊風華。誰人堪負凌雲志，難得全能一畫家。

前題

梁志超

淸才今見蕭湘客，譽播香江更澳洲。百軸畫圖羅萬象，南天景物植高秋。沿途逸興詩盈卷，到日歡情酒滿甌。料得雪尼人哄動，爭傳三絕仰彭侯。

前題

廖石棨

扶搖直上趁淸秋。碧海雲天萬里遊。彼岸光輝垂大統，漢家文物應交流。卅年毅力勤於藝，一舉成名孰與侔。此後乾坤無畛域，丹青若箇祖瑕丘。

又題

朱敬安

旅居三十年，十年勞案牘。其餘廿載來，守株作雌伏。恣情詩酒間，壇坫時徵逐。游藝聊自娛，守分甘苜蓿。身雖在陋巷，未嘗感孤獨。香江多雅人，十月八九熟。或僅點頭交，或可共心腹。既自彭樂三，其人溫如玉。相見藹然親，在座如蘭馥。馳譽擅丹靑，寸縑世矚目。聞君少壯時，亦曾衣戎服。殺敵勇揮戈，追犇頻逐北。下馬作露佈，雄才倚馬速。避地到南陬，作畫千百幅。寫景兼寓情，交融深入木。携之涉重洋，可以變夷俗。光華燭異邦，墨緣結萬國。早日載譽還，與君浮大白。四歧一揮手，向君三祝福。

附薦先考妣（俱被共黨殺害）

甘泉

夢幻人生未可量。幽明此日兩茫茫。太平山上空翹首。枉死城中共斷腸。泉下貞魂長飲恨。天涯遊子亦淒凉。盂蘭附薦抆鵑淚。北請燕雲再炷香。

哭新喪祖母

甘泉

叮嚀揖別記當時。卅載滄桑世道夷。臻壽百齡空好譽。同堂五代惜支離。財傾勢敗庸何憾。家毀人亡的是悲。北望鄉關徒洒淚。天南遙拜表孺思。

喚渡

陳崇興

白下有桃葉。秦淮喚鷁檝。獻之親迓迎。好是朱門妾。

前題

張震圖

楊柳渡頭客。錦衾夢裏人。一聽高喚渡。送別淚霑巾。

前題

凡山

兩岸遙相隔。舟子爲我役。衝破長江水。免爲異鄉客。

前題

陳祖曦

久立江邊候。歸心感暮鴉。言旋懷祖檝。欲濟乏仙槎。點點吳山老。悠悠漢水斜。遙呼蘆荻港。一葉隱龍蛇。

前題

秉衡

霧失歸橋路。吟秋轉惘然。風花搖亂影。水石咽涼天。濟涉知難後，籌安待着失。喚將蘆岸艇。漁父正酣眠。

前題

温中行

歸鳥噪黃昏。西風落漲痕。呼來桃葉檝。載去杏花村，身滯輪鷗泛。心安謝駿奔。漁郎休逐遠。隔岸有仙源。

前題

陳其浩

港府展新猷。興工古渡頭。長橋通鴨脷，捷徑運魚收。超海將由隧。臨江詎喚舟。烟波來去客。忍拒艇娃求。

前題

黃少波

馬灣形勢險。落日照孤村。海控咽喉地。潮生急水門。居民存愿朴。遊客脫囂煩。晚渡何須喚。歸舟逐浪奔。

喚渡

梅五雲

伐石跨溪險。應防往復潮。涉江遙遠道。步磧犇浮漂。喚渡歸何日。奐懷隔幾朝。關山環赤縣。故國夢相聊。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72

八年抗戰英靈不泯

瓦解中的大陸「人民公社」

美國玩「中共牌」在戰略上的嚴重後果

中共對外統戰新招式

蘇聯空運武器援助越南

「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

台灣「雄蜂」面對面飛彈

中共派遣留學生的目的

設廠大陸的必然結果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閒話四人幫被捕兩週年



這一期「每週評論」執筆時，正好是十月六日，也就是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被捕兩週年的日子。時間過了整整兩年，在這七百多個日子中，北平政權並未因清除「四害」而眞的「抓綱大治」，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面；相反地却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梧派，一直在拼命地梧蓋子，壓羣衆，保自己；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揭派，正以百倍的仇恨，時時刻刻都在努力揭蓋子，希望把軍方領導如楊成武，黨政幹部如汪東興，吳德和劉建勛，李瑞山之流踢出統治集團，最後達到「搞他個斷子絕孫」的地步，以湔雪文革以來積壘於大小黑帮份子心中的深仇大恨。

這是一個「大題目」，暫時放下，先給讀者講一個在中國人的頭腦中陳舊得不能再陳舊的故事，但它也萬古常新，屢試不爽，是什麼呢？就是因果報應。

毛澤東幼時在家就是一個用盡心機和他父親進行鬥爭的忤逆。落草為寇後，最大的賞心樂事就是殺人。後來他自己總結出一套經驗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事實上老毛這個「其樂無窮」的「三鬥」都失敗了，他的事實就是很好的証明。毛澤東行事根本不管天時地利人和這些決定成功或失敗的因素，只要一時頭腦發熱他就揮舞屠刀翻江倒海般地蠻幹一番。如全民大煉鋼和其後的大躍進，總路綫，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以及更後的也是「臨去秋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那一個不是搞得天怨人怒？如果說這些運動也有「成就」的話，那就是「勞民傷財死人作孽」這八個字。

毛屍不能入土為安，擺在北平遊人最多的天安門廣場「屍展堂」裏供人唾罵，這比杭州岳墓前的秦檜王氏夫婦跪在那裏還「難受」，因那是用鐵鑄的，而毛屍則是眞的。人們進入「屍展堂」瞪他，罵他，唾他都有「眞實感」。這些都應該歸功於「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

面懵心精的華國鋒，據說是老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毛澤東眞夠眼光，他選得好。毛登腿後華眞的「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也確是學着毛澤東心狠辣手的手法來「革命」，一下子就掩捕了江青娘兒幾個，加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特別是為了滅口殺了毛遠新，並在小毛死後給他扣上一頂「東北太上皇」的帽子。

老毛生前何曾想到，在他斃命後時僅僅二十八天就落得個家敗人亡的下場！毛生前「好事」做得太多了，人們可以看見的和知道的是江青替他在床上翻身把他翻死，死後四週他的心愛接班人華某就幹掉了他的老婆江青和女兒侄兒。還有，毛的靈魂一定要下地獄，下佛教所說的無間地獄，千秋萬世永遠不得超生！

現在談談大陸的事實。

當前，大陸上正在深入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帮的第三戰役，這個戰役的特點是根據矮鄧六月二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提出的「揭批四人帮，非聯繫揭批林彪路綫不可」的主張，不斷擴大打擊面，由清算文革中的造反派，進而清查文革時期曾得勢一時的四野幹部。用共產黨的濫調說，這就是「糾纏歷史舊賬」，破壞「安定團結」，不珍惜大陸的「大好形勢」。當然，這是華葉集團所堅決反對的。九月十三日北平「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四次會議，聽取紀登奎報告華國鋒一行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的經過。這個會議由葉劍英主持，他在紀登奎報告後講了話。在他的講話中有一段強調：「要珍惜當前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有利於團結的話就說，有利於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顯然這是客家佬葉劍英針對川老鼠鄧小平而說的。今年春中共在北平表演的五屆人大上華某裝模作樣地作的那個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清查工作已「基本結束」。但矮鄧却強調不能就此而止，非要「搞他個斷子絕孫」不可。加上鄧主張把鬥爭面擴展至林彪殘餘份子，以及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四日北平「人民日報」接連發表火藥味很濃的把矛頭指向華葉集團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為後「解放」的黑幕集團的「乘勝追擊」進行辯護。

北平的派系鬥爭不會結束，這是由中共奉行的馬列主義和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毛澤東生前所作罪惡擢髮難數，是因它的主義和制度，出現四人帮也是如此，華葉與鄧派互噬更是來源於此。最不公平的是，有人把中共過去的所有罪惡都推在林彪、四人帮頭上，而不及它的邪惡主義和反動制度，這是不對的。

四人帮垮台二年，再過兩年可能是在好戲連連之後，北平政權已接近謝幕了。

港府大力助長炒樓之風

房地產狂漲對香港有害無益

由於港府的鼓勵與助長，炒樓的人越來越多，以至房地產狂漲。這現象，對香港經濟隱伏極大危機。工商業會受打擊，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使到一般人的生活更困難。但高地價使港府收益大增，這只是短期性的，長遠來說，則是「貪鷄𠰻」政策，為有遠見的人所不取。

梁人傑

港府助長炒樓之風

香港人炒樓，世界馳名，以在香港炒樓經驗，跑到外國，確可大展鴻圖，發到唔清唔楚。

早幾年，許多香港人移民美加，到溫哥華的人尤多，除開餐館外，中國人沒甚麽其他生意可做，帶到加拿大的游資，便向房地產進軍，一買一賣之間，獲利可觀，於是一窩蜂炒樓，這情形使到政府當局大感頭痛。

如香港人投資溫哥華開商店、設工廠，當局會大表歡迎，因為商店、工廠會令許多加拿大人就業，對加拿大經濟，繁榮都有帮助。但以之炒樓，只有使樓價、租金上漲，提高了加拿大人的生活負担。

後來政府定了新例，對付炒樓的人，買賣所賺的樓價，加重抽稅，一百萬買入，二百萬賣出，這一百萬的利潤，抽稅百分之五十，政府要了一半，你只可得到五十萬。雖然如此，炒樓仍然有利可圖，還是不能遏止炒樓之風。後來將稅率提高到百分之一百，即是一百萬買來，二百萬賣出，這一百萬利潤，悉數歸政府，你一無所得。

這辦法十分有效，買進一幢房子，樓價雖然升了一倍，但你不敢賣，賣了仍然得回一百萬，而這一百萬却不可能買回同樣的一幢房子了。於是，溫哥華炒樓之風被遏止下來。

香港政府作風和加拿大剛好相反，樓價狂漲，他們認為更理想，因為這麽一來，新的官地拍賣，會拍出新高價，幅幅都是地王。幾億元一塊地，就是賣地皮，已大有斬獲，雖說香港土地有限，可是新界可供「發展」的土地還是不少，更將賣地政策擴展到大嶼山，那更是一條大財路。

再說，將樓價炒高，每年調整一次的差餉、物業稅，也相應提高，替香港政府增加不少收入。因此，香港政府對炒樓採取放任政策（其實是鼓勵政策），對他們來說，百利而無一害。

為甚麽加拿大政策和香港政府不同？理由是溫哥華沒有「租約」問題存在，為了對加拿大人長久利益打算，當然應該讓人人有半樓可住，才可以「安居樂業」。香港政府計算一下，來日無多，政策上無一不以刮龍是務，刮得多少，便是多少，管你塘水滾塘魚，將來必定滾到一鑊熟，那時候倫敦的儲備金已增到一個天文數字，不管收檔不收檔，他們先得其利。

香港政府要遏止炒樓之風本來易如反掌，只消將加拿大的一套，在香港如法泡製，利潤百分之百徵稅，誰還會瞓街排隊輪樓？

老人的「請願」

請願，近年在香港成為最時髦的事。公務員要求加薪請願，學生要求復校請願，僭建木屋被拆請願。影响地鐵工程被迫遷請願，甚至佳視停辦，員工也去請願。如果港督要親自處理這些事情，會忙得不可開交，幸而這些請願者所求不奇，只消派個副官，接受了他們的請願書，便滿意而退。至於他們要求的事，卻大多數石沉大海。

估量他們的請願，只不過想引起社會人士注意，得到輿論支持，便會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因此爭相效尤，港督府以至許多政府機關，門前常出現請願行列。

請願的人太多，也太濫了，因此請願漸漸得不到市民同情與重視；也反映香港各階層不滿現實的人很多，無處可以投訴，只有出於請願一途。

請願的人有許多固然給人印象是「多餘」的，但有些確受到欺負，無助的可憐人，除了請願，誰會加以援手？老萬最覺可憐的是十三名牛池灣安老院三百多老人的代表，到社會福利署請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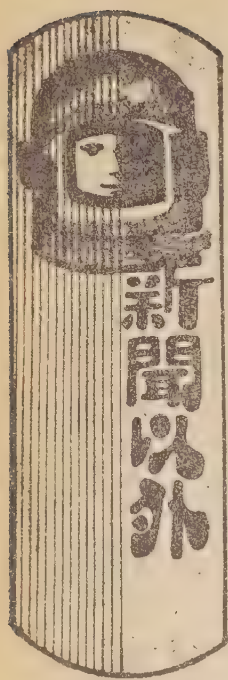
據請願老人說：今年三月間院方曾表示由四月起可替他們向政府申請高齡津貼，但到今年九月院方負責人和他們開會，表示要收回政府津貼的一百元中的八十五元，捐給院方，補助院方經費，老人們不同意，此後便有人個別向老人遊說、甚至「捉住手」簽名承認自願扣除老人津貼。

請願的老人說：他的圖章、銀行存摺遭院方扣起。過去，院方會遊說老人將金錢交給院方存放較為安全，當老人要討回時，他們卻說：「扣除某種

用途用去。」或諸多推搪，不了了之。

如果老人們說的話不是老懵懂胡言亂語，事實果是如此的話，這一羣老人實在太可憐。一百元老人津貼本來已是「笑話」，以今天的生活程度來說，一百元是微不足道，不過因爲這只是「津貼」，不作爲老人們的生活費，有點帮補就算。院方却要「扣除」八十五元，老人們到手的只有十五元，對他們有甚麽用處？難怪他們的請願標語說：「我們的老人金那裏去了？」「安老院財政要審查！」「不要瞞上欺下，包庇罪人！」

安老院本是教會辦的慈善機構，沒有愛心的人不可以主持這些機構。但安老院縱有其名，未能使老人獲得「安」，這就失去創辦的意義了。他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來日無多，向他們身上打主意，剝削他們，於心何忍，社會福利署和教會都應當徹查此事！



論「外電稱」

中共廿九週年「國罄」，北平雖冷冷落落，香港左仔却例行吃喝一番，做給外國人看看。新華社的酒會，還請港督去增光一番。本來這是尋常事，英國與中共有邦交，中共的「國罄」，港督去喝杯鷄尾酒，是禮貌上所應爾，但適逢走資派當權，便被利用來宣傳，與六七年鬥爭港英時，「喝令」港督戴麟趾回英倫批薯仔皮的態度，迴然不同。

我們從左報頭條報導中看到一項奇聞，標題說：「外電稱中英關係良好」，文內的「中」，是指中共這個僞政權，本來，英國與中共關係好不好，不在乎港督是否去喝杯鷄尾酒，而且，中共與英國關係是否良好，左報自己應當知道，爲甚麽標題要加上「外電稱」字樣？單從這三個字分析，便知道在左報當一名老編並非簡單的事。

經過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瘋狂排外，港共討好江青娘娘而發動的暴動，今天，新當權派的政策却是反社帝而不反資本主義，港共被譴責，祈烽公開認錯。這一教訓，使港共不敢反英，也不敢過份親英。因爲親英過度，萬一國內政局有變，四人帮再有爬出牛棚之日，便會有痲煩。因此，左報的老編不得不步步爲營，絕對不敢主觀地說「中英關係良好」，加上「外電稱」三個字，保險得多。將來如「中」英關係不良好，當權派責下來，可以解釋說：「關係良好並不是我們說的，是外電的報導而已。」

據左報報導，香港有一班資本家到北平捧場，雖然其中有一兩個是炒地皮、炒股票起家的億萬富翁，但看看名單，只那麽一小撮，炒埋唔夠一碟。與到台灣參加雙十慶典，限二萬名額，報名的却爆了棚，弄到僑委會要核減的情形，不成比例。這表示了共產極權政權與自由政體那一個得人心。

這些炒地皮、炒股票的階級敵人資本家跑到北平去，無非想利用中共「歡迎僑資」的號召，多搵一些銀而已。

這種人，以前是共產黨鬥爭的對象，現在却奉爲上賓，正如當日狠鬥港英，今天因港督參加酒會而感到「受寵若驚」一樣，共產黨的「改變」，快過打針。作爲左仔，必須適應環境，否則今天做對了，明天却可能成爲被鬥的藉口，「外電稱」是可以，如果左報老編自說中英關係良好，日後可能惹得一身潺。

「中」英關係究竟良好不良好？其實連王匪都不知道，所以用「外電稱」穩陣得多。

從土瓦盧小國說起

太平洋上有一個最小的島國十月一日宣告獨立，就是土瓦盧。這小島本是英國屬地，現已宣告脫離英國而獨立。

土瓦盧全國只有七千人口，不夠香港隨便一幢大厦的住客多，但却是一個「國家」——國家的構成是人民、土地、主權。土瓦盧具備此三者，規模雖小，仍是一個國家。

不過這小國在立國慶典中，鬧了不小笑話。慶典顯得混亂及無組織，代表英女王的瑪嘉烈公主突然患病，未能出席，慶典在忙亂中，樂隊忘記奏英國國歌。

這小國因爲小得可憐，一旦獨立，難免有點混亂，但她究竟是一個「國家」，將來加入了聯合國，也擁有一條票，和其他人口衆多的國家，享有同樣的權利。

土瓦盧的立國慶典，有來自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員出席，蘇聯也準備與土瓦盧建立外交關係，其死對頭中共，恐怕不會執輸。

香港有四百六十餘萬人，相等於六百五十七個土瓦盧，面積是她的若干倍，但香港的地位不如土瓦盧，因爲香港並不是一個國家，在中共眼中，她又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中國領土，却由英國人統治，因此，雖有人民、土地，沒有主權，所以不成爲國家。

新加坡只有香港一半的人口，一半的土地，這國家却名聞世界。未獨立前，也和土瓦盧一樣，是英國屬土，新加坡所以名聞世界，是李光耀銳意經營的結果。有人批評中國人不守法，沒有公德心，其實新加坡也和香港一樣，絕大多數是中國人（華裔），雖然他們現在都只承認自己是新加坡人，但他們體內所流的，仍是中國人的血液。

可見，中國人不但有公德心，而且都很守法，關鍵是在統治階層，行的是甚麽政策。中共用高壓手段，使人民「守法」，所得到的結果是人民的消極抵制，以致生產能力只達到百分之三、四。一個國家不在於地大、物博、人多，更重要的是領導有方。

台灣在人口、土地、資源各方面和中國大陸共產黨統治區都不成比例，可是廿九年來的埋頭苦幹，已成爲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優劣，由這可以見之。

由七千人組成的土瓦盧當然太小，而且因爲甫告獨立，不免忙亂了手脚。可是領導者要能爲這七千人民謀福利，國雖小、人民仍是幸福康樂的。在此，謹向這個新的國家祝福。

八年抗戰英靈不泯

岳騫

中日八年大戰，最慘酷的是「京滬之戰」，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四日開始，到十二月十六日南京陷落爲止，中國精兵半萃於此，傷亡官兵達三十萬，陣亡軍長一員（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副師長一員（一七五師副師長夏國璋），旅長九員（五一〇旅龐漢禎，五一一旅秦霖，二六二旅朱赤，二六四旅高致嵩，二七〇旅官惠民，一七四旅吳繼光，二六四旅黃梅興，一一〇旅蔡炳炎，二五九旅易安華），死事最慘烈的是九十八師五八三團第三營營長姚子青（廣東平遠人）率部防守上海附近寶山縣，與日軍血戰七晝夜，全營六百人殉國（大多數廣東人）無一生還。

這一場驚天動地，前所未有的中日大戰，中共投誠改編的十八集團軍未有一兵一卒參加。



抗戰時，全國青年前仆後繼，走上前綫，圖爲廣州的女青年軍。

八年抗戰中國打的最漂亮一次殲滅戰，台兒莊大戰，是役全殲日軍兩萬餘人，而且是日軍最精銳的師團，當時也出動了大部份兵力，參與台兒莊大戰的部隊，可說包羅全國各省，中央軍，舊西北軍（馮玉祥部），桂軍，粵軍，川軍，滇軍，東北軍（張學良舊部），都參與戰事，都出了死力，但很遺憾的是十八集團軍未有一兵一卒參加。

以後的武漢會戰，打了半年，雙方傷亡重大，中國軍爲了保衛武漢出動了可以調動的兵力但十八集團軍不與焉。

再說到第三次長沙大捷，中國軍也犧牲慘重，常德會戰，五十七師打得剩下三百多人，是役陣亡師長兩人。衡陽大戰，第十軍苦守四十八日，全軍覆沒。

其他還有桂南會戰，入緬之戰，都悲壯慘烈，但十八集團軍並未參加。這是眞實歷史，用烈士鮮血寫下的歷史，任何人不可能改變的。區區也很希望十八集團軍官兵能爲抗戰出力，以贖其過去殺人放火，禍國殃民的罪愆，無如翻歷史，找不到他們的抗戰的史實，奈何？

抗戰八年，國軍共陣亡總司令二，軍長七，副軍長二，師長二十。玆略述於后，以彰忠烈。

一、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五月陣亡於湖北宜城縣方家集之南瓜店。

二、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陣亡於河南陝縣秦家坡。

三、第九軍軍長郝夢齡，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陣亡於山西省忻口附近南懷化高地。

四、第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陣亡江蘇松江。

五、四十二軍軍長馮安邦，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陣亡湖北襄（陽）樊（城）前綫。

六、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六月，陣亡江西南昌附近。

七、第三軍軍長唐淮源，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五月，陣亡於中條山。

八、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五月，陣亡山西太岳區。

九、七十九軍軍長王甲本，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陣亡湖南零陵。

十、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二十六陣亡北平。爲抗戰中第一位殉國將軍。

十一、第二軍副軍長鄭作民，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陣亡崑崙關。

師長二十人：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與郝軍長夢齡同時陣亡），一五四師師長饒國華，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一一四師師長方叔洪，二十三師師長李必蕃，騎兵第六師師長劉桂五，一七三師師長鍾毅，十二師師長寸性奇，暫編二十七師師長王竣，暫編三十師師長朱世勤，七十師師長石作衡，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暫編四十五師師長王鳳山，暫編第五師師長彭士量，一五〇師師長許國璋，預備第十師師長孫明瑾，新編二十九師師長呂公良，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新編第三十九師師長洪行。

此外所知道的尙有副師長十三人，旅長十七人，並不完全，相信還有許多殉國之副師長，旅長尙未查出，至於師部參謀長及團長可能過百，所以抗戰八年，我軍陣亡官兵超過百萬，將官也在二百人以上，這是史無前例的大戰，就靠這些烈士鮮血，雪了自明代倭寇之亂以來五百年的國耻，凡在八年抗戰期間，身爲國軍，穿軍裝，戴靑天白日帽徽，食國家薪餉，而不抗戰還是人類嗎？

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毛軍入北平得病死），參謀長葉劍英。

一一五師師長，副師長聶榮臻，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參謀長周昆。

三四三旅旅長陳光，副旅長周建屛，政治部主任蕭華，參謀長陳士榘，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六八六團副團長楊勇，獨立團團長張國華。

第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副旅長程子華，政治部主任黃克誠，參謀長韓振紀，六八七團團長韓先楚，六八八團團長陳錦秀，獨立團團長楊成武。

第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治部主任關向應，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參謀長周士第。

第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副旅長張宗遜，政治部主任張平化，參謀長李天開，七一五團團長王尙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一六團團長廖漢生。

第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副旅長姚喆，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參謀長李仲英，七一七團團長劉轉運，七一八團團長龍時光，騎兵團團長康健民。

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治部主任鄧小平，參謀長李達。

第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副旅長王宏坤，政治部主任謝富治，參謀長陳伯鈞，七六九團團長陳錫聯，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獨立團團長鄒國厚。

第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韓東山，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參謀長周希漢，七七一團團長徐深吉，七七二團團長葉成煥，獨立團團長吳成忠。

陝甘寧邊區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所有人員的情況可分三類。

第一類先後病死的，死於抗戰期間的只有一個關向應，死在僞政權成立後的有任弼時，林彪，羅榮桓，李天佑，張國華，甘泗淇，賀炳炎，王維舟，謝富治，陳賡，最近又加上朱德。

第二類下落不明的，彭德懷，周昆，陳光，周建屛，徐海東，黃克誠，韓振紀，陳錦秀，賀龍，周士第，李天開，姚喆，袁任遠，李仲英，劉轉運，龍時光，李達，鄒國厚，韓東山，周希漢，徐深吉，葉成煥，吳成忠。

其餘屬第三類，全活到現在，經常在報紙上見面，但是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死於抗戰。國軍陣亡兩員總司令，他們未死一個團長，是不是這批傢伙都是銅頭鐵骨，刀槍不入。

十八集團軍雖然不打日本人，但並不是不能作戰，只是把全部力量用於專打自己同胞組成的國軍及游擊隊，也是與十八集團軍在同一統帥指揮下的友軍，茲舉出當時發生的重要事件於後，但限於篇幅，只能舉出番號，姓名，無法詳述經過。

一、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六月，十八集團軍乘河北民軍總指揮兼民政廳長張蔭梧與日軍激戰多日，疲倦不堪時，突然集中賀龍、劉伯承、呂正操三部四萬多人包圍猛攻，張部全軍覆沒，張蔭梧僅以身免。

二、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元月，突襲冀察戰區游擊第七縱隊司令趙侗，趙侗是東北大學學生，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戰退入關，由「東北王」改爲「華北王」，張學良可以不要東北，東北人不能不要東北，東北大學學生苗可秀、趙侗乃組成義勇軍與日軍戰鬥，以後苗可秀被俘殉國，趙侗率部退入關內，繼續抗日，二十八年經香港去重慶，重慶有一百二十位大中學生隨趙侗北上入伍抗日，司令部在靈壽，被賀龍攻破之後將趙侗及所有抗日青年，全部殺死。

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軍委會委員去河北元氏點驗游擊隊，參加點驗的有冀察戰區游擊第二縱隊夏維禮部，第四縱隊侯如墉部，民軍第二師喬明禮部，正點驗中突遭十八集團軍四面攻擊，各部官兵，包括夏、侯、喬三將軍及軍委會檢閱官黎惠孚、徐竹齋，共計一千二百多人，全部被俘殺死。

四、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八月六日，襲擊山東省政府建設廳長，魯南行署主任秦啓榮部，秦氏被害。

五、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包圍第二戰區第二游擊師於渾源，師長張誠德遇害。

六、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在蘇北黃橋攻擊國軍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陣亡，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被俘，旅長苗瑞體被俘遇害，官兵死傷千人。

七、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在山西孝義圍攻七十一師，師長樊釗陣亡。

以上所述限於抗戰期間，共軍仍然自承是國民革命軍十八集團軍之時，至於勝利後公開叛變，攻擊政府軍之事並不包括在內。

由於此項資料缺乏，筆者所能搜集到的只有這幾位，但實際上各地游擊司令死於十八集團之手的，絕對不會比國軍抗戰八年陣亡的師長以上將領爲少，全部名單，只有等待政府公佈了，但就以上材料而論，共產黨所作所爲，尙能謂之人乎？

華國鋒對巴爾幹的影響

賴景瑚

這幾個月，中共大搞統戰外交，除了和日本簽訂和約外，又由華國鋒大吹大擂的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他們的宣傳機構，把他描寫得如國際風雲人物一般，不知內幕的西方人，以爲中共在對美外交及在東南亞受了打擊，已把他們的注意力、由美國移到東歐和西亞，想要對蘇聯加以一種先發制人的「反包圍」。

蘇聯自然不肯對中共示弱：它的眞理報和消息報針鋒相對的大罵中共好亂成性，又警告西方國家不可受中共蠱惑而導致新的戰爭。它的警告對象，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南、羅二國。國際共產黨是否唱雙簧或玩障眼法，雖尚不可知，但他們陣營裏有很大的矛盾及分歧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那個實力雄厚而又一意孤行的蘇聯，也有它一套對付中共和南、羅那些走獨立路綫的共產國家的共產政權，正和過去的匈牙利及捷克一樣，不堪它的一擊。當然，它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它更怕引起別的糾紛，甚至一場自己不能控制的核戰。

最易着火的巴爾幹半島

華國鋒洋洋得意和狄托及壽西斯古握手言歡，又在他們的京都大放厥詞，顯然是要人相信他和狄、壽二人站在「反蘇」「反霸」的共同立場。事實上，他們並不願意和中共交往而再激怒蘇聯。他們自己講話，就盡量避免提及蘇聯，也勸華氏愼重發言，聽說伊朗國王也對華氏有同樣的暗示。

他從北平出發的時候，滿以爲他這種虛張聲勢的統戰外交，既可唬嚇蘇聯，又可對美國表示中共現已消弭內爭，而且還能活躍於國際舞台。他沒有想到三國主人會對他發言加以「不客氣」的限制。他似乎也不知道他所訪問的巴爾幹半島，是世界上一個最容易着火的危險地帶。

這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導源於巴爾幹半。第一次是由奧國王儲被刺開始。他的刺客是爾維亞人，被刺的地點是波史尼亞，都是屬於現在的南斯拉夫。第二是開端於墨索里尼的進軍阿爾巴尼亞，後來才蔓延到全歐洲。因此，巴爾幹半島一向被人稱爲世界上的不祥地區。

現在那個半島的人物和國家，雖然大有變遷；但它形勢的險要和國際關係的複雜，還是和以前差不多。它依然是一個種族成見、國家觀念和意識形態互相衝擊的鍋爐；再加上外來力量的干預，及其在戰畧上的爭奪，常常會使那鍋爐一爆炸而不可收拾。

自抬身價的阿爾巴尼亞

蕞爾小邦的阿爾巴尼亞遠受蘇聯威脅近有南國壓迫，就去和中共狼狽爲奸的勾結。中共也藉此機會要在歐洲揷一足，妄想挾阿國自重以對付蘇聯。雙方互相利用的時間一久，圖窮匕現，破綻重重。阿國認爲中共不應向美國靠攏，更不應討好它的南羅兩國貼鄰。中共也不勝它對阿國長期經援及軍援的沉重負担。它們居然在兩月前由相對的謾駡開始，現已到了變相絕交的階段。

蘇聯把巴爾幹當作它的禁臠，不容許他人染指，南國對它的反抗及羅國對它的貌合神離，早已使深感不快。可是，兩國也怕和匈捷二國一樣的淪爲蘇軍佔領區。羅國和蘇聯毗連，蘇軍朝發夕至；它雖口唱「獨立」而實心懷恐懼。南蘇之間雖有匈羅二國作「緩衝」，但蘇軍亦可隨時突破「緩衝」而入侵。狄托最躭心的還是他已達八五高齡，他如死亡或被推翻，繼起無人，南國便會變成蘇聯刀俎上的魚肉。

那個有戰畧價值的亞得里亞海，尤其是蘇聯絕對不會放鬆的。因爲，沿着那海的南阿幾個口岸，正是它停泊軍艦的最佳據點。它的海軍如能自由使用那些據點，便可控制東地中海和中東。二十年前，它曾在阿國的沙尙樂島建立潛艇基地，又在阿國的瓦隆拉城佈置海軍設備；現在它更要把這些要點一一收回。它想藉古巴的調停，和阿國言歸於好。美國也想和阿國重建邦交。阿國過去也與西德、希臘和義比丹等西方國家，時有經濟上的聯繫；現在更想向西方爭取貿易和科技。它雖失掉中共，但仍自抬身價，受人重視。那個對國際情況一竅不通的華國鋒，居然想在歐洲玩統戰，眞是不自量度，心勞日拙。他除在南南羅等國抛頭露面，自吹自擂外，至多只在東地中海吹起一點漣漪，並未對整個局勢發生一點影響。

不結盟國家的窮途末路

華國鋒此行，據左派報紙的宣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要和不結盟國家連纏，進而與第三世界更密切的團結，如果那是中共的眞意向，那麽，狄托這個人，南斯拉夫這個國，應該就是他心焉嚮往的對象；因爲，狄托象徵了不結盟國家的首席。

可惜現在一切都和過去不同了。兩個月前在貝爾格萊德所舉行的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雖然出席的人代表一百十三國；可是，那班代表所發表的意見，既分歧而又紊亂。有攻訐所謂代理戰爭者，有申斥蘇聯干預別國內政者，有痛責古巴出兵非洲，製造戰亂者，在一連幾天的爭吵叫囂之後，一個像樣子的决議案都沒有產生；甚至下屆大會能否在古京哈瓦那，召開還是一個疑問。

狄托本人就是對大會極不滿的。他雖沒有指名批評蘇聯和古巴，但他意在言外的說：非洲的事應由非洲人自決，不應由外來人干預；超級強權尤不應捲入非洲民族革命的漩渦。他發言後，便有不少人表示：古巴軍隊如不退出非洲，他們就要杯葛下一屆的大會。我們可以想見當日會場上的氣氛。

早已變質了的第三世界

本來不結盟運動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由狄托和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塞、印尼的蘇卡諾幾個人所發起，說要在東西對峙的冷戰中，進行一種不偏不倚，嚴守中立的不結盟運動，去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強權，也就是要制止一個可能故涉其他各國的核子戰爭。

他們雖然說的冠冕堂皇，但是並沒有推動那個運動的信念和誠意。相反的，他們還帶有討好共產極權和仇視民主政治的色彩。因此，他們引不起世人的興趣，更得不到世人的尊敬與信任。自尼、蘇納三氏相繼死亡以後，那個只靠狄托一人撐持的「不結盟」，更是七零八落，不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號召了。

這若干年，國際共產黨窮極無聊，又造出第三世界的名稱，唆使貧窮落後的亞非及拉丁美洲國家，去和美蘇及其他工業國對抗。中共混水摸魚，居然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這次華酋出來，便是要對第三界多做哄騙及拉攏的工作，也想把「不結盟」和第三世界混為一談。

可是，時過境遷，第三日界早已變質。非洲的尼日利亞、南美洲的委內瑞拉，以及中東產油國家，它們的財富已和工業國相埒。就是財富不及它們的，也為爭生存而自向各向找與國，誰還去理會中共宣傳的那一套。華國鋒此行可謂枉費心機，毫無所獲，也對時局不發生一點影響力。

然而，中共內對四分五裂的局面，外有蘇聯軍事上的包圍，它就在外交上橫衝直撞，到處製造紛亂，它雖以「反蘇」為口號，但它的最大目的，仍在誘惑美日諸強，尤其畏忌勵精圖治的中華民國。我們千萬不可因它五花八門的外交攻勢，而存絲毫「輕敵」的意思。

大陸糧食問題嚴重

海外客

中共今年又在開始大買糧食，單是最近的幾筆交易，就向美國買了二百五十萬噸的小麥。據美國的估計，今年中共可能要購買八百萬乃至一千萬噸的糧食，以彌補本身生產之不足。這將是中共歷年來採購糧食最多的幾次之一。其規模尤大於一九六〇至六二的大饑荒時期，可見今天大陸糧食問題的嚴重。

從貿易的眼光看，世界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家要經常進口糧食。所以進口糧食不是奇怪的事。然而廣大衆民如大陸者，要是不能解決自己的糧食問題，最後必然是滅亡。此一點不可不予闡明。否則，把大陸買糧食與香港依賴外米等量齊觀，便不能了解到問題的本質了。

基本的一點在於世界上沒有太多的剩餘糧食供養一個廣土衆民的市場如中國大陸也者。世界上可供進口國家採購的小麥，最多在五千萬至六千萬之噸之間。這中間包括了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蘇聯及東歐不可削減的需要，和日本毫無伸縮彈性的採購。把這些都除去了，事實上中共可以大量爭取小麥，也不過是一千萬噸上下。逾此，則世界麥價會出現非常上漲。再要大量增加，則不僅價格會跳升到難以預料的程度，而且世界產麥國家根本生產不出更多的麥子。還不要把生產國包的管制出口因素考慮在內。這就是說，世界糧食市場沒有太大的供應彈性來滿足一個廣土衆民地區的需要。以中國大陸而論，現在糧生產據中自己的宣傳包括番薯、黃豆、雜糧，是二億七千萬噸上下。這數字的眞假已大可懷疑，即使是眞的，平均每人每年才有三百公斤。這中間包括餵牲口用的高粱、大麥；養豬的番薯，做副食用的黃豆。眞正可以供應人民食用的實已十分微少。以每人每年三百公斤的數量說，只有開發國家平均糧食消耗的一半。可以說勉強免於饑餓而已。

更嚴重的是大陸上每年要增加一千七百萬人。這一千七百人如何供養？大陸上的糧食生產，據美國的估計，業已連續三年未曾增長。今年天氣不佳，能不減產就是好事。這樣的人口增長，這樣的糧食生產，若要從世界市場上買糧食以濟不足，不必談中共無此財力，即使有此財力，也沒有那末多的糧食供給。

這就看得出，一個廣土衆民的地區，若是不能自己解決糧食的供應，靠國際市場是不行的。短期挹注，加以自己的減縮供應，可以救急，但不能長期如此。中共竊國近三十年，始終執行極嚴厲的糧食配給制度，成為歷史上世界糧食配給制度實施最長久的地區，即足以証明它沒有胆量讓人民吃飽。也沒有能力讓人民吃飽。今後糧食生產加不上去，而每年一千七百萬新增人口的嗷嗷待哺，又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代替。顛覆實在隱藏着將令中共政權於一旦之間崩潰的重大危機！

這話題能否解決？技術上說，當然可能。大陸上每畝田的平均年產量還很低。以改進的技術和積極的生產意願相結合，平均產量提高一倍，理論上是可以做到的，假如做到這一點，中國大陸所生產的糧食不僅能自足，還會有餘。勞民傷財的配給制度固然不再需要，大量田地還可以改種工業作物，增加工業原料來源。

可是要辦到這一點，就必須改變生產制度，讓農民享有他自己的勞動成果。這是所有共產國家明知而又無法辦到的。蘇聯與中共都准許農民有一塊自留地。這已經在理論上違反了集體所有制的共產理論。但蘇聯的小塊自留地上竟生產了市場上所需的蔬菜水果的一半？它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雖然不合理論也不得不予維持。

這是一個死結：要解決糧食問題就得放棄共產主義生產制度就得冒糧荒、民變、共產政府顛覆的危險！

廣土衆民而有盲目的政策，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瓦解中的大陸「人民公社」

田荒蕪

人民公敵的「公社」

毛澤東想要實現馬列主義的理想，將中國大陸帶進「共產主義社會的天堂」，於是從一九五八開始，以「三面紅旗」爲前導，加緊其禍國殃民暴政的實施，這些暴政已使大陸同胞受到無比痛苦的煎熬。

「三面紅旗」的第一面破旗，爲「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其所喊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如今已成一塊爛破布，留給它們「無恥階級司令部」作爲「破產」紀念品。「三面紅旗」的第二面破旗。爲推動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經過愚蠢至極的土法大煉鋼，和自行戳穿畝產萬斤的謊言後，大躍退到餓死成億人的地步。「三面紅旗」的第三面破旗，爲建立其共產奴隸社會的「人民公社」，它們對待被統治階級的人民，連牛馬都不如；人民視「人民公社」的這塊招牌，簡直如人民的公敵；如果用怨聲載道來形容，再也恰當沒有了。

「人民公社」的名稱，係由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六月間訂出來的。及至八月十七日，他在北載河所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作成了「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不到兩個月，將全大陸的七十二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其中百分九十五以上的農戶，編組成二萬六千多個的「人民公社」，其後又歸併成爲二萬四千個。這就是北平政權在廣大農村中所建立的共產奴隸社會組織，「公社」的行政區轄，爲原有鄉鎮的一個或二三個不等。

「公社」建立的特質，爲「一大二公」，轄區要大，一切歸公（集體經營）。採取「三合一」（政社合一、政經合一和勞武合一）和「三化一」（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的政策，大陸同胞在這樣共產奴隸集中營中生活，已整整經過了二十年。這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奴隸政治黑暗時代。

剝削農民十之八九的收入

中共政權實施「人民公社」的制度，對大陸同胞的迫害，其罪惡是罄竹難書的。別的不說，只從它們最近自供人民負担奇重，以及所受種種虐待來看，已可想像在共黨統治下奴隸民所過生活的狀況。

我大陸同胞歷經「土改」進入「人民公社」，其土地、農具、房屋、牲畜、林牧等均已歸入共黨奴隸主的手中，至於生產所得，也完全受到奴隸主的支配；奴隸民唯一能夠賴以維生的，爲以其勞動力換取「工分」，獲得些微的代價，過那半飢餓的生活。

有關農民負担情形，根據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湘鄉縣委調查報告所知，依照「洪塘公社」調查所得：一九七七年縣、區、社、大隊各級，有四十九個部門和單位向生產隊伸手，生產隊和農民的各種負担有二十四個方面、七十二個項目、六十八萬五千個勞動日，占全年總用工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又調用勞動力的工值、無償調用的資金、物資及各種非生產性開支，占全年農民分配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點六。

以上對農民用工和收入的剝削結果，造成「上下左右向生產隊伸手，四面八方挖生產隊牆脚；」「支農產品變成了『害農產品』」和「賣了耕牛買鋼牛，買了鋼牛變死牛，眞是坑農」的慘況。農民咒罵「如今是縣裏調，公社要，大隊叫，生產隊急得跳，不知『隊爲基礎』的政策要不要；」並且形容「我們生產隊像一棵棕樹，今天你剝，明天他剝，剝來剝去，只留個小小的心子了。」

像「洪塘公社」的這種情況，是遍及大陸各地的。七月十七日「福建日報」列出記者調查報告中，以連城縣「城郊公社和連大隊十一生產隊」爲例，計算其一九七七年生產所得的分配：

1. 生產隊對其上級的負担，占總收入百分之七十四。其中：

①征粮、購粮占總收入百分之三十；

②上繳公社和大隊及各方面的補助粮，占總收入百分之二十四；

③無償攤派工分，占總收入百分之二十。

2. 生產隊所剩的，僅有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其中還要留下公積金、公益金、種籽粮、飼料和集體儲備粮等，以及償付電費、化肥和機耕等費用，約占總入百分之十一。其餘百分之十五，始由農民按工分作分配。換句話說，百斤實物的收成，到農民手中的不過十五斤，至於幹部的貪汚和盤剝，如果再加以計算，農民的收入就將更少了。平日農民的餬口，已經感到一件十分吃力的事，荒年到臨自非餓死不可了，

逼死人、逼瘋人和亂打人

有關農民被虐待的情形，根據中共中央轉發陝西省委對於旬邑縣的調查報告所知，該縣幹部「作風粗暴，違法亂紀，打罵羣衆，亂扣亂罰成風」，依照調查報告指出：該縣的總、社書記，一個個都是當地土皇帝，動手打人只不過是起碼的噱頭而已，其他貪汚攞場，强姦霸占等壞事還多着呢。報告承認：縣委書記劉書潤、常委周金玉、劉環赤等以下，全是打人王，不打人便顯不出共黨幹部的威風，

報告舉例：（一）「原底公社黨委副書記兼莊裏大隊支部書記李應斌，曾把上工遲到的社員集合起來，用皮帶（其實是皮鞭）抽打，一次就打了二十多人。有的社員說，一聽李書記叫，不管春夏秋冬，先把棉被披上（沒有棉被的用草袋），準備挨鞭子。他們在整治羣衆上，搞了很多花樣，甚至施用種種刑罰。（二）「許多公社的民兵小分隊，把羣衆當敵人，隨意採取專政手段（由酷刑以至整死人，無所不用其極），以及許多侮辱人格的惡劣作法，殘害羣衆。」（三）「由於幹部作風粗暴，違法亂紀，造成羣衆有的自殺死亡，有的被逼成瘋、被打成殘。」（四）「扣糧罰欵之風盛行。完不成生產定額，完不成生豬交售和飼養任務，完不成鮮蛋交售任務，交不上馬鈴薯種子，小學生等輔助勞動力、不參加集體勞動，有病不能出勤，開會不到，不上避孕環，不住防震棚等，都要扣糧罰欵。統計自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底，全縣共扣罰現金一萬三千多元，糧食十萬多斤，勞動日一萬七千多個。」（五）「該縣幹部認爲打、罵、罰是『堅持鬥爭哲學』，是『出以公心』，是『改造小生產』、『對小生產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專政』，不打不罵是『老右』、是『好人主義』、是『老好人掌權』等等。」

像旬邑縣這樣的情形，大陸各地所在皆是。該省志丹縣還重用敢打敢鬥的「老虎幹部」，專門魚肉人民，爭取行政成績，在激起人民反抗之下，北平政權才於六月四日下達指示，指派專案組和工作組，進行「十查」工作。其內容爲：「1.查在生產中的瞎指揮、一刀切。2.查作風霸道，打罵羣衆、3.查私訂『土政策』，亂扣、亂罰等情事。4.查壓制羣衆、打擊報復。5.查以權謀私，私吞『國家和集體』物資。6.查弄私作假，欺上瞞下。7.查勾結壞人，坑害羣衆。8.查高高在上，不關心羣衆生產。9.查大搞特殊化，侵占羣衆利益。10查投機倒把，行賄收賄，貪污盜竊。調查的結果，爲地方當權的某些幹部被拉了下馬，另換上一些的幹部，仍然騎在人民的頭上，繼續作威作福。



大陸人民公社，不論男女老少都要參加田間勞動。

中共暴政的縮影

「人民公社」成立以來二十年，我大陸人民的疾苦愈深。究其原因有二：一爲中共政權的主要財政來源，爲農業生產收入，由中央、省、縣以至地方基層，每年支出都在逐漸增加之中，唯一可以伸手獲得的，爲層層轉嫁之於生產隊的身上，於是生產隊變成了被剝光的棕樹，只剩下小小的心子了。加上地方幹部浮報生產成績的結果，農民所得連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更都成了問題，於是這棵棕樹，連小小心子也保不住了。此爲農民負担奇重的癥結所在。

二爲地方基層成了「政社、政經、勞武的三合一組織」之後，「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集大權於一身，當然神氣十足，暢所欲爲了「加上永無休止的權力鬥爭，一朝權在手，不把令來行，那將是一個大傻瓜：更何況對上級大貪汚者的奉承與傚尤，不同流是站不住脚的。此爲基層幹部胡作非爲的癥結所在。吉拉斯在其名著「新階級」一書中指出：「當代共產主義是這樣一類極權主義，它具有三項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權力，其次是所有權，第三是思想。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黨——或用我以前解釋過的名詞——一個新階級所壟斷：而目前則被該黨或該階級的寡頭們所獨有。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極權制度，甚至現在的也包括在內——共產主義例外——能同時將所有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這種程度。」「人民公社」的特色，就是中共集權力、所有權和思想壟斷於一體的地方基層組織，其對人民的控制程度，爲其他共黨政權所不及，自然對人民的爲害，也是最深最烈的。

南韓「彈性外交」的危險性

岑啓亮

最近南韓在外交上採取「彈性」政策，與蘇聯頻頻接觸，駐外使節接受蘇聯大使邀請，進入蘇聯國境，且陸續派遣代表團參加蘇境內召開的國際性會議。同時在報章上已不公開攻訐蘇聯。南韓此種改變，其目的自是對抗北韓，但如果錯誤估計美國對中共、北韓的實際接觸，以及南韓撤軍計劃，即將使朝鮮半島陷入「力的眞空」的想法，是頗危險的。

韓國朴正熙總統在其名著「民族的潛力」一書中，開宗明義說：「今天，世界的人們一聽到『韓國』這個名詞，就聯想到幾個熟悉的單語。那就是：新生國家、分斷國家、或是戰亂國家等。」誠然地，朝鮮半島位於亞洲東北角，北方大陸民族把此地當做海上進出據點，海洋強權出現後，則又想企圖佔領爲攻畧大陸的跳板，所以不斷遭受海陸強權出現的干涉或侵畧。

對韓施主動拉攏

同書中朴總統又引用歐美國際政治學者的權力理論，認爲在國際政治社會的「勢力」，經常從高處流到低處；因此一個國家處於「力的眞空狀態」，就是意味着爲「强大國勢力鬥爭的舞台」。雖然朴總統對歐美權力理論頗具心得，可是他又提出一種別具見解的說法，他說：「我們從此可以洗脫『沒有伸縮性的反共國家』的錯誤認識，我們除了北韓、中共、古巴等極左冒險主義國家之外，對雖然是屬於共產統治的國家，亦應維持友好親善，保持通商關係。這是承担新時代世界任務的一分子，意志之自然流露。」這就是朴大統領自一九七一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國大陸，意味朝鮮半島又要陷入「力的眞空」，又要成爲「强大國勢力鬥爭的舞台」後而企國摸索與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建立關係，展開的所謂「彈性外交」。

韓國自一九七一年起，雖摸索與蘇聯共產集團建立關係，但北韓政權和蘇聯的密月期間未過完，藕斷絲連，蘇聯不願對大韓民國冒然從事反應，到了去年後半，蘇聯中共因棉越邊境問題惡化，北韓政權內部金日成家族派勢力減弱，代之而起的實務派倒向中共，迫得蘇聯不得不匆促主動拉攏大韓民國，代替北韓政權，成爲圍堵中共的一環。

報章不再攻訐蘇聯

去年十月七日，東德共黨政權駐印尼大使館，爲慶祝東德國慶的歡迎酒會，居然邀請韓國駐印尼大使李戴高參加，這是韓國駐外使節，首次接受共產國家邀請的事例。又同月，韓國駐法大使，獲准入蘇聯，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這也是韓國駐外使節，首度進入蘇聯國境的事例。此後，韓國陸續受邀、派遣各種代表團參加在蘇境內召開的國際性會議，櫛比鱗次，關係顯得活躍且接近。

今年九月三日，韓國政府保健社會部申部長訪問蘇聯，雙方的大衆傳播事業都爭相報導，似若沒有「敵意」了。同時韓國的合同通訊社記者，獲准進進入蘇境內採訪，報導蘇聯國內情形，使韓國的大衆傳播事業，再也見不到攻訐蘇聯的報導或評論性文章。蘇聯突然迅速轉向拉攏韓國的理由，由北韓方面造成的有：（一）今年十一月十八日，蘇聯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古那衛夫訪問北韓，贈送金日成列寧勳章一枚，該勳章爲共產黨徒「至高榮耀」的標誌，本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蘇聯已答應投勳，但延遲六年，金日成頗感不悅。（二）北韓人民軍建軍紀念日，原以蘇聯人民軍建軍紀念日爲紀念日，但今年突然改爲四月二十五日；這個所謂建軍日，各共產黷武國家都很重視，蘇方自然因此亦感扭。（三）今年六月間，華國鋒訪問北韓，九月九日北韓三十三週年「國慶」，鄧小平所率代表團被禮遇奉爲上賓，蘇聯代表團飽受冷落。（四）今年八月一日，北韓平壤電台，原件譯播同日共黨「紅旗」雜誌所載，「國防部長」徐向前的一篇罵蘇文章「提高警覺，加強備戰」，無異兩匪一鼻孔出氣。（五）北韓與中共一鼻孔出氣，批評蘇聯、古巴介入非洲；又據「新聞週刊」報導，棉越紛爭事件，北韓擬派兵援助接受中共援助的高棉。

別有用心妄圖利用

由上述這些北韓方面造成的理由，都足以叫蘇聯主動拉攏韓國，但事實下，蘇聯對韓國可謂是「圖謀不軌、別具用心」。其理由亦不外：（一）韓國處朝鮮半島南端，深入海中，三面環海，戰畧地位數倍以下，有些低廉工業成品是蘇聯夢寐所求的。（三）北韓經濟落後，瀕臨破產邊緣，時常向蘇聯伸手要賴，令蘇聯生厭，還是轉向有利可圖的韓國。（四）韓國半島最南端小島濟州島，可供蘇聯太平洋艦隊停泊加油、修理之用。所以蘇聯拉攏韓國企圖，昭然可見。

從上述蘇聯積極拉攏及韓國「彈性外交」運用，我們可以肯定的斷言，並非表示雙方即建立外交關係。

但韓如錯誤估計美國對中共、北韓的實質接觸，以及自韓撤軍計劃，即將朝鮮半島陷入「力的眞空」的想法，是頗危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政治自兩極、三極、南北半球對抗、東西半球對抗亦好，國際政治地圖確有極大轉變，但基本上共產極權集團與自由民主陣營的對抗，仍然是一成不變的。韓國若因「彈性外交」而減低旅日本五十萬、旅美國十萬韓僑的向心力，以及引起強烈支持韓國的美日兩國反共政治領袖的顧忌，實在是得不償失的。

中共派遣留學生的目的

李哲夫

目前中共在發動一項總體戰，其目標：對內圖收拾文革十年在「內政」上所造成的爛攤子；對外圖衝出蘇聯日在束緊的大包圍。中共大鑼大鼓的同時進行多項運動，拆穿來看是圍着這目標轉。

中共決定大量派出留學生，是這項總體戰之一環。表面上，這祇是文教路綫上的改弦更轍；在實際上，中共也是多目標的把它當作一項政治運動在推動，對內，誘騙人心，激勵「士」氣，想在學術上起死回生，如此才可侈言它的「四個現代化」。當然，也可藉此轉移大陸人民對中共內爭與民不聊生的注意目標。對外，向西方前進國家搭綫，學習其進步的科技知能以强化其戰力，固為其重要目標之一；但作為一種套交情的表示，以逐行其利用西方國家來與蘇聯抗衡的目的，恐怕還是其根本用心所在。我們當然不能忽視中共另一「人海戰術」所將發生的影響，籌謀對策自是我們也不必太過高估了中共的這一嘗試的積極作用，對中共來說，這也是一次很大的冒險。就如同它所進行的每一運動一樣，中共在主觀上雖有其一定的目標，但因其本質上所存有的重大缺陷，便往往事與願違，有時且會發生反效果。大量派遣留學生，所冒的這種風險更大。在決定選派留學生時，「紅與專」的問題必然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困擾。偏重「紅」，則難以達到其「求知」的目的，勞民傷財的結果，將更增加其內部的鬥爭與不滿；側重「專」，在自由世界的潛移默化之下，則難保其不相繼有去無返，甚至會廣植反共革命的種子。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中共外派的所謂留學生雖然是「紅」、「專」並舉，學生特務、統戰分子與情報員雜陳。

西方國家固然有利用中共以抗蘇的一廂情願，但也未必對仍以世界革命為野心的中共一無戒心。中共虛張聲勢，總不忘以「人衆」，來眩人，但眞要派遣有資格「留學」的人固有難之嘆；西方國家諒亦不致「來者不拒」，把中共開列的名單，照單全收。以瑞典為例。它已表示首須通過一次資格試驗。

對我們來說，面對中共準備向西方國家所發動的這一新的「人海戰術」，我們應徒兩方面對之採取主動攻擊。一是針對接受中共「留學生」的國家，時時揭發並點破中共從事滲透情報活動的陰謀。舉例言之，我們是堂堂正正之國，對學生出國留學完全採開放政策，在美國的中共分子及其同路人尚不斷在美國學園裏製造謠言，汚衊我們的留學生，以致造成某一著名大學對留學生的干騷與不諒解，以中共這種邪惡的念頭與作風，更可想見在中共派出的留學出中必有限多的從事滲透、統戰與竊取情報的奸細，我們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要注意這些「職業學生」的活動，並須提醒當事國。

其次，因為中共存心在海外製造一種趨「緩和與開放」的假象，據傳，中共的外放人員現已一改往昔對外「封閉」的故態，而有逐漸主動向人「接近」的傾向。而對中共即將放出的大批留學生，我們恐怕亦須在觀念與政策上作一重大的決定了。我們深信，人有嚮慕自由的天性，對中共來說，這是它學生外放的最大危機所在。我們必須把握這一點，對中共外放人員應採取積極進取的精神，主動出去影響他們，應該進攻，不能退避，如果中共可以僞裝「開放」我們豈能表現得首畏畏尾？這是策當局需要作一重大決定的時刻了。



中共派遣兩位數學者(右及中)進入美國加州大學進修。

美國玩「中共牌」在戰略上的嚴重後果

本文作者魯瓦克先生，爲美國「喬治城大學」研究教授兼「喬治城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一九七六年秋天，他曾隨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斯萊辛格訪問中國大陸廿三天，返美後在「評論雜誌」上撰文，對中國大陸的種種有極客觀而公正的描述 現在美國有若干不明事理之人，大談要玩「中共牌」，魯瓦克特撰一長文，從外交、經濟和戰略等觀點上，逐一反駁其謬論。下文是此文有關討論戰略問題的部份。

陳獨塵譯

蘇可能攻擊中國大陸

目前倡導「中共牌」最力的政府官員，他們的動機也許純粹是戰略上的，跟感情、政治思想或商業行爲無關。但是這些官員都曾參與訂立卡達政府愚蠢的外交政策，對他們不能寄與太大的希望。最令人失望的是，美國有若干頗有聲望的戰略家，目前居然也附和跟中共結盟的主張，而且明白宣告，美國應跟中共締結軍事同盟。

由於多年來跟蘇聯交涉發生了許多困難，美國的態度好像已經從確保西方國家的安全轉變成消極的反對蘇聯。我們承認，目前和將來，蘇聯都是我們最强大的敵國，我們不否認，目前必須增强軍力來對付過去十五年間日益强大的俄國。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西方國家已在軍事競爭中失敗，目前急需在戰略上予以補救。但是玩「中共牌」却不是戰略補救的良方，它只能在戰術上收到短暫的利益。不過它的後果却有戰略上的重要性，對美國極爲不利。

中共在軍事上和外交上一定很樂於跟美國結交，所以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合作的可行性，而是合作的後果。在戰略上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依照各種行動所引起的反應來評估各種選擇。採取行動以前，不但要知道我們想做什麼，而且要知道別人會做什麼來對抗我們的行動。我們玩「中共牌」的第一種後果是：如果我們採取行動，蘇聯一定會反應。怎樣反應？

如果俄國人認爲美國和中共結盟不但有遠程的威脅而且有近在眼前的危險，他們可能會被迫用武力來攻擊中國大陸。我們無法預測克里姆林宮的領袖是否會實施核子攻擊或大規模的侵略，但是由於蘇聯陸海空軍的傳統和核子武力都佔極大的優勢，不論採取什麼行動，中共都很難抵抗。

美將顯示出物資空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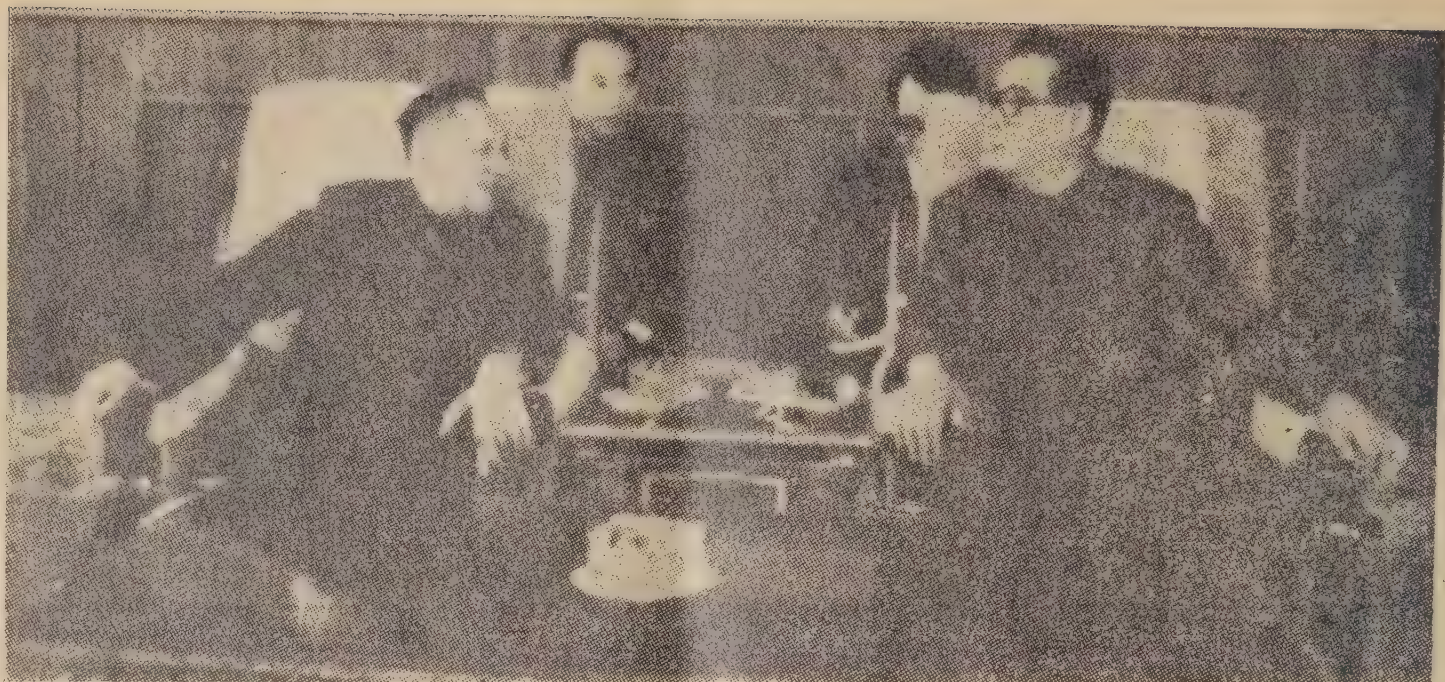
蘇聯可能採取的行動方案很多，不必逐一研究，只能略舉一兩個例。蘇聯的可能行動方案之一，也許是發動有限度的攻勢，奪取中蘇邊境上面積廣大人口稀少的領土。例如中國西部的新疆省，已經有半數地區跟蘇聯接壤。

新疆的面積等於美國的三分之一，人口却不到兩千萬人，其中半數是土耳其裔的少數民族，對中共的統治極爲不滿。

俄國人侵佔新疆的戰爭將是很單純的作戰，俄國的裝甲部隊可以發揮最大的威力，在沒有叢林的沙漠地上，俄國人也用不着怕游擊隊襲擊。中共的核子武力比蘇聯差得太遠，決不敢施行核子報復。因爲如果引起核子戰爭，中國大陸上所有的城市都可能會全部毀滅。

結果可能會仿照外蒙古，成立一個受蘇聯控制的「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

但是，侵略新疆的眞正目的，不待戰爭結束，在作戰過程中就可以達到：北平政權會顯出軍事上的弱點，盟邦美國會顯出物資上的空虛。中蘇邊境上發生戰爭後，中共一定會請美國支援軍備，他們很快就會發現，美國能夠立刻支援的戰車，大炮和防空武器，還不夠裝備它的一百九十個師中的一兩個師，事實上，美國就是把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現役和預備部隊的現有武器全部交給中共，也不夠裝備中共陸軍部隊的半數。



鄧小平與金日成的勾搭對美國極爲不利。

北韓南侵的政治後果

蘇聯也可能採取間接的作戰行動。例如，俄國可能支使北韓侵畧南韓。如果發生第二次韓戰，軍事上的結局如何雖然很難確定，政治上的結果却不難預測：如果北平支援北韓，勢將和美國斷絕關係，因爲美國部隊必須跟中共支援的敵人作戰。

在這種情形上，美國很難跟中共維持外交和貿易上的關係；美國武器更不會繼續支援跟敵人結盟的中共。

如果北平保持中立，勢將喪失對北韓的全部影響力，而俄國部隊也必定會進駐北韓，單是這一點就可以大大的削弱中共的力量；極重要的東北各省，將在三面受到蘇軍的包圍。此外，如果北平因保持中立而受到這樣大的損失，勢將期望美國迅速採取行動，來嚇阻受蘇聯支援的侵畧。但是，在這樣的世界性危機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會請求美國增援，美國事實上不可能派大軍到韓國參戰。美國在韓戰中很難立刻獲得勝利，只能採取艱苦的防守行動。這個時候中共會發現美國軍力十分有限。這一點也可能使中共跟美國斷絕關係，因爲中共會感到，跟強大的蘇聯結盟要比繼續依靠美國安全得多。

這裏用不着提出每一種戰爭的構想，因爲在每一種情形中出現的都是同樣的教訓：玩「中共牌」不但不能減輕美國的軍事負担，而且必須以增强美國的軍力作爲重要的先決條件，否則就無法可靠的嚇阻或擊敗蘇聯的反應，憑這一點可以看出玩「中共牌」有害無益，就軍事邏輯上說，玩「中共牌」絕對會弄巧成拙：在目前軍力平衡的狀態下，跟容易被蘇聯擊敗的中共結盟，極難增加美國的軍力。

蘇聯的戰爭反應非常危險，但是這不是俄國人能採取的唯一反應。事實上，如果他們走和平路綫，可能會使西方國家受到更大的損害。如果我們玩「中共牌」而蘇聯沒有立即在軍事上反應，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中共在進口工業裝備、軍事工業技術或武器後，最後會變得較爲强大；迫使俄國把越來越多的軍隊轉移到東部前綫。蘇聯縮減東歐兵力的結果，西歐一定會減少防禦的軍力。歐洲各國的國會一定會削減軍事預算案，美國國會一定會採取同樣的行動。

不幸在這樣的過程中美國已埋下了自毀的種子。因爲蘇聯跟中共締結臨時協定的熱望，會隨着繼續敵對費用的增加而提高。於是北平可以任意敲詐西方國家，要求更多的援助，否則就要跟蘇聯結盟。蘇聯會以更大的努力勸誘中共跟他們和解。到某一個時候，中共可能會看出接受蘇聯的要求比較有利；雙方訂定和解及裁軍協定後，俄國可能會把一部分亞洲駐軍抽調到西方，嚴重的破壞了歐洲的軍力平衡。中共方面，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軍力來進攻台灣，並威嚇任何一個親西方的東亞國家。俄國和中共的衝突根深蒂固，可能無法徹底解決，但是雙方爲了打擊西方國家和擴張勢力而訂立臨時協定，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國應該玩「美國牌」

到目前爲止，玩「中共牌」的人都以短程的效果爲着眼點。我們中共的遠程政策是甚麽？我們眞想協助中共使它成爲「超級强國」？在過去兩個世紀裏，中國人也許比俄國人愛好和平。但是我們眞應該把中共變成一個可能跟我們的兒孫輩競爭的强大國家嗎？我們的兒孫會感激我們嗎？我想是不會的。

不管怎樣，祇要不損壞我們跟台灣的關係，不妨跟中共打交道。但是祇能到此爲止。我們不應該玩「中共牌」，我們應該玩的是「美國牌」，爲我們自己的目的增强我們自己的力量。

沒有一種戰畧能跟政治目標脫離關係，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目標必須能反映出我們的道德觀。很明顯的，我們的道德觀跟極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絕對不能一致。用援助一個共產國家的方式來抑制另一個共產國家，對美國絕對沒有好處。玩「中共牌」好像可以使我們檢盡便宜，但是在戰畧上跟在經濟上一樣，決沒有檢便宜的事情，利用中共來減少我們自己的努力的一切企圖，不但將危及我們的戰畧，而且將毀壞我們最基本的政治原則。

時事評論

「設廠大陸」的必然結果

最近，有關港商前往大陸所謂「投資設廠」問題，似乎成爲了此間左派報刊的熱門宣傳資料，似乎成爲了此間投機商人的熱門投資新聞。如果稍爲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本質與經濟制度，所表現的極權性、壟斷性及政治性，有點常識的話，就不會爲中共目前採取以「退一步，進兩步」的迂迴策略與笑臉攻勢，所迷惑，所弄昏。致以爲大陸是個賺不完的利潤天地，是取取不完的原料來源，是用之不盡的勞工來源。這些以爲「有錢萬事足」的利字號商人，其賺錢念頭的高漲，其謀利嗅覺的靈敏，本無可非厚，但他們忘却了中共政權的醜惡本性與極權本質，也忘却了大陸社會以專制局面與動亂政局，竟沒有從確切事實與歷史事實，吸取教訓。

這些投機商人也許賺錢心切，也許轉向情深，於是以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却想不到，也不想知道中共這個「苛政猛於老虎」的紅色惡虎，如果與之協議，與之協作，簡直是與虎謀皮，到頭來，就像騎上虎背，上落不得，動彈不得，而走入被虎大咬，被虎猛吞吃的危險處境。

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當局曾以「照顧」及「吸收僑資」的名義，提出了設立「華僑投資企業」的計劃，以吸引港澳，東南亞等地華僑的投資。當時，中共當特別成立了若干以「特殊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華僑投資」企業，像糖廠、玻璃廠、旅館、外貿公司、紡識廠等各類工廠與商店，並給過若干「好處」予投資這些企業的華僑。但這些「僑資企業」，隨着中共政治運動的開展，很快就被「改造」爲「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公營企業」，而投資的華僑，更被扣上「資本家」、「剝削階級」、「反動分子」等罪名，不斷受到清算。

這類返回大陸投資的港澳商人，却爭利爭名爭了頭腦，熱心熱漲了腦袋，他們並沒有從中獲得教益，反而將之當作時興，更爭相上陣似的走入鐵幕。可能他們以爲中共目前是「安定團結」，是「走向大治」，是「四個現代化」，可能他們以爲中共目前正「恢復法制」，正「全面建設」，正「虛心學習」。殊不知中共這種虛僞的假象及虛假的保證，都是人爲的政治宣傳。

事實上，中共的政治局面，政策方針，以致原則諾言，總是隨着中共政治形勢的變化，總是隨着中共政治作用的需求，總是隨着中共領導階層的轉移，而不料有所改變。故任何人都無法爲中共的作爲，政策及諾言，作出結論。正如中共過去對海外華僑返回大陸的投資，却作過保證，却提過計劃，但這些保證與計劃，最後還是隨着政治運動的開展，而有所更改，甚至將之當作爲一種「罪名」，而加以清算。對這些新的港澳商人，中共當然不會獨厚於他們，而以新的「剩餘價值論」及「階級調和論」，去處理這個與中共的根本政策絕對對立的問題。

故此，中共對這類「願意上釣」的魚類，就先須放出一些餌物及烟幕，以迷糊他們的視綫，及吸引他們的上鈎。

如果港澳業商人，爲了目前在港澳地區出現的勞工短缺、工資上漲，廠地缺乏，租金高昂等問題就匆忙作出投資大陸的決定。這種短期投資，其利潤的可靠性與穩定性決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的，因爲這種投資，其本身就潛伏着如上文所列的政治因素與變化規律。

更何況大陸的勞工，原料與廠地，屬於中共政權所佔有與控制，海外廠商沒有權力，能力和效力，對他們有所調動和支配。故在生產分配、工人分配、資金分配、利潤分配等企業管理方面，這些投資者失去應有的權力。如以投資，變相成爲向中共的獻資。故這些商人爲了跟前一點短利，而甘被中共所利用，實劃不來。從長綫投資來看，這確是充滿政治風險與鬥爭風浪的危險性投資。

以中共的歷史、政策、制度和作風去分析，「投資大陸」與「設廠大陸」，確是難有作爲，確無前景的盲動投資與短視行爲。

十月先開嶺上梅

秦明

近三年來，日益衆多的僑胞，組團歸國，慶祝雙十國慶及紀念先總統 蔣公誕辰，表現了熱愛國家和永懷領袖的精誠，更激揚了在艱彌厲、遇阻不迴的志節，今年尤具有以實際行動擁護國家新的領導中心，並以僑心的歸向來粉碎中共統戰陰謀的作用。

今年國慶，適在蔣總統經國先生就職四個多月之後，亦即中興大業開展嶄新機運之時，國內軍民特別舉行盛大集會及閱兵大典，展示一年來各項建設的實績，更以壯盛的軍容，向國家元首申致崇高的敬意；僑團遠道回國參與盛典，乃是象徵海外兩千多萬炎黃裔胄，與復興基地全體同胞，精誠團結，爲實現國家目標而努力。

四海歸心得民者昌

中共向外施展統戰伎倆，無所不用其極，近來不僅對自由國家採取低姿勢，而且對海外僑胞使出新花招，例如派遣所謂留學生分赴歐美，在香港擴大經貿及投資活動，即是僞裝走溫和路綫，放出和平烟幕，其眞正企圖之一，則是分化僑胞與自由祖國的關係，削弱其支持政府的向心力。就在這個雲霧低迷的時候，全球僑胞踴躍歸國參加十月慶典，據估計將超過二萬人。這不僅是表達愛國的赤忱，更是以行動來從事一項重大的抉擇。此即，海外僑胞所回歸的是復興基地的台灣，而不是暗無天日的大陸；所認同的是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極權控制的中共集團，所支持的是從辛亥革命開國以來嬗遞傳承的法統，而不是由叛亂起家的邪惡中共政權。

萬衆一心精誠團結

愛國反共的事業，需要從多方面進行，而目前最主要的課題，則是推展國家建設，以立復國之基礎，以開建國之宏規。因此僑胞踴躍回國投資，或在海外承担起對中共經濟鬥爭的任務。近年華僑回國對國內經濟建設，已有很多貢獻，例如今年一至八月核准的投資案件，即有三十五件，總額達四千多萬美元；在世界華商組織及其他有關團體共同協力之下，對加强與祖國的經貿聯繫，並打擊中共經濟統戰的詭謀，亦在積極進行，並將產生深遠影響。今後各地僑胞，應在這方面更加努力，使祖國的經濟發展愈加快速，以達成在世變中作砥柱和厚植國家力量的目標。

至於因時因地制宜，强固僑社組織，擴大僑胞團結，堅持民族大義，展開仇共活動，均屬當務之急。

光復大陸重建僑鄉

先總統 蔣公多次昭示我們，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要集結台灣、海外和大陸同胞三方面的力量，要滙合海內外一條心，今日全國軍民不懈於內，忠貞僑胞忘身於外，即是自由地區同胞一心一德的表現，即必能由此增進對八億苦難同胞的政治文化結合，從而導致互相策應的軍事會師，以早日光復大陸，重建僑鄉。

因此，國內熱忱歡迎歸國僑團，不僅是基於血肉相連的關係，珍重在國家慶典中相逢的喜悅，而是期待藉此機會，增進海內外同胞的團結，從而分担起莊嚴的任務，向共同目標携手前進。

「十月先開嶺上梅」，在這光輝的十月，僑胞們專程返國，和全國同胞共祝國慶，象徵開放着嶺上之梅，也意味着中華民族凌風霜而彌勁的志節。

願大家益勵精誠，並肩携手，爲完成復國建國的神聖事業而加緊奮鬥。



中共對外統戰新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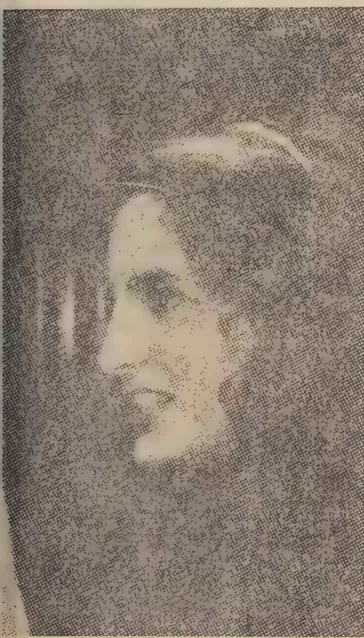
近來中共對自由世界加緊推展各種活動，以擴大其統戰，最明顯的策畧，是運用低姿勢，出現新花招，尤其藉致力於「四個現代化」，加強對外的經濟貿易關係，及促進文化科技交流；這一伎倆相陰謀，值得密切注意。

綜合最近的消息，下列幾項特別值得注視：一、在對外經貿往來方面，除了準備和日本在數年內將貿易額增至七、八百億美元之外，並將合作開發各種資源及從事工業建設，例如探勘沿海油，源擴大鋼廠生產；同時將開始舉借外債，作為建設資金；對於香港，亦已急劇增加貿易額，並從事範圍廣泛的投資。二、在文化、科技交流方面，開始派遣學生分赴歐美研習實用科技，並藉經貿合作以吸引外國科技人才前往大陸工作。

許多民主國家尤其工業先進諸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主要目的，乃是尋求「大陸貿易」，並希望它受到安撫之後，能夠收斂其擴張滲透行徑，在國際社會中和平相處；這一想望，過去已因中共堅持封閉政策與橫蠻態度而落空。現在，認為北平當權派正在改變以往的政策和態度和，以推行「四個現代化」運動為目，標着重對外的實質交往，而盡量避免談教條，搞宣傳；於是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於姑息主義者尤其一向為共張目的份子，更將乘機散佈詞謬說，以為其錯誤的主張作辯護。

事實上，現代化不是一蹴可幾，更非一句口號，而是有其必要的主觀條件。現代化原包括科學化、民主化及西方化諸內涵，中共的本質和作法，完全是反科學、反民主尤其反西方的，實與現代化背道而馳，當權派竟煞有介事的推行這個運動，乃是施展新的統戰招式，以盜名欺世，尤其騙取民主國家的經技乃至軍事援助；亦復有其對內擴大整肅異己，並藉以緩和廣大人民反共抗暴情緒的作用。

關於前者，誇大中蘇共間緊張情勢，即暴露其藉防蘇以騙取西方軍事援助的企圖。關於後者，例如中共的「光明日報」上月發表「孔子思想的再評價」，是假借清算過去「批孔」的舊帳來批鬥「四人帮」，同時對內心服膺傳統文化的大陸同胞，表示安撫。最近在長沙舉辦「全國服裝選優展覽會」，則為對「文革」十年間限制人民衣着型式色澤，動輒扣上「資產階級氣味」的帽子，加以翻案，並向大衆開出放寬上述限制的支票。由此可見，中共搞「四個現代化」的眞正企圖，是為了擴充軍事侵畧賭本之外，對外則是施展統戰新伎倆，對內則是藉以配合其對「文革派」的擴大批鬥。



美蘇爭相拉攏東南亞

繼越南「總理」范文同之後，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即將前往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各會員國訪問。此外，據報導，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不久亦將至該地區攷察，而蘇聯副外長費魯賓目前也在為其東南亞之行準備行囊。

過去，東南亞各國被西方稱為「不穩的骨牌」，共黨世界則稱它們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由上述發展看，這些時日來，東西方好像都極力想與東南亞的非共國家交朋友。

這不是因為東南亞國協突然間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而是由於近兩三年來實際情勢的發展改變了以往大家對這個地區所持的思想及安全觀念。

中南半島戰爭結束後，美國在這個區域的軍事駐防驟減，而越南又與高棉爆發邊界戰爭，中共與越南則因越境華人問題發生爭論，再加上蘇聯對此地區所懷的企圖，使得東南亞產生了一種非思想性的「現實政治」形勢。

因此，採取中立路綫的東南亞國協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令人羨慕的境地，其先前的敵人及朋友都紛紛向它們示好。東南亞國協係於一九六七年創立，其會員國包括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中共、越南及蘇聯的爭相取東南亞國協的友誼，主要原因是由於這三個亞洲共黨政權之間衝突關係。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緊張對立已持續了十年；中共對越南原先提供軍經援取，但最近因越境華人待遇問題致雙方關係破裂；越南與蘇聯的密切關係早在越戰之初即已建立，最近由於和中共鬧翻，河內乃完全傾向莫斯科，而蘇聯畢竟是越南最大的經濟援助來源。

在這種情勢下，由於越戰成為中南半島的最大强權，對中共形成邊境的一大戰畧威脅，加之蘇聯近年來積極對中共進行包圍，北平為了破除莫斯科的封鎖，乃對東南亞非共國家發動外交攻勢，企圖針對蘇聯形成一個反包圍的態勢。

美國的重視東南亞國協，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地區的地理位置極具戰畧重要性，它啣接印度洋及太平洋；另一方面則由於該地區是許多重要原料的產地，例如印尼的石油在東南亞產量最大。

然而，實際說起來，造成東西方交相爭取東南亞國協的政治原因還在於它的「中立路綫」。在目前這個政治聯盟關係變動非常的世界中，「中立」跡象成為東南亞國協的主要力量來源，因此，該組織前途的好壞可能就要視它能否成功地與各方保持「等距離」的關係而定。

—中—

，認為是大好時機，而更加鼓吹拉攏北平以制衡蘇聯。我們特就此揭發中共的陰謀，盼望國際人士冷靜而深入的加以觀測，以免受騙上當。

柳山

蘇聯空運武器援越南

正當中共和越南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蘇聯靜悄悄的對越南共黨展開密集式的空運，以供給河內足夠的軍事裝備，作為抗中共的後盾。

西方情報人士指出：在過去幾個星期以來，蘇聯利用巴基斯坦——印度空中航道，空運大批軍事裝備給予河內政權。這些軍事裝備從輕重型的傳統武器，到現代的飛彈裝置都包括在內。最近，西方國家傳出蘇聯要利用金蘭灣裝設飛彈以對付中共的說法，絕非空穴來風。目前河內共黨政權正和高棉共黨作鬩牆之爭。中共是公開支持高棉的，河內站在蘇聯一邊。當年越戰還在進行的時候，蘇聯給予越共的武器，都是借道大陸而運到北越。可是，現在情況不同。中共和河內共黨的關係已惡化到極點，中共當然不會再允許蘇聯的武器經過大陸而運到越南。蘇聯地沒有辦法可想的情況之下，只好利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空中走廊，以空運的方式，給予河內援助。

蘇聯除了給予河內軍事裝備之外，還派遣了大批顧問級的人員到達越南。從明的方面來講，這些顧問是協助越南共黨訓練武裝部隊和教導他們使用現代化武器，然而在暗地裏，他們是要加強對河內的控制。蘇聯覺得，在河內共黨政權統治階層之內，還有親中共派的勢力存在，如果有朝一日讓這一派人士得勢的話，那麼蘇聯對河內共黨所下的投資，豈不是浪費？派到河內去的蘇聯顧問一共有兩種，一種是是純軍事顧問，另外一種是文職顧問。其實，文職顧問人員就是蘇聯特務的化身，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監督河內共黨頭目。

自從中共和河內政權反目之後，中共撤退了所有派駐到越南境內的技術顧問人員。蘇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填補真空。

根據西方情報人員蒐集的情報顯示，蘇聯顧問已經出現在越、高邊境上。越共所使用的武器，也是以蘇聯援助的為主，以前中共給予越共的武器，已經不再使用。蘇聯飛到越南的空運飛機都是巨型運輸機。當這些飛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停下來加油的時候，再也沒有秘密可言。西方的情報人員用「龐大的空運」來形容蘇聯給予越共的援助。他們說：「在過去幾個星期以來，空運特別繁忙。大約有十五架到二十架巨型運輸機，載運軍事裝備到河內去。」

余秋人

小甘迺迪希望做漁夫

粗活的年齡了。

積琪琳・甘迺迪對管教兒女非常在意，小約翰甘迺迪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是出了名的「好學生」。可是最近她對小約翰却感不滿，小約翰天生具有冒險的性格，曾不止一次招惹來麻煩。最近他又有了新的花樣，打定主意要到加利福尼亞海邊捕鮪魚的漁船上去作水手。原來數月前，小約翰在朋友的一艘漁船上度假，充分享受了捕鮪魚的樂趣，他深深地愛上了捕魚工作的刺激性，於是決定花一年時間，從事海上捕魚的工作。如果小約翰的要求得到認可，小約翰必需離開學校，同時也得和家人分開。小約翰曾經公開表示：「事實上，我現在最熱衷的事情就是到海上捕鮪魚。以過去的經驗來說，我做得不錯。我要像別的水手一樣，憑工作賺錢。我的母親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到鮪魚船上去作船員，但我希望同時把兩件事做好，我想帶着書本到船上去，利用休閒時間來看書。」



「惠特尼」號漁船的船東喬治肯恩証實了這件事，他說：「小約翰是一個有海員精神的青年，他有一副游泳健將的體魄，而且是一名划帆船能手，更具有捕魚工作的熱忱。他曾向我表白過：『捕鮪魚是一件非常激刺的事情，我不會因好玩而出海，我要像其他海員一樣工作賺錢。』」「喬治肯恩認甘家好幾位人，愛德華甘迺迪與他的妹妹派蒂都曾上過他的船，跟他一塊兒在海上遊歷，可是他最喜歡小約翰跟他一起過海上捕魚生活。

小約翰鍥而不捨地想要說服母親積琪琳，他逕自打電話到紐約，可是積琪琳在電話中堅定地表示：「沒有什麼好說的，讀書第一，你不能上船。」

雖然小約翰一直保証在船上他會利用時間看書，將來仍是好學生，但是積琪琳堅持的理由，是功課重要，讀書是學校而不是在船上，尤其是小約翰又快到畢業的時候了。

脾氣執拗的小約翰感到非常沮喪，但是他却一再表示，他並不準備放棄數個月海上生活的機會，他認為他的母親也應該會瞭解這種冒險的海員生活的快樂和對他所具有的意義，而且，假若是必須的，即使沒有獲得家庭許可，他也會上船去。當記者向小約翰問道，名氣是否成為他自由發展獨立人格的障礙時，他回答說：「是的，是很大的障礙。事實上我知道我不是因為自己而出名，而是因為我的父親甘迺迪及我的母親積琪琳的緣故。有時我倒寧可過着不受社會條件限制的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圖為小甘迺迪與其女友）

李凱詩譯

中華民國的力量在那裏？

古鶴翔

近日美國喬治鎮大學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說：全世界共有一百五十八個獨立國，其中具有戰略重要性的不到五十國，不過以實踐基本政策而言，則只有十五個到二十五個國家具有戰略價值，並維護全世界未受極權獨裁控制的三分之二較小國家的共同利益。

克萊恩說：假如美國能重建這十個核心國家集國的自信心，則美國將很可能維持現存的權力均勢，這十個國家是美國、加拿大、西德、法國、英國、義大利、以色列、日本、中華民國和澳洲。

克萊恩的話，值得世人深思，更是對尼赫遜主義者——姑息主義者的當頭棒喝！

的確，美國確應重建自由世界的自信心了，要重建自由世界的自信心，首先就應該由美國本身開始！

美國曾經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其國力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健大的，但美國人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讓，屈辱，自陷於困境，使盟友寒心。

英國戰略家克勞齊在其新作「生存的戰略」一書中說：「中國大陸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喪失的。」

克勞齊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於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止，即由共黨發動希臘海軍在亞力山大港叛變，至大陸淪共止，歷時五年。

克勞齊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第二階段仍在進行中，目前共黨正在企圖赤化「第三世界」，並已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克勞齊認為：大多數人所談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亦即美、俄之間的全面大戰，實在第四次世界

是非旦暮變

靑冥

九月九日大公報的大作家施君王小談毛澤東的小詞「賀新郎——讀史」，痛斥「盜跖、莊蹻之輩欺世盜名，為非作歹」，可是第二天便將此言「撤銷」。不才當時引為笑談，並撰文指出：「也許施君玉明天便會發表這樣的偉論：『盜跖、莊蹻都是民族英雄、農民領袖。』」

九月十八日，大公報果然再論盜跖、莊蹻：「眞正推動歷史的是人民、勞動人民。眞正的英雄是那並揭竿而起的勞動人民的領袖。『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蹻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這些人物和後來的農民革領袖，儘管正統派史學家一再加以貶低，但他們也無法完全淹沒這些膾炙人口的人民英雄的光輝形象……毛主席把盜跖同莊蹻、陳勝（陳王）一齊提，主要也是把他們當作革命人民的象徵。」

這篇妙論的作者署名「藍于」。「藍于」究竟是否施君玉的別名，實難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大公報的作者向來同聲同氣，藍于崇盜，施君玉也必定崇盜，這一點，諒施玉不會否認罷？由此看來，不才的預言可眞靈驗非常。

晚年遭共黨圍剿的陳獨秀曾作詩描寫那羣「人頭而畜鳴」的怪物：「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雲雨翻覆手，信義鴻毛輕！」陳獨秀然因「是非旦暮變而而痛心，未免太落伍了。今日不少進步的政客、學者、作家、科學家、中立家之類似乎都覺得中共反覆無常是理所當然的，不但不鳴鼓而攻之，還要千般討好，百般遷就。如果共產主義確能解放人類，那一定是指解除所有道德的束縛——因為二十世紀是不需要道德的世紀！

大戰。

克勞齊指出：自由世界的主要戰略爲支持那些遭受共黨威脅的國家，中華民國便是這些「目標地區」之一。

克勞齊認爲：每個人皆應體認到自由世界正與共黨作戰。羣衆應得知這項交戰的事實。政治領袖有責任隨時對羣衆提供消息。「目標地區」內的各國，應肅清其統治區內的恐怖主義分子，包括共黨使館的職員在內。

克勞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幾天，蘇俄侵入中國東北，並將擄獲的大批日軍武器與裝備移交給毛共。

我們中國人對克萊恩及克勞齊的話，自然認爲很有道理，每一個萬協會員，萬人作者和讀者，全都知道：自由世界正在與共黨作戰，並且隨時準備爲了這神聖的戰鬥犧牲，決不後悔，可惜的是，不少自由國家的「領袖」似乎不知道這事實，反而要掩蓋這事實！

最明顯的是，由尼赫遜、福特，以至卡達、全都企圖與中共禍國害世集團「建交」，對中共赤化世界，以至毒化世界的事實，不敢正視，更不敢接觸。近日大毒販之逃脫，原因何在？何故有關方面遲遲不向中華民國提供其犯罪資料？實在值得吾人一思，再思，三思！

或曰：美國尚且畏共，媚共，不敢揭露中共毒化世界的陰謀，何況區區，何況區區的一個小島！這小島可以接收越南逃來的華僑，可以任由共區的「合法出境者」大量進入，却不容許爭取自由的大陸難民入境！

一個小島，屈服於暴力之下，不足深責，但「自由世界」的「領袖」，竟然出賣印支三邦，竟然要看蘇共和中共，甚至古巴的臉色，實在使自由女神面目無光。

台省面積約爲三萬五千九百方公里，人口只得一千七百萬，似乎遠遠比不上共區，然而，中華民國的力量絕不限於台省，也不止於海外的愛國僑胞，可以說，由白山黑水，黃河長江，以至五羊珠海，都遍布反共的雄師！

肯定的，核子武器可以殺盡中國，却不能使八億中國人歸心。祇有仁義之師，祇有中華民國可以號召八億同胞，奪起抗暴。

中華民國的力量，植根於此，中華民國的信心，永不動搖。

美國人啊，快快認清敵友，恢復自信罷，媚共只是死路。

「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

藍湖

北平的頭目們已經下了重大的決心：開放中國大陸的門戶，接受無可避免的外國影響，以便加速工業技術的進步。我們想不出還有甚麼措施比這個更能註定中共的悲運。

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整部中國歷史這個泱泱大國設法跟西方國家交往，吸收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記錄。中國在滿清政府的統治下，更想閉關自守，永久保全封建的專制政體。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以後，孫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領袖曾盡最大的努力，想把這們廣大而落後的國家帶進二十世紀。日本明治末爾，都曾做過同樣的革新，結果非常成功。

不幸的是，中國由於幅員廣大，革新工作要比日本和土耳其難做得多。軍閥橫行和共黨叛亂等內憂，史達林堅決支援中共以及日本帝國主義者武力侵略等外患，都削弱了現代中國的努力，減少了應有的成就。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佔領整個中國大陸後，才出現了一人統治的局面。在海岸外幾百里處的台灣，蔣介石先生已在他的堅閉着中國大陸的門戶，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使中國回到滿清時代結束後來沒有出現過的孤立狀態。毛澤東在「國」內推行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想閉門造車，奠定現代工業技術的基礎。令人厭惡的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他摧毀了非常可貴的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絕大部分。

到一九七〇年，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和犧牲，經過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令人胆戰心驚的整肅、改造和暗殺以後，事實証明毛澤東不但勞而無功，而且徹底失敗。中共內部根本沒有獲得建立一個眞正現代化國家所必需的工業技術。這些技術只能向國外學習。

在毛澤東還活着的時候，誰也沒有辦法借重外國的工業技術。這個老暴根本沒有對外開放他的孤立「王國」的能力。但是，他在一九七六年死亡以後，他的接班人，特別是强悍和狡猾的鄧小平却沒有浪費一點時間。他們逮捕和監禁了毛澤東的寡妻和他的黨羽，他們把毛澤東的野心計劃（如併吞台灣）擱在一邊，他們以最大的努力負起了現代化中國大陸的責任。

北平在最近宣布，將先派幾百名再派幾千名中共青年到國外去學習能使中共成爲一個主意很不錯；但是中共頭目必須承認和接受一點：派留學生去接受這種不可或缺的訓練，勢將付出極大的代價。因爲這些年輕人徒國外帶回中國大陸的，不單是現代工業技術，還有許多嶄新的政治和哲學思想。結果，這些思想一定會在中國大陸上掀起一場革命，就像毛澤東過去所做的一樣。

鄧小平目前也許覺得他別無選擇的餘在：中共不能現代化就會滅亡。但是，世人在一兩個世代後回憶的時候，一定會這樣說：「鄧小平派遣留學生的決心，註定了他想挽救的共黨政權的悲運。（譯自九月八日「環球新聞供應社」）

古典色情文學作品的艷詞

龍子

自昔詩歌文學，儘多緣情造端，甚至色情泛濫，故賦有艷賦，詩有艷詩，詞有艷詞。三者之中，艷名藉甚，又以後起之長短句爲最。則因其體製，淵源於盛唐樂工之詞，繼經中唐詩人依譜塡詞，而成熟於晚唐五代浪漫詞人之手，教坊舊曲，北里新聲，緣意紅情，原是本色。尤以韻待諸美，句法參差，宛轉動聽，曲折盡致，殊非典重繁縟之賦，整齊之五七言詩，所能及者。

徵之晚唐塡詞一藝，溫庭筠（飛卿）最爲大家。舊唐書本傳，稱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又北窗瑣言，謂『其詞有金荃集，取其香而軟也。』是詞之所以稱艷者在此。故後蜀趙蜀祚纂輯晚唐五代溫庭筠、韋莊、顧敻、薛昭蘊、孫光憲、歐陽烱等十八家之詞，都爲一集，名曰花間，什九皆狎邪冶遊之作，其時南唐君臣，抒懷寄興，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而宮闈行樂，仍多靡曼之音。流風所扇，至於北宋詞人，猶未盡脫香軟巢臼。

然艷詞，實非易作也！所謂畫工之筆，在於寫色傳神，恰到好處；不然，則惡濫之淫詞耳。北宋黃山谷小山詞序，（晏幾道，號小山。）有云：「余少時作樂府（詞），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犂舌地獄。」數語殆指其早年學柳永爲俳體，而流於媟黷者。山谷尙落下乘，則艷情之難工也可知。

因取艷體詩賦佳作，與艷詞絕唱，比較評述之，以見我國古典色情作品所用文學藝術之手法，皆可喜，多可觀：

（一）首論辭賦一體，如宋玉之賦高唐神女子及登徒子好色，曹子建賦洛神，皆詠殊色寫艷情之名作。然華藻舖陳，只見體態之美，服飾之麗。唯司馬相如之美人賦，筆鋒所指，直揭房帷，大胆暴露，不下現代『黃色』作家，是爲我國第一篇色情文學。其爲最精警之一節云：

「時日西夕，玄陰晦冥；間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鉤薰香，黻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丰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

按此賦前段，叙稱：「上宮閒館，門閣畫掩，臣排其戶而造其室，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可知相如所詠之美人，爲在長安邂逅者。或疑即卓文君，恐非是。其着筆，從內寢佈置，牀上舖設，寫到寬衣解帶，裸露相親。以雅潔之文字，抒氤氳之慾火，風光旖旎，活現一幅賞心悅目之春宮畫圖。楊子雲云：「詞人以賦麗以淫。」然徵諸楚辭漢賦，曾未有冶蕩至於此極者。古人所謂『文字誨淫』，斯爲首唱。但與後來之艷詞相較，又覺相如賦筆，亦適可而止。猶未能層次深入，曲盡難達之情，與難狀之景。試舉五代歐陽烱『浣溪沙』小令一闋爲例：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叙歡娛，鳳屛鴛枕宿金舖。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

歐陽烱，爲花間詞人之一，歷仕前後蜀。史稱其性坦率，無檢操。即如此詞，乃詠冶遊者。其上半闋，直叙留宿娼家。既云重述歡娛，當是舊相好也。下半闋，實寫枕席風光。細香纖縷，聞聲見色。至於最後，更着一問：「此時還恨薄情無？」其間動靜，畢現毫端，而不覺其猥褻。晚清詞人況周頤蕙風詞話有云：「自有艷詞以來，莫艷於此矣。半唐僧鶩（王鵬運）曰：『奚止艷而已，直是大且重。苟無花間詞筆，孰敢爲斯語者？』」

北宋慢詞大作家柳耆卿（永），向稱艷詞能手。較之花間，韻似不勝，而善於叙事，詞意妥貼，如『鬥百花』之詠狎妓云：

「滿搦宮腰纖細。年紀方當笄歲。剛被風流沾惹：……怯雨羞雲情意。舉措多嬌媚。長是夜深，不肯便入鴛被。與解羅裳，盈盈背立銀釭，却道：『你但先睡』。」

此寫雙十年華之妓女，侍客日淺，夜深相對，猶存羞怯。層次舖叙，細意刻畫，而最縈心處，祇在『你但先睡』四字。俚語入詞，表情眞切，唯點染聲態，難免着相。其能白描實寫，而不沾滯、色澤淡，情致濃者，則有周邦彥（美成）之『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只是少人行。」

玩味此詞，顯是狎邪之什。其前半闋，寫伊人殷勤待客，氣氛閒雅，意態從容。『新橙』句，點醒時値凉秋橙黃季節。『錦幄初溫』至『坐對調笙』句，點醒留連既久，渾忘夜色已濃。後半闋，承上寫伊人勸客留宿。微衷密意，以平淡親切之家常話出之。但聽說：「夜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數語入理入情，切時切景，叮嚀周至，那得不留也！艷詞有此，正如晚清詞人譚復堂所評：「麗極而清，清極而婉」者。然詞苑叢談有云：「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宋徽宗之尊號）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

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是說多疑出自捏造，王國維淸眞遺事，（邦彥自號淸眞居士。）辨文甚詳。唯七百年前人主及詞臣之風流艷跡，傳聞異辭，不足深究矣。

（二）再說南朝宮體詩，是爲我國色情文學蓬勃期之產品。其最著者，如梁簡文帝之詠內人晝眠，倡婦怨情、美人晨妝、孌童……，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皆當時傳誦，或被之管絃。其後隋煬帝『大製艷篇，辭極淫綺』。下迄初唐君臣之詩，皆承其流風餘韻。然寫色寫情，殊少佳致，徒具妖冶貌相而已。畧舉梁簡文詠內人晝眠一首爲例：如此篇之詠內人晝眠，畫面黯淡，了無生氣，但見枕簟上橫陳一軟媚無骨之婦人，日高猶自貪睡。雖有夫壻常相伴，仍恐人錯認是娼家，眞是邪門，亦可哂也。

唯稽之詩歌文學體裁之演變，宮體詩實爲晚唐以來艷詞之遠源。但在花間詞筆，精力彌滿，工緻麗密，艷乃入神入骨。蓋一脈相承，而後來居上。且讀溫飛卿之『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綉羅襦，雙雙金鷓鴣。」（按小山指小川屏，古代與牀相連，上畫金碧山水。亦有逕作山字形者，故又稱屏山。

金明滅，謂金碧彩色，或明亮或晦暗也。）

花間集輯錄飛卿菩薩蠻十四闋，皆託爲閨中人語，以發抒閨愁綺怨，是闋列爲第一首。觀其寫作手法，慣就房帷陳設，服飾器玩，與應時景物，動人容態，次第渲染，相互襯托，構成色彩調適之畫面，與意象交融之境界。如此詞上半闋，寫美人睡起神情。先從「屏山重叠，金碧閃爍」，托出夢曉幽閨光景。再以「欹斜雲鬢，欲度香腮」，襯出慵困初醒意態。此下着一「雪」字，則見臉龐瑩白，色欠紅潤。似此畫面，充滿沉悶憂鬱氣氛。且深帷岑寂，別無聲影新來熨貼之綉羅襦上，綴着耀眼之金鷓鴣，成雙成對。至是作結，心事始露端倪，而深蓄不吞。但言外之意，亦不問可知，點破，便少味矣。此種小詞，醞釀最深，針縷最密，故前人評其精艷絕人，而有「花間鼻祖」之目。

（三）最後論晚唐艷體詩：始自中唐李賀（長吉），采梁簡文詩調，賦豪貴妓遊，宮閫行樂，是爲貴族淫佚生活之寫眞。迄於晚唐，杜牧（牧之）、李商隱（義山）、溫庭筠（飛卿）……等繼起，取法長吉，各騁才情，運用典麗詞句，渲染綺澤鄉羅，是爲文人浪漫行徑之自白。然諸家之作，艷而不浮，風調儁上，還勝齊梁宮體；遂使色情篇什，確然躋身於唯美文學之林，且有獨冠衆芳之槪。畧舉義山無題七言律詩一首：「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 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按金蟾爲鎖飾。玉虎指井上轆轤。絲指汲井索。

此追詠幽會之詩也。「東風細雨、塘外輕雷」，敍尋歡赴約之時地與天候。「燒香入、汲井迴」，謂屋裏動靜，已隱約可見。有人入室熏爐、汲泉煑茗，以待客至。「賈氏窺簾，宓妃留枕」，用韓壽爲賈充 ，與充女通，（見世說。）及曹子健戀甄后事；（詳見文選子健洛神賦注。）則所與偸情者，若非後宮妃嬪，便是豪門姬妾。結尾二語，述別後相思之苦，哀艷悽斷，最是感人。按：義山詩集中艷體甚多，或有題、或無題，什九皆迷戀女冠、歌妓、宮妃、貴妾之篇什；而前代箋註家，則本離騷美人香草之旨以深解之。於是迷花醉月，偸香竊玉之所爲，一例釋同忠君愛國，傷時憂世，或發抒士不遇之慼者；牽強附會，於義難通矣。

綜觀義山艷詩手法，大抵用典巧飾，或晦或顯，掩藏淫褻媟黷，於詭秘荒艷之詞彩中。筆意幽折，音調諧美，原爲塡詞家所取則。祇以隸事太多，鍛鍊太過，言情寫景，終隔一層；故仍不及長短句詞，明白如話，玲瓏盡致者。試讀李後主與小周后偸情之『菩薩蠻』，便可槪見：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好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按：剗襪一作 襪，考之字書，義俱不安。或云：剗借作踐。）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小周后）即昭惠后（大周后）之妹也。昭認感疾，后常在禁中，與後主秀。後主作菩薩蠻詞，遂傳播於外。至納后，成禮而已。」可知李後主此詞，作於大周后去世之前，其敍述姐夫姨妹幽會，則託爲小姨口氣出之，實是即景即興之什也。其時，小周后年纔十五，於霧色朦朧之夜，將金鞋提着，任羅襪踐地、輕輕溜過階砌；胆則大，心則虛，顯非初次嘗試，而是熟路曾經，只防姐姐發覺也！既至畫堂南畔，偎入郎懷，還在抖個不停。是怕？是羞？是喜？少女憨態活現。想後主睹此，也應叫絕。故於恣意憐愛之餘，付諸詞筆，只覺春情盪漾，塵氛全消，一片純眞，自然蘊逸。北宋詞家歐陽修柳永秦少游周邦彥多有此種皆作，而歐陽公之『臨江仙』，尤稱神品：

「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私倚處，遙見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畔，猶有墮釵橫。」

此詞亦詠幽會之作也，通篇用景語托出。上半闋起二句：「池外輕雷」，及「雨聲荷聲」，敍幽會之時地景色；即李義山無題詩：「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句意也。筆致空靈含蓄，寫到「闌干倚處，遙見月華」，始點醒幽人正在晚樓頭耳。下半闋，敍幽會情事。則託爲梁燕歸來，簾隙窺見：「水晶雙枕，傍有墮釵」。二語妙趣橫生，與上半闋結句相照應，益見幽歡纔了，香澤猶溫，豈止物證具在？而樓前明月，及梁間燕子，都可爲見證也。似此艷詞藝術手法之高，雖寫生畫筆亦難到者。野客叢書云：「舊說，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荐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

歐公即席賦此，坐皆擊節。」唯宋人雜記，好爲妄說，往往託於歐蘇。所稱舊說云云，與歐詞所詠，似不相涉。

歷舉往昔詩賦中之艷體，與艷詞相較論，足見古人之詠色情，每有進境，漸從淫冶之篇章，演爲精艷之藝術作品。『淫』之與『艷』，相去幾何？其間差異，固未易言也。

台灣「雄蜂」面對面飛彈

陳金耀

今年雙十國慶閱兵大典中展出令國際人事注目的國產飛彈及火箭。

國產飛彈命名為「雄蜂」，屬於導向飛彈，性能甚為優良，命中率幾達百分之百。

國產無導向地對地火箭命名為「工蜂四式」，一次可在十六秒內發射四十枚之多，威力極強。

雄蜂飛彈是一種面對面飛彈，由中山科學院研製而成，其推動系統、平衡系統、導引系統，均為自製，將會首先裝用在海軍軍艦上面。

雄蜂飛彈的射程，國防部沒有公佈，但據一位軍方人士透露，射程約為五至二十三英哩。

軍方人士說：雄蜂飛彈在造價上較美製飛彈便宜，今後可大量生產。國軍並將依據這種飛彈的性能，繼續研製中程以上的飛彈。

過去中華民國向美國各方面試探採購「魚叉」反艦導彈，始終未為美國方面答應，理由是「魚叉」導彈為長矩離攻擊性飛彈，因怕影响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於以拒絕。

去年年中美國紐約時報導中華民國幾艘驅逐艦已裝備以色列製的「天使」式反艦飛彈，此一消息雖經國防部發言人王業凱上校否認，但軍事觀察家則認為，台灣並非購買「天使」導彈，而是購買該種飛彈的整個製造技術。根據資料顯示，「天使」導彈射程為一英哩至廿六英哩，是用艦上雷達作射擊導引。

去年最後一期「國際防衛評論」曾經提供詳細資料，指出中華民國已擁有十五艘「快速飛彈巡邏艇」（十四艘由台灣造船廠製造，船長五十點三公尺、闊七點三公尺，吃水二點三公尺，排水量二百七十噸，船身全為鋁合金製造，最高時速達四十節見本刊五四七、五四八期。）每艘裝備有四枚意大利製造的「奧圖馬」反艦飛彈。

「奧圖馬」艦對艦飛彈是由意大利最具規模的奧圖」軍火廠與法國「馬泰拉」軍火廠合作發展，是同級飛彈中最好的一個品種，被公認為較同類型如美國的「魚叉」、法國的「易索雪」為佳。有效射程四十一英哩，最大射程範圍一百廿英哩，射速〇點九馬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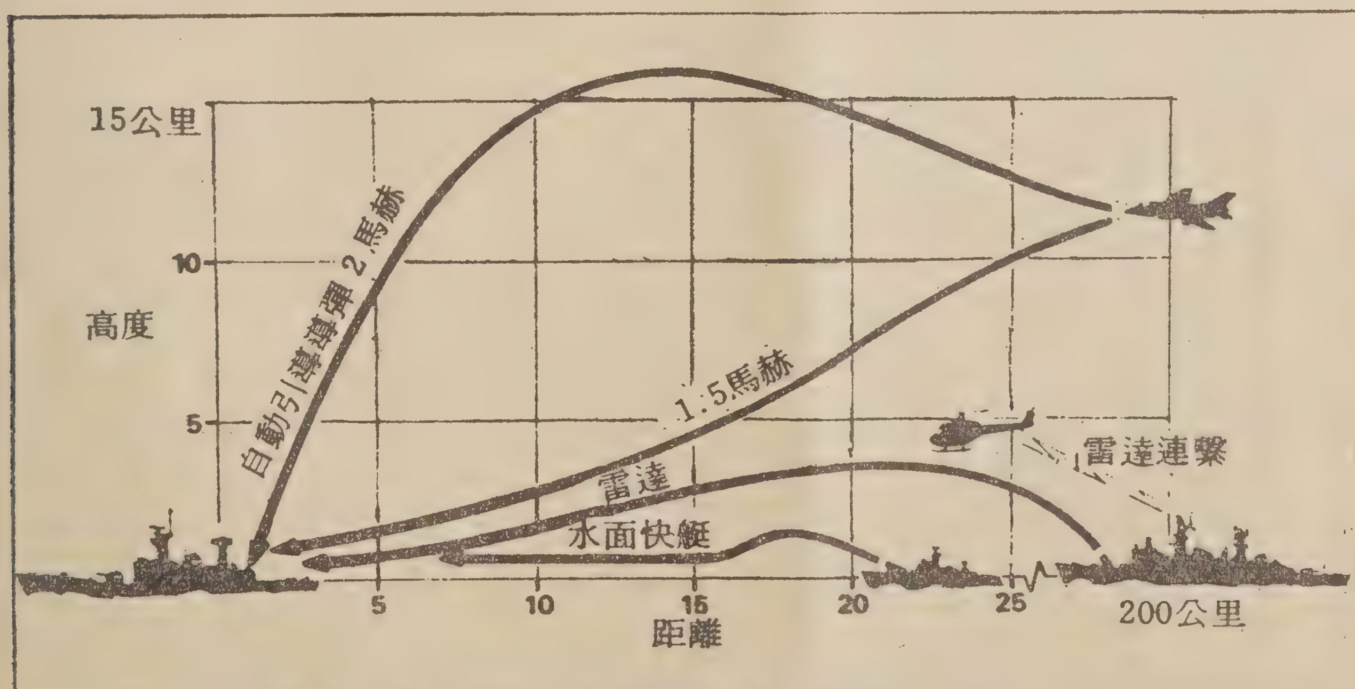
「奧圖馬」飛彈最初由慣性導航裝置導引，後段接近目標時由飛彈本身主動追踪雷達導引，可向目標作跳躍式的極低空飛行（水面飛行），這種極適合有限水域的飛彈，對約一百八十公里闊的台灣海峽水域，是完全可以控制。

此種「飛彈快速艇」除配有先進的「奧圖馬」飛彈外，更重要的還是配有從意大利引進的戰術資料展示裝置、火力控制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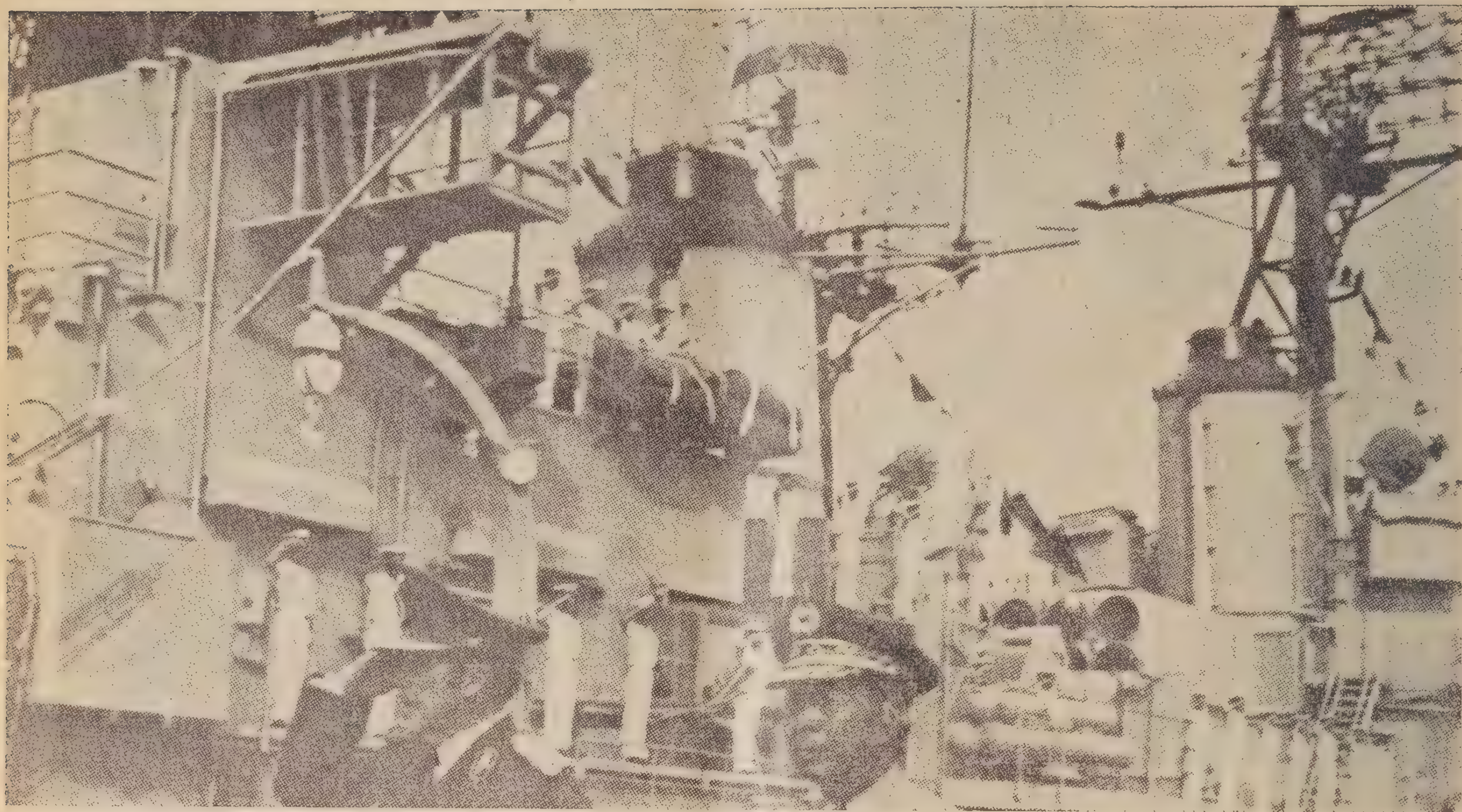
此火力控製系統使用一個意大利優良海軍雷達，能對五十四英哩半徑的範圍搜索，雷達搜索功能包括「敵我識別」、「電子反制」與「電子反反制」，當雷達接收到敵人火力雷達放射的電波，便立刻自動「電子反制」或「反反制」以干擾敵人的炮火或飛彈射擊。

這個控制系統由一個彈導計算機作空中或海面火力射擊，該彈導電腦快速地對複雜資料有效地處理及作程式的檢查，指揮火力對低飛目標截擊，而可分辯自然的干擾或人為的干擾，同時該電腦根據航速計算出飛彈射器的角度，以協助飛彈的導引。

以一火力系統的截擊性能非常完善，還可以指揮艦對空飛彈，及所有艦上火力，對多個射來的目標截擊，及作反飛彈的射擊。



「雄蜂」可能採用最下那種直接命中方式。



圖右箭咀下爲飛彈發射器，此爲首次公開的罕有圖片。

今次由中山科學研究院研制的「雄蜂」飛彈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國防部將不可能將其詳細資料公布，但根據上列資料顯示，「雄蜂」飛彈可能就是「天使」、「奧圖馬」的合體，將兩者的缺點去除，而揉合其優點成爲另一新品種。

「天使」導彈外形輕巧，結構不甚複雜，但由於使用艦上雷達導引，較易爲敵人用電子干擾，失去實效。同時使用直接命中方式，若敵人把艦急速面對飛彈，目標突然減少，命中律便大大減低，其結構只適合短矩離之小形艦艇用。

「奧圖馬」飛彈的系統則較精密，有主動搜索雷達，平衡的陀螺儀以作慣性導航用、收報機、雷達測高器等，射出後貼近水面飛行，接近目標時則昇高，由上向下射擊，此一射程方式目前極多爭論，前者「天使」所使用直接命中方式雖在有限水域中，各小島林立，易被敵逃脫；而「奧圖馬」所使用的方式，雖能俯射而使敵無所逃而待烹，但在接近目標而上昇時飛彈暴露，較易爲敵火力所擊落。

孰優孰次未有結論，但相信「雄蜂」是採取前者的「直接命中」式，外形亦重前者輕巧，而結構則近似後者之精密，較具發展爲中矩離以上飛彈的能力。

根據報導「雄蜂」飛彈造價便宜，可大量生產，目前裝在海軍軍艦上。因爲大量生產，在不久將來便可有餘額用來裝備外島沿岸，使金、馬、澎湖、東沙等周圍四十六哩完全在控制範圍之下。

由於十大建設已續漸全面使用，中國造船廠中鋼等結合，加上去年唐榮鋼鐵廠向西德購買了一間合金製造廠，將來重型機械廠投入生產，產制先進艦用動力系統，建造先進艦身便完全克服，「雄蜂」的出現；意大利現代化火力控制系統、電子系統引進；再加上現代化火炮裝備等，過去寂寂無聞的中華民國海軍便全面踏上現代化的新景界。它的整體作業就像空軍中的基地截擊機、巡航機一樣，由軍部指揮中心用電訊指揮在台海巡邏的及在基地的先進艦隻馳至敵人所在地的附近，並在有效的火力範圍發射導彈。

由於現代化艦艇武器系統具有高速率，更強的火力與更大的監視性能，裝配有優良飛彈，對海軍部隊的火力與機動性便大大增加。

今次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科學研究院，該院有數百位海外學人，及衆多的中正理工學院高材生，潛心研制，突破種種困難，奠定國防工業起飛的基礎，中山科學研究院位於新竹縣的一個秘密所在，是國防工業最高的研究中心，除今次的「雄蜂」、「工蜂四式」等飛彈火箭外，一種射程六百公里的中程以上的導彈，艦用面對空飛彈亦在研究中。相信在很快的將來便可投入生產。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台灣向美購入一百五十枚MK四六磁性魚雷，在該種魚雷後面加上無導向火箭作爲動力，由艦上飛彈發射器發射（如圖），可對十哩外侵入的敵人潛艇截殺，在火箭射出後不久火箭彈脫，魚雷用降傘降入水中，自動尋的，奔向敵艇。現代化的反潛火箭，台灣亦已改裝完成。

禹之謨死事壯烈

胡養之

人物春秋



革命先烈黃興、蔡鍔、宋教仁、譚振等人，都曾先後在本欄介紹過，現在這裏要介紹的是辛亥革命前死的最壯烈的禹之謨烈士。也許年輕一輩人對這個名字有些陌生，其實，他是致力於革命最積極的一個。

返湘組織革命同志

禹之謨，湖南湘鄉人，少有大志，博學能文，生平喜讀先儒王船山遺著，說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等誤入歧途，都由於不善讀書之過。閱者目為狂徒，稍長曾遊江、浙各地，飽嘗長江沿岸形勢，油然萌故國山河之感。甲午（一八九四年）日人侵華時，之謨慨然投軍從戎。據有關記載：當時湘軍某統帥以其文弱，使任運輸事務，因得往來內外及遼東西各險要，軍糧賴以無缺。戰後以勞績係知縣，辭不受命。旋赴上海，專心研讀實業。半年後遊學日本，投身大阪十代申等工作習工藝，日有精進，但是不久，以其父禹春軒老先生病重，乃匆匆歸國。戊戌（一八九八）政變之後，禹之謨便竭力倡導革命救國之說。至庚子（一九〇〇）七月，唐才常、林錫圭謀起義武漢，禹之謨亦與其謀。事敗還不知，仍從容赴唐寓，見邏騎滿室，知有變，遂裝作寄信人得脫。此後入京滬，三年計劃無成。

到了癸卯（一九〇三年），之謨乃返湘潭創辦毛巾廠，第二年即推廣至長沙，並附設工校、工廠，他親身參與操作，又假兩湖會館設立「唯一學堂」，城中的新興學校，由他協助而開辦的也有好幾間，以是湖中教育會、商會都推他為會長。民前六年乙巳（一九〇五）秋，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日本東京，之謨受命在湖南密組分會並負責推銷「民報」。

翌年夏，陳天華為留日中國學生橫遭排擠憤而投海，姚宏業（益陽人）為創辦上海中國公學久不成功，也憤而投海；兩死者靈櫬運抵長沙之日，之謨集全城學生着制服行喪禮，數萬人整隊至岳麓山舉行公葬。時有長沙學務處總監俞浩慶，素行無恥，之謨曾當眾斥為士林敗類，至此俞挾前恨，密向湖省當局誣告，指之謨為湖南革命黨魁，遂於是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捕。

禹之謨初被監北獄，而省城學生往探監者絡繹不絕；且人數與日俱增。清吏恐滋大事，乃羈監常德，湖中各地探監者復擁向常德。同年七月十七日下午，則將之謨向湖西押解，歷時半個月至八月初二下午始抵靖州（今靖縣）。靖州牧金蓉鏡（嘉興人，字甸丞），性極殘酷，其時之謨已被定罪永遠監禁，金仍欲殺之以媚清人。之謨貞忠剛毅，臨難益勇，飽嘗慘絕人寰的酷刑，如以針刺指甲，熏辦烟於其口鼻，之謨仍不屈，金憤甚，自燒烙鐵烙其皮肉，全身焦爛！繼而斷指割舌，身無完膚。

至十一月廿一日，卒被縊死於靖縣的東門，於就義之先，猶手書絕命辭，雖拇指已斷，字跡仍端詳如常。死時指金牧曰：「我要流血，為何絞之？辜負我滿腔心事矣！」其壯烈可於下列數函窺見一斑：

（一）致中國國民書

我所最親愛之在世界危殆，固內於辜腐之屬所致，亦飛印版的科學所能挽回。故余之於學界，有「保種傳國」之宗旨在焉。與若輩以「摧殘同種」者，勢不兩立，於是乎有靖州之監禁，不有日而金牧提訊，所發不成理論之問題，無非受人意旨，陰謀秘計，横為成見。是以所答動遭無理之駁詰，不能置辭，且曰：「爾輩牛馬耳，人欲死則死之，有何愛焉？」禹之謨正告同胞曰：「身雖禁於囹圄，而志自若，軀壳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美死為死所，寧可牛馬其身而死，萬勿奴隸其身而生！前途茫茫，死者已矣，存者誠可哀也。我同胞其圖之，因心衡慮，終必底於成也！

（二）就義前一日致諸弟書

蓉立、澤蔚、健康諸弟如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時靖州牧金蓉鏡提余訊：毫無意義，所問人名多不知者，余之腳鐐自八月二十六日托人具保狀於吏目

，始開去，故提訊可不帶鐐。越日，金牧亦來清余之去鐐。

十八日三時金牧又提訊尚日：「汝爲何到這裏來？」金曰：「爲湘鄉學堂鹽行陋規事。」金即曰：「可將原因說來。」余曰：「其爲葬陳天華，姚洪業事乎？」金曰：「不是，尚有原因。」余曰：「長沙周守求詳，亦不此二事，他非求知也。」又問：「你認得楊某乎？陳某乎？」所問之人皆聞所未聞。余曰：「都不認識。」金問：「你會作對聯乎？你認得報館的人嗎？」余曰：「會聞禹之謨三字如雷貫耳，何以這些人都不認得？然則你所認識者，又是些什人？」余以各學堂監督，教員及商會之人對。金曰：「僅識此等人，亦不算上等人。」所答動遭無禮之斥駁，謂左右曰：「拿長刑來」，即當面釘鐐，且曰：「你既說不出原因道理來，即如牛馬一般，牛馬之肉，人欲食則死之，何愛焉？押去下？」

金牧心横成見，不知受誰意旨，余之生死，久已置之度外，乃於十九日遺書在世同胞，附同公鑒。帶鐐坐牢又一月，不聞動作。余日以「羣學肆言」一書玩索而有得焉，嘆我國民智之劣於羣德羣情，雖以萬倍的顯微鏡，亦不見有影兒。十一月十八日夜三鼓睡中提訊余，乃著衣前進，至二道之右側小一廳，金牧云：「湖撫鄂督有來文之，陳某供稱孫文派你在湖南爲虛無黨，你從實供來，還有些什麽人？」余曰：「余在湖省辦紡織事，三年於茲，不知孫文，陳某爲何許人？」金牧即呼拿梆子來，褫去余衣，跪於鐵練之上，兩手左右伸開，於膝後彎處横壓一棍，兩端入柱之孔，又於棍横於脚背彎處，扳上三叠，計一尺高，使重壓力盡在膝蓋。胸前横一棍，使不得移動，金即呼打以荊條，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見，金即問：「你是孫文黨乎？」余曰：「孫文之黨可也，金即孫文亦可也，請速殺，此若不能受矣！」金曰：「何必殺，就是這樣打死。」

金復問：「你認得譚心休否？」余曰：「譚心休自四月爲上海公學派回湖南籌欵，曾會一面。」金曰：「聽得陳統領說你爲陳天華作一輓聯：「殺同胞是湖南，救同胞是湖南」云云？余曰：「我不會作輓聯。」金問：「聞有一種民報是你代爲發賣？」余曰：「我不開書舖報館，何能賣報？」時轉五鼓，有管禁董某在側，余託其至金牧前代求，稱余能寫願死狀，請釋此刑。久之，便籤牌放下，自三更四更，赤身跪壓，加以鞭背，數失矢溺！數兵扶之下架，腦雖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誰屬？比抬入禁，置於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水，同禁張福二以海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

至晚輕摩之，猶痲木不知，重按之始覺有痛，不能步行，如厠必負之而入，聞又欲提訊，死耳，夫復何言？祈諸弟代爲余稟堂上諸位大人，謝撫鞠之恩，悔不孝之罪。

（三）就義之日再致諸弟書

蓉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昨二十日晚親筆所書之信及遺言，已封妥託帶，尚未發言，二鼓後，金牧提訊，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梆子」裸其體，照昨書所書情形，而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親將扇香一把，燒吾背約二時之久，無所供，抬至戲廳，吊吾右大手指及脚指，懸高八尺，數刻繩斷，大指已經破裂，尋未斷，又換繫左大指懸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遍體無完膚！所訊無非要供稱孫文。又曰：你昨所講認得這個譚心休，究竟是孫文使來的否？」余曰：「我只知伊爲中國公學回湖籌欵。」

金曰：「你不實供，分明他是孫文的黨羽，你爲何不說？」又用香火亂燒余曰：「既說是他的黨羽，即是他的黨羽，我不得清楚。」金曰：「譚心休是幾時來通約你們的？」余曰：「是四月籌欵時會通過的。」金曰：「我聽說他有個什麽票據？」余曰：「不知。」金曰：「昨天你認說是孫文的黨羽，爲何不知他的憑據口號？」又拿火來燒，余只得誣供有口號。金曰：「是何口號？從實招來。」余曰：「記不清楚了。」言未已，即用火亂燒，余即誣供：「口號：「中國人。」金曰：「不止此一號，尚有何號？」

我見他勢又執香火近前，余又誣供稱曰：「以手加額爲相見之禮。」金問：「楊振三你到底認識否？」余曰：「認不得。」金曰：「他說你在湖南是個頭目，究竟你是何等頭目？」余曰：「我不是頭目。」又拿火燒，不得已又誣供曰：「我是上等頭目。」金曰：「然則你是頭目，你之下還有夥計，是些什麽人？」我說無。金曰：「總有些，你不說，我又要你上火坑。」我見火勢太猛乃曰：「同志即是夥計。」金問：「你有多少同志？」我說：「不知其數！」金曰「是何姓名？」我說「無姓名。」

三上火坑致死不屈

金問：「孫文又叫你們做些什麽事？」我說：「救國保種。」金問：「如何救法？」我說「是殺人放火。」金曰：「你要殺那一個？」余曰：「應殺者即殺。」金曰：「你們幾時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又來燒，余信口曰：「十月間。」金問：「在何處起事？」余曰：「在上海相會。」金曰：「何必要到上海，我想就是湖南，你不瀏湯醴陵之事乎？你關在禁裏，不就你也是一個。」

又問：「你與孫文同黨，有何好處？」余曰：「好處就是革命。」金問：「民報是你發行乎？」余曰：「我不曾發行。」問：「是誰發行？」答曰：「不曉得。」金問：「你曾見過民報乎？」我說着見一次。金問：「民報上說的是什麽道理？」我說：「無非中國被外國欺壓，政府不能保護，總要百姓曉得救國。」金曰：「尚有何言？」余曰：「一時記不起來」余永他釋放下來徐徐講出。金曰：「尚放下來不講，再上火坑。」衆役放下，不知有無四體，時俯在地，氣息奄奄，金牧催說曰：「我曉得再放你就不講了。」

他說「就要將我打死，我即述說些救國的話，時已五鼓，金蓉鏡即標牌收押。兵役抬下，不省人事，遺尿在床，至今（廿一）晨七時始蘇，求友書此普告同胞，要知政府下治立憲，專制的兇暴政治，有進無已。將來四億同胞，其慘可想而知！我死矣，哀哉同胞！

瘟君夢



岳騫

就當「大躍進」鬧得最起勁時，毛澤東突然把活曹操找來，說明要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林伯渠不覺一怔，停了半晌問道：「目前召集這個會議，主席主意何在？」

毛澤東笑道：「我們不能長久在政治局及中委會處於劣勢，非把這個劣勢轉過來不可，唯一辦法只有召開八大二次會議，補選一部份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使我們這邊人數比劉少奇的人多，我們就可為所欲為了。」

活曹操皺皺眉頭：「主席睿智，自不會錯，不過我們對於基層組織有沒把握，假若選出來一批又是劉少奇的怎麼辦！」

毛澤東笑道：「這個大概不會，我已經有了確切把握才召集。」

活曹操知道毛澤東的脾氣愛吹牛，又不便當面揭破，只是摸着鬍子，低頭不語。

毛澤東看出林伯渠疑慮之點，却不肯明白告訴他，第一怕他去劉少奇處告密，消息漏出就不好辦。第二時活曹操以足智多謀出名，今天也有一個謎使他猜不到，覺得十分得意。

活曹操停了一時，看見毛澤東不開口，無精打采的起身告辭，毛澤東站起來和他握手時，拍拍他肩膀：「林老，你放心，我是謀定而後動的，你不必担心基層組織的態度，這回非打垮劉少奇不可。」

活曹操偏下咀，緩緩說道：「主席，我還是希望你多考慮一下，這件事情確實非同小可，如若沒把握就不如等到一九六零年九大會議作一總清算了。」

毛澤東笑道：「絕無問題，林老，你先作個準備，關於大會的程序，發言，人事安排，請你擬個計劃，會議一定開，不過在未開之前，要守秘密，讓對方知道就麻煩了，現在只有你同我兩個人知道，若是消息傳出去，不是你說的就是我說的。」

林伯渠一聽這話不簡單，連聲說：「是的。」小心翼翼辭出。

毛澤東回到書桌上，抽出各地省委第一書記來信，仔細研究一下，絕大部份都表示擁護，少數的雖然還不十分肯定，但也是見風轉舵，到了大會上看那邊力量大投向那邊，大體說來，是必操勝券了。想到得處，不由從太師椅上跳下來打了一個飛脚，口裏唱道：「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冷不妨藍蘋走出來，一見那付怪樣子，不由罵道：「你瘋了，堂堂一個主席，怎麼打起飛脚來了。」

毛澤東被藍蘋一問，臉皮雖厚，也不由得紅到了頸。

究竟毛澤東的把握在那裏呢？這還要從頭說起。

原來自從民國二十三年中共由江西被剿，突圍逃向陝北時，中間經過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打垮了國際派陳紹禹、秦邦憲，奪得了中共中央主席之後，劉少奇就成為毛澤東在黨內的管家，一手控制黨組織達二十年，儘管組織部長換了許多人，但是劉少奇在書記處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始終負責黨務，所以各省幹部大半也由劉少奇派出。這批人自然以劉少奇親信為多。當時毛劉之間尚無成見，劉少奇的人也是毛澤東的人，這些問題毛澤東並未介意，反而欣幸於對黨內控制的成功。

到了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推進農業合作時，因為雙方觀點不同，毛劉開始發生衝突，劉少奇認為毛澤東的脚步的太快了，竟然比蘇聯的進度快，不肯虛心吸取蘇聯先進經驗，未免犯了冒進錯誤。毛澤東認為一國有一國的環境，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變化。中國成語有「跨灶之子」，「青出於藍」，兒子有時尚且要强過老子，學生也會勝過老師，為什麼我們的進度不能勝過蘇聯。經過一個相持階段，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草案竟然未通過，而且鄉下已組織成的農業合作社也都紛紛解散，尤其是浙江省，一口氣解散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澤東這一次火了，仔細一查，浙江省是奉到華東局的命令，華東局是奉的中央農村工作的指示，毛澤大怒之下，把華東局代理書記譚震林解除所有職務，調去「北京」反省，對於中共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也要按照譚震林辦理，但是在政治局未能通過，毛澤東眼光光看着鄧子恢無計可施，從此以後，毛海東才知道過去信任劉少奇實在是個錯誤，非自己來不可。

當時他採取了兩個步驟：一是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以他個人名義發佈命令，在農村實行農業合作化。另一個辦法就是剝奪劉少奇的權力，這一點比較困難，因為目前黨內人事組織是從一九四五年七全大會選舉的，除非另開一次全黨代表大會，毛

澤東沒有權力免去劉少奇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不過毛澤東畢生以鬥爭起家，任何刁鑽古怪的辦法他都想得出，他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發現了另一條路，不能解除劉少奇的職務，但是却可以分去他的權力，組織另一機構，把書記處的職務移一部份給新機構去作。毛澤東決定這個原則之後，把活曹操找來一談，林伯渠也拍掌叫絕，並且建議新機構爲秘書處，設秘書長一員，自抱奮勇願担任未來的秘書長。不料毛澤東冷冷說道：「林老，這個職務你不能作，你不是劉奇的對手，我倒想起另外一個人。」活曹操非常難爲，連忙問：「主席以爲誰合適呢？」

毛澤東笑道：「鄧小平如何？」

活曹操皺下眉頭：「主席怎麼會想到鄧小平呢？」毛澤東點點頭：「林老，你再多想一下，鄧小平的優點可多了。第一，他是四川人，四川將領都聽他的話，論到影響力比朱德還大。第二，他又是留法勤工儉學出身，那一派的人，周恩來拉不去，的，他可以團結在一起，第三，他比較聽話，去年鬥爭高崗，就多虧他賣力。」

活曹操摸摸鬍子：「主席分析的極是。不過我就怕他靠不住，因爲鄧小平太矮，逢着矮人主意必多，他一旦有了權勢就不甘長居人下了。」

毛澤東聽到這裏，忽然觸動靈感，哈哈大笑起來。活曹操不知這句話有何可笑，頓時顯得侷促不安。毛澤東笑了一陣，接着說道：「林老，你想學看像，還要用點工夫，據我的經驗，矮人比高人靠得住的多，眼前的例子，我黨政治局委員中最壞的兩個壞 ，劉少奇和彭眞比較所有的人都高，這又怎麼解釋呢？」

活曹操被他駁的啞口無言，只好連連點頭：「主席說的是，就這樣辦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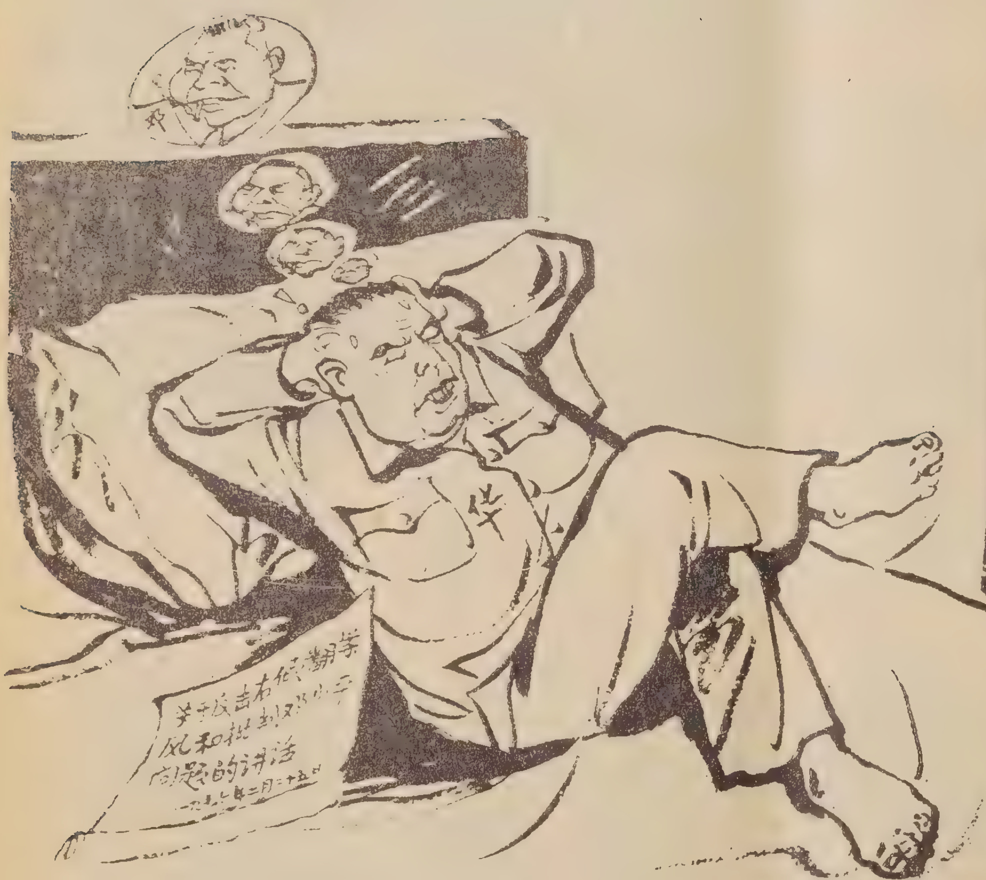
第二天毛澤東果然下個手條，在政治局下面設立秘書處，以鄧小平爲秘書長，譚震林，楊尙崑爲副秘書長。

譚震林因爲解散合作社犯了錯誤，調去「北京」反省，不過他究竟是毛澤東的心腹，經過了短短時間又東山再起了。楊尙崑多年也就是就毛澤東的親信。秘書處因爲在中共黨章上沒有根據，毛澤東就鑽這個空子，認爲不必開會通過，他以主席資格，下個條子就成了。

至於秘書處管什麼事呢？當然更無法規定，可是重要公文經過毛澤東的手，他就批交秘書處辦理，書記處反而成了空名。

毛澤東當面指示鄧小平，必須抓緊下層組織，以便在一九五六年開八全大會時，能順利控制中委會。本來來鄧小平是擁護毛澤東的，也就按照他的話辦理，對於控制下層，頗下了一些功夫。不料到了一九五五年七月間，爲了一件事，鄧小平起了反感，一怒倒向劉少奇那邊，助力變成了阻力，完全是毛澤東一念之私所引起。

原來一九五五年中共軍改爲正規化。原來的軍官沒有軍階，普通只是叫做排級幹部，連級幹部，師級幹部，軍級幹部，職權劃分不太清楚。



邓患不除，怎能安枕？



老爹說是有事和我商量，想得到的，無非是，既然祇不過半年光景，那就接受了吧之類說詞罷了。想到這，我甚至無意去「蔦屋」。前去傳話，那是另一回事；自從登紀子順利考取茶水大學文學院，離鄉寄住在學生宿舍後，我就從未去過「蔦屋」。

既是爸主動向老爹請教，而他又一再電話催促，於情於理，我實在無法拒絕。當我無可奈何地應召前往時，一切果不出我之所料。老爹一見到我，劈頭就說：

「縫子小姐，這可是求都求不到的光榮呀！這不但是庭繁一家的光榮，甚至是我們全鎭的光榮呀！」

老爹這種想法，眞使人惡心。甚麼光榮不光榮的，我自己那是不用說，就是爸和媽，相信也不會有這種念頭。

我眞想不到，像「蔦屋」老爹這樣的人，居然會說出這種話來，而且一點也不臉紅。

「好，你先上來，我們好好地談談。這眞是天大的事啊！」

老爹毫無緣由地興奮莫名。我因和往常一樣是由庭院那裏繞過來的，就坐在廊緣旁，僵硬地默不作聲。於是老爹一再向我曉諭，還有甚麼可以考慮的，對方是獲得諾貝爾的先生呀。

「我就是討厭這個。」我說。

「那麼，你是說，因爲是諾貝爾的先生，所以你討厭囉？」老爹大惑不解地審視着我的臉。

「是的，一點也不錯。」我答得很乾脆。

「爲甚麼？這倒是怪了。在我看來，這對於你將來找對象也很有帮助的呀！」老爹帶着一副嗒然若失的神情，畧事沉吟後又說：「唔，我知道了，你是爲了自己雖是庭繁的女兒，畢竟是鄉下姑娘的緣故吧！關於這一點，你大可放心，諾貝爾獎得主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相反的，正因爲你是純樸的鄉村姑娘，他纔看中了你呀。你還有甚麼可以躭心的？」

老爹自以爲猜中了我的心思，獨自滔滔不絕地說。於是我告訴他，鄉下姑娘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並不是所有原因，我堅持自己的意見：討厭是討厭。

老爹自覺對我無可奈何就站了起來，說是要把佐佐木找來，我覺得如果再拒絕他找佐佐木，未免太過份，所以未加攔阻。那一天是星期天或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已記不清楚了，反正沒多久開羅蓋就來了的。

聽完了經過後，開羅蓋故意裝出一副欣喜的樣子說：

「啊！太有趣了。縫子，去呀。我知道你不會因此而感到光榮，我也了解你所以討厭的情緒。不過，我說，縫子呀，你不妨當作畢業旅行，當作是一次比較長時期的畢業旅行不就得了。」

「如果是時枝或美彌子的話，怕不感激得馬上趕去，你沒有這種感覺，正是你的優點。不過，我說，縫子，對於這件事，你不必看得太嚴重的。去吧！」

開羅蓋帶着玩世不恭的眼神，一個勁地激勵，可是我不上這個。我也知道不必看得太嚴重，祇是，我的個性不允許我這樣。

「我根本不認爲縫子到那邊去帮傭是一種光榮，不過，我對這件事具有很大興趣。我希望你去工作後，回來的時候能夠告訴我一些那邊的情形。你時枝或美彌子不一樣，我相信你那篇見聞錄一定會非常精彩的。」

開羅蓋向我勸說後，就向「蔦屋」老爹大談先生的作品和爲人。從他對先生的作品所給予的評論看來，他顯然曾經仔細研究讀過先生的作品，這使我驚訝不止。

關於對先生爲人的評論，雖然也不過道聽途說，人云亦云，但對先生的深擘關切，似乎不是出之於虛僞的做作。如果是加納養那就不足爲奇，

開羅蓋竟也如此關心先生，則未免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了。

佐佐木老師的 號乃是我的學長們的遺產，其由來祇能求之於傳聞。據說，有一時期，他對一位有的說是丹麥，有的說是芬蘭，總而言之是北歐的哲學家，叫做開羅蓋考爾的着了迷，三句話離不開開羅蓋考爾，因此替自己贏得了這麼一個別名。是不是爲了 號的關係，不得而知，在我們教室裏，他可從來沒有提到過開羅蓋考爾的事。

則使有人故意提出來詢問，也祇是笑而不答。因爲是教英文的緣故。他有時候一高興，也會告訴我們一些英國十九世紀的詩人或小說家們的軼事，但在我的記憶，從未介紹過日本的小路或小說家。在這方面完全是別號加納養的金井老師的事。在教室裏，曾經使用微帶左傾的口吻，評介啄木、小林多喜二、野間宏等著名作家，可是從未提到過那位先生的事。祇是，在獲頒諾貝爾獎的時候，一度曾經興奮地向我們介紹先生的生平。不過，事後根據美彌子的說法，關於先生的作品和爲人，她自已比加納養還要讀得多和知道得更清楚。

其他同學中閱讀先生小說的也大有人在。尤其在成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後，大家都一窩蜂地閱讀先生的作品。

爸和二哥彷彿也湊過熱鬧。可是，不知是甚麼道理，我沒有興趣閱讀先生的作品。祇是愉快地回味過去看過的「伊豆的舞孃」那部電影，和「高原」那本小說所獲得的一些記憶，我已感到了滿足。記得當登紀子知道我居然連「伊豆的舞孃」這本小說都未看過時，她還會出聲尖叫，認爲我無可救藥了。難道我真的對文學這樣沒有好感嗎？雖然我自己並不以爲如此。

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加納養來電話。在電話中，他要我打起精神來前去帮傭。他還說，不論已經畢業或現在還在校就讀的同學，都會全力支援我的。

他的口氣活像是送一個棒球隊去甲子園參加比賽，真使我哭笑不得。儘管加納養是出了名的熱心人，我想不到他會打電話來激勵我。

東京的登紀子也來了長信。彷彿是老爹告訴她的，來信內容是說服、激勵兼而有之。

她還告訴我，她和同宿舍的同學談起這件事時，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並且追着她取出高中畢業紀念冊，爭着看我的照片。她充滿感情地說，自己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

登紀子和時枝或美彌子不一樣，是相當冷靜的女孩子，現在連她也這樣，更使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就這樣，沒多久，這一消息傳遍了全鎮，有些人還向我一本正經地道賀，弄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事實上，庭繁的卡車去了三、四四次兼倉之後，街坊間似乎就流傳着某些謠言。在這種時候，又發生了一件聳人聽聞（？）的大事，於是左隣右舍，無論識與不識，都把注意的焦點集中在我和我家。

所謂事件不是別的。我記得是五月底，但也可能是六月初。突然傳出諾貝爾獎作家來我們鎮上的消息，而使鎮民們半信半疑。謠言變成了事實，人們吃驚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一天，幾輛汽車來到了鎮公所的正門。下來的是先生夫婦，畫家東山魁夷夫婦，和小說家井上靖五位。據說，有一家名叫安達產業的公司，和鎮公所合作，計畫從燕岳山的中房温泉，引導泉水直達過去曾是陸軍演習場的山麓，以便以東京和大阪人爲對象，將那裏開闢成別墅區。

那一天是破土典禮，特地邀請諾貝爾獎作家前來觀禮。又聽說，安達產業是京濱銀行的老主顧，因爲有這一層關係，阿部先生才出面邀請先生捧場的。

鎮長和議長率領歡迎隊伍，在鎮公所所門前恭候，但是先生祇對他們看了一眼，一言不發地邀請東山和井上兩位，逕自往大街走去。鎮長以下的歡迎行列，爲先生這一舉動而目瞪口呆，身不由已地匆匆追隨其後。一行人在先生引導下，朝向我家走來，而使衆人驚訝不止。

這可不得了。一下子，我家成了全鎮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雖然是一個小鎮，即使在整個安曇來說，以家世門第自傲的家庭還多的是，天下聞名之士對些豪門不屑一顧，竟爾對「庭繁」特加青睞，也難怪人們要咄咄稱奇了。

在訪問過我家之後，先生等纔去參觀碌山美術館等地。不僅如此，早就準備就緒的當天晚上全鎮歡迎大會上，居然也找不到先生的影子，這使先生與「庭繁」之間的關係，顯得更不尋常。

於是，謠言不脛而走，而且越傳越盛，有一個時期，成了人們唯一的話題，這就是五月底的所謂事件。

× × ×

自從先生親自來電話，要求前去帮忙半年即可之後，一連幾天，電話鈴聲響個不停。

夫人也一再電話邀請。「蔦屋」老爹和開羅蓋不斷地向爸進說詞，加納養則頻頻替我打氣。

爸終於屈服了，他對我說，縫子，如果能夠忍受的話，你就答應了吧。媽在旁也一個勁帮腔。

我偷偷向二哥討教。二哥說，要是真的討厭，那就不必去；假使還能忍受，不妨答應下來。因爲這麼多人都在盼望着的呀。給二哥這麼一說，我頑固的內心逐漸開始軟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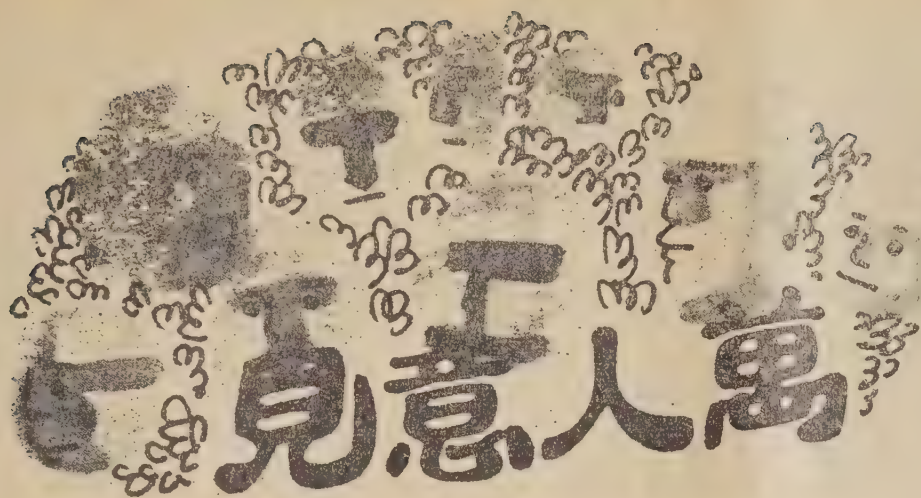
事實上，我曾以怪誕的念頭，揣測爸的心思。到那時候爲止，爸送去的庭院樹木，單是大型的就不下十二、三棵，加上運送等費用後，金額據說已多達二千萬元，而先生對這些事似乎從未提起過。一個鄉下園藝師那有那麼多資金墊付。

再說，勢不能一味依賴「蔦屋」的支援，尤其是老爹懷有請先生在金屏風上題字的私心，小心謹愼的爸，因之更感不安。關於這些日子來，代生先搜購樹木的資金和運輸費用等項，無一不有賴「蔦屋」的支援，以及「蔦屋」渴盼先生在金屏風上題字等事實，似乎已以某種方式通知了先生和夫人。我的怪誕想法是這樣的的，對方要求我前去帮傭，即使祇是六個月也可以。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這一要求是超越了常規，甚至可說是匪庚所思（失敬之至）的，要是我拒絕，那麼，題字一舉當然不談，連二千萬元貨欵也不保險，爸躭心的也許就是這一點。於是我提醒爸：

中共對外經濟政策阻力重重

集體經濟制度無法突破經濟困境

中共對外輸出無異加速經濟崩潰



一項由美、日、歐洲三邊經濟問題專家所寫的報告指出，儘管毛澤東死後，有些跡象顯示，中共有向外看政策，但是，中共對外經濟政策的展望，依然是充滿無法確定的因素，因為過去中共有過大幅度改變的紀錄，因而現在做任何肯定性的判斷，為時尚早。

這項由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的「東西經濟關係——展望和問題」，是由北美洲，日本和西歐十五位經濟問題專家所撰寫的報告，報告中說，中共與西方工業進步國家的貿易，遠落在東歐國家之後，中共的總生產力，是蘇聯加上東歐國家總生產力的五分之一，但是一九七五年向北美洲，西歐及日本的輸出，只有廿五億美元，而東歐國家則達二百二十億美元。

談及中共輕工業的輸出時，報告中說，因為中共有足夠的勞力，因此輕工業產品的外銷，看起來很有希望，但是到現在，外銷並沒有大量增加。雖然紡織品及成衣的外銷佔了中共對外貿易的最大部份，但是這方面的外銷，中共甚至不如韓國和台灣。

這種落後，也許可以克服，但是，這項報告，無疑的由於中共和東歐國家一樣，都是中共集中計劃的經濟，因此在他們能夠在國際充間份競爭以前，首先須克服組織上和其他方面的缺陷。

報告中說，中共的主要貿易對象，是日本，因為中共從日本的輸入佔其總輸入的三分之一，對日本的輸出則佔了總輸出的五分之一，但是就日本而言，對中共的輸出只不過佔日本總輸出的百分之二點五，不過中共已成了日本最大的化學肥料和鐵及鋼鐵產品的購買者。

關於中共與日本簽訂長期貿易協訂，提供日本原油的問題，報告中認為一些數字應該做為前瞻的參考，一九七七年日本進口了二億七千噸石油，六千一百萬噸煤，而該貿易協訂規定到一九八二年，也就是五年以後，中共能提供日本的石油，才能增加到一千五百萬噸，因此，即使到那時候，中共仍然是個相當小的供應者。

談到展望中國大陸沿海的石油儲存及開採問題，這項報告說，中國大陸未開採的石油，也許很多，但是即使是這樣，要達到大規模開採，為期尚遠，眼前可以預期的是，能源輸出適度的增加，就像一九七八年與日本訂定的貿易協定一樣，對日本石油的提供，做有限度數量的承諾。

關於中共接受外國貸款以購買物資的問題，這項報告說，中共購買糧食，是以短期商譽信用貸款的方式，進口工業設備及工廠，則用短期到中期的方式。

北平方面的一些聲明曾暗示可能採取長期貸款購買的方式。但是一九七五年和七六年發生的前例，也許可資借鏡。

這兩年中共有意外的貿易支付赤字，但是中共當局並不向國外貸款，以維持進口水準，而反在即大幅度減少進口以為上策。

報告中也談論西方對中共科技售予的問題，無疑的，西方的科技將幫助中共克服經濟發展上的一些障礙。但是，中共自己本身的經濟制度和其他中共集中計劃經濟的制度一樣，有其自身的缺陷。

另外，中共缺少技術人才以及其他加速裝配和操縱現代化裝備的條件，都將阻礙中共的進步。如果在現在中共新領導階層下，他們強調鼓勵及組織上的效率，則對於進口科技的影響，將遠較眼前為大。

這項報告認為，從中共的觀點看，他們科技上最大的缺陷，是軍事項

目，像飛機等，因爲中共現在的，大多是落後的過時的蘇聯裝備，要改善這種缺陷，必須大量購買產品，但只要中共須要限制從國外的中期貸購，這時購買，由於中共當前國際宣傳政策似乎不大可能。

加强青年反共思想 大陸研究列入課程

教育部通函各大學校院設置「中國大陸研究」的課程，全年四學分，共黨理論與黨史、中共政治、中共經濟、中共文教等四個單元講授。每學期講授二個單元，由一位教師講授一個單元，以在三年級開課爲原則。

爲加强青年反共思想教育，教育部訂頒「中國大陸研究」課程設置要點，除規定各大學校，並應成立教學小組，由授課教師組成，以其中教授一人爲召集人，負責研究教學內容，安排課程進度，並設專任講師一人兼小組執行秘書，除担任一個單元之課程外，並承召集人及有關主管之指導，負責各班級間教學行政工作聯繫，資料管理及有關社團與研究活動的輔導工作。

教育部同時規定設置本課程之學系每班每學年設置獎學金一名，以獎勵成績優秀學生。

另外，每年舉辦有關論文寫作競賽，此項獎學金及論文競賽獎金均由教育部統籌辦理。講授本課程之教師由教育部設置研究獎助金，以鼓勵研究。

該部在要點中也規定設置本課程之學系，可視實際需要決定講授年級，但以在三年級開課爲原則。

要點中指出，兼任教授副教授專任講師均由教育部會同有關單位所設之專案小組審定後推介學校聘任，變動時也同其專兼任人員之人事經費及鐘點費等由教育部補助，但公立院校在設置一年以後，應由各院校編列正式預算，至於所需之圖書資料與教學設備，仍由教育部補助。

鄧派爲鞏固地盤 全面進行肅異己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近期又有更劇烈的發展，加深了派系間的嚴重分裂。

鄧小平正在大力協助許世友鞏固「廣州軍區」地盤：鄧小平利用共軍「總參謀長」職權，爲鞏固其在華南由許世友（「廣州軍區司令員」）所掌握的「廣州軍區」地盤，並協助許整肅「四人帮」與林彪系份子，今年六、七月間，將許前在南京軍區（許在調往廣州前，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多年）的中上級幹部一千多人調往廣州，接替林系和「文革份子」的職位。

中共「國務院」中下級共幹再度掀起攻擊吳德高潮：「國務院」的各「室、局、司」的中下級共幹們，曾於今年三、四月間聯合炮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但無結果，而於六月以後，再度掀起攻擊吳德高潮，並在暗中成立「打吳聯絡站」，準備將有關吳德的罪証材料集中起來，送交共黨「中央政治局」處理。

最近一段時間，北平張貼大字報攻擊吳德也更趨頻繁激烈，本月十四日晚上，在北平長街又貼出一張二十多公尺長的大字報，攻擊吳德是「風派」、「溜派」和「梧派」的典型人物。

蘇聯沿大陸邊境綫 部署化學武器兵力

蘇聯正運送更多的化學戰武器給駐紮在中國大陸邊界沿綫的四十萬名軍隊。

自日本海至阿富汗部署了四十四個師部隊的蘇聯，最近幾次軍事演習期間，曾加强練習化學戰。

蘇聯可能已發展出一種運送化學武器的新發射器：由一個炮彈或火箭彈頭，內藏兩種予以分開的物體，這

兩種物體混合到一起以前是無害的。

在發射或引爆時，薄膜爆裂，兩種化學物品混合，而造成一種致命的氣體或液體。美國已發展類似的炮彈。

沿中國大陸邊界的蘇聯軍隊收到較多的化學武器——尤其是能摧毀中樞神經系統的神經性武器——以供囤積，以及接受對目標發射這些武器的工具。

軍方人士說，蘇聯利用飛機來對遠程的目標物投送化學武器，採氣體式或液式，或高空噴洒式。

一位西方消息人士說：「蘇聯軍事首領們視化學武器為戰術性武器，在未來的術性戰爭中，佔極重要的地位。」

一般相信蘇聯加强對中國大陸邊界沿綫採用化學武器，以防阻中共軍隊在戰爭中使用毒氣——至少一部份是為此目的。

中共加强越境駐軍 調集大批飛機坦克

據越南電台說，中共已經沿著它與越南的邊界部署了衆多的部隊及數百架飛機與數百輛戰車。

越南新聞社引述越南「人民報」的話說：「中共方面已在越南邊界各省部署更多的武裝部隊。」

「這些步兵師都配備了數千門大炮。與越南交界的兩個中共『軍區』部署了數百輛戰車、裝甲車與數百架戰鬥機。」

該報說：「中共的好幾艘船隻正在越南水域內進行挑釁。他們向漁民開火、向邊界警衛及當值的安全人員挑釁，並在越南水域引爆水雷，使當地人民無法捕魚與進行其他日常活動。」

該報又說，中共正設法遣返「一批越南華僑當中的二萬名壞份子。這些華僑曾前往中國大陸接受軍事訓練以便從事破壞活動」。

「越南之聲」今天報導說，越南已重新安排其空防課程。越南最近曾指責中共派遣戰鬥機飛越越南領空。

該廣播說，距離河內以北一二〇公里的北泰省的一個訓練中心已重新安排有關防空炮及其他機關槍的課程。

該廣播說，防空專家，特別是精通十四點五糎炮者，已被派至該中心訓練新徵召入伍者。

大陸經濟遭遇困難 人民抱怨物價暴漲

通貨膨脹侵襲中共，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

北平的兩名居民在本月稍早曾寫信給「人民日報」的編輯，抱怨果菜價格驟漲，他們要求中共「政府官員」「聽聽羣衆的呼聲」，並將價格降低。

西方經濟學家，在中共的黨報上公布此信，顯示中共已承認通貨膨脹是個難題。這可能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中國大陸以來的首來。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經濟學家說：「這是中共近年來首次着手應付通貨膨脹並公開承認它的存在。」

在昨天公開的這封信，趙建和劉文（譯音）說，扁豆、黃瓜、葡萄和柿子的價格，比去年幾乎漲了一倍。

日本通產大臣河本敏夫今天告訴外國記者說，他最近在訪問北平時，發現中共的經濟情況並不好，他們的「現代化計劃」，可能攪得「一團糟」。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淑英周韻秋女史畫展　倚劍樓主陳年柏

闌闠聲華向有倫，封周母女雅尤眞。詩詞國畫驚前輩；忠孝文章濟衆貧。德比梅花甘淡泊；才如秋月更清新。圖開百幅無邊趣，願作經常品墨人。

封淑英周韻秋女士畫展　張艾

寫來秋色別陰晴。又見烟雲紙上生。自有堂前萱草意。豈無筆下女兒情。繁華不在炫金粉。彩墨如聞擲地聲。此日藝壇開異卉。方知巾幗出奇兵。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展覽　廻文　冼茗聰

聽聲早羨更空羣。駿藝憑邀壓續欣。詩境妙成催秀筆。錦圖新製擅廻文。奇姿振世高懷騁。邈學窺源北派分。脂泛淡香浮素繪。旗舒彩岫海連雲。回讀

封淑英周韻秋女史畫展　廻文　鄔孟芝

廻文艷識巧拋梭。藝展聯開盛譽多。才詠絮工描翠黛。水連山寫淡烟蘿。雷風透紙綾披軸。月浦歸帆晶濯波。來去衆評眞雅賞。台高引管鳳鳴和。回讀

前題　二首　陳冠夫

百戰山河膽胄鍪。烏江落日見漁舟。名騅駿馬調情甚。那爲江東子弟愁。

環隄隔別每情牽。白鷺橫江曲繞船。喚渡聲柔嬌客在。一回吟望一凄然。

前題　四首　蕭瑤笙

家亡留得復讎身。星夜奔逃歷苦辛。求渡江千曾解劍。鞭屍終是隱蘆人。

辟易千夫勇莫當。陰陵失路慨天亡。奈何人馬難同渡。飲恨烏江到霸王。

忍看國土半淪胡。上帝蒙塵早作俘。志切渡河驅醜虜。彌留宗澤尚三呼。

半帶溫柔半帶羞。嬌聲喚渡於蘭舟。珠娘風韻珠江月。荔子灣頭憶舊游。

喚渡　四首　卓淡影

棲遲香島行三紀。久已不聞喚渡聲。往日風光如在目。何堪懷想舊時情。

珠娘扶我上蘭橈。淡淡臙脂聲又嬌。日夕江頭渡行客。奈教歲月去如潮。

羊城花艇尋大工。艇上郇廚享譽隆。歌女筵前嬌欲滴。緋緋雙頰泛桃紅。

乍離乍合幾相逢。一別眞如隔萬重。太息舊遊遭浩劫。不知何處覓芳踪。

前題　余少颿

籬落鷄聲送曉行。磯頭舴艋兩三橫。招呼舟子前谿棹。幾點殘星瞥眼明。

前題　梁朗秋

事急從呼一葉舟。蘆花深處不勝秋。英雄脫險勞漁父。慷慨惟知解劍酬。

前題　鄭春霆

江上秋風昨夜新。世間何者是知津。却教喚渡情無限。應有鳧鷗解笑人。

前題　陳荆鴻

行廚兔粥雜魚蝦。燈火通明水上家。偶到銅鑼灣畔路。珠娘爭喚客乘槎。

喚渡　崔雲岩

夜凉無賴之烟波。其奈舟人勸客何。翻憐此行聲價重。由來名士過江多。

前題　麥慶

漫步江濱興不孤。當年喚渡記模糊。珠娘應客工顰笑。帆影參差入畫圖。

前題　蕭君亮

歸鴉飛噪繞林邊。葉落江心送客船，日暮行人紛喚渡。且看彼岸孰登先。

前題　朱濟川

珠江情調憶孖舲。買棹花田看素馨。嚦嚦鶯聲爭喚渡。桃根桃葉總娉婷。

前題　周道宜

覓到桃源水正高。眼看野渡解茅。急呼舟子煩相待。且緩須臾始進篙。

前題　賴定中

臨流有客未投鞭。且喚同舟共濟川。落日餘霞歸棹好。數聲漁唱晚風前。

喚渡　梁軾昭

江千人寂日西傾。隔岸傳來喚渡聽。且把炊烟暫消歇。栽將羈客趁歸程。

前題　二首　張江娑

一以感事一以懷人未暇自憐於烟波江上也

喚渡龍城感黍離。荒台不見宋王祠。石頭終古難爲語。悄向斜陽問舊時。

喚渡長洲意不禁。畫花人去夢難尋。當年有願臨江住。可惜孤亭慰此心。

前題　陳存圖

節屆隆冬不覺寒。歲闌猶是快新歡。渡江已晚雲天遠。欲喚扁舟泝水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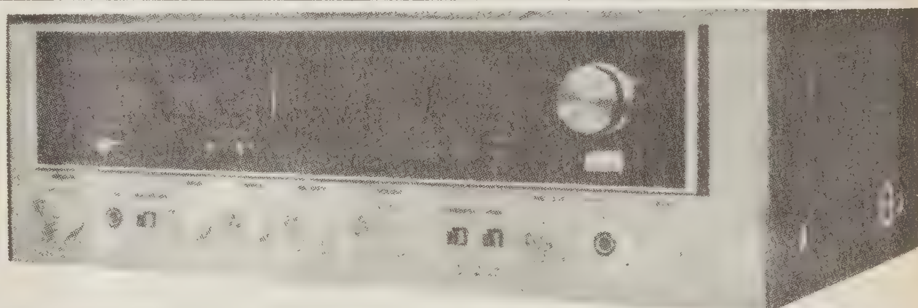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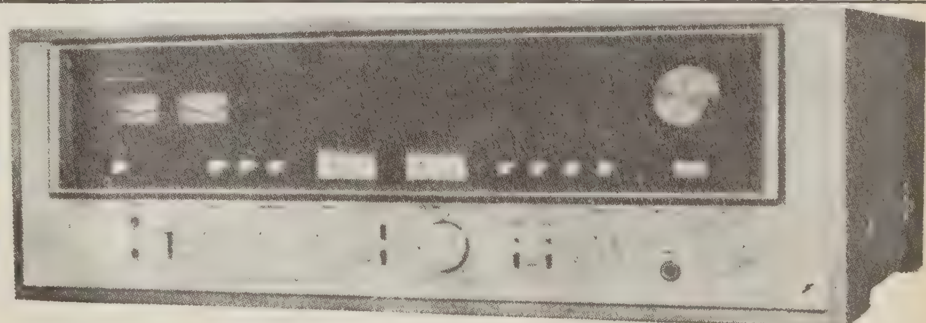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73

吳德垮台華某危矣

從吳德倒台看華鄧之爭

大衛營高峯會議內幕

中共整頓香港統戰隊伍

「一切安排爲了賽馬」

暗流洶湧的中南海

中越共無法打消耗戰

台「工蜂四」火箭與「陶」導彈評估

你辦事我放心

「十號風球!」

嚴以敬

由「中共王牌」看美毛關係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三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要目

吳德垮台華某危矣



大頭吳德的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兩項職務終於被奪，接替他的是「撬蓋子專家」光頭林乎加。去個大頭來個光頭，從這兩個「頭」的調動中已可進一步看出：以矮子鄧小平爲首的復辟派正在節節進攻，而以華國鋒爲首的毛江餘孽那一小撮人，則如大江東去，看來即或能多捱一些日子，然後架空，解體最後完蛋那是已經可以肯定的了。

林乎加文革前長期在浙江工作，文革開始時他是浙江省委書記，和當時浙江省委第一書記，今日的中共最高法院院長江華是老搭檔，他們也都在文革運動初期垮台。林某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才獲「解放」再度浮出。四人帮失勢後不久，他調上海任市委書記。今年六月七日北平派他到天津接替解學恭的工作，成爲天津的一號頭目，爲時僅四個月，又調北平工作，可見這個林某是有來頭的，可以估計得到，他除了精揭或撬「蓋子」，搞清查、平反和「雙打」一類本領外，更重要的是他爲鄧小平信得過的幹部。

解學恭山西人，與今日中共的「英明領袖」華某是同鄉，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同在山西呂梁山區「打游擊」，解且曾是華的上司。在四人帮得勢階段，解可能通過王海容的姑媽天津市委書記之一的王曼恬與江青拉上關係，並帮助江青在天津市寶抵縣樹立一個「羣衆文化活動」的樣板，就是菲律賓總統夫人馬太曾經由江青陪同前往訪問的小靳莊大隊。還有一可能，解學恭與四人帮建立良好的關係，說不定是通過他的老部下當時毛江的親信華國鋒作的手脚。這些都不談，但華國鋒曾經對解力保那倒是事實。五月間華某訪問北韓回來途中，曾特到天津下車與解學恭一晤。也可能因華對解力保，所以，鄧派則力揪，終於六月上旬把解某踢下了台。

吳德也是華某力保之人。華吳的關係，除同是毛江親信文革受益派外，他們過去又都是康生一手訓練出來的「特字號」人馬。有此兩層關係，華某自然不願吳大頭下台。然正如老毛所說「形勢比人强」，在鄧派的强大壓力下，只交出了北平市黨政位置，還保留着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頭銜，雖然和賽福鼎的處境一樣，但那總比被一脚踢開，由「停職審查」進而走上被整肅的命運好得多。

吳德在中共高級幹部中是唯一的能講一口標準國語的人，不過這一手對他並沒有帮助。

繼解學恭、曾紹山垮台後，吳德和李瑞山又連續遭受嚴重打擊，其程度已經是由半垮走向垮台，距離完蛋的日子不會太遠了。這對華國鋒來說，簡直是禍不單行。不過，對一個「吃碗面翻碗底」的「負心的人」，是應有此報的。

過去，華某通過他的「太上皇」客家佬葉劍英的拉攏，以及同屬文革受益的利害關係，在軍隊頭頭方面勉强可以說是華葉集團的有北平陳錫聯、瀋陽李德生、福州楊成武和經毛林江過渡到華手中的部份四野幹部，但到了今天，已經是形勢大變，面目全非了。在東北當「紅色滿州國皇帝」的李德生，已經叛華投鄧，所以，九月中旬鄧小平由北韓回來親去瀋陽活動，不久就把瀋陽部隊政委兼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幹掉。從這一着棋不難看出，李德生「蟬曳殘聲過別枝」後，首先就要立功，而立功的犧牲品第一個就是曾紹山挨整是李德生的出賣，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涉牽到陳錫聯。吳德垮台一多半，已使陳錫聯無法藏身，再加上他的多年「老戰友」曾紹山被拉下馬，已使他站在派系鬥爭的最前綫，一是舉手向鄧小平投降，一是條件談不攏，等着垮台。

同屬二野出身，又都是湖北同鄉，由江青一才提拔起來的李德生可以向鄧派投降，當然陳錫聯也可厚着面皮向鄧小平靠攏。再不，另當一個管體育的副總理，把北平軍區司令員職務交給黑帮份子傅崇碧。不投降，也不降級讓位，那就只有硬撑下去，但能捱多久？最多能等到葉某死亡華被架空，再灰溜溜地下台。當然，鄧小平已七十多歲，且他的班底也是拼湊的「雜牌軍」，拖些時間北平形勢難免不發生變化，但在目前來說，陳錫聯到底走那條路，應該是選擇的時候了。（編者按：據十四日外電報導，陳錫聯已被撤除「北京軍區」司令員之職）

陳錫聯事作過後，輪都輪到毛江的御林軍「八三四一」教頭汪東興了。汪垮台後，華國鋒可就眞的成了孤家寡人。當前北平的形勢是：鄧派並無意對葉劍英下手，最多等他一年或二年就死了，他死後華某即或不肯下台，鄧派可以召開中共十二大，把他趕下台，然後治他個「四人帮的黑幹將」的罪名，教他也嘆嘆被整肅的味道。

鄧小平二次復出後，不少人都看好他，說他是繼周之後的「穩健派」頭頭。現在什麼都清楚了，他一點也不穩健，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仇來報的人。

國慶閱兵在展示國軍實力
蔣經國總統任內必將反攻大陸

一般人都認爲：今年台北舉行「漢威演習」，展示國軍强大軍力，並公開自製的現代化武器「雄蜂」飛彈，乃是「反攻大陸」的先兆。在第六任總統蔣經國先生的任內，必將完成反攻大陸，恢復中華國土的大業。今年的閱兵大典，實具有深長的意義。

梁人傑

國慶大閱兵的意義

光輝的雙十國慶又到臨了。

今年國慶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是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蔣經國先生就任後第一個國慶。許多人都相信，蔣經國先生是肩負起反攻復國重担的總統，在他任內，一定可以達成反攻復國的使命。

停頓了多年的國慶閱兵大典，今年不但恢復，而且是國府遷台廿九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閱兵，定名爲漢威演習，在這次閱兵典禮中，不但展示了三軍雄偉陣容，更具意義的是中華民國自製現代化武器——飛彈、大炮、飛機等等，也在這次閱兵中展示出來。

過去幾年的國慶，中華民國着意展露經濟建設上的成就，目前，十大建設已次第完成，多項新的建設，啣接進行。而今年，特別展示中華民國的强大軍力，這一個閱兵禮，絕不是要增加國慶節日一點熱鬧氣氛那麼簡單，這雄偉的兵力，不但展示給中共看，也展示給美國、日本看。

當美國投機政客要動「中美防衛協定」腦筋之時，中華民國要讓美國執政者知道，中華民國不但有足夠的自衛能力，並且可以在美國廢止防衛協議之時，馬上反攻大陸，在美國要作出這項決定時，必須考慮此點。

日本與中華民國原已有了「和約」，爲了取得釣魚台的利益，又與中共另訂「反霸」和約，但這個和約我們決不承認的，國府已再三聲明，釣魚台是我們不可放棄的國土，必要時，我們會使用武力來保衛我們的國土。中華民國强大武力的展示，應該含有這個意義。

中共雖然高喊軍事現代化，可是參觀過中共軍事設施的外國專家都表示，中共「解放軍」的裝備，非常落後，至少落後二十年，目前雖然不惜大舉借債，向英、法等國大量購買現代化武器，可是軍隊沒受過現代化訓練，即使有了現代化武器，也等於廢物。相對的，中華民國不但擁有現代化部隊，現代化裝備，還擁有自己生產的現代化武器，對這一方面，中共就非有一段時間無法追得上了。

中華民國在今年國慶中特別强調軍事上的進步與成就，是意義深長之舉。從各方面窺察的跡象。——如高魁元的談話，王昇的講話等，配合這次漢威演習，實有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先兆。

總統蔣經國先生要在任內完成反攻大業，必須爭取時間，不可以任由歲月蹉跎。大陸民心思漢，是一股最堪利用的力量，如果時間再拖延，他們會由失望而變爲絕望的。

二十九年的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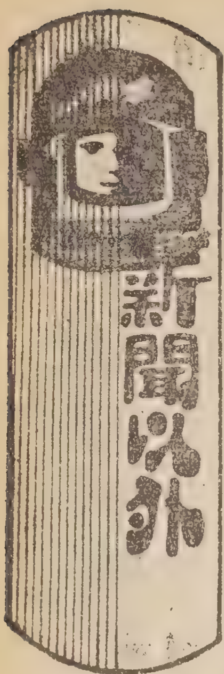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來，國府播遷台灣，一時未有充分能力反攻大陸；中共雖年年叫囂「解放」台灣，可是經金門兩次挫敗後，「解放」台灣的叫囂，只成了例行公事。

這二十九年來，成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競賽，國民黨在台灣銳意實行國父的理想，共產黨則以馬列正統自居，力反修正。過了二十九年悠長歲月，孰優孰劣，已得到明確證明。

儘管中共厚面皮的宣傳說了多少好話，但對香港人決不會收效，大家都知道他們在瞎吹牛。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回到大陸探親，也有許多合法移民及非法偷渡者來到香港，外國人到大陸觀光，一來一往大都要經過香港，從這些人口中，大陸的眞實情況，很難瞞得過香港人的，因此世界上最熟悉大陸情況的，無過於香港人。同時，由於旅遊事業的蓬勃，到台灣觀光的，佔香港旅遊的絕大比數，很多人到過台灣，台灣情形也爲香港人所熟悉。

他們中更有部分是大陸和台灣都去過，或經常去，他們會把這兩個不同的社會比較，在他們心目中，這二十九年的競賽，優勝者爲誰，早有定評。語云民以食爲天，這個食字不祇包括口糧那麼簡單，應該是指「生活」而言。台灣的生活水平，與大陸簡直無法比較，我們只覺得台灣同胞太過浪費，生活上所需，不虞匱乏，物質的豐裕，遠非大陸可比，這證明了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比共產主義要實際得多。

其實，小小的台灣島，人力資源，都比不上大陸，而經濟上的成就及各項現代化的建設，即使中共「急起直追」，再過二十九年，也追不上中華民國。等大陸有了進步時，台灣又有更大的進步，永



遠追不上。

中共實行「現代化」，計無所出，要借助香港廠商，希望五年後撈得他們的投資與設備，更須學習他們的工業上各種技術。但台灣工業比香港進步，香港的工廠也要聘用台灣技術人才，這一比較，可知大陸工業和台灣的距離了。

二十九年的競賽，優劣已分，作爲一個中國國民，自然選擇能給與人民康樂生活的政府。不過，大陸人民在極權統治下，無權選擇，如果不賴武力將這暴虐政權推翻，便只有待其腐爛。不過，人民受苦已二十九年，還要繼續受苦，實在是太可怕的事，大陸九億同胞渴望國軍反攻，其焦灼的心情可以想見，在歡渡國慶節日之時，我們可不要忘記這一大羣水深火熱中的同胞。

闊佬媚共窮人反共

每年的十月，在香港，會有一次强烈的比較，「十一」與「雙十」是表現民意的最好機會。左派分子比較有組織，一個「命令」，可以使一兩千人去排隊買票看藝術團，同樣的，也可以一個「命令」，叫所有與左派有生意來往的商號，到「十一」掛出汚腥旗，右派團體沒有人可以「命令」他們。他們的集會、慶祝，不但是自動自發，而且自掏胸包。

若干年來，凡通衢大道的酒樓，十月一日都被左派包下，目的在門面裝置一幅巨大宣傳畫，以壯聲勢，但這種情況近年已逐年減少，不是中共代理人捨不得這幾個錢，而是虛有其表，內裏冷冷淡淡，年年如此，參加的人愈來愈提不起勁，除了「官」式的新華社酒會，顯已大不如前。

老萬常常感覺得，左右派的慶祝「十一」與「雙十」，情形非常滑稽。共產黨是以「窮人大翻身」來號召，但參加新華社酒會的，都是香港的資本家、有錢佬，今年到北平去朝聖的「香港同胞」，看名單，全是剝削階級。而在香港熱烈慶祝雙十國慶的，大部分是窮人，半山高尚住宅區，很難發現一面國旗；但任何一個新區，都是旗海飄揚，這情況似乎說明：香港窮苦大衆都反共，有錢佬都托共產黨大腳。其實不是這麼回事，香港許多有錢佬心裏都反共，有些因爲與共產黨做生意，不敢開罪他們，還要表現得前進。沒有和共產黨做生意的有錢佬，爲了明哲保身，變成沉默的大多數。只有「無產階級」無所顧慮，可以自由表達意志，因此在各新區特別表現得熱烈。每一年，把慶祝雙十視爲發洩他們反共愛國情緒的一個機會。

香港環境特殊，像我們萬人日報，連「大閘蟹」的廣告也不肯登，人家只說我們「死硬」，抹煞了我們高尚的「反共愛國」的情操；自命「中立」的報紙，出土文物，他登全版廣告；慶祝雙十，也登全版廣告，無所謂左右，有奶便是娘，你肯付廣告費，我就照撈。

雖然說「死牛一便頸」往往「執輸」，萬人日報不肯左右逢源，也許是我們發不了達的最大原因。不過，如果沒有新區每年熱烈掛旗慶祝的愛國同胞，沒有立場不變的萬人日報這種死硬報紙，香港會變成怎麼樣，眞很難說。

我們並不羨慕左右逢源的人財源廣進，萬人日報的雙十國慶賀啓，不是也有很多愛國社團、商號及個人捧場嗎？愛國的人並不孤單，投機者始終受人唾棄，發了達也不會被人瞧得起！

反攻大陸的「預言」

金帝對老萬說，靑銅劍寫花架，引述他在國慶大會中的講話，寫得不夠完全，要求老萬再把他的話複述一次。

他預言蔣經國總統，是領導反攻大陸的總統，因爲蔣經國先生是第六任總統，用廣東音來講，「第」與「大」同音；「六」與「陸」同音，因此第六任總統就變成「大陸」任總統了。

老萬在雙十特刊中的文章，也預言蔣經國總統是領導反攻大陸的總統，不過，老萬的論據不是憑諧音，而是根據形勢與事實的觀察。

近年的國慶紀念，中華民國的宣傳，一直重視建設的成果與經濟的發展，國慶閱兵已停辦多年，今年却舉行了空前盛大的閱兵典禮，展示强大的國軍陣容，更把國產新型武器公開，此舉意義深長，配合起國軍將領近日的言論，可見反攻大陸已不再是紙上談兵了。

金帝說，他的「預言」一向非常靈驗，特別鄭重要求老萬將他的話登在報上，是立此存照，他日果如所料，國軍反攻大陸見諸行動，他的預言成爲事實，則可改行做預言家了。

昨天有位從南京循「合法」途經到香港來的太太，到報社托老萬辦入台證，因爲她來了只兩年，與到自由地區五年後始能申請入台的條例資格不符，恐怕愛莫能助了。

這位太太談起在大陸的苦況，熱淚盈眶。她說，尤其住在南京的人，因爲過去是國府所在地，居民大部分和國民黨有關，動不動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被目爲「特務」的人也特別多。

大陸同胞自由被剝奪，吃的沒得吃，眞是度日如年，國軍再不反攻大陸，他們在水深火熱的熬煎中，眞不知怎樣過下去。她聽說蔣總統將會在任內領導反攻，感動得吊下熱淚來。

不過她也十分躭心，中共對大陸人民控制甚嚴，國軍反攻大陸，必須得到大陸人民響應，裏應外合，才可把中共暴虐政權推倒。可是人民在中共控制下，不容易起而反抗，得不到人民支持，反攻便事倍功半了。

老萬認爲，中共嚴厲控制人民，不表示他們就對國軍反攻袖手旁觀。因爲，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一旦反攻戰事爆發，不但大陸人民羣起響應，壓制人民的共幹，也會同樣响應。中共歷年來的權鬥，使到中下級共幹無所適從，動輒得咎，雖然騎在人民頭上，也隨時可能成爲「反革命」而遭受被鬥厄運。因此，在國軍發動反攻大陸時，中共對人民的嚴密控制就會瓦解，人民革命全面爆發，有如洪流，沒辦法可以制止的。

從吳德倒台看華鄧之爭

岳騫

最近幾月來，海外報刊均推測吳德要垮台，吃鹽的咀說話最靈，吳德果然垮了，所有北平市的職務全部革除，下一步如何尚未知，吳德何以必垮，其垮台對華鄧之爭又有何影响，畧述一下。

吳德：河北唐山人，一九〇九年生，北平中國大學肄業，在校時即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加入河北省反帝大同盟，負責中國大學反帝支部組織，担任突擊工作。離校後從事中共工運活動，並負責保定「少年先鋒隊」的組織與行動。一九三二年在唐山從事工人活動，當時北平之中共組織被政府破獲，而吳獨獲倖免。抗戰初期，會藉助於唐山工人組織力量，在冀東一帶十二縣發動騷擾行動。一九四〇年赴延安參加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主辦由康生主持特別班受訓，旋又參加由陳雲主持之城市工作訓練班，接受地下黨務工作訓練。嗣派赴冀察熱遼邊區從事工運。一九四二年後歷任八路軍呂正操部團政治委員及支隊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秘書長等職。一九四八年八月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六屆執行委員」，並兼任「總工會華北區辦事處副主任」；同年十月調任中共唐山市委員會書記。一九四九年十月任「政務院燃料工業部副部長」。一九五〇年八月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及中共平原省委員會副書記。一九五二年八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十一月兼任「天津大學校長」。一九五三年一月任「天津市新婚姻法貫澈委員會主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四月任「天津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五月任「天津市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及天津市選舉委員會委員」；六月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長」；同年十二月任「天津市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推銷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天津市代表。一九五五年三月調任中共吉林省委員會書記，並任「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主席」。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六月升任中共吉林省委員會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八月兼任中共吉林省軍區政委。一九五八年一月任「松花江流域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七月兼任「東北人民大學教授」。一九六〇年任「吉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五月連任「政協會議吉林省委會主席」。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決定恢復六個「中央局」後，吳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書記。一九六四年升兼中共吉林省軍區第一政委。一九六五年十月任中共紀念　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委員。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初期，中共北京市委員會改組，吳自吉林省調任中共北京市委員會第二書記，並代理彭眞的「北京市長」職務，權傾一時。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七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中等學校聯合召開之「復課鬧革命，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誓師大會」，在會中號召：「要特別着重批判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綫和教育制度」，並要求遵照毛澤東「五、七」指示，逐步探索和創建新的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教育制度」。一九六八年一月，兼任中共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十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八屆擴大十二中全會中，被遞補爲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二月十九日，出席「北京市」各界慶祝「越南南方民族陣綫」成立八週年集會，會上指責蘇聯把越南問題作爲同美國「互相勾結，互相爭奪，妄圖重新瓜分世界的反革命交易的一項重要內容」。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主席團成員；同月廿四日當選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一九七一年三月，當選中共北京市委員會第二書記，同年八月兼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一九七二年五月，升任中共北京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一九七三年八月，當選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七四年一月，原任中共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職務，由紀登奎充任，吳降任第二政委，一九七五年一月當選「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免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兼職。

就吳德出身來看，顯然是屬於「白區的黨」，是劉少奇彭眞領導的學生運動一分子。抗戰期間又在「晉察冀」工作，共黨盤據的這一地區，軍事方面領導人是聶榮臻，黨方領導人便是彭眞。這一個系統的人，以後與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邊區合而爲一。吳德與鄧小平大概也有淵源。

據此推測，文革初起，彭眞垮台，李雪峯繼彭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吉林任省委第一書記，却降級去北平繼劉仁任第二書記，可能還是毛對劉鄧的妥協。

杭州會議彭眞雖垮台，但劉鄧勢力仍大，雙方採取妥協辦法，即彭眞一定革職，「北京」市委必須改組，但繼任人選由劉鄧作主，在此情形下，劉少奇把另一個山西籍的心腹李雪峯（原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調了接彭眞，吳德之接替劉仁自然也是同樣情況，此時的吳德，尚是劉鄧的人。

吳德到北平很快就同宮廷派掛上鈎，當時江青手下無人。像吳德這種有經驗的幹部，自然也需要，以後吳德便成了江青集團一分子，歷經大變而不倒。一九七六年「火燒天安門」事件發生，吳德以「地方官」身份蒞場鎮壓，在當場廣播時，咬定天安門事變是鄧小平所主使，這段話在當時雖然得到江青激賞，却種下了今日的禍根。

矮子上台後整肅的對象，可以看得出首當其衝的就是背叛了他而投向江青的人，愈是過去的親信倒得愈快，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便是一例，賈啓允是鄧小平在西南局的幹部，經矮子一手提拔，由財經幹部轉爲黨務幹部，文革前獲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隨矮子垮台而垮台，在矮子復出前被放出牛欄，得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初以爲乃矮子之力，以後始知賈啓允「晚節不堅」，投降江青，得任要職，矮子此次復出後，第一個垮台的便是賈啓允。

吳德情形與賈啓允有相似處，而吳德對矮子之反噬，賈啓允尚未曾有過，是以矮子必打倒吳德，因事有必至、理有因然者。

吳德之垮，必然影响到華鄧勢力均衡，矮子此次復出，在三中全會當衆承認錯誤，表示擁護華國鋒領導，到矮子抓到權力之後，馬上就倒華國鋒，到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堅持這樣作，「元老派」之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也會出而制止。

因此，矮子所採取的是剝筍戰術，從下面開始，一層一層的剝，一年來，所有接近四人帮的省委第一書記全垮了台，未垮的如李瑞山、劉建勛，也都搖搖欲墜，省委第一書記是共帮眞正力量所在，矮子掌握了各省省委會，華國鋒即使在政治佔多數，也被架空了。

矮子當然不會以剝到省委會爲滿足，仍然層層向上剝，最後全部剝光了，華國鋒不打自倒。

在華國鋒而言，他最後的一道防綫建築在四個人的身上，即吳德、汪東興、陳錫聯、陳永貴，只要這四個人沒有問題，華國鋒的位子便可坐得穩，至於有沒有權力，是另外一回事。

而今吳德倒了，雖未全垮，相信也只是時間問題，目前所保留的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均是空頭銜，即使目前保留不動，到了召開「十二大」時，吳德未必再能當選政治局委員，甚至能不能當選政治局委員，都成問題。

華國鋒對吳德，始終用力維護，到了最近，吳德的罪名由天安門禍首，四人帮帮凶，一變爲辦事不力，阻礙北平市建設，以這種風流罪名逼吳德下台，可以保留其他工作，不是給吳德面子，還是給華國鋒留餘地。

照目前情形看，華國鋒還不會垮，矮子要留他作一個「高級特使」到各國跑跑，但其他三個二陳一汪的前途也就難說了。不過矮子此種趕盡殺絕的作風，及百分之百資本主義化的政策，必然會招來極大部份共幹的驚懼與仇視，矮子一意孤行下去，可能還有「三落」之時。

中共的國際誘騙無法得逞

李哲夫

中共近月來，在國際統戰方面，變本加厲，極盡翻雲覆雨，詭詐誘騙之能事。人只注意到華國鋒於八月中旬進入蘇聯後門的巴爾幹半島上的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的訪問，是因爲華爲中共黨政最高頭目的姿態進入蘇聯後門，從事離間南、羅與蘇聯的關係，而忽略了自今年一月開始，北平頭目自鄧小平以下，幾乎是傾巢而出紛往世界各地訪問，已遍及亞、非、西歐、東歐，與中東，南美亦在其訪問之列。每一訪問團均由其黨政軍經頭目組成，各懷有不同的陰謀詭計。如今年一月下旬鄧小平訪問了緬甸，二月初訪尼泊爾；二月下旬王炳南訪巴基坦、孟加拉、印度；三月中李先念訪菲律賓，後又訪孟加拉；五月二日「副總理」谷牧訪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目的在考察西歐進步技術，採購新型機械設備；五月五日至十日華國鋒首次離巢訪問北韓；六月三日外長黃華於出席聯大裁軍會議後，繞道非洲在薩伊訪問五天，又於六月八日抵荷蘭，十一日晚抵安卡拉，十四日抵伊斯坦堡達德黑蘭，於十八日返回大陸；六月十六「副總理」耿飈訪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所有南亞國家如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菲律賓、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至此均爲中共訪遍，耿飈在巴斯坦大言不慚說：一個以第三世界爲主力軍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綫，正在不斷加强和擴大，實則耿此次訪巴却因中共與印度的關係並無顯著的改善，便不能不重申對巴的友誼，作爲對印度的詐嚇。此外六月間中共更派出四個軍事代表團訪問歐非兩洲：六月八日副總參謀長楊勇訪問南斯拉夫。六月十日副總參謀長張愛萍訪問瑞典。六月十五日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訪問羅馬尼亞。六月十五日另一副總參謀長遲浩訪剛果、薩伊。四個代表團任務均各有目的；楊勇、梁必業在加强南、羅兩國軍事勾結，以牽制蘇聯。張愛萍在考察北歐軍事，以供共軍現代化的借鏡。遲浩則在向剛果提供軍援。爲剛果、薩伊的軍援作準備工作。

鄧小平復於華國鋒五月訪韓之後，又於本（九）月八日趁北韓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慶典又率黨政頭目訪問北韓，企圖拉攏北韓，免其倒向蘇聯，同時叫囂要求解散駐韓聯合國軍司令部，美軍全部撤出南韓；其表態的用意，乃是借所謂美軍撤出南韓的叫囂，即在逼美軍撤離台灣海峽。

這數月來，共頭們狠奔豕突，叫囂奔走，一方面爲的是想穿破蘇聯的包圍。一方面就是打着「反霸聯合戰綫」的旗幟，希圖以「第三世界」領導人自居，來抵制「蘇修」並藉此邀寵於美國人進而騙取西方經濟、科技甚至軍事裝備的援助。

不過，中共頭頭雖然使出混身解數，詭詐誘騙，四處活動，却並無多大成效，舉華在羅、南之結果，可概見一般。羅、南無一語附和中共的反霸統一戰綫。只表示願作經濟下的合作。羅、南方接見華時，已於事前事後向蘇聯報備或解釋。華一行結果不過爾爾，其餘各中共頭頭更無論矣。因此我們希望美國應洞悉個中情形。勿爲中共之假象所迷惑，墜入其所設陷阱。

由「中共王牌」看美毛關係

陳璞懷

自華鄧不惜背棄共黨原則立場，以低調外交手段，全力拉攏美國政客，使美國朝野掀起「中國問題」研究熱潮，並以「中共王牌」爲理論基礎，希冀藉此解決「關係正常化」問題，以達到制衡蘇聯的目的。不過，中共除了人口衆多，幅員廣大之外，其他的條件，它只能是一個亞洲的地區性力量，根本不能與超級的蘇聯相比。而今日的大陸則是一片貧窮，工業與技術都非常落後，不可能作爲美國用以制蘇的「王牌」。

隨着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今年五月訪問北平，與華國鋒、鄧小平、黃華等中共頭目舉行秘密會談；暨七月白宮科學顧問普瑞斯率領包括國家太空署、國家衛生院及國家科學基金負責人在內的科技代表團訪問大陸，與緊接着衆議院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爾夫等九個國會衆議員的到達北平訪問，以致中共大批邀請美國各方人士到大陸參觀，鄧小平等坦承中共科技落後，希望獲得西方國家援助，及美毛合作開發渤海灣石油等，這一連串新的發展，再度掀起美國朝野對「中國問題」的研討熱潮，美、毛「關係正常化」問題，也成爲辯論的中心。

從美國的中共熱談起

可是大陸及其在美國的應聲虫，却已沾沾自喜，認當布里辛斯基的訪平，業經一掃去年八月萬斯訪平後十一個月來的「冷滯氣氛」，使雙方關係再出現「積極局面」。某一親共刋物甚至大加渲染，說「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已經產生一條統一戰綫，以對抗蘇聯在亞洲、非洲、中東以至歐洲等地的擴張。」

他們甚且自我陶醉的推測卡達總統將其在任內適當時間應中共邀請訪問北平，有將親自簽署美、毛「關係正常化」聲明的可能。

不過，美國大多數人民，還是非常冷靜，他們的反應恰恰相反，與論方面繼續不斷對白宮提出警告，希望對中共關係正常化愼重將事。前加州州長雷根及參議員高華德等政治家，在演說中且堅決反對屈就中共。

美國全國州議會一致通過支持中華民國，參議院更於七月二十五日以九十四票對零票，通過在一九七八年的國際安全協助法案中增列一項修正條欵，警告卡達總統如欲變動一九五四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須在事先與參院進行磋商。八月七日衆議院多數黨領袖賴特也在答覆記者的訪問中說，他反對政府降低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與中共從事關係正常化，並預言大多數的國會議員，也將反對這件事。理愈辯而愈明，這可以看出當前美國民意的趨向。

白宮謀師們的幻想

我們早已了解：美國若干政客之所以力主與中共接近，急求美、毛「關係正常化」，主要係基於其面對蘇聯勢力迅速發展的世界戰畧而來。由前任國務卿基辛格，以迄現任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都一貫主張以拉攏維持國際政治的平衡，利用中蘇共矛盾，牽制蘇聯，保持美國在當前美蘇兩超級大國競爭中的優勢。因之卡達總統及其幕僚，也一如尼克遜時代，不斷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探索，希望爲自己找出一套似是而非的說法，（即美國術語語所謂「模式」），堵塞美國人民的反對，拉近中共與美國的關係。

作爲卡達總統最高謀師的布里辛斯基，是一位「國際新結構」論者，他認爲在當前情勢下，美國爲對抗蘇聯。維持既有的地位與利益，特別是「要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維持强大而多樣的軍事力量和活躍的外交，以支持美國在此一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加强美、毛關係，乃其「全球政策的一個中心因素」（見布氏赴平訪問前在華府日本協會的演說），以此，布里辛斯基訪問大陸時，他不僅坦誠的告訴中共頭目：「美國與中共具有共同的戰畧利益，中共的强大與安全，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還簡報了白宮絕對機密的第十號總統備忘錄有關美蘇限核問題談判的情形，使中共對其有「推心置腹」之感。日本記者在報導中形容雙方：「在反蘇戰畧方面有出乎意料的協調」，因之，莫斯科便大肆咆哮起來。

布里辛斯基訪問後，美國實際也已開始若干相因的安排，國防部長布朗也一反以往立場，表示同意出售可作軍事用途的探油電子儀器，並不反對西歐國家以某些武器賣給中共。而美國科學技術代表團的赴平，恰爲中共大搞科技運動，極求打開西方技術與軍事現代化大門的當口，美國則幻想以廣泛的科技合作，擴大美、毛貿易，對正在內外交中的中共，便成爲最大的救援。

各方對美毛勾搭的看法

許多研究戰畧與蘇聯問題、中國問題的專家，都會發出警告，指責卡達聯毛制蘇非特不能作爲一張「王牌」，並在長程的戰畧上冒着極大的危險。如加洲大學伯克萊分校的俄藉教授亞歷山大·楊諾夫七月初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的一篇評論，就特別指出美國現在的扶持中共，可能就像第二次大戰前西方國家爲對付希特拉德國而支助史達林蘇聯一樣，鑄成極大的錯誤，再在國際間造成一個「新的三角」形勢，帮助中共經濟、軍事力量的成長，待其坐大而不可收拾。

喬治城大學戰畧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李丁教授，更進一步發揮，認爲美、毛勾搭，可能刺激蘇聯，在其軍事力量遙遙領先中共之時，一舉摧毀中共在新疆的核子基地，炸毀其各地的機塲及兵工設施，並支持一項所謂土耳其斯坦人民解放戰爭。如其發生，美國必將面臨最大的困擾。此外，也相信，今日美國的拉毛，目的在增進美、毛和解，爭取裁軍會談的成功，可是事實的發展，如美、毛接近，則可能完全相反，使美蘇和解更爲困難，就像日本與中共簽訂「和約」，引起蘇聯反對，乃至多次舉行軍事演習示威，使人惴惴不安。

專家們認爲：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共除了人口衆多，幅員廣袤之外其他的條件，它只是一亞洲的地區性力量，根本不能與超級强國的蘇聯相比。而今日的大陸則是一片貧窮，工業義技術非常落後，不可能作爲美國用以制蘇的「王牌」。

尤其中共與美國的基本意識與觀念的紛歧，迄仍無法消除，若於此時侈談「美國與中共具有對付蘇聯的共同戰畧利益」，不但非莫斯科所能忍受，且可能影響美蘇生死倏關的談判。所以親毛不應是美國政府的目的，最大限度只能作爲緩和中共與美國仇視的一種手段。

另一方面，在其他各種民意測驗中，絕大多數美國人都主張美國應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維護台灣安全，甚至有人提出美國應以南韓、日本和中華民國爲甚西境防衛綫，就像歐洲爲它的東境防衛綫一樣。同時以爲南韓、日本和中華民國建立縱的支援關係，也並不表示對北平或莫斯科不友好（美參議員賈維茨）。人們也非常注意去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貿易，總額達到六十億美元的紀錄。而號稱八億以上人口的中共。則只有三億美元。今年上半年中美貿易數續有增加，並由政府主導正在美國進行大量採購的政策，更受到美方的讚譽與重視。

世界的局勢正在不停的變化，一般政論家都主張美國有許多重大的課題正在進行，諸如美蘇裁軍談判、中東和平問題等等。不應對棘手的美、毛關係，去操切的進行，最好是讓它冷却一個時期。即使要用這張「王牌」，也得精打細算，摸摸各方面的底牌，耐心處理，尤其當對方急不可待的時候，更應沉住氣，不要隨便發牌。

雷根曾說：這是一項「耐心」的比較。對我們而言，亦復如此。

青蠅安能污白璧？

齊冥

不知怎的，中共近日大量利用現代名人的老婆老母、不肖子不肖孫之流作統戰工具，甚麽馮玉祥的兒子啦，梅蘭芳的老婆啦，張治中的女兒啦，全都派上用塲。最近，連于右任的女兒的老公「民革中央常委」屈武也給搬出來了。

屈武在「中秋憶故人——從我的岳父于右任談起一文裏說：「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我的岳父于右任老先生寫的兩首詩。其中有：『相逢囘念寒三友，泉下經陳知不知？』『中山陵樹年年老，掃墓于郎已白頭。』在詩中充滿了于老先生思鄉、憶舊和愛國的感情，這也是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共同感情……（于老先生）想到台灣寄人籬下，孤懸海外，與社會主義祖國大陸隔絕，而他老人家自己已到垂暮之年，還過着隨人俯仰生活的境遇，不禁感概萬千，就寫下了這樣兩首詩……我已年過八十，但完全有信心看到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頭導下，完全解放台灣。」

于右任的詩有「思鄉、憶舊和愛國的感情」，却無眷戀「社會主義祖國」之意，這是對于右任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的。于右任的女婿縱使喋喋千言，也抵不上于右任本人的一首曲——越調天淨沙：

中原萬里悲笳，南來淚灑黃花，
開國人豪禮罷，採香盈把，高呼
萬歲中華。

這首曲寫於民國三十八年九月，當時赤縣將沈，黃花濺淚。十一月廿九日，于右任飛台主持監察院，彈劾見危逃命的代總統李宗仁，籲請蔣總統出掌國事。英雄不帝秦，屈武知未知？

民國四十四年，于右任在詩人大會中指出：「三百年來，台灣詩風蔚起，推其原意，決非爲吟風弄月，遣愁遣時，蓋痛神州陸沈，欲集中人心與意志，儲默默之力量，以抗當時之强暴。」這是于右任暮年寫詩的原則，屈武竟然避而不提，請問他還有甚麽資格論詩？難道就憑「女婿」的資格？

屈武說于右任思鄉情切，此言甚是。請看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二日于右任的日記：「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不能回鄉。大陸乎，何日光復！」屈武要「解放台灣」于右任却要光復大陸，足見女婿不能代表岳父，請中共弄清楚才好。

先總統蔣公曾稱許于右任說：「于先生從少年服膺三民主義，獻身革命，辛苦艱難，百折不撓，現在到了八十高齡，還是精神矍鑠，壯志凌霄，這眞是人之瑞，國之光，也是中華民國之榮。」而屈武算得是甚麽？他祇是于右任的女兒的老公，一隻妄圖攀龍附鳳的紅頭蒼蠅，一個招搖撞騙的老不死！

大衛營高峯會議內幕

不論中東局勢今後的發展如何，十三天大衛營高峯會議，足可拍成一部恐怖電影。會議過程緊張，危機四伏，三位主角—超級明星—埃及總統沙達、以色列總理貝金，和美國總統卡達「表演」精采，高潮迭起。

陳獨塵譯

第一天　三巨頭大衛營相會

九月五日下午，秋末的天氣，不冷不熱，沙達和貝金分乘直昇機抵達這個美國總統的山間別墅。沙達特先到，他和卡達摟抱、握手，然後吻了卡達夫人面顎，一小時後，貝金來了，他也和卡達摟抱，但對卡達夫人是吻她的雙手。

晚上，卡達和貝金舉行第一次私下會談，埃及官員則忙於爲他們的談判立場作最後的文件準備。一位以色列官員後來說：「這些文件眞是獅子大開口，提出了阿拉伯的一切要求，包括巴勒斯坦人返回一九四八年的家園，賠償阿拉伯在以阿戰爭中的損失，完全撤回到一九六七年戰爭前的邊界和恢復耶路撒冷原來的分隔狀態。」

第二天　首次會議火藥味濃

九月六日上午，卡達和沙達會談了兩個小時，然後他打了個電話給貝金警告說：「沙達有意提出許多建議，你不會喜歡的，你不會接受的。」

午餐之後，卡達召開了第一次面對面會議，沙達戴上眼鏡，慢吞吞的宣讀他的「立場」文件，貝金坐着細聽，顯露出不耐煩的樣子。

沙達宣讀完了，三個人六隻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他」，過了一會，卡達請貝金談談十個月前沙達訪問了以色列的事，比金說：「有什麼好談的。我們熱烈歡迎他，而他仍在利用機會攻擊我們。」

沙達說：「這是戰略上的詭計。」貝金回答說：「詭計就是詭計。」由於雙方針鋒相對，會議在充滿火藥氣味中不歡而散。晚上，卡達，貝金和沙達各別進餐。

第三天　以埃領袖肝火大旺

九月七日，貝金參加第二次三邊會議時仍「怒氣未消」，而態度比第一次會議認眞。他對沙達說：「在你的文件中，你說我們是一們被擊敗的國家。總統先生，我要提醒你，我們是一個爲防衛自己而擊敗侵略的戰勝國。你要我們賠償損失。或許我倒要向你提出一份我們人民遭受損失的淸單。」沙達聽了大怒道：「我不僅是埃及總統，我是我國家之父。」

在這次會議之前，貝金和沙達在進出大衛營大廳時，貝金總是說「請」禮讓沙達特先行。這次會議之後，貝金就不這麼客氣了。

第四天　成功失敗操之在美

九月八日星期五因爲是猶太人宗教節日，而使會談緩慢下來。以色列和埃及對主要問題，包括對主要問題，包括對西奈和約旦河西岸問題的立場都已表明，雙方歧見很大，很顯然的，如高峯會議成功，只有靠卡達了。

第五天　美擬折衷協定草案

九月九日，美國開始擬定二十三項草案，作爲一項折衷協定的基礎，爲使談判前輕鬆一下，卡達邀請貝金和沙達一同到美國歷史上最流血的戰場—蓋次堡參觀，在往返途中，卡達把貝金和沙達安置在他的轎車後座，希望他們藉此機會增加友誼。

第六天　以對草案大吃一驚

九月十日下午，美國的草案分別交給以埃雙方。以色列官員一看大吃一驚。草案中的字句，幾乎是在替埃及立場的重說一遍，更甚者，草案中有三次強調「從戰爭中獲得的土地」是「不能被承認的」，這又等於是在重複聯合國二國二號决議案。在以色分和美國代表團連夜舉行的會議中，貝金和他的同像力辯「不能被承認的」字句不適用於因防衛戰而獲得的土地，雙方愈談愈不對頭。

第七天　想誘胡辛加入議會

九月十一日，沙達打電話給在倫敦度假的約旦國王胡辛，沙達想把胡辛引誘到大衛營加入談判，但胡辛只表示希望談判進行順利。這天原定舉行的美國和埃及代表團的會談取消了。同時，美國和以色列代表團的會談因陷於僵局也未繼續舉行。這天最重要的活動是貝金和卡達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下棋，結果布里辛斯基連輸三盤。

第八天　沙達威脅要退出

九月十二日，在上午舉行的會談中，沙達對卡達說，以色列必須承諾從西諾撤退，否則他將退出

談判。卡達一聽就急了，立刻安排下午和貝金會談，總是說服了貝金對西奈問題的讓步，但卡達同意在美國擬定的草案中，把「不能被承認的」字句劃掉。同時，由國務卿萬斯主持的以埃雙方次一級官員的會談中，對約旦河西岸問題也有了進展，以色列同意在五年過渡時期結束後，決定約旦河西岸的主權問題。

第九天　草案字句又起爭執

九月十三日，對「不能被承認的」字句又引起爭基。埃及堅持要把這個在聯合國二四二號決議中有的字句包括在折衷協定內。經過萬斯和以埃雙方的法律專家研究了九個小時之後，這問題總算解決了，即在協定中只提「聯合國二四二號決議」，而不直接引用「不能被承認的」字句。一位參與會談的美國官員後來哂笑說：「既然提及有這個字句的聯合國決議，不直接引用它也等於引用它，眞是多餘的爭論。」

第十天　會議突然面臨破裂

九月十四日，美國方面加快行動，試圖促成雙方對剩餘的問題達成協議。這天，卡達和沙達會談，接着和以色列國防部長魏茲曼及外長戴陽會談，萬斯會和貝金會談，總之，這天是很忙碌的，但是進展不大。由於時間一再拖延，沙達忍耐不住了，他晚上告訴卡達說，他準備回國，此一發展使高峯會議突然面臨破裂。

沙達與貝金相擁抱卡達在旁鼓掌。

第十一天　卡達軟禁了沙達

九月十五日，卡達央請魏茲曼和戴陽去向沙達解釋，以使沙達相信最後仍有達成協議的可能。

同時，爲防止沙達私自離開大衞營回國，卡達秘密下手令給斯和布里辛斯基，除非有他的字條准許，沙達不得登上直昇機。

中午，卡達又親自到沙達的行館警告沙達說，如果擅自離去，不僅損害他們之間的私人關係，而且埃及將失去美國的一切支持。後來沙達對人說：「我實際上被軟禁了。」

第十二天　迴峯路轉又現危機

九月十六日，三方談判代表同意把最難決定的問題，包括以色列在佔領區的屯墾區及耶路撒冷地位問題分開，以一種「交換函件」方式來。晚上，卡達和貝金舉行會談，討論這些「換函件」，誰知又出現了危機，原來美國提出的對耶路撒冷地位問題的交換條件，形容該城爲以色列佔領土地，這把貝金氣得立刻中止會談（以色列已把耶城定爲首都）。隨後貝金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在科羅拉多讀書的兒子說：「這兒的壓力很大，但我們能對付。我們即將離開大衞營，無法達成協定。」

但是後來，美國對函件中以色列反對的字句作了彈性的修改後，又出現轉機。貝金同意了處置巴勒斯坦人的美國模式，並且表示以色列願進一步拆除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區。這是以。列一項重要讓步，萬斯對他的助理說：「我想我們將有一項協定了。」

第十三天　卡達透露一切OK

九月十七日，到教堂做禮拜之後，卡達將昨晚的突破告訴了沙達，而沙達，而沙達對「交換函件」的字句和關係巴勒斯坦權益問題只表示保留態度未堅決反對。此時，卡達知道大概差不多了，鬆了一口氣，翹起大姆指輕輕的對等在室外的助理們說：「一切OK。」

但是，在最後幾分鐘，沙達提出一項要求說，，無論如何，耶路撒冷總該有一面阿拉伯旗幟飄揚。當這項要求由布里辛斯基轉達貝金時，貝金問道：「阿拉伯人要把旗幟插在那裏？」布里辛斯基回答說「插在廟山的阿拉明祠上如何？貝金解釋說：「廟山是耶路撒冷最神聖的地方，找個別的處所吧！」戴陽揷咀說：「國會大厦怎麽樣？」貝金停了一會兒說：「只要中東和平了，耶路撒冷可以有廿二面阿拉伯旗幟—每一個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的大使館頂上放一面。」（摘譯十月二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

中共整頓香港統戰隊伍

黃漢波

中共承認「文革」以來的變局是「內傷」，醫治內傷的政治病症，非短期內能以復元，因而必須靠對外的活動，製造內部穩定的假象，防止舊病復發，這是中共加强在海外施展統戰伎倆的原因所在。從中共最近在海外地區的人事部署及言論尺度來看，顯示出中共急圖醫治「文革」留下的創傷後遺症來收拾失去的人心。

王匡「整頓」香港統戰隊伍

香港是中共在海外搞統戰最重要的據點。七月二十日，中共派王匡抵港出任香港「新華社」第一社長，原任社長李菊生則改任第二社長。長期以來，中共向無第一社長，第二社長之設，過去二十年來，梁威林一直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執行毛澤東的政策路綫，隨着中共的內鬥及四人帮的跨台，梁威林調返大陸，反映出中共海外人事部署，與中共內部權力再分配的鬥爭息息相關，王匡調港任職，當然不會例外。

王匡是中共的老幹部，曾先後出任中共「廣州市新聞出版處處長」、「中南局宣傳部長」。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期間，即曾受到批判，「文革」期間，被打爲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遭受到打擊、揪鬥、罷官，一九七三年獲「解放」復出，一九七六年整肅「四人帮」政變後，出任「國家出版總局局長」。現在，中共復辟翻案的黑帮，擺到海外的戰綫來，其最大的政治意義，是表示中共在實質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意味着以鄧小平爲核心的翻案派，已足以控制政局。



一九七八年王匡(右)在廣州

當然，因爲中共港外幹部與毛江集團有千絲萬縷關係，鄧派復辟當權後一再强調對所有部門進行「整頓」，對港共各機構亦不例外。梁威林調回廣東，可說是港共內部「整頓」的反映，隨着王匡來港，「整頓」活動勢必加速進行。

過去與江青搭上直接關係，以及在宣傳上、組織路綫上積極奉行毛江政策的，都必在「整頓」之列，這也是王匡抵達香港後對內要做的首要任務。如果港共內部因之分裂，則將成爲中共在海外統戰的「內傷」。

「七十年代」總結毛澤東錯誤

奉行中國統戰部意旨在香港執行統戰任務的中共機關刊物——「七十年代」雜誌，其言論尺度，露骨地反映其反毛立場，成了毛澤東當年所譴責的修正主義路綫的代言人。該刊八月號「中共問題專欄」，發表題爲「打破毛澤東永不會錯誤的神話」的文章，將七月一日中共發表毛澤東認錯的講話，作了深入的闡釋，對毛澤東的問題作了以下的總結：

（一）任何人都可以從生活經驗中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人永不犯錯誤的，毛澤東也沒有例外。從揭發「四人帮」罪行的過程中，海外已流行着「五人帮」的講法，這就給人理解到作爲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對於出現「四人帮」這樣的事，總不能完全沒有責任。

（二）中共如要糾正過去一系列的錯誤，就不能把是非準則繼續建立在毛澤東的片言隻語上，如說毛澤東所說的一句話，都永遠不會錯，那麼就不可能帶來過去一年多以來中國大陸的重大改變。

（三）毛澤東晚年，中共「中央」所犯的錯誤，包括「文革」期間打擊大批老幹部、把林彪作爲接班人寫入「黨章」、王洪文的擢升、「批林批孔」搞影射史學、「反右批鄧」、天安門事件及所作的决議，直接間接都應由毛澤東負責。

（四）中共「中央」公布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參加擴大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承認他自己的無知，承認他領導「三面紅旗」運動的錯誤，實際上打破了過去宣傳毛澤東凡事「高瞻遠矚」、「偉大戰畧部署」、「預言二〇〇一年實現共產主義」等等神話，也打破過去宣傳毛澤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話。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知識、對客觀事物的規律沒有認

識、不民主的獨裁作風、不聽別人意見的作風，這就成爲毛澤東犯錯誤、幹蠢事的主要原因。

（五）「文革」以來的大字報、大辯論，不是用說理的方法，而是用咒駡，甚至用刀槍的方法，捕人、殺人、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甚至用私刑審訊，採用極其殘酷的血腥才段。有一個時期十分嚴重，搞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全國處於白色恐怖當中。毛澤東晚年，的確有「一人稱霸」或少數人稱霸味道，完全沒有民主可言。如果一九六二年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對七千人認錯的講話，「文革」期間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以毛語錄爲聖旨這些荒謬做法，就難以推行。

（六）中共現在是不是又在搞個人崇拜？中共對毛澤東的評價以及對「文革」的評價是否「實事求是」？揭發出來的「四人帮」罪行，究竟是「四人帮」還是文革的過錯？至今尚未接觸到這些重大問題的核心。

「七十年代」雜誌，是中共統戰部的機關刋物，公然打出損害毛澤東個人威信的王牌，來取媚於海外的人心，當然是不平凡之舉。但就當前客觀情况來看，至少反映以下幾點問題：（一）中共內部確已滋長一股修正主義的思潮，迫使中共對以往的錯誤政策，作大幅度的修正。（二）廣大人民和廣大知識份子爭取自由民主的思潮普遍氾濫，對毛澤東思想及其流毒深惡痛絕，迫使中共不得不採取抑毛澤東威信的措施，來平抑人民不可遏阻的革命潮流。（三）中共內部擁毛與反毛的兩條路綫鬥爭，正在尖銳發展之中，代表反毛勢力的復辟派，掌握了輿論工具，乃運用輿論工具向毛澤東的權威挑戰，爭取同情力量作爲政治鬥爭的資本。

「文滙報」要挖冤案根源

平反、昭雪、伸冤，這是中共近數月來收拾人心的重要步驟。在中共內部反覆曲折的鬥爭過程中，佔優勢的一方，可以任意對政治敵人亂戴帽子，栽贓誘諂，因而冤案重重，冤案纍纍。尤以「文革」期間，彼此誣諂謀害的冤案，達到了高峯，在武鬥猖獗時期，雙方都以最惡毒、最殘酷的手段加諸於對方，冤案就更爲可怕。過去一年多來，走資派黑帮份子復辟當權，他們也就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在全面「淸查四人帮有關的人和事」的揭批運動中，翻案派採用「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手段，當然也製造了新的冤案。根據中共報刋揭露出來的昭雪冤案，包括有中共的副總理賀龍、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中央委員會希聖、上海副市長曹荻秋、名作家老舍、名藝人周信芳、體育健將容國團、傅其芳等，都是被活活鬥死的，至於無辜羣衆被扣上反革命罪名任意處決的，爲數就更足驚人。而中共近月所宣佈的冤案，多半中共幹部和少數知名之士，並未包括廣大的羣衆在內，當然不足以平民憤。

中共在香港的「文匯報」，理解到歷年以來，中共在僑鄉製造冤案、假案、錯案極多，中共宣佈內部權力鬥爭昭雪平反的冤案，並不足以獲得海外僑胞的諒解。因此，該報於七月十七日發表題爲「要伸冤更要無冤」的社論。進一步從中共的政治制度上指出冤案產生的根源。該社論指出，林彪、四人帮當權時期，「社會上無法無天，天下大亂，其殘害忠良之多，株連善類之廣，摧折人材之極，不僅遠愈南宋，抑且史所未見」。該社論還强調「昭雪冤案重要，防止冤案更重要，亦即是說，要伸冤，更要無冤」。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冤案呢？該社論露骨地說：「假如當年中樞不讓林彪、四人帮輕易竄進，那又何致任令他們禍國殃民，而無所制馭。因而，早日制定刑法、民法、刑事訴訟，爲實行民主，健全法制的要圖」。這不僅直指毛澤東當年結黨營私的錯誤，而且提到現代「民主法制」的道路。這是否意味着中共海外的戰綫幹部，對共產極權政治制度的信心已經基本搖動？或是僞裝民主以欺騙世人，人們仍能從事實的發展找到答案。

饑餓輸出援外不得人心

使中共海外統戰部沮喪的，是中共當局主動地宣佈其援外政策的失敗：

七月十四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僞「外交部」給阿爾巴尼亞的照會，提到一九五四年以來，中共爲了履行中阿共簽訂的協議，先後援助阿共一百多億人民幣的物資。這一照會很沉痛的說：「我們糧食不足，向你們提供一百八十萬噸糧食，我們鋼不夠用，提供你們一百多萬噸鋼材；我們農業機械水平低，主要靠人力、畜力耕作，向你們提供一萬多台拖拉機；發電力不足，爲你們建成大小電站六座、裝機總量八十八萬千瓦；我們生產的坦克和殲擊機，在沒有裝備自己部隊前，就供給你們的軍隊。一九七五年，我們還同意無息貸款五億人民幣……」。

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的文章，指出三十年來中共對越共提供的經濟物資，達一百億美元以上。其中絕大部分是無償的，一部分是無息貸欵。這篇文章開列中共支援越共抗美戰爭軍用物資的一筆淸單。包括：幾百萬枝槍枝、幾萬門火炮、十多億發槍彈、成千萬發炮彈，以及其他武器裝備器材，還運去了成百萬噸成套設備和成百億人民幣的一般物資，其中包括幾百萬噸糧食，幾億公尺棉布，成百台機車，數千輛火車廂，七百多艘船舶，以及數萬輛汽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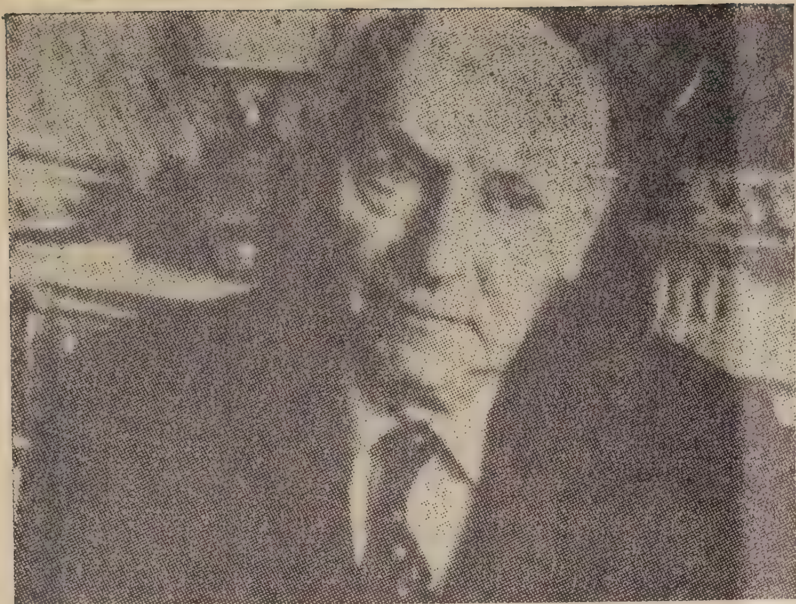
這麼兩筆龐大的援外數字公布的同時，阿共譴責中共具有霸權主義的野心，越共亦譴責中共背棄國際信義。顯而易見，中共採用饑餓輸出手段所收買的國際友誼，眞像房屋建築在沙灘上那樣不可靠。海外僑胞一方面節衣縮食救濟僑鄉親人，一方面又見到中共把民誻民膏無償地贈送異邦，執行滿淸王朝「寧贈異邦，不給家奴」的政策，內心的悲憤，不言而喻。香港「工商日報」的社論批判中共的援外政策多行不義，自食惡果；「明報」則批評中共援外政策的不智；「香港時報」專欄評論分析中共對阿共、越共兩筆巨額援欵，需大陸九億同胞每人要負担一百元港幣以上，若用作交通建設，可修築十九條港九地下鐵路。中共的統戰報刋，對於海外公正的輿論的批判，無詞以對，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了。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文學觀

李詠泉

以撒．辛格繼素爾．貝婁之後，榮獲一九七八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美國文學史上第八位獲得該獎的作家。以撒．辛格筆下的世界，是奇妙又奇妙，可怖又美麗的世界，如果你能傾聽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你將為之瘋狂、他的作品蘊涵著「愛」——比我們慣常在書中讀到的愛來得偉大，更寬廣。

以撒．辛為格美籍猶太作家，在出身、年紀、經驗、教育各方面，都較諸目下正在走紅的美籍猶太作家如索爾．貝婁、瑪拉末和菲臘．羅夫等人長一輩。他於一九〇四年生在波蘭，三十一歲時才以遊客身份赴美國，定居紐約，為一家猶太日報撰稿。一九四三年取得美國公民資格，那時他用意第緒文（YIDDISH一種希伯來文字拼寫，字彙中夾雜有德文、俄文、波蘭文和希伯來文的文字）寫小說，也藉英文翻譯，受美國文壇注意。



以撒辛格在他的書房中。

以撒．辛格讀書僅讀文學大家作品，他最欣賞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和果戈里三人的作品，他也喜歡愛倫坡、卡夫卡，但認為卡夫卡並非那種我們應該模倣或取法的作家，正如喬哀思和普魯斯特一樣，他認為，我們能有一個卡夫卡就足夠了，實在用不着千千百百卡夫卡。因為卡夫卡描寫的都是夢境，卡夫卡涉世不夠深入、不夠徹底，所無法創造出「戰爭與和平」、「罪與罰」、「死靈魂」那種永垂不朽的作品。一個作家太愛創造事實，大愛背離事物發展秩序，總會令讀者生厭。以撒．辛格以為一個真正神秘主義者應該先寫出生命的真相，然受再描述生命的另一面。假使一開始就用象徵或歪曲事實的手法則所創造出來的文學，縱使獨樹一格，出現太多亦令人難受。

關於說話、寫文章，辛格認為我們語言本身就少有謊話的成份。譬如人家給你介紹新朋友時，你說「久仰、久仰」，這即使不是謊言，至少是誇張的話。這樣的謊言，是無可避免的，但如果經年累月的向別人撒謊，則可能造成悲劇。然而，人類並非完全無望，只是問題日趨複雜，致使我們無法自拔。

至於宿命觀與自由意志的問題，則是個矛盾，因為萬事既然註定，則無自由意志可言；而人如果沒有自由意志，則根本無所謂宿命不宿命了。辛格並以囚犯為例來解釋宿命觀並不致影響我們冷淡了做人的責任。他說：一個人關進牢裏照理就無自由意志，可是在牢中他至少有決定做怎樣一個囚犯的自由。

就某種觀點而言，我們的生命也和囚犯無異；雖然我們有許多事不能做，雖然我們受欺淩，但我們少有充分的自由做好做壞，在辛格的一個故事有這麼一句語：『知道他是被一種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所驅使着。』

辛格所指的真是一種力量，不是一種文藝腔調。他相信我們的生命常為一種力量所左右着，雖然我們對這種力量的真相一無所知。我們已活了幾千年——天知道人類究竟活了多少年——！卻對電力無一所知。但電力老早就存在了，行雷閃電的電是電，晚上你梳頭髮時看的光點是電……世上有千千萬萬種力量存在着，左右我們的生活，推動我們做這做那，但這究竟是甚麽力量呢，我們就一無所知了。這可能是神力，可能是其他無以名之的力量。但不論是甚麽力量也好，總之我常常感到它們的存在就成了。這也是我們小說裏有超自然的人與事出現的理由。』

辛格認為文學當然有其效用，但並不如現在年輕人所想像那種社會效用，譬如說以文學來建設一個完善的社會等等。我不相信文學有這種力量。在我來看，文學是一種沒有方向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說，它既朝這方向走，也朝那方向走，並不是從這一點直達另一點的。文學永達不會，亦永達不夠給革命或社會改革帮上甚麽忙。即使能夠，這個忙也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文學要提供許多觀點：受迫害者的觀點固要提出來，但迫害者的觀點也不能抹煞

。因此，如果我們把文學看作一種力量，那麼我們可以稱之爲「向量」一稱好像海洋浪花那樣迴旋而走的動向，整天轉呀轉呀的走着，但甚麼地方也沒去。文學激發我們的心靈，令我們聯帶想起千萬種心事，但文學不會指引你甚麼方向。因此，以我看來，文學的功用不外是一種精神糧食而已（偉大的文學作品給偉大心靈的人享用，不成熟的文學作品給不成熟的人受用）。但文學歸根究底是一種娛樂——我的意思是，如你讀一本文學作品時不覺趣味，那你再不會得到別種的酬報的了。但讀別的書不同。譬如說數學吧，你會說：「這本書悶死了，但將來我造橋和建房子時有用。」但在文學上，如果你讀一本書時不覺得它給你甚麼樂趣，那麼這本書的效用就失去了。文學因此像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樣，是種奢侈品，而非一種效用的東西。

救國家，救世界，救自己！

古鶴翔

二十九年前，中華民國在抗戰八年後，物資極度缺乏，經濟極度困難之時，失去了大陸。

那時候，美國已被共特滲透和操縱，不單斷絕對華援助，還千方百計地打擊我國；反之，蘇聯却將在東北繳獲的大批日本武器分發給中共禍國害世集團。

那時候，中共及其走狗以最漂亮的宣傳欺騙世界及中國人，而且國民政府內部也潛伏着共諜和投機分子。那時候共黨大喊「自由、民主和解放」，文人也大都左傾，紅頭蒼蠅四處飛舞，嗡嗡鳴叫，因而是非莫辨，白黑倒顛，怪不得屈子悲歌道：「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當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美國阿拉巴馬州立特洛埃大學歷史系教授顧貝克博士指出：「馬歇爾從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七年春之所作所爲，不能算是對華援助，雖然美因三零步槍的價值不低，但無濟於事。馬歇爾的作法，非但未能有效克援國民政府的軍隊，反而使其精銳部隊陷於癱瘓。理由是相當時期以後，三零步槍的子彈才開禁，而售價極爲昂貴。這種子彈原價爲每一千發美金四十六元，但售給中國則要每一千發美金八十五元，若再與售給希臘之價格相比，則更不啻天壤之別。（售給希臘時，剩餘物資價格計，每千發僅售美金四元六角。）步槍子彈開禁之後，馬歇爾又拒絕配給或銷售軍用汽油給中國空軍，故不論援華飛機的價值如何高，沒有汽油則無用武之地，等於廢物。」

顧貝博士說：「尤爲惡劣的是，美國竟拒絕給予戰時的盟友中國國民政任何口頭上的鼓勵，而以詆譭攻訐以代替各項應予之援助，實爲美國一個史無前例的惡行。簡言之，中華民國所需要的不是更多援助，而是『適當的』援助，但美國却有意拒絕。如果我們以同樣方式對待希臘、意大利、法國，甚至英國，這些國家亦必同樣一蹶不振。」

魏德邁將軍指出：美國運抵中國的軍用物資，實際上與廢鐵的價值差不多，多數均已無利用價值，一部分並已破損、銹爛及缺少零件，有一批自動武器運到了，却沒有子彈，逐使這批槍械成了廢物，毫無作用。

隨同「戰略物資生產委員會」主席奏爾遜訪華的莫却上校會經表示：國軍之潰敗政必然的，因爲各部隊嚴重缺之補給。國軍眞正需要的是一般小型武器及彈藥，但這些必需品却正是美國拒絕支援的物資，美國所支援的，竟是「無數發霉的香烟，損壞的槍砲，炸不開的炸彈，以及發不動的車輛等，由太平洋轉運至中國，濫竽充數，當作美援之主要部份，以便矇混大衆，使美人誤以爲我們已經爲中華民國提供了價值幾百億的作戰裝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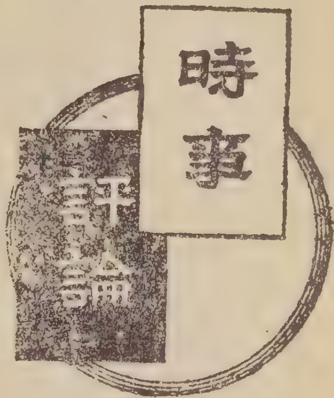
× × ×

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筆者已由一個青年成爲垂老之人，也由一個左傾的充滿幻想的傻瓜變成一個堅決的反共者，並且決心以殘年餘力，爲反共大業戰鬥到底，直至死亡。誰都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北伐成功後，不足十年，就遭遇到日本的大規模侵畧，苦戰八年，甫告勝利，又遭遇到蘇俄及其傀儡的合力蹂躪。試問一個積弱百年的國家，如何能夠忍受下去？

然而，在先總統蔣公領導下，中華民國已經度過最黑暗的日子了。目前我們不但有着豐富的外滙儲備，還可自因飛機，槍械，以至飛彈。我們的民生富饒，我們的經濟繁榮，我們的軍備可以自給，我們的政府穩定，我們的國家堅强地屹立在反共的最前綫，全民歸心！

大陸，華鄧集團之內訌方殷，民心思變，甚至共黨自己，也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他們正在「走資變修」，賣國媚外，企圖繼續騎在人民頭上。

三十年前後，形勢已全部改觀。我們深信，現在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能夠出賣中華民國了。中國人啊，我們一定要站在共的最前綫，救國家，救世界，救自己！



「一切安排爲了賽馬」

徐達文

耗資七億，歷時數年的沙田新馬場，在當局重視，馬迷注視下，終於隆重其事地開幕了。成爲近來香港社會一件大事的沙田馬場的啓用，不僅是以萬計的市民，又有了一個休閒高尚場所，又增加了一個御准的高級娛樂，也意味着香港政府又有了一個豐裕的稅收財源，又增加了一個博彩的投機機會。

「一切安排爲了馬場」，似乎成爲港府當局近來一個雷厲風行的決策及果斷徹底的措施。正因爲這是當局採取有效的特別措施，交通公司設立有利的巴士專綫，交通情形爲此「大爲改觀」。這一改觀，使到「中華巴士公司」及「九龍巴士公司」有一百五十輛巴士，組成一個有十條專綫，由港九各區開往馬場的交通網，而鐵路局方面亦增加四班直通車由九龍直達馬場，於是由港九直達馬場的各車隊，在車輛種類及數量來看，却是極爲可觀。另一更引人注目及引起詫異的改觀，還是交通當局以沙田馬場爲目標，而制訂的特別交通管制措施，使到許多接近馬場的沙田道路及九龍塘道路，都要作出改路，因此令到原日的交通措施，有了極大的轉變，使到車輛要改道而行。這種改變，除了通向沙田馬場的交通流通外，却對市民增加不便，於是另一種交通情況又相應而生。

「條條道路馬場」，這的確是港府處理沙田馬場的措施決策，一個最好的說法。馬場之所以成爲天之驕子與得天獨厚，固然有它的歷史傳統與社會背景，但它的財雄勢大，却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實上，賽馬在英國來說，一直是一種英皇御准，皇室參與，皇族愛好的高尙娛樂，並成爲上流社會的象徵。這種歷史傳統的「象徵」，不會因爲政治形勢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反而因爲各階層人士的加入，而成爲一種不分階級，不論財富的社會娛樂與官民同樂。香港屬於深受英國影响的地區，賽馬的玩意，以致賽馬的規則，本來就是從英國移植過來。只是經過香港的發揚光大，致在賽馬的普遍化，博彩的多樣化，投注的社會化，比起英國來說，名符其實是靑出於藍勝於藍。並成爲香港地區的全民化的娛樂•社會化的事業。

這種因素，足以使到馬會在香港市民心中，在香港社會中間，所產生的重大影响力。只要人們從馬會在港九新界各地設置的投注站以深入普及，只要人們從投注人數的衆多及投注對象的普遍，就可知道馬會的動向、馬會的措施、馬會的消息，在香港市民心中所佔有的地位。更何況馬會的成員，都是在香港有來頭、有權勢、有地位、有財富的頭面人物。

再加上馬會本身所擁有的財力資產，及每年賺取的巨額利潤，於是馬會也就成爲香港最具勢力及最有影响的「娛樂機構」，「牟利企業」、「社團法人」及「慈善團體」。無可否認，馬會是屬於團體性的機構，而不是私人公司，除了有若干受薪董事外，所有董事都是義務的，至於處理馬會日常事務的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財務人員，全都是僱用的。故馬會的利潤，除了繳納博彩稅與及馬會建設儲備金，及正常開支外，都是用作香港社會慈善用途，像馬會診所，海洋公園等。香港許多學校，診所等社會慈善機構，都是由馬會捐出的。七八年這種慈善費用就達八千六百萬元之巨，由此可知馬會對社會建設，倒有它的貢献。而馬會對港府的公庫，其貢獻尤大。港府在上年度從馬會取得的收入就達三億七千六百萬元，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內，港府這一收入就達四億二千萬元，成爲港府「非正式」的正常稅項的主要來源。故港府對馬會的重視，並以各種措施去維護馬會及體貼馬會，倒有它的政治、社會、財政、公關等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條條道路馬場」，就屬「必要措施」了。不過，馬會並不是港府決策機構，馬場並不是香港社會的發展中心，更不是香港市民的希望所在。反而因爲馬會投注站的普遍設立，及馬會投注額的大量增加，以致市民博彩心的空前高漲，對香港的社會生活及市民的正常生活，已造成極大的影响。香港人投注在馬會的「博彩事業」，竟高達三十七億元一年。這種賭博合法化，相應引起的賭博全面化的反常效果，其對香港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决不是具有積極性的推動作用。

在提出「條條道路通羅馬」的時候，正是羅馬帝國的全盛時期，但不久，就引來了羅馬帝國的衰退。故我們對「條條道路通馬場」提出，倒有點歷史恐懼的感覺。爲香港前途，我們深切祈望這羅馬式的歷史戲劇，不會重演，而只是出於對香港命運關心的過分憂慮。

暗流洶湧的中南海

秦明

中共「北平市長」吳德終被鬥垮，此一跡象顯示中共這個賊團，又將掀起一次大亂的高潮，血腥寃氣瀰漫的鬥爭風雲，正在「中南海」暗流洶湧！

吳德被鬥垮，並不是批鬥「四人帮」的「第三戰役」近尾聲，而是窮追猛打的壓軸戲，正要開始上演入戲肉的前奏。何以見得？

自從「四人帮」篡黨奪權，王、張、江、姚四大頭目失手被擒，「黑帮」的牛鬼蛇神「回朝」抓權後，兩年來，無時無地不以「鬥爭四人帮」為綱，一如兩年前「四人帮」鬥爭鄧小平的走資派一樣，抗震救災也三句不離批鄧，事實說明了共產黨內部兩條路綫的鬥爭，永遠是無法妥協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是共產黨的賊性加獸性的傳統。因為「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他們闖蕩江湖的金科玉律，莽鬥爭撈世界，共產黨一天沒有鬥爭，就等於娼妓患了梅毒沒法接客，鈴鈴都丟埋了！

共產賊團內憂外患

「四人帮」在毛澤東未釘盖之前，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造反無罪」煽動千萬紅衛兵鬧得天翻地覆，將「黑帮」的牛鬼蛇神一個又一個鬥臭鬥垮，將「劉鄧司令部」的人馬成羣結隊的變成五花大綁，戴上尖角紙帽，掛上「反革命」的罪犯名牌，遊街示衆接受凌辱，再押送鬥爭會場，入骨入肉，頂心頂肺的批之鬥之，然後關入牛棚去迫之害之，今日回朝的「黑帮」頭目，能有幾個避過「文革」迫害的災難呢？

如今風水輪流轉輪到「黑帮」鬥爭「四人帮」在有仇必報的前提下，矮仔鄧小平早就揚言過：要將「四人帮」有關的人和事徹底清算，老賬新賬一起算，不算利息就算便宜了，換一句話，除了老賬新賬還要加利息，這樣的一筆血海清算起來，曾經批鬥過鄧小平一撮的文革受益派。當然是災難重重，想唔死都幾難矣！

華國鋒四面楚歌

吳德垮台之後，安徽、河南、遼寧、浙江、黑龍江、四川、新疆、江西、上海市、天津市、青島市的一級頭目，凡是和「四人帮」有過串連的，正如豬欄報數一樣，一單又一單的送入屠宰場了，現在的鬥爭火頭，已非常明顯的由各省市及自治區，蔓延到北平的天安門，直逼「中南海」，下一步當然是輪到「反戈一擊」的華國鋒，這一必然的形勢發展，很可能會追到華國鋒走投無路，來一個困獸的搏鬥，這樣一來，大亂大變了近三十年的大陸共區，當然是又要亂過亂世佳人了！

別小看了華國鋒這個木頭，因為毛澤東、林彪、「四人帮」的陰魂未全散，為了借屍還魂，也為了不甘心坐以待斃，很可能會作垂死掙扎的最後一拚，除非是華國鋒束手就擒，乖乖的向鄧矮仔投降，坐上天安門的批鬥斷頭台去受死，否則的話，大陸共區的又一場殘酷的鬥爭，已迫在眉捷。因為鄧小平左右爪牙的許世友，韋國清早就揚言過：「華國鋒有許多問題，和四人帮離不開關係……」，已替「反戈一擊」的華國鋒，挖好了下葬的墳場，祇是開刀的時辰未到而已：

現在的吳德一垮，葉劍英又已奄奄一息，鬥爭的屠刀已架在華國鋒的膊頭上了，不鬥成嗎？

反攻大陸刻不容緩

針對吳德垮台後，大陸又將大亂的形勢，中華民國政府當局，應該又是一次反攻最好的時機了，因為共產黨不但是內鬥方興未艾，還有蘇共的大兵壓境，正是內憂外患，步步驚魂的境界。別說還擊之力，就連招架之工也受到縛手縛脚的牽制，正是執政的國民黨大有為的大好時機，如何掌握中共賊團百病叢生，奄奄一息的今日，加速其死亡，實在是刻不容緩了！

勝利的凱旋門，不是張燈結綵，不是紅毡舖地，是要用勇士的頭顱熱血凝成的。中共賊團已自己為自己挖掘墳場。具有光輝歷史的中國國民黨，正是發揚光大傳統的革命精神，寫上更光輝的勝利詩篇的時候，大陸八億苦難同胞的向心，全球二千萬反共愛國僑胞的赤心，都是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無比潛力，如何運用潛力，去導發動員的能量，為解救大陸同胞邁向戰鬥，正是扭轉乾坤的千載一時！

寄望大有為的中國國民黨，莫等待，莫猶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勝利成功之路，要在戰鬥中去開拓的，台灣雖好，祇是中興的基地，並不是長久偏安的處所。唯有光復陸大的山河，大家才有錦綉的前途。



台灣自製飛彈成功

國防部宣佈：國產飛彈製成功，已命名為雄蜂，將參加今年國慶閱兵行列，這種飛彈是屬於導彈，性能甚為優良，命中率達百分之百。

這是我們國防工業的邁向新里程，也是鼓舞人心士氣的大好消息。我如所週知，飛彈為防空和現代戰爭中的利器，也是精密工業的成品。我們早已有飛彈部隊，並因此而使防空設施臻於強固；但現代武器日新月異，我們必須有製造的能力，且力求進步更新，才能使軍事力量更趨強勁。因此，擴展兵工生產，是國防施政的重要環節，發展精密武器，更為目前努力的目標。

近年國軍對新武器裝備的自製率，進步至為快速，不但是輕武器及大口徑火炮，而且包括各種飛機。

建軍備戰並重，攻防一體，是我們國防軍事建設的原則，雄蜂飛彈的問世，則是體現了這一原則，並顯示我們的軍事工業，已達到技術精密集的水準。目前我們雖只知道這是屬於導彈，而不了解其詳細的性能與用途，但既已能夠自製，就是重大突破和良好的開始。已故兵學家蔣百里先生，對新武器的研究有兩句名言：「發明唯恐爭先」，因為軍事工業日新月異，故應注重發明改進，而不必儘先大量製造。因此，我們研製飛彈成功的最重要意義，乃在於技術水準的提升，乃表示具有製造多種型類的飛彈和其他精密武器的條件與潛力。

就強化國防軍事的堅實基礎而言，武器裝備必須能夠自給自足，國為它雖可向向工業先進國家採購，却常受生產國的管制，甚至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同時，武器發明進步甚為快速，今年認為最新的武器，明年可能被視為落伍的，只有在能夠自行製造的情況下，始可與時俱進，而不虞匱乏，雄蜂飛彈的研製成功，即表示我們擴展兵工生產的績效，符合了自力更生的政略與戰略目標。

尤有進者，軍事工業要與其他工業互相配合，且應居於前導的地位，亦即國防建設與民生建設兼籌並顧的做法。近年我們的軍事工業，對民營工業已產生支援作用，在中鋼公司已開始生產，重化工業在逐步興建之時，兵工生產所需要的重要原料，將可獲得充份供應；而國防科學技術方面的人才，又可協助一般工業的進步，這種互相滋潤的作用，對於促進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是具有深遠影響的。

雙十國慶閱兵大典的主要意義，乃是展示壯盛的軍容，高昂的士氣，以及精良的裝備，國產飛彈參加檢閱行列，必特別受到大家的注視，顯示我們軍事工業的迅速發展，國防戰備的日臻強化。

柳山

中共拉攏日軍事專家

自從日本與中共在八月十二日簽訂和約以來，東京和北平之間的接觸，頗值得注意。由他們之間這一個多月的往來看，接觸的範圍已不僅限於經濟和外交此等普通的事務。

上週「朝日新聞」曾報導，三名日本退休的將官將應「中（共）日友好協會」的邀請，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兩週。據報導，這三名日本人士皆是技術專家，分別對於戰車、噴射機和飛彈的製造有專精的研究。

這項發展顯示，中共對於日本的軍事技術知識甚感興趣。不過，一般認為，日本是否能在進步的軍事技術上對中共有所援助，還值得懷疑，因為日本大部分精密的技術係來自美國，若無美國的准許，是不能移轉給他人的。

由於軍事技術是涉及安全的極敏感事務，美國的態度必須顧及許多因素，而日本處於中共與蘇聯敵對的情勢中，對於自己的行為當然得特別小心，因為如果日本對中共提供任何軍事援助，必定會激怒蘇聯。

對於上述三名日本人士應邀訪北平一事，日本防衛的立場是，他們未參與這名前防衛廳官員應「中（共）日友好協會」邀請訪問中國大陸之過程。

駐在東京的外交官則認為，這三名前日本高級官員未來的北平之行，在蘇聯的眼中，當然是極具挑釁性的行為，尤其在蘇聯嚴厲抨擊日中（共）和約之時，此項訪問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自然更具刺激莫斯科的作用。

關於抨擊日本增加與中共的經濟接觸和貿易往來，蘇聯所處的立場可能很弱。但是日本防衛界人士與中共軍事頭目打交道，在日本——蘇聯——中共三角關係複雜而微妙的情勢中，對於莫斯科所具的意義是殊不相同的。

就目前而言，日本的防衛開支已從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七十五億美元增加到了五百多億美元，而它在未來發展現代武器的能力，預料亦將有大幅度的增加。

同時，日本的重工業，尤其是大規模的造船業，目前非常短缺訂單，因此，一般認為，日本重工業界將會向海外尋找市場，中共將為他們尋求的對象，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副總理」鄧小平預定本月稍後從事的日本之行，除了交換日中（共）和約的批准書之外，在其他方面的可能接觸，就會引起頗多的揣測。

一知

蘇聯早已擴大利用傳播媒體，對美國進行統戰；這則新聞是在今年七月份，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發出的警告。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導說：

蘇聯一年至少花費二十億美元，透過全球性的傳播

北舉行。此次大會之主題：振興基督教會，消除共黨罪行。重要議將包括：檢討共黨滲透赤化、顛覆教會的惡果，已使某些教會變質，喚醒世界基督徒覺醒，奮起反共。配合美國總統卡達之人權聲明及道德原則，擴大推行護教反共運動，揭露共黨迫害宗教罪行；援救鐵幕內遭受迫害之基督徒，呼籲全世界同道推翻共產邪惡暴政。團結世界教會，加強對共黨控制下的國家傳播福音，並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以保障關閉在鐵幕內教會的信仰自由。由此可以看出，護教反共代表大會不惟旗幟鮮成，揭櫫護教反共之大纛；而且力持正義，對全世界所有基督徒以及教會以外人士，繼出奮起反共，消除共黨罪行的號召；進而採取若干具體行動，響應人權聲明及道德原則，擴大推行護教反共運動。

基督教加強團結反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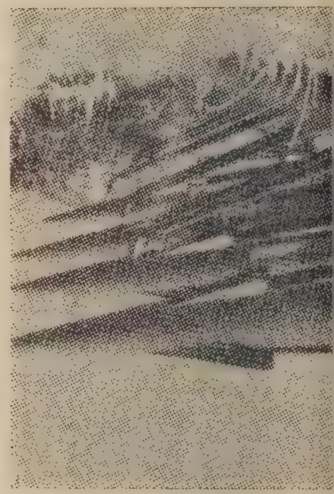
相信由於此次護教反共代表大會的舉行，將使全世界基督徒更加緊密團結，站在一條陣綫，一方面設法拯救鐵幕內遭受迫害的基督徒，一方面聯合舉世同道共為推翻共產邪惡暴政而努力。

共產黨的老祖宗列寧曾經說過：「宗教是人類的鴉片」。其敵視宗教之態度，可謂昭然若揭。所以凡屬共產國家，不論其為蘇共或中共，亦不論其為「修正」或「反修」，無不極端反宗教；他們否定人性，自更蔑視神性；他們所建立的政權，實際上充滿了恐怖、壓迫、奴役、飢餓，集「謊話說盡，壞事做絕」之大成。中共竊據大陸之後，頻施暴政，變本加厲，造成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空前未有的浩劫，大陸同胞遭受鬥爭、清算，陷於水深火熱。宗教尤其無自由可言，更無立足餘地，其迫害之酷，荼毒之慘，幾非言語所可形容。是以教會之反共，乃屬天經地義，因為不反共則無以圖生存，不反共更無以爭自由；基督徒為數最衆，受害最深，因而有世界性護教反共運動之推行，以冀加強團結，集中力量，推翻共產暴政，還我宗教自由。

惟是共黨包藏禍心，惡毒百端，對於教會雖採敵對態度，但其對教會之滲透、分化、挑撥、離間，則無所不用其極。無庸諱言，即在自由地區，亦不免有少數教會為共黨虛偽宣傳所蠱惑，無形中做了共黨赤化世界的工具。

基督教會為確保宗教純正信仰，反擊共黨統戰陰謀，此時此地舉行大規之護教反共代表大會，目的乃在團結教會力量，維護反共國策，用以保障民族復興基地的安全。「上帝的歸於上帝，撒旦的歸於撒旦，」我們希望由於此次護教反共代表大會的舉行，而使全世界基督徒明辨是非，劃分敵我，共同為反共產，反極權而奮鬥。

余秋人



這些蘇聯新近的指導員，試圖提高宣傳的依賴，尤其是要加強他們的宣傳，進行反美國的活動。

這還起克里姆林宮的冷戰字眼，似乎是又要打擊早已破壞的低盪局勢，目的是要在這兩個超級國間，帶來鬆弛緊張的局面。

中央情報局描寫蘇聯的宣傳手法是，「誇大其詞、誹謗、完全是無稽之談。」同時情報局給蘇進行統戰的目的和手段，作了這樣的摘要叛述：

蘇用傳播體向美統戰

「宣傳統戰是由蘇聯政權的最高階層，進行策劃和指導；其基本目的，是指導海外統戰份子，進行削弱蘇聯的敵對的敵對份子，製造有利於蘇聯政策的環境。美國是蘇聯海外統戰的主要目標，蘇聯的宣傳統戰是要孤立美國。製造出美國是一個侵畧性的「帝國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的世界性形象；尤其是，蘇聯試圖證明出美國在軍事上的花費和武器的發展，灌疏美國是威脅世界和平的主要國家。」

最近美國情報局也引證一些例子如：

蘇聯組織一個世界性的統戰集團；反對美國中子炸彈的生產；莫斯科試圖把義大利總理莫洛被綁架謀殺案，栽贓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幹；蘇聯當局指責美國說，極力幫助西德成為一個主要核子飛彈動力的國家。

中央情報局表示，蘇聯為了完成宣傳統戰，「已經發展一種獨一無二的世界性傳播網」，中央情報局所列傳播網的項目有：

一種短波系統，無綫電波束幾乎可達每個國家，用八十四種語言廣播。

兩家報社——塔斯社和（APN）社，供給全國消息的來源，通常是免費。

在蘇聯集團以外，有七十五個以上的共產黨，總人數達三百零五萬人。

有十二個國際「共產陣綫」的組織，名義上是獨立，事實上是由蘇聯資助和控制著。

將近有五百名蘇聯新聞記者，派到海外「工作」，他們有許多是蘇聯的情報官員，也有許多是蘇聯委派，充當蘇聯的顧問或者大使。

蘇聯國家安全機構（秘密警察），秘密供給金錢給外國的政治，並偽造一些文件；同時，派遣「有影響力的代理人」到許多國家。除了這些機構外，還加上共產情報處、古巴、共產國家和東歐國家的宣傳統戰資料來源。美國中央情報局說：「在世界各個基地，蘇聯能夠配合宣傳統戰而運用自如。」共產陣綫組織被形容是「主要的宣傳武器」，特別是在未被查覺的情況，製造「大衆支持蘇聯政策。」

（節譯自八月七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李凱詩譯

中越共無法打消耗戰

許承宗

一九七三年七月，當中共正大施宣傳中蘇邊境局勢緊張之時，筆者曾撰文預測蘇聯欲攻擊中共必先行將共軍吸引於北方邊境，而後另行在大陸「柔軟腹部」動手。時隔五年之後，中越邊境果然戰雲密佈、越南共黨在蘇聯支持之下，已積極備戰。蘇聯爲了支持越南，完成其包圍中共之戰略，在過去數週內，曾空運了大批軍事物資給越共，已知的有廿架戰機並曾在印巴兩國降落。而中共亦大力支援高棉，並唆使北韓派遣技術人員及顧問至高棉，以能在越共的北方及西方同時施加壓力。

蘇聯之選擇在中共之「柔軟腹部」動手，而不在北方實施攻擊，是因爲中共已在中蘇邊境駐有重兵並設有永久性防禦工事，除非予以核子攻擊，否則蘇聯須付出重大代價方能取勝，但核子突擊不爲美國同意（美國深恐核子塵會會波及其他國家，會公開警告蘇聯不得進行核子突擊。）所以蘇聯只得轉移方向，而選擇在中共南邊動手。

蘇聯選擇在南邊動手有以下幾種利益：

一、以越南爲傀儡或顧傭兵進行戰爭則不但戰火不會延及蘇聯境內，死傷者亦僅爲中越兩國軍民。這是蘇聯一貫毒辣手段，前如利用北韓南侵，近如利用古巴軍隊進駐非洲等，都可避免直接入侵之責任。

二、如越共得勝，則蘇聯可獲得利用；如越共失敗，則蘇聯尙可隨時龜縮。

三、當中共軍力南移後，蘇聯即可抽調其西伯利亞部隊至歐洲方面，而施壓力於北大西洋組織。

四、蘇聯亦可在中共軍力南移之時在北方邊界任意作間歇性的攻擊，甚至發動大規模的傳統式攻擊，佔領土地，製造親蘇政權。

因爲有以上幾種好處，蘇聯當然不惜公開宣佈支持越共與中共對抗。至於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時，我們必須注意戰爭進行的型態，因爲演變將與自由中國有密切的關係。筆者預料將來極有可能依下列的情形而進展。

由於地理上是一個長條形的中南半島國家，它所可能受到的軍事方面的威脅一是來自北方高原，另一是來自海上攻擊，目前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實力，足可幫助越防護海岸綫，因此它唯一的恐懼是西北高原方面入侵的路綫，這也是中共爲何要與寮國苗族部隊建立密切關係的原因。中共最理想的作戰方式是假道寮國，從高原下衝，直達海邊，將越南一切爲二，然後分兵兩路，一路北上配合原在中越邊境的部隊包圍河內，另一路南下，配合棉共部隊包圍西貢。

這種作戰方式優點有利於用寮國的山林作爲天然保護，一旦作戰不成功，可以隱入山林，退回邊境，缺點在於補給綫拉得太長，亦無法運送重武器，難以收到突擊的效果。

在越共，它最理想的作戰方式是儘量採取攻擊的形態，因爲河內太靠近中越邊界，無法作持久防禦。越共如眞準備與共軍决一勝負，必須將戰爭擴張到中國境內，即東向佔諒山而取南寧，西向經老街而趨昆明。得南寧可窺兩廣交通樞紐，下昆明可俯瞰川貴險要。當然，以越共本身之軍力尙不足作此大胆之楔形行動，但如果蘇聯予以充份支援，則未必不能採取此種戰略。

以目前雙方的實力來看，雙方都無法作長久的消耗戰，因爲雙方經濟物資都極枯竭，但由於雙方的武器都顯陳舊，無法作迅速而有效的攻擊，因此戰爭一旦爆發，勢必拖延很久。但我們可以斷言，其影響是，自由世界非但不會受害，而且將可以從此場戰爭中得到好處。

首先得利的是銷售戰略物資的國家，其次是一般物資的市場如紗布、西藥、糧食等也會受到刺激而繁榮。另一方面，中越內鬥，無法分身侵略他國。東南亞非共國家受到北方來的威脅可大大減少。

對於自由中國，無論中共勝利或越共勝利都能得到好處，如中共戰勝，則中共在獲得相當戰果後，即會覓取談判機會而設法儘早退回境內，如同喜馬拉雅山對印之戰，這是因爲補給綫拉得太長會有隨時被切斷之危險，而且沒有强大空軍支援，遠征部隊無法長久逗留境外。即使如此，中共的「國力」亦會因消耗而受到創傷，它工業化的計劃會延後，正如二次大戰後之英國，即使是戰勝國亦大傷元氣。相反地如越南戰勝，以中國之地廣人衆，亦非越共可得長久佔領，它一定會設法因造另一個親越的共黨派系作爲它的屛障，如此則大陸上將有兩個或三個地區性共黨政權對抗，這當然對自由中國大大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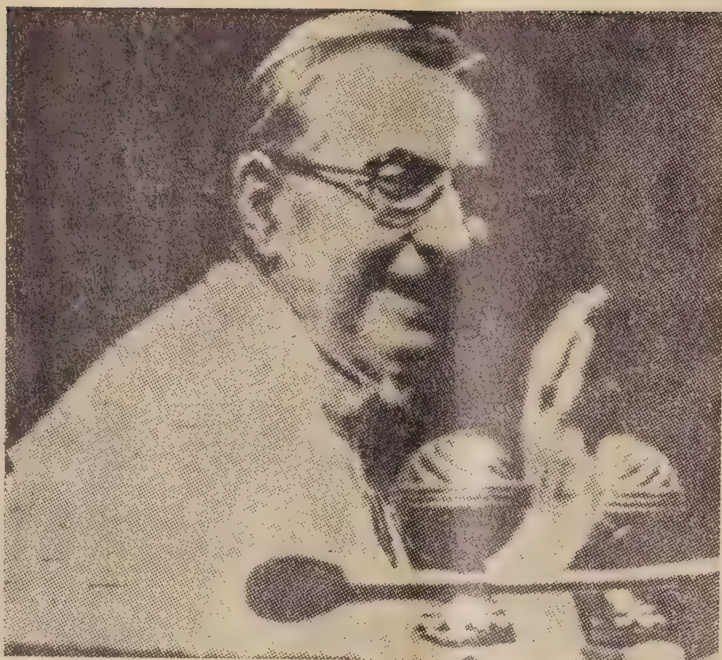
此種到害關係，中共不可能不了然於胸，但它爲了維持它政權的安定，不得不繼續與蘇聯衝突以轉移內部人民對共產暴政的注意及反抗。（一個極權國家勢必要以假想敵爲藉口來脅迫老百姓忍受種種痛苦，如有反抗則處以間諜或叛國罪名。）這是中共政權先夭的病根，無法擺脫。同時它又必須保持共產大國的外表，與蘇聯爭奪共產世界的領導權，保證對高棉共黨的支持，及對自由世界誇張它的實力。因此，它將跳不出蘇聯爲它所設的陷阱。從越共及中共最近發動的外交攻勢來看，雙方都已超出一般處理邊界糾紛慣例及方法的範圍，除非另有其他因素雙方摩擦將越形熾熱。

戰爭直接波及的是中蘇越高四國，間接波及的將會是寮、緬、印、及整個共產世界，而最重要的是，如前所述，不論中越共誰輸誰贏，這場戰爭將帶給自由中國又一次國運的轉變。

微笑的教宗

尹心靜

教宗若望保祿一世在一個月零幾天的時間裏就廣獲人心。而前任教宗保祿六世在十五年的教宗任期裏，因爲態度嚴肅不苟，人們對他始終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若望保祿一世以第二百六十三任教宗的身份，站在聖伯多祿教堂的陽台上，向世人微笑致意，從此時刻起，一直到週四他最後一次接見主敎和修士的這段期間裏，凡是親身聆聽過若望保祿一世說話的人，都爲之感動不已。



若望保祿一世的安詳笑容

廣獲信徒熱愛

總認爲保祿六世十分孤漠的一些天主教徒，在看到若望保祿一世表現出的簡樸的言行之後，便都立刻對他產生一份熱愛之心，若望保祿一世的微笑，似乎很容易讓民衆受到感染。因此，若望保祿一世登基後不久，便能在他的公開露面場合裏，吸引來大批的瞻仰羣衆。

八十五歲的樞機卿康法羅尼艾里說：「上兩個星期天的正午祝福儀式裏，聖伯多祿廣場擠得連廣場週闔都是人，這種盛況以前很少出現過。

上週四早晨共有十位傳教士覲見教宗。其中瑞士教士李德麥坦說：「這是我第一次和他私下會面。我覺得他和大家說的一樣，是個誠懇而快活的人。我們離開他房間時，心裏一片欣悅。」

奉行簡樸原則

若望保祿一世只當了三十四天的教宗，以下是一個簡短的摘要，記述這段期間裏他的一些活動：

八月二十六日：樞機主教秘密會議在第一天投票就選出艾皋諾・路西安尼（若望保祿一世本名）接掌教宗。這次秘密會議會期之短，是史上少見的。

二十七日：對樞機主教發表演說，發誓要履行第二次「梵蒂岡宗教會議」的議決，並促使教會人士更注重紀律。

二十九日：決定在自己的就職典禮中，奉行簡樸，不乘坐寶座，也不舉行加冕儀式。

三十日：對樞機主教演講，表示會尊重地區教會的「合法自治權」，但決調有必要「統一紀律和信仰」。

九月三十一日：對外交使節團演講，誓言要繼續奉行保祿六世在人權、裁軍與和平方面的工作。

九月一日：和記者見面，要求記者「把注意力放在我們的重點和實際所在，而不是一些細微末節」。

教會好比慈母

二日：以兄弟之情，款待其他基督教會的領袖，並在述職前夕他們共同祈禱。

三日：就職日，揚棄昔時的豪華作風，而在戶外舉行簡單的彌式，正式登基爲教宗。

四日：和來此參加他就職彌撒的各國官方代表團會晤。表示梵蒂岡沒有「奇藥」來解決世界問題，但願爲人類服務。

六日：在接見「民衆會上，要大家爲大衛營中東會議祈禱。

七日：提醒他的轄區——羅馬——內的教士，必須奉守紀律和心存犧牲。

十三日：在民衆接見會上說，教會就好比是看顧病兒的母親。他說：『我稍長時母親和我說：『你小時候病勢沈重，我不得不帶你訪遍醫生求診，許多晚上都徹夜不眠。』」

十七日：這天是義大利各學校新學期開始的前夕。他說他年輕時沒人對我說：「你會成爲教宗。如果有人這麽對我說過，我就會加倍努力念書，就可以打好基礎。現在我年歲已長，時不我與了。」

愛心取代暴力

十九日：接見敘利亞東方正教的代表團。

二十日：在每週一次的民衆接見會上發表演說，警告不得把基督教的社會正義，和馬克思主義相混淆。

二十三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教宗身份離開梵蒂岡，在萊特蘭教堂（他担任羅馬區主教時的住持教堂）做彌撒。

二十四日：在週日正午的祝福會裏發言反對暴力，說人們有時說我們是活在一個腐敗欺僞的社會裏。這話不對。因爲有許多好人，有極多誠實人。暴力成不了事，愛心便可以。」

二十六日：最後一次在一萬七千人前公開露面。强調愛上帝和愛鄰居是並行不可分的。

九月二十九日：梵蒂岡宣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壽終於床榻上。醫生表示教宗可能是在二十八日午夜前過世的。

文革期中的北京洋人

陳若曦

北京住有不少的外國人。除外交使團及其家屬外，還有各國親中共組織和團體的派駐人員，支援中共建設的專家，以及走投無路而來投靠的，這些人泛稱「友好人士」。文革前後，最常見諸報端的有日本的西敏寺公一，美國的安娜．路易．史特朗和羅伯特。外交人員對文革的狂熱和極左都搖頭嘆氣，表面維持緘默而已，但友好人士多是「歌德派」，從西敏氏「北京見聞」和史特朗的「北京通訊」都可以看一面倒的讚揚。

六六年夏秋，「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雲霄，難免觸及了一些友好人士的靈感的。九月初，終有四個美國人起來造外事組的反，在友誼賓館貼出了外國人的第一張大字報。他們要求參加文革，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共對外國人設下的「清規戒律」。

中共儘管把自己人分成許多等級類別，如黑五類、紅五類，但哪一類都逃不掉勞動改造思想這一關，唯獨對外國人嚴守「內外有別」的政策。哪怕對方是共產黨員這種「階級兄弟」，也待之以上賓之禮，生活照顧遠超過蘇式的修正主義，而是地道的資本主義作風。這四個美國人指責的清規戒律包括：不參加體力勞動；不用改造思想；不能接近工農；不參加階級鬥爭。外國人只許可有：高工資，高級生活環境，外加各種特殊享受。

針對這種特殊待遇，四個美國人要求：中共把他們當階級兄弟看待，而不是視爲資產階級專家；參加勞動；接受思想改造；連繫工農；參加三大鬥爭（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子女接受普通中國孩子的教育；與中國人同樣的生活水平；取消各種特權。

這份大字報立刻轉抄給中央文革和毛澤東過目。毛澤東親自批示：「我同意，外國專家自願的可以接受。」

李敦白據說是四個造反派之一，表現特別積極熱情，很快就參加了造反組織，戴上紅袖章。我一到北京，多少人就告訴我：「洋人也起來造反啦！」其中李敦白名聲最響。

一張大字報就使中國人衆口爍金，其實正道出一般人不平的心理。四九年以來，號稱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支援弱小民族反帝反殖的事業，六十年代又加上反修的口號，自封爲社會主義陣營裏的正統，儼然是第三世界的領袖。人們以爲從前洋人在中國作威作福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今天該一律平等，中外人民平起平坐才是。然而中共對洋人却優禮有加，自動把他們抬成特權階級，食衣住行都高人一等。就像韓戰後，他們在北京享有成套的住房，外帶冰箱，工資比普通天學教員高一倍——這不是戰俘，而是高幹的待遇。除了高工資和高級住宅外，每個大城市還設有「友誼商店」，專供外僑和華僑購物用。中國人再好客成性，不平等就是不平等，但政府高壓，只敢怒却不敢言。現在洋人自動造反，要求平等待遇，大家當然拍手歡迎，好像重溫了民國初年列强廢除不平等條約時的輕鬆喜悅。

我們剛到上港的第二天，幹部局的人帶我們出去參觀。汽車首先駛向外灘，導遊幹部特地向我們指出：

「那是外白渡橋，從前洋人過橋不交錢的。這是黃浦公園，以前只給洋人享受，門口掛塊子，寫着『中國人和狗不得入內』。『解放』後我們重新擴建，把它變成人民大衆休閒的樂園。」

他說時充滿了自傲，我聽得很受用，抬頭挺胸地跟着洋洋得意。不久我們來到北京，我竟撞到一個中國人和狗不能去的地方。

記得是剛過了陽曆年，我一個人在東華門一帶閒逛，經過一家整修和維護比較動的舖面——說它舖面也不恰當，它門面是大，但不像左右相隣的店舖那樣有展覽厨窗，一對鑲着玻璃配着紅銅把手的門像是關着，不見有什麽人出入。我早打這裏經過幾回了，全沒注意到它。這天，我不知怎地好奇起來，竟駐足在玻璃門外，貼上臉向內張望，裏面却是一段空白走道，接着又是一道門，仍是看不出什麽名堂。

正感到失望，身後傳來吆喝：「走開，走開！不要停留在這裏！」

厲聲下逐客令的是個穿藍布大氅的彪形大漢。

他徜徉在路邊，我原以爲是個過路的，沒想到還是個看門的。身爲中國人，血液裏流着阿Q的因子，我竟不敢問他憑什麽對我下命令，就乖乖拔脚而走，心裏懷着一份私越禁區的犯罪感。偏又不甘當鼠輩，我一邊走還一邊回頭還盯一眼，這才注意到玻璃門上四個燙金大字「友誼商店」。

無巧不成書，就在我自認晦氣的當兒，一輛轎車駛來停在商店門口。我索性站在安全距離外看過究竟。只見一對洋男女施施然下車，留下中國司機和一條洋狗在車上（也許是土狗——我從不養狗，不會辯認——但認定了是洋狗自己似乎就少難受些）。剛才吆喝過我的大漢連忙搶上一步，爲洋人推開了那扇標着「友誼」的門。

有過這次遭遇，我對造反的美國人不禁由衷敬佩。紅衛兵曾揚言要打爛友誼商店，我也舉雙手贊成。

然而友誼商店非但不許打，還越開越大。東華門這一家嫌小了，以後在使館區興建了一棟美侖美奐的大樓，幾個拿洋護照的中國朋友都光顧過，但貨眞價實的中國人還是關在門外。至於狗能不能入內，我尙未來得及調查。

由於毛澤東的批示和洋造反派的熱烈要求，外交部長陳毅終於在六七年一月中召見了一批外國專家，向他們傳達了外交部的決議。在自願的原則下，陳毅强調，外國朋友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勞動，專家的子女可以參加紅衛兵等等。春耕開始時，報上陸續發表了專家到蘆溝橋公社勞動的消息。以後，寒春、洪若詩、李敦白等相繼發表文章，談自己如何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啓發，勞動如何聯繫世界觀的改造云云。

李敦白被捧成「殺出來」的造反派，北京外語學院的小報還登過他的照片，臂纏紅袖章，神氣活現。他還公開演講，出盡了風頭。但八月中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此君忽然消聲匿跡。

有一天，景鴻來玩。她自去年年底結婚，就遷到西郊，進城購物時，常到華僑大廈來聊天。話題不外乎文化大革命，這天正好談到「五一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事，我提起了李敦白在外事口，他和「五一六」一度是響叮噹的名字。

「李敦白是特務，被看管起來了！」

景鴻口氣毫不含糊地告訴我。

特務？我瞪着她瞧，有些將信將疑的。

她丈夫在外事口工作，因此，這方面的消息我們都喜歡求証於她，當她權威看待。

「很多好友人士其實都是特務，」景鴻繼續給我開導：「譬如史諾，就是CIA派來的特務。」

「史諾？」

我爲之一愣。

「你不是上了『五一六』的當吧？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我的激動有些自私的成份，世堯和我國有一半是受了史諾的影響，他的書本本必讀。印象中，史諾是「人民中國的朋友」，從延安時代起，他就進出毛澤東的書房，爲中共宣傳不遺餘力，說他是「開國功臣」之一也不爲過。

「你的警惕性不夠高。」

景鴻說着，噴了一口烟。烟霧裊裊上升，襯着她一副站得高看得遠的神色。

「像史諾這種打着友好招牌的作家正是道地的文化特務。但我們也不怕，我們知道他是特務。他的行動我們瞭若指掌，什麽也跑不掉。他利用我們出名，我們也利用他作宣傳，彼此心裏有數。」

景鴻的觀點並非她的發明創造，只是當時極左思潮泛濫的一種反映。謹防特務的警惕性普遍提高，而且對中外人士都一視同仁——在這一點上，倒是眞正做到了華洋平等。

六七年在記憶中，充滿了示威遊行。打響頭一炮的是一月底的反蘇大遊行，北京和上海同時發動，都有幾十萬人上街。在北京，目標是蘇聯大使館，也兼及法國大使館。文革是爲了反修防修。與蘇聯衝突是遲早的事，但波及法國，則是意外。

六六年秋，我們去巴黎的「中國使館」申請回去定居。蒙黃鎭的邀請，參加了「十一」的慶祝酒會，見到了所有中共派到法國的留學生，他們淸一色學法語，年紀都在二十至三十之間。可能年紀相近，我們彼此談得頗投機。其中有幾位特別嚮往紅衛兵運動，心早飛回北京了，甚至打了報告，要求提早回國，唯恐錯過了造反的機會。每個與我交談過的學生都給我一個身在法國心在祖國的印象，當時使我感動不已。

中共果眞招回各國的學生，讓他們參加運動，接受鍛鍊。首批回國的是留歐學生，共六十九人。他們在一月廿五日乘火車經過莫斯科時，列隊到紅場憑弔列寧墓，史太林墓早被挖走，但他們仍然獻了一個花圈給他。這些學生明知蘇聯派了兩三百名軍警圍在四周，虎視眈眈地盯牢着他們，還打開毛澤東語錄朗誦一番，高唱國際歌，喊「馬因列史毛萬歲外，再加上打倒現代修正主義！」蘇聯軍警立刻蜂湧而上，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打傷了三十多名，重傷四名，一名肋骨斷了幾根，命在垂危，這就是一連串遊行示威的肇首「紅場事件」。

這個事件轟動了北京，「外交部」立刻發表「最最强烈的抗議」。它也激怒了法國的留學生，他們商量好去蘇聯駐法使館門口示威抗議。黃鎭過份謹愼，事先把學生的行動通知了巴黎警署。第二天，四十九個學生一出現在蘇聯使館外，就被事先埋伏的幾十名高頭大馬的法國警察攔阻去路。一言不合，又調來兩百名警察，團團圍住，棍棒飛舞，打傷的不說，還捉了一批關進囚車，嗚笛而去。

本來，戴高樂帶頭承認中共，又簽航空協定，法國政府在中國人心目中最是友好不過。這下打了學生，北京街頭立刻刷出「打倒法國反動派」的標語。

秋天裏，世堯偶然在街上撞見留法的一個學生。他也是挨打的一個，大罵被黃鎭「出賣」了。夏天裏，外交部招回駐外各國大使，據他說，黃鎭是被索討最急的一位，一下飛機就被他們架到外交部門去鬥爭，以後罰他在那裏「勞動改造」。

但反法的情緒只是一時的，中共相當克制，並未升級。反蘇就不同了，舊仇添新恨，像滾雪球般與日俱增。

蘇聯尤其重兵壓境，幾次在邊界挑釁，紅衛兵早有提出斷交的建議，但毛澤東就是有及時忍耐的本事，到底沒有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台「工蜂四」火箭與「陶」導彈評估

陳金耀

在今年國慶閱兵展出的武器中，除「雄蜂」飛彈外，同樣受人注目的還有自製的「工蜂四式」火箭，及改裝美制「陶式」（TOW一譯拖式）反坦克導彈，這兩種先進精密武器都裝在M一一三裝甲運兵車上（M一一三運兵車是一種兩棲車輛，能載乘員十三人，車頭有一門白朗寧點五吋機槍，是蘇聯集團以外最普遍使用的運兵車。標準車輛有幾種改良型：裝有陶式導彈、雷達平台、迫擊炮平台，火焰噴射器和火箭炮，以及其他用途。）

「工蜂四式」火箭是由中山科學院研究成功，聯勤總部承製，可在十六秒鐘連發四十枚火箭，構成嚴密火網，是極具威力的地面武器。

在戰時，要想在某一地區先作密集炮火轟擊以便已軍發動進攻，或希望以密集炮火阻擋敵軍的進侵，火箭炮實在是一種最好，最便宜而效果又是最佳的武器。火箭炮操作簡單，無需受過特殊訓練的專家操作，成本低，只要數目很少的工作人員（工四用兩名），但却能迅速清除戰場上一切障碍，最爲有利的，就是可以裝設在行車輪的卡車或行履帶坦克上，甚至可裝在普通貨車車架上，極爲方便。

軍事家認爲，火箭雖不可完全取代傳統大炮，但可以與大炮相配合使用，減少大炮的數目，因爲優良的大炮的成本日漸昂貴，採用集束火箭發射器，即無需增加軍費的負担，仍可維持威猛的火力。因此很多國家現時多以火箭發射器取代已過時退役的舊炮，蘇聯早於一九四一年便率先使用此種武器，西方諸國雖然稍遲一點才認識到火箭炮的優點，但亦已紛紛研製此種武器，較中華民國推出面世早兩星期，韓國亦宣佈自行研究成功。

中華民國今次雖沒有公布「工蜂四式」火箭的基本數據，但從圖片及手頭資料可作大約估計；「工蜂四式」火箭由一個四十管並聯火箭發射器發射；直徑一四〇毫米，長約一點二公尺，每枚重約廿五公斤，射程八公里以上，可攜多種彈頭，要對付兵員的彈頭內藏榴彈，射出爆炸後，每枚彈出四千片以上破片；專對付坦克的彈頭用穿甲彈或反坦克地雷，發射火箭網羅的範圍爲廿公頃（五分一方公里）以上。重裝火箭需時約四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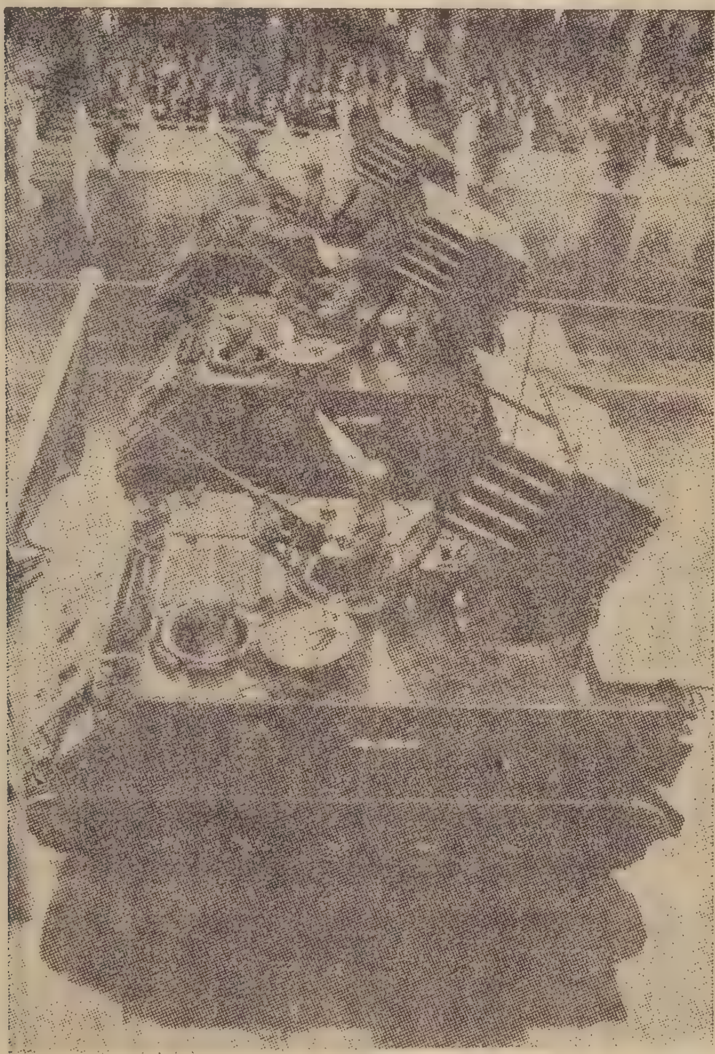
「工四」火箭經改良後可作多種用途，除陸軍使用外，艦隻亦可使用，在短距離戰鬥，或在一般灘頭登陸之前用以清理灘頭，或航經河道時用以掃蕩兩岸敵軍以開路；同時可由地面攻擊機或直昇機携帶，以作近接支援，是立體作戰的主要武器。

「陶」式反坦克導彈（見本刊第五二九期）爲第二代反坦克武器。由發射管發射，用光學儀器追踪，金屬綫導引，命中率極高，這種飛彈可以由步兵在地面發射，也可用車輛或直升機發射。

在飛彈射出後，有兩根電綫自彈尾鬆出連接發射器，因爲是有綫導引，所以不會受到外來電子干擾。射手可利用發射器上藏有紅外綫檢波器的望遠瞄準器以目力追踪飛彈，指揮飛彈攻擊活動的目標，在十月以俟戰爭中命中率達百分之百大出風頭，它速度快，操作靈活，可貫穿五十公分厚的鋼板，目前世界上的坦克，鋼板尚未有超過五十公分的，可說是「無堅不摧」。

「陶」飛彈在中東戰爭中吸收了新的經驗，發現了一個存在的重大缺點，因爲電綫導航需要射手的目力引導瞄準，飛彈由射出以致到達目標，一般須要十秒的時間，在這段完成任務的時間內，射手（包括直昇機）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火力襲擊之下。

今次中華民國把「陶」改裝在M一一三裝甲車携帶，就是針對改善此一决點而設，彈筒可作仰一百八十度（見圖），可使導彈射出後仰起在後再次塡裝時，塡裝手完全在裝甲保護下，免被射殺，同時瞄準時，是使用改良的低角望潛，射手亦在裝甲保護內。彈筒可作三百六十度迴轉，加上裝甲車的



由M113裝甲車携帶的「工蜂四式」火箭。



「工蜂四」火箭的正面，圖中可清晰看見附有良好通訊系統的新頭盔。

活動，使這一組合極富機動性和摧毀力。加强「陶」式武器在戰場上的效率，不致因射手受傷或死亡而使在飛行中的導彈失去控制。在未來的坦克戰中，將由大量主力坦克、携有精確導引的「陶」式導彈裝甲車、火箭炮裝甲車，火力直昇機、步兵等組成現代化、立體化的兵團作聯合的戰鬥。由於敵方可能同樣擁有精確投射的武器，部隊的隱蔽將益趨重要，通常只要一看見目標，便能予以摧毀，體積小和有機動力，將較易隱蔽。地面作戰的一般兵力，是許多獨立而機動的單位，可能由三或四人組成的班，用徒步或廉價來車輛運動。因精確導引武器的大量運用，將可能採取「高低混合」的戰術，由許多造價低廉載有先進火力的裝甲車，配合較少而昂貴的主力坦克，廣泛分佈於戰場上，以減低損失，所以價值甚高的目標，則易爲敵所追踪，因而高的機動力和如何隱蔽，將是重要的學問，僞裝、烟幕、塵埃的運用亦會升級。

這編成無數疏散，可隱蔽的獨立而機動的第一綫部隊。較有助於減低精確導引武器和戰術核子火力攻擊下的易損性。不過雙方前進部隊都可能同樣會採取此種態勢。問題是如何保護這些分散的部隊，使其不致被敵人突然密集的傳統性攻擊所消滅。因戰術的改變，戰鬥地區前線將會變成更爲模糊不清，將來這些前進部隊可以指示攻擊重要的目標，將愈來愈少。

爲達成疏散部隊的組織性，靈活的協調作戰，廣泛的、秘密的、完整的通訊是未來戰鬥的主宰，敵人暴露時，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調集火力于以消滅，便有賴於此，此因先進的通訊器材亦極爲重要。當發現目標時，立刻通知「戰地指揮所」，由指揮所直接通過裝甲兵員頭盔內的通訊設備分別指揮，在遙遠的地方對標定的目標用火力射擊。

當隱蔽和僞裝功效升級的時候，則攻擊者便可能理所當然地回到使用區域密集彈幕射擊或地毯式轟炸的傳統武力上。「工蜂四式」火箭在協調作戰中正適合此種密集彈幕的射擊。携帶「工四」火箭的直昇機亦可以立刻馳往支援，在八公里（可免敵步兵射擊）的火力範圍內對前面的敵人兵員及坦克攻擊。「工蜂四式」火箭取代傳統的密集火力，「陶」導彈則作精確導引火力，配上主力坦克，同時今年國慶閱兵時所有的裝甲兵已配上新的有完善通訊設備的頭盔，以應付未來戰鬥的需要，中華民國陸軍因以上的武器裝備服役，已正式踏上現代化的行列。



在運兵車上的美製「陶式」反坦克導彈。

烈士劉道一以死代兄

胡養之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河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輓革命烈士劉道一的一首律詩。按劉烈士是留學界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同盟會員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孫中山先生對於劉道一的犧牲，哀悼特甚。尤其輓詩表示的沉痛，感人更深！

立志革命曾取名鋤非

劉道一，字炳生，湖南衡山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西曆一八八四年），根據有關資料指出：劍道一幼年時聰穎絕倫，五六歲便開始讓孟子，過目成頌。到十幾歲以後，則離開私孰，進入湖潭美國人所辦的學校肄業，讀了三年，學問猛進，而於英語一科尤精，後來他又到過湖北。當時正値清末，外患日急，人心動盪不安，革命空氣幾乎瀰漫了全國，道一素來感覺銳敏，深深地受到了這種時代潮流的影响，加以道一的哥哥揆一，原是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在家庭族里之間，到處耳濡目染，以故，民族大義，早已在他那純潔的心靈中種下根苗了。



人物春秋

特別是他的家庭又晙世代書香，當他閱讀漢書，每次讀到「朱虛候傳」中謂：「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的句子時，他的心弦上便深深地受到感到，因此，他就自己起了別號，叫做「鋤非」。

民國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其時他的哥哥揆一留學日本，早已結識了革命志士黃軫（即黃興），因爲彼此志同道合，兩人很快地便做了好朋友。黃軫認爲革命固然重在宣傳，就其實際工作更爲重要。當時黃軫便很想回國喚起有志之士，進行革命的實際工作；這時揆一也有同感，他表示願意回國來聯絡哥老會勢力，實行起事。原因是揆一跟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相識，於是堅持邀揆一同行。

首次起事失敗後赴日

黃軫和劉揆一兩人回到長沙後，就一面在市內的連陞街成立「華興會」，作爲進行革命的總機關；另方面則在北門正街，創辦了一間明德學堂，藉以掩蔽外人耳目，道一這時候便加入了他們的活動。他們那時的行動計劃是：預定於同年十月，請慈禧太后那拉氏萬壽節日那天，乘全省文武官吏行禮慶祝之際，用炸彈一網打盡，然後乘機起事，各路同時並進，一舉攻陷長沙。不料事機欠密，爲清吏所探悉，首先派遣武裝警察，進行全面搜捕，幸而馬福益聽到風聲不對即逃入廣西，道一，揆一和黃軫等人則逃避到了上海。

但道一的父親却被牽連入獄，他爲孝心所打動，立刻又冒險跑回家來營救，父親出獄後他還在家侍奉了一個多月，又才去上海的。原來那時候，淸吏最注意的是黃軫和劉揆一，對道一不加重視，所以，他才得倖免。

同年十月，因爲福華槍擊前桂撫王之春的事件發生後，而使到上海慶餘里的革命機關連帶被破，並且捕去了黃興（即黃軫於長沙出走後，遂改名爲興），陳天華、張繼、郭人漳等十餘人。劉揆一以外出得免，於是乃跟其他同志，奔走設法營救。

這時道一剛從湖南家鄉赴滬，也加入效力，以致被捕各人後來都得陸續保釋。此時恰好是馬福益派遣謝壽祺代表來滬，向黃興等人致意，謂「計劃集合全黨各派的精銳，打算在湖南洪江一帶作孤注一擲，請求黃興設法協助其槍械糧餉，並派人前往指揮」。劉道一認爲機會難得，乃從中斡旋，協議結果，很是滿意。

黃興和劉揆一，當即首途返湖，準備協助馬福益，並指導其行動。不料馬福益在返湖途中，忽遭淸兵截獲就爲，致使起事計劃又告失敗。爲了暫避風頭，黃興和劉揆一迅速去到日本時，而道一却已從上海先到了。這時揆一勸弟弟道一，趁此機會在日本留學，等待良好時機來臨，再行舉事。

一行潛反湘密謀起義

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七月間，孫中山先生聯合黃興等決定創立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同月三十日召開籌備大會，全國十七省的留學生同志都曾出席會議，劉道一也是當時宣誓加盟的一人。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後，道一被推選担任書記幹事等職。原來他對學習語言的天才特別高，無論每到一個地方，只要住上幾個月，當地的方言便可朗朗上口。實際上，他到湖北就能說湖北話，到上海便可說上海話，到日本不久即能說日本話，英語更不待言；加上他天生的一副好口才，每次與人周旋應對，無不恰到好處。

因此，關於中國同盟會對外交涉事項，他確曾盡了最大的力量，當時黨中同志，都說他是未來的外交家。

中國同盟會成立不久，留學界各省黨人便紛紛奉派潛行回國活動。由於劉道一的父親年老多病，家裏乏人奉養，使遠在日本的揆一兄弟耿耿於懷，但道一以哥哥揆一既因嫌疑太重而不得歸，只有自己回去比較方便，乃自告奮勇地向會方請求，表示願回國活動。於是，民國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道一便偕同蔡紹南、彭邦棟、覃振、成邦傑等一行，被派潛返湖南來。他們的任務是運動軍隊，重振會黨。他認爲欲使會黨成爲革命的中堅力量，就不必先洗刷他們的頭腦，健全他們的思想。以故，道一曾向會黨反覆說明：「這次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之自由解放，而絕不是爲某個人爭王爭帝。……」

所有會黨的人，都受到道一以上這些道理的感化，更加奮發鼓舞。於歸長沙途中，道一集合同志數十人在水麓洲的船中進行秘密會議。他對衆同志建議說：「這次要發難，當以會黨和軍隊同時並舉爲上策。否則，若先由會黨發難，軍隊也必須立即起來响應。因爲大家都知道，會黨缺乏餉械，而且未嘗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如果沒有武裝部隊聲援，則他們必敗無疑。記得前年長沙一役，會黨分爲五路，因勢遠力散，調動不靈，致遭失敗。

現在想要窺取省城，必須集合會黨於省城附近的萍鄉、瀏陽、醴陵各縣，與運動成熟的軍隊互相配合起來，方可舉事。况且現時會黨多半潛伏於萍鄉、安源諸礦山上，正可利用礦源等地組織機關。而軍隊方面，新軍多半駐紮會長沙，巡防營則分駐各府縣，水師分駐湖河的上下游，惟新軍兵精械足，官佐都是學生出身，多與黨人通聲氣，運動較爲容易。巡防營雖然不及新軍，但其官兵多爲會黨中人，派遣會黨去游說，不難歸順。水師則船械均甚窳敗，只可臨時收作運輸之用。

再就次策來說，如果能組織會黨萬人，發難於瀏、醴，直撲長沙，各軍隊倒戈相應，佔據省垣重地，奪取其軍戒裝備，從事新的補充訓練；並另自遴選一部份精明强幹的會黨，組成便衣敢死隊，以手槍、炸彈來阻止敵方的援兵，只要稍爲支持，等到各省的義士紛起响應，那末，成功便有把握了。」

萍、瀏、醴以後難經過

大家都認爲劉道一以上的計劃縝密可行，於是依計分頭去佈置。本來是預定於十月二日清吏封印時舉事的，不料這一年因湖廣荒災，萍、瀏、醴一帶尤甚。

當地工人受朱貴減工的痛苦，對於地方官吏非常憤恨！會黨蕭克昌、李金奇、姜守旦、龔春台、王勝等，都想乘機道動萍鄉的礦工起義，消息漏出後，李金奇在萍鄉被清吏追捕，以致溺斃於醴陵的白鷺潭，蕭克昌也同時被害，因此，姜守旦、龔春台等迫不及待，乃提前於十月十九日集合會黨礦工，在瀏陽的金剛頭，萍鄉的高家台等處先期發難，醴陵防營士兵反戈相應，聲勢相當浩大，屢次將清軍打退，其後因敵人援軍天至，卒致失敗。據「中國革命史」、「清史紀事本末」的記載說：「十月廿日，會黨首要持「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春台舉義檄文，謂革命軍即在萍、瀏、醴三縣起義。擬分路進兵：一路由萬載東出瑞州、南昌進趨長江、一路由瀏陽進窺長沙；一路由醴陵聯絡安源礦警攻佔錫塲佔根據地，相機進取。凡黨員均以白布纏頭，爲馬福益帶孝去。

「瀏陽洪江會黨徒，仍聚集於文市鎮。派丁搜集武器，凡梭標、大刀、馬刀、鳥鏡都在搜尋之列。而來復槍、六子連尤爲重視。各戶派遣子弟加入組織，領一符號及一武器，以資保護。因之，三日內人數激增至二萬餘。廿三日，龔春台由上栗市趕到文市，申明法令，一羣烏合之衆，漸就統率。廿四日各縣首要聚集文市團局，宰牛祭黃帝在天之靈。即分頭進攻，以期流順直搗長沙。

「廿六日，清廷電令江督端方、鄂督張之洞，湖撫岑春萱，卒派得力營部，飛傷會剿，時湖常備軍已陸續派出兵營增援瀏陽。是日後派出機關炮二尊，增援赴瀏作戰。而進攻瀏陽的革命軍，由姜守旦率領，於廿三日已爲清軍擊敗，與羊鬆造另一股均退守西鄉。二十六日復爲清軍管帶梁國楨部擊敗後，清軍遂南出擊屯聚南市街的龔軍，春台即下令將所部退至牛鼓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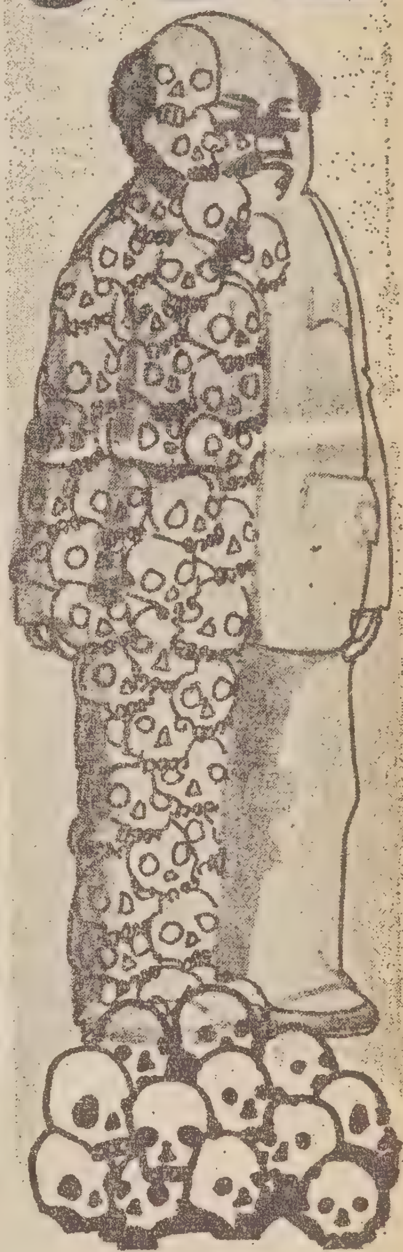
「十月廿八日，清軍大舉進攻牛鼓嶺，適上栗市潰散的義軍突至，聲勢稍振。忽火藥中彈，自焚死黨軍數十，又遭金剛市馳來的清軍夾攻，戰至黃昏，鄧保廷等二百數十人均陣殞！至是義軍師熸，各地支部聞風皆散。龔春台、蔡紹南率殘餘黨徒數百人退至文市，當時清軍已進至澄潭市，前鋒隔三十里，龔春台等率殘餘經清江退往銅鼓，道經余宅右側小徑，人畜絡繹於途。其後被清軍圍剿龔春台、蔡紹南均被捕殺。哥老會的馮乃右，旋爲清軍誘殺於普跡。姜守旦深入大溪山寨，亦爲清軍擊潰。此役先後經過二十天，告一段落。」

自認爲揆一以死代兄

另一方面，劉道一的任務是在長沙做起事的準備，尚未完全成熟，但他聽瀏陽、萍鄉已發難的消息，乃加緊進行，謀假新軍及防營立起响應。計劃未實現，而他已因行動可疑，被清吏逮捕了。清吏最初疑他是劉揆一，偵察後始知其非，又搜不到關於其他證據，仍欲憑藉虛詞，羅織成罪，取出刑具來威脅他，他厲聲叱道：「士可殺，不可辱，死則死耳！」清吏無如之何，將他移入獄中，他從獄中寄友人書說：「道一爲不忍父毋所受之軀，爲毒刑所壞，彼受刑訊，吾則自認爲揆一，以死代兄，吾志決矣！」後來清吏從他身上發現「鋤非」二字的圖章，即含糊論其死罪，十一月十六日就義於長沙瀏陽門外，年僅二十二歲。

道一在日本時，曾與親密同志秋瑾、劉佛船、王慕團、候菊園、馮煥明、黃人障、于琛、成邦傑、李秉璋等九人組成十人團，他死後，其餘九人尤爲悲憤。未幾，秋瑾等回國實際行動，誓爲他報仇。而長江各省革命起義不斷發生，也多半受了他的精神感召吧！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覺得既然正式算個「國家」，軍隊還保持游擊時代編制，總不合適，下令「國防部」改爲正式編制，分爲六等十九級，就在分官進爵時鬧了許多糾紛。

本來國軍編制是五等十六級，兵三級，士三級，尉四級，校三級，將三級，不過上將又分一級，二級，所以也可算作十七級。

毛澤東的劃分軍階却在上校之加一個大校，上將之上加個大將，取消准將，添一級大　。另外又設了一級元帥。

這個名單照例是由「國防部」擬好，呈請毛澤東核准。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擬訂各人軍階時，曾去請教活曹操，問他有什麼意見，活曹操摸着鬍子，兩眼向着天花板，緩緩說道：「這個問題，我前倒是同主席商量過，元帥的名額最好不要超過十個，你可以會同粟裕擬定，送請主席核准，不過在元帥上邊，最好設立大元帥一級，因爲史大林過去就是大元帥，有了這個名義，統率部隊比較便些，我的意意思大概你該明白了吧！」

活曹操慢條斯理的談，彭德懷坐在那裏肅然靜聽，等到活曹操說過，開口問道：「元帥及大將是否只限帶兵官呢？還是政治委員也在內。」

活曹操擺擺手：「那倒不盡然，蘇聯的布爾加寧、貝利亞都是政工人員晉升元帥吧。只問功績大小，不一定是指揮官，例如咱們同鄉羅榮桓，雖然是政工人員出身，應該給他一名元帥吧！」

彭德懷點點頭，起身告辭。活曹操送到門首，拍拍肩膀又說一句：「彭總，我的意思也就是主席的意思，我們兩個從來是一致的，你明白吧？」

彭德懷回到「國防部」，越想越覺得事情不簡單，恐怕自己負不了責任，去電話劉伯承、陳毅、林彪、聶榮臻，賀龍約來，因爲這五人連他在內，是「解放」後曾任過野戰軍司令員或一級軍區司令員的。

大家剛坐定，賀龍就嚷道：「彭總今天幹舍要請客，是不是安修同志又生了小同志了。」

陳毅笑道：「生兒子有什麼可喜，恐怕是又覓到新愛人了。」大家一齊笑起來。

彭德懷哭喪着臉：「各位別開玩笑了，我現在遇到了難題，沒難法解決，請大家忙想個辦法。」

五人看見彭德懷表情如此嚴肅，連賀龍也不敢開玩笑了，都睜着眼看他。

彭德懷當時把活曹操轉來毛澤東的訓示復述一遍，皺着眉頭說道：「大家想想，功勞大的人多得很，只限定十名，叫我提誰呢？」

劉伯承取下茶晶眼鏡，掏出手絹擦擦，重新帶上，慢呑呑說道：「這也沒有什麼困難，多了多提，少了少提，譬如打仗，十萬人可以打，一百人也是一樣的打，只在調撥就是了。」

彭德懷感到輕鬆些，忙說：「現在就大家斟酌一下把名單擬訂吧！」

聶榮臻搶着說道：「我們這裏六人就佔六名了，其餘再餘提四個就是了。」

陳毅笑道：「老聶，你忙什麼，若是沒有你的份，彭總不會請你來了聶榮臻紅着臉不作聲。

彭德懷連連點頭：「我們這裏六個人是不成問題了，還有一人是軍師交下來的，就是羅榮桓。」

「羅榮桓！他一天兵未帶過怎能當元帥？」從不講話的林彪有點惱了。

彭德懷苦笑道：「我也這樣問過軍師，他說蘇聯的布爾加寧和貝利亞都是政工元帥。」一提蘇聯，林彪默不作聲了。

劉伯承笑道：「羅榮桓能當元帥，我的政委鄧小平更應該當元帥吧！」說過向陳毅和聶榮臻又看了半眼。

陳、聶兩人明白獨眼龍的意思，你湖南人佔一名政治元帥，我四川人也要佔一名，當時一齊拍掌說：「應該，應該。」

彭德懷無可奈何地點點頭：「這就有八名了，還差二人是誰呢？」

林彪忽然一挺身，大聲說道：「徐向前該不該給他一名元帥？」

林彪話一說出，劉、陳、聶三人不由得鼓起掌來。

彭德懷頓時不知所措，賀龍也呆了。原來徐向前是「紅四方面軍」的底子，過去和毛澤東並不是一個系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一批在井崗川落草時，徐向前也和張國燾盤據在鄂東。當時國民政府通緝朱毛與張徐是並稱的，雙方雖然同一番號，但是誰也指揮不了誰，後來兩邊根據地受不了國軍圍剿，突圍北竄時，所走的路綫也不同，直到四川

松理茂才會合，不久又分道揚鑣，毛奔陝，張徐去四川。不過張徐運氣太差，以後在河西走廊被馬家軍擊潰，不得已回到陝北，落到毛澤東手裏，紅四方面軍的官兵在陝北被殺很多，張國燾乘去西安祭黃陵之便逃回重慶，徐向前倒受盡折磨。

當民國二十六年共軍決定投誠，接受政府招安，改編爲三個師。蔣委員長因爲徐向前是黃埔學生，特別在接見周恩來時詢問到徐的情形。周恩來回到延安一說，毛澤東慌了，他既不願意徐向前出頭，又不敢違抗蔣委員長的意思，於是打出林彪這張牌，提請任命林彪爲一個師長，因爲林彪也是黃埔學生，用他來抵制徐向前。後來軍事委員會發表任命時，林彪，賀龍，劉伯承分任師長，徐向前也被任命爲一二九師劉伯承的副師長。

毛澤東雖然懷恨，也無奈何，只是盡方法打擊徐向前，從抗戰開始到中共佔有大陸，當時任師長，副師長的都變成野戰軍司令員，只有徐向前僅當上十八兵團司令員，比別人都低一級。

中共政權成立時，毛澤東有意拿徐向前開玩笑，任命他爲總參謀長，却派他的上級聶榮臻（徐的十八兵團歸聶的華北兵團指揮）爲副總參謀長。徐向前看透毛澤東的詭計，就在山西住下，不去北平就職，倒便宜了聶榮臻以副參謀長名義代理，一代就代了五年，直到這次換了粟裕爲止。

毛澤東這種小奸小詐的手段，不惟徐向前不服，其他的人也都不平。現在林彪一提出來，劉伯承、陳毅、聶榮臻一齊鼓掌，彭德懷慌了，他知道若開了徐向前的名字上去，一定會惹毛澤東大發脾氣，說不定連自己的位子也保不住，可是他又想不出理辯，只是光着眼看賀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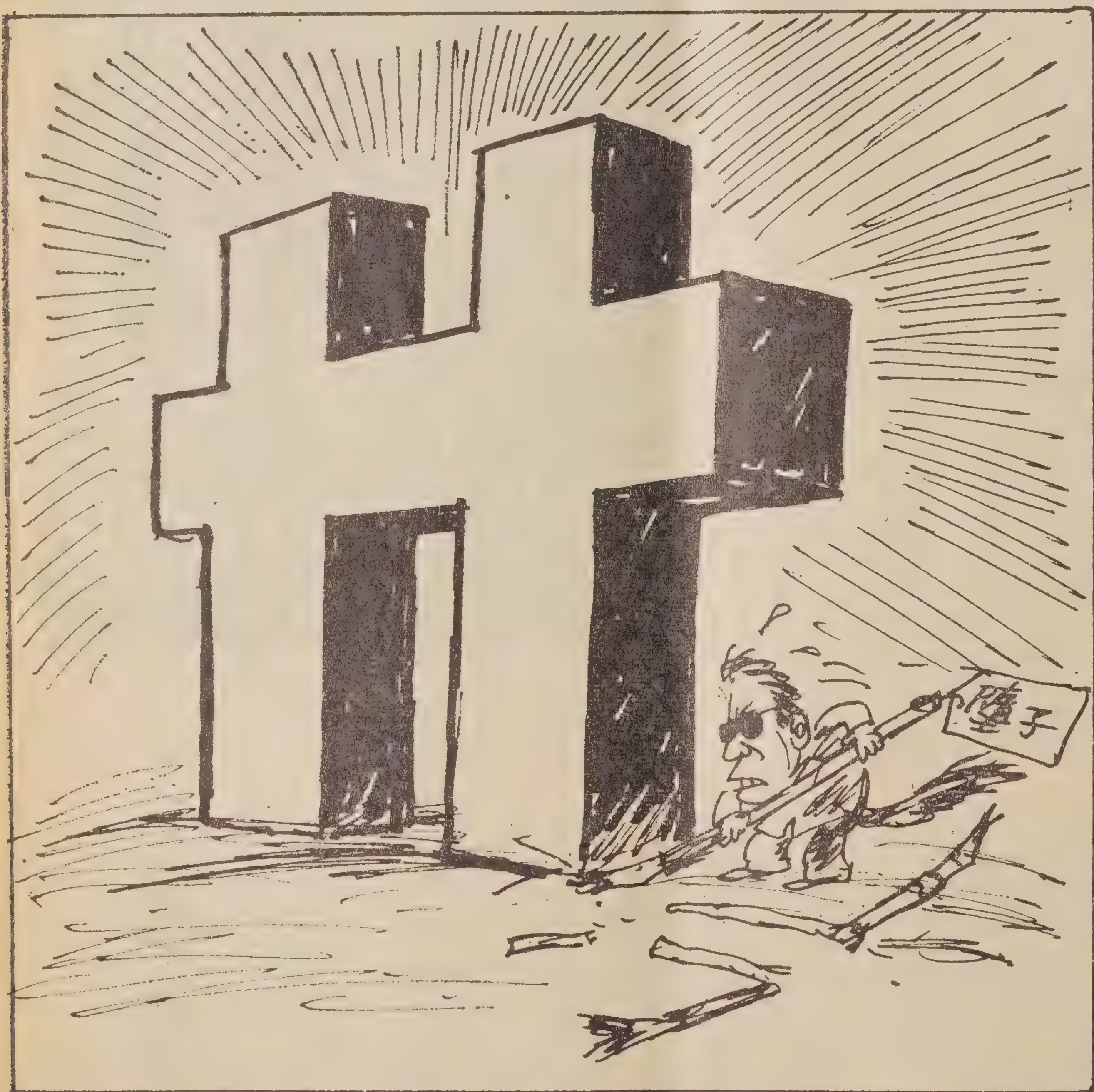
賀龍這次倒是粗中有細了，看出彭德懷的意思要他出頭，但是他有什麼好說呢？急得用拳頭直搥額頭，連搥幾下，果然搥出靈感來了，陪着笑臉向林彪說道：「本來向前同志當元帥是太夠資格了，可是當我們同國民黨聯合抗日時，他只是名副師長，假若他當了元帥，那麼蕭克是我的副師長，豈不要照胡蘆劃瓢，那來這麼多名元帥名額。」

依照賀龍爲人，說出這段話可算是畢生傑作，只是遇到的對手太硬了，林彪的爲人是靜如處女，動若脫兎，輕易不言，言必中的。陳毅表面上油腔滑調，句句不離女人，實際上却是句句帶刺，語帶雙敲。劉伯承只有一隻眼，獨眼龍的特徵是看得穩，拿得準，說出話來最狠。賀龍和這幾個人比吃豬肉，比舉重都可以，要是鬥口簡直是小孩子和祖路易比拳，沒法還招的。

林彪聽賀龍說完，微微笑道：「賀大爺，你的話只是教條，缺乏根據，現放着榮臻同志當初就是我的副師長，照你的說法，他也沒資格當元帥。」

彭德懷一怔，賀龍呆了，林彪這一招正合了太極拳的原理「四兩撥千斤」，賀龍挾泰山壓頂之勢，自覺理直氣壯，被林彪一句話 得啞口無言。

陳毅笑道：「照你的說法，我當個大將也不夠資格，因爲那時正副師長都沒我的份，好比你那時已當了正太太，我還是個黑市夫人哩！」



枉作小人　　嚴以敬作



「爸，你是否躭心得太早了些。我們的賬單一次都沒有送去過呀。按照正常手續，應該是我們先送去賬單，然後他們付欵。要是我們送去了賬單，對方還不付錢，又沒有回音，到那時候再躭心還不遲呀。」

「對一般的顧客，當然是按照我們的規矩行事。可是，對方是大名鼎鼎得了諾貝爾獎的先生呀。我們怎能拿着賬單去要錢，這不顯得太沒有禮貌了嗎？」

「不必拿着賬單去要債的，祇要把賬單送去就行了。沒有看到賬單，不會想到這些瑣碎事情的，那才像是先生呀。不管怎麽說，還是爸自己太勞心了。」

我自以為發現了爸的顧慮原因，立刻毫不客氣地挑明了出來。爸彷彿去了一趟「蔦屋」，商量的結果，似乎是，賬單的事暫且不提，先設法說服我去鎌倉再說。

從「蔦屋」回來後，爸把我叫到身邊，用近乎哀懇的口吻說：

「縫子，無論如何要拜托你了。你好歹去先生那裏帮忙一個時期吧。」

「諾貝爾獎作家的心性眞讓人摸不透。我不相信他們連個女佣也找不到的。眞是怪事。」

我滿心不服地說出了後，爸笑着接着說：

「蔦屋老爹說了，叫人覺得怪異的是你。他說，他們也許就看中了你那些怪異的地方。他還說，你有潔癖，心思也靈敏，不過，他們中意的可能還是你那與衆不同的地方吧。」

事情既然到了這一地步，我祇能這樣回答：「那麽，我好歹都要去一趟了，不過，只能以六個月為限期的。」

雖然我痛苦的下了決定，答應去鎌倉；可是，越想越覺得懶得去。先生那邊已經有了二個女傭，其中一個據說是東北什麽地方的縣議員的女兒。聽她的口氣，好像是由父母那邊接濟生活的。而她的言行舉止使人覺得，一個女孩子被選為諾貝爾獎作家家中的女傭，乃是全家的光榮似地。

「蔦屋」老爹們也有相同想法，說不定，這正是社會上衡量事物的一種方式。是，使我感到為難的是，我對這感到討厭，由衷的討厭。

我自以為自己的想法既非個性怪，也不是本性狂妄。在我記憶中，從未有人以這種理由對我有所責難或提出忠告過。

雖然如此，我也不屬於絹代或雪江她們那樣的進步派。

我認為，我自己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鄉下女孩子而已。要說有什麽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過份內向，而使自己有點手足無措般的缺點；而且我明知道自己的缺點，偏又無可奈何。個性這種東西實在可悲得很。

儘管決心已下，情緒仍然未能開朗；也許，到先生那裏去，和那兩位女傭一同工作的話，我的這些缺點能夠被糾正過來也不一定。總而言之，那兩個人似乎人還不錯，這是唯一還值得我自我安慰的。而且，在我印象中，她們相當開朗。

我就討厭那種陰陽怪氣的人。因為，每當我回憶起自己一無所知的身世和幼年時代時，就決心鼓起勇氣與幽暗、晦澀的情緒搏鬥，絕不屈服。

知道我同意去鎌倉之後，最感欣慰的是「蔦屋」的老爹。他興奮地直說，太好了，太好了，縫子小姐的一生，將因而時來運轉，而從此大走鴻運。

他那誇張的神態眞使人吃驚。開羅蓋和加納養也大喜過望。加納養等人還異想天開地計畫召集我的同班同學們，舉行什麽激勵會、送別會之類的活動，盛情雖然令人感激，總覺得難於承受。

東京的登紀子也來了一封既像是激勵又像是支援，和她個性不盡吻合的熱情信。決定十一月一日前往鎌倉後，「蔦屋」老爹立刻送來了，「以壯行色」的賀儀。

啓程的日子終於來臨了，早上睁開眼來，極端的厭惡使我懶得起床。當我想到，事到如今，我再反悔，不知會連帶使多少受累時，頓感坐立不安起來。

我也曾自我叱責，無奈在非常勉强的情形下所下定的決心，一旦動搖，自責也好，自勉也好，一切都已屬白費。

忍無可忍之下，我祇能向媽坦涑一切。

媽大驚失色之餘，幾乎要哭出聲來。正在準備行囊的爸和二哥也聚攏了來，慌亂成一團。經過一番計議，決定先通知鎌倉方面。

當我聽到爸在電話中誠惶誠恐地一再道歉，內心又至感不忍。爸打完電話，來到我面前，再度向我說好話。說什麼，先生說的不做六個月也可以，祇須帮忙到明年三月，大約五個月也就行了，求我無論如何答應。我不加思索地高聲喊道：

「我去，我去。我明天就去呢！」

就這樣，我跟着爸前往鎌倉長谷的先生家，那是十一有二日的事。

爸回去後我突然感到孤寂胆怯，連自己都覺得不太好意思。

我深自後悔，早知如此，當三月間高中畢業時，就應該聽爸的話，到長野縣的短期大學或信州大學教育學院進修的。然而，站在我的立場，現在的爸和媽不但以較之親生父母更多的親情和愛意，來撫育我長大，而且培植我到高中畢業，這份恩情眞可說是天高地厚，我認爲我不應該再貪得無饜地利用他們的親情繼續求學的。

我也曾在內心深處暗自盼望，如果我能在中學做一名數學老師那該有多好。說實話，我對這懷有熱切的期望。

可是，總不能恃寵而嬌呀！我一再告誡自己：縫子，不要恃寵而嬌；縫子，不能恃寵而嬌！

當我想到自己既不知道親生父母的姓名，也不知道出生的地點時，盡管現在的雙親和兄弟給了我數不淸的恩情與愛意，但我可不應該因此而忘其所以地任性撒嬌。

這是我這一生的自我戒條。假定能夠担任中學老師的話，一旦站上講台，就非承受學生、父兄們那嚴峻的目光不可。就算我能遠赴北信州、南信州就職，毫無疑問的，同樣也會遭遇到形形色色的不愉快的事。一想到這些，我就禁不住雙腿發軟。

由於我這一惡習，左考慮右考慮，始終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形下，錯過了入學的時機。

自從登紀子進入茶水女子大學就讀後，我不得不認眞思索自己的將來這一惱人的問題。天幸在松本醫院服務的貞子，邀我前往工作，於是我計畫到今年秋季，好歹得作一個決定。在這前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我決定全心全意帮忙料理家務，就在這時候，意外地，竟發生了這件事。

送走爸爸，我在心中起誓，不管怎樣的孤寂苦悶，愁緒如潮，在今後五個月內，必順忠實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認眞說來，從起床到就寢，幷沒有什麼特別費勁的工作，不過，却有許多瑣事需要處理，幷且非注意到任何一方面不可。

最使我感到痛苦的是，必須全副精神隨時隨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和舉止。好在，來此之前我已預料到這種情形，因而坦然接受了此一現實。

每當我進入盥洗室，或做完一天的工作而跨入臥室時，我就告訴自己，這種日子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到明年三月底，到明年三月底爲止，一切就可恢復舊觀。

來到這裏之後，我方始知道，開始時，先生說那怕祇是六個月也好，是有他的理由的。

原來，國際筆會預定於明年秋天在京都舉行大會，研究日本文化，身爲日本筆會會長的先生，爲了邀請各國著名人士來日參如此一盛會，已安排日程，從事國外旅行。明春四月，最遲在五月前後，計劃前往巴黎或倫敦一行這件事，是稍後由先生自己告訴我的。

換句話說，先生所以召喚我，主要是希望在明春出國旅行之前，我能在他身旁，協助他處理一些雜務。

先生那是不用說，夫人和女傭同伴對我都呵護有加；可是，使我自疚的事件仍然接二連三地發生，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首先，我不但沒有好好閱讀過先生的作品，甚至連婦孺皆知的先生代表作的大致內容，也一無所知；因此，經常發生一些事，都使到我無地自容的。

「蔦屋」的老爹也好，開羅蓋也好，根本未曾設想過，我在來此之前，對於「伊豆的舞孃」這本著名小說，居然祇具備了得自電影的一些模糊印象。

至於「雪國」這本小說，在圖館中我倒是看到過，也曾無意中聽到看過原作或改編的電影的同學們討論的片段，祇是自己連電影都未看過。在先生獲頒諾貝爾獎的時候，報章雜誌都會廣泛報導有關消息，但是，並沒有任何特殊理由，我就是不像一般人那樣關心那件事，因此，當我來到這裏寄人籬下的時候，關於先生以及先生家庭的事情，即使是男女老幼都耳熟能詳的逸聞軼事，我也沒有一絲半毫的預備知識，正因爲如此，在忙着處理事務時，還不覺得怎樣，一旦空閒下來，和女傭同伴惠子小姐、志乃小姐天南地北的閒聊時，常使我心虛、胆怯，不能自己。

不，眞正使我苦惱的是我無法很自然地參加她們的談話。連「雪國」都一無所知，所以一談到甚麼「山之音」或「酣睡的美女」之類作品，當然祇能像個沒咀葫蘆似地，默不作聲的了。

在我記述那些往事的現在，纔算是知道了它們的內容。說實話，我是在先生仙逝，自己回家之後，方始閱讀那些小說的。

我自己也覺得這未免太那個了些；不過，我可不願說謊。

自然，並不是由於附近找不到先生的小說。那是太多了。在高中的圖書室裏，似乎就收集了先生所撰小說的所有單行本，且曾普遍被人閱讀。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所知，又購置了二套全集，在這鎌倉的住宅，惠子小姐也罷，志乃小姐也罷，每人都分別擁有幾本，可是我沒有時間借來看。我不太淸楚先生究竟有些甚麼想法，他給了我很多他自己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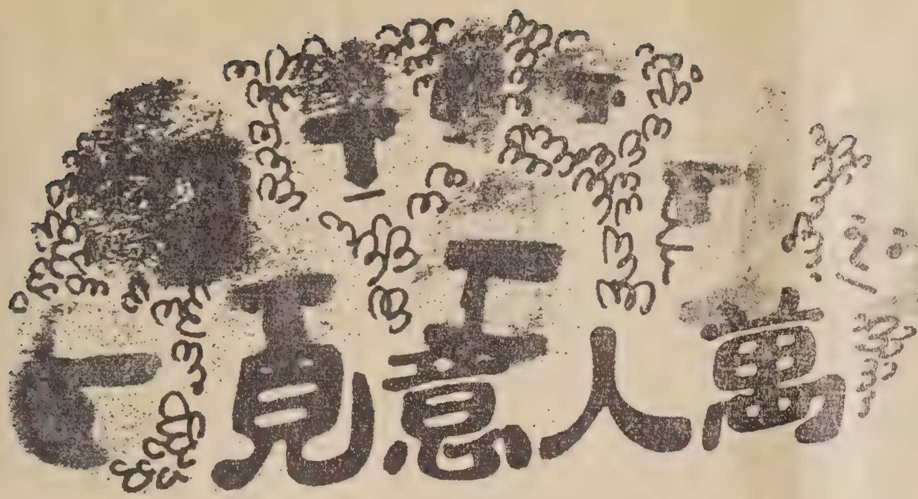
而他送書給我的方式也顯得有些異樣。

鄧系掀起貶毛風潮

人民日報公開提出修正毛教條
全力鼓吹矮鄧理論取代毛思想

中共的「人民日報」宣稱，「將毛澤東奉爲神人」，或將他比作少見的的天才，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人民日報」二日刊登了由李鴻林所寫的一篇文章，該文批評中共已故「國防部長」林彪企圖將毛澤東捧至「黨及民衆之上的地位」。



該文說，林彪和激進的「四人帮」企圖「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加上神秘的色彩，而將它轉成一種教條，來束縛人民的手脚。」

「人民日報」九月廿五日叫囂：「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受到實踐的檢驗」。它針對毛澤東所說的「以糧爲綱，全面發展」而攻擊道：「這不等於說，不需要因地制宜。」

這是共黨第一次對毛澤東的具體言論公開提出修正。

在「十、一」前夕，共報宣稱：「人們的思想……政策……是正確，還是錯誤，是眞的，還是虛僞，歸根到底，都要看實踐的結果怎麽樣。」

「人民日報」同時抨擊當今共幹的座右銘是：「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後的一切都照搬（毛思想）。」

由此可見以鄧小平爲首的復辟份子，已決定要把毛澤東的種種言論及措施重新評估，並對曾被捧入雲霄的毛思想進行大幅更改，如此，近三個月來的貶毛風潮，也就帶進了新的高寄。

去年的八月開始，鄧小平連續在共黨「十一大」和今年三月的「科學大會」，五月的「政工會議」上，抛出所謂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踐出發」的口號，作爲其推翻毛教條的理論基礎。

至今年的七月一日，共黨公開了毛澤東於一九六二年在共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揭露了毛澤自供犯錯。

摧毀毛澤東的偶像地位，所作的故意的安排，較引人注目的是：共黨省級「第一書記」陸續跳出來發表文章或意見，藉以附和並鼓吹鄧小平的觀點。

鄧系的人馬同時還以各種名義從各個角度發表文章，甚至出版專書，來爲鄧小平吶喊助陣。共軍「解放軍報」九月七日則將陳毅於一九五一年的一篇文章中說的「創造作風」，硬指爲就是「實事求是」暴露了共黨利用死人鬥爭的慣技。

毛澤東當初策動「文革」，連續打倒他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以及提升江要達到「毛澤東思想永不變色」的野心。如今事實證明，毛澤所有的計謀均已落空。

從目前的情勢觀之，鄧小平鼓澡的貶毛風潮已加加速升高，共黨的內鬥將愈趨尖銳而不得止息。

矮鄧向肥華心腹開刀
吳德李瑞山難保權位

北平「市長」吳德快要垮了。針對吳德而發的攻擊已愈來愈見激烈。

「多倫多環球郵報」記者由北平發出的報導說，鄧小平顯然是加緊批鬥吳德運動的幕後主使人。據此一加拿大記者稱，最近對吳德的攻擊正集中在他的「市政」紀錄的差勁。

據弗雷塞說，若干北平人士透露：支持吳德的華國鋒最近曾與吳德進行了一次「開誠佈公」的談話，顯示吳德快要垮了。

環球郵報報導說，過去數週來，北平的市民不但被允許，而且被鼓勵抱怨他們對北平「市政」的不滿。其

中包括了對蔬菜價高物稀，交通壅塞和搔擾收集問題的不滿。中共「新華社」最近甚至以「北平報紙所發表的對『市政』的不滿」爲題，發表了許多有關的抱怨。

所有這些跡象顯示，吳德將因「市政」執行不力而下台，而非因追隨「四人帮」而下台。據謠傳，吳德願意接受此種安排。

有趣的是，弗雷塞說，中共「外交部」也居然「鼓勵」他向西方報導吳德的「失職」情況。

中共地方廣播透露，共黨「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正遭遇嚴重麻煩，可能將被整肅。

李瑞山出身於共黨湖南地方幹部，與目前的共黨大頭目華國鋒曾共事多年，關係深厚。

糧食歉收飢民逃荒
大陸青年失業嚴重

大陸華東地區出現極端混亂局面，成千上萬饑民沿鐵公路綫四出流蕩，壯年的結隊到處搶刧，老弱的則向人乞食。

據交通界靈通消息人士指出，這些龐大人數的流民，係來自安徽、江西、江蘇和河南等省，其中以皖、贛爲最多，因以上四省均發生嚴重旱災，糧食歉收減產，人民爲了生存，成羣結隊衝出農村，湧向上海、南京、蘇州、合肥、杭州等城市逃走。

消息中稱，在饑民四出流蕩之初，有些人曾被在鐵公路沿綫巡邏的共軍截捕，後來由於流蕩的人數越來越多，共軍亦無法阻止，任令饑民湧入各市鎮，致使華東區社會秩序陷於動盪狀態。

中共爲吸收外匯，設在杭州市延安路的「僑匯商店」，最近曾遭搶刧，店內陳列的食品被搶掠一空，據傳就是湧入杭州的饑民所爲。

中共已公開承認存在着嚴重的失業問題——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問題。西方經濟學家認爲，這是中共「破天荒第一天承認此一現象」。

照共黨的說法，共產社會中是不會有失業問題存在的。在九月廿六日中共「人民日報」公開評論此事前，中共也一向不承認有此問題。

專家們說，題爲「解決城鎮失業問題極具重要性」的這篇評論短文，也首次承認有大批年輕人由鄉人非法潛返城市。

爲「現代化」放棄原則
中共向西方乞求借貸

中共過去一直堅持其不肯向西方國家貸款的原則，但目前已放棄，它已向許多國家表示了新態度，目前日本及英國都已準備予以大量的貸款，日本方面的數字尤爲龐大。

日本進出口銀行已經與中共「中國銀行」達成基本協定，貸款二十億美元，目的在使中共有能力，促進兩者之間的貿易，用途是讓中共用於開發石油及煤炭，以便將來能輸往日本。

如果成爲事實，這不僅是日本對中共的龐大一筆貸款，也是日本進出口銀行向國外銀行所貸出的空前龐大數目。

貸款期限五年，據說可以在下月間正式定案。

東京的觀察家說日本的這項大舉貸款的作法可能刺激歐洲及美國銀行界也相繼採取這種行動。

英國對中共的貸款也正在倫敦談判中，據說一家儲蓄銀行將貸款一億美金。

其他尚有幾家銀行也在考慮中，不過英國貸款與日本貸款的用途不同，英國貸款旨在使中共購買英國產品，希望中共有能力與英國簽訂更大的購買合同，以刺激英國國內目前不振的經濟情況。

觀察家認爲中共妄想所謂現代化，但嚴重缺乏資金，除了放棄原則，向西方貸款之外，別無其他途徑。

中共大事舉借外債 圖向西歐購買設備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說，中共正與倫敦的三家主要金融機構磋商它的第一批外國貸欵。

這家英文報紙說，中共「中國銀行」正與倫敦的標準租約銀行磋商一億美元的初步貸欵，並正與洛德國際銀行及華柏格銀行的職員磋商相同數目的貸欵。

該報導引述未透露姓名人士的話說，這些貸欵爲期五年，年利率百分之七點二五，並由英國的外銷貸欵保證部提供保證。

又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從香港發出的一項特別報導並且指出：中共正在歐洲大事開發訂單，購買資本設及整座的工廠：僅今年之內，目前的總數已達到四十五億至五十億美元左右。

由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中共購買工廠所花的錢，總共只不過十五億美元左右。

西方分析家認爲，未來十年之內，中共可能將花費二百億至三百億美元，來購買資本設備。

由於中共目前所擁有的外匯存底只有三十億美元左右；所以，北平勢將向外國舉債來支持其所謂的「現代化」運動。

四人帮被鬥已兩年 潛在勢力仍然嚴重

被指爲「四人帮」三男一女，在毛澤東死後的政治劇變中被拘禁兩年後，仍在中國大陸某地追索着他們的過去。

雖然對中國大陸的九億人民施以加緊的再教育，中共「官方」的新聞媒介仍承認「四人帮」的影響力繼續存在，甚至擴及高職人員之間。

明天是這四個人——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被拘禁的第二週二年日。

「四人帮」的下落不明，但中共「員」們暗示這四人仍活着，被軟禁於中國大陸的幾個地方。

此間「爭鳴」月刊在其十月一期中說，華國鋒與葉劍英，曾在閉路電視上觀看「四人帮」兩分子王洪文與張春橋被捕。

共黨地方廣播透露，共黨「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正遭遇嚴重蔴煩，可能將被整肅。

自「四人帮」倒台後，李在當地便不斷受到攻擊，但因有華在幕後撐腰始得暫延殘喘。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淑英周韻秋女士國畫展覽

姚伯[illegible]

[illegible]寶，封周世[illegible]。[illegible]才[illegible]一，[illegible]丹青，[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山河，[illegible]。[illegible]香港人[illegible]，[illegible]。好奇術。寄語中外士，良機莫坐失。

封淑英大畫家女公子周韻秋畫展

鄧[illegible]林

[illegible]二[illegible]件，[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筆。[illegible]鳳振初聲。

詠金

封淑英女士周韻秋小姐畫展

封少[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山一[illegible]，[illegible]妙品。[illegible]。

紀盛

封淑英先生周韻秋女士畫展

梁[illegible]

江山歸畫本。萬象妙無窮。腕底生花[illegible]，[illegible]收造化功。

賀香港太平紳士王兆華先生中山同鄉會[illegible]先生榮膺英廷頒授M.B.E勳銜

[illegible]林[illegible]

殊榮膺冊命。利濟洽和功。顯大任勞怨。名高天爵崇。

晚度

光中

[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董[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半[illegible]。

久別羊城三十載。此風仍舊是還不。

[illegible]

西文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迷[illegible]，低[illegible]。

（回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黃瑞[illegible]

長隄十里[illegible]。[illegible]青山隔一河。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兒

[illegible]江名士[illegible]手。[illegible]入[illegible]。

去[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四首 林[illegible]

江[illegible]。[illegible]三。

兵[illegible]一[illegible]。英[illegible]天亡。

[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劉止[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化[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周[illegible]伯

[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太息三呼河莫渡。空懷擊楫誓中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十[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行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光

[illegible]。[illegible]。

帆泛遠水回前浦。鴉帶斜陽入舊林。

[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上[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林[illegible]

晚風獵獵拂行衣。又向江頭喚渡歸。

[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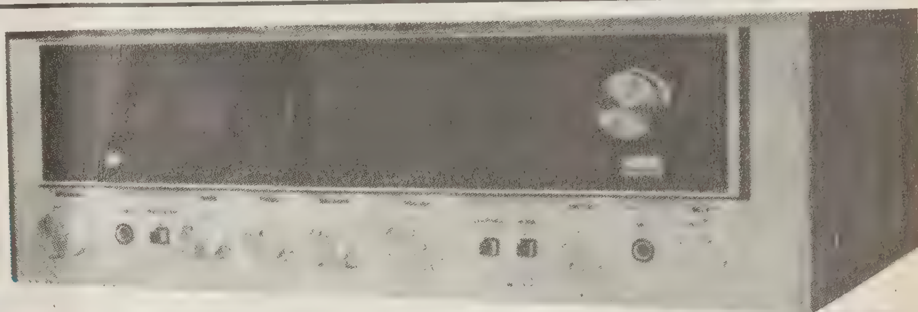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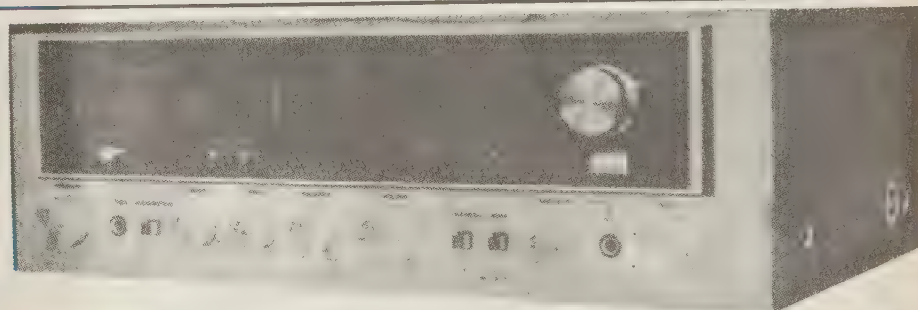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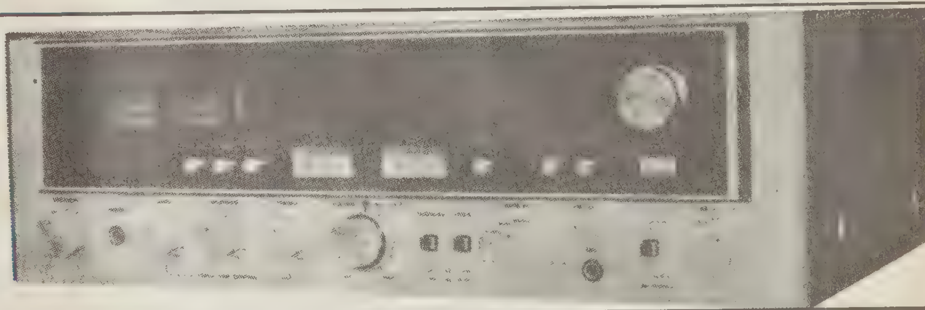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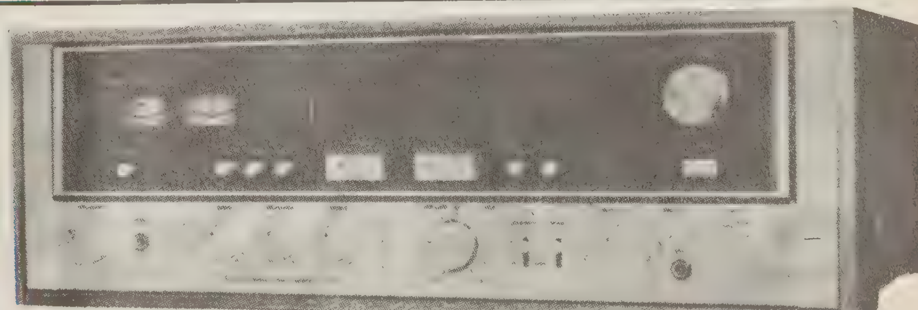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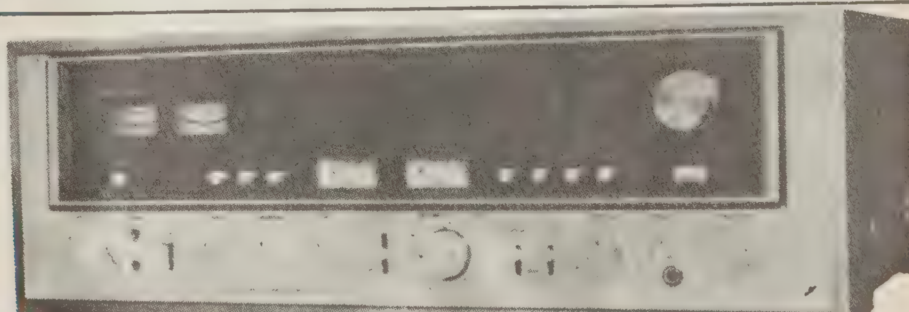
7070



8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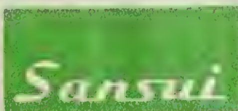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74

李德生叛變華葉完了

絕不與中共妥協

由罷黜吳德看華鄧鬥爭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伊朗局勢

港督的樂觀報告



美審慎售武器予中共

中共、日本、蘇聯的錯綜關係

中共購法「響尾蛇」反低空飛彈

和約

「太陽旗內有秘密！」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七六九○
五七○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
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李德生叛變華葉完了



李德生這個孳障投入鄧派，使華、葉的攤攤從基本上發生動搖。

先從北平談起。吳德的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已被撤銷，剩下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兩項，看來很高，但却是「白吃飽」的閒差。本來，華國鋒視吳德和陳錫聯爲文武「亨哈二將」，有他們倆個和瀋陽的李德生等人當他的屏障，好像他的「英明領袖和統帥」的地位就有保障，然不幸得很，隨着李德生的叛變，吳德和陳錫聯都垮了一半，而這一半就正是華某的「生命綫」所在。像陳錫聯交出了「北京軍區司令員」的兵權，剩下一個管打波跳高之類的體育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那還頂鬼用？

雖然如此，鄧派仍是窮追猛打。據十月十八來自北平的外電消息稱：北平市中心區有人貼出大字報，認爲搞垮吳德一半還不夠，必須把他徹底打垮才合理。關於這一點，倒可看出那是合乎「有仇不報非君子論」者鄧小平的主張的。

華某在五屆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清查四人帮餘黨工作，他說「已經基本結束」。但在同一時期，矮鄧於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却強調：「清查工作要繼續搞到底。一年搞不好，兩年；兩年搞不好，三年。我們有時間，有信心」。「不算賬，不報仇，怎麼能對得起大批死去的老革命」？「要搞它個斷子絕孫，才不可能死灰復燃」。看，矮鄧的決心多大！我們同意鄧小平先生，眞的把中共高級幹部都「搞它個斷子絕孫」。

這表明：今日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是文革以來老幹部勢力與文革派鬥爭的延續。可以看得出：此項鬥爭和過去一樣，共軍的槍桿子勢力一直是中共政治生命中的決定因素。華某和他的保護傘葉劍英「兩仔爺」與矮鄧於今年四至六月在北平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講話嚴重對立，這是華、鄧派系鬥爭的正式交手。而此項交手，不是利用「輿論」工具，而是準備動用槍桿子，華某即或有他的「太上皇」葉劍英助一臂之力，但他們畢竟在共軍中的勢力有限。

客家佬葉劍英，香港左報常捧他是什麼「葉帥」，然而這個「元帥」從來就是担任一個跑龍套的角色。早期傍周是如此，後來跟毛也不兩樣。以他和華國鋒爲首的這一派，如果壓根就照吳德的主張辦，繼續批鄧不放他出柙，那麼中共的政局就可以保持去年八月中共十一大召開以前的局面，華、葉可能獲得較多的槍桿子人物的支持。其中特別是文革初期在安徽支左起家的李德生，和羅瑞卿的寃家對頭楊成武，與「四野」出身的蘭州部隊韓先楚，蕭華以及廣州部隊的大批林彪餘孽，特別是由葉劍英，陳錫聯和楊成武等人把持中央軍委和總參，那麼華某這個「二世主」的寶座就可能有排坐，然因繼鄧復出後大批黑帮份子離開牛棚，華、葉的「實力」也就跟着大打折扣了。

起先，華、葉小集團在大軍區領導幹部中是有一部人支持的。其中實力最大的就是「珍珠都冇咁眞」的江青馬仔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今年四月他在瀋陽軍區的一個學習班上講話時曾稱：「現在我們所要警惕的，不是四人帮帮派勢力反攻倒算，而是至今仍然潛伏在黨內，表面上擁護毛澤東思想，擁護華主席，實際上是修正主義份子的一班人。他們大搞資本主義復辟」。復據台北有關方面獲自大陸的情報透露：李德生還會對遼寧省軍區的領導說過：「我們瀋陽軍區的力量，足夠對付其他兩個到三個軍區的力量」。事實表明：半年前與華國鋒同屬「正牌」毛江餘孽的李德生的立場，還是擁華反鄧的。然到了今年的九月初，李德生在許世友等人的拉攏下「蟬曳殘聲過別枝」投入了矮鄧集團，至此，華、葉的天下已從基本上發生動搖。

九月八日「人民日報」刊出許世友「紀念」毛死二週年的文章（原刊九期「紅旗」雜誌），其中提到自己有病，毛叫周恩來、李德生召見許世友在北平的女兒，囑轉告好好療養。老毛是華派的「導師」，而周恩來則爲鄧派的「祖師爺」，許在文章中把周、李連在一起，已使人估計到李德生已經「過枱」。果然，九月九日「人民日報」刊出一篇李德生的文章，已站到鄧的立場說話了。九月十三日矮鄧由北韓返大陸李德生迎到鴨綠江畔的安東，登上鄧的專車同觸瀋陽，十月一日前夕，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被整肅，其遺缺由第二書記任仲夷接替。

東北的吉林、黑龍江一號頭目王淮湘、劉光濤先後垮台，分別由王恩茂、楊易辰接掌了吉黑大權。王淮湘、劉光濤二人的主要罪名是支持「東北太上皇」毛遠新，在東北搞打擊老幹部扶植造反派的「統一行動」。既然是，三省「統一行動」，那麼吉林王淮湘、黑龍江劉光濤先後失勢後，遼寧會紹山也該拉下馬呀！但沒有。什麼原因呢？就是因有李德生當了「梧派」擋在那裏所致。現在，李德生投鄧，第一個就出賣了他的「老上級」曾紹山，尤太忠以致陳錫聯，吳德下台也是這個連鎖作用的反應。老毛說：「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鄧正在貶毛，但這句話他是絕對相信的。

鄧小平「復仇帮」權鬥佔上風

吳德陳錫聯倒台華國鋒危矣

鄧小平「復仇帮」定下「除惡務盡」的原則，在對華國鋒的權鬥中大刀闊斧，把華國鋒核心得力分子的吳德、陳錫聯鬥垮，他們北平市長與北平軍區司令員的烏紗分別丟了，權鬥的矛頭直指華國鋒。華的爪牙盡除，本身也就無能爲力，看來，他最後的命運是「前途似咁」了！

萬人傑

第一隻「骨牌」倒了

吳德倒台，無可否認是中共近期權鬥的一樁大事，他所牽涉的，不是吳德個人問題，他背後有有力的撐腰者，否則他不會在四人帮倒台後能支持兩年之久。

吳德最大的毛病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向羣衆喊話，會公開抨擊鄧小平。鄧小平此人睚眥必報，這個大仇家當然除之而後快。因此在鄧小平「復出」後，吳德一直受到大字報攻擊，如果是別人，早已倒下來，但吳德還是屹立不動，可見他背後的支撐者殊不簡單。

這次，他雖丟了北平革委會主任的烏紗，但仍保留了中央委員職位，北平工代會他也在出席者名單中，表示他還未有完全倒下，這也當然與他背後的人有關，明眼人都看得出，共黨派性鬥爭，也如骨牌一樣，一個倒下，便會牽連其他的也隨之倒下。

因此，吳德垮台後，人們會問：下一個是誰？有這個疑問很正常，第一個骨牌倒下，第二、第三……能不倒嗎？在報上也看到陳錫聯、汪東興不穩的消息，甚至有人推測，華國鋒也危矣！

共產黨的權鬥非常殘酷，不會因爲華國鋒手上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毛澤東手諭便保得住，當年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還不一樣垮台，而且送命？因此，華國鋒雖身攬黨政軍大權，仍不能說是穩如泰山。當吳德、陳錫聯、汪東興這些骨牌倒下之後，他這最後一枚骨牌，能夠屹立不動嗎？

有些「中立」報紙，一直宣傳中共「大治」，認爲中共目前是「空前大團結」，這是騙人的鬼話！毛澤東在生之日，還可憑他在共產黨裏的威望，及其霸道手段，可以在內部鎮壓得住，沒有人敢反他，稍有異動便打下牛棚，甚至腦袋搬家。

今天，中共再難有這麽一個「偉大舵手」、「偉大領袖」、「偉大導師」了，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都沒有他的份量，沒有一個人可以穩定全局。

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權鬥，半斤八両，葉劍英苦口婆心的說：「團結得來不易。」但有仇必報的鄧小平不爲所動，復出後全力集中報仇，因此吳德雖有强力的後台，也不免倒下來。

陳錫聯、汪東興、華國鋒保不住吳德，在形勢上極爲不利，骨牌的倒勢擋不住，最後會像吳德一樣。吳德的倒台，決不是中共領導階層「團結」的表現，曾經擁護中共中央「二項決議」的香港一份「中立報」，現在却說「吳德垮台，大快人心」了，這種「社評」，有甚麽價値？其實，惡貫滿盈的中共頭目，那一個倒下來不「人心大快」呢！

吳德、陳錫聯……

老萬預言在朝四人帮黨羽，由吳德之垮台開始，將如骨牌之倒下，一個接一個。這預言應驗得非常快，陳錫聯免職，與老萬的預言同一天見報。

老萬這麽說並非表示「眼光獨到」，其實吳陳一伙，唇亡齒寒，吳德垮了，陳錫聯豈能獨存？稍爲了解中共內情的人都知道，但想不到這麽快便見之事實罷了。

當然，陳錫聯也不是要倒下來的最後一枚骨牌，中共領導階層頭目要倒台的必然接二連三，心狠手辣的鄧小平「復仇帮」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文革期間曾站在江青一邊的人。

陳錫聯担任的職務爲北京軍區司令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最具實權的是北京軍區司令員，現在他被免的，正是這一職務。副總理及政治局委員兩職則仍保留，情況如吳德，倒了一大半，却沒有完全倒，彷彿留了一條「捲土重來」的尾巴。

不過，中共領導階層的權鬥，有如洪水與堤壩一樣，只要出現了一點點缺口，洪水便會洶湧而至，終由小小裂痕而將堤壩冲倒。吳德被免北京革委會主任與陳錫聯被免北京軍區司令員，不是「小小裂痕」，他們兩人的垮台，所引起的連帶作用很大，隨着要倒下來的骨牌，會是比他們更重要的人物。

鄧小平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傳說」，他的「復出」都沒有實現，顯而易見是文革受益派全力阻撓，鄧小平只好割低條件，不要名義，只要實權，他的復出，以「副」的姿態；復出之後，積極部署復

仇，除在地方上大力展開清洗四人帮遺毒的人和事之外。對在朝的四人帮「代理人」展開了批鬥。

共產黨的批鬥，大字報是最有力的武器，鄧小平回朝後，吳聽和陳錫聯一直是大字報攻擊的目標。這種情形的出現，明眼人都知道，吳、陳二人處境不妙。目前，他們只把主要的職務免去，部分閒職仍予保留，是給他們的後台老板一點面子，但政治局改選時，肯定他們榜上無名。

陳錫聯的倒台是一週內的第四名，第一名是第九屆中央委員的會紹山；第二名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第三名是內蒙古第一書記兼革命委會主任尤太忠（萬人日報按音誤為尤大中，順便在此更正），第四名便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他們的相繼垮台，證明老萬的骨牌論是對的。鄧小平的政策是「全面清洗，不留後患」，此四人之被黜，不過牛刀小試，在以後的長日子裏，被開刀的人當然更多。

華國鋒未來的命運

吳德垮台與陳錫聯解除軍職不是小事，對中共領導階層權鬥來說，雖不能與四人帮被捕相提並論，但對長期以來的華鄧鬥爭，已開始見其高下。

昨天和幾位同業吃中飯，彼此聊天，話題談到吳、陳被黜問題，對中共人事最熟悉的岳騫兄認為，鄧小平和華國鋒鬥，是採取剝筍政策，一層一層的剝，剝到最後，就是筍，這核心的筍是華國鋒。

他認為保衞華國鋒的四個最有力的人物是吳德、陳錫聯、汪東興與紀登奎，這四個人是華國鋒的外圍，他一向這樣看法：這四個人沒事，華國鋒便沒事，如果他們捱不住風浪，華國鋒危矣。現在四去其二，則華國鋒今後的日子實在不好過。

另外一位資深的報人認為，鄧小平到底不能與毛澤東比，不可以下個條子就把對方鬥倒，將來華國鋒不可能像劉少奇那樣，一下子就打入牛棚，鄧小平會讓他仍舊掛個名義，到外國走走，搞搞「公關」，實際是個外交代表而已。

但這看法有人不同意。老萬說：鄧小平是何等樣人？他手段的巴辣，恐怕還要在毛澤東之上，除非不鬥華國鋒，鬥他就不會讓他再抬頭，那會叫他做太上外交部長之理？他會讓華國鋒也嘗嘗關在牛棚裏的滋味。

大部分人同意一個看法：汪東興垮台之日，便是華國鋒沒命之時。汪東興的力量在八三四一公安部隊，有他在，還可以保得住華國鋒的安全，連他也剪除了，華國鋒的地位還靠甚麼支持？

不過，鄧小平鬥吳德和陳錫聯，還沒做到絕——最絕的方法應當是對付王、張、江、姚那樣，把吳、陳關起來。他們免了部分職務，還保留一部分，可見鄧小平的權力只能做到這步為止，譬如政治局委員是選舉的，他不能把吳、陳的政治局委員拿下。

事實上，他已把吳、陳最重要的權力削掉，保留一些無關重要的銜頭，有甚麼用處呢？陳錫聯免了軍區司令員的職，沒有了軍權，還能作惡嗎？

有些人的看法以為華國鋒和鄧小平鬥，佔了年齡上的優勢，鄧小平比他大二十幾歲，他有充分時間可利用，鬥不過矮鄧，大可以等他死。大陸的鄧派為反擊這說法，早放出了「麻雀那能比得上鳳凰」的話，華國鋒雖然年青，但他是麻雀，那裏比得上鳳凰長壽？即是說，年輕的人也會早死過年紀大的人。光是看這句話，便知道華鄧之間，你想我死，我想你亡！



本利一齊算

吳德雖已從北平市長的寶座垮下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銜，表示他還沒有完蛋。這絕不是矮仔留有餘地，給他將來反撲回朝的機會，而是他背後還有支撐的勢力，一時鬥他不垮，只好分期執行。

鄧小平到底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不可以為所欲為，必須勾心鬥角，才可將對方置之無法翻身的地步。因此吳德雖免了北平市長的職，鄧小平還不罷手，繼續窮追猛打，此所以北平又出現猛烈攻擊吳德的大字報。

大字報不祗詳細描述吳德和四人帮的聯繫，以及他在同一時期反對鄧小平的行動。同時控訴他踐踏人權，以及北平居民生活和安全條件惡劣。

這份長凡九頁，署名「共產黨員」的大字報，能夠張貼在北平長安街不被撕去，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可以辦得到，背後顯然有矮鄧的影子。鄧小平在他垮台後，還對他窮追猛打，一絲不放鬆，目的是要把他仍然保留的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也砍掉。

鄧派之繼續批吳是值得注意的，鄧小平的「報仇帮」聲明「本利一齊算」的，不祗要還本，還要算利息，他的報復便一定要「徹底」。而且吳德是第一隻骨牌，他的被鬥，將成為其他骨牌的樣板。鄧小平能不能將這個大塊頭打入牛棚，對今後被鬥的陳錫聯、汪東興、紀登奎等，影响極大。

陳錫聯丟了北平軍區司令員，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職務，大概也以吳德為樣板；如果吳德遭到進一步批鬥，陳錫聯當然難逃厄運的。

從「長城內外」專欄中看到『「骨牌」上的黑名單』，那五批矮鄧準備批鬥的人物，有一些已經倒下來，有一些正被批鬥，也有一些還未受到波瀾影響。

如果矮鄧要鬥的是這一大批人，則好戲還在後頭。我們無所愛於四人帮，不過四人帮對腐蝕中共却立了很大功勞；鄧小平一派當權，表面上對大陸同胞「放寬」了一點，實際上共產黨加在人民頸上的枷鎖更牢。

要解救大陸同胞，唯一方法是帮助他們擺脫共產黨統治，除了反攻大陸外，有效的辦法是促使他們腐爛，共產黨的內鬥，是他們趨向滅亡的途徑。

但共黨頭頭的權鬥，却又使人民遭受更多痛苦，遙望大陸，烏烟瘴氣，人民的痛苦，不知到甚麼時候才能解除，能不令人唏吁嘆息！

陳錫聯倒了骨牌

岳騫

吳德「內調」不及一星期，陳錫聯也「內調」專任「副總理」了、矮子作事眞是既狠且準又辣，看情形，整個共區還有一場腥風血雨。

陳錫聯，湖北黃安人，一九一三年生，幼為牧童，一九三〇年參加農民暴動，編成「農民自衛軍」。一九三二年二月任中共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通訊隊政治指導員，一九三三年升任二六三團政委，在川東作戰時負傷。一九三五年任中共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一九三六年十月所部編入西路軍，由陝西西竄，在祁連山為國軍擊潰，僅以身免。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團長，一九四〇年升任八路軍一二九師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兼太行軍區二分區司令員。一九四八年任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太行三縱隊司令員，十月兼任中共皖西軍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二月，任中共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十二月兼任中共重慶市軍管會副主任、川東軍司令員、中共重慶市市長。一九五〇年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一調任中共炮兵司令員。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軍隊代表，九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一級獨立自由」、「一級解放」勛章。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充中共訪蘇軍事友好代表團團員，隨彭德懷赴蘇參觀訪問。一九五九年四月，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十月，調任中共瀋陽軍區司令員。一九六〇年十月，充任中共軍事友好代表團團員隨賀龍訪問北韓。一九六三年六月，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一九六五年一月，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兼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同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中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七一年一月當選中共遼寧省委員會第一書記。一九七二年四月率軍事代表團赴北韓訪問。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舉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卅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中，當選中共政治局委員。同年十二月，調任中共北京軍區司令員。

陳錫聯早年喪父，有弟一人，在鄉務農，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當時陳任晉冀魯豫軍區太行三縱隊司令員，率部由皖西流竄至麻城，其母時以乞食維生，與陳已分別二十年，聞訊由黃安趕至麻城新田舖與陳相會，留宿一夜，即為陳趕走，行前僅將本人所用之毛毯、被子送與其母，而對其母之日常生活，置之不顧。陳在抗戰期間，與王璇梅結婚，一九四七年，生有一子。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紅四方面軍在川北流竄時，陳錫聯由第卅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政委，升任八十八師師長，時年僅二十三歲，為中共軍中年齡最輕的師長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戰發生，中共軍接受政府改編，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任政委、陳調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團長，從此陳在劉鄧的指揮下作戰，前後達十四年之久。陳為人驃悍兇殘，胆大心細，在中共軍叛亂的各個時期，曾參加重要戰役多次，亦曾負傷多次，且多能貫徹劉鄧的命令，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日軍在山西雁門一帶增加兵力，陳奉劉伯承令，率部深入日軍後方，十二月陳親率七六九團三營營長趙崇德，夜襲日軍陽明堡機場，毀日機二十四架，從而減輕日軍對山西雁門、太原一帶的壓力，為劉所賞識；陳亦常以此役為標榜，曾著有「夜襲陽明堡」一文。

自此即成為劉之愛將，由團長、旅長、縱隊司令員、兵團司令員而擢升為炮兵司令員，均係劉伯承之有意提拔，並視陳為他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錫聯在態度上即表示支持毛派，是中共十個大軍區中，沒有受到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攻擊和批評的少數司令員之一。陳並受到劉伯承謝富治的影响，（當一九四〇年陳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時，謝任政委，兩人相處甚洽，合作無間。）謝曾多次向陳交待政策，因此陳和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宋任窮形成對立。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陽市的羣衆組織，發生武鬥，宋命令武裝部隊出動坦克七輛，包圍毛派佔據的廣播電台、郵政局等，致有數人重傷，一人死亡，經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陳出面制止，並在全省施軍營。以後宋任窮被整肅，陳奉命負責促成遼寧地區的「大聯合」和「三結合」。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陳率領遼寧省的羣衆組織代表赴平滙報，決定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人事，五月十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陳任主任，至此，毛江在遼寧省奪權完成，陳為毛江集團建了新功。

從陳錫聯經歷看，自從一九三七年共軍向政府投降改編爲十八集團軍，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鄧小平任政委，陳錫聯便是該師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七六九團團長以後由於共軍叛亂，自行擴充，到了勝利後全面叛亂時，毛澤東將劉鄧一股編爲第二野戰軍，下轄三個兵團，第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當初投誠編爲一二九師時，陳賡任旅長，陳錫聯任團長，楊勇則任副團長。

共軍攻陷西南後，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鄧小平任西南局書記（當時尙無第一書記，書記即最高領導人），楊勇任貴州「省主席」，陳賡任雲南「省主席」，陳錫聯任重慶市「市長」，裂土分茅，各得其所，直到一九五二年鄧小平調去北平任「財政部長」，鄧陳之間始脫離隸屬關係，計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受招安起，前後足足十五年，鄧小平、劉伯承將陳錫聯由團長提至「兵團司令員」，轄三個軍。雖然共產黨人不講溫情，但旣然是人，總難免有人的情感在。

文革事起，陳錫聯倒向毛林江，由於他當時是「北京軍區司令員」地位重要，如果全力擁劉鄧，毛林江便不易措手。陳錫聯所以背劉鄧投毛林江，據傳有兩種原因，主要是謝富治倒戈，謝富治也是一二九師舊人，陳錫聯任旅長時，謝任政治委員，兩人相處甚得，文革一開始，江青把謝富治拉過去，因謝富治就拉過去陳錫聯。另一原因陳錫聯之子娶了毛女李敏，此女乃賀子珍所生，却由江青養大，外界皆以爲江青兩女，實際江青只生一個李納（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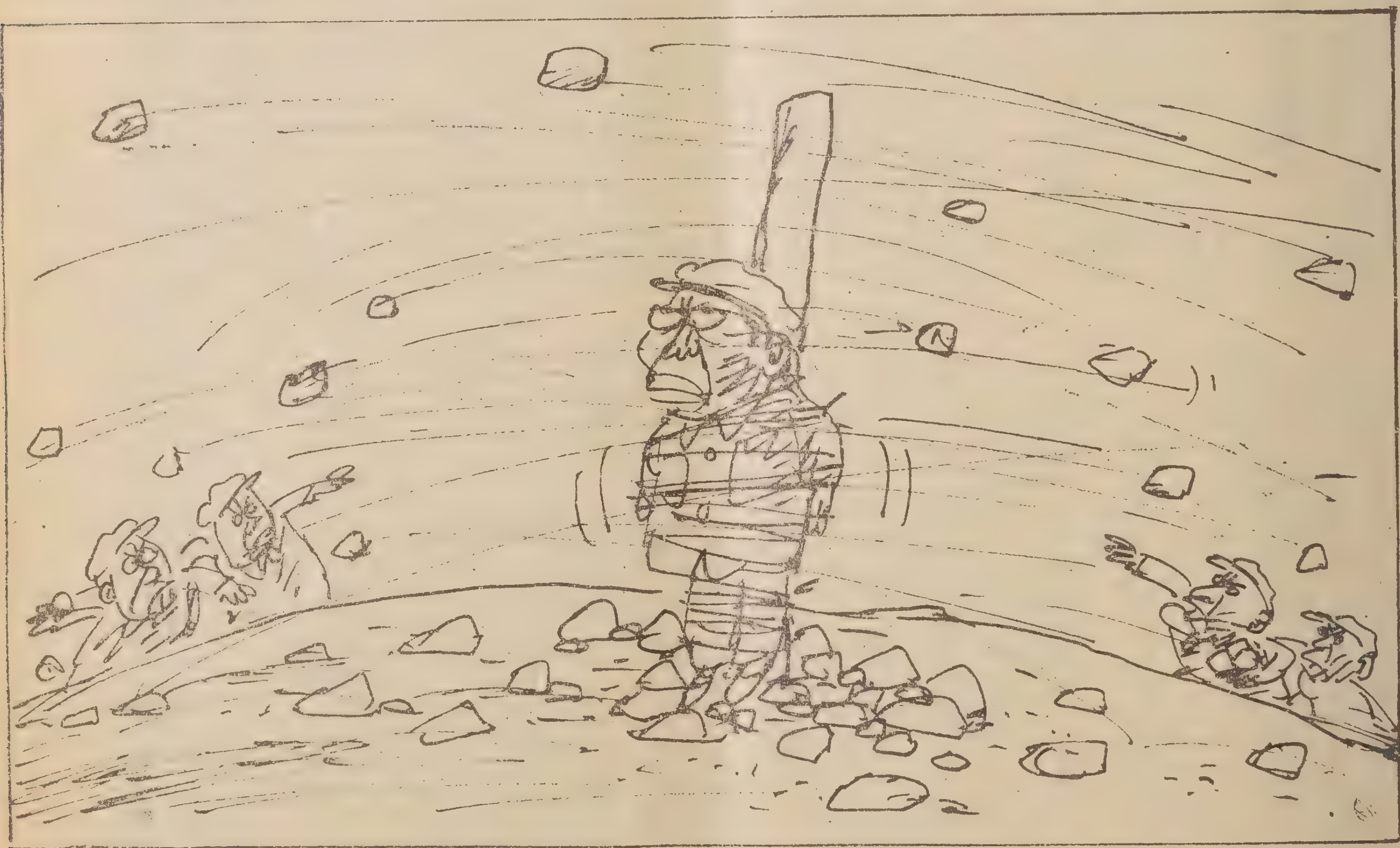
陳錫聯倒向毛林江，官運亨通，九大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十大又獲選連任，九大是林彪天下，十大林彪已死乃江青天下，能在九大，十大均任政治局委員，除一些老的不算，新起的頗不易立足，陳錫聯與毛江關係由此可見。

毛死後鎭壓天安門事件，陳錫聯也參與其事，到了鄧小平要復出時，陳錫聯會堅決反對，所以如此，當是由於陳錫聯深知矮子睚眦必報之個性，矮子一上台，自己一定站不住脚，因此極力反對，終於未能抗住壓力，矮子從容復出，矮子一出，陳錫聯位子便坐不住，但矮子這樣乾淨俐落把陳錫聯換掉，確非筆者始料所及，毛澤東之惡甚於矮子，但毛澤東最後一次也只能互相調動，尙未敢直截了當免軍區司令員之職。

陳錫聯後任，依目前情形看，當不出三人，即楊勇、秦基偉、傅崇碧，楊勇經歷前面已說過，文革前本是來「北京軍區司令員」，隨矮子垮台而垮。現任「副總參謀長」實掌總參謀部大權，秦基偉也是一二九師舊人，文革時任「昆明軍區司令員」，隨矮子垮台，復出又任過「成都軍區司令員」，調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矮子大概就是要他箝制陳錫聯，如果楊勇不能離開「總參謀部」，秦基偉可能性甚大。

傅崇碧原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當年與「空軍政委」余立金衛文革小組，當面罵江青「是老幾」的「好漢」現已成了紅人，也可能繼陳錫聯之任。

華國鋒四大支柱已倒其二，下一個大概輪到汪東興了，矮子有步驟有辦法在進行，華國鋒日子可眞難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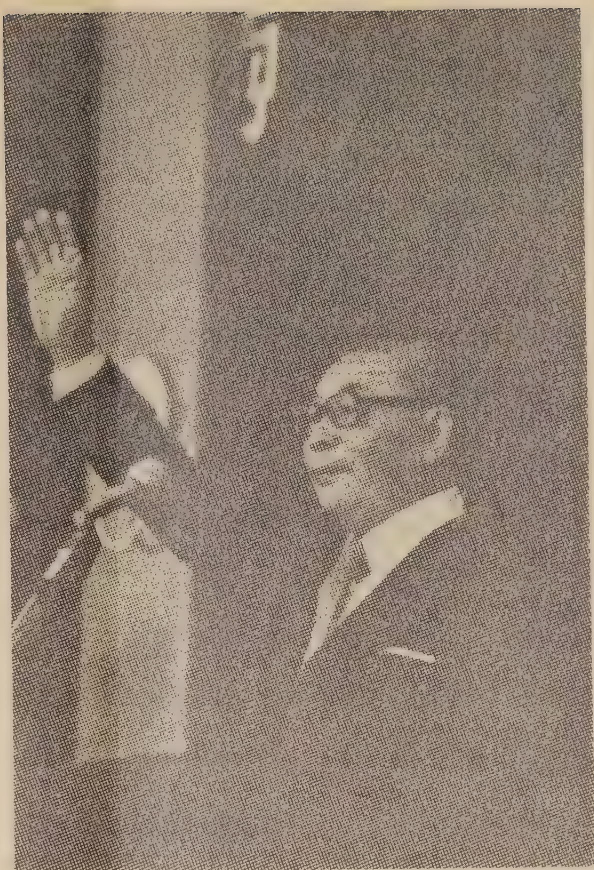


「鬼打鬼？」　嚴以敬作

絕不與中共妥協

蔣經國

蔣總統最近答覆意大利新紀事日報記者倫卓崔昂菲拉提出的書面問題，該項「書面訪問」的報導，已於十月十日刊登于米蘭新紀事日報。蔣總統指出，中華民國對中共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立場，決不改變。中共存在一天，亞洲就一天不得安寧，也沒有持久的和平和穩定。下面是蔣總統答覆意大利記者全文：



中共孤立陰謀失敗

問：總統閣下，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所發動之外交攻勢，顯然是要向第三世界及所謂「不結盟」國家，以及公開親西方國家顯示其影響力。總統閣下，您是否認為此一政治攻勢除了企圖加强它與在當前潮流中一些不滿及反對蘇聯的國家之關係外，其目的也在於孤立貴國與西方之關係以及擴大中華民國與自由世界之間的政治裂痕？

答：這個問題可以分兩點來說明：對中共內部而言，由於大陸上所面臨的許多難題，如共黨之間的權力鬥爭、農業、教育、經濟等等之失敗，使人民的生活更為窮困，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由於此種種失敗，中共乃積極地在國際上發動外交攻勢，以求轉移人民的注意。對外而言，中共為了要減輕蘇聯的正面壓力，乃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歐洲給蘇聯製造困難。至於中共企圖孤立我中華民國的陰謀，無可能得逞，這可由近年來中華民國與世界各國在實質上的關係如文化、經濟、貿易等不斷地增強得到證明，就拿貿易而言，與中華民國有貿易關係者已達一百四十餘國家及地區，其雙邊貿易總額，一九七七年已超過一七六億美元，預計至今年年底將超過二一〇億美元，此一數字，尤超過中共號稱八億人口的對外貿易總額。在全世界貿易國家中已列為第廿位。

問：貴國雖已退出聯合國，且在工業及軍事大國中僅與美國維持有外交關係，但貴國却極成功的開拓與美國及亞洲甚至歐洲國家之貿易及文化關係。閣下有無計劃開展新的外交措施，俾便像貴國這樣的自由國家，在國際機構以及與其他自由世界的外交關係中能恢復應有的地位。

答：中華民國願意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建立關係。基本上，國家與國家間關係的建立，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今天，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已成為一個極具建設性的成員，本人相信，我國與許多自由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會有友好互惠的發展。

決不與中共集團妥協

問：閣下是否認為亞洲的動亂情勢終於會有穩定的可能，而使「兩個中國」能達成互不侵犯的可能，而使「兩個中國」能達成互不侵犯的「臨時協定」？

答：我們一再提醒自由世界，亞洲動亂的禍根是由於中共政權的侵略性與擴張性，中共一天盤據中國大陸，亞洲一天就不得安寧，過去如韓戰、越戰均係中共幕後導演支持，所以祇要中共政權繼續存在一天，亞洲局勢就無持久和平以及穩定可言。

此外，我們必須申明，所謂「兩個中國」「互不侵犯」，的說法，祇是一些對中國問題缺乏認識的國際人士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共政權只是我們國內的一個叛亂集團，我們不承認它有任何法律上的地位，我們中華民國基本政策，是中華民國對共黨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立場決不改變。

充分準備痛擊共軍

問：最近曾不斷傳說有關美國減少對貴國的援助（特別是軍援）。設若遭遇侵略，貴國是否能足以自衞而保持獨立及領土完整？閣下是否認為貴國在遠東非共國家的防衞中能担起重要的任務？

答：我國全國軍民團結一致，早有充分的準備及信心來擊退中共軍的任何進犯。然而，我們亦需要自由世界友好國家道義的、精神的，以及後勤的支援。

從韓國、日本一直到中華民國的台灣省，形成一個連鎖性的重要防衞綫，我們強大的五十萬常備軍及二百二十萬後備軍，是這一地區的和平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問：過去由於美國的態度及急與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中美關係曾有一段微妙而艱困的時刻。閣下認為此等困難是否已克服？就目前而言，貴國與美國的關係處於何種情況？

答：目前中美關係處於正常狀況，美國的國會及州議會，對我國所表示的友誼，正反映了美國大多數人民的共同意願。我們相信美國政府不會忽視這事實的。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歷史非常悠久。中美兩國關係的變化，對整個亞洲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美國政府不能不慎重。

中共是亞洲動亂根源

問：總統閣下，貴國目前仍處於非常時期，即使從外表看來此種情勢不易引人注意。請問貴國國內那一方面（就各方面而言）會受到此種非常時期的影響？依閣下之高瞻遠矚，中華民國未來更進一步邁向正常狀態及民主化的可能性為何？

答：中華民國處於戡亂時期，盤據大陸僅一水之隔之中共，時刻不放棄攻佔台灣的野心，因為大敵當前，我們不能忽視國防，我們必須強大。更由於中共已在「國務院」內設立「對台工作小組」積極謀我，我們更須時刻防範敵人對我所進行的滲透、分化、破壞和顛覆的陰謀，這是我們與其他國家處境不同之處。

僅管情勢如此，我們對於貫徹民主憲政的努力，並未一日稍懈。長期以來，台灣地區各項民意代表及地方政府首長的定期選舉，循例進行，人民已經養成行使民權的民主風氣。今年年底，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又將實施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同時，我們的法院，一向嚴格遵守審判獨立的原則，人民的各種基本權利，都依照憲法得到法律的保障。這是我們遵循先總統蔣公遺囑「實踐三民主義，堅守民主陣容」的固定方向，今後我國將繼續堅持此一方針是不容置疑的。

蔣總統重申對中共絕不妥協

蔣總統最近答覆義大利新紀事日報記者倫卓‧崔昂菲拉提出的書面問題。其問答內容已於今天全文發表。在共黨於國際間表現低姿勢，並加緊對我統戰的關頭，我們所採的立場如何，信念如何，這不單是新紀事日報記者所要知道的問題，甚至我們海內外同胞，也有進一步了解的必要。因此，我們願對蔣總統的談話，不憚辭費，加以闡釋。

對於中共最近一段時期在國際舞台上發動的外交攻勢，蔣總統率先指出，這是它遭遇惡劣環境所產生的結果。所謂惡劣環境，可以分為對內和對外兩方面，在其內部，奪權鬥爭，糾纏不已，民窮財盡，天怒人怨；對外而言，則受到蘇聯的壓力，北有大軍壓境，南有越南呼應，處於兩面受敵之勢。在此內外交困之際，不得不放棄固有的立場，在國際間從事勾魂賣笑的活動。這也正顯示其步伐已亂，迴光返照而已。

由於中共在國際間的加强活動，會使人聯想到是否會使我們陷於孤立。當然，中共的這種企圖，必然是有的。因為中華民國的存在，對中共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它既不能對我直接威脅，就唯有企圖孤立我們。

殊不知我們是站在民主陣營一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是愛好民主自由的，所以，他們雖和我們中止外交關係，但實質上的關係，却有增無減。反之，中共實施共產極權，儘管許多國家，因格於形勢，不得不與之「建交」，但仍視之如蛇蠍，明拒暗防，實際上眞正孤立的是它，而不是我們。

於是一般乂聯想到「兩個中國」併存的問題。新紀事日報記者也以此詢諸蔣總統，蔣總統的答覆是斬釘截鐵的否定，「中華民國對共黨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立場決不改變」。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立國所本的是三民主義，所欲實施的是中華民國全體國民所共訂的憲法。而共黨乃是背棄三民主義廢毀憲法的大逆巨憝。又如何能談妥協。而且，中共政權的本質，是向外擴張與侵略，以遂行其赤化世界的目標。外交上的笑臉，只是策略運用上的偽裝而已。一旦作用消失，就立刻會恢復其猙獰面目。因此，中共的存在，乃是亞洲禍亂的根源，世界和平的蟊賊。我們立志要消滅它，不但是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也是為了保障亞洲安全、世界和平。又那裏能夠與之妥協？

不與中共妥協，中共是否會進而侵犯。蔣總統的答覆是：「我們全國軍民上下團結一致，早有充分的準備及信心來擊退中共軍的任何進犯」。這次雙十國慶舉行的閱兵大典，其盛壯的軍容，精良的武備，便是最好的事實證明。當然，我們的存在，也屏障了東北亞的安全，鞏固了太平洋的戰略據點，所以，與這一區域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就有支援我們的責任。尤其是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也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自亦不能坐視。更不應助紂為虐，打擊我們。

最後，是關於我們內部的問題。我們受到中共的竊伺。不斷的進行滲透、分化、破壞和顛覆的陰謀，同時也不排除武裝進犯的可能性，所以無疑是處於非常時期。然而，在這非常時期之中，中華民國未來更進一步邁向正常狀態及民主化的可能性為何。新紀事報記者提出了這一問題。我們有凶惡的敵人當前，無時無刻不亟謀我，這是鐵的事實，也是我們與其他國家處境不同之處。然而縱然如此，却並不影響我們邁向民主法治的努力，保障人民權利的決心。因為「實踐三民主義、堅守民主陣容」是我們固守的國策，我們必須用全力去實踐。也正因為我們是非常時期之中，而能鍥而不捨的去貫徹民主憲政的實施，這也就更顯得難能可貴，更顯得信守不渝。

由此可見，在蔣總統對記者的答覆中，再一度的宣示了我們政策方向和堅持決心。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走，除此之外，只有死路，別無生路。全國同胞必須清楚的認識，並以滿懷信心和熱忱來支持這一國策，團結力量，齊一步驟，則我們的目標，終有達成之一日。

由罷黜吳德看華鄧鬥爭

梁景松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於本月十三日證實，吳德已解除「北京市長」職務，調往「中央」，此職由林乎加取代。吳德調「中央」，其處境正如賽福鼎解除新疆職務調往中央一樣，權力完全削弱。林乎加在鄧小平復出後，由上海調天津再調北平，足見矮鄧勢力之强悍，肥華在鬥爭中迭遭挫折，連失兩大心腹，處境極爲不妙。面對鄧系的步步進逼，儘管棄車保帥，終不能挽救其厄運。



吳德

北平外電傳出，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及「革委會主任」吳德，已被解除北平市的職務，但他仍保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消息來源指出，中共九日晚間已將免除吳德職務的消息通知了北平市各中共的單位，他的職務已由今年六月始担任天津市「革委會主任」的林乎加取代；十一日揭幕的中共第九次「全國工會會議」中吳德雖曾露面，但僅列在「政治局委員」一名下，昨天新華社證實吳德已被趕出北平市。

近一年來，吳德常受到抨擊，最近更遭到大字報的指名攻擊，形勢十分險惡，但吳德的問題，似非純屬其個人問題，而是牽涉到華國鋒及其支持者，以及兩大政治集團的權力鬥爭，情況複雜，不易解決。現在吳德終被趕出北平，使其失去實際的權力，應可視爲華鄧之間權力鬥爭消長的一種表徵。

吳德與天安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吳德自吉林調至北平，初任「市委第二書記」兼代市長」，其時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眞已遭罷黜。其後，黨機構陷於癱瘓，「革命委員會」代之而起，吳德出任北平革委會副主任，屈居於特務頭子謝富治之下，成爲謝某的主要行政助手。一九七一年中共重建省級黨委，謝富治兼任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則爲第二書記。次年初，謝某死亡，吳德承乏其遺缺，升任第一書記兼革委主任，以迄於今。其間又曾一度兼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在主管中共文化的江青指揮下，主持該組的行政業務。一九七三年，獲選中共政治局委員，去年八月又獲連任。一九七五年中共召開「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吳德獲任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今年二月，中共舉行「五屆人大」，又得連任該職。

吳德是文革受益者，且曾聽命於江青，使北平成爲四人帮的重要據點之一，爲其發動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根據地。吳德最受人非議的，是他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中充當了鎮壓羣衆的兇手，而在爾後的批鄧反右鬥爭中，又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

天安門暴動事發後，吳德於當日入夜時發表廣播，遏止反毛羣衆活動，並下令民兵出動鎮壓。其廣播詞由四人帮控制下的報刊及電台加以傳播。暴動過後，吳德曾下令大舉捕人，株連無辜，據說有多人慘遭殺害，造成天安門慘劇及冤案，以致引起公憤。

四人帮垮台後，吳德立即成爲華葉（華國鋒葉劍英）集團的中堅分子，投靠新當權派。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華國鋒粉墨登台，在北平召開的一次羣衆大會中以「中共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身分首次亮相，吳德在會上發表主要講話，無異宣讀華國鋒的「就職演詞」。他在講話中疾呼「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該年十一月三十日，吳德在一次



林乎加

中共「人大常委會」會議中高呼「繼續批鄧」，成為中共高級頭目公開呼喊批判鄧小平的絕響，從此不聞此調。吳某一再在公共場合中高呼批鄧，當非單純表露其個人心聲，而是代表華葉集團發言。這也是華葉之流要力保吳德的一個原因。

華國鋒為何保吳德

自然，華國鋒要力保吳德，主因還是為了自保。華國鋒與吳德都是鎮壓天安門暴動的兇手，其時華某任中共「公安部長」，曾指使公安特務打人捕人，參與製造慘案與冤案，其罪行並不比吳德為輕。吳德只是口頭批鄧，華某則奪去了鄧小平的權位，使鄧某無法繼承毛周，而華某則藉着鄧之倒台而獲得今日的中共魁首地位。自鄧某復出後，中共報章不時刊載擁鄧文章，屢述其於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共黨政軍日常工作及勇鬥四人帮的往事，替鄧某鳴不平，同時暗示華某乘機僭位，間接予以打擊。對華某而言，吳德若因鎮壓天安門暴動而獲罪被黜，則華某又豈能倖免？

實則華吳二人已穿上了連襠褲，形成唇齒關係，吳德若被罷黜，華某當感唇亡齒寒，而受重大威脅。吳德如能保有其職位，則可供作華某的擋箭牌，使華某畧感安全感。

轟吳保吳拉鋸戰

自鄧某復出後，吳德即不斷遭受重大壓力。去年八月中共召開「十一大」

，吳德勉強過關。一個月後，華國鋒偕同吳德視察一個雞場，公開作出庇護吳某的姿態。十一月底，北平市舉行「人民代表大會」，吳德在會上遭到猛烈抨擊，華某又親往會場，替他解圍。吳德雖獲連任北平市革委主任，但有大批「黑帮」回朝，出任副主任及其他重要職務。今年四月天安門事件二周年，吳德又被大字報攻擊，但仍不倒。五月底，鄧派將剛升任貴州省第二書記的前北平「副市長」賈庭三調回北平，以削弱吳德的權勢，使他趨於孤立。

七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刊登「梧蓋子的是誰？」一文，將矛頭直指吳德，北平市民及共幹紛紛談論吳德問題，甚至傳說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前北平「副市長」）將會調返北平接替吳德。九月十三日，正當鄧小平結束訪問北韓之際，葉劍英主持了一次「人大常委」會議，發言強調「安定團結」，企圖阻止鄧派向吳德之流開刀。葉某在鄧小平離開平壤之日，急不及待，跳出來表演一番，可見情勢危急，要緊出「安定團結」這面旗，以圖阻嚇鄧派。葉某如此強調，似要拚老命阻止鄧某罷黜吳德。與此同時，曾任法國總理的巴黎市長希拉克訪問北平，吳德出面接待，欵宴接談，藉此鞏固其地位。華國鋒於九月十九日延見希拉克，吳德座上作陪，華某又一次乘機保護吳德。

鄧某却在視察東北與河北途中，通知希拉克暫勿離去，候其返回北平相見，旋於二十一日與其會晤，吳德却未能奉陪。這就表示，鄧某不要跟吳德一起露臉，公開向其投不信任票。次日，「新華社」發表賈庭三已出任北平市委第三書記，瓜代文革後一直成為吳德助手的丁國鈺。丁某於去年底停止活動，料已遭受整肅。

鄧小平的權力擴張

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吳德被趕出北平，並非突然，因為吳德的去留，早在高層權力鬥爭中激烈非常，過去一年中，華葉鄧三人都赤膊上陣，短兵相接，長久以來，吳德早已陷於孤立。文革以來輔助吳德的市委書記丁國鈺、黃作珍、楊俊生、吳忠、劉紹文等，不是被黜，就是調離，第二書記倪志福顯屬掛名，而目前活躍的市委書記有賈庭三、葉林、王憲和毛聯玨，還有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磊、趙鵬飛、李立功、王堅夫、王純等，都是文革受害的老幹部，最近才派任新職，至此，吳德已被「解放幹部」所包圍，實際上已被架空。

鄧小平連續整掉與四人帮有關連的各地「省委第一書記」，最近他在遼寧親手整掉了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政委」曾紹山，攻下東北最後一關，再改組「北平市委」，將吳德趕出北平，自然是鄧某有意的安排，但吳德趕出「北平市委」應是「政治局」的決議，吳仍保有「中央」職務，也可能是華鄧之間的「條件」。

根據已有的情況分析，鄧小平在高層權力鬥爭似乎佔先了一步，十一日的「工會會議」華葉二人僅題了詞，而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新華社並且錄音播出講話的全文，似亦可作為鄧某權力擴張的註腳。

園田直談鄧小平痰盂

范靜華譯

這篇文章是日本雜誌「文春周刊」的記者獨家訪問日本外相園田直的報導，登載於該雜誌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一日版，率直地透露「中（共）日」和約締結的內幕。

下了最大決心

「部長，下飛機的時候千萬不能有笑容呀，請忍住笑！」

日航專機低達羽田機場以前，外務省官員異口同聲地這樣的說。因爲顯露笑容會引起別人妒忌，因此只好裝嚴肅了。

可以說是提心吊胆的。然而回國以後，幸而未遭受責罵，大家都說「辛苦了」，因此這幾天，緊張一過去，身體覺得十分疲倦。

出發以前，向總理報告：「這次無論如何，就是爬在地上要把問題解決。可是搞不好的話，作一個政治家，可能沒有臉再見你了。」



園田直與鄧小平

我應該在三十年以前死過去的人，因爲是特攻隊隊員。這一次赴中共大陸是抱着同樣的沉重的心情，所以請駕駛員飛到故鄉熊本的火山阿蘇山頂繞一圈，以示決心。

坦誠地應付

我把啓程的日子訂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是有道理的，因八字上小下寬，三連八是大吉大利的，七日是佛滅，九日是苦（註日語發音九與苦相同）多勞苦，都不吉利。

本來當一位外交官是不能有這種迷信的，可是這一次不同，從很早以前即進行了事務階層的準備工作。

六日晚前往箱根拜訪了正在靜養中的福田總理。心裏很不安。總理見面就說：「何時啓程：」我回答說：「八日」。總理以葡萄酒替我送行，互相乾杯。總理作了最好的決斷。

離開箱根的時間是九時半，回到外務省時，亞洲司副司長三宅站在大門口等候，無言地遞給我一張中共的回電：「歡迎外相訪（中），一切準備就緒。」一向大陸打電話洽商外相訪問事，不到一分鐘即有回話，而且鄧小平親自表示歡迎之意。

中共「使館」連夜趕辦議員及同行記者團的簽證。

其次是飛機了，早在四、五天以前即預約好，定在八日。

當決定八日的剎那，外務省的官員們都哭了，從來未有像這一次如此的上下一條心，這麼團結的。

年輕的官員們花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辛苦地爲準備了兩手都無法抱的大量的資料。講得誇張一點的話，這是花了六年的時間，而且是連繼開夜班所作成的。

但是我連一行也沒有看。我只是把封面打開，合掌拜了一拜，心中暗念感謝，再把封面蓋上了。這已經不是討價還價應用知識的階段，只有閉眼不看過去的經緯，率直地抵擋以外，別無他法。一見面，說與他們決以勝負。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天與黃華的會談。九日上午的第一次會談。

當時的情況至爲惡劣，事務階層表示，中共在原則方面絕對不肯讓步。

一見面黃華就說：「我們不談國際情勢了，因爲時間不多。」

我說：「就是如此。這次一定要把問題解決，不拖泥帶水。這項和約，對我方有二分利的話，對貴方分利。所以請貴方也不要拖泥帶水了。在華國鋒赴羅馬尼亞訪問以前締結當對貴方有利。這種問題，應該互相推心置腹坦白地講。說不定可能有失禮的地方，也請包函不要生氣。」

對方的女翻譯先哭了

「由大局來看，最重要的是日本能否與中共眞正安心地交往。關於這一點，日本對中國人是遠比蘇聯人有好感的。不久以前在日本同時舉行了蘇聯及中共的展覽會，雙方會場參觀人數的多寡，想你們也知道了。不過日本人主張無條件締約的只有百分之二九·九。這是因爲對中共的未來感到不安。

而且「中」國人雖擅馬外交而交際手腕却不高明。中共雖時常開口說「不求霸權，祇要友好」，可是又常常說日本批評前總理如何，現首相如何。反過來說，假使日本人批評華或鄧的話，「中」國人還會信任日本人嗎。

譬如成田機場的問題也是這樣。反機場的運動，不久變成反政府運動，現在又變成遊擊運動，運日本共產黨都在反對它。而中共却邀請反對運動的領導人（戶村一作）訪「中」，加以歡迎與鼓勵，這是甚麼意思。這樣的話，日本國民能相信中共會

邊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嗎。締約以前，日本人與（中）國人需要互相增進瞭解。」

我這樣一講，對方就說：「你雖然那樣講，可是中共及東南亞國協國家都在担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我回答說：「請看日本憲法第九條，該條是提唱和平的，因此有和平憲法之稱。日本人願意立誓絕不回復軍國主義。可是請你們也以行動表示不求霸權不威脅他國。」其後又分析了國際情勢。到最後我說：「我站在你的立場，你站在我的立場來談，讓我們來締結最佳的條約，否則我無臉回日本，只有剖腹以謝國人了」。

我本來是感情豐富的人，不禁心酸而欲淚。可是對方也一樣，有一位女翻譯，竟先哭出來。

我說的立場是十分艱難的，而你的立場一定也是相同的。如果不締約，雙方都將被世人恥笑。可能這句話發生效力。

鄧小平一開始吐痰

第二天，十日，開始與鄧小平會談，他講話全不用稿子，（黃華、華國鋒說話都看着稿子說）不過脚邊放一個痰盂，一開始即吐了口痰，叮着我看。我本來也想吐一口痰，還以顏色，可是一時也急不出痰來。不過先說了一些客氣話，氣氛也融洽了，我問他，在監獄時怎樣。他說有一些同伴被殺了。可是由於毛的保護，他未被投獄而是被軟禁。每天要勞動兩小時。我用中國話說：「每天，每天，在家看書」然後問他，所看的書是否是現在經濟理論，他說不是。接看我就提出「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說：「我以前會見柯錫金時，曾對他說，（中）蘇原是兄弟國家，雙方締結同盟條約，把日本視為共同的敵人。現在雙方不和在吵架，可不能連累到日本？」鄧說：「那已經是名存實亡了」。又說：「那個條約已決定在屆滿前一年通知對方廢止。明年四月，到時將以適當的方法廢止。」我說：「可把這話向外面說嗎」他說：「可以說，可以說」。我就發表說：「關於（中）蘇同盟條約，獨得強烈的印象是屆期將行廢止」。這是因為我想到若照鄧的話去作可能會上他的當。

倘苦在談判「日（中）和約」，日本的外務大臣公然地說「中共表示將廢止「中蘇同盟條約」的話，無異帮助中共的反蘇姿勢，同時形同參與了（中）蘇同盟條約的廢止。所以我就說了那種模糊不清的話，差一點上了他的當。

用兩手壓鄧小平的肩

再就是釣魚台列嶼的問題了，眞是如坐針氈。我說：「還有一件事，不說的話，沒辦法回去……」，他說：「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才靜聽你的說話嗎」。我就鼓起勇氣說釣魚台列嶼自古以來是日本的領土，如再發生以前的「偶發性事件」是受不了的。鄧小平臉上充滿了笑容，張開隻手說：「以前的是偶發生事件。漁夫只顧捕魚，顧不了其他。絕對不會再有那種事，絕對不」。

那時我害怕萬一他說出「不是日本的領土」或「是中國的領上」就會把事情弄糟。他又說：「照以往那樣，二十年，三十年不理它。換言之，日本實際在支配，就那樣算了。

我忍耐不住了，用雙手壓在他的肩上說：「閣下：請不要再多說了」。他倒是優哉悠哉的，可是我如像全身的力氣都脫虛了。假定當時沒有他人在場，我一定會感謝他的。

坦白講，這是我平生唯一的議會，學到了很多東西。

最後我說：「在日本說你好幾次死了，又活了，一般的評論認為你是偉人」。他說：「甚麼，死了，又活了，這不是開玩笑麼。不過這樣可證明我在日本不是受歡迎的囉，去日本的時候，要趕上菊花就好了……」。就說：「當然，受歡迎，受歡迎，菊花也歡迎你去的……」。

就是這樣的關係，雙方成為熟稔了，簽字後，答宴時也很融洽。由於我作東主麽，應該給主賓斟酒，聽說這是禮貌，所以我多給他一次酒，不過以後就忘了。

他說：今天這是你作東，本來你應謀斟酒的，但因為你不習慣」反而他給我斟酒。酒量很大，一杯杯的乾。乾了以後把杯子傾斜給對方看，表示乾了。看不到一點老人班，健康極了。

談到酒，簽字時，我有一次很失禮。大概是因為太興奮的關係，我說：「這樣可以回國了」。端了一杯香檳酒，靠近咀邊要喝，用力太猛，酒溢出杯外，濺在鄧小平及華國鋒的衣服上。因為我是練擊劍的，動作較粗魯。心想糟了，可是他們兩位都充滿了笑容說：「新船下水時要潑香檳酒的」，替我解了圍，我也沒向他們道歉。

舉行簽字式以前，與華國鋒會談，這也是很難得的經驗。我跟他的初相逢，他說：「你是（中）國的老朋友了，三十幾年來，你一貫地為（中）日友好奔走，」說了三次一貫這個字。我就說：「我喜歡（中）國，我也愛（中）國，可是我更愛日本。不愛自己國家的不可能愛鄰國的。我是為了日本才一貫地作這些事，不值得受貴國的誇奬」。他不作聲地看看我。

華國鋒脚邊也有痰盂，恰好有了痰，我脚邊也有痰盂，本想吐在脚邊的痰盂，可是這樣的話效果不彰，我就故意走到離開三公尺遠的華國鋒身邊的痰盂，吐了口痰，心理想還給你一個顏色看看罷。

我就邀請他來日本訪問，他說：「副主席秋天要去的話，我想在明年初去。田中總理訪（中）以來六年了，總是以為欠債未還。」我就說：「務請要來，日本會高興的。反之，你如不來的話，人們會覺得）中）國很驕傲。」他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內幕的話

有一個笑話，可以表示華國鋒和鄧子平的關係。據說有一次，鄧小平與四、五位政治家正在談話。忽然華國鋒來了，鄧小平就說：「大人物來了，我們走吧！」起身就要走。華國鋒就說：「別這麽說，尙請多指教。」所以他們認為兩人的關係非常要好。

事後看來，這次的締約，可以說是集合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伊朗局勢

岑啓亮

目前伊朗爆發反國王暴動，對美國來說，其重要性，遠不止於關係一個君主政體存亡的問題。因伊朗盛產石油，控制波斯灣運往西方所必經的海上航道，伊朗有如一道屏障，阻止蘇聯勢力擴張，蘇聯的擴張旨在獲取不凍港並進而控制中東地區。因此美國對伊朗軍特別重視，不但軍力與伊朗人特別密切，中央情報局與伊朗警察關係也至爲深厚。

大衛營高峯會談之結果必然影響到阿拉伯的油價政策，也可能伊朗將視情況而提高油價削減輸出之量。

伊朗在國內政治暴動以前屬於傾向於石油加價的一方，不過，現階段的伊朗情勢倒是對美國有利，局勢的不穩定將驅使伊朗王巴勒維倚重美國支持，伊朗可能暫時不致於附合阿拉伯石油漲價（如果漲得成的話）。

美國國會近來已修正了重以輕埃的傳統教條。卡達政府在處理以、埃爭執時，立場較前公正，而且巴勒斯坦問題不斷出現在新聞報導中，改正了從前畧去巴勒斯坦不談的偏差，這也是白宮的中東應變政策，相信此一持平的立場於美國有利，現在，忽然來個伊朗政治暴動，給中東問題平添意外麻煩，假如伊王巴勒維不幸被蘇聯支持的左派極端份子顚覆，那將是西方工業國的一大打擊，也是美國遭蘇聯公然挑釁的時候，伊朗與美關係頗深，想當年（一九五三年）中央情報局爲現在伊王巴勒維統籌策劃推翻左派政府，使巴勒維安居寶座，中情局汗馬功勞實不可沒，只是越戰及水門案發生後，中情局的海外活動收斂得多，但美國政府深知伊朗政局有維持穩定之必要，卡達總統曾經誇大其詞讚賞巴勒維，私底下美政府當局是非常重視伊朗地位的，最近美政府爲了售伊朗警方催淚瓦斯頗費一番心力，美國大力武裝伊朗使其有能力干預任何波斯灣國家的緊急狀況，沙地阿拉伯及伊朗皆同感蘇聯集團的威脅無所不在，例如伊拉克早已被赤化，繼之南也門已成了馬克思主義國家，最近蘇聯和古巴勢力伸進衣索匹亞，更近的，阿富汗才發生共黨政變，環顧周遭染色的地圖，怎不教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更加警惕呢？

美國軍力與伊朗軍人關係密切

美國軍方與伊朗軍人關係密切，應該不會有反美軍政府出現才對，不過，事情很難說，利比亞狂人賈達非即是下級軍官奪權成功的例子，萬一左傾軍人政變，則留駐伊朗的數千美軍及其眷屬，勢將成爲俘虜。

再說以色列仰賴伊朗供給石油超過任何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以色列石油來自伊朗，假如伊朗被左派攻佔則以色列的國防機器絕大部份動彈不得，伊朗局勢變化令以色列坐立不安，但是中東問題專家分析，伊朗無論何人取得政權，都將儘其可能出售石油和天然瓦斯以養活四千萬人口，伊朗石油儲藏量僅能維持三十年，在油源枯竭以前伊朗不迅速工業化不可，所以伊朗能源問題可能沒有想像中嚴重，但是它的地理位置誠如前美駐伊朗大使，也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李查哈爾門說的「從政治的角度看，伊朗實爲世界的中心」，伊朗的疆域北接裏海及蘇聯，一九二〇年代蘇聯紅軍曾進犯伊朗，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六年與蘇軍發生邊境衝突，今年五月，阿富汗赤色政變後蘇軍更是伺機動伊朗，一九五九年美、伊簽訂安全條約，不過，伊朗有事，美國無義務出兵保護邊界地帶，雖然美軍數千進駐伊朗，然而，武裝衝突發生時，美軍只能當階下囚的份，作戰不得。

卡達標榜的人權在伊朗談不上人權的，總是嚴密的政治鎭壓，卡達並未以此責伊朗，反而國會很高興的批准二百億美元的軍火交易，足見美國重視伊朗自衞之程度。

波斯國家情報與安全組織簡稱SAVAK相當於蘇聯的KGB，美國的中情局，許多西方觀察家控SAVAK對伊朗人民的控制超過蘇聯KGB對俄人的壓制，伊朗秘密警察國際聞名，而且聲名狼藉，據國際大赦協會消息，伊朗秘警逮捕政治犯和刑求、處決政治犯的手段十分恐怖，伊朗政府聲稱全國政治犯不超出一千人，然而秘警二號頭目自供，光是伊斯方罕市郊的監獄就關了一千個政治犯，伊朗全國有幾十個如此的牢獄，人數該達二萬人左右，伊王巴勒維當面承認政治犯一千五百人，到底秘警的SAVAK的實權如何，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伊朗秘警從國內活動到國外，據伊朗反政府留學生指控秘警在美至少有三項活動：一九七四年初秘密自巴勒維的瑞士銀行帳戶轉給尼克遜競選支持費一百萬美元；誘惑國會議員以女色和毒品；迫害伊朗國內異己和在美伊僑。以往秘警的海外活動是得中情局首肯的，今年初大法官貝爾想授權FBI管制外國間諜在美活動，但還沒成功，美國當局似默許某些外國情報機構肆意活動。

美中央情報局與伊朗警察

中央情報局局長史坦非爾德·特能，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辯稱美國沒有如外傳同意SAVAK在美活動，不過一九七八年七月廿六日伊朗駐美大使館新聞及情報參事却讚中情局交換情報助益很大，自一九五九年美伊簽雙方安全協定後，兩國從未間斷互相供給情報，特能局長的否認，實在多餘。基辛格當國務卿期間，也鄭重否認美國默許伊朗秘警監視其留學生和僑民，可是伊王巴勒維於一九七六年十月接受哥倫比亞電視公司CBS訪問時，曾暗示秘警在美的監視行爲乃是天經地義之事，特能局長和基辛格的可信度甚小。

位於華盛頓麻薩諸塞大道的伊朗駐美大使阿地

徐扎伊地的官邸，據流言傳佈，乃是女色與毒品供應站，對象是國會內有影響力的議員，扎伊地落個皮條客渾名，使館內的狂歡宴更是極盡猥褻之能事，其異色景象只能以阿拉伯之夜來形容，應邀的國會要員及特權平民統統圍坐一起，一邊輪吸鴉片烟管，一邊欣賞舞妓表演，當波斯舞女在衆烟槍的小圓圈中賣弄風情時，衆翁之意不在酒的貴賓與伊朗特務人員，便浪擲穢語，有些娛賓的舞女竟是大使館的女職員，衆女舞罷觀衆却欲罷不能，接下去的鏡頭是不忍卒睹的，直到晨曦破門而入才罷宴，扎伊地這個淫媒，據他的屬下說，是個毫無文化水準，缺乏人性的傢伙，才會設計出這樣寡廉鮮恥的阿拉伯之夜低級節 ，但美國的政要例如東部一參議員和中西部一國會議員竟然不顧身份當衆造愛，據 擊者說，扎伊地遣一隊舞妓出場讓某議員傻先選擇，此公揀了一個伊朗女人就地解決，又有一位議員，不僅與扎伊地共吸鴉片，同時呢！衆 睽睽之下表演齊人術，這兩個人後來都矢口否認有過那一回事，然而伊朗大使館料不到館內色情交易被某雜誌記者挖掘到而大爆內幕，伊朗政府頗爲沒面子，遂把負責供應妓女的文化參事阿當男調至舊金山。

在美國的外國大使館敢把官邸當妓寨的大概首推伊朗吧！其它的國家即使以美人計誘惑政要，也在極隱密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走露風聲，華府那些議員大公幾乎逃不出金錢與女色之魔掌，事實上，政治家的心理既使不變態也難保持正常，政治生涯迫使人無法過正常生活，政治家永遠在爲競選奔波，家庭對他們來說是遠方的道德旅館，夫婦聚少離多，孩子們簡直生活在無父的世界裏，每一個政治家的家庭糾紛皆是一本精彩的寫實小說。

中央情報局可說是伊朗秘密接生婆，自一九五六年秘警成立以來，中情局一手代訓秘警人員，裝備他們、指導他們，權充SAVAK的教父，秘警與中情局基本上是父子兵，受中情局的溺愛是理所當然耳， 前設於維吉尼亞州的中情局總部仍有一百七十五個秘警人員在訓練中，這個數字已比過去五年的每年四〇〇人少了一大半，但就兩者的特殊關係說，人數減少重要性依然存在，只不過秘警活動已引起輿論反感，中情局不便過份包庇，本年初大法官貝爾下令FBI撤查伊朗大使館是否替親伊王的示威者出機票及膳宿費，示威活動在華盛頓舉行，日期爲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假如調查之結果證實伊朗大使館出錢包辦擁巴勒維之遊行，那時，大使館將美國法律起訴，罪名是違反外籍情報人員限制條例，往後，秘警的活動就更難了，這還不都是阿拉伯之夜惹出來的禍？

蘇聯居間搗亂

如今，儘管伊朗國王近來努力於使伊朗現代化，並且促使伊朗國民生活富足，然而他在國內却遭到了痲煩。 前他已經宣佈實施戒嚴令以便遏制叛亂。

伊朗國王巴勒維是專制的，世界各國對他也未必都有好感。但他是西方國家的重要盟友，他之可能被推翻，正使得多數西方國家領袖担心不已。

一位消息靈通的分析家說：「不論誰接管政權，巴勒維下台後很可能出現一個反美政權。」

還有一種可能性，繼任者可能相當親蘇。

反對巴勒維的伊朗暴亂，其性質頗令波斯灣地區的外交官員憂心忡忡。他們眼見蘇俄居間攪亂。

伊朗的極左派，人數雖少，却志在推翻巴勒維政府，建立一個共黨政權。

蘇聯絲毫不隱瞞他們對伊朗所懷的熱望。蘇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間佔據部份伊朗領土，至今蘇聯的間諜在此仍然很活躍。巴勒維的陸軍和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有好幾個因間諜罪被處決。

蘇聯在該地區早已建立據點，伊拉克是蘇聯在阿拉伯世界中的主要盟邦。亞丁灣葉門最近的一次政變，使得葉門親蘇集團勢力益爲加强。而阿富汗最近的政變則造就了一個親蘇的軍事政權。此外近幾年來，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勢力已大大的擴張。

一個親蘇的伊朗政權之崛起，或許會產生下列這種情形：經過伊朗和伊拉克，蘇聯可取得通往波斯灣與阿拉伯海的直接通道。

利用跟蘇聯領土相接的伊朗之不凍港，蘇聯艦隊可控制波斯灣、阿拉伯海與印度洋的主要海上航道。

蘇聯現已在控制由紅海進入蘇彝士運河的衣索匹亞取得據點。由此看來，蘇聯可能成爲主宰中東的主要强國——如此當進而得以控制西方的石油供應航綫。

而阻止蘇聯遂願的主要阻力就是擁有三千四百三十萬人口，和强大軍力的伊朗。

伊朗供給西方石油

一向堅決反共的伊朗國王巴勒維，長久以來一直循親西方的政策。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巴勒維在經歷了一九五三年左派發動一場政變後重掌政權。自此以後，巴勒維便一直爲維護美國和他本人在該地區之利益而努力。

伊朗在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中扮演了一個至爲緊要的角色。它供給日本全國所需百分之八十的石油；供給以色列所需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美國佔其進口百分之四十的石油，來自伊朗。

就軍事言，伊朗一向爲「中部公約組織」的樞紐。「中部公約組織」乃是一九五〇年代爲抵抗蘇聯擴張而成立的組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這另外兩個會員國， 前跟美國的關係不太融洽，而「中部公約組織」已勢衰力薄而失去其價值。

這種情勢使得伊朗成了美國在波斯灣區唯一的軍事堡壘。

美國迄今已售與伊朗大量軍設備，其中包括數百架噴射戰鬥機。

卡達政府最近同意售予價值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快艇用槍炮。五角大廈並要求美國國會准許售予更多的武器，其中包括三十一架F—四E型戰鬥機，以及一千枚「百舌鳥」飛彈給伊朗。

假如一個與西方國家對立的政權接管伊朗，它將可以運用所有這些武器。

卡達政府 前所面臨的困惑問題是：美國在幫巴勒維穩居王位方面究竟應該帮到什麼程度？因爲積極的援助或將觸發許多批評巴勒維專制獨裁的人士仇視美國。而鑒於卡達的人權立場，美國應該支持這樣的統治嗎？

時事評論

港督的樂觀報告

徐建文

港督麥理浩爵士在立法局會上所作的稅收報告，對香港未來六年提出的樂觀估計，以及作出的稅收計劃，確是一份平和的、樂觀的施政報告。我們說它是平和的，是因爲它並沒有爲香港的施政方針與行政措施，作出重大的改革；我們說它是樂觀的，是因爲它並沒有爲香港的經濟前景及實際處理，說出悲觀的論調。事實上，以香港的特殊背景及優越條件，的確存在這種先天性與後天性的樂觀因素。的確需要這種平和性與緩慢性的改革。

我們認爲，隨着香港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改變，也隨着外來政治形勢與國際關係的發展，這種樂觀因素，就不是絕對長期的和全面的。爲爭取香港的美好前途與高度發展，根據有利因素，爭取競爭條件及適應情勢發展，倒是十分需要的。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的經濟發展，就成爲社會安定，民生穩定及市政建設的一個重要基礎。故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港府當前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近來經濟情況的發展趨勢，有跡象顯示出香港的經濟優越條件，已逐漸在削弱中，其原因固然是由於國際的經濟保護主義與歐美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造成了經濟的設限。關卡與配額的障碍，這種障碍，對作爲香港經濟重心的工業與外貿，是一個無法估計的困難。另一方面，由於香港的工資上漲，勞工缺乏，廠地缺少，廠租高昂，原料短缺等原因，使到香港工業品的成本增加及產量縮少。上述的內外交困的處境，確是香港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對這種實際困難，港府不能再以「適應能力」，「有利背景」，及「競爭條件」去寄望這種困難的逐被克服。而必須採取應有的措施，以便從資金、廠地、勞工、銷場、制度等方面，去帮助港商克服這種困難。

在港督的施政報告中，儘管提及香港的美好前途及鼓吹香港的安定，但對於香港目前面臨迫切解決的經濟問題，並沒有作出相應的對策與解決的辦法，像對通貨膨脹的平抑，地產炒風的壓制，勞工缺乏的解決，配額漏洞的消除等等，似乎避重就輕地畧過了。而這種關乎香港前途的經濟問題，是一個具有長遠性與深遠性的問題，它不應以報告的樂觀的論調而被忽畧的。

當然，港督在新年度施政的報告中，對本港前景一片光明的提供，是有它的樂觀的根據。像今年財政超收十億，今年生產總值增加一成，都是值得高興的成就。港督這份報告，最令人感到高興的是，對香港的生活提升到一個新水平，在東南亞佔有一定地位的提供。從港督對教育、社會福利、房屋、市政等問題的分析，可以知道港府正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像改善中學教育質素，貫徹九年免費教育，擴大社會福利輔助範圍，增加公共房屋等計劃等等，這些措施，都是直接影響香港市民生活型態與社會型態，去適應時代發展與經濟成長，使到這一報告，就有社會福利計劃的成份。

因爲擴大福利措施，發展全民教育，關心青少年培養、確是香港應該重視的社會建設。這個建設的任何成就，足以影響社會安定與民心趨向。

港督在施政報告中，曾特別提及的新界行政改革問題。由於政府擬將新界行政事務之若干基本組織，予以改組，使到新界地區面臨一次重大的變革。這種變革是「破壞新界傳統」，抑或是「適應香港發展」，仍有待未來事實的證明。不過，這種改革如果「能更直接迎合當地人士的需求」，並因此而適應在新界方面的未來發展，以協助「原居人」與「外來人」社區關係的改善，則新界的改革，是應該進行的。

但這種進行該是採取和緩的方式與漸進的辦法，並以尊重新界居民在傳統與法理上所享有的權益爲前提。否則，這種「改組」就會成爲變相剝奪新界原居民原有利益的手段與名義。

從各方面來看，港督這個施政報告，倒是值得市民歡迎的樂觀性的施政報告。

中共賊團的奪權內鬥，已日趨尖銳。自天津的解學恭，北平的吳德垮台後，「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又被解除了軍職，此一跡象顯示，以矮仔鄧小平為首的「黑帮」牛鬼蛇神，正張牙舞爪，伸手抓到中共「無恥領袖」華國鋒本人的頭上。

腥風血雨的天安門

秦明

大字報猛烈評擊

來自大陸消息：在北平市「一〇九中學」出現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有這樣的一個人」，作者署名「小辣椒」，這張大字報分明是針對華國鋒的。文中指斥華國鋒是「變色龍」，並指他為殺人滅口，下令「亂槍打死」毛澤東的胞姪毛遠新。該大字報寫道：

「黨中央有這樣一個人，他也是坐直昇飛機竄進新華門的。他過去一樣與「四人帮」唱雙簧，「四人帮」說鄧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資派，他補上一句說：鄧小平是革命的逃兵。四人帮搞批鄧，他就高喊反右。如果不把這個人揪出來，無異是人民革命已失敗，歷史已倒退。對這樣一個鑽在革命隊伍裏的「變色龍」，我們只有用「四大」（按：指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威力，把他的一切揭露出來，才能使廣大人民羣衆看穿其可憎的面目。

華國鋒殺人滅口

「（一）毛遠新罪該萬死，但毛遠新死不得。毛遠新的死固不足惜，但毛遠新一死，這個人就可以高枕無憂。正如他對「四人帮」骨幹時說的那句話：「你們不得民心，你們說的沒有人會相信」。的確，「四人帮」就算對天起誓，說華國鋒當時是怎樣說的，恐怕都沒人信，但毛遠新當時做毛「主席」的聯絡員，許多事他最清楚，如今他一死，件件事都如石沉大海，無法查證。因此毛遠新不該死，死了是全國人民的損失，因為疑團解不開，得利的只有他一個人。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新追查毛遠新的死因。毛遠新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後被打死的，罪名是陰謀軍變。根據我們所知，當時毛遠新是束手就擒，已無力反抗，但他却被亂槍打死。當十月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時，葉副主席（按：指葉劍英）已表示不流血、不死人，特別點名要保住知情人，關照要把毛遠新留住。但派去捕毛遠新的中央警衛師指戰員，為什麽不容分說，一到就亂槍打死他？這是誰的手令？去年九月廿八日有人問過葉副主席，誰下令殺毛遠新？葉副主席說：「我聽說是他準備抗拒而被殺。」「實際不是這樣，他是被亂槍打死的，目的是在殺人滅口。」

有仇必報的鬥爭

「（二）天安門事件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高層人事有了調動，誰有權做主，誰就心知肚明。是誰下令派人監視葉帥呢？葉帥被監視，跟蹤到廣東梅縣，每天都有其活動報告直接發到北京。當時華國鋒曾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批示：要保護中央首長。所謂保護，原來是打小報告的保護，這又能騙得了誰呢？當鄧穎超同志幾次險遭殺害時，曾自浙江打電話問汪東興同志，有何良策對付。汪東興同志立即把身邊幾個老警衛員派去保護鄧穎超同志，這些警衛員去了幾天，發現老有人跟蹤，於是向汪東興同志報告。汪東興感到奇怪，就問華國鋒是怎麽回事，華國鋒說他也接到報告，有人要對鄧穎超不利，故也派人加以保護。既有汪東興派人保護，難道還要再派人緊跟，這也叫保護嗎？

「（三）就有這樣一個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明明是批孔反周，為保護鄧副××與老幹部，也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一變而為「受害者」，這還有什麽公理在？童第周在全國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說的一句話：「社會主義要興旺，留不得任何一個人在黨中央，否則好人壞人鬧不清，四化搞不成，有個風吹草動，就會小人掌權，人頭落地」。這話就是這種人的寫照。童第周還說：「這種人最擅於見風轉舵，一身軟骨頭，我們看不慣他那種小人咀臉，黑臉是他，白臉也是他，大花臉還是他，讓他當什麽演員扮什麽角色都可以。」只可惜童第周份量太輕，說了也等於沒說，如果依我們的想法，拉掉他的招牌，天下就太平了。」



創勢蓄力締造中興

柳山

雙十國慶的慶祝活動，尤其盛大的閱兵典禮，充份表現人心的振奮與士氣的高昂，更展示出我們日益壯大的國勢和戰力。如果說國慶是象徵全民團結的一個標誌，則加緊創勢蓄力，以成匡復之功，就是全國軍民當前共同奮鬥的主要目標。

革命事業的進行，首須「鼓動風潮，造成時勢」，要完成反共復國的任務，則要憑恃本身的力量。自政府遷台以來，舉國上下，奮勵自強，生聚教訓，即是爭取時間，來創勢蓄力，亦即先求立於不敗之地，以待敵之可勝。當前的情勢，正如蔣總統在國慶祝詞和閱兵大典中所說：「今天敵人共黨的暴政還沒有消滅，自由世界的姑息逆流也還未消失，我們國家民族又正面臨較前更為嚴厲的考驗，而迎接這一考驗的重責，正落在我們海內外每個中華兒女的肩上，凡是有血性、有正義的炎黃子孫，必當踏着先賢先烈的血跡，以反共復國為己任，為這神聖使命而奉獻一切心力。」「我們一定能夠創造形勢，重整中華河山」。

這就是「責任的啓示、行動的鞭策和成功的鼓舞」，而如何履行莊嚴的責任，發為有效的行動，進而獲致全面的成功，則有賴繼續創勢蓄力，以迎接一場決定性的戰鬥。

韓非子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日反共復國之勢，與敵情世局的變化，均有密切關係，正由於赤焰方張，國際多變，故我們必先創有利之勢，從而加以運用。但這一過程是相當艱苦的，不是憑着主觀的想望，而必須決定於本身的努力；正如行駛中的船隻，在風向和潮水都不順意時，仍要揚帆搖槳，照着預定的航向前進，而不能坐待浪息風平；八年抗戰的經過，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戰爭爆發初期，我們軍事失利，節節後退，但憑着再接再厲、抗戰到底的決心，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的志節，也獲得國際人士的同情和敬重；並以反侵略的先鋒地位，導致了同盟國在二次大戰中歐亞兩個戰場合流，終於贏得最後勝利。這一段最艱苦時期，也就是由創勢而乘勢的過程。

客觀的條件，形成於人，主觀的力量，操之在我；在這決定國族命運的聖戰中，更須靠本身的力量，而不可寄望於敵人因內部鬥爭而崩潰，以及國際上出現任何儻來的機會。這種本身的力量。概括言之，就是國力，其中最主要的，則是國防和經濟力量，以及支持這兩者的精神力量。我們致力於國防建設和經濟發展，已具有顯著績效，參加閱兵行列的自製飛彈火箭，即表示國防科學技術水準的提高；至於多年來貫徹反共國策的堅強意志，更體現了我們的精神力量。

飢餓貧窮無限困擾

王望

最近，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舉行年會時，大會主席麥納瑪拉曾提出一項報告說，人類解決貧窮這個問題的前景，至少在二十年內是非常黯淡的。

一般皆知，人類雖已步入科技昌明的時代，但戰後三十年飢荒事件却年年發生，餓死的人均數以萬計。探其原因，最主要當然是貧窮。致使貧窮現象無法從地球上消失的主要原因，自然為人口的過多。人口與貧窮之間的關係，好似兩名賽跑者之間的競逐，人口愈多，貧窮現象就愈嚴重。這是一項極為殘酷的現實。

據最近由一個名叫「環境基金會」的組織所發佈的統計數字指出，世界的人口成長率為百分之二左右。不過，這只是一項約畧的統計。

該「環境基金會」並作了人口與食物供給的比率統計。據該組織的統計顯示，以美國人的比率（每人平均每天進食三．五餐）而言，世界的食物供給每人每天約可進食一．八餐。但以之來觀察貧窮國家，則這項對比就要低得多了。這表示，在地球上，每天都有許多人生活在飢餓中。

據麥納瑪拉在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年會中指出，如果各項對貧窮國家的援助計劃繼續增加，到西元二千年仍將有六億人口與絕對的貧窮為伍。換言人，當人類進入二十世紀時地球上至少還會有七分之一的人口終日飢腸轆轆。

這項殘酷的現實是不容忽視的。據專家們指出，如果世界人口的增長在一九五〇年代即能穩定下來，則時至今日，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按美國人的標準每日進三餐多的食物。

然而，人口的增加率至今仍未穩定，看樣子它趨於穩定的前景並不光明，飢餓將繼續是威脅人類大的危機。

多年來，對於解決飢荒問題，不少專家提出辦法及建議，例如十年前所廣泛討論的「奇跡穀物」——米和麥。如果能提高這些穀物的產量，即使不能解飢荒，至少可以緩和問題的嚴重性。然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幻想。

除了人口的增加率能夠減少，飢餓這項危機是無法以其他途徑緩和的。歷史上有許多哲學家及經濟學家終身為解決此問題思考。其中最著名者當屬十八世紀末的馬爾薩斯。他在其名作「人口論」中指出，人口的增加是成幾何比率，而糧食的增加是成算數比率，因此，社會註是要發生不幸的。

馬爾薩斯提出了他的補救之道：睿智與節制。觀察家認為，這項補救之道亦適用於今天及未來。

美審慎售武器予中共

國官員認爲，目前不是採取行動的適當時刻，若輕舉妄動，將會被莫斯科視爲反蘇的挑釁行爲。

顯然，美國之所以審慎的直接主因，是怕影響到限制戰略武器第二階段協定談判的進展。據報導，最近此項談判已有積極的進展，可望於今年底簽署協定。

過去二十個月來，卡達政府與莫斯科的關係，由最初的不佳轉變後的惡劣，最近才有趨於改善的跡象。

由於限武第二階段會談已幾近於完成，關心這項談判的卡達政府官員，乃非常提防華盛頓或其盟國可能採取損及他們的努力的行動。而且，目前在華盛頓的普遍看法是，在美蘇關係有良好的機會進行全面改善的時候，不應讓任何情事破壞此項發展。

除了限武談判的因素外，反對賣武器給中共的美國官員還持有一些其他的理論。其中之一是賣武器給中共所涉及的交易數額太過龐大（估計約二千億美元）。問題是武器賣給北平政權後，它在使用上是否經常會符合西方的利益。

據英國「觀察家報」報導，一名參與尼克遜總統與中共修好過程進行的美國官員說：在今後二十年內，沒有理由相信中共會和西方利害與共。

也許，美國對出售武器給中共態度遲疑的確切原因，可由美國務卿萬斯的蘇聯事務首席顧問舒曼博士，兩週前在衆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就美蘇關係前景作證時所提出的樂觀看法反應出來。

他指出，明確的跡象顯示，蘇聯已有意討論限制其自身傳統武器銷售的問題。美國與蘇聯的專家今年已集會三次討論此項問題，另外一次會議不久即將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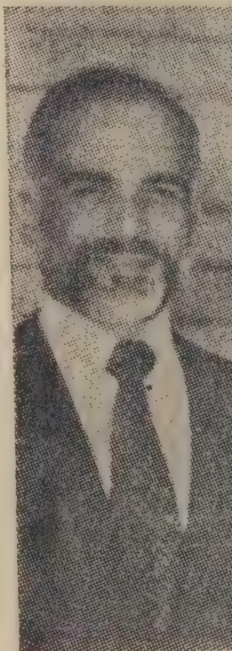
美國顯然很希望使蘇聯能同意限制其對外的武器銷售，因爲這是莫斯科爭取友邦及在第三世界發生影響的主要手段。

西歐出售武器給中共很可能會對美蘇限制武器銷售談判產生不利的影響。

總而言之，不論對任何國家而言，要就賣武器給中共的問題促成決定，都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此問題極爲重大，二方面必須取得美國的首肯，三方面還要與北約組織會員國及有關國家（如日本、澳洲、紐西蘭）磋商。

一知

約旦皇后談婚後感想



「純阿拉伯人」。

目前諾亞皇后最感困難的就是語言問題。當她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她主修阿拉伯文，成績也不錯，可是當她到了宮廷之後，她發現這一點「小成就」是不管用的。除了語言之外，這位新皇后對回教齋戒也感到有點不適應，體重也減輕了一點。

諾亞皇后現年廿七歲。她有阿拉伯人的血統。當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的時候，她的父親出任泛美航空公司的總裁，顯赫的家世，對她的婚姻生活也有帮助，因爲她是一個「大家閨秀」而不是一個「小家碧玉」。

諾亞皇后最近對記者說：「生活細節是容易解決的小事。最重要的大事是這個家和這個國家。因爲她的子民現在就等於是我的子民。」哈立比姐是阿拉伯世界國家中的第一個「美國皇后」。胡辛國王和巴勒維國王雖然都娶過西方女子爲后，但是她們都是英國人而不是美國人。諾亞皇后平時在皇宮做「家事」的時候，穿得非常隨便，牛仔衣、牛仔褲是她的工作服。有時自己洗頭，自己開車，美式的生活方式一時還改變不過來。

諾亞皇后目前負責督導約旦環境改良，城市建設以及教育推廣等各項計劃。因此，每天都有很多案卷送給她。當她白天看不完的時候，晚上還要開夜車，有時還要勞駕國王解說。諾亞皇后是普大的畢業生，程度不差，看公事應該很快才對，公文積壓緩慢的主要原因，就是發生在語言問題上。因爲所有的公文和計劃，都是用阿拉伯文寫的。對諾亞皇后來說，無疑是一種「語言測驗」。

諾亞皇后形容「皇后的工作是全天候的」。她除了處理公私事務之外，她還是八個孩子的「媽媽」。胡辛最小的一個兒子——阿里皇儲——現年只有二歲半，他是約旦王朝的第二合法繼承人，阿里皇儲和諾亞皇后處得很好，他已經習慣稱她「媽咪」了！

諾亞皇后形容胡辛是一個體貼和善解人意的標準丈夫。她說：「如果胡辛還是胡辛，我還是我的話，那麼，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婚姻生活就顯得乏味了。很幸運的，我們倆個人現在都能彼此溝通而成爲一體了！」

諾亞皇后在還沒有結婚之前，曾經在約旦航空公司做事，負責計劃部門的工作。她至今還不太了解她怎麼會嫁給胡辛的。現在，她是一國之后了。她說：「我不但希望我和胡辛國王之間的生活快樂。我也希望環繞在我們週圍的約旦子民會同樣快樂。因爲他的子民就是我的子民了！」

李凱詩

蔣公與杭州起義

王端正



蔣公參加杭州起義玉照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這是蔣公一生奉獻國民革命，始終遵守不渝的立身準繩。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也就是陽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清鄂督瑞澂與陸軍八鎮統制張彪先後潛逃，武漢三鎮一鼓而下。這年，蔣公年僅廿五歲，當時他正在日本高田炮兵聯隊見習，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蔣公熱血沸騰，立即偕同張羣、陳星樞，自日本趕回上海，受上海都督陳英士先生之命，於上海光復後的第二天，率領敢死隊一百餘人，秘密潛往杭州，和事先聯絡好的新軍八十二標、八十一標聯合舉義。先後攻克了巡撫署、軍械局、將軍署和旗管等重要官署，於是杭州於十一月五日正光復。

此役，蔣公的優越領導才能，與豪氣雲干的膽識，表露無遺。一個年僅二十五歲的年青小伙子，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能「置個人死生度外」，在革命戰中出生入死，那分愛國熱忱，實在令人景仰與讚佩，難怪當時民立報要稱蔣公率領的敢死隊為「吾國之模範敢死隊」。

民立報在杭州光復的第六天，報導敢死隊衝鋒陷陣的實況指出：「敢死隊之編制共分五隊，以蔣介石為總指揮官。第一、第二各隊，由隊長張伯琦率領，第三隊由隊長董夢蛟率領，攻擊撫署，以十五人為一隊，每隊手槍手十名，炸彈手五名，先後繼進。」

敢死隊員均為愛國志士，行列中有巾英雄尹銳志、尹維俊姐妹，她們雖為女兒身，但攻城拔寨却不後人。據說衝到　署門前投擲一顆炸彈的就尹維俊。

據民立報的報導：「敢死隊攻擊頭門時，連拋炸彈八枚，破壞頭門，各手奮往直前，冒炸彈而進。及二門，乃由豫伏于署傍民房內敢死隊之炸彈轟拋下。第二隊與第三隊之炸彈手亦向前猛拋，聲震天地，火光大起，於是二門逐焚燒殆盡。」

此時，由於火烈難進，「第一隊官即發停止口令，而隊員以民國興亡即此一舉，安可以偷生畏縮，為我輩區區一身計哉？乃第三隊長即發向前猛進號令，於是第一、二各隊，亦爭先而達於大堂，連拋炸彈，直入上房花廳。」

攻至　署上房花廳的敢死隊員，發現清軍均已逃逸無縱，「惟見着白衣旗女二人，逐引導去路，護其出門，然後將上房花廳放火而出。迄黎明，各歸於集合地，秩序整然，受總指揮官　蔣公檢查點明」，　署也即告攻克。

第四隊由隊長王金發率領，攻擊軍裝局。軍裝局的地勢守易而攻難。敢死隊自攻擊起點，以至軍裝局頭門，約有三千公尺之遠，巷道深奧，門楣重疊，城池堅固，守備嚴重防禦綿密，是各官局之首。

雖然如此，「敢死隊竟自起點以至軍裝局頭門，直衝鋒，勢如霹靂。惟人頭門，為賊軍偷偷刺隊員周堯吉君一人。」可見敢死隊士氣如虹，勢如破竹，清軍雖以抵擊。軍裝局逐入革命軍之手，靑天白旗也從此在局門前飄揚。

第五隊則分布於旗城門下，各門附屬五名，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而一無懼色。浙江能繼上海光復之後，由革命軍掌握。蔣公所率領的敢死隊功不可沒。

舊聞新鈔

古鶴翔

翻閱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出版的「當代史牘」一書，覺得有些值得一抄的地方，謹錄於後。該書是「上海週報社」印行的。

（一）朱宜之的話

朱宜之是在民國十五年九月間加入共產主義青行團的，翌年二月在武漢中央軍校讀書，正式加入共黨，參加「西征」戰役。他曾任徐海蚌特委秘書，江蘇互濟會總秘書，江南區總主任，上海市總主任及總會秘書長等要職。

朱宜之說：「自有共產黨以來，據他們自己的結論，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綫中。十五年十六年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又發生對於農民問題和職工運動的錯誤。現在共產黨以所謂『鐵的紀律』來壓迫不同的意見，在表面上似乎沒有甚麼爭論，但不久的將來，一定又會發現廿年二十一年的路綫，也完全是錯誤的。因此，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就是共產黨為甚麼時時刻刻犯着錯誤？正確的回答就是中國不適宜於共產主義的施行，不適宜於共產黨的存在，無論甚麼路綫，左也好，右也好，折中也好，總是行不通的。」

因為中國國情不適宜於共產黨的存在，所以共產黨的內部，發生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了左傾的立三路綫，便有立三派的形成。有了右傾的機會主義，便有取消派的分化。」

「共產黨內部，既日益走到分崩離析態，大部分的上級幹部，均不滿意於上級的領導，繼續不斷的提出反對的意見。而這些提出反對意見的下

級幹部，時常受到上級的嚴重處罰和打擊，層出不窮的向國民黨自首。最近幾個月中自首的共產黨員，已達五百以上，這個驚人的數目字，更證明共產黨的崩潰。」

「共產黨在空喊『帝國主義』口號之下，來延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絲毫反帝國主義的實際工作，而且阻碍民衆的反帝運動。尤其是在『一二八』事變以後，共產黨號召總同盟罷工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其實這不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破壞反日的統一戰綫，是搗亂抗日的後方。」

朱宣之這些話是在四十多年前說的，現在回顧一下，實在並沒有錯。

目前，中共已承認「文革」大敗，「毛思」破產，換言之，中共創黨以來，一直錯到今天，內訌到今天！

至於中共之不反「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證據更多，要不然，毛澤東怎會「感謝日本皇軍侵華」？鄧小平怎會奉送釣魚台給日本人還要向日本人「道歉」，說孔孟之道對日本有損？至於共黨向蘇俄「一面倒」，以及迫中國人民「援朝抗美」，或者在世界各地亂撒金錢，在國內屠殺同胞，都是共黨胡作妄爲，禍國殃民的鐵證。

倘若國軍反攻，一夜之間，倒戈反共的同胞，將以億計！

（二）龐瓊花的話

龐琼花是瓊崖紅軍的女連長，她說：「共黨欺騙我們無知識的女子。他們在女子軍中以『找愛』二字說是爲我們求出路。

實在一個女子要去找尋愛人，試問世界上有幾多人可愛？我們怎樣找得了？尤其是日日都去找尋愛人，豈不是娼妓化？亦是人生最羞愧的事。但是我們不找愛，共黨就說我們是不革命，是不做黨的工作，把我們監禁起來，或者罰我們到農塲去多做苦工。」

龐瓊花又說：「我們以爲想解決女子不平等的問題，所以跑入共黨巢穴中。不料共黨是最不平等的，所有一切工作，皆由男共黨去支配。我們雖是女子首領，但共黨不以我們爲然的。而且共黨組織，是注重以婦女爲調劑男性的枯燥。」

龐瓊花爲了「平等」，投共了，共黨的所謂「平等」，乃是騙人的口號而已。共黨要婦女引誘男子，爲共黨效力，即要她們做變相妓女。

筆者在共區八年，深知共黨强迫女共幹「安慰蘇俄老大哥」，以及有地位的「首長」的內幕。

其實，女共幹「安慰」首長或「老大哥」，何足深怪？毛澤東不是公然戴綠帽麽？華鄧集團之設立「按摩官」，以及强迫女孩子爲外國人「服務」，其來有自。

歪曲歷史的王芸生

青冥

在「二矮和約」簽訂後，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王芸生歡呼：「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我們兩國的祖先給我們創立了二千多年的友好交流的關係史……在近代，中國陷於重重憂患之中，許多革命志士東渡日本，尋求救國方學……這可見我們兩個友好的東亞鄰邦，是具有深厚的歷史情誼。固然，自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經過兩度戰爭達半個世紀的不愉快歷史；而在億萬期年歷史長河中，這畢竟是短短的一段逆流。過去的讓它過去。」可笑王芸生連近數百年的歷史都不懂，偏偏要談「億萬期年的歷史」，不辨是非偏要辯是非，眞是進步得很。

說倭奴自一九〇四年方才開始爲患中國，不是極其無知，便是喪心病狂。

據元史元世祖本紀說：至元二十九年，「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剌帶將之以防海道。」倭奴在「商船」上暗藏兵甲，無非希望中國沿海守備鬆懈，有機會便由「商人」變爲賊匪。雖然終元之世，爲患不烈，可是到了明朝，便開始明目張胆，肆意掠邊。

明歸有光在禦倭議中指：「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並在備倭事畧中痛陳倭患之烈：「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不知王芸生所謂「二千多年的友好交流的關係史」，是否包括這一頁血史？

據明史列女傳紀載：「劉氏二女，興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旁路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毋歸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尙論歸耶？』倭尙撫背作欵曲狀，女怒大駡。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又大駡。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曰：『欲殺即殺。』倭欲强犯之，女紿曰：『吾固願從，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時同死者四十七人。」劉氏姊妹的遭遇，使人想到無數給倭奴逼死、給倭奴汚辱的中國婦女。不知王芸生所謂「二千多的友好交流的關係史」，是否也包括了這一頁痛史？

抗倭名將戚繼光以「閩苦倭患」，曾作紀事詩一首：「十年荼毒悲閩徼，壬戌揚旌　水湄。劍倚秋風平劇壘，帆懸張海聚新夷。翻思往日同盟地，何似中流擊楫時。報國志酬民恨雪，艱虞此意更誰知？」戚將軍的壯志，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王芸生是決不能理解的。

悠長的八年抗戰，無窮的辛酸與血淚，又豈是王芸生所能理解的呢？——這「畢竟是短短的一段逆流。過去的讓它過去。」多麽輕鬆！

但中國人民決不會忘記日本的大恩大德——過去的、未來的和現在的，也決不會忘記中共「以夷制夏」的盛情！

中共、日本、蘇聯的錯綜關係

張百齡

八月十二日中共與日本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已引起海內外及全國同胞的關切，日本與中共之所以急於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其原因，乃是基於雙方本身各有種種的難題所促成，也就是說，這種所謂「和約」，彼此都是各懷鬼胎，明爭暗鬥，並沒有誠意，更無絲毫約束對方的效力。

中共日本狼狽爲奸

中共因爲「四人帮」的餘黨仍在繼續戰鬥，同時新當權派內部的權力矛盾逐漸擴大，路綫上的分裂日益加深，經濟上的敗局無法好轉，使大陸上八億人民都不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了，因此，始在簽約時出釣魚台，竟不辯一語，不置一詞，對日本侵犯我領土釣魚台的要求，不敢吭氣，誘使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而日本亦因經濟及貿易上的理由，加緊與中共勾搭，希望能爭取大陸市場及工業技術的輸出，同時福田首相，爲準備於九月間解散國會，十二月參加自民黨總裁競選，而屈於中共的反霸條件，以謀求有利的選情；此外，日本對外更因面臨蘇聯的重大威脅，且北方的擇捉、國後等四島，爲蘇聯所佔領，迄今無法索回，更激怒了日本朝野，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可形成反蘇聯合陣綫，同時可以挾外自重，壯大自己，更可因此造成重整日本軍備的藉口。

今日亞大局勢正在醞釀變化，蘇聯日益增强其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活動，顯然增加了和美國在此一地區勢力的對抗，也構成對日本的威脅，所以日本在美國的鼓勵和支持之下，與中共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即是基於這個道理。

日本軍國主義將抬頭

日本激進份子本來早就有重振軍備的主張，但因此一問題涉及日本憲法修改，並對亞太有影響力及各國所關切，故迄未公開進行。今與中共簽約後，將有鼓吹藉口。此即蘇聯已就反霸權條欵表示强烈反應，宣稱其將改變對日本政策，最顯著而敏感的行動，將是增加日本周圍的軍事威脅，在此種情況之下，日本將以自衛爲理由，來重整軍備，以緩和其國內乃至國際上的反對。

由於日本與中共加緊勾搭，形成日蘇間情勢的惡化，蘇聯極東軍在日本北方領土，以重兵壓境造成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來自日本權威方面消息，日本防衛廳會奉命對蘇軍突襲的可能性加以檢討，並作成一項緊急的因應作戰計劃。

防衛廳長官金丸信在這項計劃裏，警告日本內閣，蘇聯果眞突襲日本，美國如未能及時馳援，日本自衛隊以現有之裝備和兵力，面對蘇聯排山倒海之攻勢，將不堪一擊，後果可怕！故日本重整軍備當已爲期不遠了。

另據合衆國際社發自東京的電訊稱：日本國防預算經費，下年度將大幅提高，加强空防，訂購三種美製軍機，同時防衛廳要求提供充分的經費，以便建造十一艘新式海軍艦艇。此項總預算經費已打破以往的紀錄，高達二兆一千三百四十億日圓。以貶值後的美元計算，則相當於一百一十二億三千萬美元之鉅。

蘇聯採取積極行動

另一文面，蘇聯因不滿日與中共締約，曾向日本提出警告說，蘇聯無法不介意北平與東京所簽訂的「和平友好條約」，它並將採取「必要措施」來保護它本身的利益。這項抗議日本外務省不予重視。外務省情報文化局長加賀美秀夫曾告訴在東京的外國記者說：「這項由此間蘇聯大使舘代辦辛諾維耶夫所提出的抗議並沒有仔麼值得驚奇之處。」言外之意，意味着日本似已有恃無恐，而軍國主義的抬頭也將是指日可待了。我們除了注視日蘇情勢的發展與變化外，尤應矚目於中共將利用日本，製造天下大亂。同時蘇聯已警告西方國家，供中共武器必將自招禍害，因爲蘇聯對美毛可能聯手，已感到不安，此於最近莫斯科眞理報的一篇重要評論中可以證明。

這篇刊登在蘇共機關報裏的文章說，蘇聯警告西方國家，由於他們協助中共軍隊取得新的精密武器，他們可能正暗中破壞自己的安全利益，眞理報說，北平的領導頭目「正明目張胆地尋求一條途徑，企圖製造衝突，煽動戰爭，使國際局勢的惡化加劇。」

中蘇共無法調和

蘇聯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目前已有相當緊張的情形，這不是由邊境衝突引起，乃是由中共的笑臉外交攻勢而來。第一、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接近——自美國總統助理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後，中共已不多談所謂關係正常化問題，轉而在石油、科技等實際事項與美國進行合作而中共外長黃華從紐約動身訪問非洲及中亞，亦被認爲是與美國合作的外交行動。其次是華國鋒赴東歐訪問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顯然是要在東歐離間這些國家與蘇聯的關係，使蘇聯作爲世界共黨領袖的地位逐漸削弱，甚至使東歐共黨國家之中增加矛盾衝突。其中微妙的情形是：美國與日本是盟國，美國與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的關係也很好。中共無論與日或是羅、南接近，都代表着與美國聯合的姿態。

另據巴黎方面傳說，中共主席華國鋒現正計劃訪問法國及其他西歐國家，包括西德、瑞典和意大利，以加强中共反蘇的運動。蘇聯當然無法忍耐此一情勢的發展，布氏已公開指責北平挑撥對立，蘇報並預言大戰將致中共慘敗。

從地緣上看，蘇聯地跨歐亞兩洲，除與中國大陸正面接觸外，日本及西歐是其攻防的兩翼。共黨的統戰範圍，包括任何「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對象。中共為了突破當前蘇聯的反包圍，它對日本的策略便是企圖透過「和約」中的「反霸」條款，將其拉入反蘇統一戰綫之內。

由於這個原因，致使日、毛締約談判拖延了三年零九個月之久，日本對於「反霸」條款會一直不敢貿然同意。現在這項條款由於中共的堅持而列入「條約」之中，足證日本終於落入中共的圈套。

雖然日本方面認為「條約」中聲明了「不影響立約國的任何一方在與第三國間關係中之地位」，可以避免開罪蘇聯，然而實際上，此種空洞的言詞，並不能消除莫斯科頭子的懷疑與憤怒。最近蘇聯官方傳聲筒連番對於日、毛「條約」猛加指責及對日本的若干杯葛行動，充分證明了日本政府將自食其惡果。第一、可以預料的，此即蘇聯對亞洲局勢的擴張，必將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所以亞洲局勢以及中蘇共、日蘇與美蘇間的關係，都會因而日趨於緊張。第二、在這種日趨緊張的形勢與關係之中，美國會不會在亞太地區對蘇聯採取積極的阻遏行動，顯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我們處此動盪、混亂、緊張而多變的世局中，唯有堅定既定的國策，自立自強，加強心理建設，嚴防中共滲透、顛覆、挑撥、離間的陰謀，緊張地團結在新領導中心——蔣總統經國先生，一同跟隨他努力奮鬥，排除萬難，開創新局；同時擴大民主憲政體制，以羅致各方俊彥參與政府事務，積極建設現代化國家。

新任教宗面臨兩個難題

陳獨塵譯

兩個月還沒過完，羅馬天主教就要二度選舉教宗來領導全球七億三千二百萬教徒了。

九月二十八日六十五歲的教宗若望保祿一世，因為心臟病突發而溘然長逝，消息震驚全球。若望保祿的笑容長掛和隨和的風範，在登基不久便就普遍溫暖人心。

各地的樞機主教現已羣集羅馬，一方面參加若望保祿的葬禮，一方面準備開秘密會議選舉新教宗。多半教會人士預測，樞機主教團要選的新教宗人選，會和若望保祿十分相似；會担任過本堂牧師，還有能力化解教會裏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裂痕。

不過，有鑑於若望保祿只當了三十四天的教宗，秘會會議對下任教宗（第二六四任教宗）的人選，將以健康情況為首要考慮因素。

下任教宗當務之事

若望保祿生前是時不我與，沒有機會來發展抱負，解決教會的問題，因此下任教宗必須：

（一）指示教徒，對離婚，節育和教士結婚問題應採取何種態度。

（二）為教會與共黨世界之間的新會談籌劃方針。

（三）詮釋教士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裏提倡人權時，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四）努力促使天主教和基督教其他教派的關係更融洽。並改善天主教和非基督教信徒的關係。

有些人認為，教宗擴大其影響力此時正是時候。專家認為：

（一）各國（尤其是西方）領袖會很歡迎教宗公開支持裁軍。

（二）共黨國家和拉丁美洲受壓制的信徒，希望教會大力支持他們。

（三）在離婚和節育問題上，因和教會立場不同而遭疏遠的教徒，希望新教宗和若望保祿那樣和藹可親。若望保祿在担任樞機主教時，曾不祇一次說道，在若干道德問題上，可依「個人良心」為指導原則。

政治影響因地而異

教宗的政治影響力因地而異，程度相差很大。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裏，教宗幾乎沒有政治影響力。不過在開發中國家和若干共黨國家情形就不同了。這些共黨國家裏有許多教士（包括高級教士）都在為改善當地的社會、政治狀況而努力。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神父和修女常會對土改、住屋、工資和窮人合法權利等問題公開表示意見。

教會若想在東歐共黨國家裏擴張勢力，便需要發揮外交技巧：在法、義等國參加彌撒等儀式的教徒人數，雖已大幅下降，但在共黨波蘭裏，教堂却是到處林立，處處可見。

梵蒂岡和東歐政治領袖的會談，現已有著很穩固的基礎。因此教會可以在這些國家裏，派人填補懸擱基礎。此外梵蒂岡還在加緊努力，改善通訊系統。去年梵蒂岡曾建立一座世上數一數二的巨型無綫電天綫，以克服東歐對無綫電信號的干擾情形。

在非洲大陸方面，一般人認為這是基督教最可開發的一塊新地域。

有些權威人士表示，基督教各教派的團結，是不是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全在於天主教教宗。

宗教教派結合問題

加洲大學的社會學家比拉相信，路德教和英國教教會贊成「各教互施聖餐」的——如果天主教明訂此法可行。「各教互施聖餐」表示上述二教派的信徒，可以在天主教堂裏受領聖餐，天主教徒也可以在這二個教派的教堂裏領聖餐。

如果天主教要和其他基督教派結合，那「教宗無謬說」教義便需要重新再定義，而這項工作也將在於天主教教宗。去年夏天，英格蘭坎特布里區的前英國國教大主教蘭瑟預測，本世紀結束前，名教會再度統一起來。

教宗權力的最大考驗，或許是在於教會本身的做法了。民意測驗顯示，世界各地有許多教徒都不顧教會的禁止，而使用避孕丸，而且支持神父結婚和婦女担任聖職——這些問題梵蒂岡都持反對態度。

華盛頓區的基督會牧師卡拉漢說：「現在的俗人比以前堅強，教育也受得多。所以教宗根本不能和以前那樣，以控制小孩方法來控制大人。」

（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中共購法「响尾蛇」反低空飛彈

陳金耀

據巴黎十九合衆社報導：法國官方人士透露，法國已答允把價值三億五千萬美元的飛彈售予中共，並正考慮出售其他先進軍備包括「米蘭」「渴」反坦克導彈，不過法國仍拒絕出售第一綫戰鬥機，法國認爲，假如售予中共，將刺激蘇聯。

法國官員說，將運交中共的武器俱是防衛性的，包括一萬五千枚陸軍用的地對空飛彈，及海軍導彈裝備，以及數目不詳的可携帶飛彈直升機。

去年中共副總理谷牧率團訪法時，法國官員透露，他們將會接到來自中共的訂單，價值達數十億美元，其中包括「响尾蛇」防空導彈，這種導彈可以作爲陸上的機動武裝或艦上的防空設施，它能夠對付低空掠行的超音速飛機。

較早時中華民國對法製反低空「响尾蛇」導彈有極濃厚興趣，外國軍事雜誌亦曾報導中華民國通過南非的關係向法國採購，但最近瑞士出版的「國際防衛評論」雜誌報導中華民國對法國此種飛彈不再感到興趣，轉而洽購歐洲另一國家的更有效，更先進的同類形導彈。因而法國搶先售賣給中共，對今後的形勢將增加較大的困難。

中共自五十年代末期從蘇聯引進了SA二式高空飛彈，自行仿製，西方把這類導彈稱爲CSA一型，事實上，SA二是一種過時和不實用的導彈，其防禦目標是來自高空進入的飛機，由於現代雷達偵測技術突飛猛進，致高空進入的飛機產生困難，故今日各國空軍都趨向於低空襲擊，SA二也就失去效用，加上在越南戰爭和中東戰爭的考驗，美國已能夠用電子對抗措施和反雷達導彈對付SA二，甚至SA三，在上述兩次戰爭中美製飛機很少被這兩種導彈擊落，而事實上這種飛彈的反措施，已爲世人所掌握，故中共的CSA一，看來已沒有多大效用了。

至於在艦艇的防空火力方面，中共也只是依靠機關炮組織火網，而中共海軍艦艇的蘇式機關炮也是落後的人手操縱武器。

較早時，日本共同社透露，埃及把蘇制的SA六飛彈樣本提供與中共，由中共第五機械部（負責火箭導彈生產）仿製，五機部能否仿製亦成疑問，單就這種飛彈的冲壓引擎已非科技落後的中共所能有較掌握。就算能夠產製，亦非五年以上時間才產制使用不可。

今次中共向法國購買「响尾蛇」防空導彈，實際上是彌補防空方面的眞空。

「响尾蛇」防空導彈系統是法國自行設計，由南非負担百分八十五研究經費並投入生產的一種全天候防空系統，它可在任何情況下作廿四小時戒備，防範以每秒三百公尺速度，低飛至離地僅五十公尺的入侵飛機。這種系統能夠在半徑十六公里的範圍內，探測出反射電波面積一平方公尺以一點二馬赫的速度在五十至三千公尺高的飛行物體，是目前較受注視的一種低空防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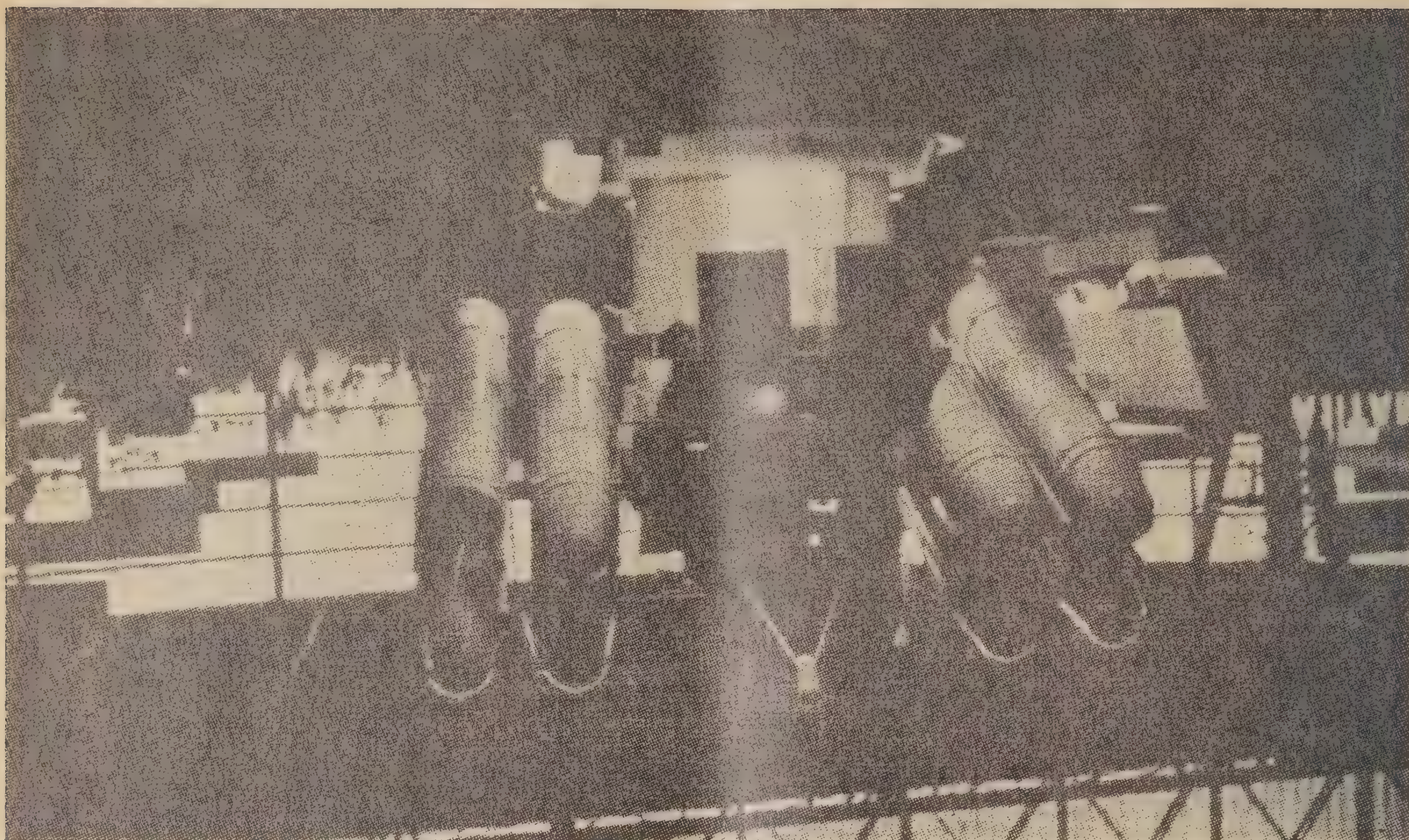
爲了盡量縮短截擊距離，導彈系統的發射部份和追縱部份仍給裝併在一起，組成了攻擊部份，而整個系統的構成也就是偵察部份和攻擊部份，後者把追縱、發射和制導三大任務揉合在一起，這樣可減少雷達追縱目標和引導飛彈時所出現的視差。

「响尾蛇」系統之導彈是特爲短距離攻擊機動目標而設計。它的方向舵和升降舵都設在彈體的前部，機動性强，足以跟任何靈活目標相搏鬥，而且加速率大，能在發射後二點三秒即達二點三馬赫的高速，並在整個射程均能保持超音速推進、强大的加速能力使它能把截擊距離縮至最短並把飛行時間減少使之適合距離的攻擊任務。

導彈的導引系統是根據導彈能夠接受雷達波速誘導飛行的原理設計，但雷達波速導引的最大弱點是導彈容易偏離波速，而且在發射後還要引導彈體進入波速軌迹中，所以導彈的飛航制導，還要輔以無綫電指令導引，使用單脈冲雷達，不斷發出航綫修正訊號。指示導彈沿波速飛行，在發射初期，還要用紅外綫尋熱裝置來追縱飛彈，飛彈在作五百公尺左右的初段飛行後，就能進入波速範圍，由於它採用紅外綫引發裝置，故不受電子干擾和惡劣天氣



中共最近發表的一幅木刻可清楚看見伍落的CSA—1



法國海軍武器展覽展出的「响尾蛇」

所影响，地面電算機根據導彈與目標距離加以引爆，所謂「近發引信」，爲了方便導引和引爆，導彈內裝有電訊接收機和一個定位用的無綫電發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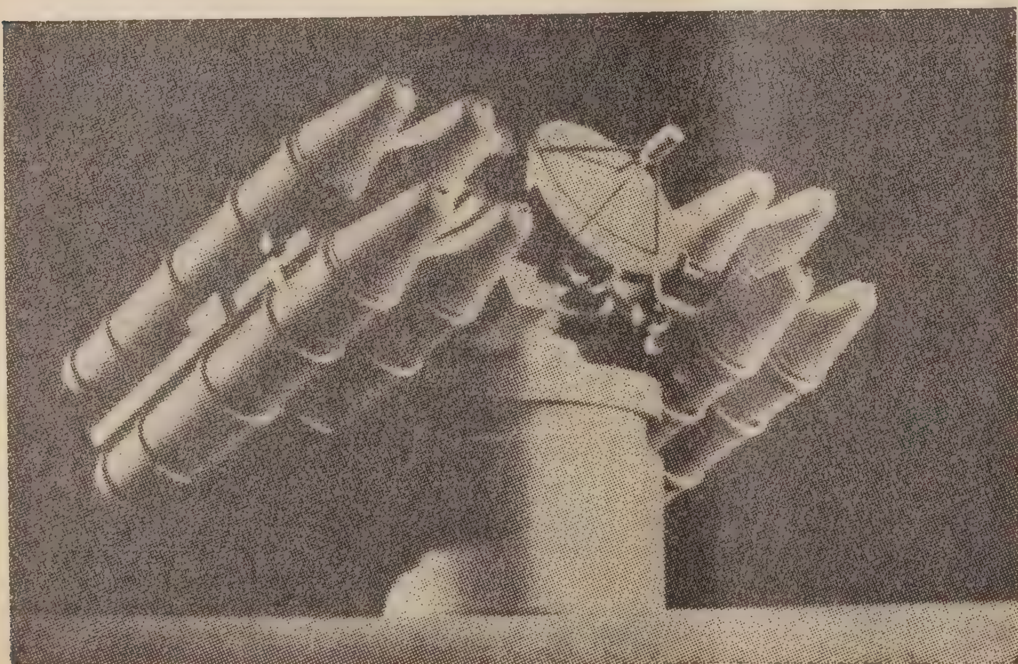
偵察裝置包括有一副偵察和目標定位雷達，以及與雷達相聯系的敵我識別裝置（IFF）和譯碼系統，該雷達能偵察得反射面積一平方公尺，以每秒卅五至四百公尺速度飛行的物體，爲了能夠迅速反應，資料的演算速度甚快，以致與它配合的天綫也要有每分鐘六十轉的旋速。

偵察裝置的工作就是把偵得的資料通過電路輸給攻擊裝置。它可同時與三副攻擊裝置相聯系，一具該裝置可操縱十二枚飛彈。

攻擊裝置裝有一副追縱雷達，以及其他輔助偵察裝置，追蹤雷達能夠同時跟蹤一個目標並引導兩枚導彈對之進行攻擊。其他輔導導引裝置如X波段指令發報機，可以發動引導飛彈的數字式指令，而紅外綫檢波系統，則可追蹤導彈噴出的火燄，計算導彈與波速的偏差，把剛發射的導彈引入波速。還有一個備用的閉路電視追蹤系統，可以在雷達出毛病時接替工作。

有時飛機以高速飛行或停留在導彈火力網內之時間甚短，截擊工作便比較困難的，這時當操作員按鈕發射時計算機會自動指令射出兩枚導彈，以增加命中率。從發現目標到發射導彈需時只六秒，有較距離五百至八千公尺，命中率爲百分之九十，追踪達可在三個頻段操作而無綫電訊頻率亦可隨時變動，以防電子干擾。

中共今次共購買一萬五千枚，如每個發射系統有十二枚飛彈的話，整個大陸（包括海軍）便將有一千二百五十個防空發射點，中華民國空軍爲針對較善「追擊」不善「迎擊」的法國「響尾蛇」，似乎應仿照以色列在十月戰爭一樣，擬定一種新對策及加速發展對地導彈（「響尾蛇」只能反飛機，不能反飛彈）及無人駕駛飛機等，以應未來之需要。



艦載「响尾蛇」防空導彈系統



人物春秋

陳錫聯不孝不忠

胡養之

在中共鬥爭史上，毛澤東算是一個厲害角色，他先後鬥倒了陳獨秀，張國燾、高崗、李立三、陳紹禹、劉少奇等等不勝其數！最後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畢竟導致流血慘劇！而且不旋踵間，毛江集團也被別人鬥倒。但矮仔鄧小平，對於政敵的鬥爭手段却相當高明。就拿他最近對付吳德、曾紹山、陳錫聯幾個「四人帮」餘黨的戰畧行動來看，已比當年毛、林、江等人所叫嚣的「造反有理」、「鬥垮鬥臭」、「打落水狗」一些幼稚口號，要老練沉着得多。他一聲不响地趁訪北韓之便，順道前赴瀋陽，首先解除了「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的職務，而以他的親信任仲夷所替代。其次鬥倒中共「北平革委會主任」吳德之後，才來對付那個擁有兵權的紅色軍閥陳錫聯，實屬乾淨利落。

與曾紹山吳德的關係

鄧小平為什麼要先除掉曾紹山、吳德等人，然後才把陳錫聯拉下馬來呢？因為曾紹山是陳錫聯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他可說是陳錫聯的嫡系，跟隨陳錫聯前後達十三年（一九三七—一九五〇）如果再加上在東北這段時間，可能將近三十年。由於一九三七年八月，自「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和「紅三十軍」，改變為「八路軍三八五旅」時，陳錫聯出任該旅「七六九團團長」時，曾紹山即任該團第一營營長。直到一九五〇年杪，曾紹山調任中共「十二軍軍長」，一九五一年三月，曾紹山所部編入援韓「志願軍」後，陳、曾始暫時分開。但至一九五九年，陳錫聯接替鄧華出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時，曾紹山也調升該軍區的「副司令員」，直至一九七四年五月，陳錫聯調任中共「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曾紹山則任「遼寧省第一書記」仍留東北。

至於陳錫聯與吳德發生關係，也可以遠溯自十七年前的事，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當中共決定恢復其六個僞「中央局」後，以宋任窮為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政委」，而吳德即由「政協會議吉林省會主席，兼任了「東北局書記處書記」，跟陳錫聯成為東北區的同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林推「文革」初期，毛派進行改組中共「北京市委會」，吳德自吉林調任了中共「北京市委會第二書記」，並代理了彭眞的「北京市長」職務，權傾一時！一九六七年四月，任中共「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謝富治為該革委會主任。而謝富治與陳錫聯也是老友記，即在一九四〇年當陳錫聯升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時，謝富治便是該旅「政委」。因此，陳錫聯投入毛派「四人帮」內，可以說受謝富治的影响很大。謝富治死後，吳德升任「北京革委會主任」。一九七六年四月，北平羣衆因「悼念」周恩來，在天安門堆滿着花圈並進行示威，而與「四人帮」有關的吳德，陳錫聯等人，則利用他們的職權，派遣武裝部隊實行鎮壓。「四人帮」垮台後，他們多次受到攻擊，彼此同病相憐，互相提携。尤其鄧小平復出後，他們更成為鄧派攻擊的對象。所以，鄧派先行將支持陳的曾紹山鬥倒，然後再鬥吳德，陳錫聯。

儘管許多觀察家們都認為：吳德沒有軍方的支持，鄧小平對付他比較容易；對付擁有兵權的陳錫聯較為困難。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鄧矮仔却有一肚子的陰謀，要不然，他怎麼會進行得如此順利？看來他在陳錫聯園，早就佈置了一些計時炸彈，根據資料顯示：陳錫聯的一個高級助手—前「北京公安局長」—劉傳新已被迫自殺！特別是陳的直接支持者前「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吳忠，數月前已被撤換，他的職務已由效忠鄧小平的傅崇碧接任，更表示陳錫聯早已受到監視。

籍貫之謎與不認老母

實際上，在一年以前，陳錫聯與吳德，已開始遭受「大字報」的攻擊。據倫敦「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於去年十一月一日發自北平的電訊說：「觀察人士發覺陳錫聯與復出的鄧小平之間的鬥爭，已進行了好幾個月，主要的是因為中共國防部長的職位問題。一般了解鄧小平有意讓他的忠實支持者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出任，但他遭到包括陳錫聯在內的某些政治局委員反對，却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鄧小平可以贏得這場鬥爭……」不錯，許世友的確未有爬上「國防部長」的寶座，而陳錫聯也落了空。但漁人得利的徐向前，却與鄧小平同為「二野」系的人物，陳錫聯、許世友的頂頭上司（徐為「紅四方面軍」的創始人）。使到陳、許無話可說。一般認為徐向前担任「國防部長」一職，反而有利於鄧，因為他主管以前由「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控制的六個「機械部」。換言之，徐出任此職後，暗示削弱了「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權力。所以，這次鄧小平能夠如此順利地就鬥倒了陳錫聯，顯然獲得徐的很大帮助。

究竟陳錫聯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就從他的籍貫來看，已像謎一樣的。共有三說：一說他是四川川北人，一九一三年出身，在他十九歲那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紅四方面軍入山時，他以通南巴農民參軍（這是參考前中共「紅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回憶錄」）。另一說陳錫聯是川，鄂邊區的人，參軍後隨「紅四方面軍」入川。還有一說陳錫聯是湖北黃安人，幼為牧童。—

我以爲最後一說最可靠，根據有關資料指出：陳錫聯是一個不孝，不忠而缺乏道義的傢伙。從這些資料可以找到他原籍的蛛絲馬跡。

資料指出陳錫聯的家屬說：他早年喪父，下有一個胞弟，在家鄉務農；他還有一個老母，則以乞食維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當時陳錫聯担任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太行三縱隊司令員」，率領他那些蝦兵蟹將們，自皖西流竄至湖北麻城時，已經分別了二十年的母親，聽到消息立即由黃安趕到麻城新田舖跟陳錫聯相會，僅留宿一宵，老太婆即遭陳錫聯趕走，行前僅將他自己常用的毛毯，被子送給老母，而對於母親的生活費，則一毛不拔！陳當時已與王璇梅結婚，且生一子，却不讓其母跟妻子見面。

出身寒微不忠於上司

說到陳錫聯的不忠，話就更長了。他首先背叛了提拔自己的直屬上司徐向前、劉伯承、鄧小平等，原來他十七歲時（一九三〇），參加農民暴動，編成「農民自衞軍」。一九三二年二月，任「紅方四面軍第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通訊隊指導員」。一九三二年參加四川的「空山壩戰役，反擊川軍田頌堯部負傷，升爲該團營長。同年中共「十一師」擴編爲「三十軍」，陳錫聯任「八十師政委」，在達縣與川軍劉存厚部作戰，負傷不下火綫，受知徐向前。

一九三五年一月，陳錫聯調「紅九軍」工作，參加對抗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的六路進攻，逃過了川軍主力的圍攻後，接替了許世友爲「紅九軍二十五師師長」。同年六月，「紅一」、「紅四」會師後，隨「紅九軍軍長」許世友折返川西，時陳錫聯年僅二十二歲，成爲中共軍中年紀最輕的「師長」之一，也成了劉伯承的愛將。一九三六年十月，陳錫聯升任「紅九軍軍長」，被編入了徐向前的「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同年十二月遭受馬家軍圍攻，於高台一戰，全軍（僅四千五百人）損失殆盡，「政委」陳海松戰死，而陳錫聯亦僅以身免。一九三七年春，率殘部突圍間關抵延安，入「抗大」二期受訓，時「抗大校長」爲林彪，「教育長」羅瑞卿；也許這時他與林彪、毛澤東發生了關係。

同年八月抗戰軍興，中共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紅四方軍」改編爲「八路軍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陳錫聯調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團長」，從此，陳錫聯在劉伯承的直接指揮之下作戰。同年十月，陳部奉命襲擊日軍後方，雖無所獲，但共方虛報毀敵機若干架。一九四〇年，陳錫聯升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自同年八月起，陳部在正太路一帶，其名對日軍打游擊，實則施行打家刼舍的勾當；他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這段期間是否赴俄受訓不詳。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陳錫聯率部由太行山偷襲平漢綫，伏擊國軍馬法五部。一九四六年七月，公開叛亂，進犯羊山集，八月潛入大別山，直奔皖西，同年十月，兼中共皖西「軍區司令員」。這是鄂、豫皖三省邊區，但民衆拒與中共合作，使他處境困難。同月十三日張家店一戰，陳錫聯指揮三縱隊偷襲國軍。一九四八年十月，陳錫聯任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太行三縱隊司令員。」兼任中共「皖西軍區司令員」，率所部參加「徐蚌會戰，圍攻國軍黃維兵團。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軍統一整編後，陳錫聯任中共「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司令員」轄范朝利的「第十軍」，曾紹山的「十一軍」，王近山的「第十二軍」。同年四月，陳錫聯自安慶渡江，進援浙贛錢路，東犯温州，台州海岸，後轉鄭州、武漢，進犯重慶。同年十二月，任中共「重慶市軍管會副主任」，兼「川軍軍區司令員」，「重慶市市長」。一九五〇年，兼任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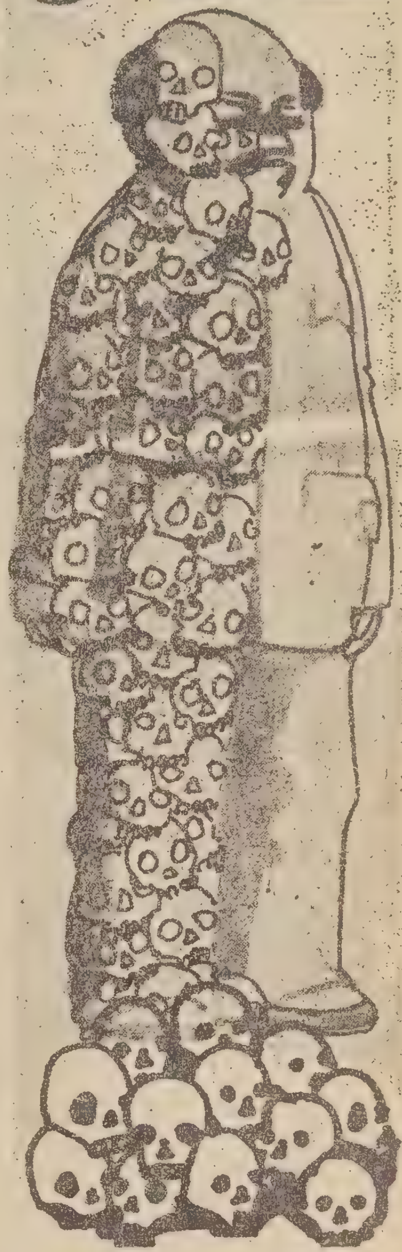
權利慾重而出賣同黨

一九五一年陳錫聯被調任中共「炮兵司令員」，大量編組俄式炮兵部隊，分批送入韓國充當炮灰。一九五四年八月，陳錫聯當選中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軍隊代表」，九月任中共「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中共軍「上將」銜，「一級八一」、「一級獨立自由」等勛章。一九五五年九月，當選中共「第八屆中委會候補中委」。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充中共「訪俄軍事友好代表團團員」，隨彭德懷訪俄。一九五八年，組織大規模的中共炮兵，製造金厦炮戰，共射擊炮彈達五十萬發。一九五九年「彭黃事件」發生後，陳錫聯繼鄧華出任中共「瀋陽軍區司令員」，一九六〇年十月，充任中共「軍事友好代表團團員」，隨賀龍訪問了北韓。一九六三年六月，陳錫聯兼任了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一九六五年一月，陳連任中共「國訪委員會委員」。

一九六六年毛林發動「文化大革命」後，陳錫聯在態度上即表示支持毛林，成爲中共十個「大軍區司令員」中五個出身「紅四方面軍」（陳再道、許世友，秦基偉，韓先楚）司令員中唯一正面擁毛的，也是沒有受到「紅衞兵」和「革命造反派」攻擊和批評的少數司令員之一。陳並且受了謝富治的影響，據說謝富治多次向陳錫聯交代政策，因此，陳錫聯和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形成了强烈的對立。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於，瀋陽市的反毛羣衆組織，與擁毛派發生武鬥，宋任窮當時下令武裝部隊出動坦克七輛，包圍毛林造反派佔據下的瀋陽市廣播電台、郵政局、糧庫等地，致有多人受傷，經「中央軍委會」命令陳錫聯出面制止，他居然實施鎮壓反毛羣衆，並在全省實施軍管。而當時他的上司劉伯承已遭清算批判，鄧小平早被整肅，他却倒向毛林派一邊。

自此以後，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被整肅，陳錫聯則奉毛林之命，負責促成遼寧省各地區的「大聯合」與「三結合」，並獲得兩大助手曾紹山，劉轉運，以及「支左部隊」之助，陳錫聯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率領遼寧省的羣衆代表前赴北平匯報，決定「遼寧省革命委會」的人事，同年五月十日，「遼寧省革委會」正式成立，陳錫聯出任「主任」。至此，毛林在遼寧奪權完成，陳錫聯的功勞最大。毛林爲了酬答陳錫聯，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舉行「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陳錫聯被選爲「主席團」的成員，二十四日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會委員」。同月二十八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陳又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瘟君夢



岳騫

彭德懷剛想解釋，劉伯承接着說道：「雲卿同志，假若眞論資格，也應該從頭算，當紅軍初建立時，第一方面軍司令員是朱老總，第二方面軍是你，第三方面是彭德懷，第四方面軍司令員就是徐向前，你應該記得，若按那個資格來算，今天應該只有你們四人才可以當元帥，我們都沒份，現在連羅榮桓都當上元帥，沒有徐向前的份，無論如何我覺得說不過去，如若是名額太多，乾脆我讓他好了，橫豎我現在也是一個廢物，當不當元帥又有甚麼關係。

劉伯承一開口，賀龍不禁怒上心頭，原來兩人有一段宿怨。抗戰期間，共軍經政府招安，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爲第十八集團軍），以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司令，下轄三個師，一一五師師長林彪是湖北人，一二零師師長賀龍是湖南人，一一九師師長劉伯承是四川人，這種人事安排非常微妙，可以明顯地看出川湘兩系的分野，雙方各佔一個師長，分別担着正副總司令，於是總司令朱德就住在劉伯承的師部裏，副總司令彭德懷就和賀龍住在一起，雙方界限越劃越鮮明，鬥爭就愈演愈烈。

到了共軍渡江前後，中共中央把當時的共軍編成五個單位，即一二三四個野戰軍及聶榮臻的華北野戰兵團，這時的賀龍因爲八年來都在延安担任防守的工作，部隊未有增加，中共當時把延安留守部隊連同在山西境內的共軍合編爲第一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賀龍頓時變成了無兵司令，在延安賦閒。

後來共軍渡了江，劉伯承的二野佔了南京，陳毅的三野佔了上海，京滬相距咫尺，防區就難劃分得清楚，爲了接收，時起衝突，雖然劉伯承和陳毅都是四川人，到了眞正利益發生衝突時，也就講不起同鄉的義氣了。雙方鬧了一段時間，中共中央恐怕演出火併梁山，於是調劉伯承進攻西南，以川康爲目標，這邊問題才算解決，而另一個新問題又發生了。

本來這五個大軍事單位組成之初，只有彭德懷一人是湖南人。林彪是湖北人，其餘三個都是四川人，活曹操又認爲不妥當，時刻在毛澤東跟前囉嗦，說咱們湖南人的江山是靠槍桿打來的，現在槍桿都變成別人的，主席這個位子還能坐得久嗎？

毛澤東也覺得事實確是如此，但這是從歷史關係演變來的，誰叫 們湖南人不爭氣呢？況且當時正在血戰，大敵當前，內部也非團結不可，所以遲遲未採取行動。

到了劉伯承向川康進攻時，活曹操又提意見了，他說：「劉伯承是四川人，和四川當地那些軍閥不是舊日長官部屬，就是同學同事，四川是有名的天府之國，加上了劉伯承的狡猾善變，假若他在四川割據起來，學學劉文輝，劉湘又將如何？」

毛澤東一生就是三國演義看的熟，知道四川這個地方可以立國，當時劉備就已經成功，劉湘也算半成功，現在若容劉伯承再獨霸四川，四川豈不是永遠成了姓劉的天下。決心要改變這個情形，但是又不能下令要劉伯承停止前進，就向軍師問計。林伯渠於是打出賀龍這張牌，來破壞劉伯承的「西南王」計劃。

當時毛澤東和林伯渠的辦法是兩路取川，一路由武漢沿江西上取重慶，用東晉時桓溫取蜀的戰畧，由劉伯承指揮；一路由漢中下劍閣進攻成都，沿三國時鄧艾，鍾會滅蜀漢的路綫，由賀龍負責指揮。

但是賀龍沒有兵怎麼辦呢？臨時又把攻下太原的十八兵團調回來交給賀龍，十八兵團司令員原是徐向前，毛澤東最怕本地人佔據本地，何況徐向前又是紅四方面軍的底子，太原剛攻下時，就把徐向前調爲總參謀長，十八兵團司令員換了周士第。政治委員李井泉。

李井泉雖然不是湖南人，出身却是毛澤東的秘書，非常可靠。賀龍就率領着十八兵團沿着川陝公路進攻，不知是賀龍眞不行，還是時運不濟，打來打去過不了劍閣，劉伯承却十分順利，破宜昌，陷重慶，沿成渝公路前進，已經到了簡陽，馬上就到成都，四川幾個軍閥組成了維持會，派人歡迎劉伯承進城了。

毛澤東接到前方軍報，氣得暴跳如雷，把林伯渠找來，拍案罵道：「賀龍這個東西到底有甚麽用，無論怎麽想辦法，硬是癩狗扶不上牆，現在劉伯承已到簡陽，他還未進四川，就算派汽車去運他這一支部隊，也趕不到劉伯承前面去了，何況沿途還要打仗呢？湖南人都是這樣不爭氣，我還有甚麽心機，乾脆把他調回來，就讓劉伯承獨霸四川算了。」

活曹操聽到最後一句話，嚇的心驚肉跳，不敢再摸鬍子，雙手一齊擺着說道：「主席，這件事萬萬不能任性的，四川若是落入劉伯承之手，　們湖南人就完了，主席知不知道四川有多少人，連西康算上要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這麽多的人黨員一定多，將來兵權在他們手裏，基層組織也握在他們手裏，一旦改選　們湖南人還有甚麽？說不定要學張國燾，到香港過日子去了。」

毛澤東兩指夾着烟紙，沉吟不語。活曹操接着說道：「假若光是主席和我，到香港住一住也不錯，找着左舜生，易君左幾位老朋友作作詩，猜猜燈謎，到也很快活，只是　們湖南人就慘了，我們幾十年打下的江山，白白讓別人享受，我到眞不甘心哩！」

毛澤東猛然把紙烟往痰盂一丢，翻眼問道：「不甘心有甚麽辦法，誰叫湖南人不爭氣，賀龍過不去劍閣，難道說要我背他過去嗎？」

林柏渠笑道：「只要主席拿定主意，辦法是有的，現在下個命令不准劉伯承進成都，要他趕快回重慶。接收成都，定等賀龍來，不問賀龍甚麽時候到。」

毛澤東揚揚眉毛，笑道：「這太不講理了吧！」

活曹操笑道：「講理還能當共產黨嗎？」

一句話提醒了毛澤東，用力一拍桌子：「對！就是這樣辦！」

毛澤東下了命令，劉伯承進不了成都，悄然回到重慶，這時川陝公路國軍已全部撤走，賀龍率隊連天加夜向城都奔，結果也走了五天才趕到。

四川軍閥已組織了維持會，賀龍一到，順利接收，自無問題。可是，中共中央對於賀龍和劉伯承兩人的地位安排却大費腦筋。

那時中共把整個大陸分成五個大行政區，一個是「東北人民政府」由高崗任主席，轄東北九省及熱河，此外就是華東，西北，西南，中南四個軍政委員會，各轄四個至六個省不等，此外還有華北的河北，山西及內蒙古自治區均直屬中共政務院。

其中單說西南軍政委員會，下轄雲，貴，川，康四省，委員會設在重慶，毛澤東礙於淸議，勉强發表劉伯承任軍政委員會主席，任賀龍爲副主席兼西南軍區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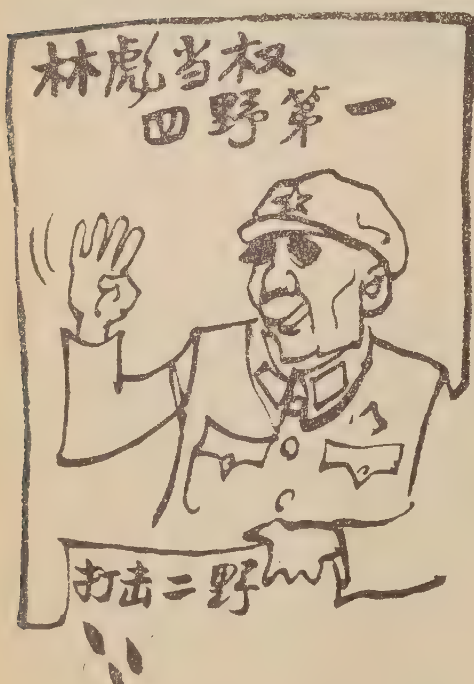
原來中共當時編制，每一個地區權力最高的機構有三個，即黨——地方局，政——軍政委員會，軍——軍區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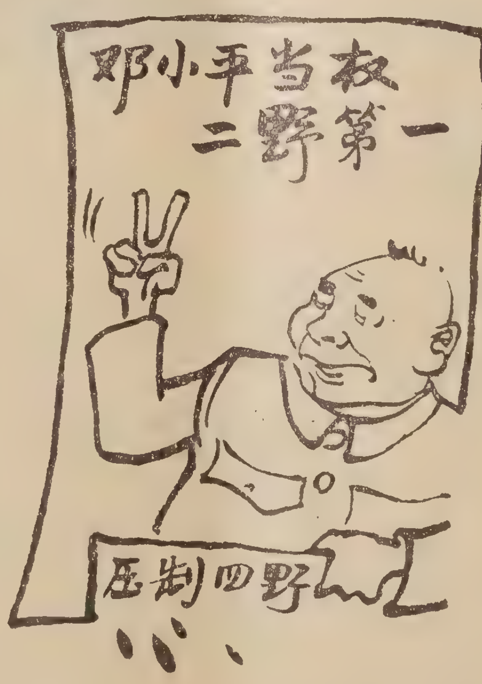
當時五大行政區中權力最大的是高崗，他不但身兼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甚至他的東北局只有他一名書記，沒有第二，第三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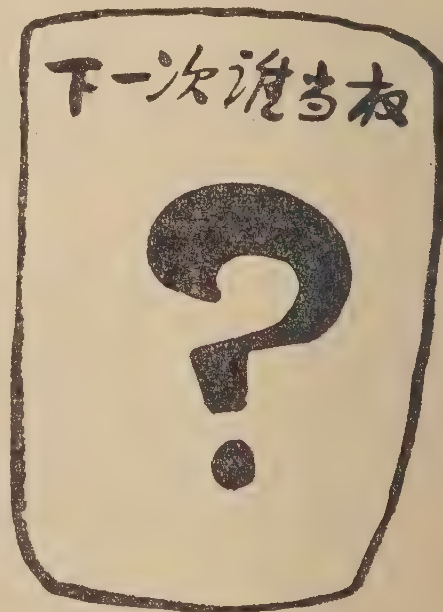
其次彭德懷在西北區，林彪在中南區，也都身兼三職，即地方局第一書記，軍政委員會主席，軍區司令員。

最慘的是劉伯承和陳毅，每人只担任一種職務，劉伯承担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南局第一書記是鄧小平，軍區司令員是賀龍，成了三人分治的局面。陳毅更慘，陳毅只担任一項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都被政治委員饒漱石搶去，陳毅根本變成了他的屬員。

西南方面賀龍雖然佔住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但是黨政都在四川人手裏，他只是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副主席，如何鬥得劉伯承和鄧小平，中間受盡了欺侮，就想方法報復。









由於訪客過多，先生不得不規定每週週二為會客日，在玄關旁豎起一塊大型通告牌，俾衆週知。於是每當那一天，自早上開始就有四、五十名訪客蜂擁而來。

談到訪客，眞可說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在衆多訪客中，有很多不管怎麼看來也不像是來訪小說名家的訪客。不僅如此，有些人還特地躲開會客日，目的似乎希望能佔據先生較多的時間。

使我們忙得昏天黑地的，不祇是訪客太多，先生幾乎每天都要去東京，這也是原因之一。早的時候，在早上七點不到就出門，而且往往過了半夜纔回來。白天先生不在家，是否比較輕鬆呢？也不盡然。

隨同先生的頻頻外出，電話鈴聲響個不停，電報、函件絡繹於途，而拜會的、傳話的更是川流不息。如果不嫌誇張的話，我們簡直沒有時間睡眠，因之每人都不免精疲力盡，四肢無力。

同時，我們對於身子極為單薄的先生，居然能長時期這樣持續下去，尤其感到驚訝。在那個時期，先生的眼眶終日浮腫兩頰則顯露出明顯的疲憊神色。雖然如此，先生何來如此旺盛的精力，仍令人百思莫解。

先生不停地前往東京，主要是為了勸募明年秋季將在京都舉行，研究日本文化的國際性會議所需的資金。政治家、財界鉅子、各業代表、銀行董事長、高級官員等，無論識與不識，都要親自登門拜訪、拉關係、下說詞，要求慷慨解囊。

我們在驚訝之餘，不由暗自思量：一旦成為筆會會長，即使是先生這樣的文學家，難道也必須鑽進那個充滿油膩、塵土和銅臭的世界，到處打恭作揖不可嗎？

和先生那種僕僕風塵的情形比較，收受電報啦、待來客啦，我們這些留在家裏，祇是等待先生回來的實在沒有抱怨工作忙碌，生活緊張的理由。但是，沒多久，一項意想不到的工作，落到了我頭上。

我被告知，送先生去東京的汽車，由我負責駕駛。這份工作可是非同尋常。

我以自己對東京的道路完全陌生為理由，拒絕接受那份工作，無奈先生根本不理會我的抗議。他輕描淡寫地說，就為了這呀，那你可放心，路徑我知道得很清楚。

一再的懇求，一再被拒絕，沒奈何，我祇能握住方向盤，於是先生就在駕駛台的助手座上落座。

我第一次駕駛汽車送先生去東京，是筆會為了商討日本文化研究會有關事項而舉行的協調會議。照說，最近這一段時期，先生經常在這條路上奔波，應該是識途老馬了，誰知連大致的方向他也記憶不清，於是，我不得不一再停車，向過路人問路。可是，眞氣人，那些路人對於東京的方向，著名的大廈，居然也一問三不知，至於通往我們目的地的路徑，更是各說各話，使人莫知所從。又氣又急，好幾次我幾乎要哭出聲來。

有過一次誤打誤撞，居然把先生送到東京的「成績」之後，不管我如何振振有詞，根本就沒有擺脫這份差使的機會了。

最初，以參加筆會的會議居多，當開始收取捐款時，每天就在公司、銀行、財界俱樂部，政黨黨部之間打轉。慢慢地，我發現足以代表日本的著名企業或政府機構，大都集中在丸之內或麴町這一個相當狹隘的地區內，因此不必問人或請人帶路。可是，一旦要去那些人的私宅，登門索捐時，我又得咀嚼那種前途茫茫，歸程何處般的苦果，至於由世田谷再往裏走，則活像是個迷魂陣，即使已經距離目的地近在咫尺，也足夠我兜上幾個圈子的。

不過，路徑不熟還算是好。因為，這一難題可以依賴自己的耐性與機

智加以克服，尤其使我比較安心的是，不論我怎樣不務正「途」，耗時費事，先生永遠處之泰然。最使我厭煩的倒是另一件事。

那是經過一再摸索，好不容易抵達目的地後，我仍然無法獲得片刻的自由。先生堅持要我一同進去，而且非去不可。。雖然很少動手，如果我賴在駕駛座上，說什麽也不肯下車時，有時候也會伸手硬拉我下來。

不但要我陪着到大門，而且還拉我進入會客室。在那種時候，我眞恨不得能化作一陣輕風，就此消失無蹤。

記得是在丸之內附近某一大企業的會客室裏，那一次，我又被先生拉了進去，畏縮地坐在一角。那家公司的總經理在向先生敎奉咖啡時，隨口說：

「你找到了一位出色的司機。」

先生沒有立即回答。沉默片刻，纔微含怒意地說：

「不，她是我的姪女。」

先生的話，使我大吃一驚，不自禁地嚥下了口水。顯然的，那位總經理似也因爲事出意外，神態之間尷尬萬分。

任憑我怎樣苦苦思索，都無法了解，先生爲甚麽要撒這個謊？於是我不由聯想到其他許多不可解的瑣事，從而產生一絲不安的念頭：這些日子來，先生似乎有些異樣。

回到汽車裏，我立刻反覆抗議：

「先生，這怎麽可以？你爲甚麽要這樣說？我祇是一個司機，一個女傭罷了。不是嗎？」

誰知先生却毫不在意地回答我：

「這些事你管它呢？因爲他這樣想，所以我才要他那樣想的呀！」

說什麽對方這樣想那樣想的。正因爲先生這樣說，纔會讓他人這樣想的呀。一想到這裏，我不得不承認，先生的確有些異樣。

最使我感到不快的是在皇太子那裏。先生每月照例要去一次東宮，向皇太子請安。

「唯獨那個地方，我實在不願意去，所以，無論如何請原諒。」我不斷地懇求，反覆地拒絕。

「爲什麽？爲什麽唯獨那裏不願意去？」先生一個勁地追問。

「沒有什麽理由，不願意就是不願意。」除了這，我想不出還有甚麽可說的。

儘管我祇差沒有哭泣了，但是我的苦苦哀求仍屬徒勞。陪同前往東宮這件事，單是想一想就會使人敬謝不敏的。這倒不是因爲東宮有什麽令人害怕的地方。

我絲毫沒有這種想法，祇是，像我這樣的女孩子，和那種地方可說八輩子都攀不上關係，就爲了來到了先生這裏，因而和它生某種異樣的牽連，老實說，在那莊嚴宏偉，有人看門的附近，坐在車中等候，那種 扭滋味，就已夠人受的了，令人惱火的是先生竟一個勁拉着我往裏走。

我賴在休息室，說什麽也不肯再進去。先生無可奈何地獨自離去，但一轉眼又回到休息室，硬把我拉到了白太子伉儷面前。

那時候，先生一開始就替我引見，說這是我的姪女，使我產生一種近似屈辱般的感覺，始終緊閉着咀，不說一句話。

說到這裏，順便我想提一提，美智子小姐上去比我想像中的消瘦、萎弱得多，氣色也很壞，那種憔悴的樣子，幾乎令人不忍正視。說實話，當時我忽然想起了在什麽地方看到過，但久已忘懷了的活人祭品這個名詞。雖說如此，我幷不是絹代或雪江那樣的進步派。

先生的言行很多使我們感到迷惘，尤其令人百思莫解的是訪問皇太子這件事。若干跡象顯示，似乎幷非單純的致敬而已。

可是，要說是有所爲而來，或是基於好玩的心理，又不太像。總而言之一句話，讓人猜不透。

過了年，一月間，先生買了一輛據說是外國的高級汽車朋馳。我又聽說，朋馳公司爲了表示敬意，特地送給先生一輛朋馳轎車，至於實際情形如何，則不得而知。

據說，朋馳公司要求，駕駛此類轎車的司機，必須經過一番特別訓練，所以不管我是否願意，我又被迫前往受訓。

在朋馳東京分公司祇接受了一星期特別訓練，我就通過了試驗。這一下可好了，我順理成章地成爲朋馳車的專用司機，先生不管到什麽地方，都指定由我駕駛。話是如此，先生祇是默默地坐在助手座上，很少說話，使人覺得怪扭的。

去京都那是不用說了，即使搭乘新幹綫火車，我也奉命伴護。到了那時候，很自然的，先生的家屬也好，女傭們也好，對於先生對我特別寵信有加的事，看得一清二楚，而我自己，覺得事已如此，反正忍耐到三月底就可擺脫這份工作，也就一切聽其自然。

但當我想到，爲甚麽我非接二連三地承受諸如此類不愉快的遭遇時，仍不免怒火中燒。

可是，到了二月，當我被告知必須在京都逗留若干時日，我暗自下定決心，不論有什麽事情，我絕不陪同前往。

要是不答應，那麽，雖然言明的工作期限尚未屆滿，說不得，我也祇能要求提到回家了。

我之所以決心這樣做，是爲了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的緣故。記得是正月初七以後的事吧。當先生向我說，雖然事前說好到四月底爲止，但是希望我能延長六個月，工作到十一月的時候，我彷彿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定下神來後，我斬釘截鐵般地說：

「不，先生，你弄錯了。最初的確說是六個月，後來說是五個月也行，所以我才來了。不是四月底，而是三月底。到了三月底，我就要告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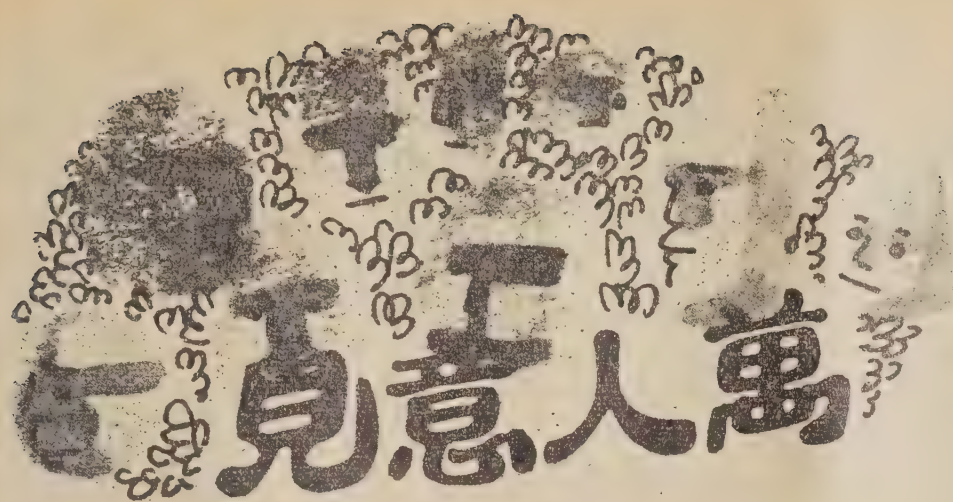
但是先生不接受我的說明，幾乎每天都要向我提上一次。有時候，連夫人也幫着先生說話。

她悄悄地把我喚去，說什麽，縫子小姐，這件事也許會使你覺得爲難，可是，這是爲了可以讓先生撰寫好的小說，所以希望你能容忍一下。夫人越說，我越胡塗。我的感覺是夫人也怪得夠受的了。

由於我繼續堅拒前往京都，並表示到了三月底即行辭退，先生似乎曾以長途電話，開始和爸直接交涉。大概爸在先生一再催促下，記得是在一月中旬以後，突然趕來鎌倉。我立刻把爸拉到一邊，鄭重地要求爸：

華鄧劇鬥愈演愈烈

矮鄧睚眥必報「賈勇」猛追窮寇
肥華棄車保帥迭失心腹「大將」



來自北平的電訊說，北平「市長」吳德撤職，似是鄧小平的一項重大勝利，同時鄧還會罷黜某些不爲他所喜的高級共幹的職務。

六十四歲共報刊所謂的「風派」的代表人物。他是在「文革」期間發跡的，他因爲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負責文化活動而和毛婆江青拉上關係。

鄧小平和那些在那段混亂的歲月中和他一樣遭整肅的人，從未原諒過這些利用「文革」的機會獲得竄升的官僚。

目前的中共頭目們，爲了向民衆表示他們並非進行報復，因而對吳德被撤職的公開理由是說他不適合担任「北平市長」

過去週中，北平共黨報刊和「人民日報」刊出的讀者投書，曾紛紛指摘北平市政當局的無能。

若干分析人士認爲，鄧小平現在可能就利用這種新的工作標準的評斷，作爲他不撤換不爲他所喜的其他高級共幹的手法。

據莫斯科報導，蘇聯官方的「塔斯社」說，吳德被免除「北平市革委會主任」一職，顯示華國鋒政權是不穩定的。

「塔斯社」說，吳德被黜乃是北平領導階層激烈權力鬥爭的結果。

同時，大多數日本報紙都認爲吳德垮台乃是鄧小平的勝利和華國鋒的失敗。

有些日本報導甚至於認爲這種發展可能會導致北平領導階層的劇變，並指出陳錫聯今後的動向值得注意，因陳錫聯和吳德同爲華國鋒的支持者，而且一直都是遭受批評的目標。

鄧小平將繼續清除在「文革」期間躋身高位的某些共幹。

鄧小平在北平政權內部派系鬥爭的最新勝利，可從最北平「市長」吳德和中共遼寧省第一書記曾紹山的被整肅一事明顯看出。

這項整肅是繼兩個月前，天津市共黨書記的撤換，以及河南省高級共幹的未見公開露面之後的又一次行動。

鑑於遼寧省共黨高級人事的更迭，香港的中共問題觀察人士現在統計，舊有「急進派」，影響，只在五個省區內殘存。

遼寧省共黨頭目由於有「政治局」委員，特別是陳陽聯的庇護，長久以來佔有這項職位。

因之，曾紹山的垮台，被認爲是鄧小平北平的派係爭執中的進一步勝利。

趙紫陽抨擊毛教條
思想開放不可崇拜

新華社星期一報導，中共一名省領導人說：「目前黨內的精神狀態，主要是思想束縛太大，不敢開動腦筋，甚至可以講有點僵化。」

發表上述談話的，是四川省黨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中共當局最近頻頻呼籲，應把毛澤東思想視作服務國家的態度，而不應拿來盲目崇拜，趙紫陽這番，顯然自同一語調，趙紫陽與當地官員開會時說，要「急劇改變國家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需要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及敢應付新的問題和新環境。」

趙紫陽說：「毛澤東教導我們，我們無論做甚麼事，當要抱着全意爲人民服務爲出發點。」

他說，現代化計劃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任何措施如能加速實現這目標及提高生產，「便屬正確及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又說，任何改善人民生活或獲得他們贊成的措施得正確的，這「絕不是修正或走資」。

日外相園田證實中共出賣釣魚台

日本與中共間的「和平友條約」，本月十三日開始在衆院外委會審查。外相園田直在答覆質詢時說，中共頭目鄧小平確會告訴他，今後不會再有釣魚台事件發生，外務省的亞細亞局長中江也在答復時說，中共已默認釣魚台爲日領土，並承諾目前在日本實質上支配下的釣魚台維持現狀。

今天衆院外委會有關日毛條約的質詢，以社會黨議員問得最積極，該黨衆議員井上一成曾得到一份外務省的文件，該文件記載，根據一九七六年蘇聯空軍中尉貝倫科駕駛米格機向日本投奔自由時，曾供出：一、蘇聯與中共在邊境上所駐重兵蘇軍的實力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二、蘇聯的太平洋艦隊補給和修護能力較差；三、中共裝設了長距離飛彈，對準射程內的莫斯科；四、中共向西方國家所求者爲軍事技術與電子設備；五、毛澤東思想與中共近代化頗有距離；六、蘇聯與中共衝突的危險地區，是新彊維吾爾族自治區。

井上問到，在上述中蘇共的背景下，日本與中共簽訂條約，並以科學技術協助中共，是眞的爲了和平嗎？他希望知道政府的意見。

外相園田直在答複時說，日本不會協助中共軍隊現代化，中共要强化他們的防衛，是他們自己的事。井上再問：如果中共與蘇聯間再發衝突，日本採取什麽態度？園田說，他和歐洲各國外長交換意見時，大家都認爲中共與蘇聯不會有重大衝突發生。

至於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園田表示，日本政府希望有更多的機會促進雙方的互相諒解，早日解決有關領土問題。

但是外務省歐洲事務局局長宮澤，目前日本政府無意與蘇聯簽訂長期經濟合作協定。蘇聯會提議簽訂一協定。

中共內鬨加劇 陳錫聯被罷職

本月十四日中共「外交部」的一名消息靈通人士說，「副總理」、「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陳錫聯，似已被解除「北京軍區司令員」的要職。他的繼任人選不詳。

上述消息靈通人士說，但陳錫聯還保有他在「政治局」與「國務院」中的職位。

如果這個報導屬實，陳錫聯將是不到一個月中，第四個被解職的中共頭目。前三個頭目是：遼寧省頭目曾紹山、北平「市革委會主任「吳德、與內蒙」頭目尤太忠。

中共「內蒙古電台」十四說，「內蒙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尤太忠被罷黜，這是不到一個月之內遭到免職的第三名中共省級頭目。

尤太忠已由周惠所取代。該電台說，周惠以內蒙古新領袖的身份在內蒙古「革委會」駐在地呼和浩特市向「民兵工作會議」發表演說。

尤太忠被黜，距離北平「市長」吳德與遼寧省頭目曾紹山被免職僅僅數日。據報導稱，曾紹山係於九月底被罷黜。

同時，「天津電台」證實，前浙江省頭目陳偉達已成爲天津市「革委會主任」。原天津市「革委會主任」林乎加已取代吳德成爲北平市「革委會主任」。

「內蒙古電台」並未解釋尤太忠被撤換的原因。他自一九七一年起担任內蒙古頭目，該區具有重要的戰畧

地位，因為它面對著駐紮在外蒙古的蘇俄軍隊。

周惠自今年八月起担任尤太忠的副手。

大陸的「貶毛」風潮，愈演愈烈，已使大小共幹無所適從，思想陷於大混亂狀態。

日本經濟新聞發自北平的電訊說，在北平「人民日報」隔壁的牆上，昨天出現一張要求言論自由的大字報。

日本經濟新聞說，那張由劉兆有署名的大字報，咸信是要求評論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共現行制度的言論自由。

大字報繼續猛烈抨擊 罷黜吳德事件仍未結

北京市中心續出現指控前市長吳德的大字報，措詞異常嚴厲；並認為八天前撤除德北京市長職務的處分，不足抵償其罪過。

吳德遭撤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及第一書記的職務，調任「中央政府」職位，並且保留政治局委員及人大副委員長的職銜。

這次攻擊吳德的大字報長達九頁，張貼於長安街，下款署名為一羣「共產黨員」。

大字報不但抨擊吳德與「四人帮」有瓜葛及在「四人帮」當權時對付鄧小平的行徑；還指他厭制人民權利，施政不善，以致生活情況惡劣，治安不靖。

大字報謂：「我們必須完全撕破吳德的面具。他仍然是共產黨員。我們一定要小心留意，不讓吳德出任他職時幹出壞事。」

這是吳德遭削去北京市長職權以來，第一篇攻擊他的大字報，其中對吳德行徑及目前北京市生活情況的指責，亦是四人帮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垮台以來的初聲。

大字報指吳德「鄙棄人民的權利，尤其是人民有權貼大字報的憲法權利。」

這篇大字報吸引了大批途人駐足閱讀，有人更加上自己的意見。

一名途人說：「寫得很好。」另一名則問：「大白菜幾乎已在市面絕跡，今年冬季市民將要吃什麼菜？」

大字報首先要吳德解釋，他與江青及其他垮台領袖如前文化部長于會泳等之間的關係。于會泳已於七六年十月被捕。

大字報說：「與在四人帮鬥爭時，吳德你曾逮捕過很多幹部。」

吳德被撤去北京市長的職務後，官方報章發了數篇文章，促請當局把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視為重大的革命事件。

貴州續整肅四人帮 犯人被押會場公審

貴洲省電台廣播，上週曾在省會貴陽召開羣衆大會，嚴斥及判處六名追隨四人帮的「要犯」。

至於這六名被指為「在貴陽濫用私刑、毆打搶掠的反革命」的罪犯，究竟受到甚麼處罰，則未見透露，廣播說，集會羣衆決定「寬大處理另外兩名四人帮屬下的骨幹份子，免其一死。」

貴下省黨委第二書記池必卿告訴與會羣衆說，黨委批准羣衆要求的判決，「排除羣衆中的害羣之馬，以安撫民情」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聯展

蔡念因

點染丹青自一家。樓台花月總繁華。
且看彩鳳偕雛鳳。寫出心魂滿素紗。

封淑英女士周韻秋小姐畫展誌盛

譚志斌

封周畫譽蜚中外。巾幗名聲藝苑高。
掌握江山憑一管。風光無限在揮毫。

封淑英周韻秋母女畫展

蔣繼開

工詩善畫不爲奇。八法兼長世所稀。
自古閨才推蔡琰。行看母女作宗師。

封淑英周韻秋兩女士畫展紀

陳鐵兒

清新詩畫襲迴文。競秀傳芳女右軍。
筆墨有靈同濟美。萬人爭看滿堂欣。

封淑英周韻秋方家畫展

張江美

冷冷風露沐珊瑚。隨意圖成興不孤。
贏得一堂青眼賞。兩枝筆未讓千夫。

淑英女史畫展賦此以賀

顧植槐

理能迴文錦上詩。揮毫點染更題詞。
憑君一管傳神筆。寫出天機造化姿。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展覽 回文

莫公遠

纖緗點筆妙傳神。錦字迴吟寄意新。
淹雅大才驚學博。纖穠法墨染香勻。回讀

封淑英女史畫展

呂錦洲

回文聯詠仰奇才。又見琳瑯畫展開。
畢竟蛾眉無俗韻。胸中邱壑勝蓬萊。

封淑英女史周韻秋小姐國畫展覽

梁志超

爭看三絕詩書畫。巾幗多才動海湄。
山水通靈花鳥活。百圖題句盡清辭。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聯展 迴文

馬來西亞張麗明黃少梅合題

光生璧月照明珠。遠送清聲有鳳雛。
堂幔彩張宏美藝。香吟字錦織成圖。回讀

封淑英大家及女公子畫展

賴定中

綉詞織錦筆生花。封胄曾聞六法誇。
更羨清聲雛鳳得。雲山烟樹有傳家。

封淑英周韻秋女史國畫畫展

周益伯

研山六法有傳人。雛鳳清眞老鳳醇。
我亦濂溪遠苗裔。蓮花入畫更堪親。

談投稿答李文顯兄

馬天

輟學勤工未有暇。爽居一丸小鄉巴。
立言惟恐添紛亂。祇合當烟種苦瓜。

喚渡

黃思濬

春暖花飛郭外行。一川新漲映山明。
語喧笑看人爭渡。江靜時聞櫓轉聲。
日影欲流雲影亂。波光不定霧光橫。
何如鐵翼凌空去。朝發南溟暮玉京。

前題（集句）

邱墅

草色引開盤馬路（宋祁）
百神奔走會風雲（蘇軾）
嬾性從來水竹居（杜甫）
酒濃花暖且閒吟（羅隱）
梅邊杖屨香隨步（盧贊）
四海同歸新雨露（羅鄴）
臨溪旋喚釣船渡（陸游）
山入樓中成好句（許棐）

前題

劉崇

一家團聚在今宵。彼岸吾鄉路不遙。
蘆葦北來風虎虎。烟波西望水迢迢。
祗緣情繫歸心急。爲助聲傳舉手招。
應喚未因呼聽誤。輕舟撥客槳雙搖。

喚渡

容蓮

山嵐烟樹擁江村。薄暮雲歸古寺門。
槁影迷離人喚渡。柳條飄蕩客銷魂。
耕牛返柵眠閒地。飛鳥投林破翠痕。
那得野航過彼岸。蒼茫夕照下平原。

前題

藍戒三

溪南溪北兩模糊。一抹雲烟入畫圖。
却信回頭都是岸。偶抬望眼又迷途。
問津有路人何去。隔水無舟我欲呼。
唱晚微聞聲自遠。繁星點點滿江湖。

前題 緣早發馬灣舊作

何鏡宇

一江澄碧豁雙眸。浪湯人如水上鷗。
遠岸馬灣山隱隱。故家羊石路悠悠。
懷歸豈便迷前途。還勝何堪觸旅愁。
要與後生量腳力。嫩陽野渡趕輕舟。

前題

盛獻邑

尋芳策杖園林去。爲愛風微日艷陽。
轉到清溪長薄路。忽思隔岸故人莊。
欣瞻漁戶輕烟裊。繼命篙師小艇航。
久識此君栽異卉。便緣渡彼醉花香。

前題

陳半峯

中原處處起烽烟。半壁風波欲嘯天。
黎庶逃亡猶豕突。英雄造劫極蛇年。
臨江抬手呼聲切。苦海知誰到岸先。
幾許回頭歸寶島。一行爭上救生船。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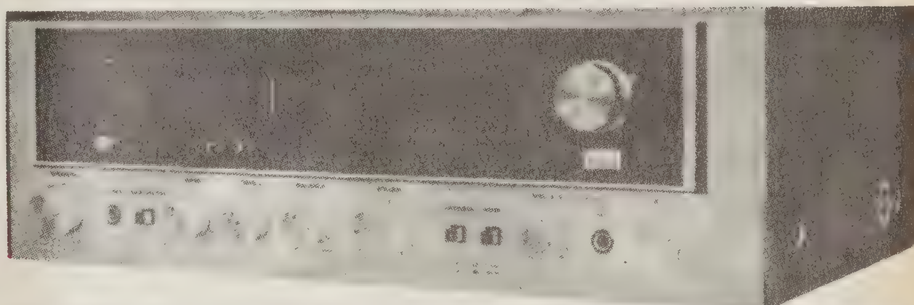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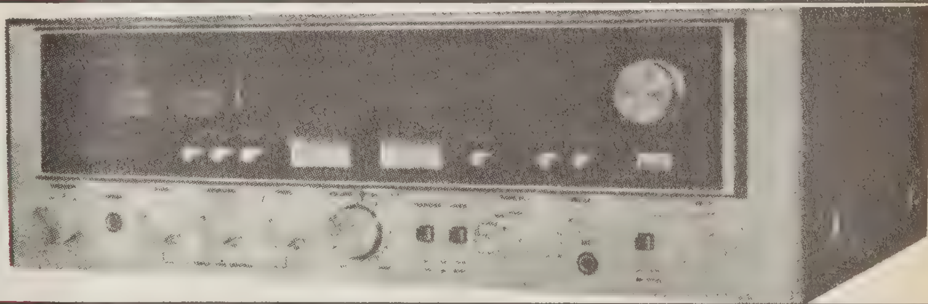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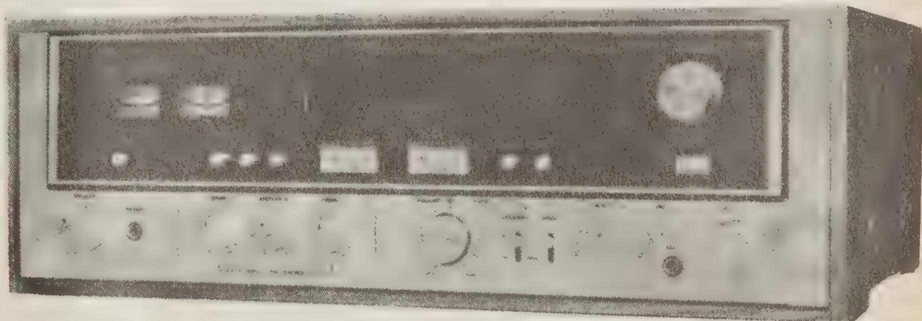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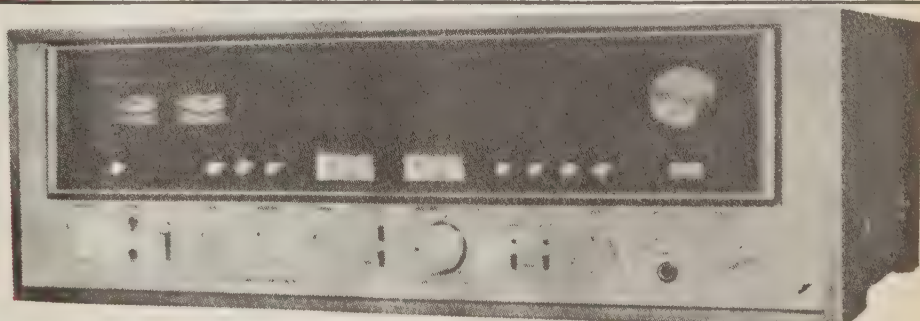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75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三上桃峯與劉少奇

中共制度與農民的矛盾對立

達賴被拒簽証糾紛

外表修正本質不變

謝夫成柯的高價女伴

大陸人民所得低落

「日本的進攻防衛」



嚴以敬作

我們所需要的國家戰略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

美國務院中華民國科長費德曼不久前訪問台北時曾聲言：卡達政府已決定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至於時間據說卡達希望在他這一任內完成。不過他表示他不知道對於美與中共「建交」有什麼時間表這回事。這表明雖然華盛頓與北平關係「正常化」並無新的突破，但愚昧無知得近於天眞的美國當局，對於「追求」華鄧政權並亟欲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是有目共睹的事。

由於美國當局充份表現出一副昧於事理，愚蠢無知特別是「欺軟怕硬」的鬼樣子，所以，在以姑息主義者和恐共患者爲主的各色人等交相鼓動下，美國和國際間一直存在着對中華民國極爲不利的逆流。比如十月二十三日合衆社發自台北的報導謂美國當局已通知中華民國政府，據稱卡達等人已決定接受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三條件云云，就是一例。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金樹基特於十月二十四日發表聲明加以否認。他說：對此一報導「深表詫異」。據稱：「中華民國政府從未接獲此通知。此項報導絕對不確」。接着，金氏再次重申中華民國堅決反對美與中共勾搭的立場。他說：「中華民國政府曾一再指出，美毛勾搭不僅損害中美友好關係，亦違反美國本身利益，且將造成破壞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之後果。故會一再表明堅決反對立場」。

繼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後，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又以「我們堅決反對美毛勾搭」爲題發表社論。據指出：「值此共黨用盡無恥手段，淆亂視聽，企圖損害民主國家團結合作之時，外交部所發表的嚴正聲明，不僅有澄清訛謠的作用，同時對共黨對美的種種活動更有迎頭棒喝的意義」。

關於合衆社的報導是「車大炮」是事實。鄧小平在東京的談話也證明了這一點。現在的問題不是眞假的問題，如果照這樣拖下去，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無可避免的。中華民國在政治上過份遷就美國，在經濟上過份依賴美國，一旦美與中共進一步勾搭，眞的關係「正常化」起來，中華民國爲了現實還得低聲下氣地充當美國混蛋的一個籌碼，一份商品嗎？美爲刀俎，我爲魚肉，整件零售，任人宰割嗎？

應該看得遠一些，也應早作最壞的打算，總之美國不可能關心陷於水深火熱的九億大陸同胞。什麼人權、民主、自由，都是有其特殊對象，在必要的場合叫喊的政治膏藥，用中國的粗口說：「放過狗屁」！

中共是美國潛在的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但某些美國政客近視眼，卻把北平政權認爲是在某些「戰略上具有平衡利益」的伙伴，特別是部份急功近利份子，在中共遊說組織的煽動拉攏收買下，對美和中共關係產生一連串極其美妙的幻想。近一年來，中共擴大與日本，英法等國家的貿易，更使美國政客資本家眼紅。在國際爭衡中，美國人夢想的是在蘇聯中共互噬中坐收漁人之利，因有所謂聯中共以制蘇聯之策。此外還有一個如意算盤，那就是美國妄圖以中共爲橋樑來溝通「第三世界」，甚至更天眞的構想於未來美蘇簽訂第二階段限武協定，雙方關係好轉之後，再由美國出面調解蘇聯與中共的衝突。

還好的是「二蛋」——混蛋加壞蛋的美國人只是一小撮，不然豈止天下大亂？可能有更多的被美國執政者有意無意推進鐵幕。最近，美民意調查再度顯示，多數國會議員和人民，反對背棄中華民國，就是用日本模式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也行不通，因那就需要廢棄中美協防條約，而廢約又必須得到三分之二議員的通過，在現階段不管花生佬卡達以及他的狗頭謀士怎樣急，都是辦不到的。而中共方面，根據鄧小平在日本的說法，它因耽心局勢有變也是不會對美國讓步的。

美國政客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白宮頭頭，眞的是老虎生狗下烏龜「一代不如一代」，他們處理國際事務居然敵友不分，方針政策一時一變。如果買「六合彩」可以靠「撞手神」，辦外交靠估靠撞那有不糟糕的！

目前的問題是：可以肯定日韓和以李光耀爲靈魂的幾個東南亞國家，最耽心中華民國局勢有變，當然不會有太多的人眞正關心多數中國人的疾苦，但因台灣戰略地位對它們來說都是「生命綫」。

伍子胥說：「吾已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中華民國當前處境不是「日暮途窮」，自亦不宜「倒行而逆施」，但對於不夠朋友的美國「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總是應該的。

百年仇恨豈可一筆勾銷？

中共與日勾結國人咸感憤慨

鄧小平對裕仁說：「讓過去的成爲過去。」含義是既往不究，今後我們來做個「好朋友」，共謀發展吧！對身受日本「皇軍」屠殺殘害的中國同胞來說，很難接受。日本人欠中國人的血債太多，我們一下子忘不了。鄧小平鬥自己人是有仇必報，何以對敵人如此寬大？

梁人傑

中共大官的夫婦檔

共黨的夫婦雖然不稱「丈夫」、「妻子」，只互稱爲「愛人」，但共官的夫婦檔，顯然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密切。過去提起劉少奇就想到王光美；提起毛澤東便想到江青，提起周恩來便想到鄧穎超，提起林彪便想到葉羣。

西方的夫婦檔只在社交場合中出現，公事上極少合作。如羅斯福夫人、艾森豪夫人等，雖也担任工作，大多是義務的社會工作或慈善工作，很少藉丈夫的地位，在政府中担任重要官職。

中共大官則不然，丈夫當權，「愛人」也當然的担任要職；但在社交場合，未必「拍拖」參加。譬如江青做「第一夫人」時，她的權力大到可以將滿朝文武百官鬥倒，當然，她只是毛澤東的代表，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支持，那來這樣的權力？

在毛澤東未死，江青沒有被打倒的時候，毛澤東以下中共官員的「愛人」，幾乎沒有一個敢於出風頭的，江青嫉妒成性，不會容許別人的風頭蓋過她，此王光美之所以成爲她的死對頭，被鬥到死去活來，連穿一件時髦的衣服都成爲她的「罪」，正因她風頭比江青勁。

現在，江青失勢，被關入牛棚，中共大官的「愛人」便不必再担心因出風頭而被鬥，近來中共高官的「愛人」都冒出頭來。這次鄧小平訪日本，同行的「夫婦檔」很多，平時不知名的，現在都出籠了。對一般讀者來說，鄧小平的妻子卓琳，是這回他「復出」後才在報上見到的，原來她也担任了高職，是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部書記」之一，此外，黃華的老婆何理良，担任了中共「外交部國際條約司副司長」，韓念龍的老婆王珍，是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符浩的老婆焦玲，是中共「駐日大使館參贊」，廖承志老婆經普椿，是中共「友好協會日本協會理事」。這一班「老婆」在這次訪日中大出風頭，她們的名字，也是現在才爲大衆所週知。

中共官員到外國訪問而排成「夫婦檔」，除劉少奇、王光美到印尼外，恐怕以鄧小平這次訪日最爲「突出」。夫婦檔的訪問，是西方國家的玩意，共產黨老大哥的蘇聯大官，都是單槍匹馬，斯大林、赫魯曉夫、布里滋尼夫的老婆是誰，樣貌如何，很少人知道，也沒有跟丈夫一起參加甚麼集會。中共罵蘇修，但蘇聯的「修正」，還遠不及中共。

人家說鄧小平是「還在走」的「走資派」，從這批夫婦檔的中共要員訪日本，看得出鄧小平確喜歡「走資」。

十年、百年、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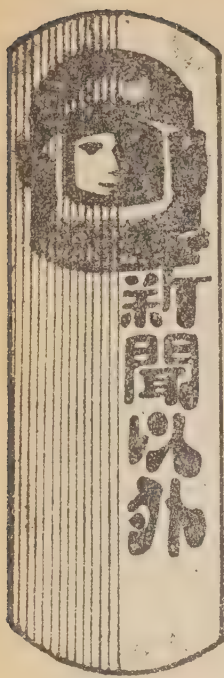
鄧小平在東京也學懂西方國家官員的一套，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肯定這種「民主」玩意在大陸從來沒有過。

查老板捧場說矮仔在招待會中的談話「相當直截爽快」，因爲他談到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問題說：「德國現時分成兩部分，中國也分成兩部分。但最後終究會統一而成爲一個國家。如果統一問題不可以在明天解決，可以在十年之後解決；十年之後不行，可以在一百年之後，一百年之後不行，可以在一千年之後。」

每一年，中共「國慶」時，毛澤東和他下面的一班中共頭目，就在叫喊「解放台灣」，毛澤東死了，由廖承志之流「承志」，還是每年叫喊，甚至把「解放台灣」列入「憲法」，從這些迹象看，中共早把「解放台灣」作爲長期性的「政策」。

鄧小平說台灣問題是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絆脚石」，中共那麼焦急要和美國「建交」，當然最好「明天」就把問題解決。鄧小平爲甚麼說要等到十年、百年、千年後呢？因爲他明知「解放」台灣不是叫叫口號那麼簡單，以中共那種落伍的軍備（衣不蔽體的「解放軍」也要換套新制服了），絕不可能武力攻侵台灣，這一點，鄧小平身爲「解放軍」總參謀，應有自知之明，既然無力，只好學習阿Q精神，期之十年、百年、千年之後。鄧小平當然不可能十年、百年、千年不死，他死了，「解放台灣」的任務，就不必他來「孭飛」了。

相對的說，中共「解放軍」無力「解放台灣」，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實力，却一天一天培養起來。參觀今年台北雙十國慶閱兵大典的外國使節與軍事專家、新聞記者等，都認爲國軍三軍部隊，軍容之盛，比起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部隊毫無遜色。而蔣經國總統、王昇上將等，在公共場合中不再諱言國軍「反攻大陸」的必然性，在「適當的時機下



」（譬如美與中共「建交」，廢止了中美防衛協定）便會响起反攻的號角，不必等待十年、百年、千年。

查老板分析鄧小平的發言爲「直截」、「爽快」，老萬也有同感。至少，這比每年叫喊「解放台灣」口號要實際得多。

「解放台灣」要等待十年、百年、千年之後，那時你我都已歸於塵土，有眼睇了，還有誰指責鄧小平開出的這張十年、百年、千年的遠期空頭支票？如果鄧小平說得更「直截」「爽快」一點，應當承認中共目前根本沒有「解放台灣」的能力。

「加把勁去趕」吧！

赫魯曉夫到美國，在洛杉磯看到跨叠四五層的超級公路網，汽車川流不息，像分佈人體的血管，血液暢順無阻地流通。他覺得，這個資本主義的大敵，國力之强，遠非蘇聯可比，因此而有赫修。

鄧小平到日本，參觀了日本的汽車製造廠，爲之目定口呆，不禁叫道：「這才是現代化！」有比較，就顯得本身落後，中共的工業，自然無法與日本相比。矮仔在日本到處參觀，乘坐氣墊船、子彈式快車等，眼界大開，土包子接觸到現代化事物，得意忘形的對着富士山拍掌，大叫：「我們現在要的就是加把勁去趕！」

其實，中共在三面紅旗時，毛澤東已叫喊過「超英趕美」，到今天，和英美先進國家越離越遠。現在矮仔雖大叫「加把勁去趕」，到二十一世紀，中共還是中共，日本還是日本，要趕上日本，必須中共有工業基礎才可以，沒有基礎，三幾年就趕上工業先進國家，這是奇跡，這種奇跡會出現於今日的中國大陸嗎？疲累與飢餓已使人民振作不起來。即使用高壓手段，也無法再壓榨出他們的勞力。

中共爲加速現代化，向先進國家輸入整套設備，這是現代化最「快速」的辦法，可是一輛勞斯萊斯送給一個不會開車的人，也等於廢物。

過去中共會由西德輸入整個鋼鐵廠的設備，並由成隊德國工程師來裝拗，直到開始生產才交給中共使用。不久前一位美國記者去參觀這家「現代化」的鋼鐵廠，已面目全非，陷於半癱瘓狀態。可見要「現代化」，除了有現代化的設備外，還要有現代化的人才。

有過這經驗，矮仔也懂得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學習，依據他們的計劃，將以論萬計的留學生派出國。

以中共控制人民的嚴密，相信他們對這些留學生也定然有一套管理辦法，同時對出國學生的考選，除了學問外，更要考驗「思想」。不過，在國內是一種思想，出到國外，見到外國的自由進步，又會有另一種思想了。

七十幾歲老黨員的矮鄧，在日本見到新事物也會眉飛色舞，大陸青年到了外國，當然要變。一萬派出去，很可能沒有三千個回來。不過中共頭頭也預估到有此情形，他們表示，去一萬，有三千回來，也有三千人可用，比一個也沒有要好。

有了三面紅旗的先例，熟悉中共內情的人，對鄧矮子推行的現代化計劃，都視爲不過是另一次「大躍進」的翻版而已。

讓過去的成爲過去

鄧小平見到日皇裕仁，裕仁說：「中日關係的悠久歷史上，一度有過不幸事件。」鄧小平說：「讓過去的成爲過去吧！」

中日間的這些「不幸事件」，歷史上的事實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八十年悠長時日中，每逢中國發奮圖强，日本就起而阻撓，首先是甲午之戰，第二次是二十一條密約，第三次是北伐時的濟南慘案，第四次是九一八，第五次是七七事變……

如果中國抗戰不是演成世界大戰，日本終於戰敗，中日間的「不幸事件」便眞的「不幸」，今天中國人都會不幸成爲日本的奴隸、順民了。

鄧小平說的「讓過去的成爲過去」，只不過是要爲中共爭取日本人「友誼」的門面話，這話絕對不能代表曾經歷過日本「皇軍」殘殺凌辱的中國同胞的心聲。

對這事情，明報不論在社評或專欄中，都不斷替中共與日本的勾結說好話，使老萬想到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淪陷期間，及八年抗戰日子中，在有日本「皇軍」的地方，中國人所受的苦楚，許多人永難忘記，不會像鄧小平那麼輕鬆，「讓過去的成爲過去」。

昨天看明報一位「女作家」的專欄，引述裕仁與麥帥的話，爲日本戰罪平反，更感心頭如壓大石，看來我們八年抗戰頭顱是虛擲了，鮮血是白流了，今天我們「年輕」的女作家，因沒有「目覩」抗戰時情形的慘苦，居然「搜集證據」，證明把我們千萬同胞屠殺的劊子手是「大仁」「大勇」，使我們這些「抗戰餘生」的老頭，能不凜然？

這位女作家的文章說：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的第四十二日，裕仁親往拜會麥帥，一邊鞠躬一邊說：『我此次來是向閣下所代表的權力交出我自己，以待審判，我願爲此次戰爭負起一切政治與軍事行動的責任。』麥克阿瑟在他的回憶錄中黨道：『負此責任，我充分了解，包含死的意忠，這種敢於負責的大勇，深深感動了我，直入骨髓。他雖生而爲皇，而我此刻面對着的乃日本的第一個君子。』」

她這段文章只不過借麥帥之口，表揚裕仁。其實，裕仁要有更大的勇氣，該切腹自殺。對裕仁的稱讚，不過代表麥帥個人的觀感，我們被殘殺的中國同胞，有另外的想法。今天鄧小平成爲報仇帮主，爲甚麼不肯「讓過去成爲過去」，饒了四人帮、林彪餘黨的「狗命」？

這位「女作家」最後一句：「一九七八年十月廿三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鄧小平拜會日皇裕仁，這一天的歷史該怎麼寫？」把中共與日寇勾結當成歷史上的「重要一頁」，民族正義，不知丟到那裏去了！

三上桃峯與劉少奇

岳騫

文革期間被指爲毒草的晉劇「三上桃峯」，是繼「海瑞罷官」之後鬧得風波最大的一個劇本，最近居然也平反了，由此劇的平反，可以想見劉少奇翻身之日已不在遠，不論劉少奇是死了還是活着，都要恢復名譽，劉少奇一旦恢復名譽，毛澤東挺在「紀念堂」的日子大概也不多了。

茲先說三上桃峯被批判的經過及內容：一九六二年，爲挽救「大躍進」、「三面紅旗」爲中共帶來的經濟衰退，劉少奇採取「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政策，使農村經濟稍稍回喘。一九六三年，毛澤東針對上述措施，發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在大陸各地展開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它的內容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故又稱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的重點在整肅以劉少奇爲首的所謂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爲抵制毛的進迫，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至一九六四年四月，藉四清運動進行之際，劉少奇派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樸，到河北省撫寧縣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去「試點」。王光美根據在桃園大隊的經驗，寫了一份報告，叫做「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劉少奇據此總結，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切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即後十條，以圖代替毛的前十條。但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爲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予以批判，並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廿三條，批判了劉少奇的「桃園經驗」。

一九六四年王光美結束桃園蹲點以後，留後一個「鞏固組」，送去一匹大紅馬，並立「永不忘記」碑，碑文末句大書「開足馬力，馳騁吧。盧王莊」，以馬代表劉少奇路綫。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廿三條公佈以後，王光美還是到處活動，企圖透過大衆宣傳工具，把挑園經驗壓到大寨經驗。一九六五年夏開始，透過周揚控制下的「中宣部」，圍繞着王光美送給桃園大隊那匹大紅馬，發出通訊「一匹馬」、故事「三下桑園贖馬記」，和它的連環畫、紀錄影片及各式各樣的戲劇，曲藝。一九六六年，更在山西省「火花」戲劇專刊上，隆重刊載根據上述通訊改篇的大型晉劇「三下桃園」，大唱「社社隊隊全一樣，惟有桃園大不同」，端幾即爲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所吞噬。

事隔八年，在「經過精心炮製，有人批准，有人支持的情況下」，「三下桃園」改名「三上桃峯」，又重登舞台，行遍五省二區。這裏面，事件沒有變、情節沒有變、人物沒有變；從政治背景來看，確實可以肯定該劇是替劉少奇，王光美翻案。

從內容來看，「三上桃峯」亦是反對毛澤東路綫的。這齣戲寫了七個人物，安置了幾組矛盾，處於中心地位的角色，却是兩匹馬，代表大躍進路綫的「菊花青」，和代表劉少奇路綫的「大紅馬」。貫穿全劇的矛盾，則在「唯生產力論」與「繼續革命論」之衝突。

劉少奇過去曾經認爲，中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否認在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還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反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根據這項理論，晉劇「三上桃峯」描寫桃峯、杏嶺兩個大隊之間的主要矛盾，就是「落後的生產力」與大躍進形勢的矛盾。

該劇表現出，在春耕大忙期間，河北省撫寧縣却決定要興修「躍進水庫工程」。各隊由於缺車少馬造成勞力緊張，困難重重。杏嶺大隊爲了解決問題，只有把病馬「菊花青」賣出，再買一匹好馬。桃峯大隊「爲了搶時間完成春耕，好抽出勞力參加水庫建設」，除了「買牲口，添農具」以外，也別無他路。只有用大價錢買了「菊花青」。這匹病馬到了桃峯大隊「集體的半個家當」，但是這匹病馬患有「腦迷症」，禁不住猛跑，一陣揚鞭催馬猛奔馳，結果把這匹病馬累死了。它一死，大隊「半個家當」也完了，一切計劃都破產。杏嶺大隊也好不了多少，要把賣馬錢退還給人家，就沒有錢買化肥了。這一切問題，都是由「落後的生產力」引出來的。

在「三下桃園」舊劇中，有一位姓王的女縣長，在兩隊窘困無以繼的時候，及時代表上峯送了一匹大紅馬，作爲兩隊共同的生產力，挽救局勢。「三上桃峯」中，大概感到太刺目了，把姓王的女縣長隱去，讓劇中走資派杏嶺大隊出主意賣「菊花青」的老六，買回一匹大紅馬來。另外創造杏嶺大隊黨支部女書記靑蘭這個角色，是她發現本隊賣馬騙人，是她領導社員，三上桃峯、賠禮道歉，贖馬退欵，馬病死後，又讓老六把新買來的一匹大紅馬送上桃峯，兩隊同舟共濟，大紅馬既成了春耕生產的法寶，又成了「支援友隊、實現水庫工程計劃」的大力量。桃峯大隊經此一事，衆口皆碑，大贊杏嶺大隊的「共產主義風格」，皆大歡喜、一團和氣，天大的困難在互助合作中渡過了。

從這個劇情出發，「三上桃峯」遂被冠上四大罪名：（一）鼓吹階級鬥爭



熄滅論；（二）宣揚孔孟之道，及劉少奇之共產主義風格；（三）詆譭、謾罵大踴躍，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四）妄圖突破樣板框框，宣揚無衝突論、中間人物論、反題材決定論、人性論、時代精神滙合論，眞是「五毒俱全」。

「三上桃峯」的推出，一方面反映中共農村尤其是北部、西北地方、土瘠民貧，在集體經濟制度下，不僅個人所得稀微，春耕秋收以外，尚要抗勞抗旱，倍支勞力，生活依然窘困無所改善。衆所週知，無論大寨經驗或桃園經驗，都有外來援助，不是純粹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發展的，西北農民生活上最高的期望是什麼？桃園四清經驗顯示，僅僅是白吃的（大米），燒黑的（煤），點亮的（電燈），聽唱的（喇叭）而已。「三上桃峯」在西北各省廣受歡迎的因素之一，即其反映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喚醒農民將於物阜人豐的「世外桃園」的嚮往。「換馬」即是「換天」，希望換一個青天有眼，能夠體恤百性的疾苦。

其次該劇所反映的，是長期鬥爭後厭倦的心理。其黨書記靑蘭的一系列言論和行動裏，折中、調和、忍讓之狀、隨處可見。這說明，她是「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她規勸幹部退賠時說，要識時務、多容忍，「吃小虧佔大便宜」，保護他們過關，扶植他們重新上台。相信是該劇受到中共幹部和民衆普遍擁護的心理因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推己及人」的仁厚思想，經過長期鬥爭以後重新出現，彌足發人省深。

毛江的報刊將「三上桃峯」比做一九五九年的「海瑞罷官」劇。「海瑞罷官」借海瑞之口，爲彭德懷翻案，在這一點意義上，確有雷同之處。但是深入分析，「三上桃峯」有某些程度上，和海瑞戲略有參差：

「海瑞罷官」消極地寫出鄉官的專橫和民間的疾苦，鄉官與百姓，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上。「三上桃峯」中的黨支部書記靑蘭，對於走資本主義的騙人賣馬的禍首老六，不開鬥爭批判，「耐心幫助」，使他自動買來一口大紅馬賠罪。對於知情不報的杏嶺大隊長李永光，亦忍辱負重，好言相勸，推心相見。受騙的桃峯大隊黨支書記白花錢買了匹死馬，也「以德報怨」，認爲「損失是桃峯造成的，事故本是桃峯的責任」，滿口贊譽杏嶺大隊退賠行爲光明磊落。在這裏的黨支部書記，與隊員百姓，是站在同一條陣綫的。他們共同的敵人，是大躍進錯誤路綫。

「海瑞駡皇帝」，是鼓吹一種駡之爲快的精神，駡之既遭貶斥，還希望嘉靖皇帝改弦更張，挽回頹勢。

「三上桃峯」那匹代表大躍進路綫的「菊花靑」，腦子有病，病情發作「渾身淌汗，四肢發抖，死了」。第五場拉出一匹大紅馬，「有了它，鼓舞兩個大隊，一切矛盾迎刃而解」。不但指出癥結在路綫，更暗示非變天不足以解困的思想。

三上桃峯最精采處是安排這匹菊花靑患了「腦迷症」，馬是不是有患了腦迷症的未聽說過，但毛澤東確實患有「腦迷症」，是舉世皆知的事就根據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此劇的眞意所在了。

我們所需要的國家戰畧

我們要確保本身的安全，更要完成滅共復國使命，這一國家目標的達成，不能寄望友邦的支持，更不能坐待敵人自斃，唯有努力創建國力，才是最可靠的保證。

蔣緯國

引言

今日的國際社會，追求現實利益與權勢均衡，致任聽陰謀與暴力並逞，而民主世界並無任何有效的國際組織，整個人類乃無以維持國際秩序，保障所有國家民族和諧地生存發展。抱有無限敵意，以赤化世界，奴役全人類爲終極目標的邪惡共產極權，根本無視於任何國際協定與國際法律。對內摧殘民權，對外顛覆人權，肆無忌憚。具有實力的民主大國，非但不能積極地領導自由世界團結抗共，消滅禍源，却一味怯懦、退縮、妥協，甚至不惜割肉餵虎，犧牲弱小盟邦的利益，換取自己一時的苟安。爲政者不知教導其民衆，反藉慫恿民意，取悅選民，以求選票。近年來「聯匪制俄」之說的甚囂塵上，豈止是道德勇氣的消失，簡直是飲酖止渴了！

我國處此無政府狀態的國際之中，一方面要確保本身的安全與發展，同時更要完成滅共復國救世的歷史重任。這一國家目標的達成，不能寄望於友邦的善意支持，更不能坐待敵人的自行崩潰，唯有努力創建國力，並作最有效的運用，才是最可靠的保證。此即領袖「立國之道，操之於己則存；操之於人則亡；」「客觀的形勢，形之於人；主觀的力量，成之在己」之明訓。但「自力更生」之政策，非但並不排除「國際合作」之機會，我們還要誘導並喚醒民主世界之各國，以求發揮統合力量。然而「國際合作」之精神，亦正因我持有「自力更生」之原則，才不致產生依賴之偏弊也。

如何有計畫地創建國力，並針對國家目標，毫無虛擲地作整體運用，則唯有求之於國家戰畧的至當作爲。

國家戰畧的基本理論

簡言之，國家戰畧是創造國勢的藝術。其完整之定義，各國不盡相同。我國現用者，經領袖核定爲：「國家戰畧爲建立國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俾得在爭取國家目標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

國家戰畧既爲建設與運用國力以及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而國力之區分，亦經領袖核定爲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因此，國家戰畧的內涵即爲政治戰畧、經濟戰畧，心理戰畧與軍事戰畧四者之綜合。其運用之要旨，可概述如下。

（一）政治戰畧的運用，可分爲內外兩部份。

一、內政

爲己——如何鞏固我之政體（政經結構與社會型態以及內部之安全與團結。）

對敵——如何顛覆敵之政體（使之接受我所要之方式）。

二、外政

爲己——如何爭取並團結與國（對中立者之影响亦不鬆懈）。

對敵——如何促使其孤立。

敵必分化我和盟邦間之關係，故必須隨時注意反分化之措施。

（二）經濟戰畧之運用，主依下列要項，如何提高我之經濟力，並打擊與削弱敵之經濟力。

一、財政金融。二、生產貿易。三、交通儲運。

三者間相互及時之有效支援，尤爲經濟戰畧之要務。而資源與科技，尤爲當今不可或忽之要事，可認之爲經畧中之戰畧要點，蓋其得失將影响爾後敵我間之經畧態勢至鉅也。

（三）心理戰畧之運用，爲己在如何維持並提高民心士氣，對敵則爲如何打擊並瓦解其民心士氣。而民心士氣之構成，領袖曾謂其建基於學術（含對狀況之了解）、意志與紀律。

（四）軍事戰畧在掌握未來戰爭之敵友對象、戰爭型態、力空時因素及其關係，據以決定建軍備戰準則與全程戰畧構想。從國家安全局與光復大陸之各指導中心，以及政、經、心、軍之動（復）員與國防（軍、民防）體制，到各級的計畫準備與行動指導，皆爲反共復國中今後國家戰畧之基礎。

國家戰畧的制訂程序

國家爲達成其國家目標，須考量客觀環境與主觀條件，以進行國家情勢分析，從而提出國家戰畧構想（包含民生建設與戰爭指導），據以策訂國家安全諸政策。而國家目標之確定，則係基於國家利益。歸納言之，國家戰畧之制訂，概分爲下列五個步驟，並畧述其大意（其細節，限於篇幅，不及盡述）：

（一）認淸國家利益：乃一國認爲對其領土、主權與全民之安全福祉，具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亦即爲國家民族生存發展，而必須確保之根本事項，此乃立國之根本，不容許動搖者！

（二）確定國家目標：此乃由國家利益推演而得者。如無確定之國家目標，便無全國上下共信共行之準的，非但難期國力之統合發揮，亦無法求得不相互矛盾之政策與行動。國家目標又可區分爲——

一、基本國家目標——終極性或永久性之目標。

二、特定國家目標——階段性或中間性之目標。

（三）進行國家情勢分析：乃針對國家目標，分析客觀全般狀況，而產生國家戰畧之各擬案，俾進而釐定國家戰畧構想（總構想——全程全面）的合理思維程序。此項作爲中，對世局、國家、敵情諸因素，皆須基於史緣與地緣的戰畧觀點詳加分析，始能掌握其關鍵，獲致至當的結論，以供策訂各期國家戰畧構想（含政、經、心、軍之諸畧構想。）

（四）提出國家戰畧構想：即爲如何綜合運用國力，以達成國家目標之整體構想，俾據以策訂國家階層戰畧指導。此項指導吾人稱作國家安全政策。

（五）策訂國家安全諸政策：乃依據國家戰畧構想之需要，提出諸般行動指導之原則，俾供行政各部門策訂計劃之依據；使之平頭併進，而殊途同歸，發揮統合力量，產生整體功能。此種政策指導，復包涵兩類型者。一爲對付狀況能操之在我時之行動原則。一爲對付狀況不能操之在我而又可能發生時應作之行動原則。

綜上所述，頂峯決策階層之國家戰畧制訂程序，始於國家利益，而止於國家安全政策。然後將安全諸政策頒授於採取行動的行政各部門（包括國防部），便成爲各執行部門策訂其本身行動計劃的依據。

有關國家戰畧的兩項要務

國家戰畧旨在達成國家目標。我們的國家基本目標，首載於憲法「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而爲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已經非常明確！而各階段的特定目標，必須是在該階段藉以達到基本目標之中間目標。否則即失却意義；否則即動搖國本！我現階段的國家特定目標爲確保復興基地，摧毀中共政權，重光大陸民主憲政。其「一般戰畧構想」（即「戰畧構想」之要點）爲「反共復國戰爭要以大陸爲主戰場，台海爲支戰場。……大陸抗暴必起，以台海支戰場的支援相互配合，大陸必能光復。」（民四十八年元旦，總統文告）其戰畧指導之要項即蔣總統經國先生秉承　領袖遺囑四綱（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所鄭重宣示的四不變基本國策：中華民國憲法所制定的國體決不改變；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總目標決不改變；中華民國永遠站在民主陣容的一邊，爲伸張正義公理維護世界和平的職志決不改變；中華民國對於共黨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立場決不改變。我國家安全之政、經、心、軍諸政策，據以策定。我各部門行動乃有所本。前者的責任在頂峯之作業機構；後者之責任在行政各部會間。

我們的國家目標與貫徹此一目標的決心與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全國各階層，政府各部門，亦無不各就崗位與職責，戮力以赴。分開來看，各部門各有可觀的成就，合起來理應發揮更大的、相加相乘的效果才是。但事實上，無論在民生建設方面，國際事務方面，以及國防安全與對敵鬥爭方面，都或多或少的表現出協調配合不足的現象，不能有效地發揮統合力量。國內及海外人士，對此多有論責，究其原因，當然不止一端，諸如本位主義作風，缺乏敵情觀念，欠缺積極主動精神與高度的效率等等。其根本癥結，愚意以爲不在枝枝節節的行政與技術問題。就戰畧觀點而言，可歸納爲兩項關鍵因素。

（一）要整建國家戰畧體制

我們有最明確的國家目標；有最英明的國家元首，但苟無健全的國家戰畧體制，便無法把元首的意旨迅速變成周密的計劃與整體性的行動，使之有效貫徹。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莫不有其國家戰畧的體（機構組織）與制（作爲程序），以掌握客觀情勢的變化發展，作迅速有效的至當反應。此在共產國家，爲其中央政治局；在民主國家或爲「國家安全會議」，或爲「最高國防會議」。名稱雖有所不同，作用則無二致。其組織亦無不由國家領袖親自主持，並由國家階層之主要人員參與之。無論爲和平之民生建設，或爲戰爭之指導與準備，由國家目標到國家安全諸政策，咸由此制訂之。蓋國家戰畧之有無與良窳，其機構組織與作爲程序，實爲保證條件。

爲了保衛台海基地，國防已可作軍事性之中央策畫，蓋其戰也速，其決也速，其所運用之力已爲平時所建者。然而爲了光復大陸，其戰爭型態爲以革命戰爭爲主，其一切指導乃超乎單純軍事者，故必須專爲成立最高之指導機構，並由元首直接主持，始能有效。

（二）訓儲國家戰畧人才。

有了國家戰畧的體與制之後，還必須充實以國家戰畧的人才，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中興以人才爲本，然自古皆有人才難得之歎。過去的明君能識人用人，是揀現成的人才來用。現在我們處於知識爆發的時代，面臨經緯萬端的複雜情勢，已不能等待揀取現成的人來用。因爲等則時不我與；揀則可遇而不可求。而且所揀到的其質與量亦未必盡合需求。蓋戰畧在近代已成爲專門學術，且非少數人足可一蹴即成者。因此必須有計劃地訓儲人才，蔚爲國用。

國畧人才的訓儲，途徑有二。一爲對已經担任國家政、經、心、軍決策階層的幹部，應由國家專設戰畧教育機構，施以集訓。一爲仿效先進國家的成例，於高級學府或研究院所，設立戰畧研究部門，以長期培育。假以時日，戰畧人才，自可輩出不窮。環顧當今民主諸友邦，雖均有較我健全之國家安全機構，但因其缺乏大戰畧與國家戰畧之人才，却落得民主世界整體受害！在我力求自救救世之政策下，實更應作有計劃之訓儲戰畧幹部。

結語

處當今複雜多變的世局中中，爲確保國家利益，達成國家目標，國家戰畧是必需講求的。

我們已幸而有明確的國家目標與睿智英明的元首，欲求諸般國力有效之統合發揮，關鍵厥在國畧體制之設置，國防體制之加強，與國畧人才之培植。謹坦陳一得之見，敬請戰畧學界先進不吝指正。

中共制度與農民的矛盾對立

梁景松

目前中共對農村政策，囘復六十年代的一套制度，以劉鄧「六十條」爲張本，制訂現行的農村政策，圖使農民緩一口氣。然中共極權制度下，共幹欺壓農民，高高在上，積重難返，儘管制訂新政策，但共幹要維持旣得利益，絕不輕易讓農民獲得自主，致使共幹與農民關係不調和。只要中共制度不變，什麼農村政策，都是虛有其表，不能落實。

中共近來不斷強調落實現階段的農村經濟政策，以期緩和中共政權與大陸農民之間的矛盾。所謂現階段的農村政策，基本上是恢復了六十年代初期劉少奇鄧小平推行的那一套政策，並針對各地農村存在的問題而略加修改，以適應當前的需要。一九六一年劉鄧制定的農村政策「六十條」，是爲了收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亂局，矯正過左傾向，對農民稍作讓步，以緩和其反抗。現在，鄧小平又以「六十條」爲張本，制訂現行的農村政策，以收拾「文革」亂局，使農民緩一口氣。目前，中共除要恢復六十年代初期所謂「行之有效」的各項政策外，並要各地根據其本身的情況，制訂適合當前需要的農村政策。

「湘鄉經驗」及其內容

自七月以來，中共一直宣揚「湘鄉經驗」，作爲落實農村政策的一個樣板。中共報導發表的有關報導和文章，反映了大陸農民長期以來受盡共黨的層層剝削和欺壓，苦不堪言。大陸農業落後，原因甚多，包括缺乏農機、肥料和農業技術等，但農民普遍消極及進行反抗當亦屬主因之一。而農民之所以消極反抗，則是由於中共的農村政策和農業管理的不當，特別是由於社會制度使然；基層幹部對農民採取粗暴態度和高壓手段，也是造成消極反抗的原因。

所謂「湘鄉經驗」，是指中共湖南湘鄉縣委經斷受到侵犯，社會主義積極性怎麼能夠調動起來？農業怎麼能夠上得去？農業如果上不去，必然會影過調查後，發現該縣農民普遍存在的許多不合理現象，致使農民負担加重，於是採取了一些措施，「大力扭轉上下左右向生產隊伸手，四面八方挖生產隊牆腳的嚴重局面」。中共批發此項經驗，責令各地效法執行。

據「新華社」的有關報導，湘鄉農業生產連續四年徘徊不前，經調查後揭露了農村存在的許多問題和矛盾，「造成農民不合理負担過重，嚴重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該項報導列舉農民不合理過重的主要表現有以下八個方面：一、無償地平調生產隊的勞動力、資金和物料，大搞非生產性建設。二、鋪張浪費、吃喝成風，幹部違法亂紀，貪污盜竊，任意侵吞揮霍社員的勞動成果。三、非生產人員，非生產性用工、非生產性開支大量增加，各種攤派名目繁多，幹部勞動少、補貼高、農民不合理負担加重。四、各級機關在興辦農村文教、衛生、交通事業中，把大量費用轉嫁給生產隊負担。五、幹部職工長期拖欠生產隊的錢，造成社員分配不能兌現。六、發展社隊企業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多，付給的報酬少。七、農田基本建設戰綫過長，過多地調用了社隊的勞動力和資金。八、工業部門的支農產品價條高、質量差，支農產品變成「害農產品」。

農民遭受層層剝削

該項報導稱：「貧下中農說：『賣了耕牛買鐵牛，買了鐵牛變死牛，眞是坑農。』」這是指農民以高價購買拖拉機，結果發現機器開不動，無端遭受損失，另些報導說，農機生產部門曾下令收回「死牛」，並給農民賠款道歉。其他如化肥水泥等支農物品，也普遍出現價高質低的現象。中共公開哀嘆「上下左右向生產隊伸手，四面八方挖生產隊的牆腳」，破壞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等原則。這就無異自承大陸農民的確遭受層層剝削，付出大量勞力而不獲合理報酬。

據中共報導，湘鄉縣委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一、在各級領導班子下進行「整黨整風」，肯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二、深入進行批鬥，「堅持刹住非生產性建設和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歪風」。三、採取措施減輕農民負担，增加收入，包括覆查年終分配，壓縮非生產人員和統籌資金等。

農民負担重收入低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爲推廣「湘鄉經驗」發表一篇社論，承認「農村政策不落實，不合理負担那麼多，農民整年辛辛苦苦勞動，他們的利益却不



中共壓力愈大農民的反抗力愈强

響到各行各業的發展速度。」又稱：「沉重的負担壓在農民頭上，嚴重挫傷了農民羣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落實農村的各項政策，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担，是目前農村工作中一項不容緩的工作，各級黨委都要把這個問題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採取有力措施，切實抓緊、抓好。」由此可見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各地對「湘鄉經驗」作出的反應，大都表示當地也存在着同樣的不合理現象，甚至還要比湘鄉的情況更嚴重。因此，中共不得不「及室地」處理這個問題，採取一些懷柔手，口頭保證「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以便驅使大陸農民賣力耕作，消除他們的消極反抗。

中共報章特別提到處理這個問題的迫切，可能是由於時值農忙季節，如繼續任令農民消極怠工，則今年農產收成必受極壞的影響。大陸農民長期處於困境，收入比其他行業更低，而生活與工作環境則更爲艱苦，因而普遍表示不滿。特別是大陸部分工人獲得加薪後，更會使長年胼手胝足而不得溫飽的農民加深其憤懣之情，態度益趨消極，今夏大陸苦熱，又逢大旱，農民在天時與人爲壓力的雙重煎迫下，不滿與反抗當更爲激烈。因此，中共當局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對農民做出若干讓步。其推廣「湘鄉經驗」，揚言減輕農民負担，原因在此。

「湘鄉經驗」實則是個反面典型，揭露各項弊端，然後設法矯正。這是符合鄧小平要揭露矛盾和解决問題的主張，反映出這個典型似是鄧派樹立的。允許他們保有自留地和從事副業，基本上是與「大寨」模式背道而馳。大寨典型象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犧牲個人利益而對集體利益多作貢獻。這是毛澤東樹立和華國鋒大力推廣的樣板，也是一個剝削農民的樣板。學大寨運動叫了十多年，結果發現普遍有假學和不學的現象。特別是政治評分和大隊爲核算基礎，更充滿毛式教條和左傾色彩，一般農民難以接受對此陽奉陰違。因其違反人性，農民「農業學大寨」，仍是一句空話，只不是政治口號。鄧小平反對喊口號，乃抛出「湘鄉經驗」。有關的中共宣傳文字，並未說華國鋒一手炮製的支持這樣板。實則鄧派在湖南搞了個反面典型，似有拆華某之台的用意。

共幹施威任意大打人

「湘鄉經驗」推出不久後，中共又在陝西邑縣製造另一個反面典型，全面推廣。中共旬邑縣委書記和常委以次的地方幹部，曾任意打人，對農民施行體罰及隨意罰欵。中共發佈文件，懲處該等幹部，强調不准違法亂紀，任意打罵農民。共幹作威作福，騎在人民頭上，是極權制度的產物，毫不奇怪。只是大陸人民多年來飽受此等高壓手段之苦，中共而今揭露此事，企圖藉此平息民情。實則共幹與大陸人民之間關係緊張，互相矛盾。共幹要維持其既得利益，高高在上，而人民則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權。只要中共的制度一日不變，這個矛盾就一日不能消除。中共推出湘鄉經驗後，有些地方共幹指爲「言不及義」和「行小惠」拒不執行。可見有些共幹不肯讓步，而要維持其騎在人民頭上的官架子及其既得利益。

中共「四個現代化」的阻礙和危機

卜大中譯

本文由甘耐思・李伯朔所寫的，列登在十月二十三日出版的「幸福」雜誌上。他目前任教於美國賓州思華思默學院政治系，是一名中共政治問題專家。曾著此類作品甚多，最近的著作是「中共中央文件和政治局的政治」。此外，他還曾担任國務院的顧問，並在過去兩年中，兩次訪問中國大陸。最近中共刻意揚言進行「四個現代化」，並且頻頻與外國進行大宗的貿易，已引起了國際間極大的注意。文中作者特別强調中共政治特性對「四個現代化」的阻碍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困難及危機，特節譯供讀者參考。

大衆不滿領導階層不和

中共現在對意識型態的爭論已經降低，領導階層强調的主題已轉變成如何儘快地完成「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但是有兩項威脅可能會擾亂這個計劃—大衆的不滿和領導層的不和。這兩項威脅又是互相關連的。比方說，領導人可能會發現要那些對政策不滿的人與支持政策的人互相團結是非常困難的，而且社會上緊張的升高和對價値認同的分歧，都可能使領導階層分裂；同時，上層和下層的抗議份子，也會聯合起來攻擊現代化計劃中不受歡迎的部份。

外國人會有一個印象，認爲中共現代化的努力，在中國大陸是受到絕大多數人口的贊同的。但是在某個程度內，「受大衆所歡迎」只是一個幻象罷了，這幻象反映出中共的知識份子才是現代化的重大受益人，而有些人的情況却與受益的人是南轅北轍的。

現在政策下的受害人是誰呢？主要的是三種團體，其一是一千七百萬名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間入黨的青年，現在他們正在此次的清算中首當其衝，因爲他們當年批判的老幹部目前復出當權。第二個遭受嚴重傷害的團體是超過一千萬名的下鄉青年，他們是在中學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而下鄉落戶的，現在他們發現自己沒有學識技術，却要通過嚴格的考核等課程才能再度進修。這使他們不可能在進大學的競爭中獲勝。第三個團體是在新政策前感到恐慌的各級學校和大學中較年輕的教員們。共黨過去曾要求他們精研毛思想超過對科技課程的重視，現在却又反轉過來，因此他們的前途堪慮。

在過一段更長的時期後，中共社會內被新的優先次序政策所損害到的人，將會再度擴大。只允許「最好和最優秀的人」享受高等教育的政策，將壓制非知識份子子女的青年們，潛在的向上爬昇的機會。重新引用的物質刺激政策，將擴大城鄉間收入的差異，而且也將製造出一批工人貴族，就像一九三〇年代蘇聯的現象，

況且、中共派出上千名最優秀的學生外出留學，在他們回去後的年頭裏，會是中共的定時炸彈。他們暴露在外間極端不同而又有全新科技水準的社會裏，會使他們對中共的現代化喪失耐性，而且也不再尊敬原來的價値。同時與上一代之間的代溝也會更爲嚴重。因爲曾教導過他們的中共上一代所爲他們製造的環境是排外、孤立和反智主義的，這些與他們所留學國家的社會環境是截然不同的。價値的衝突將使這兩代的分裂更爲嚴重，而此一問題亦勢將爲禍中共許多年之久。

無法滿足工農基本期望

這些壓力將會惡化下去，何況目前所强行的計劃並未產生期望的結果。上層人員似乎並不充分了解他們所遭遇的困難，比方說，據報中共的人員已對開發外海石油計劃的複雜性感到驚愕，而且也對這一計劃到眞正投入生產所需的長時間深覺懊惱。

過去十二年來，整肅與反整肅已經留下了惡性的結果。上上下下的中共幹部都已經清楚地了解到，不管黨是如何的巧飾雄辯，沒有一個政策路綫是能長久的，誰要是開始實施一項政策，就會在下一次路綫的改變中遭到痛苦的打擊。

因此現在「中央」的領導階層必須致力於取得幹部的信任，並鼓勵所有階層的行政人員去勇於承担責任，以推行現代化的大計劃。這些政策所造成的社會緊張將很難使得行政體系熱切起來。

了解了這些政治困難之後，就可以考慮現代化目標失敗後所可能發生的事。舉例來說，假如中共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發現它必須一年進口一千萬噸的穀類（無論是歉收或因農村收入增高所需的食物也增加）領導階層就必須決定是削減工業化的目標呢或是大量增加對鄉村的開發以應付問題。無論如何，北平已經發現他們無法實現一個快速達成的現代化計劃，同時也無法滿足工人和農民的基本期望。

前述的問題都會阻斷工業化的進行。很明顯的，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現代化的計劃將直接有損於中共革命的兩項主旨：平等和「國家」獨立。毛曾要求消除三大差距：城鄉之間、勞心勞力者之間和工業農業之間的差距。中共現代化的進行使這三大差距增大。外交政策方面，也違反了以前爲了洗雪外國所加諸中國的恥辱而强調的自力更生政策。

華鄧同床異夢嚴重分歧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受過教育的精英份子將會

增加，也將在決策中扮演要角，享受特權，他們襲打擊。其它較年輕的委員則也集中在華某週圍以圖自保，而華過去與鄧的關係雖算可以，但現在已趨於緊張了。

由於政治局過去的歷史和年齡世代的不同，他們間尖銳的政治辯爭和緊張，將會繼續破壞這個製定現代化計劃的政治團體。在經過一段長時期之後，有更嚴重的問題可能會表面化。鄧與華都一心想要中共現代化，但是鄧在爲這目標奮鬥的過程中，願意比華付出更大的有關中共革命核心價值的成本。而鄧是被政治局中大多數元老所支持的，華背後的却是較年輕的領目。他們間的差異可由中共科學大會上，華鄧發表不同的演說中看出。比如鄧主張科學家們少搞政治活動，而華却强調政治活動，而華却强調政治的重要性。



落後的工業基礎，如何在短期內現代化起來

展現代化的結果，將使中共在科技和財政上仰賴外國，會形成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信念，更糟的是，對現代化計劃加强推動的結果，將使在國外留學多年的人對自己的文化產生疏離感。

再從對政治局成員之間歧異的具體分析來看，從現在開始幾年之內，他們年齡間的結構將有改變。八十歲的葉劍英，七十三歲的鄧小平，七十九歲的李先念，以及其餘的二十名委員中的七個，都在七十歲以上了，委員之間政治上的歧異，是由於政治局中老一代和五、六十歲一代之間的不和。

一般而言，現在政治局中老一代的委員在文革期間都曾被迫害過，而年輕一代的委員卻是受益者。七〇年代初期，三個主要而較年輕的委員在元老派與四人帮長期鬥爭中，是屬於騎牆派，因此現在在政治態勢上都很脆弱，這三個人是吳德、陳錫聯和李德生，他們都要尋找聯盟以對抗

簡言之，華的政見比鄧要更本土和更羣衆路綫。也比鄧更强調維持平等的價值和中共文化原來的樣子。

鄧在考慮了華的歧見後，必須處理的問題是領導階層已年老，會很快地轉移到另一派的手裏，鄧必須設計一套政治策略以推進根據他的計劃而塑造的現代中共。事實上，他也試圖把這一套傳給他的繼承人。

毛思想正逐步遭到批判

這套策略的第一招，是採用了「十年經濟計劃」和一項「八年科技計劃」，同時也與日本和歐市簽訂長期貿易協定，這些行動並不能保證中共因此就一定能現代化，但可以在中共領導階層中，促使這套計劃必須如此實施多年而不能更改。鄧可能對自己說，假如中共到八〇年代末仍對現代化有信心的話，這這計劃就很難推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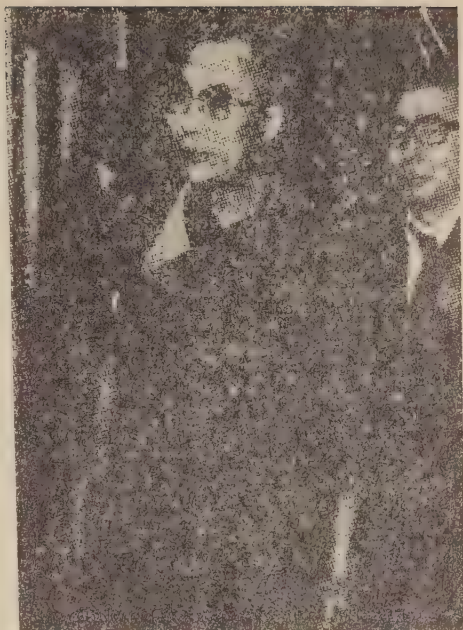
鄧的第二招和第三招是驅除毛澤東文革的鬼影，而且也逐步的在批評毛思想。

此外，鄧還有一項新的策略，其中含有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他否定文革和四人帮當政這些年來每一方面的表現，並把四人帮和林彪攪在一起。第一部份是閹割毛思想。

目前仍無證據顯示華已接受了鄧對毛的批評，他仍決定維護毛的聲譽。短期之後，中共領導階層雖都擁護現代化政策，但會在如何對待毛澤東問題上產生分裂。而在經過一段長時間以後，問題將是當現代代化在八〇年代初期遭遇困境時，這個因現化計劃而結合在一起的領導班子，如何再保持其團結？

達賴被拒簽證糾紛

岑啓亮



世界佛教大會（WFB）一九五〇年成立於斯里蘭卡共和國可倫坡，原則上每年舉行一次大會。兩年後在日本舉行第二次大會，經過四分之一世紀，今年十月一日起，為期六天的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大會，又在日本舉行。

蘇與外蒙也厚顏與會

除地主國日本外，有中華民國、韓國、泰國、印度、法國、美國等民主國家；以及蘇聯、外蒙古共和國等共產「國家」共二十二個國家的代表，四百多人參加大會。認為「宗教即鴉片」的蘇聯，除了部份人民信仰傳統的希臘正教以外，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佛教信仰。而蘇聯却夥同它的外蒙政權，以近中國邊境西伯利亞地區尚有少許殘破不堪的佛教寺廟為理由，遣派代表參加佛教大會，對佛教國家或各國佛教揚媚示好，純然是政治動機。

在這一次的世界佛教大會開會前後，發生兩件大事，一為開幕式當天起，有六名旅日的越南佛僧絕食抗議越共政權殘害人權；另一即為流亡印度的西藏達賴喇嘛，被日本外務省拒絕簽證所引起的糾紛。

共產主義禁止人民信仰自由，迫害各種宗教，已成司空見慣的事，所以六名越南旅日佛僧的絕食抗議行動，獲得各國輿論聲援和同情外，並沒有發生更大的波瀾，但達賴喇嘛被日本外務省拒絕簽證糾紛，問題並不很單純。

藉故拒簽又出爾反爾

八月中旬，達賴喇嘛就已向日本外務省申諭簽證，八月二十六日外務省向主持這次大會的日本佛教總會查證時，外務省官員認為達賴喇嘛在申請簽證表格上所填記錄不符事實。八月二十日，園田直外務大臣更公開表示，達賴喇嘛的簽證申請表格上，說明「已透過前日外務大臣藤山愛一郎辦事處，達成中共對他參加世界佛教大會的協議」是虛偽的記載。因為經過外務省調查，藤山辦事處並未獲知此事，乃依入國管理法中的「虛偽申請者，不得給予簽證許可處理。」率予拒簽。但是翌（二十九）日在印度的達賴喇嘛獲知拒予簽證消息後，表明簽證申請表所塡內容，是根據日本佛教總會邀請函內所記載，並非所謂的「虛偽申請」。

後來經過日本佛教總會努力交涉，及日本國內外輿論的反應，日本外務省才答應「以不得從事政治活動」為條件，給予簽證。姑不論達賴喇嘛政治立場為何，但他畢竟是一代佛教宗師，身為佛教大國外務大臣園田直，未詳審事務原委，率然直謫之為「虛偽申請者」除了有失大臣之資格外，也被認為是對日本及各國佛教徒構成莫大侮辱。園田直的這一畫蛇添足舉動，誰都看得出來，目的在討好中共，表示他對中共忠誠友好。因為亡命印度的達賴喇嘛，近二十年來一直是大陸共黨政權的眼中釘。

領導鐵幕外藏胞奮鬥

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兩年後，中共又和年方十六歲的達賴喇嘛簽立協定，「保障」他的宗教和政治領袖地位。但事實上，中共把達賴喇嘛軟禁在拉薩宮殿裏，並對西藏人民嚴厲迫害，掀起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的長期西藏同胞抗暴運動，藏胞死亡達二十萬人之多。所幸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間，達賴喇嘛和隨從一行，趁虛逃出拉薩，完成連續急行十五晝夜的歷史性逃亡記錄，強渡喜馬拉雅山脈，抵達印度。根據最近美聯社記者訪問達賴喇嘛的談話中，則一九六〇年代，大陸文化大革命殺戮之風吹襲到西藏，身為政教領袖的他，必然遭受悲慘命運是可想而知的。言下猶有浩劫餘生，不勝餘悸之感。

多年來幸運逃出西藏的反共同胞有十萬人左右，約六萬（有謂八萬）居住在印度西北部達馬沙拉地區，其他散在隣近國家，澳洲、歐洲、北美洲等



達賴在日本寺院觀看僧人儀式

地。在達馬沙拉地區居住的藏胞，他們自設教育等公共設施，雖然在此出生的孩子可以獲得印度國籍長期居住，但他們都不願意，盼望有一天能重返西藏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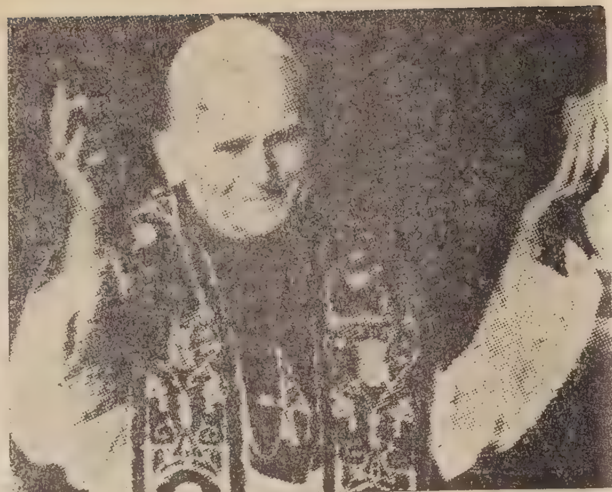
有信心不藉暴力返藏

達賴喇嘛成功逃出西藏時，大部份珍貴財寶都已帶出，可以維持這一個頗像流亡「政府」的費用。他們平常生活刻苦，胼手胝足，主要的費用花在維持七千學童教育方面，另外在維持散佈世界各地藏胞所發行的出版物，也要相當費用。他們資金另一來源是在印度藏胞的定期捐獻，規定有勞動能力的成年藏胞，每月要繳納印幣兩盧比。

在上述的美聯社記者訪問中，曾詢及是否有些心重返西藏，重建家園，達賴喇嘛的答覆是肯定的。他說從陸續逃出的藏胞口中獲悉，絕大部份的西藏人不滿中共統治，例如有一個四千人的村落，「滿意」中共政權的才十或十五人，人心向背顯然。他又說西藏同胞中，有人主張像巴勒斯坦游擊隊一樣，以暴力困擾中共政權，謀求重返家鄉的說法。但達賴喇嘛表示西藏的情形與巴勒斯坦不一樣，他相信流亡藏胞終將回到故土，而其實現的日子，距今當在不遠，至少要比逃出西藏以來，這段時間要短。

梵蒂岡對共產世界態度

陳獨塵譯



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根據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前的幾任教宗的政策，儘管遭遇若干挫折，並有人呼籲審慎行事，但梵蒂岡已逐漸走向與共黨統治的東歐和平共存。

波蘭樞機主教鄔蒂瓦由其名稱的選擇，已顯示，他將繼續他們的政策，作爲這全世界的宗教的領袖，不論其身爲克拉科大主教時的個人立場爲何。

廿五年前教宗庇護十二世頒令，將「無神論的共黨」逐出教會，但他的繼任人教宗若望廿三世於一九六三年打破這一禁令，而接見蘇俄頭子赫魯曉夫的女兒和女婿。

梵蒂岡和共產世界基本哲學的爭執，已因史達林激烈的反教會政策而更惡化。史達林譏笑的一句話，可以代表克里姆林宮對羅馬教廷的藐視，他說：「教宗有多少師軍隊？」

雖然在以後的這些年中，思想的鴻溝仍存在，而一般認爲梵蒂岡的外交行動是保護共產世界內的教會和其約六千萬信徒的唯一實際的途徑。

若望廿三世後任，教宗保祿六世原是梵蒂岡資深的外交家，他繼續這一方針，接見蘇聯集團的高層訪客並與南斯拉夫交換使節。

教宗保祿並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在此與匈牙利共黨頭子卡達爾舉行一次秘密會談。這一友善的表現與一九四九年已故樞機主教明增蒂被判叛國時的冷戰爭執，正成强烈的對比。

當教宗於一九七四年迫使這位已成爲反共象徵的主教離開布達佩斯時，即已消除梵蒂岡與共黨關係的一主要阻碍，但也引起了保守派天主教徒的攻擊。

教宗保祿曾指名譴責的唯一共黨國家，是自稱爲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的阿爾巴尼亞。

教宗保祿在一九六七年，即梵蒂岡與華沙的關係有改善跡象的這一年，將鄔蒂瓦升爲樞機主教。

波蘭是天主教徒最多的共黨國家，在其三千五百萬的人民中，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到自認是天主教徒。

在該國有强大的波蘭天主教會，據說最初對梵蒂岡的外交行動，持很審慎的態度，但以後即表示贊同。

波蘭的總主教，即樞機主教魏茲恩斯基曾於去年十二月協助準備波蘭共黨頭子季瑞克首次訪問梵蒂岡。教宗和季瑞克在會談中並保證他們努促進波蘭的教會與國家合作。波蘭教會有卅位大主教，在天主教的世界中是一重要的集團。

波蘭一家雜誌的編輯說：「我認爲在波蘭人口中佔百分之九十五的波蘭天主教徒的反應將極爲熱忱。在波蘭宗教非常興盛，在這兒有羣衆的傳統宗教，隨時準備復蘇。」在天主教會努力改善其教徒的命運而言，在東歐捷克是最難克服的阻碍。新教宗對這些問題的個人經驗，無疑地對有助於擬訂梵蒂岡這一政策的未來方針。

此後數年梵蒂岡的强硬路綫，目的也在阻堵那時强烈傾向於莫斯科的義大利共黨。

最近幾年雖然義大利共黨的力量與影响力均增强，而梵蒂岡却避免發生公開衝突，教宗保祿和若望保祿一世均曾接見羅馬的共黨市長卡羅。

時事評論

港府與公務員的工潮

徐達文

最近，有關公務員的工潮問題，確成為香港市民及香港輿論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因為福利員、測量員、郵務員及護理員的先後實行及計劃實行的「按章工作」，經已造成市民的不便及社會的不安。對這種經已公開化的公務人員的工業行動，有關雙方應該本着互相忍讓及互求協議的態度，來處理這種變相罷工式的勞資糾紛。因為這種直接影响市民的不便及社會的不安，而對港府的議辦貫徹與工作效率，也帶來極大的影响。因此，港府當局應該重視公務員近來連續發生的工潮，並以妥善的辦法加以解決。否則，作為香港勞方最大僱主的政府當局，沒有重視，也沒有推行勞資關係的建立，及沒有正視，也沒有謀求勞資糾紛的解決，這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安定和聲譽，都會引起不良的後果。

我們認為，政府若干僱員團體採取這種工業行動，自有他們本身的充分理由，而這種理由，也是值得市民同情和支持的。像郵差的工作待遇偏低，工作負担太重，及工作條件不佳，使到他們的職業與他們的收入並不相稱，政府應該改善他們的薪級制度，否則，他們的正常性收入，是不足以維持起碼的正常開支。以郵差的工作性質與工作效能及工作表現，目前他們的待遇的確太低，對他們要求的待遇應該重視，更何況他們所要求的薪酬起點與高點，與港府所擬定的，只高出一百多元。又如護理人員的薪級制度，工作時間，交通供應，工作環境等，都值得當局注視。因為護士所受到的專業訓練與技術職業，應該有較高的薪酬，更何況她們的工作性質，使到她們要輪班工作，要打風上班，要晨早返工；更何況以香港的醫療設備，使到她們要人少做多，要超時加工，她們這種工作負担與工作性質，應該是值得港府重視的，以便在薪級編制，上班時間，交通工具，工作環境等方面，作出適當的安排與合理改善。

其實，這是政府僱員採取這種「按章工作」的辦法，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考慮到市民的不便及工作的不便，已採用較和緩的方式，而不致演變成過激的行動，像郵務員的工業行動仍沒有實行全面罷工。不過，這種行動，對市民生活及政府工作，實有一定的影响。故任何關心香港的人士，都不願意見到這種怠工現象與罷工風潮的產生。我們認為，對公務人員的薪級不均，薪酬不高，及環境不佳，如果港府能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困難處境，能實事求是接納他們的合理要求，就不致接二連三發生公務員的工潮。可是，港府某些高層人物的「飽漢不知餓漢飢」的冷漠態度，及高高在上的辦事作風。致沒有關心低級公務員的起碼生活與最低要求，才會將政府與公務員的糾紛，逐漸演變具有連鎖反應與社會反應的工潮。

我們這種提法，並不是說所有公務員的加薪要求與政府提議，都是十分對的。以政府的立場，自然要考慮政費開支，薪級制度，工作分配，及各種內影响等因素。故港府處理公務員的工潮，就要採取審慎性的態度。但審慎並不等冷淡，官僚和保守。否則會引起更多不滿。

如果港府能注視這些公務員久已存在的設實問題，就不致發生這些工潮。可惜，港府的銓叙政策與薪級制度，對中下級公務員照顧不夠，對高級公務員體貼過份，像政府給予高官高額的住屋津貼，而這種津貼竟比七八名低級公務員的薪酬總和還高，此外，對高官還有許多關心和過分的津貼，但對低級公務員的起碼生活，却漠不關心。我們這種說法，並不是鼓吹絕對的平均主義。事實上，在任何社會都不少能做到眞正的平等，平均及平分。但高低懸殊及貧窮差距，却不是好現象。更何況逐漸造成這種差別，仍然是民主社會一個目標。對舉行民主主義的香港來說，這種差距懸殊的產生和劇化，對社會安定與民心偏向，確無甚好處。

人才登場賢能在位

秦明

政府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的規定，辦理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定於十二月廿三日及廿七日分別投票。包括僑選立監委員在內，這次要選出國大代表五十六名，立法委員五十四名，監察委員十五名，合計一百二十四名。國民黨員參加黨內候選人登記的，統計結果，計有七百四十人，來角逐一百零四個席位（即在一百二十四個名額中除去遴選者二十個名額不計在內）。而這次選舉提名作業改為：（一）直接徵詢黨員意見不由小組推薦，（二）執政黨向社會大衆推薦人選，而不提名，（三）未經執政黨推薦的黨員，事先報備可以自由競選：（一）黨員可為個人身分競選的黨員助選。（二）個人身分參加競選，競選期間與非黨員合作，亦不視為違反黨紀。這次黨內候選人登記者七百四十人，登記與被推薦的比例約為六比一，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高比例。在衆多登記候選人中獲得黨的推薦，亦非容易。

此次黨員的踴躍的登記顯示幾個特徵：一是顯示青年問政的興趣非常濃厚。依統計，登記的黨員平均年齡為四十四點七歲，其中三四十歲者佔了很大的比例；二是知識份子從政的願望大為提高。在七百四十位候選人中，大學程度以上者達五百六十五人，幾佔全部的百分之八十。三是參加登記的黨員中，各行各業的都有，據統計：有大學教授、小學教員，有董事長、技工，有鄉長、科長、科員、秘書、家庭主婦、律師、法官、新聞記者、鄉民代表等。四是登記的黨員中，絕大多數不是有錢或擁有勢力的人士。今年人數較之六十一年多出了一半。

同舟一命肝胆相照

國民政治水準的普遍提高，有熱忱為公衆服務的人數愈來愈多，積極參與政治意願也日益濃厚，自然選舉競爭益趨熱烈，所以負責選務的機構與全體工作人員，必須深深體認此種情形，眞正以嚴守超然公正為基本立場，一切措施都必須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以及一切以公開的方式進行，才能導引全體選民作理智的判斷，才能對於候選的政見與言論，作客觀的分析抉擇，來投他們神聖的一票。

政府決心辦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誠如蔣總統對這次選舉所提示：「政府在此時此地辦理選舉，為的是要促進全民的團結，鞏固社會的安定，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能在選舉中發揮同舟一命、肝胆相照的精神。」所以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必須崇法守法，為民主政治樹立楷模共同達成選賢與能的目的。候選人在競選中，須發表建設性的政見，反映多數民衆意願的言論與貫徹國策的主張，以作為提供政府施政的參考。如此才能使此次選舉趨於成功圓滿，才能經由選舉帶動政治革新，以選舉來促進全民的和諧團結。

公開、公正、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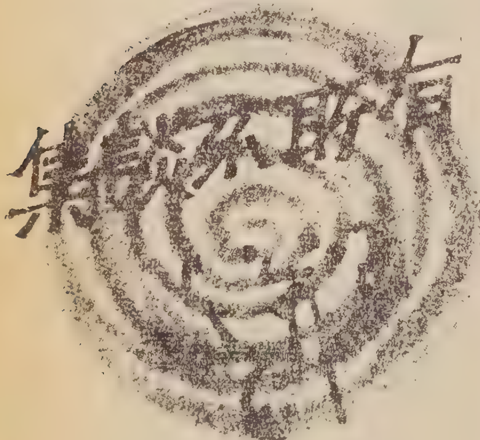
據台灣地區歷屆選舉資料顯示，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既要嚴守黨紀的約束，更要遵守選舉的法令，無論是發表政見或者是選舉活動，面對着一撮自稱無黨無派的「政客」，祇能採取正當的防衛，却無法發揮選擊的戰鬥潛力，因而常在衝刺激烈的票源地區，處處被動，逆來順受的吃了不少暗虧。

至於自稱無黨無派的候選人，針對執政國民黨的「容忍」，則目無法紀，目中無人的使出旁門左道的手段，以漫罵政府，抨擊執政黨逞能，專門發表一些偏激的謬論，利用法令的漏洞，施展他們「無對不反，無反不對」的一貫「花招」，甚至不惜向法令挑戰以譁衆，去騙取一些政治認識不夠的選票，使民主政治蒙染汚點，住過台灣或去過台灣之人，應該記憶猶新！

不好再姑息養奸

以言論潑辣，選舉花樣最多的高玉樹為例，他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執政的台北市黨部在宣傳方面，一再要求黨籍的市政記者不要反駁和抨擊高玉樹，以表示民主的風度，高玉樹當選之後，凡市議員對市政缺點的批評，對高玉樹不利的新聞不要發表，甚至市府單位主管的施政報告，有功要歸於市長的「領導」，有過要主管承担，這種政壇上以德報怨的容忍做法，執政的台北市黨部可謂用心良苦，結果並不因此而得到對方精誠的合作，遇到市政發生了困難的問題，就推說是黨籍市議員的牽制，負責黨政關係的人員吃力不討好，還得吞聲忍氣去「抬轎」，為的是已尾大不掉了。直到如今，高玉樹還主張强化一個在野黨的力量來唱對台呢？

鑒於歷屆地方選舉的教訓，深望選務當局對年底舉行的選舉，一定要公平執法，國民黨提名候選人固然要嚴守法令，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也不能越出法令範圍以外去活動，在公平的原則下從事公開的競選，任由選民真知的選擇，使人才登場，賢能在位，才是民主政治之福。



鄧小平訪日的大統戰

柳山

鄧小平準備率四十多名隨員的代表團訪問日本，可謂日毛簽約過程的一項壓軸戲，也是中共對日本進行更大規模統戰的一個新的開端。以鄧小平的善玩花樣，及廖承志向以中共的「日本通」自命，在日本社會各界擁有廣泛聯繫，所以他們這次共訪問日本，準備在日本各地待上一週時間，展開普遍活動，其主要陰謀何在，也就不難想見了。

中共與日本交換這項批准書，原不必由高級頭頭直接出辦理，更不必要由鄧小平爲此親自往訪日本。但鄧小平却以共黨幕後最大當權派的身份，緊抓着這一機會，決定立即前往日本一行，就知道他們是如何重視對日本的關係了。猶憶這一旦毛「條約」簽字後不久，鄧小平在接見一日本議員訪問團時，就曾公然表明，中共對日關係，在其整個對外活動中，已佔有最優先的地位。也就是中共已把拉緊與日本的關係，加强它們和日本的合作，視爲其對外活動中的首要目標。而現在鄧小平本人決定趁交換批准書的機會，親自率團往訪日本，不祇表明它們對日本關係的極度重視，也反映它們在這一方面正兼程前進，絕不錯過一分一秒的時間。

今日中共所以如此重視對日關係？就現階段的情況來說，完全是基於中共「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中共要想達成其「現代化」的要求，最主要的，就是要從世界各先進國，尋求大量的科技協助及設備，以謀迎頭趕上外國。在此方面，中共目光雖遍及世界各地，而其重點，却放在日本。這種原因，一是由於日本與大陸在地理上的接近，雙方往還，比較節省時間與方便。日本與中共間，已有大宗的石油及煤產交易，雙方的貿易關係，足資互相調劑。三、雙方同屬東方，生活習慣相同，語言接近，比較更易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所以，中共本來「四個現代化」的能否獲有相當的成果，關鍵就在它們對日本的關係。於是它們對於日本，也不得不全力以赴，企圖從各方面要把日本套牢。

因此，現在日本與中共之間，除了最近日本通產大臣河本敏夫訪問北平，與中共取得協議，將大量擴展雙方的貿易及進行技術合作外，並展開了大規模的人員交流計劃。譬如，就在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日的兩週多期間，日本各種各樣的公私團體，訪問大陸者，即多達十九個。這些團體訪問大陸的目的，或爲科技合作，或爲商務，但都加强了中共與日本各界的關係。結果使中共在日活動建立了更大的基礎，也使日本更走進了中共的圈套，益加無法脫離其掌握。

最近中共高層人事，會出現一連串的重要更動。

這也是自本年三月中共「五屆人代會」，正式組成



蘇聯對中東的新策畧

大衛營中東高峯會議之後，蘇聯的立即反應除了言詞上的抨擊外，似未採取實質的破壞行動。不過，跡象顯示，蘇聯目前正試圖在中東推動三條反對大衛營高峯會談結果的主要路綫。

可是，阿拉伯及西方人士認爲，蘇聯在中東的勢力仍然相當地薄弱，它所採取的新做法能否發生效力，頗値得懸疑，況且，美蘇關係目前正有機會轉趨緩和之際，莫斯科的對外政策沒有必要刺激華盛頓。

然而，對於蘇聯而言，中東主要並非一個以阿衝突的問題，而是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對抗的一部分。因此，蘇聯當然不會接受大衛營會談的協議結果。

由最近的跡象看來，蘇聯在中東所推動的三條主要的反對路綫爲：

（一）當以埃之間的和約談判正在華盛頓進行之際，克里姆林宮利用自己及東德的武器及金錢給予叙利亞更多的援助。莫斯科希望叙利亞能從它那裏獲得足以防衛自己對抗以列色的保證。

（二）克里姆林宮目前亦試圖透過叙利亞向約旦煽火，以加强安曼對大衛營會談協議的疑慮。對於安曼，莫斯科的影響力可說非常微小。但是，莫斯科明瞭，若無約旦的同意，西岸問題是無法獲得眞正的解決。

（三）莫斯科還在鼓動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反對蘇聯所認爲的埃及對阿拉伯利益的「背叛」。

由此看來，蘇聯對大衛營會議的態度及立場數週以來一直未有絲毫改變。它仍然指稱埃及總統沙達爲阿拉伯世界的「叛徒」；仍然指責美國在操縱中東的謀和過程。

叙利亞總統阿塞德最近訪問莫斯科之後，蘇聯對於大馬士革的軍援保證已然加强許多。阿塞德結束訪問時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說，雙方已作成「相關的決定」，以增强叙利亞的防衛潛力」。此外，在此之前，阿塞德曾訪問東德，與東柏林主管援助的官員會談。

對於上述莫斯科在中東的反對跡象，觀察家覺得有意思的是，假如卡達總統與蘇聯頭子布里茲涅夫今年年底眞的舉行一項限武的高峯會談，不知布某會就中東問題對卡達表示何種看法及態度。

有人認爲，蘇聯會緩和對大衛營會談的抨擊，甚至可能減少對叙利亞的武器援助。有人則認爲，蘇聯的態度將會保持不變，只不過在言詞上的表示將會減少。

美國國務卿萬斯本週末即將赴莫斯科與蘇聯頭目談判限武新的問題克里姆林宮目前似有意在限武問題上與美國完成第二階段的協定。因此預料克里姆林宮對中東的以埃和談將不會發表激烈言論。不過，値得注意的是，如果美蘇眞的在今年年底達成一項限武新

北平集團內鬥加劇

余秋人

中共這種人事更動，有的是屬於其他原因的普通人事調動，但大多數更動，則的確是由於進行激烈政治內鬨的結果。如中共「商業部長」王磊的調職，由姚依接其遺缺，及「四機部長」王震的調，由錢明繼任，均屬前一性質。因王磊雖由「商業部長」台上調走，却另給以北平市「革委會副主任」一職，並遣往國外公幹，就表明其並非全垮。可是，如天津市頭目解學恭，北平市頭目吳德，遼寧省頭目曾紹山，及內蒙古頭目尤太忠的垮台，則完全全是被內部政治鬥爭所擊的。至於北平軍區軍事領目陳錫聯的傳說被整，自然也屬這一連串事件中的重要一環。

在這些被整垮的中共頭目中，天津的解學恭，先由上海去的林乎加所代替。待北平市吳德垮台，林乎加又去接替吳德的遺缺，而把天津市交由新從浙江調去的陳偉達。而內蒙尤太忠被整垮後，即由先行安排好的周惠所取代。至於曾紹山及陳錫聯（垮台若屬確實）兩者究由何人接替，尚未見公開。這當中吳德其人被撤離北平市職務之後，據報仍保留其中共「政治局委員」及「人代會副委員長」兩職，所以人們也以為他並未眞垮。其實，這種安排，正如當年蘇聯總理馬林可夫垮台後調為電力部長，及莫洛托夫垮台後調為駐外大使一樣，只是一種過渡，而其實際已被整垮，則是毫無可疑的。

現行中共當權派，所以依次要向這些傢伙開刀，而不一舉把他們整垮，毫無疑義，乃是由於繼續整肅「四人幫」所需要。這些傢伙，想當年都是「四人幫」的隨從者和外圍，尤其吳德等，在「天安門事件」中，確為「四人幫」出過大力。當「四人幫」被清除，鄧矮子剛上台之初，由於戰略上執行「重點攻擊」，儘量縮小打擊面，所以除了「四人幫」的幾名公開「帮兇」，如當時「外長」喬冠華，及安徽省頭目宋佩璋之外，其他都暫時留着不動。可是等到了「四人帮」的基層幹部被肅清，鬥爭箭頭逐步向上，則這些當年與「四人幫」合夥的所謂「風派」及「悟派」份子，也就難免被屠戮了。

由此可見，現在中共內部的鬥爭，不僅未稍緩和，反而更邁進火併的尖銳化階段。在過去數月的自我答辯中，吳德已經表明，他當年在「天安門事件」中的一切作法，並非是自我作主，而是奉「黨中央的命令」行事。這所謂「黨中央」者，係何所指？何人曾下了這種命令？現在的鄧派當權份子，勢必要繼續予以追查。這種追查的結果，牽連必然更廣，也將拉出某些大頭。尤其陳錫聯爲的軍人，其所採行動，當更離不開上層決定，因此若再繼續追查，說不定會牽連更大的軍事頭目。



謝夫成柯的高價女伴

李凱詩譯

蘇聯外交家謝夫成柯在今年四月向美國投誠，是美國情報界的一件大事。謝夫成柯是聯合國副秘書長，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親信，且熟悉克里姆林宮內幕。關於限武談判的蘇聯立場和蘇聯秘密（KGB）的工作，他知道得很多。

由於他可以供應價值極高的情報，所以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他招待得無微不至。四十八歲的謝夫成柯在華盛頓獲得一棟豪華公寓，「中央情報局」給他一份顧問的薪水。

有一個卸任情報官員說：「我們必須滿足投誠者的一切要求，使他們快樂。否則他們就不肯提供我們急需知道的情報。」

謝夫成柯要的是一個女伴，「中央情報局」替他找到一個名叫莱蒂在上個禮拜對「國家廣播公司」（NBC）記者說，在過去六個月裏，她跟謝夫成柯一直過着奢侈逸樂的日子。她說，她獲得的代價是四萬美元現欵，一部嶄新的柯維蒂汽車，到維爾京島去度一次假。在記者招待會上，莱蒂還說，有個「聯邦調查局」特勤員曾告訴她，她得到的錢是由「中央情報局」支付的。她說「謝夫成柯去找『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高級官員，領到一筆錢，然後把那筆錢轉交給我。」莱蒂說，她要根據這六個月的經驗寫一本書。

謝夫成柯證實莱蒂是他的待遇優厚的女伴。

他說：「我對她出手很大方。」但是他說，付給她的錢，都是從聯合國在他離職時送給他的七萬八千美元中動用的。

「中央情報局」承認支付謝夫成柯的顧問薪水，却否認曾用該局經費付給莱蒂。「中央指報局」發言人奚圖說：「『中央情報局』沒有付欵用一個妓女。」在上個禮拜的記者招待會中，卡達總統的否認聲明曾引起了一陣笑聲。

他說：「如果那個女人所說的錢數是正確的（其實是不正確的），那將是高度的通貨膨脹，違反了我的政策。」

有些資深報官員對這件事指的發展感到憤怒。另外，莱蒂事件也引起了一個問題：「中央情報局」欵待蘇聯投誠者，究竟應欵待到什麼程度？

（譯自十月二十三日「新聞週刊」）

外表修正本質不變

古鶴翔

陳獨秀晚年在一首詩中說：「食人及其類，助舊一朝烹。高踞萬民上，萬民齊屏營。有口不得言，伏地傳其聲。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雲雨翻覆手，信義鴻毛輕。黃金握在手，利劍腰間鳴。二者惟君擇，逆死順則生。爲惡恐不足，惑衆美其名。舉世附和者，人頭而畜鳴！」

陳獨秀這首詩，確實將共產黨的本質寫得入木三分，只有陳獨秀才能寫得出這樣的文字來。

中共變了，正在「走資變修」，正在向「帝國主義」獻媚，正如以前向「蘇聯老大哥」獻身似的一樣。

中共眞的變了麼？中共的確變了，變的是外表，不變的是本質，眞是「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

中共的本質一點也沒有改變，中共「埋葬」自由世界的陰謀並沒有改變，這陰謀創始於列寧，發揚於斯大林，繼承於毛周華鄧。——每當共產黨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危機時，便會戴起笑面殼來遮蓋那猙獰的臉孔。列寧主張「用資本家供給共產黨的繩索吊死資本家」，斯大林僞裝解散「第三國際」，跟着便征服東歐。

中共曾經高呼「擁護蔣委員長」，跟着就進行叛變。華國鋒曾經向「四人帮」表示效忠，鄧小平曾經向毛澤東「檢討」，結果是「四人帮」被補，老毛即將被鞭屍。可以說，一九一七年以來的歷史，便是共產黨交替着運用笑臉和暴力來征服世界的歷史。

毛澤東出兵韓國，無法打敗「美帝」，以一百多億美元「援助」越共，也沒有成功，可是一個「巴黎協定」，就把印支三邦的自由斷送了？

由於笑臉政策對共黨有利，毛周生時已開始勾結「美帝」，到了華國鋒、鄧小平掌權的今日，中共娼妓的笑容更加迷人了。自由世界是否知道，「一度春風」的結果，將是無窮的後患？

近日中共已向西德求借一百五十億美元，企圖建立大鋼廠；至於日本，雖揚言不會帮助中共建立現代化之軍隊」，事實上共「出入口銀行」已準備以相當十億美元的欵項貸予共帮，使其「工業現代化」。我們要問：「工業現代化」與「軍隊現代化」之間，眞的能夠嚴格劃分麼？例如鋼鐵，難道只能造拖拉機，不能制造武器？

不久以前，會任歐洲共同市場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哈佛爾金在北平表示，歐洲工業集團可能在中國大陸設立長期辦事處；歐洲銀行聯會主席崔斯金也說：「中共擴大支付入口方法之際，會向歐洲外滙市場貸欵，」

前些日子，英國以存欵入中共「銀行」之方式，協助中共解決經濟危機，近日英國首相加拉漢還邀請華國鋒訪問倫敦。

我們要指出的是；正當英國與中共關係「空前良好之際」，英國海關却在十月三日查獲英國有史以來數量最龐大的一批海洛英，這批來自大陸的海洛英共重三十二公斤，黑市價一千二百萬美元，截至目前爲止，今年內英國海關已查獲黑市總值二千五百九十萬美元的毒品。

肯定的，中共赤化及奴役世界的本質並沒有變。爲了赤化及奴役世界，中共可以「一面倒」也可以反蘇；可以高呼「抗日」，也可以「感謝日本皇軍侵華」；可以「抗美援朝」，也可以勾結「美帝」；可以和西方「友好」，更可以向西方輸出毒品。

周恩來訪問埃及時，曾在晚餐會中說：「美國在越南的軍隊，正在吸食鴉片，我們已經特地爲越南美軍，種植了最好的鴉片，供其吸食。」有關中共怎樣處心積慮，毒化世界的罪行，日本落合信彥博士經過長期的調査和求證後，著有「揭開中共販毒內幕」一書，內容翔實，萬人日報會經予以轉載，茲不贅述。

我們不能不忠告及警告自由世界的是：中共的笑臉殼後面，藏有毒品和利刃，其禍害決不因毛澤東、周恩來之死亡而減輕，反之，華、鄧集團之笑臉，比毛、周時代更可怕！

美國聖若望大學副校長薛光前博士警告說：鄧小平在和美國的交往中，正運用周恩來「打打談談」的策略，利用「强硬路綫」以粉碎「强硬的外殼」，或採用「軟弱與妥協的態度以迎合美國。」

薛博士回憶說，周恩來就會運用這種策略配合他的笑臉，取媚於人的態度和滔滔的雄辯，而成功地影響了一九四零年代被派往中國担任調停工作的馬歇爾將軍。

前幾天，法新社引述一份左派月刊的消息，叙述華國鋒、葉劍英誘捕王洪文和張春橋的經過，又叙述江青被捕時的情形，江青被捕時哭嚷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這些人便來欺負我！」這段新聞，值得西方國家反省：帮助共黨增强力量的結

果，就是自我毀滅！

共黨可以誘捕「四人帮」，可以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日就捉拿毛澤東的心腹，難道增强共黨力量以後，共黨感激西方國家的恩德麼？「蘇聯老大哥」，「社會主義頭頭」，尚且可以成爲第一號敵人，何況「帝國主義」？

中共的外表變了，它的本質並沒有變；毒化全球、壓迫人民，爭權奪利，征服及欺騙世界的手段都沒變！

中共實際有沒有變，最好由大陸同胞來答覆：中國人是安土重遷的民族，同胞們都不願離鄉別井，由一九七一至七六這五年內，用各種方法進入香港的大陸同胞，平均爲每年五萬人，去年已增爲六萬五千人，今年更將蹤升至九萬五千人。在十月九日清晨，本港農民已撈起一具隨海漂浮的青年屍體，在十月十日早上，又發現一具十餘歲少年的屍骸，屍旁放着一包東西，寫着香港親人的地址，同時附有遺言：「假若我不幸死亡，別要告訴鄉中家人。希望把我的屍體葬在自由的地方。」

中共壓迫人民的本質沒有變，中共爭權的鬥爭也沒有變，在不到一個月內，「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內蒙軍區司令員」尤太忠、北平「市長」吳德、北平「部隊司令員」陳錫聯都在鬥爭中失敗了。試問向這樣一個不穩定的政權投資，會得到甚麼結果？

强盜永遠是强盜，娼妓永遠是娼妓，中共禍國害世集團，實在兼有强盜與娼妓兩者的劣根性！

大陸人民所得低落

易禮金

根據八月十六台北市各中外報紙所載：世界銀行在「一九七八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中華民國個人所得爲一千零七十美元，已成爲東亞第四富有國家；中國大陸個人所得只有四百一十美元，爲共黨控制地區中最窮困者。」

當我們看到上述世銀所發表的這一有關中國大陸個人平均所得的數字以後，鑒於該項所得數字與我們現在所瞭解的大陸實況，相差太遠，對其眞實可靠性，不禁深表懷疑。因爲如就該項所得數字而言，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似乎已經達到接近台灣地區人民生活水準的一半；果眞如此，那麽大陸上的人民生活水準，何以現在還處於「缺吃少穿」的境地？爲確切瞭解事實眞象，我們似應加以小心求證。

現在，我們不妨先從計算國民所得的方法來加以檢討：如衆所週知，我中華民國計算國民所得的方法，是依照聯合國所頒定的「國民會計制度」規定，以國民生產毛額（ＧＮＰ）爲基礎計算出來的，其中並不包括中間產品及勞務價值在內：換言之，就是以每年生產之最後財貨與勞務，按照市場價格計算總值，再除以人口總數，即得個人之平均所得；但在中共方面，他們不是以國民生產毛額的方式來計算國民所得的，而是以工農業生產總值來表示。據專家估計，在該項工農業產生總值的本身，即含有百分之四十的重複計算部分在內，如中間產品及勞務等。因此，若以該項生產總值來計算個人平均所得，那就要提高於以國民生產毛額所計算出來的個人平均得了，今世銀竟以該工農業生產總值所計算的個人所得來表示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那就自然不切實際了。

茲就中共自己所公布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其主要產品生產情況再來加以研判：根據「中（共）美貿易雙月刊」五月份所載：一九七七年中共工農業生產總值，計爲二千六百億美元，按照去年大陸人口以八億六千萬計算，個人平均所得爲三〇二美元，尚較世銀所發表的四一〇美元爲低；但如按照國民生產毛額標準，以百分之六十折扣率計算，實際個人平均所得，尚不致超過一八一美元；然而僅就這一平均之個人所得而言，其可靠性，亦不無令人懷疑之處。例如：

煤炭是大陸上的主要能源，其實產量約佔能源總消耗量百分之八十，計一九五八年總產量約爲二億七千萬噸，一九七七年總產量約爲三億八千萬噸，二十年來，僅增加百分之四十，平均年增加率爲百分之一點六；至於糖食生產情形，一九五七年總產量爲三千七百百億市斤，一九七七年總產亦不過四千一百億市斤，二十一年來，僅增加百分之十一；而大陸人口，在同一時期內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是糖食增加速度遠落於人口增加值率之後。基上所述，其他一般工農業之生產情形，當亦不難想像。

中共新當權派自已也承認：近幾年來，由於「四害横行」、「五災俱全」（旱、水、凍、雹、震），經濟情況，不但「十年徘徊」、「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下降」。華國鋒自已也曾坦白說過：「國民經濟幾乎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準此而論，中國大陸個人的實際平均所得，如國際標準以國民生產毛額計算，恐怕倘不及一百美元。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大陸的個人平均所得，實際上絕對不可能達到四百一十美元，大陸上人民的生活水準，也絕不僅是「爲共黨控制地區最窮困者」，可以說已經是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

由此可見：中共所以要以工農業生產總值表示大陸的國民所得，旨在誇大宣傳，掩飾大陸內部的經濟危機，進而達到他們統戰陰謀的目的而已。希望世銀注意，對於今後中共所發表之有關國民所得統計數字，於引叙時以應予以特別愼重處理，俾世人得以瞭解大陸人民生活窮困的眞實情況，才不致爲它的謊言欺騙。

我離開北京前夕

古威威

記得在我離開北京時，學校「黨」支部書記，「團」總支書記，「革委員會」幾個副主任、班主任教師、部分課任老師，還有就是平時說得來的同學和兩家有密切來往的親人，紛紛找我談話，他們中，有說實話的，有說假話的，我把他們和我的談話，叫做「亮相」。

黨支書要我不說天安門事件

「黨」支部書記是代表「黨」的，找我談話，是交代「黨」的政策。這們「黨」支部書記姓賈，據說是出身農村，嫁給當官的成了官太太。別看他文化水平不高，官架子可不小，見人說話，冷冰冰地鐵板一塊，我是學校的「紅人」，和她接觸少說也有十次八次，却從來沒見她笑過，這回找我談話，居然笑了，笑得好陰沉，黑眼珠子射出滴道兒光，她說：「威威，你就要離開祖國了，我代表學校黨支部對你說幾句話，記住，到了那裏，不要做損害國家的事，不要說損害國家的話，有關國家的機密，不要亂說，天安門事件也不要說，我們相信你會做到的。」

現在看來，賈書記的估計錯了，我到了香港後，就做了損害「國家」的事，說了很多損害「國家」的話，洩靈了「國家」機密，甚至把天安門事件寫成文章發表出來，總之，是成了「叛徒」了。

團書記要我宣傳馬列

「團」總支書記牛老師找我談話，因為我是團員，而且還是一個團員中的小頭頭，從「團」的角度出發，他說：「威威，你出去之後，還要繼續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不但自已要學，而且還要宣傳，組織馬列主義小組……」

這話說得很可笑，不知牛老師當時說這話時，臉紅不臉紅？其實，這也難怪，外國怎麽樣？他也不知道，他說這話，並不是他個人的意見，他不過是錄音帶，被人錄上放出來罷了。

學校革命委會有三個主任，正主任由「黨」支部書記兼管行政；兩個副主任，一個管教學，一個管後勤。

我和管教學的馬副主比較熟悉，所以代表學校找我談話的正是他。馬說：「外國人很壞，和我們有外交關係，却不承認我們的學歷；因此，不給你開學歷證明，就算我們開了，等於是一張廢紙。」

馬的話倒是眞的，學會「毛澤東思想」，不等於學會ABC和方程式，外國人不承認，是因為這樣的學生所學到的知識水準不夠；外國人之所以「壞」，就是不承認這是「新生事物」。

王老師語重心長

找我談話的班主任老師有兩個，一個是現任的，一個是舊任的。現在的班主任老師姓王，為人熱情有正義感，到我家訪問時常常發牢騷，表露出對學校現況的不滿，據說他的出身成分很好，沒有入「黨」，是因為不講共產黨好，沒有入「黨」，因為不講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王老師平時的話很多，這回找我話別，却只只說了一句「努力學習，天天進步，注意身體，後會有期。」

王老師的話，語重心長，所說的「天天進步」，就是要我思想衝出牢籠，而「後會有期」，却是一個大胆的想像，當我們再度相逢時，那時節可就不像現在一樣，「盡在不言中」。

舊班主任冷嘲熱諷

舊班主任老師姓袁，是個正統的「毛虫」，我家是華僑，爸爸有「國特」嫌疑，所以，他不同意我入團，我寫信到團中央告了他一狀，團中央派人下來了解，學校不知道當時的團中央是那一頭的（即毛江派的還是周鄧派的）；又知道自已工作中有漏洞，所以經過一番解釋之後，很快就批准了我入團，並把阻撓我入「團」的班主任袁老師調走。

我入「團」後，對袁老師的印象已經淡忘，最後連傳達室的工友趙老怕叫我去接電話，說是袁老師打來的，而我已記不起老師是誰。袁老師在電話：「好久不見了……聽說你要走了、……再見。」

袁老師調校已經三年了，三年來根本就沒有來往，我也不知道他調在那個學校，他之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了一些不冷不熱的話，我當時很納悶，但沒有工夫去想它，現在明白了，他打電話是向我挑釁，意思是說，你當年假積極，如今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

語文歷史老師殷殷期望

語文組組長陳老師，沒有教過我，但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在一起開會。陳老師對我很好，見了面總是說笑笑。當他知道我要出國時，特意送給我一枝金筆作紀念，他說：「威威，你紀雖小，却有一段不尋常的經歷，我送這支『英雄』牌的金筆給你，就是希望你像『英雄』一樣，把十幾年生活中的一個浪花寫下來……。」

我佩服陳老師的眼力，也得謝謝陳老師的鼓勵，現在我是把生活的浪花寫出來了，而且還繼續在寫，雖然寫得不好，但終於沒有辜負陳老師的期望和發揮那支「英雄」牌金筆的作用。

一個教歷史的杜老師，他是我爸爸的朋友，聽爸爸說：他是個孫悟空式的（翻觔斗的，意即栽了又栽）人物，因為我們要走，杜老師請我們一家吃了一頓飯，他帶着開玩笑的話氣對我說：「歷史的

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綫，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擴大人民羣衆都知道。」

現在，明白了杜老師所講的「路綫」、「觀點」，指的是甚麽。杜老師啊！你知道嗎？我現在對於這種路綫和觀點，正「經常講，反覆講……更使擴大人民羣衆都知道。」

同學有的關懷有的說違心話

同學們在我臨行前找我談話，多半是要我經常通信，不要唱「樣板戲」，「人一走，茶就凉，過後不思量……」

平常合得來的同學，也要一分爲二，特別是到了緊要關頭，說話都有骨頭，經嚼、有味。

有一位同學說：「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你年紀小，我們眞不放心……」

這位同學的話是善意的出於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有一位同學說：「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腐朽沒落，社會主義正在如旭日東升，那兒也沒有我們這裏好……」

這位同學說的，全是違心的話，好像政治老師在課堂上講課一樣。

有一位同學說：「我眞羡慕你有這麽一個機會，出去經風雨，見世面，可千萬要寫信來，告訴我們那裏的情況啊……」

親友多方鼓勵

外公因我要走了，心裏難過，幾夜沒有睡好，說起來，我們姐妹三人他對我最好，下班回家就找我說話，說了許多勉勵和囑咐之詞，有一天，他對我說：「說實在的，還不是怕去農村插隊落戶，爺爺（我們稱外公爲爺爺）眞捨不得讓你去啊！」

外婆（我們把她叫奶奶）原來不認識字，後來當了掃盲班的教員，却靠堅强的毅力學習來的，外婆遭受三次抄家的刺激，落得半身不遂。因爲我們要走了，幾次從夢中哭醒，臨分手時，奶奶哭成淚人兒，他說：「威威啊，你可別忘了奶奶啊……」

除外公家，和我們有密切來往的就只有周爺爺一家了，周爺爺是我爸爸在大學時的老師，我爸爸是他的乾兒子，所以我們姊妹都把他叫爺爺。周爺待我們眞好，就象是他的親孫子一樣。

周爺爺心地善良，在我的印象中他哭過兩次，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周奶奶要自尋短見，老夫妻抱頭大哭，「一次是因爲我們要走」。

周爺爺是詩人，出口成詩。有一次，我們在說話中談到哭，周爺爺說：「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這回因周爺爺爲我們要走而哭，看來正是到了「傷心」之處。

周奶奶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要周爺介紹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周爺爺聽了，直搖頭說道：這些人都是演戲的，上了裝是一樣，卸了裝又是一樣，徒費精神。

周家的三位姑姑，二姑姑是超齡「團員」，她有一股子闖勁，就在我們分手時，他說：「威威，世界是打出來的，不要等待，也不要依賴。」二姑的話，我掂量過，很有份量，她對我寄予多麽大的希望啊！

大姑姑對我們沒表示過甚麽，但她愛唱歌，就在我們臨行的前幾天，她低低唱着：「……落葉片片，年華水流……」當時，我只要得很悲衷，現在好像有了一點會，這「落葉片片，年華水流，」該是她痛苦的心聲了。

如此這般頂起半邊天

青冥

一位中大學生愛上了「學生會」的一名女幹事，給引進「學生會」工作。但良心不容許他作中共的尾巴，他終於自動解職。結果那個曾與他接吻的女郎一聲不響便和他決絕。請勿看輕「學生會」的女幹事，誰知道多少男子因她們而變成紅頭蒼蠅？

一位會赴大陸的人談及中共戲院裏的尋常小事：「大陸居民一面看戲，一面揩汗；華僑較受優待，入場時可領到一柄紙扇；日本觀衆高貴，身旁有少女給他們搖扇。」請勿看輕這些少女，誰知道二矮和約的簽訂和她們有多少關係？

中共之善用美人計，實不自今於始。民國十七年，國軍何鍵部旅長彭德懷變節投共，就是因爲毛澤東贈他一朵能言善道的平江中學校花。

民國二十年，史大林派遣德國共產黨頭目李特到中共蘇區作「第三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周恩來義不客辭，四處找漂亮的姑娘爲李侍寢，以是深得主心。

無怪中共强調女子可以「頂半邊天」，無怪六十八歲還嚷着要吃奶的曹禺說：「過去的詩人，文學家沒有寫出眞正的王昭君。王君君是自願請行去匈奴的。她很忠實執行和親政策，以及漢胡一家的政策，並且收到很好的效果。」

啊啊，中國共產黨眞是一個偉大的黨！

日本的「進攻防衛」

陳金耀

由於日本政府計劃在未來八年中，購買一百架F十五戰機，而引起了日本國內關於防禦政策的一場爭論。F十五因備有空中加油裝置和投彈瞄準器，致被指爲是攻擊性武器。據日本憲法規定，日本不得擁有「戰爭潛力」。但另一方面則認爲這只是「專守防衛」的引伸。

日本的防衛在過去是以所謂「專守防衛」爲宗旨；日本防衛力，即自衛隊，被規定當日本受到侵略時，賴以發動自衛權的，則只限於「專守防衛」的防衛力量。按第四個防衛計劃草案中表示，在專守防衛方面，要裝備維持能夠有效應付局勢的防衛力量。

雖然如此，日本的防衛力量，致底是專守防衛「型」的軍力呢？抑或完全實質從事專守防衛的軍力。

根據日本一般自衛隊幹部的看法認爲，一旦戰事爆發，日本的大都市和日美主要基地同時規定爲「重要防禦目標」，但在導彈的部署上，僅次於首都的不是大阪而是北九州或千歲等的軍事基地；防空戰略的重要防禦目標，遇到從空中入侵的敵人，自衛隊首先要保衛的不是都市和國民，而是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首先應該保衛的最重要的對象是雷達基地，其次是轟炸機基地和戰鬥機基地，再其次是重要的軍事港口。日本軍人所制定的防空戰略，是爲了把攻擊和反擊力量置於優先地位，如果不突破「專守防衛」這個型態，就談不到防空。

而日軍事評論家估計：因現代戰爭在武器和戰術的革新方面，已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以比擬。因此，只要保衛住軍事基地就可以取勝，這完全是天眞的想法，作爲一個先進文明的國家，尤其在地理上又是一個小國的日本，城市人口過密的現象又在迅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見到，對城市進行空中攻擊，將會產生一個致命的戰局。

以人口密度極高的東京爲例，幾乎沒有綠化地帶疏散，擁有二十三個區的人口稠密地區，只要投下大約十枚超級凝固汽油彈（加上高熱發火金屬劑的凝固汽油彈），就能夠引起大面積的大火災。一枚大型凝固汽油彈（重八百磅的威力），可以使兩公里長，一公里寬的地區，變成「用水無法熄滅的」高溫達八百度灼熱的化學藥劑的火海。它幾乎相當於太平洋戰爭中，美軍在東京大空襲時所使用的油脂燒夷彈的燃燒能力。而且，助長這一超級凝固汽油彈雄風的因素，在東京裏比比皆是。

例如在東京，大約每隔三百公尺，就有一個加油站，裝着汽油，排列在那裏，還有裝滿了汽油的油卡車，每天大約有四千輛奔馳在市內。還有數百萬輛各種汽車，實際上一遇高熱，立即就會起火。所有這一切，一旦受到像超級凝固汽油彈這種燃燒武器的攻擊，頓時就會起火，變成「巨大的火柴」，認爲像東京這樣的都市，如受攻擊，隨時都會化爲灰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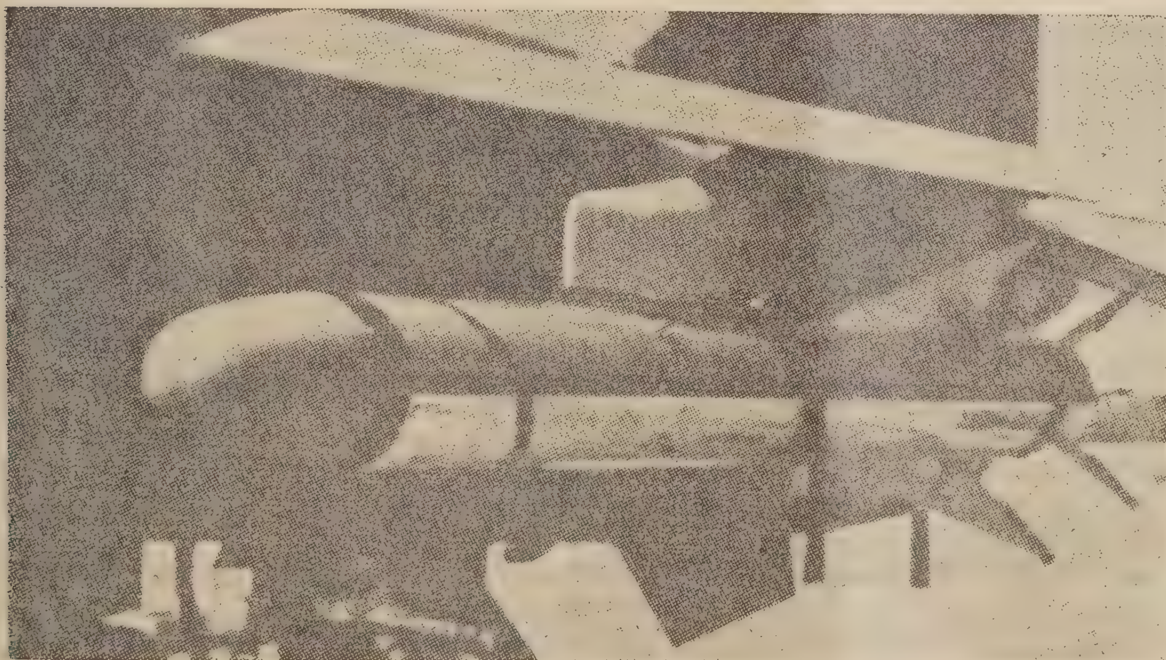
而日本「航空自衛隊幹部學校記事」則明確指出：「……我們重新確認得來的事實是『飛機的本質是攻擊力』。按試算的結果，若要把敵對國家的空軍基地的跑道不能使用，只須我方兵力約百分七十即可辦到，但如以此防空爲專責，則連對方攻擊兵力的百分三十也難以擊落，而我方的空軍基地則預料可能蒙受極大的損失。

「……因此，我們在面對以『專守防空』爲任務的航空自衛隊的現實姿態之後，重新認識到該任務是何等的艱巨，經討論的結果，認爲『航空作戰是不能以專守防空來獲致勝利的』。」

「……我們把作戰的重點置於『對對方的空軍基地施加連續攻擊使之陷於癱瘓，抑制其空軍的行動，俾能早期確立我空軍的優勢』，爲此已考慮到以我空軍兵力的七成用於攻擊，三成用於防空，而防空的重點則置於掩護我方攻擊機在起飛與飛返基地時的一段時間……」

從以上討論中明顯地表示，他們在考慮超越專守防衛的進攻作戰。

而日本第四個防衛白皮書更露骨謂：「……一旦發生直接侵略之際，在防衛上必要的限度內，將準備盡力確保我國及其周圍海、空地區的空軍優勢與制海權，以期局限由該事態產生的被害程度，早期排除侵略……」



日三菱重工製的空對艦導彈



日陸上自衛隊的空降師

實際上，在受到了敵方空軍兵力的先發攻擊之後，又有誰認爲仍可確保制空權或制海權？主任防衛者當然不會作如是想。因此，在國會的答辯之間，就竟然出現：作爲「對侵畧採取措施」的時期，「每當確認了對方發動侵畧之時，也可以就在對方基地粉碎其侵畧兵力……」之類的「攻勢即防禦」戰畧的謬論。

白皮書表示，根據美日安全保障體制來依靠美軍的，是爲了抑制核戰爭與大規模常規武器戰爭的威脅，以及「爲了對付直接侵畧，要向我國領土之外施加的戰畧攻擊」。由是觀之，每當發生直接侵畧之際，對日本領土外，即對敵方基地施加「戰術攻擊」，自非由自衛隊承担不可。

在第四個防衛計劃中日本强調採用强力的F四E戰機作爲主力戰機以取代F一〇四。F四E具有三倍於F一〇四的續航性能，加上副油箱後，就可以從緊急起飛方式的專守防衛體制改爲前進殲擊方式的「戰鬥空中巡邏」體制，這是隨時隨地可以進入戰鬥狀態的巡邏飛行方式。

F四E在現佳段只達成「進攻防衛」的一半；繼之今年七月第五個防衛白皮書公佈，日本政府已通過計劃，進口或在國內生產一百架先進的F十五鷹式戰機，它在日本出現，很明顯是進行F四E的後一半任務，即「前進攻擊」。

因此，大凡現役的將官，自然會在戰術上一步一步傾向「以攻爲守」的戰畧，而且從戰畧上觀點看來，即使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戰畧，日本的防衛也不可能成立，這「不可能性」幾乎已逐漸成爲宿命，這並非指軍事能力的强弱而言，其實是基於土地狹小，生產地區過大，加上地理上，以及國家構造上的種種弱點形成的，可以斷言第五個防衛計劃就出現F十五深具攻擊能力的戰機，爲彌補日本基本上其國家結構的弱點，可能在第六個防衛計劃出現時日本將會配備全新品種自制的戰畧轟炸機、州際核導彈。難怪日社會黨領袖石橋政嗣公然指責，擁有F十五已超越了憲法範圍。



自製的集束火箭炮

彭德懷與中共興衰（上）

胡蒼之



人物春秋

最近展開有關的辯論

今年三月三日，一項來自北平方面的「新華社」電訊報導說：「中共史上地位「最崇高」，與最引起爭論的人物之一的彭德懷，顯然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許多高級共幹都希望見到他復出，但他在一九七七年已告斃命！」該社於同月二十七日又報導蘇聯的「遠東問題」季刊，曾發表一篇爲紀念彭德懷八十誕辰的文章，熱烈地稱讚彭德懷那種堅持反對毛澤東的「投機主義路綫」的精神。

到了今年八月十五日，中共「光明日報」，刊出一篇談論歷史的長文，其中有大部份篇幅提到中共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却未附有半個通常批判的「字眼」，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首次發現。原來就從那時起，中共領導層已展開對彭德懷的辯論。這篇討論中國帝王時代的「忠實官員」的文章，曾舉出十六世紀明朝的忠臣海瑞做例子。由於六十年代開始的中共「政治與文藝」的筆戰中，海瑞這個人物，曾被利用作爲彭德懷的象徵。中共內部那次的罵戰，集中在彭德懷的被黜，及當時若干名高級頭頭都希望見到他復出的願望。以毛澤東爲首的林彪和「四人幫」實行長期的抨擊那些聲稱「支持海瑞」的人，使到罵戰即告結束，並成爲「文化大革命」中構成他們的罪名的一部份。

例如：一九五九年間吳含發表的第一篇題爲「海瑞罵皇帝」的文章，內容反映彭德懷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時，中共不少高級頭目都歌頌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是「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政策」，只有彭則公開反對毛澤東的一部份「經濟政策」。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政治擴大會議」席上，彭德懷又公開反對毛澤東。至彭德懷被罷黜後，被正式指爲「彭黃（克誠）反黨集團」的頭目時，吳含於一九六〇年又發表了「海瑞罷官」的平劇劇本，把彭德懷比作歷史人物的海瑞，並明確地要求恢復彭德懷的地位。以致吳含後來被毛林集團鬥至死去活來，隨即加以整肅。

籍貫出身及經歷考證

關於彭德懷的出生地，有人說他是湖南平江人，也有說他是湘潭人的。但據筆者所知，彭係湘潭人，與毛澤東爲小同鄉。因爲彭的家在石鄉，故其乳名石穿（後改作字）。他以一八九八年出生於石鄉一個小地主商人家裏，一說他父親開豆腐店，十歲入縣立高等小學，名叫彭得華，十四歲喪父，於是繼父爲豆腐業。十七歲時離家至長沙，投入湖南常備新軍當兵。

可是美國左派作家史諾爲他寫傳畧則說：彭德懷六歲喪母，備受後母虐待，自幼就具有反抗性，在私孰讀書時，老師打他的手心，他也反擊老師。轉讀新式小學後，又受到某一醉心「新思想」教員的影响，提倡「反孝」。由於九歲那年不愼打翻了老祖母的鴉片烟燈盤，幾乎遭到族人的毒手，乃不得不逃離家鄉，先後當過牧童、煤礦工人、鞋匠學徒、築堤工人。一九〇四年湖南大飢，彭德懷十七歲挺而走險，搶刼富人的糧，逃入唐生智部當兵（據史諾說這些資料係彭德親口告訴他的，但一九〇四年唐生智尙未正式帶兵）。

不過，彭德懷最早是在湖南部隊幹了很久，由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間，他歷任湖南新軍的二等兵、班長，入唐生智部教導隊後，升任排長。一九二二年入湖南講武堂，升任湖南第二師第二十六團一營連長，其時彭有一表弟黃公畧也和他在同營担任連長。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間，因謀刺湖南督軍傅良佐不遂，而投奔程潛（時程任廣州軍政府陸軍部次長），又被程派回長沙，刺探北洋軍情，被捕受刑不屈，獲釋後再投湖南軍。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抵湘，彭德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魯滌平）第二師某團連長，參加北伐。一九二七年，升任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第一師某團營長，參加河南討奉軍戰役。同年六月返鄂贛邊區，八月中共發動「南昌暴動」，時彭德懷已從軍十二年，久不升遷，乃憤憤不平，加以黃公畧的秘密煽動，大力拉彭加入中共，彭仍猶豫不決。同年十月，參加唐生智反對國府戰爭，唐軍戰敗，彭德懷一營担任後衛，掩護何鍵退却有功。

一九二八年，何鍵投中央後，部隊改編爲獨立第五師（師長周×），彭德懷升任該師第一團團長，因當時部隊經費較貴困難，而彭終受黃公畧的煽動，於同年四月間，則秘密加入了中共。同年五月，彭團奉令進駐平江剿共（時清剿孔荷龍、胡筠等人指揮的湘鄂游擊隊），以機會難得，乃陽奉陰違，按兵不動。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滕代遠，因通過彭德懷的第一團部上尉書記鄧萍（共產黨員），與彭德懷聯絡。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懷遂受滕代遠所領導，發動了「平江暴動」。

投井岡山與朱毛合作

事成後，即成立「湘鄂贛特委書記」滕代遠，並成立「湖南蘇維埃政府」，以彭（德懷）黃（公畧）兩部二千餘人爲基幹，成立「紅五軍」，以彭德懷爲「紅五軍軍長」，轄「十三、十四兩師」，滕代遠爲黨代表（相當後來政委地位），黃公畧任「十四師二團團長」，黃純一任「十三師七團團長」，賀國中任「七團黨代表」。彭團的班長李壽軒（文革時任鐵道兵司令員，後被整肅

），李聚奎（共軍總後勤部政委，文革中被免職），（文革時武漢軍區司令員），周天成（失考）等均升為連排幹部。同月受何鍵圍攻，流竄於平、瀏、銅、萬載一帶，部隊潰散，於是被迫轉進井崗山。十二月彭、滕率其殘部投奔毛澤東，任「紅四軍副軍長（軍長朱德，政委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同月召開「白露會議」，會後朱毛率「紅四軍」打出外綫，以「副軍長」彭德懷留守井崗山老巢。

一九二九年一月防戰失敗，被國軍逐出（後爲彭德懷的罪行之一）。同年三月，彭德懷率六百殘餘至瑞金，再投毛澤東，受毛斥責。六月又率殘部折返井崗山，乘機兼併王佐、袁文才部（王、袁被殺）。同年七月至翌年（一九三〇）三月間，以井崗山爲根據地，裹脅湘鄂贛三省的地方武力，漸成一方勢力，其時中共正執行「立三」路綫，決定進攻中心城市，彭德懷奉命擴大紅軍。一九三〇年五月，在湘鄂贛成立「紅三軍團」，彭任「總指揮」，滕「政委」，轄「紅五軍」（彭兼軍長）、「紅八軍」（軍長何長工、改委鄧乾元）。同年六月十三日，李立三發表「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宣言。七月底，彭、滕率「紅三軍團」一萬七千人、平、瀏赤衛隊十餘萬人，以「人海戰術」進撲長沙，七月三十日攻佔此大城。八月一日在長沙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李立三任「主席」，彭爲「副主席」，執行「立三路綫」工作。不到幾天，何鍵實行反攻，彭德懷被迫退出。

旋而「紅一軍團」由朱德率領自南昌來援，兩部會師瀏陽，合組爲「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員」，毛澤東爲「政委」，彭德懷爲「副司令員」兼「紅三軍團長」。九月再犯長沙，用火牛陣攻城，死傷慘重，因朱毛保存實力，配合不力，再敗退却，「三軍團」的人馬對毛反感甚大。十月召開峽江會議，彭仍主張進犯南昌、九江，跟毛發生意見。十二月爆發「富田事件」，受彭指揮的江西東固地方部紅二十軍叛毛，堅持着「立三路綫」。而這時的李立三却已失勢，國軍圍剿亦將展開，彭在最緊急的關頭支持了老毛，放手鎮壓「紅二十軍」，共殺死四千餘人，鞏固其一方面的團結，此後彭德懷頗受毛的信賴。同年十二月，彭率「三軍團」參加第一次「反圍剿戰役」，國軍剿匪司令張輝瓚陣亡，同年第三次「反圍剿戰役」末期，彭隨周恩來，朱德偷襲十九路軍佔領的高興墟陣地，以「三軍團」爲主力，不僅未能突破，且使該軍團兵力損失幾達一半，彭德懷腿部負傷，此後該「軍團」成爲國際派的「王牌」。

護毛西竄曾取代朱德

彭德懷那時以勇猛見稱，他於一九三二年二月爲執行國際派不自量力的「攻堅戰略」乃率「三軍團」强行侵襲贛州，被國軍陳誠部打得落花流水，重傷軍級幹部王震、李天柱二人，被俘師級一人。同年八月，彭參加寧都會議，支持國際派主張，據說彭被選爲「軍委副主席」一九三四年一月，彭被選爲中共「中央六屆中委」，在軍事上執行「朱德路綫」，指揮「三軍團」兩萬人，包圍「少共師」，堅持廣昌驛前間的正面防禦作戰，再度與國軍陳誠部進行血戰，又犧牲慘重！

中共軍屢戰屢敗，不得不作逃竄，乃於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三五年一月間，彭率「三軍團」西竄。三四年十一月的湘江之役，「三軍團」拚死護「軍委縱隊」渡河，抵貴州後僅餘幾千人！被迫縮編爲四個團。彭因對國際派不滿，轉而支持毛澤東。三五年一月，參助遵義會議，發難攻擊周恩來，替毛澤東接任「軍委主席」鋪平道路。一九三六年廈，毛澤東，張國燾會合後，參加懋功會議，八月舉行毛蓋兒會議時，彭德懷大力支持張聞天，毛澤東反對張國燾，陳昌浩。同年九月，彭任「陝甘支隊司令員」，毛澤東兼「政委」，楊尙昆「副政委」。掩護老毛逃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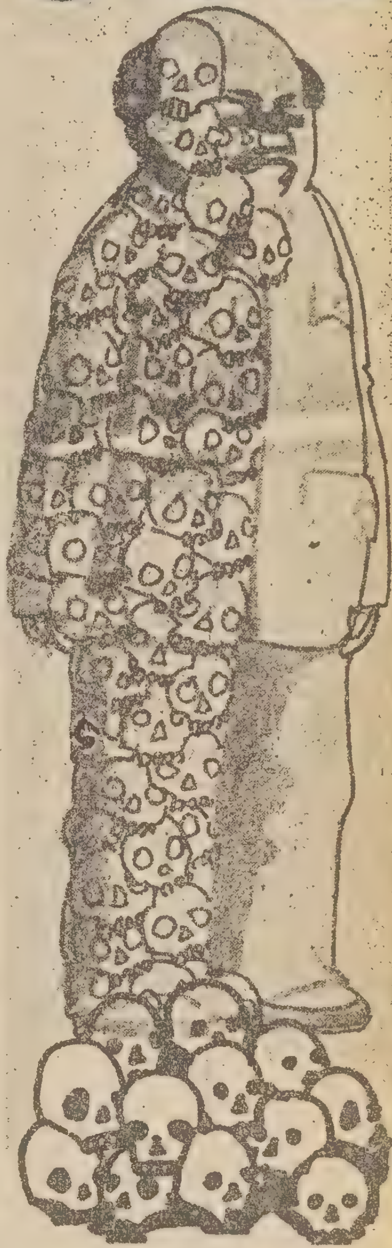
由於當時朱德已轉投張國燾，「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則由彭德懷取代，彭率其殘部東襲山西敗返，西進甘肅，接應「二、四方面軍」。一九三七年四月參加延安會，彭繼續助毛打擊「四方面軍」一系，升「紅軍副總司令員」。抗戰軍興，共軍編爲「八路軍」，朱德任「總司令」，彭爲副，隨朱進出晉東南，設前綫指揮部於太行山，指揮華北，「八路軍」，廣泛擴張勢力，如掠刼民衆財物，偸襲國軍倉庫，竊取大量械彈。尤其到了一九三九至四〇年間，彭、朱更執毛澤東「放手組織民主抗日根據地」的指示，狠毒地吞掉國軍敵後部隊，迅速擴大敵後勢力。

戰時乘機擴張其勢力

一九四〇年國民政府以共軍一再越界，難加約束，遂決定將黃河以北全部淪陷區，劃歸第二戰區副長官兼「十八集團軍正副指揮」朱德、彭德懷，嚴令各地共軍集中河北發展，同年八月，朱德爲迎合新發展，試探日反應，表現實力，組織「百團大戰」，全面襲擊晉、冀兩省的日軍交通綫，總攻據點，暴露力量。不旋踵間，即受日軍反擊失敗，使八路軍共計損失二萬二千餘人（後爲彭德懷罪狀之一）。一九四一年，日軍乘勝進攻，共軍不堪一擊，節節敗退，日軍進一步地掃蕩太行山，八路軍總部被衝散，「副參謀長」左權戰死！以致八路軍不能在太行山立足，全部被迫化整爲零，彭德懷被調回延安，參加整風。同年林彪自蘇返國，受毛重視，毛林關係自此加强。

一九四五年四月，彭德懷被選爲中共「中央七屆中委」，兼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毛主席毛澤東，第一副主席朱德）。抗戰結束，彭德懷協助朱德抽調陝北山東部隊與蘇軍會師東北內蒙，並沿途伏擊北上接收的國軍部隊，而搶先竊據了熱河一大片土地，奠定共黨日後全面叛亂的基礎。一九四六年，彭德懷專任西北「野戰軍」兼西北「軍區司令員」等職，習仲勛「政委」，指揮由「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〇師）及陝北紅軍改編的「西北野戰軍」，跟國軍西北勦亂剿匪總司令胡宗南部對峙。自此，彭德懷與賀龍兩個頭腦落後的老頭圍，被毛澤東安置在西北一隅，不准出來，彷彿兩尊鍍了金的泥菩薩，陳列於破舊的廟裏，而眼看林彪、陳毅、劉伯承等人的部隊活躍於大江南北，一度大有「鳥盡弓藏」之慨！

瘟君夢



岳騫

活曹操雖然想乘機會整掉劉伯承，但是也覺這種理由實在不足服人，假若把事情擴大，劉伯承不認錯，最後鬧到對質，說不定吃虧的會是賀龍。活曹操想到這裏，決計替劉伯承解圍，當時連摸了幾把鬍子，陪着笑臉說道：「我想伯承同志講這幾句話並沒有什麼不敬的意思，不過想借主席的偉大襯托他自己不平凡，表示他能趕上半個毛主席。主席天挺人傑，五萬只出一個，他這樣抬高身份，也就等於說兩萬五千年只出一個劉伯承了。」

幾個人都笑起來，毛澤東也笑了，這場風波暫時算告一結束。朱德散會後，寫了一封信給劉伯承，勸他今後說話要謹慎，行動更要注意。劉伯承接到信是一頭霧水，不知道自己講錯了什麼話，但是猜到一定是賀龍的搗鬼，就想辦法趕賀龍出四川。

恰好這時中共財政部長薄一波，因爲財政工作失敗被免職，毛澤東爲了打擊劉伯承，把鄧小平調去任財政部長，鄧小平臨走時，劉伯承和他訂下錦囊妙計，有機會就保賀龍進京作官。鄧小平到了北平之後，不久，周恩來提議在政務院設立一個體育運動委員會，鄧小平就一力保賀龍出任，理由是賀龍身强力大，具有運動員的外型，能吃能跑，能作運動員的模範，個性坦白，和易近人，容易和運動員打成一片。周恩來想想也對，按照鄧小平的意思寫個報告，毛澤東未經思考批准了，發表以後活曹操才知道，想攔阻也來不及了。

賀龍走了之後，劉伯承眞的稱孤道寡了，可是好時間並不長，不久大行政區一撤銷，他被調到北平担任軍事學院院長，等於放進了冰箱，比賀龍還慘。

劉、賀之間的寃仇並未因爲西南大行政區撤消而化除，由於川湘兩系鬥爭日趨激烈，他兩人的意見也越來越深。

現在賀龍因爲反對徐向前作元帥，被林彪、陳毅奚落了一頓，已經滿腔怒火，劉伯承一開口更是火上澆油，當即惡狠狠的答道：「你不用跟我囉嗦，劉瞎子！我一輩子最討厭五官不全的人，逢着獨眼龍那有好人！」

劉伯承哈哈大笑：「不錯，我叫獨眼龍，但是總還是條龍，你叫賀龍，却實在是條虫，而且是一條沒有骨頭的蛆虫，有什麼資格笑我獨眼龍。」

大家都笑起來，彭德懷連連擺手：「別開玩笑了，還是談正經吧！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林彪冷冷說道：「大家的話都說完了，如何解決就候彭總你自己作個決定了。」

彭德懷眼見大事已去，無可奈何地說道：「好吧！就按照你們幾位的意思，給徐向前一名元帥，上級有批評，我去頂就是了。」

彭德懷說過，劉、林、陳、聶四人一齊鼓掌，只有賀龍吸着咀生氣。

陳毅笑道：「現在已有九人了，還差一名輪到誰呢？」

彭德懷這次學乖了，未等別人開口，搶着說：葉劍英應份該當一名元帥吧！剩下的就給他算了。」

彭德懷剛提到葉劍英，又是一片反對聲。林彪連連搖頭：「不成，不成！他有什麼資格當元帥？他應份去香港作旅館酒樓業的商會會長才對。彭總你知不知道他在香港開了多少少間酒樓、茶館，蓋了多少條馬路的房子？他的愛人爲什麼常常到海外去？就是去視察業務、收租。這種人若是當了元帥，咱們共產黨三個字的招牌非換換不可。」

林彪爲什麼苦苦反對葉劍英，說來還是基於私人恩怨。原來在抗戰開始，共軍接受政府招安，改編爲第八路軍時，葉劍英任總司令部參謀長，林彪任一一五師師長，名義上林彪是受葉劍英指揮。到傅作義在北平投降，葉劍英出任了中共「北京市長」，共軍攻陷廣東時，毛澤東又派葉劍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接着全國大陷落，中共把全國改爲六個大行政區，廣東就劃歸了「中南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派林彪担任。葉劍英變成了林彪的屬員，當然不服，就向中共中央陳情。毛澤東爲了敷衍葉劍英的面子，除去派葉劍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之外，特別成立了一個華南分局，轄廣東，廣西兩省，由葉劍英任書記。這樣以來，廣東在行政方面還歸「中南區」領導，在黨的方面則直屬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的政策，完全決定於黨，葉劍英有了華南分局書記的資格，等於日本軍人有「帷幄上奏權」，遇事直接呈報中共中央決定，根本不買中南局的帳。

林彪眼見自己的獨立王國內部又出現了一個獨立王國，憤怒萬分，兩人時常鬧到毛澤東跟前。毛

澤東也難作左右袒，只有兩面安撫、壓制，勉强算相安下來。

接着韓戰爆發，林彪率兵入韓，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就由葉劍英代理。葉劍英到了武漢之後，把林彪親信全部排擠出去，換上自己的人。四野系當然也不甘心，經過一番活動，中共中央居然派出原任四野政治部主任的陶鑄出任華南局第四書記，代理第一書記。本來華南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第二書記張雲逸（當時任廣西省主席），第三書記古大存，葉劍英走後尚有張、古二人在，陶鑄却後來居上，掌握了實際權力。陶鑄到任之後，首先把葉劍英在廣東走私，在海外置產業的經過，全部報上去。中共中央根據這項報告，正式派陶鑄爲廣東省主席，廣東省委書記。不久中南局，華南分局一併撤銷，葉劍英調去北平，陶鑄正式成爲廣東王。

葉劍英的親信，原任副主席的方也也被陶鑄查出和葉劍英合夥走私，合股在海外置產經商，也被調去北平反省，這場爭執才算告一段落。但是葉劍英和林彪之間仇恨並未消弭，遇到問題仍然互相傾軋，所以彭德懷一提出葉劍英的名字，林彪首先起而反對。

林彪剛說過，劉伯承也接上腔，斜着一隻眼看着彭德懷說：「彭總，葉劍英的出身你最清楚，他指揮過多少隊伍？在廣東的時候，他是教導團團長，根本夫打過仗，後來加入紅軍也未帶過兵，抗戰期間他當了參謀長，人所共知他眞正的職務是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處長，負的任務就是向國民黨請領餉械彈藥，勝利後担任軍調部執行委員，只是去和馬歇爾、鄭介民在一起擧杯聯歡。他懂得什麽軍事？假若有『副官元帥』銜頭，他倒是合適人選，若是正式軍階，他充其量只能銓叙到『大校』，因爲他過去只當過團長。」獨眼龍攻擊葉劍英好似打了底稿似的，態度不慌不忙，聲調抑揚頓挫，臉上經常掛着笑容。彭德懷聽完了只有嘆氣。

劉伯承何以和葉劍英過不去呢？說來也是由於私恩怨。原來共黨在瑞金時，劉伯承就任參謀長，以後受不了國軍圍剿，向陝北逃竄時，也是劉伯承担任參謀長，實際完全是劉伯承指揮，中間歷盡了艱險，尤其是通過西康夷區時，因爲當地土人組織密，硬闖闖不過，結果由劉伯承同周恩來兩人身披大紅，頭頂三牲，朝見夷區女王，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禮，又送許多槍彈，金銀珠寶，算是買路過去。可是到了陝北之後，毛澤東因爲朱德、劉伯承率領的一股，中間和紅四方面軍會合了一個時間，懷疑劉伯承靠不住，首先免去劉伯承參謀的職務，改由葉劍英接充。劉伯承被擠出去任一二九師師長。本來這也不干葉劍英的事，但是劉伯承覺得自己在共軍中未坐上第三把交椅，是吃葉劍英的虧，所以遇到打擊葉劍英的機會，絕不放鬆。

劉伯承剛住口，聶榮臻細聲細氣說道：「彭總，提到葉劍英我也反對。」

彭懷德苦笑道：「你爲什麽反對？」

聶榮臻憤憤答道：「說來也湊巧，他担任的參謀長和北京市長職務，都是移交給我的，沒有一件事不是攪得一塌糊塗才給別人。就拿北京市長這一段來說吧！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城內物資堆積如山，大部份都被市政府接收過來，可是等到他交給我時，什麽都沒有，能帶的帶走了，不能帶的也送給其他機構，只留個空架子交給我，你說氣不人，這種人如何能讓他當元帥？」

局面發展到此，又僵住了，彭德懷見自己提出的葉劍英不能通過，也不禁發火，佛然說道：「現在我們六個人，三個贊成，三個反對，我只有報上去候毛主席决定了。」

話剛說到這裏，只聽賀龍粗聲粗氣說道：「彭總，我也反對。」

賀龍居然反對，大家都感到驚奇，不約而同九隻眼睛一齊向他看。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功在社會

香港黃族宗親會

會長：黃箴
副會長：黃久傳
會長：黃肇婷
副會長：黃頌民
副會長：黃炳禧

副理事長：黃志强（來惠）
副理事長：黃福培
理事長：黃肇[illegible]
副理事長：黃樹生
副理事長：黃光傳

副監事長：黃孔周
副監事長：黃達道（陽潮）
監事長：黃志强
副監事長：黃華湛
副監事長：黃冠忠

敬賀

宏揚文化

香港上海印書館敬賀

香港德輔道中租庇利街十九號聯順大廈二樓

宣揚正義

香港 集成圖書公司同人敬賀

九龍北帝街七號 電話三一八八六一七二

文化異軍

總代理（雄獅牌顏色）

香港聯合公司敬賀

九龍深水埗海壇街一六七A號 電話：三一八六七七一三・八六三八二〇

社會明燈

鐘聲慈善社

社長顏玉瑩
曾洛生
葉志光
監督張錦添
林子實
劉梅軒
陳能方
陳德才

同敬賀

立德立言

港九機器三十科總商會敬賀

遐邇馳名

位元堂養陰丸

位元堂養陰丸藥廠敬賀

信孚中外

富都大酒店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言論公正
橫頭磡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梁志剛暨全體理監事敬賀

文化之光
跌打骨醫 祁少雄 梁桂芳 授男理濤 醫館敬賀

文化前鋒
油塘區自由聯誼會 敬賀

出類拔萃
旅港黃埔軍校同學會敬賀

立言中肯
坪洲華僑聯誼會
惠州同鄉總會坪洲分會
坪洲海豐同鄉會
聯合敬賀

萬家傳誦
石硤尾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郭永昌 副 李浩祥 周勤漢 暨全體敬賀

鐵筆雄論
大同中學校長李士秀敬賀

百萬雄兵
荃灣文化促進會
包石元 何壽康 主席馬謙 暨同人敬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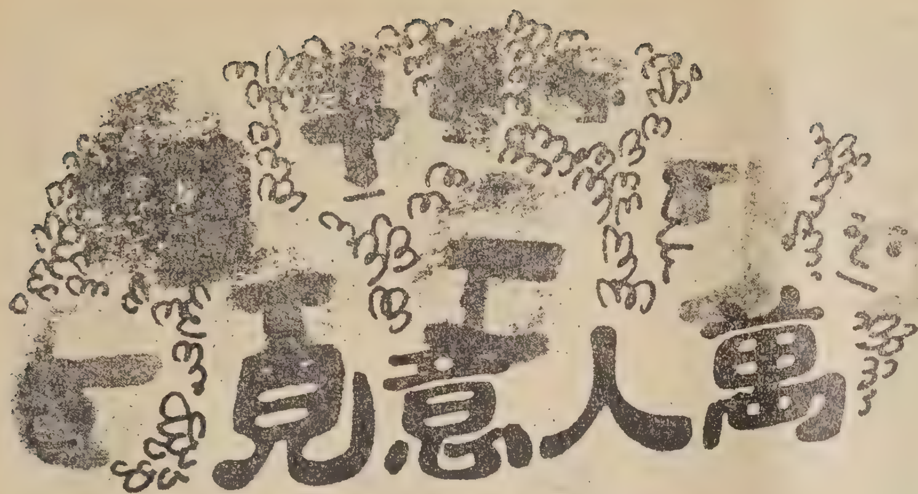
言論公正
廖子强敬賀
地址：九龍花園街二二四號A
電話：三一八一一九七九

文風遠播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敬賀

鄧小平訪日的惡毒花招

利用日皇加强擴大對外統戰宣傳

引誘日本雄厚經濟援助落後大陸



詭計多端的鄧小平，最近在內部部門倒了吳德、陳錫聯之後，定於本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訪問日本。名義上是爲日毛「和平友好條約」交換批准書，而其行程包括晉見日皇、與福田會談、參觀日本鋼鐵公司等；由於日毛間的進一步勾結，對亞洲均勢具有多方面的影響，故鄧之訪日，較華國鋒前此之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更爲受人注意。

據日本共黨問題專家高木桂藏分析，鄧訪日的陰謀有：（一）利用會見日皇加强統戰宣傳。（二）增加親共日人的聲勢並擴大其力量。（三）引誘日本經濟援助中共。（四）企圖透過日本以接近美國。高木特別揭露，中共過去一直將日皇稱爲「戰犯」，並在「解放日本」的最後目標中，將日皇列爲「處刑」的對象。鄧這次訪日，居然在戰術上想利用日皇，如果他能邀請日皇或皇太子訪問北平，必對外大肆宣染日毛的密切結合，以增加對外統戰的賭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鄧希望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致「最大的敬意」，而田中因洛歇飛機公司賄賂案仍在接受審訊中。鄧逕行把此意告知日本外務省，外務省已在試圖安排他們會面。由於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近期內將改選總裁，主要角逐者爲現任總裁福田赳夫與幹事長大平正芳，而大平屬於田中系，雙方競選活動業已展開，鄧此時要會晤田中，明眼人一望而知，是在間接爲大平助選，藉以間接增加使福田更爲媚共的壓力。

因之，日本參議員秦野章日前在國會要求福田，應在正式場合中，要鄧小平就中共絕對不干涉日本內政，作公開的保證。他認爲中共過去雖揚言不干涉他國內政，而事實並不如此。秦野參議員提出這項要求，當屬基於日本自身的利益，揭穿鄧藉自民黨內即將進行選擧之時，明與福田會談，暗中却和田中勾搭，挑撥利誘，企圖一爲二，製造自民黨內部的糾紛，陷日本政局於混亂。

在一九七二年日毛「建交」以前，中共會不斷抨擊自民黨領導階層爲「軍國主義的餘孽」，公開挑動日本赤色勢力推翻自民黨的「反動政權」。及至日毛「和約」簽訂後，中共居然靦顏發出要與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言論。其所以在表面上作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絕非出自內心眞意，而是中共在內陸受到蘇聯及其附庸越共的聯合壓力，它企圖利用日本反俄，誘使蘇聯轉變敵對的目標爲日本。於是竭盡利誘威迫之能事，騙得福田內閣同意，將所謂「反霸權條欵」列入日毛「和約」之中，成爲中共用以驅策日本作反蘇過河卒子的藉口。

由於日本接受所謂反霸權條欵，蘇聯已認定日本敵視蘇聯。儘管福田再三聲明並不針對任何三國，且表示不會協助共軍現代化，亦不可能組成美、日、毛「軍事聯盟」。但蘇聯仍採取種種行動以示報復，如反對日本繼續担任聯合安全理事會理事，停止日蘇漁業協定的簽訂，拒絕談判北方四小島歸還問題，及不斷干擾日本的領海領空等。中共更火上添油，於日毛簽約後，立即派共軍「副總參謀長」張才千訪日，故意製造日毛軍事合作的空氣，加深蘇聯的疑忌。這次蘇關係，使東北亞局勢緊張惡化。

日本的有識之士，對日毛「和約」的後患與鄧的陰謀，曾盡力揭發。日國會討論和約案時，議員多人相率退席反對。目前日本堅持正義眞理之聲，雖爲姑息氣氛所掩蔽，但是非利害所在，未來的歷史必能證明。中共對日的統戰陰謀，將由鄧的訪日而加劇，可是日毛雙方，由於在本質上存有憲政民主與階級專政的基本矛盾，現實政治利益上互相衝突之處尤多，

日本如竟以科技及工業設備大量援中共，必將自食惡果。至於被中共驅策反蘇，則眼前已爲日本招致了安全上的危機。日本朝野應注視鄧意圖加深日本國內國外各種困擾的陰謀，加以反擊，而不再爲其花言巧語、利誘威脅所欺騙。

貶毛運動逐漸擴展 毛思將被拋進毛厠

最近從中國大陸合法移民到香港的一名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說，當中共開始攻擊毛澤東時，毛澤東思想將像水壩崩潰一樣地瓦解。

研究中共事務的馬利安和伊凡倫登，引述這位未透露名的華人的話說，自「文革」以來，小道消息在中國大陸十分盛行。小道消息的出現，就政治不穩的跡象。

他解釋說，「文革」之後，中國大陸人民了解到毛澤東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事實上是少數統治多數的獨裁，而這個少數只由一個人組成，那就是毛澤東自己。毛澤東四周的人自然感到不滿，因而開始散佈小道消息。小道消息通常是由高級幹部的子女散佈。百分之八十的報導是眞實的。

這名華人述說了他在大陸聽到的兩則小道消息。一、中共前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在得知江青接受美國歷史學家及作家韋特姬的六十七小時訪問後，立即打電報給周恩來，周恩來就下令黃鎮買了一本韋特姬的書。黃鎮去見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明三點：這本書將影響美國與中共關；江青講的都不眞實；韋特姬捏造了一些故事。基辛格回答說，「如果你不相信，我這兒有錄音帶和記錄。」接著黃鎮就向基辛格借了錄音帶和記錄，立即送給周恩來。當時正臥病北平醫院的周恩來，要鄧小平將這個證據交給毛澤東本人。

毛澤東在狂怒下，下令三件事：開除江青的黨籍，和江青離婚，叫全國上下批判江青。周恩來說，這些使不得。第一，離婚會影響毛澤東的聲望。第二，醜聞不能公開。要不然等於承認韋特姬寫的都是眞的。因此江青只受到中共內部的批判。

二、一九七七年初鄧小平二度復出時，有一天鄧小平拜訪了病重的劉伯承。他們兩人是多年好友和同事。當他們正在談話時，華國鋒突然來訪。鄧小平就說：「該走了。」華國鋒說：「鄧老，請留下。」鄧小平說：「像我這種走資派的人留下來不太適合，不是嗎？」接著是尷尬的時刻。劉伯承打破沉默說：「我有一個希望，在我死時，我希望由鄧小平爲我唸頌詞。要不然我不願將骨灰葬在八寶山。」

共軍內部混亂分裂 盛行宗派老鄉觀念

中共「解放軍報」自我揭露共軍各部隊內部危機四伏，不但思想混亂，是非不清，泛濫着「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且有不少單位，仍在攪「宗派主義」盛行「老鄉觀念」，有些軍人因不滿現狀，竟不服從調動。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領導不僅不制止，反而當後台，使違反紀律「歪風」日趨嚴重，各種事故不斷發生。

以上情事是「解放軍報」的「評論員」在十月六日發表一篇專文中所招認的。

由于情況嚴重專文提出如下一系列「爲什麼」：

「爲什麼有的「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不肯承認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爲什麼有的「同志」還是一味照抄照牌轉照搬，不敢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爲什麼有的人在撥亂反正上每走一走總是左顧右盼，顧慮重重？爲什麼黨的政策在一些單位遲遲不能實現，許多明擺着的問題就是不處理？爲什麼有些領導

幹部的選拔使用還是從個人好惡出發，有的班子的調配羣衆意見很大？爲什麽林彪突出政治的一些東西，在不少單位還禁錮着人們的頭腦，束縛着人們的手脚？爲什麽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在些單位仍然不臭，還在那裏說空話、說假話，做表面文章？」

這個「評論員」，把上述一連串「爲什麽」問題的發生根原，除歸咎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未肅清影響外，並明顯指出是因有些軍人頭子，不敢改變已被「神化」定型的「毛思想」所造成的。

現代化政策隱現危機

華鄧小集團面臨困境

據巴爾的摩太陽報本月五日報導，鄧小平在北平儼然是個居於主導地位的人物，不過他的「現代化」政策可能會自尋煩惱。

派克斯從香港報導，鄧小平已經給大陸人民以迅速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的希望。

他指出「目前多數中國（大陸）人民寄望的儘快提高生活水準的無可避免的失敗，必然使全大陸人轉而反對目前的領導階層。」

直到今年夏初，在若干主要問題上仍反對鄧小平的華國鋒，現已勉强順從年齡長於他的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方式。

派克斯說，假如目前領導階層所作的暗示的承諾不能免現時，一般人民會感到他們爲「現代化」所付出的高昂代價未能獲得任何具體的益處。他又說，屆時領導階層將面臨「重大的政治危機。」

派克斯寫道，縱或是現在，領階層業已面臨對若干政策的相當的阻力，「這種阻力可能會嚴重破壞現代化的努力，目前的領導階層若有失足，則這種阻力甚至會演成爲另一次紛亂的權力鬥爭。」

派克斯說，最大的阻力爲反對北平公佈過去十一二年間遭到「不公平」整肅的人，特別是工廠經理，技術專及知識分子的復出。另種抗力，爲反對北平命令清除那些反對的努力或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對毛澤東繼權的鬥爭中附和急進派的那班人。

目前華、鄧小集團所面臨的其他問題有：

北平必需發佈命令和發起大規模運動，使在「文革」期間變成辦公處所、工廠、招待所及其他用途的學校建築物恢得原用途。

「文革」當時有幾百萬學生被下放到鄉村公社工作，只有少數已重新恢復爲學校。

科學家們抱怨，儘管有這些新政，他們要恢復舊有的地位，仍困難重重，同時，在他們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仍面臨不少政治上的干擾。

自力更生的經濟原則，也成爲各項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而妨碍目前的生產力和效率，而「人民日報」也著文攻擊「經由一切需要自己製的工業以求自給自足的偏見。」

由急進派所武裝用以制衡「人民解放軍」的廣大民兵仍未完全脫離政治，置于新領導階層的確實控制之下，和重回工，農業生產岡位。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淑英周韻秋女史國畫聯展

潘新安劉紹道合題

却拋箴綫欲何哉？故國江山著意裁。
自有尺縑存六法；更揮舊墨茁新栽。
秋心淡淡隨雲遠；風力蕭蕭挾雨來。
此日海涯車馬塞，無人不道看花回。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展覽

陳琳

淡薄幃容俗眼評？詩中文采畫中聲。
喬松冒雪枝猶勁；秋水長天意更清。
寫就梅花珍傲骨；織成錦字不勝情。
溯尋藝海無相似，母女才華今世驚。

封淑英壇主國畫展 二首

澳洲陳飛鶴

幾年傾服誦瑤章。未識丹青亦擅長。
今日異軍驚突起，光芒四射不尋常。

壇主詩詞負盛名。畫中題句定晶瑩。
非凡六法應欣賞，恨隔重洋難許行！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展覽 二首

呂偉東

封家代有讀書聲。淑氣臨門誕女英。
繪事詩詞皆出色，我來欣賞自心傾！

母也聰明女也才。周孃神韻賽紅梅。
秋來妙品公同好，芳草美人萃玉台。

封淑英周韻秋母女國畫聯展 二首

陶壽慈

久仰多才不櫛人。蘭香嗣筆賦清新。
千絲字織廻文錦，尤擅丹青妙入神。

有女咸欽掌上珠。師承家學兩充腴。
善吟一管生花筆，兼擅飛潛動植圖。

喚渡

李撫虹

興來携杖證閒游。野店傾壺喜暫賭。
舉目河山重檢點。關心家國幾綢繆。
行行陌巷歸差晚。僕僕風塵恐未休。
燈火萬千紅兩岸。寒潮漲處覓輕舟。

前題

黃雲聃

倦客南征問水濱。盈盈衣帶又橫陳。
臨流興嘆嗟何用。縮地無方渡喚頻。
兩槳風斜飄斷梗。層波日落散繁鱗。
溪山依舊衡門近。角里還欣共結隣。

前題

蕭癸明

爐峯獅嶺隔江流。兩岸青山景色幽。
白露洲邊人駐馬。綠楊堤畔客呼舟。
鯉門沙礫朝陽出。汲水鷗浮暮雨收。
蘆葦蕭蕭津可渡。天寒荒野不勝愁。

前題

歐一鷗

一隄春水彩雲開。紅粉佳人駕舫來。
俏比洛神搖玉櫓。艷嬌西子笑香腮。
太平雞犬家家樂。喪亂江山處處哀。
疑是仙舟天上降。喚將渡我到蓬來。

前題

勞經綸

晴川歷歷風波定。柔櫓聲聲岸渡頻。
裹髮不堪逃命客。匿蘆疑是渡河人。
曾聞彼國皆安土。能待登舟亦絕塵。
正值驚魂關塞黑。誰聞呼喚惜孤臣。

喚渡

朱敬安

路接長隄一水橫。盈盈相隔阻行程。
山光靄靄斜陽淡。海氣沉沉夕漲平。
雁去遠天雲外沒。鴉棲老樹月中鳴。
旅人歲暮歸心切。夜半猶聞喚渡聲。

前題

陳半閒

夕陽西下近黃昏。古道行人向海濱。
江上孤帆歸遠浦。林中小鳥覓棲身。
[illegible]騎牛牧子閒吹笛。戴笠樵夫苦負薪。
底事遲遲橫水渡。埗頭佇立喚聲頻。

前題

何宗

欲掛雲帆滄海行。一燈萬里眼中明。
青龍挾電奔流去。白虎凌風破浪征。
端似五牙容百旅。匹如三翼載千兵。
劇憐貧賤江頭女。喚渡爭喧客送迎。

前題

衛燕山

買棹人喧野渡頭。幾番喚得木蘭舟。
珠娘笑問歸何晚。筆友相歡浼小留。
分詠自嫌詩似稚。論交偏遇酒之俟。
醉餘欲玩烟波會。試放輕橈鴨脷洲。

前題 調寄西溪子

何敏公

帆影灘頭日暮。悲憤大江難渡。石基邊，滄桑變。人事變。力竭聲嘶徒喚。盼歸船。返家園。

喚渡 調寄鷓鴣天

潘學增

戴月披星客戰身。衡州撞府凭勞神。風波如此忘驚險，喚渡聲聲必有因。秋後扇，熱中人。仲尼被誚是知津。傷賢不濟徒臨胥，求仕呀遊不到秦。

前題 調寄夜行船

蕭癸明

烟水茫茫波細細。掛雲帆微微風起。遠寺鐘疎，漁舟唱晚，人在篷窗閒倚。短榻近連斑竹，几淨無塵，襟清如洗。臥可敲詩，坐還吹笛，和入櫂歌聲裏。

前題 調寄雙蓮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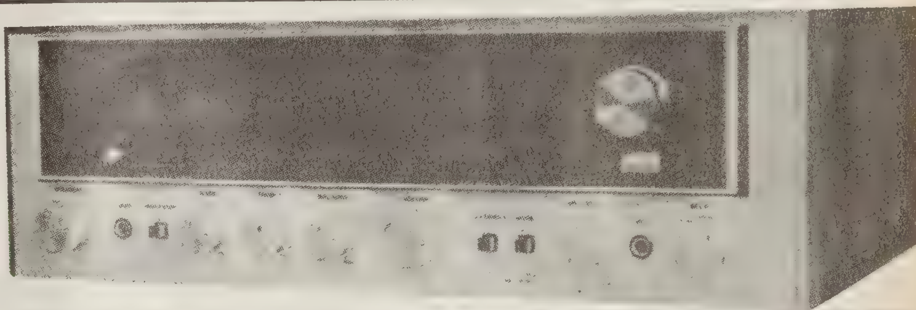
劉雲閣

珠隄舊日盛珠娘。夏夜喚乘涼。聲嬌忒似弄鶯簧。鬢角更飄香。膚圓赤足薄衣裳。月下任端相。舲移暗浦搖篷窗。那怕浪濤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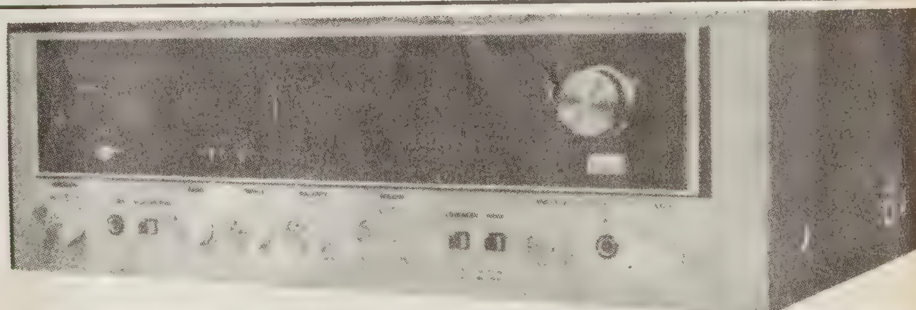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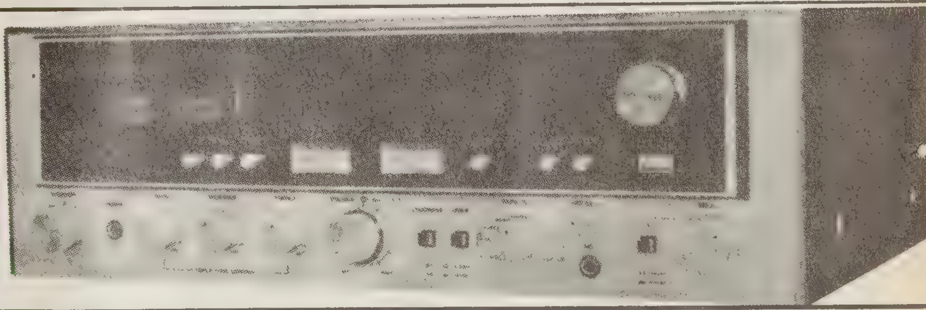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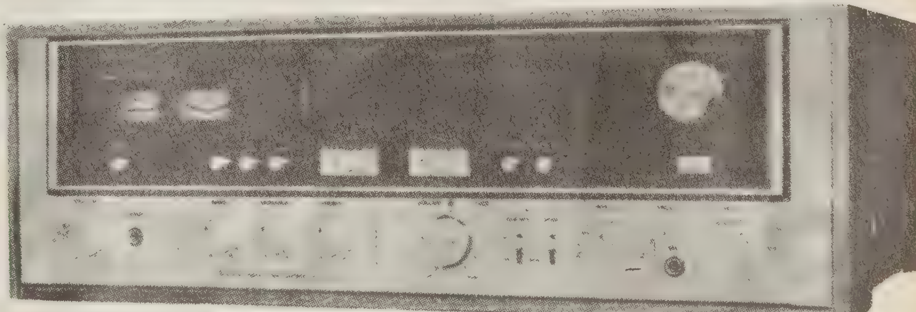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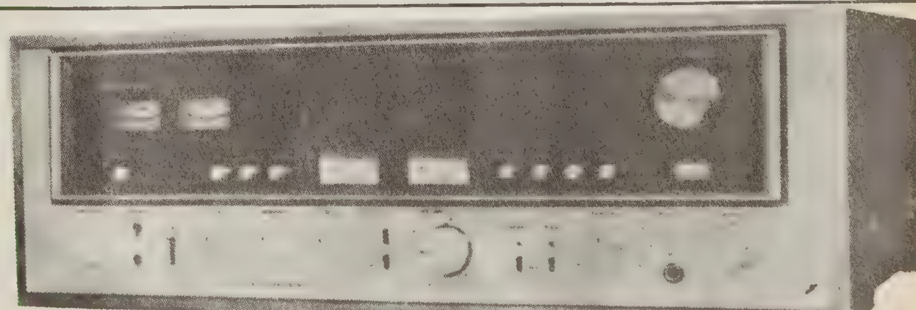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76

華某攪「政變」的下場

劉建勛又倒了骨牌

鄧小平在日本的統戰活動

共產主義是當代最反動的帝國

瓦解中的華國鋒保駕集團

一個少女回歸大陸的悲慘經歷

美可能售台F十八戰機

矮鄧一筆勾消日本侵華罪行



「飄飄然！」

現代化

嚴以敬作

香港勞工前途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電話：五七○七六九○ 五七○八七七五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八四五○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一七五四四 五七○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華某攬「政變」的下場



一九七二年九月，中共中央發表一個第二十五號文件，作爲批林整風運動的學習材料。這個文件有六份附件，其中第一個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給他的愛人江青寫的一封信。

老毛在信中對中共內部不聽他的話高級幹部發牢騷說：他們「爲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對於世界上共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一個多個共產黨，老毛說：「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我看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

自華國鋒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發動政變逮捕江青後，一直以「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爲藉口，硬把毛江二人的夫妻檔「一分爲二」，說什麼：毛生前就會不斷地與江青進行鬥爭。重讀毛給江的信，一方面覺得毛江的可憐，另一方面則更覺得「吃碗面翻碗底」的華某這個狡猾的「老西兒」，眞可以說是心狠手辣絕對無恥。

自去年八月中共召開十一大，繼鄧小平二次復出，跟着大批黑帮份子陸續由牛棚裏走出來重掌大權後，靠老毛「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上台的華國鋒，先在組織上成了少數派，繼而在理論又連連敗北。在對四人帮的揭批查運動中，先是按照華、葉集團劃的框框進行，時間從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中共召開十大開始，只對江青集團以及和這個集團有關散在大陸各地各個系統的代理人，掛帥人物，黑幹將，黑爪牙等進行揭發，批判，清查和鬥爭。對與林彪事件有關的幹部則不在揭批查鬥範圍之內。但自去年九月鄧小平的四川同鄉加留法同窗聶榮臻文章發表後，已在大陸醞釀擴大揪鬥範圍。今年六月二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中公開强調：揭批四人帮必須聯繫揭批林彪。

本來，華某捧着毛的靈牌上台，上以葉劍英爲「老頭子」，下邊靠的是文革殘餘份子，特別是林彪集團的殘渣餘孽作爲他的「羣衆基礎」。但經過幾個月的鬥爭，文革殘餘份子多數在「現行反革命」或「打槍首惡份子」罪名下被捕，而四野出身的幹部是凡文革初期一度飛黃騰達的如成都劉興元，黑龍江劉光濤，廣州黃永海，蘭州卜占亞一類的人物大都垮台。

中共大批抓人殺人的同時，總喜歡說：他們的做法是什麼「對事不對人」。可能說得對：因爲，鄧派擴大揪鬥四人帮份子和四野幹部的最終目的，是否定文革，重新「檢驗」所謂「毛澤東思想」。

鄧派在理論方面，自提出「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後，爲時還不到半年，但在大陸上得到了普遍的支持，而華、葉集團却只有作「沉默的抗議」，無法開聲，因爲他們手下既無槍桿子又無筆桿子，要打沒有人，要罵也沒有人。老毛在給江青的信中就說：大陸如發生「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所謂「右派政變」的領導人如果說是華、葉的話，那老毛倒與說得很對。但老毛這個在中國歷史上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暴君，生前視老百姓如草芥，殺人如麻，他何曾料得到在他倒斃四七二十八天之後，他的心愛的江青被捕，接着也落得個家敗人亡，聲名掃地的地步！

中共政權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成立迄今僅二十九年，然因果報應，在他們一批高級幹部身上已充份應驗了「絲毫不爽」那句話。

有人對鄧小平集團抱着很大的希望，但現在總該明白了吧？鄧某很喜歡引用孔老夫子「昔吾聞其言而信其行，今吾聞其言而觀其行」那兩句話。

經過對鄧及其集團所作所爲的觀察，實非如某些人所說「務實」，「溫和」和什麼「穩健」。他們除在路綫上「修」得比蘇聯還快還徹底有「後來居上」之勢外，對於他們的「主義」，「制度」和統治手法等等，和老毛時代一模一樣，甚至由於他們的姿態「和善」，口號「響亮」，更具欺騙性。

中共反對蘇聯的藉口是斯大林死後的克宮頭子搞「修正主義」，而現在呢？鄧派的表現是「雙料」的修正主義。他們所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主張，雖未明言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已經過時，但因時間，地點和客觀條件的變化却主張一律要重新「檢驗」，而當「檢驗官」的當然是目前在北平最具權勢的鄧小平。在經濟方面，胡喬木在一篇長文中提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主張，不但臭罵老毛「三面紅旗搞糟了」，對斯魔也踢了一脚。只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從不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有什麼「優越性」的說法。同時在大陸也正在不斷加强「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有人還有什麼夢想，最好同大陸去。

風行一時「毛語錄」變成廢紙

毛思想無上權威時代已過去

「毛語錄 銷路一度僅次於「聖經」，當時大陸人民與香港左派仁兄人手一本，不但用來擋煞，搞通了 還可撈起紮職。但自毛澤東死後，「報仇帮 把它跟林彪與四人帮拉在一起，遂由紅變黑，隨時會惹禍上身，變成一道攞命符：目前「寶書」已成廢紙，且面臨被「禁售」的命運。

劉人傑

「毛語錄」的滄桑

毛語錄是世界上「銷路」僅次於「聖經」的書本，不管你是否同意「毛語」，如果要生存在大陸，必須人手一本，並且隨身携帶，隨時用來擋煞。

香港左派仁兄也有過一個時期靠這本紅彤彤的「寶書」過日子。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時，鬥委會的頭頭們，跑上督憲府請願，也揮動紅皮書，老萬直到現在，手頭上還保存了光頭賞高舉紅皮書叫口號的照片，作爲對香港發生過這麼一樁「大事」的紀念。事實上，這張照片的確很有代表性。

在大陸，人們被迫學習毛語錄，報紙的左上角及到處可見的大字報，都是毛語錄，或多或少會記得三幾句。香港左派仁兄也能熟記一部分毛語，不過他們並非眞心崇仰毛語的「戰無不勝」，而是爲了「撈」。他的毛語可以衝口而出時，就會受到特別重視，被頭頭們視爲已搞通毛澤東思想獲「紮職」「撈起」。

可惜「毛語錄」不能像「聖經」那樣永垂不朽，據外國通訊社報導，在大陸，手持毛語錄的人已少之又少，而且很有可能因爲這本紅皮小書惹禍上身。目前雖還未達到公開對毛澤東鞭屍的時候，但毛思想無上權威的時代已過去，以前大陸共幹與人民都要照毛主席的話辦事，「懂得的要做，不懂的也要做」。

現在，大陸當權派說，毛語錄是林彪編印出來的。究竟毛語錄是不是林彪的傑作，老萬不知道，不過毛語錄而牽連到林彪，則可預卜其命運。

在大陸，凡牽涉到林彪、四人帮的「一人」和「一事」，都要受到清洗。當權派既說毛語錄是林彪的出品，自然要挨批，當權派叫人不要「迷信」，顯然要「撼」毛澤東，毛澤東死了，人亡政息，不可以再德他的愛惡，下一個條子就把某人鬥垮鬥臭，人們也不必害怕什麼毛思想，毛思想已不再是無上權威。

毛語錄曾經有過「威水」的日子，到今天，它的價值只是一堆廢紙。以前「寶書」裏面每一句話都是眞理，誰都不敢碰它。如果老萬推測不錯，有一天毛語錄裏每一句話都會成爲毛澤東的罪證，受到無情的批鬥，正所謂「世間剃頭者，人亦剃其頭」。曾經成爲「寶書」的毛語錄，現面臨被「禁售」的命運，在毛澤東仍然活着的時候，誰想得到呢？

今天，鄧小平成爲「報仇帮」帮主，誰會想得到將來權鬥會有怎麼樣的結果，鄧小平會不會成爲另一個報仇帮的鬥爭對象呢？

中共四年一動亂

最近從大陸逃亡港澳的人大增，有人說，是大陸對四人帮及林彪黨羽展開「波浪式」批鬥形成的結果。

大陸揭批四人帮已進行兩年，直到現在還未「勝利完成」，可見四人帮和林彪黨羽勢力還是相當大，鬥不動，因此鄧矮子領導的「報仇帮」要「加點勁」。

大陸政局表面上「安定」了，其實鬥爭還是在外弛內緊中進行。從逃亡者的突增可看得出。

美國中共軍事問題專家魏特森博士，在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大西洋沿岸中區年會中指出：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每四年就有一次動亂，政策則是左搖右擺，激進派與保守派互相傾軋。他相信這種四年一次的循環，再過兩年就會發生。

魏特森對中共的觀察，可謂「一心水清」。四年一循環是他小心觀察算出來的，當然事有根據。不過，我們看中共的動亂，並沒有時限規律，權力鬥爭、互助傾軋可以說自有中共政權以來就沒有停止過。今日魏特森看中共是半定下來了，實際上不過是鄧派的暫時得勢。他被打進牛棚仍可以數度復出，即是四人帮、林彪黨羽也同樣有這等機會。目前鄧派似乎已「控制全局」，只不過因爲中共的傳播機構——電視台、電台、兩報一刊，全部握在鄧派手上，人民所看到的、聽到的，只是鄧派的話。但，如果鄧派已控制全局，又何以聲聲要深入揭批江、林呢？顯然四人帮和林彪黨羽在地方上仍有相當強大潛力，復仇帮才需要加點勁進行「除惡務盡」。

魏特森博士預測激進派兩年內捲土重來，是可信的，鄧小平雖有「斬草除根」的決心，但「趕狗

入窮巷，虎迫會跳牆」，江、林的黨羽有機會也會「反撲」。將來反鄧小平走資派的，未必是王張江姚，他們要爬出牛棚看來不易，鄧小平有過被整的經驗，到他整人時就會知所防範。

中共四年一動亂的看法，獲其他參與研討會的專家贊同，包括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熊玠，德拉維爾大學教授張以亨，美國戰爭學院教授羅賓遜等，熊玠和張以亨都是華裔，他們對中共政權的認識，比外籍教授更深入，他們贊同魏特森的見解，值得注意。

未來的動亂將使中共政策有所改變。今天和鄧派勾結的西方國家，儘管滿懷熱望，以為可與中共「合作」，但說不定兩年內會回復六六年文革的黑暗時代。由於中國大陸的多亂多變，一時的「修正」，不必過分高興，本質上是「共產」，這一點不會改變的。



中共的學習美國熱

中國大陸政治氣候，眞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過去「走資派」在打倒之例，走資派這罪名等於「反黨叛國」，不惹來殺身之禍，也會關進牛棚。可是今天走資派不但「還在走」，而且肆無忌憚，公然的走。

目前，資本主義的美國，在中國大陸的評價不再是「第一號敵人」「紙老虎」了，中共正掀起一股「學習美國熱」。新華社記者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文章，大力介紹美國的先進面，要求學習美國的「先進事物」。中共「內部報告」對這一點更加强調，據聽過這種錄音報告的人說，這種情況，恰似「一面倒」一時，强調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一樣。

新華社記者在他的文章中談到統治美國的意識形態時，除承認宗教勢力強大外，竟指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其主導思想。過去，在中共文字、言語中，絕不可能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這名詞出現，提到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勢必破口大罵，慣用的名詞是「法西斯主義」、「納粹」，甚麽極端野蠻、極端殘暴，極端腐朽、極端反動……現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觀點，已有了巨大轉變，這一切，都為了取得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以求早日達成四個現代化計劃。

有一個美國農人，名叫韓丁，被邀到大陸「視察」，事後獲得中共「批准」，讓他發表對中國大陸農業的觀感與批評，韓丁老實不客氣，對大陸農業的落後和政策上的錯誤，說了一番話。中共不但照單全收，並且視之為「金石良言」，如獲異寶。

除聽取外國「專家」的寶貴意見外，中共還決定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在西方先進國家學習科學技術，為現代化人才荒填補。中共近來向許多國家提出這要求，當為西方國家所樂意接納。不過，中共本身卻為此事引起兩個顧慮。

第一、躭心留學生一旦到了西方國家，會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感染，不免「變質」。所謂「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識爹和娘」，變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第二、躭心「留學生」變成「溜學生」，一溜不返，等於替資本主義國家輸送人才，無裨於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中共的變，有些西方國家表示「樂觀」，認為中共和資本主義更合得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排外情形不會重演。其實，中共政策因人而異，可以由文革轉變到今天的情況；也可以回復文革情況。走資派雖然還在走，說不定有走到窮途沒路的一天。

人為的輔幣荒

市面鬧輔幣荒，最受影响的行業是報販，因此報販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要求當局作出有效解决。

據政府宣佈，在陸續大量放出後，平均每一市民已擁有超過一百元的各種輔幣，照道理這數目也很足夠了，事實上每個人手上並沒有那麽多輔幣，然則大量輔幣往那兒去了？是不是有人在操縱？

吸收輔幣最多的是交通機構，無論電車、巴士或渡海小輪，都「不設找贖」，乘客要自動投入收銀機或收銀箱，因此，每天吸入輔幣數量，非常可觀，有能力「操縱」輔幣的，只有這些交通機構。

目前香港輔幣有五元、二元、一元、五毫、二毫、一毫等六種（五仙的早已淘汰），鬧荒的只有二毫和一毫，這正是交通機構每天大量吸入的。

報紙每份三毫，沒有一毫或二毛輔幣便冇交易。拿一元買一份報紙，報販要找回一枚五毫，兩枚一毫或一枚二毫；買兩份報紙，要找回兩枚二毫或四枚一毫；買三份也要找回一枚一毫，因此報販不能沒有一毫、二毫輔幣，「變通」辦法有二：如果是熟客仔，准許掛帳，拿報紙，滿了一個整數後才付錢。

據說有些報攤自己發行打孔報咭，每張三元，共有十個號碼，每拿一份報紙，便打孔，打滿十孔為止。另一辦法是用紙巾搭夠，目前許多報攤兼賣紙巾，五毫輔幣一枚，一份報紙，一包紙巾。不過，許多人不會每天用一包紙巾，這個方法仍不是最受歡迎的。

報販更有一個困難是人們為了搭車，沒有輔幣而買報紙，使買紙巾而不找輔幣是行不通的。老萬從中環搭車回跑馬地，沒有輔幣，買一份報紙找回五毫一枚，二毫一枚，仍不能搭車，只好再拿五毫買一份報紙，又找回一枚二毫，結果用兩枚二毫放入銀箱，無端端益了電車股票持有人一毫。

不要小覷一毫，如果人人如此，次次如此，電車收入就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股票漲價了百分之廿五，電車的股東寧不笑逐顏開？

市面有種傳說，銀行也難以應付客戶的需求，為了不失客，使免換輔幣的存戶不跑到別的銀行，不惜每萬元補水三幾百，向一些有大量輔幣收入的機構收買。如果這傳說是「事實」，則市面的輔幣荒就是人為的了，解决的辦法，一是大量發放，到市面認眞飽和時，自然沒有人可以操縱。大機構也不可能囤積幾億元輔幣不存入銀行；另一方法是派員調查，發覺有此情形時，採取嚴懲行動。這兩個方法照理並不太難，政府也有義務解决這個困難。

劉建勛又倒了骨牌

岳騫

最近垮台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在中共內部是一個翻雲覆雨的人物，他的垮台牽扯可能較大，紀登奎也許會成爲下一張骨牌。

劉建勛：一九〇五年生，山西省陽城縣人，太原師範畢業。早年曾任「犧盟會」陽城特派員。一九三八年任中共決死隊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後任政委。一九四五年任中共太行軍區第十三軍分區政委，及中共太北地委會書記。一九四六年三月任軍調部沁縣執行小組中共代表。一九五〇年三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同年九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一九五一年六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湖北省代表」。一九五七年六月任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三月兼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同年五月當選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一九六〇年三月兼任「國務院接待安置歸國華僑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六一年六月調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七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一九六六年十月調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務委員；同年八月派回河南，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仍兼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主任委員。一九六九年四月，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河南省第三屆委員會成立，劉任第一書記仍兼「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同年兼任中共武漢軍區政委。一九七三年八月，當選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

「文革」期間，劉建勛曾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羣衆組織」的鬥爭；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河南省委機關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曾列舉劉建勛九大罪狀：（一）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反對學習毛澤東著作，搗亂突出政治。（二）極力美化劉少奇，大肆吹捧劉鄧黑綫人物，惡毒的影射攻擊「毛主席」。（三）瘋狂，反對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把河南說成漆黑一團。（四）大 單幹風，復辟資本主義。（五）在「四清」運動中，忠實執行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綫。（六）大搞物質刺激，腐蝕農民和職工。（七）推行修正主義幹部路綫，大 平反黑風。（八）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九）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拒絕不檢查錯誤，大肆玩弄兩面手法；同時在這文件裏，提到劉建勛「反革命」的事實：（一）他反對引用和學習毛澤東語錄，他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和「突出政治」，這完全是些俗話。（二）稱讚劉少奇的作風好，認爲陶醉、鄧子恢、薄一波等，是革命專家，不可能犯有錯誤。對「毛主席的指示」，完全置之不理。（三）誣蔑「大躍進」，是盲人騎瞎馬，紅槍會吃了硃砂，河南的生產，倒退到「解放」以前。（四）在四清運動中，放縱幹部，大搞翻案活動，到處貸欵放糧，企圖以物質刺激，腐蝕農民職工。（五）劉建勛的用人，只要能說會道，就會得到提拔重用，省委會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鄭州市委一書記王黎之（現任「鄭州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都是兩面三刀的傢伙，但都是他的紅人，在省委管理幹部被鬥爭的一八五人中，就有一八三人得到平反，官復原職，不咎既往。（六）劉建勛對「文化大革命」，強調不揭發政治歷史，不批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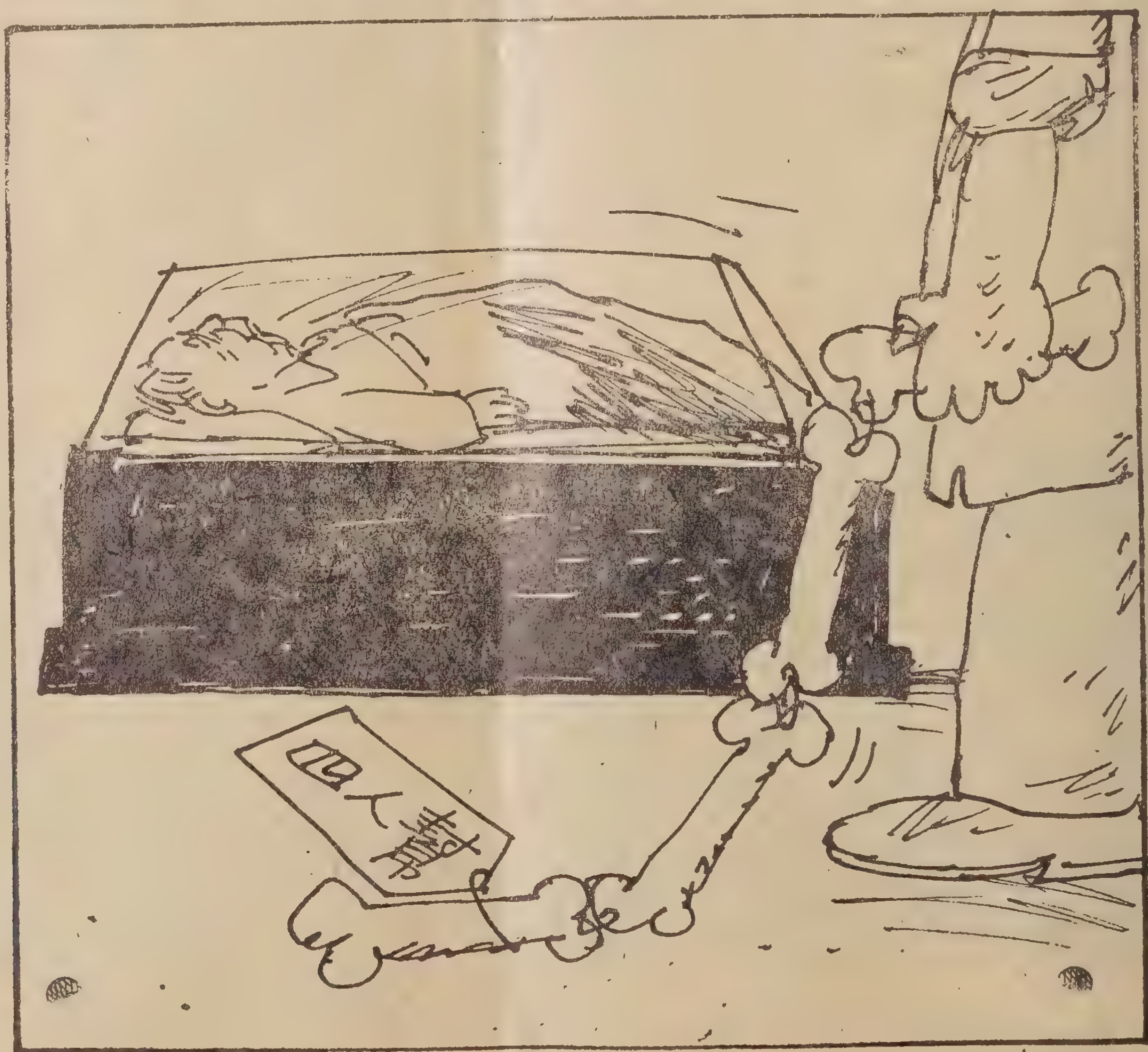
活作風，不貼中央副部長幹部以上的大字報。對鄭州大學「造反派」的學生，却強力壓迫，中文系學生王相海（共產黨員）被迫自殺，政治系四年級學生邵維鈞向中央文革發的電報被截，並搜出他們的大字報。（七）劉建勛拖延河南動員的時間，直到革命幹部起來強烈要求，才動員「炮轟省委司令部」，用「罷官」和「停職」兩面手法，來討好群衆，對南下串連學生，阻撓破壞，加以圍攻陷害。

劉建勛的工作態度，也受到批評，說他生活特殊，不耐艱苦，不深入，兩次「蹲點」，實際只在那裏十幾天，不按觸群衆，還拍假照片宣揚。平時養尊處優，官架子十足，一個人要有六個人侍候，兩個秘書，兩個警衛員，一個司機，一個褓姆，他的妻子陳舜英，是個九級幹部，每月工資二百七十元，什麼也不做，劉又是一個圍棋迷，幾年前還是個舞迷，無論在家或外出，不分場合和對象，不顧影响，棋陣擺開，下到深更半夜，第二天睡大覺。

劉建勛的政治面貌，可以劃分爲兩個時期，兩種態度，在陶鑄被整肅以前，是攻擊毛澤東，吹捧劉少奇，反對人民公社，阻延「文化大革命」，是「走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路綫的」，是「劉鄧集團」的人物。陶鑄在中共中南局工作時，劉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後來陶調到北平，劉也由河南調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時由中共中央南局和劉建勛同時調到北平去的，有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以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等。及在陶鑄被整，王任重等被株連，但劉却在「群衆」鬥爭方興未已的關頭，被遣回河南之後，他的態度就有了急劇的轉變：（一）他主持和參加河南中等學會校大聯合會議、河南駐軍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份子大會、河南聲討劉少奇罪行大會。（二）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在「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席上，鬥爭戴蘇理（原中共河南省委候補書記。），攻擊戴有「反『左』的思潮」和「反動派性」的錯誤，是反對毛澤東路綫的。（三）同年六月，他在鄭州大學聯合委員會上，指責文敏生（原「河南省省長」及河南省委書記，已被整。）是「河南陶鑄」，在兩個月裏，就拋出三個翻案書，是戴蘇理在幕後策劃的，掀起反革命的逆流；他還是河南炮打謝副總理的總後台。這是倒向毛林集團一系列的作法，是在陶鑄被整肅以後劉建勛的重要轉變。

儘管劉建勛過去是「陶鑄集團」人物，和走劉鄧路綫的，但是自陶鑄被整後，他竟投靠了毛派集團，二次回到河南，建立了新功。

到了紀登奎飛黃騰達，一度排名尚在華國鋒之前，劉建勛在河南地位更穩如泰山，誰知矮子出來抄舊賬，對於當年背判劉鄧，投向毛江的人決不放過，劉建勛所以垮台比較晚，大概還是由於紀登奎的庇護，而今劉建勛垮，下一個該輪到紀登奎了。



「何時動手？」

嚴以敬作

鄧小平在日本的統戰活動

岑啟亮

鄧小平等人攜家帶眷到日本訪問，與戰犯日皇共進午餐，寵絡朝野人士，參觀現代工廠企業 婆娘們學插花、茶道目的不外有三：（一）借助日本經濟，推動所謂四個現代化；（二）鼓舞日本朝野傳聲筒，加强其在日本統戰工作；（三）向日本婦女拉攏關係。



鄧小平夫婦與日皇家人共進午餐

鄧小平於二十二日午後，乘特別專機抵東京羽田機場，這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最大型人物」抵日本訪問。在日本貪圖近利的企業界和一味逢迎中共的左傾日本各大報支持渲染之下，相信會是自一九七二年日毛建交以來，製造另一次的「中國（共）熱潮」。

向日作經濟乞援

鄧小平一行訪問日本，表面上是為了日毛和約換文而至，其實目的很多，首先當然是眾所周知的，中共本身無力推動所謂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等四大個現代化建設，想要就近求援於日本。

由已經安排好了的前後八天行程看來，有關財經方面活動最多，包括參觀新日鐵、松下電器、大藏省（財政部）造幣局、日產自動車等工廠，以及和日本經濟團體連盟、京都商工會議所、奈良商工會議所、大阪商工會議所等財經團體會商經技援事宜。

據各方謠傳，今後八年間日毛貿易額，將會達到八百億美元，不過幾乎都是以向日本購入鋼鐵、化學、重電機等生產製造工廠為主，既成商品很少問津。正如玉置和郎參議員，在本月十八日參議院外務委員會對福田首相的忠告，中國（共）在鋼鐵、石油，若再加上日本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將來必成為軍事大國，對日本的危險性是無法估計的。另外日本防衛廳長官金丸信也提出要求，不得提供給中共有關軍事方面的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其言下似若經濟援助無礙，實際，軍事和經濟是一體兩面的，經濟發展就是强固軍事化的基礎。危險性不分軒輊的。

鼓舞朝野傳聲筒

鄧小平此行第二個的主要目的，是鼓舞在日朝野傳聲筒，加强在日統戰工作。中共在日本統戰工作，除了一小撮左傾華僑外，利用日本人方面，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在自民黨內有松村謙三、藤山愛一郎、宇都宮德馬、古井喜實等少數人。主要以依靠在野左傾第一大黨社會黨的力量為重，甚至日本共產黨也祇有少數部份分裂分子支持中共。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主要支持中共的力量轉為執政自民黨的主流派，例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加上最近的福田赳夫、園田直等人物。這些七〇年代自民黨主流派人物，本非左傾人物，但為了個人政治利益、因應時勢，權宜性與「與虎謀皮」



鄧小平親到田中住宅拜訪



鄧小平參觀君津新日鐵煉鋼廠

；可是大部份日本國民深深了解共產主義本質，對中共政權並無好感。特別是戰後迄至最近，日本天皇一直是中共叫囂的國際戰犯，日本極左赤軍恐怖分子長期陰謀刺殺天皇的計劃，也全都是中共煽動的結果，更加深日本廣大國民對中共的厭惡感。

園田直掩耳盜鈴

因此，中共為了使統戰工作更加順利起見，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把一個原來叫「東方紅」的人民公社改名叫「中日友好人民公社」，以示對日本人民「眞誠」友好。在大陸以國家來取名的人民公社有北韓、羅馬尼亞等共七處，除日本外，都是共產國家。

總之，鄧小平一行抵日，行程間除拜會天皇外，都安排要與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人，甚至已故松村謙三遺族在內的「老朋友」懇談會商。

本月十八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曾經當過京都警察總監也曾競選東京都知事失敗過的反共參議員秦野章，他要福田首相和園田外相禁止中共干涉內政。

因為北京電台的日語廣播部份一直鼓勵日本極左分子準備革命武裝鬥爭，又在東京的「中（共）日友好協會」，時常募集日本青年，以旅行為名前往大陸接受思想訓練，這就是中共干涉日本內政的例證。但園田直的答覆是，他很相信中國（共）人是很有「正義」感的，絕對不會這樣做的，譬如前年田中角榮因洛歇賄案，身禁囹圄假釋後，中國（共）方面還派人到田中在東京目白地方的寓所去慰問，可見中國人「太有人情味」了。

整慘了社會黨

中共對自民黨傳聲筒安撫鼓舞之外，為了消滅大多數日本國民對他們的惡劣印象，在這一次鄧小平等人訪問中，特別安排在二十三日換文之後的中午，與天皇共進午餐，成為鄧小平等人訪日的高潮。

據說在會中，鄧小平還要正式邀請「戰犯」天皇，明年前往大陸訪問，實乃本世紀最大的諷刺事件。

不過中共如此地一味籠絡執政自民黨「老朋友」，在另一方面，卻招惹在野社會黨內的「老朋友」不安。中共政權成立以來，一直採反日美安保條約、反日本建軍、反日本天皇制，與左傾社會黨路綫完全相同，如今為了對付蘇聯在亞洲軍事擴張，由各種跡象都顯示中共已放棄這些路綫，使社會黨失去立場。

本月十八日，社會黨的支持母體，也就是日本最大左傾工會「總評」召開評議委員會時，其議長眞枝氏即發表談話，担心鄧小平會在訪日期間，與日本自民黨領袖正式共同發表新路綫。因此，鄧小平等人此次訪日，不獨右派分子，甚至左派分子也對他們不滿，安全堪慮，日本政府特派一萬二千武裝警察（一說為五萬警察）保護，在自由開放的日本，外國「國賓」來訪問時，動員如此衆多警力，比美國卡達總統及英國伊利莎白女王訪問日本時還多出一倍以上。

帶老婆暢遊櫻島

鄧小平等人訪問日本，即趁機携家眷到資本主義國家觀光遊覽一番。在這一次訪問團正式人員十四人中，有八人是成雙成對，即如鄧小平夫婦、廖承志夫婦、黃華夫婦、韓念龍夫婦、符浩夫婦。當鄧等人進行正式公務的同時，老婆們都另外被安排參觀日本傳統花道、茶道等餘興節目，以示友好，又自二十六日起，他們將往京都、奈良等風景優美古都遊覽。觀諸中共政權成立三十年以來，所派涉外人員，正式公開携眷旅遊，表示一下探幽攬勝雅興者，尙屬頭一遭。其實這些花樣的眞正目的也，也不過是向日本婦女拉拉關係罷了。



卓琳學習插花

瓦解中的華國鋒保駕集團

海外客

最近華鄧鬥爭已進入熾烈階段　華國鋒心腹吳德一倒，尤太忠隨即垮台，繼而陳錫聯罷職，在此之前　曾紹山革職，李德生倒戈，已動搖華集團的根基、此後一批批的倒下，使華集團無法招架．最近鄧系矛頭已直接指向華國鋒左右手汪東興，汪東興曾經整肅無數高級頭目、以鄧匪眦必報個性，遲早會被拉他下馬，到時華國鋒的保駕集團便全面瓦解。

吳德被踢出北平還不到一週，內蒙古的尤太忠即被革職；幾乎在同一時間，陳錫聯也已被解除了「北平軍區司令員」的職務。

陳錫聯被革職的消息，雖有待證實，但吳德與尤太忠被整，陳錫聯無論如何都逃不了關。

尤太忠與鄧小平的關係，原極密切，他們都是四川同鄉，又係「二野」出身，曾長期在一起「吃同鍋飯」，但現實的利害，較之這種關係，尤為重要。文革初，劉鄧被整，尤太忠見風立即轉舵，一下就倒向江青的懷抱，成為舉軍「支左」的功臣，他後來能升任到中共「內蒙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內蒙軍區司令員、北平軍區副司令員、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主要就是他在文革時，以槍桿子支持了毛、江奪權。

尤太忠與陳錫聯的關係，亦極密切；過去他們是「四人幫」保駕集團的重要份子，「四人幫」被捕後，又成為華國鋒保駕集團的核心人物，而尤太忠所屬的內蒙軍區部隊，則成為陳錫聯的一堆籌碼。

去年九月二十三日，集寧市「內蒙古農牧學院獸醫系」會貼出一張大字報，透露：「陳錫聯在內蒙古，頻頻與中央代表團長的身份（按：陳曾於同年七月三十日，率領一個『中央代表團』赴內蒙，參加八月一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三十週年慶典活動），接見全內蒙各駐軍師長及師政委，接見時不談毛澤東思想，不講抓綱治國的大事，而是大談忠義之道。同時為甚麼接見這些師長、政委一定要在密室，不讓代表團其他團員烏蘭夫、傅崇碧等參加？」

大字報又說：「陳錫聯對池必卿（的太忠副手）說：『你我彼此都很了解，共事多年，你對中央形勢的看法怎樣？不妨交換交換意見』。又說：『中央要有甚麼變化，尤太忠和你在內蒙担大任，可得站好，大家要團結一起，擰成一塊，捍衛毛澤東思想，絕不能給修正主義分子得逞』」。

今年八月五日，署名為「集寧三中追窮寇」，又在集寧市「新華南路」貼出一張題為「尤太忠堅持下去不會有好結果」的大字報，其中說：「在中央、在北京軍區，你雖有幾個得力的人物在幕後撐腰，但在內蒙你已失去了依靠，難道是君不見形勢之逆轉，而仍想負隅頑抗嗎？希望你能當機立斷，認真接受張爰萍（共軍副總參謀長）同志對你的忠告：『尤太忠同志不應該這樣繼續堅持下去，要走出聽聽其他同志的意見』」。

大字報並要求尤太忠「收回今年四月九日在內蒙古軍區後勤部機關所說的那段話：『我不認為陳錫聯同志有什麼大的原則性問題，即使是吳德同志，也僅是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存在着某些問題而已。而今卻被一些曾經有過革命貢獻而仍在為黨工作的同志亂扣帽子，無限上綱抓住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想一棍子把他整死，是錯誤的。天安門事件在處理上是不可否認擴大了，但從這件事中也可體現出北京軍區對毛主席與黨中央的忠誠，最近幾天接到北京的消息，許多大字報都在指責陳司令員，吳書記及丁國鈺副主任，好像非要他們下台不可，這樣的做是值得考慮後面有沒有黑手搞鬼，想把水弄渾。』」

從上引這些大字報就可看出，尤太忠與陳錫聯，不僅是部屬關係，軍系關係，而且在政治上早已擰在一起，結成一幫，以槍桿子作後盾，外抗復辟派之攻擊，內保華國鋒及他們自身的地位，這也就是吳德等人，其能長期不倒的主要原因。

所以，吳德、尤太忠等一垮，陳錫聯之必然倒台，是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的事。陳錫聯一倒，華國鋒的整個保駕集團，即如摧枯拉朽一般，很快就會被徹底瓦解。

曾經做過毛澤東的保鑣，担任共黨特務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的頭頭，由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而為中共「副主席」的汪東興，由於殘忍成性，甘為毛江集團的劊子手，一度紅的發紫，後來又投機取巧，出賣了毛妻江青的「四人幫」，以為可以將功贖罪，但他現在卻已面臨被清算鬥爭的命運，北平東長安街已出現了清算汪東興的罪行的大字報。

署名「清華大學外語系」的這張大字報內容，首段指出：汪東興是「現時潛伏在黨內的『四人幫』代理人。」繼則揭露汪東興的罪行，指出他「在『文革』期間，是『四人幫』打擊革命幹部的一張王牌，從扣押劉少奇，逮捕彭真，羅瑞卿，陸定一，追捕彭德懷，以至迫死賀龍，陶鑄及其他很多老幹部，都是汪東興一手參與的。……」

最後指控汪東興看風駛舵，為求自己脫身，更為着政治投機的需要，乃不得不施行苦肉計，參加了逮捕「四人幫」一伙的行動。

究竟汪東興是一個怎樣的貨色？「大字報」中指控他的罪狀是否正確？可以從有關資料中找到答案。汪東興是江西省人，當毛澤東在井岡山落草為寇時汪便參加中共組織的「小鬼隊」，實際上是供毛酋驅使的獵犬這一類人，是毛澤東最喜歡和最信任的人，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當中共流竄到陝北延安之初，汪東興便担任東部的副參謀長，抗日期間，汪東興一直都跟在毛的身邊，担任護衛毛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以後，亦即中共蓄意作全面叛亂時，汪東



華國鋒的保駕集團逐漸瓦解

興負責中共「中央」的警衛事宜，即負責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機關和負責人的警衛工作，是毛澤東最親信的特務頭子。

一九四七年三月，當國軍胡宗南率所部攻克中共巢穴延安的時候，汪東興即親率中共「中央警衛團」（團長劉輝山，政委張某，參謀長古遠興），護衛毛澤東等中共「中央」各高級頭目，突圍流竄陝北各地，被胡宗南部分頭追擊，點火搜山，屢瀕於危，汪東興沿途扶着老毛抱頭鼠竄。因之，汪東興愈受毛寵信。一九四八年，汪東興跟隨毛澤東至河北平山縣（在井陘縣東北，位虖沱河北岸）。一九四九三月，中共在石家莊（位河北省正定縣南二十五里，地當平、正太兩路交點，蔚爲巨鎭，今爲中共河北省會。）舉行共黨「第七屆二中全會」時，其外圍的警戒，會由聶榮臻所屬的「十九兵團」担任，而內衛工作，則由汪東興負責。同年十月、中共政權成立後，汪東興任「政務院秘書處副主任」兼「警衛處處長」，其保衛任務隨之擴大，除中共「中央」各部門的保衛工作。

是到了同年十二月，汪東興更以「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第八局（局長劉偉，「文革」時任國務院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副局長的名義，隨着毛澤東朝俄，負責保衛毛的安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汪東興專任「公安部八局副局長」職。一九五五年升任「國務院公安部副部長」（部長仍爲羅瑞卿），他的任務多半側重於督促警衛隊保衛毛，一九五八年六月，一度當選「江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江西省副省長」，至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再度調任「國務院公安部副部長」，兼「中央警衛團政委」等職。一九六四年九月，汪東興當選中共「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江西省代表」。

一九六六年三月，當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偕妻王光美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等國期間，汪東興仍以「公安部副部長」的名義隨行監視。他供給毛澤東和江靑的資料是：「王光美每日必換着一襲新的旗袍，有係開叉開得特別高。」故江靑於「文革」，以此爲攻擊王光美的藉口。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日那天，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人事部部長」楊尙昆，因被「紅衛兵」指控他「在毛澤東的辦公廳內暗裝偷聽器，偷聽了毛澤東的秘密談話」，而與彭、羅瑞卿、陸定一等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子」勾結，乃告被捕，楊尙昆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的遺缺，即由汪東興接充；並兼任了「中央軍委保衛局局長」，受康生指揮，以特務手段監視全軍，無孔不入，行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毫無顧忌。就從那時候起，所有被整肅的中共「中央」高級節日——包括着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眞、彭德懷賀龍、羅瑞卿、陸定一、烏蘭夫……等，都由汪東興分別扣押逮捕或看管。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中，毛林爲維繫四方面軍幹部的向心力，而企圖個別擊破劉、鄧及及賀龍、彭德懷，乃提升徐向前爲「軍委副主席」，兼「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汪東興前兼任該小組的「副組長」，暗中監視徐向前。同年四月賀龍系被整肅，即免除了徐的「組長」職位，而整肅軍中的權力，則暗中落到汪東興頭上。一九六八年初，逐步以「軍委保衛系統」，取代了「公安系統」，整肅地方反毛的「公檢法組織」，形成了毛澤東、江靑、康生集團的特務戰綫。

「文革」後，毛澤東的「敵人」大量增加，而可信任的則與日俱少，毛、江集團各頭目的安全，完全控制在汪東興的手裏，因此他的政治地位乃不斷上升，不僅被選爲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並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成爲毛江集團的領導核心的成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死後尙未蓋棺，而閃電逮「四人幫」一伙，也是汪的「傑作」，可知此人的居心叵測一斑！

共產主義是當代最反動的帝國主義

陸定宇

現在世界上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有十七個，可是其中沒有一個是通過全民投票選舉而產生的。都是利用世界大戰和社會紛亂等等災難爲基礎，再施以暴力搶奪爲手段，而實現共產黨對這些國家統治權力的佔領。

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說：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各盡所能，按勞力分配的社會。可是現在世界上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沒有一個能像馬列主義理論上所說的那樣，來實行他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經濟分配形式。

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所謂帝國主義就是對內壓迫，對外侵略的主義。現在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的社會實質不能與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相符；可是如果把它與帝國主義的定義連在一起，却是結合得恰如其縫，名符其實。那麼我們應把現有世界上的所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稱之爲「帝國主義國家」，爲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名稱上區別起見，我們姑且可以對它加上「共產」兩字，稱他們的主義爲「共產帝國主義」，稱他們的國家爲「共產帝國主義國家」，對他們之間的集團關係，我們可以稱之爲「共產帝國主義集團」。

共產帝國主義是現代新生的事物。他與其他帝國主義相比，除了有共同性之外，又有他的特性。所謂共同性，就是他與其他帝國主義一樣是對內壓迫，對外侵略；所謂特性，就是他比其他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手段及規模，更爲殘酷，更爲詭詐，更爲全面，更爲徹底。

從對內壓迫方面來說：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裏，人民基本上沒有私有財產；更沒有私有企業；沒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遷徙和其他行動上自由；沒有選舉、被選舉和立法的權利；也沒有平等的地位。在這種國家裏人民就是奴隸，終年勞動就是得到統治者給予的一些勉強維持生命的定量供應的布疋、糧食和日用品之類。這是有史以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人民所沒有遇到的痛苦。

從對外侵略方面來說，共產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侵略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侵略內容完整

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侵略往往只求達到軍事或經濟等某方面的目的也就滿足了，可是共產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侵略就不一樣，他的對外侵略從那方面動手是不一定，可是達到的結果是要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具備的，被侵服國家的一切都要服從侵略者的指揮、計劃，作爲侵略者的衛星國而存在。以蘇聯共產帝國主義對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尼亞等國的侵略爲例，他不但要求這六國的軍事力量與他一致，在經濟上要服從蘇聯的生產計劃，在文化上要遵循蘇聯的文藝路綫，信仰蘇聯的哲學理論。總之被侵服國家的一切，不論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要以蘇聯共產帝國主義爲核心，在不違背這個核心的計劃，滿足這個核心的需要的基礎上，各被侵服的國家才能享有殘餘有限的自由。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因爲公開反對服從蘇聯的專制佔領計劃，結果就遭到蘇聯的血腥大屠殺。匈牙利的國家首腦和共產黨主席納吉總理因爲充當蘇聯走狗不忠，遭到免職判刑處分。

一九六八年，捷克人民也因爲不願充當蘇聯的附庸，公開反抗蘇聯而遭到蘇聯突然襲擊佔領，一夜之間在其陸空兩面夾攻之下，使捷克全境淪陷，結果迫使捷克人民又得重新接受了蘇聯的軍事統治，過着被壓迫的奴隸生活。

侵略手段殘酷

過去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侵略的手段雖然有其狠毒的一面，可是其殘酷程度往往遠比不上共產帝國主義國家。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間，中共共產帝國主義爲了加速對東南亞國家的侵略，計劃先對這許多國家進行思想文化的滲透侵略，運進大批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及號召當地人民暴動的許多文件，例如對緬甸掛着緬甸共產黨的招牌派進大批的游擊部隊到處搗亂破壞。中共的這種侵略行爲引起了當地人民和華僑的極大不滿。中共爲了消除阻力，使其侵略計劃能夠順利推行，不惜利用秘密部隊，在夜間對在緬甸的不滿分子加以秘密逮捕，大部分就地活埋、槍決，並把少數的裝在蔴袋裏，用馬帮運到中國雲南，在芒市一帶遊街後槍決。據雲南中共公安機關統計，到目前爲止這樣被殺害的緬甸人和華僑不下三千六百名。你說，這種的事，別的帝國主義會經幹過嗎？當年蘇聯爲了併吞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三國，對這三國實行軍事佔領之後又強迫這三個領袖在請求蘇聯併吞的申請書上簽字，結果這三國領袖在這三國人民的强大壓力之下拒絕簽字，可是這對蘇俄共產帝國主義來說就絲毫也不會構成威脅。蘇共就用電刑、鞭擊、坐老虎凳、灌辣水等手段，迫使這三國首腦簽了字。隨後蘇共的外交官對這三國領袖說：『你們簽不簽字都一樣，因爲你們三國的土地對我們俄羅斯的安全來說是極

關重要的，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對你們三國加以聯合。至於方法上你們認爲不妥當的地方只好請你們原諒了』。就這樣，蘇共的兩名外交官前後花不到三個鐘頭的時間，就完成了兼併三國的任務，這大概是歷史上其他帝國主義者還沒有創過的先例。

侵畧手段詭詐

一切和平協定、條約、法律對帝國主義侵畧者來說，本來就不具有多大的約束，可是多少還能起一些短暫的作用。可是對共產帝國主義來說，這些和平協定、條約、法律的時間看作是掩蓋侵畧和發動侵畧的好機會。一九七五年，世界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就是利用在巴黎討論和簽訂越南和平協定的機會，積極日夜兼程在越南作進一步發動侵畧的軍事部署，蘇共加速運送大批現代化先進武器到越南，中共連夜調動數十萬精銳部隊進入越南南北方。他們就利用美國在巴黎會議桌旁死搞有關越南問題和平協定的文字，做好代全面吞併越南民主地區的軍事、政治部署，參加會談的共產帝國的代表就像玩弄猴子一樣玩弄美國的代表，到了條約簽訂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們軍事進攻開始的時候，結果條約上的墨汁還沒乾，民主越南已經淪亡了。

一般帝國主義同一集團內部雖然存在着矛盾，然而還沒有發生自相吞併的現象，可是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就不一樣，由於他們具有比一般帝國主義更爲强烈的侵畧性，掠奪性，所以在他們對非共產黨統治的世界進行侵畧掠奪的同時，也發生對同伙的侵畧掠奪，以致產生自相吞併的現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給蘇共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到了戰後，蘇共就把這分恩情忘得一乾二淨，這或許是由於共產帝國主義的本質所決定，以及由於兩者之間沒有共同的信仰，使他們與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不能有互相合作的精神存在。可是目前的事實證明，在共產帝國主義者之間也不能有這種感恩與互助、友愛、合作的精神存在。舉世皆知。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共產帝國主義的一手支持、援助、培養之下，才在中國大陸部分建立起了共產帝國。可是中共的共產帝國也受他的侵畧性、掠奪性的驅駛，他本身還得積極向外侵畧、掠奪，那能夠長期忍受蘇共對他的再侵畧、再掠奪呢？就由於這種共同需要向外侵畧掠奪的結果，產生了利益上的矛盾，導致今天在中蘇兩國邊界和國外重要競爭區域的火拼。數年來在中蘇邊界沿綫上的戰爭經常發生，有時其殘酷程度是不亞於歷史上的某些重要戰役。令人驚奇的是，他們經常像黑社會鬥殺一樣，不管勝敗如何，一般是不向主持公道機構提出控訴，也不向外宣揚。一如一九七二年間，蘇、中兩國共產帝國主義的艦隊在中國長江口以南的浙江海面上的火拼，蘇共動用的是尼米茲級的核動力巨艦，以導彈和反導彈系統，轟毁了中共建立共產帝國以來所建立的艦隊的大部分；中共也竭盡所能包括使用大批空軍的犧牲轟炸，也使蘇共的核動力巨艦遭到嚴重損傷。其激烈的程度是超過了歷史上中日甲午海戰的數十倍。好像在他們的歷史上只有仇恨的紀錄，而沒有合作同盟的前期。越南共產帝國的建立，中共所耗的資金是數以百億美元計算，投入的戰鬥隊、運輸隊的人員也是在百萬人以上，中共也幾乎被這場戰爭拖垮了。

可是越南共產帝國建立之後，也迫於向外掠奪、侵畧的需要，立即與中共反目成仇。今天在中越邊界上的戰雲密佈，不是人人都見得到了嗎？柬埔寨共產帝國的建立，越共曾出過大力，這是不容否認的。可是印支三國才陷於共產黨手中不久，越柬兩共產帝國主義之間又爆發了無休止的戰爭，據實況反映，其激烈程度也不亞於以前共產勢力與朗諾、阮文紹政權的戰爭。當然這僅僅是開端，今後蘇中、中越、越柬等共產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將要更迅速地激化是可想而知的了。

侵畧者自相吞併

在馬克斯所繪製的藍圖上，說明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美好、最安定、最平等、最團結、最富裕、最幸福的社會。可是今天在十七個國家實施的結果，却變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黑暗、最殘酷、最紛亂、最貧窮的社會，是毁滅道德、製造戰爭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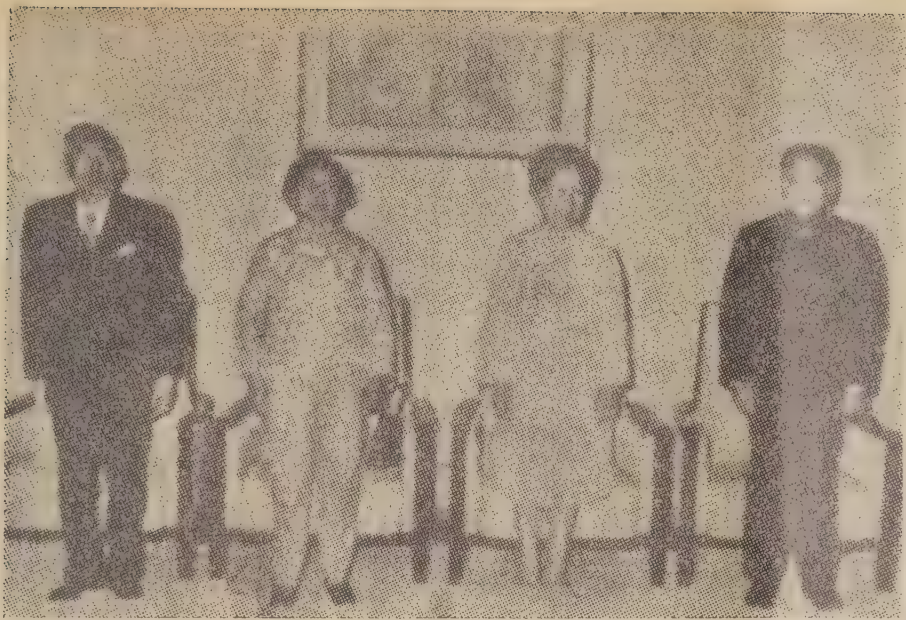
現在地球上被共產黨統治的土地才佔去一部份，而且還在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壓力以下，他們之間都已經打得不可開交了。如果我們來個最不幸的假設，有朝一日全球眞得被共產黨征服了，他們各自建立共產帝國主義國家，哪他們之間的戰爭之慘烈更是不敢想像的呢，可能整個地球都被硝烟所籠罩，打得南北兩極的億萬軍的冰帽都溶化了，海洋的水位提高了幾公尺，陸地沉掉了一大半，剩下少數幸存者站在山尖上，孤苦伶仃地哀嚎，馬克斯被人民當作魔鬼加以咒駡，人類只好在戰爭的廢墟上再次過他們的原始時代的生活。

共產帝國主義是在軍事暴力支持之下存在的寡頭專制政治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首腦必須是同時掌握黨權、軍權、政權的獨裁者，由於在他們的社會上是施行奴隸制度，人民沒有自由，所以這種國家的經濟、文化等方面不能發展，或是發展緩慢，他們爲了維持生存，就只好對內加强壓迫，對外加强侵畧，甚至不惜互相拼吞。今天蘇共駡中共圖謀挑起世界大戰；中共駡蘇共企圖稱霸世界；越共駡柬共野心向外擴張；柬共駡越共陰謀在東南亞實施霸權主義計劃。其實這些話都說得非常有道理、有根據。通過這許多共產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互相檢舉、互相揭發，更進一步向全世界人民證明了共產帝國主義是當代世界上最反動的帝國主義，他們是現代世界大戰的根源，是世界動亂的根源，是將來毁滅人類和人類文明的火藥箱。世界各國人民如果不能及時地覺醒起來，團結起來，洗刷自己的錯誤，重新建立起我們人類的道德和勇氣，共同爲埋葬共產主義出一把勁的話；那就得爲埋葬自己和人類的文明掘好墓穴。此外別無選擇。

矮鄧一筆勾消日本侵華罪行

一知

日本政府以六萬名警察的特別部署，「歡迎」鄧小平。原因是，在日本大多數人民心目中，鄧小平有如瘟疫，他極可能爲日本帶來不可測的災禍。至低限度，盡管福田政府、某些政客與財閥，認爲有與中共深相結納的必要，但在大多數日本國民的觀點上，鄧小平並非是受歡迎的人物。數以千計的日本國民，以抗議示威「接待」鄧小平之來訪。一名方在盛年的日人半澤曉勇，爲了對鄧之來訪表示抗議，在福田首相官邸之前舉刀自殺。



鄧小平與戰犯日皇

我們相信，鄧小平率同有四十餘人參加的龐大代表團，名議上僅爲「換約」而來，必也會引起福田政府的警惕。就福田政府而言，既然已誤上賊船，與中共簽訂列有反霸條款的「和平友好條約」，如今對於中共的過份「友好」與「熱情」，毋寧有難於推托或甚而拂拭不去的感覺。然而中共却是「理直氣壯」的。鄧小平、黃華、廖承志「精銳盡出」，形式上，看似作爲一新結的「盟邦」，對日本表示的最大的禮遇和尊重！

日昨是鄧小平抵日第一天，除例行節目外，當無重大活動。不過，鄧小平此來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只須有適當場合，他必將大肆鼓吹中共與日本「世世代代友好」共同反對霸權主義的擴張行動。對於日美安保條約、對於日本的備戰法案，以及自衛隊戰力之加強，他必將認定爲當前情勢所必需，因而採取「諒解」和支持的態度。如果更進一步，他甚而可能提起北方四島問題，鼓勵日本在收回島的交涉中，繼續堅持現有立場，不對北極熊作任何讓步。

當然，鄧小平對其公開發表的言論，可能故作隱秘和含蓄，他可能在行動中故佈疑陣，而在言辭上冒出端倪，所有這些做法，目的都在拖日本下水，使日本成爲中共反蘇的死黨，永無可能遂行其所謂等距外交，而反霸條款不影響締約者與第三國關係的約定，也將成爲空談。

無論福田政府如何解說，如何在言辭和行動上自我抑制，其先蘇聯而與中共訂約，而在約文中列入反霸條款，日本之作爲中共反蘇的伙伴，業經由客觀加以認定。特別是，日本結納中共的目的，自始即欲謀取經濟貿易的利益。雖然福田表示，日本不擬協助中共軍事現代化計劃；園田外相亦强調，日本只能協助中共從事一般現代化的努力。但無論爲機器設備或科學技術，此所謂軍事現代化與一般現代化，根本難作判然的區分。事實上，日本既已與中共在工業方面進行合作，即等於間接地協助中共之軍事現代化，此雖百口亦難於分辯。

此所以當鄧小平訪日前夕，蘇聯乃更明顯地表示其對日本敵視的態度。非僅將太平洋艦隊的實力繼續增强，另於擇捉、國後兩島派駐部隊、構築工事，「紅星報」且坦率提出警告，指「日本軍國主義者顯已忘記了上次戰爭的痛苦教訓」。此無異對日本施行戰爭的恐嚇。依蘇聯觀點，日本與中共顯已開始軍事方面的合作。蘇聯之所以作此認定，自與中共副總參謀長張才千之先鄧小平而訪日有關。

拉緊日本作當反蘇的伙伴，從而進一步破壞日蘇和解，迫使日本非與中共結盟不可，是鄧小平此次訪日的首一目標。預定與田中角榮會晤，插手於日本派閥之間，使福田與大平兩皆引中共的聲勢爲助，以期在大選後，無論任何人當政皆以中共爲友，是其另一權術的運用。至於藉此訪日以提高鄧小平個人在國際社會中的聲望，並對日本國內一切親中共的勢力給以鼓舞則猶其餘事。

於此，我們所要忠告於日本朝野的是，鄧小平訪日，是繼「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後中共力圖拖日本下水的又一步驟。一九五〇年代，中共曾明白地以日本爲敵，迄今爲止，對於明示以日本爲敵的對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並未廢除。今者，中共所以轉而爭取日本的友誼，並非在其主觀上認定日本爲友，而係在客觀情勢上有對日本加以利用的必要。因此，日本朝野有必要冷靜地作一估算：中共所求於日本者爲何？日本是否能滿足中共的要求？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是否應有其共同的準則？日本迄今據以處理對中共關係的準則，中共是否已同意接受？否則其未來的發展爲何？此外，日本也必須考慮到其戰後復興的歷史因素；考慮到今日與未來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歷史因素；考慮到日本戰後憑以立國的原則和精神。在最重要的時刻最需要冷靜和清醒，鄧小平日之時，正是本朝野最需要冷靜和清醒的時候！

「快報快語」、胡言亂語！

古鶴翔

十月十六日和十月十九日的「快語」，使人看了以後，不由得怒髮上指，因爲「快報」並不是左報或「中立報」，而是印着中華民國年處的刋物。

本來在中華民國刋物中，適當地評價共黨，甚至稱讚敵人眞正的優點，並非錯誤，因爲知已知彼，乃能百戰百勝。

可是，上舉兩天的「快語」，簡直是胡言亂語，簡直是欺負讀者「無知」，簡直比左報不如！快報把這兩篇荒謬的文字作爲「社評」，難道視全香港的人都是紅頭蒼蠅？只有紅頭蒼蠅乃能逐臭，並且嗡嗡而鳴！

茲將十六日的「快語」，「吳德陳錫聯的『半罷官』」一文，摘引於後：

「從兩年來的情況可以看到，華國鋒在反四人帮的運動中有一整套的戰畧部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至同年年底爲止的第一個戰役內，不僅吳德等人說過要深入批鄧，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也一再號召深入批鄧。華葉李等人一上台就執行鄧小平的政策路綫，他們當然不是眞正反鄧，當時的批鄧只是一種戰畧部署。……吳德、陳錫聯、尤太忠等人從來就不屬於四人帮的帮派，也未有過助紂爲虐的罪行，他們在天安門事件中的表現及事後之繼續深入批鄧，都是跟着中共中央的路綫走。在天安門事件中，吳德和陳錫聯如果不遵從中央命令把事件迅速平息，則很可能出現改朝換代局面。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打倒鄧小平後，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已心灰意懶，退隱了幾個月，而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後，這些老帥和老將紛紛自動出來參加政治局會議收拾殘局，他們和吳德一樣，參加平息天安門事件和號召繼續批鄧，只是爲大局着想。……現在吳德被撤除北京市的第一把手職務，而仍保持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之職，證明他並不是受整肅，而是因爲他在北京的市政措施不得人心。

北京市民至今上舖子吃早餐仍需排隊，而林乎加到天律三個月後，天津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完全解除，不論他用的是甚麼手段，總之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近在咫尺的北京市民着到這種情形，當然對吳德更加不滿。現在中共中央撤免吳德的北京市長職務，就是應順民情，這也是反四人帮運動後出現的新政風。」

這篇「快語」，稱中共當「老將」、「老帥」，不願大陸出現「改朝換代」的局面，把中共的權爭美化爲「爲大局着想」，將華鄧之爭，美化爲「應順民情」，更以全力捧拍鄧小平的狗林乎加。

我們要問：北平不斷出現的反華、反吳、以及批鄧的大字報，難道通通是假的？共黨强調的「階級鬥爭」，難道放棄了？所謂「文化大革命」，大概也是毛、劉一致同意的「戰畧部署」罷。

據敵後消息，上海地區出現一個叫做「火綫」的、獲得軍方支持的反鄧組織，這組織指出：自一九七七年十月以來，上海已有一萬人被扣押、隔離審問和入獄。「火綫」宣稱；在鄧小平復仇大棒一揮之下，至少有六百萬人頭落地。——難道就是共黨的「應順民情？」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林乎加並不是神，也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林乎加决不能以一人之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快語」的主筆，只有墮子可以大筆一揮，顚倒白黑，混淆是非。

× × ×

在十月十九日，「快語」說：「美國呻窮，中共擺闊」。

據說：「美元長期疲弱和本週再度狂瀉，證明了美元實力異常薄弱，金融專才看不出美元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會有起死回生的走勢。主要是因爲美國對外貿易的逆差有增無已。」

上面這一段話，確是實情，並沒有錯。可是，「快語」墮子大筆一揮，就猛拍中共的窮屁股道：

「日、德、法、英等國在與美國面臨相同的貿易壁壘的困境下，却從中國大陸找到了一條出路。這些國家的貨幣在風濤險惡的國際貨幣市場中由下跌趨向穩定，再由穩定趨向上揚，固然有很多因素，但事實證明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因素是這些國家打開了與中共大舉貿易之門，使這些國家的貿易出現良好前景，也因此使他們的貨幣走勢硬朗。事實擺在眼前，最近一次已連續兩個月的日圓漲風，開始於八月間日中（共）和約簽訂之後。……」

原來中共這窮光蛋，竟然可以使世界各國的貨幣狂升，也可以使美國的貨幣猛跌。可惜畫餅不能充饑，空頭支票不能兌現，否則中共便是世界第一富豪！

「快語」的主筆先生，當然可以成爲豪富，因爲他有顚倒白黑之功，偷天換日之力！

時事評論

香港勞工前途

徐達文

由於香港的廠地缺之，廠房價高，廠租昂貴，再加上勞工短缺與政府忽視，使到香港工業發展與外貿拓展的優越條件與競爭能力，經已逐步在消退中。對這種消退程度，當局再不能以過去一再空傳香港所具有的自由制度及國際背景及適應能力，去聊以自慰。因為香港本身由於某種政策的錯誤，或某種人為的因素，已成為香港經濟穩定與成長的一種嚴重阻力，再加上作為香港商品主要市場的歐美國家，所推行的經濟保護主義，而造成的關卡與設限，使到香港經濟前景，並不如人們所想像那樣，是一片樂觀的美夢。事實上，這種美景的造成，已不若過去那樣充滿內在與外在的有利因素，同時，也不是祇在那樣依靠主觀的宣傳與政策的宣傳，而是要依賴當局明智的決策，可行的措施，再加上工業界人士去克服困難的信心毅力，始能在香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眞正做到卓有成效。

從客觀的角度及事物的本質來看，明智決策與可行措施，既是動力，也是主力。可惜，在香港目前的工業情況來看，當局在這方面似乎頗為欠缺，像影響商品成本的廠價高昂，影響工業發展的廠地缺之，影響工業生產的勞工短缺，影響外貿拓展的配額制度，以及影響工業成長的勞工政策，等等，都是直接影響香港工業與外貿的嚴重障碍。這種障碍，可以看作為香港內部自行形成的「關卡」，從而扼殺香港工業與外貿的發展前途。

本來，這種情況，早已成為香港市民衆所皆知的事實，早已成為香港輿論界所評擊的弊端，可惜，有關當局方面大力鼓吹促進香港經濟繁榮與推動香港工業發展，一方面却對這些足以決定香港經濟盛衰的主觀因素，一直採取漠視，忽視與輕視的態度，至今仍未能對這個存在已久，並已成困擾的現實問題，拿出辦法，作出行動。甚至對一些足以影響香港長遠利益的工業情況，只憑某種表示與假象，就忽忙作出過份樂觀的結論。

像香港某些商人前往大陸設廠投資就是一個例子。因為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些商人為了賺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及五年內收回投資成本，對大陸提供某些設備、技術、經驗、人材、知識，而建立一種對香港工業也有極大作用的企業，這些企業即使是中共按照「承諾」，於設廠五年後始接管，但這些企業一旦成為大陸企業，對香港無形變相增加了競爭對手，更何況在這五年內，在勞工就業，出口實蹟，海外訂單等方面，卻對大陸有所帮助。

故此，這些前往大陸設廠投資的商人，實際是以從香港賺取的資金，從香港輸出的設備，從香港吸收的經驗，及從香港招取的人材，去為香港增加一個競爭的對手。從長遠性與深遠性來看，這對香港肯定是殺鷄取卵的短視做法，有關當局不能為了某種政治性的安定因素與交換條件，就盲目附和這種對香港經濟的長遠性與實際性有重大影響的投資計劃。而這個計劃，在最近來說，確已成為一種帶有傾向性的錯誤。

另一個具有傾向性的錯誤，顯然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及商人的炒地價風氣，經已直接損及香港工商業的長遠利益。因為這種歪風的刮起，也一樣將香港工業發展的原有條件刮走。事實證明，炒高地價及控制用地，似乎成為一種壟斷性的新興企業。許多廠房住宅，許多廠地屋地，就在這些地產商人的控制下，已成為價高地少的兩種極端性的畸形現象。這種現象的蔓延，似乎銳不可擋之勢。香港工業界在這個來勢兇兇的炒風下，不是沒有足夠工業用地，就是要付高額租金，這對香港工業全面發展及工業成本，都產生不利的因素。當局對這種不利因素，應該早已知道，但至今不但未採取相應政策以抑制炒地歪風，反而以第一大業主身份，帶動、鼓動與推動這種炒地風氣，以此作為政費的主要來源。

從總的來說，香港經濟的確存在若干隱憂。如果當局不及時加以注視，可能會在外界的風吹草動之下，會造成某種經濟危機。港府在這種經濟危機未發生之前，應該正視這種困擾，並及早制訂相對政策去加以克服。

中共的喪鐘響了

秦明

近來研究大陸變化與政治內情的人都必須自「小道消息」獲得資料。也可以說，「小道消息」是今天大陸內情洩露出來的一條大道。人們從這裏得知共黨內部爭權奪利的秘辛，也從這裏窺知中共集團一些行動的背景所在。它是判斷大陸情形的最佳資料來源。雖然不盡可靠，其中難免有以訛傳訛，或是言過其實的地方，但整體而論，它確是了解大陸嚴密封閉的社會內部變化的最佳通路。

「小道消息」是什麼呢？概括來說，它是一種口語運動，是人口相傳，偶然也形諸筆墨的消息。它們的來源，可能是中低共幹；可能是參加會議的人員；可能是侍候高級人物，從而得自談話中知悉一鱗半爪的侍應人員……。但最主要、最經常、最可信的來源，乃是高級共幹——或稱「高幹」的子弟們透露出來的消息。

這種「小道消息」之盛行，代表着一個封閉社會，一個高壓政權的崩解現象，不容忽視。

中共崩潰跡象

首先必須了解，在新聞公開傳布的開放社會，或非絕對封閉的社會裏，「小道消息」沒有存在的依據。因為，正式的傳播工具比「小道」不知有效多少倍。口語只能一人傳一耳；大衆傳播工具則瞬息千里，一傳千萬。所以，當大衆傳播工具有其百分之一的功能時，「小道」就存在不了。必定要在大衆傳播工具完全癱瘓，完全公式化了，完全失去了人們的信賴之時，「小道」才會蔓延、滋長，成為人們獲知社會變化的來源。此一事實早已在我國秦朝就證明過了。當時的秦朝以嚴刑峻法控制人民，「偶語」、「腹誹」棄市！凡是公開傳布消息的都要砍頭！又焚書、坑儒，把社會的知識份子全部迫害得無路可走，造成了一個絕對封閉的社會。結果是人們在曠野裏聚會，「篝火狐鳴」，傳布反抗的消息。所以大陸上「小道」消息之盛行，首先便說明了那個絕對封閉的社會已經為動搖與不滿所瀰漫着。

其次，「小道」消息主要來自高幹子弟的事實更值得注意。這清楚的說明了即使在高幹的階層中，不滿與疑懼也是十分顯著的。若不是高幹們自己懷有極度的不滿，他們何至於把那些令人聞之齒冷或震驚的消息在自己家裏傳布？

大陸謠言漫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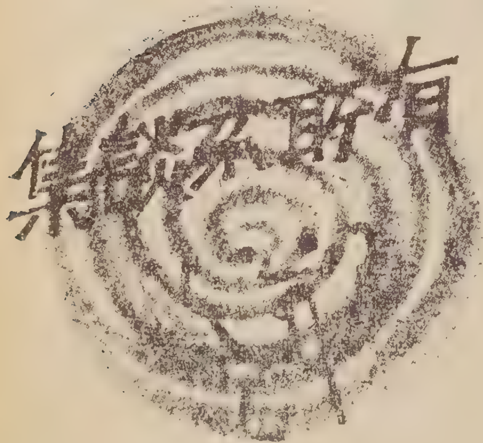
更進一層說，高幹子弟近乎公然地傳布這些消息，固然表示他們完全為父兄們的不滿與憤怒作了反應；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了共產黨社會對高幹子弟之缺乏制裁力。因為，很顯然，這一類「小道消息」的傳布，大有害於共黨要把大陸建成為一個絕對封閉社會的主旨。聽任其傳布，無能加以遏止，說明了共黨政權對於那些高幹子弟們之無可如何。從這個角度看，大陸政治腐敗的另一面就清清楚楚地擺在我們的眼前了。

人們以往常常奇怪，為什麼許多「大字報」上不時透露從來未經共黨報紙、刊物，或廣播提到過的故事或消息。那些「大字報」的寫作者從何處得到這些消息？在一個不許自由集會，不許自由旅行的社會裏，報上看不見，雜誌上不登載，廣播裏沒說過的事，人們怎麼會知道？唯一的合理推測便是有一種廣泛的口語運動在人民之間傳達着大家所渴欲知道的消息，而「小道消息」便是這樣的口語運動的表現方式之一。

反暴政的心聲

共黨的暴虐專橫，從四人帮事件後，大陸報章雜誌自己透露的資料裏已經說得很多了。那些無法無天的暴行，有時令人覺得已非人世。假如四人帮不失敗，中共的報章雜誌也就永不會登載那些令人戰慄的故事；到今天，四人帮還會打着毛的旗幟，宣傳共黨政府的「偉大」和人民如何在「天堂」中生活。不過，耳語運動是不會因四人帮之不倒台而停止的。也許，這就是今天鄧小平派不得不公布那些殘虐暴行的理由，想藉公開的說明，洩去在耳語運動中積累起來的怒氣，避免一次反共革命之爆發。

然而，「小道消息」之繼續盛行，不因四人帮倒台而停止，正是華鄧集團所行所為殘暴不下於四人帮的明證。人們不敢公然批評華鄧，正如人們在過去不敢公然批評四人帮一樣。於是一切都以「小道」出之。這個永不停止的「小道」所傳出的，在我們看來，不僅是大陸上不能見諸公開傳播的消息，也是大陸上行將發生暴虐，反專制的訊號！



中共內鬥的下一回合

鄧小平復出後，雖沒有取得「總理」職務，却奪取了許多要位置，日益擴張其實權；首先是控制中央的黨政機構，尤其掌握宣傳部門，接着改組各「省市委及革委會」，把根深蒂固及爲華國鋒所撐腰的份子，如河南、陝西、天津及東北若干地區的頭目，一一更換；這種形勢，已使吳德的處境更加危殆。

吳德由投靠文革派，而出任北平市頭目。再攀附華國鋒以打擊鄧小平，保持其地位歷十一年之久，顯示工於心計，也具有政治手腕。但鄧小平再度取得實權之後，既想報過去一箭之仇，又謀奪取北平所在地的「市委」，對吳德自必去之而後快。近幾月來，從北平張貼大字報到報紙刊載專文，從含蓄的攻擊「梧派」到指名道姓的批鬥吳德，都是有計劃的展開鬥爭；到最近各省的異己份子都被「拉下馬」，吳德就隨之垮台。繼任的林乎加，是鄧的親信，於十年前失勢，今年六月接任「天津市革委會主任」，現在再竄升一步，當然是鄧派的一大勝利。

年來中共的權力結構，是「五屆人大」後強勉拼湊的「三頭馬車」，華國鋒居黨主席和「總理」之名，鄧小平獲得實利，葉劍英則扮演緩衝調和的角色；大陸近來流傳「五子」之說，其中有「華的牌子、鄧的點子，葉的面子，眞是刻劃得入木三分。但鄧小平出的「點子」越多，華國鋒的牌子就越黯然無色；這兩個主要派系勢力的消長愈明顯，就必然加速導發最後的併鬥，北平「市委和軍區」，是年來雙方攻防的焦點，現在，吳德垮台，陳錫聯也因傳崇碧出任「北平衛戍區司令員」而被架空，鄧派擴展權勢的矛頭，將指向華國鋒核心圈子的另兩個高級頭目——汪東興、李德生；最近遼寧省「第一書記」曾紹山被整肅，顯示掌握「東北軍區」的李德生已在見風轉舵，果然如此，汪東興可能要首當其衝了。

由於文革派殘存勢力尚難清除，更由於中共當權正要藉建設與團結，來對內對外製造穩定、和平的假象；故在吳德免職之後，鄧派尚不致立即猛烈追擊，以避免與敵對派系公開破裂；而在逐步取得權力核心和地方黨政的據點後，突出周恩來的形像，搞所謂「四個現代化」政策，自是一項如意算盤。同時，葉劍英在老幹部和軍中還有相當的影响力，此時也將充任和事佬，阻止鄧派不爲已甚，勸說華派「委曲求全」。

但是，中共權力鬥爭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何況目前臨時湊合的「五人幫」是同床異夢，大陸局勢又如此的混亂。即令在鬥爭升高到吳德這一階層而暫時緩和，也不過是一個休止符而已。如果部份地方軍頭控制不了，或者華國鋒一派爲保權而反擊，如果年老多病的葉劍英一旦死去，鄧[illegible]是

我在美國僑校教書

我來美國求學，上學期在學校裏選了一科兒童心理學，老師規定我們去幼稚園或托兒所實習四十五小時，於是我就與我住處附近一所僑校校長聯絡上，他很歡迎我能義務幫忙，就這樣每星期六非正式的擔當起了爲人師表的工作。我教的是四歲幼兒班，班上另有一個正式聘請的教師，我只能算是助理。

四歲孩子的識字能力有限，只有少數幾個會寫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們只能帶着他們繪畫，作作簡單的剪貼、工藝、說故事及唱遊。

一個稚齡的兒童每個禮拜只能接受三個小時的中文課程，平日若進外國學校，課程當然以英語爲主，除非在家規定講中文，否則他們練習中文的機會實在不多。我曾試探不少班上的小朋友，據他們說，在家通常是跟父母用英語交談，在中文小學裏，我也常聽到老師和學生說英文，家長來接小孩放學，最常聽到的一句是：「SAY GOOD-BYE TO TEACHER」，我眞的不懂他們在這裏說英文的目的何在？

最可笑的是一些大人總愛講些「洋涇濱」的英文，我曾親耳聽到一個家長問他的孩子：「DO YOU WANT TO EAT SOME包子？」聽了眞讓我難過，我就不相信「你想吃包子嗎？」這句話會比英文難發音。還有一次，一位老師看到一個朋友的孩子在[illegible]班上，她跑過去說：「來給阿姨一個HUG（擁抱的意思）。」有一次唱遊課，我們在教「三輪車跑得快」的歌兒，小孩無法想像三輪車的樣子，我們就想換另一個名詞，唱遊老師馬上改成「殺勃胃（SUBWAY）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倒感覺得奇怪透了，爲什麼不直接譯爲「地下火車」呢？若不用正統的中文教孩子們，恐怕他們永遠也學不好。

我認識不少朋友以自由發展爲標榜，教育他們的下一代，但往往孩子們進了學校學會了流利的英語，就固執的不肯在家說中文，父母認爲理所當然。結果一旦孩子們恢復用中文問問題，却是一口讓人聽不懂的怪腔怪調，父母爲了省事，乾脆也用英語溝通，日復一日，孩子們連最基本的中文也忘光了。

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起這問題來，她很不好意思的說沒有辦法，過了一下把她的小孩叫來，說：「吉米・露茜亞，你們過來說幾句中國話給阿姨聽聽。」小孩馬上對我作鬼臉，一溜烟似的跑走了。孩子的媽媽對我聳聳肩說：「唉！沒辦法呀！他們就是不肯說中文。」

在我的大學裏有不少藍眼金髮的外國人說着一口標準的京片子，他們多是研究中文多年的中國通，看他們一本正經的唸着「孝經」、「論語」、「孟子」，論中國的歷史皆能數家珍似的舉一反三，[illegible]

拉一派打一派的伎倆

鄧小平最近在會見前往大陸訪問的泰國記者時，談到共黨越南與東南亞國協諸國的關係時，居然也假惺惺的向這些國家作「忠告」狀說：「世界遲早會明白，越南是東方的古巴。」把共黨越南比作東方的古巴，非自鄧小平始，這是中共年來在國際宣傳上，尤其在面對它所欲拉攏的自由世界國家時，所慣常突出的重點之一。中共作這種論調，雖可比作司馬昭之心，但一些為中共迷了心竅的國家却未必人人洞燭其奸，因此有特別加以點破的必要。

古巴是莫斯科的貓腳爪，是蘇聯在世界擴張勢力的打手，惡名遠播。自由世界，尤其是扛着捍衛世界自由大纛的美國，深惡蘇聯在世界各地的勢力伸張與侵略，對其走狗古巴自亦痛恨有加。中共把共黨越南比作東方的古巴，意在離間，目標有二：一是防止與破壞河內意圖與美國修好的嘗試，一是嚇阻東南亞國家勿與赤色越南接近。中共的這一國際統戰手法，可說相當狠毒，心計則至為深沈。世間指工於讒媚之徒，慣愛「投人之所好」，以達到某種目的：中共把這種讒媚哲學作更進一步的發揮，以「投人之所惡」來研敵自保。把越南與一身惡臭的古巴相提並論，其計謀何在，還不十分明顯嗎？

我們無意替河內洗刷，事實上越南現在也是共黨國家，世界共黨一丘之貉，沒有一個不是侵略成性。三年以前，河內是在中共與蘇聯共同援助下兼併越南，其時也，氣燄囂張，咄咄逼人，不但以中南半島的霸主自命，且有把整個東南亞劃為其勢力範圍的野心。迨後是因為與中共爭這一地區的霸權，才使狼狽為奸的兩惡翻臉成仇，更因共黨世界的內部矛盾，中共懍於蘇聯與越南北南夾擊的險惡局勢，力圖掙破，才更加速與加深了中越共關係的惡化。中共現在來醜化河內，就其本身言，則是道道地地的一項國際統戰謀略。

就個別處境而言，越南與中共可說相差無幾。中共有南北之憂，越南亦然。中共患在蘇聯與越南的夾擊；中共亦以己之所患，施之越南。它用扶助金邊的戰略，形成對越南的南北夾擊。中共指越南為東方的古巴，這個古巴至少在表面上已呈現出「和解」的姿態，河內的頭頭們自今年開年以來，不斷有人前往東南亞各國作「示好」訪問。不久前越南總理范文同在訪問曼谷時，甚至公開表示將不再支持泰共的叛亂。反觀中共，鄧小平在會見那同一批往訪的泰國記者時，仍重彈它對外關係「黨政兩元」分開的老調，說什麼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可以改善，中共支持世界共黨進行「革命」的立場不變。

余秋人

安德魯王子體育家型

在頻受世人注目的英國查理王子及安妮公主相形下，女皇伊莉莎白的另外一位兒子——安德魯王子，似乎較為「沉靜」，事實上安德魯王子有他別於兄姐的特長，他被英人稱為「體育家型的王子」。

安德魯王子今年十八歲，是一個新的人物，富於活力，與衆不同，有人會比喻他與哥哥查理王子，是截然不同的典型，他會使查理王子看起來像中年人。

安德魯王子喜愛戶外活動，有時與友人划木艇出海釣魚，他也打網球、木球、駕帆船、射擊及駕駛，打橄欖球和滑雪也是他的看家本領。他的不在乎的態度與熱心，挑起朋友愛與他比賽的興趣，歸納起來，他是愛好運動的，不但可以出場，事後與人談論起來，也頗懂個中情趣。

安德魯王子有穩定的背景，遺傳了母親獨立完美，與父親大不怕地不怕的個性，所以他有信心及喜歡各項運動，他在三歲時，父親菲臘親王便在王宮的游泳池內教他游水。今天他衷心的熱愛體育，喜歡艱苦的生活及打足球，應是由來有因。

直到現在安德魯王子與父親仍在一同做着共同欣賞的運動，例如每年的遊艇週，他們常邀約幾個遊艇及帆船好手，聚集在魏特島一起競爭，而安魯德王子常會大顯身手。

去年他在交換學生計劃下，就讀加拿大的歷克菲學校，他的同房室友有意在安德魯王子面前炫耀有關體育方面的事，豈料發現這位王子件件皆能，他才知難而退，尤其在曲棍球上安德魯也有一手，而更令人驚異。

安德魯王子也會在足球場上大顯身手，表現對這項甚受英國重視的運動上的關心，雖然常使他跌至通身瘀傷，他還是樂此不疲。尤其他歷克菲學校球賽中踢的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安德魯王子在做交換學生時，寄宿於學校裏，什麼事都做，自己收拾及打掃房間，排隊等入餐廳取食，當他要返回英國，大家都與他建立了友誼，對他依依不捨。

安德魯王子是一個有很多朋友的貴冑人物，他吸引人並非因為他貴為王子，而是他平易近人，活潑而有幽默感，他很善長說話，尤其講起笑話十分得體，但是無論如何，「運動」在他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一部份。曾經一度看來是一個「肥仔」的安德魯，在十歲左右是「圓祿祿」的，但喜好運動的習慣，使他在幾年後變成了一位英俊挺拔的翩翩少年，這或許也是他熱衷運動的原因之。安魯王子至今還沒有固定的女友，甚至他在與女友約會時還指望能與「運動」並行，他會帶她們去釣魚泛舟等，他喜歡金髮的女孩就如同他永不覺膩的「運動」一樣。

李凱詩

一個少女回歸大陸的悲慘經歷

鴻鳴

他原就讀台大化學系，到香港旅遊，惑於左派宣傳，回歸大陸，初期頗受重視，利用她宣傳台灣的「黑暗」世界，其後懷疑她是台特，逮捕公審，飽受酷刑，强迫簽字離婚判入勞改塲苦役，最後藉遣往農村，偸渡來港，輾轉前往美國。目前中共正在海外大搞統戰活動，這一段血淚的回歸慘痛經歷，正好讓準備回歸升學的青年，及早懸崖勒馬，以免重蹈她的覆轍。

在美國，有人說我是左派，我自已思想是否屬左，我也不清楚。我經常參加一些左派同學的集會，聽他們談社會、論國事，也經常跟他們去看大陸電影，我想多了解我所愛的又陌生的家鄉。我覺得左派的同學都是些很純樸的青年、熱情、富有理想，生活也很樸實。越聽多，越看得多，我越意識到，大陸社會和他們電影一樣敎條、刻板、全沒有藝術意味，他們的理論也越令我撲朔迷離，今天肉麻的歌功頌德，明天却又用最骯髒的詞句詆毁，究竟何人才正確？

某報組團到大陸去旅行，左派同學又勸我要參加。我猶豫，抱着許多疑問去請敎住在同樓的吳小姐。

我們一向視吳爲大姐，他在生活上，對我們像大姐一樣體貼，他知道的比我們多，爲人沉實、儉樸。同學們私議，大姐的思想也會左傾的。然而她對政治爭辯從不感興趣，大多是默不作聲，或是返回房去休息，從門隙裏透出來的是「紅色娘子軍」、「黃河鋼琴協奏曲」一類的大陸音樂。也許就因爲這些樂曲，人們才說他左傾的。

惑於宣傳．決心回歸

我和她談了，難得她向我說出了自己的故事。

「當你臨終時候，不要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爲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是蘇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說的。他那一本自傳性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會經風靡了蘇聯、東歐和大陸「文革」前的青年。這本書，使十數年前的我，胸腔熱血奔騰澎湃，比現在海外左派青年更沸騰。

我原是台大化學系一年級學生，我到香港旅遊，結識了當時在左派「培僑學校」的一位表親，他給我看上述那本書，這書竟帶給我倆「革命良緣」，我們一道回到大陸去參加「社會主義革命」。

我被安排到廣州某大學讀數學系，他分配到武漢一所中學敎師。那時候正是「大躍進」，整天幹活、搞運動，連吃也沒有，更提不上讀書學習，我和他一年沒有相聚幾天，只好用書信相互勉勵，拋棄一切「兒女情長」，爲革命獻出自己的靑春。

當局很看重我，委我許多銜職，要我到處演講作報告，讚揚我是台灣有志革命的青年。當然，講稿都是經過上級審批的。有一次，我講稿上寫「朱門酒肉臭」，他們加一句「路有凍死骨」，還要我編造許多台灣「賣兒賣女」的故事。

向黨交心．勒令退學

有一件事，可以說是我「回歸」後命運之轉捩點。同系一位女同學，她哥哥在香港當敎師，春節回大陸探親，返途在車站送別後，即一直查無音訊將近一年了，她母親才收到一份「僱送單」，原來她哥哥遭逮捕了，被關在韶關勞改塲，現在才許可家人去探望。她陪母親一道去探哥哥，回來和我們說，哥哥是寃枉的，當局懷疑她哥哥的學校校長是台特，就這樣不明不白，他哥哥被判了十年徒刑。這位女同學道出此事後，沒幾天也捲起舖蓋，一去無蹤。

一九六一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向當局道出了內心所想的一切，這叫做「向黨交心」。當局說，要向「黨」交眞心，那怕是見不得光的和盤托出，這才表明你眞正進步。於是我向黨交心了，我說，我懷疑那位女同學一家遭遇可能是寃屈的；我又說，我很想到監獄去看看社會主義的囚犯是怎麼樣生活的。當時，當局會公開說我坦白，有爭取進步決心，大加誇獎一番。

「社敎」運動之後，大陸高等院校實行大整肅，許多被認爲不合培養對象的學生，都遭令退學，我也被列入名册之中。我不知道是爲了甚麽，當局也沒有向我解釋，我檢討自己，從未幹過與共產黨有任何違背的工作，那怕是自己思想深處，也是如此。

我還算比其他遭退學的人較爲幸運，我被分配到市郊農村一所小學去敎書。我求學不成，心裏自然很難過，然而我也能安定下來，因爲我熱愛農村裏的小孩，於是孜孜不倦地從事敎育工作。

突遭鬥爭．飽受酷刑

一九六二年某日，我們學校突然出現了反共標語，當局立刻懷疑我，不容分說將我逮捕，我遭受疲勞審訊，整整一個月沒有好睡，連洗澡也沒洗過一次。

他們將我放在羣衆前面審問我、鬥爭我，我被加上個莫須有「罪名」，就是從台灣去大陸是幹特務的，連上述我交心的坦白話，也變成我「反革命」言論。我的雙手被反背綑綁，跪在滾燙的柏油上，膝蓋起泡磨損，剛結上膿疤，又復燙破流血，我遭受拳打脚踢，頭髮都被扯脫。我沒罪，我當然不認罪，幾次想自殺，但在臨要了結自己生命的那一瞬，我還要是相信共產黨，我還是幻想有一天一定會洗雪我沉寃。

判刑勞改．忍痛離婚

最後審判我十五年徒刑，我被送到英德勞改塲去勞改。我上訴，後來改判五年，最後又提前「釋放」我到博羅組織勞動農塲。組「勞」雖然比「勞

改」稍獲寬容，但是「組勞」是沒有期限的，等於是無期徒刑的勞役。這時我覺得，一生已經完了。自從返大陸後，我從未向上帝禱告過，我已離開了上帝，後來在悲慘時日事，夜深人靜，透過鐵窗，遙望上蒼，我跪地乞憐上帝，祈求祂拯救我這個無辜與無告的女兒。

我被判刑後，丈夫來信咒罵我，與我一刀兩斷，劃清界綫，在他狠毒辭句中，我還是原諒他，我含着淚在離婚判決書上簽下我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組織勞動及勞動教養（大陸在「文革」前設監獄、勞改場及勞教、組勞場，後者稱「三勞」，「勞改」是五年刑以上，勞教是三年以上，刑滿獲釋或罪證不足判刑者關在「組勞」，後者是沒有年限的，也即是終身的）解散了，都改成「五七幹校」，我和所有囚犯都被分別遣送到各地農村。這樣，我才有機會和下放到農村的青年，一道偷渡逃港。

儘管歷萬死一生的逃亡，但却不能與失却自由的囚犯生涯可比。當我在香港海灘上昏厥甦醒過來的時候，我感激上帝並沒有把我忘却遺棄，遙望彼岸，百感交侵，滔滔江水，不足以比我數年來悲酸的回歸的淚。

我原來的丈夫已再度結婚，他生活很苦，一家幾口僅靠他幾十元人民幣的月薪來維生，最近又患了心肌硬化症。他曾來信給我，但在現實的情形下，他自然不能寫甚麼，只說求我原諒他。我並不恨他，只恨自己的無知，並同情他的無知，我寄美金給他，也托香港朋友寄食品藥物給他妻兒。我給過他一封信，信中只有六個字；回歸之夢幻滅！

好話說盡、懷事做絕

吳大姐的親身故事，使我茅塞頓開。我絕未想到她有這樣不平凡的血淚經歷，我勸她趕快寫一本書，將她的故事詳詳細細的公諸於世，讓其他快要「回歸」的人，可以及早醒悟，以免重蹈她的覆轍。但吳大姐說，不必了，白費心力，沒有這個必要。她舉自己為例，當她在香港未去大陸之前，也有好幾個人勸她不要回去，其中有一位從大陸逃出的人，對大陸情況非常清楚，他說，共產黨咀裏說的話，與實際做的事，完全是兩回事，他甚至說，共產黨「說的天花亂，做的是男盜女娼」，並預測不出數年，我的下場將「極為悲慘」。

她說：我當時完全不相信，不僅內心裏恨透了他，而且當面會責罵過他，認為他沒出息，甘心做帝國主義殖民地的臣民，對於自己祖國的偉大建設，不願意流一滴汗的自私鬼。

大姐說，以自度人，今天還是如此。所以我永不和人辯論。

漫談梁祝恨史

青冥

我國民間流傳的愛情故事，最悽婉感人的該是孔雀東南飛與梁祝恨史。故事中的主角死後或化鴛鴦，或為彩蝶，衷艷的遭遇教人惆悵莫名。「孔雀東南飛」辭意俱佳，不待多言；梁祝故事早在唐朝已有張讀「宣室志」的記載：

「英台，上虞祝氏女，僞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后為鄞令，病死，葬貿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塚。」

可惜這段悽楚的故事，雖曾被寫作傳奇，編為民歌，譜成鼓辭、彈辭，却始終沒經高手潤飾，未能成為一流的文學作品。

若論文采，清杏橋主人的「新編東調大雙蝴蝶」彈詞殊堪一讀。例如他寫梁山伯依依下送祝英台：「昨宵不想到今宵，今日同行過小橋。小橋下面長流水，上年此地柳千條。」可謂情景交融。祇是作者的思想實在太酸太腐，硬要狗尾續貂，說梁祝死後奉閻羅王之命還陽，又奉越王之旨成親，把悽愴的氣氛破壞無遺。不單杏橋主人如此，清初的「梁山伯歌」亦有「兩世姻緣再成雙」、「小登科後大登科」等話；清末「牡丹記」也有梁祝「還陽配合」、「榮歸團圓」等俗不可耐的情節。這好比把兩隻在淒風苦雨中飛舞的彩蝶捉來製成僵硬的標本，放在金盒子裏示人。

拿梁祝恨史跟莎士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比較，莎氏那齣譽滿全球的戲劇不能不黯然失色：羅密歐和朱麗葉認識了不到一天，便瞞着家人往教堂秘密結婚，這樣的「愛情」未免可笑；後來朱麗葉的父母要她不嫁巴利斯伯爵，她居然找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怪藥，服後身體的機能便停頓如死，避過了傷心的父母，避過了重婚的厄運，一切都很順利，但不知古往今來可有人這樣逃婚的？偏偏羅蜜歐以為她眞的死了，便跑到她的墓穴中服毒自殺；朱麗葉隨即醒來，隨即自殺，跟着箇郎去了——這樣的「悲劇」不是硬湊而成的嗎？

梁山伯與祝英台同窗三載，感情之深，自非羅、朱可比；山伯求婚被拒後慨慨病死，這比羅、朱二人自殺的鬧劇感人得多了；梁祝化蝶雖有神話的色彩，却正好沖淡一下那濃如苦酒的悲哀，讀者明知不可信，但不忍不信，這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荒誕是截然不同的。

美可能售台F十八戰機

陳金耀

上月美國總統卡達已將F五G戰機售賣給中華民國決議案否決，據說原因是美國政府從不發展只供外消用的戰機（此一段話很明顯諷刺法國幻影四〇〇〇的發展），其實主要是來自幾個飛機製造公司的對國會抨擊，當F五G計劃在國會討論期間，通用動力公司（出產F十六）、道格拉斯公司（出產F四，DC十客機）的代表指責美國政府為何有意無意把中華民國的戰機市場給羅富諾公司（產F五戰機）攏斷，尤其是道格拉斯公司更認為，美國政府禁止把F四(六十架)賣給中華民國，而使到中華民國準備買八架以上的DC十廣體客機（每架數千萬美元，較戰機更賺錢）計劃取消，而改向法國購買A三〇〇，使道格拉斯公司平白損失數億美元的的生意。去年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高達十六億美元（今年估計達二十億），如八架DC十能成功地賣給台灣，對平衡貿易逆差高達四分一，因此F五G戰機售賣計劃的取消經濟意味高於政治，是一塲不明顯的戰機消售戰。當卡達拒絕售賣F五G的同時，一位國會議員去函卡達，希望立刻通過售賣F十六戰機給台灣。

較早時中華民國放棄購買以色列「幼獅」戰機，因為「幼獅」戰機雖有良好的地面攻擊及轟炸性能，但在空中優勢方面，「幼獅」與台灣現在的F五E，同樣使用短程的「响尾蛇」空對空導彈，缺之長程的射擊武器，以應未來空戰所需。若美國多方拒絕，台灣大有可能作重新考慮，這是以色列希望出現的（因以色列急需此六億多美元作發展更新型戰機之用），而另一個美國在軍火市場的死對頭——法國，為打擊美國在軍火市場的攏斷，排除一切政治壓力，把先進的「幻影二〇〇〇」、「幻影四〇〇〇」賣給台灣亦未可料。在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避免這張戰機訂單落入歐洲國家手，必然會繼續爭取台灣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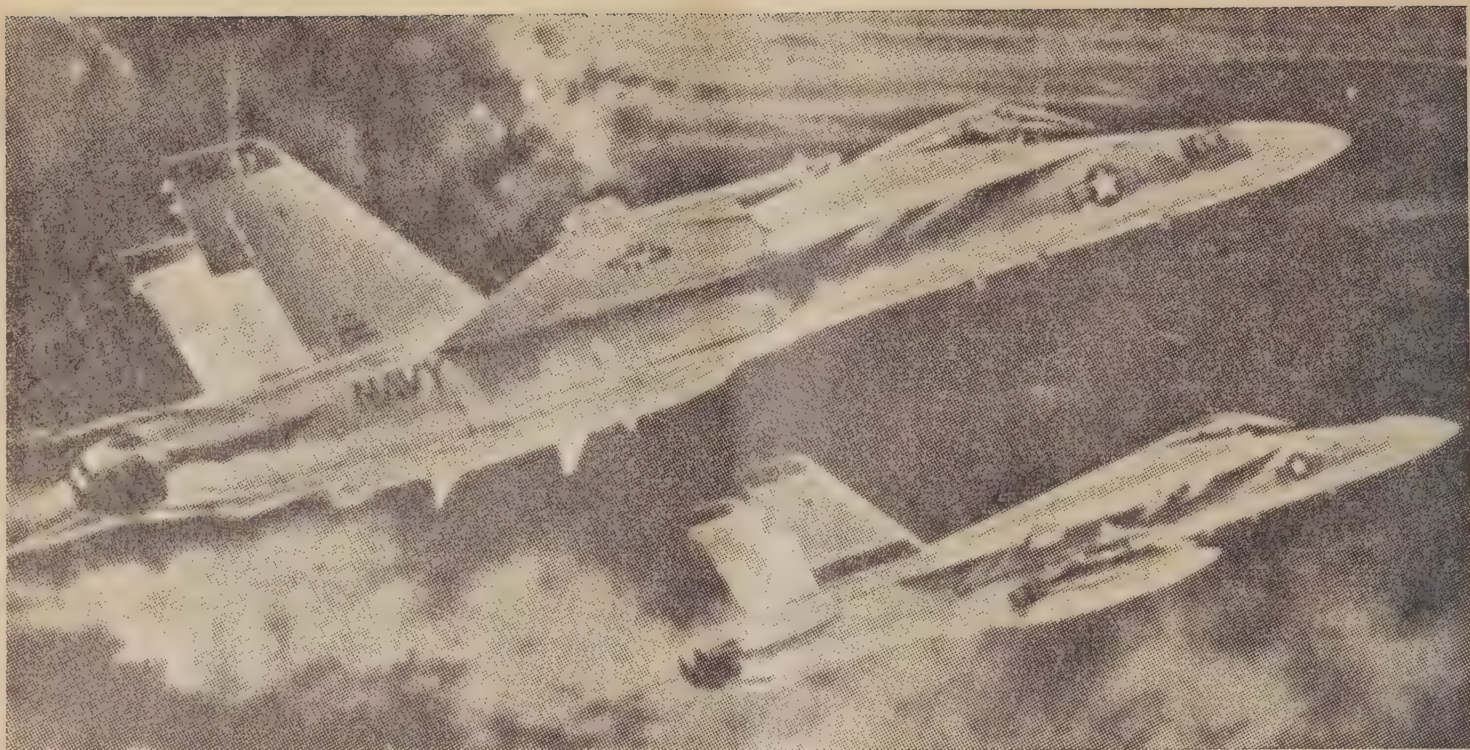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在採購八十年代主力戰機的重要條件，就是必須是全天候而擁有長距離戰鬥能力如「麻雀」飛彈的戰機，以乎合未來的新環境，配合「自動防空」系統。因科技的高度發展，敵人取得更先進的戰機或武器是大有可能，對在接近水面飛來的戰機或飛彈，在較遠的距離便可截擊是大有必要。除F十六戰機外，另一型在發展中的F十八戰機，亦是台灣希望取得甚至在台生產的，這一型戰機是由羅富諾與道格拉斯合作發展，而用兩台通用電力引擎，曉士公司「雷達」，一家便宜數家着，對平抑數家公司的紛爭大有帮助。F十八是羅富諾公司繼F五戰機後的另一戰機，這一市塲是必須保持及爭取的，因此台灣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取得此形戰機是大有可能，而且續漸明朗。

F十八戰機原為以空母作基地的海軍攻擊戰機，由幾家公司負責分工製造，麥當奴、杜格於斯公司統籌整個計劃管理並負責最後裝配，製造機首、機翼、穩定器，起落架並安裝電子設備和控制系統等。通用動力公司負責兩台F四〇四引擎，羅富諾公司製造機身中間部份，機尾，垂直尾翼，環境控制系統以及燃料、液壓、噴氣，附屬動力和起動系統等。麥當奴公司還負責在戰機上配備麻雀飛彈（射程約四十四公里）和安裝武器系統。F十八戰機由於飛行距離和特別性能的關係，機內必須另加四千磅以上的燃料。

美國根據計劃，到一九七七年底要求製造八百架，其中二百七十架分配給海軍陸戰隊。羅富諾公司和麥當奴公司關於製造F十八戰機的合約中還有默契，規定羅富諾公司作為製造以陸上為基地的F十八L（地面基地編號）戰機首要承包人。羅富諾公司已經拿到了技術出口准字，可以向澳洲、加拿大、法國、英國、希臘、意大利、日本、土耳其和西德介紹技術。中華民國在去年的軍火購買合約中亦已提出十八的F技術提供要求。在未來二十年內，羅富諾公司計劃製造以陸上為基地的F十八戰機，需求量估計在三千架到四千架之間，這種類型的F十八起飛時的重量約二萬七千五百磅，比海軍F十八戰機約輕六千磅，因為它不需要以母艦為地所需要的切備。



有極高携彈能力的 F18(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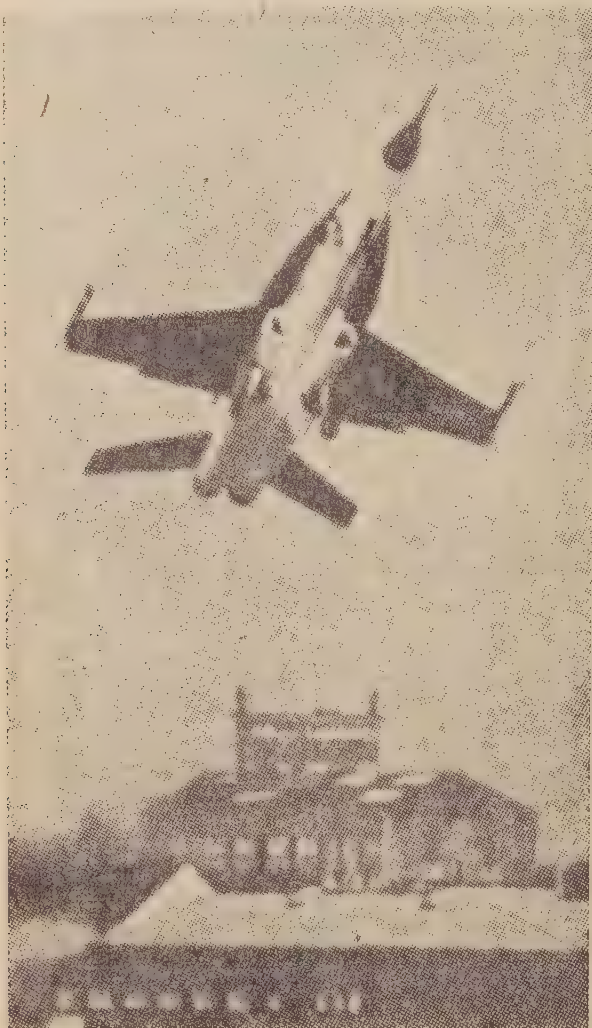
畫家筆下的海軍及陸戰隊使用的F18「大皇蜂」

F十八雙引擎戰機，能以每小時六十英里的慢速「停留」空中，最高爲一點八馬赫。此種可快可慢的戰機，速度上比不上其他高速戰機，但它富機動性，可在同一高度上左右橫移，較適合纏鬥，造價約千萬美元。

F十八飛行控制異常穩定，能以低速度高衝角至六十三度，側滑角三十八度，能作急速爬升，對短距離跑道有頗大的適應性。機身和機翼裝載一萬一千磅的燃料。戰機携帶的彈藥分別貯存在九處，兩枚在翼梢的響尾蛇導彈，兩枚分別在機翼吊架，一枚在機身中央吊架，麻雀導彈安裝在入氣口之一角，機身座艙前頭配備了一門廿公厘M六一的六管機關炮，可以發射五百四十發炮彈。

F十八戰機是採用比較多的石墨和環氧混合物，機翼蒙皮、襟翼、副翼、穩定器和垂直尾翼等均採用石墨原料。通用電器公司的兩台旁路引擎每具提供了一萬六千磅推力（加後燃器）。

飛機武器控制包括多波型雷達（廿八吋直徑的碟型雷達，搜索範圍五十六公里）、前方紅外綫觀測器（仰首示影板）和萊塞位置追蹤器等。雷達以多種方式尋找目標以便讓半自動的麻雀導彈瞄準射擊，前方紅外綫觀測器和萊塞位置追蹤器協助制導和非制導武器偵察和攻擊地面的目標。同時機上配有反電子干擾系統。



爬昇性能優良的超時代產物

F十八可以負担戰鬥機和戰鬥機中隊執行的任務，在維修保養，可靠性和倖存能力方面都是經過精心設計，比起同時代的戰機，可以經歷更多的戰鬥，並且戰鬥能力有效。F十八在戰鬥中的推力對重量比率僅多於一，所以飛行員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它的操縱靈敏性進行駕駛可以完成連續三百六十度的翻轉。

在機翼前面前段機身兩側窄而薄的條板，有助於防止在高攻角情形下翼根之失速，並增加升力與改良飛機之可操縱性，雷達根據目標之距離來偵察，所以有可能充分利用飛彈的優越性。

F十八在進攻時可携帶二枚響尾蛇導彈，兩枚麻雀飛彈，四枚MK八四炸彈，三個裝滿了三百加侖吊油箱，兩個炸彈吊架在必要時可分別載一枚麻雀或二枚響尾蛇或無導向火箭發射器，所以在進行截擊任務時可携四枚響尾蛇及四枚麻雀之多。

中華民國在八十年代戰機採購方案中，希望購買的有F十六，及此種F十八，F十六因要求的國家非常多，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未能交給台灣，因此F十八之戰機售賣較合乎雙方面的要求。

彭德懷與中共興衰（下）

胡養之

協助毛澤東死裏逃生

抗日戰爭結束後，彭德懷仍然效忠毛澤東，假如沒有彭德懷、賀龍這一羣功狗，毛澤東不僅無法從江西井岡山流竄至陝北延安，就算僥倖逃到延安，也絕對逃不過國軍的幾次掃蕩。如所週知：在一九四七年三月間，當胡宗南部攻佔延安時，曾經壓迫毛澤東及其巢穴中的大小嘍囉，紛紛逃命，尤其是毛窠主和他的姘頭江青，一度逃到綏遠邊境的無定河畔，幾乎成爲「無定河邊骨」！不料老毛一行即將就殲的緊急關頭，幸賴彭德懷率領三個縱隊（張宗遜、王震、許光遠）於同年七月，在沙家店背城死戰，終於牽制了西北剿總胡宗南部的圍殲行動，而給毛澤東死裏逃生。

沙家店之役後，毛澤東曾寫過一首詩以讚彭德懷：「山高路遠溝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由是對彭恢復其信任。此後兩年——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以黃龍山爲基地，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而與胡宗南拉鋸陝北，三勝三敗。由於一九四八年三月間，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與胡宗南部劉戡一軍戰於宜川瓦子街，以衆寡懸殊，乃獲小勝，奪回延安，奔襲寶鷄；但至同年五月，却被胡宗南部所破，彭德懷部損失慘重！因不甘吃敗仗，而於同年八月再度出擊，十一月在蘇北一次惡戰，不敵國軍的强大攻勢，又不得不退回黃龍山。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宣佈成立四個「野戰軍」，以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改爲「第一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其時平、津及徐蚌各戰役雖已結束，林彪、陳毅等縱橫大江南北，惟彭部的被胡宗南部牢牢地堵在陝北。至同年五月，彭德懷率六個軍進犯西安，而迫胡宗南退至寶鷄。六月杪，馬家軍趕到，配合胡宗南部反攻，彭德懷又告失敗，「一野」全綫崩潰！同年七月，毛澤東急調「華化野戰軍」主力支援，彭部轉敗爲勝，而胡、馬兩部，則分別轉移陣地。以故，蘭州於八月十二日陷於共軍魔掌；九月則長驅直入新疆，屬胡宗南的新疆國軍陶峙岳部不戰而降，由蘇俄一手造成的幾十萬新疆民族軍，也落於彭德懷之手。自此，彭德懷兼任了「新疆軍區司令員」及「政委」，王震爲「副司令員」並開始與蘇俄發生接觸。

俄人不支持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朝鮮戰爭發生後，彭德懷被調回北平，組織「抗美援朝志願軍」，在蘇俄總參謀部西鐵曼柯元帥、蘇俄遠東軍區司令員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蘇俄遠東空軍司令員克拉索夫斯基、蘇俄遠東軍區防空司令員比留佐夫等的大力支持下，並以大量武器支援，以及蘇俄空軍、防空部隊掩護之下，合組了「聯合參謀部」，統一調度中（共）、朝（北韓）、蘇（俄）聯合作戰的武裝力量。同年十月，成立了「前綫總司令員」，毛澤東密調「四野」頭目林彪爲「援韓志願軍前綫司令員」，表面上受北韓金日成「最高司令部」的指揮，由林彪首先指揮「四野」大部精銳參戰，並抽調陳毅的「三野」，和劉伯承的「二野」各部精銳，陸續入韓充炮灰，彭德懷則以中共「解放軍副總司令員」，兼「援韓志願軍司令員」的地位，負責統一調動各野戰軍部隊，並改編爲「志願軍」的番號。

根據彭德懷當時所報告的資料透露：在一九五一年春，便完成其戰署集中。三月完成其戰畧開進；同時在蘇俄支援之下，大力編練空軍，防空部隊、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技術兵種，分批考驗參戰。而當時林彪負傷調離北韓，彭德懷則公開其「志願軍司令員」的身份，統一指揮「志願軍」的聯合兵種作戰。四月廿二日，便發動了「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作戰，集結四個兵團猛撲聯軍戰綫，密集推進，却仍無法突破。同年五月十七日，組織「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作戰，事前毛澤東主張專打南韓軍，放過美軍；而彭德懷於突破南韓軍一個軍後，乘勝向右席捲，强攻美軍第十軍，以致遭受聯軍的空軍的轟炸，和地面炮火蹂躪，傷亡空前慘重！加以聯軍總司令，范佛里特將軍，於五月二十日下令反攻，而「志願軍」第一綫各兵團的後援不繼，則紛紛奪路逃命，整個戰場的形勢危急！毛澤東迫於無奈，乃請蘇俄印度出間調停，同時美國朝野亦表示厭戰，才倖免崩潰。因此，有人認爲當年彭德懷指揮所謂「志願軍」援韓戰役，顯然有很大錯誤，成爲他日後的罪狀之一。

一九五一年秋後，蘇俄軍援湧到，美軍終止進攻，彭德懷指揮「志願軍」，有從容時間構築橫貫朝鮮半島的地下坑道工事（地下長城），指揮空軍、防空兵及後勤部隊對抗美國的空中攻勢。一九五三年七月，組織「兵團」級的聯合兵種戰役進攻，對南韓第二軍作戰打成平手。同月韓戰結束，獲北韓一級「國旗」勳章，實則是敗兵之將。一九五四年一月，彭德懷當選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七月代表「志願軍」返北平出席中共「第一屆人代大會」。同年九月廿八日，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專任中共「國防部長」（在中共黨內升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共軍事。同年十月一日，發佈第一號命令，號召「全軍努力學習蘇俄軍隊的一切先進經驗，掌握現代作戰的藝術，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其實，中共軍毫無紀律。

俄毛關係交惡的前後

一九五五年二月，彭德懷担任慰問旅順俄軍軍事代表團團長，五月接收旅

順，並訪問波蘭蘇俄，他當時在蘇俄前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之下，企圖推行中共軍事的「現代化」和「正規化」運動，結果徒勞無功。同年九月，彭德懷的「建軍計劃」是，取法蘇俄軍制，實行四大制度：「義務兵制」、「軍銜制」、「薪金制」、「獎章制」等，也無結果。由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間，蘇俄共黨總書記赫魯曉夫，因打擊俄軍的職業軍人派，而使到前蘇俄「國防部長」朱可夫垮台，由蘇俄前任「遠東軍區司令員」的馬林諾夫斯基繼任。同時，彭德懷和中共各軍種（陸、海、空）、兵種（步、騎、炮、工、通）負責人，隨同毛澤東一行赴莫斯科，參加蘇俄「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慶祝，同年十二月，中（共）俄新技術協定」成立，而中共與俄共科學院，亦於此時成立「科技合作協定」，開始中共與俄共「核軍備」合作，是爲赫、毛軍事合作的高峯。

但自此以後，赫魯曉夫堅持中共服從蘇俄對美戰畧的總方針，致令赫、毛關係發生變化。一九五八年夏季，毛澤東因受老赫的刺激而發生狂妄心理，決定進犯金門，乃要求蘇俄支援，赫魯曉夫又乘機提出控制中共國防的對策。同年八月三日，赫魯替夫偕同馬林諾夫斯基訪問北平，跟毛澤東密斟了幾天，毫無結果，掃興而去。毛澤東於一怒之下，乃意氣用事，獨自發動了金廈炮戰；毛像一隻癲狗似的並未想到國軍在金門島上所構築的堅强工事，儘管中共搜刮全大陸人民的血汗，向俄共購買了近百萬發炮彈，射到金門，委實起不了任何作用。經過數十大的炮戰，國軍士氣越戰越旺，中共因蘇俄拒絕繼續支持而無貫徹下去，不得已乃以「單打雙停」的口號作爲「退金鼓」。這個時期彭德懷的作風，很想從中設法調和於赫、毛之間。九月底，毛澤東氣不過而宣佈「終止俄化建軍」；另一方則發動「大躍進」，組織「人民公社」和民兵，開始打破彭德懷「正規化」制度。

反毛的「總路綫」而去職

同年十月，中共軍「總參謀長」粟裕去職，由彭德懷親信黃克誠繼任。此後彭黃與毛林力行全面削弱「正規化建設」的「人民戰爭」備戰措施發生衝突！一九五九年六月，赫魯曉夫撕毀中共與蘇俄的「國防新技術協定」，中止支持中共建「立核軍備」。一說當時彭德懷率領軍事代表團在蘇俄外蒙活動；另一說彭德懷曾致函俄共中央表示反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綫」。同年六月廿四日返抵北平，七月參加廬山會議，十四日提出七萬字的「意見書」，批評毛澤東的「總路綫」，而極力反對跟蘇俄決裂。因此，遭受毛林全面打擊，冠以「在軍隊竊據重要職務，力圖取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取銷政治工作，取銷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做羣衆工作的任務，取銷地方武裝和民兵，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思想，忘想以軍隊爲資本篡黨篡政，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的嚴重罪名。同年九月，彭德懷與總參謀長黃克誠同時被罷免其「政府」的本兼各職，由林彪、羅瑞卿分別接任了「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兩個主要僞職；而一時受到所謂「彭黃反黨集團」牽沙的人，包括有：前中共「國防部政治部代主任」譚政，前中共「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前中共「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前中共「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前中共「一野政委」習仲勳、前中共「國防部副部長」李達、前中共裝甲兵「副司令員」聶鶴亭、前中共某部負責人陳正湘、前中共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韓振紀（以上二人已於一九六八年復出）、前中共軍「總參謀部部長」萬毅等，多數都遭到，免職的免職、整肅的整肅，引起軒然大波，影響至深且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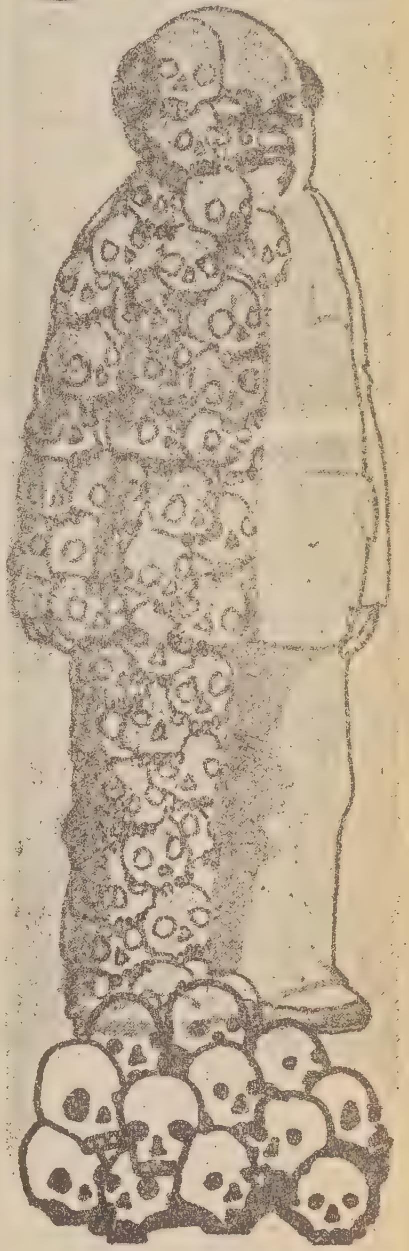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當前俄共頭子赫魯曉夫出席羅馬尼亞首都會議時，曾公開指出：「彭德懷的失敗，是由於反對毛澤東的錯誤政策」云云。按當時毛澤東罷黜彭德懷的手段，跟最近鄧小平罷免「北京革委」頭目吳德的手段相仿：免職後仍保留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位，暫時讓他逍遙法外。而彭德懷亦曾利用毛林與劉鄧兩派的矛盾，到處活動，力謀翻案。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曾返抵他的故鄉湘潭，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向中共各省委分別調查報告，攻擊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九月、彭德懷對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送出一份八萬字的意見書，自稱「我要當海瑞」。同年十二會，彭德懷任「三綫工作副總指揮」，配合賀龍、李井泉、羅瑞卿等，拉攏其舊部，暗中反毛。

「文革」時被揪公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德懷在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某單立書記，被「紅衞兵」揪出，同時被罷免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舊部楊勇（前中共「北京軍區司令員」）、黃振華（前中共「海軍總部政委」）、李聚奎（前中共「總後勤部政委」）等，也都被毛林免職。但根據「文革」時「紅衞兵」報紙所刊出的「彭黃反黨集團」資料則透露：「彭德懷同走資派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是一鼻孔出氣的，澈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匿藏在四川成都李井泉的庇護下，即遭航空學校的紅衞兵造反派所逮捕。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從四川解回北京，不久後被揪出公審，在他的自辯書供詞中，坦白地承認了他在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全大會』時，曾竭力反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主張應澈底割斷毛澤東思想，馬上獲得他的黑後台劉少奇的贊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在劉少奇的指使下，公然當塲散發傳單，反對了毛××的『大躍進』政策。這些滔大罪行他也坦白地承認了，但死不悔改的彭德懷，仍不肯承認他自己是完全錯誤的，並直言不能接受毛××給他的罪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事件」發生後，彭德懷再被「紅衞兵」鬥爭。同年十一月，中共「北平紅代會清華井岡山兵團」發表「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材料彙編」，總結清算彭德懷。一九六八年以後，彭德懷的情況不明。一九七六年九月當毛澤東瓜直時，葉劍英爲了逢迎江青曾批判過彭德懷。直至去年八月一日與彭同一理由被整肅的黃克誠復出後，今年三月才證實彭已於去年斃命了。

福壽夢



岳騫

賀龍爲什麼反對，原來就有趣了。原來葉劍英接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後，照例展開清算鬥爭，鬥來的奇珍異寶之多，其中最難得的是一套烟傢俱，是從江太史府中沒收來的，全部零件一共二十多種，只有一根烟槍就價值連城，這根烟槍據說是慈禧太后御用的，民國成立後落到江太史手裏，槍桿是翡翠的，槍咀是漢玉的，槍斗更是有名的山西太谷出品，烟燈是安南燈，放在風地裏都不會吹熄。江太史寶愛這套傢俱如命，寸步不離帶了幾十年，「解放」後就變成了「人民」的。

葉劍英倒不喜歡抽大烟，但是看到好奇東西也自然愛好，把這套傢俱很謹愼地收藏起來。這本來是很秘密的事情，不知怎樣被賀龍曉得了。在中共首領中，以朱德的烟癮爲最大，多年來始終未能戒掉，其次就要算毛澤東和賀龍，兩人雖沒有癮，也愛抽着玩。賀龍聽到葉劍英得到這一宗寶物，非常忻羡，有一次藉口視察，單單跑到廣州向葉劍英索取。

不料葉劍英矢口不承認有這件寶物，另拿出一套烟具送給賀龍，却是象牙的槍桿，漢玉的咀，「老江記」的斗。賀龍戇大心直，信以爲眞，歡天喜地收下了。隔了幾個月葉劍英到北平開會，賀龍特別請他吃了一次「團結菜」。說起「團結菜」，到的確是毛澤東的大才發明，原來毛澤東到了北平之後，天天要館子裏送菜吃，日子一久，不覺吃膩了，就想改味口，忽然想起一個新鮮吃派，每餐要北平城內著名館子只送一道最拿手的菜，如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羊肉，十幾家拼在一起，湊成一桌酒席，毛澤東替這種菜定名爲「團結菜」，無非表示天子肉食萬方的意思，不久高級幹部也都學會了，爭以「團結菜」請客。

賀龍既然請葉劍英吃飯，不能沒有陪客，於是把朱德、彭德懷、滕代遠、陳毅、廖承志等人請來，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剛吃完飯，忽然田家英打來電話，毛澤東要召見葉劍英，於是葉劍英就匆忙走了，幾個陪客都是忙人，也都跟着辭出，只有朱德沒有事作，和賀龍是一對閒人，就在一起閒聊天。聊到半晌，朱德忽然靈機一動，笑着說：「雲卿，走！你跟我去讓你見世面。」賀龍自從進了北平以後，恐怕人說他是土包子，日日在學習怎樣享受，家中收藏了不少古董字畫，雖然十件有九件是假的，可是賀龍得意萬分，逢人就要取出來吹噓一番。現在聽到朱德說讓他見見世面，滿以爲有什麼古董字畫，欣然隨着朱老總去了。

到了朱公館，朱德帶着他逕入內室，迎面遇到康克清向外出，看到賀龍問道：「你來作什麼？」

賀龍搖搖頭：「我也不知道，老總叫我來的。」

康克清冷笑一聲：「你不知道，我倒知道，又是要抽福壽膏了吧！」

賀龍恍然大悟，只見朱德向警衞員小張使個眼色，小張趕快從壁櫥裏取出一個朱漆匣子，打開之後，賀龍頓時眼花繚亂，只見匣子裏面除去烟槍、烟燈之外，大大小小的釬子、勺子、匙子、瓶子、銅牌、小壺加在一起足足有二十多件。賀龍自從十八歲在家鄉拿着兩把菜刀起事以來，四十年中未曾和大烟斷過關係，可是像這種設備齊全的傢俱，倒是第一次見到，高興得只是列着嘴笑。

警衞員擺好傢具之後，兩人對面躺下，小鐵匣裏面有警衞員小張打好的烟泡，朱德取出一個大的，蘸蘸唾沫沾在烟斗上，遞給賀龍。賀龍接過一看，這桿烟槍確是與衆不同，整個槍桿是碧綠色，內外透明，一邊吸一邊可以看到槍桿內烟的流動，眞是美妙絕倫。更難得的是普通烟槍吸下去發燥，這桿槍吸下去却透體清涼，好似加了薄荷在裏面。賀龍一口氣吸了七個烟泡，然後端起小茶壺，口對口喝下去一壺人參茶，頓時精神百倍，放下烟槍嚷道：「老總，你眞對不起我，這樣的寶物爲什麼今天才告訴我？」

朱德笑道：「你不要貪心不足了，我昨天晚上才得到的，今天就請你過癮，還說對不起你，虧不虧心。」

賀龍奇道：「你昨天才得到？從那裏來的？」

朱德不知就裏，照實說道：「昨天晚上葉劍英送我的，據他說他們廣州江太史家中的東西，以前是慈禧太后御用的，常用可以延年益壽，慈禧太后和江太史都活到七八十歲，就靠這件寶物。」

朱德話說完了，賀龍的無名火也起來了，從坑上一躍而下，罵道：「這個王八羔子敢騙咱老子，好了，咱找他拚命去。」

朱德頓時莫名其妙，問道：「你罵誰？」

賀龍咬牙切齒的說：「我罵葉劍英，我現在就去找他。」說過拉門就要走。

朱德急了，跳下來拉着他問道：「到底怎麽回事，你說我聽。」

賀龍只好坐下，一五一十報告一遍。

朱德笑起來：「這算什麽，你拿去就是了，東西都是身外之物，千萬不要傷了弟兄和氣。」說過就叫小張收拾傢具，裝進匣子，讓賀龍帶回去。

賀龍搖搖頭：「我只要還有一點人味，也不能和老總爭東西，再說我是抽着玩，老總你是必須的。我生氣不是爲了東西，只是怪葉劍英小子太不坦白，他要當時說有這件寶物，但是留着獻給老總，我一點不會生氣，也許那次就帶回來了。他却跟我要花槍，一面說沒有，一面送我一根象牙烟槍，還要我感激他。老總知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麽請他吃團結菜，就是因爲酬謝他送我的象牙烟槍。你說氣不氣死人！」

賀龍說完，連站在傍邊的警衛員小張都笑了。

朱德點點頭：「這件事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好兄弟！你聽我一句話，千萬不要鬧，我們今天情形和在延安時不同，那是都是自家人，想怎樣就怎樣，今天雖然局面大了，可是敵人也都鑽進來了，內裏有一些民主黨派的成員，混進各個機構，外面又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使節，也都是專門來作特務，如若你們爲槍桿打架消息傳出去，說不定一夜之間全世界都會知道，到時候鬧到莫斯科怪下來，誰担得起。」

朱德軟硬兼施一席話，賀龍聽來確實有理，就把一口惡氣咽下去了。可是賀龍從此恨透了葉劍英，見面再也不打招呼，不料今天寃家路狹，葉劍英居然落到賀龍手下來，他如何肯留情。

彭德懷一見賀龍反對，眞是火上澆油，厲聲問：「你爲什麽反對？」

賀龍頓時楞住了，又不能把葉劍英騙他的事和盤托出，停了半响，結結巴巴說道：「我問他要個小玩意，都不給我，所以我反對他。」

大家都笑了。彭德懷對林彪、劉伯承、陳毅幾人不敢發脾氣，對賀龍就不客氣了。當時拉下臉說道：「雲卿，你也六十歲的人了，怎麽總是這樣半吊子，這是討論國家大事，元帥是人民封的，不是你賀龍贈的，你們兩個私人意見怎能乘機公報私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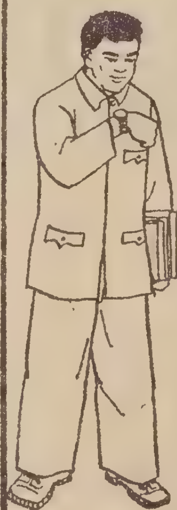
賀龍被彭德懷申斥得閉口無言，就在這時，陳毅突然插嘴說道：「彭總，我現在也反對了。」

先实现“四个基本化”
再谈“四个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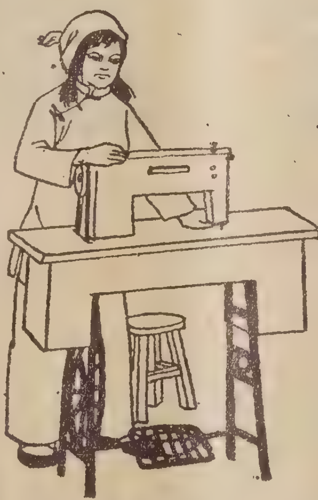
代步自行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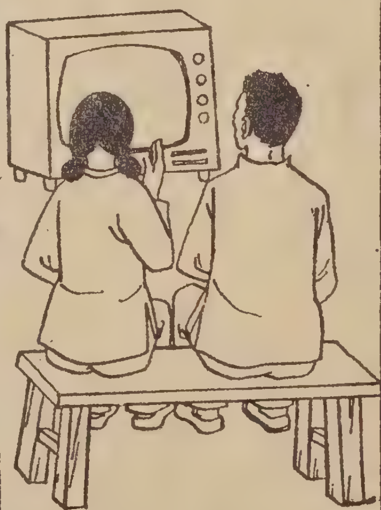
计时手表化



缝衣机车化



消遣电视化





「不管有甚麽事，到了三月底，我是非回家不可的。爸，你可千萬不要拘於情面，隨便答應人家哦！」

那是因爲我深恐在先生婉轉的說詞下，爸的態度會軟化的緣故。

先生把爸和我帶到逗子的瑪麗娜大廈；當然仍由我駕駛汽車；不過，唯獨那一次，先生和爸一同坐在後座，而不像往常那樣，在駕駛座的助手席上落座。

瑪麗娜大廈是剛在今年夏季方始興建完成，樓高十層，可容納一百七十戶人家的一幢建築物。先生的房間是四樓十七號，擁有兩房一廳。在我的記憶中，先生是在年底租下的房子，第一次前往，則是在一月七、八日的下午。當先生在室內閱讀的時候，我就站在洋台上，眺望着展露在眼前的相模灣。海風迎面吹來，頗有涼意；視綫所及，伊豆半島和富士山神情漠然地佇立在半空。不知在甚麽時候，先生來到了我身邊。

「縫子小姐家鄉是山國，所以對海一定覺得很有趣吧？那一邊是伊東；半島突出的地方就下田。你瞧，一艘黑色船舶正駛近前來，喏，就在下田那邊……。」

先生指指點點地告訴我。我含糊其詞地隨口答應着。突然，我有所覺察，於是佯作去更衣室，就此直上十樓屋頂。

除了百無聊賴地眺望海景之外，我沒有更好排遣時間的方法；可是，所謂高處不勝寒，我無法久留，祇能下樓回室。帶着嗒然若失的神情。斜倚在椅子裏的先生看到我後，彷彿很安心的露出一個微笑，喃喃地道：

「今晚不回去了。」

我不由大爲着急。客一轉念，裝作未曾聽見，提醒先生說：

「先生，回去吧，天馬上要黑了，得快些動身，我先去準備車子。」

丟下一句話，便不待先生表示意見，逕自退出房間。駕駛汽車停在大廈前等候，先生終於下來了。

「縫子小姐，你真倔強得可以呀。」

咀角唇邊帶着苦笑，先生坐上了助手席。

先生每星期去瑪麗娜大廈二、三次。有時候，自早晚一直逗留在屋子裏，足不出戶。我除了替先生準備茶水及飲食之外，剩下的時間就去海邊散步，當厭 於散步的時候，就躲在另一間屋子裏，給登紀子寫寫信甚麽的，等候回家。

有一天，先生說是今晚恐怕不能回家，因此要我留下來照料，雖經分辯，卻說甚麽也不回家。沒奈何，我祇能用電話向夫人求救，誰知夫人倒頭來要求我：聽先生的吩咐，就留在瑪麗娜過夜。迫不得已，我匆匆躲進另一房間，落了鎖，舒舒服服地一覺睡到大亮。類似的情形有過三次。先生帶我和爸去瑪麗娜，就在那事以後的二、三天。

到了瑪麗娜，等爸沐浴後，先生急不可待地拉住爸，開始向他下說詞：希望同意讓我繼續服務到是年十一月。理由是，爲了邀請世界各國第一流文學家和學者，於五月間前來京都，參加國際筆會，必須週遊世界各國，而在前往國外長途旅行途中，希望能由我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先生翻來覆去說的就是同一個理由，神態之間頗有「不達目的誓不休」的味道。

爸對之簡直束手無策，說甚麽本人不願意囉，又說甚麽勸都不聽囉等等婆婆媽媽地回答着，直聽得我牙癢癢地的。最後，我對於先生這種過分以自我爲中心的態度，不由生起氣來，。

我丟下他們二人，獨自去海邊。一羣比麻雀大二倍的白鳥，在幾乎觸手可及的波浪上飛舞。是海鷗嗎？反正不像是 鳥。有時候，一隻鳥張開它那既大又黑的翅膀，貼近海面迴旋飛舞，然後振翅飛去，不再回頭。這

種鳥不知叫甚麽名字？

對海鳥，我可說是一無辨別的能力。無知的程度連我自己都不免有些臉紅。脚旁砂堆中，我突然發現一點綠色，用手指挖開來看時，祇見潔白的根部正在長芽。難道這就是惠子以前說過的叫甚麽的？

我不知道它將在甚麽時候，怎樣地茁長，相信再過二個月之後，一定會完全顯露在砂土之上吧。到了那時候，我就可以回去了。回到位於常念岳和有明山山麓的那個小鎭上去了。我告訴自己，祇須忍耐到那時候就行了。

我覷準時間回去時，大幸先生和爸爸的話題已轉移到如何種植庭樹木的問題上。

我以最快速度準備晚餐。雖然這是先生第一次在瑪麗娜欵待賓客，好在賓客不是外人，所以能夠輕鬆地烹飪。而且我自認爲成績還不錯。

「好，鹿澤先生，我們吃飯吧！讓我們來嘗嘗縫子小姐親手調製的羹湯。縫子小姐，你也一齊來吧。」

先生說着話，把爸邀請到飯桌旁。由於先生的神情非常愉快，不由我不就上一份心事。當我不在的時候，他們不知談了些甚麽？

爸又怎麽回答的。雖然心中疑問萬千，可也不便主動採詢。爸是老實人，又不善言詞，會不會，在先生一再請求和說服下，碍於情面，向對方妥協了？一想到這，我頓感憂心如焚，坐立不安起來。

在瑪麗娜向爸下說詞，無功而返之後，先生把那番說詞原封不動地向我訴說，而使我大感頭痛。先生也提到了送我平治轎車的事。

我明白答覆先生，轎車什麽的，我根本不需要。這是實話。本來嘛，像平治這樣的高級汽車，祇有先生才配乘坐，即使我却之不恭，收了下來，難道我眞能乘着它到處跑不成？我永遠想不通，睿智如先生，怎會興起這種怪念頭的？唯一的解釋是先生的頭腦……。

明知這樣做，對先生或夫人未免太不禮貌，但我仍暗自決定，凡是有關延長工作期限的話題，我一律採取恕不搭腔的態度。

可是當先生以他那獨特的、緩慢、平和的口吻向我下說詞時，我不得不畧爲回答二、三句。由於爸會表示過，這件事完全要看我自己的意思，因而使我大感爲難，爲的是我找不到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

最後，我祇能一味強調，因爲我離家外出，爸沒有了司機，不得不改騎機踏車到處奔波。

爸已上了年紀，實在令人放心不下，所以我非回去不可。

平心而論，這倒不完全是爲了堵先生的口而找的理由。站在我的立塲，爸雖然不是我的親生父親，但想到視同已出的恩情，駕駛小卡車送爸外出，以免他承受日晒雨淋之苦，乃是目前我所能報答爸的唯一方法。

何況這也能帶給我無的快慰，較之在諾貝爾獎得主之類家裏作一個囚犯似地，自早到晚置身在騷亂的漩渦中，而且還要蒙受那些莫明其妙的閒氣，眞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現在，在我們鎭上每近黃昏，一定會飄下雪花。而且，因爲春季即將來臨，夜晚下降的大雪，將替大地披上一件新裝，早上起來，推窗外望，呈現在眼前的則是令人油然聯想到神聖的法庭般的莊嚴景象。恨不能立即趕回家去的念頭一起，我就再也忍不住那在眼眶裏打轉的淚水了。

發覺說盡好話仍無法使我點頭之後，先生就又回過頭來，向爸發動電話攻勢。但是三次中倒有二次推說不在家，如果不巧自己接聽電話，爸似乎也採取顧左右而言他的策畧，搪塞過去。看到先生那種執拗的舉動，說實話，我不能不感到惱怒。

三月初一的下午，先生實在沉不住氣了，說是要去和爸直接談判。我猜想先生不會當眞的，但爲了有備無患起見，我找個機會溜出了公館，利用附近香烟店的公用電話，先向爸懇求：不管對方怎樣說，千萬別作任何承諾。

第二天早上，說得正確些，是淩晨二時稍過，朦朧中似乎有人在呼喚我。

努力睜開沉重的眼皮，赫發現先生就站在我枕旁。一頭雜亂的頭髮，胡亂披在身上的和服。一瞬間，我全身僵硬着無法動彈。

於是，耳邊響起了先生的響音：

「縫子小姐，我們走吧，到你爸那裏去吧。」

聲音還是那麽平靜，那麽緩慢的。

這簡直是做夢嘛。在一再催促下，我開始作各種準備工作。那時候，大家也都聞聲起床，帶着異樣的神情，看着我忙裏忙外，可就沒有一個人出聲。

我想，在那種時候，身爲妻子的夫人，似乎應該有所勸阻或表示纔對，可是轉念一想，照這些日子夫人的態度看來，這似已超出了她的能力範圍。

我一邊收拾行囊，一邊暗自慶幸，昨天自己先行和爸有過聯繫。否則，事前一無預告，一大早先生匆匆趕到，爸在措手不及的情形下，誰都不知道會怎樣應付先生的。想到這裏，我內心不免有了一些安全感。

凌晨三時，我出發了，當我坐在車上，握着方向盤，調整引擎的時候，先生不知捧了一大包甚麽東西，放進後面座位上，然後爬上助手席微笑看向我說：

「縫子小姐，那邊恐怕在下雪吧！」

在衆人恭送下，我默默地駕著平治上路。

坐在助手席的先生，和以往並無任何不同。片刻後，車子通過橫濱，然後是八王子，先生緊靠在我身邊，幾乎未曾開口說過話，在我的感覺上，他的神情極爲愉快，彷彿一直遠眺着甚麽地方。

當然，我也無意打破這一沉默。我老是覺得事態越來越顯得古怪，不過，我也在幻想，以「蔦屋」老爹爲首，開羅蓋也好，加納蓑也好，甚至在東京的登紀子也好，恐怕誰都不會想像到我竟會處於這種尶尬的境地，懷有這種難以言宣的憂鬱吧。不僅如此，他們很可能還以爲我生活得很快樂的哩！

是在已能遠窺甲府燈光時候的事。「縫子小姐，你眞倔強得很啊！」先生喃喃地說，突然想起了甚麽般接着又說：

「縫子小姐，你還記得以前的母親的事嗎？」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百萬雄兵

僑港信宜同鄉會全體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僑港英德同鄉會 理事長蘇文暨同人敬賀

立言中肯

僑港南海同鄉會

理事長潘夢應 副理事長宋國良 陳冠萬 監事長陳兆昌 副監事長潘志泉 楊大名 暨同人敬賀



粵香林素食

香港正舖：中環士丹利街20號
電話：五・二六五七三三（三線）
九龍分店：尖沙咀山林道14-16號
電話：三・六七〇一壹壹（三線）

春華秋實

萬人雜誌十一週年創刊紀念

中國文化協會敬賀

社會喉舌

旅港吳氏宗親總會

當屆會長吳友文 吳輔庭 吳幹輩 吳晉祥 吳爲宜 吳述健 吳典明 主席 吳頌堯 吳沐先 吳積豐 吳定邦 吳彥男 暨董事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僑港惠州同鄉總會

理事長：何壽康 朱百祥 黃福祺 李立基 梁雄 監事長：張郁康 邱日華 江海深 暨同人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春秋之筆

市民心聲

福安置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蔡國楨 暨同人敬賀

文化前鋒

旅港海豐同鄉會有限公司同人敬賀

文風遠播

甄湯中山堂聯誼會敬賀

鐵筆雄論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翔實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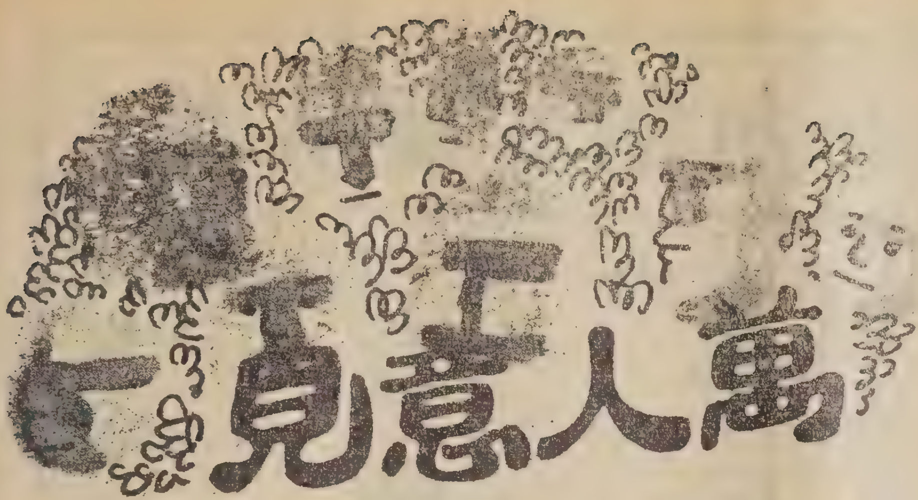
香港中國信託有限公司敬賀

香港中區夏慤道和記大廈十二樓

電話：5—264111

葉劍英鄧小平短兵相接

葉指斥鄧破壞團結大搞算舊賬
鄧挾軍人勢力非徹底報仇不可



當周恩來在世時，中共報刊上，同時刊載觀點對立，互相攻訐的文章；「四人帮」粉碎後得知當時四人帮雖控制宣傳機器，但周恩來另設有「寫作班子」，隨時秉承周的意旨，寫必要的鬥爭文章，由周直接送交「人民日報」及「紅旗」等報刊發表。周死之後，這種在同一報刊上相對抗的情況，似乎減少很多。但最近再發現一典型例子。那就是九月號「紅旗」上刊出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在黨的十一大路綫的基礎上增强團結」（與葉劍英九月十三日在「人大常委會」上的講話意旨一致）的文章，含有好多攻擊鄧派的論點；而十月四日「人民日報」也刊出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奪取揭批四人帮的全勝」，竟與「紅旗」文章針鋒相對，幾乎逐點進行駁斥。這當然不是「紅旗」與「人民日報」的論戰，而實是葉劍英鄧小平的激辯。

葉指責鄧派破壞團結

葉劍英的講話及相呼應的「紅旗」文章，對鄧派的攻擊，集中於破壞安定團結，所謂「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是得來不易的」，「還會鬧地震，搞分裂，繼續破壞黨的團結」，「人民日報」的文章乃詳剖團結：「

（一）「有錯不認錯，頭腦裏面還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那怎麼能繼續革命？同這樣的人講團結又有什麼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

這是駁斥葉劍英不顧實情，濫講團結。文章說：「四人帮要捲土重來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對他們那套思想（按：迷信毛澤東思想）如不給予毁滅性的打擊，「將來某個時候，有人借屍還魂，重新出現林彪，四人帮式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重新出現假左眞右的理論家，不是不可能的。」這顯然是指紀登奎、倪志福以及華國鋒等崇毛子而說的。

（二）「揭批越深入，我們團結的人就越多，隊伍就越壯大，安定團結的局面就越鞏固、越發展。」又：「如果說，當年延安整風運動，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增强了全黨的團結，……那末，今天揭批四人帮的偉大鬥爭，必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統一全黨的思想，增强全黨的團結，……」

鄧小平賣土詐癲扮傻
釣魚台由下一代解決

老奸巨滑的中共頭目鄧小平，面對四百餘名日本和外籍記者，談到釣魚台問題時，居然裝瘋賣傻大送秋波的說：這個問題不是這一代中國人所能解決，因爲這一代人的智慧無法想出方法來解決，所以只有擱置讓下一代人來處理，因爲下一代的人總比這一代聰明些。

居心叵測的鄧小平在東京日比谷外國駐日記者俱樂部的記者會上大言不慚地說：中共和日本對釣魚台的稱呼不同，看法也不同，所以雙方已約好這次不談此問題。

他信口開河的說：擺下來沒有關係。

鄧小平不顧日本的尷尬處境，悍然背信大肆攻擊蘇聯的霸權主義；他和日本總理大臣福田作第二次會談時，絲毫不管他的東道主之立場，大彈「反霸」論調，但是在下午的記者會上，他却狡黠的避開此問題不談，以避免刺激日本民衆。

葉指鄧派破壞團結，鄧派現在罵葉想使揭批四人帮「半途而廢」，並且繃着臉說，越批鬥、越有利團結，越可鞏固團結。

單是一點針鋒相對，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是比對兩文內容，發現全面對抗，幾乎逐點駁斥。

葉派的特約文章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都要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鄧派的特約文章活靈活現的說道：「他們的精神狀態不對頭。他們脫離實際、脫離羣衆，……他們自己不帶頭揭批，還反對別人揭批，有的人甚至以所謂『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名義，下種種禁令，設重重障碍，束縛別人的手脚，挫傷別人的積極性，使人家餘悸未除，餘悸又來。他們不了解只有通過對林彪，四人帮的深入揭批」，把他們的路綫與毛路綫「分個一清二楚，才是眞正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

葉要鄧不要算舊賬

在這裏筆者要求各位讀者，腦筋要轉個灣。以往筆者有一層紙沒點破，總以為葉劍英也是周恩來的人，與鄧小平有同派之誼，葉在文革初期，又對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拍過枱子，發過牢騷，他與四人帮絕無瓜葛，對四人帮餘黨，林彪一派分子，以及對「文化大革命」，也絕無好感，他對揭批林彪、「四人帮」，絕不會「梧蓋子」，也不會顧惜「文革」，事實大謬不然；他在去年八月「十一全代會」、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不就再三强調「文革」的意義嗎？並且拚老命狂叫，誰要搞分裂，篡黨奪權，他就要發動二次文革「革他的命」嗎？從這可推知，他也可能維護四人帮餘黨，因為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他是水上漂的人物，在黨、政、軍三方面，都沒有根幹；換言之，沒有實際力量。

粉碎四人帮之後，他是虛腫的董卓（有董卓之地位和野心，無董卓的實力），在上層他立華為黨和軍的主席，又兼「總理」，俾「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地方及中央各機構，他則廣事招安收撫四人帮餘黨，及投機分子以為爪牙、羽翼，本打算以這個班底維持他的權位，並堅持「批鄧」，阻復職，不料被實力軍人撞破，鄧小平終於復職，於是怨氣衝天；而他對抗鄧的手段，也只剩下「梧蓋子」了，可是，從各種跡象看，他「梧不住」了，最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垮台，就是最好的說明。

葉派的文章要求從輕發落四人帮餘黨：要着重思想教育，「不要着重個人責任」，「不要糾纏歷史舊帳」。鄧派文章不但詳加駁斥，並且還翻出葉派惡言相向的指罵：

「為了打好第三戰役，就要按照黨中失的部署，把林彪和四人帮連在一起批。認為這樣做就會糾纏歷史舊帳，就會破壞安定團結，就是什麼『兩箭齊發』，這種看法是很錯誤的。」

「過去批林，主要是揭批了一下他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由于四人帮的包庇，對于林彪那一套假左眞右的貨色，根本沒有觸動。

誰稍一觸動，就犯了彌天大罪。

……」

鄧挾軍人非算舊賬不可

林是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與四人帮，都是以毛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核心，乃天下所共知。因此林敗亡之後，毛江不准深入揭批。現在由于華葉招撫包庇，也不准揭批。這裏用「彌天大罪」四字，也證明是鄧派文章，這是五月間鄧小平在共軍政治工作會議講話的「名言」，他說只因强調「實事求是」，就被認為是「彌天大罪」。敢指罪鄧的自然只有華葉。

你說「不要糾纏歷史舊帳」嗎？鄧文則表示，一定要算舊帳。「揭批「四人帮」聯繫揭批林彪，是運動發展的必要趨勢，非這樣做不可。林彪的帳過去就沒有徹底清算過，現在必須加以清算。不糾纏歷史舊帳只適用于人民內部矛盾，根本不適用于林彪一伙。那種「兩箭齊發」的論調，實質起着繼續保護林彪、「四人帮」的作用」。這無異指斥華葉與林彪、「四人帮」是同帮一伙了。

鄧派在這篇特約文章中，關於檢驗眞正標準問題，對華葉之紛呶不休，已感到十分不耐煩了：

「要清醒地看到，林彪自我爆炸已經七年，四人帮的垮台也已兩年，但是他們的毒還在流，他們的陰魂並沒有散，它不但附在那些帮派人物身上，也伴隨在我們某些同志身邊。有些人即使在政治上是反過四人帮的，也不等於在思想上劃清了界限。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爭論實踐是否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的ABC？」

「ABC」是起碼常識。既是起

碼常識，還要爭論，可知所爭者不在「ABC」。這使人想起中共文革時期的名句：「權、權權！命相連！」

鄧小平復職以來，每一政治戰役，「解放軍報」總大力助陣，在此鄧葉決戰關頭，自然也擂起戰鼓。試看十月六日「解放軍報」評論員文章：

（一）「爲什麽有的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却不肯承認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

（二）「部隊內的宗派主義、老鄉觀念變得大有市塲。有的領導不但不制止，反而當後台，這怎麽能行！」

第（一）條與前文完全同腔同調，第（二）條，所駡之人，呼之欲出，試想今天誰有資格，在共軍中做宗派的後台？華國鋒沒資格，舍葉劍英其誰！

大陸各地醞釀劇變 反鄧勢力普遍存在

前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副主任」狄恩表示，中共內部有許多股力量反對鄧小平及其提出的所謂「現代化」計劃。

狄恩在華盛頓的一項午餐會中說，他無法預料鄧小平的所謂「現代化」計劃能持續多久。

他指出，北平政權「內政」及「外交」「政策」一直反覆無常。他認爲，中共可能再次轉變，放棄「現代化」及尋求外國援助的「政策」。

狄恩甚至預期，北平政權將會尋求向聯合國開發基金貸款。

狄恩並指出，關於中國大陸上的石油蘊藏的探勘，迄未有任何行動，中共是否能與西方石油公司合作，達成上述目標，頗成疑問。

大陸共幹們由於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組成的政權現統治集團的穩定性，深感懷疑。

中共「人民日報」刋出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於今年七、八月在黑龍江、遼寧、安徽等地的講話稿。

其中，江指出，他曾與各地共幹接觸，「同志們都講到心有餘悸的問題，你們叫做『餘悸病』。大家說這個病不好治。」

江說：「你怕這怕那，怕右不怕「左」，怕反覆。怕反覆，實質上是怕「四人帮」再回來，對爭取揭批『四人帮』鬥爭的全面勝利缺乏信心，有的人是怕丟烏紗帽。」

鄧小平架空華國鋒 運用大字報打頭陣

北平最近會貼出大字報，暗示鄧小平圖迫使華國鋒退居第二綫，以篡奪華的權位。

按毛澤東在「三面紅旗」暴政破產後，劉少奇曾迫使毛交出政權的「主席」權位，而担任空洞的共黨「主席」頭銜，毛後來自嘲他是被迫退居第二綫。

敵後消息說，這張「北京六中」於本年六月廿七日貼出，轉抄自「北京石油學院」的大字報指出，最近幾名共黨高級頭目企圖歷史重演，重彈劉少奇的老調，藉口隨時隨地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建議中共「中央」應儘快設一、二綫領導，以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黨政工作領導暢通無阻。

消息來源說，這張大字報認爲，他們的建議實際上就是迫使華主席退居第二綫，而讓那些假馬列主義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現其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淑英大家畫展誌盛

屈[illegible]

[illegible]揚孝大文章。
[illegible]，[illegible]才勵日光？

其二

[illegible]人。[illegible]。
修到梅花仙一樣，十分明月是前身。

封淑英周韻秋女士國畫展覽

胡[illegible]石

[illegible]。[illegible]情。
[illegible]，[illegible]鳴。

封淑英周韻秋女史畫展

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一枝，已從標格見仙姿。
[illegible]，秀出天南女畫師。

封淑英女士暨令嫒韻秋畫展

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聯展

劉[illegible]

嘉祐文章蘇父子，封周母女擅丹青。
[illegible]。

其二

天將淑[illegible]鍾閨秀，今見人間古女英。
逸韻幽懷寄叢菊，南山秋色映江城。

其三

一時萬象入冥搜。花自春風月自秋。
寫到山奇泉希處，神遊蓬島歷瀛洲。

其四

傳誦迴文織錦詩。金針彩筆寫蛾眉。
只知蘇蕙才情在，却見瑤姬載誕時。

噢度

調寄釵頭鳳　黎心齊

藍田住。青山去。[illegible]江秋雪蘆花渡。人[illegible]立，風[illegible]。野楓高舉，荒蘆低揖。急急急。川平處。天低樹。雲濤[illegible]。[illegible]。披蓑[illegible]。乘潮入。揖揖舟子，[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巍峨畔[illegible]中洋。[illegible]芳洲。笙歌[illegible]影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渡，嬌娃綏櫂篷舟。搖搖蕩蕩意悠悠。佳釀更珍羞。

月籬菊酒

陳[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月有情。杯中叢菊[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齋

[illegible]落[illegible]。一詠菊花天。[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李[illegible]

菊[illegible]能延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鄭[illegible]

[illegible]。竹[illegible]映月輝。黃花[illegible]節。把盞互相依。

前題

岑友雲

歲歲東籬約。幽情月夜多。有家歸未得。一醉意如何。菊蕊香仍在。秋容色已酡。江南離別久。借取寄兒歌。

前題

蘇樹[illegible]

玩月東籬畔。飛觴興不孤。松風清可挹。菊酒美堪娛。醉舞飄羅袖。高歌擊玉壺。好花香氣襲。胸次一塵無。

前題

蕭君[illegible]

颯颯西風裏。[illegible]。[illegible]晚。[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梅五[illegible]

人境郊居好。松風水月迎。寒泉薦菊逸。香[illegible]。世濁吟三徑。時艱啖落英。天涯長作客。許我涉閒情。

月籬菊酒

朱敬安

[illegible]。

前題

張江美

[illegible]。

前題

陳乃殷

[illegible]菊。町畦茁嫩菘。花黃堪對酒。露白[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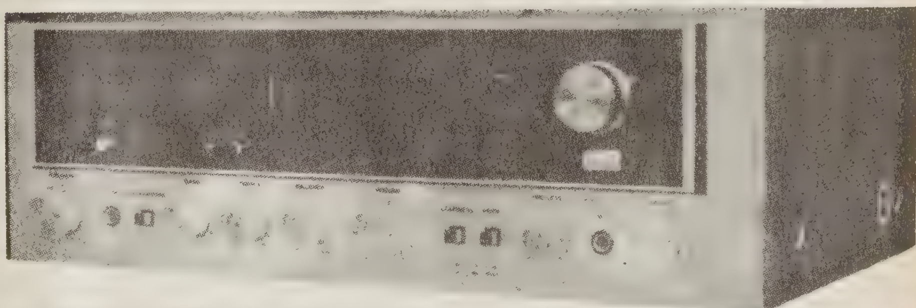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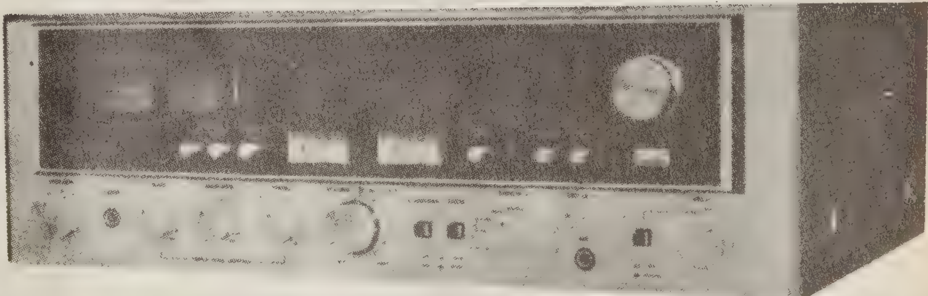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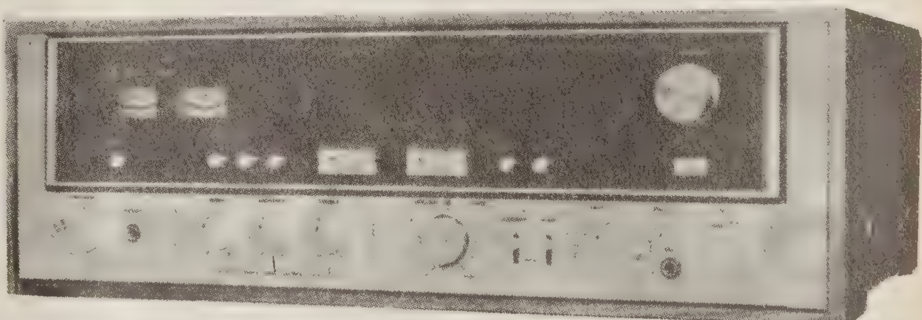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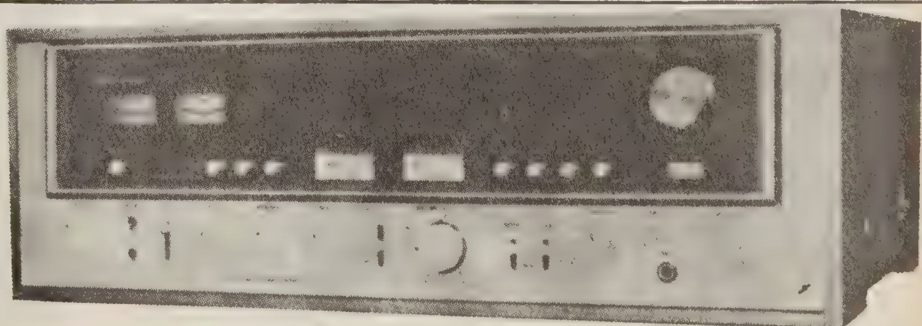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77

與明報主筆談「眞理」

矮子前途難關重重

用鄧出賣釣魚台主權的前後經過

日毛和約對東北亞局勢影響

「金禧事件」的最後報告書

毛澤東理論漸被批臭

矮鄧訪日干涉內政

台灣購買「小牛」空對面導彈



「來勢甚兇！」

嚴以敬作

中共留學生成高幹子弟天下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與明報主筆談「眞理」



十一月四日明報以「符合事實就是眞理」為題發表社評說：「眞理是甚麽？在神權與宗教壓倒一切的時代，眞理就是上帝的意旨，上帝的話普通人聽不到，教主或大祭司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們的話就是眞理。在帝皇或獨裁者朕即國家的時代，他們的話就是眞理，不論稱為皇帝聖旨、元首命令或主席指示，都是一樣」。又指出：「眞理兩字，在許許多多哲學著作中討論甚多，最簡單的說法是：『與事實相符的陳述，就是眞理』。」

這篇社評最後一段畫龍點睛般引用矮鄧對付死人老毛和政敵華葉的殺手鐧稱：『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不單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然。古往今來，普天下莫不如此。所謂科學，是能以事實來證明的理論；所謂信仰，是目前無法以事實來證明的信念；所謂迷信，是不符事實的虛假信仰」。

當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正在討論所謂「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為時雖僅五個多月，但這個調調兒已成為一時風尚，連香港的明報主筆先生都聞風響應，連續發表社評，認為確確實實是「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到底這個「實踐」是不是神丹妙藥包醫百病呢？看來也未必。因為，共產黨徒講的是階級鬥爭，強調甚麽辯證法，唯物主義，譬如：所謂「社會主義制度」明明是落後的，因為經過近三十年的實施，老百姓仍舊是吃得不足，穿得不好。如果說這就是「實踐」和「檢驗」，那麽可以說「社會主義制度落後」就是「眞理」，應該不錯了吧？然日前北平「人民日報」刊出矮鄧的文胆胡喬木的一篇長文，仍舊胡說甚麽「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優越性」。矮鄧派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極有可能是由胡喬木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發明創造，然事實證明，胡喬木本人仍侈談他們的腐朽落後的制度有甚麽「優越性」，那根本就不符合事實。

不過，鄧派提出這個問題，目的在於隨心所欲地對所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大的加以修正，並把頂着老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金字招牌的華國鋒壓下去。並非眞的追求甚麽「眞理」。

當然明報主筆先生寫社評也不是為了追求「眞理」，目的無非是表示支持周鄧那一派的主張。

明報社評似乎很不同意「權力就是眞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這種說法值得同意。但改說「金錢就是眞理」或者「老板就是眞理」呢？恐怕這個很符合明報的事實。譬如：明報老板自香港動工興建地下鐵路後，就發明創造了一個「地車」的名詞，從此之後，凡在明報上不管是社評或港聞一律用「地車」二字。別的大小報紙沒有一個用這兩個字的，可見它不大經得起「實踐」的「檢驗」，但在明報仍堅持不改，這不是金錢作祟老板為王嗎？

前述十一月四日明報社評說：「與事實相符的陳述，就是眞理」。就事論事，這話說得相信沒有人不同意。不過，三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七日明報社評「蘇越訂立軍事同盟」中，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咀巴。它一開頭就說：「東南亞局勢過去一周內有若干急劇發展。十一月一日，越南大批武裝人員侵入我國廣西靖西縣，使用了機關槍、衝鋒槍與步槍，打傷民兵及農民十二人，抓走八人，其中六人已被殺害」。並謂：「中國方面相當節制，民兵並未還以一槍」。

對待這些問題，如果是明報主筆是「愛國主義者」，勿寧說他是個「新華社」的傳聲筒、應聲虫。不僅這一次，過去也是如此。今年五月十二日明報社評「南北呼應蘇軍犯境」中也是如數家珍般寫道：「五月九日，蘇聯一架直升機越過烏蘇里江，深入我國黑龍江省達四公里。同時有三十名左右蘇聯軍人，乘坐十八艘軍用艇，渡江在中國土地上登陸，擄掠了十四名中國居民，將他們拖到江邊，拳打脚踢，痛毆一頓這才釋放」。

不論是中共蘇聯衝突也好，北平河內互噬也好，可以肯定：明報主筆先生並未親到現場，更未派「戰地記者」到邊境上去做調查研究，那麽他的活龍活現的描述，不是抄自「人民日報」，就是從文匯大公抄下來的。這就犯了大毛病。矮鄧一伙在強調「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同時，特別提出反對「照抄照搬照轉」。這個「三照」在明報社評中有極其充份的反應。

還有，蘇聯、中共和北越這三個共產政權，儘管有衝突，但它們的主義、制度，特別是在文字宣傳上，根本是「一師之徒」，若說蘇聯、越南撒謊，那麽也不能說中共的片面宣傳是眞的。如果北平的宣傳工具宣傳的東西有一部份是眞的，那麽「為人民服務」的幹部也不會多數騎在百姓頭上痾屎撒尿，老百姓吃菜，在「過幸福生活」中也不會太缺乏了吧？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第四次頒發
十三位優秀工科學生獲得

老萬十一月六日在台北松江路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在宋時選主任主持下，頒發了本年度的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得獎者十三位優秀工程學生，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來自十三家著名大專學校，其中還有三名是女學生。因陳孝昌的故事已拍成了「永恒的愛」電影，學生們很多都已看過，他們都以獲得這份助學金爲榮。

萬人傑

在台北發助學金

幾天不寫「牛馬集」不是開小差，因爲了頒發第四年度的「紀念陳孝昌助學金」，不能不匆匆忙忙到台北跑了一趟。

助學金本月六日星期一在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發放，本來每年六月份發的，但六月是暑假及考試時間，學生們有一連串的活動，經學生服務組的陳玄小姐研究過，認爲較適當的時間是每年十、十一、十二月份。十月份到台北的人多，她建議十一月頒發，這是個很好的建議，十一月比較涼快，老萬出門最怕天氣熱。

和過去三年一樣，青年救國團主任宋時選先生（第一年他是副主任，和主任李煥先生同時參加）主持，得獎的是各大學工科的高材生（全部八十分以上，最高是台灣大學化工系四年級學生周正堂，第一學期九十點八四分，第二學期九十一點四五分）這個助學金，他們得來不容易。面對十三位學業優秀的大學生，老萬心裏萬感齊湧，在我眼中看到的，每一個都像是孝昌的化身，心裏既感安慰，也深深惘悵，我希望當中眞的有一位是孝昌，可惜他已離開我們多年，只能在照片中見到他的形像。

今年得獎學生的特點是：十三位中，就有三位是女同學，過去從未有過女生得獎，不是說女孩子不及男孩成績好，而是向來女孩子念工科的比較少。

這三位女學生是：中興大學的馮瑞芬，念的是環境工程系，今年二年級，學業成績第一學期八十四點九分；第二學期八十三點七分。

第二位是逢甲工商學院的周耀媚，念電機工程，是四年級學生，學業成績第一學期八十六點八分，第二學期八十四點四五分。

第三位是廣東人田素瑛，她是中國文化學院印刷工程系二年級生，成績也很好，第一學期八十六點九一分，第二學期八十八點六一分。

這三位都是秀外慧中的少女，各位在新聞版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可惜老萬頒完助學金便要趕到機場，未及和他們個別談談，彼此多點了解。原定辦法是發過了助學金後，大家同到救國團新設的餐堂，共進晚餐，便可多些時間接觸，這辦法只好留待明年了。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所以能每年如期發放，是得到朋友和讀者之助。直到今天，大家還是不斷捐助，相信明年一定可以擴大，「永恒的愛」這部電影賺了錢，中影一定會撥出一筆，支助助學金的。

信譽得來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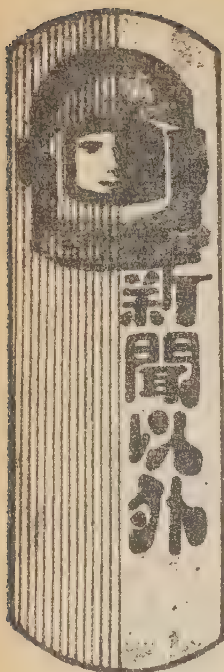
老萬這次到台北，任務之一是要了解台灣社的業務實况。萬報台灣分社已成立一年半，這一年半來，總算打好了基礎，慢慢把報譽建立起來。這一年半來，每次老萬到台灣，差不多都有人來接頭，希望接辦分社業務，許以極佳條件。老萬拿電算機一算，即使不要繳付報費，也很難應付一個辦事處，十幾名職工薪水的開銷，我們的分社已感維持吃力，爲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對它有興趣呢？

這一點想不通，老萬豈敢輕舉妄動，寧可在現況下慢慢推展業務。在這一段時間裏，老萬也聽到過許多報告，指責分社對某些業務處理不當，最近更傳說被一些陰謀分子滲透，這不是小事，老萬親自取得人事資料研究，才知是馮京馬凉之誤，某些人太過敏感所引致。

爲什麼萬報台灣分社受到各方面人士如此重視呢？這和萬報在台灣地區的聲響有關。萬人日報在黨、政、軍及民間，都是一份响噹噹的報紙，我們的諍言，經常爲當局採納，銷路雖然不廣，影响力却相當大。

台灣地區報紙登記受限制，偶然有一個登記證出讓，價値達二三千萬；最近有一份台中的地方報紙易主，據說售價明面是八千萬新台幣，實則是一億一千萬，可見報紙在台灣地位之高，不是香港讀者想像得到的。

內銷的僑報，和當地出版的報紙，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能夠抓到一份報紙在手裏，社會地位便有所不同，大概有人要取得萬報代理權，原因在此。



萬報在台灣地區的聲譽得來不易，我們一班工作人員非常珍惜，因此聽到台灣分社「受人利用」的傳說，老萬百忙中也要到台北跑一趟，結果證明事出誤會，才放下心頭的大石。

爲防範這種事的可能發生，老萬和分社林洪富先生研究後，作出多項決定，加強人事管理，盡力不使萬報受人利用。

因爲台灣一般人對新聞記者很重視，許多人希望和報紙沾上一點關係，因而有人利用香港的一些報紙，改頭換面，加上一些「反共」的資料，只印三兩份，揚言申請內銷，居然也有人願意先交按金數十萬元，這種畸形現象，老萬看了寒心，更加要戰戰兢兢管好自己的報。

要把一份報的信譽建立起來，可能是十年、廿年的事，但要把它毀掉，一天就夠了。爲了不使我們的心血白費，絕不能掉以粗心。

富有的台灣客

在台接觸過不少旅遊社的朋友，他們都認爲辦出國觀光團大有可爲。民間富有，有能力出國觀光的人很多，而且大部分沒有觀光經驗，所求不苛，只要替他們辦好出國手續，把他們一批一批送了出去，用「賣猪仔」方式，賣給各地的旅行社，淨賺多少，乾手淨脚，一定生意興隆。

老萬搭夜班機回港，因班機誤點，在候機室冷眼旁觀，看每一個進來的旅客。一位台灣老太太進閘，關員看過她的報關單後，便開始在她身上，提包裹搜查。說也奇怪，他們搜到任何地方都不落空，到處有鈔票。他的手提包裹，大小銀篋便有五六個之多，搜出的鈔票，港紙也有，美金也有，日幣也有，一大堆，但面額不很大，看來是平日的積蓄，有機會出國，就把它帶出去，盡量買東西回來。

大凡入境帶了四五隻大皮箱，衣物多到難以估計的，都是台灣本地人。買這麼多東西，當然需要不少鈔票，海關人員有經驗，別的人很少搜查，遇到這種老太婆，檢查下必然大有所獲。

台灣出國携帶欵項有規定的，目前似乎限五千元美金以下（記不淸楚，因老萬離台時很少帶這麼多錢，絕不會抵觸法例）；台灣人出門，大都拚命帶錢，如果在報關單上沒有塡明，搜出來便須充公，看來這位老太婆身上的鈔票已超過限額，幾個關員替她點數，自然，多出來的便要損失了。

老萬特別指出這情形，在說明台灣民間富有，很多土頭土腦的台灣人不把錢當錢，一個老太婆能帶那麼多的現鈔在身邊，看來當是很普遍的現象，否則海關人員那有此先見之明？

開放觀光後，相信携帶外幣出國仍有限制，如到較遠的地方如美加、歐洲等，應當稍爲放寬。台灣的放寬觀光，香港將首蒙其利，台灣到香港最近，此地又是「購物天堂」，料想元旦後台灣客必源源而來，且全是最大買家。

台灣各種貨品本來十分進步，老萬到台北各大百貨公司參觀，衣物質料不在香港之下，價錢也相差不遠。但舶來品十分昂貴，越貴越受台灣人歡迎，也許因爲他們太有錢，鈔票花不完，不惜以巨資購買他們喜愛的東西，毫無吝色。

台幣近來升了值，一元港幣只換得七元六、七台幣，比起過去八元半以上差得很遠，香港客到台灣花錢肉痛，台灣客來香港就比前更闊綽了。

開放觀光要當心

在台北幾天，接觸到各階層的人，他們同感興趣的一樁事，是由明年元旦起「開放觀光」的「大喜訊」。大家碰頭，都拿這事做話題：好啦！今後可以自由出國觀光啦！

目前，在亞洲國家中，管制出國觀光的，只有中共、南韓和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過去管制出國觀光，原因很多，大致基於安全和經濟兩方面。現在中華民國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外滙存底這麼厚，出國觀光花掉的外滙，不致使國家經濟受損，剩下來便只有安全問題。

過去當局恐怕有些人借「觀光」爲名，一旦出了國便用種種方法，居留海外，不再回來，或者出國之後，接觸到中共的統戰分子，受到共黨宣傳與感染，把共產毒菌帶回國內，易生流弊。

這曾經是成爲國內爭論的問題，思想開朗的人認爲：如果一個身在國內而心在國外的人，關得住他的人也關不住他的心，他既有離開國家的念頭，就乾脆讓他出去，這些人都了出國，留下來的淸一色是愛國的國民，將會更加團結，更能發揮上下一心的功能，好處多於壞處。至於他們回來時，會帶同共產細菌，這點倒是值得顧慮。中共統戰活動，可說無孔不入，在香港就可以見到共產黨向台灣客進行統戰的事實。

萬人日報曾經報道過，許多專門接待台灣客的旅行社，早已受到中共滲透，有些更是左派經營的，藉以向台灣客進行心理統戰。台灣客旅行團落到他們手中，如政治警覺性不高，很易中毒。過去老萬已在專欄中提過，現值當局開放觀光，台灣客將必源源而來，特別提醒當局注意，對共黨的陰謀，應有所預防。

老萬一位朋友參加了旅行團來港，被安排住在銅鑼灣一家大酒店，每天早上，給派進房間的報紙，不是大公，便是文滙。負責導遊的是一名共黨統戰分子，台灣客遊香港最喜歡買東西，購買成爲他們的重要節目，導遊把他們帶到大陸貨公司，先給他們作了一番宣傳，說中國大陸如何進步，如何富強，出產的東西如何豐富，還介紹他們買這個、買那個。大陸貨公司多的是成藥，香港人都知道，倘若這些成藥有療效，大陸親友就不必苦苦乞求寄西藥去醫病，但台灣客因不易得到大陸成藥，在百醫罔效時便會迷信大陸成藥。中共的宣傳，說醫癌症的成藥就不少，要是有效，周恩來他們還會蒙馬列寵召嗎？

導遊員力說他們買大陸貨，還「指導」他們如何僞裝，如何瞞過檢查人員過關，這種統戰手法多少會收到一點效果的。

矮子前途難關重重

岳騫

鄧小平最近去日本活動時，由於他想到就說，毫無顧忌，所言所行不僅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就是同馬列的共產主義也立於敵對地位，因此，人們對鄧小平的評價增高，以爲鄧小平是共帮眞正掌權者，更希望由於鄧小平的掌權，使共帮的統治趨於安定。

實則這都是一種錯覺，鄧小平目前權力確實凌駕華國鋒之上，但並不是說鄧小平眞能控制全局，就是目前的權力究竟能保持多久，仍然要打一個問號，因爲鄧小平抓到權力之後，對於共帮內外困難，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顯然可指者有：

第一，增加了內部對立，本來經過毛澤東十年文革大殺砍之後，繼之者要求安定只有懲辦少數人寬恕大多數，要說眞正四人帮，除去王張江姚之外，也不過劉湘屏，謝靜宜，于會泳，遲羣，莊則棟，王孟及上海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應當不超過百人，爲鄧小平計，只要辦了這一小撮，宣佈其他一概不究，如此人心才可以安定，有問題的人更感激鄧小平死心塌地爲其效力，如此，方能談到「現代化」。

現在鄧小平把整肅範圍擴展到「文革受益派」，凡是在文革期間分次擢昇的都是四人帮，這一來牽扯就太廣了，據說僅上海一地，抓起來的四人帮餘黨便有一萬多人，較四人帮當時抓起來的黑帮還多，如此冤冤相報自無了期，內部鬥爭不能平息，一切建設都是空話。

第二，在共黨集團陷於孤立。本來在毛周死前兩年，共帮在共黨集團已沒有盟友，但除蘇聯外，尙沒有公開的敵人，矮子當政後，先因越南華僑問題與越共政權鬧翻，繼因思想分歧，又同阿爾巴尼亞翻了臉，目前又同越共兵戎相見，至此，共帮在共黨集團只有棉共一個盟友，勉强維持正當關係未反目的也有羅馬尼亞與北韓兩共黨政權。

再加上矮子拚命追求「四個現代化」，放棄共產主義基本立場，全面向資本主義國家投降，引起全世界共產黨的人反感，最近鄧小平去東京，日共予以杯葛是最著者，另外我們若留意，可以看出毛澤東生前用盡中國人民脂膏，在各國收買的共黨的分裂分子所組成的「馬列共產黨」，自矮子掌權後，這批馬列久已不去北平活動，可能已經散夥。

矮子目前不但在共產集團孤立，即在所謂「第三世界」也失去盟友，在非洲，由於蘇聯勢力大量滲透，許多左傾國家均已倒向蘇聯，加之共帮支持非洲左傾國家指爲最反動的薩伊莫布圖政權，即使中立的國家也同共帮疏遠而接近蘇聯，共帮在非洲只剩下莫布圖一個朋友，而莫布圖則被全世界共產黨，包括共帮在內，認定爲勢不兩立的敵人。

矮子自認爲最大成就是與日本簽署了「反霸權和約」，此後有人認爲是共帮一種陰謀，拉日本共同反俄，若就表面看也許是如此，但要認眞硏究，此仍是假像，如果共帮與蘇聯眞的發生戰爭，日本能公然向蘇聯宣戰，還是派兵到中國大陸實行「援矮抗俄」，當然無此可能，是則所謂反霸權者，不過是共帮一羣頭目自我陶醉而已，得不到眞正益處。

第三，不能解決眞正問題，最近一年來，由於矮子向西方國家伸出了友誼之手，西方國家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入大陸，誤以爲矮子盡反毛澤東之道而施，共區人民生活應當改善了，實際不然，人民生活依舊，下放之五千萬靑年未准許返回都市，這批靑年久已成爲共帮的定時炸彈，在四人帮當權時處于高壓政策下隱忍待時，到了四人帮垮台，華鄧上台，大舉平反，這批靑年自然希望能返回城市與家人團聚，但平反却不包括他們在內，依然要留在鄉下掏糞種田，這幾千萬靑年在失望絕望之餘，必然要伺機反抗，一旦有風吹草動，將成爲反共的主力，此種危險性，共帮頭目也並非不知，但自劉少奇以來便始終沒有好的辦法解決，到了今日更無法着手，此是共帮之癌，遲早也必然拖垮共帮政權。

第四，盲目追求現代化的惡果，本來在周恩來生前已定下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矮子掌權後更認定此是使共帮政權强大的唯一途徑，於是「盡棄其所學而學之」，把共黨教條完全摒之茅厠，全力追求現代化，當前最大問題尙不是財力，金錢可以設法貸欵，最缺者乃人才技術，共區教育本已落後，又經過文革十一年的摧殘，大學停辦兩年，今日要實行四個現代化，不知機器如何使用、管理，武器如何操作，現代化又從可說起？因此，矮子決定大舉派留學生去外國，計劃中將超過兩萬人，且不說這批在大陸受教育靑年能不能接受西方教育，只說他們學成後會不會回國，矮子自己承認能有九成回大陸已經不錯，實則未必能達到這個數字，不回去的對共帮打擊雖重，尙不致引起內部動亂，成問

題的倒是回去的學生受到西方教育享受了自由民主生活，將這種氣息帶回大陸，在知識分子中將有何等影响，可以想見，淸末派留學生去東西洋留學，以後被認爲是滅亡的最大原因，不無道理。

一個國家派留學生出國，必然要本國環境不遜於外國，否則大爲無益，有時反而受害，至於一個共黨專政的獨裁政權，派學生出國留學，只是教猱升木授敵以刃，好處沒有，壞處不久便可見到。

第五，軍人割據之勢已成，共軍大頭目自在江西起，便有山頭，歷時四十年來未能改變，大陸陷共後，共軍四大山頭各佔幾個省區，形同割據，中共之「總參謀部」，也採聯合政府形式，無論總參謀長是何人出任，副總參謀長一定按各山頭分配，目前副參謀長已有十二人，可見大山頭中另有小山頭，只好大家都來。

毛澤東生前對軍人割據久已不滿，但無法着手削除，一九七四年初發表了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已震動全軍，據說就是由於矮子從中穿插，勉强達到目的。

自矮子上台後，仍然希望能控制全軍，尤其他是「總參謀長」發號施令，不必假手外人，可是，一年來，矮子把各省區共黨第一書記幾全部更換，只有各大軍區司令員却無可如何，計兩年來眞正被革掉的只有一個「南京區司令員」丁盛，此人投靠江青，出身又是林彪四野，所[illegible]二十年的南京，傳說許世人親到南京逮捕丁盛，以三野悍將聶風智繼任，此舉雖然更換一個「大軍區司令員」，但對矮子並無好處，因爲聶風智也不是他這一山頭的人與他並無淵源。

至於成都軍區原「司令員」秦基偉，原「新彊軍區司令員」楊勇兩人均是鄧小平心腹，出身一二九師——「二野」，兩人調平楊勇代矮子出管總參謀部，秦基偉則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箝制陳錫聯，是矮子自己人，調動當然容易，但兩個繼任人，秦基偉後任曼克華是林彪舊部的四野，繼楊勇的劉震，則是陳毅三野舊人。

不久之前，傳說陳錫聯已經撤換，筆者即發表文章預言此事不容易，後來證明是謠言，陳錫聯依然担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又如林彪舊將曾思飛仍任濟南軍區司令員，矮子若發動，也沒有不動之理。軍人割據不能剷除，政治現代化也談不到，更不說農、工、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了。

第六，思想陷於眞空，目前全世界共產黨害了一個通病，即大家都不相信馬列主義是救世良藥，不變眞理，但又找不出一種學說替代。矮子不但廢棄了馬列主義，又進一步鞭「毛澤東思想」，毛思想是胡說，如巫師的符咒，但共產黨人本身便是失去理智的邪教徒衆，一旦沒有了符咒，他們頓失憑依，這個邪教必然自動消滅，矮子破之容易，破了之後如何辦，似乎沒有一個鄧小平思想可以拿出來，此是最大問題，也是最大危機。



矮子去之而甘心的一羣

思親・勵志・報國

蔣經國

本文是蔣總統經國先生在先總統蔣公九秩晉二誕辰時，以「思親、勵志、報國」為題，親撰「父親九二誕辰紀念文」，全文如下：



蔣公遊烏來時與經國先生

有一位青年藝術家林聰惠先生，以半年的時間，在花蓮山中發掘了一塊純白光潤的大理石，雕刻了一座我父親三尺高的立姿像，長袍策杖，肅立中隱現寧靜，莊嚴中透出慈祥。我敬謹接受他的誠意，恭置在室中桌前案上。

父親逝世，已逾三年，雖然不能再承嚴訓，親接慈暉，但是每當我在室中工作繁忙、心神難得一靜之際，抬起頭來，我父親塑像雙目相接，頓然覺得父親正以慈祥的口吻，溫諭我要凝神靜氣，舒展襟懷，我又立刻精神振作，生意盎然；或者當我為一個問題深思苦索、思緒紛紜之時，看到父親雕像眼中睿智的光芒，透入心中，我立即思路頓開，迎刃而解。實在，父親健在之日，為我領袖、為我慈父、為我嚴師，而我今日仍無時無刻不在承受父親的遺愛。

父親一生，言行云為，受孔孟聖賢和國父的影響很深，認為我們對於孔孟學說，「重在實踐篤行，貴能學以致用」。所以父親一生實踐孔孟之道，處處表現在行為生活上、道德生活上，政治生活上、精神生活上，可以說是一位仁民愛物的粹然儒者；而自父親追隨國父參加革命之時，即尊為父師，所以「終身秉持遺訓，自矢不達國父遺志不止」，可以說「只見主義，不見生死」，一生都是為三民主義國民革命而奮鬥不懈。

父親一生的德業事功，確實是融會了孔孟以至國父的思與行的體系、而篤行實踐的結果，於是表現為一種救國救世的利他主義的哲學，吳經熊先生嘗說：「蔣公利他主義哲學，也可稱之曰十字架的哲學。蔣公為我們的國家民族，自從青年時代立志獻身革命，以至於今，已經負了六十多年的十字架，但蔣公不惟不怨不倦，而且還是朝氣盎然，精神健旺。」的確，今天我恭立父親像前，不止就清清楚楚看出了。父親「背着革命十字架」的清風亮節，看出了。父親剛直持正、一柱擎天的德性和氣象！

有一次我讀到澳洲高達博士所寫有關我父親的一篇文章，引述了英國歷史學家吉朋的話：「要寫一位偉人的傳記，至少該在一個世紀以後。」接着他說：「蔣總統是這樣一位偉人。他雖是當代的偉人，但以後的歷史學家看來，他將比現在更為偉大。」所以為父親這樣一位思想的先導、建國的先驅、反共的先知、關係國家民族近代歷史發展的時代偉人撰寫傳記，那就不但要着現在，還要從世界歷史觀點，透過將來一段歷程；但是時至今日，許多國內的史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寫作傳記、吟詠詩篇，雕繪畫像，來傳述這一偉人，無一不關乎史乘，無一不深具價值。而到慈湖謁陵的人士，至今每月在一萬人以上，作為子孫的蔣氏家人，當然內心感動不已。同時也可體察出來國內國外人士，對於這一時代偉人的崇敬，實在與日俱深。父親所發的光和熱，都一一化成了民族的大愛，歷史愈久，光輝愈新，人們將覺得他比現在更為偉大。

父親九二誕感前夕，我恭讀父親在民國十二年三十七歲時的日記，其中有父親追隨國父稱為「中師」，而以革命信徒自期自勉並以勉人的箴言：

黨國傾危，中師是中流砥柱、民生憔悴，中師為大旱甘霖。

自撰銘曰：優游涵泳，夷曠空明，曄然自充，悠然自得，此養性之功候也提綱挈領，析縷分條，先本後末，慎始圖終，此辦事之方法也。

頃口占一聯：成敗生死何足計，毀譽得失總相忘。又得一聯：是非邪正應先辨，苦辣甜酸必遍嘗。

一曰：慎獨則心安，去人欲，存天理。二曰主敬則身強，懍坎險，惕乾健。三曰：求仁則人悅，民胞物與，宏濟羣倫。四曰動則神清，殫精竭慮，困知勉行。

凡事之成敗，不能逆料，只有以心為主宰。此心以其事為可行，預揣有五六分把握，即可放手辦去，不能再事猶豫也。

凡事不可以疑慮而生怯沮，如能勇往直前，則人必屈服於吾之堅銳，而不敢撓，且或敬而畏我矣。如何能養到榮辱不驚，夷險一節，惟胸懷澹泊，不激不隨，則幾矣。由這幾段語，足可仰見父親少壯之時的氣概和襟抱。另外，父親還記下四句話：

襟懷淡泊　言詞靜穆　息必養氣　凝神和顏

這更是我們修養省察的嘉言。所以我將這四句話書寫為聯，懸之壁上，朝夕仰觀，資為標竿。

肅立父親像前，迴思父親生前愛我教我的情景，「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我今天努力的目標，亦即如何以上承父志，善體親心，服務民眾，報效國家。

思親報國，此心彌切，敬謹述於此。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將經國恭述。

中日關係之回顧及共黨賣國之鐵證

古鶴翔

一八八四年，日本利用朝鮮親日派所釀成之政變，企圖剷除朝鮮之執政黨，以推翻中國之宗主權，但滿清駐韓將吏及時阻遏，日本之陰謀遂暫告失敗。

可惜李鴻章忽略中韓之特殊關係，急欲日本撤退朝鮮駐軍，竟與日本訂立天津條約，承認朝鮮若有事變，日本與中國地位平等，亦有隨時出兵之權。其後，日本藉東學黨之亂而出兵，遂促成甲午之戰。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海軍在朝鮮西海岸豐島附近發生衝突，至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滿清海軍在威海衛投降，歷時二百零六日。

在陸戰中，統軍之葉志超庸懦無能，只知在平壤置酒宴飲，對軍事全無準備，日軍來攻，竟欲逃跑，但為左寶貴所阻，不得已而倉皇應戰。其後左寶貴奮戰殉國，葉志超逃出平壤，退到鴨綠江之新義州，於是整個朝鮮都沒有中國兵了。

日本併吞朝鮮後，還壓迫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迫滿清割讓台灣、澎湖，以及賠償白銀二萬萬兩。

一八九五年，日本派兵佔領台灣，實施暴力統治及奴化教育，台胞被殺及被迫參戰而死者，以百萬計。

一九一五年元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侵入山東，在青島登陸，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激起中國人民的反對。

一九二七，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製訂了侵略中國的具體計劃，這就是臭名遠揚的「田中奏摺」。

一九二八年，日本強佔濟南，造成「五三」慘案，我國軍民死傷一萬一千餘人。同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人又製造皇姑屯炸車案。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日本人製造了萬寶山慘案。同年九月，發動「九一八」事變，侵我東北三省。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造成「一二八」事件，侵我上海，我軍奮起抵抗。同年三月九日，日本製造偽「滿洲國」。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進犯熱河，提出「廣田三原則。」

一九三五年，日本製造「華北自治政府」和「冀東自治政府」。

一九三六年六月，日本又製造偽「蒙古自治政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製造「士兵失蹤」事件，發動蘆溝橋事變，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我國軍民奮起抗戰。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軍攻陷南京，把南京城內的軍民屠殺了三十餘萬人，且以殺人為競賽。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日機首次轟炸重慶。第二年五月廿六日，日機百餘架分批濫炸，引起重慶大火。同年八月廿日，日機轟炸市區，災情慘重。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機夜襲，發生隧道慘案，死傷萬餘人。

一九四〇年三月卅日，日本製造汪精衛偽政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先總統蔣公以至仁至義之美德對待日人，保存天皇體制，不索賠償，不派兵佔領日本，使日本免於瓜分之禍。

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中日和約簽字；同年八月五日，互換批准書。

一九七二年五月五日，美國將琉球交付日本，日本竟佔領我國領土釣魚台列嶼，我國政府已一再聲明，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最近，賣國賊鄧小平跑到東京去，並向日本人奉獻釣魚台。鄧小平表示願意出讓釣魚台十年，或者出讓至「下一代」。

共產黨之賣國行為，已激起全國同胞之公憤，在今年七月號的「學苑」中，有一首「釣魚台」詩，寫得不錯，特抄錄於後：

（一）

古人命名，已預感到
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
會有人，以這數粒海島為誘
去釣那條
性本好殘害人無數的
東海鯊
（啊，多愚蠢的釣魚把戲！）

（二）

以千噸血萬噸肉
保衛，小小的無人礁島
這值得嗎？有人問
絕對值得！
每個有血性的靈魂
都會堅決回答
絕對值得！
這關乎
一個國家主權的神聖！
一個民族生存的決心！
一個眞理不滅的明證！

中共留學生成高幹子弟天下

岑啓亮

中共爲了搞四個「現代化」，不得不走修正主義路綫、選送留學生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習科學技術。至於派留學生赴美，是由美科技訪問大陸植其根基，當時團長普萊士與鄧小平談及中共「四個現代化」及科技落後情況時，建議派遣留學生赴美留學，鄧小平當即表示同意，隨即展開選派準備工作。但是，人還未出去，問題就已發生了。據大字報指斥中共甄選留學生，絕大多數是高官老共幹子弟，工農子弟則少之極少，像王震的孫子根本不合條件，但也能選上，可見紅與專的對立是尖銳的。

高官走後門拉關係

目前中共派遣學生赴美留學的情形：（一）第一次留學生外文考試，已於今年九月十五日在北平舉行。北平市由於高等院校較多，今年第一批選派的留學生共二百六十八人，全大陸共約三千名。（二）「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率領一教育訪問團，於本月中旬抵美訪問，與美政府及各大學當局洽商派遣學生去美進修的具計劃。（三）美國方面亦已對此有所準備。一個由國務院、國際交流總署、國家科學基金會派員組成的聯合小組業經成立，該小組將負責與中共聯絡，並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學生作具體安排。（四）中共預定每年將有五千名學生赴美留學，學習各種實用的科學、技術爲主。（五）最近中共於辦理留學生甄選時已發生問題，所有經層級審查合格的留學生，多屬中級以上共幹的子女。「教育部」主管學生事務部門的共幹家中，被形容爲「賓客如雲」，雙手有接受不盡的禮品」，原因是「走後門、拉關係」者太多。（六）中共亦自知此等留學生派出後未必可靠。某一在美發行的中央喉舌報紙即會作遮羞之說：「中國（共）當局已在心理上和安排上準備有十分之一的留學生長期留在外國。要全部都回中國（共）服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例如在外國結婚後有了家庭，或從事更高深的研究等，都可能是留在外國的個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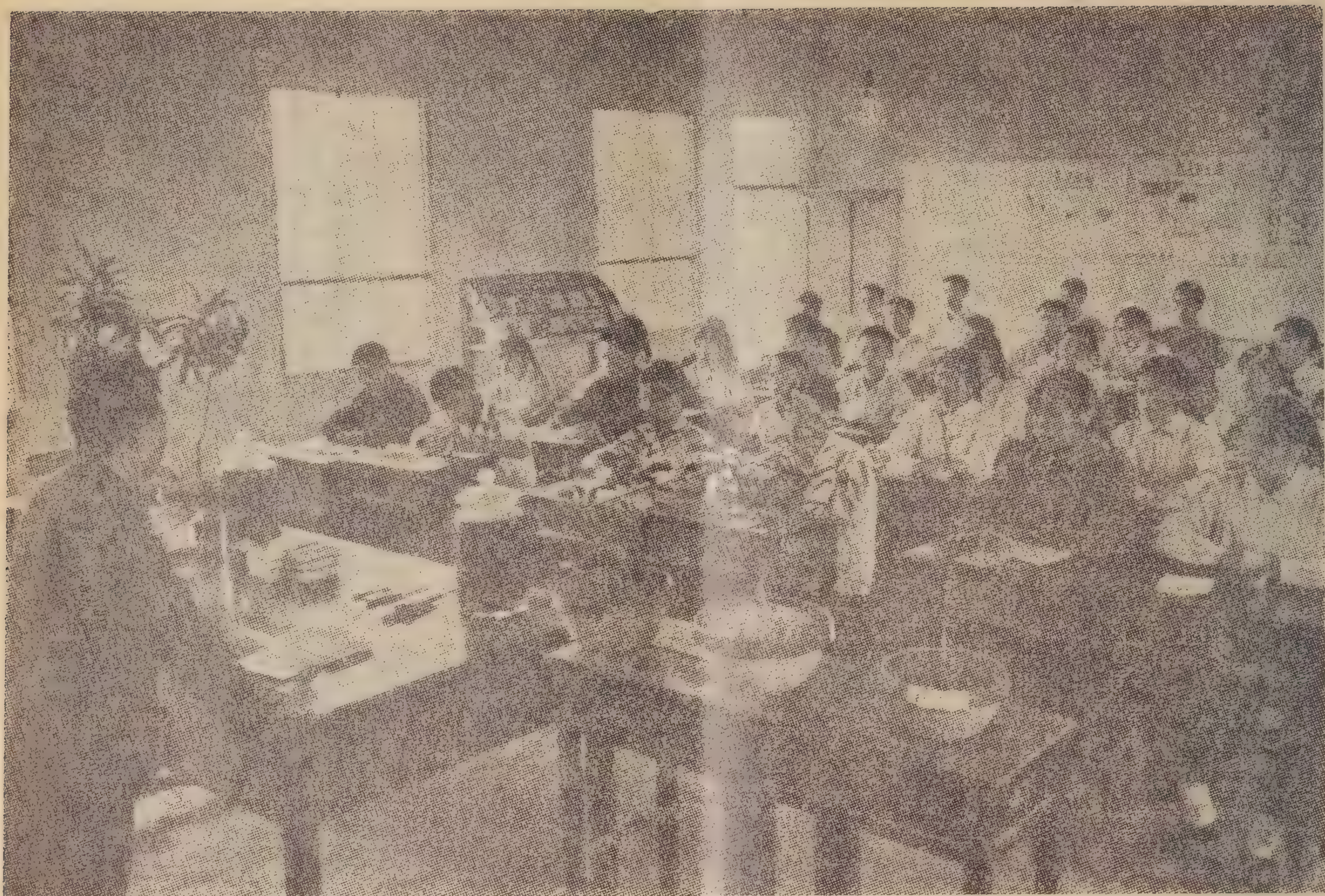
人性感情必有改變

中共派遣留學生，特別是派遣學生赴美留學，就中共本身而言，實乃一絕對錯誤的決定。科學技術雖無政治色彩之分，但學習科學技術及其所學付諸實用者是人；人却與生俱來地有愛憎好惡的感情；有辨識是非善惡的理性。中共派遣學生赴美留學，是企圖向自由民主社會偷師科學技術，爲他們的極權奴役社會所用。但生活在極權奴役社會中的學生，一旦接觸到自由民主，他們必不可能爲中共頭子們帶回科學和術技，却極可能連他們都轉而投向自由民主的社會。基此，中共終必了解到，在不同社會制度之間，實難有不受政治影響的文化交流。中共即使非向外國引進科學技術不可，亦只能求之於小異大同的共產國家，而不應求之於今世首一資本主義富強的美國。中共在留學生甄選中，特對高幹子女給與優惠，可能認爲高幹子女平日生活享受較優，加以親屬的羈絆，投奔自由的可能較少。殊不知美國與中國大陸，此兩個不同社會的差異太過懸殊。任何人只須有基於人性而存在的理性和感情，都必將作棄暗投明的抉擇。我們敢於作這判斷：中共桌施效顰，居然亦採行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政策，此爲中共自毀鐵幕、自趨滅亡的一大步驟。

高官子弟留學生天下

今年九月十九日，中共「北京大學」門前出現了一份署名爲「看不慣的一群學生」的大字報，就揭露了選拔留學生不公不平的嚴重問題。這份題爲「對選送學生的條件要求」的大字報，內容如下：

「出外留學已經學了目前最熱門的話題，幾乎沒有一個北京市民不在談論此事，但如果選拔留學生不是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請問這算公平嗎？」



這班工農子弟他們作夢也不敢想出外留學

「今年我們要派三千多名留學生，明年一萬名，三、五年要到兩萬名，但教育部大搞假選眞保的把戲，又有多少有眞材實料的工農子弟，及一般羣衆有留學的機會。」

「如今是教育部最吃香，那一個部裏的司、局長。特別是考選留學生的部門主管，不是天天家裏賓客如雲，雙手接不完的禮物？又有那幾個黨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各部委、各機關部、司、局、處主管，不是爲自己的子女設想來走後門，找關係？」

「北京今年選派的留學生名額最多，總共有二百六十八人，佔全部留學生的十分之一左右，但請問其中爲甚麼中級幹部以上的子女佔了百分之六十？我們也是大學生，難道成績就不如他們？」

「北京大學有三十一個留學生，其中有二十二個不是父母，就是親友在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北大爲了使少數份子在政治上更符合留學條件，還臨時給三個高幹子女辦理入黨。劉西堯（教育部長）曾批評江蘇蘇州地區教育局長將不合條件的地委書記之女兒列入保荐留學名單，那劉西堯爲甚麼不點名批評清華大學把王震（國務院副總理）不合條件的孩子選派受訓，準備去英國呢？」

工農子弟不敢嚮往

「我們認爲教育部把留學生當做一項幹部子女的專利權，是極大的錯誤，因此，我們強烈的要求留學生的選拔應該：①由全國文教系統設立獨立的考選單位，只要沒有政治問題，學業成績好的都可以個人申請，由組織介紹去報考。②由國務院會同有關部門，訂立報考留學生規章制度，不論官多大，資格再老，也不准違反該項制度。③甄選時，着重德、智、體、並且要注意培養及挖掘人才，不能以個人成見，胡亂下政治結論，廢人才于一紙一筆。」

這份大字報，不僅反映了大陸一般知識青年對于到自由世界留學的嚮往，也暴露了中共選拔留學生的政策用心。

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指出：北平市選拔的二百六十八名留學生，其中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係高幹子弟，這一事實不完全是由於「走後門，找關係」，很可能係出于政策的需要，因中共對一般工農子女不放心，選拔高幹子女則有以下幾點「好」處：

第一、中共可能認爲高幹子女，在政治上比較可靠，出問題的可能性較少。

第二、高幹子女在物質生活上特優，與西方世界一般人相差不太懸殊，因而被物質生活誘惑的可能性較少。

第三、以留學爲手段，對高級幹部實施籠絡，以免其離心或倒戈。

因此，北平大學那「看不慣的一羣學生」，想要中共建立一套選送留學生的制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有了制度，中共的幹部就要受制度的約束，那時候王震的孫子，就可能沒有機會了。

很顯然，在幹部與羣衆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中共維護的是幹部，在紅與專的問題發生矛盾時，選擇的還是一個「紅」字。

周鄧出賣釣魚台主權的前後經過

海外客

中共爲了對抗蘇聯，迷惑美國，以及換取日本科技及經濟支援，不惜以出賣領土爲釣餌 與日本簽訂所謂和約 使日本長期處心積慮 夢寐以求侵吞釣魚台列嶼的野心，意外獲願，釣魚台是中國領土，屬於全體中國人民所有，任何人都無權私相授受，更無權作個人政治利益的承讓或出賣！

中共日本「和約」的談判，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開始到今年八月結束，其中因爲當時日本首相三木，繫於其企圖收回北部四島，正與蘇聯談判，而不願因此開罪蘇方，而中共也提出有關反霸條件，於是在談判停停開開的情形下，不到一年，立即加以擱置，這一擱置轉眼三年〇八個月，福田首相突然派遣其外相園田直訪問北平，與中共課妥簽訂「和約」，使人驚訝不已。當時三木以及外相太平是承襲田中角榮親共政策，竟然有所顧忌，不願貿然從事，而福田雖然沒有確切表明其親共態度，但不像三木那樣親共是衆目所共見的事，然而他却完成了與中共課「和約」的任務，難怪要令人驚訝了！

釣魚台是中國領土

釣魚台處於中國東海的邊緣，也是位於中國閩浙兩省大陸礁層邊緣，自大陸海岸以迄釣魚台，全部海床地區在二百公尺以內。自釣魚台迤邐往南，其十餘海里的海床地形突變，水深達一千公尺以上，地質學上稱爲「琉球海槽」，這是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羣島，沒有任何關聯的地理證明，至於歷史上的紀錄，詳考中琉史籍，始自明洪武年間，斑斑可考。堅强的地理證據和歷史證據，絕對是中國領土無疑，中國領土爲全中國人民所有，非任何人所可私有，政府統治權也經人民公意，更不能擅自割讓或放棄，華鄧及其政權豈能一手遮天，用明示，默示或密約可以賣掉，出賣國土的是國賊，是漢奸，國賊漢奸，人人得而誅之，鄧一小丑也，竟然向日方默示放棄主權，是國賊漢奸之流，更可得而誅之。

再則，從法理上以言釣魚台主權，中共政權或鄧小平更無權以任何方式承認釣魚台爲日本所有，繼起的問題乃是如何劃分華東幾十萬平方英哩向海中自然延伸的大陸礁層問題。此一大陸礁層的石油資源已爲國際上專家學者所公認，中共今日之出賣釣魚台，不啻出賣了國脈民命所依存的豐富財源，令人更痛恨共黨殘民以逞的暴政之外，又添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另一醜惡罪行。

毛周以下賣國罪行

中共爲了使日人附和其「反霸」立場，不惜以本國領土做爲代價，謀取其政治利益，這並不是第一次，這種賣國罪行，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竊取大陸後，毛澤東爲了討好其主子史達林協助其攫奪政權，將黑龍江及新疆邊區數以十萬平方公里計的國土，「承認」爲蘇聯所有，稍後對緬甸和巴基斯坦的邊界條約，都曾把過去爭執多年的未定界疆土慷慨地讓予對方，以換得緬、巴兩國在政治上的親近。

甚至在中共印度的邊界爭端中，周恩來也曾願意放棄麥馬洪綫以北的大片土地，以交換對於西部邊界拉達克方面的阿克賽欽區，周的藉口是麥馬洪綫方面領土雖然廣袤，却蘧林峻嶺，無利可圖，不惜放棄；而阿克賽欽區則是新疆西部到後藏的戰略性公路所經，勢須保有。幸而印度方面堅持不讓，以致周未能完成此項賣國惡行，準此以論，中共的放棄釣魚台的賣國惡行，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以共產黨人所奉行共產主義的說法認爲「國家是統治階層的工具，國家領土要附屬於當時的政治利益。」的觀點，蘇式共產主義的鼻祖列寧，就曾與帝德簽署過喪權賣國的布列斯特和約，以換取停戰爲例，則今後仍將有類似情勢出現，中共一樣要出賣國家領土，以換得其政治利益。

關於釣魚台列嶼被出賣事，便是由周恩來開始，當年田中角榮到北平與中共課「建交」，周恩來便以「暫時擱置釣魚台」之主權作爲讓步，換取日本之「承認」。但是周恩來賣國，也僅限於對領土「暫時」不過問而已。同鄧小平在一夕談笑間賣國還是有一段距離。鄧的賣國不甘後人的作風，不知一向附共或自稱「愛國」的人士又有什麼看法，這些「愛國」人士對他們所「欽佩」的鄧這番賣國行

為，又作何想法和解釋？總不會也不應認為「賣國的漢奸」是「偉大的民族解放者」罷？

鄧小平賣國證為事實

鄧小平在接見園田直時，園田直曾卑躬屈膝地向鄧小平要求澄清釣魚台主權，鄧笑笑說：「我們會給你滿意的答覆的！」所以此後毛日「和約」簽定，園田直在北平舉行記者會中稱：「鄧小平曾在談判中稱，中共不容再發生釣魚台事件」。而一則發自北平的外電即傳出，謂毛日雙方在「友好和諧」的氣氛下通過協議條文，而鄧小平對本年四月間中共漁船隊駛近釣魚台十二海域海域範圍之內表示「遺憾」。當時有人認為鄧小平只是在會讓之餘為了討好日表代表，用閒談方式說幾句敷衍的話，在一般情形下，這是中共頭目一向的滑頭作風。孰料第二天東京方面外電又傳說，鄧的「遺憾」，絕非馬虎因應故事，而是作為會議的一項討論事項正式記錄在案。日方代表返東京後立即如獲至寶，鄭重其事地加以渲染。於是東京方面的消息亦說，「日本執政黨領導人也表示，以日本的看法，中共已承認有爭議的釣魚台列嶼實際歸日本這一事實」。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中曾根康弘也在該黨一項討論會中證實此事，謂鄧在談判「和平條約」時，已「保證釣魚台事件不會重演」，且說這項保證已記錄在案。因此日本「產經新聞」也照樣刊出中曾根這些話，認為鄧的「保證」，實際就是承認這些島嶼歸屬日本。此等消息播傳以後，中共一直保持默然態度並未加以否認或置評，顯示鄧的賣國行為是事實，並不是日方一廂情願的說法。

釣魚台事件，是由美方在將琉球群島交付日本統轄時一併劃歸而引起，正與日本北方領土爭執的小島中的齒舞列島一樣，同是美國當局的一時疏忽和錯誤。釣魚台一向與台灣關係密切，並不屬於琉球，也像齒舞列島一向屬於北海道。而與千島群島無關一樣，當美方將釣魚台與琉球一併交付日方時，我國政府與民間立即表示堅決抗議，並由政府發表嚴正聲明，申言我對釣魚台有領土主權。美方繫於我聲明之義正詞嚴，不可輕侮，默承其疏失，並表明這是中日雙方之間的問題，應由雙方之間自行解決。當時，中共曾利用這一懸案的糾紛，遂行其統戰陰謀，歪曲事實猛烈抨擊我政府，一番偽善狂狷姿態，吸引了不少海外團體或個人，慷慨激昂地進行了所謂「保釣運動」，其中並有少數的人受到其統戰蠱惑，在「保釣」的大前提下，打着「愛國」的旗幟，被騙返回大陸，但這些人一旦被觸到現實的共黨統治，體驗到慘酷的共黨凌虐生活，都大為後悔被欺，千方計百透過各種關係，唾棄中共而投奔自由，其中最著者如現寓居加拿大的陳若曦等，陳若曦所著「尹縣長」一書發表，揭發共黨欺壓大陸同胞，迫害知識份子的醜惡罪行，近幾年來一紙風行，深為國際愛好自由、正義人士所矚目重視，即為顯著例子。

保釣運動只是騙局

現在再回顧談「保釣運動」，當時似乎像一股狂飈，迷惑了短視的美國政客，也欺矇了不少正義之士，孰知未幾日本前首相緊隨尼克遜之後訪問北平，並承認匪幫，此等「保釣運動」，立即烟消火滅，足徵當時中共政權及其頭子們並非決心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而只是藉此對日要挾，迫其入彀。但據聞當時與田中進行談判的周恩來，也是輕描淡寫的說釣魚台只是一項小事，未敢明目張胆地承認其為日方所有，當然周也心存顧忌，深體共幫本身無力量維護釣魚台，而釣魚台臨近台灣，中共更無力也無法過問，乾脆說漂亮話以口惠而不實的方法敷衍田中角榮，換得其政治利益是日方的承認。

今年四月間，一百四十餘艘中共漁船，進入釣魚台列島十二哩範圍，其中且有武裝船隻……。當時引起各方關注，部分外間觀察家認定那是共黨蓄意安排的行動，而另外一些親共的人士以及一些所謂「獨立」立場的人，色然以喜，認為這是中共為中國人「爭面子」，是一種對該島主權的變相申明，事實上，在日方發出抗議，中共漁船立即悄然撤退，稍後值中共外交部又正式否認事先知情，並表示該等漁船之無意行動為「偶發事件」而已。這一招瞞過了中共懷有幻想的中士，仍在希望其能在對日訂立「和約」談判時，堅定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孰知，鄧的陰鷙奸詐一如周恩來，賣國附庸性格更似毛澤東，竟然將釣魚台出賣了。

鄧這種戴着「反霸」帽子，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來作個人權利之爭的行為，也是軍閥主義的餘孽遺毒，毛澤東可以在韓戰時為了要討好斯達林，而犧牲一百五十四萬同胞，並且賠上了自己的兒子犧牲在所謂「抗美援朝」的北韓戰場而絕後，同時為了達成獨裁專斷的恐怖統治，不惜連年大開殺戒，使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如今，鄧的讓步「出賣」釣魚台列嶼，使園田直意外獲得如此「成就」，認為是他的外交突破，為福田打下蟬聯下屆黨總裁的基礎。

引誘日本自投羅網

再者以鄧素行之奸險陰狠而論，而果他這種佯示對日本的「寬大立場」，作為勉強妥協的姿態，以表示不得已狀，引致日本入彀，讓日本獨担北與蘇聯因「反霸」而起不諒解的糾紛，南與我中華民國發生因「釣魚台」主權的爭執，或以此為要挾，使美方在短期內主動提出要求，與中共搞「關係正常化」的進展，因為目前中共在其與蘇聯對抗形勢方面仍陷膠着，且最近越南、阿爾巴尼等共黨政權相繼與中共惡化，使中共方面頗有孤立之感，這一連串不利的發展，迫使中共不得不加速拉攏日本，以緩和其外在的情勢。再則如前面所述鄧目擊其所搞四個「現代化」，由於經濟、科技方面的落後，迫使陷於停滯不前之時，又正因與華因鋒，正處水火不相容，奪權鬥爭將因而崩潰之時，藉暫時出賣釣魚台主權以拉攏日本，作為其政治奪權的資本，一旦獲得其所欲、所利、利益，將來再在統戰工作上加緊陰謀顛覆之能事，將日本政府一舉消滅，未為不可，這一點的確是共產黨徒險狠的「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千偏一律的手法，如果如此，我們則為日本今日當政者的福田自投羅網而悲。

日毛和約對東北亞局勢影响

魏縱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始於歐洲終於歐洲；第二次大戰起於歐洲，這兩次大戰皆種因於西方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與利害衝突。可是，第一次大戰後却出現了第一個共產國家蘇聯；第二次大戰後却出現了東歐附庸國以及中共政權 這都是始料所不及的。又第一次大戰後二十年 而有第二次大戰；而二次大戰後迄今逾三十年 三次大戰迄無「動靜」，可見兵凶戰危，各國皆有避戰之意圖 尤其是新武器之發明，日新月異，核子戰爭 足以毀滅全人類 因此，任何一國家決不輕言戰爭，而採取集體防衛、或以和解方式，以消耗戰爭的危機。然而、共黨却以「和解」手法，製造國際緊張局勢。

亞洲地位舉足輕重

二次大戰後，世局形態的特色，轉變爲以美國爲主的自由世界與蘇聯爲主的共產集團的對立，而大局的重心，除搖擺於西柏林與中東外，決定性的關鍵仍繫於亞洲。故始而有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之赤化，繼而有一九五〇年韓戰之爆發，以及一九七五年中南半島三國之淪陷爲主流，這是亞洲前期的三大變局。其間，由於中蘇共於六十年代的分裂，然後有亞洲後期的三大變局，一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北平，二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承認中共，三是一九七八年日本與中共締結「和平條約」。這三大變局都直接與中共有關，說明亞洲在世局中的重要地位，與及以美國爲主的反蘇陣綫的重新部署，當然，新的變化仍在醞釀，今後仍值得密切注視其發展。請試論東北亞的變局。

日毛「訂約」破壞均勢

遠的不說，且自日毛「訂約」說起。日本自承認中共，即有「訂約」之說，可是由於北平內亂不已，故拖延至今。然今年所以談判「成功」，因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不能不說是受到美總統卡特，以及美總統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等幕後的慫恿，足見美國是贊同日毛「訂約」的。在現階段美國不得不冷却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時，由日本出面拉攏北平，自是華府得意之作，正如古巴在非洲代替蘇聯做「打手」，有異曲同工之妙。

日毛「訂約」的目的，正如莫斯科所指斥的，在共同對付蘇聯。在日毛「訂約」前，蘇聯布里茲湼夫、柯錫金曾對日本，不斷提出警告、恫嚇，甚至威脅；布某且親來遠東地區巡視，鄭重警告東京，要對嚴重的後果負責。但日本不予理會，福田赳夫首相且認爲這是「歷史的潮流」，可見日本已走火入魔，不達目的不止。

很明白的，日毛「訂約」不僅是東北亞、是亞洲、更是世界重大變局的序幕，破壞了東東北亞的均勢，是東方，也是亞洲再度陷入戰禍之端。當然，始作俑者，則是美國。

朝鮮半島首遭衝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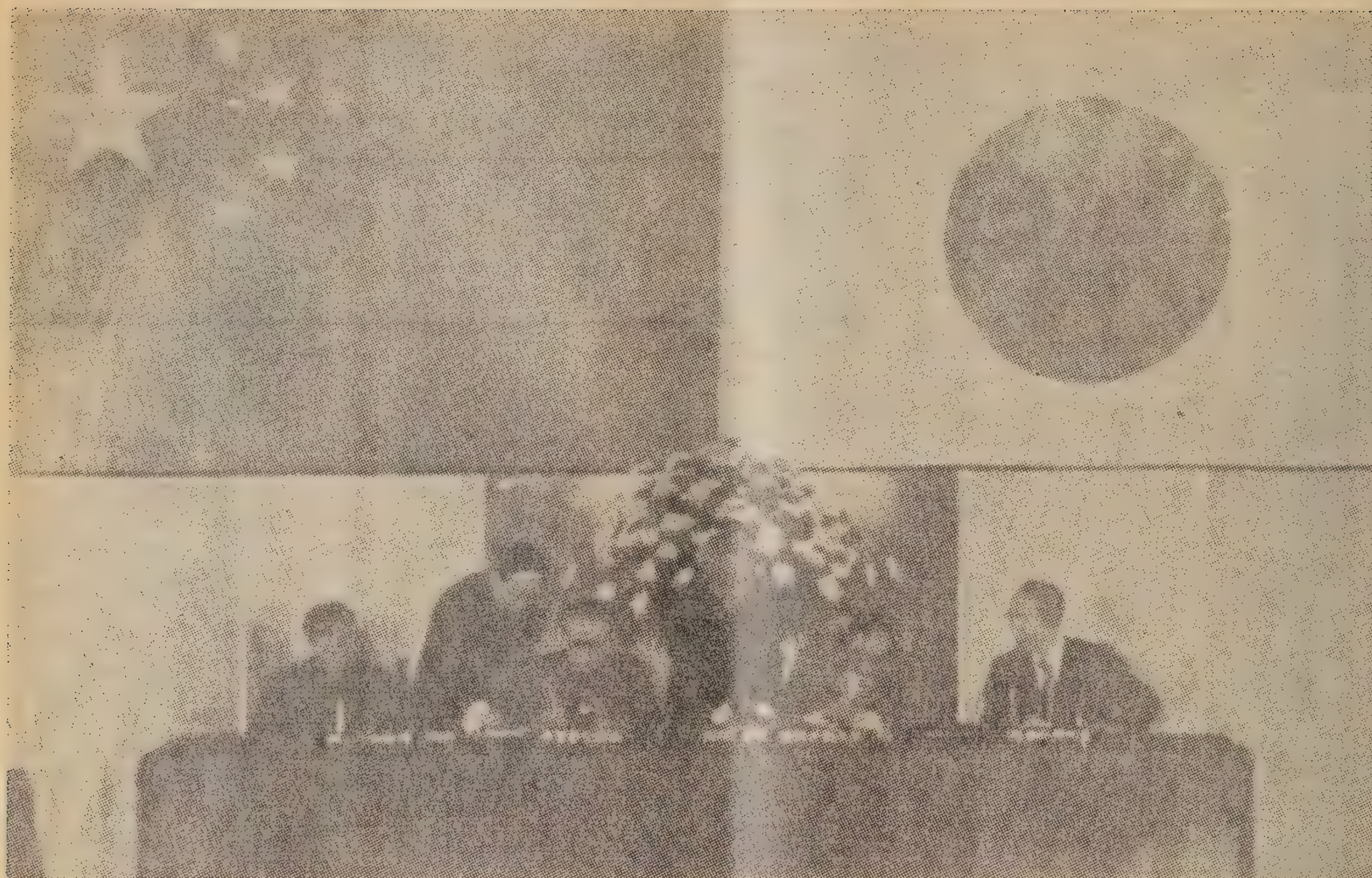
說到東北亞，首當提出東北亞之重心在朝鮮半島，爲美蘇毛日韓等多種勢力交會之點，簡單說則爲美蘇毛三大勢力必爭之地；亦爲以海制陸、或以陸制海必經之橋頭堡。在歷史上曾發生過重大事件：譬如說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之役、一九〇五年的日蘇戰爭、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一九四五年蘇軍進入東北、分割北韓等。在六十年代中共一面倒向蘇聯之前，東北亞只有美蘇兩大勢力；中蘇共分裂後，則變成美蘇毛三大勢力。現在日毛「訂約」，可說是美蘇毛日四種勢力，實際上仍是美蘇毛三大勢力、或美蘇兩大勢力而已！

由於大形勢的變化，朝鮮半島的北韓政權與大韓民國首當其衝，爲各方面所爭取。先說北韓：中共方面，華國鋒、鄧小平先後往訪，接着，又有五個團前往活動。

蘇聯方面，當然也不遺除力爭取。惟據平壤最近廣播，指責莫斯科支持的河內越共政權，似可說明北韓或已轉向，更接近中共。想當然，中共拉攏北韓，自然希望北韓站在中共一邊，至少可使北韓在中蘇共間保持中立、或不至危害於自己。如深一層推究，中共會不會支持北韓南侵，答案是否定的，最少在現階段是不太可能的。因爲北韓之南侵，表示蘇聯勢力南下，飲馬對馬海峽，威脅到美國與日本，是中共所不願見的。何况北平以「反蘇修」爲號召，亟與美日聯盟，自不會與其主要「外交」政策背道而馳，所謂搬石頭打自己的脚。

就中蘇共爭取北韓來說，第一回合，北平並沒有失敗。就美國與日本來說，華府和東京在外交上都是承認大韓民國的，這種基本立場自不會改變，且會加強對韓關係。但爲了進一步緩和、並防患於未然，日本公開表示繼續尋求與北韓的相互了解，以增加貿易與其他交流。美國雖無明顯表示，想當然在幕後的活動是少不了的。

再說大韓民國，前不久韓國保健部長申鉉碻首次順利進入蘇聯，出席國際會議，且獲蘇方「禮遇」，說明漢城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量的變化。由此多少可透露蘇聯的動向。同時漢城報紙一再報導鄧小平的聲明，鄧對蘇近年來力捧韓國的態度表示關切。由此可知蘇與韓國間關係的改善，也就不是空穴來風了。至於北平與漢城間，雖然，韓國拒絕美商開闢新航綫的要求，並



日毛簽訂和約破壞東北亞的均勢

不能說雙方私下斷然沒有來往，最近有中央民意代表在院會中提及此事，惟未被與會人士注意。其實，這種衝激是不可避免的，衆之所歸，勢之所趨，不是任何外力所能阻止的。這也說明日毛「訂約」後，東北亞國際關係變化的方向

美蘇毛日四角關係

至於美蘇日中共之間，美蘇在東北亞並無直接衝突的陸地空間，雖然，美國的勢力無所不在，如韓境三八綫正面並無正面衝突，則美國的力量可顯可隱，故不易發生意外，雖說美國自稱爲太平洋國家。

可是，蘇聯鑒於毛日「訂約」後形勢的逼人，勢必力阻美毛關係進一步發展，甚或警告華府不可再越雷池一步。站在華府立場，如美蘇關係眞的進行和解，則美毛所謂關係，今後只有實質的改善，而在名義上勢必到此止步。如華府當局仍執迷不悟，或不達目的不止，那就是世局惡化的第二階段的開始，而加速大戰的來臨。美國可不慎乎！

就蘇日關係言，蘇聯當仍希望與東京和好，與日本簽訂和約。可是，莫斯科如不歸還日本北方四島，則蘇日關係斷難化解爲和好，更無論簽訂和約。不過，蘇日間關係決不會從此了斷，雖然，莫斯科一再揚言報復，但仍希望與東京保持友好。就日本言，亦有求於蘇聯，以解決數十萬漁民的生活。故今後蘇日關係，雙方仍在一拉一推、一迎一拒之間變化發展。就目前情勢說，蘇聯勢必繼續加强在遠東的實力，特別是海空軍方面，迫使日本就範。而東京方面必然走上再武裝的路綫，由經濟上的强國，走上軍事上的强國，最後陷入美毛部署的圈套，被中共牽着鼻子走。除非東京與莫斯科也簽訂與中共類似的和約；否則日本勢難解脫這種無形而實際存在的約束。

當然，最值得注意的，今後東北亞局勢的重點，也可以說是主軸，仍在中蘇共關係進一步的發展變化。基本問題是蘇聯第一號敵人，是否可能由華府轉變爲北平。雖然，目前尙乏具體事實證明這一論點，但蘇聯政策沒有不可改變的理由。作戰之道：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先難而後易者。宋太祖先圖其易者，明太祖先圖其難者，其爲成功則一也。蘇聯若先對付美國，再收拾中共，是先難而後易；若先對付中共，再收拾美國，是先易而後難。當然各有利弊。可是，就目前情勢觀測，在自由國家包括美日西歐大力支援中共「現代化」情況下，如不先解決中共，若待其一旦長成，無異如虎添翼，較之美國尤爲可怕，故自莫斯科當局最近對華府態度的轉變，雖然，仍有待美限武談判獲致協議之後、以及今冬在匈牙利舉行華沙公約國會議之後，或可能着出端倪。

蘇聯戰略可能改變

假若未來事實的發展證明上一論點，蘇聯改以中共爲第一號敵人，則整個世界局勢將有急劇的變化，而西方軍事專家夢寐以求的美蘇之戰轉變爲中蘇共之戰，亦將成爲事實。此是後話，姑存而不論。不過，如這種新情況、新形勢出現，我國究應如何因應，將是値得審愼考慮的一項重大問題。

「金禧事件」的最後報告書

徐達文

「寶血會金禧中學調查委員會」的最後報告書，顯然對金禧事件的根本起因與重要背景，並沒有作出徹底的、正確的、全面的分析，事實上，以「調委會」的立場，及港府的決策，也不可能作出這種分析。不過，從「報告書」的內容和見解來看，倒使人們從它的「點到即止」的行文，及「各打五十」的手法，可以了解到，金禧事件的來龍去脈，確有別有用意的人為因素，確有懷有目的的外在背景。而這種因素和背景，正是金禧中學鬧事師生，在一撮別有用心的教師的煽動擺佈下，在一些極具用意的教團的鼓動支持下，藉着理財不當的理由，而掀起校園靜坐、教堂示威、督府抗議的學潮，以達到控制校政、破壞校規、修改教例的主要目的。從整個事態的發展來看，難免的封校決定，正是由這撮鬧事師生所一手造成的；不幸的學潮事件，也是由這撮滋事師生所一手策劃的。

故此，這份報告書對會受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及不明眞相的人士所誤解及所指責的封校決定，作出「實在是當時形勢的必然後果」的結論，是極為中肯的。不過，「三人調查委員會」對這些滋事師生會作出寬容的做法，是否會收歛他們的造反行動與鬥爭精神，這倒是令人懷疑的。故「調委會」所深知，廉署建議把資助學校列入防止賄賂條例附表所列的公共名單之內，以杜絕在財政賬項上可能出現的舞弊，並藉此防止「三人調查委員會認為金禧中學校方理財不當及揭發該事之行動，實為整個事件之『關鍵』」，但對造成這次事件惡化與轉化的更重要關鍵的一撮教師的處理，「調委會」並沒有明確的意見。

事實上，從教育當局對金禧中學歛財事件的報告發告，從司法當局對歛財校長的判決公佈，該校所謂「理財不當」的風波應該可以逐步平抑。但學潮事件並沒有因此而平息，但鬧事師生並沒有因此而罷手，反而將事件加以擴大，致從校園靜坐發展為街頭示威。顯然這個事件的惡化與轉化的因素，不在於「財政問題」，而是在於一班教師，以「理財不當」為導火綫，以迫使學校當局修改合約，接受擺佈，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故這撮教師違反教育條例及違背職業道德的行為，利用學生作鬥爭工具及奪權手段的做法，才是事件的根本關鍵。

儘管「調委會」在最後報告書中，就學校財政處理與行政、教師、校方、教署及家長溝通的問題，作出多項建議，以期盡量減少官立及資助中學類似事件的重演。但沒有就教育條例的嚴格執行，學校職權的明確規定，失職教師的行政處分，學校風潮的善後處理等重要問題，作出明確的建議與防患的措施，致在以「財政」及「溝通」的「高調低唱」下，忽略了足以引發、影響及擴大事件的根本關鍵。既然這份報告無法就這個原則性問題有所提議，因而這份報告難負有避重就輕及顧此失彼之嫌。不過，這份報告雖然有關學校師生與學校當局，有關教育當局及教署做法，作出「雙方俱有不是」「兩不討好」或「兩要留情」的「折衷意見」。但在這些意見中，有些倒是頗為中肯貼切。像對被別有用心人士大肆宣揚的「金禧校風」，報告書指出是，「在梁修女領導下的金禧中學，教學法開明先進，堪稱『模範』，但委員會未能發現足夠證據以印證此一說法，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教署輔導視學處人員到該校作例行視察時，並未發覺該校方面有任何特出之處」；對被一班鬧事師生大肆宣揚「他們所懷念的梁修女」，報告書指出是，「委員會所得印象認為梁修女缺之廉潔公正品格，智慧及毅力去妥當地領導辦理一所按照其理想創辦的學校」；對被一班別有用心人士吹噓為「覺醒一代」的滋事學生」，報告書指出是，「在整個事件中支持教師的舉動有幾點令人感到不安的現象，不單向當局使用團體壓力，並且對不夠積極的同學們使用壓力，不能容忍別人的不同觀點；人生觀點狹窄，不能接受事情在兩極端之間可能存在的其他形態；重視集團主義多於個人主義，認為多數人的意見，必為眞理」；被一些鬧事師生大肆攻擊的接任的關慧賢校長，報告書指出的是，「委員會認為她實在未獲得一個公平的機會」。這都是頗公正的判斷。

至於對金禧事件負策劃煽動責任的滋事教師，報告書並沒有作出相對措施，但也客觀指出，「報告書認為陳松齡所為應受譴責，在此情形之下，當局自然認為以陳松齡為首的各教師，確曾有慫恿學生違抗命令之嫌」。這些別有用心的教師的所為，才眞正是事件發生的關鍵。雖然有關當局另設「五育中學」容納他們，並對他們採取寬大的態度，這並不等於說明他們是正確的；而他們在金禧事件中的極端行為與囂張表現，却為香港教育前途留下了不少亂源禍根。

故金禧學潮雖然過去，但此類不幸事件能否防患杜絕，仍有待未來事實的證明。這也未必是具有折衷主義色彩的「調委會」所能徹底做到的。

山窮水盡的共產黨

秦明

五馬分屍的組織

中共自從毛澤東死後，經過華國鋒等整「四人帮」奪權鬥爭，而分裂爲：「文革派」、「老幹部派」包含所謂「解放幹部派」和「四人帮」的兩派一帮三分天下，經「十一大」後勉強拼湊成「新五人帮」的所謂集體領導組織，等於是「五馬分屍」，在大陸上形成了「四不像」的政權。

目前內部的「權力」拚鬥，以華國鋒與鄧小平爲首的「文革派」與「老幹部派」雙方的明爭暗鬥，正愈來愈烈，雖然均以「揭批四人帮」爲綱，但是這十年來，「四人帮」經由「突擊入黨」和「突擊提幹」吸收的新黨員達一千五百萬人，幾乎佔黨的半數，假設要在一年內清查一千五百萬人，那麼每天就須清查四萬人以上，這眞是一個多麼凶險殘酷的鬥爭戰場。華國鋒所謂「抓綱治國」，這個「綱」如何抓法？

派系鬥爭無了期

毛澤東生前曾公開招供過：「黨內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並以拉攏一派，打擊一派，以求制衡。今日爲親密戰友，明日便爲階下囚。在「槍桿子出政權」的邪惡觀念下，造成了鬥爭奪權，無視法紀的特殊模型。因此，華國鋒繼承此一模型，拘捕了「四人帮」奪權，以及鄧小平兩度被整又翻案，與解放「老幹部的翻案風」，多成爲無視法紀特殊模型的再版。這種「特殊模型」一經形成爲政治風氣，有權有勢的野心家，都可以用奪權方式來擭取「政權」，很自然的中共政權就難以穩固，政局也難以安定了，這就形成了中共政治上無法解開的死結。

反共思潮瀰漫軍中

中共一直強調「槍桿子出政權」，因此，當權派必須依賴自己的槍桿子來消滅、併吞、或制衡其他的槍桿子。在「拉一派，打一派」的運用下，今正自食惡果，造成了共軍派系林立，壁壘分明。

由於中共的「槍桿子出政權」的傳統觀念，永遠不能放棄，所以攪了幾十年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老問題，內部層出不窮的奪權鬥爭，都需要「槍桿子」的支持，因此，抓「槍桿子」的也就學會了「壘山頭、鬧分裂、搞宗派」，並以抵制上級的「錯誤領導」爲藉口，對上級的命令討價還價，而擁兵自重了。加以共軍內部問題叢生，幹部的思想大都動搖反共，一有機會，便投奔自由，遠如韓戰時的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近如去年范園焱義士起義來歸，在在證明了共軍不敢放手打仗，怕他們一脫離控制，就變成反對的力量，這些嚴重的問題，更形成了中共軍事上的死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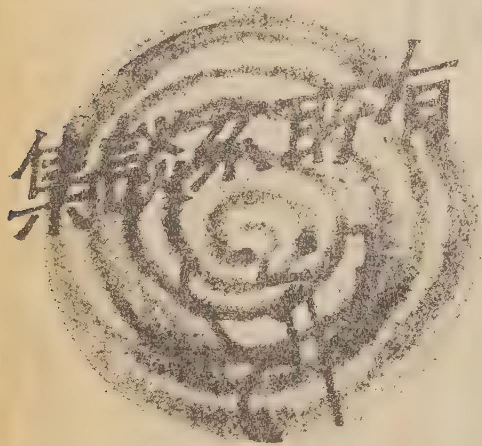
難以突破的死結

中共的經濟是在「只准公有、不准私有」、「重視集體，忽視個人」的，政治掛帥」路綫下，人民被敲骨吸髓，大陸同胞早就陷入了一窮二白、民窮財盡的困境。人民也已瞭然「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不過是加緊壓榨工、農血汗的手段而已。中共强調「十不精神」（即所謂：不怕苦、不怕死、不爲名、不爲利、不計較工作條件好壞、不計較工作時間長短、不計較報酬多少、不分職務高低、不講分內分外、不論前方後方。）和「人拉（機器）肩扛（設備）精神」，以及鼓勵「五把鐵鍬鬧革命精神」，而忽視了，人民的勞動的動機」，人民到底是爲甚麼要勞動呢？

何況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仰賴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必須調動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但中共在毛思想、毛路綫的教導下，知識分子的「階級反動性」，早就被確定了，在文革期中，許多著名的科學家、文學家、作家、畫家、音樂家，被公開批鬥，遭受嚴厲的凌辱和下放勞動。一直把知識分子列爲「臭老九」（所謂「臭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列在：「地、富、反、壞、右」再加叛徒、特務、走資派三類之後排名的「第九類」）；而現在因爲搞「四個現代化」、搞「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回過頭來又想要拉攏「臭老九」的知識分子，這在心理上、在時間上，都能夠達到這個企圖妄想嗎？

再加以要維持龐大的軍費，同時要支援國外共黨活動，實施「輸出革命」的大量援助；同時還要繼續發展核子武器、尖端科學，在在都需要大量的金錢，必然的陷於經濟枯竭，更是中共經濟上的死結。

大亂未止，鬥爭不停，民窮財盡，民怨沸騰，共產黨焉能逃過敗亡的命運呢？



毛澤東理論漸被批臭

大陸上搞臭毛澤東的風潮，正在急速發展，雖然毛屍仍擺在北平天安門前的紀念堂內，但毛的「理論」，已經完全不值錢了。鄧小平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口號，實際上是鞭毛屍的一根巨棒。這一口號出籠後，各地方、各部門的中共頭目，紛紛「表態」支持，解學恭、吳德等拒不表示態度的，立遭「罷官」。儘管現在鄧小平們尙在故作姿態，維護毛的偶像，及所謂「毛澤東思想」，但是連共軍裏也在轟傳，這乃是「抽象的肯定，具體的打倒」。

中共「昆明部隊」是「批毛」最露骨的一個單位。據滇共電台於十月十六日廣播，最近「明部隊」的黨委，專門集中了三個半天時間，召開了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頭目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在該部「黨委書記」劉志堅主持下，「圍繞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聯繫實際，打開思想，暢所欲言，討論了對待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問題」。

與會者認爲：「必須承認毛澤東思想也是可以做分析的」。他們套用毛說過的話：「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而引申出：「這當然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他們認爲，毛思想是兩個部分的組合：其一是毛「繼承捍衛和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其二是「毛針對具體情況技術問題所做的個別結論」。因此「必須把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基本原理和個別結論區別開來」，而其「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將爲「新的原理和新的結論所代替」。他們又說：「不能認爲（毛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毛澤東思想「在新的實踐面前，還需繼續接受檢驗」，「情況的變化，環境的改變，促使毛著中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將會逐步失去它的指導實踐的作用，而由於新的原理和新的結論所代替」。

「那種認爲凡是毛主席說過的話，不能有半點更改，同時毛主席沒有說過的話，一定不能去辦的說法，實際上只不過是林彪、『四人幫』謬論在新形勢下的表現」。他們說，毛的「許多話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具體問題而說的，不能苛求他對一切問題都做出指示，任何時候都符合實際」。話說到這一步，其實已經表示毛澤東思想已經分文不値了。

那麽，中共今後以誰的話爲準據呢？據現在地位正岌岌可危的「瀋陽部隊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在該部的同樣性質的會上發言時說：「在當前，思想要跟上形勢，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理解好鄧副主席在全軍政工會議上提出的堅持實事求是這個大問題」。剛剛上台的該部「第三書記」甘渭漢，在九月三十日該「會議」結束時，作



目前中共與美國關係

最近關於美國與中共之間關係的發展，有三則消息值得注意：

一、美國「航空及太空技術」週刊說，卡達總統實際已否決了出售F五G戰鬥機給中華民國的建議。「華盛頓郵報」說，卡達總統已擱置了賣F五G戰鬥機給中華民國建議。

二、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十月廿五日在東京記者會上說，華盛頓與北平正在就「關係正常化」一事舉行「正式」談判。此外，他還表示，中共正在等候美國接受北平所訂定的「建交三條件」——斷交、撤軍、廢約。

三、美國能源部長斯勒辛格已於十月廿四日抵達中國大陸訪問，就美國和中共的能源合作問題，與北平頭目舉行會談。

對於美國與中共之間往來而言，前兩則消息涉及他們的形式關係，第三則消息關乎他們的實質關係發展。

關於出售F五G戰機給中華民國的問題，卡達政府所以遲遲不作決定的原因，顯然是担心得罪北平政權，因而妨礙到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進展。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影響卡達對此問題的態度，那就是美國政府認爲，中共的軍力不夠強大，目前尙無足夠的能力以武力侵犯台灣。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中共的軍力雖弱，但其進犯台灣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

談到所謂的「建交三條件」問題，美國對中共的政策目前顯然因這「三條件」而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因爲，如果華盛頓不接受北平的三條件，則雙方至少就無法建立形式上較親密的關係。但是，如果美國中斷與中華民國的長久外交關係，必然會在國內及國際上遭到嚴重攻擊。一般皆知，自從越南陷共以後，美國的許多盟邦對於華盛頓在未來是否完全信守其安全防衛承諾，會不斷地表示懷疑。如果美國撤消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凡是與美國訂有共同防衛條約的國家，顯然將會減低他們對美國的信任。這是華盛頓與北平的形式關係難以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原因。不過，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實質關係，在最近這幾個月卻有了若干發展。斯萊辛格前往中國大陸與中共談能源合作問題就是其中的發展之一。其實，美國的四家石油公司已在與北平進行共同開採大陸沿海石油的試探性談判。

中共既已唱出「四個現代化」，在中國大陸科技落後的情況下，它自然就要向西方覓求最新的科技及設備。西方基於賺錢及可以從而牽制蘇聯勢力的考慮，似乎樂於和中共打交道。對於這種發展，有一個深刻的問題可以說明，何以美國或西方在這個方向與中共打交道時，必須加以極慎重的考慮，那就是：西方「眞的」想以他們的力量幫

的顧慮，不敢積極地領導這個討論」。這話顯示，鄧小平今天也不是完全罩得住的，並不是所有共軍頭目都服了他，仍然有許多在跟他「頂牛」。

柳山

矮鄧訪日干涉內政

鄧小平此次前往日本，雖說不干涉日本內政，但從鄧的行動，豈止於干涉日本內政，在日本掀起漫天的烏烟瘴氣。

鄧小平並沒有前往東京主持日共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必要，他之決定前往東京，是爲了自民黨總裁選與選舉爭奪戰的序幕恰於這時期展開，所以他之去，絕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有計劃的安排。他的堅持與早已垮台待罪的田中角榮會晤，絕不是爲了日毛訂約手續是在田中手中開始而給予禮貌上的周旋，而是一如日本產經週刊所指出，他的用意在促使田中角榮有捲土重來，再登政壇的機會。

與福田爭奪自民黨總裁的對手是自民黨幹事長大平正芳，而大平正是田中角榮任總理時期的外相，是與田中聯手的一對搭檔，田中雖垮台並已脫離自民黨，但他在黨內仍有殘留勢力存在。在福田、大平的爭奪戰中，他和他的黨羽公開支持大平。假如鄧並無插手自民黨選舉的意思，他大可利用日本有關方面勸阻他和田中相見的機會，向田中解釋不能晤面的理由，既討取福田的歡心，也免除田中的反感。共產黨人是六親不認的，毫無人情味的冷血動物，若非因爲田中尚有利用的價值，鄧絕對不會披著「念舊」的「資產階級意識」外衣，違反共黨的教條的。

田中角榮當年之得以坐上總理大臣的交椅，香港的附共商人即傳說中共曾秘密給予田中以二千萬美元的競選費用，田中則允於當選後以締結日毛和約爲報。證諸田中上台後的貪污有據，足見他是個見錢眼開的市儈，這一傳說因之也事出有因，僅是未能找到他們在桌子底下交易的實證。這樣一個爲日本國民所共棄的政治垃圾，鄧必欲一晤，其爲田中面授政治投機的訣竅，對田中黨羽打氣，是不問可知的；如果鄧還帶着爲數可觀的美金支票前去，也是不足爲奇的。

福田赳夫不顧日本廣大民眾的反對，將田中所遺下的禍國殃民的日本和約完成簽訂手續，福田也許以爲這將有助於他增加政治聲望。然而現時情形的發展，偏與他的期望背道而馳。由於鄧的訪日使自民黨的派系鬥爭加劇，使福田這把總裁交椅發生劇烈的動搖。鄧的陰謀如能得逞，日本的政治將從此被搞得成爲一潭混水，而中共便可在混水中摸魚。

余秋人



新教宗有多少師兵力

這個問題已開始有了不同的意義。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還蠻不少的」。這位新教宗在波蘭，不僅擁有好幾個「師」，甚至還有可能成「軍」的虔誠信徒。在共黨東歐的其他地區——不僅包括捷克和匈牙利，同時還包括了東德——共產主義這個世俗及政治的世界現在可能將須以不同的方式來對付天主教的精神世界了。

新教宗在席斯丁教堂向樞機主教發表他首次的正式演說時表示，他希望接近「所有人，以及那些不論是在經濟、社會生活、政治活動或是在宗教自由方面受到任何不公平或歧視壓迫的人。」

這一立場不僅在東歐，即在世界其他地區亦可獲得相由多人的歡迎。它的出現並不是對共黨頭目的一項挑釁或挑戰，而只是個人信仰及責任的一項聲明。

但是它的政法影響是不可能爲共黨頭目所忽略的。這些共黨頭目一向公開張揚他們的神論，却又從未能夠滅絕宗教，或是能夠向受到他們壓迫的信徒闡明死亡的奧秘。

波蘭並不需要有一位波蘭籍的教宗來支持波蘭人民的宗教生活。波蘭的資深樞機主教威森斯基一直都在立場堅定的衞護波蘭人民的宗教信仰，抗拒來自東西方所有侵犯者，波蘭的三軍部隊，也是共黨國家中唯一必須設有軍中教士的部隊。

甚至波蘭總統蓋里克似乎有時也不得不表示一下他對教會的尊重。

他曾說，他的母親就是一位　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並曾譴責他的共產政治理論，但是他們已同意各行其是，不在這方面爭論。他指出，波蘭是個非常古老的國家，早已學會對這些事逆來順受。

在東歐，這一切可能還不致產生重大的對抗態勢，但是無庸置疑的，仍將會以微妙的方式引起若干重要的改變。

明年五月間，若望保祿二世將以教宗的身份返回家鄉，前往他古老的科拉教區，再度表明他的信仰。

時間、空間、政治以及宗教，勢必受到這一切的影響。在未來十年間，我們很可能將有世界衞星電視，藉由這種工具，思想概念將不僅能穿透鐵幕，還可以遍及各個大陸。

屆時，如果精神的世界確能接觸到「所有人——以及那些受到任何不公平或歧視壓迫的人……」其意義將更深遠。

因此，你愈是省察羅馬教廷的決定以及這位新教宗，意義似乎就顯得愈加重要。若望保祿二世或許擁有比史達林所會想像得到的更多「師」的力量。（譯自「紐約時報」）

李凱詩

我所經歷的兩個世界

三年前，被中共「釋放」的十名「戰犯」中的一人—段克文於雙十國慶日前，自紐約搭機返回自由祖國。段克文爲東北人，曾經做過縣長．打過遊擊；也曾做過我方情報工作人員。大陸陷共後，曾被共黨長期監禁達二十五年之久，今年已七十一高齡。自「釋放」後，他因痛恨共黨欺騙伎倆，曾在紐約「世界日報」撰寫「戰犯自述」揭發共黨暴行，爲中共迫害人權作了活的見證。下面是他的現身說法。

段克文

台灣與大陸的對比

我被中共栽誣爲「戰犯」，近三年來在美國默默的爲反共而工作，終於雙十國慶前來到多年來「心嚮往之」的復興基地，眞是快何如之。我親身看到國內進步、繁榮的情況，較之前在香港、美國所聽到的還要好，且好得多，大陸簡直無法比擬，因爲這是完全不同的社會，台灣有充分的、應有的自由而大陸則是絕對的控制，絕無自由可言。就物資來說，台灣較之大陸應在十倍、二十倍以上。

中共一向是封鎖台灣的消息，老百姓自然也就不會知道。雖然，偶有提及，也是斷章取義採摘日本通訊社的。譬如石油危機時，中共報導台灣要在日本建造一艘五千噸的油輪。可是，日本工人聽說是爲台灣造的，於是，拒絕建造。後來在香港，看到新聞報導我國能製造五十萬噸的大油輪，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中共自己編造的。

其實中共無一不是虛假。二十五年的鐵窻生涯證實了、也揭穿了中共眞相。那時民國三十七年春，我當時在長春工作，因爲孤城被圍、守軍降敵，他逐輾轉經瀋陽、天律、而避難北平。由於經濟的關係，已無力南下，就靠擺小攤子、賣字畫度日。

四、二六血腥大鎭壓

一直到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廿六日，中共經過三、四年的血腥統治，又在全國各地採取大逮捕的行動，凡是過去國民府的工作人員，一律被捕，送往原籍，我在北平被捕後，押解到撫順。

就我本人來講，我沒有貪過汚，也沒有使老百姓受害，對國家、對人民都無罪過可言，故我一直採取反抗的態度，不認罪；雖然，我被關在監牢中，由於中共找不出我的罪名，於是，送我到法院。

中共的所謂法院，就是一座破大廳，中間擺設一張破桌子，人來人往，雜亂無章。

其實，「法官」是傀儡，一切都由所謂政委決定，那談得上甚麼法律、人權。從你八歲問起，一一交待出來，疲勞轟炸而已，最後判定無期徒刑，送往勞改。

當然，也有被捕的人，將過去所爲一一說出來，甚至牽連他人，但最後沒有一個有好結果，都是被殺了事。

最保守的估計，現在被中共監禁、勞改的，不會少於三百萬人，這些都是勞動力被榨取的對象，如每人一年的生產力值二萬「人民幣」，却是不少的數字。因此，對生病的「勞改」份子，仍施治療，爲的是榨取到「死而後已」。

共幹內心痛苦可知

在中共近三十年榨取之下，可以體認到大陸人民是翻身了，但却翻身到地獄中，而共幹則翻身到天堂驕在人民的頭上，享受一切。

至於共黨的統治，可說是專制中的專制、獨裁中的獨裁，控制一切，限制一切，連人民的睡覺、結婚、生活……都在管制下，這成甚麼社會、甚麼國家。在中共層層控制之下，就是共幹也是照樣不自由的，互相監視，相互監督，不僅是物質享受談不上，就是精神上也受壓力，不斷的受折磨，心理上痛苦可知，故就共幹來說，從他們痳木的面孔中，可以推知其內的痛苦，因爲大家都是朝不保夕不知明日的死活。因此！父子、夫婦、兄弟之間，每人都在懷疑對方，更談不上親友關係，而中共則採取隔離的方法，斷絕甲地與乙地來往，切斷人與之間的願係，孤立每一個人，而各個予以窒息，故人人精神苦悶，思想沒有寄托；雖然，大家都怒火中燒，也都是個別的，故人民在待機起義的同時，又作消極的抵抗；就是共幹也在等待機會反正。反共義士范園焱就是最顯著的一例。他緊抓往機會，駕着軍機，逃出大陸。一葉落而知秋之將至，大陸人心反共是斷然無疑的。

台灣是一把利刃

當然，中共最怕的還是台灣，台灣就是一把利双插中共心腹。毛澤東之死最大的「遺憾」，在未能取掉這心腹之「怕」。毛有鑑於古寧頭之役，全軍覆沒，以及八二三砲戰的失敗，弄得自己「鞠躬下台」，知道復興基地精實壯大，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故不得不採取政治方式解決，企望孤立台灣

、窒息台灣。

中共雖然不斷叫囂，解放台灣，但「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再失敗，消息傳遍大陸，人民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勢必風起雲湧，揭竿而起，所以中共不敢再碰上這一鼻子灰也。

三年前，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中共所以「釋放」十名「戰犯」，其目的就是想對台灣採取統戰，陰謀弄垮台灣。共幹早在民國四十三年就在北平集會，籌備「釋放」事宜，故對所謂「戰犯」特別下功夫，民國六十年的時候，曾多方設法找尋多年來已斷絕來往的妻子，當時我妻在天津，我子在四川宜賓，均先後找到，可見中共統治嚴密的一班。

我於赴美之後，吸收自由新鮮空氣，已不再對共黨感到恐懼，因而毅然發表「戰犯自述」，控訴中共暴行，為中共迫害人權作活的見證。

最後，我重申反共到底的決心，並希望有機會前往東南亞，或歐洲各地鼓吹反共，為復國建國盡最大的努力。

遊臺雜感

青冥

(一)「愛國青年」

「我們是粹厲奮發的一羣」——一個以「反共愛國」自居的青年團體在報紙上宣傳。我沒有加入這個團體，但却在十月間隨它赴台慶祝雙十節。

到了台灣，那「粹厲奮發的一羣」中的一些人很老實地吃了我們的錢，把我們安頓在最劣等的宿舍裏，還冠冕堂皇地說：「今日青年必須刻苦，否則大陸河山，如何光復？」青年人確實要刻苦，於是那「粹厲奮發的一羣」中的一些人便跑到甚麽「咖啡店」去打野鷄，跑到百貨公司去嘲謔女售貨員。

在旅遊車上，那些人暢論歡場女子的身價，談笑風生，旁若無人。

「粹厲奮發」的「愛國青年」啊，請問你們到台灣幹甚麽？請問你們愛的是甚麽國？是女兒國也還罷了，若是中華民國，則英雄的中華民國要為你們蒙羞！

(二)我們的國土

由台返港後，我一口氣寫了幾封信給朋友，其中一封說：「我到過台灣，深愛台灣，可惜沒有事業基礎在台灣，所以不能卜居台灣。台灣的風景好，台灣的人更好，台灣眞是我們的國土。」

我在香港住了十多年，在灣祇有十餘日；但在台灣時我接觸到一顆顆暖烘烘的心，回到香港却祇看到一張張冷冰冰的臉。

我曾經獨自跑到台大圖書館及中央圖書館找南宋岳珂的玉楮詩稿。我沒有借書證，嚴格來，就連進圖書館的資格也沒有，可是當我說明來意後，那裏的圖書館員便熱情地帮助我，給我趕製一套玉楮詩稿的縮影膠片，拳拳盛意，至為可感。

我又曾經在無月無星的雙十節晚上，在微風微雨下的台北市裏獨自迷路。那夜交通頗為混亂，一位路人却不憚麻煩，像老朋友一樣送我回宿舍。

在台灣，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罷？但久居香港的我却感到很不平常了。我懷念充滿同胞之愛的台灣，台灣眞是我們的國土！

(三)論「中興」

在台灣，「中興」二字，隨處可見。但這兩個字實有語病，不如改為「復興」。

中華民國是中華國民的。國民不滅，民國便不能亡。民國的國祚既然無有止期，「中」從何來？

光武帝「中興」漢室，但漢室終不能保；意大利文藝「復興」，影響則至於今日。文藝是不朽的，所以說「復興」；而「復興」是不朽，中華民國一定可以復興，不是「中興」。

(四)台灣的英文

在台灣，我看到不少公開展覽的歷史圖片，旁邊都有中英文解釋。奇怪的是：英文解釋屢有錯誤，現畧述一二，希望政府對此多加注意。

(一)國父紀念館中國大陸實況展覽室裏有這樣一段話：Wang Kuang-mei, Liu Shao-Chi's wife with Mrs. Sukarno in Indonesia. The warm welcome and reception as the First Lady of China in Indonesia incurred Chiang Ching's Jealousy——稱「文革」前的王光美為「中國第一夫人」，這錯誤未免太大。

(二)國軍歷史文物館裏有這段紀載：President Chiang Kai-shek…has always been at the front in every battle to direct the combat operations and to bost morale——在這裏，bost 應作boost。

(三)忠烈祠內有一段話提及黃興掀起的反清巨浪：the revolution wave spreaded all over the country——spread是不規則動詞，後面不能加上ed。這個字，一般香港中學生也不會弄錯。

台灣是中國人的地方，自然不必過分重視英文。但為了讓外國人瞭解中國近代史，為了戳穿共黨的謊言，政府在這方面似不應如此大意。

台灣購買「小牛」空對面導彈

陳金耀

上一期本欄報導有關F十八一事，當出版時，美國國務院已公開宣佈，婉拒中華民國購買F四E、F十六或F十八戰鬥機的要求，而以F五E取代。美國政府已決定出售額外的四十八架F五E攔截機，包括精密的「小牛」導彈給中華民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例行國務院新聞簡報中聲明：「美國對中華民國購買武器的多項要求已予考慮。基於我們對台灣合理防禦需要的估量，以及（卡達）總統的武器銷售政策，我們決定出售配備有改良的武器——包括精確導向武器與「小牛」飛彈的F五E攔截機給中華民國。我們在較早時已通知中華民國，我們將不反對他們購置配備有美製零件的以色列幼獅戰鬥機」。

中華民國對美國此一決定則僅表示遺憾而已。

目前台灣所服役的二百架F五E在今後五六年內（八〇年代中期前）已足夠保持空中優勢，而台灣現在空軍的發展趨向，正朝着自製戰機的目標前進，隨着現代化武器的發展，敵人在未來取得較先進戰機，是大有可能，在現代化戰機自製成功以前，擁有較先進戰機以確保未來的空中優勢是理所當然的事。繼日本購得F十五之後，明年韓國便可取得六十架F十六，何以單獨對中華民國多方壓制？從另一方面看，美國對台灣的壓制，顯示出懼怕台灣因科技的高度發展，先進裝備的流入，加速台灣推出先進戰機的日程，擺脫美國多年來的羈絆。

先進戰機，因精確導引武器的發展，已幾乎到達發展的極限。一架具有良好控制性能，速度中等（介乎兩馬赫左右）的次等戰機，而配備有優良的電子系統、精確的多性能雷達中、程以上的精確導彈，便能一躍而厠身現代一流戰機的行列，所以先進的裝備較之於先進的機身為重要。

根據以上美國發言人的顯示，美國正面臨以色列的壓力，當初美國對以色列「幼獅」戰機的售賣，不加以干涉，這一定單交易成功亦未可料，以色列極需此筆款項發展下一代戰機，美國的阻攔，已普遍引起以國朝野的反感，增加壓力希望重拾此一已失落的定單（台灣決不會買「幼獅」戰機，見上期）。

至於中華民國方面對美國今次的銷售政策，將會接受，除了這四十八架有全天候性能的改良F五E外，主要還是着眼於此戰機能携帶的「小牛」導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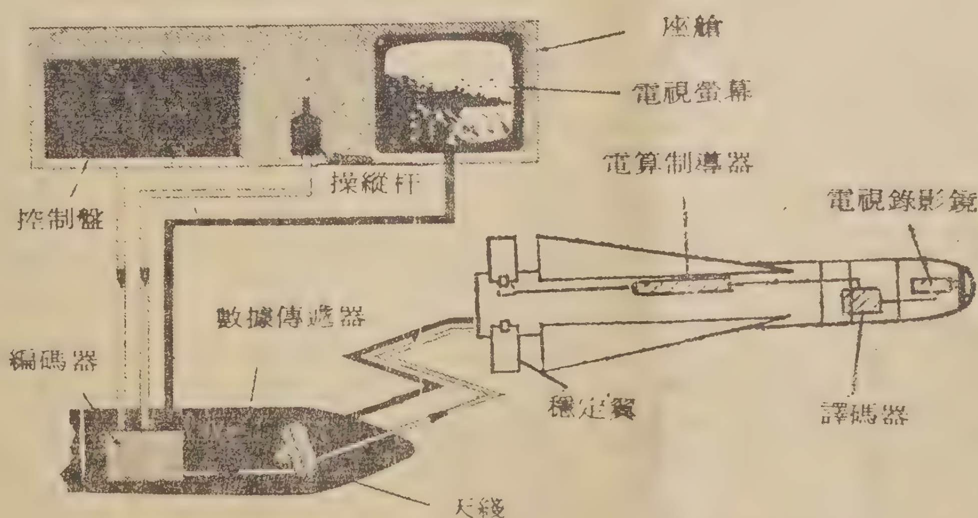
「小牛」導彈，編號AGM65A（一譯「賭徒」），是美國空軍發展成功的一種空中發射反地面（船艦、坦克、雷達）飛彈。它是由彈頭尖瑞所裝的一具「閉路」電視機導引，F四、A七、A十、F五E等戰機都可携帶六枚。飛機發射飛彈後可即行飛離。射後機員便可以對其他目標發射。

根據珍氏年鑑的資料指出：「小牛」飛彈，是電視導向戰術飛彈，用來攻擊裝甲車輛、混凝土工事、機堡、炮兵陣地、飛彈基地、地面飛機和通信車輛等小型集中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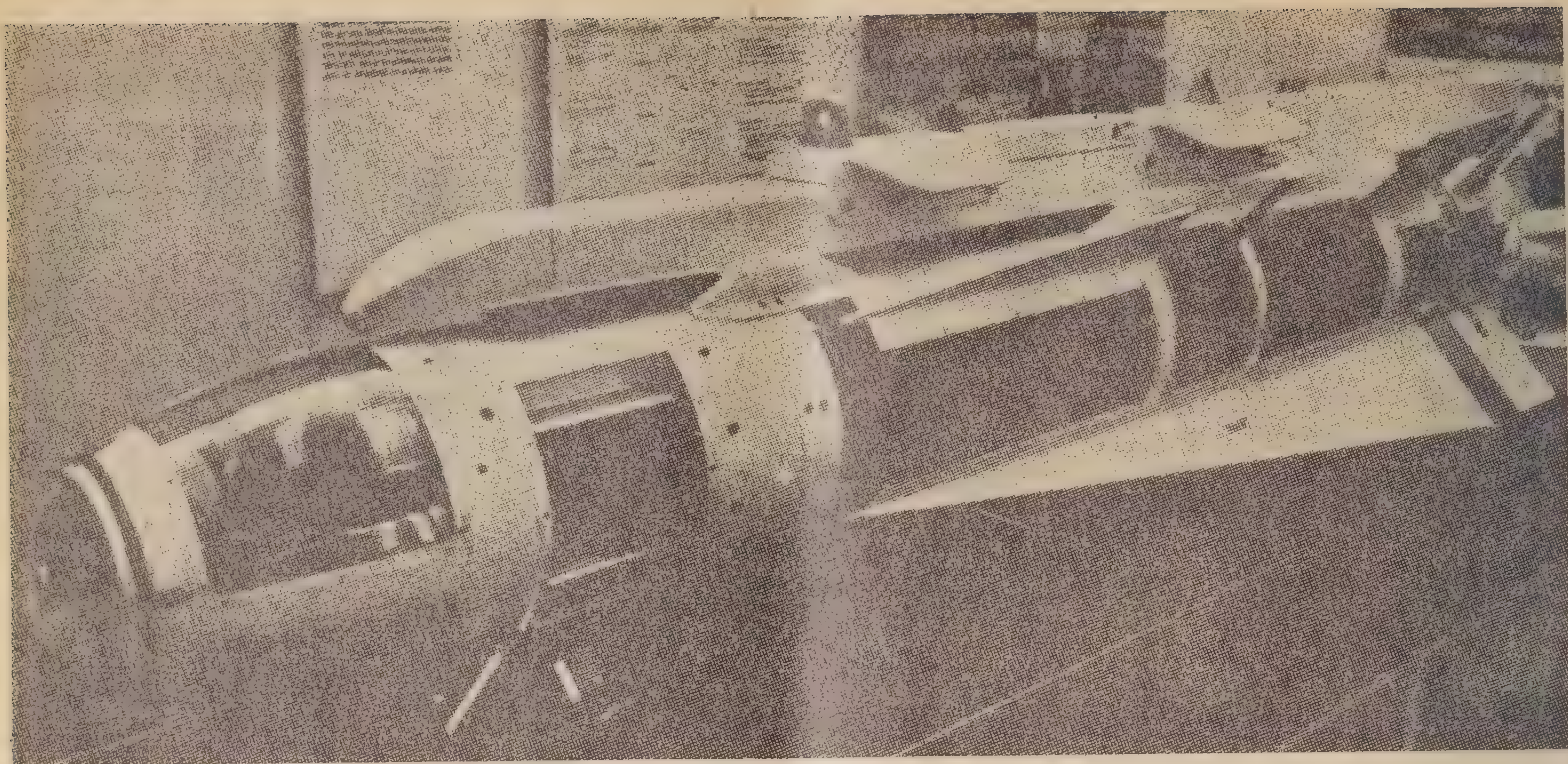
彈長兩百四十六公分，直徑三十公分，翼展七十一公分，重兩百零九公斤。彈頭是含有五十九公斤高爆錐形裝藥，藉以增强侵徹力。飛彈的動力是兩階段固體燃料火箭馬達。

小牛飛彈的基本型（AGM—65A）使用裝在彈鼻上的小型電視自動飛向目標系統導向。戰鬥機駕駛員在機艙內的電視監視幕上選擇目標，旋轉裝在彈鼻上的電視攝影機，或變更飛機高度，使飛彈上的追縱器對準目標，然後發射飛彈。飛彈依靠矩心電視追縱器的引導，自動飛向目標。

目前仍在使用的基本型小牛飛彈，已有五種增加威力的改良型。第一種稱為放大景物小牛（AGM65—B）使用較新的光學儀器和電子設備放大作戰地區的景物，使駕駛員可以在較短的時間裏將飛彈對準目標，這種武器跟基本型一樣，只能在白晝使用。第二種稱為雷射小牛（AGM65—C），攻擊由雷射光標示的目標，適於對付沒有明確界限的地面目標。第三種稱為紅外光小牛（AGM—65D），飛彈上裝有紅外光，使它具備在夜間攻擊的能力。第四種稱為十九型小牛（MK—19），使用重一百十三公斤的彈頭，代替基本型五十九公斤彈頭



小牛飛彈電視制導機構示意圖



由美國曉士公司製造的「小牛」飛彈展出情形

，這種飛彈可以擊沉小船，第五種稱為加強爆炸力小牛，備有更大的彈頭，可以擊沉重建築物和大船艦。美國空軍在一九六八年定購基本型小牛飛彈一萬七千枚，於一九七五年交貨完畢。同年又定購六千枚，其中兩千枚是基本型，四千枚是放大景物型。今年定購雷射型四千七百枚。裝備小牛飛彈的，尚有以色列、伊朗、沙地阿拉伯和瑞典的空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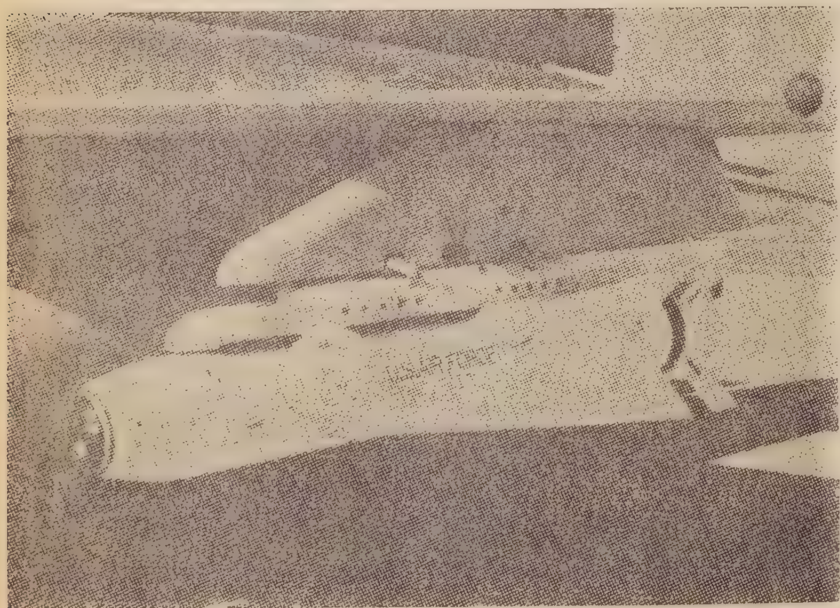
上述所謂「電視導引」，是將一具導引裝置的電視攝影機（夜晚或烟霧用有紅外綫光普或星光放大鏡頭）和一組可駕駛的空中動力尾翼或一具馬達，裝在一枚標準的炸彈上，即可把一件簡單武器，轉變為一個能以高度精確攻擊地面目標的導引、滑翔或動力推進的飛彈。

「電視導引」導彈基本上包括有穩定翼、動力系統、彈身偽裝以及控制系統等。裝備「電視導引」系統的戰機，一般每翼同時携彈三枚，並裝有特殊的電子數據傳遞容器（見圖）。通過數據容器，從戰機發射出去的導彈能夠與母機保持聯繫，一方面向母機傳遞訊息，一方面接受指揮。戰機釘着目標發射導彈以後，便可掉頭駛離目標，機上的操縱人員能夠通過控制艙上的電視螢幕觀察得導彈的飛行情況，螢幕的影像是由導彈尖的鏡頭拍攝得來，飛行員可以發出指令，改變導彈的飛行途徑，並能夠令電視鏡頭作搖動索描，修正航路來搜索目標。一旦所求目標在螢幕清楚出現，戰鬥人員便會將瞄準十字綫緊緊將它鎖住，導彈則根據母機的訊號，不斷調整航綫，直撲目標，甚少落空機會。

「小牛」導彈標準型正是使用此種「電視導引」，它的出現，可增進飛彈「一投射便可離開」的能力，其射程為十五英哩（約廿五公里），在十月戰爭中產生一個趣味盎然的笑話。據說一位以色列裝甲兵上校曾對「小牛」飛彈抱怨說：「這鬼東西把那些俄國坦克炸得那麼慘，我們無法再修復使用」；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美國今次準備賣給台灣的「小牛」飛彈，是預計用在空中反艦方面。

我們假定法國在今年年尾，得到「北大西洋公約武器售賣協調委員」的准許，得以售賣武器給中共，中共的艦艇便可能在兩年內（八〇年前）分別裝有法國「响尾蛇」反低空飛彈，這種飛彈只對飛機有效，對截擊飛彈，便無能為力，其雷達有効搜索半徑為十六公里。而中華民國在不久將來取得「小牛」的話，定能確保台海的優勢，一旦中共艦艇踏足台海，除飛彈驅逐艦、飛彈巡邏艇外，空軍亦同時可加入對其驅逐，在敵人反低空飛彈的射擊範圍以外射擊，飛彈射出後，便可飛離現場；中共艦艇在飛彈對國軍戰機搜索前便要面對死神了，唯有用大量密集的對空火力以射擊飛彈的落後戰術，這可以說「小牛」飛彈無論在陸上、海上都是法制「响尾蛇」的克星。

同時國軍引進這種飛彈，加上台灣在雷射技術的研究，第三代的（雷射）精確投射武器亦將可自制。



「小牛」的本來面目

駱秉章生擒石達開

胡養之

在一個宴會中，有位廣州朋友跟我談起清末駱秉章的事跡來，他說駱秉章與太平天國大頭子洪秀全不僅是花縣同鄉，而且在私塾同窗時，他們就爭着做領袖，互不相讓；後來果然人各有志，處於極端對立立場，而「翼王」石達開終於死在駱的手上。



人物春秋

三次降級革職留任

駱秉章，字籲門，以道光十二年成進士，由翰林至卿階，因廉介持躬，爲宣宗所知，先後派赴山東、河南等省查辦事件，旋授臬司，擢升封疆，始嶄露頭角。道光三十年任湖南巡撫，咸豐二年三月，以太平軍竄攻全州，湖南開始緊張，因永州與全州毗連，水路尤爲迅捷，秉章乃派總兵孫照率師馳赴黃沙河。四月全州失守，敵由小路偷越，竄抵零陵的水土橋，燒燬柳公廟一帶民房；另一路則攻陷道州。清廷以秉章未能先事預防，下部議處，降三級留任。由於當時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尚未到任，而太平軍則由道州疊陷江華、嘉禾、桂陽各地，秉章以有地方之責，下部議革職，命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同年八月，太平軍又陷安仁、攸縣，且由醴陵猝逼長沙，佔據了南門外妙高峯，俯瞰城中，情況甚急！

秉章督師登城迎戰，相持甚久，並於城樓上用大炮轟擊，敵勢稍卻；並飭各鎮將分帶兵勇，縋城協剿，殲敵甚衆，但敵仍圍攻不退。因此，秉章奉旨暫留長沙防剿事宜。其時太平軍聚南集門外的金雞橋、瀏陽門外的教場，晝夜環攻。好在廣西提督向榮，綏靖鎮總兵江春、雲南楚雄副將張國樑先後赴援，秉章令命春紮於白沙井，以防爲剿；向榮、張國樑則由排願口分兩路進攻，敵紛紛敗竄，遂將妙高峯、西湖橋敵壘及望樓哨棚一律平毀。十月長沙圍解，清廷以太平軍疊陷城池，秉章本有應得之罪，此次防守功過相抵；乃加恩免議。十一月敵竄寧鄉，陷岳州，部議革職，旋改爲降三級留任。十二月敵入湖北境，秉章於行次奉命，留在湖北幫同辦理防守事宜。未幾而武昌失守，上命暫署湖北巡撫，即於荊州、襄陽二府中，酌量何處緊要，暫行駐紮辦理地方事宜。

助曾國藩訓練湘軍

咸豐三年三月，收復武昌，上命秉章兼程馳赴湖北省城，辦理善後各事。三月再署湖南巡撫，在籍侍郎曾國藩，奉命籌辦團練，始立湘軍，秉章贊成其事；又延湘陰舉人左宗棠襄理找幕，廣羅英俊之士，練勇助剿，軍威漸振。五月，江西上游鴉形山土匪滋擾桂東，秉章命王鑫進剿。這時敵船竄至南昌，秉章派兵馳援，八月實授湖南巡撫。時太平軍久踞湖北黃州，攻破田鎮，直逼武昌，秉章以兩湖省會，唇齒相依，乃檄六品銜江忠濬援鄂。旋因敵船上駛，竄陷岳州，擾及湘陰，並至靖江、檄知府王鑫、文生曾國葆分水陸兩路截擊。敵由洞庭竄，遂復岳州，水陸並進，圍攻長沙，官軍失利，敵遂進攻長沙的靖港，湘陰的樟樹港等處，並分股竄擾寧鄉、湘潭、道州各地，秉章奏言：「賊勢全注湖南，知衡、永郴、桂一帶，民氣尚強，其地毗連兩粵，向爲會匪卵育之區，希圖攻取各州縣，剪枝葉以困腹心，一如困鄂之策。查南省與北省交界之處，既已千里蕭條，若南省不及早肅清，奸民從而響應，不但省城勢成孤注，難以久存，即界連湖南之江西、貴州各省，亦必浸受其禍！且賊據上游，與江南三城之賊，氣聲相通，皖鄂之淪胥可慮！三城之克復難期，所憂不僅東南數省已也。……嘗與曾國藩籌商，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聯防，糜餉少而兵力厚，廣東貴州現尚安寧，應飭兩廣督撫，迅派兵勇二三千名；貴州由鎮遠而至，廣東由柳州而至，救援鄰省，亦即自固藩籬。然統馭非人，精卒亦歸無用。查廣東知府吳均，恩威素著；貴州同知韓超，善戰知兵，均堪膺帶勇之選，應檄調來楚差遣。」

同年四月，會同曾國藩精練水陸各軍，更番擊賊，分派副將塔齊布等攻湘潭，訓導江忠淑、都司李輔朝各統楚勇，先後繼進，褚汝航管帶水師，駛往會合；千總楊載福，生員彭玉麟，所統戰船四路轟擊，遂復湘潭。五月敵陷華容、龍陽，復陷常德府，分派將弁往剿；並派知府羅澤南統水師會同塔齊布陸軍光復岳州。時江路已通，直湖無阻，而城陵磯下游敵蹤未清，則飭塔齊布督師進攻，抵達高橋。曾國藩請將胡林翼帶往湖北，秉章奏言：「……湖南官兵之曾經戰陣者，均已調赴湖北，若胡林翼又隨去，岳郡實無可依恃。」胡部終留岳州。

先是，衡陽齋匪會非甚多，保甲催科，弱者賠累甚苦，強者勾結爲奸，曾國藩奏請更正，仍責成從役，上命秉章查明具奏。同年八月，廣東、廣西敵衆，同時由灌陽進攻道州，派王鑫馳援，分利擊敗。咸豐五年二月，廣東連州之

敵，復分擾武臨、藍山等處，派知府江忠濬、李輔朝等，分路進擊，敵即敗退，克復桂陽城。時太平軍駐湖北通城，分踞通山，復陷黃梅，分擾武漢，總督楊霈進勦失利，退守漢口，轉移德安，秉章疏劾楊霈，而武昌再陷，巡撫陶恩培戰死！秉章以李孟羣管帶水師不力，乃奏請改派副將楊載福接替，與知府彭玉麟各督水師援鄂。

劾楊霈軍援胡林翼

當時胡林翼署湖南巡撫，督陸師在金口堵勦，楊霈慮難固守，奏請令胡林翼設法渡江，上扼漢川，以固荊襄。清廷命駱秉章悉心籌畫，因此奏言：「總督楊霈始終堅執者防賊北竄四字。以北竄之患，更重於南，可藉以為詞耳。防賊北竄，自不能不歸重荊襄，荊襄者，南方可由之以進窺陝、豫，北方可由之以俯瞰江漢楚；自漢、魏六朝以迄宋元，皆以荊襄為重鎮，若以現在形勢言之，江西湖南雖被賊擾，形勢猶完，湖北安徽皆有重兵，勝負尚未可知。設使湖北水陸兩軍，移駐漢川，長江千里，盡委之賊，其將置東南於不問乎？此未解者一也，移駐漢川，祇能禦賊上竄襄陽，其於荊州並無輕重，敵水陸並進，荊州門戶何存？此未解者二也。胡林翼陸軍無可依附，勢非退守監利即移泊岳州，為湖南門戶計，尚未為失，然武漢各府，豈能度外置之？水軍既去武漢，克復難期。若謂敵衆兵單，不思廣濟，失利之初，賊之前隊千餘，總督麾下兵勇萬眷，乃退守黃州，未一日又退漢川，以至棗陽，是北竄者賊也，引賊北竄者誰乎？……欲扼賊北竄，必固荊襄，欲保荊襄，必守武漢，此一定之局，倘徒知北竄為重，河以舍武漢而先顧岳襄？胡林翼若不能克復漢陽，焉能繞道進扼漢川？……臣因胡林翼一軍甚單，現飭守備湛瓊林、候補臬司魁聯，抽撥兵勇，赴鄂助勦，楊霈所奏，應毋庸議。」

同年七月，派道員江忠濟督兵擊退巴陵縣方山洞之敵。八月，廣西之敵竄踞東安，派知府王鑫會同江西知府劉長佑將敵擊退。十月奏請通飭湖南有漕州縣，裁汰漕規，以紓民困。六年正月，貴州銅仁苗匪竄入湖南麻陽，派道員翟誥將之擊退，並收復晃州、桃松二廳。三月江西敵陷萍鄉，檄道員劉長佑及知州蕭啓江進勦，收復萍鄉。劉長佑等乘勝攻克瀘溪，又敗敵於鳳凰山，旋克復袁州府的分宜縣。十一月秉章派誥進勦銅仁之敵，破其堡城，生擒首魁董浩然等，銅仁府境肅清，上嘉其辦事妥速。

保左宗棠殲藍朝鼎

咸豐七年五月，秉章派道員王鑫等馳援江西吉安，陣斬敵首胡壽階，而臨江之敵，潛約新淦之敵分路來援，劉長佑亦分兵迎擊，均擊敗退，縣府張運蘭則乘勝追擊，同年十二月，攻克臨江府城。又派道員蔣益澧、江忠濬等援廣西，克復興安，直抵平樂。咸豐六年正月，京察期滿，賞加秉章頭品頂帶。九月奏保在籍兵部郎中左宗棠連年籌辦炮船，選將練勇，均能悉心謀畫，得旨左宗棠着賞加四品卿銜。十一月，貴州鎮遠、廣西思恩苗教各匪，四出滋擾，秉章即派按察作翟誥、道員韓超等出奇兵以破敵，毀其晃州屯晃山老巢。九年七月，石達開攻撲寶慶府城，秉章檄湖北荊宜施道李續宜、花翎知府劉嶽昭等，分路截擊，斬獲甚衆。十二月秉章奏湖南自江忠源、羅澤、塔齊布等，先後募勇訓練，百戰粵、黔、江、鄂之間，其部曲之效命疆場者，請於長沙建祠致祀。總兵翟騰龍、丁紹良等，或在鄰疆擊賊捐軀，或在本省力戰殞命，請別建「表忠祠」，並立「求忠書院」，令陣亡各員子弟入院讀書，均允所請。

咸豐十年六月，秉章奉命赴四川督辦軍務，旋授四川總督，奏調廣西候補道朱孫詒、孫坦，知府馮卓懷、隨營差委；並請留廣東鹽運使裕麟於湖南，辦理籌餉事宜，均得旨允行，時雲南藍朝鼎攻委州，擁有十餘萬衆，秉章率軍由順慶取道潼州，派總兵胡中和攻擊敵人於楊老店；知府曾傳理則進攻十暨關，連破敵營十餘座，遂解綿州之圍。復跟蹤追擊，連毀敵壘七十餘所，共殲四萬餘人。十月分遣官軍追勦藍部於羅江的署坪場等處，殘餘之敵竄陷丹稜，會合眉州李永和一股，聯營百餘里，復派胡中和等分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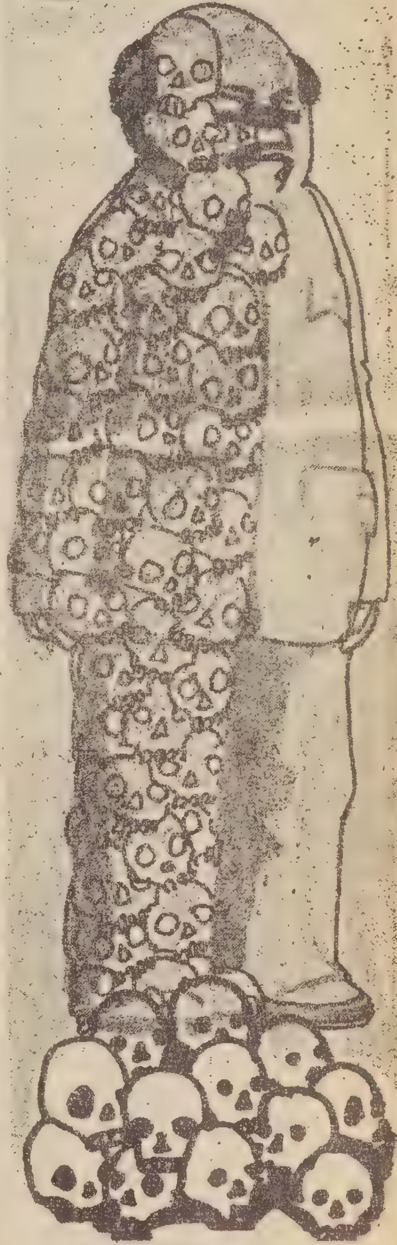
同治元年正月克丹稜城，藍朝鼎被殲滅，捷聞賞加太子少保銜。而另一股周又由滇境竄入岳池合州，分陷新寧，秉章派道員張由庚、曾傳理敗敵，收復各城，李永和猶盤踞青神，檄總兵蔣玉龍、副將唐友耕激勵各軍，分路痛勦；復派總兵蕭慶高、胡中和、何勝必等，沿途兜擊，將首從悉數斬擒，餘衆闖竄陝西，又派總兵周達武追擊，擒斬願目周紹湧及吳棠禮等一百六十餘名，使川南北一律肅清。

擒石達開於大渡河

先是，石達開由廣西貴州竄入川境，直撲涪州，至於圍攻綦江，佔據長寧，分攻拱高等縣。閏八月，復由永寧進合州，屢經官軍擊敗。二年正月，石達開被勦窮蹙，率衆迂道黔滇，渡金沙江，圖由寧遠突犯川西，秉章派兵嚴扼大渡河，四月，復派副將唐友耕，參將楊應剛等，圍之於天全，生擒石達開，餘黨則圍殺殆盡！秉章奏入，賞加太子保銜。同年五月，雲南敵衆經官兵擊敗後，由陝西寧羌回竄川東，秉章飭總兵周達武追擊敉平，郭福貴等伏誅。其時捐納指省之員，多半指其流寓之省，有碍官常，秉章奏請禁止，畧言：「流寓是邦，雖為客民，已在部民之列，一旦混入寮案，與地方官相抗，或所捐職分較大，動以勢分相陵，使之臨民，本屬同居里巷之人，易生藐玩，而其親戚故舊，夤緣請託，情面尤難破除；且寓居既久，瑣細皆知，……請令指捐之員，呈明所指省分，並非向來流寓，方准分發。」下部議行。

南京克復後，太平天國滅亡，秉章受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戴雙眼花翎。同治六年正月，復屆京察，上以秉章老成碩望，宣力彌勤，交部優敘。五月命以四川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二月卒。秉章在湖十年，練兵訓士，甄拔人才，東南巨敵，賴以殄滅，其後督辦四川軍務，擢授四川總督，統軍入蜀，所向克捷；尤以生擒石達開一役為著。故被清廷稱為中興名將，予謚文忠，入祀京師賢良祠，並於四川，湖南兩省建立專祠。

瘟君夢



岳騫

彭德懷一見賀龍反對，眞是火上澆油，厲聲問：「你爲什麼反對？」

賀龍頓時楞住了，又不能把葉劍英騙他的事和盤托出，停了半晌，結結巴巴說道：「我問他要個小玩意，都不給我，所以我反對他。」

大家都笑了。彭德懷對林彪、劉伯承、陳毅幾人不敢發脾氣，對賀龍就不客氣了。當時拉下臉說道：「雲卿，你也六十歲的人了，怎麼總是這樣半吊子，這是討論國家大事，元帥是人民封的，不是你賀龍贈的，你們兩個私人意見怎能乘機公報私仇。」

賀龍被彭德懷申斥得閉口無言，就在這時，陳毅突然插咀說道：「彭總，我現在也反對了。」

彭德懷看看陳毅，一臉正經，不像開玩笑，勉強問道：「你剛才不反對，現在爲什麼反對？」

陳毅說道：「剛才他們三人反對的意見，我不十分同意，所以我不開口。現在賀大爺提出的反對意見，重要極了，我要再充好人，那我就對不起黨，更對不起毛主席了。」

陳毅說如此鄭重，不由得把彭德懷嚇了一跳，劉伯承、林彪也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也在瞪眼看他。

陳毅慢條斯理說道：「各位想想看，葉劍英在廣東搞到這麼多的奇珍異寶，賀大爺問他要個小玩意都不肯給，他配當共產黨員嗎？內心裏就存在着反黨意識，將來一定會變成叛黨份子。再說一個小玩意都不肯送給自己戰友，那裏還有一絲同志愛，這樣自私份子，怎能靠得住，一旦國民黨打回來，他不投降才怪哩！」

陳毅的話亦莊亦諧，半真半假，把個彭德懷搞得啼笑皆非。劉、林、聶三個人明知他搗鬼，也不能不一本正經的話，還連連點頭，表示同意。只有賀龍得意極了，坐在沙發上手舞足蹈，咧着大咀，眯着眼看着陳毅笑。

彭德懷實在爲難，兩手抱着頭思索一時，曉得硬來不成了，起身向五人拱拱手：「你們大家無論如何這次賣我一個面子，只當是同意我彭德懷好吧！葉劍英無論有什麼不對，都看着我饒他這一次。」

劉伯承也看見實在把彭德懷逼得苦了，乘機打個圓場，笑着說道：「彭總，你要能同意我兩個意見，我可以勸大家放棄反對。」

彭德懷一見獨眼龍出頭打圓場，曉得事情有轉機，連忙說：「瞎子哥，你有什麼意見，請說出來，只要我能做到，兩百個意見我都接納。」

劉伯承笑道：「我的意見其實很簡單，第一，葉劍英即使當了元帥，排名要在最後。」

劉伯承說完，彭德懷就搶着答應：「這個不成問題，他自然是最後一名，我負責保証。還有一條是什麼？瞎子哥你快說。」

劉伯承擦擦眼鏡，微笑着說：「這一條更容易，葉劍英除去一名元帥之外，不能担任其他職務。」

彭德懷怔了一下，問道：「瞎子哥，你這句話眞意是什麼，請你說清楚些。」

劉伯承笑道：「我是說他除去元帥之外不能担任其他要職如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人代會副委員長。」

彭德懷苦笑道：「瞎子哥，你這就未免有意出難題了，我負得了這麼大的責任嗎？」

劉伯承搖搖頭：「責任也不要你一個人負，只是要你把大家的意思轉達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假若有人提出來，我們一齊反對，就成了。」

彭德懷無可奈何地點點頭：「既然這樣說，我照辦就是了，可是我要反對不來，大家不能怪我。」

劉伯承說：「那是當然。」說過轉過臉向林彪問道：「林總，這個辦法你覺得怎麼樣？」

林彪笑道：「我從來是服從參謀長的，長征時是如此，到現在還是如此。」

劉伯承又看下聶榮臻，聶榮臻忙說：「我也服從參謀長。」

劉伯承回頭問陳毅道：「禿頭，你的意見如何？」

陳毅眉毛一揚，笑道：「我跟着賀大爺走，他說怎辦就怎辦。」

劉伯承歪頭看下賀龍，問道：「老同，你的意思怎樣。」

賀龍雙眼圓睜，罵道：「獨眼龍，我和你怎麼是老同。」

劉伯承笑道：「我是獨眼龍，你叫賀龍，同是

解放軍中兩條龍，不是老同是什麽？」

大家哈哈一笑，賀龍也忍不住笑了，彭德懷看見這一關過去了，揮手叫警衛員，趕快開席。

劉伯承又問一句：「大元帥還要不要討論？」

彭德懷笑道：「那要討論什麽？不就是毛主席了」

劉伯承笑笑沒有開口。

警衛員拉開席之後，彭德懷向樹裏一指，說道：「各種酒都有，你們願意喝什麽，告訴警衛員取過來。」

賀龍要喝茅台，劉伯承却要高粱，聶榮臻、林彪都喝高粱，只有陳毅要香檳。

警衛員把酒取過來，陳毅開了樽倒出來嘗嘗，連說：「酒倒不壞，就是藏的時間短些。」

聶榮臻說道：「禿頭，你不可這樣洋化，試看你的一身，從頭到脚那一件不是外國的，一點無產階級氣息都沒有。」

陳毅呷了一口酒，笑着說道：「老聶，我知道你當過政治委員，所以你經常總是帶着賣膏藥的口吻，有時不知不覺就流露出來，你不要責備我貪圖享受，老實講享受也還要有福氣，土包子學也學不來的，別人不必提了，就說咱們朱老總吧！他也去過德國，可是土氣總改不掉，三年前我在上海時，他有一次去視察，吃飯時開香檳，他一定要喝高粱，你說可笑不可笑？

陳毅正說得興高采烈，劉伯承突然把杯一放，連說：「糟了，糟了，這回眞該死了！」

林彪笑着問道：「誰該死？」

劉伯承用手劃個圈子，大聲說：「我們都該死。」

看到劉伯承着急的樣子，大知道不是開玩笑，都怔怔的看着他。

劉伯承正色說道：「我們在這裏自己封官，都當上元帥了，可是把朱老總擺在那裏，你們想到沒有？」

這一句話確實厲害，全體好似坐了電椅一樣，都呆在那裏，最苦的是賀龍，他剛來了一塊圓蹄。走到半道聽到劉伯承的話，一時送進口裏不好意留，放回碗裏又不捨得，只有停在半懸空裏，猶如被濟公和尚的定身法定住了一樣。

陳毅最初也是一怔，但是舉頭看下劉伯承，又低頭喝酒去了。聶榮臻推推他，說道：「禿頭，你不要只是貪吃貪喝，大家共同商量一個辦法才是。」

陳毅笑道：「我才犯不上操心呢？世界大事自有赫老安排，國家事只要聽毛主席的話，現在的問題參謀長自有主張。我留點精神停一時還要找女同志跳舞去哩！」

陳毅說過，林彪端詳一下劉伯承，問道：「這件事確實是個難題，參謀長如有高見，何不提出來討論。」

劉伯承笑道：「你聽陳禿頭胡扯，我若是預先有什麽主張，早提出來，第一名先把朱老總安上，現在的問題就不會發生了。」

彭德懷哭喪着臉說道：「瞎子哥，不問你事先想到沒有，總之你的主意比我們多，還請你費點心思，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假若朱老總當不上元帥，我就不用活下去了。」

劉伯承除下眼鏡擦了一擦，慢條斯理說道：「這個問題應怎麽解决，我也沒主張，我現在提出三個辦法，請大家斟酌。」

聽說有三個辦法，彭德懷的木瓜臉上出現一絲笑容，連忙問：「那三個辦法，你快些說。」



先生這句話使我大感震驚，幾乎要停下車內。一瞬間，我對自己的耳朵有些懷疑。以前的？以前的母親？我的確聽見先生這樣說的。我不相信自己會聽錯了，那麼，先生知道這一隱情的，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我已記不清楚是甚麼時候了。反正是我不願意到先生這裏來幫傭，爲了這而大感苦惱的時候的事。

「縫子，你可不要老是想些希奇古怪的念頭。那位先生似乎甚麼都很清楚的呢。連你的身世——。」

爸說到這裏時，突然頓住了。我不免心中一征。這種事怎麼可能呢，我想。先生居然也知那些事，這眞是難以想像。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似乎是鎮上傳開了我要到先生那裏去幫傭的消息之後，甚麼人（根據爸的揣測，可能是一個年輕女孩子；不過，這一揣測並無任何事實根據。）寫信給先生，揭露此一隱秘，企圖阻止我去先生家。

關於這件事，雖然並沒有進一步可資佐證的揣測和推究的資料，但是自來到鎌倉之後，在我內心深處，永遠爲了這事而牽腸掛肚。正因爲如此，在即將天亮的甲州街道上，先生冷不防提到，以前的母親時，我直覺地想到果然如此，情緒也隨之而陷人一種難以形容的異樣狀態中。

我決定，到此爲止，今後的事不去想它。當我想到，過完這個月，就可以回家，別人愛怎麼想，愛怎麼說，那是別人的事，不值得我爲這而煩惱、憂慮的時候，很奇怪的，我居然心雄膽壯，若無其事起來。儘管如此，我仍不得不想到，先生這個人越來越使人覺得充滿了神秘了。

到諏訪附近，天光已大亮，七點多，我們過了松本，抵達我家時，已將近八點鐘了。

先生出奇不意的來訪，果然使我們全家在吃驚之餘，慌成一團。尤其是媽，那種手足無措的樣子，簡直叫人不忍正視，可是先生對這一切毫不在意，從汽車後座中取下那個大包袱，逕自走向客廳。我探詢，這是甚麼東西時，先生微笑着告訴我，是給爸爸的禮物。



不等寒喧完畢，先生就打開了包袱。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相當一張報紙那樣大的宣紙，上面寫着「雪月花」三個大字。那是横額。另外一個屏條寫的則是「桃花竹聲」四個字。除了這兩個配有精美鏡框的大匾額之外，還有六張較小的彩色條幅。爸一再請求，并且已把「蔦屋」的金屏風送到鎌倉，先生連正眼都不看一眼，不知在甚麼時候却準備了這些東西，眞使人意到不可思議。但是，我立刻產生了一種想法：横額和屏條可能是甚麼人早就送來公館，要求先生賜予題字的。現在先生自作主張地轉送來我家。至於那些小條幅，大概也是早有贈送的對象了吧。這且不去管它。作爲贈送給爸的禮品，這些未免過份隆重，也太出人意料的了。爸那邊是不用說，連我也常常伺機提醒先生有關「蔦屋」老爹的事，現在證明先生根本沒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眞使人啼笑皆非的感覺。

爸面對着這一大堆禮物，頗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於是，先生開始作不知第幾次的請求：讓我繼續工作到十一月底。

月光微垂，正襟危坐的爸，恭恭敬敬地答覆：「這孩子個性特別强，凡是她自己決定的事，連父母也拗不過她，無論如何，請先生諒解和原諒。」說着話，爸深深低下頭去。爸也罷，媽也罷，對於先生的突然來臨，彷彿直覺認爲事態不太尋常，因而神態之間顯得異樣的促和不安。

先生轉過頭來，用那大得出奇的眼睛凝視着我：

「縫子小姐，怎麼樣？祇到十一

月底……不行嗎？」

最後一句話低得近似自言自語。

「我不要。」

我明確地拒絕。連我自己都覺得態度太過冷峻，先生喃喃地說：

「不行嗎？還是不行嗎？」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先生的決斷倒是相當明快的。不到半小時，先生就告辭了。上學的小學生，看到先生登上停在我家門前的平治汽車時，都帶着奇怪的神情，紛紛交頭接耳，說個不停。先生和「庭繁」之間的交往，在鎮上已成衆人談論的話題，因此，連孩子們看到這位滿頭鬆亂白髮，一對巨大眼睛的紳士，也許也會認出他就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先生吧。

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回到了鎌倉。途中，坐在助手席上的先生，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事實上，先生平日原有沉默是金的習性，照說，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我毫無緣由地覺得有些放心不下，因此有時候忍不住要用眼角餘光去窺視動靜。祇見先生食中兩指雖夾着香烟，舉近咀邊却沒有吸上一口的意思。那副失魂落魄的神態，幾乎使人懷疑他的心臟是否仍在跳動着。不過，根據我的記憶，過去我也曾經常看到過先生那種怕人的樣子。

那事以後，先生終日逗留在二樓書室中，連樓下的起居室也很少露面。這一現象使我感到安心不少。因爲我這樣想，自從遠赴北阿爾卑斯山麓小鎮，和爸直接談判，結果失望而返之後，先生應不得不死了這條心，因此反而能夠平靜下來了。

過去，先生經常在鎌倉東京間僕僕風塵，現在則已不再長途跋涉了，但也因爲如此，有關國際筆會的聯繫、協調事項，無形中移到鎌倉來進行，於是遠道而來的訪客驟然增加，外國賓客也不稀間斷。新聞記者、雜誌編輯、出版社、廣播電台等大衆傳播媒介那更是不在話下，還有那些古董商囉、政治家囉、地方名流囉，以及和文學界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各色人等，我們都得一一恭謹接待，那是說，我們仍然忙得席不暇煖。有些訪客不喜正門，偏好旁道，冷不防從後門闖進來，對那些訪客，我們還得和顏悅色地帶着他們繞過庭院，跨上走廊，邀往會客室，奉茶伺候。這一類情形每天總有好幾次。正門位於甘繩神社前面一條橫街上。一條兩側植滿松樹的甬道，由正門通往玄關，但是那個正門似乎很久以來迄未使用過。據說，這是因爲它相當於鬼門的緣故。像先生這樣的人居然也有這種迷信的想法，不使使人覺得好笑；不過，根據同伴們的說法，這是夫人的意見。總而言之，正門雖設而常關，大家還是都使用邊門。邊門位於牌坊一側。它是如此簡陋和陳舊，和那宏偉的建築物本身比較，益顯其醜陋，但却是人們日常出入的要道。出入口的盡頭處是後門，拉開拖門，就是廚房。正因爲如此，一些從未來過的客人，一闖就闖到後門，至於熟客，則會繞過庭院脫鞋處脫鞋，有些來頭特別大的訪客，則非從玄關正式迎接不可。不僅是訪客川流不息，我們還得隨時隨地注意每件事的細故末節，雖說這也是我們份內的事。

日子在緊張．繁忙中飛快地溜走。沉丁香已散發出濃郁的花香，白色木蘭花含苞待放，茶花也開放出嬌艷的花朵。是心理作用嗎？連接庭院的小山上的松樹，綠色似乎也越益鮮艷了哩。

過了那一段時期，大半的日子都刮着風。去由比海濱的人顯著增加。櫻花花蕾微透紅色，有些性急的櫻樹，則已含花盛開。前來庭院棲息的小鳥也多了起來，整日裏盡情地歌唱飛舞。透露在山丘樹木間的大氣，也充滿了暖洋洋的氣息。唯一令人感到厭煩的，就是間或吹來的海風了。

是四月十六日中午的事。我被喚到起居室的先生夫婦面前。看神情，夫婦之間似乎正在商談些什麼。

「縫子小姐，在那邊坐。」夫人說。

我慢慢走向夫人指着的布墊，一邊禁不住納悶，不知又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了。先生眼皮浮腫，滿臉疲憊之色。「縫子小姐，這麼辦你看怎麼辦？」夫人好似要探詢我的意見般，作了一個開場白，然後接下去說：

「你也知道，縫子小姐，到了秋天，就要舉行國際筆會了，雜務既多，又得常常去京都。我想，就請你留到那個時候吧。令尊方面也已同意了，你也就答應了吧……」

我才不相信有這麼回事呢。關於這件事不是早就說妥了嗎？於是我答說：「開始時的確說的是四月底，後來說是到三月底也行，我才前來公舘的。不過，先生不辭辛勞地連夜趕到舍下去，家父母覺得盛情難却，於是和家人們聯合起來，對我一再開導，才說妥到四月底爲止的。家父年邁力衰，實在叫人放心不下，無論如何請諒解我的這分心意。還有二個星期，我就要告退了。一切還請多多担待……。」

我毫不遲疑地暢所欲言，連我自己都覺得有些意外，給我這麼一說，夫人也啞口無言了。先生始終保持着緘默，祇有那對鷹眼筆直注視着我。等我說完後，先生自言自語般說：「結果還是不行嗎？……」

我沒有搭腔，規規矩矩行過禮，就退出了屋子。

事實上，先生連夜趕往我家之後，「蔦屋」老爹曾用電話對我大事訓誡了一番。說甚麼平日怕冷的先生，於凌晨三時出發，通宵達旦地趕路，單憑這一點，我就不應該一口拒絕先生的要求的。又說甚麼先生是天下聞名的諾貝爾獎得主，我的行爲實在是大不敬。這還不說，爸和媽也輪流在電話中向我訴說，甚至到聲淚俱下的地步。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我祇能答應把說妥的三月底爲限，延長到最初所說的四月底。

吃過午飯，把一切收拾停當，已經是下午二點以後了。我找個機會溜出公舘，再度利用電話，和爸通話。我飛快地告訴爸，剛才他們又向我進說詞，我以需要照顧爸爲理由拒絕了。以後不管是先生或夫人來電話，請以相同的說法婉拒。說完了話，不等爸有所表示，立即掛斷了電話。

就在我打完電話趕回公舘後不久，先生出去了，那時是二時四十五分。先生每逢外出時，習慣上總是從前面出去，即使是在附近散步，也一定有人在旁陪伴。唯獨那一天，突然繞到後面，往我們的屋子這邊，淡淡地說了聲：「我到附近走走」，也不等待我們陪侍，就飄然而去。大概是借着散步，去買香烟甚麼的吧。我想。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正義之聲

萬人雜誌十一週年創刊紀念

黃維富 敬題

宏論匡時

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

主席 劉琪 彭震海 陳惠洪

暨全體同人敬賀

珠玉紛陳

僑港花縣同鄉會

會長徐亨 主席張志宏

敬賀

遐邇馳名

香港教師會

總秘書周廣智 副會長陳永富 會長吳源興 副會長李無逸 總司庫李・幸

津校組主席程灼民 官校組主席王齊樂 學術主任張銳 副總秘書李恩泌 福利主任潘柏年 康樂主任李達如 私校組主席陳陞鶴 受助組主席謝秉鈞

津校組理事鄺基南 津校組理事楊寶正 官校組秘書陳孝慈 津校組秘書包石元 私校組秘書侯桐 受助組秘書陳權旭 津校組理事楊錦珍 私校組理事黃宗蕃

敬賀

僑胞先聲

香港中原客屬總會

執委會主席廖謙慶

監委會主席劉映球

暨同人敬賀

翔實報導

梁氏宗親總會

會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五五〇號龍馬大廈九樓

電話：三・八四七七九二

理事長梁英杰 監事長梁念祖

暨全體理監事 敬賀

輿論先驅

東頭街坊福利會

永遠會長 李少英 徐月階

會長 陳定海

理事長 鄭之桂

副理事長 馬定昌 林建華 梁國

暨同人敬賀

移風易俗

東莞工商總會

會長 王校源 方標 周錫年 劉百樂 歐潤林

主席 袁偉良 譚澤霖 鄭偉雄 張煌偉 劉文翔

暨全體董事 同人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社會明燈
文筆風生

港九新同樂魚翅酒家同人敬賀

九龍窩打老道八十六號
電話：三—〇四五一壹一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卅九號
電話：三—六七〇八〇六

香港邊寧頓街十六號
電話：五—七六八七八七
香港摩利臣山道七十八號
電話：五—七四八二六一

文化之光
推進時代



國際消費人協會行動組主席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
小販事務委員會主席
工業委員會主席
公民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大廈事務委員會行動組主席
公民協會半山區委員會主任

黃熾雄敬賀

電話：5-872478 P.O.BOX:9741 H.K.

立言有方

香港工商銀行

敬賀

社會喉舌

德和輪船（香港）有限公司

敬賀

紐約華埠左報造謠國共和談

中共開放廈門港國府派團訪大陸

我外交部嚴正駁斥粉碎和談謠言

紐約華埠兩家爲共黨張目的報紙，上月一連兩天相繼造謠，謂中華民國正與中共進行「和談」，內容一是雙方會商開放廈門港，另一是八月間國府派一代表團訪問大陸，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駁斥此種謬論，決不與中共往來或談判，並指出散佈談判的謠言，是共黨一貫的欺騙伎倆。

紐約華埠的兩家左報，十八、十九日相繼刊出一則驚人的消息，說是中共有意開放福建省的廈門港，作爲與台灣通商的港口；北平與台北已就此事進行會談。其中一家報紙並附加一則它的獨家消息說：「今年八月中，台北以黃少谷爲首的一個代表團，包括郭驥、郭澄、羅友倫、洪炎秋，一位徐姓政要，及其他姓名不明的重要人員，往中國大陸訪問六天。」

這眞是聳動新聞之極致，極造謠之能事，凡是有常識的人稍加思考，都不會相信它是眞的。

太陽還是一樣的升起，月亮還是一樣的從西邊隱沒，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與平日一樣的，堅持三十年來不變的國策，勵精圖治，力挽狂浪，進行反攻復國的戰鬥。怎麼可能有這種翻天覆地、瞞天過海的舉動？怎麼可能與中共舉行通商的會談，又已派出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陸？有人相信會有種事嗎？

然而，那兩家華文左報爲何如此傳播，如此虛構，如此一再渲染呢？

假如中華民國政府眞的那樣做了，那不是自毀其立場，自背其信守嗎？它在台灣省的統治基礎就動搖了，它的復國建國目標就消失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也將從此中斷。過去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杜魯門總統要脅壓迫與中共和談，終於斷送了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政府豈肯再蹈覆轍？因此我們不相信它是眞的，有關的傳聞應屬有意放出的謠言。

它們製造謠言，傳播謠言，顯示中共對海外統戰施展出一個新姿態，

萬人意見

大陸各地秩序混亂 光天化日殺人越貨

據中共地方電台廣播：目前大陸興安、遼北、熱河、察哈爾和江西等省的社會秩序，呈現一片混亂。

中共竊據大陸後，以原興安省爲基礎，割取遼北、熱河、察哈爾等省蒙旗地區，成立中共「內蒙古自治區」。

上述「自治區」和江西兩地的廣播電台摘播當地報紙文章時，透露了各地社會秩序極爲混亂的狀況。

中共「內蒙古日報」十月二十九日在「社會」中說：『我區（「內蒙古自治區」）由於林彪、「四人帮」多年來的干擾、破壞，其惡果和影響至今還未消除，當前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動仍很囂張，有的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殺人，攔路搶劫；有的攪投機倒把，貪污盜竊，大肆私吞「國家財產，瓦解社會主義經濟。』

中共「江西日報」十月三十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也說：『當前階級鬥爭仍然十分尖銳激烈，在（江西省）一些地方和單位，階級敵人還在興風作浪，爲非作歹。這些地的社會秩序時好時壞，一直穩定不下來。』

一個新手法。

當中共逐漸改變其對外的策畧，留學政策，僑務政策等方面都有暫時的更張時，它們放出國共之間開始和解接觸的謠言，想把中華民國推到孤立，被動的地位。

當海外各地的兩萬餘名華裔華僑，在台灣參加了慶祝國慶的活動，參觀了大閱兵，訪問了三軍基地，準備返回僑居地之時，它們放出國共之間開始和解接觸的謠言，旨在瓦解海外各地華人社會對自由祖國的向心力，鬆懈海外華人的反共意志，腐蝕海外華人對自由祖國的擁護和支持。

當北平當權派正在對卡特政府大做功夫，對美國人民頻施秋波之時，它們放出國共之間開始和解接觸的謠言，希望在美國華人社會造成一種氣氛，逐漸影響到美國的新聞界和政界，使他們誤認北平與台北之間已在自行協商解決問題了，卡特政府何必堅持其對台灣的立場，美國人民又何需為台灣的安全担憂呢？

許多謠言固然不值得重視，因為時間會給它們無情的打擊，但對這種白紙印成黑字、公開傳播，裝模作樣，煞有介事的政治性謠言，對這種反映中共統戰新伎倆的有毒有害的謠言，我們認為有責任對讀者加以揭穿。

中共的目標是赤化台灣，把一千七百萬自由的中國人關進鐵幕；中華民國的目標是反共復國。光明與黑暗相尅，水火互不相容，雙方沒有可能合作共存的。

大陸共幹無法無天
造成人民怨聲載道

最近中共承認，大陸由於沒有健全的法制，經由共幹瞎搞一氣，不但造成了無法無天的狀況，而且對所謂保障人民權利變成一句空話，使大陸每一角落都瀰漫著怨恨之聲。

中共「光明日報」於本月二日刊出「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文章，供出上述事實。

文章中曾舉出如下三方面違法亂法的實際事例：

一、在犯罪概念不清，量刑畸輕畸重，文中說：「對於處理如殺人、傷害、搶刦、强姦等重大刑事犯罪，以及處理的反革命罪，經濟犯罪，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拐賣人口和應追究刑事責任的重大生產事故等，都缺乏具體法律根據，也沒有統一的罪名和量刑案例，處理上述案件，往往罪與非罪界限模糊，罪名混亂，量刑畸輕畸重，幅度懸殊。這樣不是讓某些嚴重的犯罪份子長期逍遙法外，就是誣傷了人民羣衆，有些政法機關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把法制的鋒芒指向革命幹部和羣衆，造成大量的錯案寃案和假案，同時也放走了一些被四人幫封為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嚴重地搞亂了敵我關係。」

二、「因訴訟制度不健全，有些政法機關隨便拘人捕人，以拘代偵、以拘代懲或刑訊逼供，對在押人員長期不起訴或不審判，有的被告羈押期遠遠超過應處的刑期等等，使人身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障，某些司法機關不重視保護人民羣衆的民主權利，在司法實踐中取銷了羣衆代表陪審制度，即便實行也流于形式，甚至完全剝奪了被告的辯護和上訴權利。」

三、「由于沒有統一的刑法和刑訴法，有些幹部公開袒護本單位的違法犯罪份子，拒不執行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有的幹部甚至貪贓枉法或自定土政策、土法律欺壓殘害羣衆，隨意打人、關人、捉人，嚴重違法亂紀。在羣衆中，有些人損公肥私，無理取鬧；也有不少人，對違法犯罪現象視而不見，明哲保身，以致某些犯罪分子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為非作歹，橫行霸道。」

大陸中學教室奇缺
嚴重影響教學質量

長期以來，中共把教育當做可有可無的東西，尤其是中、小學，校舍不足的情形非常嚴重。十月四日的「內蒙古日報」所刊出的關於呼和浩特的情形，代表了大陸中、小城市的一般狀況。該市的中、小學生，每天為

了上學要來回走十幾里路。

呼和浩特在內蒙而言是大地方，該市的中小學校由於校舍不足，從一九七一年以來，初中一年級學生就不能進入中學，而擠在小學的所謂「戴帽班」學習。中學既雜在小學中，以致使有些小學擠得要命，只有實行「二讀制」，其中東風區二讀制高達百分之五十，南門外小學一到六年級都是二讀制。中學班級員額按中共政權規定每班為五十人，實際上每班平均達六十六人，有的班高達八十人，半數以上中學的圖書室、閱覽室、理化實驗室都改為教室，無法為原目的使用，嚴重影响了中小學教學質量的提高。

由於一級比一級擠，該市今年市區初中升學率僅百分之十九點八，大批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入高中，同時初中一年級學生也有百分之十五不能升入初二，不得不留在「小學戴帽班」重讀一年。對此學生和家長都很憤慨，認為這是誤人子弟，是極大的浪費。

中共自承這是由於教育事業的基本建設跟不上，學校佈局不合理，才造成了大量學生不能就近入學。近年來該市東風區人口由十萬增加到十九萬，除第二中學擴建外，並沒有擴建其它學校。這次東風區升初二和高中的學生，就有二千五百多名不能在東風區範圍的學校就近入學，而要從東向西跑到紅旗區、向陽區的中學上學。向陽又有相當數量的學生需要由南往北跑到紅旗區的中學上學。由於東風區、向陽區學生的推移，又影響到紅旗區的學生不能完全就近入學，這種跨區推移，造成了全市性的學生大流動，不僅給學生和家長帶來很多不便，影響學生學習，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也給市內交通造成了許多問題。

現在中共雖然在講這件事，但是問題要解決尚不知要到那年那月。

逾百萬四人幫黨羽
流放邊疆充當奴工

中共於連月來，曾將超過一百萬名的所謂「罪犯」，分批押往東北黑龍江北大荒及西北青海高原。

這些數量龐大的無辜者，是由華北、華東、中南和西南等約十三個省市押往的，多數是被當地共黨組織加以各種「罪名」的各階層青年民衆。

中共將「罪犯」押往東北、西北，目前祇是個開端，今後將有更多的「罪犯」陸續被押往這兩個邊區，因中共正計畫從現在起在今後的八年中，開墾青海盆地——柴達木三百萬畝農田；另在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的三角地帶，在一九八零年前開墾耕地二千萬畝。所需勞動力，就在所謂「罪犯」身上搾取，也就是中共要將利用這些所謂「無法改造」的階級異已者去做牛馬，替它墾荒。

安徽旱災嚴重
共幹高叫自救

安徽遭遇百多年來最嚴重的大旱，目前仍在發展。

皖共面臨顆粒不收的飢荒局面，除大聲疾呼「開展抗旱搶種，同困難作鬥爭」外，並提出一個等於要人民勒緊褲帶，作畫餅充的「自救渡荒」口號。

根據中共「新華社」十二日報導消息，皖共「省委第一書記」萬里，鑑於旱情至今沒有解除，對今冬明春的農業生產，已作出壞的打算，號召全省的共幹和羣衆，「解除思想，放大胆子，多想辦法，開展生產自救運動。」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淑英大家偕媛嫒周韻秋女史畫展誦寄

滿江紅詞以賀　蕭奕明

蕙性蘭心，洵靈秀，偏鍾女史。最景仰：廻文織錦，多才如許！好把荷花裝硯匣，不教玳瑁爲匳具。更燃脂，揚孝與揚忠，耽吟苦。絲五色，靈台度。花五色，蘭香吐。寫就寒梅樣，頻翻綉譜。福慧紹傳女詠絮，才華展擅能繼緒，壓藝壇，六法竟精研，著聲譽。

封淑英女史暨女公子周韻秋國畫展覽

調寄畫堂春　潘友泉

文章詞筆早揚名。畫壇又見雄稱。蕙心織錦入丹青。儒雅風生。才女薪傳出衆，鷄林雛鳳新聲。雙清藝苑展精英一鳴堪驚。

封淑英周韻秋母女國畫聯展

調寄醉花陰　黃鶴雲

滿紙生機俄頃就。花鳥魚虫獸。筆落起雲烟，淡寫輕描，玉腕翻紅袖。詩詞畫羨才天授。六法深研透。藝苑是空前，聯展香江。母女雙閨秀。

月籬菊酒

李撫虹

秋宵何窈窕。天外淨無塵。晚眺眞如畫。沉吟妙入神。黃花姿獨秀。舊釀味偏珍。好共鄰翁酌。籬邊笑語頻。

前題

卓淡影

月明三五夜。閒步向東籬。黃菊迎人笑。秋芳寄我思。金風吹瑟瑟。玉漏滴遲遲。攜得盈樽酒。開懷正此時。

前題

歐一鷗

圍籬秋色滿。對月引瓊觴。上下銀蟾白。東西金菊黃。清輝添冷艷。爽適醉幽香。耄耋他鄉客。天教健補償。

月籬菊酒

胡景石

如霜明月夜。節序到秋深。繁卉多凋萎。晚香獨可尋。用攜百榼酒。來醉一籬金。踵事前賢美。長吟復短吟。

前題

黃思潛

蒼茫萬古月。晴空自轉飛。籬邊菊花影。林木涵清輝。俯仰久徘徊。涼風吹客衣。故園三徑菊。已是少年違。重見在何時。美酒相對揮。感此引杯長。歌星欲稀。

前題

黃少波

李白詠明月。夜思見詩功。杜陵迎客至。不忘隔籬翁。陶潛獨愛菊。佳色傲秋防。况有盃中物。好飲詩人同。月下一壺酒。東籬菊成叢。美景對花月。何妨百醉中。

前題

林仙湖

故園今夜月。應是滿東籬。舊種籬邊菊。新來發幾枝。一自關河別。惟教雨露滋。濃添秋圃色。鮮著夕陽時。欲作移根想。愁深去國悲。幾回桑落酒。惆悵不成詩。

前題

勞綴綸

宅柳先生種。南隱寄傲風。超然消俗慮。脫畧杜[illegible][illegible]。愛此深山住。回歸大道從。命車過隴北。採菊到籬東。泛蕊黃金綻。餐英紫氣雄。無懷眞老子。有酒乏鄰翁。月下成三影。花前飲幾盅。登高窮遠目。吟咏撫孤松。銀艾非情趣。琴書適韻濃。達生忘物我。默識出雲龍。嘗客帝鄉去。應閬苑通。不愁如槁木。未醉見顏紅。

前題

李國明

半籬秋菊帶輕烟。風弄霜枝月滿弦。對影舉杯償一醉。只愁醉後又依然。

月籬菊酒

顧植楒

瓊英粉蝶滿籬邊。酌酒持螯兩後天。明月有情來顧我。為移花影擊堂前。

前題

何宗

菊酒東籬月似節。高朋嗜飲好吟詩。淵明再世今多在。太白重生也不奇。

前題

龔瑞儀

月照高樓夜氣清。籬邊露湛蟪蛄鳴。菊稱晚節幽人賞。酒醉重陽帽半傾。

前題

陳襄陵

瓜棚東畔閃流螢。疎影橫移鶴夢醒。此際也應容我醉。暗香盈袖倒銀瓶。

前題

高福永

白酒黃花月亦香。菊邊風味異尋常。何妨更待重陽日。先喚鄰翁醉一場。

前題

關濟川

步月籬東菊酒俱。聊將詩信渡江湖。今宵細酌花間句。且問騷人更飲無。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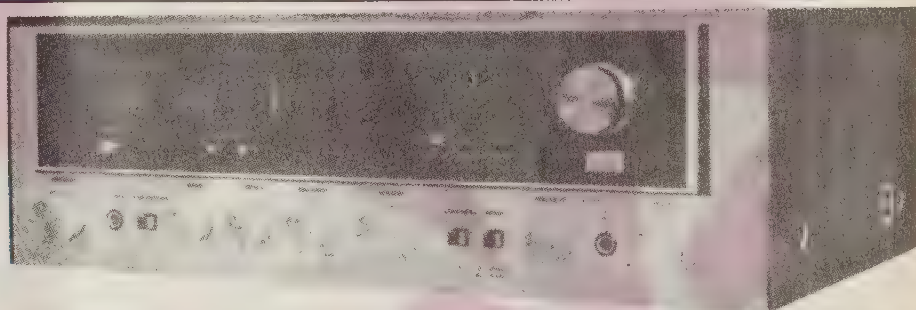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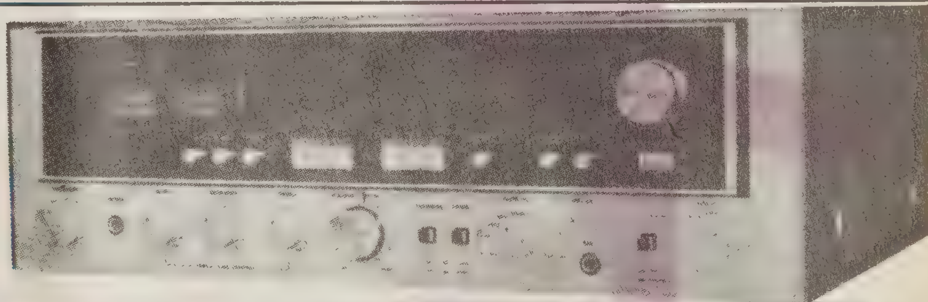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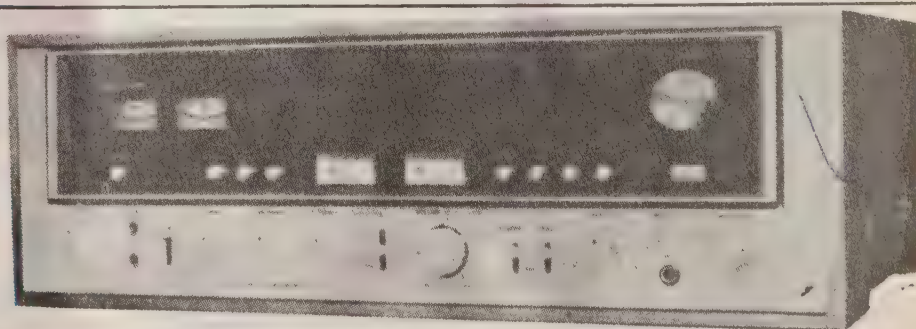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78

北平「一覺醒來形勢大變」

紀登奎可能是下一張骨牌

鄧派摧毀華幫最堅強堡壘

從歷史眼光看中共派遣留美學生

鄧派鞭毛的新招

香港的「官民溝通問題」

中共對東南亞外交攻勢

精密導引武器（上）

「地動山搖！」

嚴以敬作

風雨飄搖的伊朗局勢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北平「一覺醒來形勢大變」



中國人對於人事變幻的莫測，總喜歡用「一覺醒來形勢大變」來形容。十一月十六日早上，拿起香港大公報一看，北平政局急轉直下，那對已死的惡魔毛澤東和靠他的那塊靈牌混飯吃的華國鋒來說，眞的可以「一覺醒來，形勢大變」八個字來形容。

一是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右派份子全部摘掉帽子，三是批判「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簡稱「評新編」）。

天安門事件平反，早在人們預料之中。中共北平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廣大羣衆到天安門廣塲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據說，那是人們懷着對無恥的「巧僞人」，週身軟骨頭的周恩來的「無限愛戴」的心情，加上對四人帮的痛恨，所以，那「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天安門事件平反，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而不應由北平市委決定。同時，北平市委只宣佈爲「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但却沒有牽涉到問題的實質。比如，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吳德曾經站在毛江立塲發表「廣播講話」，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認爲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有關，因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兩件事，一是免除鄧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二是提升華國鋒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當時被中共宣傳工具所說的「兩個英明決議」，就是指擢華貶鄧這件事而言的。今天北平市委旣爲天安門事件平反，那麼對「兩個決議」又怎樣解釋呢？可能，過一個時期再由政治局通過一個有關的決議，踢吳德下台，指華某上台「非法」。

第二件是所有右派份子的帽子全部摘掉。二十多年前，老毛心血來潮，提倡大鳴大放，並鼓勵黨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風，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一批投共的所謂民主人士，以爲毛澤東這次不是搞陰謀，眞的大鳴大放起來，結果，毛澤東宣佈他這套是「陽謀」，把在鳴放中刺痛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各色人等一律打成右派。

今日受了二十一年罪的右派份子摘帽子，其實那是鄧派的一項陰謀。因爲右派已死得七七八八，摘不摘帽子已是問題不大。但鄧派爲了給老毛多加一條罪名，所以，表演了一幕「摘帽子」活劇。

第三件事是：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報」刊出署名蘇雙碧寫的一篇文章，對姚文元一九六五年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進行批判。文章一開頭就指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姚文元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抛出來的。」又稱：「叛徒江靑說他組織這文章是攪了『保密』的，是『暗中藏着』的。還說張春橋、姚文元爲了這個担了很大的風險。」據說：「江靑在得意之餘，曾把『評新編』說成是他們進行篡黨奪權的信號」。

文革以後在中共內部進行「篡黨奪權的」的只是王張江姚四人嗎？其實帶頭的人是毛澤東。

在「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的六六三頁至六六七頁刊出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老毛對阿爾巴尼亞頭目卡博・巴盧庫的說話，在談話中毛曾提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毛說：「對文化大革命也進行了一些準備。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對吳含（按爲「海瑞罷官」作者）發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寫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靑她們攪的，當然事先也告訴過我。文章寫好後交給我看。她還說：只許我看，不能給周恩來和康生看，不然劉、鄧這些人也要看。劉、鄧、彭、陸（按：劉少奇、鄧小平、彭眞、陸定一）是反對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後全國轉載了，北京不轉載。那時我在上海，我說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發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發行，彭眞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

前述老毛這些話說明不少問題：如中共在批判江靑時硬把她和她的丈夫毛澤東「一分爲二」，甚至說毛曾與江靑一伙作過鬥爭，現在從毛對巴盧庫的談話中可以充份看出：毛江始終「夫婦團結如一人」。還有：江靑失勢前勢力非常大，中共批評她那是攪陰謀詭計，毛是不知道的。

其實，這是放屁！最重要的是：在「光明日報」的批判「評新編」文章中說：江靑拉姚文元寫「評新編」是他們「進行篡黨奪權的信號」。「篡黨奪權」這四個字用得好，等於是四人帮擴大爲「五人帮」，後加進的一個，就是今日仍被中共稱爲「偉大領袖和導師」的毛澤東。

毛江最恨彭眞，但當前彭眞已呼之欲出！

毛已死，江靑已經垮台。今日最不好過的是：捧着老毛的靈牌，靠毛的生前「神」的地位吃飯的華某、汪東興等人。看來，大陸即將發生不可想像的更爲聳人聽聞的變化。

有乖人道 違反傳統
英國國會要重新檢討「即捕即解」

劉人傑

大陸逃港難民的「即捕即解」政策，不但有乖人道，且違反英國傳統。因此，在英國國會中，有人提出此一措施有重新檢討必要。為了維護人權，政治難民通常是受到庇護的，從大陸鐵幕逃出的難民，十九為政治迫害，香港政府即捕即解，無異作中共幫兇，對水深火熱中的中國難民，無異落井下石！

即捕即解的殘忍

對大陸難民「即捕即解」政策，是港英與中共協商的結果，自由人士對這項不人道的措施，大為不滿。

如果了解一名大陸難民要經過多少艱苦，才可以到達香港，便知道即捕即解對他們求生、求自由的願望是多麽殘忍！

不過香港人對此多存有矛盾心情：基於人道立場，當然希望大陸難胞盡量逃出生天；但香港却不可能來者不拒，全部收容。香港這個小島已擠上了五百萬人口，再讓它無限制的增加，難免立錐無地。

即捕即解無疑是減少大陸難民逃港最有效的辦法，如果不是執行這一項辦法，在批林批鄧，清洗四人幫餘毒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中，恐怕就有百萬以上的大陸同胞要逃來避難。香港門戶開放，逃難的人一定更多，即使不把香港擠沉，對香港多項社會計劃、治安等等，一定有很大影響，也會使香港現有居民搵食更難。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基於個人生活安定的願望，自然希望對大陸同胞的入境，有所限制。

大部分人的意見認為：對大陸難民的處理，不能一概而論，是否准許在港居留，應以個別情況審定。有直系親人在港，保證他的生活不成問題的一類難民，應有權居留香港。英國既也承認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人居住在本國領土上的自由總該是有的。

即捕即解的措施之執行，是基於港英與中共的需要，所以雙方「合作無間」。中共對「非法入境者」的要求遣回，基於所謂「除惡務盡」的鬥爭，不使異己者漏網。至於對中共政權「無礙」的，大量批准出境，作為「合法移民」。因此，港英以為執行即捕即解可以減輕香港人口壓力，由於合法移民太多，還是使香港人口迅速膨脹。

合法者香港不能拒，不合法者便即捕即解，即是要讓那些人到香港，由中共作主，香港軍警，只可作中共鷹犬。「非法」入境的大陸難民，香港警察如臨大敵，出動衝鋒車，地毯式搜索，務要將之找到，送返大陸；而軍隊更蠻不講理，竟然將大陸難胞加以痛毆，難道求生存、求自由是罪過嗎？

一大羣大陸逃港難民及自由社團，對英軍暴行，作出有力抗議與聲討，老萬認為這是必要的，否則英軍以為他們的暴行做對了，變本加厲，大陸難胞，便更痛苦了。現在，即捕即解的不合理措施，終於「驚動」了英國國會，他們也認為有「修正」必要了。

處理大陸難民問題

中共不但不承認由大陸逃港的是「政治難民」，甚至不承認是「難民」。其實，大部分香港居民可以作證，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受到政治迫害而興逃亡之念的。

西方國家一方面倡導「人權」，一方面又同意執行「即捕即解」的措施，此舉無異助紂為虐，摧毀人權。英國會還有一部分有良知的議員，鑒於即捕即解，未經審問，其中難免有政治難民在內，違反英國傳統精神，因而認為「即捕即解」措施，有重新檢討必要。

「政治難民」的定義，應該是因反對現政權而被迫逃亡的人，便屬政治難民。維護人權的國家，對這一類政治難民都加以庇護，這是基於人權立場。現政權並不代表眞理，不容反對。因反對而不容於國內，迫得逃亡國外，求取生存，這種人應寄予同情。

從大陸逃亡來港的人，百分之一百是反共的，他們受管制，不可能循正當手續申請出境，作「合法」移民，只有冒死逃亡一途。

最近澳門連續發現大陸浮屍，他們是未能達到逃生目的的可憐人。從香港大量遣送回大陸的，則是雖已達到逃生目的，却不幸被抓，結果只好重返鐵幕。他們被遣回去後的命運是可以想見的，必受到種種非人道的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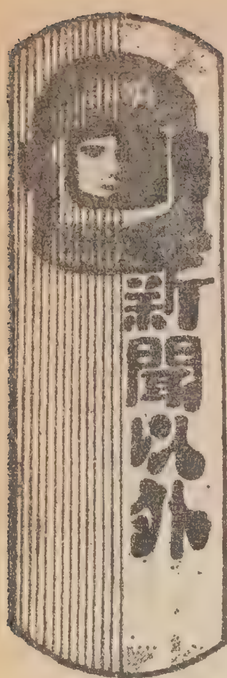
照事實來說，從大陸逃亡來港的人，他們是難民，毫無疑問。他們逃亡來港時，一身之外，別無長物，泅水而來的身上只有一條短褲，乘船偷渡的，一百幾十人擠在一起，也不可能帶什麽東西，而且根本沒有值得帶的東西，這還夠不上難民資格嗎？

黑五類分子在大陸上受到歧視，基本上就無異政治犯，他們有機會逃亡到港，香港政府秉承英國

的自由民主傳統精神，應予庇護；受到中共壓力而採取的即捕即解措施，既違反人權，當然也違反英國傳統。

通過英國國會，這項不合理的措施，有重新檢討的可能，這是大陸上追求自由的人的一大喜訊。當然，以香港這樣一個蕞爾小島，萬不能無止境的容納大陸難民，是否准予居留，應經過一番審查。政治難民固然應予庇護，普通難民，也應看他們的遭遇及在香港的人事關係。若是有親人照顧，有生產能力，便不會成為香港的累贅。

香港人對大陸難民的收容問題，雖然心情矛盾，拒之門外，有乖人道；全部容納，影响安定。處理這項問題，必須權宜辦理。難民的審查是有必要的，相信他日英國國會所決定的辦法，也不外如此。



鄧小平在泰馬星

鄧小平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顯然，並沒受到在日本那樣的「熱烈」歡迎。尤其胡先翁要他到無名英雄墓前獻花，簡直「擺景」。因為，馬來西亞的無名英雄，正是當日「剿共」的罹難者。鄧小平對此作何感想，未見他有所表示，但胡先翁此舉，顯是有深長意義。

鄧小平在泰馬星不受歡迎是可以理解的，這三個東南亞國家所以不能「安定」，完全因為受到當地土共威脅。泰共勢力相當大，泰國北部地區是泰共出沒之所，對泰國政府是一大隱憂。他們如受到幕後支持，極有可能傾覆政府，奪取政權，因此泰國執政者大都盡力討好中共，希望中共不要支持泰共的傾覆活動。

至於馬共，他們不承認新加坡獨立，活動範圍不限於馬來西亞，也成為新加坡的威脅。

如果中共支持泰共及馬共，即使不能馬上把現政府推翻，至少也可造成混亂，泰馬星之不敢開罪中共，原因在此。

日本共產黨勢力不少，不過日共沒有武裝部隊，同時，日共走蘇共路綫，因此鄧小平訪日，不但受到右派反對，也不為日共所歡迎。日本政府對鄧小平訪日之不必顧忌，正因明知日共不會受到鄧小平的鼓勵，不可能成為他們的威脅。

泰馬星的情況完全兩樣，他們原期鄧小平訪問會緩和他們所面臨的威脅，如果鄧小平肯「保證」不支持泰共及馬共的話。可是鄧小平的表示卻是：政府歸政府，黨歸黨。政府與政府之間可以友好，黨與黨的關係不能改變。即是說，中國共產黨還是要繼續支持泰共及馬共，他們儘管不可能與蘇聯支持的越共聯成一氣，但推翻現政府仍是他們的目標。

同時，越共目前暫無可能侵泰、侵星馬，但如果越柬之戰，勝利一方是柬浦寨，則柬共便可能與泰共、馬共呼應，裏應外合，赤化泰馬星。

泰柬邊境曾迭次發生柬共越境殺人事件，不能不使泰國現政府為之頭痛、恐懼。因此，鄧小平在泰馬星沒受到在日本那種歡迎，三國政府對他只是敷衍。矮仔雖然多計，李光耀卻也不愧為高明的政治家，他和矮鄧互耍太極，正是半斤八兩。新加坡的處境不可以開罪中共，但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的，基本上是反共政策。他對鄧小平只是寒暄應酬，未接觸過實質問題，等於到北平見過毛澤東後，同到新加坡馬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一樣，對共產黨更多了解，防範就更嚴。

拿外國護照的明星

鐵嶺遺民一連兩天「向台北市議會歡呼」，因為議會中有四位議員王昆和、林文郎、康水木、徐明德向一大班持有外國護照的影歌星開炮，鐵兄認為值得向市議會歡呼。

鐵嶺遺民以前攻擊過綠卡黨，如今又因市議員的揭發「外籍」歌影星而歡呼，可見他是一位極具民族自尊的人，認為這些取得外國國籍的影歌星，是我們國家民族之恥。

據說，影歌星之申請外國護照，有三個原因：一為了工作方便；二是逃稅；三是虛榮的崇洋心理作祟。

看起來這幾位市議員的「質詢」是義正辭嚴的，因此被「揭發」的影歌星，忙不迭在報上「自辯」，這一樁不大不小的事件，近日在台北頗為轟動。鐵嶺遺民之加入批鬥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這班人和綠卡黨同樣可惡。

其實，影歌星的取得外國護照，和達官貴人、民意代表的綠卡黨，本質上有所不同。就上述三個原因分析：一、為了工作方便，是情有可原的，香港許多有錢有地位的人，都取得「英籍」，他們的解釋認為拿了英國護照，出門方便。到海外跑碼頭的歌影星，拿了外國護照，在國外走動較為方便是事實，如果站在民族正義立場來批評他們，當然是「該罵」的。

二、逃稅，中華民國國籍的影歌星，課稅率為百分之六十，外國籍者僅百分之十五。這優待辦法是因為外國人要雙重納稅，如果他是美籍，在美國也要納稅，否則就會喪失了美國國籍。市議員開炮後，許多影歌聲自辯並未拿得外國國籍，則我國稅務機關，自可依為根據，照國人稅率課稅。

三、虛榮的崇洋心理作祟，這是許多人的通病，不單祇影歌星為然。電影、唱歌已成為國際性的藝術，從事這行業的人，為了向國外發展，取得外國國籍，也不一定基於崇洋心理。有些希臘的明星，取得美國國籍；有些東歐國家的歌星，也成為美國人，這是洋人也崇洋了。

嚴格來說，我們在香港的人，拿了CI，也沒有中華民國的國籍，在那幾位市議員眼中，當然也屬於「外國人」了。但老萬敢說，對國家民族的熱愛，我們這一羣並在那些慣於嘩衆取寵的議員先生們之下。

取得外國籍有時是基於環境的需要。做中華民國的官，卻拿外國護照，這是不能原諒的；但作為一名歌影藝員，不必太苛責。譬如「美籍」的劉家昌，在紐約主動參加了反共遊行，不是比許多埋沒良知的留美「學人」好得多嗎？

紀登奎可能是下一張骨牌

岳騫

吳德打入冷宮之後，世人皆注意陳錫聯，結果陳錫聯危而未倒，華派似乎得到喘息，就在此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垮，不能不聯想到紀登奎，如果再有政治局大頭目垮台，十之八九是他，而不是陳錫聯，但紀登奎垮台之後，華國鋒內層防綫完全崩潰，汪東興也要跟着倒下去，陳錫聯最後還是不免的。

目前北平情勢似在暴風雨前的寧靜，矮子訪問了東南亞三國之後回到北平稍作休息，可能要佈置另一次鬥爭，紀登奎將首當其衝。

紀登奎，年籍出身及早期經歷均不詳。一九六〇年任中共河南省洛陽地方委員會第一書記。一九六五年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員會書記處候補書記。一九六七年八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員」。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七日，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中共舉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四月廿四日，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四月廿八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中，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一年三月，當選中共河南省委員會書記。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舉行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並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中，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七四年一月，兼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

文革初期，曾受攻擊：紀登奎在中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任內，適值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河南省農村災荒嚴重，民不聊生。紀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領導下實行「五包」政策（包吃飯、包穿衣、包住房、包燒煤、包治病），使大量農民得以免予餓死、凍死。一九六二年四月，又貫徹執行了劉建勛所制定的「河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獎勵農業生產幾項政策」，其中主要內容為：「獎勵集團與個人有組織的恢復耕地，小片零星農地生產隊可以分給社員墾種，不計征購，不頂分配口糧。」「三嚴重地區（鹽　化、耕牛死亡、人口外流嚴重）可以借給農民一部份土地，給一把鍬，發一點種子。」「借地每人平均六分至八分，期限五年。」使洛陽地區農村生產迅速恢復。因此為劉所賞識，贊許紀「工作上過得去，生產搞得好。」乃於一九六五年提升為省委候補書記，成為劉的親信和得力幹部。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在河南地區展開，「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炮轟河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將劉建勛、紀登奎列為「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批評鬥爭，紀過去在洛陽地區所執行的農業政策，均成罪狀，指為「大括單幹風，復辟資本主義。」一時紀的處境，極為危險。

一九六九年九月，劉建勛隨陶鑄調往北平，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由於在北平對文革的態度，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影响所及，紀登奎亦由原來被指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轉變為支持中共中央文革的毛派份子。劉本人雖在北平工作，但對河南地區的文化大革命，仍不時以電話指示方向。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劉由北平以電話通知紀：「要堅決支持少數派，否則要犯大錯誤」。紀接受劉的指示，乃全力支持當時的少數派負責人黨言川（鄭州大學紅衛兵頭頭），申茂功（工人組織頭頭），而寧願受當時人多勢眾的「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簡稱「革總」）的圍攻。紀因此一賭注成功，在文革中，不僅未被鬥倒，而政治地位反而上升。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五日，黨言川在紀的支持下召集河南各大專院校代表，提出聯合各少數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二月七日，「二七公社」正式成立，公開宣稱「將對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牛鬼蛇神實行獨裁專政，對一切革命的人民實行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二七公社」成立後，即與「革總」開始武鬥，大小不下數百次，其中較著名的有「鄭州五四血案」、「開封五一二血案」、「二七公社炮轟河南軍區政委何運洪事件」等。在武鬥初期，因「革總」獲得中共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賀龍系統）政委何運洪的支持，「二七公社」遭受打擊甚大，但不久「二七公社」由中共中央文革承認是「革命羣衆組織」，並改組河南省軍區，張樹芝停職檢討，何運洪撤職，「二七公社」乃獲得壓倒優勢。一九六七年八月，「河南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劉建勛任組長，「二七公社」負責人和紀登奎任小組成員，並為「三結合」的主要組成份子。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紀被任為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中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中，紀更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委員，

成爲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紀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候補書記，僅三年時間，連升數級，進入中共中央領導階層，也是坐直升機上來的幹部。

紀登奎所以能坐直升機進入中共中央，也是機會造成，首先是他在河南支持少數派鬥張樹芝何運洪，獲得毛江的賞識，因爲張、何兩人均屬於賀龍山頭，尤其張樹芝更是擁賀的死硬派，賀龍在北平被鬥，張樹芝在河南公然發表反對言論，毛江深怕張樹芝在河南燃起內戰火頭，可能會變成了陳勝、吳廣，但又無法用武力解决，頗爲困窘。結果却由紀登奎用紅衛兵鬥倒了賀龍系在河南的兩軍事巨頭，雖然在武鬥中也死了不少人，到底都是工人學生，死得再多，對毛林統治並無影响。

另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毛澤東在北平受林彪之逼，想佈署攻勢，到各省去遊說，這時毛澤東正是人窮志短，見了各省級頭目也都陪笑臉說好話，到了河南劉建勛召集一批心腹頭目與毛澤東見面，介紹紀登奎時，毛澤東竟然說：「紀登奎嗎？是老朋友了。」毛澤東平生說話信口開河，到了晚年更甚，其實紀登奎同毛澤東斷斷攀不上老朋友的。

經過那一次，毛澤東腦子裏記清楚了紀登奎，紀登奎是否提出一些錦囊妙計借毛澤東參考，未見到透露，但紀登奎確是在鬥垮林彪之後竄到第一排。

四屆人代重新排座次「國務院」十二名副總理，依序是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周恩來死時毛澤東要拔一人代「總理」，前四人皆不合毛澤東的條件紀、華兩人則「半斤八兩」……

毛死江垮，華國鋒坐上第一把交椅，紀登奎也明白他自己的命運是同華國鋒綁在一戰輛車上，他要垮，華國鋒未必馬上便垮，華國鋒如果垮了，他一定陪葬，所以紀登奎也死心塌地捍衛華國鋒訪問南、羅、伊也帶着他，無非是要培養紀登奎的國際聲望，矮子大概也看透這一點，夾硬要派一個趙紫陽跟了去，但在外國所有出風頭、開會簽字的事皆由紀登奎作代，而趙紫陽完全無份，只是陪着「旅行」。

矮子鬥陳錫聯鬥不動又打了紀登奎的主意，這次矮子學聰明了，不直接鬥紀登奎，採迂迴戰術鬥劉建勛，劉建勛是紀登奎的「恩上」，以後紀登奎雖然竄到劉建勛之上，但對劉建勛仍然畢恭畢敬，劉建勛患了病，紀登奎竟然通令全大陸徵集名醫趕去河南爲劉建勛治病。劉建勛也倚紀登奎爲靠山，對矮子從牛欄放出的人馬不賣賬。

最近北平已貼出紀登奎的大字報指出紀登奎與劉建勛密切的關係，劉建勛旣然犯錯誤被趕下台，紀登奎怎會沒有責任。這張大字報無疑是像吳德，接着一定是箭如飛蝗，吳德實在是被大字報攻垮的，而今矮子又用於紀登奎身上。如果華國鋒沒有辦法代爲防禦，紀登奎十之八九是繼吳德後倒下的另一骨牌。

華國鋒最後一道圍牆是由吳德，紀登奎，陳錫聯，汪東興四人建立的，這四人倒了兩個時，華國鋒也就岌岌可危了。



鄧派摧毀華帮最堅强堡壘

朱文琳

在鄧小平未復出前，以陳錫聯爲核心的北派，卽由陳錫聯領導的「北京軍區」，與李德生爲首的「瀋陽軍區」，韓先楚爲首的蘭州軍區，對抗支持鄧小平復出的南派，卽南京、福州、廣州、昆明四個軍區，故華帮視陳爲銅牆鐵壁，認爲最牢不可破的最堅强堡壘，殆鄧小平復出後，採用分化滲透逐個擊破手法，先從外圍入手，滲入骨幹分子，拉攏李德生，整肅尤太忠、曾紹山，最後把陳錫聯拉下。陳錫聯垮台，華國鋒的最後據點被徹底攻破。

今年九月，葉劍英、華國鋒先後發表講話，大聲疾呼「安定團結」。華指出，當前中共亟需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葉要求共幹們不利團結的話不要講，不利團結的事不要做。

在此前後，中共內部的鬥爭異常尖銳。被鄧小平派視爲堅强堡壘、心腹大患的幾個據點，被一一突破。其中的幾個頭頭，如天津市的解學恭、遼寧省的曾紹山、北平的吳德和陳錫聯、內蒙古的尤太忠，一個個地被拉下馬來。這件事對華國鋒個人及華派來說，其打擊之重，有如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

陳錫聯擁江、倒戈與批鄧經過

這幾個人，表面上看是幾個不相隸屬地方首長。骨子裏是以陳錫聯爲核心的一個團結異常緊密的團體。陳錫聯出身「四方面軍」，發跡於「一二九師」——「第二野戰軍」，是劉伯承、鄧小平的舊部。「文革」初期，他亦曾被劃入「百醜圖」中，抱着羅瑞卿的粗腿，爲「走資派」的一員。可能受環境的壓力，也可能像許世友說「利慾薰心」而投靠毛林。在曾紹山和毛遠新的佐助下，用槍桿子完成東北的奪權鬥爭。此外，他迎合毛澤東的心意，大力提拔毛的侄兒毛遠新。這個剛從大學畢業的「紅衛兵」，幾年之間飛升到「省委書記」、大軍區政委，成了「東北王」，連曾紹山、陳錫聯也要仰他鼻息，一九七四年一月陳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經常隨侍江青的左右，成了她的「親密戰友」。「九大」時他當選政治局委員，「十大」連任。五屆「人大」又當選「國務院副總理」。在江青支持下，一度有接替葉劍英任「國防部部長」的呼聲擴張。

此事因毛顧忌老幹而寢事，但陳的勢力却日益擴張。曾紹山、尤太忠之分別掌管遼寧、內蒙的政黨與軍事大權，可作例證。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北京軍區」特別起勁，完全照江青的指示辦事。「天安門事件」的大屠殺，他犯了衆怒。在事件發生後的「反右批鄧」運動，他更表現得有聲有色。據說他曾下令緝捕鄧小平，並嚴令若有反抗格殺毋論。以葉鄧爲首的老幹部，策劃軍事政變時，他與華、吳、汪等人均未參加。直到行動開始前，才獲通知，並要他們自己抉擇。陳立即看風轉舵，參與行動。爲了殺人滅口，他不顧葉的命令，把毛遠新亂槍打死。這時，他搖身一變，成了反「四人帮」的功臣。爲了掩飾他們過去的錯誤，維護既得的利益，他與華國鋒、汪東興等「文革」殘餘結成一體，高舉「毛思想」破旗，堅持反右批鄧，拒絕鄧小平復職。在這場新的鬥爭中，他與吳德站在前面。外面流傳的「南北對峙」，（由陳錫聯領導的「北京軍區」與李德生爲長的「瀋陽軍區」、韓先念爲首的「蘭州軍區」，結成「北派」；對抗支持鄧小平復出的「南派」，共包括南京、福州、廣州、昆明等四個軍區），與「華北五省市攻守大同盟」的組織與活動，果有其事，並非虛構。這些反鄧的組織與活動，前者是跨區的反鄧軍事集團；後者是由陳轄區（包括河北、山西、內蒙、北京、天津）內的黨政與軍事頭目聯合組成的山頭和宗派。他們互通聲氣，互梧蓋子、反揭批抵制鄧派的政策。這兩個組織都是以陳爲核心。這種情況自爲鄧派所痛心疾首，恨之入骨。

五項顧慮鄧派遲遲下手

何以鄧復出一年以後，才將這些人鬥倒？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簡單便說，有左列的五大原因：

一、軍事上的顧慮。瀋陽、北平、蘭州三大「軍區」，居防蘇前綫，其所擁有的軍隊，約佔共軍總兵力的半數。如處理不當，引起變亂，後果堪虞

二、陳、吳均身居高位，掌有實權，擁有一定的羣衆基礎。在條件沒有成熟時，貿然動手，會在政治上、經濟上製造混亂。增加揭批「四人帮」的困難。

三、受華國鋒、汪東興等「新文革派」的支持與庇護。由於該等與華、汪諸人意見，利害一致，安危、禍福的相繫，華、汪非盡心竭力庇護他們不可。在鄧派方面，爲了避免分裂，必須容忍等待用時間改變現況。

四、鄧派內部對揭批「四人帮」的政策與處理的方法技術，存有不同的意見。葉劍英主張持重；鄧小平則亟亟於斬草除根。

五、「四人帮」的潛力很大，揭批工作受到抵制。影响了「清洗工作」的進度

迂迴包圍進而一舉突破

在上述的限制下，鄧派不得不採取迂迴包圍，分化、孤立、變大爲小一舉突破的戰畧。

一、打破「南北對峙」的形勢，孤立「北京軍區」。派韓先楚的老長官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降格任「蘭州軍區第一政委」，穩住並爭取韓。此外還改組甘肅省黨政組織，使軍區擺脫地方黨的挾



陳錫聯被解除「北京軍區」司令員後只能在體育團體上亮相。

制和影响。對「瀋陽軍區」李德生則先利用「旅大區」的貪污案予以打擊，而後再派遣「政委」甘渭漢進行爭取。

二、發動輿論攻勢，壓迫華、汪放棄對陳、吳的支持。鄧派發動羣衆，利用各種傳播工典，就陳、吳諸人與「四人帮」的勾結、對老幹部的迫害、天安門的罪行、攪小圈子小宗派、抵制與破壞黨的政策、製造假案、冤案、和錯案，領導無方作風惡劣等角度，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攻擊。打擊陳、吳，壓迫華、汪等人不再支持陳吳二人。

三、摻沙子、挖牆角，從堡壘內部瓦解堡壘，將各個機關的骨幹份子或鬥倒，或調走。另派鄧派份子接替遺留的職務。以「北京軍區」爲例，將「政委」陳生瑞、「副司令員」吳忠外調，改派秦基偉任「第一政委」、傅崇壁任「第一副司令員」。傅因担任「北京衛戍司令員」之故，奪取了陳對北平地區的警備權力。

四、利用苟安與徼倖心理，穿插、分割各個擊破。天津市是所謂災區。毛的親人王曼恬之死，並沒有能分担解學恭責任。在事證確鑿，無法逃遁的情況下，解終於被鬥倒。接着是曾紹山的倒台。他是在李德生向鄧豎白旗後，在失掉槍桿子支持的情況下，由鄧親自拉下來的。李德生的轉向，是在他一篇紀念毛的文章中「表態」的。許世友發表在「紅旗」九月號的文章中，也暗示李與鄧派已搭上了綫。最近，在「瀋陽軍區黨委會」上，李發言，指責那些對「實踐是檢查眞理標準」發生疑難的人。這更說明他已是「鄧小平司令部」裏的人。李的轉向，給陳的打擊很大，當吳德和尤太忠相繼去職後，陳也雖稱標悍，也不得不低頭服輸。

清除異己料將加速進行

據說，中共擬於明年「十．一」前結束揭批「四人帮」第三戰役。至於整肅林彪與「四人帮」黨羽的標準，舉凡一九七六年前担任地方主要領導職務者均在清洗之列，不過，其中的鄧派除外。倘依此標準，清洗工作的速度必然要加快。在地方頭頭中僅河南的劉建勛、陝西的李瑞山、山西的王謙和西藏的任榮切合以上的標準，前二人久不露面，職務分別由「第二書記」胡立教和王任重負責。後二人任榮是林彪的幹部，幸免的機會不大。王謙係「解放幹部」，與「四人帮」的關係不深，存廢在兩可之間。另外，湖南的毛玫用雖不在上述原則之內，但與華國鋒與「四人帮」均有關係，前途困難必多。在大軍區方面，據說鄧派策劃「起事」時，僅南京、福州、廣州三個軍區支持他們，其餘新疆、成都，均係新人，瀋陽李德生與昆明王必成態度轉變，剩下只有蘭州韓先楚、武漢楊德志、和濟南的曾思玉，三個人是問題人物。其中楊德志據說「自我檢查」後已經過關，韓先楚不露面，曾思玉正受大字報的圍攻中。他二人因係林彪系之故前途必多驚險。在中央方面，汪東興將是主要目標。近來，汪備受大字報與翻案風的侵襲。由汪主管的羣衆大會（如工會與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竟由鄧小平與李先念分別主持。這是個兇險的信號。

急躁冒進鄧自身難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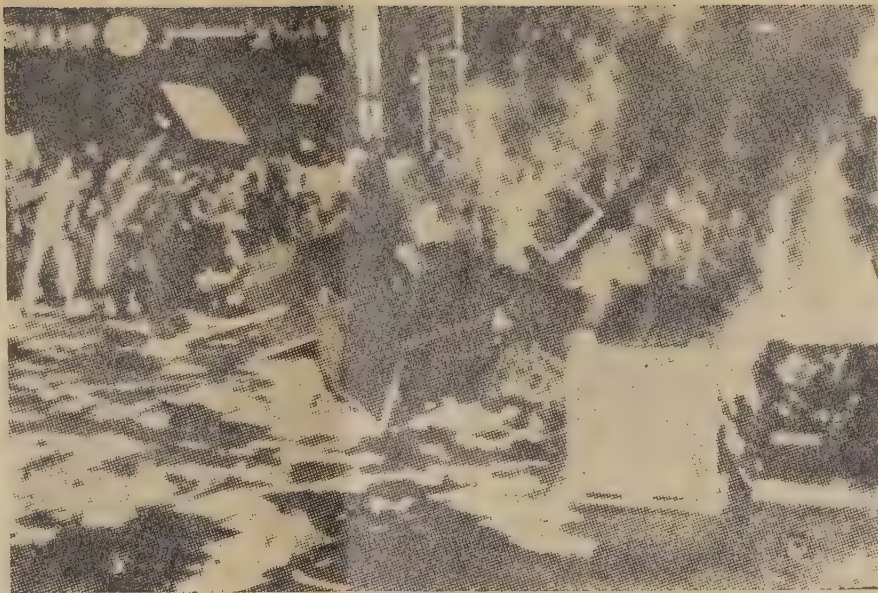
我們應該重視美聯社東京十六日的報導。駐北平的日本與歐洲記者，有一種共同的看法，鄧小平急躁冒進的作法，可能貪多嚼不爛。他們認爲，倘陳錫聯和吳德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位，鄧將會遭遇麻煩。眼前的得意，不過是他在最後失敗前贏了兩次小仗而已。

事實上，大陸反鄧力量，日在增加。尤其是在基層方面。鄧率領的這一批殘兵老將，是否有能力，是否有能力、有時間撲滅這種強烈而普遍的反抗，頗有問題。此外，中共外交與經濟建設方面成就的大小，進度的遲、速，都關係到鄧派的命運。

風雨飄搖的伊朗局勢

賴景瑚

最近伊朗內部混亂情勢益趨嚴重，興風作浪的共產黨，保守的回教組織以及好大喜功的國王，把這個石油富國搞得多災多難。不幸的事踵接而至，它既有死傷數萬人的大地震，又有連續不斷的騷動和暴亂；還要加上國王巴勒維和華國鋒握手言歡一幕很滑稽的怪劇，結果成為「聯中共制蘇」下的受害者。


德黑蘭暴動示威者焚燒銀行

中東石油產量最豐富的國家，除沙地阿拉伯外，就是這個雄據波斯灣的伊朗。它這若干年便因而大發石油財，成為西方工業國都要爭取的商業主顧。那個好大喜功而又年富力强的國王，一方面整軍經武，分別向美國及西歐採購大批精良軍火，一方面未嘗不想把那一切落後的古老國家，導入二十世紀的新時代。

內憂外禍的交相煎逼

可是，這個古老國家的北鄰，正為虎視耽耽的蘇聯。那個「北方之熊」從沙皇時代到蘇聯，一直想要征服伊朗，而把它的勢力，擴展到印度洋。自波斯灣地區發現大量石油以後，它更不肯一時一刻的放手。以前「英帝」因佔有印度為殖民地，曾和它在中亞一帶對峙。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繼獨立，「英帝」因英軍撤離亞洲而式微；它便唯我獨尊，只想把伊朗一口吞下去。

伊朗的外禍還不止於「北方之熊」。它西邊那個同屬回教「兄弟之邦」的伊拉克，也對它極不友好。伊拉克既已一邊倒的靠攏蘇聯，又因庫德斯坦少數民族問題，常與伊朗齟齬，且曾發生過幾次武裝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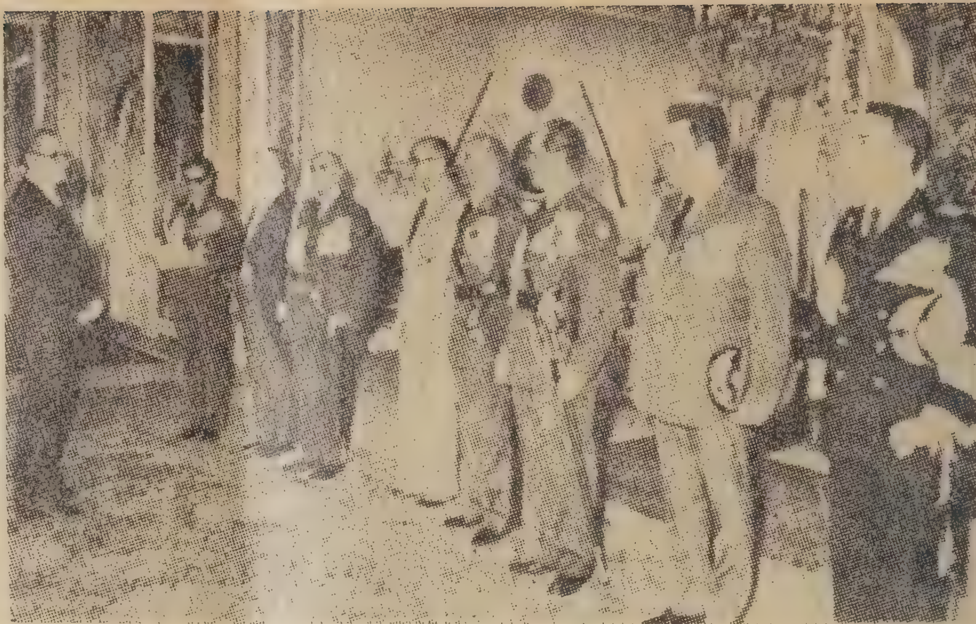
它的東鄰阿富汗，最近舊政權被共產黨推翻，又變為蘇聯的中亞衛星國。它如此三面受威脅，一旦它發生嚴重的內亂，或國際上有甚麽大變化，它便會立刻陷入羣敵包圍的絕境。

國際共產黨就在這幾年大做製造伊朗內亂的工作。它要不勞蘇聯興師動衆，而能取得伊朗；也便是這樣囊括波斯灣而攫奪中東的全部油田。如果這個陰謀成功，那麽自由世界的一個大油源立被割斷；西方工業國的國防及若干重要企業，都可能變成癱瘓。本來伊朗是極落後的國家。它人民的知識水準和生活狀況，大概和印度及巴基斯坦差不多。它近年因開發石油而成為暴發戶。那個得意忘形的國王巴勒維，雖明瞭外禍的嚴重和現代化的必要，但他除在軍事上力求革新外。並不太顧念民生的疾苦，也不太重視人民的意見。他儘管說要學西方，也要推行民主；可是，他那專制的習慣和獨裁的作風，常常和他所宣傳的及所期望的，背道而馳。

窮奢極侈與勵精圖治

他還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也是左派及共產黨一向用為攻訐的藉口的，就是他不管國家如何落後及人民如何窮困，他毫無忌憚的過他那窮奢極侈的宮廷生活，他和他的妻兒經常往來於五個精美豪華的王宮，沉湎於一切古代和現代的享受。他除和少數親信商談國事外，也很少和民衆及其他官員有接觸。巴勒維並不是不知道他統治了三十七年的伊朗，絕對不是容易統治的。遠在二次大戰期中，他的父王就被外力所推倒；他的國家也曾一度為英蘇二國所佔領。大戰結束以後，蘇聯仍在伊國北部建立傀儡政權；直至巴勒維向聯合國控訴，蘇軍才逐漸撤回蘇境。他雖恢復了伊朗的主權和獨立，但它依然是一個千瘡百孔，百廢待舉的國家。





伊朗國王在王宮接見新軍人政府成員。

我們如果說他只會享福而不想人民做事，也是不太公允的。他不能說沒有勵精圖治的決心和勇氣。他有時一天工作十五小時而不停歇。當他初執政的時候，全國文盲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現已減至百分之五十。在一九四〇年代，全國只有二十七萬學生和一個簡陋的大學，也從十多年前的百分之二，增加到現在的百分之三十。他也知道土地政策的重要，若干年前，他雖親到台灣考察「土改」成功的道理，回去以後，又把不少公地分配給農民。

由於他重視國防，他不但向西方國家買軍火，請軍事顧問；連他所最怕的蘇聯，他也和它盡力拉攏：還從它那裏獲得一百三十四項目的工業援助。可是，他從來不忘記蘇聯就是他要擴張軍備的最大的假想敵人。在過去二十年內，他已向外國買了三十六億美元的各種武器；其中一半是美國製造。

他有德製潛水艇、英製坦克車、荷製小戰艦。他的武裝部隊有二十二萬人，後備軍五十萬人。他的空軍有一四一架F—4 E機、六十四架先進的F—14、二十架F—16機，另有一百八十架噴射機和四百九十架直升機。他要使伊朗成為波斯灣的盟主和印度洋的最大軍權國。你可以說他好大喜功，也可以說他忠誠謀國，用心良苦。

已和民衆脫節的國王

巴勒維一心致力於軍事的擴張，也想很迅速的使國家現代化。可是，不知道政治必須和軍事配合，復不知道社會政策必須和工業發展齊頭並進。他完全忽視了一個現代國家所應同時具備的各種條件。他不明瞭民衆的心理、又不重視民衆的福利；乃致與民衆脫節，而形成一種對立甚至互相敵視的狀態。

伊朗人最大多數信伊斯蘭教義。巴勒維雖然也是回教徒，却不太了解伊斯蘭宗教在社會上的傳統力量。他為要實行土地改革，而侵奪了祭師們根深柢固的產權，引起了回教徒的普遍憤怒。他為要振興工業，而把大批農民引到城市工作，乃致農田荒廢，生產低落，不得不依靠外國輸進來的糧食。

他雖痛恨蘇聯及共產主義，但把他們的特務統制及暴虐行為，全部照抄，動不動就用軍警去對付民衆。他讓伊朗學會了西方社會的皮毛，但同時帶來了西方社會的奢侈及種種罪惡，包括賄賂公行和政客官僚的貪污腐敗。而且，那些「西風」又和古老的「伊風」，常常發生無法調和的衝突。

無論他如何力促伊朗的進步，他都不合國情又不足為民主示範的作風，使他在民衆心目中，造成暴君式的形像。共產黨興風作浪，毒辣宣傳，更使他變為一切苦難、罪惡和天災人禍的代罪羔羊。今日伊朗新舊兩方及左右兩派合流起來，幾乎一致以推翻國王為共同目標，尤其是留學西方各國的十多萬學生最激烈。這不能不說是很可怕的現象。

伊朗經過最近數月幾次大規模的示威暴動和流血慘劇，巴勒維會使用軍警開槍彈壓，似已逐漸了解局勢的嚴重。但他並沒有很虛心的找出癥結所在，依然一切諉過於國內外的共產黨，好像他自己，沒有責任或錯誤可言。

誰也不能否認國際共產黨是伊朗變亂的一個根源，但巴勒維却替他們舖好赤色革命的溫床。誰也不能否認那班回教祭師的陳腐頑固，是使伊朗不能進步的大因素。但巴勒維竟犯回教信徒的「衆怒」，反使祭師有攻擊國王的藉口。提倡無神論的共產黨和篤信「眞主」的回教徒，居然聯合成為反伊王的革命主流，這不能不說是怪現象，也是巴勒維的失敗和伊朗的悲哀。

西方國家莫不認為伊朗是在自由世界抵抗蘇聯的侵略的最前綫；尤其美國和它有軍事上及商業上的密切關係，更望它不但能鞏固本土的國防及安全，而且要利用它的特殊地理，保持波斯灣在地緣上及戰略上的絕對優勢，才可以維繫整個中東地區的均勢。



手持機槍的軍隊在街上驅散示威者。

從歷史眼光看中共派遣留美學生

傅建中

中共為了四個現代化，將大量派遣學生赴美留學，每年五千學生，若持之以恒，十年下來，便有五萬個飽受資本主義教育充斥大陸社會各階層，這些人進入決策的權力機關，難保中共政權不變色，所以中共派遣留美學生，是一項很冒險的投資，從中國長遠利益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從歷史眼光看，反共大業，也是朝夕之事。

由「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領率的中共教育訪問團，於十月十一日到達華盛頓，以十一天的時間在參觀訪問學術機構，並和美國政府官員商談派遣留學生來美進修的計劃。

一切為了「四個現代化」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暴亂，給中國大陸的教育帶來空前的災難，老一代的知識份子幾被摧殆盡，倖以身免的，多噤若寒蟬，鼓不起幹勁，新生的一代，多是基於政治條件好，出身成份好而能接受高等教育，知識水平有限，根本無法接班。而中共急於完成「四個現代化」，乃不得不忍帶負重，乞靈於「美帝」的科技援助。而且迫不及待，已先透過華裔美籍生物學家牛滿江協助，安排兩名女性研究員到牛執教的坦佛大學進修。另有六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也即將進入史坦福大學攻讀。

中共為彌補文革「文革」造成的巨大的人才損失，並為加速「現代化」，計劃到一九八五年時，培養八十萬科技人員，而目前中共祇有卅萬人才。為了加速製造這類急需人才，不得不走「師夷人之長技」這條「修正主義」的道路。甚至不惜推出早年出身加州理工學院的周培源博士這塊金字招牌來和「美帝」談判。

周培源已是七六高齡，風燭殘年，此行可謂任重道遠。華府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透露：中共今後有意每年派五千名學生到美國大學進修，以科學、技術學科為主。果眞如此，這實在是樁大事，不僅對中共政權的本身，對整個中國的未來，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與容閎第二」

留心中國近代史實的都知道，我國留美運動實肇造於容閎。這位耶魯大學第一位中國畢業生回國後熱心推動幼童留美運動，歷時十餘年，後得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助，奏准清廷，中國第一批留美幼年生於一八七二年啟程來美，到東岸的康州哈德福市就學，其後百年來，中國學生來美深造的，絡繹不絕，但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陷共後，毛澤東宣佈「一面倒」，凡事以蘇聯老大哥的馬首是瞻，俄文取代英語、英文，留聯也成一時風尚，躍登龍門的捷徑，除自由地區的台灣、香港外，過去三十年來，毛美之間的文化、教育交流，可說是一片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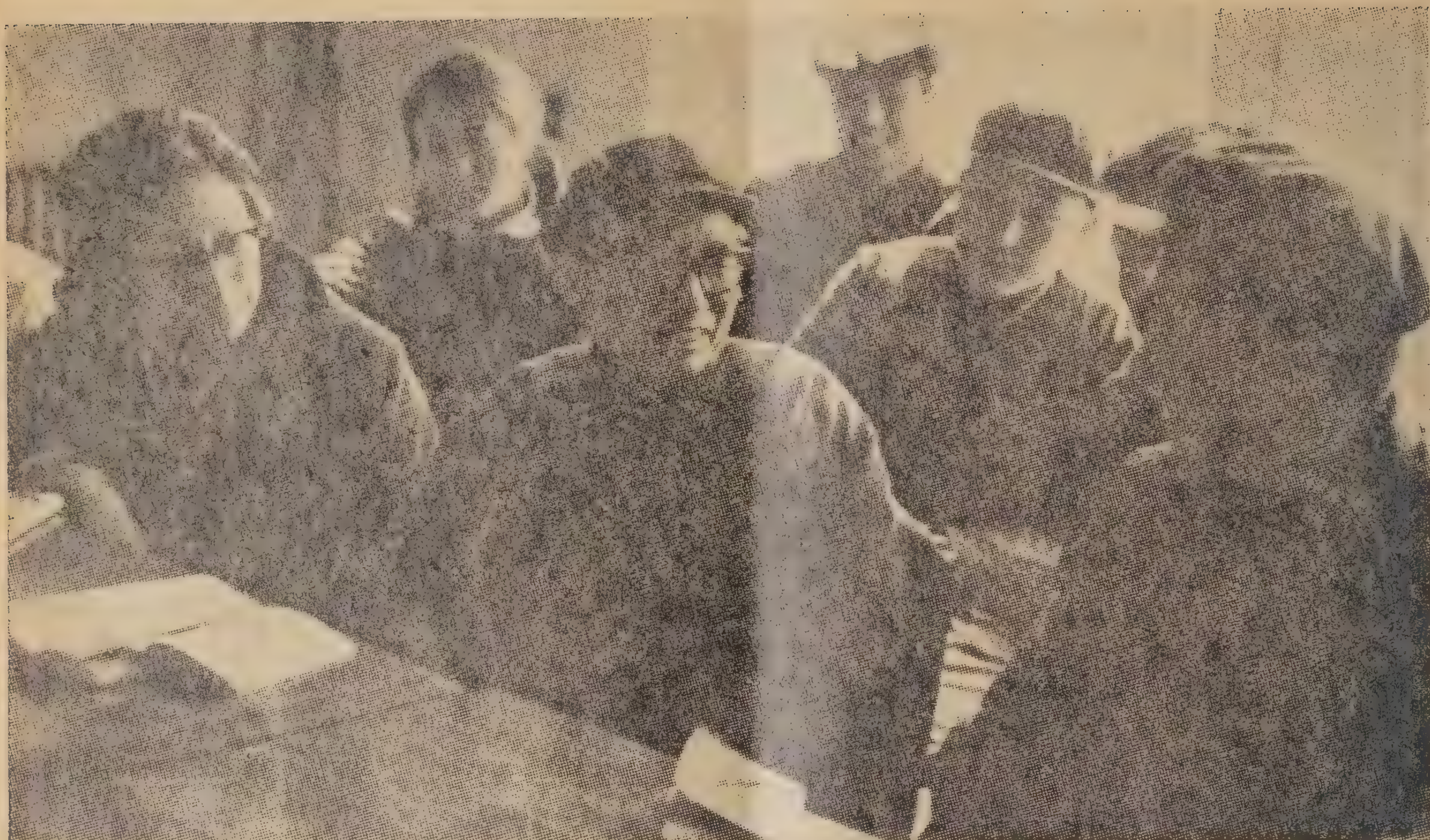
周培源此行若能打開大陸和美國之間已經封閉的留美之路，周氏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將不啻是容閎第二，而鄧小平隱然可以廿世紀的曾國藩自居。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的不可預測，充滿着嘲弄。

中共想派留學生來美是美國科技代表團七月訪問北平後的結果。據說，交換留學生的建議，是美國代表團團長卡達總統的科學顧問普萊斯提出的，鄧小平立即同意，並指示下面即刻進行。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當時普萊斯曾問鄧小平，怕不怕派出的學生來投奔自由，不肯回大陸。鄧說：「只要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學成回來，我們的計劃就大大成功了。」

無獨有偶的，中共在美國的喉舌，美洲華僑日報十月九日也報導：「中國當局已在心理上和安排上準備有十分之一的留學生長期留在外國，要全部留學生都回中國服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例如在外國結婚後有一家庭，或從事更高深的研究等，都可能是留在外國的個別原因。」

當然，這段話可能是中共當局故示開明，或為將來發生留學生奔向自由的事件而預留後步的。

由中共留學生即將來美，很自然的想到已經在美、為數很大、來自台灣的中國留學生。台灣大陸，由於政治上多年來的極端對立，來自兩地的人，一旦在海外相遇，不是相應不理，就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將來台灣和大陸的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的校園裏、課堂上、宿舍內狹路相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關心兩地的學生會不會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相互敵視，展開激烈的鬥爭，乃至於「武鬥」。



大陸高等院校加强外語教育爲未來派遣留學生作準備，圖爲「北京醫學院」外語教師對新生外語水平進行調查。

美國政府的政策

爲這個問題，我會請教了幾位有關的中美官員，願在此提出他們的意見，供大家參考：

爲了和周培源所率領的代表團談判，並爲日後接待中共留學生，美國政府除於八月下旬由一個多年來和中共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的機構出面邀集近三十位美國大學校長在華府座談外，還成立了一個包括國務院、國際交流總署、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官員組成的「特遣小組」，而由科學基金會主其事。科學基金全國務事處處長巴鐸查博士坦承：「特遣小組」會討論過中共學生來美後，所可能帶來一些政治問題，包括和台灣學生衝突的可能性。關於此事原則性的決定是：由各學校當局自行處理，除非萬不得已，美國政府不仍入。巴鐸博士表示，這是美國政府尊重大學行政獨立行使職權的基本立場。話雖如此，一旦有事，美國政府並不能完全置身事外的，政府插手後，是否能一秉大公，不作左右袒，是值得注意的。

可以斷言的是：中共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後，他們的言行勢必要受到美國治安當局的注意。聯邦調查局在校園內的活動，必會加强，這不僅僅針對中共的學生，台灣來的同學們也必受到注意。

中共的政策和態度，目前不悉。但決不會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灑脫。可以想見，中共的學生來美前，必將就上述問題接受一番指示。對台灣來的同學故示友好，乃至爭取，以遂行宣傳及分化目的，都大有可能。

我在美留學生可以泰然處之

至於中華民國政府對此事的態度，據一位負責文教事務的官員表示是：「順其自然。」到目前爲止，台北方面沒有很正式的把這件事提出討論過。有的也僅是對旅美學人、學生可能遭遇到的困擾，表示了適度的關切。

譬如有些同學担心一旦沒法避免和中共的留學生們接觸後，會不會被有關方面誤解，帶給自己一些不便。這些顧慮是多餘的。據了解政府當局在這方面一定會從同學們所處的客觀環境加以衡量，寄予更多的同情，不致以「漢賊不兩立」的要求强加於他們，大可放心，泰然處之。

從長遠來看對反共還是有利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說，中共今後每年可能送五千學生到美國深造。若持之以恒，十年下來，豈不有五萬飽受「美帝」資本主義教育的高級人才充斥在中共社會的各階層中，久而久之，這些人進入決策的權力結構中後，難保中共政權會不變色。所以，中共派遣留學生來美，是一項很冒險的投資，但對中國長遠的利益而言，未嘗不是一樁好事。從歷史的眼光看，反共的長期的大業，非如毛澤東所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

鄧派鞭毛的新招

申商民

日前河南鄭州撤銷兩年前「保毛烈士」焦春亮的封號，表面上是肅清四人帮流毒影响，實質上是翻毛澤東的舊賬，間接鞭毛的另一手法。兩年前鄭州發生「小天安門」事件，焦撕燬掉周標語，被人圍毆，臨死前高呼保衛「毛主席」，死後追封革命烈士，現在被撤銷，其眞正意義即在於鞭毛屍。

「保毛烈士」正式被鞭屍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河南地方廣播電台播出這樣一則的消息：「中共河南省委最近批轉了中共鄭州市委，關於撤銷追認焦春亮中共黨員和授予革命烈士的報告，要求全省各地向黨員、幹部進行傳達，徹底肅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響。」於是兩年前授封爲「保毛烈士」焦春亮，正式被鞭屍了。

中共鄭洲市委會對一九七六清明節，當地發生的小天安門事件，最近所作的報告，其概要爲：四月五日「二七廣塲」出現清明悼祭的人潮，翌晨受到「文革派」御用的「鄭州六連」等七十二個單位發表聯合聲明，認此爲「反革命」的一種活動，要加以制止。是日下午「二七廣塲」管理處和「二七」區焦化廠的「文革派」，開始撕燬悼周的標語和口號（其實最爲礙眼的，乃是反共和反毛的許多宣傳品，中共鄭州市委會的報告中，當然沒有提到這一點）。其時鄭州鐵路局車輛南段工人和羣衆，和他們發生了衝突。市電報局焦春亮等人趕到現塲，放走了撕標語的那個人，羣衆和他理論，在爭吵中焦等一伙被扭摔在地，並遭一陣子的亂打，焦鼻咀流血起身逃跑，受人追打，倒仆在「二七」化工門市部門前的地上，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在大陸各地，人打死人原是平常事，焦春亮的被人活活打死，從中共鄭州市委會的「公文書」中，也確認是千眞萬確的一回事。不過它們今天不承認老焦爲保毛的「烈士」了。

這樣「簡單」的「眞相」

在此一翻毛案決定的四個月前，四月六日的香港「大公報」，刊出了「節民」所作「河南『天安門事件』眞相」一文，說出其「眞相」的另一種事實。該文畧稱：「兩年前的清明，河南也有它的天安門事件——鄭州『二七紀念塔事件』。那天，人羣聚集到了塔前悼周。有人竟出來阻攔，並還在爭辯中言出不遜。衆怒難犯，不免挨了打。（筆者）在新鄉聽說，此人挨打是實，但並沒受甚麼重傷。可是後來此人竟然在醫院死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當時的河南日報大篇幅地以報導，莫名其妙死去的那個人被封當『烈士』。」

這一「眞相」的報導爲：「此人挨打是實，但並沒受甚麼重傷，可是後來竟在醫院死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於是這位作者對這位「烈士」，大做其鞭屍的文章。說來這篇文章却十分權威，後來中共鄭州市委會也跟着鞭起焦屍來，其實眞正的意義即在於鞭毛屍。

當兩年前焦春亮的命案發生後，當地「文革派」於慶祝中共所作黜鄧升華兩決議，舉行「批鄧」的示威遊行時，對死焦表示了「無限的敬意」，嗣後提出追認焦爲中共黨員和保毛「烈士」及開悼會等要求，鄭州市委會一一接受了。該市委會在對本案的決定，讚揚焦春亮「爲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獻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對焦春亮的悼詞中說：「要學習他認眞學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立塲堅定、旗幟鮮明地爲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同反革命、同打砸搶者英勇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雄風尙。」

事隔到年多，中共鄭州市委會又自打咀吧，撤銷其過去的「決定」和「掉詞」了。這就是說死焦的保毛，並不是那麽一回事；也更可以說，就因爲他保毛，今天才要受鞭屍。得中共的內訌來說，江青一伙即因其爲唯毛派，今天才到了罪該萬死的地步，此聘其明證。

工人大罷工的反共革命

兩年前河南的小太安門事件，是悼周活動？還是要打倒政權的革命行動呢：請看這一事件的經過：當年四月四日，河南各地發生大工潮，首先發難者爲鄭洲鐵路局貨運部門的工人，要求恢復發給

超時工作額外津貼、生產補助費和超額完成任務獎金等，因為得不到結果，於是罷工行動擴及全省各地。

事後偽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承認，全省二分之一地區，受此罷工的影響，其中被捕工人達一萬六千三百多人。其時大陸各地鐵路連續三年的攤瘓，其罷工「總指揮」聘為鄭州鐵路工人。適當此次工人再罷工第二天的四月五，有人到鄭州電信局拍發前往北平的電報，聲援天安門羣衆討毛的起事，遭該局營業員焦春亮的拒收，引起了鬪毆的事件，焦受重傷送醫時死亡。這一因拍電報打死人的消息，外國記者還由大陸發出新聞電，迅傳播到自由世界角落。

此事發生後，過了四天的四月九日下午，中共河南省委會在鄭州召開「憤怒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罪行」的羣衆大會，據當時「新華社」的報導，參加的人為「十五萬軍民」該省頭號人物劉建勳對行凶打死焦春亮的傢伙，聲稱「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給階級敵人以堅決回擊」，劉並處召與會羣衆，要以此來保衛老毛、毛黨中央和毛政權的暴政。

同時鄭州市委會又召開了「批鄧」的大會，對三千多市級幹部續作焦案的報告。

對此事件作較詳細報導的，為事隔一月的五月四日，河南地方廣播電台根據「河南日報」所刊「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介紹鄭州二七廣場與及革命暴徒鬥爭中英勇犧牲的焦春亮同志」的一篇通訊中作廣播，透露了四十歲的郵電工人焦春亮，「挺身而出與一小撮階級敵人英勇鬥爭，為保衛毛主席……壯烈犧牲。」

當時中共河南委會及其機關報「河南日報」，還公開指責指揮「反革命破壞活動者，是鄧小平的黑幹將」，焦的血債自然要在這些人的身上討回來。於是在進行「批鄧」運動中，整掉了一些人。到了江青事件之後，「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橋芝和中共河南省委會書記耿起昌以下一干人，先後被整肅。

焦春亮被鞭屍，是毛死兩年後，翻毛案初出爐的樣品貨，這貨色如果在它們內訌的市場上，得以順利推銷的話，當然會陸續推出如此新品貨，以廣其招徠。我們可以她此說，焦春亮的事件，不過是共黨權互咬中的先聲而已。

中共的「清宮風味」

青冥

十月五日，大公報大肆宣揚中共的「清宮風味」：「北京已推出滿漢席。近日，日本的食客試食了一次，並由日本各大報駐京特派員圖文並茂發了消息，轟動一時……擺席的地點，就是當年清朝的離宮……在這裏吃到清宮的正統御膳，心理上首先就有不同的感覺。其次，在仿膳享受滿漢席，所用食器確實是清宮使用的，有些食器是眞珠鑲製的，僅這兩點就非香港的滿漢席所能比擬……目前仿膳供應的滿漢全席，其正式名稱是『清宮風味』……美國的布熱津斯基來中國時，鄧小平副主席請他到仿膳吃了頓『清宮風味』，但比起這次日本客入吃的，質量還是不及。」

共黨自稱是「無產階級革命政權」，「無產階級革命政權」竟然以「清宮風味」為號召，眞堪莞爾。但要不是大公報提起，不才未必想到共黨實在頗有「清宮風味」。

談到清宮，自然想到一個懼外仇外、媚外崇外，喪權喪地、賠欵的辱國朝廷。這些「清宮風味」，全都表現在中共的外交政策裏謹畧述一二，以為大公報的旁證。

「仇視、鄙視、蔑視」美國是中共早期的外交主題曲；仇外不夠，還要媚外——「一邊倒，倒向蘇聯」；媚外不夠，還要割地——一下子便割了外蒙古給蘇聯。不料蘇聯——這個「社會主義陣營裏的頭」——在飽嘗「清宮風味」後，一翻臉便視中共如死敵。中共在驚怖之餘，又思效法晚清的洋務運動，鼓吹甚麼「四個現代化」：但在共黨心目中，「現代化」的意思就是討好美、日等國家，於是布熱津斯基和日本人也可以嘗到「清宮風味」了。鄧小平最近把釣魚台敬獻給日本，這一定就是倭奴特別喜愛的「清宮風呼」。

清庭與外國衝突，結果總是在列強的軍事壓力下低頭，賠罪賠欵。中共較清庭大方，祇要別人肯跟它打交道，準可吃到甜頭。例如也門在一九五六年承認中共，中共馬上給它一千七百四十萬美元的無息信用貸欵；柬埔寨在一九五八年蹈也門覆轍，中共便義不容辭地奉上價值二千二百四十萬美元的物資和服務。正如「學聯報」最近承認：「大宗的援助如對北朝鮮、坦贊鐵路不說，一個百萬人口的小國的元首去一趟北京就往往取得幾千萬美元的援助。」清朝賠欵給外國完全是為勢所逼，而中共却是自動輸錢與外國，這樣雖然苦了百姓，却保存了「清宮風味」，大可無愧於清庭了。

時事評論

香港的「官民溝通問題」

徐達文

四位非官守議員最近在立法局會議上，辯論港督的施政報告時就「官民溝通」問題發表的意見，不僅說出重視官民關係的重要性與官民溝通的必要性，更道出了形成官民隔膜與官民衝突的關鍵所在。因此，這四位議員的意見，確值得港府當局特別注視的，並應將之作為改善官民關係的重要參考及施政依據。

誠如鄧蓮如議員客觀指出，本港社會隱伏的不滿都不是循西方方式表示出來的。不滿的情緒常藉着最小往往不能逆料的事件引發。倘政府以為市民事事緘默便等於事事滿意，那是「很危險的」。即使本港的政治環境特殊，但本身已經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這情況較以往更顯著。倘政府忽視這點，亦同樣危險。當局必須正視一個事實：「今日的香港並非歷史演變的偶然結果。」這一觀念，正是港府在擬訂政策及執行措施時，所應該持有的。如果港府能重視民情，瞭解民意，及滿足民望，就能贏得市民的好感及獲得羣眾的支持。這種好感與支持，肯定是社會安定與政策貫徹的重要保證。

如果當局不重視民情，不瞭解民意，及不滿足民望，以為一切措施可以用官方決定及壓力手段，去強迫執行，這對民心背離，羣眾的情緒，以致社會的不安，都會隱伏及引發一種難以預料的危險因素，故在若干措施上，忽略這種表面小小，實質大大的因素，也是極之有害的。更何況這種因素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士所煽動利用，其效果是極之「危險的」。

故當局不能以香港目前表面「社會安定」，及外在的「政治保證」，以致某些具有變動性，權宜性，策略性的「友好關係」，就匆忙作出過份樂觀，過於自信的結論，並以這些「結論」作為某種條件及一種手段，在強行推行一種與香港市民意願完全違背，與香港民主政制違背的措施，從而忽略了民情及看輕了民心。這種最有偏見性及投機性的傾向，也同樣是「極之危險的」。

為了香港的民心安定與社會穩定，港府最需要的，並不完全是依賴強權的「好感」與「施予」，而換取得來的「支持」，並將這種「支持」，作為對香港市政推行的「有恃無恐」；而是需要市民真正支持的「有備無患」。這才是香港安定及香港成長的重要基礎。

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要重視民情及接納民意。比如非官守議員黃麗松所建議，港府確保在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的程序之間，能全面及有系統地徵詢各方的意見，俾使大眾能充份明瞭計劃的細節及實施的辦法。社會人士參予制定政府政策的意識，應進一步予以推展，使公眾在策劃政策與施行上有參予的意識。他並指出，「港府應利用各諮詢機構，不要使其『形同虛設』，這些機構的真正功用是以諮詢方式來帮助政府，而不是監督機構，待政府作出決定後才提出質詢。我們認為，要做到公眾具有參予感及歸屬感，政府的主動，是極為重要的。而港府重視市民的投訴，正是政府採取主動的表現」。鄧蓮如議員為此特別指，「港府輕視市民投訴，隨着打發，以為這些投訴只不過來自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組」，她認為，「雖然很多控訴都是由壓力小組所唆使，投訴的亦不過是比較輕微事情，但如將一切投訴都當作小事輕率打發，則肯定是錯誤的」。

無可否認，近數年來，港府對民意方面。比以前較為重視，並通過各區民政司署的建立，社區活動的開設，及政府機構的公關部門的設立等，以溝通官民關係，以了解社會民情。港府這種意願做法，是可以肯定的，但效果仍未如理想。致近年來，在某些官民問題上，就產生一些令人遺憾的事件，像荃灣收取民居以建地下鐵路的官民衝突事件，像英軍毒打逃港難民事件，像警察在鬧市開槍事件，等等都足以影响官民關。故港府對這類似乎是「小事」的問題，應給予一定的重視，以免由此而引發更大的衝突。

世上從來沒有一個政府不需要人民支持的。要人民支持的先決條件，就是民主自由，就是人權人道，就是民富民享。香港基本上具有這種條件。但港府不能以此「沾沾自喜」，因為還需要官民的溝通與民主的維護，才能將這些條件保存及擴大。

四面楚歌的中共

秦明

中共頭子鄧小平這次走馬東南亞訪問，第一站爲泰國，第二站爲馬來西亞，第三站是星加坡。他的這趟東南亞之行的最大目的，不外是想把泰國、馬來西亞和星加坡拉入反蘇陣綫。由於蘇共和越南簽訂了一項廿五年友好合作條約，這項條約事實上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是針對中共大陸的，所以中共希望東南亞國協的五個國家能和中共接近，特別是泰國、馬來西亞和星加坡不要和越南接近。可是這方面中共心情非常矛盾，它要討好和爭取東南亞國協，就必須放棄支持在這些國家內的共黨游擊活動，可是如果公開放棄，一方面失去了共產主義的基本立場，與中共的輸出革命相違背；另一方面蘇共越共必然爭取和支援這些國家內部的共黨活動。所以中共在東南亞的外交雖然積極，可是成就不會太大，因爲它的外交政策本身存在了極大的矛盾。

蘇越的同盟，對中共構成了嚴重無比的威脅，因爲使它腹背受敵，更嚴重的是給蘇聯提供了一個最良好的海軍基地——金蘭灣，蘇聯一旦使用金蘭灣，勢將對中共的南海艦隊形成拊背之勢。最近蘇聯的第六空降師曾在西伯利亞舉行了好幾次空降突襲實兵演習，同時蘇聯在外巴卡利及西伯利亞軍區配置了若干新型坦克及裝甲運兵車，而空軍方面蘇聯擁有一千八百架到兩千架飛機，在過去十八個月，蘇聯遠東空軍在質的方面也不斷改進，蘇聯最新的戰鬥——米格廿三、米格廿五、米格廿七各型，也已進駐遠東地區，同時其戰鬥轟炸機部隊也因配置了SU十九型機而實力大增。蘇聯最新的SS廿型機動飛彈，射程四千哩，也已配置在西伯利亞，這些飛彈的目標都固定對着中國大陸。

陷在三面包圍中

日本防衛廳消息人士說，蘇共正考慮爲其太平洋艦隊建立第四個主要基地，擬議中的地點是北海道最北端以北大約八十哩的庫頁島上的柯沙科夫。還有蘇聯的陸軍在其第一綫陸軍師和空軍團附近儲存了大量的神經毒氣。

蘇聯對中共的威脅是具體而認眞的，中共目前聯絡日本，日本在蘇聯進攻大陸時毫無能力可以支援，何況日本本身同樣遭遇到蘇聯的威脅。同樣的中共想爭取東南亞國協，這些國家既無力支援，也沒有能力牽制越共，最多只能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

事實上中共當前不僅是兩面受敵，更嚴重的是被三面夾擊，從東北到西北是蘇聯大軍壓境，使中共日夜爲之寢寐不安，而在西南從雲南到廣西，又受到越共的困擾，越共對中共的強硬態度，中共毫無辦法，因爲如果中共和越共武裝衝突，蘇聯一方面支援越共，一方面在北方施加壓力。而在東南沿海，它又恐懼我中華民國揮軍反攻，在浙閩登陸，解救大陸苦難同胞。一個政權陷在所有充滿敵意的國家包圍中，其生存危機之嚴重眞是無以言喻。

奴顏無耻的低調

揭穿鄧矮仔這次東南亞之行，包括前次到東京之行，可說是自揭其搖尾乞憐的底牌，不打自招的供認出三面受敵，四面楚歌的困境。

例如去到日本東京，求見我中華民國戰敗國的日本「天皇」時，爲了討好曾向我無條件投降的日本「天皇」，竟不惜將八年抗戰的血債「過去的讓它過去」的低調獻媚，把我國爲抗戰而犧牲的軍民，被日本軍閥屠殺的無數同胞血債要一筆勾消。中共這種奴顏無耻的通敵罪行，可說是卑劣已極。

由於矮鄧賣國求榮的罪行太可耻，在日本東京曾激起反共愛國僑胞的公憤。而有遊行示威之正義行動，矮鄧東亞之行，何其尷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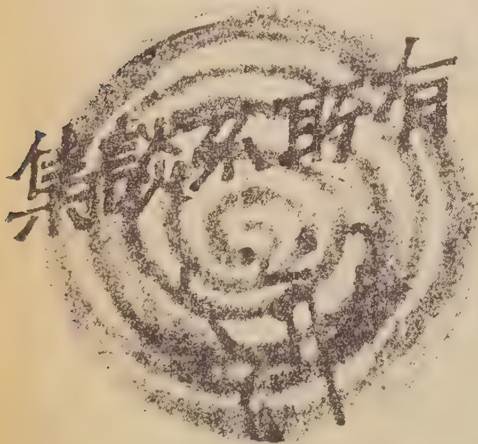
眞正的形勢大壞

在馬來西亞，曾被地主國安排到民族紀念碑去獻花圈。

吉隆坡的民族紀念碑，是反共的象徵，和馬來西亞政府成功剿共的紀念，等於是一座反共的精神堡壘。

矮鄧爲了統戰滲透而走訪吉隆坡，地主國如果有心表示「友好」，這一個最使來訪客人難堪的節目，大可以免去的，然而還是依照慣例安排了，雖然矮鄧不敢面對反共的精神堡壘去獻花。但已足以說明：矮鄧施展笑裏藏刀的攻勢，却攻不破馬來西亞反共的人心！

更妙的是胡仙翁正式向矮鄧提出不得干涉內政的警告。對企圖搞滲透統戰的中共來說，可說是自取其辱！有人以爲中共的外交活動很積極，但從矮鄧到處碰壁的情形來看，正顯示中共的色厲內荏，處境艱難的最大掙扎。事實上它的國際環境是最惡劣的，因爲它是三面受敵，四面楚歌，歷史上還很難找出像它這樣充滿危機的「國家」情勢。從前毛澤東在世時喜歡用一句「形勢大好」的話自已安慰自己，現在這句話已經久不用了，因爲眞正的情況是形勢太壞！



華鄧圍魏救趙之謀

最近中越共又在邊境大打出手，可能將如同中蘇共之間的珍寶島衝突，猛打一回合之後，即轉為斷續零星衝突，不致形成進一步的大戰。因為顯然的，彼此都有重大顧慮，不會使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

中越共間的衝突是蘇聯和中共在中南半島鬥爭角逐的尖銳表現，也是共黨政權間鈎心鬥角，大圈層和小圈層縱橫交錯的糾鬥。若單就地理位置和彼此間的形勢來看，幾乎可以說中蘇越棉共等，都在玩着「遠交近攻」的策略。試從最小圈層說起：

高棉在與越南對抗中，依恃中共，其他因素之外，怕緊鄰的越南侵併或支配使之成附庸的附庸，此當為主因。高棉無法依賴越南的靠山蘇聯之幫助，只有依恃中共。畢竟高棉和中共之間還隔着越南與寮國。在處心積慮企圖伸手於中南半島的中共而言，這自是求之不得的。

再看越南，在吞併南越之後，野心勃勃，企圖控制高棉、寮國，而成為中南半島的小霸王。它所畏嫉的是北邊的緊鄰中共；為抗此強鄰，爭取相隔遙遠的另一強權蘇聯亦是形勢所使然。再進一層看，中共的企圖亦復如此，為對抗陳兵邊境、虎視眈眈的蘇聯，才不惜與「美帝」勾搭，而以「反霸」來抗拒蘇聯勢力。倒回頭來看，蘇聯對中共陳兵邊境不斷衝突，而討好援助越南，中共與蘇聯在邊境交兵而勾搭美國、日本，援助高棉；越南進攻高棉，又與中共在邊境衝突，而討好求助於蘇聯。一言以蔽之，都是「遠交近攻」策略的運用。

從這次中越共間的大規模邊境衝突的報導，可以看出，主動出於中共，而中共企圖又在聲援高棉，威脅越南，也可以說是「圍魏救趙」的謀略。

從去年底以來，越南和高棉間就不斷有大規模的激烈戰鬥，最近的情勢，嚴重到連美國都表示「極大的關切」。在越、棉間的戰事中，高棉無疑是弱者，中共儘管對高棉支持，却是壤地不相接，武器、軍火、人員的援助都很費周章。河內在指責中共挑起大規模的邊衝突時，更指控增調更多軍隊和武器往高棉，並指已駐高棉的中共軍隊及顧問有十萬名之多。中共與高棉隔着越、寮兩國，陸上相距有數百公里，兩國皆不可聽任其軍隊武器過境；從海上運輸，中共難有此龐大能力，且必早為鄰國發現。河內之說當屬故作誇張，俾轉而以其擴大高棉故事責任加之中共。從情勢觀察，中共之最近以重兵集結越南邊境，並挑起這次大規模的邊境衝突，其企圖就在對大舉進攻高棉的越南施威脅與壓力，藉以逼使越南罷手，以間接救助高棉，這正是大家熟知的「圍魏救趙」之計。

「一波纔動一波隨」，越棉中蘇共間層層糾纏，縱橫交錯的情勢，彼此息息相關，一動皆動。「遠交近攻」之



中共對東南亞外交攻勢

一知

東南亞局勢一直不穩，由於越南與中共的衝突和高棉與越南的磨擦，以及由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和菲律賓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的政治角色日益重要，這個地區將成為強權爭取的對象及注視的焦點。

在越南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後，週末期間，中共為了對抗越蘇的影響，及對東南亞再度展開了外交攻勢。由中共高級頭目率領的兩個代表團，分別前往這個地區訪問：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所率領的四十人代表團，已抵達曼谷訪問。鄧小平此行的目的在於爭取東南亞國協的友誼。他除了訪問泰國之外，還前往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必須指出的是，新加坡尚未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中共「副主席」汪東興及「副總理」余秋里亦於同時率領一個代表團至金邊訪問。在越蘇友好合作條約簽訂之後從事這項訪問。汪東興此行的目的在重申中共對高棉堅強的支持。余秋里的參與此行，顯示中共準備協助金邊重建高棉，因為余亦是中共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汪、余一行中還有一名中共的高級頭目，那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

北平之極為重視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一方面是因為地理上靠近的關係，另一方面則由於蘇聯企圖對中共形成「戰略包圍」的態勢。河內的投靠莫斯科，使得北平感受到越蘇聯手在此地區發展勢力的威脅性。

因此，鄧小平此行必然會表示支持東南亞國協在東南亞建立一和平區的觀念。

但是，東南亞國協的會員國對於中共的態度將會存疑。因為，北平政權仍然支援東南亞地區共黨的非法活動。

由於共黨顛覆及叛亂活動仍為心腹大患，東南亞國協的官員自然非常注意中共的企圖。他們認為，中共在這個地區採行的是「兩面」政策：一方面努力謀求建立良好的「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則依舊援助該地區各國境內的兄弟共黨。

總而言之，由過去幾個月的發展看，東南亞已成為強權競相爭取的目標。在過去六個月中，曾經訪問此地區的各國重要官員包括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越南總理范文同、高棉副總理英薩利、美國副總統孟代爾，以及蘇聯副外長費魯賓。東南亞國協之所以受到這些國家的重視，是因為他們在外交上走中立路綫，而最近，這個組織又強調對外政策的獨立性，所以他們將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乃愈趨明顯。

共產集團對越南援助

對東歐共黨集團國家來說，支持與維持蘇聯與越南的密切關係，以及協助重建越南的經濟，現已證明是一個沉重的負担。

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拉攏越南並使其疏遠中共的代價約當三十億美元。

這筆數字代表了從現在起到一九八〇年初期之間越南大概需要的開發經費，這是共黨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於今年九月在「外蒙」的庫倫召開會議時所提出的。

在越南於今年六月加入這個組織以前，「外蒙」是這個共黨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中唯一的亞洲會員。

、不過越南在它與美國的長期作戰期間，已曾接受東歐共黨國家的大量援助其中包括軍事援助。

而今，由於戰後重建與一般開發計劃的大量需要，越南的需求更甚於以前。而且儘管目前越南負債不少，共黨集團的這個「經濟互助委員會」還準備資助他們。

據東歐消息人士表示，越南在未來三年中至少需要三十億美元。不過由於它的稻作被水淹沒，再加上應付它與高棉，中共的衝突所需的費用，這個數字還很可能再增加。

雖然法國、丹麥、日本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曾經提供了若干貸欵給越南，越南還是無法指望西方國家或其他非共黨國家給予它什麼財務援助。

再者，越南也無法再從中共獲取援助。

所以，這是大有利於蘇聯採取反應的時機。不過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所有承諾中，蘇聯雖將負担其中至少一半的援助，東歐國家却也必須分担大量的援越配額。例如小小的保加利亞早在協助發展越南的鑛業設施，興建水力發電廠及發展木材業，如今還將提供貸欵到一九八〇年以供越南購買機械、鋼鐵、化學品及消費物品。而在提供援助方面居「老大哥」地位的蘇聯則將在未來數年中，協助越南發展九十個新企業。

越南的第二大施主仍是東德，去年它提供的援助佔了整個東歐集團援越總額五分之一以上。東德所將提供的援助數字仍將接近這個水平。東德不僅將提供精密的電子、化學與機械工業，同時亦將在東德爲越南的金屬工人設置一個訓練中心，並協助其都市計劃與建設工作。

捷克和匈牙利亦將提供較多的專業人員的訓練。捷克將增加工程援助，匈牙利將協助越南興建工廠。羅馬尼亞分配到的協助項目中則包括有鑽油設備，鑒於報導所稱越南南部外海發現了石油蘊藏，這是一個令人注意的援助項目。

李凱詩



大陸通貨膨脹嚴重

露出來的。

投書中說，自從兩年前「四人帮」倒台以來，糧價激漲，許多北平市民已買不起新鮮的水果，再不久或許也將買不起蔬菜了。

在信中只自稱是低收入工人的趙前和劉文抱怨，例如葡萄價格幾乎已增加一倍。他們說，番茄價格也已增加一倍，而且綠豆、黃瓜與扁豆的價格也都每週不斷上升。

他們寫道：「編輯同志，我們十分担心這些發展。假如蔬菜價格在秋天就已這麼高，到冬天時還有人買得起嗎？我們希望你們以及領導同志能聽聽羣衆對這個問題的心聲。」

他們也指控，北平市場的許多食物越來越少，甚至「連那些準備付這麼高價錢的家庭主婦」也不易買到。

在嚴密控制的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這封信，不但表示這種抱怨是有充分的證據，也表示在中共的當權階層裏，已有人決定應可承認諸如通貨膨脹與食物短缺之類的問題存在。

這種率直的作風與以往大相同。尤其在毛澤東當權的晚年，中共處處都在掩蓋這種問題，懷疑那些胆敢公開批評的人之「忠貞」，並吹噓中共已經避免了世界其他地方的那些經濟病態。

事實上，直到今年夏天，中共還常常硬發給外國訪客一本名爲「爲什麼中共沒有通貨膨脹」的小冊子。這本由中共經濟學家所撰寫的小冊子，描述所謂中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北平之吹噓，其實是假的，雖然有些外國的經濟學家相信，中共或已力避免了西方國家所發生的那種物價上漲情形。

由於諸如米、肉、及食油之類的主食品依舊要嚴厲的配給管制，所以一般人仍不能多買，即使有多餘的購買力也沒用。

「人民日報」的編輯沒有對這些爲糧價所苦的讀者提出任何解決之道，但駐在北平的「外交」人員說，中共當局至少已在北平採取了對付物資短缺及價格高昂的若干措施。

爲了供應北平市民的需要，中共當局下令將產品從遙遠的省份運來。中共「官員」告訴一位西方的外交人員說，中共當局付了額外的運費，才使售價未受影響。

地方的廣播暗示，長期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應解除對農民的意識型態方面的若干限制。

最近一系列的廣播曾表示，中國大陸的七億農民已經獲得保證，他們總算可以把在私地上種植的蔬菜及飼養的家畜在公開的市場上出售。毛澤東曾譴責私種農作物及自由交易是資本主義的作風。

魯曉譯

沙達夫人談中東和平

陳獨塵譯

在埃及總統沙達夫人住的那個地域裏，女人敢公開說話是件罕事，可是沙達夫人若要發抒己見時，是從來不會感到顧忌的。在沙達和貝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前幾天，「新聞週刊」訪問了沙達夫人，以下是部份內容



願齊力建設永不怕失望

問：一年以前，幾乎沒有人能想到埃、以之間會出現和平。你當時想到沒有？

答：老實說，沒想到這種地步。我一直在這麼祈禱，因為上兩次戰爭裏，我都在醫院裏看護軍人，他們是從西奈送回來的，有的眼睛盲了，有的手足也都殘廢了。我深深了解，戰爭的結果於雙方都會是損失慘重的。

我丈夫那一次青史留名的到耶路撒冷訪問時，我有種說不出來的感動。如今，以、埃和阿拉伯世界的女人——我們所有人——終於都能把力量用來建設國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了。

問：去年一年裏，你或你丈夫有沒感到失望過？

答：我們常常感到失望，大衞營會談期間，我每天都掛電話給我先生。那時候他似乎是失望極了。我就鼓勵他，對他說他已盡人力了，會談到最後一天時我帶女兒出去吃午飯，回來後別人說，我丈夫來過兩次電話，馬上我就打回去，他說：「這件事我要你第一個知道：在三小時之內，我們要到華府去簽約了。」我說：「眞不敢相信。但這個結果你是不是滿意？」他說：「如果不滿意，我幹嘛要去簽？當然我很滿意，很高興。」

為和平大業邁出第一步

問：去年一年對一家人有甚麼影響？

答：因為希望和平我們就都緊緊團結在一起。去年十一月我丈夫在耶路撒冷的艾爾阿克沙回寺祈禱的同時，我們的孫女兒誕生了，是早產了兩個禮拜，我們因此把她看成家裏的一個好預兆，象徵吉祥。不過她的雙耳畧嫌大了一點，不頂正常。所以我和我丈夫開玩笑的說，她是特別為了和平而來到世上的，是為了耶路撒冷之行來的，以便和我們同慶這次訪問。如今，她因聽進去太多和平方面的事，聽成招風耳了。

問：有些阿拉伯人反對你丈夫和平生動，你有沒有因此不安？

答：雖然並不是所有阿拉伯人都同意我們，但我相信，等他們知道我丈夫並不單單是為埃、以和平而努力時，他們便會跟我們走了。我丈夫也是為巴勒斯坦人、叙利亞人和約旦人談判的。我們走第一步，他們會跟上來的。

盼以色列諒解巴勒斯坦

問：為甚麼你認為他們會跟上來？

答：因為就跟人的個性會改變一樣，在和平的環境裏，事情也會變的，就拿學童們做比方吧，我們打仗時，學童繪的畫上是些炸彈、戰車和戰爭。但在和平的環境裏長大的話，事情就會變的。我們小孩會畫出和平景象的圖畫，不會把創造力浪費在戰爭構思上。

問：如今你們兩國正在朝這個歷史性的和約簽署路上走，你有沒甚麼心裏的設想對以色列人講。

答：我想說，我是十二萬分的高興，我們終於要簽約了。恭喜貝金總理和以色列人的成就。我們彼此期待這刻已經期待很久了。希望他們繼續為和平而努力，因為眞正的和平是需要時間的，簽約並不代表大功告成，而是個開始，我們必須把感情轉成具體的事情。

但持平而論，以色列必須了解的是，巴勒斯坦人一定要有個家園，不能因為自己要舒服而安全就滿足了，也要看別人是不是也舒服、也安全。我知道巴勒斯坦人行事不當，但我決不能因此震怒，因為當我設身在他們立場時，我就會感覺到他們的感想。

問：你是不是很以為以，埃能建立一個眞正且持久的和平？

策：我不指望一切事情會在一夜之間，或一天之改變，不過我很樂觀，因為我相信雙方都希望和平。我雖然沒去過耶路撒冷，但我相信，他們求和之內心比我們還切，因為我們四千萬國民，他們只有三百多萬。戰時，以色列把一半以上的青年都徵去當兵，我們徵召很多人，但北率不一樣。比起以色列，我們能忍更多的苦，能熬更長一段時間。

和平不是繁榮的萬靈丹

問：許多埃及人似乎認為，和平是繁榮的特效藥。你對誇張的期待担不担憂？

答：若指望所有好事能在一夜之間出現是很危險的。我們知道上帝本可在一秒鐘之內創造世界，但他化了七天的時間，這便是教了我們重要的一課。每個人若在自已崗位上盡力，我們就會繁榮起來，不過這是需要時間的。

從「人民日報」看中共動態

古鶴翔

十月廿七日「新華社」轉發北平「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說：「有些人把實用主義奉為處世哲學，他們認為眞理沒有客觀標準，路綫沒有是非，誰的權大，誰說的就是眞理，誰的官大，誰的路綫就正確。他們不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只看風向；不講合乎實際的科學眞理，只講實用，不顧人民利益，只管個人得失，由此產生了政治上的投機性和理論上的搖擺性。」

「人民日報」這一段口供，正確極了，筆者對上述的話，早有同感，而且曾經多次加以論述。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筆者在時報說：「『有權有理，無法無天。』這便是中國大陸的眞相。因此，華國鋒和鄧小平就要寸權必爭，決不退讓。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四人帮餘黨』華國鋒可以高呼打倒『四人帮』；而『黑貓』鄧小平也變作『紅貓』，並把一切罪行歸於『四人帮』及其『餘黨』，即華國鋒、汪東興和吳德等。為了權力，共產黨不管人民的死活，更不關懷同胞的福利，共黨口中的『為人民服務』，事實上是要人民為當權派做牛馬。」

今年九月十三日，筆者在「沒有是非標準的中共」一文指出：「中共只是掛着『馬克思主義』招牌的騙子。中共之所作所為不但違背中國人民，以及全人類的利益，也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

今年十月四日，筆者更引述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晚年時候的一首詩，指出中共禍國害世集團的特徵是：「食人及其類，勛舊一朝烹。高踞萬民上，萬民齊屏營。有口不得言，伏地傳其聲。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雲雨翻覆手，信義鴻毛輕。」

現在「人民日報」已證實筆者對共黨的指控十分正確，半點不假了，但「人民日報」仍然不敢承認的是：直至今天，中共禍國殃民的本質依舊沒有改變，共黨頭頭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仍然在激烈地進行着，共黨依舊千方百計地欺騙、壓迫和奴役人民，依舊勾結外國人來奴役同胞，只是壓迫人民的手段和勾結的對象不同罷了。

過去共黨禁絕人民「鳴放」，現在共報也發出痛苦的呻吟了，但把痛苦的根源統統推到已垮台的林彪和「四人帮」身上，似乎林江等並不是共產黨似的。

鄧小平在日本說：我們來日本目的是學習，亦打算向所有先進國家學習，我們明白自己實在落後。一個人天生面孔醜陋，硬裝俊俏祇令其更愚昧無知。」

中共一向狂妄自大，並且胡說甚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現在又自貶為「面孔醜陋」，實在令人齒冷。

我們中國人確信，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我們有我們的優點，也有我們的缺點。我們不應狂妄自大，自詡「東風壓倒西風」，但我們也決不是「面孔醜陋」的民族。鄧小平伸出罪惡的雙手，捧着中國的資源，跪在日本人面前呈獻釣魚台的醜劇，實在丢盡中國人的臉。必須指出：「醜陋」的只是共產黨，決不是中國同胞！

為了向日本人獻媚，鄧小平公然主張十年之內不接觸釣魚台問題，其至他這一代也不接觸釣魚台問題。即是說，只要鄧小平和卓琳一家可以繼續騎在人民頭上食「滿漢席」，以「眞珠」作食具，不停地乘坐飛機到處玩，何必管甚麼國家民族的利益！

只要可以用飛機接運「牌友」玩樂，只要有專員待立在厠所前以熱毛巾供應他揩手，只要到處有名厨使他享受「清宮風味」，鄧小平實在不必顧及國家民族的尊嚴，甚至「共產主義的理想」，也大可置諸腦後。

在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三日，「新華社」猛烈抨擊日本企圖吞並中國領土釣魚台的陰謀，指責日本軍國主義者玩弄「擱置」或「凍結」起來的手法是「掠奪中國及朝鮮淺海海域的海底資源。」

在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四日，「新華社」又指出：把領土主權和海底資源「擱綫起來」，先搞合作開發，是十足的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

照這樣看來，「林彪」和江青雖然不是好東西，但總比周恩來和鄧小平畧勝一籌。

鄧小平帶着卓琳到東京去遊埠，並且叩謝日本天皇，可謂丢盡中國人的臉。必須聲明，並非古鶴翔創造性地指出鄧小平借工作為名，遊埠為實，指出鄧小平利用職權遊埠的是「北京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總部政策研究室紅旗戰鬥隊」，原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的「紅衛兵報」發表。

「紅旗戰鬥隊」說：「一九六一年春……鄧小平……同黑帮大頭子彭眞，劉仁到順義，懷柔農村合伙去搞所謂『調查』。他們這些資產階級老爺，根本不到羣衆中去，只讓帶去大批嘍囉和一般工作人員到村子裏搜羅一些材料。他們却躲在舒適的專用列車裏面，終日打橋牌。劉仁還把反動透頂的吳含從城裏叫去，專陪鄧小平打牌。就這樣地把黑俱樂部搬到了專用列車裏。」

「紅旗戰鬥隊」指出：「一九六四年夏，鄧小年同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楊尚昆、薄一波等人去東北『視察』，名曰『視察』，實為遊山玩水，帶着老婆，兒女乘專車遍遊小興安農林區和渤海，以及清朝皇帝設在承德的避暑山莊等地。途中，鄧小平牌癮大發，長途電召反革命分子萬里、吳含等前去。萬里由於北京不能脫身，立即由吳含帶兩人『絕密』動身前往，乘楊尚昆的專機從北京直飛哈爾濱，專陪鄧『皇上』乘車周遊、打牌。」

精密導引武器（上）

陳金耀

精密武器是一種利用導引方式使其命中目標的武器。概括言之，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在導引過程中尙需人力參加；另一類則在發射之後就完全自動導引。

直到目前止，炸彈炮彈，和飛彈都是以一種半放式任來發射。有許多外來而不可預測的力量對彈道發生影响作用，所以到底落點在何處是不可能作精密的預測。爲了補救這種精確度的缺乏，一共只有兩種辦法：（一）發射大量武器，像地區性的轟炸，希望至少總有一部分彈藥可以擊中目標；（二）又或如炮兵所用者，利用觀察員報告彈着的位置，以來修正火炮的射擊。但這種辦法不僅浪費彈藥而且也無異于先向敵人發出警告。至于轟炸，是衆所周知，從來就不會太準確，而飛彈也不能絕對命中。彈藥的大量浪費相當驚人，但大家都只好接受，因爲更無其他較好的辦法。在越戰中，美國人計算需要三四〇顆炮彈始使一名敵軍喪失行動能力，要有一二〇〇顆才能使一名敵軍陣亡。誠然，炮彈不能算太貴，當時一般成本不過每顆一百元，但這樣計算也可以發現殺死一名敵軍需要成本約十二萬美元。

面對着這種驚人的事實，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就開始尋求較經濟的方法，最後遂終於找到了「精確導引武器」（精導武器）。

精導武器的最終目標是要保證每顆彈藥，不管如何發射，都能命中其目標。炮兵也不必再試射，炮彈和炸彈也毋需再大量消耗，甚至核子武器都可不必再用。尤其更重要的是，過去因爲必須消耗大量彈藥所以無法攻擊的目標，今後也許只要一發即能將其擊毀。

這種說法好像是經濟家的夢想眞已實現，不過精導武器固然毫無疑問是可以節省若干金錢，但它們本身也是一種很昂貴的武器。今天還無人能夠正確的說出一顆精導武器的成本是多少，因爲它們也有許多不同的種類，所以不可能作一概而論。不過却似乎可以斷言殺一個人所需的成本大致不會高到十二萬美元。

而且無論如何，殺人成本也並非衡量一種武器效力的最好標準。比較更重要的也許是要看此種武器能否打擊敵人的戰鬥效力。舉例來說，使一輛坦克車完全不能行動要比殺死四名步兵更有價値。

精導武器設計者的目的是生產一種武器，在朝着敵方目標的大致方向發射之後，就能憑着其彈體內的感應器以尋找目標並導引武器去擊中它。需要人力參加的部份就只要發射而已。這可能稱爲眞正的「精導武器」。

這樣的精導武器已有很多在使用中，首先說到利用其本身雷達尋到的面對面飛彈，它從一艘船上向敵船的方向發射，利用一種慣性導航方式飛到目標附近，然後自動改用主動雷達去尋找目標並導引飛彈去攻擊。（如美國的「魚叉」、台灣裝備的意大利「奧圖馬」飛彈）

利用紅外綫來尋找目標的空對空和地對空飛彈也要算是眞正的精導武器（如台灣現用的「响尾蛇」、「荆棘」飛彈）。但對于地面目標却很不容易找到替飛彈自尋目標的方法。不過，利用電視是一種可能途徑。飛彈上裝一個電視鏡頭，並從飛機上發射。射手必須首先自己看到那個目標，然後把飛彈上的電視鏡頭對準。當他確認飛彈已經可以「看見」目標時就把飛彈射出，此後就和他無關，電視鏡頭將會導引飛彈去命中目標。美國準備賣給台灣的由曉士飛機公司制造的「小牛」飛彈即爲一例，主要爲飛機所用的空對地飛彈。

電視飛彈是大受能見度的限制，所以當然不能用于夜間，不過新的「小牛」已能適應黃昏或接近黑暗的條件。在能見度很差的地區，此種在越南很成功的電視導引法也就不太合理想。比較有希望的還是紅外綫。

大家都知道，所有一切的物件都會發出某種分量的紅外綫（ＩＲ），物體愈熱，則輻射也就愈強。舉例來說，坦克幾乎經常比其周圍較熱，而且在任何情況中，其引擎都會發熱，所以對于紅外綫構成非常良好的目標。

曉士公司認清了電視的缺點，所以已經發展了一種紅外綫「小牛」。那是不僅可以在黑暗中使用



爲「炮射導彈」發射雷射導引的無人駕駛飛機



能擊穿二五〇米厘鋼甲的「炮射導彈」彈頭裝有雷射末段導引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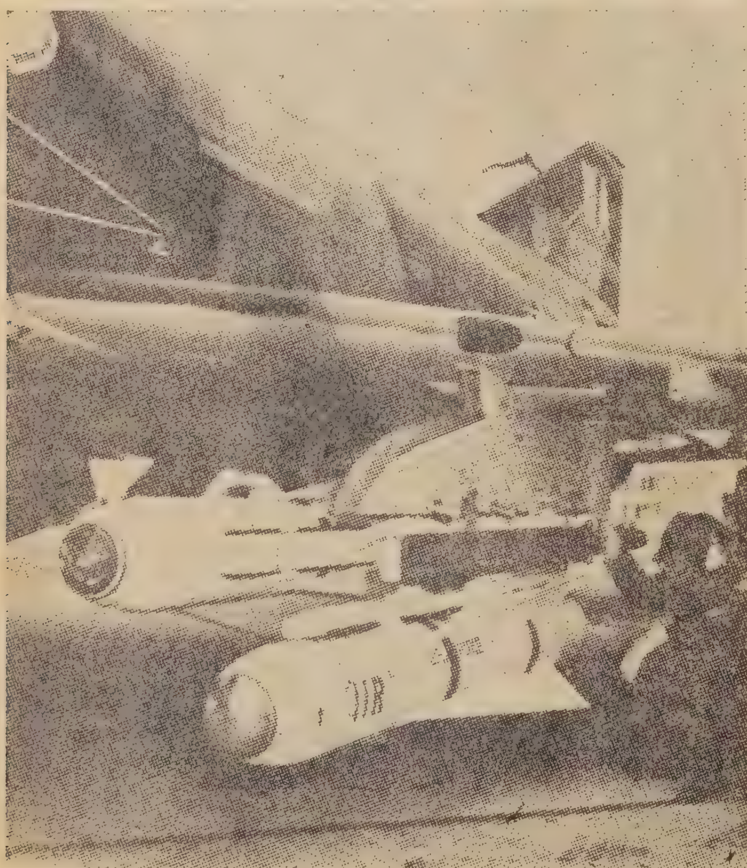
，而且在發射飛機上的乘員也不需要看見目標。使用一種所謂「前視紅外綫」，它可以把地面的紅外綫影像顯示在機艙內的電視屏上。飛行員在其上搜尋目標，在找到之後，就把飛彈上的紅外綫尋找器固定在目標上然後發射。此後它就會導引飛彈去命中目標。

曉士公司宣稱，實際上，這種紅外綫尋找器可以用在許多不同的飛彈或滑翔炸彈上。假使眞是如此，則綫導的戰防飛彈就會遭到淘汰。紅外綫「小牛」的設計是以對抗戰車爲主。至于對其他目標是否也那樣有效則不免有疑問。鐵質或鋼質的橋固然發生夠强的紅外綫，但一般磚造橋或鐵路橋則並不如此，司令部建築物、飛機和工場對于紅外綫似乎均非理想目標，儘管其中也可能有顯著的部分是適合的。

目前少數幾種現有的眞正精導武器所使用的技術又似乎可能會被巡航飛彈所壓倒。此種卓越的設計替精密自動導引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境界。飛彈上裝着一種系統足以感覺其下面的地面，並將其與事先儲存在電腦中的等高綫地圖相比較，因爲認識其所飛過的地面，所以飛彈也就會沿着其預定路綫走。假使在偏差而找不到電腦中的標誌，它就會自動去尋找直到回到正確的路綫上爲止。到了終點時，它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去認識目標並自動進行攻擊，甚至于更神奇的是，它是靠近地面飛，憑藉一種無綫電測高器而來爬高山又降入深谷。所以直到最後一分鐘，它都可以逃避雷達的發現。

因爲巡航飛彈是如此厲害，所以也就成爲戰畧武器限制中的主要問題。蘇聯要求禁用，其理由爲足以破壞戰畧權力平衡，也許蘇聯的要求會成功，但這種原理事實上可以用在戰術性飛彈上，例如「長矛」飛彈，並無自動導引系統（除了慣性導航外），也許將來有一天會把巡航飛彈的自動讀地圖系統用在這一方面。

另外一種自動尋找目標的技術就是所謂「反輻射」，即飛彈上裝一個雷達接受器可以調整用來接受敵方的雷達輻射。利用這種方法即可使飛彈擊中對方的雷達發射器。其主要的用途是從飛機上攻擊敵方「地對空飛彈」的導引雷達。大多數蘇聯的地對空飛彈都是用半主動雷達來追尋目標，簡而言之，一架地面雷達向目標飛機放射輻射綫，飛彈則憑此種輻射綫的感應，反射以尋找、奔向目標。如果使地面飛彈雷達喪失了作用，則地對空飛彈也就會變成了瞎子。



用紅外綫導引的「小牛」飛彈

譚鍾麟剛直敢言

胡養之

最近閱讀譚延闓先生的傳畧中，才獲悉前清兩廣總督譚鍾麟，便是他的父親，再從組庵先生所寫的「兩廣總督先府君行狀」一文中，更可了解譚鍾麟的詳細事蹟。他在文末指出：「謹就府君立朝大節，追憶舊聞，述其犖犖大者，不敢稍涉虛誣，以重罪戾。……」同時，我又閱過「清史稿譚鍾麟傳」則似較為簡畧。

譚鍾麟，字雲覲；初號二監，字文卿，鄉舉後始更名鍾麟。湖南長沙府茶陵縣石牀鄉人，生於清道光二年，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得年八十有四。幼時家貧，而發奮讀書山寺，誦習常至夜分，所處困境，非人所堪，而其志氣彌厲。二十歲入府應試，徒步數百里，往返從不乘舟車。道光廿九年鄉試中式，咸豐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九年散館，授職編修。同年秋，大考翰詹列二等，賞袍料一匹。咸豐十年，派充會試同翼官。鍾麟甫留館，未參與考差，蓋異數之故。

初任御史奕訴解危

鍾麟於同治元年，充任湖北鄉試副考官。二年五月，記名以御史用，同年十一月，補江南道監察御史，當時天下多事，言者雜進，率昧大體，毛舉細故。鍾麟以為御史當忠效補闕，深維國家安危利害，令可施行，苟逞私意攻訐，致朝廷益輕諫官，所關係者非淺，乃奏請申明定例，非廉明亢直有節操者，不得信送御史，違者坐罪其長官，下部議行。三年春，鍾靈截取奉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四年二月，恭親王奕訴被嚴旨罷議和，下事九卿科道，令王公以下詳議具奏，罪直不測。鍾麟獨與署吏科給事中廣誠等聯名上奏曰：



人物春秋

「三月初九日，內閣奉旨交下惇親王及編修蔡壽祺具奏摺件，着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又於十四日奉旨發下醇郡王等各摺，着一併詳議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恭閱惇親王、醇郡王等所奏，均係為大局起見。恭親王自議政以來，夙夜在公，尚無遺誤，屢荷優詔獎其賢勞，在聖恩非私於一人，此天下臣民所共信。至於召對之時，語言不檢，誠不得為無罪，一經天威震疊，當必愧悔交集，補救不遑，臣等伏念海內多事之秋，全賴上下一心，共資康濟，而於懿親王為尤甚，若廟堂之上，先啓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宴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遠繫。臣等職司諫官，未敢緘默不言，至用舍之權，操之自上，非臣下所敢妄議也。」疏入，上大感悟，以譚鍾麟等摺內各語，持論固屬重大，於朝廷辦理此事苦心，尚未領會。因復降旨宣示百僚，以毫無猜嫌之意，命恭王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故，鍾麟名噪一時。

官甘陝助左宗棠平西

同治五年鍾麟以京察一等，授浙江杭州府遺缺知府。浙江當大兵後，百廢待舉，巡撫馬新貽夙聞鍾靈名，相見大喜，即奏補杭州知府。下車以恤流亡，清理獄訟及賦稅為務。並捕斬諸豪强徐正魁、張桂林等。按徐正魁從軍至都司，橫行鄉里，擅殺無辜，又公開奪良家婦，積不法，人側目視，官不敢捕。羣謂黨羽衆，急之且生變。鍾麟不聽，密部署吏役誘入城，急捕下獄，盡案得罪狀，自於巡撫，置之於法。觀者數千人，無不歡呼稱快，六年賞加道銜，是各署杭州湖道，督海塘工濬，長安河皆稱利賴，馬新貽密保才堪大用，故於七年擢河南按察使。八年三月，以母喪歸，十年除喪入都，陝甘總督左宗棠前督閩浙時，知鍾麟才能，乃疏請赴甘肅，既得請，未行，授陝西布政使。

同治十一年正月，獲巡撫事，鍾麟故嘗遊陝，知其民情，至是盡取所疾苦更易之。起初，漢回積不相能，當回亂時，衆禁回民出城，貧苦飢餓者，亦不得出謀生計。鍾麟弛其禁令，漢人不得相仇視；如遇訴訟，也不能有所偏袒。因之，回民感泣，誓不犯法。旋還布政使任，正值左宗棠督師甘肅，設糧台於陝西，各省協助其軍餉，惟道遠或不時至，均賴陝西轉輸，鍾麟乃設局行官鈔，徵發立應，全無留誤，更以餘暇興學，並立書局，濬鄧自渠，教民種桑，蠶織大興，故陝人之所謂「譚公綢」者，即指鍾麟而言也。

光緒元年，鍾麟升任陝西巡撫，先以籌餉有功，賞頭品頂戴，左宗棠復奏言：「數年來百姓綏靖，糧餉不匱，臣得一意軍事，無兼顧之憂，皆譚鍾麟之力。」奉旨賞戴花翎。光緒三年，陝西大旱，鍾麟既有先事之蓄，又嘗依社倉法督州縣積至數百萬担，乃盡發以賑，選任幹吏，不假手胥役，頒禁令十條，嚴治囤戶及侵漁者，當平知縣劉志同，高陵知縣陳衍昌，辦賑欺飾，鍾麟奏革訊治，投之於獄；斬胥吏以徇，官民震懾，無敢作奸。其時山西、河南皆旱飢，清廷為之旰食，發內帑糴沿江粟以賑，還不能全濟，到處騷然，獨陝西晏然

若無事。論者以山西、河南的災情相同，而有司請命獨異，因此懷疑陝西諱災。朝廷乃以譚鍾麟前後所奏宣示，且有實惠及民之褒呢。

抑强懲貪興學賑災

光緒五年春，任滿入覲，因病請開缺，奉旨賞假兩月，勿庸開缺，三次召見，並勉以時事艱難，當力圖報稱，未可遽萌退志。同年八月，鍾麟調任浙江巡撫，加兵部尚書銜。浙江自兵變以後，田業失主，多半豪强兼併，號荒產匿不納租，前巡撫按問，又不得要領。於是鍾麟毅然力排衆議，遣官按籍稽定，曉以禍福，遂各還其初。錢塘縣吏何秉仁浮收漕糧，計贓盈萬，立即逮斬，知縣陳國香亦坐遣戍。盡革墊完透息諸弊，民輸踴躍，增運十萬餘担。於鹽則查減晒版，召商集貲承運。又更定釐稅，於貨物則首所過局，計遠近並徵，聽其自由，商民稱便。鍾麟曾親巡海瀕，莅築炮台，督修海塘，視一日的工作以為程，費半功倍。重建文爛閣，收藏高宗所賜四庫書。開局延文儒，校刊羣籍，浙江治聞遠近。

光緒七年八月，鍾麟遷陝西總督，繼左宗棠後，大功初定，善後萬端，繁劇且大，甘肅邊遠貧瘠，屯軍歲餉數百萬，全都仰給他省，常苦不至。鍾麟乃奏獎請布政使過解迅速者，自是饋餉相屬。新疆既平，創設巡撫，歲以甘餉三分之二濟之。時其緩急，不令缺乏，西域道遠，軺傳相望，州縣輒歛民車，費時失業，為害最甚，鍾麟之立官車局，以供轉運，民不知役，舊商人承運花馬池鹽貪利，私販因以充斥，商困稅絀，乃罷舊商，定就場征課法，稅增什二，鹽直反而大減。於是盡罷諸苛細捐及芻豆征累民者。又以民遭亂失學，下州縣出公家錢，廣立義塾，復斥資建大屋，於蘭州建「求古書院」，甘州建「河西精舍」，遴選諸生優越者，講肄其中，厚其廩給，習當世為程，風趣為之一變。

光緒十年，法越事起，鍾麟奏言：「甘肅雖褊小，尚可得精兵五千人，請率以入衛。」優詔止行，乃以雷提督正綰自代。餉械全由甘肅自給，迄於罷兵而不別請部欵。光緒十三年，黃河大決，鄭州工人不就。鍾麟復奏言：「甘肅幸有餘蓄，請以六十萬助塞河及賑災民」，朝野驚歎，以為非意所及。由於當時言貧弱首推甘肅，而鍾麟臨事奮發，急國家之難，為天下先，一年之中，三奉上諭褒美，殊屬難能。鍾麟督甘九年，吏畏民懷，無水旱兵戈之患，庫儲至百餘萬両，對縣積穀數百萬担，十倍於入至時；且後此三年，甘肅大飢，卒以無害。

督閩浙適逢甲午之役

鍾麟至甘肅的最初五年，即患目疾，前後四請解任治疾，均賞假慰留，並賜珍藥。光緒十四年，目疾益劇，至不能視，乃力陳懇台開缺，兩奏始得俞旨。署謂：「茲據縷陳病勢日劇，萬難任事，情詞迫切，未便拂其所請。譚鍾麟着准其開缺回籍，安以調理，一俟就愈，即行來京陛見。」十五年受代還長沙，道經陝西，得楊醫鍼目復明。家居兩載，朝廷知鍾麟疾愈，詔趣入都。十七年三月至京師，恩賜鍾麟紫禁城內騎馬。時光緒帝初親政，召見向西北邊事及當世人才詳甚。四月，詔以尚書銜、補吏部左侍郎。同年八月，並署戶部左侍郎，又兼管三庫事務。十八年三月，署工部尚書，五月授閩浙總督。二十年正月，加太子少保銜。六月中東事起，大興兵防海，鍾麟獨謂兵力視夙所備何如？若募烏合無益，害且滋多。時浙江、台灣皆務增兵，多至百營，而敵亦竟不至。後和議成，罷遣所募之兵多數譁變，福建獨無事，為鍾麟穩健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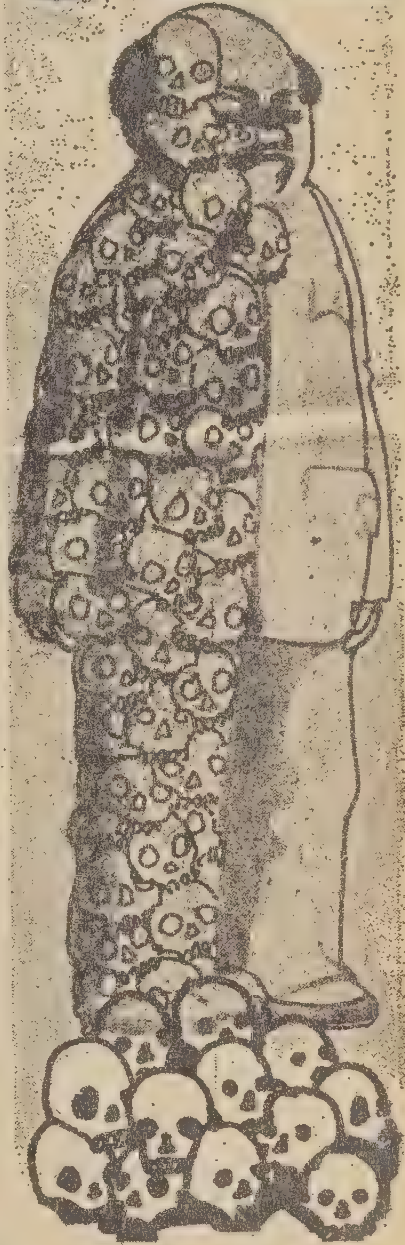
兩廣總督與禁賭趣聞

同年七月，鍾麟兼署福建將軍，管閩海關稅務。十月，調四川總督未行。光緒廿一年四月，調鍾麟為兩廣總督，粵素多盜，賭風尤甚！奸猾之徒，懼為吏所持，則當局請以博進竄餘助軍餉，歲輸三十萬金，即可謂「四成報效」。鍾麟到任後，以賭為盜源，不禁賭則盜終不可止，而官征賭欵，尤傷政體，乃奏罷賭餉，盡封禁諸賭館，尤嚴官吏賕請之罰。又闈姓始商，歲輸公家亦數十萬金；而所謂闈姓者，即鄉會試方入闈時，取與試士姓為覆，聽人射之，叫做「卜榜」花多者勝，竄利鉅萬，闈商六年一更易，爭欲承充，則競納賄，自總督以下，多寡有差，鍾麟深惡痛絕，將議禁而闈餉所從來尤久，關於部庫，則不為革。鍾麟下令輸資百六十萬入官者，即充闈商。自總督以下，不得更索一錢，示定期限，逾期輸不如敬，以所輸沒入官。時羣不便者，造作蜚語，怪幻不可究詰，言者紛起，百計欲傾鍾麟而不為動。久之，中外言籌餉者稍稍及賭捐，妄言弛禁，即得巨欵，朝廷下總督議，鍾麟覆奏如下：

「自賭禁以來，議者紛紛至，謂賭為粵民生計，禁終不可止，費出於賭，取之無傷，臣愚竊所不解，夫上之於民，猶父兄之於子弟，為父兄者必無將子弟博以自奉之理。況國家歲得不過數十萬金，而小民傾家蕩產者何止數十百萬？民之不利，國何利焉？即甚患貧，豈遂從此？臣非不知賭禁即嚴，未必遽絕，然上無所利，則聚賭之匪人，受賄之官吏，無可藉口，尚不敢肆意橫行，一旦弛禁，人民既無忌憚，不肖官吏復因而牟利營私，上下交征，亂可立待，雖有百萬，將焉取之？至如所言禁賭，則生計日窮，一省之民，將賭為生計，中外古今，安有是理？若謂盜風之熾，由於禁賭，言尤不經，聞因賭而窩盜，賭輸能為盜者者矣；不聞賭可弭盜也。無識之徒，罔顧利害，飾辭聳聞，所言萬不可信，所請斷不可行。」

奏上，即奉硃批；「所奏甚是，着一體禁止欽此。」但言者猶不止。鍾麟復疏爭之，事乃寢。廣東交涉日繁，鍾麟不得行其志，乃以病求去，疏連五上。光緒廿五年十一月，詔命鍾麟入京陛見，旋賞假兩月，回籍就醫。廿六年以萬壽恩，賞眼雙戴花翎。四月入覲，鍾麟力陳衰老，恐誤國事，始命頭缺，留京當差。至七月西幸，鍾麟乞歸家居。卅一年卒，予謚文勤。

瘟君夢



岳騫

劉伯承笑道：「第一個辦法是現在已定的十人中去掉一人，添上朱老總。」

話剛說完，聶榮臻跳起來：「那怎麼成！現在還去誰。」

彭德懷搖搖頭：「瞎子哥，這個辦法行不通，剛才添的時候，已經搞得天翻地覆，現在要去的話，恐怕更要鬧得厲害，這不是個辦法。」

劉伯承笑道：「那只有添了，乾脆再添兩名，除去朱老總之外，再加一位，變成十二名元帥，豈不就解決了。」

林彪、聶榮臻聽了一齊點頭，陳毅呷了一口香檳只是微笑。彭德懷又搖搖頭：「這還不是辦法，首先是另加二名未必會得到毛主席的同意，你們知道他最喜歡整數，開國紀念日都要選定十月一日，每次有關會議舉行日期不是一號就是十五，從不帶零頭，現在搞了十二名元帥他一定反對，再說另加一人也是難題，到時候又會吵得不開交。瞎子哥還是請你說出第三個辦法吧！」

劉伯承笑道：「兩個辦法都不成，這就難了，第三個辦法恐怕大家更不同意了。」

陳毅微笑說道：「參謀長別賣關子了，還是趕快說出來吧！我猜最後辦法一定行得通。」

劉伯承看看大家一付焦急面孔，尤其是賀龍那付窘像，十分好笑。當時扮出無可奈何的神氣說道：「還有一個辦法恐怕更難通過了，那就是設兩名大元帥，由毛主席朱老總兩人担任。」

劉伯承說過，彭德懷皺下眉頭尚未開口，陳毅已經帶着林彪、聶榮臻三人鼓起掌來。賀龍聽到這句話好似烏龜卸下背上的石碑一般，輕鬆萬分。先把夾的圓蹄放進口裏一伸頸吞下去，然後蹺起大姆指說道：「劉瞎子，我同你在一道闖了三十多年，你只有這回主意出的好。自從井崗山聚義以來，國民黨就喊我們是朱毛匪帮，一直喊到現在，這次我們乾脆舉毛老總、朱老總爲大元帥，以後國民黨只有喊朱毛大元帥，不好意思再喊朱毛匪帮了，豈不是一大勝利。」

林彪、聶榮臻哄然大笑，彭德懷也陪着苦笑，只有陳毅連連點頭：「賀大爺的道理精確極了，現在問題都解决了，我們且乾一杯，祝兩位大元帥健康。」說過他自己先喝了一杯，其餘的人也都跟着乾了一杯。

劉伯承站起來說道：「你們慢慢喝酒吧！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林彪說道：「參謀長忙甚麼，吃完飯一道走了。」

陳毅笑道：「讓他去吧！兩個愛人，要多騰些時間去敷衍。」

劉伯承笑道：「我們老夫老妻了，那還有這些心思，陳禿頭，你倒早些回去是正經。」

陳毅搖搖頭：「我可不担這些心。」

聶榮臻歪頭看看陳毅，笑道：「禿頭，你講這話是甚麼意思，還想冒充童男子嗎？」

一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劉伯承就趁着笑聲走了。

劉伯承出了彭館，坐上了喜臨門轎車，直奔鄧小平公舘，下了車不待通報，一口氣奔入內室。

鄧小平正在吃飯，一看劉伯承滿面春風走進來，見面就嚷道：「小平要請客，又升了官了。」

鄧小平最近新當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正是志得意滿，聽到劉伯承嚷着升官，當時笑道：「瞎子哥，別開玩笑了，我還有甚麼官升，再升除去當副主席了。」

劉伯承搖搖頭：「你說的是黨方，我指的部隊，這正合着我們四川一句俗話：『褲襠裏放屁，兩岔了。』」

鄧小平奇道：「軍隊裏面升官怎會有我的份。」

劉伯承指着自己鼻子說道：「有瞎子哥在，甚麼事總要帶你一份的。」說過把剛才開會經過，一五一十說上一遍，鄧小平喜出望外，再三道謝，趕快叫警衛員燙酒，兩人開懷暢飲，到了十二點才散。

另一邊，彭公舘的宴會也早散了，彭德懷捧着擬好的名單，戰戰競競去見毛澤東報告。

到地方毛澤東正和林伯渠說笑，彭德懷恭恭敬敬先把十元帥名單送上。毛澤東笑道：「這麼快，彭總你的工作效率確實提高了。」說着打開手中名單一看，突然變色，厲聲問：「這是誰的主意，怎麼把徐向前加進去了。」

彭德懷駭得面色蒼白，站起來把開會經過詳細報告一遍。毛澤東聽說是林彪提議，也爲之愕然，

回頭看看林伯渠，問道：「這是怎麽回事，林彪也倒過去了。」

活曹操摸下鬍子，緩緩說道：「林彪這小子本來就靠不住，同時背後還可能有人主持，這是一件陰謀。」

毛澤東非常奇怪，連忙問道：「你這句話是甚麽意思，誰在主持，有甚麽陰謀。」

活曹操冷冷說道：「我也只是估計，不過離事實不會太遠。本來我們黨與軍隊中間，明顯的是分成湖南，四川兩大系統，其餘的人即使不是這兩省的人，也都附屬於這兩個系統以內，多年以來相安無異。可是自從解放後，林彪的四野成爲解放軍中實力最强的部隊，再加莫斯科上邊的人支持他，年輕人那能沒有野心呢？」

活曹操一邊說，毛澤東一邊點頭。

活曹操接着說道：「光是林彪一個人倒沒有甚麽問題。麻煩的是他同董必武是小同鄉，關係親密的很，董必武一定從中出謀劃策，想自創一個湖北系，所以他拉徐向前。」

彭德懷忍不住揷句咀：「林老，徐向前是山西人喲！」

活曹操一翻眼：「你等我說完再開口，不錯徐向前是山西人，但是當年紅四方面軍活動的範圍却在湖北，徐向前的幹部都是湖北人，他與林彪又有兩層關係，第一兩人是黃埔軍校同學，第二抗戰期間兩人又都是他們校長親派的正副師長，林彪有野心那有不拉徐向前之理，何況其中還有一個人在牽綫。」

毛澤東問道：「誰在牽綫，是董必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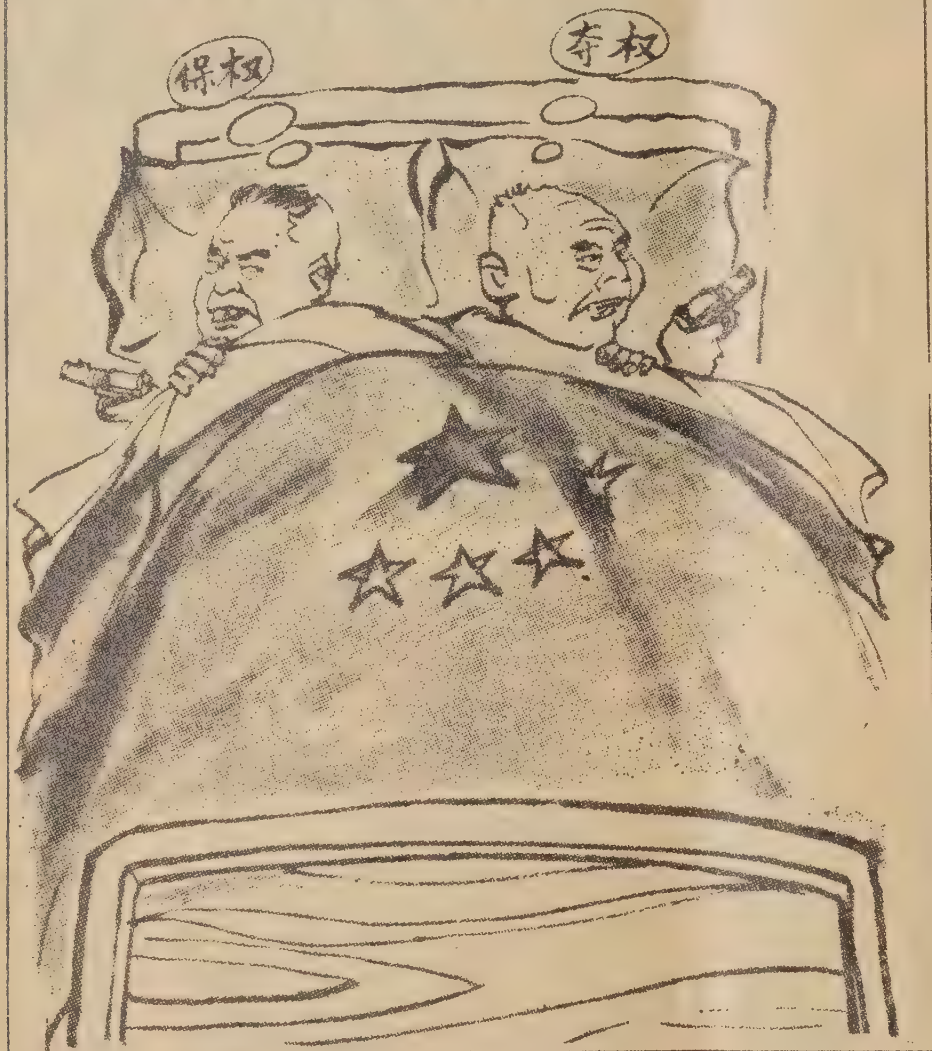
活曹操搖搖頭：「董必武是在出謀定計，眞正牽綫的人是李先念。」

毛澤東十分詫異：「李先念怎樣會從中牽綫。」

活曹操笑道：「主席現在眞是貴人多忘事，李先念是紅四方面軍出身都不記得了。他原是徐向前的死黨，長征期間不同中央紅軍一道前進，最後沒有辦法才到延安來，可是還不安心，終於受到張國燾，徐向前的命令，帶着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向新彊逃竄，幸而在河西走廊倪家營子被馬家軍打垮了，不然黨和軍都要鬧分裂，同今天的緬甸一樣，有紅旗共軍、白旗共軍，革命就很難成功了。」

活曹操說的口沫橫飛，毛澤東和彭德懷並未十分聽懂。

他又接着說道：「解放後，李先念當了湖北省主席，變成林彪部下，他們都是湖北佬，自然一拍就合，現在由李先念出來牽綫，董必武從中策劃，倒不可輕視哩！」



彭德懷暗中在想，活曹操眞壞，無中生有做出一篇文章。

毛澤東問道：「林老，依你說應該怎麽辦，是是先發制人採取對付高崗的辦法，把這個系統打垮了。」

活曹操連連握手：「主席，這個斷斷使不得，一之爲甚。豈可再乎，高崗的事，已經同上邊鬧的不開心，假若再整了林彪，恐怕就要引起大風波了，主席應該知道林彪與蘇聯紅軍的關係吧！」



三十分鐘後還不見回來。一小時後依然不見蹤影。由於今天的神態和往日似乎不太一樣，我毫無緣由地感到莫明的不安，幷且告訴惠子小姐我自己的感覺。於是我們紛紛出外尋找，可是找遍平日散步的地方，甚至遠達由比海濱，仍沒見到先生的蹤影。不得已，惠子小姐在先生公館最久，處理事務有條不紊，尤其是本性沉靜，應對進退之際，頗知分寸，所以極獲夫人讚賞，要她負責接聽電話。惠子小姐打過幾次電話，撲了幾個空後，似乎也有些沉不住氣了。撥電話的手指在微微顫抖，說話也結結巴巴地。她的神情影响到每一個人，但是，我們除了强按忐忑不安的心情傾聽她打電話之外，又能做些甚麽？

凡是想得到的地方，都已經分別用電話查詢過，直到已沒有探詢的對象爲止。不用說，瑪麗娜四一七室，也是主要的探詢對象，無奈二度撥電話過去，就是無人接聽。爲了安心起見，惠子小姐在到處撲空之餘，不得不作第三次嘗試，結果還是一樣，響個不停的四一七室電話鈴聲，連站在旁邊的我們都清晰可聞。其間，夫人彷彿想起了甚麽，慌慌張張地爬上二樓先生的書室。祇見寫了一半的稿紙，攤開在書桌上，旁邊是已被取下筆套的鋼筆。這使夫人畧覺安心。看夫人的神態，分明是躭心會不會在書桌上留有甚麽遺書之類的文件。

「不管怎麽樣，先去一次瑪麗娜再說吧。」惠子小姐和我同時提出了相同的意見。於是，惠子小姐坐上了助手席，由我駕車，以最快的速度趕往逗子。

抵達瑪麗娜，首先向管理員探詢，所獲答覆是今天沒有看見先生前來。爲了安心起見，我們決定和管理員一同前往四一七室實地察看一下，可是房門落了鎖。管理員取來備用鑰匙，打開門鎖後，赫然發覺室內揷上了門鍊。哎！我們不約而同地驚呼出聲。管理員取來鐵撬，弄開鍊子，直闖室內。突然，一陣瓦斯臭味撲鼻而來。奔進廚房，到浴室隔壁的洗臉間探視時，先生不就倒臥在那裏嗎？灰色短袖上衣，灰色長褲，外面又穿上一件咖啡色條紋短外套。右手緊握着從廚房瓦斯爐上延伸出來的藍色橡皮管。臉容是這樣安祥，臉色又是如此紅潤，使我們不免泛起若干希企之心。然而，當我們搖晃先生時，已經……。

書桌上放着坂口安吾全集中的二集，和一册詩集。西式房間的桌子上，除了喝了一半的威士忌和酒杯之外，還有一個安眠藥的空瓶。

等逗子警局檢視完畢，已是子夜零時了。當我們用毛毯裹好先生遺體，正準備用担架抬出去時，已有五十名左右大衆傳播媒體的工作人員聞訊趕來，攝影人員則不斷按動着鎂光燈。大厦中的住戶也穿着睡衣，擁出屋來察看。抬着担架的逗子警局警員，雖努力想從人牆中擠出一條通路，無奈走廊過於狹隘，以致寸步難行。扶持着担架的我們，以惠子小姐爲首，包括志乃小姐和我在內，儘管拉高嗓門，邊哭邊要求讓路，結果仍屬徒勞。

費了好大一番手脚，總算從玄關旁的太平門來到了門外。一輛客貨兩用的小汽車，載着遺體，駛向鎌倉的自宅。

長谷的公館裏，已擠滿了新聞記者，等待遺體的歸來。記者們的車輛把通往邊門的狹隘空地，擠得水洩不通，前面的車輛即欲讓路也苦於動彈不得。於是也不考慮這是甚麽時候，居然互按喇叭，秩序紊亂得使人受不了。

遺體在書房樓下六席大的日式屋子裏，頭向裏躺臥着。已換上一身黑色日本傳統禮服，用白紙包着的剃刀

，被放置遺禮胸前，一塊白布掩蓋住頭臉。屋子裏香烟嫋繞。近親們羣集在枕旁。我悄悄進入屋子，在人羣後面跪下來，雙手合十，對着遺體，虔誠默禱：

（先生，請原諒我。）

在夫人一再催促下，我們返回臥室，已是曙色即將來臨的三點以後。我彷彿覺得睡了片刻，但立即又睜開了眼睛。我穿着睡衣走向厨房，發現爸已趕來。他說十二時左右從家裏出發，趕到鎌倉，已是四時以後了。擠過人羣，在遺體前行過禮，並向夫人敬致慰問之意時，夫人說是我們剛睡下去不久，要爸暫勿叫醒我。

我把爸帶到沒有人的地方，在爸耳邊悄悄地說：

「爸，我這樣想，先生的死很可能是爲了我的緣故。」

據說爸在正午前，就回到鎮上，似乎直接就去「蔦屋」，報告了事件的大致經過。從早晨的新聞報導中，獲知先生死訊後，老爹於五時稍過會與庭繁通電話，不過這已在爸出發之後了。正午稍過，「蔦屋」老爹打來電話，鄭重其事地囑咐我：

「事情妳爸已告訴了我。先生是爲了我的緣故纔死的這一類話，絕對不可對任何人洩露半個字的。」

可是，那天傍晚，當我在厨房工作的時候，夫人來到我身邊，靠近我的耳朵，輕聲告訴我：「縫子小姐，昨天妳如果答應留下來的話，我想先生不會死的。」

五月過後沒多久，我辭退了先生家的那份工作回家，爸和「蔦屋」老爹，都曾告誡我，最低限度要等做了斷七法事後才能回來。但是，我老是覺得彷彿有看不見的眼睛和聽不見的聲音，一直在斥責着我，使我夜不成寢，因此，明知於理不合，仍然要求早日辭工返家。

然而，我雖回到了自己的家，我的耳邊依然不斷地聽到夫人的耳語：「縫子小姐，昨天妳如果答應留下來的話，我想先生不會死的。」以致白天賴於外出，晚間則失眠如故。

對先生，我雖然有很多無法了解的地方，但最使人莫測高深的是，他對我那種執着得令人不安的心理。儘管我算不上是個美麗的女孩子，對於一般所謂的愛或甚麽的，却不能說一無所知。我可不是這樣的女人。如果要對我評分，再怎樣偏心，充其量也不過得七十八分罷了。要是這些事讓同伴們知道了，她們一定會笑着說，寵愛阿縫的人給我加了八分的吧。

究竟是什麽促使先生對我具有如此異常的執着。或先生會愛上我或什麽的，我做夢都未曾想過。先生使我不時感覺到，愛情乃是一種與字面剛好相反的殘酷之至的東西。倘使我仔細閱讀先生所寫的全部作品，是否能發掘出甚至破解此一謎底的綫索呢？

去鎌倉工作後沒多久，我曾一再拜領經過先生親筆簽名的單行本和文庫本，可是我幾乎未曾翻動過它，就此原封不動地帶回家來。在公館工作時期，有做不完的工作，使我精疲力盡，既沒有閱讀的時間，也沒有閱讀的精神。要是我說，在先生那邊帮傭半年期間，未曾看過先生所撰寫的任何一本作品的話，一定誰都不會相信的。老實說，這件事幾乎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此，當我送完了葬，回到家來，關於先生的著作，正確些說，祇讀過短篇集「高原」一本書而已。就連這本作品，大致的內容也已記憶模糊，現在唯一能想起來的祇有「戶隱的巫女」這一短篇罷了。我想，趁着記憶猶新的時候，應該儘可能忠實地記述下我和先生的接觸，順便研讀先生的所有作品。

「蔦屋」的老爹似乎認爲先生的死，我負有一半的責任，每次遇見我，就熱切地想從我嘴裏發揮出某些東西來，以便他能掌握住事件的眞相。這也難怪，他就是那種不管我如何凶惡，都說甚麽這是求之不得的光榮啦、甚麽掌握未來幸福的機會啦，舌粲蓮花般向我和爸下說詞，最後把我送到先生那裏去的人呀！可是，「蔦屋」老爹那是不用說，因爲連爸和媽我都未曾提到過，在半年期間自己所看到、聽到、想到和感覺到的有關先生的事情的一言半語，更何況是形形色色的經過情形。今後我也無意再提它。

至於爸，對於事件的發展，原就知道一個大概的輪廓，而他自行摸索到的某些事情，無疑的，已經一字不漏地告訴了「蔦屋」老爹，不過，他們從未自我口中聽到或證實過任何事情。我決定，在今後這一段日子裏，留在家裏，以我擁有的每一分鐘，從研讀先生的小說開始，到現在爲止，我所接觸到的全是些令人迷惘、狐疑，莫明所以的事。我似乎被捲入了一個大謎團中，在未能獲得某種程度的理解之前，對外人那是不在話下，即令是我父母，我也有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

事實上，在閱讀先生的作品之前，在極短時期內，有關先生的經歷、業績，某些作品的簡畧內容，以至於逸聞軼事等等，我已具備了相當豐富的知識。因爲，關於先生異常的死亡，如果不嫌太誇張的話，已成爲世界各國的熱門話題。大衆傳播媒體不約而同地舞文弄墨，大事渲染。尤其是雜誌和週刊，那種熱衷的情形甚至令人嫌惡，不知他們要傳播到什麽時候。

說實話，直到事件發生之後，我方知道先生原來是個孤兒。當先生逝世翌日，報紙報導這一事實時，我像是被人打上一記悶棍般，受到極大的震撼。這是我從未想像過的。由於我對此表現得過度震驚，惠子小姐和志乃小姐乃帶着既輕蔑又憐憫的神色告訴我，凡是先生忠實的讀者，關於這件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

（我和他們不一樣。我可不是先生的忠實讀者。）

我在心中暗自的咕，可是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愕。

當我閱讀被編纂成文庫本的先生所著小說的「後記」之類評論時，我發現每一本書都曾提到過先生的這一童年往事。不僅如此，每一篇論文中，不論執筆者是誰，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先生所著文學的由來或泉源，乃是根源於先生的這一出身。那麽，惠子小姐們用那種奇怪的神情看待我，我想，毋寧是理所當然的事。

× × ×

先生三歲喪父，四歲失恃。連唯一的胞姐也和他分了手。他被送到母親的娘家，然後被祖父母所收養而回到原籍地。當他進小學讀書那一年，祖母又撒手人寰。從那時以後，他和體弱多病，幾乎終年躺在病榻的年邁祖父相依爲命。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萬人日報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讜論董狐筆　鴻詞海瑞風

文山弘正氣　時見九州同

僑港惠州同鄉總會理事長何青康

宏論匡時

中央各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全體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香港崇正中學

監督：黃石華

校長：鍾偉光

暨員生敬賀

立德立言

九龍總商會敬賀

一紙風行

海外揚名

蘇浙公學

蘇浙旅港同鄉會

蘇浙小學

聯合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珠玉紛陳

新界廣西同鄉會

理事長 黃志平
副理事長 楊堅
黃溫惠貞
暨全體同人敬賀

文化之光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主辦
閩光書院董事長蘇子卿
校監簡賜福牧師 敬賀

至理名言

僑港番禺同鄉會

理事長凌鉅豪 監事長張戥新 元伯芳 袁誠 陳靜林 謝榮 暨同人敬賀

遐邇馳名

香港孫中山紀念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劉發 蘇源 林則貴 區偉林 趙百福
監察委員會主席黎國威 伍光 毛振中 敬賀

鐵筆雄論

社會喉舌

上海商業銀行敬賀

言論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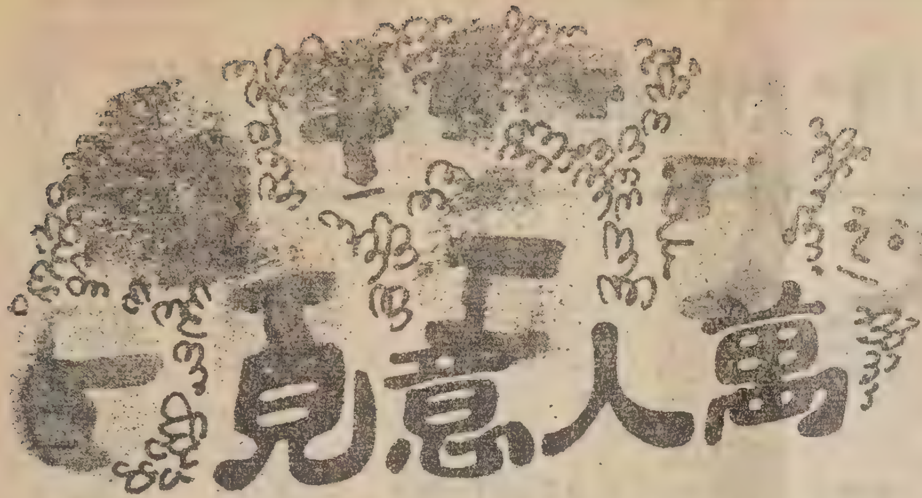
翔實報導

恒隆銀行 敬賀

共產黨如此為人民服務！

大陸各地方特權階級腐化墮落

鋼廠共幹充闊大小宴會沒停過



中共新華社十月二十三日發自瀋陽的電訊說，大連鋼廠的「黨委副書記」楊錫林，是前任旅大市委第一書記劉德才提拔重用的「雙突」幹部。

從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他在掌管這個廠生產大權的三年多的時間裏，他動用了本應由中共政權統一分配的各種鋼材四千七百二十多噸，生鐵、鐵合金、焦炭、釺條、煤炭等物資二百多噸，從中撈到了一大筆款項。楊錫林所「批」出的大量鋼材和物資，大部分都用來拉關係，或者搞私人交易。同他要好的人向他要鋼材，不管拿去幹甚麼，他都有求必應，要多少給多少。旅大市公安局的頭目要興建一座高級俱樂部，楊錫林一次就「批」給他一百噸鋼材。他把動用中共政權統一調撥的物資，拿來做走後門的「資本」。他利用這種手段，把自己的親友從農村遷到城市；通過濫「批」鋼材和物資，從中貪污受賄，由此換來的只是海產品、花生、蛋類、名酒等食品，就有八百六十多斤；同時，他還低價套購各種食品四千二百多斤，楊錫林一家眞是要啥有啥，一年四季，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日子過得美極了。

十月三十一日的「天津日報」上，有這樣一個故事：該市「交通第十中隊」的「政治指導員」劉兵林，一九七五年秋，在他原籍蓋了四間房，所須磚瓦、水泥、木材等大部份都是向他管區中的有關單位强索來，再用管區內單位的機動車輛運回他家鄉的。一九七六年，他向一個單位强索門窗、木料等遭到拒絕，劉兵林竟派他屬下的偽警，去這個單位以「驗車」為名，將三輛小臥車、九輛卡車和兩輛吉普車的行車執照全部扣留，使這個單位的生產受到很大損失。劉兵林為了多領一份餉，還在原籍生產隊掛名當了個「副隊長」，責任是在天津市內「為生產隊跑副業」。他利用職權，套購了十四噸鋼材、兩噸鋁以及一批化肥、食鹽、牛皮紙等大陸極為稀少的物資，從中漁利。而他所屬的「中隊」其他頭目，對劉兵林的這些惡行，不但置若罔聞，熟視無睹，還讚得他有辦法。

十月三十一日的「甘肅日報」上，講了下面這個故事：一九七二年甘肅大旱，共黨下令要該省張掖地區的工廠，趕緊生產抗旱用機器。當地工廠不敢違抗，七拼八湊的生產了八十六台二十匹馬力的柴油機，每台作價兩千二百多元賣給農民。這些機器一到農民手裏，大多數立刻就成了廢鐵，有的勉强可用，也是養不起的老爺。臨澤縣「小禾公社小禾七隊」，在不到一年時間裏，柴油機修理費花了一千多元。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張掖地區農機廠」生產不同型號的收割機、脫粒機一共七百一十七台，全是不合格產品。現在中共宣稱要「落實湘鄉經驗」，說對農民花了錢買而不能用的機器，要「進行鑑定退賠」，但是，誰來賠償損失？經費從那裏開支，中共各部門又常常都在「請示」、「匯報」，不是互相推諉，便是無人作主。各工廠以怕花錢為藉口，拒絕清理退賠，因此，長期以來只聽樓梯响，始終沒有眞賠過。

內部矛盾政策不落實

工農產品缺品質低落

紐約時報刊出該報駐香港記者巴特斐所撰寫的一篇報導揭露中共共產制度下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從處置失當和共幹貪污腐化，到由於共黨計

劃乖舛所造成的糧食及工業產品的品質低落和嚴重短缺等，難以盡述。

貴州省一座汞礦的負責共幹無能之至，他讓礦場的六十名技術人員中的四十人學非所用地做其他卑賤的工作。礦場的唯一夠資格的工程師，由於曾經抨擊一項「政治運動」而被派趕馬車。由於技術人員未能加入共黨，而且常常被迫和他們的妻子分居兩地——其中有一位技術人員和妻子一別十八年——這座礦場工人的工作情緒至爲低落。

原訂一九七二年完工的南京第二石化工業設施，到目前只完成不到一半。沒有一個單位已開始作業，以致造成兩億四千萬美元的重大損失。不少工廠、學校和住宅的興建工程進度落後原計劃三年到五年，而且多數工程進度落後原計劃三年到五年，而且多數工程皆偷工減料，以致正式列爲完工的六十七座大樓不能使用。形成這些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建材短缺。

在北平雞蛋供不應求，因爲從附近公社收購雞蛋，每每須時二十五天到一個月才能在城內出售。這些雞蛋要經過農民們所說五道關卡——也就是從「公社」到北平要經過五層的採購機構，在這層層的處理過程中，百分之二十的蛋被打破了。而買蛋的當地合作社從來沒有其他貨物與農民交換，因此更沒有興趣來養雞，以致雞蛋的供應問題益形嚴重。

一名最近調「職」到南方某省的高級共幹爲了探求何以供出售的魚貨這樣少的原因，曾參觀一處魚市場。在鵠立了兩個小時之後，市場突然關門，而魚攤上還留有大堆大堆的魚，使他大感驚異。他依然未亮出他的身分，問市場中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對方直率地告訴他趁早走開，因爲那些魚是要留給共黨頭目們的。

廣州拖拉車製造廠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就沒有出過一輛合乎標準的拖拉車。鞍山鋼鐵廠所生產的鋼板，都是早該報廢的貨，銹蝕不堪而且其大小也不規則。上海出產的十三種廠牌的黑白電視機只有四種具有百分之百的接收率。

江西省一座平板玻璃工廠的三名高級共幹，因爲貪汙一百二十五萬美元，東窗事發而被革「職」。這三名共幹利用這筆錢分別在銀行開了私人戶頭，並且興建豪華住宅。

美國人親歷兩地觀感
台灣大陸人民生活懸殊

上月來台參加雙十國慶的美國全國州議會訪問團代表暨其眷屬一行二十多人，由於這個訪問團的幾位團員曾經前往大陸訪問三週，隨後又來台訪問七天；在他們目睹中國大陸的落後景象之後，再看到台灣的繁榮進步情形，便有更多的感觸與精闢的看法。以下是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艾西華爾斯（參議員、內華達州）。台灣充滿了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人民的臉上流露着笑容，好像人人都有甚麼喜事的樣子。相反的，大陸的人民愁眉苦臉，每一個人都顯得死氣沉沉，彷彿受到一股甚麼壓力似的。

繼續支持中華民國，阻止卡達總統的獨斷獨行，及削弱白宮的權力：：：都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最近，參院通過的「杜爾，史東修正案」，規定任何影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決策時，必須事先與參院諮商即爲明顯的例子。

我相信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會議員與絕大多數的美國民衆，將繼續支持中華民國。卡達政府不致違背民意，漠視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去與一個不穩定的共黨政權打交道。如果卡達總統這樣做的話。豈非甘冒「垮台」的危險？

布雷達里（衆議員，伊利諾伊斯州）。美國政府不會接受中共所提的建交三項原則：斷交、廢約與撤軍。因爲中共尋求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主要目的完全爲了它本身的利益。譬如，挾美國以對抗蘇聯的威脅以及爭取共黨世界的領導權。

台灣的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生活的素質與購買力與美國相比較，毫不遜色。到處都是新的建築物、商店林立、娛樂場所城開不夜，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家家戶戶幾乎都有電視機、電冰箱等家電設備。

羅賓遜（州議員、內華達州）。大陸與台灣完全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大陸的人民在共產主義的壓迫下，沒有歡笑，人民穿得像「制服」似的

，女人沒有搽口紅，穿高跟鞋及裙子，看來一片灰色暗淡的世界，而台灣的人民打扮得紅紅綠綠，好像是一個彩色繽紛的世界，大陸的人民尙停留在「脚踏車時代」，而台灣的人民，汽車、電車車等交通工具已經不算是奢侈品了。

中共不歡迎我們携帶家眷去大陸訪問。因爲他們担心大陸的人民看到我們的太太穿着入時塗紅着綠，會影响他們的老百姓，所以他們禁止我們携帶家眷。惟恐「資本主義」腐蝕了「社會主義」，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中共設法禁止我們與他們的民衆談話，即使跟普通的對談，民衆亦畏首畏尾，深恐說錯話受到懲處。因此，當我們「閑聊」時，他們的回話，總是千篇一律的在背台詞似的。

雷吉歐（參議員、內華達州）。我們遊覽上海、北平、桂林、昆明、萬里長城等地區，中國大陸的景色的確很美，尤其是桂林的山水更爲壯觀美麗。中國大陸青島的啤酒以及貴州的茅台酒令人嚮往。但是，除此之外，我覺得索然無味。

中共的幹部告訴我們，他們要「解放台灣」。我想這是他們宣傳的口號。因爲中共目前忙着餵飽他們掙扎於飢餓邊緣的九億人口都自顧不暇了，那還有能力「解放台灣」呢？何况，中華民國的軍隊士氣高昂，訓練有素，並且擁有現代化的裝備。（我們曾赴金門前綫訪問）。

如果以人民的生活水準來說，台灣是天堂，大陸的地獄。我們到台灣南部去參觀，發現一度貧窮的農民，竟然成了百萬富翁。譬如高雄市一家最大的觀光飯店，老板便是農民出身。他的成功故事令我們感到驚愕不已。

她果認爲與中共打交道有助於貿易的增長，那是錯誤的。因爲在中共控制下的市塲有限。美國商人應毋存奢望。日本是一個「經濟大國」，他們承認中共爲的是想要做生意，但是，結果呢？事實上，中共只需要美國的科技及精密武器，與中共完成所謂關係正常化，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史密斯（參議員、紐約州）。我在大陸看不到豪華的汽車，也極少看到電車車他們的人民都騎脚踏車，不論城市或鄉下都是騎脚踏車的公務員和工人。我在台灣買了一大堆的衣服和布料，但是我在中國大陸只替我太太買一件絲質布料。

我認爲這次訪華之行，是我們夫婦有生以來最愉快的一次旅行。因爲我們到嘉義見到我們認養多年的中國孩子李朝榮等。他是一個很乖、很有禮貌的孩子。

我們覺得這次訪華之行最有意義。我們希望有機會再回來台灣探望我們的李朝榮。

中共否定安定團結
強調整肅異己分子

最近中共人民日報強調加强「紀律」的必要，並對黨內幹部發出警告，該報透露，在新的總「政策」的應用上，「黨」內缺乏團結甚至出現反對。它要求「制裁」未能遵守「黨紀」的人。

這篇文字證實了近來的另外一些迹象。這些迹象與中共「領導階層」外表顯現的團結，互相矛盾，而且對毛澤東斃命與「四人帮」被黜後中共所採行的「政策」出現反抗，特別是在經濟方面。

然而即使中共採取貶毛行動，也挽救不了它的危機。

中共現在似乎企圖消除對毛澤東的「神秘感」。不過假如中共政權不能以自由經濟、民主與自由制度代替其現行的共黨獨裁，單是貶毛於事無補。

斯達林曾遭到蘇聯的打擊，但此舉從未能減輕蘇聯共黨獨裁的經濟計畫所形成的重負，和依據馬克思理論所造成的誘因的窒息。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拜觀封淑英女史畫展 鄧信一

早識詩同四海鳴。如今始賞妙圖精。
丹青有幸沾脂筆，畫出冰心萬縷情。

封淑英女史暨千金韻秋周小姐國畫聯展賦此賀贈 邵鐵鴻

才華錦綉久名馳。字字珠璣足可師。
最是[illegible]人欽佩[illegible]，何曾巾幗讓鬚眉！

其二

母擅丹青女也工。一爐共冶[illegible]珠同。
二難[illegible]美傳神妙，花鳥魚虫各逞雄。

其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教有方。聰明可喜女紅妝。
生花妙筆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繽紛活色香。

其四

高風亮節最堪誇。矢志同舟負月華。
蕙質蘭心真雅事，任教雛鳳自拈花。

封淑英周韻秋女士國畫展覽（回文集句） 邱　堃

詩留文伴蘭花暖。（曹封祖）妙出天工奪畫真。（張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古碑苔字細書勻。（陸龜蒙）回讀

天驕 雪梨林東

天驕絕代輸文采。苦我生民又一回。
十載紅羊文革劫。成泥白骨有餘哀。

感事 海外遺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

其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三

農村小學更糊塗。授課每週四日無。
勞作多于書本教。儼然皆是準田夫。

月籬菊酒 繆香城

繞[illegible]秋菊色催黃。淡宕相看坐晚涼。
今得清光添一盞。八荒無夢自徜徉。

前題 前人

夜色香飄涼似水。金風送爽入秋新。
淵明酒興歌芳菊。月瞰籬間欲醉人。

前題 李文格

寒蟬莫咽故宮秋。徒擾籬花唱自由。
未忍登樓頻作賦。何妨邀月一浮甌。

前題 邵鐵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衰蟬咽露抱枝頭。
迷茫月映籬邊菊。惹得閒愁醉一甌。

前題 張震圖

月下[illegible]觴籬落畔。黃花憔悴氣猶馨。
兵塵擾攘民同悴。攬轡何時付掃清。

前題 劉允中

寄籬涯畔又清秋。桐葉蕭疎風滿樓。
瘦[illegible][illegible]霜存晚節。浮金月下醉陶甌。

前題 賴定中

喜有鄰[illegible][illegible]約來。黃花時為雅人開。
柴門夜色清如許。對影浮香共舉杯。

月籬菊酒 麥善慶

嫦娥笑臉向人迎。照澈東籬景物清。
菊蕊浮香風入座。杯深常繫故園情。

前題 前人

颯颯風清月正高。東籬暢叙樂陶陶。
深黃淺白秋容淡。酒入詩腸句益豪。

前題 李供林

黃花新釀進籬邊。能制頹齡到百年。
正是月明三五夜。舉杯暢叙樂陶然。

前題 蕭葵明

嫦娥拂袖叩籬藩。玉宇清輝獨自閒。
把盞持螯酣菊醴。與儂共賞太平山。

前題 陳道棠

披荆又會百佳樓。滿座高朋話不休。
詩酒琴棋齊共樂。風騷鷗侶永無憂。

前題（回文） 高國華

黃昏月影透籬東。爽籟秋聲和咽虫。
香釀菊花浮滿盞。涼風盪遍倚窗桐。回讀

月籬菊酒 梁軾昭

涉園喜見菊花開。擷取秋英漬綠醅。
邀友籬邊相對飲。月斜雙影也銜杯。

前題 盛獻三

曾約秋來就菊花。故人邀我到農家。
琴陳樹下金風爽。蕊傍籬邊望月斜。
良友相逢須盡醉。冰絃在御自無哇。
主賓共恣今宵樂。趣味尤耽古潤華。

前題 藍戒三

悠然山下去來歸。花樣芬芳卓犖肥。
袖手閒情觀淡雅。賞心樂事對清輝。
捲簾益壽思偏遠。避地延年醉亦微。
待到重陽還願就。橫秋鳥鵲正南飛。

前題 鏡　宇

風標籬落挹清高。千古推尊菊姓陶。
挺骨却憑撐晚節。抱香何意逐時髦。
酒容對酌無嫌醉。月故分光豈見叨。
入序嚴秋人且淡。餐英欲廣屈平騷。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79

中共政權的「新時期」

蘇越「友好合作」條款的意義

中共石油戰與大陸石油蘊藏量

蘇聯漸將軍事力量轉變爲政治利益

從鄧小平訪日看日本民族風格低落

談天安門事件翻案

台在遠東防衛重要性

香港出現的通貨膨脹



「如何脫身？」

嚴以敬作

華鄧之爭正式展開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NO.579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中共政權的「新時期」

本月十九日北平貼出第一張攻擊毛澤東的大字報。第二天又貼出對華國鋒不滿的大字報。今年三月中共召開第五屆所謂人民代表大會時，提出一個「新時期總任務」的口號。意思是說：打倒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北平政權進入了一個埋頭搞四個現代化的「新時期」。

其實，若眞的進行經濟建設，努力達到工農科技和軍事現代化，首要的條件，就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環境，具體一點說，也就是北平那一伙英雄好漢們要放棄派系鬥爭，眞的「團結」起來，不然在大陸當然不會有「安定」的局面，那麼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豈不仍和過去一樣，無非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的一句空話？

不過，自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來，中共政權確實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此一「新時期」與經濟建設無關，那是：老毛被北平老百姓從大神的地位拉了下來。可以估計得到：未來他必和斯大林一樣被鞭屍，那具臭皮囊被搬出「屍展堂」，其罪名成立後，四人帮也就變成了五人帮、六人帮、十人帮以至一大帮。那麼誰是眞是眞的「中國赫魯曉夫」呢？動力自然是鄧小平及其一羣嘍囉，但下手的可能另有其人，極有可能這個人就是最會玩弄「吃碗面翻碗底」那一手的華國鋒。

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趕下台，華國鋒被提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關於踢鄧擢華的兩項決議是經老毛提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的。既然是政治局通過的，那麼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也應由政治局經手才合理。然事實確是由北平市黨委開會決定的。這種對一件事而前後既不對級又不對板的辦法的出現，顯然鄧派還有顧忌，也證明天安門事件還沒有解決。

今日仍在台上的文革受益者，有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倪志福、陳永貴等等；而屬於毛江支持者則有陳錫聯、吳德和賽福鼎等人。本來，葉劍英也是毛的擁護者，但因他已八十多歲，分分鐘釘蓋，如果他還稍懂一點處世哲學的話，他是應該以「避寒」為名跑到廣東從化等地躲一躲，不然他可能眞的是陸榮廷睇相：唔衰攞來衰！

在共產政權中，只有一條「眞理」，這條眞理不必再檢驗，而是早已由實踐證明了的，那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華國鋒根本沒有槍桿子為背景，只憑天安門事件後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的決議和眞假不明的毛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字小紙條就上了台，從開始就是冒失。當時把天安門暴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在今日來說只對兩個人有利，一個是華，一個是鄧。如果沒有天安門事件的發生，鄧小手不能被他的馬仔捧為「英雄」，同樣，華某也不會成為中共的「英明領袖」。不過，儘管華某的「領袖癮」沒過足，但因他沒有實力為支柱，看來，不會混得太久就要完了。怎見得？有字為證。那就是華某為「天安門詩抄」題了書名。看來這是小事，但却證明他已被牽着鼻子走，更證明這個人不僅投機而且到了不要鼻子的程度。

從強迫華某寫「天安門詩抄」五字看，鄧小平的鬥爭藝術比毛還高明。從這裏也可看出：那句「矮子肚裏三把刀」的說法，對鄧而言是不錯的。不過，千萬不要以為鄧是穩健份子，他和老毛一樣，根本就不講道理。在「人民日報」上所報導的天安門事件眞相中，居然把燒房子燒汽車說成是「革命行動」，而北平治安當局干涉就是「反革命」。就事論事，反共的中國人可以說這是為了抗暴採取的革命行為，但鄧派這樣說却顯出：他們為了打擊敵對派系，是完全不講道理的。

可以斷言：中共政權還有另一個「新時期」，那就是大陸同胞掀起新的抗暴高潮。

查老板參加了「貶毛」行列
忘記曾寫「悼毛」文章大力褒揚

查老板在北平掀起一片貶毛大字報潮中，深恐執輸，也發表一篇題爲「打倒法西斯獨裁者」的社評，參加了最投機的「貶毛行列」。不過，查老板的褒貶因時而異，今天雖然把他罵到一文不值，但毛死時的悼毛文章，却還是大力褒揚。一貶一褒之間，可以看得出他的投機本質。

梁人傑

他現在也反毛了

寫社評的人，最重要是立場不變，只有堅持一定的立場，才受人尊重，投機取巧，雖然說得天花亂墜，但前言不對後語，許多話自相矛盾，讀者怎會信服？

這二十幾年來，中共的政局轉變很大，運動的推行，一個接一個，政策也時刻更改，因此要做中共當權者的應聲虫，非常困難，你所力捧的人，不久便垮台，換了當權者，又有他的新招，過去的論調，須全盤更改，不惜以今日之我，罵昨日之我了。

鄧小平當權後，不但鬥林彪、鬥四人帮，更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這一來，把媚毛的報紙弄得手足無措，連忙掉轉槍頭。不但香港報紙窘態畢呈，連「人民日報」也要自己批判自己，以今日的「人民日報」抨擊過去的「人民日報」。這是因爲當權的人不同，政策自然也變。

我們萬人日報這種報紙，不會這樣「難做」，我們反的是共產主義、共產政權，不論毛澤東統治，抑或周恩來的化身鄧小平當權，都是我們反對的目標，因爲我們早已認清，共產黨是個禍國殃民的黨，不論由誰當權，其本質不會改變，任何當權者，都在我們反對之列。

因此，萬人日報出版三年多以來，言論是一貫的，反共立場不變，我們反對毛澤東，反對林彪，反對四人帮，自然也反對鄧小平。可是，有些投機的報紙，四人帮當權時，猛捧江青；毛澤東死亡，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周恩來歸西，說他是第一完人。如今，矮仔話事，他的「言論」又歸附鄧小平了。

老萬看來他們這種做法，好似娼妓一樣，逐個逢迎、討好，表現出他的投機醜態，這種人，必須善觀時勢，看到今天大陸已掀起批毛風暴，就馬上要把言論適應這種風暴。照抄昨天社評一節，讓大家欣賞欣賞。

「大字報上這些話，我們已說了十幾年。不過以前只是香港一張無足輕重的報紙一些言論，現在却公然以大字書寫，張貼在毛氏紀念堂之前。十幾年來，我們被被人痛罵『反華、漢奸、妖言、帝國主義走狗』，公開成爲暗殺的對象；現在，同樣的話由大陸上千千萬萬同胞高聲呼喊出來。以前，筆者只能在小說中影射諷刺『封建法西斯獨裁者』；今後相信這一類意見會在大陸報紙的正式文章中出現，一下子發行幾百萬份。」

這篇社評，作者把讀者估計得太健忘，雖然老萬手頭上沒有在老毛死亡時他所寫的悼念文章的存稿，但許多看過的讀者會記得，並未影射或諷刺過毛澤東半句，有的另是捧場話。爲要證明他「反毛」，希望他把悼毛文章製版（必須製版）重刊一次，以示查老板確有「先見之明」。

共黨的暗殺對象

查老板在他的社評中指出，曾經「公開成爲暗殺的對象」，大概是指六七年香港左派分子「鬥垮鬥臭港英」的暴動吧。當年港共確曾有過暗殺行動，把商業電台的播音員林彬活活燒死。除他之外，不過是因「殃及池魚」而犧牲，並非指定的暗殺對象。

林彬被殺後，許多人「通知」老萬，最好避避風頭，暫時離開香港，以免爲林彬之續。但老萬甚有把握港共不可能以對付林彬的手段對付我，老萬直覺到，共黨要殺的，大都是「窩裏反」的「叛徒」，過去歷史和共產黨沾不上邊的反共人士，大可以安枕無憂。過去陳寒波被暗殺，是港共所爲，陳寒波脫離共黨，在香港從事反共宣傳，致召殺身之禍。林彬的出身，則是左派中聯公司所辦的演員訓練班，有此關係，才有資格成爲被暗殺對象。（老萬要藉此回答一位對追贈烈士一文大表不滿的讀者，該文無意低貶林先生，老萬對他無限崇敬，且一直視爲香港抗暴的烈士。該文主要在點出中共政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使林彬之死，死得太寃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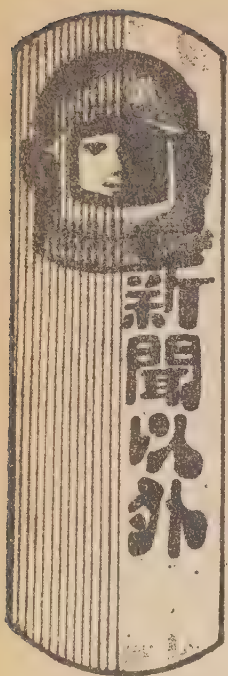
老萬自信港共不會浪費汽油或土製菠蘿來對付我，因此警方問及老萬需要不需要「保護」，建議老萬領取自衞手槍，老萬一概拒絕，並在我的專欄告知「警告」我的左仔，每天什麽時候上班，什麽時候下班，如要動手，方便得很。並非老萬胆大包天，其實非常怕死，所以採取這樣的態度，因爲睇死港共頭頭不可能發出這個暗殺令。發匿名信恐嚇老萬的，不過是港共同情者或小嘍囉，不必過度恐懼。

在港共暴動的整段日子裏，老萬每天按時上班，按時下班，在家寫稿，天天如此，港共未損及老萬一根毫毛，也從未作過「避避風頭」的打算。

但當時到外地「遊埠」去的報老板多矣，查老板也是其中之一，他有沒有「公開的成爲暗殺對象」，老萬記不清楚，不過，既是「暗殺」，就不可能「公開」，大抵查老板在那時候名字出現於港共的地下報是有可能的，如果以爲港共言必行，就未免太缺乏勇氣了。

不過，那時港共即使眞要「暗殺」查老板也不容易，除非透過赤軍旅之類的國際暴力組織，因爲那時查老板根本不在香港，燒死十個林彬也輪不到他。隔岸觀火，怎樣也不會燒到他身上。

查老板那時候遠赴歐洲遊埠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從共黨陣營反叛出來的人最了解共黨，今天查老板不斷替中共捧塲、說話，還被指爲「反華、漢奸、妖言、走狗」，理由何在？查老板自己應當心知肚明的。



六字真言難保王座

華國鋒捧着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六字眞言上台，當了兩年中共主席，還把國務總理、軍委會主席等黨政軍大權一把抓，可說威盡一時。

可是人們無法理解，這六字眞言究竟來歷如何？其實，所謂「辦事」的「事」，很空泛，可以說是黨國大事，也可說是瑣屑小事。甚至老毛忽然心思思想女人，華國鋒扯皮條，找一個愜意的給老毛嘆吓，老毛也可以說：「你辦事，我放心。」

料想矮鄧一伙並非頭腦簡單到會相信這六字眞言就是老毛把棒子交給華國鋒的證據，而是形勢比人强，華國鋒也是「反戈一擊」有功，有葉劍英、陳錫聯、汪東興等有實力的人支持，矮鄧何等眉精眼企，暫時屈居副手，靜待機會，然後將肥華推倒，自己登上「龍座」。

鄧小平勝在能忍，兩次打入牛欄，也因能忍，所以終能爬出，回朝奪權。這回他也能忍，忍了兩年，把報仇大計部署完成，全面展開貶毛批華，使華國鋒手足無措，連忙題字，「天安門詩抄」等於同意翻案，自承錯誤。這一來，鄧小平便獲得全面勝利，華國鋒一伙，成爲俎上之肉，任由宰割。

老萬說過，吳德、陳錫聯、汪東興、紀登奎四人是保護華國鋒的外圍，外圍保得住，華國鋒也保得住；外圍被推倒，華國鋒地位亦危矣！話才說完，吳德與陳錫聯俱被鬥倒，紀登奎也成爲第三隻骨牌，四個外圍去其三，汪東興據說又和華國鋒各走各路，華國鋒的處境，更不堪問。

如果華國鋒識做，及時把黨主席、總理的寶座，拱手讓與矮鄧，也許還可保存性命，還可撈個副手的虛銜，若與矮仔力拚，恐怕難以對抗！

昨天萬人日報發表一篇中共內部文件，對華國鋒抓着當護身符的六字眞言「你辦事我放心」的來歷，有新的說法。天安門事件爆發後，華國鋒勾結江青，兩次給毛澤東的報告都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暴動，力主鎮壓，毛澤東猶豫難決，但事態緊急，沒有他考慮的餘地，因此批了「你辦事我放心」，即是照華國鋒的意思辦事，避免使用鎮壓詞句，華國鋒於是夥同吳德、陳錫聯大開拳脚。

及至江青被捕，四人帮成階下囚，他這個「你辦事我放心」的令箭，又大派用塲，儼然以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自居。

這「內容」之被「揭發」，相信亦不過是矮仔故意放出，藉以打擊老華的地位罷了。

港督要「跌眼鏡」了

港督麥理浩在訪東京期間對日本記者說：雖然中共近日大字報顯示出其領導人中可能發生權力鬥爭，中共仍會執行其務實的政策。自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共發生很多奇特的事，這些奇特的事都是令人喜悅的。

他說：「中共爲現代化而推行務實政策，這對中共及其週圍地區，包括日本在內，均屬有利。中共這些務實的發展，在集體領導方式下，是有成功的可能。我相信現時的政策會執行下去，並惠及所有的人。」

但港督却不肯對中共「主席」華國鋒及「副總理」鄧小平的關係作出評論。

讀了麥理浩爵士這段談話，覺得只是外交家的恭維口吻，一點也不務實。他對中共的本質，似乎還摸不着皮毛，無非出於主觀的願望。

北平不斷出現貶毛、反華大字報，顯示出中共新的權力鬥爭風暴已醞釀成熟，現正面臨爆發，沒有人相信中共權力會實行「集體領導」方式，毛澤東當權的時候，百分之百是大獨裁者，毛澤東死後，如果華國鋒有足夠實力，也會獨裁，但他壓制不住鄧小平的「復出」，雖然他已把鄧小平復出阻遲了一段日子，而且只讓他以副手地位回朝，可是經過這兩年的奪權暗鬥，鄧小平勢力擴張，顯已壓倒華國鋒，權鬥也漸成爲表面化，在不久的將來，鄧小平必然取代華國鋒，坐正中共主席及國務總理的寶座。

鄧矮子一旦登上權力最高位，就是中國大陸的新獨裁者，絕對不可能有港督的所謂「集體領導」。如果鄧小平能容忍集體領導，根本不必排斥華國鋒一伙——包括吳德、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賽福鼎等人。但鄧小平一心要過過「皇帝」癮，就必須以種種方法把異己分子轟下台。

權力鬥爭的方式，有和平的，也有戰鬥的。如果對方自知不敵而退下來，當然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決；但如對方實力相捋，未經過武鬥，難分勝負，就必須像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造反一樣，實行武力奪權了。

看鄧小平的做法，不似要用武力奪權，今日他已取得壓倒的優勢，不怕對方不貼貼服服。不過，被鬥的人手上如果還有一點力量的話，可能不惜孤注一擲，動武仍是不能百分之百避免。

麥理浩爵士說的「集體領導」，很快就會「跌眼鏡」，「奇特之事」還會層出不窮。

華鄧之爭正式展開

岳騫

最近幾天情勢的發展，北平羣魔互噬的情況已全面展開，開始於十一月十八日有人在王府井大街貼了毛澤東的大字報，指毛澤東晚年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作出了許多違反社會主義的事，主要自是指鄧小平事件，是毛澤東親自下令處理的，而且指出鄧小平只講安定團結不要階級鬥爭，這項罪名也等於反革命，鄧小平因此第二次倒下去。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一批親信軍事頭目便設法使鄧小平復出，開始時，華國鋒堅決反對，公開說鬥倒四人帮，並不等於是肯定鄧小平，各有各的一本賬。吳德也在鄧小平復出前夕還發表批判鄧小平的說話，可見華國鋒一派當初鬥爭鄧小平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以後由於各方壓力太重，謠傳許世友、韋國清不惜在南方另立「中央」，再經過「中立派」之葉劍英、李先念從中斡旋，華國鋒不得不讓步，但當時也有幾個條件，即鄧小平必須承認錯誤，不得翻案，不得攻擊毛澤東，在「十一大」正式推選華國鋒為黨主席，在五屆人代任命華國鋒為「總理」。這些條件鄧小平全答應了，曾經兩次上書華國鋒，承認過去的錯誤，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十屆三中全會開會前夕，舉行一次座談會，中共高級頭目都出席了，鄧小平也在會上承認錯誤，於是在次日三中全會便通過鄧小平官復原職。火燒天安門事件發生時，被毛澤東提議經政治局通過，免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共軍總參謀長，全部恢復原職。

就在三中全會宣佈恢復原來職務時，鄧小平態度便立時改變，以後更全力進行翻案行動，所實行者乃剝筍戰術，中央級的頭目暫時不動，專從各省省委第一書記下手，一年多時間，所有在文革期間升上來的省委第一書記，目前只有一個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尚平安無事，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雖未倒，已搖搖欲墜，到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解學恭垮台後，矮子已經把筍皮剝完，剝到了筍肉，此時擺在矮子面前是劈心一刀刺倒華國鋒，還是折去高高在上的筍尖毛澤東，成為一大問題。

初期——矮子是打算直接對付毛澤東，只要把毛澤東打倒，便一了百了，所以從「中國青年」要追究誰支持四人帮作起，到了王府井大街貼出毛澤東大字報為止，矮子是循此方向進行，但在貼出毛澤東大字報之後，似乎受到挫折，大概中共政治局絕大多數，包括葉劍英、李先念一批中立派在內，都不同意此時攻擊毛澤東，引起思想上大混亂，矮子乃改變戰術，逕向華國鋒及其手下親信攻擊，目前最重要者是要中共中央宣佈廢除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的決議，此決議計兩項，一項是免除鄧小平一切職務，一項是擢華國鋒為共黨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也就靠此而能坐上第一把交椅。

矮子目前抓住這一點攻擊，套句毛澤東的語錄：「用心何其毒也。」因為此項決議一旦撤銷，鄧小平便非犯錯誤之人，二次復出所出的一切悔過言論與文字，也應作廢。而華國鋒失去此項決議，當初坐上第一把交椅便非法，雖然華國鋒以後經「十一大」推為主席，「五屆人大」推為「總理」，但出身總是來路不正，這一點被矮子抓住，以後推倒華國鋒便比較容易。這是最近數日華鄧之間鬥爭的關鍵。

華國鋒目前處於守勢，節節後退，對矮子盡量讓步，如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此點便直接打擊了華國鋒，不僅如此，由四十六人聯合一起以童懷周代名編的「天安門詩抄」，硬要華國鋒題簽，對華國鋒而言，也是一個絕大侮辱，但華國鋒也忍下了。

就在此時，紀登奎兼任之「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兼職也免除了，由第二政委秦基偉升任，秦基偉是矮子親信，由「紅四方面軍」而一二九師，而「晉冀魯豫邊區」，而「二野」，都跟隨劉伯承、鄧小平，文革前任「昆明軍區司令」，隨矮子一起垮台，矮子第一次復出，秦基偉也得到「解放」，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矮子二次復出，調去北平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用意便在牽制「北京軍區」，大概矮子最初是希望以秦基偉接陳錫聯，未能成功，乃揀弱者進攻，先取紀登奎而代之。

但矮子表面雖然聲勢浩大，實際阻力也大，由於他對四人帮的打擊巨細不遺，必然引起一場大混亂，因為四人帮黨羽據葉劍英說有三百七十萬，當然都是黨員幹部，數字已超過全部黨員十分之一，整肅這麼多人談何容易，但矮子確已擺出非整不可之態勢，於是從上到下，皆發現有人公然抗拒。

高級頭目如王恩茂（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便公然發表談話，指出「毛澤東思想」已是「眞理」，不必經過實踐檢驗，並言擁護華主席，便是向矮子挑戰。

另一個高級頭目是「福州軍區司令員」楊成武，八月間對該軍區空軍幹部講話，便說：「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現在有的領導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表面上是承認七三開，但實際是把這關係倒過來三七分，對待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也是一樣，嘴吧上說擁護，實際上許多作法是拆台，陽奉陰違，搞兩面派。」楊成武最後並提警告說：「調查要重證據，軍隊不同於地方，不能愛怎樣就怎樣，好人壞人先轟一轟，轟得倒的是壞人，打不倒的是好人，這樣搞沒有什麽好處。」

楊成武在文革初起時本是毛林打手，就因爲他帶兵進了北平，控制了全局，毛澤東才敢由杭州回北平，因此，在羅瑞卿被鬥垮後，楊成武便以「副總參謀長」代理「總參謀長」，以後因同江青鬧翻被淸算，但在林彪死後，楊成武又重任「副總參謀長」，代理「總參謀長」，及至矮子復出，自任「總參謀長」，把楊成武擠出去，繼皮定鈞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却把自己心腹楊勇由「新疆軍區司令員」調囘任「副總參謀長」，代替矮子管理「總參謀部」，楊成武懷恨在心，故發表反鄧言論。

另據我敵後消息，在瀋陽市五馬路，文化路和南湖公園一帶，曾出過這樣的大字報：「鄧小平，你復出一年中所推行的是什麽政策？」攻擊鄧小平所進行的平反是黑政策，四個現代化是爲了掩飾自己的罪孽，大字報指斥矮子：「一、救死不救生，拚命替死人恢復名譽，而不解救仍遭囚禁或尙未恢復職位的活人。二、救老不救靑，只救四十年代的老傢伙，而不救年輕的幹部，也不培養年輕的一代。三、救親不救隣，只救過去與他有工作關係的人，尤其二野舊屬，而不救在他身邊非二野的人。四、救强不救弱，只解救有實力的人，而不扶助弱小之輩。」大字報又藉漫畫挖苦矮子「人細氣量小，人矮奸計多。」此雖是未署名的大字報，但如不得軍方支持，也不能貼出來。

再以矮子所提「實踐爲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而論。」至今公開表示擁護支持的，也不到二十省市，只及總數三分之二，尙有三分之一省市不予理會。

所以就目前情形看，矮子佔優勢，但並未控制全局，尤其在政治局始終是少數，目前想一舉推翻華國鋒固然不易，就是想除去其他政治局委員也不易，因爲矮子到底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可以無法無天，一句話便把「國家元首」因起來，一個建議便能免除矮子的副主席，「副總理」職務，矮子沒有這個權力，一切還要依法進行，吳德所以至今尙保留政治局委員名義，是因爲矮子無權罷免，必須要等到召開三中全會決定。

據傳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在下月中旬召開，在這場會議時，雙方將眞正攤牌，矮子將利用在中委會的多數，重新選舉政治局委員時，把四人帮一批親信餘黨除華國鋒之外，一律趕出政治局，若能作到這一步矮子便勝利了，但也不太容易。



蘇越「友好合作」條款的意義

關中

近來，亞洲的局勢有十分重大的發展，一是日本企圖與蘇聯、中共維持等距外交的失敗，由於日本接受中共霸權條款式的「和約」，已使日本傾向中共。二是中共爭取越南「反修」的失敗，由於越南與蘇聯之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已使越南完全倒向蘇聯。日本與中共固然認為對阻止蘇聯的擴張有「共同利益」，但畢竟由於制度的不同，需要的分歧，雙方合作的範圍有限。相反地，蘇聯與越南不但對阻止中共擴張有共同利益，而且在經濟與軍事合作方面歷史悠久，密切牢固。故就實質的意義而言，蘇越條約的重要性實超過中共與日本的和約。

蘇越條約的內容

蘇、越條約之簽訂是此次越南共黨頭子黎筍與總理范文同連袂訪蘇所簽訂的。條約本身共有九條，最重要的是第六條規定雙方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消除對其中任何一方被攻擊或受進攻的威脅。故此一條約雖無軍事同盟之名，但事實上却具有軍事合作實質。固然條約中也宣稱不是針對「任何第三國」，但事實上，此一條約中也宣稱不是針對中共而簽訂。在簽訂條約後，布里茲涅夫強調在當前中共政策造成越南的巨大困難之時，蘇聯與越南的團結與力量具有「特殊的意義」；而黎筍則大罵中共「在千方百計地拚湊勢力，建立與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走狗的聯盟」。總之，這是越南尋求蘇聯保護來對抗中共的安排，也是蘇聯利用越南包圍中共的策略。此一條約為期二十五年，屆滿之前如無異議，還可自動延長十年。除了此一「友好合作條約」外，據稱還同時簽訂了六項「經濟科技合作協定」，內容尚未見透露。

中共爭取越南失敗

蘇越條約是中共之一大失敗，尤其就中共過去援助越南的歷史而言，這一失敗可說至為慘痛。在越戰期間，中共與蘇聯競相援助當時的北越政權，根據鄧小平的透露在二十年間，中共援助北越的數字可能比蘇聯援助北越的還多。中共當時的目的就是要北越力撐到底，阻止美國進攻大陸。故當美國放棄越戰的努力後，毛澤東曾為北越替中共打敗了「美帝」，而表示感謝。

在美國撤出越戰後，中共與蘇聯便加強了對北越的爭取。在嗣後，北越破壞一九七三年越南停火協議，以武力併吞南越的過程中，中共與蘇聯均曾大力支持。中共爭取越南的理論是「反帝必須反修，否則革命便不算完成」。但越南辯稱其本身的經驗證明並非如此，故無法接受中共的說法。中共又警告越南如不放棄與蘇聯來往，便等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但越南反唇相譏，指中共與美帝勾結，豈不是「後門拒狼，前門進虎」！中共啞口無言。

越高衝突的眞相

由於越南不能接受共黨的「虎狼邏輯」，故中共以停止對越南援助為報復。這一點，和當年蘇聯對付中共的手法如出一轍，故越南指責中共片面毀約。越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七六—一九八〇）中，半數依賴外援，大部份由蘇聯與東歐負担，中共則分文未給。但中共一直向越南暗示，蘇聯距越南太遠，不可能有力支持越南，希望越南勿倒向蘇聯。但顯然並未有效。

北越自併吞南越後，自認可在東南佈扮演一舉足輕重的角色，挾戰敗法國、美國之經驗，加上累積之武器與軍事設備，北越之「自大」自在意料之中。由於「印支三邦」（越南、寮國、高棉）過去均是法國的殖民地，而北越共黨的歷史最久，故北越亟思建立一以本身為中心的「印支聯盟」。中共在爭取越南失敗後，便全力阻止越南此一努力，因為一旦此一聯盟成立，不啻便是中共在中南半島勢力的終結。故中共利用越南與高棉之間的邊界衝突，全力支持高棉對抵抗優勢的越軍進攻。過去三年，中共給予高棉的軍事援助足可裝備十個師以上的部隊。故越南高之戰事，一方面是越南謀求擴張其勢力範圍的結果，另方面也是中共與蘇聯在中南半島角逐的「代理戰爭」。自去年起，蘇聯不但與越南關係日趨密切，並已牢牢控制寮國。蘇聯不但有大批軍事人員駐在寮國，並在寮境設有機場與條約。自去年年底越南與高棉斷交後，越南一直維持對高棉的強大壓力，其目的可能不在直接攻擊，而在策動高棉發生政變。今年十月，鄧小平與黃華分別提出警告，指出越南準備在本（十一）月份大舉對高棉進攻。本月初，越南則指責中共調派十多萬軍隊至高棉準備進攻越南。雙方說法不一但目的相同，即均在指責對方應負製造緊張局勢的責任。

中共越南爭執的問題

除了利用越高衝突衝突之外，中共與越南之間



布里兹尼夫(右二)與黎筍在克里姆林宮簽署「蘇越友好合作條約」。

也製造了一些直接的爭執與衝突。例如今年四、五月間的華僑問題，越南指責中共煽動華僑反抗越南的「社會主義化」運動；而中共則指控越南迫害華僑。十月底，雙方在邊界發生衝突，並在本（十一）月一日，首次發生大規模戰鬥，造成重大傷亡。儘管雙方均指責對方挑釁，但迄今眞相不明，亦無法判斷其規模大小與傷亡程度。值得注意的，這也可能是針對越南與蘇聯簽訂條約的一項宣傳。不過，重要的乃是中共與越南的衝突業已昇級為戰爭狀態。這一事實適足以說明越南與蘇聯所簽訂條約的性質。九月二十八日，李先念會指出中共與越南之間有五大問題：即西沙，南沙，北部灣，領土與領海，華僑。這是避重就輕的說法，事實上，中共與越南之間只有一個問題，那便是中共與蘇聯鬥爭的問題。中共為了强迫越南反蘇，結果却失去了越南；正如過去中共强迫蘇聯反美而失去了蘇聯一樣。一個不能記取教訓的政權，註定要遭受慘痛失敗的。

無疑問的，蘇、越條約之簽訂不但使中共之「反包圍戰略」產生了一大漏洞，且自今日而後，中共要長期兩面受敵。尤有進者，中共一向將東南亞視為其勢力範圍，如今亦因蘇越條約之簽訂而阻止了其可能發展的機會。一方面，蘇越條約可視為對中共、日本和約的一種反應。由於中共强迫日本接受以蘇聯為假想敵的「霸權條款」，蘇聯不得不加強與越南的關係，以繼續在亞洲與中共競爭。另方面，蘇越條約可視為蘇聯在亞洲積極佈署的開始。蓋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美國以尼克森主義宣佈自亞洲退却後，蘇聯便推出其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來取代美國過去的聯防體系。但由於蘇聯在亞洲，尤其在東南亞，缺乏歷史、文化、政治與經濟的背景，故推行至為不易，事實上，除了軍事力量外，蘇聯可說一無憑藉。在這方面，中共遠比蘇聯佔優勢。一九七一年印度、巴基斯坦之戰，蘇支持印度勝與印度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使蘇在南亞與印度洋得以立足。安知今日之蘇越條約不是蘇聯在東南亞取得優勢地位的開始？又安知蘇不以此條約為一模式來引誘更多的國家因而逐漸形成以蘇聯為中心的「安全體系」！

最低限度，蘇越條約將造成亞洲——尤其是東南亞——新的震撼。此一條約不但使亞洲國家必須正視蘇之企圖，並且也要密切注意越南今後的動向。因為不但蘇聯已取得了在配合越南對外活動的「合法地位」，並且，越南也名符其實的成為「東方的古巴」。就「東協」而言，其所希望的「中立化計劃」可能已成為泡影。蓋不僅蘇越結盟給東協國家增加威脅，而且在今後一段期間內，蘇聯，中共，加上北越對東協國家的爭取更為激烈。甚至日本對東協國家來說，這是最不幸的發展。而這筆帳終究還要算在中共身上。

蘇越條約的影響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蘇越條約可視為共產集團內鬨的一個發展，在中南半島，我們可看到三個層次的鬥爭：即蘇與中共，中共與越南，而越南又與高棉。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都希望利用共黨本身的鬥爭達致若干目的，例如美利用中共與蘇聯的衝突謀求「和解」，利用蘇聯與中共的競爭謀致越南的「光榮和平」。以及利用中共與越南的對立來維持東南亞的「平衡」，凡此均未能成功。如今，美國似又在利用中共與蘇聯在東南亞的競爭來轉移兩者對其他地區的注意。美國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必將對該一地區造成損害。我們認為蘇越條約均已為亞洲亮起了紅燈，自由國家必需要認清危機，從而團結合作，以求自保自救。

中共石油戰與大陸石油蘊藏量

朱文琳

美國加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其中一個目的是覬覦大陸的石油，圖謀雙方合作開採，中共也藉此爲武器，發揮其戰署作用，誘使美國與它早日建交。其實大陸的石油蘊藏量十分有限，而中共根本不發表藏量數字，中共深知，石油戰爭屬經濟戰爭範疇，爲構成「人民戰爭」的一個環節，只要把這「黑東西」一卡，不怕美國不乖乖聽話，兩年前阿拉伯就是聽了毛澤東的話，利用石油爲武器，把西方搞到亂晒大籠。

美國能源部長斯萊辛格，於十月二十二日由美赴平。十一月三日，美國農業部長柏格蘭也應邀往訪。對他們的活動，外界也很多看法，有人認爲這是在美毛關係「正常化」遙不可期的情形下，美國政府用這種方式提高毛美雙方的的實質關係；有人認爲他們的往訪，是爲加速毛美關係「正常化」，此說亦爲美國政府一再否認。也有人認爲這與他們個人的執掌有關。斯勒辛格曾任國防部長，且是毛美「建交」的促進者，但我們認爲他此行的任務，以毛美合作開採石油爲重點。美總統卡達第一次接見中共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在短短的談話中曾談到這個問題。由此，可見中共的石油戰略已發揮了某種作用。本文以分析中共的石油戰略爲主，爲了分析的需要，對大陸的石油池，亦作必要的介紹。

中共以石油作對外作戰工具

「美國外交季刊」二十期，刊載柯恩和朴中和合寫的文章「中共的石油武器」。這篇文章的題目，充分地反映中共當前的石油政策。這就是說中共石油的開發與貿易，是當前中共爲對外作戰的重要工具。

把石油當作對敵作戰的武器。發生於一九七三年全球性的「石油危機」。有人稱它爲「石油戰爭」。據中共「外交部長」黃華說，這個「壞點子」是毛澤東向阿拉伯國家獻的計。這一場石油戰爭，給世界經濟帶來空前的災難，至今仍餘創猶在，尚未平復。在政治和軍事上也產生了空前的影響。石油被稱作「工業血液，在能源日益缺乏的世界裏，重要性日增。在人類的鬥爭中，已超出工具的作用，被提高到戰略地位。

中共在石油界能扮演什麽角色

中國大陸及其沿海地區的石油蘊藏量如何？迄今仍未作全面、科學的勘察。因此人言言殊，沒有定論。

在理論上講，聞名世界的石油地質學家，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教授邁葉霍夫等人認爲，石油只能生成於海相地層，不能生長於陸相地層。所以他們認爲大陸的油藏即使有一些，但是十分有限。大陸的地質學者李四光反對此說。他發現了一種「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理體，認爲中國大陸新華夏構造體系，自東而西的第二個巨大沉積地帶中的松遼平原、渤海、華北平原、華中平原的石油蘊藏量很大。中共過去與新近對外公佈油藏地區，包括松遼平原的大慶、山東省黃河流域的勝利、位於河北的渤海灣的大港、河北省的任邱、新疆準格盆地的克拉馬瑪衣及獨山子、吐魯盆地、塔里木盆地邊緣阿克蘇玉喀什間地區、柴達木盆地、甘肅玉門、華中的四川盆地、華南的茂明等處。

對於大陸沿海大陸礁層的油藏，朴中和不像一些日本學者那樣樂觀。另外，巴克也持懷疑的態度。史莫爾茲認爲，年來中共探勘石油貯藏的數字愈來愈大。

中共對「已證實的藏量」、「可能的藏量」、「潛在的藏量」三者間，一向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分析。中共對這類資源的分類分法也和美國、蘇聯不同。事實上中共根本沒有發表過藏量的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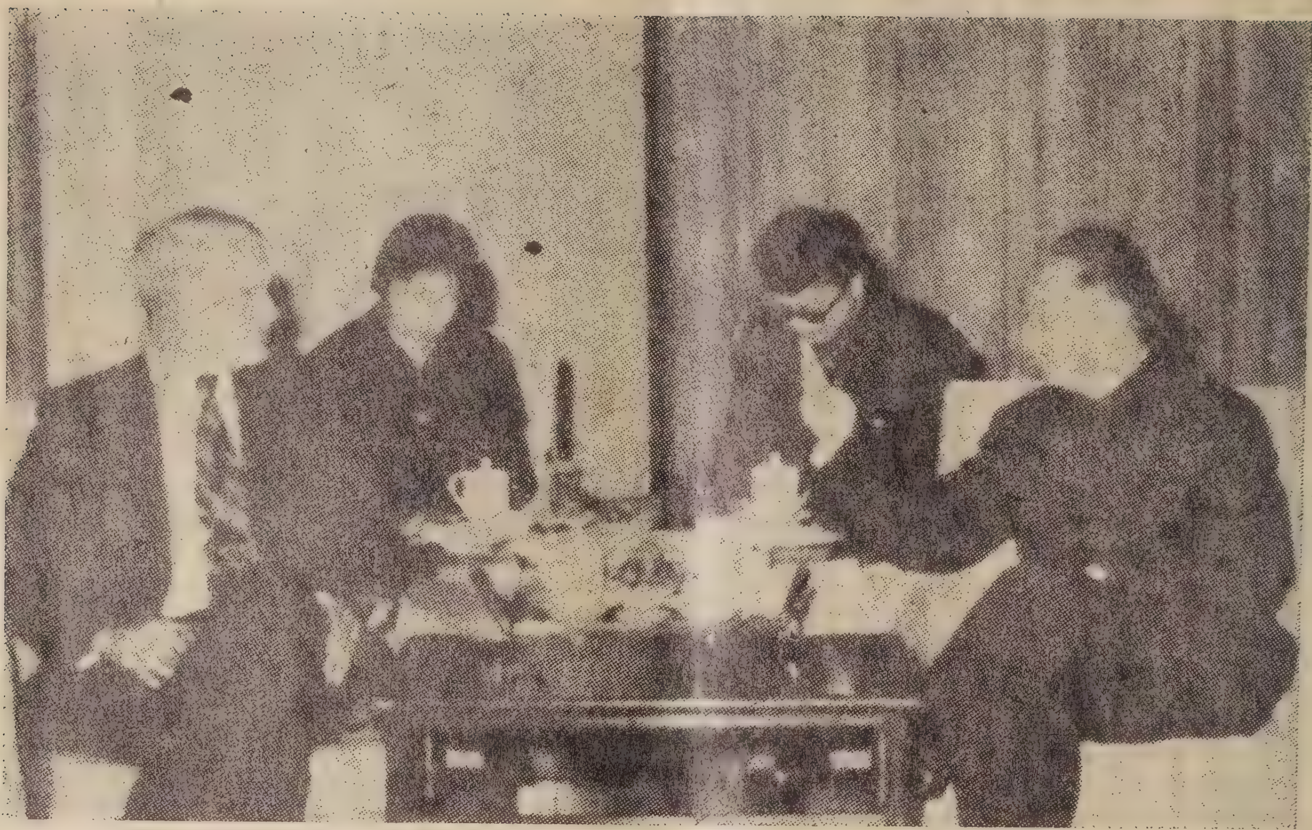
將來中共會不會是石油輸出者？在能源問題上扮演何種角色？各方意見尤不一致。吳元黎教授認爲中共將是一個石油輸出者。日本石油發展公司的代表和曾經向美國提供過有關中共石油研究報告的威廉斯都持樂觀的態度。威廉斯也曾對中共的工、農業生產提出評估。這次評估與中共新近公佈的資料參證，他完全受了中共所愚。馬尼扎巴大學的史密爾認爲全球一百七十五個國家中，中共平均每人的能源消費量排在百名以後。他不同意日本人的看法，認爲那不過是一種希望而已。因爲他們沒有考慮到經濟和技術的實際情況。他不認爲中共能於一九八〇年生產四億到五億噸的石油，除自用外，能輸出一億噸（事實上中共自己也沒有這樣的奢望）。印第安那州立大學教授鄭竹園也持這種看法，他奉勸那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應該仔仔細細的考慮。此外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表的一份分析中，也持非常慎重的看法。

史莫爾茲說，直到今天，中共不僅在統計數字的不夠準確，而且仍要從外國引進技術和經濟援助。其中牽涉的問題，包括它對資本投資的需求，煉油廠和石油的加工技術、煉製、運輸和市場條件等的限制。此外，中共本身的知識是否具備及可用，最後產品組合的最佳方式，開發與生產成本，對外與對內的售價，與及人口密集經濟在引進技術密集的原料後所受到的影響等等，使分析者必須更加愼重的處理數字。但是由於統計數字的不準確，因此在數字的評估與技術和經濟的分析之間有了很大的差異。這是研究此一問題者必須特別加以

深思的。

以石油爲誘餌哄騙民主國家

首先應指出，中共對它的石油貯藏，生產與技術情況諱莫如深。中共的理由是爲了防範「帝國主義掠奪」，但是我們發現對大陸石油情況，都是中共主動向某些人或團體透露的，而後借他們之口喧騰於世。如周恩來向史諾等人、鄧小平向當時的日本外相大平。中共所以這樣作，都有一定的政治與經濟目的。上項的透露，給日本極大之誘惑；這是日本延後並放棄與蘇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的決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搶先與中共「建交」並與中共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也在此。在中共以石油爲誘餌，誘惑西方國家與中共合作開發石油聲中，中共新近主動公開宣佈河北任邱、青海柴達木，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等地的石油貯藏與海開採情況。此外，中共還以石油爲武器，誘使美國與它早日「建交」。今年二月中共邀美參議院軍事和能源兩會的主席傑克遜，四月邀美聯邦銀行遠東辦事處總裁兼代表穆加訪平，都着眼於此。月前美駐日大使曼斯斐德又說，爲了能源美國不應從遠東撤退，並應承認中共。這些情況都是中共石油政策也可以說石油戰畧行動的反映。



華國鋒與美國能源部長斯萊辛格

中共石油戰畧的可能發展

石油戰爭，應該屬於經濟戰爭的範疇，爲構成「人民戰爭」的一個環節。但是因戰力宏大的緣故，在「人民戰爭」中已居於突出的地位，有時且超過武裝鬥爭。中共認爲只要把這「黑東西」一卡，不怕美國不乖乖的聽話。因此，在能源於缺的情況下，中共會企圖用石油來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乃至第一世界中的美國，也就是用石油作爲統戰的武器，爭取朋友孤立圍困敵人。中共知道石油不是「絕對武器」。何況中共的石油大部仍埋在地下，是多是少，能開採多少，尙不可知。最重要的是當前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資金技術與設備均少有着落，以資金論，中共外匯存底僅二十億美元，以此應付四個「現代化」所需的龐大資金，除向外貸款與請外人投資外，把部份希望放在開發石油的收入上。因此，石油目前不僅是中共外交的主要工具，而且是中共經建資金的主要來源。不過中共與外國合作開採石油，採取分散主義，由日美與西歐各國分別進行。此外與外人合作的條件是用其資金設備與技術，以產品抵償不採分成辦法，凡此均在避免被外人所控制。此外還可以使這些合作者互相競爭，使中共能居於更有利地位。目前已有日美兩國的石油公司與中共商討合作。英國的興趣亦頗濃。不過，據說各國石油公司，已看清中共的弱點所在，因此最後中共可能屈服，採取分成的辦法。這是第一階段。亦即中共如果一旦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强國」的全面戰畧，由戰畧相持，轉變爲戰畧進攻。據中共的估計，蘇聯的油源將竭，美國以中東各國的藏量日減，假如世界上不出現新的油源，不發明新的能源，那時中共便可以憑藉石油，向自由世界敲詐勒索，當然這祇是一種假定。

蘇聯漸將軍事力量轉變爲政治利益

陳獨塵譯

正當卡達和布里茲尼夫準備進行一項新的超級強國間武器協議以支持和解時，戰畧分析家發出警告至少在八十年代中葉之前，美國和莫斯科的關係，將面臨着嚴重危機時期，而非更大的寧靜，因爲蘇聯正把強大和脆弱兩者，進行奇異結合，這兩結合情況，日益分明。

八十年代蘇聯戰畧佔優勢

多數分析專家預測，到一九八三年之前，對於美國而言，蘇聯將達到一種空前——但可能是暫時的——的戰畧優勢——此種情勢實際上不會受到第二階段戰畧武器限制條約的影響。

由於上項優勢，蘇聯將可威脅美國的地面洲際彈道飛彈的整個系統，施以致命的攻擊，繼續以優越的武力和西歐對壘，並干預更偏遠的危險地點。

然而此一情勢的另一面是，蘇聯在軍事力量上顯著擴張將遭遇漸惡化的經濟困難，克里姆林宮的繼承鬥爭，中共的日增的挑戰，和東歐共產國家關係可能呈現的緊張，以及世界共黨運動的進一步分裂。

戰畧分析專家警告說，在此種情勢下，蘇聯將在美國得以轉變此種平衡和克里姆林宮查覺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全部影響之前，嘗試利用他們的軍事優勢。

這些專家們主張，蘇聯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的競賽上輸給西方之後，將集中全力於已獲勝的單一方面——軍事。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一項研究報告強調了下述的結論，在美國和其北約組織歐洲盟國設法向蘇聯企圖獲得明顯的戰畧優勢進行挑戰時，危險將會升高。

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戰畧暨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人員海蘭今天已看出了未來的一個更富侵畧性的蘇聯政策。他說，「蘇聯的戰畧已經提供其滲透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的諸般跡象，上述地區是歐洲和日本的石油來源，因此，可以說我們已看到由於全般軍事平衡的改變所帶來的政治結果。」

蘇聯如將其軍事力量轉變成政治利益，他們會覬覦那些地方呢？戰畧專家指出了六個危險的地點：

一、伊朗：倘若目前的危機導致巴勒維國王的失勢。

二、沙地阿拉伯：倘苦激進派官員或其他者發動一次推翻目前脆弱的王室的政變。

三、南斯拉夫：如今已八十六歲的狄托去世之後可能引發政治紊亂。

四、南非：羅德西亞和南非的激烈衝突若是繼續升高。

五、中國大陸：如果克里姆林宮決定返擊北平的反蘇頭目，是消除潛在威脅的必要行動。

六、娜威：蘇聯已在娜威施加壓力奪取莫曼斯克進往大海的通道。

蘇聯的介入上述任何地區都將爲美國造成一個重大危機，並且升高成爲超級強國間的衝突，尤其是在克里姆林宮像往日一樣錯估了美國的反應。

此種判斷亦非西方專家們一致的看法。代表美國務院的一個團體則採取另一不同的看法。他們主張，蘇聯日益增加的經濟和政治困境，更可能使克里姆林宮領袖們採取更大的限制，而非冒更大的危險。

雖然對於克里姆林宮未來的行爲美國分析專家所見不同，然而對於蘇聯的軍事擴張和其對於問題重重的經濟施與壓力的問題却少有不同的看法。此種擴張超過了蘇聯防衛目的的需求。

戰畧專家們最感不安的問題是：且不談超級強國和解，戰畧武器限制協定的簽署和第二階段的談判之中，蘇聯共黨領袖毫無平衡其軍事負担的意圖。

蘇聯迅速發展地面部隊

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蘇聯一直保持着每年增加百分之四至五的國防費用。據中央情報局的報



伊朗暴動期間蘇聯坦克在邊境演習



蘇聯在幕後策動伊朗羣衆暴動

導，蘇聯的軍事預算目前估據了全國生產額的百分之十三，同時美國僅花費其百分之五點二的全國生產毛額於國防。

由於此種程度的花費，蘇聯在過去十年裏在戰畧核子武力上已經以二比一領先美國。目前蘇聯在發射器數目和飛彈携帶核子彈頭至遙遠目標的能力已遙遙領先。然而美國在準確性和彈頭的數目上仍保持重大的優勢。

五角大厦估計，到一九八三年之前蘇聯將增加足夠的飛彈和改善其洲際彈導飛彈的準確度，以便在一次攻擊中摧毀地面發射的一千枚義勇兵飛彈和五十四枚太陽神飛彈。

莫斯科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並不僅限於戰畧核子方面。

在軍事人力方面，蘇聯目前以二比一以上之勢超美國，亦即四百四十萬人。這是由於過去十年裏蘇聯擴張了一百萬部隊，同時美國部隊減少了將近一百五十萬人的結果。

除了上述的增加一百萬人之外，蘇聯在對付中共方面亦增加了二培的部隊，即從十五個師增至四十三個師，同時亦增强了對付北約組織的東歐駐軍

同時在坦克方面由三萬五千增至五萬以上，過去十年裏大炮的力量亦由一萬二千增至二萬。

倫敦權威的國際戰畧研究中心報導說，中歐的華沙組織和北約組織力量間的矛盾繼續惡化，使得蘇聯享有過去二十五年來未曾有過的優勢。

美國戰畧專家認為最可怕的是蘇聯最近將其武力投入邊界以外的偏遠地區。這項發展顯著地表現在蘇聯成成功地介入安哥拉和衣索比亞——運送古巴部隊至那些紛亂地區，然後以海運和空運補給。

五角大厦一位專家指出，「蘇聯部隊今天正被教導着他們可能被派往國外，保護未來世界秩序。這種作法和過去強調蘇聯本土的防禦迴然不同。」

蘇聯可能受嚴重經濟威脅

五角大厦目前正從事數項研究評估此種蘇聯的新威脅的影響，尤其是在石油重要來源的波斯灣地區，同時考慮美國如何應付。美國在那些偏遠地點投入軍事力量上仍保持重大的領先。但是五角大厦担心蘇聯可能設法以較小的部隊去作為沙地阿拉伯、伊朗或其他地區的叛亂集團的「邀請」的反應，進行其快速的介入。

相信對蘇聯的大規模軍事擴張美國分析專家正在熱烈爭論下述的決定性問題；克里姆林宮的行為可能受到逐漸嚴重的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的大影響？

多數的西方專家同意，蘇聯正邁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困難的階段，因而將無可避免地使得軍事負担更形加重，同事需要作更大的犧牲。蘇聯經濟成長穩定地下降是可預測，即由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百分之六成長高峯降至一九八〇年代百分之三，甚至可能為百分之二的成長率。這是由於勞工短缺的日益嚴重，偏低生產量，農業的循環失敗，嚴重地能源緊縮和缺乏資金輸入西方技術，工業設備和穀物。

中情局的一項報告預測蘇聯的經濟困難將由於未來數年內石油生產的急遽減少而更形惡化。倘若此項預測是正確的，蘇聯將由一個石油輸出國變成一個石油進口國。

另一個受到爭論的問題是蘇聯和中共的分裂的未定影響，尤其是着眼於北平和日本、美國及西歐發展更親密的關係。一位美國專家說，「蘇聯的眞正夢魘是兩個戰綫的威脅。」

這位政府官員說，在卡達和布氏的高峯會議之後，「我們可以預料美蘇關係的另一次短暫的甜蜜時光。但是一旦蘇聯向伊朗、沙地阿拉伯，或南非進行某些可怕的手段時，甜密時光便將結束。眞正的問題是，政否我們已準備作適切反應。」（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伊朗暴動引起蘇聯覬覦

從鄧小平訪日看日本民族風格低落

陳綏民

鄧小平只是中共的三號人物，日本竟以「元首」之禮待之，以搏取中共好感，其自貶國格作風，連日本有識之士，亦引以爲恥。日本人狡詐醜陋、爲其民族特性，在歡迎鄧小平上，更表露無遺。蔣百里先生說，日本的國花是櫻花，當櫻花盛開的時候，也是它凋謝之時。日本正走上這一條悲劇道路。

日本人的風格

鄧小平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畧佔上風之餘，以勝利者的姿態，率領廖承志、黃華等大小共幹四十餘人，往訪日本會晤日首相福田，並簽訂日毛和約正式交換書，由日本對鄧視爲一國「元首」地位之禮遇儀節，其過份之處，企圖博取中共好感，顯與目前鄧在共黨內之地位——第二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之職位，極不相稱，日本政府之忽視一般國際禮節慣例，自貶國格的作風，自甘爲政治小國的風格，日本有識之士，亦引以爲恥。一位韓國友人說：日本民族在整個東方民族中，是最狡詐而善於逢迎作僞，具有雙重性格的民族，由日本歡迎鄧的大小細節中，證實日本的醜陋表現行爲。

言行上的矛盾

相信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民，絕不善歡共產黨，內心也存有强列的反共意識，更不以歡迎鄧一行的訪日爲榮，亦不願因迎鄧之隆重熱烈場面，激起莫斯科之憤忌，而日本政府之表現形式與手法則恰恰相反，如以國宴和龐大的酒會歡迎，如引見爲中共過去慣稱頭號戰犯日皇裕仁，以及爲鄧準備四川厨子和痰盂，發行鄧訪日的紀念郵票，動員六萬五千名警察保安人員，維護鄧等的安全，拒絕香港時報、中央日報註日記者的採訪，阻止鎮壓日本反共羣衆的示威與遊行，無處不顯出爲了討好中共政權。冀圖博取鄧的歡心，不要在日本倡言反霸反蘇，而作出極爲矛盾的表演，日本的妓藝外交表露無遺。

在日本的基本心態上，存有恐共病，不僅恐懼蘇共，同時也恐懼中共。但在表現上，企圖作兩面人，希望既拉攏中共，而又不開罪於蘇聯，因此，不願鄧小平在日談及反霸問題。

既與中共簽訂了兩百億美元的貿易協定，以支持中共的四個現代化，但又口口聲聲絕不輸出有關軍事的科技工具和設備，而中共的四個現代化系以國防軍事首要。

最不可原恕的是日本戰敗迄今分作兩次投降簽訂和約的表現，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簽訂舊金山和約，向領導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後宣告戰爭的結束；而這一次又與中共再簽訂一次投降的和約，世界上尚很少先例。

猶憶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我們的偉大領袖總統蔣公發表以德報怨的聲明，遣返日軍及婦幼，並主張保留日本天皇地位。當時在延安的中共發表嚴重的指責與反對，而今天日本却笑臉歡迎矮鄧，其行爲可鄙，其心情可悲，日本政客宣稱：「希望將過去的成爲過去。」其實一切並未過去，中國人會永遠記取這一教訓。

中共玩日本牌

中共爲了抵制蘇聯的威脅壓力與包圍，不能不作政策上的大轉變，右手拉攏美國「帝國主義」，左手拉攏日本「資本主義」，企圖在東亞建立其反蘇的聯合戰綫，以擴展貿易爲餌，在今年二月與日本簽訂二百億美元的八年貿易協定，進一步希望進步科學技術支援其四個現代化，用經濟手段，轉成其政治的目的，這是高度的統戰策畧運用，使日本一步一步進入反蘇聯盟的陷阱，利用明天和次要的敵人，先行對抗和打倒今天的主要敵人。日本雖一再宣稱日毛和約不是針對反蘇而來，但是中共的宣傳機構如「人民日報」，在港發行的「大公報」、「文匯報」，無不强調這一點。即以鄧小平在日答覆記者詢問時，亦重申反霸的意義，中共之不惜出賣釣魚台，不惜半關大門的歡迎日本投資，合作設廠開發資源。其用心則在引誘日本上鈎；套牢日本的頸子而不能不跟着中共的現時反蘇政策路綫走，這是中共玩日本牌的迂迴戰畧，迷魂陣，最後使日本愈陷愈深而無法自拔。日本與中共的勾搭是在玩火，莫斯科能對日毛的合作聯盟反蘇而坐視無睹？假如中共的人事變化政策轉變，試問日本將何以自處撥諸中共如果受日本的支援而成長與壯大，恢復其本來的猙獰面目，不僅日本受害，東南亞與整個的亞洲將永無寧日。

演悲劇的民族

中國已故的名軍事學家蔣百里先生，在中國抗戰寫了一篇文章，用一個外國人對日本的研究爲題，指出日本是一個悲劇性的民族，日本的國花是櫻花，當櫻花盛開的時候是它凋謝之時；日本國民的精神是武士道精神，表現的方式是切腹自殺；日本的二次大戰中一一證驗，日本幾陷於萬刼不復。

日本民族的僅勞、苦幹、善於摹仿與迎頭趕上的精神，和做生意的手段，不能不令人佩服，但因日本民族缺乏東方悠久歷史文化的陶鎔，心急性躁，狡詐多變，雙重人格，自卑而自大，處處以趕搭巴士的心理和行動，搞政治玩外交，短視而缺乏遠見，只重現實，不講道義與原則。他們今天却正好碰上了一個信仰馬列主義，否定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不講道議，只講權謀策畧而詭詐多變的中國共產黨，在他們面臨內外交困的「革命低潮」時，採取退兩步的低姿態，利用日本來帮助它完成四個現代化以對抗蘇聯，一旦羽毛豐滿，軍力裝備完成，日本的利用價值已盡，必然會反目相向，過去對蘇聯「老大哥」尚且如此？何況日本？

彭眞的黑後台就是鄧小平

古鶴翔

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君子所交多君子，蛇鼠一窩同作惡，近日鄧派已準備讓彭眞復出了，究竟彭眞是怎樣的一個傢伙呢？請看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出版的「戰報」罷，該文作者是北平「同仁醫院」的護士：

我是六三年底開始担任彭眞保健工作的，當時組織上派我去他家裏給他按摩，至六四年九月底保健室撤銷，將近一年的時間裏，我先後去彭賊家裏有十幾次，大家都是晚上十一點以後，有時是深夜兩三點，不管刮風下雨都得去。我們在保健室工作的護士，是不能回家住的，常年都要住在宿舍裏，以備電話通知後，隨叫隨到。我們醫院離彭眞家裏近，還好一點，像積水潭醫院那麼遠，保健護士也得深夜騎車趕到他家。担任彭眞保健工作的有我們醫院，積水潭醫院，還有北京醫院。……

「彭眞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披着共產黨員外衣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個地地道道的賊。

「他整天作威作福，每次我們去給他按摩時，他不是在那打牌，就是在打乒乓球。他打球，我們就得給他檢球，等他玩夠了，吃了宵夜，我們才能開始給他按摩。最少是一小時，有時是二、三個小時。等到按摩護士累得滿頭大汗，全身無力了，彭賊和他的老婆張潔清也就入睡了，我們離開時都得接着他打呼的節奏悄悄的走出來。彭眞的牀比一般的牀高，我們的個子長的高矮不一。有的同志站着不成，蹲着不成，就只好跪着做。彭賊就是當代的惡霸地主劉文彩，我們要打倒他。

「彭賊是一赫魯曉曉夫式的大野心家。他經常在我們面前吹噓他人的『功勞』。他得意洋洋地說：『我對北京市的工作管的不多，你們對我這個市長有意見吧！我主要是負責中央的一些工作。』……

「我是滿族人，有一次彭賊問我『你說滿清政府怎麼樣？』我說：『滿清政府是個腐敗墮落，對內壓迫人民，對外投降帝國主義……』沒等我說完，彭賊就說『你不要光這麼講，滿清政府還是個有功的朝代，一是取消了人頭稅，二是統一了全國。』……」

中共「北京日報」的社論，曾發表「打倒彭眞」一文，說：

「彭眞，這個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頭子，是一貫瘋狂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是長期隱藏在黨內的大黨閥，是騎在北京市廣大人民羣衆頭上的大惡霸，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篡黨，篡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先鋒，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

「就是這個彭眞，在國際活動中，拚命吹捧現代修正主義的頭子鐵托和赫魯曉夫，竭力美化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出賣民族利益，幹了許多投降主義的罪惡勾當。」

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紅旗戰報」指出：「彭眞是扼殺北大社敎運動的罪魁禍首，這已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何止一個彭眞。彭眞只是是一帥，帥上還有一帥，這就是彭眞後台之一鄧小平。」

值得驕傲

青冥

最近，美國正式拒絕出售F——十四，F——十六及F——十八戰鬥機與我政府。中華民國不該擁有犀利的武器——這就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眞是我們的好盟國。

同時，美國宣布在明年初將六十架F——十六戰鬥機賣給南韓，以禦北韓。

台灣與南韓同受共產黨威脅，何以美國獨厚南韓？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想一下，必定會爲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共黨集團勢力大張，禍延寰宇，至今未滅。德國既分東西，韓國復分南北。我國最不幸，政府播遷台灣，神州轉眼陸沈，國事危如累卵。

論形勢、德、韓祇失去國土的一半，收拾河山應較我們容易；論軍事力量，得到美國大力支持的德、韓應比我國雄厚。可是到了今天，西德已樂意與東德「和平共存」，南韓祇盼北韓不再南侵，惟有孤處台灣的中華民國始終不向「現實」屈服，不向環境投降，念念不忘反攻——美國對我們特別涼薄，正是爲此。

不向「現實」低頭的人，常是大有爲的人；不向「現實」低領的國家，必是大有爲的國家。人們常說：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降營」，但「堅守」二字還沒有道出我們的處境。實際上，我們是「獨立於民主降營」——請不要害怕獨立，我們應以獨立爲榮，以獨立爲貴。

美國如今連較新式的戰鬥機也不敢賣給我國，不是害怕我政府隨時揮軍西指，弔民伐罪麼？難道我們不應爲此感到驕傲？

時事評論

香港出現的通貨膨脹

徐達文

當有關當局對香港的社會繁榮與經濟成長提出樂觀的估計與信心的表現的時候，香港市民正「默默地」受着通貨膨脹的威脅，及正「實實在」受着經濟負担的壓力，而這種威脅與壓力，顯然不是由於世界經濟風暴的波及，也不是由於香港經濟調整的影响，而是在於有關方面在處理經濟問題及制訂經濟政策時，缺乏長遠的眼光與全面的考慮，致造成「透支將來」的效果。

財政司夏鼎基承認「通貨膨脹正在本港出現，這實屬『眞正的威脅』」的同時，將這種通貨膨脹威脅的原因，歸結與「第一是由於兌換率貶值而進行調整的程度；第二是眞正資源，尤其是在若干行業方面，供求未能平衡」的兩個因素，倒有某種根據，但這種根據並不全面，且有為當局卸責之嫌。因為通貨膨脹的加速形成，與當局採取的高地價政策及對工業的放任政策，有一定的關係。事實上，當局只看表面的社會繁榮，只重現時的財政收入，只顧局部的政治承諾，於是以為從地產的投機風中，就可取得龐大的政貨收入；以為從地鐵的建設風中，就可刺激全面的經濟成長；以為從地區的靠共風中，就可獲得堅定的政治承諾，致忘却了香港社會進步、政治穩定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正是香港本身具有的優越條件與特殊背景。而這種條件的造就及這種背景的維持，主要還是要香港本身必須重視及繼續爭取有利於香港發展的競爭能力與存在因素。這種能力與因素，正是香港廿多年來，得以高度成長及安定繁榮的原因。

也許當局對經濟前途過份樂觀，也許當局對財政收入過於熱衷，於是在地產問題上，與商爭利，但對足以影响香港經濟前途，及足以動搖香港經濟基礎的工業與外貿，却缺乏遠見與行動，使到工業界面臨着土地、勞工、資金的三重壓力。正因為工業用地缺乏，工廠租金上漲，工人薪金激增，技術工人欠缺，以致配額制度的偏差，使香港工業已逐漸失去原有的競爭能力。這也造成了外貿的萎縮與外匯的減少。與此同時，香港本身的消費開支增加，入口商品增加及貨幣供應增加，使到香港外貿出現了罕有的逆差及貨幣產生了少有的緊張。這種不平衡的現象，雖然可以利用提高利率及減少貸款率去冷却，但這只是消極的辦法。積極的辦法，還是在於促進工業與拓展外貿，以便從香港內部的經濟活動推擴到香港外界的經濟聯繫。要做到這點，就須要當局改變原有的短視的經濟政策。

因為這種短視政策，正是香港在沒有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及國際性的政治困擾的外來影响下，而發生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近年來，由於港府當局的高地價政策，而引起的地產投機風，經已直接引起了地價高漲及租金高昂的嚴重情況，並因此造成資金短缺與廠地缺乏的嚴重後果。而這些情況與效果，也就相對造成作為香港經濟基礎的工業與外貿，一出現了令人深感憂慮的萎縮。以經濟觀點而論，一方面是輸出減少，一方面是輸入增加；一方面是收入減少，一方面是消費增加，於是外匯存底，資金流通及貨幣價值，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通貨膨脹的經濟困擾。

前一個時前，這種困擾還可以用表面的繁榮、全面的建設、地產的交投、流資的擁入、及中共的允諾等局部現象加以掩飾。但這種掩飾，畢竟是暫時與局部的。就在這一「粉飾太平」與「鼓吹繁榮」的氣氛下，香港市民都得受通貨膨脹與負担加重的壓力，香港貨幣都經受實際貶值與存底消滅的打擊。

由於這種情況逐漸顯著，作為香港經濟最高負責人的財政司也不得不承認：「過去二十個月以來，港幣已貶值百分之十八至十九之間」，「通貨膨脹正在香港出現」。對這種經濟困難，是否依靠利率提高與信貸收縮的措施，去加以緩和，這倒是值得懷疑的，故財政司也承認：「不要假設主要依賴兌換率貶值的調整過程能夠毫無困難地進行」。事實上，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只能暫時冷却過熱的地產投機、金融投機與股票投機。

眞正的治本方法，還是當局的實際行動，去改變由其帶頭的高地價政策，並對香港工業採取有效的促進政策。因為只有這種積極性的工業發展與外貿拓展，才是香港經濟得以穩定成長的根本。

談天安門事件翻案

北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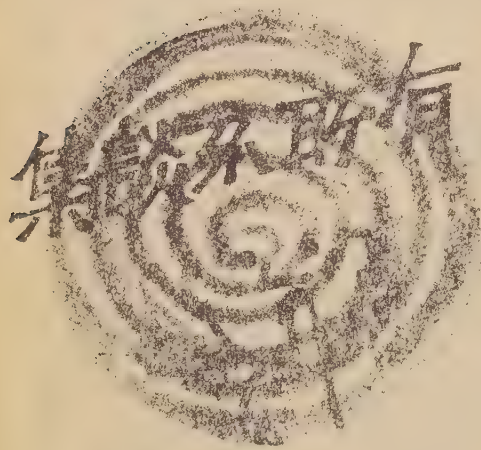
自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革委會主任吳德之被撤職，及「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復刊號之一度被扣押，終於又被批准發行，表示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已非徹底翻案不可。最近「北京市委」已宣佈天安門暴動為革命行動，徹底推翻毛澤東定下的反革命之決議。

吳德之為天安門事件的元凶之一乃無可置疑之事。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前，天安門廣塲曾先播放吳德的錄音講話。指當塲「別有用心的壞人」，「妄圖扭轉批判死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聲言要「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吳德既為最先在天安門廣塲高呼要採取「堅決打擊」行動的人物，又當十月政變之後，仍在公開塲合强調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如今中共高階層權力鬥爭既已發展到必須為天安門事件翻案，吳德之被撤職乃成為事理之必然。

「紅衛兵」作為「文革」主流被否定之後，久被冷凍的「共青團」乃在中共組織部長胡比邦支持下復活，並立即成為反「文革」的羣衆力量。為迎接共青團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國青年」先於今年九月十一日復刊，但却遭到被扣押的命運。被扣押的表面理由，是僅有葉劍英、聶榮臻的題詞，而缺少華國鋒的題詞，（當時華國鋒訪歐未返）但實質上却因該刊對參加天安門反抗的羣衆加以讚揚。指當時有多少青年，「不怕坐牢、殺頭，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詩篇」；又以「革命何須怕斷頭」為題，撰文描述青年工人韓志雄因參加天安門反抗被捕、被嚴刑拷打，投入獄中，「一根水牛皮帶被抽斷了」、「被剝得赤身光脚在一個小狹牢房中受凍」、「被反剪雙手帶上手銬，深深陷進肉裏」等情形；又大罵吳德、汪東興等繼續倡導個人崇拜，直斥「句句是眞理」、「句句照辦」的說法，「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然而一度被扣押的「中國青年」終於在九月杪恢復發行，且經「人民日報」報導其總發行量達二百七十多萬份。一般估計，鄧小平九月二十日自北韓返平，中共可能曾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了吳德、陳錫聯等人免職，也決定了為天安門事件徹底翻案。

儘管華國鋒政變奪權以來，隨着批鬥「四人帮」的發展，中共對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已逐漸有不同的評估，但基本上，基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依毛澤東指示所作的決議，天安門事件仍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將一個「反革命事件」翻案為「繼承了五四運動光榮傳統」的「革命羣衆運動」，其所牽涉的問題是極為廣泛而複雜的。首先是在天安門事件中及事件後被「錯整」、「錯鬥」、「錯關」、「錯殺」的人們的「平反」問題。中共自己承認天安門事件牽涉到「百萬人民的鮮血和生命」欲待一一平反，又從何處做起？對此和百萬人民鮮血與生命有關的天安門事件，既難一一平反，自不能不追究造成此血腥屠殺事件的責任。迹象顯示，對於天安門事件的追究，正逐次向上升高發展中。最初，馬小六以民兵指揮員被確定有責任，劉傳新以北京市公安局長亦被確定有責任。吳忠以北京衛戍司令員，吳德以北京革委會主任，陳錫聯以北京軍區司令員，均陸續被確定應負責任。但如此追究責任，顯然不能饜服人心。第一是，責任追求得太過輕鬆。吳忠調離北平，吳德及陳錫聯不過撤除直接相關的職務，其為中共政治局委員、為「國務院」副總理、為「人大」副委員長如舊。若與百萬人民的鮮血生命相比，似此追究責任，豈非太過輕鬆？其次是，責任的追究也並不徹底。馬小六、劉傳新有責任，在其上的吳德、吳忠、陳錫聯就難諉卸其責任。吳德、吳忠、陳錫聯有責任，時為公安部長、代總理的華國鋒，「八三四一」部隊指揮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又何能諉卸其責任？正因為如此，所以今日中共內部有所謂梧蓋子、揭蓋子兩派。梧蓋子一派只求「犧牲車馬、保全將帥」。所謂平反、翻案均須適可而止，不為已甚。揭蓋子一派則非「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可，至少也要藉此討好羣衆，脅制當道，達到自己的要求和目標。

天安門事件翻案，因須否定「四七決議」和「四七指示」，已直接傷害到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的合作。雖鄧、葉未必有意即將華國鋒推翻，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却非重加改組不可（改組政治局須召開中央全體會議）。更值得注意的是，天安門翻案對反共的人民是一項鼓勵。被奴役迫害達三十年之久的大陸人民，其所欲翻者非止天安門之案，亦非止文革之案，而為整個共產主義制度及中共的統治。那就非止於翻些案是要「翻天」了。



中共散佈和談謠言

中共早已對我發動「和談」統戰，以圖達成其「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企圖，近幾月間，且復從香港、紐約、東京各地加緊散播謠言，這顯示敵人正千方百計的擴大此項統戰，以淆惑國際視聽，以誘惑美國與它「建交」，尤其動搖我復興基地的人心士氣。我們必須嚴正揭穿中共的陰謀，使其謊言騙術不能產生任何些微的影響。

最近中共製造的和謠，很明顯的是由「政治談判」擴大到商務交往與民間接觸。兩個月前的香港某雜誌，即登載中共駐港人員的談話，表示有意和我們尋求經貿關係，並將採購台灣工業產品，最近又刊載「北京準備開放廈門港，專供與台灣貿易使用」的消息；紐約華埠兩家左派報紙，於十月中旬發出同樣報導，並捏造「台北有一個代表團，曾於八月訪問中國大陸」；接着是鄧小平在東京宣稱：「中共與台灣可能在長久的將來透過和平途徑復歸統一，這個問題在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內終有解決之日。」這些避談所謂軍事解放，而渲染商務接觸與「和平統一」的謠言，且不發自北平而來自上述三個自由城市，顯然是一種試探的烟幕，迂迴的戰術；其主要企圖，則是欺騙美國，以促成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尤其分我內部團結，從而取得其施展威脅敲詐伎倆所得不到的東西。

廿多年來，所謂「國共和談、合作」等濫調，共黨反覆彈唱，已不能發生任何作用；「回歸、認同、統一」的招式，亦未會影響海外僑胞對自由祖國的向心力，「解放台灣」的企圖，更因金門炮戰而被粉碎，於是改採取較低姿勢，轉彎抹角的進攻。捏造「曾與我談判開闢廈門至台北海運航綫」的消息，這在表面上似沒有强烈政治色彩，實際上却具有重大陰謀。記得「九一八事變」後，日閥繼續施展軍事政治壓力，以謀「華北特殊化」，進而搞平瀋通車、關內外通郵，以延伸其侵略觸鬚，並圖使中國人混淆敵我的界限。中共上述謠言的眞正動機正相類似，如果說台廈可能通航，不但舉世譽爲自由堡壘的金門將黯然失色，台海屏障西太平洋安全的戰略價值，也將蕩然無存。至於「我代表團赴大陸訪問」的謊言，完全是離間中美盟誼，企圖使若干美國人士感到迷惑，尤其使姑息主義者有了傳播渲染的藉口：說是我們將與共黨進行接觸，美國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就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歧見和不能消除的阻礙。

儘管流言止於智者，但納粹德國時期宣傳部長戈培爾所稱「謊話說一百遍就成了眞理」，却已被共產黨徒所效尤，而且花樣更多。因此，海內外同胞必須提高警覺，堅定信心，以明快而有效的做法，來揭穿中共從自由地區采用接觸方式所製造的一切「和談」謠言，進而贏

中共在中東反蘇外交

繼最近鄧小平的日本及東南亞訪問之後，本月稍後，中共將派遣一個高層代表團赴埃及訪問，顯示北平政權將開始加強其在中東的利益及接觸。

無疑，中共這項即將對中東展開的外交攻勢，可視爲其對抗蘇聯勢力策略的一部份。據報導，中共這個訪埃代表團將以「政治局委員」烏蘭夫爲首，他們將在埃及停留四天，並將與沙達總統及其他開羅高級官員會談。

雖然中共甚早就對中東發生興趣，但這項未來的訪問則是此種意圖的最新表現。由近來北平對外的交往趨向看，它在爭取其他政權的支持時，已不把意識型態列爲主要攷慮因素，而是以能否對抗蘇聯的勢力爲着眼。

今年五月，中共與阿曼建立外交關係，而阿曼是阿拉伯世界中最保守及最反共的國家之一。據說，阿曼之對北平友好，是因爲中共曾協助它平定由親蘇的南也門所支持一項叛亂。

八月間，中共「主席」華國鋒曾有伊朗之行，一般認爲，華的這項訪問，主要作用在於向伊朗北境的鄰國——蘇聯——示威。同月，據來自阿拉伯方面的報導說，中共與北也門簽訂了開發援助協定。原先，北也門是屬於蘇聯陣營，但最近則與親蘇的南也門交惡，矛盾衝突因而產生，

差不多同時，利比亞政權的第二號人物賈魯德有北平之行。雙方經過一連串會議後，原本親蘇的利比亞宣佈與北平建交。

此外，前不久還傳說，中共正在企圖打開與沙地阿拉伯的接觸。沙國未與任何共黨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上述傳說已經沙國官方否認據報導，去年下半年，中共「新華社」駐開羅的記者曾申請赴沙國的簽證，結果被沙國斷然拒絕了。

北平與埃及的關係得以緩和，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沙達決定廢除與蘇聯的友好條約之後方始展開。廢約後，埃及副總統巴拉克曾訪中國大陸，受到不尋常的禮遇，而且，中共更宣稱，它準備對埃及的蘇聯軍事裝備供應零件。徵諸實際，中共的援助僅是「口惠」而已，埃及的高級官員就曾表示，開羅對於中共提供實質援助的能力，未曾寄予任何幻想。

因此，對於開羅及北平而言，他們之間緩和關係的行動雖已開始，但兩者間友好表示至多只有政治性的象徵意義，並無經濟或軍事上的價值可言。

一知

最近鄧小平訪問馬來西亞，在馬共問題上發生嚴重

不考慮在明春就其與中華民國及中共的關係作一決斷。在此以前，它所必須研討並求得明確答案的首一問題，是基於美國利益，台灣在東北亞地區究佔有何種戰畧地位？台灣的地位及其在此一地區所發生之作用，是否有別種安排可資代替？如果美國「喪失」中華民國的盟誼，因而亦「喪失」台灣，其後果又如何？

台在遠東防衛重要性

無容諱言，儘管美國會未盡同意，卡達政府對於台灣在「東北亞連鎖中一環的戰畧地位」，已漸次採取輕蔑的態度。在所有盡盟國義務為增强台灣防衛而採取措施時，卡達政府都先考慮到北平的感受及其反應。例如：中華民國為增强台灣海空防，要求美國以現價供應「F四」或「F十六」戰鬥機若干架，卡達政府初則計議以尚未開始生產的「F五G」型戰機搪塞，繼而只同意就目前在台灣合作製造的「F五E」型戰機，再「額外」增售四十八架（唯一不同於我國現有「F五E」戰機的，是加配「小牛」飛彈）。其所以如此，只為了「F四」或「F十六」型戰機經充分加油後，其續航力可供台北、北平間往返飛行之用。

不久以前，美國官方曾力斥美、日與中共三角結盟之說。依我們看來，美國與日本及中共結為三角同盟，就卡達若干智囊人士言之，多半的情況是：「非不願也，勢不能也。」（如果美國竟樂於日本和中共結盟，或傾向於此三角同盟，則在其對蘇聯的關係上，從此不必再談和解，只要一心準備打核戰。）此所以台灣作為東北亞安全連鎖中之一環，其戰畧地位的重要性仍不能完全加以忽視。

正因為卡達政府對台灣戰畧地位重要性的評估，受了主觀上政策取向的影響而不無偏失，所以九十六屆國會，預期將於明春觸及此一問題之前，先行組團前來實地考察。普萊斯主席表示：「美國（國會）已日益注意中、日、韓三國在亞洲區域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該團此次來台灣考察，是「檢討東亞及東北亞安全事務的一部份」。又該代表團另一團員——麥唐納眾議員更強調：中華民國之行，是他們旅程中「極重要的一部份」，有「因為美國與台灣之間，有許多軍事通訊聯繫」；「如果我們在遠東的防衛網少了台灣，將造成我們通訊系統中極大的缺口」。事實上，美在其遠東防衛網中如果「少了台灣」，又何止僅在通訊系統中造成一缺口而已！美國在其遠東防衛網中如果「少了台灣」，海上航道的安全即全無保障，作為美國遠東戰畧支柱日本的南翼門戶為之洞開；一旦戰爭發生，東北亞、東南亞之間的聯繫橫遭切斷，西太平洋海權恐非美國所有！

余秋人



中越共互爭支持馬共

到預期效果。早些時，越南總理范文同到馬來西亞訪問，在演說及記者會中一再表示，越南將不介入馬來西亞的內政事務，或支持馬來西亞境內的破壞份子。

馬來西亞總理胡先翁在記者會中表示，范文同曾對他說，越南曾在越戰期間，訓練一些馬來西亞共黨游擊隊，不過這已停止，而且在未來將不會再恢復。

馬來西亞內政部長加察里曾到馬來西亞北部共黨活動中心的伊波鎮參加一項安全簡報，之後他對記者說，馬來西亞人絕不可自滿。我們必須繼續對共黨游擊隊提高警覺，而且以適當反應接受挑戰。來自越南的武器將不會摧毀我們。我們不能因為接到這樣的一種保證而自滿。我們的敵人不只來自一方面。」

馬來西亞人必須牢記：共黨活動的主要目標是「統治和赤化」這個世界，其中也包括馬來西亞在內。

估計為數三千名的馬共游擊隊的活動是永無休止的，而「我們的任務也永不能停止」。

其他馬來西亞官員們的保證也持謹慎態度。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站在國與國之間的立場上，我們不願以背相向，並告訴他們，他們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希望越南支持馬來西亞共黨的活動就此結束。」

「不過，我們不能忽略越南或其他國家未來對我們態度上的可能轉變。因此我們並不自滿。我們將繼續建立我們的防衛部隊來對付可能來臨的最惡劣的情況，」

中共允許馬來西亞共黨的「馬來西亞革命之聲」電台，自雲南省廣播反馬來西亞宣傳。

共黨在馬來西亞的地位，由於缺乏大眾的支持而日益式微，而他表示：「他們可能仍有少數人支持敵人，但數目很少，而且政府決心要把他們掃除。」

某些在此的西方和亞洲外交人士指出，馬來西亞一直有少數衝突，少數的安全部隊士兵被殺，更少數的警察被暗殺，但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幾乎沒有對政府攻擊事件。他們認為，共黨活動減少的原因，除了警方對可疑的共黨活動地區發動突襲之外，其它原因是自去年初，以來沿五百六十公里共同邊界地區進行的泰馬聯合軍事演習。大多數游擊隊自從一九六〇年以來，一直在邊界活動。二次大戰之後在一九四八年，英國拒絕讓馬來西亞獨立，游擊隊便轉入叢林地區。在一九五七年，英國讓馬來西亞獨立了，但當政的聯合黨拒絕承認馬來西亞共黨是一個政治黨派。但據說，政府準備給游擊隊特赦。而游擊隊拒絕了特赦而仍留在叢林中。（圖為鄧小平訪大馬）

李凱詩譯

李達之死

海外客

李達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曾一度脫離黨籍，大陸赤化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文革時被揪鬥，開除黨籍，活活折磨至死。現在雖然被「平反」，恢復「名譽」，但絕不能補償生前的慘痛遭遇。李達的下場，可作爲投共．親共知識分子的借鑑。

李達字鶴鳴，湖南省零陵縣人，一八九〇年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採礦冶金科畢業，歸國後並未從事礦冶，而到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任編輯。一九二一年七月，與何叔衡、周佛海、陳公博、毛澤東、李漢俊、董必武、劉仁靜、王燼美等十三人，代表當時中共僅有的五十七個黨員，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共黨在中國成立。在那次會上，他被選爲三名「中央委員」之一，負責主持宣傳。一九二七年八月，他在「武漢民報」和「漢口民國日報」上刊登啓事，聲明脫離共黨。中共佔大陸後，他又「歸隊」，再做中共黨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被派任爲「北京大學副校長」，一九五〇年調任「湖南大學校長」，一九五二年中共撤銷一批大學，他被調任爲華中區僅餘的兩所大學之一的「武漢大學校長」。在文教界是有相當地位的。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李達是「武漢大學」的校長。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被鬥死的學人中的一個。

李達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死的，中共「人民日報」從同年九月五日起，連續發表「李達的叛徒咀臉」、「民族敗類、反共老手」、「李達剝削農民的十大罪惡」等文，對李達進行總清算。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李達已被列爲省級批判對象，到當年九月，已死的李達被提升爲全大陸級的批判對象後，才由「人民日報」等出面，指李達是「可恥的參徒」，「民族敗類」；是個「反共老手」和「惡霸地主」；是個「三反份子」，犯下了「說不盡，數不完的罪行」。

當時中共報刊開列的關於李達的資料，有下面這些內容：

①脫黨和反黨——李達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但也是「中共的脫黨者」。因此，他是「一個混進（共）黨內的投機份子」、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應聲虫」。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李達即在「武漢民報」和「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聲明，宣佈脫黨。李達於一九二八年七至九月，在上海又寫了「中國所需要的革命」、「革命過程中之民主革命」等文章，作爲再一次「公開叛黨的聲明書」。在這些文章中，李達提出下列意見和主張：

（一）指責共產黨人走極端：李達認爲一九二七年國共的一場「糾紛」是「共產黨人造成的」，「是因爲共產黨人走極端，夾雜著感情，把國共合作只當作一時的策畧，是同床異夢，各自爲謀，爲來的決裂埋伏了種子」。

（二）主張解散共產黨：李達認爲農民不能成爲「革命的同盟軍」，「無產工農」不能單獨完成「革命」，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客觀條件欠缺，不如索性解散這個組織。」

（三）反對「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當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在井崗山進行「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時，李達說：「就目前革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說，像共產黨那樣農村暴動式的社會革命運動，不但於革命無益，而且有害，而且只有增加民衆對於他們痛恨，結果不免要自速其萎縮」。足見李達反毛由來已久。

（四）支持國民黨肅清亂源：李達說：「中國的亂源可以肅清，否則，如果讓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了，就會引起無窮的禍害，中國民族的生存威脅，就不知要達到怎樣不堪的境遇」。因民，他建議「國民黨應該做積極方面的工作，不必專做消極方面的工作。」

②對國民黨效忠和歌頌——中共清算李達時指出：一九三七年陳立夫曾在南京召見李達，暢談如何培養中國經濟建設人才的問題；接着，蔣委員長又在廬山召見李達，任他爲行政院參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李達編寫一部「法理學大綱」，中共指他是「爲憲法唱贊美詩」，「爲國民黨效忠」。

③一貫攻擊毛澤東思想——李達否認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有所「發展」。他說：「這也發展，那也發展，那有那麽的發展？」他還指「毛澤東的話是「陳言」；說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是「小冊子」，「不夠味」，「概念不一定精確」。李達特別攻擊毛澤東關於「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面的理論，認爲「社會主義社會裏，對抗消滅了，只有非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沒有階級鬥爭」。

④反對學習毛澤東著作——四十七年，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份子」丁鳳英，到「武漢大學」作報告，李達「拚命反對」。他「破口大駡」說：「這是對堂堂武大的一個諷刺，是個大笑話，十四歲的毛丫頭，連什麽是物質，什麽是意識都搞不清楚，都能講哲學？」在學校裏，李達也竭力阻撓和反對師生學習毛澤東著作。

⑤攻擊共黨的教育方針——李達在教育方面的「罪狀」，中共「人民日報」於五十五年九月五日曾提出總結性的編者按語說：「李達惡毒攻擊黨的無產階級教育方針，反對教學革命運動，反對黨的領導。他在武漢大學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實行資產階級『教授治校』的路綫，排斥、打擊工農幹部和革命學生。他要把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學變成資產階級陰謀復辟的陣地。」

⑥剝削農民的「十學罪惡」——五十五年九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李達剝削農民的十大罪惡」一文，其中列有十大罪狀：

（一）雇工開店。（二）雇工種田。（三）出

租土地。(四)高利盤剝。(五)蹂躪他人妻女。(六)敲詐勒索。(七)拉工砌屋。(八)吃喝嫖賭，荒淫無恥。(九)破壞土改，(十)包庇地主

李達被揪到武大師生採取比較强硬的態度。他說：「我抱三條：坦白，認錯和申辯」。對於「工作隊」所加給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他一口否認，說「全是造謠，造得眞像！」

李達從六月初就開始寫「我的檢查和申辯」，自己口述，由他的秘書劉長森記錄，然後再親自校閱修改。中共因急於要獲得李達的供詞，授意劉長森勸李達說：「你不要申辯，只要坦白，坦白就可以上北京去了」。李達受此勸說的影响，態度稍爲軟化，將題目改爲「我的坦白和申辯」。七月十三日上交前，又刪去「申辯」二字，把題目定爲「我的坦白」，但內容未改。

一、坦白和申辯──李達在「我的坦白」文中，承認他的某些理論觀點，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承認他身爲校長，應對「武漢大學」這些年來辦學方向的錯誤「負完全責任」。但對於「否認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峯」等罪行，李達則說：「雖然我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不深不透，只懂得一點皮毛，但我對毛澤東思想極端信奉的」；「我早已認爲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全面的發展，……從經濟、軍事到意識形態都發展了馬列主義。」

這樣的「坦白」，自然不合共黨的需要，因此共黨說他的「坦白」：「實在是太惡劣，太不像樣子。這那裏有一絲一毫坦白認罪的氣味呢？」

李達提出「我的坦白」後，不久又分別提出各種「申辯」：

在「關於『三家村』問題的申辯」中，李達「斷然否認武大有什麼李達『三家村』。」(按：「武大三家村」或「李達三家村」，係指李與武大黨委第一書記朱邵天及「武大副校長」何定華)。

七月上旬，李達又交出「關於所謂大惡霸地主問題的申辯」。這個「申辯」提出後，中共煽動李達故鄉的農民和大批「紅衛兵」，闖入李達的住宅，展開圍攻。李達反駁說：「我家裏不是地主，是小土地出租者，十二三畝田地，二女一兒，兩夫婦，五人一共十二三畝田是地主，眞是怪事。」「我沒有放過高利貸，殺了頭也不能承認。」「全是造謠，那有這麽回事？」

關於李達「叛黨」問題，中共由其湖北省委出面進行逼供，並透過李的秘書劉長森，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李達交待他的歷史。同時，中共又發動「家屬工作組」，鬥爭李達的妻子石曼華，向她施加壓力。七月廿五日，李達的秘書根據有關的談話，整理成文，題爲「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個人經驗」。李達承認「在白色恐怖下，也許發表過文章，聲明自己不是黨員，這是一個大錯誤。」但是他「堅決否認自己寫過『叛黨』文章」。他說：「我是中國共產黨員，不是叛徒」！」又說：「我沒有叛黨，我叛的是陳獨秀的黨，我從沒有毛澤東的黨」！這句話，據說「他曾向少數人重覆地講了一、二十遍」。

二、向毛澤東求救──五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到了武漢。十七日，李達得知這一消息，想去見毛。十八日，「工作隊」領着「農民代表」和部份學生，闖進李達住宅，又進行鬥爭。十九日，李達向劉長森說：「毛主席在武漢，可是我現在這樣子，不好去見，去，也可能不會接見我。問題這麽多，毛主席怎麽包得了？」於是決定寫封信給毛澤東，向毛求救。信的原文如下：「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已寫好上交有坦白書，請你向武大工作隊索取閱看。致崇高敬禮　　李達七月十九日」

這封信先被「工作隊」扣壓下來，直到八月上旬始送給毛。毛澤東閱後「批示」：「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這個「批示」轉到共軍湖北軍區，但是並未發生效果。

三、生前開除黨籍，死後抄家──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份子李達黨籍的決定」，除開除「黨籍」外，並決定「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管制，勞動改造」。這個「決定」，沒有按照「各省點名批判的材料，應報送監察組」的規定，送給「中共中央監委駐中南監察組」審察，而逕送中共中央，八月一日即經批復照准。

李達於七月上旬被鬥時，其「必要的醫藥照顧」即已停止。因當時他已七十七歲，且體弱久病，到七月中旬潰瘍復發，血壓升高，但仍被迫參加大小鬥爭會，坐聽控訴批判。八月十三日，李突然摔倒，口吐鮮血，監視的人却不去找醫生。李達憤慨地說：「印度戰俘有病，我們也給他治好送回，現在你們把我當敵人，我就算是你們的一個俘虜吧，你們也應當讓我治病呀！」監視的人仍不理睬，見死不救。直到廿二日早上，李達已奄奄一息，始被押送「武漢第二醫院」住進普通病房，改名「李三」登記，意思是「李達三家村」。李達住院後，中共不准他的老婆石曼華去探視和護理。結果，延至廿四日即死去。

李達死後第二天(廿五日)，「武漢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公佈中共湖北省委開除李達黨籍的決定，和中共中央的批復，給李達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廿七日，抄了李達的家，除全部衣物沒收外，毛澤東給李達的若干親筆信，和毛澤東親筆批改過的李著「實踐論解說」手稿，以及康生送給李達的兩支人參，一概抄去。其妻石曼華要求把李達經常拿在手邊的「毛主席語錄」留給她，也被拒絕。石曼華母女當晚即被驅逐出李達寓所，掃地出門

李達在被鬥時曾說：「作爲一個(共產)黨員，要通過這一關再死去，現在不能死，死了就是叛黨。」然而，李達還沒有過關，就在「停止必要的醫藥照顧」的情況下死去了。

他在八月十七日病危時，曾向其妻囑托：「我如死去，請轉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懇求；就是希望他們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編出來，幫我完成毛主席給我的任務。」從這兩件事，足以證明李達最後對於中共仍然是有幻想的。他以爲中共可以饒他一命；但是，這僅是書生的觀念和天眞的想法而已。

李達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現在中共又回過頭來給他「平反」，好像他們從前詬罵李達的那一切，都只是「誤會」，難道這樣能把他救得轉來嗎

精密導引武器（中）

陳金耀

除對陸地外，在海上「反輻射」飛彈也有其地位。船隻，尤其在靠近敵人時，是很不願關閉其所有一切的雷達，試以航空母艦為例，當其自己的飛機還在空中飛行時，絕對不能關閉雷達。不過，只要能暫時關閉一分鐘左右，也許即可使「反輻射」飛彈失效，這却是任何船隻所可以忍受的，甚至于連航空母艦也不例外。對于防禦者而言，問題却是無法預知來襲的飛彈屬於那一類。

美國人在越南曾大量使用「反輻射」飛彈以來對付「地對空」飛彈的雷達站。最常用的兩種類型是「百 鳥」和「標準」，發射飛彈的飛機上所裝的雷達接受器可以發現其本身已經受到地面雷達的照射，于是立即將其飛彈上的雷達接受器固定在那個射綫上，飛彈也就會被導引飛向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敵方地面雷達必須仍在繼續操作，始會把這種「反輻射」飛彈引來。所以北越人很快就找到一種對策。他們在使用時從甲雷達突然轉移到乙雷達；于是當飛彈正要開始衝向甲時突然發現目標喪失了，而另一個目標（乙）却在不同的位置出現。於是飛彈就去攻擊乙雷達，但接着它又關掉而另有第三（丙）雷達出現。結果飛彈就被搞糊塗了，而無害的落在兩座雷達之間。

另外一種比較近代化的方法就是地面雷達隨時不斷的改變其頻率，使自尋目標的飛彈接受器感到無法捉摸，但是敵方地對空飛彈的雷達接受器也必須隨時配合這種頻率的改變，那也是同樣的不易於安排。

歐洲國家只有法國曾發展一種「反輻射」飛彈，為「馬特俄」空對地飛彈，以用於海上為主，美國正在發展一種新型「高速反輻射飛彈」，那是準備用來對付地對空飛彈雷達。

在地對空方面，美國的「紅眼」正在改換「針刺」此外還有「荆棘」。前二者都是利用紅外綫來追尋目標，能從一個人的肩上發射，射程約為三公里。紅眼是跟着飛機所排出的廢氣追，針刺則比較新式，可以從任何角度發射，那是剛剛才被美國陸軍使用，荆棘是一種較大型的紅外綫飛彈。

蘇聯也有兩種類似的眞正精導武器，都是紅外綫導引的，一為手提式的SA7，另一為車載式的SA9。大多數空對空飛彈都是紅外綫式的精導武器，它們是多到不勝枚舉。最有名的為法國的「魔術」，英國的「紅頂」，美國的「響尾蛇」，蘇聯也有許多類似的飛彈。

自動導引的飛彈在將來會日益發達。但在目前尚有一大批精導武器是需某種形式的操縱員協助，儘管通常是有限。首先從戰防飛彈說起，較舊式的需要射手實際操縱，從尾綫上傳達指揮命令以使飛彈直指目標。所以那很難算是精密導引。比較近代化的却有一種自動導引形式。飛彈的尾焰會發出紅外綫，射手從紅外綫接受器上可以發現飛彈的彈道有無偏差，而且這種資料會送入電腦並自動發出矯出的命令。不過最初的描準綫還是由射手決定，而他在飛彈飛行的過程中也必須始終將描準鏡對準目標，好讓電腦知道正確的方向。美國的「陶式」和法德合製的HOT都是屬於這一類。

射手的參加雖極有限，但他若不對準目標則整個系統也就會無效。他毫無疑問有其困難。作為目標的戰車可能會行動，它可能走到樹林或建築物的後面，他的視綫也可能為塵霧所妨碍，尤其是他也可能在此緊急關頭上負傷或陣亡。紅外綫自動導引則沒有這些問題。它甚至於可以找到在森林中或僞裝之下的戰車。不過其能見度也還是像操作人員一樣的受影響。

許多地對空武器仍應稱為人力協助的精導武器，因為如上述所已解釋的，它們需要雷達站向目標飛彈放送輻射綫。也許此種說法是不太公平，因為近代化的雷達也幾乎是全自動的，但多少總還是需要一點人力。不管怎樣，這一類的地對空武器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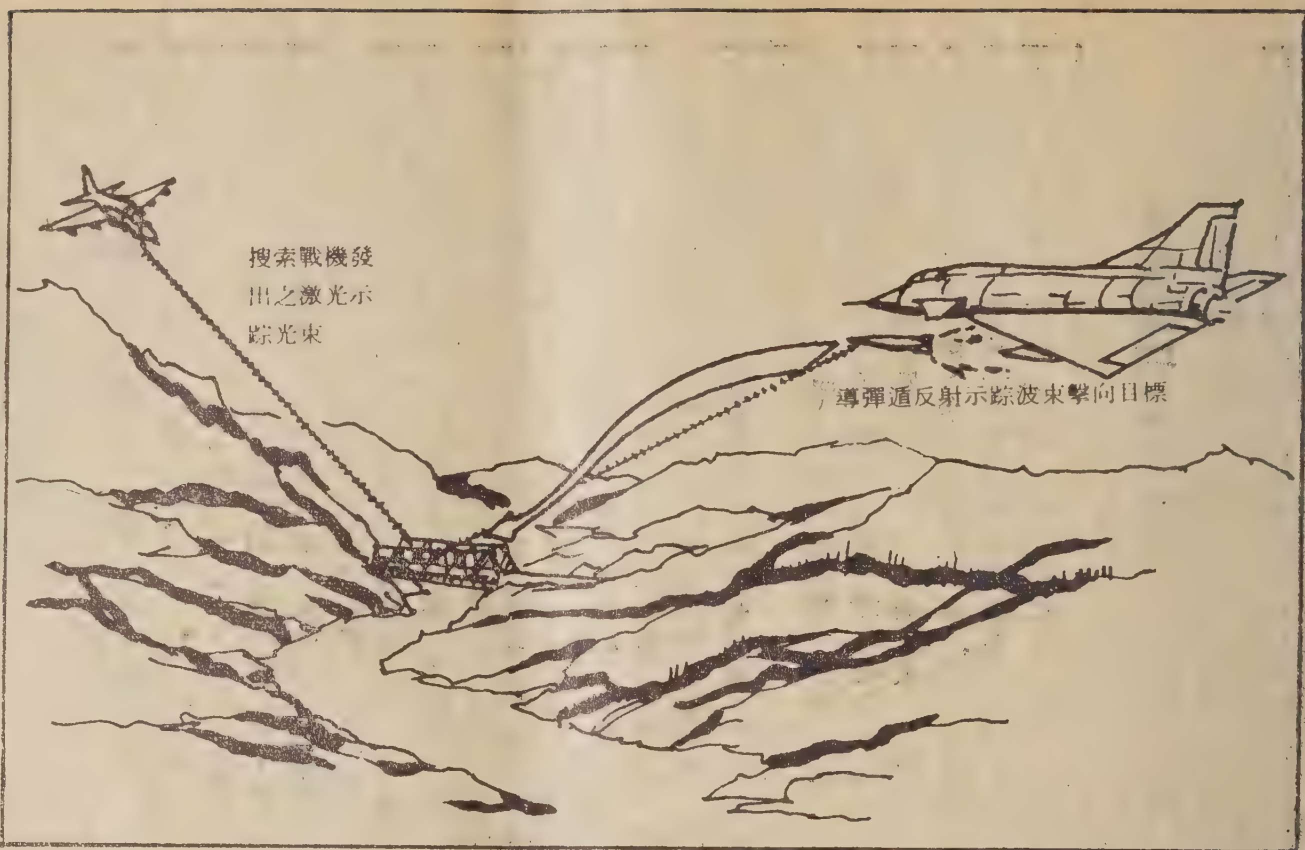


一五五米厘炮射導彈

被證明並非百分之百的可靠，當然飛機也是一種極難命中的目標。

這一類的飛彈，最著名者有美國的「鷹」和「勝利女神力士」，二者在歐洲均已作廣泛的部署，此外還有美國海軍的「韃靼」和「標準」，英國海軍的「海鏢」，以及許多其他的類似武器。

我們可以看出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地面目標的攻擊，因為那是不適宜於任何形式的雷射導引。不過自從有了雷射（激光）出現之後，對於飛彈，炸彈，和砲彈遂又都發展成功一種新的導引方法。其原理為當用雷射光照射一個目標時也就會反射出雷達能，而此種反射可由裝在彈體上的雷射接受器來接受，並用來導引彈體去擊中目標。



一般說來，目標必須夠顯著足以發出良好的反射。戰車、橋樑、工廠烟筒、石油槽、或機場控制塔都能反射雷射光，但整個城鎮或機場跑道則可能不會。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在何種位置上激發雷射光使其在目標上產生反射足以指示攻擊方向。譬如說，如果照射戰車時，是恰好在背向攻擊者的一面，則根本毫無用處。

雷射照射器是已經很夠輕便，可以用在戰場中，可以裝在飛機甚或遙控無人飛機上。在戰場中它們以電池為動力，其標準方式很像步槍。雷射有效射程也許可以遠達十公里，但由於受到能見度及其他原因的限制，前進觀察員通常都是必須相當接近目標，這也就構成此種系統的內在弱點，要把一個觀察員送到理想的位置上可能極為困難。他又必須用無綫電與武器發射人員講話，這更可能洩露他的位置給敵人。假定觀察員已達到適當的位置，他將首先用雷射測知目標的位置，然後告訴發射人員並要求發射。接着他就必須用雷射固定着該目標直到任務先成時為止。

地面上使用的雷射照射器，美英兩國均有製造，標準型式重十公斤可以由一人攜帶。在測量距離的精密度約為加減五公尺，可以固定在目標上達二十分鐘，超過則電池必須更換。

越戰的結束前，美國人在幾年前即已發展雷射導引的炸彈。在炸彈鼻部裝有一個雷射接受器，利用目標所反射的雷射綫來引導炸彈命中。這同一原理也可用在砲彈和飛彈上。導引砲彈的能力也許要算是雷射導引技術方面的最重要進步。美國人所稱的砲射導彈，就是在普通砲彈上加一個雷射尋找目標裝置和一個導向鰭。它們可以用正常的砲管發射，目前所已生產者僅為一五五公厘砲彈，但一〇五公厘的也快要生產了。它們尚未充分使用。若一切條件良好，則第一發應該就能擊中目標。

一般空投的炸彈也可以改裝成雷射導引型，那就是在其鼻部外面裝置一個導引單位。使用這種炸彈，飛機上的駕駛員幾乎可以不必看到目標，譬如在雲層上，他只要能夠把炸彈投在能接受反射雷射上的位置即可，這一類武器系統在美國早已充分生產，而英國也已宣佈將採購它們來裝備其現有的炸彈。



精密的西德「羅蘭」導彈

譚延闓其人及其書法

胡養之

出身詞林參加革命

上期本欄所報導的是前清兩廣總督譚鍾麟，即民國十六年一度代理國府主席的譚延闓的父親。延闓字組庵，號慈衛，又號無畏。湖南茶陵人，光緒甲辰科進士，授翰林編修，民國前三年（即宣統元年），組庵被舉爲湖南諮議廣議長。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一九一〇），長湖南優級師範，適當滿淸政府要求收回粤漢鐵路的時候，湖、鄂、川、粤各省人民，則表示誓死反對。組庵在湖南倡導民權，竭力贊助，而這行動，實開辛亥革命的先河。

辛亥武昌起義時，湖南首先响應，而湘省都督焦達峯、副督陳作新又先後遇難，清兵已逼近武勝關，各界鑒於局勢迫切，乃力請組庵出任艱鉅，先後任長沙軍政部長、湖南都督兼省長，羣情翕服，大局方告安定，嗣因袁氏叛國，組庵奉孫中山先生命，率湘軍討袁，失敗去職。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氏稱帝，組庵奉孫總理之命組護國軍。民國五年，組庵後任湘督，終於打倒袁世凱。民國六年，張勳擁溥儀復辟，組庵出兵討伐，軍次湘鄂邊境時，而事已告靖息。但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段祺瑞叛國，解散國會，並派傅良佐、張敬堯先後禍湘，組庵當時居滬，孫總理致函組庵勉爲努力護法云：

「組庵先生執事：政變以來，音問多阻，每瞻天末，懷想依依。前次貴代表來粤，深感盛意。北方當局，本無求和誠意，故和平之論甫倡，又復躬爲戎首。

最近馮氏南行，游說直魯，戰局甫開，益滋紛擾。文終始護法，同識其他。使約法效力，未得恢復，國會職權，未得行使。則如犯險冒難，必不敢負非常會議委託之重，而輕息仔肩也。本日接川來電，知成都於本月辰日完全克復，川事既定，則滇、黔、川聯軍即可東出大江，進窺中原矣。玆以陳議員後鼎赴滬之便，托其代答鄙忱，敬候興居。陳君於此間近情，且知其佯，執事如有待商之處，統希不吝指示爲荷，時局艱危，惟望當世賢者有以助益之也。……

……」

平叛逆與北伐之役

組庵奉總理書後，即撥欵六千萬，命劉建藩、林修梅等，在零陵獨立，擁護孫中山先生的護法主張，以屏障國民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其時數萬大軍，屯湘南一隅，餉械均缺，困頓萬狀，艱苦奮鬥達數年之久。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五月，才把張敬堯趕走，而組庵再柄湘政，旋又以湘軍內部複雜，甚至同年冬兩次政變，組庵卒被迫去職。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組庵隨孫中山先生赴廣東，担任大本營的秘書長，陳炯明叛變，孫總理蒙難，組庵即變押房產所得，以迎接孫中山先生至上海，同處一寓，朝夕與共。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組庵前往廣州，受命爲討仇建國軍湘軍司令，親自率領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諸將領，爲孫總理北伐之助。同年九月一日進入長沙，但當時粤中告急，陳炯明叛軍進犯廣州，組庵乃奉孫中山先生之命，率師回粤，而廣東之圍以解。民國十二年國民黨改組，組庵被選爲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任政治委員。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組庵任國府委員，七月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組庵從事革命十餘年，追隨孫中山先生，矢志不渝。

尤其在革命軍中的心腹之更多，足見組庵待人接物的誠懇。民國十六年底定東南後，建都南京，任國民政府主席。民國十七年秩，胡漢民回國，向中央建議設立五院，以應訓政建設的需要。最後推定蔣中正爲國府主席，組庵爲行政院長，他也慨然不以爲忤，可知他對名利觀念很淡，眞能體會：「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的遺教。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九），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組庵復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任常務委員。討逆軍興，蔣主席北上督師，組庵則負後方維持責任，宿夜從公，卒以積勞致疾，於同年九月廿一日逝世，得年五十有二。

書法顏魯六錢南園

組庵一生的主要嗜好是：寫字和做詩，他的書法，卓然爲一代大家；而其書風，霑溉於三湘人士者尤爲深遠。跟他同時代而負盛名的湖南書家，如曾農髯、楊重子、汪詒書等，雖爲時人所仰慕，但都不及對組庵書法的崇拜。當他在世之日，湘人學習字體的，可說風靡一時，一般中上人家，無不以懸掛譚延闓的字幅爲榮的。他的聲名，幾凌駕於淸末道州的何紹基。何書境界之高，俯視近代，惟由於何體很難搗仿，學之者深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如組庵字體易爲人所接受。因此，湘人學字，多半從法譚書。並連帶崇奉到顏眞卿、錢

蔚廬先生自矜其書云五百年後乃有知者其作大字令人牽紙書之不著案也先生藐事多能退於辭章他皆自抑獨於書不發真非知者不喻矣 延闓記

南園、翁同龢、劉石庵諸家，因為以上幾家，都是譚書所自出。以故，凡是對組庵書法用過功的人，寫出來的字都很像樣，可見他的流風餘韻霑溉後學之廣。

組庵的書法，參合顏、錢、翁、劉諸家，得其要妙，亦能盡其變化而自成面目。他半生於諸家之中，最服膺魯公和南園；嘗臨魯公的『麻姑仙壇記』至二百通以上，可知他用功之勤。有人意味着組菴所寫麻姑仙壇記，似係取魯公神理而全用南園筆法，因此並不很像魯公原本，這在古人臨前人法帖，如蘇東坡、董其昌輩，也有類似情形。至於組菴自己所寫的字，則純以顏、錢為骨格，翁、劉為肌肉，而運以昂軒磊落之氣，與雍容華貴之姿，而成其獨具的風格。他對於顏、錢書法的服膺，可以從他的詩稿中看出。他有題南園書冊三首，抄錄兩首於下：

其一：「魯公夫人姿，頹風振末造。變化出新奇，獨奏非古調。受法雖長吏，習過術乃妙。盡發不傳秘，萬古仰光照。條柳固非倫，杜韓倘並耀。巍如唐文皇，名宗實祖廟。迢迢千載人，誰得其道要。」

其二：「南園年不永，天實縱其書。直節照人寰，遂與常流殊。凌跨宋元來，直與顏為徒。寞會當時心，目若無君謨。晚歲更險絕，骨立筋盤紆。豪傑信非偶，豈為時代拘。哀哉世上人，戢戢同羣猪。」

譚書秘奧及其要義

從他的詩句看來，其推崇魯公則曰：「盡發不傳秘，萬古仰光照。」其推崇南園則曰：「凌跨宋元」，「目無君謨」。可以說是極仰止之忱的。因此，組菴的字，天骨開張，象氣潤大，而有雍容凝重之致，集顏錢精髓之大有成。人評曰：「其筆法之使轉揖讓，能操縱自如；並有一種流美充悅之氣韻，散布行間，令人一見心曠神怡。又如遇見偉人，峨冠博帶，神采四照，使人肅然起敬。」實際上，欣賞譚字，可使猥瑣褊狹之徒，精神器局為之一振，彷彿武陵漁父之入桃源，有「豁然開朗，忽逢桃花林」之概。他的對聯及中堂巨幅，掛在廳堂中活現鎮山寶物，氣象巍然，可見其書風之令人傾倒了，曾經追隨過組菴，而畢生服膺譚字的朱玖瑩所寫「論茶陵譚組菴先生書法」一文，內容皆敘述其奧秘。摘錄於下：

「在古今大人物中，其書法規模，能與人品各而為一者，唐之顏魯公（眞卿）應推第一人；流傳至於有清一代，則錢南園先生繼之。……茶陵譚組菴先生，畢生臨池，即以顏魯公為宗，亦服膺錢南園。……

中華民國開國元勳中，如胡展堂、戴季陶、于右任諸民，都擅長書法，但他們則多俯首推譚組菴先生為第一人。組菴先生學顏，由元次山碑、李元清碑入手，歸結到『麻姑仙壇記』，臨至二百餘通，我以往有一段不成熟的見解，謂顏書最好看莫如自書『告身』；最不好看是『麻姑仙壇記』。惟自受先生指示，謂：『仙壇記，魯公運以握拳爪透之力，屬其晚年所作。魯公傳世之碑最多，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家廟碑、元次山碑放生池碑、李元靖碑、八關齋碑、辭禮碑、大唐中興頌等，每一種碑，都各具一種面目。魯公精力彌滿，千古無兩。要以麻姑仙壇記最為精到。可惜墨拓原迹已不可得，有正味齋珂版印本，規模尚在，可以臨寶。』余由是細心觀摩，遂亦深服其言。……」

朱氏在他所著的隨筆中，曾將親自聽到組菴對於書法的指示及其編書要義，也有所記載，茲分述於下：

（一）書貴瘦硬，不可肥痴，東坡號稱肥，亦至豐滿而止。肉餘於骨，字必不佳。顏魯公書猶拳師，「筋肉盤紆」，可以細味。

（二）古人作書，上不讓下，左不讓右，（寧使上佔下地步，左佔右地步。）如人之獨立不倚，自然氣勢軒昂。

（三）字的左右兩方下邊，寧使左長於右，不可右長於左，如楹字、韶字之類；至於鄭字、鄧字等，則又屬例外。

（四）寫楷書當中之「直」——筆至末梢宜稍停，而後下注，墨才能潤，把筆較穩。

（五）撇不可趁勢灑出，要經頓挫，而後出鋒，方不軟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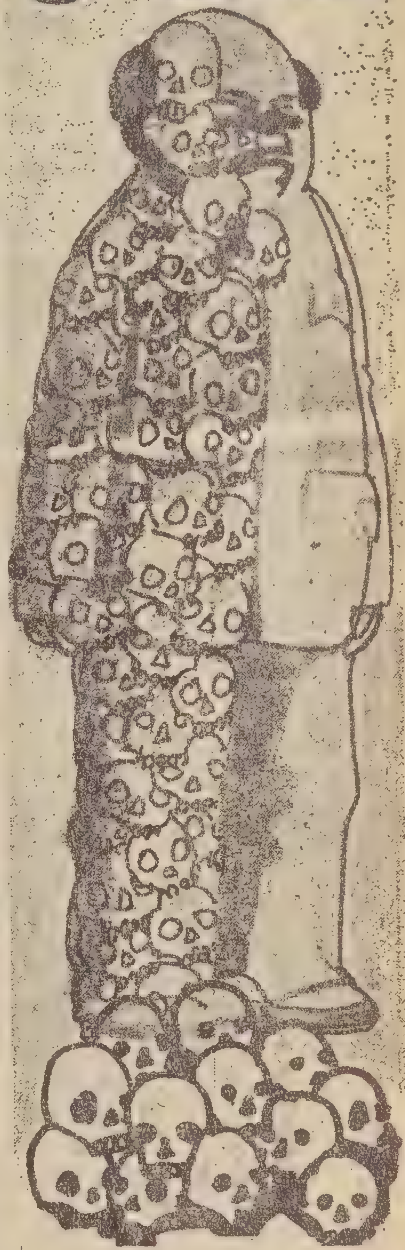
（六）用筆宜以大筆寫小，不宜以小筆寫大字。

（七）學篆書當從說文部首入手，俾知文字之源，再以次臨秦相嶧山碑，最後學石鼓及散氏盤等，猶之學畫，必有工筆基礎，而後能大寫也。

（八）學隸書當以孔廟各碑、如禮器、史晨等為宗。因漢人寫碑，多不具姓名，如張遷碑，錯字甚多，難免不是石工信手所鑿。至於孔廟各碑，則當時必請一讀書人寫也。

以上方法，為譚延闓寫顏錢一類字體體會有得之言，而寫其他字體，則可能又當別論了。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縐縐眉頭：「依你說怎麽辦呢？」

活曹操道：「現在只有採取靜觀辦法，找機會予以折垮。」

毛澤東咬咬牙齒，恨恨說道：「好吧！暫時便宜了徐向前這個小子，過一個時間我還是要整他的。」

毛澤東把名單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忽然「噢」了一聲：「怎樣沒有朱德。」

林伯渠也大吃一驚，連忙接過來一看，眞的沒有朱德，當時縐着眉頭向彭德懷說道：「彭總，你要幹掉朱玉階，必須慢慢地來，這樣霸王硬上弓是不成的。試問葉劍英都當上元帥，怎樣沒有他的份。」

彭德懷戰戰競競舉起另一張名單，說道：「這還有一份，請主席過目。」

毛澤東接過來一看，赫然列着大元帥毛澤東、朱德。這一來眞火了，從太師椅上跳下來，指着彭德懷罵道：「該死的東西，你大概想去北大荒墾荒了吧！竟然這樣同我作對，要你作什麽用，去！去！給我滾出去！」

彭德懷跟隨毛澤東二十多年，挨罵本是常事，但是像發這樣大的脾氣，到還未見過，嚇得站在那裏直是哆嗦。

林伯渠拾起毛澤東掉在地下的名單，一看也楞住了，半晌問道：「彭總，你是不是被他們灌醉了。」

彭德懷搖搖頭：「開過會才吃飯，我也未飲多少酒。」

林伯渠奇道：「那你爲什麽會犯下這麽大的錯誤，我當初是怎樣吩咐你的。」

彭德懷嘆口氣：「這也是事實逼的，開會時大家提名元帥時，把朱老總忘了，及至十名元帥確定之後才想起來，已經沒有辦法補救，劉伯承提出三點計劃，大家一致要採取最後一項，我也無辦法阻攔，所以才犯下這場大錯，惹主席生氣，不過也實在是無心之錯。」

毛澤東哼了一聲：「你無心，人家有心，這是安好圈套讓你鑽，你到現在還不明白，眞是雙料胡塗虫。」

活曹操長長嘆息一聲，陰陰說道：「彭總，我早就說過，你不是他們的對手，那個獨眼龍實際是條響尾蛇，陳毅是一隻金錢豹，林彪人如其名，正是一頭插翅虎，至於你同賀雲卿兩人，好似一對未睜開眼的小狗子，一旦離開了主席和我，被他們囫圇吞下去，連骨頭都不用吐出來。」

活曹操還想向下說，毛澤東突然問道：「林老，你看這件事如何應付。」

活曹操摸着鬍鬚，沉吟一下，問道：「主席意思究竟怎樣，必須確定一個原則，我才好出謀劃策。」

毛澤東憤然說道：「我寧願不當這個倒霉的大元帥，也不能和朱德並列，二十多年來，國民黨就喊我們是朱毛匪帮，總是把他擺在我的上面，現在好不容易把他壓下去，我若是再和他並稱大元帥，豈不變成了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黨和軍隊都有兩個頭子，如何能成，況且也給國民黨一個宣傳口實。又鑽進了劉伯承安排好的圈套。所以林老你一定要另外想個辦法。」

活曹操霍然起立，說道：「既然主席能暫時放棄大元帥，事情就好辦了，我們就採取獨眼龍三個辦法中的一個，在十名元帥中去掉一名，把朱玉階降下去，豈不就解決了。」

毛澤東楞了一下，苦笑道：「林老，我並未說不當大元帥啊！」

活曹操笑道：「主席意思我明白，我只是說暫時不當大元帥。主席可以宣佈，因爲國家目前處於平時，沒有設立大元帥的必要，等到對外有戰爭時，再添設不遲，史大林的大元帥也是德蘇戰爭時期加上去的。」

毛澤東搖搖頭：「時代不同了，我們對外還有什麽發展，想攻下台灣，打敗美國，那恐怕不太容易吧！我今年六十多歲了，等到老也未必當得上大元帥。」

活曹操連摸幾把鬍子，笑着說：「這些問題，我也考慮得很清楚，我們攻台灣自然做不到，可是，攻下金門、馬祖應該不成問題，甚至再小些地方也成，只要前方槍聲一響，我們就可以在政治局提議上主席爲大元帥，自然不會有人反對的。」

毛澤東抱着頭想了一時，仰面吁了一口氣，接着說道：「這雖然不是好辦法，可是目前也只能這樣作了。」

活曹操連聲說道：「主席放心，放着我林某不死，總要替主席弄到一名大元帥的。」

毛澤東笑道：「好吧！一切全看你的了。」

活曹操檢起另一張名單，問道：「現在第一步問題解決了，第二步就要在十人中間去掉一個，主席以爲去誰好呢？」

毛澤東取過名單看了一下，淡然說道：「自然是去掉徐向前了。」

彭德懷一聽說要去掉徐向前，頓時不知所措，端詳毛澤東的面色已經恢復正常，當時壯壯胆說道：「報告主席，徐向前實在去不得了，爲了他爭執了兩個鐘頭以上，賀龍差點同劉伯承打起來，現在若把徐向前去掉，我們內部的團結就很難維持了。」

毛澤東也不理他，轉過臉問活曹操：「林老，你的意見怎樣？」

活曹操一本正經的答道：「我也不主張去掉徐向前，因爲在擬訂的元帥名單中，只有他一個是黃河以北的人，假若再擠掉了，顯得我們未免太歧視北方。其次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徐向前是紅四方面軍出身，最早和主席是立於反對地位的，現在居然當了元帥，更顯得主席有容人之量，再向深一層看，徐向前若當了元帥，解放軍裏面有少數對主席不滿的人，態度也就會改變了。主席熟讀資治通鑑，該記得漢高祖封雍齒的故事，就是這個辦法，主席文采勝過劉邦，徐向前的環境也實在類似雍齒，現在主席封了徐向前爲元帥，正可和劉邦比美，將來史書上一定要大大記上這一段的。」

活曹操一席話說得毛澤東眉開眼笑，尤其是他說的故事又出在資治通鑑上，毛澤東不敢反駁，連忙說：「是的，林老的話一點也不錯，就這樣辦好了。」

彭德懷看見徐向前的問題解決了，心裏放下一塊石頭。

毛澤東又把名單看了一遍，笑道：「這樣看來，恐怕要去掉羅榮桓了，因爲十個人中間只有他未帶過兵。」

毛澤東這句話正打入彭德懷的心坎，連聲說：「主席的意見永遠正確，只有這樣才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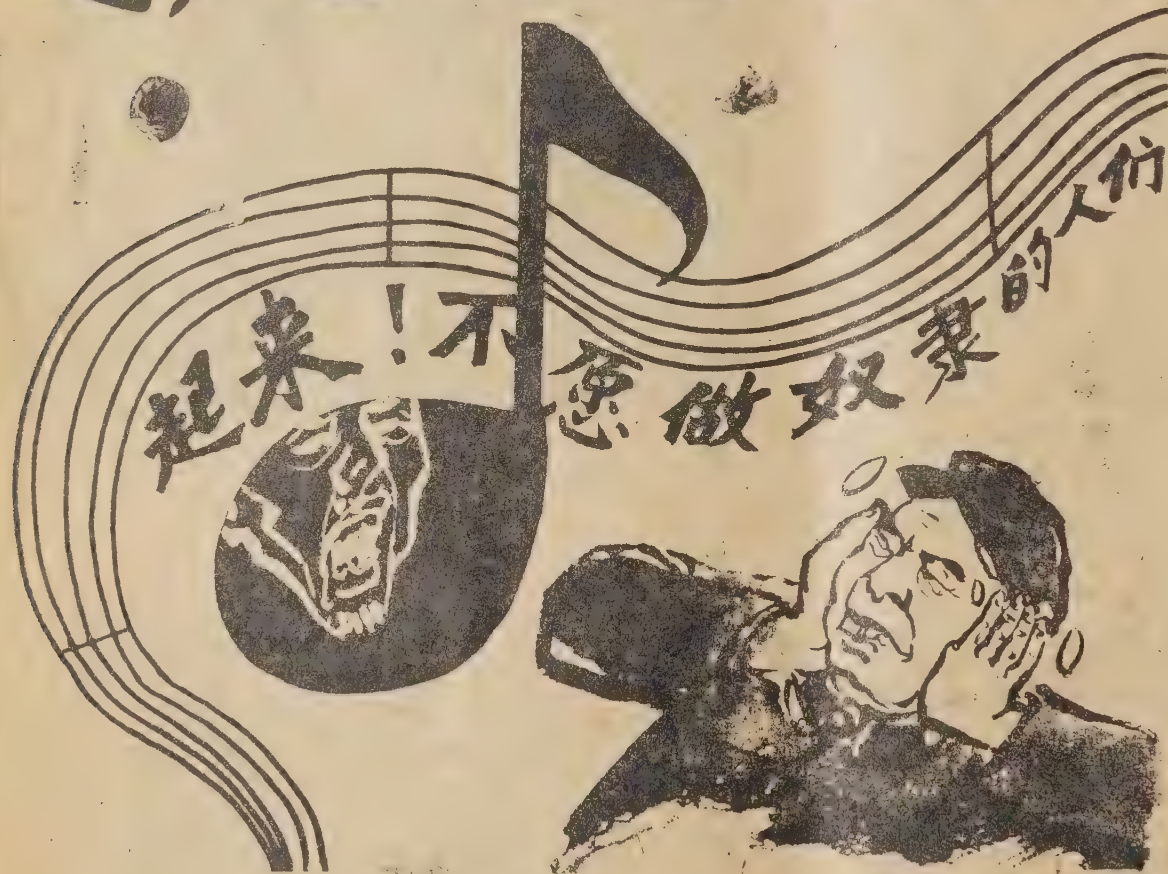
活曹操又閉着雙眼，摸着鬍子在養神，聽到彭德懷的話，冷笑了一聲：「公道是公道，不過這樣一來，十名元帥中間四川佔了五個，咱湖南人只剩兩個了。」

彭德懷暗說一聲「糟了」，因爲他知道沒有這句話再能打動毛澤東了。

果然，毛澤東一驚，馬上說，咱們湖南人本來就比四川人佔的比數低，這樣豈不更少了。現在要從四川人裏面去一個才是。」

活曹操點點頭：「主席明鑒，目前只有這樣作，第一個原則要顧住我們湖南人的利益才是，什麽公道不公道的話，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

毛澤東看着林伯渠笑道：「現在五個四川人中間去掉那一個呢？」



其間，被送往母親的伯母家寄養的親姐姐，竟也離開了人世。據說，自從分手後到姐姐的去世，他祇有一次看到過姐姐一眼。十六歲那年，祖父也去世了，於是先生成爲名副其實的天涯孤兒。

「這……這……太使人吃驚了，和我完全一樣嘛！」

我情不自禁地驚叫出聲來。

不，並不完全一樣。先生對於自己的父母雖然記憶不清，好歹總還記得他們的名字。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怎樣出生的。也知道他母親僅僅懷胎七月即生他的事。就算祇是一眼吧，最低限度他還會親眼目覩過自己的姐姐。祖父和祖母也活在他的記憶裏。關於祖父，先生自己在日記裏也會提到過，侍奉病榻上的祖父的情形。那本日記被作爲先生初期的短篇名著，一再被編入一些先生的作品集、文庫本、全集、選集等等之中。因係成爲小說家後方始發表的，相信發表的並不是十六歲的日記原文，而是經過一番潤飾的。即使如此，往日的形像，應該和那本日記極爲相近。如果這一論點並無錯誤，那麼，無疑的，先生應該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兒童，而日記所顯示的活力與理想，則令人歎爲觀止。在先生有生之年，十六歲那年，與之生死異途的祖父的形像，始終繼續生存在其腦中。

我呢？爸也好，媽也好，對自己親生父母沒有絲毫的印象，連他們的名字也一無所知，至於什麼地方，怎樣的情形下來到這個世界的，更是白紙一張。現在的媽，從來沒有和我提到過這方面的事情，而在我的記憶裏，自已也從未打算探詢過。我猜想，很可能，連媽也都一無所知的吧。因爲在孩提時代我就這樣想，所以不願意提出這一問題來使媽媽發窘。

當我開始懂事的時候，我和現在的媽，以前的爸，三人一同生活。在長野市善光寺後面的矮小平房裏。那是被雜貨店和糖果店左右夾持着的一間豆腐店。半夜裏起床做豆腐，天亮後即挑着豆腐到附近村莊去叫賣，藉以維持生活的父親，也不是我的親生父親。換句話說，我也許是甚麼地方一個擁有若干財富的男人，和什麼地方一個貧苦的女人所生育，然後隱匿起父母的姓名，用一些錢，讓豆腐店收容下來的吧。我這樣想像，相信和事實不會相差得太遠。



豆腐店的父親死後，媽帶着不是自己親骨肉的我，嫁到妻子已逝，留下兩個需人照料的男孩，庭繁的現在的父親這裏來做繼室。

當然，像我些像的人，竟以先生爲對象，加以比較，並進一步自怨自艾，不僅荒謬，抑且可笑；但是，由我看來，先生的孤兒生涯，毋寧是值得艷羨的，先生有足夠的往事供他去思想，而我却連一些也沒有。雖說正因爲如此，她不得不終其一生，咀嚼着我們無從想像的深沉的悲哀。正如孩子們舐嘗松本飴市的麥芽糖般，繼續不斷舐嘗着孤兒的感情？……

先生的作品中，從處女作開始，就以奇異的造型，奇特的安排，叙述千代這一人物，雖然我到現在方始知道，但這一人物的存在，也會使我大感驚訝。

據說，小說中的千代，實際上是影射在「一高」求學時先生所邂逅的一位少女，她在東京本鄉的「榮蘭」飲食店中工作，名叫伊藤初代。初代出生於巖手縣，小學也未畢業，是一個背負着不幸的過去，命裏尅夫的不祥少女。美貌、有才氣，而且愛好文學，因此立即成爲學生們的夢中情人。在店裏，她被稱爲「千代」。

對千代滋生愛情的先生，在友人陪同下，還赴巖手縣她的故鄉，向她的父親提親。千代父親是國民小學校的一個雜工。不知爲了什麼理由，千代在名義上是歧阜縣某一寺院的養女，這時候，她回到了寺院。先生又轉道

前往。千代接受了先生的求婚。然而，就在先生引頸企望千代前來東京的時候，突然接到了一紙片面退婚的通知。先生受到極深的創傷，經過漫長的時期，此一創傷始終無法痊癒。在先生的作品中，一再出現的千代，其實際的素材，就是這個時代。

如果要列舉隱含有千代彩影的作品，其數量當不下於十餘。我在加納養的協助下，從母校圖書館中，借來了先生的全集，開始從頭看起。

果然，在初期的若干短篇中，曾描述到她的事。在全集第二卷的題跋中，先生自己這樣寫着：

……是大正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時候的事。當時，我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學生，對方是十六歲的少女。並不像這些短篇中所描述的可以稱之爲戀愛的感情，也沒有可以稱之爲事件的情事；在「篝火」一文中，於十月八日在岐阜訂婚那天起，到收到「非常」的來信爲止，僅僅一個月，突然間毫無緣由地解除了婚約，我的內心怒濤洶湧，經過幾年依然無法平息。……

在「篝火」中，塑造出的人物是道子，是關於道子的說明。所謂「非常」的來信，係指前面提到的片面解除婚約的事。而所「非常」則是敍述婚變經過的一個短篇。第二年，也就是大正十一年，先生在二十四歲的春季，日記裏記載着，有關道子的事情幾乎每天出現，可見滿頭白色亂髮的先生，在年輕時候也曾經是一位多情少年，我覺得自己所料不差，但也懷有若干驚訝的情緒。

四月四日的日記中，下一半的內容是這樣的：

岐阜照相寄來照片，係余與道子合攝者。該妹誠爲一好女孩，令余不勝企念。閱讀彼妹來函，思慕之情，躍然紙上，誠所謂文情並茂者也。吁嗚，愁情如水，能不令人冥思。彼妹明告內幕，正式合巹前絕不委身。無奈，乃從之，雙親拒婚，彼妹離去。有何良策，使之重投余懷？余固知不應有此妄念，奈難以忘懷何！祈求道子因侍奉內藤而獲致幸福與安寧之心願，唯天可表。君子愛人，古有明訓，余必自我克制；然未嘗不夢想伊與內藤決裂，與余重圓舊夢者也。

即令內藤二十有一，道子十七，和諧與否，仍難斷言。既爲女性，對初戀情人必甚執着，且將春蠶吐絲，永無盡期，事理至明；然固無損余之記憶與戀情。去秋道子對余之情愫，僅能自退憶中得之。雖舊情難蘇之際，則余之心境或將丕變矣。

其後，先生在若干記事中曾提到，在街頭巷尾見到酷似道子的女孩子時，內心總禁不住頻頻顫抖，而聽到有關道子的傳聞時，更是亢奮不已等情景。

翌年（大正十二年）一月二日的日記中，曾有關於夢境的記載：

……夢火，比或與余自歲首即欲撰作小說，苦於素材之難以取捨有關。夢境，祖父佇枕旁，告余曰：勿惑。書「南方之火」可也。「南方之火」者，乃自道子生於午丙年一事獲致靈感，撰寫之篇名。後與「新晴」、「非常」等篇成集，擬即以「南方之火」爲集名。……接着，日記中又寫着：

一月十四日……余過松竹館，覩廣告，不禁愕然。主演「漂泊」之姐妹玉明，經放大而爲廣告，與道子竟相似若此。余甚疑道子或已爲女伶。蓋捨道子外，實難指爲他人。意動，憶及伊豆舞孃，並強使石濱穿插其間。酷似道子之江湖獻藝女伶，命名爲栗島澄子。十四、五歲，容顏、姿態、談吐、舉止，悉以道子爲藍本。且使之四出流浪、演藝。心痛如絞。哀戀之情、浪漫之念，不由目潤欲淚。石濱謂余曰：「視之道子，毋乃太酷似？」余醒悟，漫應之：「是耶？」隱痛觸及，心亂如麻。余之傾慕，迄未稍減，日唯美國之道子是念，茫茫來日，何以自處？移居淺草，自長生庫贖取西服大衣，無一不爲道子故。蓋渴盼赴美訪晤也。離館有頃，終無一言。……

大正七年秋天，當時年方二十，尚爲一高學生的先生，第一次前往伊豆旅行時，途中偶遇巡迴演出的小戲班，女伶中就有一個舞孃。上面所錄的伊豆的舞孃，即指此而言。當時還未撰寫「伊豆的舞孃」這本小說。那是三年後的大正十五年，發表於一、二月號的「文藝時代」上的作品。日記中的石濱，是先生一高同學石濱金作。栗島澄子乃係大正時代的美艷女伶。所謂美國，是淺草一家咖啡館的店名。道子自捨棄先生後，即與咖啡館經理結婚。不幸夫死，雖再嫁，但爲生活所迫，不得不重返咖啡館工作。後來，道子與第二任丈夫好像也告仳離。

一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又寫道：

——每聆美國一詞，即油然憶及道子。日來，企念尤深，每聞酒井、佐佐木前往美國，道子倩影頓現眼前。遐思綺念，揮之不去。迄晨七時，未稍闔眼。

同月廿五日的日記寫得特別長，字裏行間，充滿了對道子的思慕之情。爲了印證起見，特抄錄部分內容如下：

——余終於到達美國。此爲初夏來首次前往。心跳加劇。環視室內，未覩道子。登二樓，仍杳然。石洪向信子探詢，據告，雙旬前已返故里。窮詰之，始悉因厭倦都市生涯，重返老父膝下矣。蓋老父年邁，數度來函催促故也。

滿懷戀情，傾訴無由。日夜思念，新夢頻添。赴淺草之日，撰小說之時，冥思男女戀慕之情，眼前、心底、腦際，道子無所不在。終日渴盼前往美國，然迄彼妹在美之日，竟未成行。其故安在？且顧念彼妹處境，未敢多所接觸，固爲原因之一，主因厥在衣衫不整，自慚形穢也。

獨乘電車，感傷莫名，僅賴流淚，酒澆愁緒。如山悲哀，迫余垂首，垂首冥想，倩影依舊。彼昔戀情，今日思慕，願有機緣，盡情傾訴，使彼我靈犀相通。何竟遽返故里？孺慕情深歟？父命難違歟？往妹年餘之東京生活，誠所謂悽雨苦風，度日如年者也。余徒有愛心，亦僅空言撫慰。此誠幼稚之至，而彼妹終未獲一安身之所。設問，何以東京之生活，竟愁苦無望若此。此無他，蓋彼妹捨余別無安身之所也。是則，彼妹身心之激動，年間境涯之變遷，余固難辭其咎也。尤以戀念雖深，却逡巡懦弱，自誤誤人，雖一死，恐難明心跡，亦無以謝慰道子者。設空自思慕，道子拒不接受，固無之奈何，但能拳拳致意，盡訴哀曲，或亦差堪自慰矣。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言論公正

中醫吳俊英敬賀

跌打積筋骸骨內外傷症　精治殘疾奇難雜症內外全科

醫館：九龍深水埗石硤尾新區廿二座三十九號地下（萬安堂）　電話：八六三六七九

翔實報導

山河企業有限公司敬賀

社會明燈

調景嶺國術健身院敬賀

文化前鋒

七海旅運有限公司敬賀

香港德輔道中國際大廈一七〇二室
電話：五一四四七一三七（四綫）

文風遠播

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同人敬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萬宜大廈五三一室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室
電話⑤二二八八一四・⑤二二八八七五・⑤二四〇〇一七
電話③六六八六九五・③六七〇二一一

社會明燈

惠州同鄉會荃灣分會
理事長羅靖球
監事長林鈞謀
鍾達常 周炳華 鄧世英 薛發 劉華 陳林澤
暨同人敬賀

宏論匡時

香港孔聖堂中學敬賀

立德立言

陸智夫國術同學會敬賀

蔚為國光

榮泰祥木廠有限公司簡熾南敬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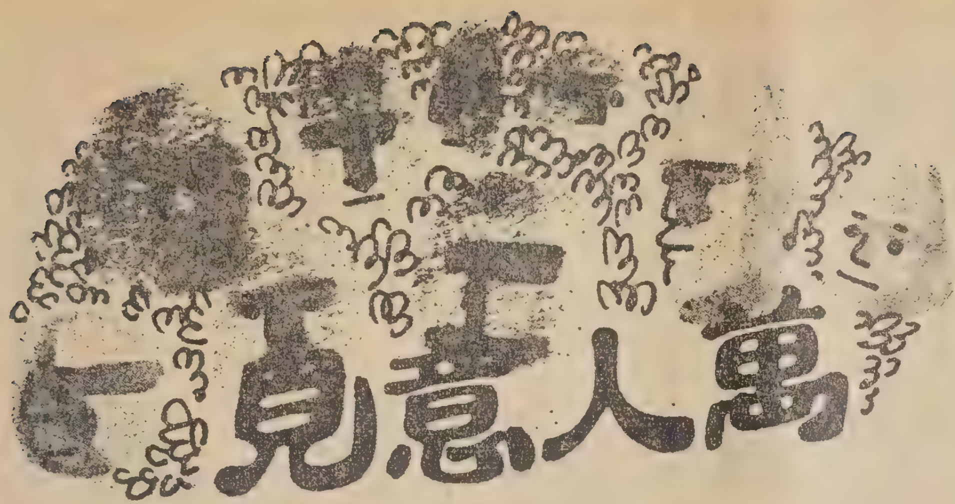
移風易俗

佛濟堂國藥總匯譚述渠敬賀

輿論先驅

英涌中山紀念英文書院
校監蘇文暨全體員生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毛澤東說話不算數，「批示」必須糾正
「光明日報」拉開批判毛澤東序幕
重評「海瑞罷官」徹底否定「文革」

最近中共報章對文化大革命及其造成的後果進行猛烈抨擊，使中共進一步趨向「批毛」路綫。

「光明日報」及「人民日報」一齊抨擊文化大革命，但沒有眞正提及文革之名，兩份報章都呼籲平反昭雪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間的所有「假案」和「錯案」，包括「那些很久以前發生，有着巨大影響力及經過多名高層領袖批示的案子」。

觀察家們認爲這兩篇文章不單止預料到前北平市長彭眞及多名在文革期間被罷黜的官員均已獲得平反，甚至前國防部長彭德懷亦已獲恢復名譽。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對已斃中共主席毛澤東所担當的角色作了一次嚴厲的重新評價。

「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抨擊姚文元（四人帮之一）所寫炮轟「海瑞罷官」的一篇著名文章，作爲對文革的批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序幕。

「海瑞罷官」係由前北平副市長吳含所寫的歷史劇，一九六〇年脫稿，前後修改七次，六一年初由馬連良等在北平公演，獲一致好評。該劇頌揚明代海瑞，爲官公正，不畏豪强，實行退田，平反寃獄，誅殺貪官惡霸，爲民雪恨，終致罷官。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澤東曾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批判吳含指其所作「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毛澤東指出，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於一九五九年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同年十一月十日，在江青領導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拉開了「文化大革命」序幕。

毛澤東所以指彭德懷也是海瑞，並以批判「海瑞罷官」爲展開文革的序幕，是因爲彭德懷曾以海瑞自命，而吳含編寫「海瑞罷官」，是爲彭德懷罷官而鳴寃，替彭德懷翻案，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由於毛澤東推行所謂

鄧系赦免右派分子
清算老毛時機來臨

中共對批毛運動已漸露出端倪，最近出現的發展，是有數以十萬計在毛澤東當政期間被指爲「右派分子」的人士已準備獲赦。

於一九五七年被下放的數以十萬計「右派分子」，或因「嚴重」事件而被判入勞改營的人士，雖然仍未獲得平反，但已再獲中共社會接納。

星期五的「人民日報」社論爲已死毛澤東決定打擊那些攻擊共產主義及蔑視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一事進行辯護。

據五月間獲得的消息稱，赦免右派分子的決定是由副總理鄧小平提議，而由黨中央委員會作出。

這批人士是在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運動之後展開反右整風運動時被打成右派的。

大部分中共人士在作出謹慎的評論時，形容這些最新的發展只是意見上的分歧，而非政策路綫的爭持。

現時的運動是獲得廿五個重要地方政府領袖支持。

這項運動的下一個步驟是調查毛在一九六〇年代由毛澤東掀起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

「三面紅旗」運動，民不堪命，以致普遍掀起「退田風」和「單幹風」，吳含企圖藉此歷史劇鼓吹「海瑞精神」，達到爲民請命目的。因此觸怒毛澤東，吳含也被批鬥。

「光明日報」呼籲重新審查與「海瑞罷官」歷史劇有關而被批鬥的人士。觀察家們立刻聯想到該齣歷史劇作者——前北平副市長吳含，及前北平市長彭眞已於最近獲得「平反」。

同時，「人民日報」亦不斷發表文章，呼籲必須進行平反及糾正以往的錯誤決定，不論「錯案」誰人批示，均須糾正。

該報指出：「有關審判事曾有一種看法，即凡是上了文件的，或者是高級領導人說過的話，及作過批示的案子，即使錯了，也不能動」。

該報說：「現時的問題在於查出這些案子是否判得公正，假如不公正的話，有關的判決便須撤銷。」

「光明日報」說，批評這篇文章的時機已屆。這篇文章會引起「十分重要」的問題，並且是「法西斯主義專政的反革命象徵」。

由於姚文元這篇有問題的文章事實上會獲得毛澤東個人的支持，故才顯出這項抨擊的重要性。

「海瑞罷官」一詞經常與前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被罷免事件聯在一起。他是因批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所定的政策而於一九五九年被免職。但「光明日報」的文章並無提及彭德懷的問題。

彭德懷在今年八月間仍受到批評，中共軍方人士均肯定地認爲彭德懷已去世，故就算他終於能獲得恢復名譽，亦只是死後平反而已。

復辟派睚眥必報 紅衛兵頭頭遭殃

五名前紅衛兵領袖，最近可能已遭處決，其中三人是文革時期家傳戶曉的風頭人物。

據「人民日報」今天報導，北京市革委會已決定召開批判大會，「清算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的反革命罪名」。

五人因「犯了反黨亂軍、大搞打砸搶和踐踏社會主義法制等罪行，現已遭逮法辦」。

北平觀察家認爲，五人被指控的罪名如此嚴重，「人民日報」又稱他們已遭「法辦」，五人的命運可想而知。

北平某大學人員說，雖然「法辦」有時可解作判處極刑，但目前已遭逮捕法辦的五名前紅衛兵領袖，並未被處決。

根據北平市革委會常務委員會最近舉行的擴大會議決定，五名前紅衛兵領袖，將在羣衆大會中接受批判。他們在文革期間，最喜歡在鬥爭大會中折磨敵對分子，如今他們將一嘗被鬥滋味。

上述人士說，那些曾「身受其害」的人士，到時將走到羣衆面前指斥他們的罪行。

據報章報導，北平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同時「肯定」了北平市委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做的工作。文革前的北平市長爲彭眞，他在一九六六年初便被紅衛兵鬥垮。

聶元梓等五人是於今年四月底，在北平清華大學的批判大會上被捕的。

吳德任北平市長期內，聶元梓一度出任過副市長，而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及王大賓等，均曾一度是北平市革委會委員。

鄧派越權擅作決議 平反「天安門」暴動

由中共北平市委於十五日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發生的「天安門暴動」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由許家屯掌權的江蘇省委，也於十六日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前後在南京發生與北平天安門暴動相同的事件正式平反，認爲當年的暴亂，是「革命行動」，銷毀有關材料。

據新華社報導，江蘇省委這次宣布平反與北平市委採取同樣的方式是

由省委常委會議自行決定。

這是鄧小平授意其幹部林乎加推翻毛澤東當年對該案所下的「神聖指示」，也就是否定毛說過的話錯了也不能動的做法，同時是以架空方式衝破華國鋒派對「天安門平反」所設置的禁區。

由於當年中共政治局舉行集會時指「天安門暴動」為「反革命事件」和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是根據毛的指示提議而決定的，這次竟公開宣佈平反，實際就是大胆批毛的行為。

「人民日報」在十五日發表的「社論」中，也站在鄧小平派立場，對毛這種說了算的「錯誤」做法提出駁斥。

關於鄧小平對華國鋒架空一點，最顯明的是，這次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並非中共政治局所宣布，只是由北平市委在舉行市委擴大會議後決定的，即是說這次平反未經以華國鋒為首的「政治局」同意。

蘇皖旱災百年僅見 連年歉收農民苦矣

華盛頓郵報今天報導，中國大陸遭逢另一次歉收。

郵報記者馬修茲發自廣州的一篇特稿中，引述隨同農業部長柏格蘭訪問大陸的一位美國官員的話說：『中國（共）今年將遭逢又一次歉收，使其工業及生活水準益形捉襟見肘，同時增加寄望於美國的協助。』

柏格蘭剛結束他在中國大陸的一星期訪問旅行。

馬修茲認為中國大陸其所以連續兩年穀類歉收，是由於乾旱所致。他又說：『華中東部的嚴重乾旱影響到今年的收成。』

馬修茲說，安徽省的乾旱期為一百二十年來最長的一次，江蘇省的旱災之嚴重也是一百年來所未有者。

西安大字報指出 現代化先決條件 人民思想應自由

陝西西安市的大街上，出現一張抨擊共黨空談「現代化」的大字報。它強調提倡「現代化」的先決條件，應給予人民有起碼的思想自由，否則，全是永久不能實現的謊言。

這張於九月六日貼在西安市北大街與中山街轉角處「交通宣傳欄」上的大字報，由一名自稱「一個心地坦白而胆小的人」署名。

以「思想現代化才是真正的現代化」為題的這張大字報首先說：

「在如雷的現代化聲中，有些人真有點飄飄然了。但是我腦子裏却始終有一個化不開的陰影，所以我要冒着戴『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冒着被抓、被關、被判刑的危險，把我的想法寫出來，替人們說幾句心裏的話。（求神靈保佑，最好不被揪出來！）」

大字報說，搞「現代化」為的是甚麼呢？如果「是為了保障一個黨、或者一個小派別」的統治，那麼，「對於廣大人民，就一點好處都沒有了，頂多只給人民加一圈緊箍咒，給人多受一些罪。」

它指出，中共政權「成了一個私有的」東西，「而不是人民的國家」，跟封建社會沒有甚麼差別。以一個封建的社會來搞所謂「現代化」，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壇主淑英偕令媛韻秋國畫聯展（水調歌頭）

阮煥文

山國揚芬久，淑氣播才名。方家藏畫聯展，邀爾獻佳評。眼底樓台山水，筆底閒雲出岫，思遠不勝情。六法研師授，雅士羨雙英。

寫天[illegible]，揚國粹，繪通靈。自饒眞妙功力，聲譽滿寰瀛。著墨周全意境，點染春花秋實，筆調[illegible]鮮明。詞賀封壇主，怡悅韻尤清。

封淑英周韻秋母女畫展題詞

調寄一剪梅　黎心齋

繪出回文往復情。譜入丹青。別樣新聲。[illegible]人傳[illegible]盟。母展嚶鳴。女[illegible]。仙[illegible]。桃李春榮。[illegible]生。[illegible]光神采筆崢嶸。雛鳳聲清。老鳳聲清。

封淑英周韻秋女士國畫聯展

調寄西江月　劉雲閣

詠絮何殊謝女，迴文不讓蘇孃。騷壇[illegible]。書[illegible]詩情，氣韻近倪王。[illegible]上[illegible]添人像，枝頭鳥噪花香。誰[illegible]行。尤羨掌珠，山水專長。

戊午祝嶽

雪梨林

[illegible]。[illegible]頌新。
[illegible]則。南洲十度武陵春。
[illegible]矣。但[illegible]是人。
[illegible]物。[illegible]沉淪。

雲開校長寄示中秋感賦次韻恭答

澳洲陳秉鶴

[illegible]
慚曾北里登高閣，恨未西湖泛扁舟，
每對嫦娥存妄想，只因赤帝肆奸謀，
幾時天亮人同望，知必有賢堪運籌。

其二

中秋身歷歲時悠，七十六年如影浮，
初別故鄉催去馬，老遊異國念遙舟，
小詩和易隨吾興，斗酒醉難與婦謀，
淪落天涯堪自笑，徘徊望月數更籌。

月籬菊酒

麥正本

月下籬邊倚甕眠。清狂誰得似詩仙。
陳摶意倦方思睡。張旭情豪轉覺顛。
三徑懷歸徒復爾。一廛願受自悠然。
莫教明日黃花笑。相賞須從未醉前。

前題

傅靜菴

相看未厭南山老。片葉西風亦自由。
把[illegible]獨酬千古意。揮杯遙對一籬秋。
橫空白月歸眞賞。入座黃花感舊遊。
清興最宜消此夜。沉沉萬象付冥搜。

月籬菊酒

葉玉超

小隱林泉笑我痴。綠畦半畝養生宜。
閒來編竹圍秋色。靜處敲棋約故知。
葉落聲乾風在樹。捲簾人瘦夜尋詩。
黃花釀作杯中物。明月同邀對影時。

前題

梁朗秋

菊有黃花月有光。徘徊園圃賞寒香。
編籬豈具周防策。入藥能成却老方。
力制頹齡浮白墮。護持瘦影傲青霜。
昔人桃李酣春夜。我輩秋宵醉一場。

前題（回文）

陳冠夫

眉添秀[illegible]翠盈眸。醉凭閒庭菊影浮。
籬傍晚風涼習習。月橫霜色景幽幽。
知深雅侶[illegible]江鷺。[illegible]向高朋集[illegible]鷗。
[illegible]旅客[illegible]酒。詩[illegible]分詠賦登樓。

（[illegible]）

前題

陳其浩

簾捲西風懶作霖。對花思飲帶香斟。
妝成秀色三分遜。選出霜姿五美欽。
籬落重開驕掛練。屋梁相憶此浮金。
漢宮[illegible]法頹齡制。寧惜眠遲白露侵。

月籬菊酒

黃雲聃

嫋嫋西風著意吹。傲霜叢菊又離離。
烟籠靜女籬邊影。月降青娥瑤底姿。
歌詠幾人凭醉眼。商量五斗出蛾眉。
細看密蕊黃如酒。笑捋繁英佐壽卮。

前題

容蓮

月墮疎籬夜氣清。一樽對菊覺衣輕。
蒼涼山接天無滓。爽颯風來葉有聲。
簷下深杯忘冷淡。徑邊幽影自縱橫。
更闌到處人都靜。欲擬同誰賞落英。

前題

蕭瑤笙

楓落霞飛向晚天。金風送爽到籬邊。
一畦寒艷秋容淡。萬里清輝夜色妍。
尋約未忘携畫榼。抒懷正好展吟箋。
舉杯對影邀同醉。倒臥花前抱月眠。

前題

張方

韶華易[illegible]、[illegible]陽。節過中秋月正光。
小坐東籬斟菊酒。閒遊北郭佩萸囊。
愁添陣陣驚寒雁。恨別迢迢入夢腸。
惆悵天涯猿鶴老。酩然奚必計他鄉。

前題

朱濟川

殘暑初收氣漸涼。籬邊又見菊花黃。
布金滿地非几種。勁節凌霜贈晚香。
卜晝何妨還卜夜。持螯翻喜更持觴。
[illegible]月。[illegible]味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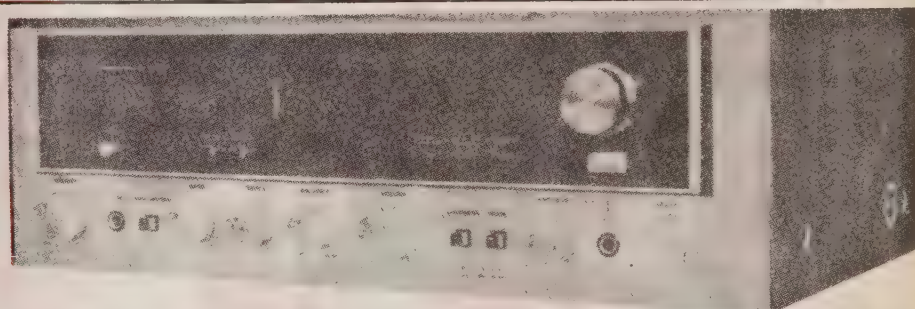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
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
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
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
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
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
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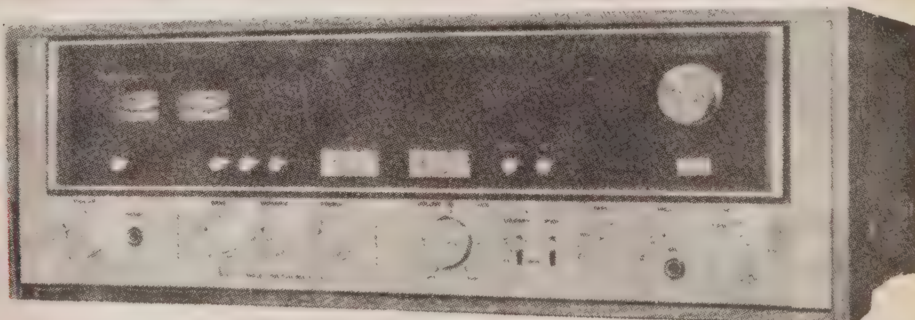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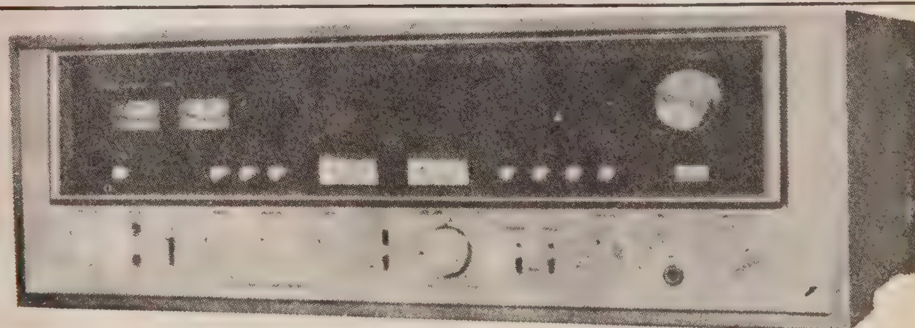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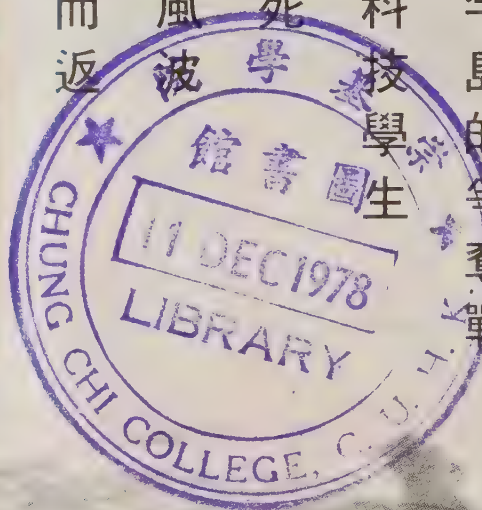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80

鄧小平是什麼玩意
矮子這一回合敗得慘
共產集團在中南半島的爭奪戰
中共第一批留美科技學生
蓋叫天怎樣被鬥死
香港金融市場的風波
矮鄧訪新馬徒勞而返





「鄧小平的花瓶」

嚴以敬作

貶毛運動的發展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鄧小平是什麼玩意？

自十一月十五日共黨北平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後，有人開始在北平街頭張貼大字報。同時，在共區全面上演描繪天安門事件是「革命」的四幕話劇「於無聲處」。這些都表示：北平的大字報運動，以及大字報上所攻擊的高幹，都是鄧派站在幕後操縱下進行的。

大陸同胞最關心的是「糧票」，為什麼在大字報上沒有喊出要求吃飽的呼聲？他們也極其希望穿得暖一點好一點，但大字報上為什麼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這都證明，貼大字報的人是隨着一根人們看不見的指揮棒在活動。拿指揮棒的人是誰？當然是鄧派份子。大老板那就誰都知道是鄧小平。

事實證明：鄧小平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副為國為民的面孔，他自己二次復出後，也好像是既「穩健」，又「務實」，實際上那都是假的。當此次大字報初期，他站在旁邊煽風點火，進而並在火上澆油，目的是企圖把老毛弄得臭臭的，進而把毛江餘孽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倪志福、紀登奎、陳永貴和賽福鼎等人踢出政治局。這樣，靠老毛「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小紙條上台的華國鋒，以及以華某後台老板自居的葉劍英就完全孤立了，願意什麼時候幹掉他們就什麼時候加以幹而掉之，不會費吹灰之力。

然而鄧小平却忘記了那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老話。他錯誤地以為已經覺醒的共區同胞都是阿斗，都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利用的工具，結果，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北平大字報由攻擊死人老毛、康生、謝富治和活人華、汪、吳德等人之後，話題一轉，突然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

這對正在樂不可支的鄧小平和他的大小嘍囉們來說，眞如冷水澆頭，自然是大吃一驚，連呼：糟糕！糟糕！北平大字報運動有「收」的跡象，原因就在於此。

這說明，鄧小平和毛澤東、周恩來之流決不兩樣，都是欺騙大陸同胞的暴君騙子。當前，鄧小平為了表示他有別於毛、華兩仔爺，擺出一副自己是周恩來的嫡親兒子的姿態。這是騙人的一種手段，大陸上的老百姓是不會上當的。其實，被中共宣傳工具稱之為「敬愛的總理」的周恩來，根本就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加馴服奴才。抗戰時期，不少友邦要人和大批所謂「民主人士」上了他的當。日前摘帽子的那些右派份子，在過去「受管制」的漫長的二十一年中，相信他們已經深深地體會到周恩來是個什麼東西了？因為他們中間的不少人，都是當年無條件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英雄。其實，這也是因果報應。且說，周恩來當「總理」接近廿幾三十年，試問他反對過老毛一次沒有？北平大字報所揭露的毛林江青等人的種種倒行逆施，又有那一次周恩來不是在旁邊鼓掌贊？文革後，又有那一次他不是用他那半癱瘓的手舉着「毛語錄」，高呼「擁護」？中共政權成立已近三十年，如果周恩來是個稍有人格，並在心中還有「人民」這個觀念的話，無論如何大陸老百姓會吃得飽一點，穿得暖一點的。很簡單，過去歷年中共若能適當地縮減外援，約束他們的嘴裏喊着「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喝人民的血」的殘暴行為，並稍稍減輕一點敲骨吸髓的剝削的話，老百姓生活是會好一點的。而事實則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但包括鄧小平集團在內，硬說他們的黨「偉大」，他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優越」！天啊！這到底是從何談起呢？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看情形，鄧派必進一步對大字報運動嚴加控制，他們最怕的是百姓說出心裏話。但對前途已失去興趣和希望的大陸同胞，必抱着「余及汝偕亡」的決心，與中共騙子集團周旋到底。（十二月一日中午）

天安門風雲轉瞬而逝
鄧小平遭遇阻力虎頭蛇尾

矮鄧發動天安門大字報潮，目的在整文革受益派。召開政治局會議要將汪東興揪鬥，誰知汪東興背城借一　聲言如果鄧小平整他，決不屈服，要和他攬住來死。同時，政治局委員大部支持華國鋒　使矮子知難而退，連忙鳴金收兵，虎頭蛇尾，色厲內荏，於是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曇色「現，恐怕要就此閉幕了！

萬人傑

大字報、穩定、團結

天安門大字報越來越多，是中共統治大陸以來所僅見，有些大字報長達六十六頁，據說，目前受到大字報牽連的已有十八人，新的批鬥，還會不斷出現。

大陸的大字報，一向反映着中共政權的政治氣候、大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憑老佛爺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而爆發的。在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時，大字報漸足以和今天相比。

一經大字報攻擊、批評，等於宣判了罪刑，很難逃得過紅衞兵的揪鬥。今天大字報牽連的十八個人，只不過是未來要受到淸算人物的一部分，預料翻案運動達到新高潮時，目前當權的頭目，會有更多人受到攻擊。

其實，鄧小平發動的所謂「平反」「翻案」，不過是放出一批，關進一批，有如換班一樣，因此不少中共幹部認爲鄧小平這種做法，和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排除異己，本質上沒多大分別，只是鄧小平以「溫和派」周恩來的繼承人自居，實則，目前從深圳河逃亡來港的人，何嘗不是和當年大陸文革時期逃港溺死的大陸浮屍一樣，是受到迫害，非冒死逃亡不可。

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代表團說，中共領導人同意「穩定團結」，外國人對大字報「大驚小怪」，「我們却是安枕無憂」。鄧小平的話可能不錯，出現北平的大字報，還沒有指名道姓攻擊他（事實上大字報潮是鄧小平報仇雪恨的「陽謀」的一部分，當然可以「安枕無憂」，但受到大字報點名攻擊的人，難免震多過嚇了）。

天安門大字報的湧現，絕不是「穩定」「團結」的象徵，將來權力鬥爭發展到怎樣的程度，目前還未知道，如果由此觸發起武鬥，固然沒有「穩定」「團結」可言，就算華國鋒自知力量不足與鄧小平對抗而投降，離「穩定」「團結」的目標仍很遠。

在毛澤東支持下，王張江姚「四人幫」在中國大陸經營十年，他們樹立的勢力，未必因四人幫被囚而宣告瓦解，他們仍在大陸各階層潛伏，即使把在朝的文革受益派全淸除，四人幫仍有伺機再起，捲土重來的可能性。

共產黨是黨內有黨，派內有派，目前最大的鬥爭，在華、鄧之間，即使華自知不敵，投靠矮鄧，做他的副手，也不表示中共已「團結」、「穩定」。在中共內部，鄧小平的政敵還是很多，大字報說：「新的偶像崇拜，比從前的迷信更可怕」。不是明明針對鄧小平嗎？

鄧小平虎頭蛇尾

天安門大字報潮，是鄧派發動，目的在貶毛批華。開始時聲勢洶洶，復仇帮子似乎非把對手鬥垮鬥臭不可，誰知一經貶毛，竟挑起人民三十年來的滿腹辛酸，化爲憤恨，由文革翻案而幾乎要從水晶棺中把毛屍揪出來公開鞭撻。

可是在共黨中，毛派分子仍然不少。看到情形不對，便聯合起來對付矮鄧，説小平覺得貶毛貶過了頭，急忙補鑊，說毛功勞大，不祇七三開，更把自己說成過失比毛多，還攀不上七三，挺多是六四開。

但羣衆反開了頭，如火如荼，並不因鄧的這一說法而平息對毛的淸算。鄧小平盡量把「大鳴大放」情緒收縮，可是易放難收，這一下子使鄧小平傷透腦筋了。

昨天本報頭條報導，鄧小平召開政治局會議，原要把汪東興整掉，架空華國鋒，就可控制整個大局。

誰知汪東興聲言搏命，如鄧小平整他，將和矮仔一鑊熟，這一來，把矮仔嚇窒，汪東興手上有的是八三四一部隊，他要一鑊熟實亦有此可能。

同時，政治局委員的動向，也大出鄧小平意料之外，在政治局二十三名委員當中，八名屬鄧派，華汪亦佔八名，其餘七名，在鄧眼中是「中立派」，所謂中立，必定趨炎附勢，鄧小平叱咤風雲，這七票必有大部分支持他，誰知他們全部支持華國鋒。

在政治局中打了這場敗仗，鄧小平便知奪權時機尚未成熟，急忙表示「人事不變」「維持安定」，可以說，這是「知難而退」。

鄧小平雖要「鳴金收兵」，但收得了嗎？恐怕不可能收得這麽順利。第一、大字報潮已發展爲羣衆運動，羣衆對毛獨裁統治的不滿，要盡量迸發出來，如果加以阻撓及壓制，很易變成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如果不壓制，人民渴求自由、民主的情緒，足以使中共政權招致滅亡。第二、鄧小平這一炮打

不響，在鄧小平傘子下的一羣人，不免人人自危。鄧小平今年已七十多歲高齡，雖然他自比鳳凰，有「長壽」的信心，但七十歲的老頭實際上是「一個頭近」，一旦矮鄧死亡，鄧派分子失去憑藉，極有可能再度打入牛欄，大有欲罷不能之勢，認爲必須在鄧小平有生之年，實現奪權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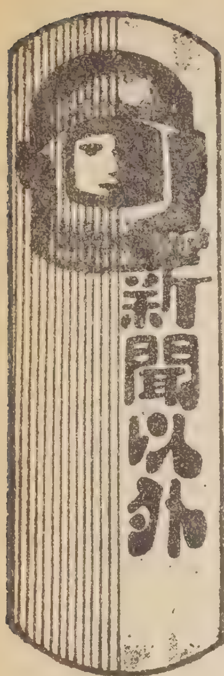
現在鄧小平鬥也不成，不鬥也不成，處境非常尷尬，暫時收兵，是迫不得已，絕不可能就此罷手。因爲他罷手對方也不會罷手，你鬥人家不倒，人家便有能力把你鬥到。天安門運動雷聲太大，使中共頭目聞而心驚，深恐輪到自己，他們支持華國鋒，實所以自保耳。

民主運動曇花一現

天安門的控訴，僅是曇花一現，在大字報發展到高潮，羣衆集會要求民主、自由時，中共突加「限制」。

所謂平反天安門事件，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不過是鄧小平玩弄的鬥爭手法，利用羣衆力量，打擊政敵。但「民主運動」發動後，却有兩種情況爲鄧小平所意料不到的——一是低估了敵人的力量，在政治局整汪東興沒有成功，反受到壓力，只好知難而退。中央人事，暫不變動。二是羣衆的民主運動鬧得太過份，發展下去便成爲對毛澤東鞭屍運動，在目前政治形勢來說，還不是鞭屍的適當時候，最少，捧着「你辦事我放心」的「聖旨」的華國鋒，還沒有辦法轟下台，自然不可以把他的後台老板揪出來鬥。天安門的控訴，也不可以讓其繼續發展

從天安門集會受到壓制，大家可清楚地看出共產黨的眞面目。在共產黨政權統治下，根本沒有民主、自由可言。而天安門羣中，却要爭取人權，這不正好犯了共產頭頭的大忌嗎？如果羣衆與統治者各走極端，很易形成另一次武力鎮壓，變爲流血事件，也就是四五屠殺的重演了。



鄧小平當權後，以周恩來繼承者自居，經過這椿事情的考驗，證明鄧小平的才能不逮周恩來遠甚，現在大陸的局面，鄧小平一時無法把文革受益派勢力清除，控制全局，汪東興、陳錫聯、華國鋒又時時保持反撲能力，成爲鄧小平的隱憂。人民民主運動又因天安門集會燃點了導火綫，現在加以壓制，很易引起相反後果。因此，政治危機顯然比兩年前毛死、四人帮被捕時還要加深。

目前雖然因爲鄧小平見勢色不對，臨時縮沙，情勢似乎緩和下來，但鄧小平願意縮沙，擁鄧派的人却不肯，堅持把鬥爭進行到底。

因此，一時的緩和，不表示權鬥已告過去，實際是方興未艾。

華國鋒比鄧小平年輕得多，華的戰略顯然用時間和鄧小平鬥，七十幾歲的老頭，隨時可能死亡，鄧小平一旦去世，要清除其「餘黨」就輕鬆得多，勝於現在和他力拚。

這一點，鄧小平和他的擁護者當然也明白，因此他們要鬥倒華國鋒，大有急不及待之勢。吳德、陳錫聯、汪東興、紀登奎等，成爲他主要目標。可是除了鬥吳德較爲順利，其餘都遇到阻力。陳錫聯、紀登奎以至最近的汪東興，顯都不易達到目的，汪東興「余及汝偕亡」的决心，尤使鄧小平不敢輕擧妄動。

集體逃亡漏網新聞

正當北平鬧哄哄的時候，集體逃亡事件，在香港邊界迭連發生。這些逃亡的人，據說是四人帮分子，爲了矮子「清洗餘毒，除惡務盡」，人人自危，只有一逃了之。

昨天一位居住中英邊界的讀者，以電話向老萬報告，有一批數目龐大的「難民」，乘英軍換班之際，從羅湖橋衝過來，英軍發覺追捕時，他們四散奔逃，事後到處搜捕，只抓到三名，其餘無從弋獲。

這位讀者的報告，不太詳盡，可疑地方很多，因此老萬沒把它作爲新聞處理；但也相信確有其事。據這位讀者說，這批「難民」共達一百五十名左右，照我們所了解，英軍「換班」時間，應不是「衝過邊界」的最好時機。新的來了，舊的未走，是人數最多的時候，難民逃亡而選在英軍最多的時候，似難令人相信。

讀者的解釋是，這天情形特殊，換班時，英軍一批已走，另一批未來，有一段時間「眞空」，「難民」就利用這一段時間闖關。據說有小部分軍隊趕來攔截，「難民」聲言「搏命」，軍隊猶豫未敢開槍，因此他們的集體逃亡使告成功。

事後香港報紙對這椿事件隻字未提，我們的讀者又言之鑿鑿，老萬只好照所知報導，立此存照。

近來大陸同胞集體騎刼漁船逃亡事件，迭有發生，一百五十人冒死闖關，如是事實，可以說是自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以來，最聳人聽聞的集體逃亡事件。北平大字報漸發展爲羣衆集會，二萬人高呼要求自由、民主、人權，這是大陸同胞被獨裁統治近三十年的最大願望，矮子雖說讓人民有「發洩」機會，但發洩不等於可得到自由、民主與人權，更直截了當的方法是逃亡到民主、自由的地區，享受現成的人權。

中英邊界集體逃亡與北平羣衆，要求民主自由，實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在北平，沒有香港可逃，所以用血洗天安門來爭取人權。

三十年來中共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不可謂不嚴，但這種血腥統治只可收效一時，不可能長期鎮壓，使人民貼貼服服。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大，到人民的憤恨達到爆發點，他們變成「不怕死」，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天安門羣衆「不怕死」，中英邊界逃亡客更不怕死，他們一聲「搏命」，中共民兵及香港英軍，雖有武器在手，也阻止不了，難道一二百人的逃亡行列，眞是開動機關槍把他們全部射殺嗎？稍一遲疑便被過關。天安門也不能再來一次殘酷鎮壓，看今日民心，兩年多前的天安門屠殺，顯然毫無效果的。

矮子這一回合敗得慘

岳騫

正當北平鞭毛大字報如火如荼展開時，鄧小平態度突然改變，大力為毛澤東辯護，十一月二十六日，矮子會見了日本民主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佐矮會談時，佐佐木提出了四個問題，其中一項是有關天安門事件及目前羣衆批毛的事，矮子答說：「天安門事件背後是四人幫泡製的，那時我是他們打倒的對象，而且當時還有中央的正式決議。人民羣衆對毛主席怎會做出那樣的決議是懷疑的。但是羣衆對當時的情況很不理解，因此，我們必須向羣衆說清楚，當時毛主席的病非常重。黨中央擔當主要工作的是華主席（代總理）。但是，他雖然擔當中央的工作，連他也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已進入不能清楚說話的狀態。當時的情況是，對許多事情已不能判斷、考慮。四人幫就利用這種情況，作為毛主席已點頭的樣子處理事務。他們對毛主席說了些甚麼？華主席也不知道。如果毛主席健康良好，如果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矮子這段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矮子第一次跌下來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當時的毛澤東身體非常健康，曾站在天安門上，有一次還坐在吉普車上，前後七次「檢閱紅衛兵」，對任何事情都能考慮、判斷，但矮子却被紅衛兵拉下來，而且百般侮辱，毛澤東自是同意而且發蹤指使。

再以這一次火燒天安門事件而論，在周恩來死後，矮子唸了悼詞便消聲匿跡，實際已被清算，針對矮子所提的「三項指示為綱」，毛澤東發了新「指示」，「甚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他都是目。」就這麼一段話，矮子便大罪難逃，再入牛欄，到「火燒天安門」下「四七決議」時，只是把既成事實公開而已。

就在「四七決議」時，毛澤東並未昏迷，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尚親筆寫信給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豈是昏迷的人作得出？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最後一次露面會見巴基斯坦的布圖，仍然可以談話，這時距四七決議已經五十天，可見矮子所說「不能清楚說話」是偽造證據。

再以華國鋒來說，華國鋒當時不易見到毛澤東自是事實。但華國鋒仍是執行政策、發號施令的人，不論這項政策是毛決定還是江青決定，都不能洗脫華國鋒的責任，因為下令鎮壓天安門羣衆的是「代總理」華國鋒，下令公安部人馬開入天安門廣場指揮民兵大屠殺的是「公安部長」華國鋒，華國鋒安能逃掉責任？

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矮子又會見了日本另一個在野黨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盛，談話又退了一大步。矮子承認「四七決議」中兩項決定，一項提升華國鋒為「總理」及第一副主席的決定是對的，一項整他的決定是錯誤的，因此，第二項已撤銷。

照矮子的說法，北平連日貼出大字報要求撤銷「四七決議」，也只撤銷了一半，華國鋒坐直升機上來，從頭到尾都是合法的。

不特如此，矮子又向竹入說：「目前在這裏舉行的重要政治會議，不會採取措施，解除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員的職位，甚至連前『北京市長』吳德也不會碰。

事情發展到此，從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報刊出一個署名蘇雙碧所寫「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起，二十一日在天安門貼出了「北京戲曲學院」一位署名「龍念周」的人寫給華國鋒與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取銷「四七決議」，處罰鎮壓天安門事件的兇手，把整個問題推向高潮。像這類大字報，顯而易見是鄧派從中推動，矮子即使無意就這一事件推倒華國鋒，但想整掉華國鋒的有力支柱汪東興是毫無疑問的，結果却一項目的也未達到，只是為矮子自己翻了案，又為彭眞、彭德懷恢復了名譽，這些事在今天看來，都已無關大局。

從北平政局演變的情況看，矮子在最後關頭敗下陣來，他最初所想的事，幾乎一件也未得到，不得不臨陣退却，自我「表態」，究竟何事使矮子在勝券在握時，突然轉勝為敗，由所發現的材料判斷，大約有三點：

第一，受到軍人的反對，矮子目前兼任「總參謀長」，共幫政治要受軍人左右，自文革以來便是如此。目前共區共有十一個大軍區，在大陸陷共之初，毛澤東將全國分為六個大行政區，也就是六個大軍區，即東北、西北、中南、華東、華北、西南，每一軍區轄數省，「司令員」除高崗外，皆是「元帥」級

人馬，以後毛澤東感到尾大不掉，乃將各大行政區及大軍區撤銷，中間過了兩年，又重新恢復大軍區，但編制已縮小，每一個大軍普通轄兩省，亦有轄三省如廣州軍區轄廣東、廣西、湖南、遼寧軍區轄東北三省。北京軍區轄河北、山西、內蒙古，亦有轄一省如濟南軍區只轄山東，所有大軍區稱一級軍區共十個，省級軍區稱二級軍區，以省為單位，介於一二之間尚有三個直屬軍區，即新疆、西藏、內蒙古，以後內蒙古、西藏降為省級軍區，新疆軍區獨存，目前新疆軍區是一級軍區抑直屬軍區未見公佈，但已與十大軍區並列共為十一。

此十一大軍區司令員，眞正出身一二九師，受過矮子領導的是「北京軍區」陳錫聯，「瀋陽軍區」李德生，李德生當時地位低，只有陳錫聯是一二九師團長，與矮子關係最深，而今却成了對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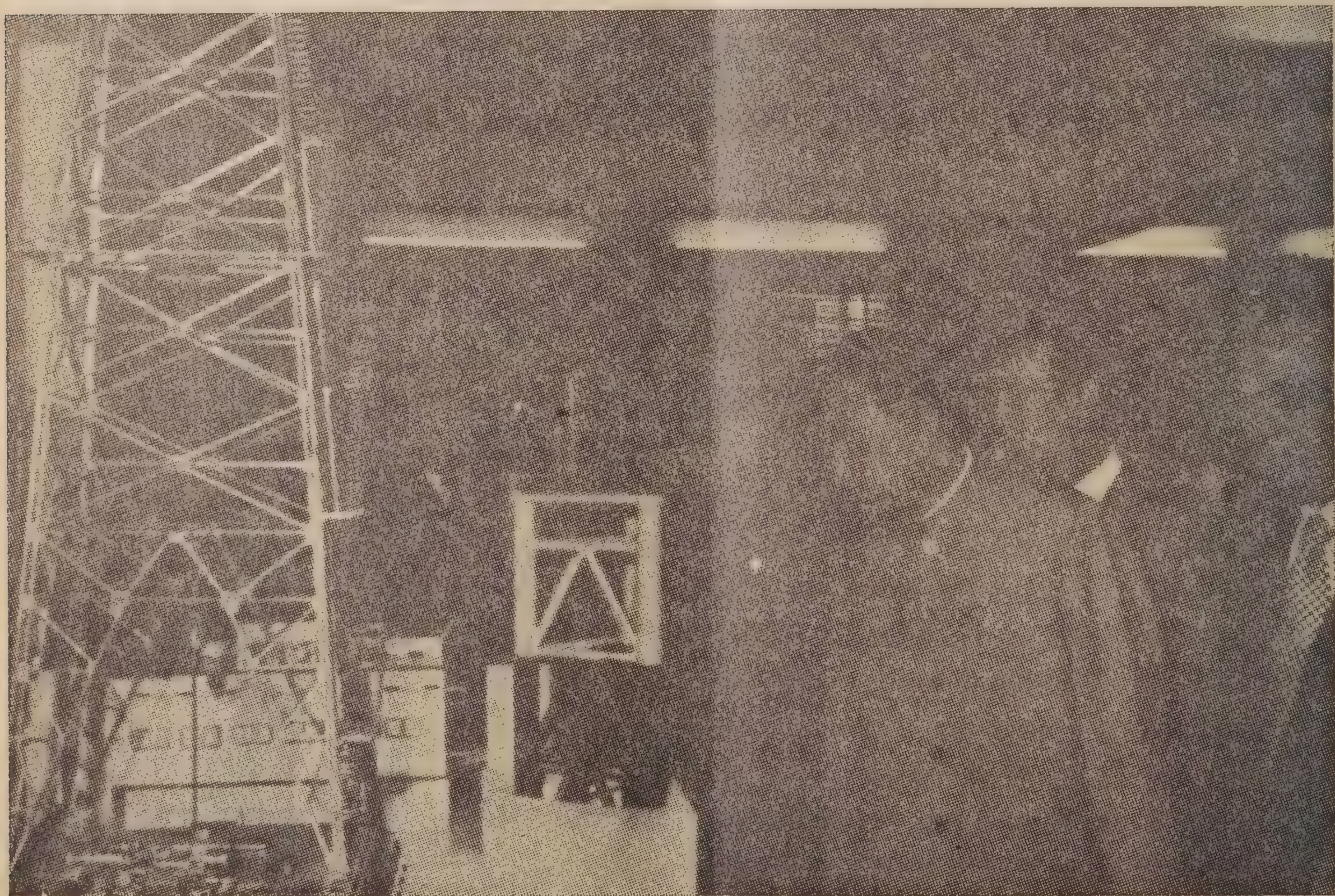
其餘九大軍區「司令員」，出身林彪紅一軍團的有福州軍區楊成武，武漢軍區楊得志，出身紅一軍團—一一五師—四野的是濟南軍區曾恩玉，出身一一五師—四野的有蘭州軍區區令員韓先楚，蘭州軍區第一政委蕭華情況與曾恩玉同，從當小鬼便跟林彪，一直當到總政治部主任。這四大軍區或正面或側面反對矮子的「實踐乃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另一個四野系出身的成都軍區司令員吳克華也保持緘默，並不擁矮，餘下四個軍區司令員，南京羅風習，廣州許世友，昆明王必成，新疆劉震，全是陳毅新四軍—三野出身，是矮子雖為「總參謀長」，却無可用之兵。對於林彪系頭目之抗命，不能不顧忌。

第二，矮子在政治局也是少數，目前政治局委員二十三人，眞正屬於矮系的也只有方毅、余秋里、耿飈、彭坤最大限度再加上韋國清與蘇振華，加上矮子不過八人。屬於華系的有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倪志福，加上華國鋒也有七人，勢均力敵，其餘八人乃中間派，居於緩衝地位，矮子逼人過甚，他們支持矮子，矮子操之過急，他們便反矮，使矮子不能不退縮。

第三，汪東興的力量不可侮，對於汪東興的情況，外界一直所知不多，傳說他被解除「八三四一」總政委職務，更有說「八三四一」已解散。汪東興目前是副主席，按理自不能再兼「八三四一」部隊的政委，担任警衛工作。但這支警衛部隊决不可能解散，最多改變隸屬，不過，這點皆沒有太大關係，無論頭目換了誰，隸屬那一部份指揮，汪東興的潛勢力依然存在，要有所行動還是可以的，這支部隊警衛中南海，矮子也在他「保衛」中，如果有了變動就是大禍，汪東興如果再抓到矮子，一定會讓他更矮半尺，矮子當然有所顧忌。

汪東興公然反對矮子，可從其控制的紅旗一直不肯響應，「說」的「實踐乃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與人民日報唱反調看出，雖然經過大字報攻擊「紅旗」依然吾行吾素，矮子對之無可如何，紅旗尚且扳不倒，又如何能扳動汪東興。

根據以上三點，可以清楚看出矮子在這次鬥爭中，轉勝為敗的原因，當然矮子不會甘心，一定還要繼續鬥爭，另出花招，但無如論何，矮子力量暫時已用到盡頭，華派一定要堅守最後的陣綫，矮子如果在未上中全會不能把吳德、紀登奎等人趕出政治局，則矮帮勢力必然崩潰，可能會第三次跌下來。



鄧派乘勝追擊華派

梁景松

鄧小平最近向中共「梧派」展開全力進攻，企圖在取得初步勝利的基礎上，乘勝追擊，以求取全勝。華國鋒所受到的壓力，正日益增大，但仍在負隅頑抗。中共高層鬥爭已更趨表面化，也更爲激烈 另一次大改組正在醞釀中，繼吳德、陳錫聯，汪東興似已成爲鄧小平的整肅目標。

整肅地方「梧派」

九月底至十月中，中共地方黨政領導人作了一連串更動顯示了一個規律，就是文革受益者被趕下台，由文革受害者承乏其缺。亦即「梧派」節節敗退，喪權失土，「揭派」則連下數城，權勢大增。在這一串的調動中，被撤除省級黨政領導職務的，計有：遼寧曾紹山、北平吳德、內蒙尤太忠、河南劉建勛。其繼任者是：任仲夷、林乎加、周惠、段君毅。此外，陝西的李瑞山稱病離職，實權落在文革「黑帮」王任重之手。而接替林乎加原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遺缺的陳偉達（原浙江省委書記）是文革犧牲者。

自一九七四年初即任『北京軍區』司令的陳錫聯，雖仍保留名義，但已被削權架空。軍區日常工作由第二政委秦基偉和第一副司令員傅崇碧負責主持，秦傅二人皆爲文革受害者。吳德和陳錫聯是華國鋒手下控制京畿的文武大將，其被免職削權，顯示華某已被孤立，他目前所倚畀的，僅餘一個汪東興。當然，葉劍英仍是華某的大靠山。而另一中共副主席李先念，則似已投靠鄧小平，支持鄧某推行的右傾走資路綫。

鄧小平除已清除一些重要的地方「梧派」外，並在思想戰綫上發動重點出擊，其打擊對象也是「梧派」和毛派餘孽。這項攻擊，正在「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面旗幟下全面展開。近兩個月來，中共報刋不斷發表文章，宣揚「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地方黨政軍頭目紛紛發言響應，造成了聲勢浩大的一個運動。目前只有極少數省委第一書記尚未對此項觀點表示支持，其中一個是湖南的毛致用，他是華國鋒一手提拔的地方幹部，其迄未表態，應是獲得華某授意，對鄧小平實行消極抵抗。

以實踐爲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是鄧小平運用的一個思想武器。其意是任何理論皆須接受實踐的檢驗，馬列理論及毛澤東的言論亦無例外，如經實踐檢驗後，證明其已不復適用者，便應棄如敝屣，不再採納奉行。鄧小平是要舉起「實踐」的大旗，砍掉毛旗，使毛派餘孽失去理論依據。

發動思想攻勢

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迄未講及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顯然對鄧某的主張不表贊同。是否應以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這個問題現已發展爲一塲重大爭論，而華國鋒却仍不置一詞，這是值得注意的。

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聲稱，這個問題是「事關路綫、事關全局的原則問題」。中共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便應表明其立塲，不能含糊苟且。而這個問題既屬事關路綫的原則問題，則環繞此一問題而進行的鬥爭，便可能發展爲路綫鬥爭。這是中共爆發第十二次路綫鬥爭的先聲。而這次路綫鬥爭將以目前展開的這塲爭論開其端倪。這也是擁毛派與反毛派的鬥爭，是文革派與反文革派的搏鬥。鄧小平於十月十二日在中共工會代表大會開幕式中致詞，宣稱對四人帮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說：「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鬥任務。」這是他打倒吳德後的一次重要發言，表示已有把握，藉已鼓勵其追隨者，要他們再接再厲，以竟全功。

華汪挾「紅旗」頑抗

正當中共報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等連篇累牘鼓吹「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之際，「紅旗」雜誌却按兵不動。對此隻字不提。這個中共理論刋物，對於當前這一重要的理論爭端，迄未發表任何文章投入此項爭辯，這是一件怪事，極堪注意。此間已看到十一月號「紅旗」目錄，仍無一篇文字參與此項討論。可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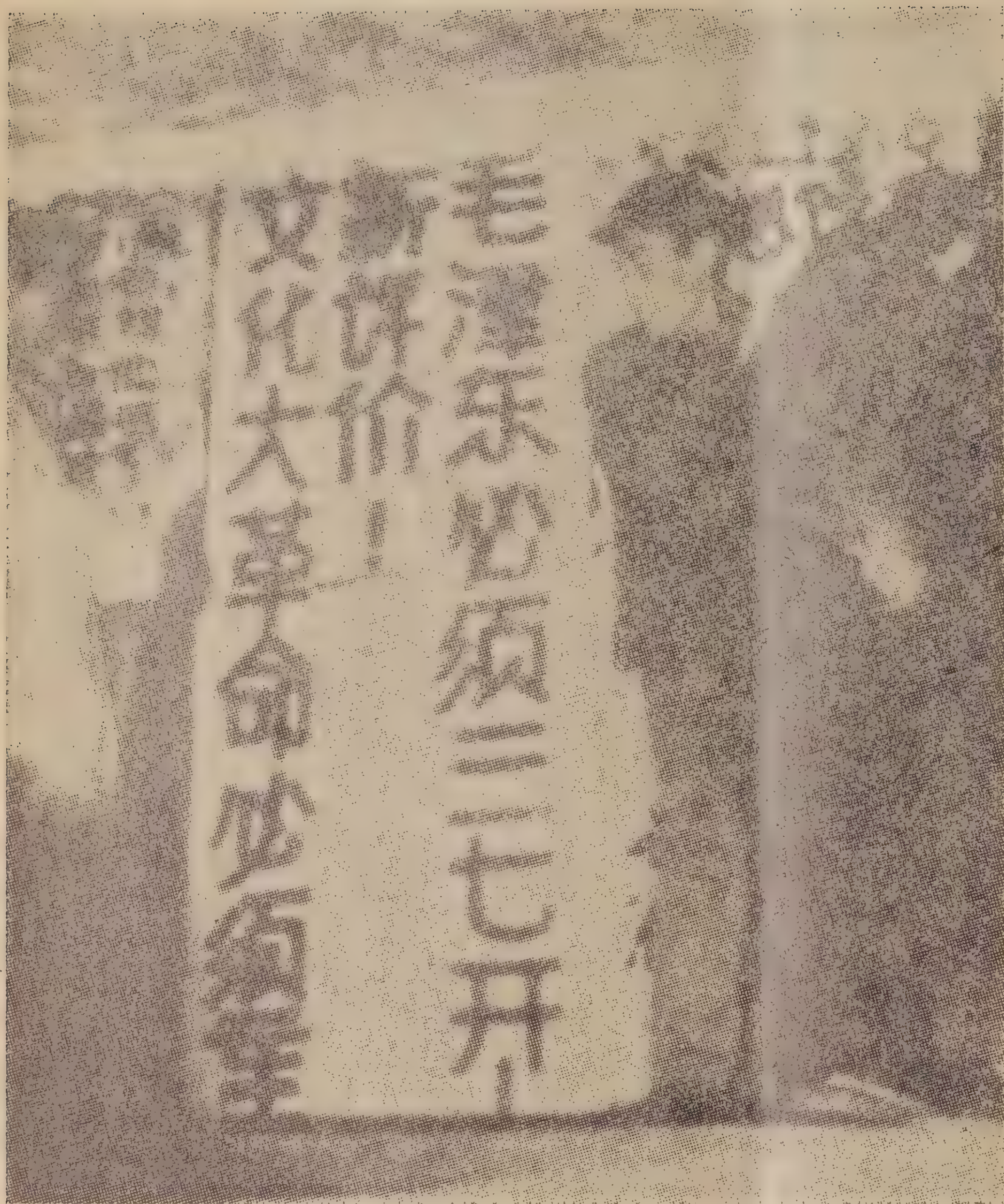
對派正利用「紅旗」爲其理論陣地，負隅頑抗。

此間左派刊物「七十年代」最近一期（十一月號）以「中共的新權力鬥爭」爲題發表一文，評述中共當前的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該文直指汪東興控制「紅旗」，並以其爲攻擊目標。譚震林（中共人大副委員長）曾於年初告訴外賓，汪東興主持中共的組織和宣傳。看來汪某可能承之康生的遺缺，主管組織宣傳。但鄧小平二次復出後，在羅瑞卿與胡耀邦的協助下，顯已奪取了一部分的特務與組織大權，架空汪某。

鄧某雖已操縱宣傳工具，但「紅旗」雜誌仍未在其控制下，而繼續由汪東興操縱。在汪某之上，當然還有華國鋒爲其撐腰。若無華某支持，汪某是難以繼續把持這一宣傳陣地的。

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反映鄧派觀點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文中說提出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竟然被有的同志目爲異端，好像犯了什麽大罪」。這就反映，反對者指這個觀點的支持者是反毛異端。該文指斥實踐論的反對者或者是世界觀根本沒有改造，懷有個人目的，或者是從來也不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而是推行林彪與四人帮的「天才論」。又說：「沒有實踐經驗而要担當大任，就只好乞靈於天才論。」攻擊矛頭隱然指向華國鋒和汪東興。華汪缺乏足夠的資歷與經驗而担當大任，分別出任中共正副主席，因而只好照抄林彪四人帮的辦法，以毛爲護身符，乞靈於毛澤東的亡靈。他們深知，一旦鄧小平完全否定了毛的神化地位，他們就會失去憑藉，不得不繳械投降。上述「特約評論員」文章在結語中高呼「舉起實踐論的武器，把天才論的流毒徹底肅清！」可見鄧小平決不會中途而廢，而要全力追擊，務求獲取全勝。

上述文章指出：「妨碍實現新時期總任務最大思想障碍之一就是天才論。」所謂新時期總任務，是指實現四個現代化。上文乃指毛派餘孽是妨碍四個現代化的最大障碍，亦即暗指華汪之流在拖鄧小平後腿。該文說：「黨的十一大路綫要求我們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發揮革命的創新精神，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用鄧小平的觀點去解釋「十一大」路綫，以適應鄧某的需要。其最突出的地方是提出「解放思想」和「創新精神」。意即拋棄毛式教條，敢於創新。這是對付毛派餘孽的有力武器。



北平毛澤東紀念堂對面的批毛大字報

汪東興是整肅對象

繼吳德後，汪東興似已成爲鄧小平的整肅目標。實則吳德和汪東興都是擋箭牌，眞正的目標是躲在擋箭牌後面的華國鋒和葉劍英。吳德倒下去後，汪某自然成爲箭靶了。鄧派要打倒他，以便完全孤立華葉，使其成爲傀儡。一俟時機成熟，鄧某可能要求召開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改組政治局，剔除反對者，納入其親信及得力支持者。他甚至會再進一步，要求召開全黨代表大會，改組中央委員會，革除文革餘孽和毛派分子，以鞏固鄧派的權勢。

共產集團在中南半島的爭奪戰

岑啓亮

經過越戰結束幾年的冷淡之後 整個東南亞地區，再度變成了世人所密切矚目的對象 一方面共黨集團各方，正一個緊跟一個，加快腳步，紛紛爭取東協各方的好感，另一方面在這些共黨集團內部 也正進行着激烈鬥爭，而這兩種情況 又有密切不可分隔關係存在。

中南半島四角鬥爭

自從越戰結束後，世界出現一個新情勢，那就是一個統一的紅色的越南，可能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新强權，它可能在這個地區擴張它的勢力，因此使到東南亞國家憂心忡忡，耽心會有骨牌理論－－一個自由國家淪亡後，接二連三的自由國家可能都會淪亡－－出現。然而三年過去了，骨牌理論竟然沒有出現，東南亞的非共國家情況非僅不見困難，反而大有改善，這是當越南反共政府失敗後，誰也沒有想像到的。

而紅色的中南半島，越南、高棉和寮國，却陷入了毛俄爭鬥漩渦中，首先在這三個國家內部的親蘇派和親中共派互相爭權，在越南是親蘇派得勢，高棉則是親中共派得勢，最後寮國的親蘇派把親中共力量完全逐出，於是在紅色中南半島的自相殘殺中，蘇共顯然佔了上風。

越南和高棉在歷史上就有宽仇，就有糾紛，疆界問題是最大的爭執，越戰期間越棉邊界成爲戰場，越共在該地區盤據甚久，因此兩個共黨政權一開始就爲了邊界問題發生了衝突，中蘇共自然介入，高棉依靠中共，蘇聯大力支持越南，於是越棉的衝突，變成中越共的衝突，而中越共四角衝突構成了新的國際緊張局勢。

中共、日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後，美、中共、日三角同盟對抗蘇聯的謠言呼之欲出，表面上在東北亞蘇俄似乎是陷于孤立，其實蘇聯海陸空軍兵都集結于此，美國在現狀下尚無法在軍事上與中共聯合，日本在軍事上力量有限，中共的軍事裝備訓練都很落後，所以東北亞的形勢，美國實際上所需依靠的日本、韓國和中華民國，這個三角形勢才是抗衡蘇聯擴張的基本力量。

中共日本和平友好條約的直接後果，是蘇、越簽訂了爲期廿五年和平友好條約，中共日條約內容空泛，日本也不是眞心和中共結盟，蘇越所簽署的條約則是眞正的協防條約，也可以說是軍事同盟條約，在東南亞地區蘇聯、越南、寮國聯合在一起，形成軍事上的三角同盟，對付中共和高棉。鄧小平這次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可以說完全沒有結果，東南亞國協的國家，在中南半島的紅色衝突中，既不會親蘇，自然也不會親中共，它們但願中蘇共的衝突能固定在中南半島上，而不要擴及東南亞其它國家。

鄧小平赴東南亞國家訪問，先天上就註定失敗的命運，因爲泰、馬兩國都有共黨游擊隊在進行叛亂活動，泰、馬必然要求鄧小平保證不支持這些共黨活動，鄧某如果答應泰、馬，既失去了共產主義的立場，又將迫使泰、馬地區的共黨投向蘇俄和越南。如果不對此作保證，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三國固然對中共增加戒心，鄧小平的訪問當然不會有結果。

目前，越南和高棉的衝突是刀眞眞槍而且激烈的，中共很難對高棉作積極的支持，除非它「圍魏救趙」，在中越邊境發動攻擊，可是這一來它又怕蘇俄在中蘇共漫長邊境製造事端，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因此這個新的牽制反牽制形勢，已成爲當前國際局勢中最微妙的新發展。

中蘇共爭奪下危機

中南半島的情勢變得緊張，兩項發展是導致這種情勢演變的主要原因：

（一）蘇聯與越南的簽訂友好合作條約。

（二）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及「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分別訪問東南亞及高棉。

由於中共及蘇聯展開爭取這個地區的控制權，美國終打破幾個月來的沉默，而透過其國防部長布朗發出了類似警告的呼籲。布朗最近在訪問東京時曾說：「目前越南與高棉之間存在這發生戰爭的眞正危險。我希望蘇聯及中共勸告這兩國維持局勢的穩定。」

中南半島眼前的不穩情勢有其歷史的遠因，不過，造成如今危機的近因，則得追溯至一九七三年美國之撤出越南，及一九七五年西貢的陷落。

在河內佔領整個越南之後，北越共黨興起了一項極大的野心：企圖建立他們在中南半島



汪東興與高棉共黨書記

無比的控制權。在這項野心之下，包藏着吞寮國及高棉的計劃。就目前而言，河內已掌握了寮國，但高棉却成了他們難以攫取的獵物。

北越共黨的此種野心，導致今年初越棉邊界的熱戰，進而促成北平的堅決支持高棉；而河內則因中共爲金邊撐腰，乃有投入蘇俄懷抱之舉！加入東歐的「經濟互助會」及與莫斯科簽訂友好合作條約。

這一連串的急劇發展，到最近演變成北平與莫斯科以外交行動競爭對該地區控制權的明顯局面。從和平的眼光看河內若取得整個中南半島的「霸權」，將意味看一種雙面的威脅：第一，在其西南邊界上會出現一個過於强大的强權；第二，蘇聯將有機會從東南亞包圍中共，打破中共歐洲牽制蘇聯的企圖。



鄧小平訪新加坡與總理李光耀

鄧小平的訪問的「東南亞國家協會」三個會員國——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其主要目的就是力圖消滅一些此種威脅性。汪東興的前往高棉，乃表示中共將以積極的態度對抗河內的攻勢。在這種情勢下，蘇聯當然會試圖取得對抗中共的主動地位。可以想見的是，越南將會從蘇聯那裏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却必須接受蘇聯人員進入其境內。莫斯科的長程目標可能是把越南造成一個在東南亞圍堵中共勢力的軍事及經濟據點。

假如情勢繼續這樣演變演下去，一塲「代理戰爭」是很有可能發生。這就是美國國防部長布朗在東京發生警語的主要原因。因爲在中南半島爆發一塲牽涉到中共及蘇聯的戰爭，是會爲其他國家帶來危險的。

對東協國一反常態

越南對於東協國家組織，原本視爲是一個美國所御用的組織，所以對於東協各國早先對它的呼籲與解釋，都一概置之不理，可是等到越南與中共發生公開爭執，關係惡化，它便立刻改變態度，開始與東協國家作接近。於是越南總理范文同，便分成三個梯次，次第訪問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馬聯與新加坡。而在訪問曼谷行中，更公開聲明，堅決表示越南絕不支持泰共作亂，甚至連泰國本身也感到意外。由於越南完全改變對東協態度，於是全力支持越南的蘇聯，也敲起邊鼓，相機活動，遣派其副外長費魯賓往訪東協國家，設法改善與蘇聯集團的關係。

高棉年來原本採取完全與世隔離的態度，大搞其原始的野蠻的「共產建設」，對於外界一切批抨譴責，概不理會，甚至不惜與所有鄰邦搞翻，同時與越南及泰國不斷進行邊界衝突。可是，當它看到越南改變對東協及美國態度，展開統戰攻勢時，高棉也感到形勢迫人，非作同樣的改變不可。於是，它除了停止與泰國的邊界摩擦之外，高棉副總理兼外長英薩利，也逐即開始笑臉外交，訪問東協及其他有關國家。甚至在聯合國擺出一付全新姿態，要求聯合秘書長華德翰擇期訪問高棉，以瞭解高棉的實況。而中共爲了支持高棉，應付越南，更爲制止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也逐發動了對這一地區前所未有的大統戰。

由此可見，共黨集團內部的鬥爭，與共黨對東協國家的態度，確已形成了難分難解的關係。共黨集團內部鬥爭愈尖銳，愈激烈，則它們對東協國家的態度，亦愈軟化。越南與高棉的鬥爭，帶來了越南與中共的鬥爭。而越南與中共關係的惡化，也促致了越南更倒向蘇聯。而蘇聯對越南影響與控制的加深，遂使中共一面加緊援助高棉，另一面亦加緊爭取東協各國，以設法遏阻與孤立越南。這也就是中共兩個高級代表團，同時往訪泰國及高棉的基本背景所在。鄧小平此次率三十六人龐大團體訪泰，作高層會談，並晉見泰王，最後勢將要簽訂重要的經濟、科學及技術合作新協定。而汪東興此次率領黨政軍高級團訪問高棉，最後也勢將要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之類，甚至包括秘密軍事盟約在內，以强化兩者關係，以資對付最近越南與蘇俄在莫斯科簽訂新條約所構成的壓力。

共黨集團之間既互相訂約，互不示弱，摩拳擦掌，關係惡化，是否表示即將爆發一塲戰爭？從表面來看，戰爭的氣氛，似乎愈來愈濃，尤其越南與高棉之間的戰爭，更似已經箭在弦上，隨時待發。但在實際上，由於這種戰爭已直接間接牽涉主要强者在內，牽一髮將動全身，所以它的可能性，亦是愈來愈少，而不是愈來愈多。只有在一種情形下，越高戰爭才有可能，就是越南實力絕對强大，足以有效發動突襲，而可在短時期內完全摧毀高棉抵抗，而結束戰爭。但越南根本不擁有這種條件，所以越南對高棉任何攻擊，都將陷越南於泥沼，而無法自拔，試問越南能承受得住這種長期戰爭負担？何況高棉與越南間鬥爭，亦不僅是共黨兩集團鬥爭，而是代表兩民族長期仇恨。在法統治時代如此，在吳廷琰與施漢諾時代如此，在阮文紹與龍諾時代亦如此。所以，越高之戰，實爲一民族之戰，將無法可以輕易解決的。

因此，今後東南亞地區共黨間鬥爭，勢將因互相締約，而把現狀予以凍結，使任何劇變成爲不可能。而在這種背景之下，各方都展開對東協國家的追逐，形成多姿多采的外交拉鋸戰。

中共第一批留美科技學生

吳建國

中共派遣第一批留美學生，都是在文革以前完成大學教育，年在四十以上的知識份子．它們此種做法，絕不是對中共制度有所改變，而是向現實低頭，急於吸取外國新技術，以圖解決落後大陸的窘境　不過、留學生赴美，勢將對閉塞的大陸知識分子產生衝擊　當他們回大陸後，自由思想必伴隨科學技術散佈在大陸人民心中，從而掀起反極權的高潮。

今年九月份，中共派出了近三十年來第一批留美的四名科技人員，分別抵達了美國東岸的費城和西岸的柏克萊，預計將在美進修一年以上，為中共未來計劃一年內派出兩萬名留美學生的龐大計劃揭開了序幕。

被逼吸取國外新知

這四名科技人員，前往費城的是兩名女性，來自「北京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陸德裕和史瀛仙，其中陸德裕是學發育遺傳，大陸淪陷前武漢大學畢業，曾在四川大學任教。史瀛仙則是專攻生物化學，一九五〇年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在到北京動物研究所前，曾在華西大學和哈爾濱教書。依此推算，兩人皆是五十開外的中年婦人了。

另外兩名前往柏克萊加州大學進修的都是學數學，彭家貴來自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王啓明則是從「北京中國科學院」數學所選派出來的。他們兩人都是一九六五年研所畢業，年紀也在四、五十歲之間。

除了這第一批的四名科技人員之外，史丹福大學也早經宣佈將在今年十月份接受六名選派的留學生前往該校深造。而不久前，中共和美國政府已達成協議，在未來一年內，暫時選定東岸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和西岸的史丹福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等五所著名學府，為中共留學生來美進修的主要對象。

其實，中共的派遣留學生，並非始自今日。雖然在過去三十年中，不斷的在政治上宣傳所謂「自力更生」，可是從早期的留蘇，到近年的留歐，中共一直在派遣相當數目的留學生前往技術先進的國家學習。只是，和目前計劃中的大量派遣留美學生相比，以前在數量上未免顯得微不足道，況且「留美」在政治上更有著特殊的意義。不過，中共所以在政策上有著如此急劇的轉變，主要是內部問題嚴重，逼使其不能不面對現實，而急於自國外吸取新技術和新資本。

尤其，「文革」十除年的動亂，中共教育、經濟、軍事等建設非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到五十年代其政權甫成立時期的窘境，眞是百廢待擧，困難重重。

所以自去年起，中共不得不重新恢復聯考制度，以提高學生的素質和教育的水準，不過這種做法，非短期內所能見效。而派遣科技人員和留學生出國學習新知識，就是在企圖挽救這個青黃不接的教育危機，而又能較快收效的唯一辦法。

自稱老朽沒有人才

自於為何不選擇英、法等已和中共有交換學生的歐洲國家，而要以美國為主要留學的原因，我想不外以下兩個客觀條件的考慮：一、歐洲的學制較鬆散，重個人研究，若是沒有很好的根底，很難適應。

美國大學向採「密集式」教學法，課程安排緊湊，教授教學認眞，較易在短期內使學生受益頗多，這種情形在水準高的學校中格外顯著。二、美國大學無論是研究水準、設備或風氣，仍然是領先世界，首屈一指的。

為了對中共的新留學政策，有進一步認識，我曾數度親自就近走訪那兩位甫抵柏克萊加大的中共科技人員，並閒話家常。很意外而高興的是，我自他們身上並沒有發現三十年共黨統治所留下的殘酷痕跡，相反的，他們就和普通的中國人一樣。到底是曾受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薰陶，豈是外來的馬列主義能在短短三十年中改變一切的！他們自稱「老朽」，並謂「文革」十餘年之間，整天都在忙着搞「政治學習」，連讀書的時間都沒有。這次所以會幸運的被選為第一批的留美科技人員，「實在因為找不到人，我們自己心中有數……」語調謙虛中帶著一份自卑。而他們在言談中，處處隱現著對共黨制度的不滿，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四人幫」不好，但是我不相信他們口中不明白到底是誰在過去幾十年帶給中國人民百般的折磨和無盡的凌辱……。我為他們抱不平，更為有同樣命運的億萬

同胞叫屈。

我應加强海外工作

自從中共宣佈要派大量留美學生的消息傳出以後，立刻引起海內、外國人普遍的注意和重視。特別是我們在美國已有爲數不少的留學生，如今若是



圖爲在史丹福大學學習科技的中共留學生

會大批的中共留學生來到了美國的大學校園，海外的情勢將更趨複雜。是以，我謹就這些年留美的經驗，提供一些個人的看法，或有助於大家對今後如何因應這個新局面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從這等一批留美的中共科技人員的質素和背景來看，我相信未來派遣的留美學生，會以在「文革」以前完成大學教育，年在四十上下的中年知識份子爲主。這批人由於過去還有些根底，送出來較能吸收新知識，或可在短期內發生效果，爲中共解決部份教育上「青黃不接」的問題。

二、我們應該鼓勵海外的留學生多和來自大陸的中共留學生接觸，只要對方不拒人於千里之外，我們可以和他多談，將台灣進步、自由、民主、繁榮的眞象報導給他們，將「自由的思想」灌輸給他們，更要伸出友誼的手，帶給他們來自自由祖國的溫暖。

三、我們政府有關單位應該適時的加强在海外的工作，並對這些中共留學生發表類似故總統 蔣公所提「三大大自由、六大保證」的聲明，歡迎他們隨時到台灣訪問以親眼目睹自由基地的進步實況，保證來去自如。同時，他們若不願公開來訪，甚至我國政府可以保證其秘密來去。並且應該針對這些中共留學生，專門編印一份刊物，內容以報導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可貴爲主。總之，隨著時、地的遷移，我們反共的最前綫，不僅是金門、馬祖，而是海外的每一個據點，我們不但要動員、組織一切海外反共的力量，而政府政策的彈性運用和充份配合，更是重要的關鍵。

自由思想將入大陸

四、從中共的新學政策，聯想到我國的留學政策，不禁感慨甚多。除了自費留學不論，我國在過去二十餘年中，一直實行考選公費生留學的政策。近年來，教育部的公費留學名額不但有了顯著的增加，而國科會等其他單位每年更有大批的經費供國內的研究人員出國進修或攻讀學位。然而我們必須指出，不論是教育部或國科會只是負責提供公費留學的名額和經費，至於如何積極輔導這些公費生前往水準最高、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或學校留學，卻甚少有任何的安排。像中共要派遣留學生，就要派到最好的大學，所以選定上述的哈佛等五所最優秀學府，反觀我們的公費留學生卻不能個個如願的前往世界第一流的學府進修，甚至常發生到個二、三流的小學校「混」幾年的情形，豈非失掉政府設置公費留學的初衷和造成教育投資上的一大浪費？甚盼教育部和國科會今後能加强和美國學術界的聯繫和合作；尤其公費留學生並不需要美國大學提供任何獎助學金，是極易爲各大學所接受的，亦能將我們的留學生都派往最好的學校深造。

翻開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留學生可以說是促成中國革命、改造、進步和現代化的原動力。我們期盼中共的開始大量派遣留美學生，能對閉塞的大陸知識份子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激，更盼望未來這批留學生返回大陸之後，能將「自由的思想」普遍散佈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從而掀起反抗共產極權政體的高潮，或許那是中國大陸將全面步入自由民主的開端！

喪權辱國的鄧小平

古鶴翔

鄧小平復出之後，媚共者以爲他是周恩來的「衣砵傳人」，鄧也刻意以周的繼承人自居，事實證明：周恩來首先出賣釣台，矮鄧也出賣釣魚台，周鄧確是一家，但賣國的技巧則鄧不如周。

周恩來出賣了遠多於釣魚台的國土，但在表面上仍然裝出「愛國」的臉孔，尚可欺騙與愚弄一些對共帮了解不深的人。

鄧小平繼承了周恩來的衣砵，以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爲職志，但鄧的臉皮却比周恩來更厚。

周恩來善騙，也善哭，哭起來的時候，彷彿憂國憂民似的，實質上却幹盡禍國殃民的壞事。周之媚蘇、媚美、媚日固無論矣，其狂捧林彪，以及「四人帮」之醜態，誰不覺得肉麻與無恥，誰能說那不是禍國殃民的行爲？如果周恩來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怎態媚蘇、媚美、媚日，以至媚江青？

鄧小平不斷地向毛澤東「檢討」，不停地認罪，以及出賣劉少奇，已有「文革史」作證，近日鄧小平東京之行，更丟盡中國人的臉！試問「保證十年」，以及「這一代」不同日本提及釣魚台的主權，這種話恐怕秦檜復生，也未必敢說，而鄧小平却揚揚自得地以此勾結侵略者之心！

鄧小平無恥地向日本人道歉，說中國在「漢字」和「孔孟之道」兩方面，曾使日本人受到壞影響，中國應當因此向日人「道歉」，而日本之侵略中國，已是「數十年前的事」，不必再提。——這不是顚倒白黑，比秦檜更秦檜，比周恩來更周恩來的言行麽，大概古往今來只有鄧矮一人，才能有此言行！

如所周知，孔孟是中國文化的巨人，孔孟之道是中華文化的精華，鄧小平共產黨却以此爲辱！

如所周知，中國受盡日本的侵略，直至今天本仍然霸佔釣魚台，而矮鄧向日本人叩頭，豈不可恥？

即使不提倭奴寇邊的史蹟，即使不提九一八與七七侵華事件，難道釣魚台的資源，也是在「幾十年前」被奪的麽？不！這是現行的侵略行爲！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應該閉上眼睛！

周恩來、鄧小平和共產黨對釣魚台當然不予重視，在毛澤東心目中，日本皇軍侵華是值得感謝的，因爲皇軍間接帮助共產黨霸佔了大陸。

鄧小平共產黨不但感謝日本皇軍侵華，更感謝「蘇聯老大哥」，因此首先以「外蒙」奉獻給「老大哥」，繼續實行「不抵抗主義」：自大陸淪共後，蘇共已佔領了九千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這是近日共帮自已透露出來的，「光榮的反霸史」。

鄧小平共產黨說的話，一貫來都是騙人的。毛劉同朱的「解放」，已證明是枷鎖；毛劉周朱的「鳴放」，已證明是「陽謀」；毛劉周朱的「躍進」，已證明是無底深淵；毛林周江的「文革」，已證明禍國殃民。

華葉鄧李汪的禍國，究竟怎樣？事實是最雄辯的：對蘇聯實行「不抵抗的反霸政策」，對日實行奉獻領土主權的叩頭政策，對「帝國主義」實行妓女式的狐媚政策。最可恥的是，鄧小平竟然任由越共迫害華僑，奉行「阿Q主義」，動口不動手。

鄧小平曾經保證「撤僑」，可是突然間又拒絕越南華僑返回大陸，而且而以軍力作爲阻遏華僑回鄉的後盾。

原來共產黨「解放軍」並不是用來抵抗蘇共和日帝侵略的，也不是用來抵抗越共、解救同胞的，「解放軍」唯一的作用就是對內鎭壓同胞，對外「抵抗華僑」回鄉！最近有一百三十三名越南華僑由大陸來港，港府要把他們送回大陸，但共黨竟然拒絕接收，這就是鄧小平共產黨的眞面目！

大不列顚之光

青冥

在中共口口聲聲要改善人民生活之際，難胞李永光偷渡來港，給陸軍皇家綠衣第一團英軍截獲，拳打脚踢，身受重傷。這實在是大不列顚帝國之光，大不列顚應以此爲榮。

不才曾在「新愚公與好市民」一文裏嚴正地指出：「碰到偷渡來港的同胞，最光榮、勇敢的舉動自然是一槍打死他，像打野豬一樣——我不說野狗，因爲打野狗是犯法的——事後各客觀或進步的報章必定會大加讚揚。」不才還很客觀地呼籲：「假使在海邊見到一名筋疲力盡的偷渡客，而我們不幸沒有携帶武器，便應該隨手檢起一些堅硬的東西——不管是甚麽，總之是堅硬的便行了——痛擊偷渡的同胞……」

英勇的皇家陸軍當然沒有讀過不才的文章，他們痛毆李永光可能祇是爲了找尋一點娛樂。這固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意義重大，應載於史册，永垂丹青！

蓋叫天怎樣被鬥死

闔家掃地出門，他蜷縮在一間小屋內，七年沒有洗澡，七年沒有剃鬚，不斷被清算鬥爭、拳打脚踢。最後，這位年逾八旬，當年有南方武生泰斗之譽的老藝人，被一個兇惡的共幹、一拳擊中要害而橫遭慘死。

隴西散人

十年前，中共所謂文化大革命，紅衞兵造反那段期間，京劇名伶除附共者外，無一能僥倖逃過那場大刧難。至於他們如何被迫害，如何遇難，因鐵幕緊閉，無從得知。雖然不時有消息傳出說，言慧珠跳樓自殺。周信芳雙目失明等等的噩耗，但語也不詳，眞相難明。而最近香港大公報却自己招了供。對老藝人蓋叫天慘被活活打死的情況有了追述。十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的原文如后：

「……杭州市文化局，爲一九七五年含冤死去的蓋叫天舉行追悼會。會後，蓋叫天的夫人同向親友們控訴說：『先是把一家掃地出門，家裏人都蜷縮在一間暗無天日的小屋內，蓋老從此就坐在一張凳子上，除了把他批鬥的時候才走出這間小屋的門，他七年沒有洗澡，七年沒有剃過鬍子，直留到長鬚飄拂。批鬥是經常的事，數不清。莫須有的罪名都加在他身上，這還算輕的。

每次批鬥，總有一批兇徒對這位八十以上老人拳打脚踢，使他身體受重傷。而最後一次受『四人帮』指使的兇徒，在所謂批鬥時候先是把他老人家的鬍鬚剪除，不但剪去了鬍鬚，連鬚下的一塊皮肉也剪掉，以致血流如注。接着又被一個兇徒一記猛拳打中了老人家的要害，這獰惡的兇徒當時還對蓋老說：「我打死了你，你去告訴周恩來吧。』」

上述這段文字刋載於大公報，那該也不能說對中共造謠，惡意中傷，其實，陷共伶人受到諸如此類迫害的，何止蓋叫天一人。周信芳雙目失明，也被禁閉於小室，長期折磨，終至慘死。蓋叫天爲南方短打武生宗師，武功紮實，身才矯捷，有活武松之譽，這樣勇猛的一代武生命伶，竟死在黨指使的兇徒拳足之下，當可概知大陸其他團劇伶人遭遇之一班。

在蓋叫天慘死之前，他自築的「生壙」先被紅衞兵搗毁。他晚年得意，生活非常優越。上海、杭州都建有住宅，更在西湖武松墓傍築有「生壙」。由於他崇拜武松，以演武松戲成名。爲此他死後欲與武松「作伴」。這個「生壙」，建築極爲講究，横額是由老畫家黃賓虹寫的「學到老」三個大字，對聯是名畫家吳湖帆送給他的嵌字聯：「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擎天十字坡。」蓋叫天又請李釋戡老人爲他的「生壙」寫了兩副對聯。其一是：「生慕武松風，死傍武松墓，是蓋叫天志，亦具叫天才。」其二是：「我武維揚掞張絕詣，如松之盛涵蓋羣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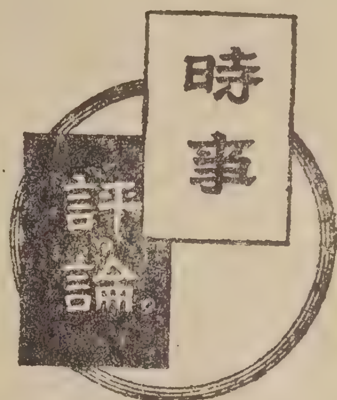
榜曰：「武行者徒。」蓋叫天一生企望的就是能如武松那樣名垂千古，於是他死後意欲和武松「貼鄰而居。」可憐他辛辛苦苦以積蓄建築這座「蓋叫天墓」，被紅衞兵小鬼搗毁於一旦，再被兇徒活活打死，落個死無葬身之地，世上慘事，寧有逾此者。

中共一本反復無常之慣技，當欲利用你時，會把你捧上天去，失去利用價值，就會立即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蓋叫天亦不例外，一九五七年，中共文化部爲他拍過一部「蓋叫天舞台藝術」的記錄片，內容包括「白水灘」、「七星聚義」、「茂州廟」、「劈山救母」、「英雄義」、「打虎」、「獅子樓」和「十字坡」等八齣戲。顯然每齣戲僅是片段而非全齣，但蓋派的絕藝，已收羅無遺。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他應中共文化部特邀，去北平登台獻藝，劇目爲「洗浮山」，劇終以周恩來，彭眞以及梅蘭芳等都上台向他慰問。同年八月八日，也就是距離蓋叫天演這場戲後的一個月六天，梅蘭芳即染病身亡，幸而他比蓋叫天早死十五年，不然，在「文革」浪潮中梅蘭芳也必遭遇到和周信芳、蓋叫天、言慧珠等同一命運無疑。

蓋叫天本名張英傑，字燕南，行五，生於遜清光緒十四年。原籍河北高陽人，父親張開山，務農。他先在天津隆慶和科班學戲，藝名「小緊斗子」但他的戲多半由大哥張英甫（賽陣風、武旦），四哥張英傑（蓋月樓、武老生）所教。先學老生，希望能蓋過「小叫天」（譚鑫培），於是改名爲蓋叫天。倒嗓後改習武生，因身材稍矮，專攻打戲，久居江南，私淑李春來。但基本武功在他兩位胞兄嚴督下完成的。他大哥張英甫唱武旦，因而他學會了許多出手。融會貫通，連用到武生戲中。諸似「雅觀樓」的耍令令旗，「北湖州」的耍單鞭以及「西遊記」中的新式鬧打，「身三絕藝」新玩意兒等等。

他的把子以乾淨緊湊見長，而規律嚴謹。一經成熟，其速度，地位永不變更。

蓋叫天有三個兒子。長子翼鵬，一九三三年蓋老在上海大舞台演「獅子樓」時因傷足輟演，翌日由翼鵬庖代，稍後以排演「西遊記」一砲而紅，一九四七年春曾到台北獻藝，不幸壯年早逝。次子三鵬之藝事稍遜於翼鵬，未成大器。三子劍鳴（即小蓋叫天），蓋叫天自認爲他惟一傳人。惜乎正當走紅時，河山變色，他的遭遇一如其他伶人，生逢亂世，夫復何言？



香港金融市場的風波

徐達文

最近，由於股票的大幅度傾瀉，利率的大幅度調高，以及銀根以大幅度緊張，使香港的金融經濟出現了多年來少有的波動。這種金融市場的風暴，使到若干財務公司、股票公司，以致華資銀行，面臨着若干壓力。而某些令人注目的消息，更爲財經人士及財金當局所震動。這些針對某些財務公司與銀行的消息，雖然經由有關當局及有關公司親自出面，作出正式否認與公開澄清，但「流言」的四起與「謠言」的產生，是否「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抑或是「查無實據，實屬惑衆」，套用有關人士的話說，謠言止於智者。不過，因爲這些「流言」與「謠言」，而掀起香港金融市場的風暴，並引致香港投資人士的損失，倒是可以肯定的。爲香港經濟局面着想，我們也和有關人士一樣，希望這些的確是「謠言」，而不是掩飾事實的「假話」。

同時，我們也相信，經過有關當局的深入調查與客觀判斷，並在維護絕大多數香港市民與投資人士的利益的根本前提法，以事實爲根據，以客觀爲原則，以公正爲標準，對某些被牽涉到「風暴圈」內的公司，能作出調查，以還其「清白」之身，以保其「健全」之體，以免成爲謠言的受害者。而對香港投資人士來說，這種做法，也是一種切實的交代。

作爲局外人的我們，去談我們並非確切了解的「事實」或「謠言」，似乎有點「附會」之嫌與「推測」之弊。不過，以香港的經濟情勢去分析，我們希望當局能通過這場香港金融市場的風暴，能認眞處理這些事件，並切實糾正某些弊端，倒是有好處的。這也歸結到有關金融政策的制訂與處理問題。我們始終認爲，健全的金融制度與監理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以杜絕某些財務公司藉着某些金融漏洞，去投機買賣。前數年，一些外來的投資公司正是利用這些漏洞，「搶走」了香港不少投資人士的黃金，這些過江龍的所爲，實是一個教訓。

近年來，由於香港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再加上香港的有利的投資條件與自由制度，使香港成爲了世界有數的金融市場。從財務公司的開設數量，從外匯買賣的交投金額，從國際財團的重視程度，都反映出香港金融的樂觀前景。但這種樂觀，並不等於有關當局過於自信，致忽畧了金融市場可能產生的風暴及金融人士可能利用的漏洞。防患於未然，是十分應該的。

健全的財金制度，就是防患未然的重要步驟。這個制度，顯然包含着要立例嚴格管制某些財務公司的投機買賣與資金調動，以免將投資人士存入的金錢，作拉長風險的投機炒賣。因爲這種投機，不僅使這些投資人士的血汗化水，而且會引致香港經濟發生連鎖反應。

要徹底了解香港某些財務公司的動態，及控制它們的投機買賣，就要有切實可行的監理制度。這種制度，決不表示與自由經濟政策有衝突。事實上，有關方面假如對財務公司放任不管，或對某些具有影響力的財團過於信賴，就會變相助長了一些投機買賣。故對財務公司的管制，就不能過於寬大。其實，這些財務公司，雖無銀行之名，但也有銀行之實，但對它們的管制，就不如對銀行那樣嚴格。這對銀行來說，是不公平的；這對存戶來說，是不合理的。正因爲當局對財務公司，至今仍未能作出一套完整的法例管制，致產生了若干漏洞。而這些漏洞，在銀行管制法例，特別是在銀行擠提之前，已出現在某些銀行的業務中。如果這些漏洞不及時堵塞，其效果是不堪設想的。

從最近香港金融市場出現的情況來看，我們姑且不提事實的眞相如何，而從風暴的風眼去分析，認爲立例嚴格管制財務公司與投資公司，是當務之急。因爲這種金融監理制度，肯定會對投資人士帶來信心，正如人們對立例管制的銀行法例後，對在香港經營的銀行深具信心一樣。如果有這種制度存在，並嚴格執行，則「謠言」也就缺之產生的根源，更不用勞煩有關人士出面去澄清。

貶毛運動的發展

李哲夫

大陸目前在華、葉、鄧當權下，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已成為重大問題，復出的老幹部均熱衷於貶毛，甚至要求公開對毛鞭屍。

十月廿七日和卅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葉振的「論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另一是該報特約評論員的「天才論與實踐論的鬥爭」。該兩篇文章都是直接討論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問題，在文中均強調了下列各點：

藉批林江反毛

攻擊林彪及四人帮是「假高舉」毛思想，但是，「他們却僞裝得比誰都更加信仰毛澤東思想，甚至達到好像迷信的程度」，而且，「他們包裝的一些謬論，對一些理論準備不足的同志，却具有很大欺騙性。」其結果便成為：「一些同志往往把這些假左眞右的謬論當作正確的東西接受下來，不容易擺脫。他們以批林彪，宣揚天才是為了把他自己說成是天才，却不從根本上去否定天才論，他們只批林彪，宣揚句句是眞理的目的，是把『語錄』說成眞理，却不從認識論上去思考一下，為什麼不能說『革命導師』的話句句是眞理？因此他們就不能從根本上衝破林彪、『四人帮』設置的精神枷鎖下脫不出來者的阻撓」，因此，由此文中證實了共黨內有人認為鄧派比林彪和文革分子帮更反毛。

攻擊林彪所編的「毛語錄」是「一個卡片匣子，裏面裝着許多卡片，他們把每張卡片上的每一個句話當做是一個絕對眞理。」這是在「高舉的名義下，把毛澤東思想肢解成片言片語的機械論的總和。」並且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改造，也就是「凡是對我們有用的，合乎我篡黨奪權需要的就是眞理。」其結果是「用實用主義來改造毛澤東思想，在人民內部是有影響的，流毒是很深的」有些人把實用主義奉為處世哲學，他們認為眞理沒有客觀標準，路綫沒有是非，誰的權大，誰說的就是眞理，誰的官大，誰的路綫就是正確。

凡此論點，顯示鄧收繳「毛語錄」，用「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實事求是地解決新時期的現實問題」的說法來否定毛，也「有些人」不同意。

毛思想應修正

該文章用了很多篇幅說明毛思想，應當修改。文中引證列寧修正了馬克斯、恩格斯的主張，毛修正了馬列主義，而「百分之一百的布爾什維克，最後成了馬列的叛徒」。文中攻擊了那些「固守舊公式」的人。該文章最後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目前現況下「是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實事求是地解決新時期的現實問題，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向前推進呢？還是不敢突破林彪、四人帮設置的句句是眞理的精神牢籠，墨守成規，無所作為呢？」

諸此論點，也顯示了華、葉、鄧新當權派的眼中，毛思想已經陳腐，並且成為彼完成所謂「新時期總任務」的障礙。

老共幹公開貶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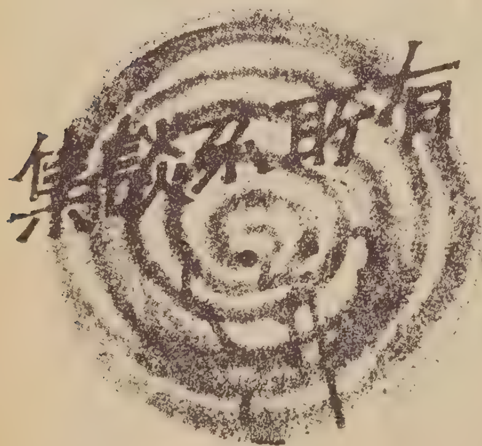
在「文革」中遭受蹂躪迫害的一大批舊幹部，於復出之後，最近紛紛醞釀公開貶毛運動，但遭到華國鋒、葉劍英之堅決反對，鄧小平則說不要操之過急。

目前，「新華社」突然發表了周恩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報告中的第三部分，題為：「學習毛澤東」，便是針對此一形勢而發的。據了解，共黨發表周的舊談話，其目的是企圖對那批主張對毛鞭屍的共幹表示同情，並指明：毛不是神，一樣犯過錯誤，並想用一分為二的辦法，把毛與「四人帮」分隔開來。

據傳鄧小平會坦白指稱：「兩年來，已對毛思想展開或深或淺的批判，儘量冲淡它對現實政治所引起的影響。但如操之過急，全盤否定，會掀起思想大混亂。」

現共中共高階層貶毛情勢已很明顯，毛把持政權廿餘年，現已受到鄧小平激烈反對。鄧直言不諱，要來個「一分為二」，認為毛過去的政策是把大陸攪得一團糟，誓言總有一天將毛的一切完全否定。

華國鋒一派對鄧側目而視，民衆則袖手旁觀，並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大陸又將出現新混亂。



矮鄧訪新馬徒勞而返

鄧小平已經結束了他東南亞國協三國——泰國、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賣膏藥之行。從新聞報導看來，他的這趟走江湖，非僅一無所獲，且弄得灰頭土臉，曳尾而去。

鄧小平的這次出動，其動機昭然若揭：一是繼續賣弄他的「反霸」招術，與莫斯科競爭東南亞國家的同情；二是想抵銷另一赤色政權越南總理范文同不久前訪問這同一地區的作用。因為越南與中共又同時妄圖成為這一地區的主宰勢力。

但他此行卻徹底失敗。

使他碰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皆已早有戒心。鄧小平的訪日是前車之鑑，他在日本極盡挑撥與分化之能事，為日本政府帶來極大困擾，也為日本國家製造無窮的後患。日本是一個內在威脅尚不太多的大國，東南亞各國難與相比，自須格外提高警覺。

鄧小平卻又傲慢成性在其訪問的第一站，當曼谷當局猶圖為他大事粧點場面時，他卻得意忘形的重彈他那「政府與政府」套交情可以，但中共絕不放棄支持各國「人民」進行「解放運動」的老調，這就犯了這些深受共黨叛亂威脅的國家之大忌，其必引起這些國家的反感，乃屬當然之事。

中共一方面為時勢所迫，不得不在國際間尋求與拉攏與國，甚至原先的敵國；一方面又忸怩作態，仍以「世界革命」運動的後台自居，自以為聰明的叫出「政、黨二元」，「政府與政府」的交往不影響黨與黨之間的關係的說法，實際上是荒謬絕倫。共黨國家本身便是以黨領政的國家，政府的決策與路綫完全受共黨節制；而遭受共黨顛覆威脅的國家其首要施政當是消除這種威脅。中共如果仍大力支持各國內部的共黨叛亂活動，再去商談與這些國家增進邦交，便完全是騙人的勾當。即以蘇聯與中共交惡而論，已是黨政不分的完全決裂，布里茲尼夫豈能伸出右手以蘇聯政府頭子的身份痛批中共的面頰，而又伸出左手以蘇共頭子的身份與中共把臂言歡？「政、黨二元」的說法騙不了任何人。

此所以，當鄧小平在吉隆坡時，馬來西亞總理胡先翁會明白的表示，不容中共支助馬境的共黨叛亂。當他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除了表明這同一意見外，並在中蘇共之間作左右袒。鄧小平此行雖未包括印尼，但遠在印尼的一位高級官員也同樣的表示了，祇要中共不放棄對別國共黨叛亂的支持，印尼即無意與中共談「復交」。曼谷在鄧小平所作的那種狂言後，在與中共繼續勾搭時亦必謹慎將事。



蘇聯供應古巴米格機

蘇聯偷偷供給古巴米格二十三戰機一事，日前已經美國國務院證實。在觀察家眼中，這項發展對於美蘇之間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談判，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據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伊凡斯及諾瓦克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於十月二十三日在一項極機密的備忘錄中，把此項情事通知了卡達總統。布朗在其備忘錄中還提出了一個問題；蘇聯提供性能優異的米格二十三機給古巴，是否違反了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與克里姆林宮為結束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所達成的「諒解」。

在當時的「諒解」之下，莫斯科被迫從古巴撤除了彈道飛彈及其他核子武裝的武器，其中包括「圖九五」轟炸機。根據美國情報當局的報告指出，以古巴為基地的米格廿三型機具有核子攻擊性能的構造而且此種飛機是構成華沙公約最進步的戰術核子打擊武力。

不過，布朗的備忘錄並未指出目前古巴所有的米格廿三機，是否實際裝配了携帶核子武器的裝置。然而，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目前出現在古巴的米格廿三機與華沙公約所有者相同，它是一種攻擊機而非防禦性飛機。

卡達政府的官員在獲悉上述情事後，極為震驚。這主要是因為米格廿三機的航程可達一千二百哩，而美國佛羅里達州與古巴之間最近的距離為九十哩。

顯然，蘇聯這項令人完全出乎意料的舉措，可眞為卡達總統帶來了一個極難處理的「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

讓這項事實公諸於大衆，卡達政府會面臨兩項抉擇：要求蘇聯立刻撤除所有的米格二十三機，或者認為這只是古巴空軍現代化的一項行動。美國在一九六二年時曾成功地迫使蘇聯自古巴撤離所有的飛彈及「圖九五」轟炸機，但必須瞭解的是，當時美國在整個戰略平穩態勢中是佔絕對優勢的地位。

如果卡達選擇前項抉擇，毋庸置疑，那將使美蘇之間的和解立刻面臨危機，並將使正在談判的限武新約陷入僵局。

可是，如果接受米格二十三機駐在古巴的情勢，而且心中顯然明瞭此種飛機能用於核子攻擊，那卡達就違反了前總統甘迺迪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以及尼克遜與基辛格在一九七〇年所訂下的政策：在卡斯特羅政權之下，古巴擁有任何具有核子性能的武器——不論其是否實際裝配有核子武器——將是美國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總之，從這項古巴米格機事件看來，美蘇之間的「和解」關係又面臨一項「曲折」的發展，至少，它使得卡達總統在美蘇目前核子態勢約略相等的情況下，遭遇

不憂不懼有爲有守

「不憂不懼，有爲有守」相期勉，是有鑑於我們今天的處境，恰如在大風大浪中逆風行駛的一條船，祇有堅定不移的信心是我們成功的最大憑藉，祇有不折不撓的毅力是我們勝利最可靠的保證。在我們鼓浪前進中，我們不能被世局的波譎雲詭所迷惑；我們更不容許內部的分化來削弱我們的力量。

堅定的立場與不移的目標是信心的基礎。總統向我們指明，完成反共復國大業，是我們現階段國民革命的唯一任務。從先總統蔣公以來，我們一再宣示的基本國策：「堅守民主陣容，堅持反共立場；絕不與中共談判，絕不與中共妥協。」不是口號，是我們的誓言。我們偶或聽到有人表示，在當前這種是非不分、重勢忘義的世界裏，我們應採比較具有彈性的立場，方能在國際間肆應裕如。但是，如果我們往深一層去想，如果我們曾留心情勢的發展，當知我們今天之能迎風挺立，並能化解重重險巇，就全靠我們一向堅定不移的立場。

我們需要與國，我們重視盟誼。在我們進行艱苦的反共復國運動中，我們有賴外援。但我們自己的命運應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現在國際有一股強大的姑息逆流，以我們最大的盟邦美國而言，因爲有感蘇聯勢力的到處擴張而又困於無計可施，遂沉迷於聯共制蘇的幻想，美國與中共的加緊勾搭對我們自有不利的影響。今天我們的處境不能不說危險萬端，但這樣的處境在我們的歷史上並非沒有出現過。在我們對日抗戰時，我們會以保衛世界和平的大義呼籲世界，初時我們並未得到有利的反應，我們亦曾陷於苦戰，但我們不爲艱困所移，堅持作戰到底。我們不但贏得了最後勝利，歷史可以證明，我們曾爲保衛世界和平作了最大的貢獻。

今天我們堅持反共復國大業，固然是爲了推翻竊據中國大陸的共黨政權，起我們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並使我們光輝的中華文化免於徹底埋葬的浩劫，但我們也在發揮着保衛世界和平自由的重大作用。當西方世界沉迷於姑息中共的濃重氣氛下，我們雖一時尚難以我們的反共呼聲振聾啓聵，但我們在地球的太平洋一端所據有的無比的重要戰略地位，仍不容爲人所忽視。現在我們所應堅持的，便是把穩自己的立場，既不爲各種威脅與利誘所屈服，亦不受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謠言所動搖。「團結就是力量」，在我們還不能讓世界完全明瞭我們的反共事業所負有的歷史與世界使命時，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只有一個認識：凡是有利於我們自己反共復國大業的事，即當全力以赴；凡與此一神聖事業有害者，必須斷然避免。

余秋人



香港噪音世界之最

，歲乎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科學家一致認爲，香港是世界上噪音最厲害的城市。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一羣教授們，最近曾在香港地區用音錶作了一次噪音測驗，結果發現從早上六點到午夜十二點這一段時間，最低噪音是七十五分斐，最高是八十二分斐。領先世界噪音最厲害的各大城市。

香港人口稠密，每平方哩住三十九萬人。換句話說，已經沒有地方去讓他們躲避噪音了！負責主持噪聲調查的諾曼教授指出：如果噪音高達九十分斐的時候，那麼八個鐘頭下來，人的聽覺會受到嚴重的損害。雖然香港噪音還沒有達到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但是距離已經不遠。諾曼教授建議香港政府應該採取緊急措施，以減低噪音。可是諾曼教授和他的同事，都不能提出具體和有建設性的可行辦法，去讓香港政府執行，以解決「聽的問題」。

根據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紐約市五區的噪音是六十六分斐，曼赫頓區在白天最熱鬧的時候，是七十五分斐。大東京市區平均噪音是五十七分斐，市中心區是六十四斐。

諾曼教授指出，香港的道路總長度是五八二哩，在白天的時候，一共有二十萬部車輛在路上行駛，平均每公哩有二百部車子，汽車密集行駛，也是造成噪音的原因。再者，由於香港人口稠密，土地使用已到了極限，香港人只好蓋高樓大廈去向天空發展。當道路兩旁蓋滿了摩天大廈的時候，由大廈所造成的迴音，也就變成噪音了。目前香港的車輛，有百分之八十是使用柴油引擎，而且很多車子沒有經道好好的維護，因此，當這些車輛在路上行駛的時候，自然而然會發生震耳欲聾的聲音。諾曼教授形容這類車輛所發出聲音，爲香港的噪音增加了危險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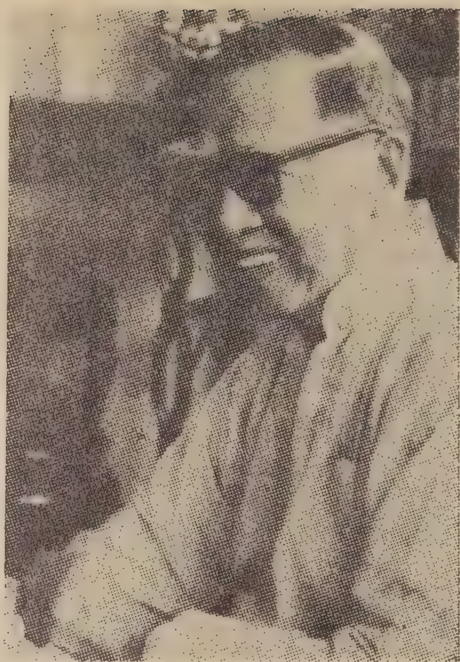
香港的噪音和啓德機場的飛機起落密度也有關係。再者，協調式飛機在不久的將來，也要在香港起飛降落，到時，將會爲香港居民帶來更多音聲的困擾。啓德機場幾乎二十四小時都有各國航空公司班機起飛和降落，在白天的時候，港九居民也許習以爲常，可是在夜裏，飛機的聲音就干擾到市民的安寧，隨着噪音的增強，香港已不是一個寧靜的都市。

諾曼教授指出，大約在七年以前，香港大學就開始作噪音測試。他們在香港區選擇了二五八個音點，每一個音點都裝設音錶，這些音錶每隔一個半小時會自動計錄一次，七年下來的資料統計顯示，香港獲得了「世界上噪音最厲害的城市」的美譽。

李凱詩

我在新式小學四年

錢穆



余七歲入私塾，十歲進新式小學，爲無錫蕩口鎭之果育學校。余此書所述，亦自果育學校始。

果育學校由蕩口鎭華子才先生私人創辦，學校分高初兩級，各四年。余與先兄聲一先生，奉父命同往考，先兄入高級小學一年級，余入初級小學一年級。其時諸老師敎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別重視，因宿學碩儒，延攬尚易。敎理化自然科學者，則不易聘，而體操唱歌先生亦甚難得，此皆所爲開風氣之先者。而果育學校之兩位體操唱歌先生，則尤爲一校乃及一鎭之衆望所歸。

體操先生爲余之同族伯圭先生，乃鴻聲里人，遊學於上海，後聞其乃當時之革命黨人。一日，攬余手問余，聞汝能讀三國演義，然否。余答然。伯圭師則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文化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

從此七十四年來，心中所遇。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啓之。

伯圭師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云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云，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你看街上店鋪有滿漢云云字樣，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亦由伯圭師啓之。

唱歌先生華倩朔師名振，初字樹田，蕩口鎭人。尤爲一校師生之中心，其見重似尤過於伯圭師。

倩朔師曾遊學於日本，美風姿和易近人，喜詼諧，每以東方朔曼倩自擬，故改號倩朔，一日，召同班同學華端慶，告曰：汝每日寫自己名字，不覺麻煩否。

今爲汝減省筆劃，易名立心，立心端始可得慶，汝當記取。一時羣相傳告。倩朔師好於詳諧中寫訓誨，率類此。師擅書法，亦能繪事，並能吟詩塡詞。曾編唱歌敎科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書暢銷全國，歷一二十年不衰。書中歌詞皆由師自撰。尤有名者，爲其西湖十景歌，全國傳誦。

倩朔師又兼任初級小學第一年之國文課，余亦在班從讀，嗣升二年級，師亦隨升，一日，出題曰鷸蚌相爭。作文課常在週末星期六土曜日之下午；星期一月曜日之晨，余初入校門，即見余上星期六所爲文已貼敎室外牆上，諸同學圍觀。余文約得四百字，師評云：此故事本在戰國時，蘇代以諷諭東方諸國；惟敎科書中未言明出處，今該生即能以戰國事作比，可謂妙得題旨。又篇末余結語云：若鷸不啄蚌，蚌亦不鉗鷸，故罪在鷸，而不在蚌。倩朔師評云：結語尤如老吏斷獄。余因此文，遂得升一級上課，倩朔師並獎余太平天國野史一部兩册，乃當時飲冰室主人所撰，余生平讀史書，竟體自首至尾通讀者，此其首。

升級後，國文老師改爲華山先生，余撰一文，已忘其題，又得續升一級。華山師賞余一書，書名修學篇，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乃蔣方震百里譯日本人著作。書中網羅西歐英法諸邦不經學校自修苦學而卒爲名學者，數十人，一一記述其苦學之情況。余自中學畢業後，未入大學，而有志苦學不倦，則受此書之影响爲大。余知慕蔣百里其人亦始此。

自余升入高級班，國文老師轉爲由無錫縣城聘來之顧師子重，師學通新舊，尤得學生推敬。師又精歷史輿地之學，在講堂上喜講三國兩晉，於恒溫王猛常娓娓道之，使人想見其爲人。於輿地學兼通中外，時發精闢之論。時上海有童世亨以地理學大師名，同學謂顧師之地理學尤過之。余中年後，治學喜史地，蓋由顧師導其源。

果育學校乃假華氏一祠堂屋，有一大廳，四壁楹柱皆徧懸聯語，右邊側房爲樂在齋，諸師長退課皆聚於此。樂在齋北，左側開一門，通大廳之後軒，廣長舒適，朝北長窗落地，窗外雜蒔花木，有假山，有小池，儼然一小園，幽蒨怡人。軒左向南爲大廳之左側房，顧師之臥室在焉。校中諸師皆住鎭

上，獨顧師由縣城中來，乃宿校中。每日下午四時課畢，諸師皆散，顧師一人在後軒，一長方桌，酒一瓶，花生燻魚等數小碟，手書一卷，隨酌隨閱。諸同學愛自樂在齋進後軒，圍師座，有所請益，師不拒。

某日，乃寒假後顧師新到校，桌上一書，大字木刻。諸同學疑是何古籍，就而視之，乃施耐庵之水滸傳。諸同學問，此係一閒書，何來此大字木刻之像樣書品。師言，水滸傳乃中國一文學鉅構，諸生何得以閒書視之。諸同學因言，校中有幼年學生錢某，勤讀水滸傳，師清晨上課前，諸同學每環聽其講述；先生肯命其來前一加詢問否。師頷首，同學中兩人出外覓余偕入。顧師問能讀水滸否，余答能。

顧師隨問水滸傳中數事，余皆應對無滯言。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故所知有限。余聞言大驚，何以先生能知余之隱私。自此返而重讀，自首迄尾一字不敢遺。乃知小字皆金聖嘆批語，細讀不忍釋手，一遍又一遍，全書反覆幾六七遍，竟體爛熟。此後讀其他小說，皆謂遠遜，不再讀。余自幼喜讀小說之積習，自此霍然除去。遂改看西洋小說。首得天方夜譚，次及林琴南所譯；皆自顧師一語發之。余亦自此常入後軒，長侍顧師之左右。

一日，某同學問，錢某近作一文，開首即嗚呼二字，而顧師賞之，何也。師言，汝何善忘，歐陽修新五代史諸序論，不皆以嗚呼二字開始乎。諸同學因向余揶揄，汝作文乃能學歐陽修。顧師莊語曰，汝等莫輕作戲謔，此生他日有進，當能學韓愈。余驟聞震撼，自此遂心存韓愈其人。入中學後，一意誦韓集。余之正式知有學問，自顧師此一語始，惜余升高三時，顧師已離校他往，不克多聞其訓誨。

時國文老師除顧師外，尚有瞿、馮兩師，皆年老，曾為校主華家私塾師，皆名宿。瞿師講左傳，對書中每一人之家屬長幼，及母妻戚族，隨口指名，如數家珍。同學皆驚訝。後余讀書多，及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乃知往日瞿師言，乃由此書來。

余在果育，尚有一老師終生難忘，乃倩朔師之仲弟紫翔師名龍。倩朔師三兄弟，同居鎮上之黃石街。兩弟皆在外，紫翔師在蘇州某中學教英文。余入高三時，暑假紫翔師返鎮，就其宅開一暑期講習班，專教果育高級班，授中國各體古文，超自尚書，下迄晚清曾國藩，經史子集，無所不包。皆取各時代名作，一時代不過數人，每一人只限一篇。全一暑期約得三十篇上下，猶憶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令諸生作讀後一文。余所作深獲紫翔師讚賞。下一星期一晨，諸生進入華宅，此文已懸壁上。然余已不記余此文中作何語。華家太師母及三位師母皆圍余倍加慰問，撫余肩，拉余手，摸余頭，忽在余頭上髮中捉得一虱。此事亦佔終生所難忘。

其年暑氣甚熾，紫翔師忽得眼疾，架深藍色眼鏡，在講堂側一空室中，連三方桌拼成一長桌。紫翔師一手持一長黃烟管，一手摸此長桌邊繞行，逮上課乃轉來講堂，所講課文殆半出記誦。余最愛聽魏晉南北朝諸小篇，如王粲登樓賦，鮑昭蕪城賦，江淹別賦，及邱遲與陳伯之書等篇。此後余治文，不分駢散，尤愛清代如洪亮吉汪容甫等諸年篇，皆植根於此。於韓愈獨選伯夷頌一小篇，余後來精讀韓文對此更受益匪淺。其後所學有進，乃逐漸領悟到當年紫翔師所授，雖若僅選幾篇文章而止，而即就其所選亦可進窺其所學所志之所在矣。

使余尤難忘者，紫翔師又選授南宋朱子之大學章句序，及明代王陽明之拔本塞源之論。此後始知拔本塞源之論，乃陽明答顧東橋書之後幅，入陽明傳習錄中卷。

余此後由治文轉入理學，極少存文學與理學之門戶分別。治王乃特從拔本塞源之論得有領悟。又其後乃知陽明拔本塞源之論亦從朱子大學章句序轉來，則已值余之晚景矣。

紫翔師最後所選授者，為曾滌生之原才篇，此可識紫翔師所學所志之所在矣。

民初余在鄉村小學教書，益念及當年紫翔師暑期講習班所授，幾若為一部中國文學史中所謂文學一部分示例，較之姚選古文辭類纂，曾選經史百家雜鈔，及古文四象等書，皆別出心裁，並有超象外得環中之深義。余曾有意模倣，作中國歷代古今文鈔一編，寫有篇目。余曾有書請益，紫翔師亦曾作復。惜今其稿無存，而紫翔師所指示亦已忘之。

此後余每治一項學問，每喜從其歷史演變上着眼，而尋究其淵源宗旨所在，則亦從紫翔師此一暑期講習班上所獲取也。

余與先兄同入果育學校，班次本有三年之隔，及余兩度躐等升級，與先兄僅隔一年。清光緒末年，先兄在四年班，余在三年班。是年創始有常州府中學堂，果育四班生八名全體報名應考，伯圭師倩朔師亦命余附隨報名，同往應試。隨後旬日，得無錫縣署寄來果育錄取生名單，高四全班八同學皆在，惟余一人名不預，是夜余擁被大哭。翌日，學校課畢即返，取架上書埋頭苦讀，志欲倍加勤奮，期有以雪此恥。一書忘其名，皆選現代名家作品，始知有梁啓超。

又隔旬日，先兄已治行裝，明晨將偕七同學結隊出發。是夕，過九時，先慈與兩弟皆已睡，先兄與余亦正離書室將去臥房，忽聞扣門聲甚急，啓視，乃伯圭師。入門撫余首曰，汝亦錄取，今晚始得縣署補告。囑先兄，今夜即畧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隨眾行。至牀上枕被舖蓋我已代為籌措，明晨當逕送船上，勿再操心。蓋伯圭師知余家貧，倉促間不易辦此一大事也。

翌晨上船，校主華子才老先生由縣城中特派其一碾米廠總管華叔勤先生來鎮督隊，已先在。余此晨大興奮，特在船上暢述新讀一名學書，詳論演繹歸納法。並言凡人皆死，因指諸同學，汝曹皆人，皆當死。此乃西洋名學家言，汝曹何辭以答。叔勤先生在旁聆聽，大為激賞，謂汝年幼，已能談西洋思想，他年必可有大前途，慎自勉之。後余畢業中學，重返果育舊校教書，叔勤先生特自城送其兩子來從學，亦事隔六七年之久矣。

余等到縣城，住碾米廠中，晚飯晨餐，皆余十三歲來有生未嘗之珍品也。時火車初通，余等九人中，惟兩人獲許乘火車先往，餘七人仍坐船，由叔勤先生督隊行。

以上是為余國果育小學四年之經過。

精密導引武器（下）

陳金耀

一般空投的炸彈也可以改裝成爲雷射導引型，那就是在其鼻部外面裝置一個導引單位，使用這種炸彈，飛機上的駕駛員幾乎可以不必看到目標，譬如說在雲層之上，他只要能夠把炸彈投在能接受反射雷射光的位置即可，這一類的武器系統在美國早已充分生產，而英國也已宣佈將採購它們來裝備其現有的炸彈，中華民國亦研究已久，至於研究的過程與進度則不允透露。

對於雷射是很難找到對抗措施。第一，雷射光是看不見的，所以目標並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受照射，除非它也裝有雷射接受器。第二，即令它知道已受照射，也沒有甚麼可以對抗，最近正在研究一種方法即目標本身可以照射其附近的一項假目標，於是從假目標上反射的光會比眞目標較强而把來襲的武器向其身邊吸引。不反射雷射的油漆或其他的掩蔽方法也正在研究中，但在目前被雷射照到的目標還是沒有甚麼可用的對策。

雖然雷射導引被譽爲近代武器的巨大進步，誠然其結果應爲一發即中，但它要比其他種類的「精導武器」需要更多的人力協助。面對着迅速前進的敵人，前綫觀察員的使用是一大難題，他不但要在正確的時間，達到正確的位置，而且還要保持那個位置不移動，很可能他會陷入重圍中。用飛機來照射目標，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比較容易，但也有它的問題。一架飛機能否在適當位置上停留夠久的時間以來指導炮火，實在大有疑問。攻擊機本身使用雷射時，也就是說在投彈之後它還是必須留在原有地區中不走，通常它都是希望趕緊飛開。對於砲火的指導，直升機當然是一個辦法，但直升機若在重要目標附近幾公里遠盤旋不去，其本身的生存也就會大受威脅。

美國人有見及此，遂已開始發展一種遙控無人飛機來裝載遙控雷射照射器。如果這種無人飛機能夠製造得體型夠小，足以使目力或雷達都很難發現，則這未嘗不是一種辦法。

最近還有最新一種精導武器是正在發展中也必須一提。那就是把雷射指向目標，再在武器上裝上感覺器使其沿着這道雷射光飛，如果有偏差，則感覺器就會把它拉回來。這與過去使用雷達的原則是一樣，但那却早已不用了。

精導武器到目前還沒有普遍使用，但毫無疑問在今後數年內將會如此。最大的衝擊將會在陸戰方面，因爲在海上和空中那本已司空見慣。然則其效力將會如何？

未來的精導武器也並非百發百中，不過比現有的命中率一定會高出很多。大量的傳統彈藥應該可以節省，而後勤問題也可比較簡化。花在個別目標上的時間將會減少，假使一發即能成功或至少接近成功，則任何一個武器系統在一定時間之內能攻擊較多的目標，而假使敵軍侵入則也自然不會感到目標的缺乏。

敵人對於精導武器的技術已經知道多少，那是我們所難於研判的，但不管怎樣，精導武器是一種利於防禦的武器，攻擊者若欲前進則他必須常常暴露在開闊面地上，防禦者則毋需如此。所以精導武器似乎是對防守比較有價值。

雷射式的精導武器的最大弱點即爲需要前綫觀察員，那是一種非常危險而困難的工作。所以發展毋需人力協助，眞正自動導引的地對地精導武器實爲一種迫切的要求。事實上，在接近射程，用紅外綫的戰防武器是不難發展，爲甚麼在這一方不會作較大的努力，實在很令人驚異。眞正需要自動導引的還是長射程武器，例如砲彈和戰術飛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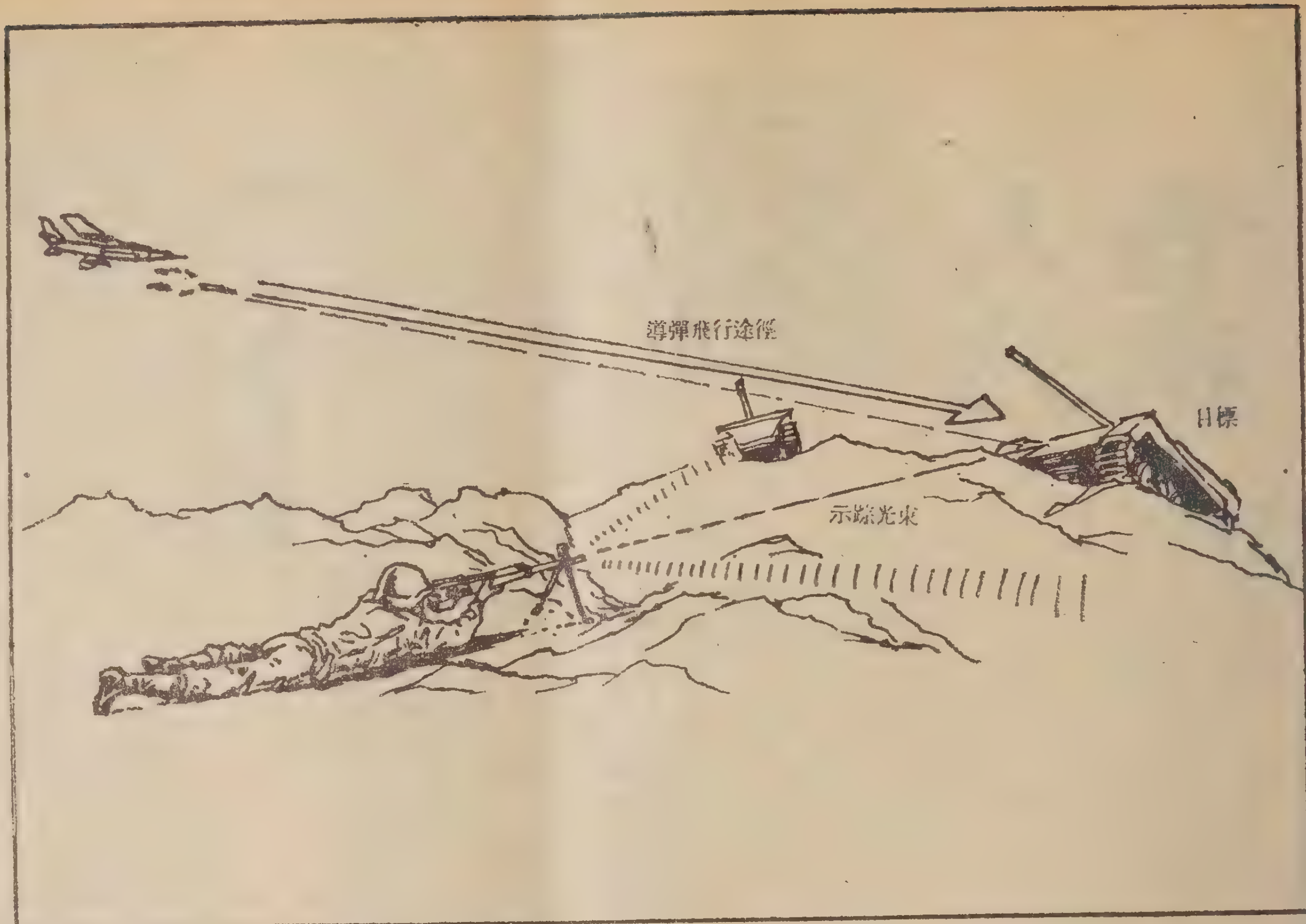
一旦精導武器普遍使用，所鬥形式便產生很大的變化，放開空戰、海戰不談，單就具有決定性的陸戰也許會採取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但據估計，在戰鬥中一個機械化步兵師一共只有二三一輛戰車，即令在防禦階段毫無損失，其決定性衝擊力也還是很快的就會變成强弩之末。

尤其是假想敵經常是以强大的步兵單位來支援其戰車作戰。依照蘇俄的原則，每一個戰車師就有兩個步兵師與其配合。他們似乎比較記得第二次大戰時的教訓，若無適當的步兵支援，則戰車不僅在攻擊中，而且甚至於在反攻中，效力都極爲有限。

即令有强大的砲兵支援和空軍掩護，面對着日新月異的步兵武器，戰車還是很難獨立應付。當精導武器的效力日益增强時，戰車也就愈要依賴其他



A十戰機右翼下的三角體便是雷射導引炸彈



兵種的支援，包括砲兵、工兵和戰鬥直升機都在內，而尤其是需要夠強大的「越野行動」步兵與之密切合作。在近代戰爭中，也還是越過了某一點之後，戰鬥的勝負就要憑數量來決定——人與物的數量。一種以人加技術爲基礎的戰略是要比完全依賴技術更爲可靠。

機械化單位的較大戰術運動都必須仰賴補給和技術單位的支援，此種火力將使其立即癱瘓。在切斷了與後方基地的連繫之後，戰車把燃料用完之後，最多也就只能躲在工事後面當作砲台使用。在那樣一片混亂的戰場上，大量持有輕便武器的步兵是要遠比若無補給和維護就不能行動的昂貴裝備更有價值。

所以不管是核子爆炸或精導武器的火力，如能使戰車的攻擊崩潰，則在這兩種情況中，所能獲得的合理結論應該是相同的：當大部份戰車損失之後，誰有較強大的步兵營誰就是戰場上的勝利者。

所以與現代流行的意見相反，精導武器的使用將會對戰爭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不管以上的分析是如何的抽象或簡略，但還是可以獲得若干重要結論如下：

（一）精導武器的效力將改變戰車使用的戰術形式。它們逐漸不能用爲突破武器，因爲與戰防武器硬拚實在太浪費，所以又會回到其原有的任務，即爲必不可少的掩護武器。當攻擊還是有戰車時，則防禦者也同樣不可缺少。

（二）不過，由於雙方戰車彼此對消，而不再是戰場上的主要機動載武器，於是傳統的步兵戰鬥又會再度變得重要起來，所以作戰的速度也會隨之減緩。

（三）精導武器，現在雖然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戰防武器，但將會在對付堡壘和其他「硬目標」時找到新的應用。不過同時爲了阻止許多「軟目標」，則又必需大量的全面火力。常聽到人說「假使精導武器每發都命中，則所需要彈藥的數量將會大減」，由此即可證明其錯誤。

（四）當戰車損失超過百分之五十時，機動戰就會停滯下來，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中，正面的穩定化是可以在想像之內。

（五）要想造成這樣的情況則必須改進戰防能力和防空能力，同時武器採購的重點應予調整，而部隊編制也需改組。

（六）當精導武器使戰車和飛機受到高度損失時，良好裝備和訓練的步兵也就變得日益重要，戰士的數量不特不能減少反而要相對的增加。

在戰爭中，也像在所有一切生活中一樣，機器並不能代替人。不過技術和人力却是二者不可或缺，它們雖不能彼此代替，但却相輔相成，儘管技術重要，但堅決戰鬥意志在將來仍具有決定性。



在未來戰鬥中步兵乃佔重要的地位

民族英雄霍去病

胡蓑之

人物春秋



前幾天，有一位朋友是研究哲學的，也懂得相學和心理學。他認爲凡是私生子都比較聰明，勇敢，却也有殘忍和富仇恨心的。他並舉出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實例，如空前殘暴的秦始皇，勇往殺敵的民族英雄霍去病，都包括在內。惡名遠播，人所皆知暴君秦始皇，姑且不談。關於霍去病這位民族英雄，讀者們可能比較陌生，我曾經翻閱有關的書籍，發覺他的輝煌戰績，是跟咱們中華民族的勇敢、機智分不開的；而與暴虐無道的秦始皇，不可相提並論。

青年軍事家的奇蹟

但令人覺得最惋惜的是：這位卓越的青年軍事家霍去病，於完成最後一次輝煌的戰役以後不過兩年光景，竟一病不起！得年僅二十四歲（公元前一四〇——一一七）。像是劃過長空的彗星，那炫目的光芒僅僅的一閃就隱逝了！漢武帝爲了紀念他的戰績，曾特別命令將去病的陵墓築成祁連山的形狀。直到現在，陝西興平縣境的茂陵——即漢武帝的陵寢——旁邊，猶巍然矗立着一塊經歷了二千年以上風雨霜雪的豐碑，上面鐫着：「漢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霍公去病墓」等字樣，雖然已糢糊不清。

史記畧謂：「霍去病，漢平陽人，衛青姊子，善騎射。武帝時，爲剽姚校尉，前後凡六擊匈奴，斬折蘭、盧胡等王；降獲渾邪、屯頭等王，遠涉沙漠，封狼居、胥山而還；拜驃騎將軍、封冠軍侯，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帝嘗欲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帝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元狩六年（元前一一七）卒，謚曰景桓侯。」

爲什麽史記只說他是「衛青姊子」而不指出他父的名字呢？這裏可以進步地說明。原來他的母親衛少兒，是漢武帝寵妃衛子夫的姐姐，她年輕時跟在平陽侯曹壽家裏當差的霍仲孺私戀，生下一個兒子，便是這位民族英勇霍去病了。換句話說：霍去病即霍仲孺與衛少兒的私生子，也是衛青的外甥。按衛青、字仲卿，父鄭季，冒母姓衛，其姊衛子夫得幸於武帝，衛青爲大中大夫，遷車騎將軍，七伐匈奴，威震絕域，拜大將軍，封長平侯，尚平陽公主。正因爲衛、霍有着舅，甥關係，所以，霍去病自幼就跟着舅父練習騎射，十八歲時便被選爲皇宮親衛——侍中的職位。

霍光爲同父異母弟

記載指出：霍仲孺在曹家當差期滿後，返回故鄉便與衛少兒斷絕了音問；並另娶生子名霍光。而去病長大成人後，也知道他的父親霍仲孺。但他們之間仍未晤面，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霍去病做了驃騎將軍後，一次領兵出代郡，路過平陽，才派人去請霍仲孺出來相見。當差出身而已白頭的仲孺，眞想不到有這樣一個兒子，他伏地叩頭道：「老臣得託命將軍，實爲天幸！」這意味仲孺已將次子霍光付託給去病了。實際上，霍去病擊敗匈奴歸來，即帶同其弟霍光往見武帝。我們從史記上，也可知道霍光後來做過大官。畧謂：「霍光、去病弟，字子孟，武帝時爲奉常都尉，甚見親信。帝崩，受遺詔與金日磾等輔昭帝，拜大司馬，爲大將軍，封博陸侯。帝幼，政事常决於光。昭帝崩，迎立昌邑王賀，以淫亂廢之，迎立宣帝，乃秉政。……」

霍光顯然是西漢帝國的重要政治人物，史家批評他：「資性端正，沉靜詳審，秉政二十年未嘗有過；惟權同傾內外，族黨滿朝，屢行廢去，威震人主，既卒，宣帝親政，收霍氏，兵權遂以謀反夷族」云云：其實，武帝之重用，霍光，由於孺去病死後，懷念其生前功績而惠及其弟所致。當去病貴顯時，武帝曾打算給他建造宏偉的府第，去病却辭謝並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這壯語顯示了他的偉大抱負，及其愛國熱情。

原來匈奴自周、秦以來，一直侵擾中國北方邊疆，憑着它那優越的騎兵，至西漢建國後仍繼續入侵。漢高祖曾親率卅二萬大軍，去抵禦入侵太原的匈奴冒頓單于（匈奴君主），被圍困於平城的白佳（今山西大同），絕粮七天，全靠陳平的詭計：將木雕美女送給單于妻，說漢王要把這樣的美女贈給單于，結果單于的妻子恐怕失寵始勸單于釋劉部。這樣，他們終於狼狽地逃出重圍。自此漢高祖便懂得用「和親」的政策，與年送金帛來換取「和平」。可是匈奴對中原的侵畧和侮辱，並不因此而稍減。漢惠帝三年（元前一九二年），匈奴王冒頓單于竟敢對呂太后寫了一封非常無禮貌的的信，說「他跟她一個是鰥夫，一個是寡婦，兩人同病相憐，孤單單地多不快樂，何不做一時好朋友彼此開開

心呢！」這就是歷史上的所謂「慢書之辱」！

西漢最出色的將帥

當時呂后雖然手段毒辣，但對匈奴却仍無可奈何，直到文帝時，匈奴還是不管漢室怎樣卑辭厚禮，繼續以「侮慢」相加，而且把侵擾的範圍逐漸擴大，曾以十四萬鐵騎南下，逼近首都長安。侵畧者的貪圖無厭，首先令到邊疆百姓的生活及生產事業受到嚴重的威脅和摧殘！經過六、七十年休養生息，到武帝時，國家收入年有盈餘，百姓生活也較安定，不僅已具備抵禦外侮的物質，條件；並且有向國外開闢市場的要求。建元二年（元前一三九），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即欲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洗雪長期的恥辱。五年後預定誘殲匈奴主力於馬邑（今山西朔縣）的密謀被洩，匈奴的侵掠更頻繁劇烈。事實上，「馬邑密謀」成爲雙方大規模戰爭的序幕，有雄才偉畧之稱的漢武帝，這時確定對匈奴採取武力進擊的計劃。

漢武當時總結了過去對匈奴作戰的失敗經驗，知道要對付游牧民族的匈奴，必須採用高速度性質的戰術，因此也必須訓練新型的兵種（騎兵）作主力。而統率這支新軍的人，亦須嫻熟騎射的將領。有這樣的歷史條件才使衞青、霍去病等人成爲西漢最出色的將帥，和取得最輝煌的成就。

自元光六年（元前一二九）至元朔二年（前一二七）這三年間，大將軍衞青三次出擊大捷，奪回河套，置郡朔方。收復了失陷八十多年的當時稱爲「河南」的地區，把長期以來被動的被受侵掠扭轉爲主動的進攻。元朔六年（元前一二三），便以嫻熟於騎射被選爲皇宮親衞的霍去病（當時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漢武帝則給他一個「剽姚（意即勁猛迅捷，嫻熟騎射）校尉」的官銜；並特命大將軍衞青選八百名精銳騎師歸他指揮。

一舉打通河西走廊

霍去病首次隨衞青出征，在戰場上就有了突出的表現。他率領這八百名剽悍的騎兵，離開本軍的主力，像一股疾風，急馳數百里，直撲敵人首腦，俘獲了單于的病父，叔父及其官吏。這次戰役的斬獲最大，因而獲得一個「冠軍侯」的光榮爵號。張騫在這次遠征中，担任行軍嚮導，貢獻甚多，也被封爲「博望侯」。

匈奴敗後，它的戰畧也有了改變；一面將其主力撤至漢水，誘漢軍遠出，乘機圍殲；一面則仍乘隙侵擾，搜掠拔所物資，並使漢軍疲於奔命；從此戰爭的新形勢，轉爲爭奪「河西走廊」。元狩二年（元前一二一），去病被任爲驃騎將軍，率領萬餘騎兵作嘗試性的出擊，把進攻的目標指向「河西走廊」，（今甘肅武威，酒泉至敦煌一帶）。他揮軍向北方進攻，轉戰六天，越過甘肅北境的焉支山一千里，在皋蘭山下與一萬三千敵人發生遭遇戰，進行激烈的肉搏

！

此役共殲匈奴二王，活捉一王子，斬首八千六百級。同年夏天，更展開大規模的進擊，和張騫、李廣等分路出塞，去病與公孫敖各率數萬騎從北地郡向北直馳二千里，大胆深入，涉鈞耆河，渡居延水，抵達小月氏地區，再破祁連山，敗匈奴十萬，殺降三萬餘人，鹵獲單于王、王后於氏、相國、都尉及王子中百餘人，從而打通「河西走廊」，既解除首都長安的威脅，又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絡；同時，匈奴內部也因此而發生了矛盾和動搖。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這次戰役的勝利，對當時漢朝來說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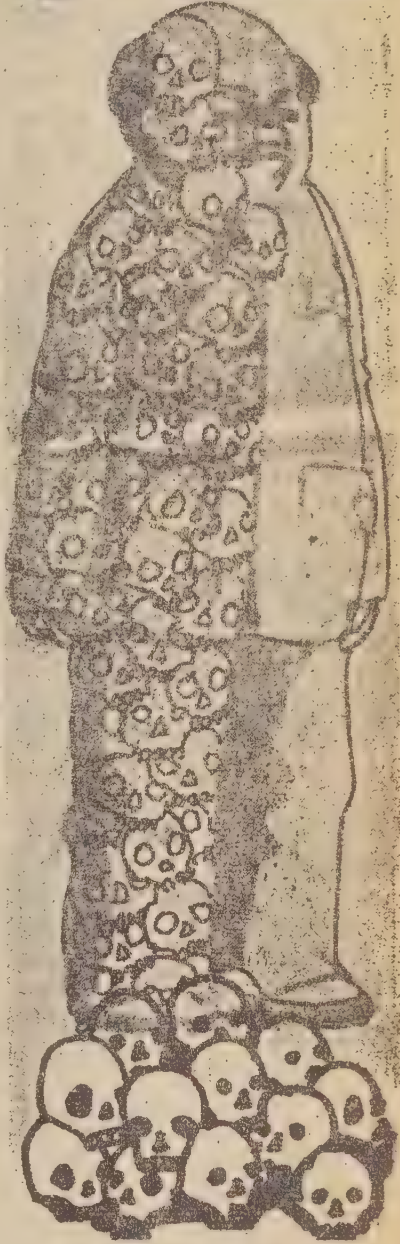
據記載：當時「河西走廊」還有四萬名匈奴兵要向漢朝投降，武帝爲防範他們詐降襲邊，於是命令霍去病率精銳萬餘到河西受降。這任務顯然比作戰更多驚險，有被突襲式被殲的可能。去病還未到河西、休屠王因中侍被渾邪王殺了，軍心已有點不安；漢軍渡河列陣以待，那些降意不堅的觀望份子，一見到漢軍的強大陣容，即紛紛逃潰，很可能引起全部散掉，以致受降不成，無可復命。而勇敢機智的去病，而臨這成敗決於一瞬的緊急關頭，立刻單騎馳入渾邪軍中，和令渾邪王將圖謀潰叛的八千多人斬殺，並命渾邪王即乘驛傳快車去見武帝，然後由他率領着這四萬降兵，從容渡河回京。可見年青的軍事家霍去病，是那麽沉着，機智地處理這個很不簡單的局面，而他在受降式中，也曾充分表現了他的卓越才能。

匈奴遠遁漢南無王庭

河西受降後的第二年，匈奴的單于還是不甘心失敗，又引兵數萬入侵。漢武帶決心在這一次給它一個徹底的殲滅性打擊，乃於元狩四年（元前一一九）春天，動員十萬精銳騎兵，另步兵役夫數十萬，由霍去病、衞青分別率領；彼此約定越過大漠，襲擊裏奴。衞青在漢北激戰一晝夜，單于夜遁，追擊二百里而還。霍去病統率騎兵，專攻單于親軍；他從代郡出塞，北行二千餘里，部衆有一部份是匈奴降兵，習慣在沙漠上作戰；他於長途進軍中，又善用有利條件，故能「資粮於敵，追奔逐北」，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在今內蒙）擊敗了在賢王，斬首七萬餘級，俘屯頭王，將校等十六人。他在狼居胥山、姑衍山祭大立石，佳瀚海高處瞭望敵蹤，然後回師。從這次大捷後，如歷史所說：「匈奴遠遁，漢南無王庭」。以後幾年，漢軍出塞偵察，常一二千里不見匈奴而還。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去病的作戰特點是善於摸清敵人的虛實，優劣等情況，以神速的行動突擊猛衝使敵王措手不及的處境下潰敵，故斬獲特多。他雖然常常孤軍深入，却從未陷於絕境，表示他洞悉敵情的機智行動，非貪功冒過可比。這位廿二歲的青年軍事家，只經歷了四年的戰場生活，便一躍而躋於與大將衞青，並列的地位，同被封爲大司馬。但他正值年青力壯的時候，到底是害什麽病死的，歷史却未明白指出。

瘟君夢



岳騫

林伯渠也笑了：「主席何必問我，自然不是揀不帶兵的去了。」

毛澤東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去掉鄧小平好了。」

彭德懷一聽說去掉鄧小平，知道又是一個難題。當時懇求道：「鄧小平雖是四川人，對主席是絕對忠誠，也應該給他一名元帥才是，况且他也實在指揮作過戰，並不是一個空頭政委。」

毛澤東又看活曹操，活曹操連忙說道：「這樣好了，將來的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規定黨內人士必須元帥級才能担任，給鄧小平一名，也就等於元帥了。」

毛澤東擺擺手：「就這樣辦，不必再爭執了。」說過打個長長呵欠，順手又點着一支紙烟。

可憐的是鄧小平做了一夜元帥夢，第二天毛澤東的手令下到秘書處，一看十名元帥上沒有自己的名字，不由得又急又氣，連忙打電話找劉伯承。獨眼龍不知何事，趕到地方還笑着問：「小平是不是打算今天請客。」

鄧小平把名單遞給他，苦笑道：「瞎子哥，我們在一起出生入死十幾年，你做元帥我也不眼紅，何必捉弄我，攪得我現在回去見了愛人都沒光采，他們都知道我當了元帥，你叫我如何解釋。」

獨眼龍一張臉，灰裏泛紅，紅裏泛紫，頭上青筋，根根爆出來，拉起鄧小平說：「走！我同你找彭德懷去，他敢出賣我們。」說過又吩咐警衛員給林彪、陳毅、聶榮臻通過電話，到彭公館會齊。

兩人一口氣趕到彭德懷「官邸」，林彪已經和彭德懷在談，看見兩人進來。未等彭德懷開口，林彪搶着說道：「昨晚這件事，彭總已經和我說得很詳細，完全是活曹操一人挑撥的，我們全黨全軍都要受過這個老不死的害。」

獨眼龍惡狠狠問道：「究竟怎麼變動的，彭總你再說一遍，爲什麼單單擠掉小平同志。」

彭德懷嘆口氣：「瞎子哥，你足智多謀，神機妙算，猜也猜得出，還用我說。毛病就出任朱老總的身上，主席決定暫時不設大元帥，朱老總只好當元帥了，於是按照你昨天第一個計劃，從原來名單中剔掉一名，我提議別人，主席同軍師決定了小平同志，你想我扭過他們兩個嗎？」

劉伯承還想講，鄧小平搖搖頭：「算了，元帥當不當有什麼關係，咱們走着瞧好了，別人不仁就不能怪我不義了。」從此鄧小平就倒到劉少奇那邊去。

鄧小平已經秘密倒向劉少奇那邊，毛澤東還蒙在鼓裏，到了八全大會開幕時，毛澤東才發現變生肘腋，可是已經遲了，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也未能挽回劣勢，中委會依然控制在劉少奇手上，擁護毛澤東的人，仍是居於少數。這還不算，在八全大會上，毛澤東遭到了兩項慘重的打擊，力量也都來自鄧小平身上。

大會開始，首先由鄧小平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本來這個報告是經毛澤東親自看過的，中間充滿歌頌毛澤東的話，按說應該沒有問題了，不料就在鄧小平報告時，忽然加進去一段，指責黨中央十一年不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許多問題都被延擱。這個問題一提出來，果然全場騷動，原來中共七全大會是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間停了十一年才召開這次大會，早已引起大部份黨員的不滿，尤其是地方上具有潛力，有希望當選中委的人，更是氣憤，不過，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現在鄧小平自行提出，許多人紛紛吐苦水，集中全力攻擊黨中央，指責黨中央包辦，壟斷，不尊重大部份黨員意見，要黨中央提出解釋。

這時毛澤東還不介意，以爲是鄧小平有意打擊劉少奇的，因爲黨務組織是由書記處負責的。所以就要劉少奇去解釋。實際上這都是劉少奇安排好的圈套，他不慌不忙的走上講台，擺擺手要大家安靜下來，微笑說道：「關於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事，雖然屬於書記處掌管，但是決定權却在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手上，書記處只是奉命執行，當然，久不召集全代會，任何人都知道是不妥當的，我曾經提過三次會議，都被主席否決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當全國大部份解放，我們的黨員增加了兩倍多，按理應該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可是，這個建議當時被主席批駁了。

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一年初，當時「抗美援朝」戰事正緊張，美國人有計劃進攻東北，國內各地反動武裝又日漸強大，在內外夾擊下，我們的形勢非常危急，我建議召開一次全代會，共商應付策畧，

主席又沒有批准。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初，當時蘇聯方面史大林剛剛去世，我們國內經過三反五反，經濟情形相當困難，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的情況很差，國內又發現了反黨集團。我當時建議召開一次全代解代這許多複雜問題，可是主席又不准，結果拖到第二年，經濟情形愈來愈差，若不是蘇聯接受了我們黨中央幾位同志的呼籲，九月間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什維爾尼克幾位同志親自到我國來視察，給予大量無私的援助，也許等不到國內外敵人的進攻，光是經濟就把我們拖垮了。

另一方面高饒反黨集團的事，又醞釀了一年，變成無可救藥，最後黨中央不得不忍痛予以整肅，另外又牽涉了一大批幹部，都是我們黨內的優秀同志。事後我們檢討起來，對於高饒等人的反黨行動，事先未能加以防止，事後又不能予以教育，是有意養癰貽患，與我們黨所揭示的治病救人原則相違背，所以我們今後要是發現有類似的問題，應該及早着手防止，不要鬧到最後非走上高饒的舊路子不可。」

劉少奇報告過之後，又高呼了三聲毛主席萬歲才走下講台，可是，毛澤東在下面却氣瘋了。不過，在這種場合下，毛澤東又不便和劉少奇爭執，貶低了自己的身份，擺手把鄧小平喊過來，要他出頭解釋，雖然十一年未召開全代會，可是也召開過三次省市委書記會議，足以代替全代會。不料鄧小平報告時却說，雖然我們中間曾召開過三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不過却並不能代替全代會，而且這種省市委書記會議，在黨章上是毫無根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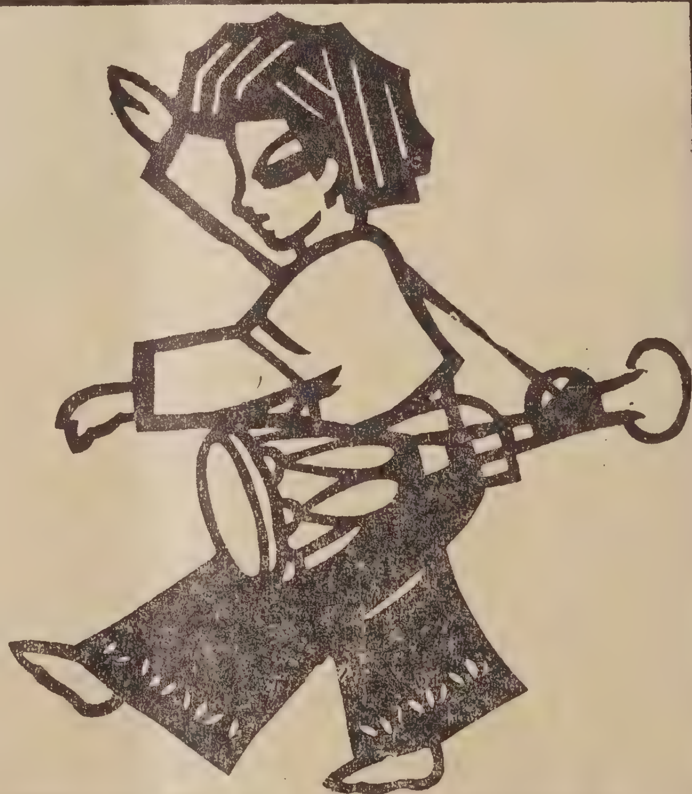
到了這時毛澤東才知道鄧小平變了，但是鄧小平為甚麼變他始終不知道，還以為是受了劉少奇的勾引，或者是林伯渠的排擠，絕未想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毛澤東本來是把全副寄托在鄧小平身上，鄧小平一變，形勢全非，臨時想挽救也來不及了。劉少奇、鄧小平既然掌握了出席代表的大多數，當然不肯放鬆，抓住一面倒的形勢窮追猛打，在修改黨章時，劉少奇突然提議黨中央設置一位名譽主席，這個議案一經提出，舉座震驚，全場沒有一個人敢開口，都知道問題重大，就連毛澤東自己，也未料到劉少奇有這麼一個絕招，頓時不知如何應付。會議主席彭眞就請原提案人說明理由。

劉少奇站起來走到麥克風前滿面堆着笑容說道：「我這個議案是考慮了很久，並且得到黨中央部份同志支持才提出來的，我為甚麼提這個議案呢？根據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來的。我們知道列寧同志逝世後，蘇聯黨政大權是由史太林同志負責，但是蘇聯國家元首却由加里寧同志担任，為甚麼要加里寧同志担任這項崇高的職位，是為了酬謝他對黨和國家的功勳，那為甚麼又不把黨政大權交他掌管呢？就是因為他的年紀老了，體力太差，不能勝任繁劇的職務，只能居於一個高級顧問的地位，隨時對黨政事務予以指導，這樣對於他自己，對於黨和國家都有好處。所以赫魯曉夫同志當政後，又推出紅軍元勳伏羅希洛夫元帥任元首，也是一個道理。不過，我們國家制度和蘇聯有點不同，我們政府實行集體元首制，所以國家主席地位並不太高，我們如果希望領袖退休後仍然能指導黨務，必須設置一個名譽主席才適當。」

劉少奇說過之後，大部份人跟着鼓掌，議案也就隨之通過，毛澤東好似亂箭穿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拚命抽烟。活曹操坐在傍邊，悄悄說道：「主席要不要休息，我聽你心跳得很厲害。」

双手合击鼓声响，
怒气不息骂共党！
华邓争权又夺利，
八亿人民齐遭殃！
大家团结一条心，
消灭共党享安康！



歸途電車中，忽念何不試通魚雁，傳我心願。設秉筆直言，必成情書。就余言，固屬字字出自肺腑，唯恐誤落人手，或爲N氏等窺知。此舉是否妥貼。實難斷言。思之至再，决心執筆。即或爲人訕笑，亦坦受之。彼姝返鄉，雖使余無盡寂寥，然心情轉趨寧階。蓋彼姝既非捨我就人，東都似亦無戀人，與內藤或亦决絕矣。雖然鄉間青少年恐將羣起追逐矣。反覆幻想，徒增愁情。何不重赴巖谷堂，但能掬誠相告，獲彼諒解，或不無轉機也。思緒如潮，難以自禁。余絕不以失戀醜態示人。人生豈能逆料，任何事態均有發生之可能，豈可輕言絕情。必以信心與歡欣，飛翔萬里。巖谷堂原爲余舊遊之地，更便於余之思念彼姝也。

道子對人何個措詞，余誠不得知，然余必探詢，自始迄終，其對余之眞正感情。現今，彼姝生活已告一段落。當亦回憶及余。回憶之際，或不盡屬哀怨者。

彼姝自十五而二九年華，余自廿二而廿五，命運之絲竟告斷折。然仍無法消除深藏余心之倩影也。

夜深矣。頹然擱筆。魚雁未竣，亦將容諸異日矣。

這裏所說的巖谷堂，乃係道子故鄉的地名。她父親就在鄉間小學做工友。

在以後的日記中，也經常出現有關道子的敘述。那年九月七日發生了關東大地震。二十天之後，先生日記中曾這樣寫着：

九月廿日。日記中斷久矣。以下爲此一期間之若干天事。如情緒轉佳，當續記之。首應記述道子之事。地震之際余懷念道子至深。

悲夫！捨此，別無企念之人也。

九月一日，火災時，聞品川已付之一炬。道子有家於品川，未審安否？災民千萬，四散逃竄。余極盡目力，苦搜道子身影。

自上野至團子坂，隨處可見招貼上書淺草西仲町佐川道子小姐，請來目黑××避難。余其赴目黑一行乎。

越數日，於本鄉鄉公所門前，又覩：「矢田道子，請速來××」之招貼。該一少年不即爲矢田六郎耶。豈伊人已歸矢田耶。步履沉重，幾難舉足。



十月，石濱告示，自昔道子曾服務之咖啡館前烟店主婦處獲有信息。—道子於岐阜曾受凌辱。致自棄，離家。此爲道子面告主婦者。

據云，此舉與內藤別無關聯。道子對渠至爲卑視。惟與內藤同返福岡則爲事實。備受家人叱責，尤以姐氏爲最。道子隻身返東京。所携僅卅元。道子曾告人：「內藤先生很有錢，原想可能給我一百元，誰知只有這一些。」內藤不容於家，成苦學生。當道子服務美國時，烟店等人意頗不忍，曾代內藤索取零用。道子怒，棄昔獲自內藤之金表於地云。

余致道子之函件，現暫存烟店。蓋彼姝隨內藤赴福岡時誠恐招人誤解而囑代保管者也。

自岐阜出走時，竟携余函俱去，誠屬異事。

琴子家焚於火，來巴黎。余或應往詢琴子，以明道子近況。設彼姝罹災已返巖谷堂，則無妨偕琴子往訪。然僅止幻想，迄未成行。

一看到找尋道子的招貼時，立即聯想到她而怦然心動。看到矢田道子這一名字，就情不自禁地揣測她已與矢田六郎結婚。從這些情形看來，先生的妄想癖，在這些時候或已逐漸顯現了。矢田六郎是「南方之火」這部小說中，一個中學生的名字。可是，那一年的日記到此即告中斷，重行記日記是大正十三年三月三十日了。而且，日記中已不再提到道子的事。先生似乎已改變心意，决定全心全意在

自己的作品中追道子的倩影了。

在時間上要追溯到大年。當時，廿二歲的先生去東京小石川中富坂，拜訪菊池寬，劈頭就要求，如果有什麼翻譯的工作，請介紹給他，理由是他已接受了一個女孩子，根據先生本身的記述，和菊池寬之間曾經有過如下對話：

「你說接受，是準備結婚嗎？」

「目前還不能馬上結婚，……」

「可是，一塊兒生活的話，不是結婚是什麼？」

據說，當年卅二歲的菊池寬，當場就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不久自己即將出國遊歷一年左右。在這期間，妻小等將返回故鄉。先生和那女孩不妨就住在他家。他可以先付一年房租。此外，還每月付給先生五十元津貼。全年津貼一次交付，但又深恐隨手揮霍掉，所以由他太太逐月寄來。加上五十元學費，應該足夠二個人的生活了。至於先生的作品，菊池寬表示將重託芥川代為設法發表。

無疑的，這對先生來說，簡直是在做夢。不但沒有半句隱含訓誨的話，甚至自始至終未曾探詢過那個女孩是誰。當然，能被人如此信賴，正是先生偉大的地方，但菊池寬那位先生胸襟之寬，不由令人深深拜服。

先生向菊池寬提到的那個女孩子，就是道子。不過，在菊池寬中止外遊計劃之前，由於單方面的毀約函件，使先生的戀愛為之幻滅，致使菊池寬別出心裁的建議未能實現。關於這一點，前文業經說明。

我不得不如此設想，先生大概是很久以來就是一位怪人。剛才我說先生的戀愛幻滅了。可是，看先生的日記也好，閱讀有道子或極似道子的人物在內的先生的作品也好，很難找得出可以稱之為戀愛的具體形像的。有的全是單方面的愛慕，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單戀。說也奇怪，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曾經向對方表露過自己的情意。雖然如此，竟自作主張般的，老遠地跑到巖手縣去，為了求婚，去拜訪她的生父，又遠赴岐阜的廟宇，和她的養父打交道。另一方面，由於薄薄的「文藝春秋」的創刊，先生成了這本刊物的編輯者之一，居然和橫光利一結伴，前往剛被邀請掛名為編輯菊池寬處，就結婚生活有所求教。而對最重要的自己對象的女性，不要說是接吻，甚至沒有握過一次手。我很懷疑，道子小姐是不是就為了受不了這一貫樣的「愛情」，因而寫信毀約的。

曾是咖啡館「蘭榮」同伴的石濱金作就曾說過，如果先生也有缺點的話，那就是缺少情慾和身體衰弱。據說，先生在要兵役前接取體格檢查時，曾去溫泉旅社，大吃鷄蛋，猛喝牛奶，為的是增加營養，希望體重不致太輕。一般青年人一到兵役體檢時，不是絕食幾天，就是大喝醬油。先生雖然也免不了先期準備，但其內容則截然不同。

還有，先生進入一高求學後，最先認識的今東光又曾說過，聽說先生有一隻眼睛的視力幾乎等於零。既是天涯孤兒，偏又體質虛弱，加上只有一隻眼睛，承受着這許多的不幸，獨自默默地坐在屋角的書桌旁，讓人看着，難免會產生某些近乎恐懼的感覺；初代就曾這樣說過。

這麼看來，的確缺少一些與人談戀愛的條件。儘管我自己並沒有戀愛的經驗，這個道理總還知道。正因為如此，捨棄肉體，一味追求心靈享受，終致陷入形形色色的妄想之中。不管時代如何不同，當年何等純眞的高中學生時期，我還是認為，先生畢竟與常人有異，尤其是，他一方面沉迷夢想，一方面又以奇特的方式作現實處理，其間不平衡現象，不能不使人感到大為驚訝。在「文學性自傳」中，先生曾這樣寫着：

……雖然曾經有過口頭婚約，可是，我連對方的手指都沒有摸觸過一下。而且，那時以後直到現在也一樣。林房雄氏在評論我的「花謝時候」時說，作者對女性胴體具有少年般的憧憬一樣，令人不可思議。正因為這一評語出乎我的意料，反而感到他一語說中而大為歎服。也許正是如此。我並不似人們所說的病態性品行方正。與女性的交往，毋寧說是經常較他人為多。比如說，既沒有普羅作家那樣幸福的理想，又沒有孩子，更不可能成為守財奴，而對虛名也看得很透徹的我，對於戀愛的心境，看得較之任何東西尤為重要，並認為是維持生命的要素。然而，如果根據戀愛的尺度來衡量，我覺得自己似乎從未握過女性的手……。

我自己在先生晚年曾經接近過他，現在仔細閱讀先生的作品後，獲得的感想是，「文學性自傳」中這些話，既不誇張，也無虛僞。既非醜覩，更無誇耀，我這樣說，也許有些妄自尊大。先生說，根據戀愛的尺度來衡量，覺得自己似乎從未握過女性的手，那是昭和九年，先生三十六歲時候的事。

我忍不住要想，終先生之一生，似乎也屬如此。以現實情形來說，或以先生的作品來說，繼使人覺得，先生從未握過女性的手。也許有人會說，在「伊豆的舞孃」中確屬如此，但「雪國」中的駒子又當如何；我這樣說可能使人詫異，我總認為，以眞正的意義來說，同樣未曾撫摸過女性的手，換句話說，在我的感覺中，先生和女性的關係是超越於肉體的，無論是在現實生活我作品中，都屬如此。唯其如此，先生纔會追求女性的幻影，永不休止。不僅是「伊豆的舞孃」而已，「雪國」又何嘗不如此。戰後撰作的「千羽鶴」、「山之音」也一樣。由於思念從未能滿足，夢幻誘發妄想，不知不覺，加深了不違倫背德的色彩，連那些深深為我所厭惡的作品，如「酣睡的美女」、「獨臂」之類也如出一轍。

唉，要是我早些閱讀「酣睡的美女」、「獨臂」之類作品的話，先生也好，夫人也好，爸爸罷，「葛屋」老爹也罷，一管他們怎樣舌粲蓮花，我也絕對不會去先生家的。我發覺，對於由謎團般塑造成的先生，自己彷佛已經能夠隱隱約約地開始了解他了。

雖然如此，我似乎說得太遠。讓我回過頭來，對這一點再略加分析吧。

初入，千代、道子，名字儘管不同，但不概皆為同一人物。她的面貌身影，曾在以「南方之火」為首，「篝火」、「非常」、「冰雹」、「她的盛裝」、「福神像與神龕」、「伊豆歸來」和「照汝」等十幾個短篇中出現。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立德立言

德明中文中學
德明書院德明英文書院
德明夜中學
聯合敬賀

立言中肯

中華函授學校
全球同學總會聯合敬賀
香港校友會

萬家傳誦

茶果嶺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張育文暨同人敬賀

社會喉舌

葵涌街坊福利會
會長林友光
理事長羅靖球
暨全體同人敬賀

鐵筆雄論

國榮大藥行
僑興貿易公司
譚立仁暨同人敬賀

遐邇馳名

旅港興寧同鄉會全體同人敬賀

宏論匡時

香港公民協會同人敬賀

信孚中外

僑港伍氏宗親會
理事長伍旋操
長伍冕端暨同人敬賀
監事長伍尚清

文化前鋒

油蔴地街坊會
理事長伍江 陳蔭棠 張大榮
監事長鄭瑋瑛 凌新 余榜
暨同人敬賀

出類拔萃

西區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黃秀山暨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香港台灣華彰藝術館梁子珍敬賀
香港陳列室：威靈頓街七至十三號電話五……二三一九〇〇
畫廊：荷李活道十五號電話五 二二一八七四・五 二四一二七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勇往直前
高舉仁者之筆
痛擊暴行邪說
香港九龍坊衆聯合總會
永安堂花炮董事會
主席：梁劍廷 致意

文風遠播
東藝塑膠宮燈李發敬賀

翔實報導
香港房屋司署職工會
主席李之
副主席蕭福泉
胡降開
敬賀

社會明燈
跌打醫師梁仲偉敬賀

僑胞先聲
惠州十屬公會同人敬賀

鐵筆雄論
九龍巴士職工總會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安泰毛織廠有限公司同人敬賀

百萬雄兵
上水惠州同鄉會
理事長：張英
監事長：雷耀
暨全體同人敬賀

功在社會
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同人敬賀

文化異軍
莒光文化服務中心同人敬賀

市民心聲
養吾堂藥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養吾暨全體同人敬賀

天地正氣
香港柯蔡氏宗親會同人敬賀

中共報章電台自揭共幹橫行
共產制度下必然產物永不質變
變相法西斯專政人權蕩然無存

萬人意見

最近，由於中共內鬥激烈，「四人帮」對異己的殘酷被大量揭發，於是，中共政權在大陸上所實施的極權暴政，又不斷由其宣傳工具傳播出來。

法西斯專政

據中共「新華社」十月二十一日透露，新復刊的團體機關刋物「中國青年」第二期在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中供稱，林彪「四人帮」當權以來的十餘年，大陸的現象是「封建法西斯專政」，文章說：『誰要是批評或者反對一下林彪、四人帮，便立刻犯了滔天大罪。南京一個工人僅僅議論了一下林彪的胖瘦，就被判處五年徒刑，這還是經過司法程序的。……還有那根本沒有司法程序的，人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自由隨時可以侵犯，要打就打，要砸就砸，要搶就搶，要抄就抄，要抓就抓，要關就關，要殺就殺。』文章承認，直到今日，「有的人對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的作風捨不得丟掉，十分喜愛四人帮的『鋼鐵工廠』（指對人民殘酷刑罰）、『帽子工廠』（指對人民亂扣罪名）」。

中共「人民日報」九月二十八日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也供稱：『有一些幹部至今……（對於）黨的各項政策，他們可以不執行。……錯案、假案、寃案，他們可以遲遲不予平反昭雪……羣眾呢？只能絕對服從他們，頌揚他們，而不能批評他們、監督他們。』文章指出，共幹對付羣眾的「法寶」，「就是把敢於提意見的人誣指為壞人，反革命，然後實施專政。」

由此可見，共幹虐待羣眾，迫害人權的現象，並沒有因為共黨「中央」於八月二日公布關於陝西旬邑（原稱　邑）縣幹部作風的調查報告之後，而有所改善。該報告曾揭發旬邑縣共幹動輒打罵羣眾，「造成有的羣眾自殺死亡，有的被逼瘋打殘」的恐怖暴行。

惡霸作風不改

中共當權集團對此極表恐懼，而為了避免大陸人民憤而起來抗暴，致不得不由華國鋒與共黨「中央」同時發出所謂「重要批示」，把各地共幹的一切惡霸作風歸咎於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要求即時扼止繼續對羣眾施加暴行。如今，該報告與「批示」的發佈已滿三個月，各地共黨組織也策動了無以計數的學習會，但是從前引的共青團雜誌及共報文章可知，共幹的惡霸作風至今並沒有絲毫的收歛。究其原因，實根源於所有共頭都堅持極權主義的結果，並非祇有林彪或「四人帮」當權才會發生。

近來，共黨在對地方幹部進行作風整頓之際，又陸續由其宣傳工具報導了許多件共幹濫用權勢欺壓人民的具體事實。玆列舉其中數則於下，以洞悉一般共幹對人民的猙獰面目：

一、「廣東電台」九月二日透露：廣東海豐縣「小磨公社黨委書記」許某，自一九七三年底任職以來，「專橫跋扈，稱王稱霸」他「辦了一個違訓學習班，作為懲罰幹部、羣眾的場所。被抓來的人，要自帶舖蓋、自帶伙食、無償勞動」。許某並且以撤職、開鬥爭會、扣除待遇等方式來對待羣眾，甚至隨時從身上掏出手槍來從事恫嚇。

二、「黑龍江電台」九月八日透露：黑龍江拜泉縣「民樂公社」幹部「打罵羣眾成風，刑罰多種多樣令人髮指」。五名民衆曾因工作未得幹部滿意，而被迫在頸子上掛上了三十多斤重的土塊，由民兵押著遊行。此外，做苦工、吊人於樑上等體罰方式，也是屢見不鮮。據稱，「公社黨委對基層幹部打罵羣衆的現象……大加讚揚，甚至推廣他們的打人經驗」。

三、「山東電台」九月十九日透露；山東聊城縣「自行車零件廠黨支

部書記」李某，因為為非作歹而遭告發，於是他便對一名告發者扣上十四條罪狀，將其打成「壞份子」及「四人帮爪牙」，並在批判會上公然對其進行毆打，另一名告發者也被他定為「壞份子」而遭逮捕。

人權蕩然無存

四、「浙江電台」十月六日透露：浙江瑞安縣「馬寧公社黨委副書記」陳某所養的一隻狗曾走失一天，陳某就和「公社革委會副主任」林某共同傳訊幾名民衆，强迫其編造口供，而派遣武裝民兵根據口供上所列的十二人名單，連夜進行逮捕、審訊、毆打、搜家。後來陳某的狗却自己回來了。

從這些事例可知，共幹的暴行確已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人民日報」八月二日會就旬邑問題而說：『全「國」其他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類似情況。』「新華社」八月八日又說，上述現象「不僅農村有，工礦企業也有，其他部門也都有」。這都充分說明了大陸上人權蕩然無存、百姓受盡迫害的悲慘局面。目前，共黨一再狂嚷「揭批四人帮」，以致又造成共區各地政治罪名亂飛、打擊報復盛行。曾被「四人帮」黨羽迫害者，有的趁機大肆報復，有的反而更遭誣陷，情形一片混亂。「人民日報」九月二十八日即說：『有一些四人帮的餘黨……把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而把遭受四人帮迫害、同四人帮堅決鬥爭的幹部和羣衆打成帮派勢力，推行全面專政。』因此，在這種形勢下，殘酷的肉刑祇會愈加普遍，而不會有所緩和。

當權共幹現在除了强調進行所謂「普遍深入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以及叫嚣「整風運動要以揭批四人帮為綱」之外，根本毫無辦法來制止共幹的惡霸作風。共黨時常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政治路綫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而在當前，共黨「中央」既然對於幹部長年來殘民以逞的惡習束手無策，顯示共黨的一切「政令」今後仍舊難以貫徹，這正是極權體制下，官僚階層加速邁向腐敗化的必然現象。此將對華、鄧當權集團的權力基礎，構成重大的危機。

北平大字報批毛 喻其為當代沙皇

北京市中心長安街最近出現大字報，批評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並指他與四人帮有關連。

大字報指他支持四人帮鬥垮副總理鄧小平。大字報共長八頁，字體細小，作者為北京某汽車修理廠工人。

大字報「熱烈歡迎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天安門事件發生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事發後兩天，鄧小平便被革除一切職務，但北京市當局最近已宣佈是次事件，實屬「革命性」行動。

大字報中有一段文字下面被讀者劃了橫綫，內容謂「因為毛澤東晚年的先驗思想及其他種種理由，他支持了四人帮批鬥鄧小平的行動」。

大字報又稱：「天安門事件過後，四人帮利用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錯誤判斷，乘機向國家的革命事業發動總攻擊。」

大字報堅稱：「四人帮假毛澤東之手，來鬥垮無產階級的代表鄧小平。」大字報所持的理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過的議決案，便是由毛澤東建議」。

北京出現直接批評毛澤東的大字報，尚屬首次。

目前中共當局正開始重估毛澤東的功過，貶低文化大革命價值及呼籲為那些遭革職的人士平反。另一方面，中共又開始批判前國防部長林彪的「天才論」，林彪的「天才論」把毛澤東變成了神，把他的思想變為「教條」。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共當局會一度把該事件形容為「反革命」行動。

自從北京日前出現批毛大安報後，一系列的新大字報今天出現，要求人權和民主，並把往日的「反動」政府，比作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

星期日貼出來的批毛大字報，迄今仍原封不動的貼在牆上，引來大羣途人圍觀。大字報作者自稱是北京王府井大街五十七號汽車修理廠「工作

證〇五三八號」的持有人，但記者到上址找尋該位作者時，却發現該處根本沒有這個人。

該廠一名女僱員笑着對記者說：「這裏無人持有那個編號的工作證。『人民日報』已先後派遣四名記者來問我們同一問題。但是，公安局則未有人前來查問。」

最近貼出來的其中一張大字報說：「人權和民主成爲西方資產階級的口號，東方的無產階級似乎甚麽也不需要，只需要獨裁統治，我們實在不能忍受這些現象。」

大字報簽名爲「清明一示威者」。天安門事件便是在清明節發生。其中一張措詞激烈的大字報，長達七頁，用綠色紙張書寫，標題爲「民主審判獨裁」。

另一張大字報說，周恩來總理於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後，「羣衆希望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但却遭一個可與尼古拉二世相比的反動政府鎮壓。」

一份以寫給華國鋒的公開信式的大字報更提出十三項要求，其中包括「懲處在天安門事件中殺害革命羣衆的兇手」。

其他要求是把每年四月五日定爲「全國紀念天安門事件日」，發行郵票紀念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編製一齣有關這次事件的新戲劇及拍製電影，爲周恩來建立紀念碑及匯編所有有關這次事件的寫作文章及照片。

大字報抨擊紅旗對批毛保持緘默

最近出現在北京「人民日報」報社牆壁上的一份大字報，顯示中共黨內高層領袖對毛澤東思想有着歧見。這種不和局面一方面出現在中共主席華國鋒及副主席鄧小平之間，另一方面亦出現在副主席汪東興及其追隨者與華、鄧之間。

該份出現在「人民日報」報社牆壁上的大字報，指責「紅旗」雜誌對全國性重新檢定毛澤東思想一事保持緘默。相信「紅旗」雜誌是受汪東興影响。

「人民日報」却剛剛相反，它在過去數天不斷發表文章和社論，贊成重新評定毛澤東思想。「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上月對一批日本記者說，「人民日報」已決定不再與「紅旗」雜誌一起發表聯合社論。過往，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誌，遇到重要問題時，都經常發表聯合社論。

大字報指責中共黨方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對現時全國性辯論毛澤東所謂的「理論與實踐」完全保持緘默。

大字報提出質問，並要求一個答案，以確定是否黨中央領導階層批准「紅旗」採取緘默態度，抑或是該份刊物受到黨內一些派系的個人影响力控制。中共主席華國鋒在毛澤東死後粉碎了四人帮集團，鞏固了他的權力，新的中共實用主義政府隨即發動了一項全國性的辯論毛澤東思想運動。

辯論的中心就是實踐是否眞理的唯一標準。中共新政府發動這項辯論是企圖推動國人趨向實際經濟發展的方向，脫離毛澤東的理想主義路綫。

大字報指責「紅旗」雜誌只刊出一篇意義不明確的文章，宣佈辯論行動的展開，但「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却發表了多篇社論，談論此事。該份大字報並無寫作者姓名，只署名北京第二光學儀器一名工人。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封淑英女史周韻秋小姐國畫聯展

張仲欉

樂稱八善劉七叔。傳言閨閣有清淑。
寄情異采唾瓊理，工詩能畫精詞曲。
繽紛花雨作廻文，輸誠向道信基督。
覽盡奇書經喪亂，風輪刦火醍醐灌。
靈台歌頌湧甘泉。幽濟陶然豪性大。
遣興丹青頤歲月，研朱滴露吐暄妍。
映日含章飛健羽。琪花仙草落金牋。
娟娟翠竹倚名姝。雪點寒梅韻有餘。
飛裾門領紅屢艷，媚綠嫣紅染透酥。
絲絲弱綫牽慈母。顧影鋒鴻臨洛浦。
東乘紫氣布縑緗，青牛穩坐玄元祖。
寫意傳神入妙微，璇閨應許推翹楚。
紫綬黃香粲霞綺。芙蓉影照琉璃水。
晴雲駐彩望江南，積翠凌烟勢環偉。
嘉樹喬林聳黛螺，拂拂大風生腕指。
承家英媛擅精能，雄奇奔放峯巒峙。
丹崖峭壁綠嵯峨，氣象無窮歸尺咫。
老鳳威儀雛鳳嬌，班姬謝女聲名起。
一門俊秀有誰同？物表亭亭閒氣鍾。
夏尺高堂斐彩□，洋場十里動秋風。

封淑英社盟暨周韻秋小姐國畫展覽 集句

邱 埜

謝家咏雪徒相比，（姚合）
疑是蟾宮謫降仙。（洪覺範）
翠帳綠窗深寂寂；（顧況）
裁霞曳綉一篇篇。（方干）
腸成寸寸迴文錦；（黃任）
雲際離離上峽船。（竇常）
景象入詩兼入畫，（韓偓）
才名留得萬人傳！（楊□）

淑英方家率愛女韻秋小姐國畫展覽志盛

尹龕遜

詩詞書畫久傳名，滿目琳瑯見璧瑛，
俊逸參超陶韋奧，清新少讓杜韓精，
懸崖倒水描形足，戲鳥遊魚繪象生，
漫羨銀鈎充健勁，永留翰墨顯珍榮。

封淑英周韻秋畫展 二首

關濟川

曾是文壇帥萬軍。英華才氣撼青雲。
簪纓兩代工詩畫，定卜從今藝出羣。

天際浮雲無着墨，玉堂花發四時春。
丹青更擅回文句，秋水傳神淑韻純。

封淑英周韻秋方家國畫聯展 二首

陳香圃

從昔詩詞藝苑彰。精深筆妙又輝煌。
不因國粹生馨氣，獨羨家傳沒骨香！

墨筆凝神雙蓋世，丹鉛點染八行工。
誰云閨閣難容相，幕府猶才有女雄。

封淑英女史畫展紀盛

鄧玉山

大名時載刊書闢。今日居然妙絕羣。
栩栩恍如身境內，不知過隙已斜曛。

封淑英周韻秋國畫展覽誌喜

林復生

封周母女皆聰慧，詩畫俱優負盛名。
大會堂中今展出，欲開眼界早登程。

月籬菊酒

衛燕山

把酒看花月在籬。郁灣秋色屬伊誰。
黃雲香挹幽懷候。白袷涼搖爽籟時。
却怕十娘羞雁訊。偏憐三少已鷄皮。
壽甯未曉家山念。何木罇前半入痴。

前題

鄧哲夫

金風玉露玲瓏月。激賞澄秋景物怡。
荊棘銅駝荒北闕。寒英晚節耀東籬。
陶潛傲膩存三徑。畢卓持螯啜一巵。
安得青州從事釀。酩然直到太平時。

前題

劉藕莖

淡蕩金風衣褲爽。聯翩北雁已南征。
澄明皓月添秋興。隱逸黃花惜俗名。
靖節懷歸甘解印。靈均養晦嗜餐英。
良宵杯酒忘塵慮。扶醉東籬別有情。

前題

劉 崇

相看原是陶家種。淪落如何到此耶。
冷艷獨張非傲世，清霜初降始宜花。
香浮雲眼籬邊蕊。詩就雲窗月上紗。
臥後山居秋夜靜。松聲篁韻下檐牙。

前題

何 宗

自然境域自由身。無馬無車絕世塵。
插竹護園防野客。伴松存徑待歸人。
幾回圓缺休言別。一任醉醒莫患貧。
露冷風清秋氣候。舉杯擊砵樂天眞。

前題

林聖錦

故園秋月為誰明。渴念東籬百感生。
縱有瓊樓棲幻夢。何如荒徑覓閒情。
猿啼赤縣虫沙刦。鶴唳神州草木兵。
安得山中千日釀。與君同醉到昇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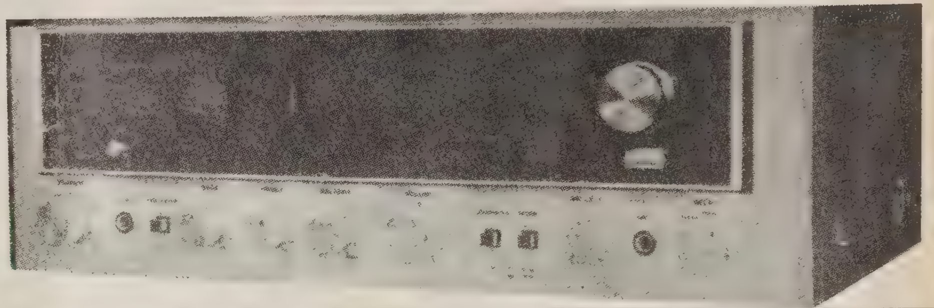
梧桐雨過添秋爽。送我金風入戶時。
悵倚南牕迎皓魄。閒尋籬落帶霜枝。
舉杯邀月留佳話。解印歸田亦自怡。
喜值披荊羣彥集。興來豈獨可無詩。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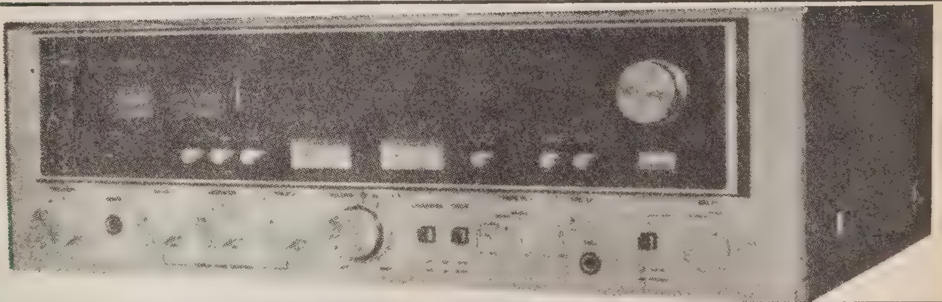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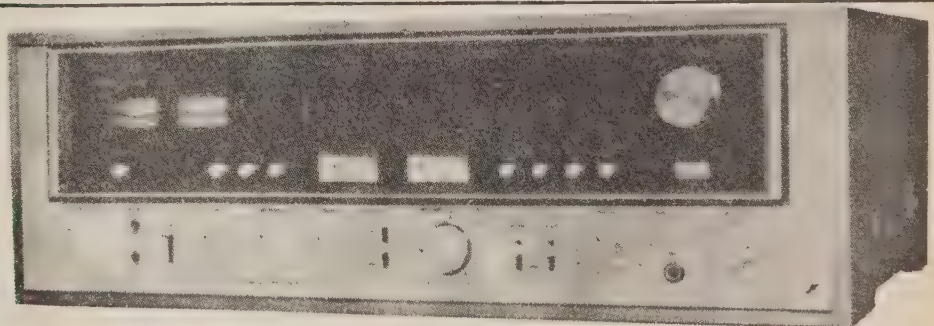
7070



8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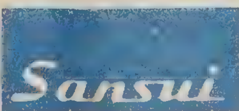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81

矮鄧和毛林是一樣的

從北平「大字報」看中共內鬥

天安門事件翻案與權力決鬥

中共的「反文化大革命」運動

由大赦右派談當年反右鬥爭

毛式「人民公社」模式輸出悲劇

「人民廟」集體自殺目睹記

伊朗的兵力

「差不多了！」

苦海無邊回頭即岸

嚴以敬作

NO.581　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illegible]
督印人：林　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illegible]
[illegible]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illegible]

本期要目

矮鄧和毛林是一樣的



有人對鄧小平有幻想，既說他穩健，又說他務實。這都與事實不符，他和毛林周江青等都是一樣的壞蛋。

去年八月中共召開「十一大」和今年春北平召開「五屆人大」後，大吵大嚷要搞工業、農業、科技和軍事「四個現代化」。起初還以為是華國鋒他們那一伙毛江餘孽搞的，但現在已清楚了，那是矮鄧的「雄圖大畧」。但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單靠向外貸款能行嗎？看來，又是毛周時代一樣，寫在紙上喊在口上，鑼鼓喧嚷幾年，結果還不是和「大躍進」一樣，變成了大躍退！連北平「人民日報」都說：大陸不少人把「四化」說成是「四話」，即：「大話、空話、假話、廢話」是也。

鄧小平也說過實話，那就是他對美國「紐約時報」自由投稿作家斯蒂爾表示：他承認台灣生活水準高。可能這是矮子第一次良心發現，說了一句實話。也可能是因為說這話時的對象是中共當前與蘇聯對峙中精神上的靠山美國人說的，所以「務實」一番，以博主子歡心和信任。

鄧小平在講了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一句眞話的同時，也露出了他的猙獰面目。他對斯蒂爾說：中共在它的「統一」計劃中，「將要保持台灣較高的生活水準，並考慮這個島上的政治制度」。這些話如加以具體的解釋，那就是說：中華民國實行的三民主義比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社會主義」要優越得多，所以人民生活很幸福，而大陸同胞則一直過着牛馬不如的苦日子。本來，過去中共是不承認這一點的。「務實」嘛！鄧小平眞的務了一次實，然那是對美國佬！今日的美國總統卡達已經成了中共頭目「心中最亮最亮的亮太陽」，所以，是凡美國人北平大小首領都是要客氣八九分。

既然台灣的制度好生活水準高，那麼中共為什麼總是叫喊「解放台灣」呢？鄧小平「會見美友好人士斯蒂爾」的消息中說：矮子指出「北京承認台灣的政治制度同大陸有所不同」，中共「將考慮加以解決」。怎樣解決呢？矮子又說：他們「決不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

鄧小平的話也就等於是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死硬而且過了時的教條，由這些教條產生的社會主義更差勁。所以，中共「革命」幾十年，殺人幾千萬，活着的九億同胞都成了中共這個大下第一大惡霸地主第一大壟斷手工業廠主的農奴和工奴！就因為它手中控制的奴隸數字龐大，所以，動輒擺出一副「武力解放台灣」的姿態。

鄧小平若是有「種」而且也有良心的話，應該從國家民族着想，以向大陸同胞悔過之心，放棄馬列斯毛那一套純屬一種「人民敎」的鬼東西，暫時也不必與國民黨合作，但可以試行在大陸推行三民主義，或者只試行民生主義。這是一種正常的競爭，優勝劣敗，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擁護，才能存在下去。不然，只靠高壓政策進行恐怖統治，而不給老百姓以吃飽穿暖的權利，和一星半點的民主與自由，即或能在中國大陸上維持統治於一時也不能維持較長的時間。

但被某些人視為穩健、務實象徵的鄧小平却不從有利於大陸同胞以及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着想，而是和過去毛林周江青等「武力解放台灣」。

試問鄧小平，你們屠殺中國人還不夠嗎？莫非是你們眞想建立一個最具吃穿燒用樣樣都缺特色的「乞丐人民共和國」嗎？

我們不知道台灣內部有沒有人對矮鄧的所謂穩健，務實存在幻想，但在海外却是大有人在。奉勸這些人，如果還是中國人並且是對大陸同胞深關痛癢的中國人的話，快放棄幻想，積極投入反共的戰鬥。因為，鄧小平也好，華國鋒也好，都是獨夫民賊，不打倒他們，就永無好日子過。

大導演回歸藏頭露尾
在美出現矢口否認入大陸

電影界中人向老萬報訊，大導演在新華社新皮士「送行」下，由紅磡火車站「回歸」。此事甚確，但事後娛記奉命否認；大導演更越洋表示回歸之說是「見鬼」！本來，即使入大陸「觀光」，大可公開，不必鬼鬼祟祟；大導演的「堅決否認」，顯有不得不否認的苦衷，我們又何必迫人太甚？

冢人傑

大導演的回歸

友人問老萬知道不知道大導演回歸的事，老萬並未與聞，只知他對外宣稱到「新大陸」，殊不知他去的是中國大陸。

友人認為他不敢名正言順的到共區，因為他曾在台灣撈過一個時期，他所屬的公司，又是一家以右派標榜的公司，老板擺出「忠貞」樣子，這大概就是他不敢公然回歸的理由。

不過，人畢竟已去了北平，友人要求老萬「鳴鼓而攻之」，這位朋友是死硬派，嫉惡如仇。但老萬認為人各有志，他要回歸就讓他回歸好了，反正他有回歸的自由，何必理會？友人說，他要投共，當然無法勉強不投，但一直以來，他擺出反共愛國的姿態，現在又鬼鬼祟祟的跑進大陸，佯稱去美國，可見他這些行徑是見不得光。人們不知道，還以為他是忠貞分子，上了他的當，捧錯他的場，因此必須將他這種行徑，公之社會，使世人知道他是這麼樣一個人，不要對他有錯誤的印象，把他當做好人。也好讓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知道，對投共分子，採取適當措施。譬如，他導演的「性」片，無論站在任何立場，都不該讓它在台灣地區放映。

老萬說，他在這時候回歸，當然有他個人原因，這幾年他淪為黃色導演，一直出賣色情，但性這種東西，拆穿了很簡單，不外在男女性器官上做文章，說了一次，第二次便沒有刺激，又要另度新橋，因此有如吸嗎啡一樣，程度愈來愈深，最後便不再發生作用。

試看多年來的色情片，若干年前的「春情熱舞」，一部被剪得七零八落的脫衣舞影片，居然每天娛樂戲院門前出現巨大人龍；如今的色情片，大部分時間演床上戲，男女的恥毛，纖毫畢現，但觀衆仍然有所「選擇」，並非每部都能賣座。

大導演的色情片與歐洲先進「性導」相形之下，當然技不如人，這幾年來之不得意，是意料中事，在這方面不得意，便只有向另方面想辦法。

今天，大陸「半反」了一文化大革命」，許多從前的「大毒草」都可在大陸上映；中共也買進一些外國電影。大導演可能幻想他以前製作的「巨片」，也有機會在大陸的廣大市場中推出，那時候人民幣便會滾滾而進入他的口袋，也就不枉此行了。

旁觀者淸的人當然知道這可能性不大，但他作出主觀的願望是難免的。目前大陸限制生育，推行遲婚政策，大概對性愛也不會鼓勵，大導演的「新作」很難找到出路；「舊作」又怕被視為「借古諷今」，中共當權者寧願買外國電影，不會惹上「影外諷中」的罪嫌。

大導演行蹤之謎

老萬在牛馬集報導大導演「回歸」消息，有些報紙認為「不確」，因為他們跟大導演通過「越洋電話」，此時正在美國洛杉磯「渡假」云。大導演回歸的消息不但不確，甚至認為有意「整蠱」。老萬與大導演無一面之緣，無仇無怨，沒有任何理由整蠱他，但老萬對一些投共、媚共的墮子，却口誅筆伐，從不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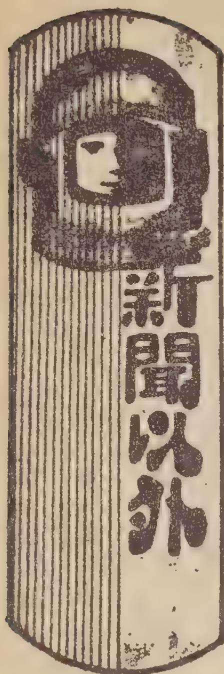
老萬不懷疑大導演目前正在洛杉磯「渡假」的消息，因為大導演離港日期是十月十五日，距今已差不多兩個月，大導演回歸，有充裕時間暢遊北平、上海、杭州等中共指定的名勝，然後坐上中航或日航的飛機，經東京到美國，方便得很。

老萬的報導不是面壁虛構，是有根據的，敢與那位指我們報導「不確」的娛記賭一桌酒，他日大導演回港後，為了表示淸白，一定同意拿出他的旅行證件，如果他那本綠皮的CI在十月十五日有蓋上離港的印，不論他去的什麼地方，老萬願意請一酒，向大導演賠罪；但如果他出示那本紅皮回港證，十月十五日有出境紀錄，就說明老萬的報導正確了。

老萬為什麽這樣有把握？因為一位可靠的朋友十月十五那天剛好也在紅磡火車站，不但看見大導演，還看到新華社大波士去送行，如果大導演到美國渡假，大概不會到紅磡坐火車，因此可以相信，大導演即使在美國洛杉磯出現，也不過在遊罷大陸之後。

有位娛記對老萬說，大導演很懂得利用娛記宣傳，平時如有「遠行」，會弄幾桌酒菜，把娛記請來，灌以XO，請大家明天幫幫忙，在報上發新聞。可是這次他到「美國」，何以靜悄悄的，一聲不响，豈不有點反常？

本來，大導演要回歸就回歸，沒有人阻得住，



也沒有人會阻止他。當年他在香港獃不住，跑到台灣，不是也很公開嗎？今回在港「鬱鬱不得志」，要回歸找機會，用不着鬼鬼祟祟。他不敢公開，宣傳馬什更轉移目標，說他出現洛杉磯，適足以表明這次回歸，不是遊山玩水那麽簡單。

最近，中共統了無綫電視的九人代表團回大陸後，又統麗的電視十二人代表團，由總經理黃錫照率領，打正旗號，大發宣傳稿，一點不隱瞞。這種明來明去的作風，雖然同是投共、媚共，却比大導演强得多。大導演的行蹤，老萬本無再提必要，但爲了表示我們的報導並無「不確」之處，特列出證據，證明我們沒有造謠，並且以一席酒接受挑戰。

「見鬼」？

昨天剛寫好「大導演行蹤之謎」，看到台北聯合報發表的一則由他們的「駐美特約撰述吳烱造洛杉磯專訪」消息，大字標題是：「誰去匪區，見鬼！」下面一條副題：大導演說他沒去，以後也不去。

老萬有個印象，聯合報是國內非常缺乏正義感的報紙之一，不久前我們揭批「投匪」國大代顧毓琇時，用「訪問」方式發表了顧毓琇自辯談話的，就是這份「國內第一大報」的聯合報。

現在他這篇「見鬼」專訪，不論是上級授意抑或這位「駐美特約撰述」自告奮勇，都和維護顧毓琇一樣，只顧交情，不講事實，更無正義觀念。

這篇專訪報導，除傳達大導演自辯的話外，並無新意，香港娛記，早幾天已作了同樣報導，這些話是由大導演自己說出，沒有人看過他的旅行證件，也沒有人能證明他「一個多月之前已到洛杉磯」。發稿人吳烱造說，十二月六日下午九時半大導演才在「好萊塢一家旅館中」接受他的「電話訪問」。至於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這四十天的時間，他的行蹤，只是大導演在電話中告訴他的，是眞是假，這位記者仁兄並未查證，我們自也存疑。

本來，訪「匪區」的人不知凡幾，訪完之後，台灣一樣「歡迎」，大導演回歸觀光，也是尋常事，不必誓神劈願，「沒有去，以後也不去！」「見鬼！」大導演否認得斬釘截鐵，使人想起「欲蓋彌彰」這句話。

根據聯合報這篇報導，雖說「大導演自認對大陸的情况很了解」，但說「那兒的情况很凄慘」的不是他，而是三年前去過大陸的飯店老板娘。

又對大陸上現在搞的「四個現代化運動」，大導演沒有直接評論，只說：「台灣老早已經搞了十幾樣「現代化」，而且很成功。」老萬並非說大導演的答話牛頭不對馬咀，總覺得不肯對中共作出直截批評，是有難言苦衷。台灣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天安門前集會的羣衆也知道，不必大導演多此一講。提出這問題的人，只是希望知道大導演訪問「匪區」所見，對「四個現代化」運動的觀感如何。如果大導演在這問題上表示了意見，無異承認了大陸之行；不講大陸情形而講台灣建設，可說是避重就輕。

儘管大導演說「見鬼」，老萬仍然寧願相信給我們報告這項消息的讀者，不相信那位「駐美特約撰述」的報導。

在此，老萬建議大導演回港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出示旅行證件，證明十月十五到十二月都在美國，則「謠言」便不攻自破。

預留港台後路

爲了中共在許多事情上和香港合作，甚至打算利用香港的電力，使人們感到「香港前途大好」，顯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不會「收回」香港，必然有段長時期維持現狀，大可安心投資。

大部分人的看法，認爲中共要維持香港現狀，主要是基於經濟理由，這看法是不錯的，不過看過中共宣傳部長張平化透露的內幕，會發現另一個原因。在中共頭目心中，香港是一個必要時逃亡的門戶。

據說，當鄧小平落難到廣東從化時，曾經對張平化等說過：「要嘛，大家認了，任人宰割，置黨與國家變質而不顧，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辛苦創立的江山，毀在四個人手中，讓歷史倒退一百年。要不就趁我們還有一口氣和他們鬥一鬥，鬥贏了，什麽都解決了；鬥敗了，活着能上山就上山，不能上山就出國避一避，等機會。至少現在還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幾方面的力量可以和他們週旋一下。遲了，恐怕連這點老本都要輸光。」

如果毛澤東遲死半年或幾個月，他們的「鬥一鬥」就免不了，鄧小平鬥敗了「出國避一避」也很可能發生。據我們分析，當時鄧小平身在從化，既不能像林彪那樣打算飛往蘇聯；也不能到日本、美國，出國最方便的途徑是溜到香港，利用香港爲跳板，再作下一站打算。當時鄧小平未「當權」，還沒勾搭上美國、日本，在香港自難久留，要保存狗命，只有「起義」跑到台灣。如果事情如此發展，歷史便要改寫。香港維持現狀，不但可以使中共得到經濟上的利益，在中共頭目心中，也都有鄧小平所想的這一利用價值，即使是當權人物，也難免有倒霉一天，有了這條後路，對他們的「安全」，便多了一重保障。許多人知道，中共在大陸奪得政權不久，葉劍英的「代理人」在香港大量置產，顯然要預留後路，準備隨時棚尾拉箱。可見「逃亡香港」的打算，不單祇鄧矮子爲然，其他中共頭目也希望保留這條後路。

同時，鄧小平等人雖年年喊着「解放台灣」，「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口號，却並無任何進攻台灣的迹象，還提出維持現有的政治制度，維持較高生活水準爲「統一」條件，可見得中共頭目也希望維持台灣現狀，到他們被鬥到走投無路時，可考慮到「最後的一步」。

鄧小平這些話，是由中共宣傳部長透露出來的，見之白紙黑字，自不是我們「謠言製造所」的出品，鄧小平有這樣的打算，就可以此例其餘了。

苦海無邊回頭即岸

——向華國鋒、鄧小平進一言

岳騫

最近北平方面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市民貼大字報公然指出台灣生活好過大陸，一是鄧小平向紐約時報記者談話，說明一旦統一（不說「解放台灣」），將尊重台灣人民的高度生活水準。

這兩件事前者代表了中國大陸同胞的心聲，後者出於共帮統治者之口，說明了共帮無論「朝野」都坦白承認中華民國治理下的台灣，生活高過共產黨統治的大陸。這雖是存在已久的事實，但公開出來，對大陸八億同胞將燃起了希望之大，明年一年共區必然將有更大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五十七年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中，證明了一件事，馬列主義實在不能實行於中國，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蘇俄代表越飛至上海謁見國父，傾談甚久，在二十六日發表孫越聯合宣言，其第一項是：「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

這段話，五十多年來，中國人都認爲是俄共的謊言，反共的中共人說是騙局，中共黨人則說是第三國際的權術，都不相信越飛當年簽此宣言時的誠意。五十五年後，我們冷靜想一想，覺得越飛當時也未嘗沒有誠意存乎其間，因爲當時的中共雖已成立，但全國黨員只有兩三百人，不必說與當年北洋政府相比是九牛一毛，就是與國民黨相比，也不成比例，俄共想以這一撮共產黨人赤化中國，應該不會有此奢望。以後的變化，則非越飛始料所及。

國父所說共產組織及蘇俄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五十年後的今日，證明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即共產黨人也不能否認。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最美好的日子，便是信奉三民主義的時期。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當時的共產黨只有七百多人，到了民國十四年一月中共在上海召開「四大」時，黨員已有一千五百多人，到了五月底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時，中共黨員已超過三千人，此尙就量的方面說，質的方面中共黨員成已控制了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五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共黨分子担任要職者計有中常委譚平山、林祖涵（兼任財政委員會主席）。秘書處書記長劉芬、組織部部長譚平山、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至担任各部秘書把持實權者尙有農民部秘書羅綺圓、工人部秘書馮菊坡、青年部秘書黃日葵、婦女部秘書鄧穎超、海外部秘書許甦魂，如果共產黨繼續奉行三民主義，共產黨人必然會取國民黨老黨員地位而代之。但是中共黨人以爲羽毛丰滿，乃揚棄三民主義實行馬克思主義，於是首先有中山艦事件，增加了國民黨人的警覺，到了北伐軍克復長江流域後，共產黨勢力更大，行動也更加囂張，終於引致南京國民政府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之淸共，武漢國民政府也在六月間下令「分共」，共黨乃鋌而走險，七月一日在南昌暴動，打出了馬列主義的旗號，結果却全軍覆沒。以後雖然有毛澤東帶了二三百個「民軍」逃去井崗山，朱德也帶了一團人跟蹤而至，但兩人均非南昌暴動的主流，眞正共產黨的主力及領導分子，如周恩來、張國燾、譚平山、劉伯承、賀龍、葉挺，全部失敗，有的逃走，有的被俘，未參加南昌暴動的共黨也紛紛在上海、武漢各報紙刊登啓事，自動脫黨，這便是中共第一次背叛三民主義所得到的懲罰。

以後朱毛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改用中國水滸傳的方式，在江西站住了脚，逐漸發展到割據二十幾縣地盤，中共中央由上海遷來了，糾正了毛澤東的流寇思想，仍然堅決奉行馬克思主義，結果在政府軍五次圍剿上逃離江西，長途流竄逃到陝北，離開江西時，裹脅羣衆達十一萬，到了陝北不到三千，這三千人尚有一半是在沿途強迫而來，眞正由江西逃出的，已不到兩千人，這是馬克思主義給予中共的又一次打擊。

中共逃到陝北後，所據只有兩縣，人口不過數萬，陝北高原不但糧食缺乏，就是吃水也大成問題，此時的中共已到山窮水盡之境，毛澤東下令決定必要時分散遊擊，即分股流竄，一羣大頭目則逃去外蒙轉道赴莫斯科。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向政府求和，公開上電蔣委員長，秘密派潘漢年到上海，透過國民黨中央委員張冲，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輸誠，由於日本侵畧日亟，張學良、楊虎城又在西安叛變，刦持統帥，國民政府乃接受中共投誠，到了七七事變發生後，軍委會明令招安共軍，改編爲第八路軍，轄三個師，中共也公開發表共赴國難之宣言，矢言「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所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這是中共第二次歸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雖然毛澤東是行騙，但在當時，軍人方面的朱、彭、林、賀、劉等將領，也確有相當誠意，願在最高統帥領導下，作一個堂堂正正的國民革命軍將領。

中共在三民主義旗幟下，經歷了八年時間，從在陝北受編時的兩萬人，擴大到一百多萬正規軍與民兵，也藉這股力量加上蘇俄的援助，奪得了大陸。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大陸情況比較穩定，其原因固由於民間積聚尙厚足供中共榨取揮霍，另一方面也由於毛澤東所搞出的新民主主義並非共產主義，尚給人們以喘息機會。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去莫斯科慶賀俄共革命四十周年，實際是向蘇俄要求大量援助，爲赫魯曉夫所拒，回到北平惱羞成怒，發起三面紅旗，號召中共黨員多快好省進入社會主義，結果把中國人餓死了五百萬

，也埋下了中共大頭目自相殺砍的火種，直到今天，這軍賬也未算清，而且愈演愈烈，不知將有多少幹部的頭要落地，這是中共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最大一次打擊。從上列事實可以證明國父預言馬克思主義不適宜於中國之正確性無可懷疑，而毛澤東所吹的「馬列主義中國化」乃一派胡言、謊話、誤國家，誤了共黨也害了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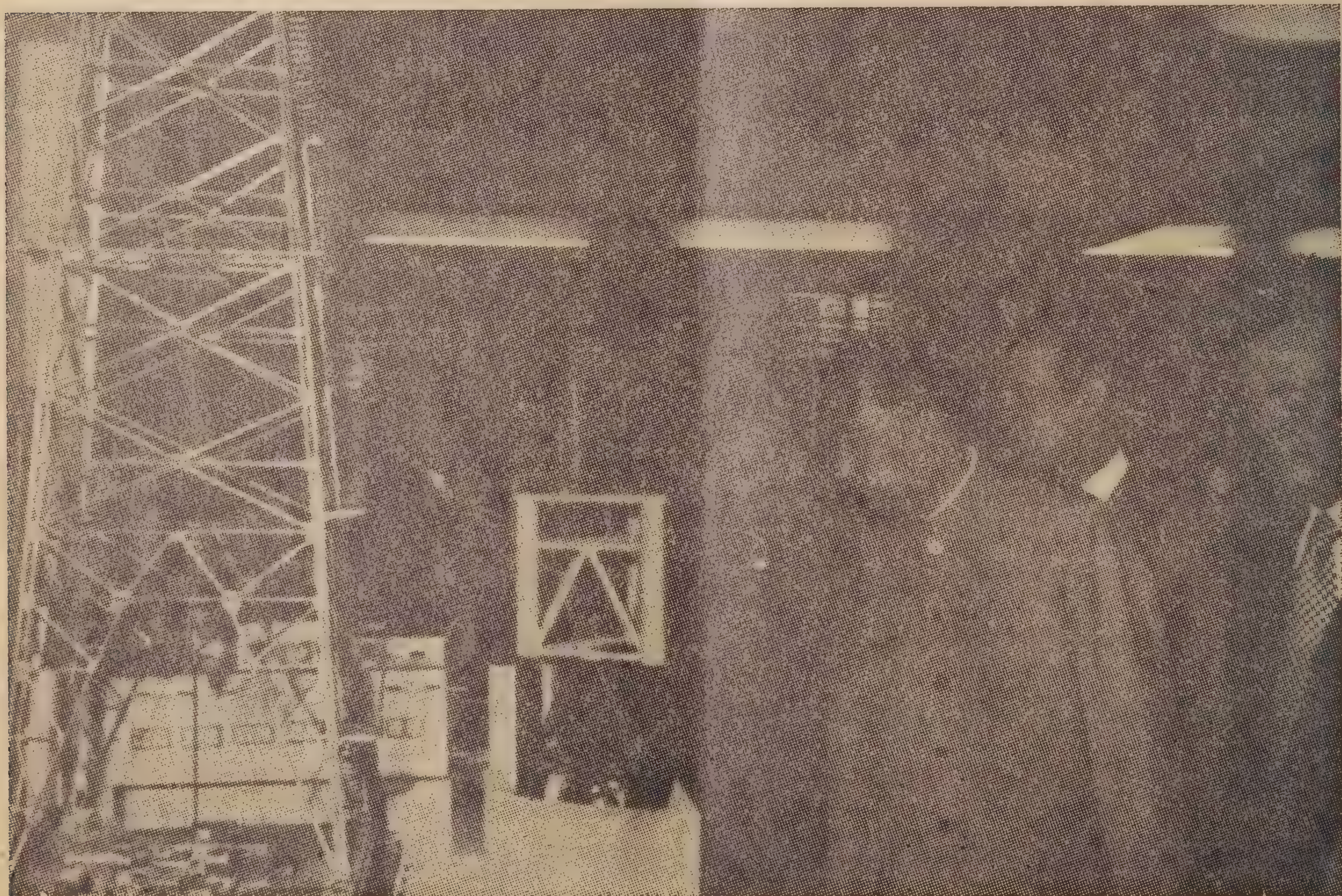
第二個問題再談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的優劣，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共產黨信仰馬列主義，在過去，雙方之爭不是在會場便是在戰場，主義是優劣無法表現，自政府退守大陸後，三十年中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各自治理自己的地區，作主義的競賽，這一比，把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的優劣完全呈現在世人眼前。

以面積而論，中國政府治理的台澎金馬尚不到大陸三百分之一，以人口而言，也不到大陸四十分之一，以資源而論，台灣省區在政府遷台之前，所出產只有農產品之香蕉、稻米及甘蔗，唯一出口只有蔗糖，到今日，也未發現重要礦產，而大陸無所不產，重工業的石油、鐵、煤、大豆，輕工業的棉花，應有盡有，世界國家資源本富，不需外求者，只有我國同美國。再以人才而言，大陸淪陷時，才智之士隨政府遷台者寥寥可數，百分之九十皆留在大陸。所以無論就任何角度來看，台灣與大陸都沒得比，但經過三十年來的建設，一本三民主義的良規，中華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十七個富庶國家，國民所得在亞洲列第二，對美貿易名列第八，這些成就，大陸同胞人人皆知，所以北平市民能貼出大字報，鄧小平對紐約時報記者談話也承認了此一事實。

這一情況，證明三民主義打敗了馬列主義，中國人如果再實行馬列主義，便是死路一條，只有三民主義，才是光明大道。

華國鋒與鄧小平看清楚了馬列主義是癌病，以謂四個現代化實際上已揚棄了馬列主義，但華鄧並未看出真正要使國家富強，國民康樂，只有實行三民主義一條路，猶如一個病人雖然知道了自己的病症，却不知道良醫與良藥，只有束手待整。實則早已找到了良方，只是共產黨人不肯用，不肯認輸，但到了今天，中共非認輸不可，與其投降西方國家，借錢借人，仍然無救於危亡，何如向自己政府輸誠，向三民主義投降，廢除僞國號、國旗、憲法、解散共產黨，禁絕馬列主義，然後派出專人，最好由華鄧親自率團到台北，與政府當局商量統一辦法，彌天大刧，不崇朝而解，無論過去犯了多大的錯誤，到此皆一筆勾銷，以我們國家如此之大，用人如此之多，中共才智之士正好顯現才能，為國家盡一分心力，以贖前愆。

區區這項建議決非宣傳，更不是開玩笑，因為看透中共當政者已走入死胡同，我整個民族歷三十年紅軍浩刧，大難已將屆滿，解決問題只有這一條路，華國鋒、鄧小平都可以看得到，他兩人如果合力同心，也能作得到，只要華鄧在北平向全國同胞莊嚴宣佈，舉大陸三十四省之版圖，交還台北之中華民國政府，相信整個大陸一定陷入鞭砲海中，蘇俄雖在遠東有四十個師，也只有捲旗息鼓而退，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行使治權之後，世界將永遠沒有戰爭，在中國是漢唐盛世，在世界是天下為公，華鄧二位能看到拙文，何妨三思？



從北平「大字報」看中共內鬥

李哲夫

在大陸，尤其在北平，「大字報」是一種很奇特，也很乖違的事物，但可把它視為一個目標。「大字報」的紛紛出籠，往往預示一次新的風暴之來臨，但也往往表示，一項重大的爭執或一次嚴重的奪權正在激烈進行。

為天安門事件定性

又在颳起一陣「大字報」的狂風。風向所示，鄧小平的奪權，到了和華國鋒短兵相接的最後關頭。新出籠的大字報從兩個方向下手：一是直接向毛澤東的神位」挑戰，一是繼續在「天安門事件」翻案上下功夫。就鄧派來說，這兩項手脚實已久在進行，現在則是到了逼着要攤牌的時刻。

這可以舉兩張大字報為例：

其一是，十一月十九日出現在北平西區長安街的一張大字報，題目就是「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直指毛在晚年時已頭腦不清，在「四人帮」的慫恿下作了一些錯誤的判斷與決在，並指責毛澤東應對鎮壓一九七六年天安門羣衆示威事件負責。

其次，兩天之後，同樣出現在北平長安街的另一張大字報更乾脆不必藏頭露尾的直說：「如果鄧小平當權，全民放心。」

好一個「全民放心」！這是對毛澤東的直接嘲諷，更是對華國鋒現在地位的正面挑戰。因為華今天之能黃袍加身，當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以及「國務院」總理，所憑藉者就只有據說是毛澤東鬼畫符的「你辦事，我放心」的「六字眞言」。

鄧小平一派這種雙管齊下的向華國鋒進逼，翻「天安門事件」之案，被當作一個決客性的主戰役。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在北平發生的天安門羣衆示威，使中共政權大為震撼。共黨一直進行不歇的權力鬥爭，都把「天安門事件」的「定性」作為手段。

毛暨其卵翼下的「四人帮」把這一示威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不僅血洗天安門廣場，而且緊接着以「四、七決議」一方面把鄧小平革職，二度打下牛欄；一方面又把華國鋒推上了「總理」的虎皮交椅。

老毛歸陰，「四人帮」被整，華國鋒一夥終於抵擋不住鄧小平的復出之勢，翻「天安門事件」之案早已是必然之勢，現在則是發展到了最後的階段。已有的兩項發展可以顯示，鄧小平一派已對華的權威發出了總攻擊令；但還未能取得決定性的戰果。

一是共黨北京市委最近舉行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並對「因反對『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共黨中央所在地的一個地方黨部組織，能作出這種違反中央既定的決定，固可反映鄧派勢力的咄咄逼人；但亦可說明華在共黨的上層領導班子裏仍有相當勢力，或仍獲有力支持。

其次就是連日以來在北平市區層出不窮的這種大字報，在基本上，大字報仍只是在助長聲勢，如果已獲決定性的勝利，也就用不着祭起這個法寶了。

權力鬥爭新回合

自「五人帮」湊成領導班子以來，並未能維持的暫時的穩定，而是不斷展開攫取據點，擴張勢力的鬥爭，華鄧兩派之間，開始梅花間竹的形態，迅即因鄧派控制文宣部門，更換多數「省委」，而改變了均勢，在吳德被黜，陳錫聯失勢，及地方黨務、軍事頭目紛紛表態，以支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說法後，鄧派更佔上風，於是猛烈追擊，由翻案而貶毛了。

在中共派系勢力迅速升降之際，很多觀察家預測，鄧小平將採逐步升高權力鬥爭的策畧，次一目標為汪東興，再進而直逼華國鋒。可是，從目前的情勢來看，已在「越島進攻」，開始從貶毛下手。

在我們看來，翻案貶毛的同時展開，即是加速打擊華汪的要害，亦即為「回潮派」掀下全面掌權的根基，而大陸人民和多數共幹對毛澤東怨恨之深，則是「回潮派」亟圖利用的一項鬥爭資本。天安門事件，本質上是廣大羣衆藉紀念周恩來以發洩對共產暴政和毛澤東的滿腔怨氣，當時造成血案，株連無數，與其說是「四人帮」指使，華汪應負帮兇責任，毋寧說是毛澤東唯恐星火燎原，而授意作殘酷的鎮壓。現在，要把當時所指為大逆不道的事件，承認為「革命性行動」，這一翻案目的，就是貶毛，既要對毛重加評價，則憑他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而竄起的華國鋒，就喪失了取得權力的憑藉，更加岌岌可危。

矛頭指向毛澤東

鄧小平一夥雖已掌握大部份實權，但在內部加劇動亂之時，何以敢於拋棄毛靈牌而發動貶斥？很顯然的由於下列兩點：第一、華從竄升開始，即以捧毛牌位、毛語錄為保權的護符，鄧派如採同一方式去鬥，就已失去機先，相形見絀，所搞的「四個現代化」運動，也將違反毛思想而到處受阻。第二、大陸上老年人無不反共，青壯年一代受過文革時期的利用與迫害，則一致恨毛，這種心理狀態，中共當會了解，鄧派却加以利用，發動貶毛來爭取較多人對他的支持。這一着棋，雖然在表面上是很冒



北平街頭大字報要求民主反獨裁

險的，但敢於孤注一擲，自有其如意算盤。根據中共文化部長張平化七月間的一篇講話，透露鄧被黜初在廣東避風頭，曾邀約親信，主張糾合廣州、南京、福州三個軍區的勢力，向北平公開對抗；趁在毛尚未死去時即有此打算，現在，毛的屍骨已寒，「回潮派」勢力已大，還有什麼顧忌？

十月初北平出現的大字報，以「毛澤東是四人幫的黑後台」為題，並列舉十個問題相詰責，日前的大字報，則以「毛澤東暮年的錯誤」為題，顯示前者是挖「文革派」的根，後者是以因整肅「四人幫」而受益的華國鋒為對計，不過，貶毛只是新鬥爭的回合的序幕，並為預計在下月召開的兩項會議進行決鬥而張貼海報。鄧派為了爭取中共中央的多數，目前尚不致對毛「鞭屍三百」，但在決鬥場合中，把一些異己份子乃至汪東興、陳錫聯等踢出權力核心機構，使華國鋒成為一個十足的傀儡主席，是可能的。華派能否使出最後的殺手鐧，卻尚難判定。

大陸人民爭取民主自由

今日大陸的基本問題，不在於中共那一派系獲勝，而在廣大的反共勢力，正乘着權力所衝激起的浪潮，迅速的發展下去。大陸人民早已堅決反共，在暴力鎮壓之下，只有因時制宜，迂迴前進；例如過去從提出經濟的要求，來結合其政治之目的，從「打着紅旗反紅旗」，來滲入敵人的內部。目前他們敢於公開貶毛，雖因復辟派要否定文革，建立其回朝當權的合法根據，而加以默許和鼓勵，但廣大人民的政治目的，則是從貶毛來進一步推展反共運動。

大陸人民都了解，要爭取生存與自由，必須打倒中共政權才能實現。他們多年來在暴力控制下學得了鬥爭技巧，把自己的「最低目標」與中共用以進行權力鬥爭的「羣衆運動」暫時結合起來。連日北平遊行的民衆，高呼「打倒四人帮！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要求法治與人權；在接受外籍記者訪問時，又表示希望實現「自由、民主以及四個現代化」。

所謂「揭批四人帮，搞四個現代化」，是復辟派爭取羣衆來支持奪權的伎倆，要求自由、人權則是人民擴大反共運動的目標，而把這些口號串連起來，就是有效的鬥爭技巧的運用。

日前鄧小平向日本訪客宣稱，「毛澤東暮年病重，受四人帮把持，不應把所有處理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歸過於他」。可能是已看出人民反共革命的衝力，已隨着中共權力鬥爭的激化，而發展到不可遏制的程度。但大陸反共運動，是不斷隨着中共內部分裂與控制削弱，而開展，在派系奪權熾烈之際，更是反共勢力出現順意的風向和潮水的時候。人民藉祭周而掀起天安門抗暴事件，是一個例證；最近趁着為這一事件翻案，而發出爭民主自由的呼聲，又是一個例證。

今日的復辟派想約束這個日趨壯闊的運動，使其僅有助於擁鄧，而不會搖撼共產統治；正如三年前毛江想鎮壓天安門羣衆大抗暴一樣，終必心勞日拙。

總之，中共派系鬥爭，永無寧日，這次權力之爭，又將造成腥風血雨，而公開貶毛，則顯示大陸同胞尤其青年一代，反共恨毛的情緒，已到了岩漿迸裂的程度，即令鄧小平一夥能利用此一情勢以遂行奪權企圖，終必玩火自焚。

天安門事件翻案與權力決鬥

趙玉明

最近北平出現反華國鋒的大字報、要求撤銷四七兩項決議 讓鄧小平出任最高領導人，儘管鄧小平否認與華國鋒無矛盾，但從大字報的攻擊趨勢，鄧派定非把華國鋒拉下馬不可 不過，華派也不示弱，透過「人民日報」，强調華國鋒在黨的領導地位 看來 這場鬥爭，快將到鹿死誰手的階段。

北平出現攻擊華國鋒的大字報，要求「中央」撤銷「四七決議」，使所謂天安平反的鬥爭，進入到最高階層。所謂「四七決議」是四十五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後兩大，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撤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改由華國鋒取代，這也是決定華國鋒以後取得中共黨政權力的一個決定性的步驟。

翻案文章內鬥升高

鄧小平復出後，中共黨內出現一股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激流，甚至傳出大陸各地發生十三次類似天安門，使無數幹部和羣衆，受到無辜的株連和殺害。

平反案一經提出，各地激起强烈反應，不久前改組「北京市委」正式宣佈：「確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指定四人帮强加在人民頭上的一大冤獄。那次事件扣押的三百多幹部和羣衆乃獲徹底平反。因此連日來，中共報刊長篇累牘討論對冤案、錯案、假案的平反昭雪，而且提出還有很多的案子，亟待平反昭雪。

在這些文章中，「人民日報」二十日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平反冤案的歷史借鏡」，最足以說明所謂平反的一些情況：文章說，「有人担心，對冤案、錯案、假案的平反昭雪，落實黨的政策，會否定了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會有損於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鬥爭指向華汪吳陳

「有人怕平反冤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擺出一副杞人憂天的樣子，其實，他們眞正担憂的是怕否定了自己。因爲他們過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影响下，主持或參與搞了一些錯案，欠了債，現在又缺乏糾正錯誤的勇氣和決心。」

「有的人在一個一個鐵的事實面前，被實踐一再證明，他是錯上加錯，但是，他仍然裝着正經，或者裝着正確，或者不知道，死不吭聲，死不認錯，人民羣衆對他們不放心、不滿意是理所當然的。」

事情很明白，所謂「主持或參與搞錯了案的」，指的是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北京卑區第一政委）等，鬥爭矛頭必然指向這些人，北平大字報要求撤銷「四七決議」，華國鋒的地位即被否定，汪東興的「特務」做惡多端，必垮無疑，吳德和陳錫聯是直接處理天安門事件的市委和軍區負責人，免職之外勢將趕出政治局，至紀登奎如何，目前跡象仍不十分明朗。

問題是，果爾如此，則各地四人帮餘黨，必然在刦難逃，照葉劍英的估計，涉及四人帮的幹部有三百七十多萬人，殘酷鬥爭的結果，眞個又是千萬人頭落地！

不久前有兩個攻擊鄧小平的資料，正可以說明這種循環報復的情況：

（一）在瀋陽市五馬路、文化路和南湖公園一帶，會出現過這樣的大字報：「鄧小平！你復出一年中所推行的是甚麼政策？」挑明攻擊鄧小平所進行所謂平反是「黑政策」，說鄧某藉「四個現代化掩飾自己的罪孽，大字報指斥他：「①救死不救生拚命替死人恢復名譽，而不解救仍遭囚禁或尚未恢復職位的活人。②救老不救青，只救四十年代的老傢伙，而不救年輕的幹部，也不培年輕的一代。③救親不救鄰，只敎過去與他有工作關係的人，尤其「二野」舊屬，而不救在他身邊非「二野」的人。④救强不救弱，只解救有實力的人，而不扶助弱小之輩。」大字報還藉漫畫對他做綜合論斷：「人細氣量小，人矮奸計多」。



圖爲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份子一夜間變英雄

勢必千萬人頭落地

（二）中共「福州軍區司令員」楊成武，今年八月間對該區空軍幹講話，影射攻訐鄧小平一夥，他說，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現在有些領導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表面上是承認七三開，但實際上是把這關係倒過來三七分。對待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也是一樣，嘴巴上說擁護，實際上許多作法是拆台，陽奉陰違，搞兩面派，……他們一方面譴責林彪之流搞山頭主義，但自己又在搞另一個山頭。楊成武指出有人口口聲聲說落實幹部政策，要把受「四人帮」迫害的幹部解放出來，但另一方再把一大批幹部加以排斥，冠以莫須有的罪名，也有人說放出一批關回一批，免得浪費牛欄。他認爲這些是「穿上新鞋走回老路」。他提出警告說，調查要重證據。軍隊不同於地方，不能愛怎樣就怎樣，好人壞人先轟一轟，轟得倒的是壞人，打不倒的是好人，這樣搞沒有什麽好處。」

單以瀋陽和福州的兩則重要反應，即可窺知中共批揭四人帮事件株連之廣，仍蹈「文革」時期「打擊一大片」的血腥覆轍，已造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局面。

鄧小平的權力慾望

至於鄧小平扮演什麽角色呢？試舉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評吳德的發言爲例，會場各人兩派意見激烈，獨他說，我個人對吳德沒有什麽意見，還是看羣衆罷。他復出後，自始即運用羣衆策畧，他老謀深算居於幕後，但在今年八月間北平第六中學貼出大字報，做間接反應，大字報譏罵「中共中央」修正主義抬頭，大字報有一段露骨的說：「最近有幾個中央高級首長，重彈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的老調，藉口隨時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主張中央盡快設立一、二綫……要迫使華主席退居第二綫，而讓某些假馬列主義者得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實現其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一二綫領導的作法，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講過，原意是希望培養接班人，不要出現如馬林科夫一般，把政權喪失在修正主義者手中。但事與願違，劉少奇一小撮就利用毛主席放手自居第二綫的時機，把整個中國推進修正主義邊緣，那一次搞一二綫的結果，記憶猶新，現在竟有人提出搞一二綫，我們大聲疾呼：『免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斷不會上當。」

顯然這張反鄧的大字報，說出鄧小平的最後野心，是要逼華國鋒退讓。本來目前現實的情況，鄧小平已取得中共黨政軍的權力，而且愈益擴大，容不容華國鋒存在，全在他自己的決定，不過，鄧某的衆多徒衆，能否容忍如此，一旦造成擁立的形勢，鄧小平又何嘗不想滿足這一個「定於一尊」的權力慾望呢？

中共的「反文化大革命」運動

平凡摘譯

中共「光明日報」揭載了否定十三年前「四人帮」之姚文元的文章及「北京市黨常委會」發動對五名「紅衞兵」領導人處分，批判運動；並聲明「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繼之，北平又出現了直接貶毛與攻擊華國鋒的「大字報」；一場權力鬥爭，已經揭開。日本「產經新聞」編輯委員柴田穗，從二十一日起連續三天，在該報第一版最顯著地位，以「反文化大革命業已開始」爲題，對此種事件作了詳細的分析，特爲摘譯，供讀者參考。

否定毛澤東的名譽與威信

中共「光明日報」於本月十五日刊載了一篇蘇雙碧署名『評「評新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所謂「評海瑞罷官」是十三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所發表的論文，毛澤東當時藉這篇文章，開始攻擊寫這篇「海瑞罷官」的當權派吳含「北京」副市長，接着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奪回「北京」的權力。

「海瑞罷官」是平劇本，係一九六一年發表的，其內容含意是影射毛澤東罷黜「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故事。欲藉此爲彭德懷翻案。因爲對毛澤東諷刺批評，早爲毛派所憎惡。到一九六五年才由姚文元發動反擊，進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鬧劇。但十三年後的今天，「光明日報」又全面否決了姚文元論文，討回了海瑞彭德懷的清白。文中指罷黜海瑞的是愚蠢的皇帝——亦即否定了毛澤東的名譽與威信。

同日（本月十五日）北平廣播宣佈「北京市黨部」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發動對當年世界馳名的五名「紅衞兵」領導人處分與批判運動。五名「紅衞兵」領袖包括「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及「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當時柴田亦爲駐北平記者，經常與五人接觸」彼等在毛澤東領導下組織「紅衞兵」，發動「文化大革命」，成爲推翻「當權派幹部」的「文革英雄」。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人民日報」已證實上述五人業已逮捕。其所犯罪名「對黨犯了反革命攻擊」、「對軍犯了分裂行爲」、「對善良人民犯了暴力、破壞、搶奪公共財產及破壞社會主義體制」等罪名，故將依法處罰。

姚文元論文與「紅衞兵」是毛澤東推動「文革」運動的模式，現在均已遭到否定與報復。尤其現任「北京大學」講師的聶元梓，在「文革」當時因寫批評校長陸平「大字報」爲毛澤東譽爲「全國最初的馬列主義大字報」。如今聶元梓被判「反革命罪」，也是對毛澤東一項侮辱與諷刺。

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另外在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廣播中還發表了「北京市黨常委會」擴大會議對「天安門事件」的聲明，指天安門廣場羣衆運動是「革命行動」，要求恢復被害者的名譽，此項聲明，已將兩年來前共黨「政治局」決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解除了鄧小平一切黨政職務的一切決定，一舉推翻。

因此，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國大陸上，已揭開了「反革命」的火蓋，使北平掀起了「否定文革」、「批判毛澤東」、「回復鄧小平名譽」的大動亂的緊張狀態。與十三年前發動「文革」當時情況相類似。不過目標完全相反。

否定「文革」與「批判毛澤東」自然連結在一起；十九日在天安門附近長安街就出現了第一張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指責毛澤東晚年犯了思想上形而上學的錯誤，支持「四人帮」，打倒鄧小平，鎮壓天安門事件。

從十五日以來發生一連串事件，可以判斷決非個人行動，一定有組織背景，是一種有計劃「反文革」運動的開始。

二十日晨在長安街又出現了由吳文署名的「大字報」，標題是「以民主審判獨裁」。該「大字報」將「文革」到「天安門事件」十年來歷史，比作以周恩來爲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路綫與「家長式法西斯獨裁路綫」的鬥爭，暗中指責毛澤東，該文要求公佈（一）誰是天安門事件主犯？（二）鎮壓的指揮者爲誰？（三）誰指使出動了十數萬公安部隊與民兵？同時並主張設立「天安門事件調查委員會」，很明顯的，上項「大字報」，決非個人意見，象徵了周鄧路綫與毛澤東派對立的有組織行爲。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反文革」浪潮已於十一月十五日揭開序幕；第二，形式上是透過「光明日報」論文，「北京市黨委會常委會」決議及「大字報」等進行；第三，其目的在回復彭德懷名譽，批判毛澤東，追究「天安門事件」責任及支持周恩來、鄧小平。因此，這些行動，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鄧小平派或支持鄧小平勢力在策動。

不過毛澤東已經死亡，「四人帮」亦已瓦解，因此，否定「文革」，追究「天安門事件」責任，對象就是華國鋒「主席」與汪東興「副主席」了。因爲毛澤東，「文革」、「四人帮」、「天安門事件」等任何一件事都與華國鋒、汪東興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是「受益者」；相反的，鄧小平等都是「受害者」。因此，十一月十五日開始的「反文化大革命」，是「受害者」集團所採取的報復行動。

華國鋒政權標榜「四個現代化」，在去年八月中共「黨大會」時及今年三月「人代會」時，中共頭目均强調團結一致，並對「四個現代化」前都作樂觀評價，但從目前北平所發生的新情勢，證明上項說明，已完全變質。

中共「光明日報」首先翻案

十三年後的「反文化大革命」運動，是由「光明日報」發表否定姚文元論所挑起，而不是中共「人民日報」，決定處分五名「紅衛兵」領袖並發動批判運動是「北京市黨常委會」擴大會議決議：判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也是「北京市黨常委會」擴大會議「聲明」：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這裏說明了「北京市黨常委會」將「天安門事件」指爲「革命行爲」，無異推翻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案，向「政治局」挑戰，是「北京市黨委會」的叛亂行動。

北平爲什麼會發生這樣叛亂，應從今年三月「人代會」鄧小平未取得「總理」地位說起。當時在「政治局」以華國鋒爲中心有八名「文革繼承派」，另有以葉劍英爲中心的七名「中間派」；兩派結合，在二十六名「政治局」委員中佔了大半，阻止了鄧小平的出任「總理」。鄧派曾利用「大字報」不斷攻擊鎮壓「天安門事件」負責人之一的「北京市革委會」第一書記吳德，追究其責任，化了一年以上時間，仍毫無結果。所以鄧小平想突破「政治局」的阻力，極爲困難。尤其要更換「中央政治局」委員，必須召開「中全會」；要改選「黨中央委員」亦非舉行「黨大會」不可，需要很長時間，而且困難重重。鄧小平爲了改變目前的政治情勢，採取了多方的「迂迴作戰」策略。鄧小平以「總參謀長」有利地位爲基礎，掌握了軍權。將其嫡系韋國清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並控制「解放軍報」。軍中重要職位，逐漸落入鄧派手中。在中共黨中央方面，擁有組織、人事大權的「組織部長」，亦由其嫡系胡耀邦担任，極力在在黨中央機構發展勢力。

由於鄧小平派一連串攻勢，從今年六月到七月，「政治局」勢力關係開始有了變化，例如六月「天津市黨委會」第一書記解學恭被解職；七月一日又發表了一九六二年毛澤東自己批判「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失敗的秘密演說；繼之，「人民日報」揭載—間接批判吳德的投書等等。

鄧小平派就使用內外夾擊辦法，向「北京市黨委會」發動攻擊戰，並將鄧派直系幹部滲透到「北京市黨委會」，由內部動搖其組織；到十月吳德終於被罷黜。成功地完成了「北京市黨委會」奪權工作，而且這是一種無形的，但極爲重大的「靜的奪權鬥爭」。鄧小平的「反文化大革命」，也倣效了毛澤東的故技，從「北京市黨委會」奪權開始。

攻擊目標指向華國鋒

這次「反革命」旋風從吳德被黜一個月後在北平掀起，其原因在此，而且此項「反革命」逆流迅速發展；廿一日已出現了要求取消「天安門事件」後「政治局」四月七日決議案的公開信。這份「公開信」的「大字報」是由「北京戲曲學院」龍念周署名致華國鋒及中共黨中央的。根據「北京市黨委會」決議與聲明，要求取消解除鄧小平一切職務的「四、七決議案」，處罰鎮壓「天安門事件」兇手及表彰「天安門事件」參加者。

由「北京市黨委會」領導的「反文化大革命」運動，正熱烈擴展到國民大衆。被羣衆包圍的「政治局」，尤其是華國鋒，今後究竟順應現實情勢，抑或堅決抗拒，將面臨重大抉擇。

雖然「反文化大革」的政治風暴的發生，十月吳德被黜及「北京市黨委員會」改組爲直接起因，但爲了實現周恩來「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遺言也是無法避免的道路。

「四個現代化」與毛路綫對立

「四人帮」整肅後成立的華國鋒政權，在儘早解決落後的經濟、技術、教育問題後實現「四個現代化」上有其共同目標；但在推進此一遠大計劃的方式及人事安排上，意見就不完全相同。

華國鋒等「文革」支持派一向標榜「毛澤東路綫」，故主張忠實依照「毛路綫」推進「四個現代化」；但「文革」受害者、深知「文革」弊害的鄧小平派老幹部及軍方指揮人員，認爲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擺脫及克服「毛澤東路綫」。

因此，兩者間形成了絕對無法調和的對立。爲了依照自己的基本路綫、政策去實施，就必須掌握決定政策的領導權。所以鄧派就無法與「毛澤東文革路綫」妥協。

目前走「毛路綫」者，一貫的要透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來進行，並重視人的因素。所謂「人」的因素，是以工人、農民、士兵爲主，對幹部、知識分子的任務並未作較高的評價。但鄧小平在推行「四個現代化」作法上，雖然並不否定依靠工人、農民、士兵；但對老幹部、知識分子的任務，却非常重視。

因爲老幹部及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是最大受害者，也是受集中打擊的一羣。而鄧小平認爲非動員老幹部及知識分子無法推進「四個現代化」。因此與「文革派」的對立關係更加尖銳。鄧小平正積極從事現實對在「文革」中受批判罷黜的老幹部與知識分子的「全面解放」，使之回復重要職位，發揮其能力。另一方面，鄧小平一派也要澈底消滅「四人帮」及林彪的殘餘勢力，因爲這些力量都是「文革」時期對老幹部及知識分子的加害者。如果這些「文革」當時的「加害者」仍居要職，那麼回復原職或名譽的老幹部及知識分子，如何能積極參加「四個現代化」的工作。同時在「文革」繼承派方面，認爲一旦「四人帮」被清除後，彼等便成了被鬥爭的對象。所以也正設法阻止對「四人帮」的檢舉與批判運動。所以出現了複雜的人事關係與恩怨相報情勢。雙方奪權鬥爭的亦愈演愈烈，原因亦即在此。

由大赦右派談當年反右鬥爭

過來客

據外電報導，於一九五七年被下放的數以十萬計「右派分子」，或因「嚴重」事件而判入勞改營的人士，雖然仍未獲得平反，但已再獲中共社會的接納。這數以十萬計在毛澤東當政時被指爲「右派分子」的人士，已準備獲赦。中共此一做法，絕不是厚愛這類「臭知識分子」，而是發現他們仍有利用價值，爲配合進行四個現代化，不得不釋放他們，再爲其効命而已。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召頭知識分子會議。據估計，當時大陸上的高級知識分子約十萬人，其中「進步分子」與「中間分子」各佔百分之四十，另百分之二十是「落後分子」。毛澤東很樂觀，他認爲經過中共進一步的爭取，眞正「死硬」的「落後分子」不過百分之五，即中共有把握爭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信任。因此，毛先後在共黨中央政局和「最高國務會議」，提出「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簡稱爲「雙百」方針。

毛澤東向知識分子招認，一般共幹過去對待知識分子「態度粗暴」，過分干涉了知識分子的業務：中共爲此而決定開展內部整風，希望知識分子對中共進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批評，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共黨中央宣傳陸定一更代表共黨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要求知識分子無所顧忌地「大鳴大放」，宣布中共容許文藝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享有「獨立思考」以及「辯論、創作和批評」、「發表、堅持、保留自己的意見」與「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毛澤東也公開容許批評馬克思主義，並揚言中共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不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會表現爲階級鬥爭。

本來知識分子對中共的「雙百」方針十分懷疑、認爲是「放長綫釣大魚」的詭計。後因中共百般鼓勵、保證，尤其是受了匈牙利人民反共革命運動的影響，終於爆發了一場震撼大陸社會的「大鳴大放」反共運動。著名的學者教授、科技專家和文藝工作者，紛紛發表控訴中共暴政的言論，指斥中共壓迫羣衆、侵犯人權、破壞法制、腐化墮落，揭發中共「不爲人民服務」，高呼「羣衆可以殺共產黨人」、「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在中共專政之下，「知識分子天天提心吊胆」，比生活在對日抗戰時期的淪區「還不安靜」。

這一類「大鳴大放」的反共怒吼，在報刊上發表的已是連篇累牘，未發表的更不計其數。情況最嚴重的知識青年界。當時各大學的學生提出「新五四運動」的口號，開始組織和行動，情緒極爲激烈。他們請願、罷課、示威、遊行，聲討中共禍國殃民的罪，要求中共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政權的誰屬。

當初毛澤東認爲高級知識分子問題多，青年學生不會有甚麼問題：結果恰恰相反，高級知識分子還只是言論反共，青年學生的反共却是有組織和行動的，他們的言論也比老一輩的高級知識分子更加激烈。

這種情況，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由於毛澤東和共黨，已經公開提出保證和諾言，而「鳴放」一番，因此手造成了這次空前的，相信也是中共不會重演的反共意見得以暢所欲言的一幕。

「鳴放」的時間只有一個月：從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

在共黨內部，堅持開展「鳴放」的是毛澤東，他人大都反對。因此，「放」出了問題，毛澤東只好自負責「收」。一個月的「鳴放」時間，也是毛澤東決定的。在大陸，大衆傳播機構全部控制於中共只要不再舉行「鳴放」座談會，不再發表「鳴放」言論，同時下令專政機關採取拘捕、監管、搜查等等行動，就可以做到「萬馬齊瘖」，人皆就範。

首先，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一九五七月一發表由他親自執筆的社論，提出中共「鳴放」政策的解釋和處理「鳴放」問題的原則。他說中共的報刊在一個月內登載反共「鳴放」言論，是共黨中央的決定，目的在於「讓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才能「看得清清楚楚」，「動手殲滅這些醜類」。「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

是陽謀。「他宣布「鳴放」反共言論的人是「資產階級右派」，「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在「反右派鬥爭」中，著名的學者和科技專家如費考通、錢偉長、陶大鏞、孫大雨、陳夢家、林漢達、曾昭掄、儲安平、樓邦彥、孫毓棠、許德珩、錢端升、雷海宗、榮孟源、黃覺敷、吳文藻等「右派」分子，參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鬥爭會，接受了激烈而嚴重的指控，作出了「向人民低頭認罪」、「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我要從新做人」、「我的罪行」、「我的檢討」之類的口頭的與書面的承認全部控罪的供詞，並在報上發表。文藝界的劉雪厂、姚雪垠、吳祖光、蕭乾、龐薰琴，穆木天、馮亦代、江豐、彭明樹以及新聞界的徐鑄成、浦烈修、彭子岡等人，也被打成「右派」鬥臭鬥倒了。

高等學校的學生領袖，如「人民大學」大學生林希翎，她在辯論會上的講詞，精闢入裏地駁斥了中共的「革命理論」，揭露了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消滅而是加大階級差距的本質和中共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指控毛澤東利用「肅反」屠殺無辜，並為胡風鳴不平，贏得大陸各地大中學生熱烈響和支持；「北京大學」的「百花學社」領導者譚大榮，策劃反共「新五四」運動；「武漢大學」的「餤報」主持人吳開斌，領導學生威遊遊行；「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在兩千多人辯論會上痛斥毛澤東為現代秦始皇而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還有其它大中學校學生反共領袖與反共「鳴放」的表年以及那些反共大字報的匿名假名作者，全部遭受拘捕，在在各校舉行批判鬥爭，除被誣為「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者外，所有，所有「右派」分子，名義上是「不予辦罪」，實際上是送往勞改。

「右派」分子共有多少人？中共最初估計十五萬至二十萬。據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四月透露，已增至三十萬之數，而清查工作尚未結束，後來中共也沒有公布過後的統計數字。直到今年，共黨中央的一個秘密文件，才透露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人，定案的三、四十萬人，經過「摘掉帽子」和死亡，現在還有十三萬多人在勞改場所接受「勞動改造」。這說明了中共所謂的「不予辦罪」，就是自由社會的「苦工獄」加「無期徒刑」。

岳王與蔣公

青冥

十一月六日大公報刊登了藍于的文章「靈隱寺與岳墳雜憶」。藍于煞有介事地說：「蔣介石從來沒有岳墳上題過字，據說，這是因為蔣介石有條原則，名勝古蹟，概不題字。這件事我沒有考究過；不過，可以想像，即使他沒有這條原則，他顯然也不會在岳墳上題字，岳飛的反侵畧功勳，無一不是對蔣介石投降政策的嚴厲鞭答……最後，風起雲湧的抗日運動，終於把蔣介石也逼上勉强抗日的道路。」

藍于寫文章，妙在「沒有考究」，惟憑「想像」。可惜「想像」與事實究竟不同，藍于的造謠血口也不能代替鍾天地正氣的史筆。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蔣公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呼籲：「統一為禦侮救國之前提；以岳武穆孤忠報國自勉。」（見中央日報編印之「領袖精神萬古常新」）

三十四年，抗戰勢利，政府開始重編鄉鎮，為表揚鄂國高風，特稱岳飛故里為「古賢鄉」。

三十五年二月廿一日，蔣公親臨杭州岳廟，瞻仰先賢。

這些史實，不才經過小心「考究」才敢寫出來，在「想像」方面未免輸於藍于，慚愧慚愧！

由蔣公之見謗於紅頭蒼蠅，不禁想到岳王也曾見毀於南宋羣醜。秦檜害死岳飛後，得意洋洋地向怒氣冲冲的韓世忠說：「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這和藍于的「沒有考究過；不過，可以想像」不是同出一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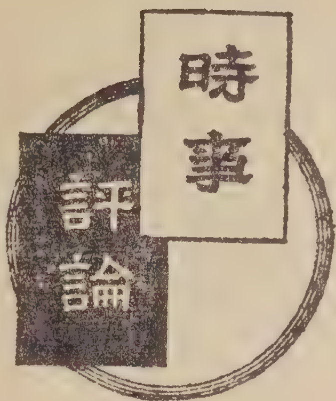
南宋章顯曾撰岳飛傳，他指出：「飛之初，當時史官所書，用檜風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熹也（按：秦熹為檜之子），實錄秉檜史筆則埍也（按：秦埍為檜之孫）。史官之屬，則鄭時中，檜之館客也；丁婁明，埍之婦翁也；林機，其子壻也。楊迥、董德元、王楊英數十人皆其黨也……人之功則欲揜之，已之功則欲大之，人之過則欲增之，已之過則欲蓋之，行一時可也，如天下後世何？」秦檜不能欺騙後世，後世人却要秦檜永遠跪在岳墳前面。

南宋初年，盜賊蠡起，胡馬南侵，社稷危在旦夕。幸有岳飛崛起，內平羣賊，外禦金兵，扶宋室，挽元元，功高一世，名垂千古。能與岳飛互相輝映的，南宋而後祇有蔣公。

岳飛在「題驟馬岡」一詩裏，說出自己安內攘外的若心：「立馬林岡豁戰眸，陣雲開處一溪流。機春水沚猶傳晉，黍秀宮庭孰憫周？南服只今殲小醜，北轅何日返神州？誓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

蔣公在北伐前東征陳烱明，出發時也寫了一首詩，我們可拿來跟「題驟馬岡」一起讀：「親率三千子弟兵，鴟鴞未靖此東征。孤軍革命成孤憤，揮劍長天涕淚橫。」不知多難的中國，曾經賺了多少英雄熱淚？

岳王與蔣公異代一心，以身許國，可惜都是志不獲申而歿。妖氛未靖，棟樑先折。搔首問蒼天，天意欲如何？



港日的貿易逆差

徐達文

最近，港督及本港高級經濟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以及港府對促進港日貿易問題的積極態度與實際行動，都可以說港府當局改善港日貿易逆差，擴大港貨輸日的決心，以扭轉港日貿易多年來存在既不平衡，也不平常的情況。我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日本政府與日本商人，一貫表現的「壟斷擴張」的經濟霸權主義與獨裁行為。日本政府及日本財團，對歐美、亞洲、中東及自由國家市場的無孔不入的滲透擴散，即對本國市場的無關不卡的控制設限，早已成為日本對外貿易的特色。香港在日本色這種貿易政策下，也毫不例外地成為日本巨大外貿順差形勢的主要負方之一。

港日雙方現正積極籌劃設立一個經濟聯合委員會，以找尋港貨無法打入日本市場的癥結。上述提及的日本貿易特色與日本經濟表現，正是這種癥結的所在。故要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是單純依靠香港單方面的「找尋」，及依賴日本單方面的「理解」，而是要港府採取一種切實可行的措施。當然，以香港的自由貿易政策及開放經濟制度，要採取關卡的强硬政策及繳稅的設限制度，是有困難的，也有可能導致其他效果。

如果港府將改善港日貿易的希望，寄托日本方面的「諒解」與「補救」，同樣是不切實際的，只要人們從英美多年來，一直要求日本改善英日、美日的巨大貿易逆差，而日本却毫無誠意與毫無表現的做法，就可知道日本的態度。故此，我們對港府希望「日本總商會」及「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這兩個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經濟團體，在共同研究如何設立港日雙方聯合委員會，並作出計劃，又依靠日方的計劃而確定港日貿易的改進措施，則這種措施，又是日本作主動，香港作被動的消極辦法。

以香港的經濟實力及特殊背景，要做到港日貿易平衡，實是一件難事，但縮短港日雙方的貿易差距，倒是十分必要的，更何況這種差距經已逐年增加，像兩年前，港日貿易逆差出是七倍，但現在已增至九倍，

本港目前輸日的貨品總值僅佔本港全部輸出口總值百分之四，即日本貨品却佔香港入口貨品的第一位。造成這種情況，顯然包含着香港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與開放市場，日本近香港的地理條件，日本經濟成長的强大實力，日本經濟活動的巨大活力等多種因素。

但港貨在其他市場表現良好，却在日本市場無法打開，特別是在日圓升值、日貨高昂之外，香港某些價廉物美、質高欵新、且在歐美市場極受歡迎的產品，像成衣等，但在日本却一籌莫展，其原因不僅是日本在南韓，東南亞等地的投資設廠後，將產品運返日本銷售，更在於日本財團以經濟壟斷，及日本政府的經濟關卡，形成香港商品輸日的嚴重阻力，要消除這種阻力，固然是爭取日商在港設廠，更在於日方主動的改善態度。要日本切實改變原有的政策，就不能處於被動的寄望。還要港府主動作出强硬的高姿勢。儘管這一高姿勢，或許會與港方的自由貿易有所抵觸，但在某種情況下，適當運用一下，並不是不可能的。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港府希望日商在港設廠，企圖以此作為平衡港日貿易逆差的途徑，這也是件困難的事。因為以香港目前的高地價，高薪酬，少工源，少原料的處境，在港投資設廠，比起在若干未開發國家，像印尼，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就困難得多了，即使香港廠商，也要往外地投資，更何況日本廠商。當然，以香港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在整個經濟發展中，仍「具有投資吸引力的一環」，但這一環，是否可抵消「另一環」，這倒是值得懷疑的。

毛式「人民公社」模式輸出悲劇

一知

以瓊斯為首的美國「人民廟」九百多教徒在圭亞那集體自殺的眞像，揭露了一個血淋淋的事實：瓊斯鎮自治區幾乎完全是中共人民公社的翻版、整個中國大陸極權暴政的縮影、共黨思想毒素滲透美國惡果的例證。

瓊斯其人先則以療病為誘餌，繼則以締造叢林中的樂土為召喚，置大量信徒於其殘虐統治之下，而自己則成為這個「新社會」的暴君。此與共黨之以土改誘惑農民、以建立共產主義天堂牽引知識青年、終至於騎在人民頭上，凌辱虐殺，把整個大陸造成一空前龐大的集中營與屠場，實如出一轍，祇有規模大小的不同而已。

瓊斯鎮的生活模式與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何其相似？茲畧舉數點以為證明：

（一）信徒們的私產一律收歸公有，實則入於教長瓊斯掌握，事後在叢林中發現的已有十萬美元的現鈔及與此等值的黃金，瑞士銀行尚有一千萬美元的存欵，而信徒則皆淪為赤貧的奴工。

（二）信徒初入瓊斯鎮即須接受「洗腦」，並須尊稱瓊斯為父，誓言絕對服從；這是效法共黨極權的製造偶像崇拜，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無不藉此為君臨鞭撻人民的手段，但最後皆難逃覆滅的命運。其教派命名為「人民廟」即可知其模擬的目標所在。

（三）瓊斯鎮的居民秘密告知前往調查的美國衆議員賴恩說：「每週工作七日，黎明即起，日落而息，如工作不力，就會受到嚴厲的精神和肉體的處罰，工作之後還要上政治宗教課。」所餐皆是粗糲豕食，工作時還有擴音機不斷地宣講教條，這一切豈非人民公社農場的活生生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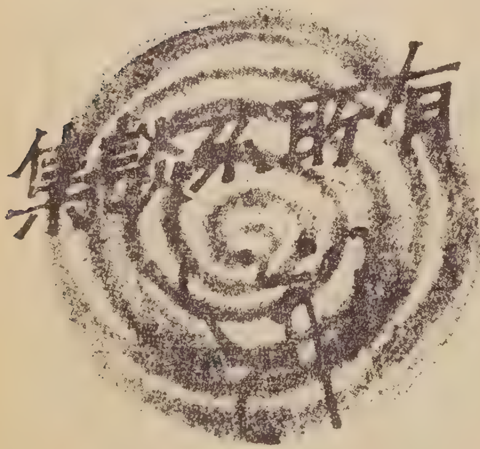
（四）瓊斯在其統治區內建立了一個嚴密的間諜網，有不忠者，即加以公開鞭笞，且使家人父子相互監視，曾有一信徒計劃逃亡，為其親生子密告。其教育下一代忠於「人民廟」而蔑視父子親情，以告密的兒女為立功的「英雄」，這使我們想起為林彪叛變時向毛告密的是他的親生女兒林豆豆以及鬥爭公審時無數類似的情形。

九百餘名信徒（截至目前為止發現的屍體已增至九百一十二具）包括數十兒童與少女，集體自殺，是震撼世界的大悲劇。試想父母以利刃割斷親生嬰兒的喉管，然後再引刀自刎；數十兒童排隊領取毒液，成人或仰藥，或相互射擊而死，殘忍慘烈，無逾於此。歷史上的大規模集體自殺，或由於愚昧，如十七世紀兩萬俄人之誤信世界已臨末日；或由於戰敗不屈，如紀元後七十三年九百六十名猶人為羅馬人圍困三年後自戕。前者肇端於恐懼，後者則為了全節。然則，在圭亞那叢林中，究竟是甚麼力量使這麼多人輕生蹈死而不悔呢？這就是通過「洗腦」使他們陷於狂熱，一若中邪疾走，迷信某種教條或幻象，其價值超越自己的生命。

•中共所設的幻象是社會主義的天堂，初據大陸時揚言十五年要在科技生產水平上趕上英帝，過了卅年還在向英帝購買精密儀器與飛機，人民生活反而倒退了半個世紀；如今搞所謂四個現代化，其為誘人犧牲的幻象，初無二致。「人民廟」教派既有其宗教性，則更多一層死後樂土的幻象，在人間叢林中的樂土面臨被迫解散的危機時，即驅入自殺以追求死後的樂土。在瓊斯鎮居民中並不都甘願自殺，尚有三百餘人匿入叢林，至今尚在搜索中，舉行自殺儀式時，有一婦人表示反對，主張遷徙古巴，立即被擊斃，證明瓊斯早已佈置一殺手隊，與會者必察知如不自戕，亦絕無生路，可能其中有半數是屬於被强制的性質。已喪失不自殺的自由。誠然，瓊斯本人也自殺了，但這是獨裁者由累積的心理壓力而陷於瘋狂，其本質仍是邪惡的。

毛澤東的家鄉有一傳統的神話的謂巨蟒假扮為神仙，揚言某月某日將出現彩虹，踏此以上即可進入天堂，實則彩虹即為蟒舌，是日愚夫愚婦爭相攀登，結果皆走入蟒腹。毛以蟒為師，瓊斯則以毛為師；儘管中國大陸上開始貶毛，但未來奪權勝利者，在精神上仍是毛的信徒，揚言四個現代化侈談人權與民主，祇是另一道彩虹而已。

中共向美國輸出人民公社的思想毒素，美國則向中共輸出波音飛機與電子探測器；美國人對古巴之獲得米格廿三型飛機的有形威脅，保持最高警覺，對更可怕的毛派思想的無形侵蝕，則視若無睹。瓊斯鎮事件誠然可怖，但慘死者不過九百餘人，西方人在震撼悲憫之下，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要忘記中國大陸以類似手段驅六千五百萬人於溝壑，以精神凌遲置於慢性自殺的境地者，更倍蓰於此。



北平的大字報如火如荼，顯示共黨的鬥爭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初步清點戰果，華國鋒派應該稱為大敗，從今年六月開始，華派的各省市頭目，天津的解學恭、遼寧的曾紹山、湖北的趙辛初、內蒙的尤太忠、河南的劉建勛都遭免職，而新換上的都是鄧派人馬，接着在北平擁有實力的華派巨頭吳德和紀登奎的實際職務已被免除，陳錫聯即使未被免職，也危如累卵，現在鄧派在攻擊華派的最後一個堡壘——汪東興，汪東興在黨和特務方面有實權在手，所以這是一場硬仗，最後結果或是汪垮台，或是向鄧派投降，而投降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汪東興知道，現在兵變投降，在鄧派中也過不了幾天的好日子，所以汪可能負隅頑抗到底，果真如此，目前這個回合就是看汪東興能支持多久了？華國鋒的命運也一定和汪東興合在一起，汪垮華也一定垮，這是華派的「骨牌命運」，第一塊骨牌倒下來後，接二連三的骨牌也站不住。

大陸人民已醒覺起來

除了鄧華的鬥爭而外，今天大陸上還有一種鬥爭存在，但是被外國記者和國際人士所忽略了，就是廣大人民的反暴政、反極權、反共產黨統治的抗爭，中國大陸共產黨號稱有三千五百萬黨員，它們自己內鬥，而中國大陸八億同胞則和那一小撮令人痛恨的共產黨員誓死鬥爭，只是因為極權統治，人民手無寸鐵，又沒有宣傳的工具，所以是赤手空拳以血肉之軀默默的、長期的和共黨統治階級鬥爭。最近北平街頭的大字報要求人權，要求民主，要求像西方國家社會中人民所擁有的自由，就顯示在大陸上人民真正的願望是推翻壓迫他們的暴政政權。

正視今天中國大陸，它是存在着兩種性質不同的衝突，一種是共產黨內部的衝突，就是共黨派別和派別之間的自相殘殺，目前是鄧小平派和華國鋒派、又稱為文革受害者和文革受益者之間的衝突和鬥爭；另一種是中共政權和大陸人民之間的衝突，也就是共產黨統治階層和反對共產黨的大陸人民之間的鬥爭。現在大家只注意到中國大陸共黨內部的衝突，而忽略了中國廣大人民反壓迫、反暴政、反奴役、反共產的鬥爭，因為這場鬥爭是沉默的多數用無言來和共黨抗爭，而共黨政權則對於人民的反抗加以強烈的壓制和嚴密的封鎖，所以大陸人民反抗的真象既不受到世人的了解和注意，也得不到世人的支持和援救。

鄧華的鬥爭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非要弄出一個你死我活的結果不可，我們不應被他們狗咬狗的鬥爭而忽略了大陸人民的反共抗爭。一方面要揭發這些鬥爭的真象，促請世人了解和重視，一方面要支持大陸同胞向統治階層作英勇的鬥爭。

正視大陸新難民逃亡

最近，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紐約時報及其他自由地區報刊，紛紛報導大陸逃往香港的難民潮。世人皆知，在中共層層鐵幕控制下，大陸人民要向外逃亡，實非易事。何以有這麼多人離鄉背井、冒着生命危險、向外逃亡呢？新的難民逃亡潮中提供了具體的答案。

巴爾的摩太陽報駐香港記者派克斯訪問過許多難民，其中一名婦女說：「新頭目階層在北京當權已經兩年，各方面很少改進。我們聽到不少『允諾』，就是得不到較多的糧食。」一名小學教師說：「中共深知不少人從未接受他們在中國大陸上的統治」。紐約時報根據難民的表示說，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人認為中共當前的「放鬆管制」，乃是「稍縱即逝」的出境好機會。該報發自香港的電訊指出，「這就是最近幾個月比一九六二年以來的任何時期有更多中國大陸人民離境的原因」。「在此生活條件似將改善之際，人民紛紛外移，實令人有些困惑不解。」最後它判斷「很多人不相信中共領導階層會持久下去，或會達成其經濟成長的目標。」他們對中共「新當權派」的體認，和對過去的毛澤東及「四人幫」一樣，根本不信任。儘管「新當權派」大玩花招，叫囂「現代化」，表示一些好聽的「允諾」，故作「放鬆管制」姿態，但大陸人民絕不相信在共產暴政下，經濟會成長，生活會安定；也不相信中共反覆內訌的情勢會和緩，其帶來的動亂、恐怖、災難會減少，因而爭取機會，紛紛向自由地區逃亡。

英國議會和政府當局對此情形亦表關切，在英國上議院中，主管外交與國協事務大臣葛朗維羅伯茲宣稱，「大陸逃港政治難民，准許居留，不予遣返」。言下似說新難民潮中，不一定都是「政治難民」。其實中國人安土重遷，如果不是遭受政治迫害，絕不會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歷經層層封鎖、阻截而逃亡的。所有逃亡到香港的難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政治難民。根據上述情形及歷年來大陸人民紛紛向外逃亡的紀錄，可以斷言這些人都是用兩條腿來投中共暴政的「反對票」，投奔自由，都是「政治難民」。

英國是民主國家，香港是英國管轄的自由地區，以其立場，應對這些「政治難民」予以庇護，任其自由選擇前往任何地區。不幸歷年來大陸逃到香港的難民，被拘捕者，即強迫遣返。可憐那些歷盡艱難、冒生命危險投奔自由的人民，被迫遣返後，受更嚴重的侮辱、折磨、痛苦，甚至失去生命。思之真不知人權何義？（圖為大陸人民用來逃亡的工具）

余重生

大陸旱災百年罕見

最近大陸天災異常嚴重，據二十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中共自稱今年發生了年來罕見的最嚴重旱災。災情廣及四千萬公頃即九千九百萬英畝土地，涵蓋的面積為長江中、下游各省、黃河流域、淮河流域、淮河流域各省、市、區達二十二個行政單位，有些地區在今年九月下旬，特別是立秋以後，連續一個多月每天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五度，長期無雨加上高溫炎熱，這些地區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全被旱死，人畜吃水也發生困難。據中共報導：查閱歷史資料，像這樣長期嚴重的大旱，只有一八五六年即清咸豐六年在安徽發生過一次，距今已一百二十年。今天在安徽省提出「掘地百尺找水源，千里引江救禾苗」的口號，驅使全省每天出動勞動力一千萬人日夜「突擊」，切嶺開渠，架綫建揚水站，進行四級五級提水。中共稱：據不完全估計，僅安徽一省，受旱面積即達三千六百多萬畝。中共承認鄂、湘、贛、蘇、豫各省災情均極嚴重。據莫斯科華語廣播指出：中國大陸廣大地區，受到嚴重旱災，仍然是強迫用人力同自然界作鬥爭，是無濟於事的。有不少「幹部」和羣衆，對抗旱種麥，已失去信心，產生了畏難情緒和鬆勁退坡思想。

根據中共這些年來對外的報導，所有統計數字都是不確實的，完全依據當時的政治情勢的需要，時而誇大時或隱瞞，因而完全不能取信。依據我方有關機關的研究：安徽這樣嚴重的旱災，受災面積決不止三千六百多萬畝。因該省耕地面積共七千三百多萬畝，中共報導受災的僅及半數。中共透露河南、湖北兩省災情，還較安徽為輕，反報導受災面積却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可見中共對受災耕地面積，其統計數字並不正確。

上述皖、鄂、湘、贛、豫、蘇、等六個水稻區其耕種面積達到四億六千二百四十多萬畝，即使依據共報導為百分之六十受旱區來說，單這六省的災區即有二億四千多萬畝以上。今年七月二十二日李先念在中共「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說：農業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政權的鞏固，不抓糧食，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

據莫斯科本年一月十一日的廣播：中共在一九七六到一九七七年的糧食比上年減產了五百萬噸，今年遭如此空前的旱災，糧食減產必在數千萬噸以上。當然中共非向國外購買糧食不可，但因有限的外匯，無力多購，充其量只能達到去年購糧一千一百三十萬噸的水平，決無法能使九億人口吃個半飽，眞會如李先念所說，中共政權末日即將在人民啼飢號寒之下迫臨。而華、鄧又適於此時鬧窩裏反，眞是上帝要使這些狂人滅亡，大陸同胞眞正解放的日子快到了。

余秋人



墨索里尼的香巢

．最好跑到那兒去光顧。當你到達店門之前，便可以聽到悅耳美妙的吉他聲。在「赤嘉」往往可以使人花上五個鐘頭，去享受一頓午餐，但陶醉在音樂和歌聲中的你，會感覺到時間僅只似五分鐘而已。

如果你是個揮霍慣了，一擲千金，毫無吝嗇的人的話，不妨到「柏拉羅酒店」去享受一下，這家酒店本來是一幢別墅，是墨索里尼特別為他的密友赫麗拉．貝愛絲而築的香巢，在一九三五年始築成，這裏是由羅馬提岸的一道棧橋直達的，當地人稱之為「愛情酒店」。

別墅內陳設豪華，單是赫麗拉的睡房，已是美侖美奐，舉世無雙了，四週鑲着金光閃爍的明鏡，名貴的地毡，絲絨的帷幔。與臥室相連的是浴室，內設泳池式的浴缸，全部用大理石砌成池底裝飾着五彩繽紛的色燈，池明水清。赫麗拉的起坐間，佈滿了價值連城的枝形燈架；牆壁四週，掛滿了稀世的名畫。

這幢別墅現在已經變為一間意大利最新型的酒店了。到這裏來觀光的人，不但可以欣賞一下一代魔王墨索里尼和赫麗拉共同生活的香巢，同時還可以大享其口福，因為此間的食譜，早已飲譽全歐洲。

別墅的內部，直到現在仍保持原有的一切，沒有多大改變，只是那寬敞的餐廳裏，增加了不少的檯椅，整個地台都用大理石舖砌，顏色各異，前廊的地台是黑色的，這裏可以容一百多對舞伴同時翩翩起舞，寬敞有餘，並無摩肩觸肘之苦。前廊末端有一拱門，直通餐廳，但這兒的地台却是白色的，餐廳的一面一幅全用玻璃嵌鑲而成的牆，可以透視露台泳池全貌。

這所別墅的樓梯要算是最新奇而有趣的了，它好像大輪船的舷門，雖然同是到達一個目的地，但途徑有兩條，一條是黑色的花崗石砌成；另一條則是白色的。據說白色的那一條是赫麗拉專用的，雖然沒有自動升降機可以代步，但在階梯上面任何一處，都可以任意所之。例如，當你在上的時候，忽然想轉向左邊或右邊，只須用脚一捺階梯上的樞鈕，那另一邊的階梯立刻便會接到你的脚下，把你送到你心目中的地方了。

別墅的屋頂，就是昔日赫麗拉的鷄尾酒間，墨索里尼和赫麗拉不知在那裏消磨過多少個黃昏，從這兒俯瞰整個羅馬的景色。

到「柏拉羅酒店」來觀光享受的顧客，除了富有的意大利人之外，大部份是美國人和世界遊歷者。普通一般恐怕不容易有機會來享受，因為那兒的一切，價錢昂貴得驚人，奢侈至極。若你是個家財百萬的富有遊客，攜同愛侶在赫麗拉的浴缸裏，或在露天舞池裏盡情享受那幽美的音樂，你將獲得意想不到的快樂。（取材假日週刊）

李凱詩譯

九死一生·瘋狂殘忍

「人民廟」集體自殺目睹記

陳獨塵譯

美國邪教「人民廟」首領瓊斯率領近千信徒，在圭亞那叢林集體自殺，過程觸目驚心，瘋狂殘忍駭人聽聞，令人胆寒。瓊斯崇拜希特勒與毛澤東，在圭亞那建立毛式公社制度，最後强迫門徒集體自殺，自己却效法希特勒，臨死前與情婦舉行婚禮。

母親們懷抱着嬰兒，手牽着小孩，走到死亡祭壇邊。護士們在父母們的注視下，將一筒筒的青化物毒藥灌進孩子咀裏。

在祭壇旁邊，四十六歲的瓊斯，坐在台上一把王位似的椅子上，靜靜地主持這盛大而瘋狂的死亡遊戲。

不一會兒，痙攣開始襲向幼兒稚童的身體，他們的口裏吐着白沫。



右爲狂人瓊斯與門徒

小孩開始哭泣，細小的哭聲開始在荒野中的自殺場地上此起彼落。他們發抖，眼睛流露恐懼之色。有一陣，恐懼侵襲到「人民教會」徒衆的心裏。

瓊斯感覺到這段恐懼氣氛，於是他站起來，大聲喊道：「我們必須莊嚴的死。」

彷彿奉了神旨般，教徒們的疑慮盡去。黃昏的微光穿過圭亞那的叢林時，數百名瓊斯的信從已喝下毒藥，在瘋狂的祭禮中死去。這些人多半來自加州，多半是黑人。

已知的唯一生還者羅廸斯說：「第一個就死的成人是一位年輕婦女，她抱着一個嬰兒，喝下毒汁，走到場地上，坐下來死去。」

羅廸斯是目睹此集體自殺慘案的唯一生還證人他說：

「他們（指自殺醫護隊）把裝備拿進用做圖書館與學校的帳篷裏，拔去針頭的大針筒、塑膠杯，和毒藥。」

毒藥是青化物，混合着鎮靜劑與止痛劑，以緩和致命的毒藥。這三種藥物和人工葡萄汁一起吞服。

「他們抽滿一針筒，然後灌進人們口裏。

「然後他們給信徒們一杯飲料，讓他們和藥吞下。

「許多孩子志願吞服毒藥。我不曉得爲何大多數人俯臥地下，他們倒下的方式各不相同。

「然後孩子開始哭了。」

羅廸斯，他是趁着陪一位護士去找東西時逃走的。他說：「我走出後門，在一幢屋子底下爬行。」大部份教徒都進大廳去等死。在廳後，一個台上豎着一塊黑板書：「相親相愛」。

現場屍橫遍野

自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死亡營以來，沒有一件比圭亞那集體自殺更使世界震驚了。

現場屍橫遍野，許多死時互相擁抱着。屍體環繞着「人民教堂」——在營區中央的一棟簡陋木造房子。

從十一月十八日薄暮時分起，雷辛頓的「恐佈史」必須加上這一章——强斯頓。

瓊斯在一九三二年出生於印地安那州的林恩，他父親是退伍軍人，靠陸軍養老金養活一家人。

瓊斯的一位兒時朋友梅爾斯記得，瓊斯的母親是個「堅强、獨立、積極」的女人，她幹各種活兒，以維持家庭生活。

瓊斯小時很喜歡動物。他的一位堂妹沙佛說：「有時候他帶了六七隻貓狗。」

沙佛太太說：「他一直對教會有興趣，他老是想當位教士。」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舊識說：「我曾想到終會出事。他很聰明，但思想古怪。他和鎮上的人格格不入，他與衆不同。」

林恩鎮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林恩鎮。他在隔鎮高中畢業後，離開林恩，開始追求他的自我神化目標。

「人民教會」前副牧師狄克遜說：瓊斯開始時加入美以美教會，但表示失望。

「他告訴我，美以美教會沒有愛，他說那就他自創教派的原因。」

瓊斯在印地安那大學、普渡大學、柏特勒大學唸過書。當時他已和雷德紀念醫院的一位護士結婚

邁向死亡旅程

一九五六年，瓊斯開辦第一個「人民教會」的教堂，吸收教徒。他把教會遷到黑人區。為了同情黑人，他受盡白人反對與侵擾，但同時也被提名為印地安那洲人權委員會主席。

一九六四年，他被任命為基督教會牧師。一年後，他放棄種族之爭，指責印地安那為「種族歧視」洲，帶了他的一四〇名忠實信從，遷到加州尤基亞。

這是邁向死亡旅程的第一步。

在尤其亞，瓊斯開始擴張。他開始吸收孤獨，年老，無依無靠者—這些人為了永生，可以把一切奉獻出來。

許多新教徒把他們的社會救濟金捐給瓊斯。他答應照顧他們的餘生，給他們每週二元的零用金。他還要教徒們領出保險金，他說他們不會死，不需要買保險。此外，他開始將教徒捐獻的財物地皮等悉數賣出。到一九七六年，他已賣掉十一筆產業，總值二百十七萬美元。

瓊斯也瞭解人類信仰的無盡能力。

在教會佈道時，瓊斯向教徒推銷他的像片。他說持有那些像片的人，便可免於火災，攻擊，甚至不會生癌。先是出售照片的收入，每週就高達三千美元。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每週在舊金山與洛杉磯的禮拜收入，就有二萬五千至三萬五千美元。

但另一種更陰險邪惡的意念在瓊斯心中產生，他開始相信他自已的瘋狂任務，學會恐懼的權力。

狄克遜回憶說：「他恐嚇人們，如果離開，他們將會遭遇悲慘的命運。他不許別人有任何東西，他自已却擁有三部卡廸萊克汽車，與足夠的錢，他把人們當奴隸來驅策。」

瓊斯自稱上帝

凡不服從教會，不服從瓊斯的教徒，就會受到懲罰，懲罰是肉體的。如拳擊比賽，鞭打，與性。

「我是神，我是上帝！」瓊斯對教徒們哮道，他指着一位七十歲的老婦：「你對我不夠崇拜，脫光衣服！」他不願脫，於是大約二百名教徒圍繞起她，迫她當衆脫衣。

瓊斯的政策「不許夫妻做性接觸」。加州波特谷的心理學家凱沙利說：「他保有與男女教徒媾合的權利，因為他是唯一能給予眞愛的人。」凱沙利的二十五歲女兒也是「人民教會」教徒之一。

凱沙利說，如果某對男女想發生性關係，得向「關係委員會」申請，等候三個月後的决定。

「一對年輕夫婦等不及，在三個月等待期間內即發生性關係，結果他們被罰在一千二百名教徒面前當衆做愛。」

加州的聖約瑟使者報與洛杉磯時報均報導過，瓊斯和男女教徒都發生關係。

透過恐怖與洗腦的方式，瓊斯開始整頓一支小型的軍隊。他將此支軍隊投入政治作戰。

瓊斯變成受到幾位加州政治人物的歡迎，一名州議員威利布朗解釋說：「若干人支持他。他實際上能夠（在一次集會上）聚集許多人，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還多。」

瓊斯稱他自已為自由主義的勝利者。他的政治工作使他獲得舊金山住宅委員會的主席，而在他抵轉圭亞那之後，他才打電報辭去此職位。

伺機逃離美國

曾到他的教會訪問的人包括州長布朗、舊金山市長莫斯可恩、洛杉磯市長布拉德黎。贊揚他的工作的來信有來自第一夫人羅莎琳、卡達與已故的參議員韓福瑞。

在他前往圭亞那之前不久，瓊斯被指控在投票箱內塡塞選票。地方檢察官佛列塔斯派遣助手並為人民教會會員的史托恩調查此事。史托恩為瓊斯洗清此項指控。

但是，使瓊斯决定逃離美國的却是史托恩這家人。

葛蕾絲．史托恩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加入民教會。他丈夫早已經是人民教會中的成員。他們有一子叫維克特。

瓊斯聲稱，這個孩子是他自已的，一塲赤熱的保護爭奪戰於是發生。葛蕾絲．史托恩堅持她不曾與瓊斯發生關係，但別人說她有。

葛蕾絲．史托恩與她丈夫於是疏離。瓊斯决定將他的教會遷往國外。加州最高法院判决這個男孩的監護權給史托恩這家人。但瓊斯將這男孩帶往圭亞那的叢林。

這位男孩在自殺的儀式中，與瓊斯一起死亡。

葛蕾絲說：「當我加入教會後，我確信，沒有人可能離開。後來一羣八個人離去。這是當自殺第一次開始被提出時。」

自殺對瓊斯來說，變成愈來愈堅定。

有十四個月的時間，瓊斯與其信徒住在圭亞那的美麗叢林荒原中，他的教會「致力於反對種族主義、飢餓與不平的罪惡」。

然後，危險來了。

打擊小組行兇

加州民主黨藉衆議員賴安宣稱，他將親自去看人民教會，調查選民指控瓊斯違反會員的意願，扣留教會會員。

賴安與他的隨行人員在人民教會社區過了一天。他找到了想要離去的信徒。

瓊斯說：「他們將永遠無法完成調查回到美國。我們將全部自殺。」

瓊斯命令「打擊小組」在凱杜馬小機場攻擊賴安與他的隨行人員。這些槍手準確攻擊飛機之後，回到總部。

但是伏擊的恐怖只是即將發生事情的前兆。

瓊斯召集他的委員，並作聲明說，整個社區的人都要自殺。一年青婦女抗議。

其他人喊道：「叛賊！叛賊！」

其實，瓊斯已使他的信徒練習體自殺好幾個月，而現在正是實際行事的時候了。

伊朗的兵力

陳金耀

與蘇聯接壤位於「蘇彝士以東」地區的伊朗，近年來因出產石油而暴發，大量擴張軍事。雖然伊朗陸軍、海軍、和保安部隊近年來都有進步，但突飛猛進的却是空軍。許多新奇美製裝備的輸入，使伊朗空軍成為這個區域中最進步的。也像其他任何軍事增建一樣，主要因素即為訓練人員，他們不僅要學會使用那些新奇武器，而同樣重要的還有維護工作。美國曾同意派軍職人員一千名以上駐在該國充任顧問，此外許多外國公司也都派有技術援助小組參加實際工作。

伊朗正發展隨時可以作戰的部隊以來配合其安全需要。伊朗國王曾派地面兵力進入阿曼協助平定內亂，因為他認為阿曼是波斯灣的「軟下腹」，激進分子在那裏陰謀顛覆那些保守主義的阿拉伯酋長以及沙烏地阿拉伯。伊朗支持阿曼的蘇丹，即可以證明它希望維持現狀，以免伊朗在波斯灣的地位受到威脅。

的朗已經如何解決軍事擴張問題？除了正常的軍事演習以外，其兵力是不會受過戰爭的考驗。其現在的陸海空三軍都是加工趕造的產品，其目的為塡補局部權力眞空，確保疆界，石油和貿易路綫的安全。

對于一個人口僅三千五百萬的國家，其軍事投資可以說是非常壯觀。如果經濟情況許可，則在新型軍用機方面的投資可能還會更大。但由于石油禁運和漲價所引起的世界經濟萎縮，結果也就使伊朗石油收入為之銳減，因此也就限制了若干計劃的推進。今後伊朗軍事預算能否繼續成長，這又還是要看世界經濟能否早日復蘇和對石油的需求能否增加而定。

二十年前，基本問題是完全不同。當時該國所主要關係是國內安全。經濟發展尚未起步。空軍的發展即為最佳例證。一九五六年，伊朗空軍只有官兵共約四五千人，飛機約一七〇架，其中只有一半可用。效力極低主要是由于缺乏有訓練的技術人員。

目前伊朗空軍約有官兵十萬人，其裝備為全世界上用錢所能買到的最好東西。作戰飛機現在約為四百架，包括二二五架F—四（幽靈），一四〇架F—五和六〇架F—十四。儘管事實上，伊朗空軍已是這個區域中最强大的空軍，但裝備的改進和數量的擴大仍未停止。伊朗是美國軍用機最佳顧客之一。現在已在訂購新的F—十六。

伊朗與蘇聯之間有共同界綫一千二百哩。蘇聯也是伊朗的第二位軍火供應者，不過數量却比不上美國。十年前蘇聯曾將五七〇輛BTR裝甲車輸往該國。伊朗砲兵的武器有重要的部分也是來自俄國。

許多年來，伊朗與依拉克都會為夏特河的合流，同時也構形兩國邊界的一部分。雖然目前爭執似乎已經解決，但伊朗仍然需要保持戒備。這個區域是有一種暴力和突變的傳統，所以必須作居安思危的打算。

決定該國兵力大小的另一因素是其幅員的廣大。伊朗從西北到東南長約一千四百哩，從東到西約九百哩，面積約為美國的五分之一，或蘇聯本土的一半。美國把該國視為一個前進防禦地區，這對于美援的種類數量是具有相當重要意義。在可以想見的將來，美國仍將為伊朗的主要武器供應者。除了許多已有的訂貨，那是要延到八十年時代中期才能交溝以外，美國為了抵消重大的石油輸入成本，也仍然必須繼續向該國輸出武器。同時這也可以從美國的石油輸入來源不重于斷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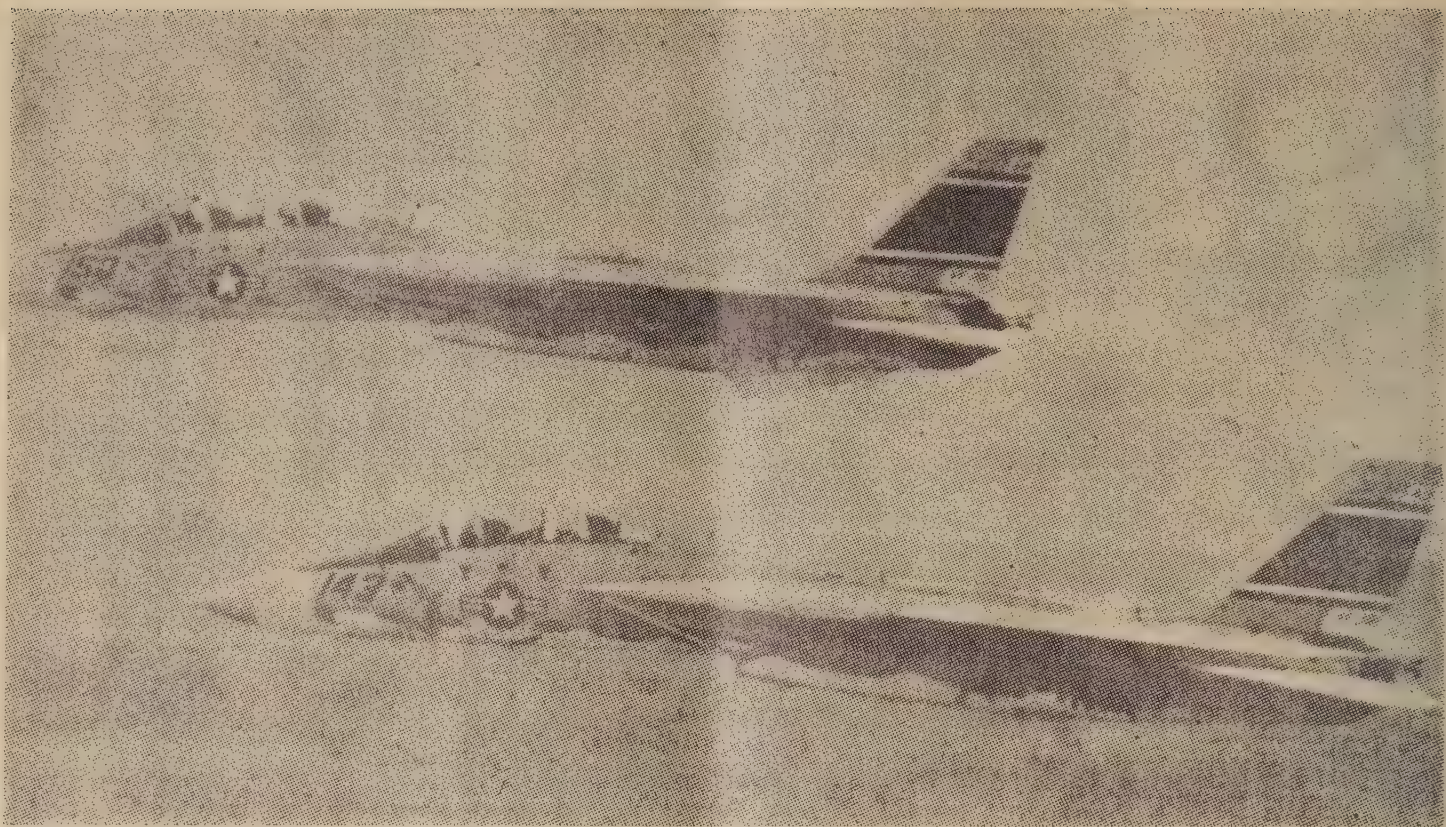
伊朗當局現在也許對于陸上邊界的安全以及落後地區的控制都很感到有信心，但海路的安全却是另外一件事。伊朗有綿長的海岸綫和優良的港口，可以用來處理大量的石油輸出。所這些港口幾乎都位置在波斯灣內，但波斯灣的出口却是狹窄而易毀。因此，在靠近伊朗和巴基斯坦邊界的查巴哈爾正在建設新的大型海空基地。以此為基地，新型的偵察機可以監視整個印度洋的西北部。

蘇聯在印度洋中的海軍實力和活動已有戲劇化的增加，再加上一區域中的一般動盪不安形勢，遂毫無疑問促使伊朗當局決定大建海軍。

不過，目前伊朗海軍仍為該國最小的一個軍種，官兵二萬二千人，大多數都在海上服務。艦隊所包括的有英美兩國的舊驅逐艦，巡航艦，快速巡邏艦，潛艇，掃雷艇，補給船等。除直升機，運輸機，和貨運機以外，伊朗海軍最近也接收以六架P三—F巡邏機，其上裝有反潛偵察裝備和攻擊武器。



裝甲兵出動鎮壓暴亂



伊朗動亂最令美國担心的正是賣出的這六十架超級F十四戰機其神秘電子器材及鳳凰飛彈是蘇聯求之不得的。

伊朗現在很想在西德和荷蘭購買新船，包括巡航艦，潛艇，等等都在內。同時美國雖自從卡特出任總統以來，是希望能夠限制武器的海外銷售，但是商人却絕對不願意放棄像伊朗這樣的好主顧。此外，像英國，義大利也都在向伊朗推銷他們的產品。在目前這個世界上是只要有錢，不怕買不到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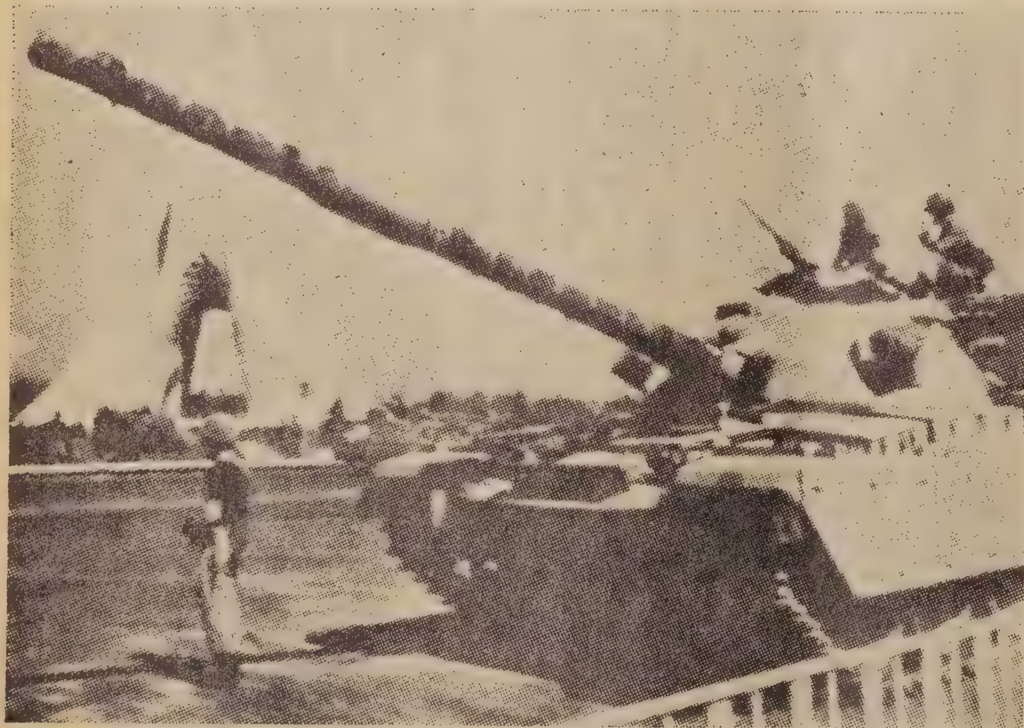
伊朗海軍特色之一是它有作戰用的氣墊船，那是英國的SRN—五型，裝有攻擊船隻的導引飛彈，時速六〇哩，可以載運一排陸戰隊，適合于困難海岸綫上的迅速行動。

在一九七三年，伊朗海軍人員尚不到一萬二千人，但預計到八十年時代初期將可達四萬人。為了配合新兵力的部署，伊朗也正在沿着其海岸綫建立海軍基地網。伊朗之所以要擴建海軍，其短程目的是保護石油運輸路綫的暢通無阻；而長程目的則為建立一種區域安全系統，使美蘇兩國海軍都不得進入波斯灣。

在波斯灣周圍地區中的各國陸軍是以伊朗的製備，訓練，和維護最佳。全部員額十七萬五千人，另外還有預備兵力三十萬人，在中東要算是非常強大的陸軍。為了維持國內治安，另外還有憲兵和情報安全人員共約七萬人。

陸軍現在共分為三個裝甲師，四個步兵師，一個空降旅，一個特種兵力旅，一個防空飛彈營，和一個陸軍航空部隊。由于擴張太快，所以也就使陸軍的裝備變得五花八門，各國產品都有。其主要戰車是英國的酋長式，已訂購一千六百輛，但已交貨的還只有八百輛。

伊朗不僅需要兵力保護其疆界的完整和油井的安全，而且還要保護海運的暢通，因為這個國家的大量輸出和輸入都是必須依賴海運。環繞着該國一看就可以知道其軍事計劃人員的工作實在不容易。巴基斯坦，阿富汗，蘇聯，土耳其，伊拉克等國都和伊朗之間有綿長的界綫。北面的蘇聯和西面的伊拉克尤其明顯的代表着最大的潛在威脅。伊朗的人口和財富又是以北部和西部為主要集中地。作為美國對蘇聯圍堵一員的伊朗巴拉維政權，雖有龐大的兵力，但由於政治的混亂，恐怖統治的手段，引起伊朗人民極大的反感，暴亂紛起，目前已到達嚴重的階段。這一支兵力，是載舟還是覆舟亦未知之數



在首都德黑蘭駐守的英國酋長坦克

漢奸施琅爲虎作倀

胡養之

本欄一向的作風是歌頌歷代的民族英雄，有氣節的忠貞之士，介紹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詩人，學者及發明家。但在不久之前，却也曾經報導過喪心病狂的漢奸「吳三桂的悲慘下場」！現在這裏再描叙一個引清兵進犯台灣，消滅鄭氏的大漢奸施琅吧。

初爲海盜後降滿清

這個爲虎作倀的滿人鷹犬施琅，却是福建晉江人，也是鄭成功之父鄭芝龍（明末福建南安人，字飛黃）爲海盜時的小頭目，他們常出沒於福建沿海及台灣之間，故對於澎湖及台灣諸島的情形，都很瞭解。芝龍後來接受了招降，爲明都督總兵時，施琅仍爲芝龍部下的左衝鋒。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滿人竊據江南，芝龍則率所部降於軍門，施琅亦隨芝龍爲滿清走狗，進犯廣東，攻陷順德、東莞、三水、新寧等縣。鄭芝龍到北京後，其子成功屢次對施琅曉以大義，希望他回心轉意，助他反攻復國，施琅始終執迷不悟。據「清史」指出：「鄭成功據居海島，屢誘琅助己攻戰，琅不從，其父大宣、弟顯、及子一侄一，皆爲成功所殺。……」



人物春秋

唯其如此，施琅後來非常憎恨鄭成功，成了死對頭，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施琅隨清「定遠大將軍」世濟渡，進犯鄭成功部，陷福州後任同安副將，不久則升任總兵，仍駐同安。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擢升水師提督，其時鄭成功已經逝世，由他的長子鄭經嗣位爲延平王，仍奉永曆年號。但鄭經抗清復明的志向，既不如成功的堅定；而氣度才華，尤不及成功；康熙三年（一六六四）荷人因欲報復鄭成功奪台之仇，乃不惜與清人勾結，願出戰船十六艘，協助清軍進攻鄭軍。於是福建總督李率泰，便遣施琅、黃梧等，會同荷蘭戰船大舉進攻，鄭經不得已放棄了金門、厦門，退守台灣。而施琅叙功加右都督，並授「靖海將軍」銜。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施琅密陳：「鄭軍負隅海上，雖戢翼歛跡，未敢突犯，而沿海不寧，朝廷兩次招撫，尙梗頑如故，若恣其生聚，是養癰也！宜急剿之。」疏上，召琅至京，面詢方畧。施琅說：「敵兵不滿數萬，戰船不過數百，鄭經智勇俱無，各鎮亦皆碌碌，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敵勢立絀，倘復負固，則重師泊台灣港口，而別以奇兵，分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敵分則力薄，合則勢蹙，台灣計日可平。」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必難制勝，乃將其計劃擱置，且裁水軍提督，授施琅爲內大臣，隸鑲黃旗漢軍。

犯台傷目更惱羞成怒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七月，內閣學士李光地上奏：「鄭經已死，子克爽幼，部下爭權，征之必克」云云，因薦施琅素習海上情形，清廷遂授施琅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施琅至軍疏言：「敵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際，飈風時發，我舟驟難過洋，臣現在練習水師，又遣間諜通臣舊時部曲，使爲內應，一俟風便，可獲全勝。」廿一年四月，給事中孫蕙疏言：「征台灣宜緩。……」七月彗星見，詔臣工指陳時務，戶部尙書梁清標說：「天下太平，凡事不宜開端，當以安靜爲主。」上因命暫停進犯台灣。同年九月，施琅又疏陳：「臣是水師營中，已簡精兵二萬餘，戰船三百，足破滅海寇，請令督撫趣辦糧餉給臣軍而獨任臣以討賊，無拘時日，但遇風利，即可進兵。」施琅復請調陸路官兵隨征，一律准其所請。

當時鄭克爽雖然仍襲祖父爵稱延平王，而凡事都決於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範，共峙海道險阻，乃致書總督姚啓聖，表示克爽願稱臣入貢，不薙髮登岸，如琉球高麗例。啓聖轉報清廷，康熙帝不許，仍令施琅進犯；廿二年六月，施琅由桐山進犯，陷花嶼、貓嶼，乘南風犯八罩，國軒據守澎湖，凡沿岸可登陸之處，皆築短牆置腰銃，環二十餘里爲壁壘，施琅遣游擊藍理，以鳥船進犯，鄭軍船乘潮四合，施琅乘樓船衝突時，被流矢傷目，以帕漬血，更惱羞成怒，總兵吳之，斬殺鄭軍三千餘人，陷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別東西，遣總兵陳蟒、魏明、葛義等率兵，東犯鷄籠嶼四角山，西犯牛心灣。施琅自領五十六艘兵船分八隊，以八十艘繼後，揚帆直衝，鄭軍悉來迎戰。官兵聯絡齊進，總兵林賢，朱天貴突擊，八隊踴躍奮呼，東西兩路火攻，波濤騰沸，自早至晚，鄭軍傷亡過重，而澎湖被陷。劉國軒退回台灣，與克爽及馮錫範等商議，乃遣使乞降，施琅轉請，清廷允許。

哭祭成功墓悻悻作態

同年八月，施琅率衆自澎湖入鹿耳門抵台灣，克爽率其所屬迎於水次，繳

出「延平王金印」，遂結束戰爭，而賣國賊施琅良心發現，越日特往成功墓前祭告云：「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啓土，始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猶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與賜姓，翦爲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以義私恩，如是則已」！告畢，伏地大哭不止！

同時疏請，禮待克爽及諸將帥至京師，施琅以功加授「靖海將軍」，封爲「靖海侯」。而琅則作態上奏：「臣蒙特簡，征剿海賊，受命之初，竊意藉可雪父弟子姪仇恨，迨審量賊中情形，要當服其心，又不敢因私仇而致多傷生命，幸仗聖主威德，克成厥功，且大海風濤，尤賴各鎭臣吳英、林賢等，及協營將弁同心鏖戰，臣又何敢貪爲己力，茲荷蒙加授靖海將軍，爲榮已極，乃賜封侯爵世襲罔替，則不惟分所難當，深恐武夫福薄，林克庇及子孫。前此在內大臣之列，蒙賜戴翎，自離闕下，媳想時縈。伏乞皇上收回靖海侯世襲王成命，仍恩賜翎，俾有生之年，雖遠在萬里，猶如侍從班與，日覲天顏，臣願足矣。」眞是漢奸賣國賊的咀臉，畢露無遺，實在令人肉麻！

力主將台澎納入版圖

隨後清廷遣侍郎蘇拜往福建跟督撫及施琅討論善後計劃時，曾有提出「遷其人棄其地」的建議。同年十二月，施琅上奏以爲不可，疏言：「明季設澎湖標於金門，出汛至澎湖而上，台灣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潛往生聚其間，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結土番，招納內地之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海逆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糾集亡命，脅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積數十年，一旦畏天威，懷聖德，納土歸命，此誠天佑皇上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海濱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善後之計，尤宜周詳，若棄其地，遷其人，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倘渡載不盡，竄匿山谷，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粮也。且此地原爲紅毛所有，無時在垂涎，乘隙復踞，必竊窺內地，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之精堅，海外無敵，沿海諸省，斷難晏然民處，至時復勤師遠征，恐未易見效。如僅守澎湖，則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遠隔金門廈門，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

「部臣蘇拜，撫臣金銘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担承。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內地溢設之官兵，分防兩處，台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營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初無添兵增餉之費，已足以固守，其總制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誰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賦雜粮，暫行蠲免，現在一萬之兵，仍給全餉，三年後開征濟用，即不盡資內地轉輸。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期萬全，台灣雖在外島，實關四省要害，無論彼中耕種，猶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不爲紅毛荒壞，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我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强盛，昔年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狃於目前苟安，盡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顚沛，往事不臧，致延禍及今，重遺宴肝之患，臣荷恩高厚，年六十有餘，頻慮報稱無由，熟審其地形勢，若今日不言，後來倘或滋蔓難圖，皇上必責臣緘默，從罪又何能自逭。竊謂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隅。會議之際，難盡其辭，不避冒瀆自行詳細披陳，並給台灣地圖，恭呈御覽。事關封疆重大，伏乞乾斷施行。

建議嚴察外船出入口

下議王大臣等會議，仍未即決。康熙召詢廷臣，大學士李尉奏：「應如琅請。」旋侍郎蘇拜與總督姚啓聖等亦從琅議，康熙允行。廿四年三月，施琅又奏：「慮事必計其久遠，防患在圖於未然，邇者海禁既開，設關差定稅額，沿海商民，增造多船！飄然貿易，捕採紛紛，水師汛防，無從稽察。據中軍參將張旺報稱，劉仕明給船出口，給有官票往呂宋經紀，載貨無多，附搭人數一百卅三名，一船如此，餘概可知，林爲設法在規，節次搭載而往，恐內地貧乏人民，俱爲引去，以台灣難民，尚荷皇上注意，移入內地安插。今內在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即觀外國進貢之船，人數有限，豈肯遺留一人在我中土？更考慮歷代以长，備防外國，甚爲嚴密，今雖許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況新造貿易之船，皆輕快牢固，炮械全備，保於水師戰艦，倘或奸徒竊發，借其舟楫，攘其資本，恐致蔓延。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爲患也有形，海外之藏奸也莫測。且台灣澎湖新避，遠隔汪洋，雖有汛守官兵，一遭阻截，聲息難通，其時必復議禁止貿易採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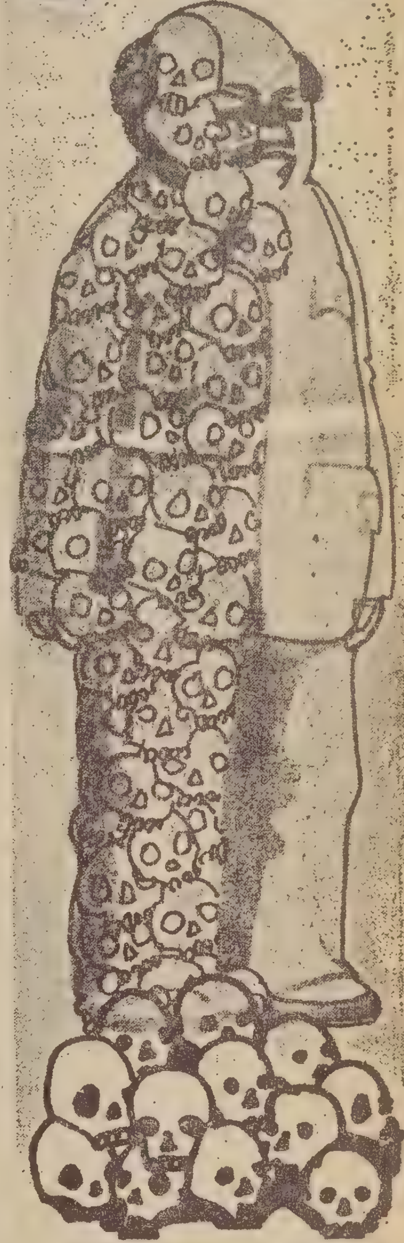
「皇朝定鼎四十餘年，偶有梗化之區，精騎一到，莫不降服，獨此海氛，積年負抗，調發勞費，動關億萬，幸蒙睿斷，航海征剿，甫爾蕩定，而四省盡弛海禁，出入無忌，臣在閩言閩，當此未然深知情弊，伏乞敕部行令督撫各將，通省之內，凡可與販外國各港門，議定船數，其採捕漁船，亦設法使互相稽察，以杜泛逸海外，則禍患不萌，疆隅永以寧謐矣。」

同時，施琅會晤監督閩海稅務郎中伍什巴，請令防守海口官員，稽察各船，有關監票者放行，無則拏報。又與左督御史達哈塔會議，全關口稽核船數人數，仍歸督撫提鎭責成汛員防範。施琅隨後疏請即賞進犯澎湖傷亡及受傷兵丁，亦獲批准照辦。這名漢奸卒於康熙卅五年（一六九六）三月，死年七十六歲，算是死得很風光的，而不像鄭芝龍降清後，全家長幼十一口被斬首！

至於鄭克爽被施琅送到北京的處境是：收封爲一等公。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時，康熙帝追念成功父子義烈，下詔道：「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送成功及經兩柩歸葬南安，建祠祀之。」光緒元年，又上詔追謚鄭成功爲「忠節」，建延平郡王祠於台南，永受後人的景仰膜拜。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搖搖頭：「我怎麽能走，我一離開，劉少奇這小子不知又有甚麽惡毒建議提出哩！」

「八大」共開了十三天，代表到了一千零二十十六人，共選出了九十七名中委，七十四名候補中委。本來中共七全大會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召開，當時選出中委四十四名，候補中委三十一名，共計七十五人，經過了十一年的時間有的死了，有的逃了，有的被整肅了，還有一個陳潭秋已在新疆被盛世才殺掉了，中共不知道也把他選為中委。到了八大開會時，七屆中委，候補中委加攏一起只剩了六十二人，所以全部都當選了，其中六十個人當選中委，只有兩個倒霉的在七屆候補到了八屆還是候補，就是謝覺哉和古大存，不過，中共的組織，候補中委權力和中委差不多，這些都無關大體，只是中委會突然添了一百多名新人，形勢當然就變了。中委會裏面劉少奇、鄧小平既然掌握了多數，選舉政治局委員時自然也佔了上風，政治局委員增加到十七名，其中大半都是新人，接近毛澤東的康生降為候補，原來屬於留俄派而在遵義會議後投降毛澤東的張聞天也變成候補。除去政治局之外，書記處職權也有了變更，七屆書記處地位與政治局相等而實際權力還有過之，書記是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担任的。這次就不同了，書記處變成一個執行機構，書記也都是二級人物，由鄧小平担任總書記，劉、朱、陳四人都當選為副主席，原來毛澤東自行增設的秘書處也取消了。劉少奇志得意滿，以為這次可是掐死毛澤東了，那知百密一疏留了一個漏洞，使毛澤東獲得了翻身的機會。原來在修改黨章時，劉少奇第一回合打了勝仗，中央委員會設置一個名譽主席，因為話說得太多，精神也覺得不支，退到側房去休息，鄧小平、彭眞以為又有甚麽新的計劃，也都跟了去。毛澤東覷準時機，寫了一張紙條派田家英送給執行主席李富春，李富春是毛澤東的死黨，接過來馬上宣佈：現在主席交下一個議案，因為本屆政治局委員人數較多，且散處各地，平時召集開會也有未便，擬在政治局內邊設一常委會，由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這個提案表面看來十分冠冕堂皇，劉少奇一派的人聽來也覺得頗為公道，於是毫無困難通過了，及至劉少奇和鄧小平、彭眞回到會場，已經通過紀錄在案了。

本來劉少奇要是眞夠狼的話，在選舉主席時就乾脆推毛澤東為名譽主席，也就完了。可是就在這時，活曹操過來和劉少奇咬耳朵，要求劉少奇無論如何給毛澤東一個面子，由他自己提出讓賢，不必强迫他下台。劉少奇考慮一下，覺得自己也有顧慮，第一、這種選舉是無記名投票，毛澤東作了二十多年的領袖，究竟有相當聲望，假若選舉時推不倒他，問題就更複雜了，第二、即使能在選舉中把毛澤東打倒，萬一狗急跳牆，他一翻臉不承認，大部份兵權又掌握在他手裏，勢必鬧得一場糊塗，不如逼他自己退位為上策，劉少奇想到這裏，也就向活曹操做個順水人情答應了。

不料毛澤東在「二中全會」上未辭職，到了政治局會議仍不提這回事，到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時還是若無其事，劉少奇沉不住氣了，就着鄧小平提議選舉「名譽主席」，誰知鄧小平剛提出來，毛澤東搶着說：「我提議選少奇同志為本黨名譽主席」。

劉少奇馬上跳起來：「為甚麽選我作名譽主席」。

毛澤東獰笑道：「為甚麽不能選你」。

劉少奇搖搖頭：「名譽主席必須對黨有最大功績，年齡較大，不能處理政務的，才是合適人選。」

毛澤東冷笑道：「說到對黨有功績，我們六個人的功績都不小，要談到年齡，朱德同志就比我大，應該舉他了。」

朱德連忙站起來擺手：「主席別拿我開玩笑了，我是甚麽玩意，能當名譽主席。」

毛澤東接着說道：「要說不能處理政務自然應該退休，可是我並未耽誤過任何公事，說到年齡，我今年只有六十四萬，赫魯曉夫只比我小一歲，蘇共中委會為甚不舉他當名譽主席。」

劉少奇冷笑一聲：「赫魯曉夫同志精力多麽旺盛，全世界無產階級都需要他領導，如何能退休。」

毛澤東站起來指着劉少奇的臉說道：「赫魯夫精力旺盛，你怎麽會知道，你只看他一顆光頭肥到冒油，就以為他身體結實。可是，我一年四季洗冷水澡，他能不能，我二十分鐘橫渡長江，來回渡過

三次，你能不能。看你那一付勞病鬼像，應份早一天退休作個名譽主席才是。」

劉少奇被他罵得目瞪口呆，鄧小平火了，插嘴說道：「現在不用爭了，乾脆舉行選舉就是了。」

毛澤東點點頭：「好吧！現在就選。」

六個人低頭各寫了一張選票，打開一看，毛澤東、陳雲選的劉少奇。劉少奇、鄧小平選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棄權，變成二對二，劉少奇與鄧小平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毛澤東背靠着太師椅，兩脚蹺在會議桌上，一連噴了幾個烟圈，笑着問道：「怎麼辦？少奇同志，我和你抽籤好不好，看着誰走運能抽到名譽主席的位子。」

劉少奇不敢開口，這時周恩來站起來說道：「關於名譽主席這個重大問題，在常委會未必能解決，還是留待下次大會再討論吧！」

這個問題當時就這樣拖下來。劉少奇當然不甘心，就着手佈置，打算召集中全會，選舉名譽主席。

毛澤東也知道危機嚴重，在黨內絕對鬥不過劉少奇，就改用迂迴戰術，由黨外進攻，第一步召集幾位民主黨派的領袖，要他們吐苦水，同時又命令人民日報提倡大鳴大放，鼓勵全國人民，各黨各派，凡是對共產黨有甚麼不滿的，都可以提出來，幫助共產黨進步。

最初幾個月，大家沒有絲毫反應，恐怕是共產黨佈置好的圈套，毛澤東急了，就把章伯鈞、羅隆基找來，要他們帶頭鳴放，章伯鈞遲疑半晌，問道：「主席寬仁大度我們是知道的，問題是各級幹部有沒有這份雅量。」

毛澤東拍拍胸膊，說道：「伯鈞兄，你放心，我拚着主席不幹了，都要搞鳴放。」

章伯鈞幾年來受盡了共產黨的欺騙，對於毛澤東的保證沒有一點信心，坐在沙發上只是苦笑。

毛澤東急了，過來拍拍章伯鈞的肩膀說道：「伯鈞兄，我這次要是騙了你，就等於欺騙我的老子，假若我不支持你到底，就讓我將來再有一個兒子陣亡在朝鮮戰場。」

章伯鈞見到毛澤東起誓，十分感動，站起來說道：「既然主席這樣說，我也就拚了命了。」

果然從一九五七年四月開始，大陸正式鳴放起來，章伯鈞担任社長的光明日報，就是鳴放的大本營。

事情一鬧起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體擴大會議討論，劉少奇和彭眞就追問毛澤東爲甚麼搞起這麼一個運動，毛澤東洋洋得意說道：「我們的黨本來就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制度，後來因爲一批人從中壓制，這個優良傳統就名存實亡，現在由黨外人外來鳴放，正是帮助我們進步，你自己若是沒有錯，還怕人們批評嗎？」

劉少奇冷笑道：「民主人士好似一匹野馬，放開容易，想收起來就難了，假若因此危害了我們的黨，誰負責任。」

毛澤東坦然說道：「當然是我負責，我絕不會推到別人身上去的。」

大家拗不過他，只好聽憑大鳴大放了。那知大陸人民對共產黨的情形，好似海寧觀潮一樣，平常看來風平浪靜，可是到了發作時間，頓時波濤洶湧，萬馬奔騰，一發就不可控制。本來，毛澤東不自行誘導，人心已蠢蠢欲動，現在毛澤東自己鼓勵鳴放，並且信誓旦旦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過則改，無過加勉，這一來倒是熱鬧了，幾乎全國的人民都起來控訴共產黨，不但老百姓，共產黨員更激烈，甚至南京中央大學也起了一次學潮，領導人竟是劉伯承的兒子。後來鳴放的範圍越來越大，章伯鈞和龍雲竟然攻擊到蘇聯頭上，龍雲指責蘇聯在韓戰時，要中國人賣命，消耗，彈藥竟要中國買，一時未能付淸的彈藥費還要生息，世間那有這樣的盟邦。

夺权斗争的王牌





不僅如此，似乎也有人解說，在「淺草紅團」這一作品中，那個女扮男裝的弓子，其面貌身影也出自同一藍本。我認為，在天涯孤兒般的先生的心底，留下一個終其一生都無法痊癒的創傷，那就是永遠的少女道子的形像，並不以在上述各作品中隱現為限。最低限度，對她的思慕，永遠的單戀，在其後所有的作品中，作為一個底流，永遠貫穿其間。

在先生晚年的作品「古都」中，出現了雙胞胎美少女千重子和苗子。她們為命運之神所捉弄，明知是雙胞姐妹，終未能一起生活。為父母遺棄的千重子，經過琢磨成為一個都市少女，而且集養父母的寵愛於一身。而未被遺棄的苗子，雖生活在北山杉那樣淳樸的環境中，但親生父親墜樹身亡，親生母親則早就撒人手寰。由我看來，環繞着這一對美麗的胞胎姐妹，描述古都景色的故事，前面所說的底流，也一脈相承，綿衍不絕。

又扯遠了。回頭再說，道子的幻影，經過一再的洗煉，漸次淨化，而在「給爸媽的信」中，終以明顯的色彩出現。事實上，在我有這感受之前，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看法。

說實話，在閱讀「給父母的信」時，我曾遇到若干使我情不自禁錯愕的地方。

……與其和人類一同生活，倒不如和動物一同生活更能使我安愉。與其撫養小狗更為安樂。與其自己生育子女，倒不如領養他人的孩子更為安心。根據我自己的感受，為人父母實在是大胆的冒險。如果是領養的孩子，即使那孩子在不幸的環境中生活，父母好歹總能找到一些藉口，以逃避自己的責任。……

接着，又這樣寫道：

……看到在和平、幸福家庭中撫育長大的少女，我雖會感動得流淚，但不可能產生愛意。歸根究底一句話，對我來說，她們是異國人的緣故。由於離開了親生父母，生活在不幸中，而且自己不願承認不幸，不斷地和這不幸搏鬥，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勝利帶來的都是漫無止境，崎嶇下坡路，面對這一情景，竟對自己的剛強、好勝一無所覺，一無所懼。這一種少女所持有的危險性，使我着迷。……

反覆誦讀這一段文字之後，我不禁頻頻點頭，深深思索。

在前段，有意渲染歪曲了的孤兒的感情，不但對與人之間的關心與愛情不予信任，甚至故意排斥。將對人類的信賴與愛情轉注於「狗」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殘酷的愛情。關於這一點，如果閱讀所有評論家眾口一詞認係傑作的「禽獸」一文，當不難了解。

這是叙述拒絕和人類打交道，甘願與鳥犬為伍的男人的故事。這一作品幾乎不成其為體裁，僅是把片斷性感覺蒐集在一起而已。不過是集主角的鳥犬逸聞之大成而已。作品中，間斷地穿插着和那些過去有過關係，其後即行分手的女人們的交往經過。我從未想像過，先生對愛的不信任，竟會如此早期的，如此露骨的在作品中表白，這眞是所謂出人意料的事。在主角的眼中看來，鳥、犬、女人，甚至於桌子、飯碗、並無甚麼不同。對人類的不信任，雖轉變為對小鳥、小狗的愛情，終於一變而為使小鳥小犬更感痛苦的殘忍。像我這樣胆怯、依賴成性的人，那都是些不忍卒視的作品。

讀到「給父母的信」後段時，說實話，我實在難以平抑異樣的激動心情。書中所描述的不幸的孤兒！！我正是如假包換的那種人。不過，自己卻討厭有「不幸」這一念頭。我是否業已戰勝了這一不幸？我自己認為已經竭盡所能與不幸搏鬥過了，至於是否

戰勝了，是却沒有自信。我自以爲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是抱持看不能失敗的決心在生活着。就因爲如此，在我面前反而出現了漫無止境的崎嶇下坡路，這是眞的嗎？別開玩笑了，我可不承認諸如此類的下坡路。誰會承認它呢？說是好勝與剛强，將不知道它的可怕？我一直被人看成是個好勝、剛强的女孩子。友人也這樣說。雖然我不認爲這是好事，但也承認也許眞是如此。不過，根據開羅蓋的說法，二次大戰之前參加學生的操行會議時，作爲班級的導師，爲了提出草案，曾經傷過無謂的腦筋，關於女學生部分，最後認爲，還是以「好勝」這一標語最爲貼切。我也憶起了他說過的另一些帶刺的話。他說，雖然在甚麽時候，以何種型態出現容或因人而不同，但是女人都是好勝的；唯一的區別是，有的開門見山，有的深藏不露。

倒不是因爲他見解獨到，當我閱讀先生的著作越多，不免會回憶起形形色色有關的往事，於是興起了不妨聽聽開羅蓋意見的念頭，因而前往訪問。

開羅蓋靜靜地不時頷首示意，一面傾聽我的說話，一面思索，一面又間斷的述說着。聽完我的陳述後，他一改以往明嘲暗譏，玩世不恭的態度，帶着嚴肅、深思的神態，恍然大悟的說：

「果然，妳因爲自己接近過作者，所以對於作品內容與作者胸懷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先生緊拉着妳不放，原因也許就在這裏。給妳這麽一說，我似乎也有些明白了。」

然後，我又聆聽了開羅蓋對於先生以及對先生文學作品的一貫看法。不但饒有興趣，也頗具參考價值。

開羅蓋第一次向我透露，對先生的爲人及其作品，很久以來，他就極爲關切這件事。談話途中，他從書櫃中取出二未書來給我，要我閱讀。那二本書都是一位名叫石田六郎的人所寫，研究石川啄木的作品。開羅蓋說，著者似乎是在東北開業的一位醫師，從事這一研究實在不簡單，這是一些使人茅塞頓開的作品。

研究工作不簡單也好，使人茅塞頓開也好，我並不愛好文學，現在不過是爲了先生的逝世似乎與我自己有很深的關聯，如更不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自己就將無法安靜地生活下去，因此才來請教的，啄木甚麽的，與我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嘛！當我不加思索地露出詫異的神色時，開羅蓋說：

「我相信，當妳研究鐮倉的先生的事蹟時，這二本書能夠給妳相當的幫助。在聆聽妳的陳述時，我有了這種感想。」

開羅蓋還告訴我，他是在人們傳聞中獲那二本書的。他認爲，它們對於他自己研究傑姆士・喬易士和D・H・勞倫斯的作品，應該有所借鏡，所以費盡苦心，方始把書弄到手。那本叫查泰萊甚麽的小說被納入文庫本，所以名字倒是聽說過，可是我却未曾翻過一頁。雖然我會聽同學們熱烈地談論那本小說。

根據那本作品的說法，啄木恰像是伊底帕斯（戀母情結）的化身，盲目性衝動貫穿了他的一生與所有品作。

希臘神話中的伊底帕斯因爲不知道是自己的父母，誤犯殺父娶母的大罪，以致變成瞎子，最後終爲復仇之神所殺。男孩對母親的無意識的性愛，對支配母親的父親所懷有的敬畏、恐懼、憎惡的感情，這二種感情滲雜而成的奇怪的感情——這似乎就是戀母情結的眞面目。

我雖然也聽到過精神分析囉，伊底帕斯囉等名詞；但是，我從未想像過、啄木和其文學的秘密，竟會被人使用佛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理論的學者）的方法，解析得如此淸楚明白的。

這且不說，這二本書實在了不起。對我來說，未免太深奧了些，很多地方實在難以理解，不過，對於開羅蓋所說的出色的研究，倒是能夠意會的。

作者是福島縣須賀川鎮的一名開業醫師。如果你認爲這是愛好文學的醫師業餘的消遣之作，那就大錯特錯了。

那位醫師循着啄木短詩的思維，使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東方醫學的內視法（關於後者實在一竅不通，將來希望有機會就教於青木醫院的醫師。）相接合，創設了一種內視分析治療法，據說書實際運用於治療病患，并且有很好的效果。這實在使我吃驚不小。誰想得到啄木的文學居然有助於病患的實際治療。

啄木於各種時期，以各種態度，對各種女性懷有某種關係固然是事實；但作者的看法似乎是，對那些女人逐一加以論述，究竟有若何意義，實在值得懷疑。他認爲，這就像是一個玩吹泡泡的孩子，拚命追逐飛向天空的每一個肥皂泡，希望藉此了解水的性質一樣。五顏六色的肥皂泡，它的色澤、形狀和大小各自不同。就因爲水泡特別鮮艷美麗，因爲它很大，因爲它會長時間在空中飄浮，因而認爲瓶中的水也是這樣，豈非笑話。瓶中的水中含有肥皂的成分，因而纔能被吹成氣泡。

換句話說，要簡單地說明啄木成人後與女性的關係，無非是追求過去未會滿足過的願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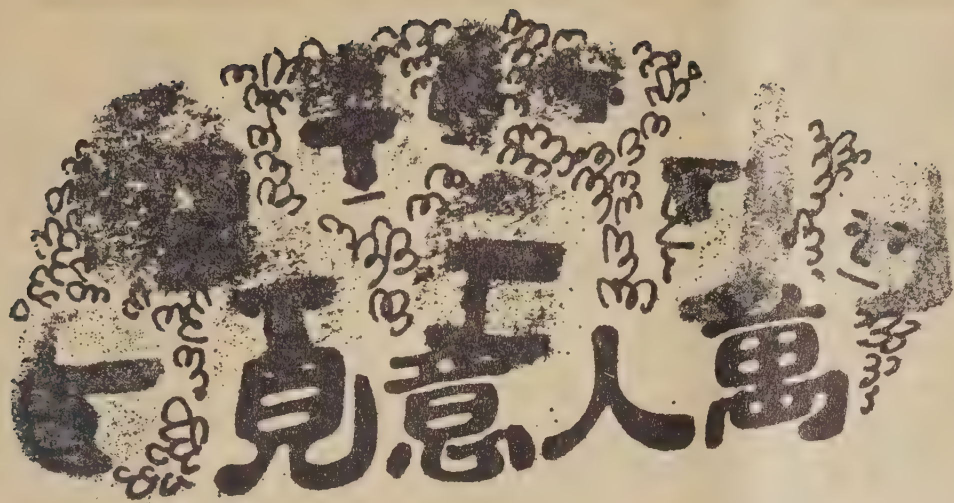
作者彷彿把六歲時某一天產生的戀情，乃是貫穿啄木一生和文學的原動力這件事，作爲他立論的根據。討論的對象人物就是啄木八歲那年秋天遇到的，十一歲就永離人世的沼田沙汰。

作者曾在啄未生成的澁民村的寶德寺中，發現一塊上刻弘濟童女的小墓碑，墓中人就是啄木的夢中情人。迄今爲止，所有研究啄木的評論家似乎都未注意到啄木與沙汰的關係。

啄木是他母親在四十歲時才生育的第一個男孩，他出生時，上面已有十一歲和九歲的二個姐姐。他和二姐之間相差了八年。在撫育問題上，母親所犯的過錯，理所當然的是溺愛，而且還有另外二個因素使溺愛的程度加深。

那是父親一禎的態度和啄木生來的孱弱。在父親眼中。啄木乃是菩薩賜給他的千金難得的後代。由母親不必要的長期授乳，過多的擁抱和愛撫，形成性的精神性刺激和促使他早熟，以致塑造出這一詩人的性格。對於是朋友，也是愛人，又是保護者，更是奴隸，甚至是神仙化身的母親，父親乃是絕對性的支配者，這一事實培育出啄木的戀母情結。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中共統戰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紀政嚴正拒邀粉碎其分化陰謀

最近中共邀請台灣運動員八名，參加中共「亞運代表團」，出席下月在曼谷舉行的亞運會，並邀紀政女士担任田徑教練。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獲悉後，立即嚴正表示：我們決不會接受中共這種荒謬的做法，並指出這是一項政治統戰陰謀，希望國內體壇人士，不要受謊言的欺騙。台灣體育會、田徑協會及游泳協會負責人也嚴正表示：本省愛好民主自由的田徑和游泳選手們，絕不會參加中共的「亞運代表團」。他們指出，我們的運動員如果要參加亞運，必定是在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下，堂堂正正地走進運動塲。這種正言厲色的表示，不僅反映了我們體育界人士的明確認識與偉大志節，而且代表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共同的堅定立塲。

我們在復興基地，安定、自由、進步的實際生活的體驗，使人更愛民主自由，更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而日益堅定反共復國的信心。如我們的少棒、青少棒出國，棒打天下，不斷贏得輝煌勝利。當地華僑熱烈慶祝，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國際人士亦讚美中華兒女資質優異。我們歌星出國，多唱愛國歌曲，並有人在歌廳中當面打擊中共統戰分子，諷刺其「東方紅」，而高歌「滿江紅」，激動流淚，贏得廣大聽衆的衷心共鳴，不斷的熱烈掌聲。……說不完的事實，充分證明了不僅體育界人士愛國反共立塲堅定，其他各界大多有此堅定立塲而能在緊要關頭，予中共迎頭痛擊，粉碎其統戰陰謀。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共對我的統戰陰謀雖然處處遭到迎頭痛擊，狼狽不堪。但它並不死心，還在想方設計對付我。而其陰謀活動，並不因宗派鬥爭激烈而停止。因其各宗派都知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是包括復興基地軍民、八億大陸同胞及世界各地華僑的全體中國人一致心向的偉大燈塔。中華民國團結和號召力量不斷增强，日益進步、壯大，使他們晝夜不安，戰慄不已，深感終必被埋葬的危險。因此，即使在「你死我活」的內鬥中，他們都不會停止對我統戰。最近華國鋒、鄧小平的宗派及其他大派小派交織鬥爭非常激烈，而其對我體育界仍大玩花招，進行統戰，就是最現實、最明顯的證明。他們對我體育界能這樣做，對工商界、文教界及其他各界亦能這樣做。大家應提高警覺，粉碎其陰謀。

我國田徑協會總幹事紀政認識得很清楚，她獲悉中共「邀請」担任「田徑教練」、參加亞運會後，即堅決表示，她絕不會上當，也絕不會去參加。她祇有在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下，才參加亞運會。她明白指出，這是中共體育組織的陰謀，目的在玩個花樣給國際人士看，使人迷惑，發生錯覺，墜入圈套。她哈哈大笑說，「中共的名堂眞多，竟拿我來開玩笑。祇有不懂事的人才會上當，不知事實眞象的人才會被迷惑」。我們深信只要大家「懂事」、了解「事實眞象」，「不上當」，不「被被迷惑」，中共再狡詐，再會「玩花樣」，對我們都無所施其奸計。大家應向體育界看齊，向紀政喝彩，提高警覺，認識中共統戰陰謀，加强團結，結合大陸人民爭民主自由、反共抗暴的鬥爭，從各方面向中共進攻，必能激底摧毀其暴政，贏得最後勝利。

中共控制人民 不敢真的放鬆

前洛杉磯時報駐香港記者艾利根說，他相信中共對內控制的「放鬆」不會持久。

艾利根現居愛爾蘭，於最近訪問紐約時接受正在紐約渡假的「新聞世界」駐東京記者莫頓的訪問。詢以他是否認爲中共「目前的自

由化與放寬限制潮流」結果會像毛澤東的「百花齊放」運動一樣時，艾利根的答覆是肯定的。

他提醒他的訪問者說：「他們的放鬆在程度上等於我們的嚴格，請不要誤解這一點。」

「他們發現，一個有機體的內部除非先能自行溝通，除非它能接受來自外界的印象，並給外界以印象，否則這個有機體不可能發生功能。『百花齊放』運動就是他們對這個道理的初次認識。

「在他們認為一切都在充分控制之下時，他們就讓人民發表言論；但是在他們驚懼地發現他們是如此的不受歡迎時，他們就不能（讓人民大放言論）而重拾他們的管制大權。這是他們以前不斷發生的問題，以後也會繼續再發生。」

暢銷小說「皇朝」的作者艾利根，也認為華鄧的聯合政權並不穩固。

他預料北平政權內部將會「繼續喧騰不已」。

廣東流行諷刺相聲

七除八扣九性難改

廣東佛山市，目前正廣泛流傳由廣州市傳來一唱一和的對話相聲。適值進行整肅縣、公社、大隊等三級的共黨書記期間，表面上是漫罵這些被打倒的幹部，實際則是諷刺中共暴政。其內容如下：

「一表斯文——偽裝。

兩眼朝天——看好不看壞，報喜不報憂。

三多疑幻——實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冤案可以製造，幻想不算犯法。（按：幻想係指中共號召「四個現代化」）

四時鬥爭——靠運動維持地位，靠整人起家，殘酷加卑鄙。

五指遮天——老子說了就算。

六項指示——農、林、牧、副、漁、工，全面苦不堪言。

七除八扣——剝削壓搾，苦不堪言。

九性難改——吃屎的東西，臭加無人性。（粵音「九」與「狗」同音）

十分兇殘——濫鬥濫殺，全無人性。」

當地民衆對「七除八扣」作如下的說明：「七除」是指農民的集體收成還未分配之前先行七項義務獻給，百分比是按總生產值，未扣除生產成本：（一）除公積金五%，（二）除公益金三%，（三）除五保戶二%，（四）除支付在大隊工作而由小隊支付的工分的大隊幹部、教師、赤腳醫生、科研幹部等人五%，（五）除津貼大隊辦小學不足經費三%，（六）除津貼合作醫療不足部份一·五%，（七）除補助民兵受訓四·五%。

「八扣」是指農民集體收成已計算完畢，分配給每戶的勞動所得，尚未發放之前由小隊扣除：（一）不參加義務勞動，每天扣一元，（二）不參加開會學習，每人每次扣谷五市斤，（三）每個勞動力每年不足三百廿六天，一次扣谷五十市斤，（四）不合年齡結婚者，每人每年扣谷五十市斤，（五）超額生育夫婦，無限期每夫婦合計扣十元，（六）每對夫婦已有二名子女，不做節育措施者，每夫婦每天扣谷一市斤，（七）每戶每年上繳任務不足，以戶計扣除，輕重不等。

共黨羣眾基礎瓦解

高層鬥爭升高激化

最近大陸的大字報，表面上是中共核心的另一次權力鬥爭；鄧小平向華國鋒進逼奪權為焦點。事實上，這一亂局已分別在不同層次同時發展。

第一、這是大陸人民對中共全面鬥爭的升高與激化；他們不僅要求改善生活，更進一步要求自由人權。近十多天來，北平街頭的大字報，宛如毛澤東在日玩弄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陽謀，後來變成大規模的「反右」鬥爭。鄧之所以要打出「四個現代化」的旗號，一方面是藉此樹立他個人的「權威」，同時也是要在民窮財盡、羅掘俱窮的窘況之下，提

出虛幻的諾言，轉移大陸同胞的反抗情緒。

然而，這種毫無實際根據的空話，對於人民改善生活的願望，充其量是望梅而不能止渴；對於自由民主的要求，更是「對不上口徑」，根本就無從滿足，也不敢答復。

其實，那些敢於站出來發表意見，要求自由民主、指斥中共「為甚麽趕不上台灣」的大陸同胞，何嘗不知道中共目前皆裝聾作啞可能又是另一場陽謀？然而，他們直言壯語，無所瞻徇，揚眞理，說眞話，眞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氣慨。鄧近日的發言，已深懼這個「民主化」的巨潮會發展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共已在開始採取暴力鎮壓的手段了。

大陸同胞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絕不是孤立的、突然的發展。自大陸被中共盤踞以來，中共暴政層出不窮，流血鬥爭亦從未息止。從三反五反、土改、反右，直到所謂「三面紅旗」、「大躍進」，其所以一再失敗，就是因為中共與人民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無從調和的。

馬列主義和毛語錄無論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老百姓沒得吃、沒得穿總是最眞實的。

現況處處令人不滿，未來又是一片漆黑，而中共的一鬥再鬥，反覆無常，更加深了人民的「絕望感」。

這一連串的暴政，永無休止的鬥爭，正是中共的政治癌症。鄧即使要學赫魯曉夫，用「鞭毛」來向人民贖罪，也已經為時太遲。

至於中共地方「山頭」對「中央」的以及中共內部要求平反翻案的鬥爭，亦在激烈進行。中共核心圈子的鬥爭愈尖銳，各山頭的頭頭們就不得不觀望風向，以求自保；或更進一步渾水摸魚，造成「獨立王國」。

過去十年「文革」期間，經「四人帮」加速強迫入黨的「黨員」，以及各地方、各機構、各層級的共幹，向「四人帮」靠攏，高唱「政治掛帥」、「矛頭向上」向老幹部奪權者，又更大有人在。如今有的被殺被鬥，有的「靠邊站」被列為「政治麻瘋」，他們的憤怨極深，隨時都在找機會報復，在各地對中共當權派明爭暗鬥，到了蓋不住、禁不住的地步。鄧遲遲未能對華一舉推倒鬥臭，這是原因之一。

第三、中共核心份子之間的權力鬥爭、特別是共軍頭目之間奪權鬥爭，值得我們注意。中共政權是「槍桿子」裏出來的。誰能抓住槍桿子誰就有權，誰掌握了共黨的組織，誰就「有理」。

大陸各「軍區」不僅對中共中央有矛盾，各軍區之間更有鬥爭。目前共軍舊「二野」勢力膨脹，其他各系特別是林彪的「四野」，都受到排斥打擊，鄧要藉着揭批「四人帮」來進行共軍的編組，一手抓住全部槍桿子；十一個「軍區」頭目雖然有的佯作恭馴，骨子裏仍是各懷鬼胎。

陳錫聯、李德生等雖屢受批斥，但並未能如鄧的心願一舉而掃除之，這就顯示出鄧派人馬色厲內荏的底牌。

綜合以上的情況，可以斷言中共高層的鬥爭，已使其過去的路綫陷於混亂、自我否定；其幹部組織體系的崩解和共軍的分裂，使中共失去了可資利用的統治工具；而在廣大人民之間，中共由裏脅欺騙所造成的「羣衆基礎」更已完全瓦解。

中共目前雖想要在核心求妥協，在地方重編組，對人民則流血鎮壓；然而，以民怨沸騰、共幹軍各懷二心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中共暴政必亡的末運。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自輓 [illegible]

[illegible]

同韻：

[illegible]

更寒耐得獨眠霜。寂處西湖一冷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詩意 陳 琳

[illegible]

流水一溪攔不住，意隨千里到芳洲。

前題 卓少衡

[illegible]

月[illegible]菊酒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牛郎[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美人秋水又天涯。今古茫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黃花莫笑游人醉。已有[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丹竅樹高風浩浩（許渾）

[illegible]

前題 陳香圃

[illegible]

雁歸塞路雲邊冷。人倚江樓水上清。

衡道抒懷共一慨。豪情聯韻笑談鯱。

月[illegible]菊酒 何[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人 [illegible]子

[illegible]

爐峯吟望旁于鯽。籬篩珪月白。黑花有酒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明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早有絕交書，醇醪戒。沈郎瘦，寬腰

[illegible]

淘汰。

詞牌：定風波——淺釋

何啟公

[illegible]

[illegible]為定風波慢。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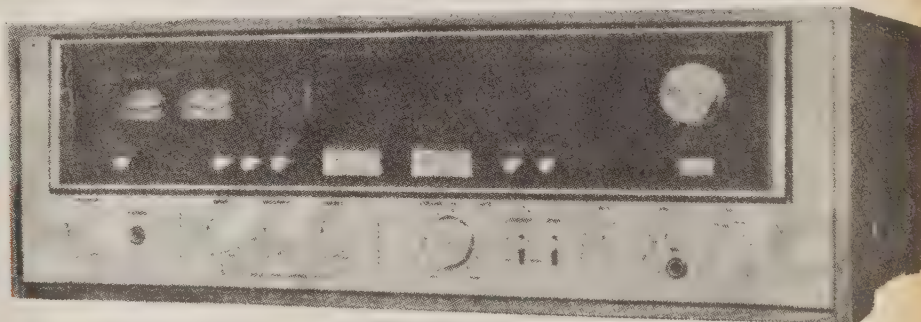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82

北平新二大不要臉
頗有價值的張平化講話
共產制度下的大陸農業災害
大平其人及其新政方向
香港的前途問題
大陸批毛與爭自由運動
蘇共爆發新權力鬥爭
台灣的反潛導彈



「紙下面原來有火！」

北平大字報的影響力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⑤七一七五四四 ⑤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北平新二大不要臉

現在北平又有兩個最大不要臉，他們是誰呢？一個是華國鋒，一個是葉劍英。這兩個人，如果郭沫若還活着的話，也得被壓下去，因爲其不要臉的程度確比「郭老」高明千百倍。因爲，郭沫若到底無權無勢，靠一枝筆寫「爺爺」寫祖宗，看老毛眼色辦事，似乎是他還有一個「方針」，儘管這個方針不大光采，但笑罵由人，好「院長」（老郭死前是中共科學院院長）我自爲之。

比較而言，華國鋒這個人就不要臉得離譜。自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到目前，只有兩年半左右時間，在這段時間裏華某一變再變，變一次其不要臉本色暴露一次。文革期間，華國鋒繼黎原任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後，在林彪親信卜占亞的强大壓力下，簡直是喘不過氣來。他是省革委會代主任，省革第一書記，但却把個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的名義拱手送給卜占亞，這是買好，爭取「四野」份子與他合作。

後來到北平去，一共搭了三條綫，第一條當然是老毛，第二條是江青，第三條則是康生。康生早年從俄國返國後，在延安軋了個名叫華玉的姘頭，山西人。說來此馬來頭大。她就是今日中共「英明領袖」華國鋒的娘。華某能當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特務關係是這麼來的。華某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在「悼念」老毛、周恩來、朱德之後，又說：「爲悼念十大以來和以前幾年間逝世的爲我國人民革命事業建立了卓越功勛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等等「靜默致哀」！康生死時比周恩來還隆重的風光大葬，這證明「康老」這個老特務頭子是毛江裏層的親信。華某上台後，又被封爲對中共「革命事業建立了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可見他們有「父子關係」，到底與別人不同。但到了去年十二月，由北平到各省的所有重要會議上，那個「悼念」儀式突然「縮水」，本來由老毛數到陳毅、賀龍共有八個人之多，至此只剩下毛、周和老朱三個人了。接着康生遺孀曹軼歐不見活動，不久担任杭州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的張子石也失了蹤。

如果華某還顧一點臉皮的話，就不應那麼推崇康生，他和你媽是恩愛的姘頭，你們有「父子」關係，那是私人的事。結果，鬧了一次最不要臉的笑話。

毛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亡，以毛生前心愛的「愛人」江青爲首的四人帮被捕，如果不是華國鋒叛變，並把「八三四一部隊」的頭子汪東興也拉了過來，所謂「一舉粉碎了四人帮」相信不會那麼容易。以毛澤東而言，他死後先來個家破人亡，然後被鞭屍，那都是應該的。問題是：逮捕江青一伙，並且厚着臉皮，在北平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人，不應該是毛、江心腹華國鋒。因爲，毛死前給他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字條，其中也有希望像過去「擁護」自已一樣繼續支持江青上台的意思，可是他却出了「吃碗面翻碗底」那一手，在老毛屍骨未寒之際，就幹掉江青。接着，還宣傳什麼他是老毛「親自培養和選定的接班人」，繼毛之位好像是既合理又合法。看看，世上最不要臉的人還有過於此的嗎？

一九七六年天安門暴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四七決議」，一是黜鄧擢華。當時華所以能夠成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據說是因老毛的「提議」，但最重要的關鍵是當時決定天安門暴動是「反革命事件」。

可是，今年十一月十五日天安門事件平反後，他居然爲「天安門詩抄」寫了書名，這是向以鄧小平爲首的一派舉手投降。在華某的立場應該堅持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而這一次他却在强大壓力下再次投了降。不要臉！

一九五九年在盧山會議上因批毛澤東逆鱗而遭整肅的彭德懷，現在已經獲得平反。彭德懷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擊，而華國鋒在當時却是站在老毛的一邊。

他這一寶押對了，得到老毛的賞識，先提拔他當湖南省委書記，後來又在毛江康生等人的欣賞下入「中央」進國務院，最後利用天安門事件「坐直升機」當上了大頭頭。

華某從根本上說，根本就不配當什麼「領袖」，而葉劍英却別有用心地硬捧他。這表明：華某不要臉，葉劍英更不要臉。

美與中共「建交」早在意料中
對我有好處 並非壞消息

卡達老早聲言要在他任內達成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目標，因此美與中共「建交」是意料中事，只是他的宣佈來得太快，使人感到有點「突然」而已。許多人為了此事，憂心忡忡，其實，美與中共建交，廢除協防條約，對我國並非沒有好處，好處是什麼？且聽老萬道來

萬人傑

美匪建交不是壞消息

美國與中共明年元旦實行關係「正常化」，但卡達却於十二月十五日宣佈了這項決定，提前半個月宣佈，和一般習慣「即日生效」有異，因此許多人覺得卡達的「突然決定」來得太快，曾到大陸訪問的美國參議員訪問團在港聞悉，也作如此表示。

照近日傳說，美國原本打算明年二月承認中共，卡達的決定，顯然比原來的時間表提早一個月，而他又提前半月宣佈，因此大部分人覺得「突然」，其實此舉既「事在必行」，則早一點、遲一點沒多大關係。

大家可以看得出，卡達之承認中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這位花生農進了白宮後，凡百措施，受到紅鬚軍師布熱津斯基、施萊辛格等人擺佈，以致聲望日益低落，據美國民意測驗，擁戴他的人已跌到百分之四十幾，如果他還想競選連任，成功機會極微，除非在他任內做「一件大事」，猶之尼克遜訪問大陸，作外交上的突破一樣。因此他早就表示，在他任內，必須完成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顯然，他的提前宣佈，是企圖挽救其正走下坡的聲望。

美國的選票，大部分握在各財團手上，美國財團皆熱中於與中共做生意，卡達要討得財團的歡心，關係正常化是必要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並無「道義」觀念存在，一切講現實，中共實行「現代化」，便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大買家，美國財團怎會執輸？

雖然說，中共一窮二白，向西方國家買東西都是靠賒、靠借，但西方國家對賒借的觀念與我們不同，在外國買東西都分期付款，推銷了一台洗衣機，雖然只付一百幾十元首期，究竟是做成一單生意了。

基於此，我們要美國「信守諾言」「顧全道義」是不可能的，因此美與中共建交，多年來已知道是不可避免的事，可惜政府中有一些「唯美派」，對美國倚賴過甚，平時尊之、重之，唯恐其不歡，自甘作為美國附庸，因而也使到國人養成仰美人鼻息的觀念，因美國的喜惡而影响情緒，對美國之「突然」與中共建交，自感「震驚」。實則美國與中共建交，並不是壞消息，好處如下：

一、今後不會有人再存倚賴美國的心理；

二、不再受「中美協防條約」束縛，我們可以自由行動，隨時對大陸採取反攻軍事行動。

三、可與美國敵對國家交往，不必顧慮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

我們不須為美國與中共建交而頹喪，要挺起胸膛，做人更要堅强！

無過分憂慮的必要

卡達聲言要在他任內完成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美國與中共的勾結，是不可避免的事，所以遲遲未見諸事實，是美國國內還有一部分人持相反意見，在國會中有全力支持中華民國的議員，卡達政府必須「攪掂」這些人才可以順理成章，達成與中共建交的「夙願」。

中共方面更急不及待，從鄧小平對外國記者的表示，可知過去堅持的所謂「三原則」，其實只要美國不提，也就馬馬虎虎。鄧小平甚至表示可以維持台灣原來的政治制度，維持不同的生活水準，即是在大陸行共產主義，在台灣行資本主義。當然，這是騙人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資本」雙軌的國家，但天真的美國佬很可能深信不疑，更會認為中共對與美建交深具誠意。

鄧小平的胃口還不祗「建交」而已，他的對美外交藍圖上，還要與美國「結盟」。當然，這只是矮仔鄧一廂情願的想法，美國會不會與中共締結軍事同盟對付蘇修，却是另外一回事。一個共產國家與一個資本主義大國結盟以對付另一個共產國家，這是用任何邏輯都解釋不通的事，但却在鄧小平的腦袋中出現，也很難說下一任的美國總統會不會是一名白痴，如果是白痴，接納了鄧小平的「建議」也不會是奇事，這個時代，什麼奇事都會發生，誰也不能否定其可能性。因此中華民國只有抱定「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原則，一切盡其在我，自己不出賣自己，別人不能出賣我們的。

可是近年來台灣的報紙，却把美國的態度看得太重要，某一名議員發表一些談話，稍為對中華民

國有利的，便大字標題，像中華民國已渡過難關了；偶然有人好提及關係正常化，便又憂心忡忡，有如世界末日之將至。這種態度，不但違背先總統「莊敬自強」的遺訓，更影响台灣國民心理。

老萬每逢讀到台灣報紙的這種言論，便不禁搖頭嘆息，我們應當把眞實的情況告訴大衆，一則讓他們知道這事之不可避免，好讓他們作心理上的準備；二則要他們知道，美國與中共建交並不是世界末日，他們勾搭上了，我們還是可以在世界上生存。

哈佛大學法學院副主任高漢教授，是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的政治顧問，在本港預言：中共美國關係「正常化」後，台灣會像香港一樣，在經濟上繼續發展下去。至於「中美協防條約」，可以採取名廢實存的方式。對高漢的見解，老萬雖然未全同然，但他的話可以使台灣的人明白，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實不足以危及我們，可不必過份憂慮。

醜陋的美國人

美國佬在幕後支持一些台籍政客，參加台灣各項競選，這些人如遭遇到什麼困難，就在美國發動示威遊行，攻擊中華民國不民主。

國民黨黨內部分人士「懼美」成性，對這班政治搞手百般容忍，不敢大刀闊斧，予以修理。若干年來，形成他們肆無忌憚，胡作妄爲，攪到中華民國的民主選舉一團糟。中壢事件的爆發，並非偶然，這班人也聲言如不當選，再搞一鑊。

其實，國民黨候選人不一定當選，且在許多次選舉中失敗，足見台灣的選舉認眞民主，否則就淸一色國民黨候選人當選了。但台籍政客在美國佬支持下，似乎非囊括一切便不認爲是「民主」。

最近發生中山堂擅改國歌、暴力傷人事件，使到台灣愛國人士忍無可忍，由此爆發一連串的愛國行動。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選舉，期間已近，相信「醒覺」了的台灣選民，爲國家的前途着想，一定有明智的抉擇，不會投這班「搞屎棍」的票。

在中山堂的集會中，到了不少美國佬，有人自稱得到美國國務院支持，如果不能當選，將無以向美國國務院「交代」，這種事如果屬實，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容忍。選舉是我們的內政，不容外國干預，用銀彈政策來助選，更是法所難容。

爲此，台灣「愛國反共聯盟」發表了宣言，指責「一小撮政客與外國人勾結，這些以外國人爲靠山而仗勢欺人的傢伙是賣國賊」。

由於這一指責，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唐能理通得表明立場，說只是對台灣選舉感到「興趣」，並未對某些候選人支持及資助。美國佬這表示，是愛國同胞迫出來的，可見我們的態度强硬，美國人就不敢胡來！我們若是怕他，他就得寸進尺。老萬不明白我政府遇到這些問題時，總是退讓，深恐受到「不民主」的批評。其實選舉是我們的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內政不容干預，選舉更不容外力左右，如發現外國人插手我們的選舉，有充份證據，絕不能保持緘默，至少也應發表一項嚴正的聲明。

愛國人士的反應，只表明民間意見：政府不應以旁觀者態度，置身事外。這事發生以來，我們一直未見到政府有所表示，使人生出「軟弱」之感，這是我們海外愛人士最感遺憾的。



漏網的新聞

中山堂事件事後的反應，最近從一份香港報紙，看到一些漏網新聞，老萬認爲有在此一提必要。

中山堂事件發生後，台北報紙大部分有詳細報導，但兩大民營報（指聯合報及中國報時）上一字未提；另一家大報只在新聞中帶了一筆，未作標題。

當天，這兩家民營大報從早到晚電話不停，指責之聲四起，據說有幾通電話，厲聲地要該報在二十四日（即十二月份）內表明立場，否則將採取行動對付。這家報紙，以讀者情緒激憤，不敢拂逆，便在本月七日那天，以社論、專欄及方塊，對這件事大加指責，一反日前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可說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但中國時報因未採取補救措施，被讀者的電話罵了三天，到最後，該報的發行人、社長及總編輯等幾乎連電話都不接。

國民黨中央、台北市黨部和台北市警察局接獲的電話更多，有的指責國民黨太軟弱，有的指責警察失職，情緒之激憤，可說已達沸點。

國民黨方面，爲恐引起事端，給這些黨外偏激分子製造藉口，向美國人告洋狀，力持容忍，秘書長張寶樹且公開發表談話，勸告黨員以最大容忍來面對這次選舉。也幸虧國民黨方面有此容忍態度，否則這些黨外人士說不定被激憤的羣衆打死！

老萬不祇一次指責台北兩家民營大報，他們成了報閥便脫離羣衆，中山堂事件的表現，大家可看得很清楚，不論站在國家民族立場，抑或站在新聞報導立場，這椿事情都不可以隻字不提。現在整個台灣鬧得憤慨激昂，是羣衆自動自發的愛國行動，國民黨可以容忍，羣衆却無法容忍。人們不斷打電話到這兩家大報指責，是因爲他們脫離了羣衆。

經過這次事件後，台灣的台籍及外省籍人都看穿這班美國支持下的政客的眞面目，尤其在卡達宣佈承認中共政權後，中國人對美國的痛恨心理更高漲，國民黨也不必再賣美國佬的賬，更不必躭心台獨分子在美國攪什麼治動，可以用較强硬的態度對付這些顛覆分子。

許多人聽到卡達宣佈與中共建交的消息感到「失望」「不安」，老萬則覺得這事明朗化後，對中華民國反而有好處。過去一切施政都怕美國干預，也有些人專門向美國告洋狀。現在已解除了這威脅，在台灣搞事的這批人，政府應不再姑息，予以徹底整肅，上下一條心，早日實現反攻復國，才是解決一切困難的唯一辦法。

頗有價值的張平化講話

岳騫

最近我方敵後工作人員得到一篇張平化談話原文，價値頗高，就其內容而論，似較「五七一工程紀要」更重要。張平化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今（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北平「國務院文化部」召開的全區各地文化局長會議上發表講話，出席者包括「文化部」直屬機關、文藝團體、文化機構、「中央」音樂、戲劇、舞蹈、戲曲等學校負責人，及全國「文聯」在北平的委員等，此外，共軍總政治部、海軍政治部、空軍政治部、鐵道兵等「文工團」領導共幹以列席參加。張的講話由「文化部」予以印行出版並下達指示，分發全共區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局及專業劇團與「文聯」所屬各機構參考學習。

張平化講話重要內容是：打倒「四人帮」後，天津市的大權可以遲至最近幾個月才奪回來，但文化部的大權却要馬上先奪回，革命靠的就是槍桿子與筆桿子兩樣東西，鞏固政權也是一樣靠這兩件東西，少一樣就不行。歷史上清朝有過一次大興文字獄，目的也在鎮壓抗清復明的文人學士，來控制筆桿子。槍桿子、筆桿子不可缺一，失去槍桿子的保護，筆桿子就保不住，「四人帮」危害雖大，但當時因其未抓住槍桿子，所以還可以及時把他們的篡黨奪權陰謀粉碎。

我們說粉碎「四人帮」反黨陰謀這一舉動非常及時，就在於我們在它們這一小撮還沒有抓到槍桿子前，我們就先下手使其束手就擒。假定假以時日，等其羽毛豐滿，軍權在手，這情況可能就不是這樣，雙方位子就要調轉過來。那時候我張平化不是第一批、也是第二批黑名單裏的人。國家要變色，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要入牢獄或掉腦袋。前年十月六日的行動不是偶然的，早在周總理死後兩三個月，大家就已經感到要是不下狠心去處理「四人帮」，結局是很難想像的。天安門事件後，鄧副總理（小平）在許司令員（世友）保護下南下，葉帥（劍英）不久也跟着回廣東。七月間我去廣州，後來我們也談起這件事，記得鄧副總理當時在從化就會說過：「要嘛，大家認了，任人宰割，置黨與國家變質而不顧，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辛苦創立的江山廢在四個人手中，讓歷史倒退一百年。要不就趁我們還有一口氣和他們鬥一鬥，鬥贏了，什麽都解决了，鬥敗了，活着能上山就上山，不能上山就出國避一避，等機會，至少現在還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幾方面力量，可以和他們周旋一下，遲了，恐怕連這點老本都要輸光」。

當時聽了這幾句話，幾個老同志都老淚縱橫。在「四人帮」特務滿天飛時，在廣州、從化、韶關幾個中央負責同志開會都要秘密開，有一次鄧副總理到梅縣去見葉帥，還不能坐小汽車，許司令員為避人耳目，用押犯人的獄車關着全部窗口，從早上開車到晚上，一路上顛波不堪，在車裏又悶又熱，一方面要防止意外，鄧副總理當時身體又不好，但為了黨的事業，為了國家的前途、全國人民的利益，雖在全國批鄧的逆流中，仍以無產階級大無畏精神，一刻也不畏勞苦的為革命奔走，他身邊有一個警衛員見到鄧副總理日夜辛勞，飯也吃不下，眼睛熬紅了加上不斷的咳嗽，整個人日日消瘦，曾苦求他休息，但仍然無效，後來這位警衛員又隨鄧副總理回北京。在十屆三中全會時他見到我，還問我，可以不可以寫回憶錄，還說要用「在暴風雨中的鄧副主席」做題目。我說：「好啊，但你要先問鄧副××」，後來聽說他問了鄧副主席，鄧副主席還批評了他，不准他今後對外談起以往的事。

天安門事件後半年裏，那是最困難的時候，這事已經過去了，說給大家聽也可以，那時廖書記（志高）、廖政委（漢生）、趙書記（紫陽）等都分別秘密來到廣州，梁錦堂最壞，還有黃榮海也不是好東西，派了不少人釘住韋主任（國清）和許司令員，鄧副××秘密到廣州時，王洪文又令祝家耀追查，但祝家耀碰了一鼻子灰也沒查出，所以王洪文認定鄧副主席是到川東去了。這件事為甚麽我們知道呢？江青給劉興元的一份電報，劉興元來不及燒掉，夾在一本文件夾裏，後來才翻出來的。但後來之所以被「四人帮」知道，據梁錦堂交代，說是黃榮海告密。在「四人帮」垮台前，我們已防到他這一手，現在人證在手，看他還賴不賴得掉？我想如果十月六日行動洩了一點密，讓「四人帮」先發難，中國內戰就無法避免。我們一些中央負責同志，在九月間也已經做了準備，必要時在廣州設立臨時中央委員會和「四人帮」攤牌，即使在全黨、全軍、全國主要領導同志去北京參加主席追悼會時，都不同意鄧副××去，韋國清同志甚至對鄧副××說：「只要你在廣州即使他們都把我們弄走，也還有翻本機會，你去不正好讓人一網打盡？」但鄧副××仍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我不說了。總之十月六日的行動並非十月六日說做就做，早在九月前大多數中央負責同志都已經通了氣，有了準備，做了計劃才能一舉成功。要成功因素很多，但根本離不了一個因素就是槍桿子出政權，但是有了槍桿子，沒有筆桿子也不行，有道理說不出，有口難言，可見輿論很重要。今天對我們來說已經大權在握，只有安徽、四川、福建、湖南、新疆、雲南等省部份地區有些動亂，不過大局已定，只有佔百分之十左右的地區，即使出十幾二十個武裝叛亂也是局部性的，任何反抗力量已經無法改變大勢了，但是肅清「四

人帮」這十年來所散播的流毒却並非那麽容易，仍然是很艱苦的工作，爲甚麽呢？因爲「四人帮」所篡奪的那一部份，絕大部份是在宣傳部門，因此他們可以製造很多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背離黨的路綫、方針、政策的輿論，來干擾、破壞、混淆是非、欺騙羣衆。要把十年來他們所散播的毒素在短短幾個月或一年、二年內全部肅清，撥亂反正，那是不可能的。今天部份地區情勢還令人不滿意，其原因就是流毒太深，從這一點大家就可以看出輿論對革命的重要性，抓筆桿子的重要性也就在此。

張平化這段談話揭露了幾件「十月六日政變」的歷史眞象：

一、逮捕江青等四人究竟是誰主動，在過去，海外有人說是華主動，葉劍英從傍策劃，鄧小平即使出力在暗處，因爲鄧小平當時尚在牛欄不能露面，現在知道還是鄧小平出謀定計完全不干華國鋒的事，是他們決定之後，再告訴華國鋒，至於誰告訴華國鋒，拉華入夥，張平化未說，推測當是葉劍英，因爲別人也不夠份量。

二、一般人認爲「十月政變」是在毛死後策劃的，但照張平化的說法，是在周恩來死後兩三個月，周恩來死在六月八日，此事當在二三月間擬定，江青在火燒天安門之後，乘機要整掉鄧小平，可能對此已有耳聞，因爲此時鄧小平已在許世友保護下去了廣東。所以就情理而論，江青第二次打垮鄧小平，實在還是爲了自衛，因爲她自知與矮子已勢不兩立，矮子不垮她就要垮，只是棋差一着，未能把矮子捉住，被許世友帶走了。

三、由於鄧小平逃去廣東從化，葉劍英又回故鄉梅縣去掃墓，江青、王洪文不放心，派出特務人員至廣東搜查，所派祝家耀是公安部副部長，是華國鋒的直接部下，當是華國鋒所派遣，此時張平化畧而未提，但有一天鬥華國鋒時，必然會提出來，作爲罪狀之一。

四、矮子當時確有意在廣州另立「臨時中央」，此時毛尚未斷氣，不只是反四人帮，實在是反毛，所以矮子才有必要時出國避一避之說，但矮子如果離開大陸，就只有去台灣，此外到任何地方都不能活下去，托洛斯基便是一例。

張平化說「讓四人帮先發難，中國內戰便無法避免。」可見四人帮並非未抓到槍桿子，仍有一戰之力，而矮子所倚仗的力量也只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查當時廣州軍區是許世友，福州軍區是皮定鈞，南京軍區則是投靠了江青的丁盛，矮子所以把南京軍區算上，當由於許世友在南京達二十年，根深蒂固，可以控制。但當時成都軍區尚是矮子舊部秦基偉，矮子不知何以未算進去。

就當時情形看，毛澤東如果多活三個月，戰爭可能會發生，中國大陸也早已眞解放了。

五、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平化講話時間在本年七月底，安徽、四川、福建、湖南、新疆、雲南等省份還有動亂，這也是我們在海外不知道的。

張平化仍然迷信槍桿子出政權，但是，直到了大混亂時，槍桿子也沒有作用的。



鄧矮的兢兢戰戰

北平大字報的影响力

邱標焱

北平大字報運動，具有無比巨大與深遠的影响力，它不僅撕開了中共政權「安定團結」的假面具，還暴露了華鄧奪權鬥爭的眞象，而且也粉碎了中共對外統戰的陰謀，嚴重打擊其所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旣定步驟。

在北平天安門廣場，自十一月十五日開始，掀起了持續半個多月的「大字報」風潮，公然向中共的封建法西斯專政體制挑戰，强烈要求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這不僅是一次替天安門事件翻案、平反的行動，而且是對中共三十年來封建法西斯暴政的總控訴、總滿算。這次以北平爲中心，並擴及到大陸其他地區的「大字報」風暴，是兩年前天安門革命運動的延續與發展，其意義的重大，行動的壯烈，足以與「四．五天安門事件」先後輝映與比美，可說是第二次天安門革命運動。它如同是一塲政治大地震，不但引起了舉世的矚目與關切，而且也震撼了中共政權，在大陸人民抗暴革命的歷史上，寫下了新的、光輝的一頁。

大字報運動的興起

這次北平大字報熱潮的發生，跟中共黨內新的權力鬥爭形勢發展有關。自從「四人帮」垮台以後，替「四．五天安門事件」翻案、平反的呼聲，不但在人民羣衆當中日益激揚，而且也成爲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主要焦點。迨至鄧小平復辟當權，這一爭論益形尖銳化。今年六月以來，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共復辟派，全面發該「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政治運動，更使這一問題的解決，走向必須攤牌的地步。中共爲解決其所面臨的種種難題，於十一月十日召開了共黨的高階層會議（據研判可能是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大約包括三個部分：一、對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評價問題；二、檢討四個現代化的政策；三、撤銷「四．七決議」及替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些議題，牽涉到「復辟派」與「文革派」之間的重大利害，在會中引起激烈的爭執，鄧小平爲首復辟派，遭遇華國鋒爲首的「文革派」頑强的抗拒，使會議「陷入僵局」。復辟派爲了對「文革派」施加壓力，迫使「文革派」就範，以實現鄧小平的復辟政策，路綫與黨內人事的安排，遂利用人民羣衆對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痛恨心理，以及欲替天安門事件翻案、平反的情緒，突然透過復辟派控制下的新北平市委宣佈，兩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公開爲該事件平反。於是煽起以大字報爲武器的鬥爭，進行貶毛、擁鄧、抑華，以及要求懲辦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兇手，撤銷「四．七決議」的羣衆運動，正式揭開了北平大字報風暴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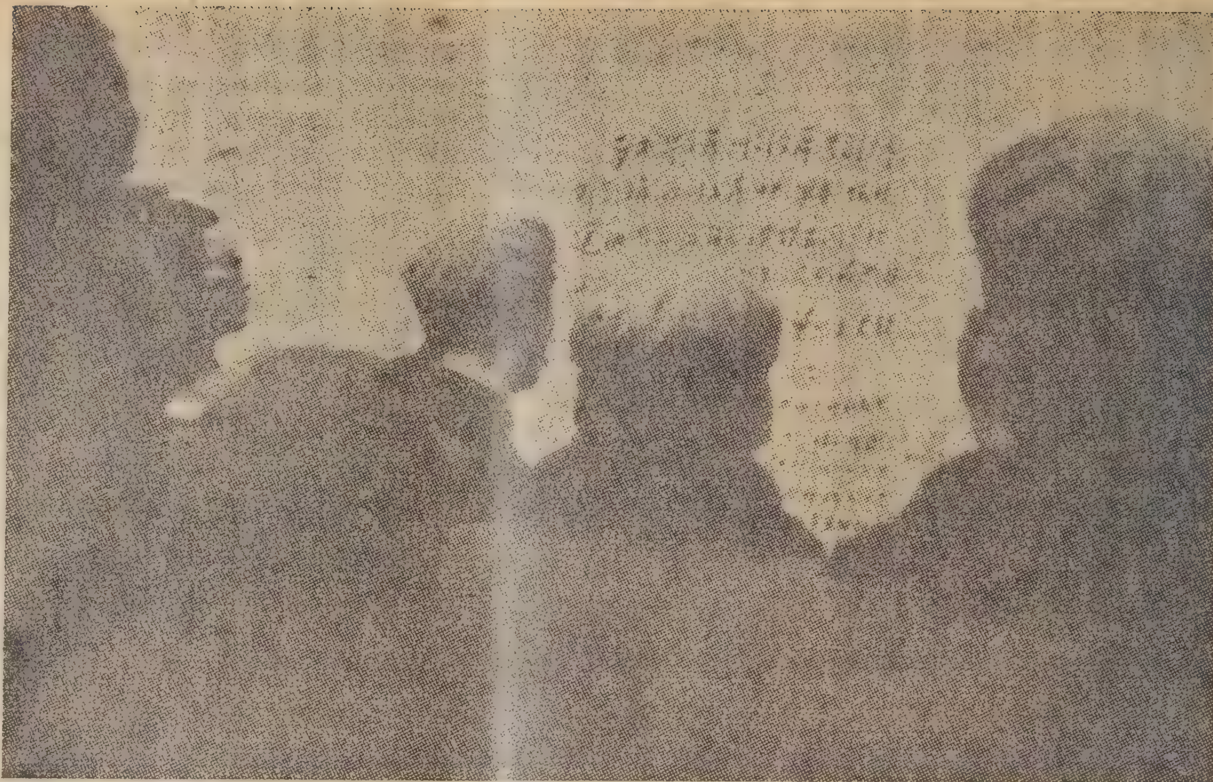
鄧小平利用大字報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鄧小平企圖利用人民羣衆反毛、反文革的心理和力量，作爲對敵鬥爭的資本，人民羣衆也不是愚不可及，反而利用共黨內部權力鬥爭的形勢乘機掀起自發性的反共抗暴鬥爭新高潮，以假擁鄧掩護眞反共。他們運用「大字報」，指責中共政權是「社會法西斯大帝國」，主張對毛澤東要徹底加以批判，對文化大革命要重新評價。他們發出「向法西斯獨裁專制制度宣戰」的口號，强烈要求人權、民主、法治及提高生活水準。他們以讚美日本、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間接否定中共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甚至公開質問中共：「爲什麽我們的國民經濟趕不上台灣？」以表達其對自由祖國復興基地的嚮往。

由於大字報運動的性質、內容、攻擊對象的改變，以及示威遊行活動的日趨擴大，已經突破了復辟派所設的條條框框，逸出了復辟派所定的軌道，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大有釀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這股由暗而明、由小而大的抗暴怒潮，固然振奮、鼓舞了大陸的民心，同時，也使中共統治集團爲之心驚胆寒。鄧小平終於嘗到了玩火焚身、民心不可欺的苦頭。

鄧小平被迫嚴禁大字報

對於逸出軌道、失去控制的大字報運動，絕非鄧小平所能容忍或願見的。因爲鄧小平雖然局部否定了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政策和路綫，從經濟到政治、從組織到意識形態都在搞修正、搞復辟，但對毛澤東所建立的極權統治制度，却只能修正而不能推翻。面對北平日益洶湧澎湃的大字報風暴，鄧小平終於露出他的狐狸尾巴，現出他猙獰的面目，站在革命羣衆的對立面，扮演當年鎮壓天安門革命的毛澤東、華國鋒、汪東興、「四人帮」一樣的角色，企圖對北平大字報運動，採取干預或鎮壓的行動。鄧小平的意圖，在十一月廿六日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已經作了露骨的暗示。他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羣衆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羣衆有氣要讓他們出氣」，但是「羣衆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有些羣衆有疑問，有些話對安定團結、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利，要向羣衆說清楚」，並且强調對羣衆「要善加領導」。鄧平小這一談話，雖然不得不承認貼「大字報」是「人民的權利」，但也公然指明「大字報」只不過是供人民出氣的工具而已，其內容，決不能超越當權派所規定的框框之外，否則即在禁止之列。至於他所謂「要向羣衆說清楚」，實質就是對羣衆進行威脅恫嚇：所謂「要善於領導」，實質就是要分化羣衆運動改變其反共抗暴的性質，把它



北平市民閱讀街頭大字報

引向歧路，納入復辟派所指定的指定的軌道上。

在鄧小平的談話發表以後，北平的大字報熱潮，從十二月一日開始，就受到中共有計劃、有組織的干預和鎮壓，而轉入地下漸趨沈寂。雖然中共以高壓的手段，暫時把大陸人民的大字報運動壓下，却扼殺不了大陸人民爭取人權、自由、人民和法治的決心及信心。大陸革命的火種已經點燃，並已普遍深植到大陸各個角落，生生不息，隨時都可能再度擴大燃燒。

共黨內鬥爭反覆不定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受到共黨內部權力鬥爭的影響，但也對共黨的內鬨產生巨大的衝擊作用。鄧小平原想利用北平的大字報運動，迫使「文革派」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完全屈從他主張的復辟政策與路綫，但是，鄧小平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把大陸人民反共抗暴，爭取自由民主的力量與決心都估計得太低。羣衆運動易放難收，北平大字報的發展，並不依照鄧小平與復辟派的指揮棒行事，反而不斷升高、升級，走向徹底鞭毛，以及全面否定共產制度、中共政權的道路上，並有演變成匈牙利式或捷克式抗暴行動的可能。由於北平大字報運動的蛻化變質，演成反共抗暴的鬥爭，使「文革派」得到反戈一擊的口實，用以指責鄧小平破壞中共政權的「安定」、「團結」。在黨內特別是「文革派」的重大壓力下，鄧小平被迫表態，他不但不再提毛澤東的功過「七三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話，反而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共政權。並且一再强調他與華國鋒「意見一致」，中共中央「團結一致」，大陸局面「安定團結」，以及重申他不想當總理與目前中共領導階層將不會變動等意見。因此，在曠時日久，意見分歧及爭論不休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雖然同意替文革初期與「二月逆流」事件有關而遭整的六十一名高級幹部，其中包括彭德懷、陶鑄、彭眞、楊尙昆、薄一波等人，進行昭雪、平反，但鄧小平貶毛、抑華全面奪權的野心與如意算盤，却爲之落空。華國鋒仍然是中共第一號頭目，而屢遭大字報攻擊的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文革派」幹部，也將繼續留在中共中央「團結」的假相。充分反映中共黨內鬥爭之錯誤複雜與反覆不定。

不過，經過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權勢與影響力，已經大大加强。據資料研判，中共將在本月中旬召開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屆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可能進行改組，鄧小平縱然不能將「文革派」一部分人馬踢出「政治局」，至少也將採取「滲砂子」的手法，擴大「政治局」的成員，把復辟派的大將林乎加、張平化、胡耀邦等人塞進「政治局」以增强在中共中央最高決策機構的力量。

當然這將經過一場激烈的纏鬥。因此，今後中共的政權華、鄧之間的關係，隨着黨內鬥爭形勢的發展，將同東漢末年的漢獻帝與曹操一樣，鄧小平身居幕後，以華國鋒作傀儡，實際操縱、把持中央的施政與決策大權。

大字報運動影響巨大深遠

北平的大字報運動，雖然在中共的高壓下暫時平息，但其影響，却是無比的巨大與深遠。它不僅撕開了中共政權「安定團結」的假相，暴露了華、鄧之間權力爭奪的眞相，而且也粉碎了中共對外統戰的陰謀，引起了西方國家對大陸政治動亂的慮懼心理，嚴重打擊中共企圖引進外資與科技、設備，以逞其所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既定步驟。

總之，經過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洗禮，今後大陸局勢的發展，將圍繞着兩個方面、兩種對抗而演變。一方面是中共統治集團的權力鬥爭，一方面是人民羣衆與中共政權的對抗。大陸人民已從北平的大字報運動中，認清了鄧小平「開明」、「務實」的僞裝，並吸取了一個重大教訓：就是不管是毛澤東、江青或是華國鋒、鄧小平，在鎮壓人民民主、自由、人權的行動上，都是一丘之貉。無論誰當權，都是以暴易暴，中共政權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本質並無改變，因此，澈底覺悟到對中共任何統治者都不應抱有什麽幻想，只有進行反共抗暴鬥爭，推翻中共政權，才是唯一的正確方向。

共產制度下的大陸農業災害

袁篤信

中共「光明日報」在十一月廿九日指出，目前黃河中游包括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青海山西六個省區的粮食畝產只有一百多斤，相當多的地方每畝只產三、四十斤。據一百廿一個縣的統計，每人平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有四十五個縣，佔百分之三十七；按每人平均收入在五十元以下的，有六十九個縣，佔百分之五十七。其中寧夏的固原縣，目前羣衆口粮每人收入只有二百斤，平均每人收入只廿九元，生活相當困難。這是共產制度下的必然現象，由於連年減產達到驚人地步，使該區內二千四百萬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廿九年前還低。足證共產制度絕不適合中國，大陸人民非把它推毀不可。

中共「國務院抗旱領導小組」於上月上旬，召開了一個有長江中下游、和黃、淮、海河流域各省代表參加的「抗旱會議」，會議的目的是：「總結交流今年抗旱鬥爭的經驗，針對這些地區當前塘庫蓄水減少，今冬明春雨量又偏低，旱情可能繼續發展的趨勢，部署抗旱任務」。中共的「人民日報」也呼籲大陸農民應及早正視今年罕見的旱災，「春旱冬抗、先發制旱」。

百年罕見的大旱

中共自已承認，今年長江中、下游和黃、淮、海河流域的安徽、江蘇、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山西、陝西、河北、四川、山東等省，遇到了幾十年、上百年罕見的大旱。降雨量之少，乾旱時間之長，範圍之廣，程度之重「都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

據中共估計，整個受旱面積已達六億多畝，約佔大陸可耕地三分之一强。安徽省由於遭遇百年罕見的旱災，導致農作物嚴重減產，迫使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親率幹部五千餘名深入農村指揮抗旱，亦向外省借糧二千萬斤，暫供救濟災荒之用；湖北全省半數農作物三千二百多萬畝受旱，七百多萬畝失收，先後有五十到六十萬人連吃水都發生了困難，受災失收的農田達到百分之十一左右；四川遂縣等地旱災之嚴重，使農業收成僅及十分之二，失收達十分之八，此種情況且仍在各地持續進行中。

據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等省十月份的統計，省內大中小型水庫的蓄水量，較去年同期減少四成至八成以上，長江中下游水位比常年低二、三米，河北省的漳河提前一個月斷流，邯鄲地區大中型水庫的蓄水量，比去年同期減少近九成，地下水位一般下降二至四米。不論南方和北方，都有相當大的地區，水庫的蓄水量不能滿足明年春播春插的需要，這就難怪中共高叫：「明春出現嚴重乾旱的可能性很大」，總觀全局，明年旱情是不可能減免的了」！

「水利」變成了「水害」

大陸的水利資源本非常豐富，內陸江河流域面積，在一千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河，就有一千五百九十多條，平均年總流量達二萬六千八百億方，超過美、英、法、義、挪、日等六國水利資源的總和，在世界各國中佔第一位，中共竊據大陸後，建設水利亦「多、快、好、省」爲原則，利用一些技術不合標準的所謂「土專家」來充任工程師，既不吸取他人的經驗，又不尊重當地老農的意見，一味盲目的以「政治掛帥」普遍驅使各地勞動羣衆「大搞水利」，故在設計及施工上，多屬草率從事，破壞了當地的水文系統，致使名爲「水利」，實爲「水害」。

在一九六〇年後、即首次造成農業上的連續三年大災荒。爾後中共受了這次慘痛的教訓，對興修水利改以「配套成龍」爲方針，選擇以治理黃、淮、海河流域之大型水利工程爲建設重點，但亦由於財力不逮，政策搖擺，迄至今年黃、淮、海河流域不但未獲其利，反而又一次遭遇了「上百年罕見的大旱」。此實無他，完全由於中共對水利的建設缺乏全盤規劃所致，對此中共自已也承認是「開山不修路，造林不顧水，改土不開河，開河又廢田」，以致「年年治山山不綠，年年開渠水不流」，我們只要以中共最大的水利工程「三門峽」爲例便可證明。

早在一九五七年開工，至一九六〇年九月完工蓄水的「三門峽水庫」，蓄水量達三六〇億方，但由於對黃河實際含沙量的估計錯誤，造成嚴重淤塞，淤積速度由潼關向渭河迅逸發展，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大壩底左岸打開兩條墜洞以排洩流沙，並將原供發電引水用的八條壓力鋼管中的四條改爲排沙之用，導致水利功能盡失。其次，再以中共建設河套的水利爲例，竊據大陸後，因爲急於擴大灌溉面積，既沒有摸清河套的自然特點，又不研究歷史上的灌排經驗，也不傾聽羣衆意見，領導機關一聲號召，主事部門一個決定，就輕率地大量引水灌溉，普遍實行深澆濃灌，盲目擴種水稻，使地下水位急劇上升，土地鹽 化逐年加重。因此河套民衆很不滿意，說中共亂幹了二十年，換來個難治的「水鼓症」。古諺說：「黃河百害，唯富一套」如今連河套也被中共的「領導機關和主事部門，坐在辦公室裏」

咀官司』，違背客觀規律，使得該等地區粮食單產迄今仍停頓在二百市斤以下波動。因此連中共自已對其盲目興修水利評價甚低，說甚麼：「看上去雄壯觀，實際鍋底朝天，華而不實，徒勞無功。」

中共擴大了災害

事實上大陸的自然災害，並不單止於今年的旱災，「南澇北旱」一直就成爲影響大陸農業生產的兩個頑强大敵，中共統治大陸快三十年，始終無能制服，今年反而變本加厲，一改常態，連長江中下游也發生了百年難見的旱災，使歷來碧水茫茫的巢湖也露出了大片灘底；使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也要靠外省運糖接濟而不能自給；使人人公認的「魚米之鄉」湘、鄂、贛諸省，也被列進了乾旱的名單。此情當然不能用「自然災害」就可以推卸責任的。在東南亞以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今年都是風調雨順的情況，唯獨大陸會發生「百年罕見的大旱」，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中共一向强調要「戰天鬥地」，一向强調所謂「社會主義的能動性」經常鼓吹要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的「偉大成就」。可是今天其農業生產，仍然在「靠天吃飯」的境況下掙扎，這不僅說明共產制度的低劣，同時也揭穿了中共的謊言和欺騙。今年，中共「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所寫的一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專文中，也已承認了此點。他直認資本主義的效率遠高於社會主義之上，大陸人民貼在天安門廣塲上大字報，直問中共「爲什麼大陸的經濟建設不如台灣？」它除了表明大陸同胞對自由祖國的嚮往外，還表示出他們中共統治的絕望。

上述大陸連年災害，並非誇大其詞，即以近三年爲例，一九六七年不但是旱、凍、風、雹、雪、澇、虫、震等各種災害交相發生，尤以北方約有三億四千華畝的冬小麥和四億多畝春播作物，都受到長期持續乾旱的威脅，南方一億二千萬畝早稻，和一億四千萬畝中稻，也都遭到長期低温陰雨的肆虐，造成爛種、爛秧、和爛稈等損失。

一九七七年大陸亦有二十七個省市區發生長期乾旱，四月間，從南到北復遭到多次寒流侵襲，造成嚴重凍害；五到七月，長江以南各省及峽、甘、青、新等地，又有局部地區發生水災和虫災，迫使「國務院」先後召領兩次緊急抗旱會議沒有成效之後，又於六月初召開「三夏生產會議」，提出「以秋補夏」口號，顯然是默認夏糧歉收，以此大陸的農業生產始終無法提升，而偏偏大陸的各種經濟活動，依靠農業提供原材料者又極多。據中共自己統計資料，工業原料佔百分之四十，輕工業原料佔百分之七十，對外出口貨源仍佔百分之六十，內部商品供應高達百分之八十，財政收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接間接取自農業，故農業收成的好壞，始終成爲中共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現代化」一「化」不起來

中共認爲造成大陸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是由於受「四人帮」的干擾和破壞，因此華匪國鋒一上台，首先就提出要「今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的口號，希圖藉此能將「四人帮」損失的時間奪回來，但明年就是「三年大見成效」的最後一年，無奈「總觀全局，明年旱情是不可能減免的」，以目前大陸農業設施和技術落後的情形看，中共實無能免除這些自然災害的侵襲，李先念說：「這種狀况如不改變，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就上不去，一時上去了，也要被拉下來」。如中共在高層忙於奪權鬥爭，全國民忙於爭取民主、法治、人權的亂局下，人們那有時間來兼顧農業，所以，農業必然要拉住「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後腿，在中共大叫「四個現代化」的今天，農業如「化」不起來，其他「三化」也就失去穩固的基礎，所謂「三年大見成效」的口號，亦必因此而落空。

中共對落後的農業操作毫無改善。

大平其人及其新政方向

周少左

日本新首相大平深受池田的薫陶影响，好研究中國政治哲學，不苟言笑，被日人稱為「人品溫厚的人」。未來兩年日本政壇是太平的天下，雖然日內閣總理具有很大權力，個人喜惡可以左右政局，但自民黨內情勢複雜，黨外力量又在不斷膨脹中，因此自民黨的基本格局將不會產生原則上的變異，特別是政策路綫上，是不會也不可能有所更迭。

在混濁的世局中，日本這個戰後興起的經濟强國，正面臨着一個尷尬的年代，此時大平正芳「決勝」的脫穎而出執正，對日本整個政局而言是個轉捩點，就其本身的政治生命與自民黨在羣衆中的向心力，亦正遇逢重大的考驗。



大平拜相向日皇裕仁鞠躬

認識這隻「鈍牛」

大平正芳，今年六十八歲，四國香川縣人，出身農家，排行老二，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早年在高松縣高商畢業後，考進東京商業大學，也就是今日知名大學之一的私立一橋大學，離開學校生活後，即對於政治發生濃厚興趣，昭和十一年，任大藏省職員，廿七年首度當選為自民黨代議士，卅五年池田內閣時，被提升為官房廳長官，此後平步青雲，歷任外務大臣，池田去世，田中組閣時代，他仍任外務大臣、，因中華民國斷交，引起台日停航使得他「人氣」大降，至三木內閣時，轉移外務位置而任大藏大臣。

大平在生活上以愛讀書而聞名，特別是對中國的政治哲學思想而有偏好，他有不苟言笑的强忍性格，配合他不算太高的身材，給人以不苟言笑的氣氛，民間給他起了一個渾名叫做「鈍牛」，再加上言談上「嗯啊」拉長音，顯示了他別具的特徵，去年一家電視台訪問他這一點，他會加以解釋，也許是幹外交官時間，因怕出言不遜有損國家，養了「嗯啊」拉長音句句斟酌字字考慮的習慣，在羣衆的心目中，常被稱為「人品敦厚」的人。

從「密約」到和諧

日本二次大戰後，在麥克阿瑟指導下形成，茁壯，執政卅年的自民黨，近些年派系分歧，時分時合，已被一般人視為常軌，截至目前較大者，有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等四大派閥，政壇動靜，舉足輕重，雖然社會黨等其他黨派，亦在逐年力爭上游，但人皆以自民黨為重，自民黨端視四大派的分合行動，作為測度政治冷熱的標準。

當佐藤首相引退時，福田即有繼任之呼聲，斯時佐藤也屬意福田繼任，為衆所皆知之事，不料田中聯合大平壓倒福田而膺選自民黨總裁，出任首相，後田中因洛歇行賄醜聞而被迫去職，大平與福田兩派相爭，使得三木漁翁得利，到了前年下半年，舉黨迫使三木下台，黨內舉誰出任首相意見不一，乃經內部協調，由福田先任首相兩年，再由大平繼任，此即是日本政界公開的秘密，是所謂之「兩年密約」故無論眞假，大平與福田兩派由分而合，使福田繼三木掌政，則為事實，有人猜測，大平正芳，此次以哀兵姿態，週詳佈置，甚而不惜以「金權政治」的手段，競選成功，旨在慮及福田若干公開談話，顯示有違「兩年密約」諾言而作的一項報復，但是：由於選前福田表示尊重初選結果，預選結束即宣佈退出該黨總裁連任競選總裁選舉後，表現的力求和諧的政治風度，亦頗令人激賞，報復之言或許有斟酌之處。

這次大選後，政敵福田赳夫，及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對於大平都表示了祝賀，參加投票者除了「青嵐會」的成員十餘人拒絕出席外，大致尚稱踴躍，正反映了趨向和諧的跡象。「青嵐會」成員如現任農林大臣的中川一郎，自民黨衆議員中尾榮一，衆議員林大幹等，他們都屬於自民黨少壯派，自從一九七二年由於大平為日本中共建交舖路開始，即對大平的此一愚笨作為表示不滿，此後的青

嵐會一直對於親共的不智與「金權政治」，產生了持續的冷淡與唾棄，因此；今後的大平政權，想要謀得黨內的整體和諧，除了既有諸大派系之外，還得謀求不可忽視的阻力——青嵐會的和諧，而謀求青嵐會和諧勢非糾正前述的兩大缺點不可。

內外煎熬時代

在此須首先指出，日本正面臨一個尷尬年代，正受着內外煎熬，是從日本人自己的角度去看的，大問題與自民黨內部的和諧相形，「和諧」成了沙粒，不過，和諧與安定則是解決大問題的基礎。

福田兩年多的首相任內，原本想在國際性經濟大衰退後，以解決日本國際經濟問題爲他主要政治目標，同時以自民黨總裁之身，實施黨的改造，取消派系活動，但其結果，日圓對美金比值上升，國民生活艱困，生活費之高位列世界第一，外貿出超增加，迫使國內物價上漲，波及工商業經營，紛紛宣告倒閉，至於自民黨內，不但派系未因他的號召而解，相反的活動如故，分裂傾詐日愈加遽。



大平當選自民黨總裁福田領導黨員歡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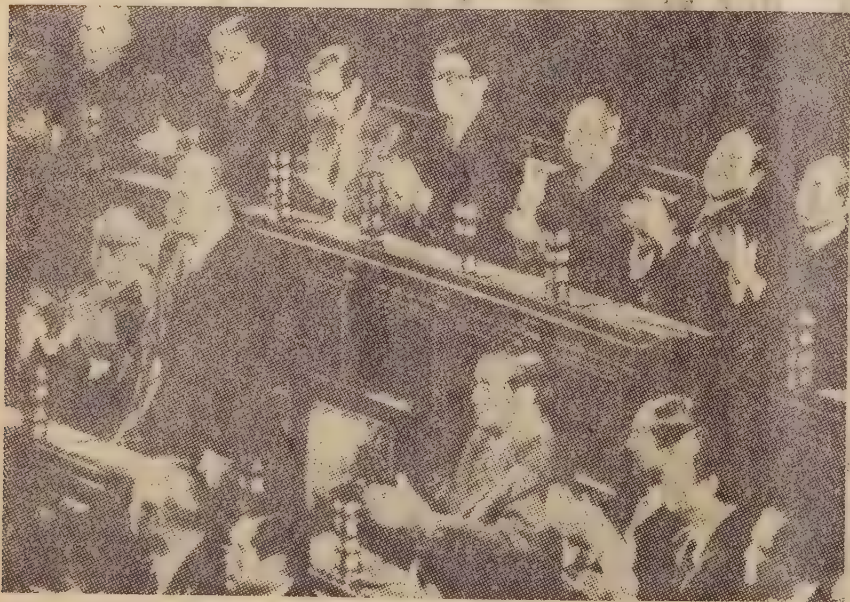
從在國際間的存在看，自美國撤防中南半島之後，將其在亞洲的重心，移至日本，期以强化其軍事力量，而以韓國形成鉗勢，以封鎖俄國海上勢力向太平洋的伸張，日本不論黨政、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性甚重，至少在短時間內均將持續此一齒唇關係，此一形勢對俄國的威脅，遭到反擊是必然，與蘇聯尚未簽定和約，而在互爲友好的形態下已存的日蘇西伯利亞礦業、森林開發，日蘇每年換約一次的漁業合作，及北方四島歸還等問題，掣肘與衝突愈來愈多，日本中共之間受大陸一千餘萬平方公里資源的引誘，不惜放棄道義與中共建交迄今，使得日本受中共的困擾日趨加深，例如「日中友好條約」激怒蘇聯，另外口叫支持日本建軍，實則鼓動大陸放回所謂的「解放軍日本退役軍人會」廿餘萬之衆，從事地下組織與赤色顛覆活動，這些不是日本當局不知道，只是有口難言而已，對外貿易上，與西方國家的不協調遭到設限，在東南亞國家，如泰、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戰前的仇視未減，戰後又飽受其新重商主義之經濟侵略，對日本心存警戒，自田中時代訪問諸國遭到羞辱，一直想用協助資源開發以改善各國之關係，因諸多因素，至今未能實現，大平表示力謀與世界各國合作，考慮明年召開太平洋地區外長會議，莫不基於此一因素，而謀求打開僵局，擺脫外交與經濟的困境。

對內外環境變化的應付，是自民黨新內閣確定基本方針，擬訂政策時，所應慎重而預先考慮的」這正說明日本人民所希望不是軍事大國，而是要過不受經濟壓力的安定生活，近日在東京一般人的看法是，大平執政仍屬自民黨長期以來政策的延伸，今後對於中華民國之間的民間友好關係，將更爲促進加强，因此對於大平寄於莫大的希望。

大平深受池田的薰陶影響，而好研究中國的政治哲學，相信他深知「取兩用中」的道理，使他在作爲更爲穩健而踏實。再者，他曾在過去强調「信賴和合意」政治觀念，於今更在黨內和諧上作爲作新政治的起步，預料或有一番創新、力挽日本的狂瀾。

新政府應走的路

日本當前的政局，不論自民黨的何人執政，其作法或有不同，但自民黨的基本格局將不會產生原則上的變異，特別是政策路綫上，是不會也不可能有所更迭的。我們所說作法上有所不同，是指民主政治常軌形態——國民生活保障與利益的維護。正如社會大衆所反映的，「長期經濟不景如何擺脫，是大家一致的呼聲，同時在七十年代中，我們國家



大平被推選爲新首相向議員致敬

我們必贏取第二次大勝

古鶴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在廣播中接受了菠茨坦宣言，這消息傳到陪都重慶之後，全國軍民都歡喜若狂。當時的國民參政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教授竟然拿着一瓶酒到街上大喝；又拿了一根手杖，挑起一頂帽到街上亂舞，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衆及盟軍還大鬧了好一會；等到他已叫不動了，才回去睡覺。跟着他接到國民參政會的通知，又趕去參加慶祝。當天，他寄信給他的夫人俞大綵女士，說：

「在九時半到會，已到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現在方知舊戲中二人見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着、跳着、KISS着；要想安靜一下，談談如何遊行，幾乎辦不到。大家KISS胡木蘭，胡木蘭亦偶報之。我未曾KISS邵先生的夫人，邵先生還見怪，某怪如此。坐了三輛大車、一巴士、一卡車、另一車軍樂隊，沿途慢行，大聲呼口號，怪叫遇見美國兵更大呼！直到國民政府，他們還在開會。我們要求蔣主席出來見，他們不知洋脾氣，請我們進大禮堂。蔣主席出來時，大家歡呼，聲如暴雷。出門時，我遇見熟人打招呼者，皆報之以拳，段書詒後來說，他簡直吃不消。出門遇吳鼎昌，他說：你不要太興奮！（彼與我皆患血壓高也。）我即將其一搖再搖。又回到參政會，沿途叫。本是預備到美軍司令部及英美蘇三大使館的，在國府，蔣先生說：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條件措商，所以就此回去。在參政會仍很熱鬧，下午三時方歸。」

抗戰勝利時筆者不過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滿以為勝利後中國人一定有好日子過了，殊不知這三十多年來大好神州，竟成地獄。

當時中國同胞雖然狂喜，而先總統蔣公却提醒全國同胞說：

「我們更要知道勝利的報償決不是驕矜與懈怠。戰爭確實停止以後的和平必將昭示我們，正有艱巨的工作要我們以戰時同樣的痛苦，和比戰時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設。或許在某一個時期，遇到某一種問題，會使我們覺到比戰時更加艱苦、更加困難，隨時隨地可以臨時我們的頭上。」

先總統蔣公指出的「比戰時更加艱苦、更加困難」的時期果然在外敵內奸的勾結下，降臨到中國同胞身上了：蘇聯藉中共之手，蹂躪中華！

魏德邁將軍會說：「八年抗戰中，千百萬人離鄉背井，奔往西南大後方；勝利後，政府要設法使這些人回故鄉從事生產。日本久佔了工商及文化中心的華東及沿海地區，也佔領了華北，有一些鄉村又為共黨所盤據。國民政府面臨着一個近乎不可能克服的重建與復興的嚴重問題。這種善後工作，即使在工業發達而受戰火損害較少的西歐諸國，若無成千上億的美國援助也無法解決；何況中國在八年抗戰之後，還得對付莫斯科指揮的共黨的攻擊。」

魏德邁將軍還說：「我不相信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力相當於俄國的國家的援助而能單獨反抗俄國的侵略或滲透。」

在中共勾結蘇俄，以及美國短視政客的合謀下，中國大陸淪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比抗戰時期更甚了。

在一九四九年，舉世的觀察家都認為中華民國完全沒有希望了，中華民國政府將成為歷史上的名詞。可是，奇蹟出現了！

一九五零年三月，先總統蔣公復行視事，並以建設台灣為要務，蔣公說：

「我們建設台灣，是要以台灣作為一個反共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台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在於亞洲，在於全世界人類。其空間的範圍固不限於台灣，時間的範圍也不限於目前。」

怎樣才能達成光復大陸，復興國家的目的呢？先總統蔣公於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擴大國父紀念週中宣誓說：

「中正遵奉總理遺教，貫徹本黨國民革命任務，實現三民主義，完成五權憲法，誓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實踐革命民主政黨組織，統率全黨同志，光復大陸失土，消滅國賊共匪，拯救苦難同胞，復興中華民國，務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鞏固國家獨立、民族平等之基礎，以達成世界和平之目的。特誠敬矢誓如左：

一、遵奉總理遺教。
二、實現三民主義，遵行五權憲法。
三、慎施命令。
四、盡忠職守。
五、嚴守黨紀。
六、誓共生死。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現在先總統蔣公雖已崩殂，但繼承蔣公遺志者尚有全體忠貞愛國之軍民，在蔣經國總統領導下，光復神之日，將快來臨。實踐已經證明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遠勝於馬列邪教。我們已經戰勝了日本軍閥，這是等一次大勝；我們必將戰勝共黨，這是第二次大勝。反攻大陸，光復神州，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願望，讓中共的應聲虫，美國駐日本大使曼斯菲爾之流，見鬼去罷！

日本軍妓悲慘史

陳鳳晨

「軍妓」在日本軍閥時期被稱為「慰安婦」。至「慰安婦」三個字，依據日本「廣辭苑」大辭典解釋 係在戰地隨野戰部隊慰安過軍人之女性。尤其以慰安「過」，用過去形的文法來表達，更顯出她們的悲慘。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迄今已經過去了卅二年，但如有人肯現身說法，談那悲慘的過去，一定會這麼說：「我們的悲哀，永遠不會有化解的一天。」

日軍妓起源日俄戰爭

日本軍妓的誕生，起準於日俄戰爭，那時西元一九一五，派遣在西伯利亞的日軍，患性病者漸多，當時駐在西伯利亞的第三、第五、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師團等野戰部隊均被蔓延，軍力因此大減，連以取締風化為主的憲兵隊也有廿六名性病患者出現，就此可見日軍性病的猖獗。據現在日本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保存的資料：大正八年（民國八年）一年之間，患性病者二、〇一二人，而這一段時間戰死者一、三八七八，受傷者二、〇六人，患性病者竟比戰死者為多，幾乎與受傷者同數目，難怪當時的日本陸軍認為這是可恐的現象，也顯然影響了戰鬥力量。

性病嚴重蔓延

那麼，為什麼日軍會染上這麼多性病呢？因大正時代，日本經濟能力仍差，雖有很多女孩子被人口販子賣到西伯利亞賣淫，但軍人待遇不好，二等兵每月薪餉只有三元八角一分日幣，那裏有辦法玩自己國家的姑娘。然志願而來的美國大兵薪餉多達日軍的十倍，於是他們只有看的份，結果這些日本小伙子精神遭受抑壓，轉向蘇聯的女孩發洩，這種漫無節制的暴行造成性病的氾濫。

尤其昭和十二年（民國廿六年）八月以後，它的蔓延更厲害，第十一軍兵站部聯勤軍官遂向日本陸軍本部建議：對日軍的「性」問題，如再不予重視，在西伯利亞的戰力勢必銳減，不僅易造成恐怖事件的發生，甚至造成民心的離反。

在華中戰綫「慰安婦」

日本軍閥當局至此始知事態嚴重，決定整飭風紀，計劃「鎮」兵政策，終擬訂一種「軍方管理賣春制度」。這些西伯利亞士兵所遭遇的「難題」，在中日戰爭時也廣泛引起軍閥當局的注意，日本陸軍為應實際需要，遂於昭和十三年（民國廿七年），在華中戰綫誕生所謂的「慰安婦」。

據說，當時軍閥當局對徵募軍妓事宜，礙於情面，不敢有所出面，均委託妓女戶老板或鴇母代辦。

慰安所整日供日軍洩慾

後來中日戰爭發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戰初期日軍侵略至東南亞，於是慰安婦的需要量激增，日本國內既無法充分供應，於是大量徵召當地的婦女配合日人慰安婦，廣泛地配在戰地「工作」，把她們收容在所謂「慰安所」裏，整天供日軍洩慾。這些慰安所多半利用民房，也有臨時搭建的，每一個小房間約一坪大，門口掛編有番號也訂有所謂「陸軍娛樂規則」，依此規則：軍屬以上才能進入「玩樂」。票價：士官兵、軍屬均二元日幣，憑票入場，每次限制不得超過三十分鐘。這些稍具「規模」的慰安所，隨戰場的擴大愈變愈簡陋，戰區遍及東南亞，有些即「就地」開張，士兵們都失去理智，像動物般不知羞恥為何物，慰安婦們也因此「逼」得連穿褲子的時間都沒有。

軍妓每天接客幾十人

據曾幹過慰安婦的齊藤女士（住三河島，現經營酒吧）說：慰安婦在戰地，只是洩慾的工具，很少受到尊重，尤其遭受軍官的侮辱更甚。在較穩定（即沒有戰事）的地區，她們最忙碌，每天接客最少也有幾十個，多的時候即近百人。由於接客過多，很多女孩子都變成「不感症」，甚至與「生孩子」絕了緣。

至昭和二十年（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軍戰敗全面投降，被日本軍閥驅使的慰安婦陸續返國，歷時近十年的軍妓悲史至此落幕。

時事評論

香港的前途問題

徐達文

據來自倫敦的消息透露，英國國會上議院最近在辯論中共與英國之關係，及香港前途的問題時，一位英國上議院議員說，「在不甚久之前與中共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總不免會感到尷尬，但是現在雙方無事不可談，因此本人在中國大陸訪問期間曾多次提出香港前途的問題。」中共高層人士對來訪的英國議員詢問的答覆則是：中共絕不急於訂論香港的前途問題，也沒有將香港列爲她處理「台灣問題」同等重要的課題。從各方面看來，中共的「答覆」也等於沒有答覆，因爲有關香港前途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中共「絕不急於」，也不直接加以討論的「歷史遺留」的「現實問題」，已是中共的「既定方針」。廿多年來，中共一直「按過去方針」，即使在「文革」進行期間，林江得勢時候，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及六七年左派大暴動，但作爲中共領導核心的毛澤東，仍沒有採取對香港的急於「解決」的偏激措施。更何況中共目前正標明「安定團結」與「四個現代化」。

中共這種「退一步、進兩步」的和援政策，無疑使香港對中共更具有重要作用。香港是有這種作用，顯然在於香港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優越的地理環境，有利的社會背景及重要的競爭條件，使中共從香港方面獲取經濟、政治、軍事、文宣、統戰、外交及僑務等多重性的好處。這好處，對中共來說，確是有百利而無害的好處。以中共本身的戰略與策略去分析，香港是中共對抗蘇聯的後勤站與後門口，是中共針對國府的步哨點與中途站，是中共面對海外的轉運站與聯系站。羅德斯勛爵在英國會所說的，「衆所週知，在傳統上香港的存在是依賴其對中國大陸之有利用途，作爲中共與外界的重要聯系站及重要的外匯收入來源。」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實情，但這句話仍有不全面之處是，香港之所以具有這種有利因素，除了香港本身的先天與後天的條件，中共本身的主觀與客觀的需要外，還有一種極爲重要，但常被人有意無意或故意刻意去忽視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中華民國的繁榮安定與存在屹立，使到香港的作用更加巨大。

故此，在羅德斯勛爵對香港以未來前途，端賴於其應付三方面的能力：一、香港與英國的關係；香港對中共的價值；足以應付日益進步及獲較佳教育的年輕一代的需求等三項外，還有一項就是中華民國的強大。事實上，只有中華民國的強大，才使到香港存在的價值，利用的條件發展的能力，更具備有利的因素。當前國際形勢是錯縱複雜的，國共鬥爭是尖銳深刻的。香港雖然是個彈丸之地，但也不可能孤立於這種形勢與這種鬥爭之外。唯其因爲這種形勢與鬥爭，再加上香港本身所具有的生存條件，活動能力，積極作用與有利因素，才得以存在與發展。從這方面去看，香港的存在價值，發展條件及未來前途，是包含着多元性因素，這有主觀，也有客觀；這有內因，也有外因；這有先天，也有後天；這有政治；也有經濟；這有歷史，也有現實，這有內政，也有外交。總之，這些因素，形成了香港前途穩定的基礎。

而中共將香港視爲「特殊個案」，並表示不與「台灣問題」等量齊觀的提法，除了給香港人士及英國人士被利用後的「定心丸」外，更重要的還是具有對海外，對英國、對港澳的統戰作用，以及對國府的政治作用。以便將港台來個「一分爲二」的「辯證法」，以達到孤立台灣，打擊國府的政治目的。任何人都知道，儘管港台有着許多不同之處，但這種「一分爲二」，顯然與上述提及的香港存在的因素，是有所衝突的

至於中共近來大量增加在香港的投資，反利用香港供應大陸所需要的資金，技術與設備，只是香港對中共所具有的好處的比如。從這點去看，香港作爲中共的聯絡地位與外匯來源，與輸出港口，倒是可以肯定的。

大陸批毛與爭自由運動

李哲生

最近一個月，中國大陸的批毛和貶毛，開始在街頭上的大字報中日趨激烈，同時要民主要自由的呼聲也日益增高。

毛澤東是黑後台

十月六是四人帮垮台的兩週年，北平天安門貼出清華大學歷史系師生的大字報，題目是：「毛澤東是四人帮的黑後台。」文中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誰高唱紅衞兵亂得好？」「誰創立五七幹校這個魔窟地獄？」「誰提倡工人宣傳隊到大學講學？」「誰藉清理階級隊伍打擊老幹？」「誰提出批林批孔批周公？」「誰謀害老元帥、老革命？」「江青憑誰的指示亂黨亂軍？」「誰提林彪爲黨章中規定的接班人？」這些問題下面的答案都寫上是毛澤東。大字報最後寫着：「我們抱着頭可斷，肢可解的勇氣，發出對毛澤東批判的號召。」

反毛洪流不可遏止

這張大字報出乎鄧派的意料之外，因爲這種批毛的結果會引發全面的反共，所以第二天中共新華社突然發表了周恩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的一篇講演，題目是「學習毛澤東」，說毛會經迷信過，讀過古書，和十九世紀所有的人一樣，在落後和迷信中成長，也有過很多錯誤，結論說：「毛澤東都是如此，我們還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呢？那一個沒有錯誤？沒有缺點？」這是用死鬼的話替死鬼表白，主要目的是鄧派藉周恩來的話暗示批毛不可以操之過急。然而批毛已成一股洪流，不可遏止。十一月廿日早晨，北平西長安街的大字報指責毛澤東最後幾年變成形而上，與現實脫節，並作了錯誤的決定，大字報同時直接指出，錯誤的決定是毛支持四人帮和迫害鄧小平。

毛澤東是當代沙皇

從此開始，批毛運動和要求人權與民主，反對獨裁與暴政掛了鈎，大字報不斷的出現這些字句，公然指責以前的反動政權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一樣。

外國駐北平的記者這一來忙得不亦樂乎，他們整天逗留在北平的西長安街，欣賞人山人海，冒着嚴寒通宵達旦的看貼大字報讀大字報。

非拆掉獨裁長城不可

到了十一月廿五日清晨北平天安門貼出了一張最長最大的大字報，長兩百公尺，用十九張紙連結起來，這是一個稱爲「啓蒙社」的政治團體的宣言，呼籲有良心的中國人行動起來打垮中共的現行制度，打倒獨裁的法西斯式無產階級專政政權，要求科學、民主、法治與人權。啓蒙社說中國的萬里長城現在有兩個，一個是防止外敵入侵的長城；另一個則是秦始皇的徒孫爲了維持獨裁制度所建立的精神長城，這個長城非拆除不可。

另一份大字報稱讚美國資本主義國家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因爲它不崇拜偶像及迷信。這份大字報還質問：爲什麼我們的國民經濟趕不上台灣？

華鄧鬥爭進入高潮

從大陸最近情況顯示，華鄧鬥爭已到了最高潮，跡象顯示鄧小平派佔了上風，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就可以確定新的政治局成員，華國鋒的地位和前途也可以看出端倪。最可喜的現象，大陸人民已經公開向中共政權要民主要人權，藉批評毛澤東和鞭毛屍以實現他們的這些願望。因爲毛澤東的暴政就共產黨的暴政，所以大陸上的反毛就是反共，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應該準備迎接這個新的情勢，如何結合大陸上人民的反共怒潮，如何和他們的反共行動連結起來。

蔣主席號召爭取大陸同胞生存自由

日昨國民黨蔣主席曾針對中共的最近情勢作了重要的表示，他說：今天我們最關切的莫大於大陸同胞的自由生存，所急的，莫急於爭取大陸同胞的自由生存，他道出了台灣復興基地千萬同胞懇切的心聲，就是我們一定以全力來和大陸同胞一齊合作，一齊努力，消滅中政權的暴政！



矮鄧遲早要鞭毛倒華

北平街頭出現貶毛的大字報的同時，有更多的大字報，指名攻擊華國鋒，要求鄧小平接管最高權力。華如此遭到公開的、正面的攻擊，而鄧小平又受到此明顯的捧場，自然不是什麼「民意」，而是鄧小平奪權鬥爭的表面化。

鄧小平復出後，其必然將報數度被黜之仇，原是可以預料的。問題出於，這些貶毛攻華的大字報，何以要在毛死後，華國鋒掌權兩年才出現？這種原因，顯然與北平人事改組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根據新聞報導，北平前「革委會主任」吳德，大概是在十月初，才被迫離開這一職位的。而北平街頭的第一張貶毛大字報，也是在同一期間才出現的。吳德的垮台，是由於「天安門事件」翻案的直接結果。而「天安門事件」的終和翻案，則又反映了中共內部高層鬥爭的趨於明顯和激烈化。現在不僅已把「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所有人犯，次第予以釋放，而且也已宣布「天安門事件」並非為「反革命事件」。那麼，當年與「四人幫」勾結，打擊這項羣衆示威，由此而獲得掌權者，尤其當時任職公安部長的華國鋒，今日又當何論？

要瞭解中共這項轉變的關係的重大，就先要檢查一下過去共對此一事的態度。

地昨今兩年，中共曾先後召開過「十一屆大會」、「第五屆政協」，及「第五屆人代」的諸項重要會議。但在這諸項重要會議中，中共中沒有一個人的報告，會提到有關「天安門事件」的一個字。看當時他們的態度，似乎表示「天安門事件」只是一個小問題，根本沒有再提及的必要。但在事實上，當時「天安門事件」仍是一個極為敏感與禁忌的問題，沒有人敢提，也不知如何提。當年不敢提不提，而今正式翻案，這便表示中共內部鬥爭已有重大變化，表示鄧派勢力已掌握了北平市這一要津地區的權力。

現在鄧小平經過兩年的人事整肅與安排後，開始對華國鋒進迫了，大家知道中共的奪權風暴，往往以大字報的形式出現的，將來情勢的發展如何，雖未能遽以論斷，因為目前的鄧小平，仍然不是當年公然鞭貶斯達林時代的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魯曉夫公然鞭斯之時，他已在中共中央掌管了八年的「組織」大權在握赫，有恃無恐。而今鄧派雖不斷擴張勢力，並已控制平津要地，但並未掌握全面「龍」權。相反的，由於汪東興曾為「十一屆大會」的「秘書長」，現除了「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之外，並未兼任他職，表示他是專管實際「權」的，雖然鄧矮子也把他的親信胡耀邦調去負責「組織」，但仍不能與汪的「總管」地位相競爭，只要這一情勢未變，鄧小平要反毛攻華可能還得一步步



高層妥協與羣衆反抗

上月廿六日，鄧小平應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之請，就當前大陸形勢發表談話。他強調「目前中國是安定團結」，「從中央到地方都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對於天安門事件之翻案，鄧小平力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於上月十五日所作的宣佈，曾經過「黨中央批准同意，是黨中央的決定」。而天安門事件，所以翻案，據謂是基於毛澤東「有錯必糾」的方針：「天安門事件是個錯案，當然必須糾正」。又據日本共同社報導，鄧小平於上月廿九日接見日本公明黨主席竹入義勝時透露：中共確有一高階層的會議在進行中，此一會議只討論「四個現代化計劃」及為被黜的彭德懷洗刷罪名等問題，中共現行權力結構將不致有所改變。又關於「四七決議」，據鄧小平表示，將採取一分為二的方法處理，即將「黜鄧」的部份撤銷，而「擢華」的部分繼續肯定。

然而在天安門事件，在十年「文革」，乃至於在中共以往十一次黨內大鬥爭中被侮辱和損害的中共黨員幹部們，却並不都像鄧小平、華國鋒那樣傾向於妥協和解，以「安定團結」為重。他們不滿於天安門事件翻案已有的措置，他們要追究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乃至於華國鋒應有責任。他們不僅要翻天安門的案，而且要翻文革的案，要翻三面紅旗和反右派鬥爭的案，他們不能同意對毛澤東功罪作「卅七開」的評估，也不同意將「前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全部加以肯定。當然，基本上他們仍一定程度地沉迷於中共的說教，意欲維護中共的統治。但他們不可能像鄧派那麼「高瞻遠矚」、「顧識大體」。他們已往生死浮沉的經驗太過慘痛了。特別是那些在「文革」期中被打入「牛棚」經千挫百折而獲「解放」的人們，唯恐爾後的鬥爭再有反覆，一旦反對的一方再次得勢，非千萬人頭落地不可。此所以他們必將乘勝追擊，堅欲將四人幫餘黨——即所有梧派、風派、溜派和震派人物徹底消滅。我們懷疑中共高階層如鄧小平等，能對此輩加以絕對的控制。因此可以預見，中共黨內的鬥爭將愈趨複雜而長期化。目前的妥協只是一個拖局，時間拖得愈久，對於中共的統治效能影響愈大。

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基本上是中國大陸人民反共革命的事件。請聽大陸人民以「啓蒙社宣言」為形式所發出的聲音：秦始皇的封建社會與專制國家已一去不返。對東方的迷信必須否定，因為人民已不是笨蛋，我們要向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全面攻擊！」又說：「起來吧，中國人。是時候了。是向一切專制者、獨裁者進攻的時候了。我們要對他們作最後的審判，徹底清算他

蘇共爆發新權力鬥爭

階層人事終極再變動：

一、全會罷黜蘇聯部長會議兩位第一副主席之一馬祖洛夫的蘇共政府治局委員職務；

二、全會選舉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契爾年柯升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三、全會選升兩位蘇共中央政治局新候補委員，一為現任蘇聯部長會議另一個第一副主席的吉洪諾夫，一為原任喬治亞黨中央第一書記的希瓦德納濟。

用上述更動情況判斷，可說是布里茲尼夫清除異己的另一次權力鬥爭。

馬祖洛夫，出生於白俄羅斯莫吉里夫省，現年六十四歲，早期從共青團書記到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共有十四年的黨工歷史，曾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十三年，政治局候補委員八年，政治局委員十二年。一般僉料，今日之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如退休或被迫下台，馬祖洛夫有能繼承其遺缺。今年七月十七日蘇共政治局委員庫拉科夫去世後，甚至還有人預料其可能被選為布氏的繼承人。而今馬祖洛夫政治局委員職務被黜，相信其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之職，亦將被免除。此一措施顯為布氏欲削弱白俄羅斯集團之舉。

同時，布氏還提升了兩名親信，契爾年柯和吉洪諾夫。契爾年柯，俄羅斯人，現年六十七年，一九三一年加入蘇共，一九四五年畢業於蘇共中央高級黨校黨的組織系，一九五三年畢業於莫爾維亞教育學院，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六五年曾任省黨委書記，一九六九年升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一九六六年蘇共第二十三大升候補中委，蘇共二十四大升中委，一九七六年蘇共二十五大升任蘇共中央書記，一九七七年十月三日蘇共中央全會選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迄今不過年餘即擢升為政治局委員。契爾年柯長期以來均負責黨部安全工作，監督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務部、蘇共中央行政機關部等單位，不過最近亦與外交事務，如今年夏天蘇聯與東歐各共黨政權的高峯會談中，契爾年柯即曾積極參與其事。但是以其年齡和職位之重要性而言，契爾年柯似難成為布氏的繼承人；此次布氏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員，旨在加強政治局中布氏集團的勢力。布氏的作法乃藉孤立其政敵，去其羽黨，最後再予剷除，包戈尼被黜是一個例子，馬祖洛夫失勢又是另一個例子。目前跡象顯示，布氏也許還懷有權力過渡的計劃和日程表，但是他的健康狀況能否容許他從容處置，殊難斷定。（圖為契爾年柯前排左起第一人與蘇斯洛夫交談）

余秋人



共黨間諜滲透新途徑

方式說：「我們從來不打政府高級官員的主意，如果想獲得情報的話，利用辦公室裏的好職才是最好的辦法，尤其是當保險櫃打開時，她們也會在場。」根據最近審判間諜的證辭，和西德間諜偵察員的報告，證實了利用政府機關的的女職員竊取情報，的確是共產黨間諜作業的方式。

這位退休的間諜頭子，在數年前脫離共黨向西方投誠，他說：「共產黨早就放棄利用政府高級灌員的妄想，用他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照片威脅的方法根本就不靈了，他們會把你趕出去。如果把這些照片公佈出來，他大不了辭職，而不出六個月他又會在政府裏担任另一項工使；要不然也許會轉到一些企業公司去賺大錢。總之沒有人會因此成為你手下的間諜。」想向高級官員的機要秘書下手，同樣會遭到碰壁的命運。

但是秘書的秘書，也就是那些女職員，正是容易下手的目標。政府機關裏的女職員，能接近機密資料又不引人注意；而且她們通常非常寂寞，是可加利用的弱點。東德間諜組織就施出「美男計」以誘騙這些女職員。最近被捕的黛瑪．凱莉史琪勒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她因為婚姻破裂，所以在一九七三年到保利亞的黑海海岸去散心。在那裏遇到了她的間諜情人，這位東德間諜自稱赫伯特答應和她結婚，又說動她去學速記和法語，以便在波昂政府中獲得工作。赫伯特誘騙女子的經驗豐富，西德政府調查局發現，被他用同樣法方利用的，至少還有另一位波昂政府女職員

凱莉史琪勒小姐很快就在政府機關找到一份打字員的工作，試用兩週後，就開始處理標明機密的文件。隨後他就將一部份文件影印，夾在眼鏡盒中帶出來，審判時史采門斯基法官認為：「由於政府的疏於防範，更令凱莉史琪勒的叛國行為輕而易舉」

另一位女間諜則在十年前就落入美男計的陷阱，當時她已年過四十，急切的想找到丈夫。東德間諜搬進她所住的公寓，幫她修車、陪她渡假，最後終於向她求婚。婚後卻立刻給她介紹另一位朋友，謊稱是瑞士工業家代表，即將和西德政府舉行商談，所以需要一點內幕消息。她一直供應了九年的內幕消息，直到她丈夫被東柏林召回，突然失蹤為止。

國防部人事局的秘書蕾娜．路芝，利用職位替東德當了十年的間諜，西德間諜偵察最初以為她是一名共黨特務，為了掩護身分所以和手下的人假扮為夫妻。審訊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原來她也是受害之一，做丈夫的才是主謀。他和蕾娜結婚後，才對蕾娜透露出他是共黨間諜，並要求蕾娜為他工作。

李凱詩譯

中共的批毛與護毛鬥爭

黃漢波

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大」閉幕詞所提出「實事求是」的論點，現在已經發展為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論據之一。九月份以來，中共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與「實踐」雜誌等傳播工具，紛紛發表文章，重複宣傳「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認為毛澤東思想也要根據不同歷史條件，通過實踐來加以檢驗。鄧派的此一說法，其目的在說明毛澤東思想已經僵化、過時，非修正不可。而實際上，破毛就是立鄧，為鄧小平奪權製造輿論。

批毛運動的阻力

問題是中共的「黨章」和「憲法」，都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並且肯定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像支持鄧小平復出的許世友在九月九日為悼念毛澤東死亡兩週年的文章中，還强調高舉毛東澤的思想紅旗，並且銳意渲染毛澤東對他們「愛護」與「關懷」，除了大叫「毛主席是我的引路人、是我的大救星，沒有毛主席，那裏還有我許世友」之類的肉麻文字外，還大肆鼓吹毛澤東的政治教條。許世友的文章說：

「在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兩條路綫鬥爭的關鍵時刻，一個革命的老幹部，一定要牢記毛澤東的教導，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同修正主義頭子拚個你死我活，决不能為了個人的烏紗帽，出賣黨的利益，當『風派』人物，投靠修正主義頭子，去幹反革命，為他們篡黨奪權效犬馬之勞。」

許世友這段話，同一九七三年八月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修改「黨章」報告的內容對照起來看，似乎如出一轍。許世友文章中所指的「修正主義頭子」，既不是無的放矢，以目前情況言，似乎尚無第二人可以代替鄧小平而成為「修正主義頭子」。是否許世友不忘懷毛澤東對去的恩情而反對鄧小平批毛呢？這是十分值得令人推敲的問題。

在此之前，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付佐的文章，對「光明日報」題為「不能把客觀眞理和客觀現實混為一談」的文章，提出正面的批判。這篇文章代表護毛派的立場，對鄧小平翻案派的批毛論點展開反擊。它指出「光明日報」文章「使用的概念有混亂，理論上也有錯誤」。這篇文章指出：

「我們怎麽能將客觀現實和客觀眞理截然分開來呢？我們通常說客觀眞理是人們對客觀認識事物及其規律的反映。」

這篇文章還對翻案派提出警告說：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我們在鬥爭中，逐步認識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律，實踐不是已經證明了毛主席關於新民主主義理論完全把握了現實嗎？如果否定了這一點，就是否定眞理的絕對性，就有陷入相對主義的危險。」

九月廿二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共內部有人對鄧派所持毛澤東思想不是檢驗眞理標準的說法，是對毛澤東思想「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九月廿五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受到實踐的檢驗」文章指出：

「有這麽一種人，他們自己不從實際出發，不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也不允許別人從實際出發，不允許別人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只准照抄、照搬、照轉，他們的座右銘是：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後的一切照搬，否則就是大逆不道，罪該萬死。過去的一切都是對的，不看事實如何都神聖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

從「人民日報」所透露的情況來看，鄧小平翻案派的批毛運動，仍然遭遇到强大的阻力。

「批林」是鄧派迂迴戰畧

鄧小平瞭解到，揭批「四人帮」運動，把所有錯誤的責任歸到「四人帮」身上，這是不切實際的。人們都知道「四人帮」的總後台是毛澤東，不把「四人帮」的總根子挖出來，毫無原則地對「四人帮」亂扣帽子，斷不能建立鄧小平的威信。因此，鄧小平有必要摸一摸毛澤東這隻死老虎的屁股。可是毛澤東的陰魂不散，鄧小平直接批毛，遭遇風險太大，只有採取迂迴的路綫，提出「把四人帮和林彪連在一起批」的戰畧，强調：「不揭批林彪，就不能把四人帮批深批透，就不能把路綫是非徹底搞清楚，就不能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的禍根徹底挖出來。」

其實，批林是假，批毛是眞，所謂「把四人帮和林彪連在一起批」，實際上是「把四人帮和毛澤

林連在一起批」。

可是，護毛派的政治嗅覺也十分靈敏，對鄧派的政治企圖瞭如指掌。「紅旗」雜誌九月號發表題爲「在黨的十一大路綫的基礎上增強團結」的評論員文章就有一段稱：「我們所有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都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羣衆，正確對待自己，不要糾纏歷史舊賬。」這篇文章又說：「我們不斷提高團結的自覺性，凡是不利於團結的話一定不說，凡是不利於團結的事一定不做。」

十月四日，「人民日報」正式證實有人反對把「四人幫」和林彪連在一起批，認爲這樣做就會「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會糾纏歷史問題，就會破壞安定團結，是「兩箭齊發」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對鄧派借批林進行批毛所持的態度。九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要求中共領導幹部，「要珍惜當前安定團結的形勢」，並且指出：「時至今日，假如還有人只是口頭堅持團結，實際破壞團結；只是口頭顧全大局，實際不顧大局，甚且一朝權在手，就藉勢欺壓，或打擊報復，而處處以團結爲重、以大局爲重的人，反而以爲軟弱可欺，那就何止於不利於團結而已。」

這些論調，也就充分反映出鄧小平企圖迂迴批林的路綫達到批毛的目的，仍然遭遇着重重阻力。

翻案派的輿論攻勢

然而，不管護毛派如何遏阻批毛運動，而大陸上反毛思潮的滾滾向前，却給予鄧派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過去幾個月來，鄧派在海外的輿論工具，和中共在大陸上的批毛輿論相呼應，並且大胆摸毛澤東的老虎屁股。如果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流，不能採取文革期間造反奪權的手段，把以鄧小平爲代表的翻案派打下去，那批毛運動必然發展爲對毛澤東的鞭屍，鄧小平就有可能充當中國赫魯曉夫，把毛澤東的僵屍從北平的「毛澤東紀念館」搬出去。

在批毛運動中，鄧派控制的輿論工具，發表有兩篇極具代表性的文章。一篇是「光明日報」於九月十九日題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的評論員文章，強調要忠於客觀眞理，認爲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不可能不犯錯誤，都必須一分爲二，對毛澤東思想也必須採取科學的態度，要破除任何違背實際、違背眞的偏見和迷信，否則就是陷入盲目主義、冒險主義的泥坑。這等於肯定毛澤東的思想仍有錯誤，不能作爲指導中共黨員思想的唯一準則。

另一篇「人民日報」十月二日發表題爲「科學和迷信」的文章，指出「四人幫」當權時期大搞迷信，不是求神拜佛的那種迷信，而是一種新式的迷信；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外衣嚇唬人。並且承認「這種迷信多年來禁錮着一些人的頭腦，至今還有待解放」。文章對「毛語錄」的評價，乾脆將它同「咒語」相提並論。文章還批評「文革」時期推崇「毛語錄句句是眞理，一句頂一萬句」的迷信可笑，認爲「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的迷信色彩通通洗掉，把它從愚弄羣衆的香案上拿下來」。這樣的論點，等於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

在海外中共左派輿論工具積極投入批毛運動的，要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該刊八月號發表「打破毛澤東永不會錯的神話」的文章中，正式指明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包括文革打擊一大批老幹部，把林彪作爲接班人寫入黨章，擢升王洪文，搞個人崇拜的不當等等。

該刊九月號發表題爲「中共左傾思想探索」的文章中，分析毛澤東從鳴放運動、反右派鬥爭、三面紅旗、彭德懷事件，乃至引發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左傾冒進的錯誤。該刊十月號發表「爲實行民主與法治鋪路」的文章中，利用毛澤東一九六二年承認錯誤的論點，指出長期以來把毛澤東神聖化的框框，成了束縛中國人民的枷鎖，而提出「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向民主一面倒」的口號，這些論點，與中共在大陸上的批毛論點相呼應，在一定的條件下，就必然會形成一股潮流，影響到中共內部思想的變化。

鄧小平的致命弱點

鄧小平翻案派的批毛運動，本質上是爲其奪權鬥爭製造輿論。雖則他們也以「民主」、「科學」這些觀念來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錯誤，並且以具體事實來檢驗毛澤東思想路綫的荒謬，但他們並非以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來代替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他們對反科學的馬列主義與和反動的毛澤東思想雖有部分修正，但他們却不肯拋棄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當然，由於中共的黨員和大陸上的人民都飽嘗毛澤東思想束縛的困惑及痛苦，對中共的極權政治極其憎厭，迫切地希望從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鄧小平之流對毛澤東的批判，以及對中共政治、經濟政策作部分的修正，或多或少地能夠騙取人心。問題是直到目前，鄧小平仍表示繼續忠於毛澤東路綫，似乎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帮人是毛澤東的叛徒，而鄧小平自己才是老老實實忠於毛澤東路綫的幹部。人們會作出這樣的結論嗎？當然不會。鄧小平的眞眞假假，忽起忽落、反覆無常的立場，再加上鄧小平自己並沒有建立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代替毛澤東的思想，業已使鄧派所說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吸收新的實踐經驗來發展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使中共黨員感到奇怪，還有些中共黨員一談到鄧派批毛的問題時，就感到有點害怕。怕什麼呢？就是怕被扣上「反對」和修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帽子，他們驚魂未定、餘悸猶存。這就反映出鄧小平在中共內部，並沒有建立起他的威信，「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臭名聲，還沒有洗得乾淨，這是鄧小平致命的弱點。正因爲如此，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這帮人，以及「四人幫」的餘黨，還能夠在各個領域中遏阻鄧小平的奪權企圖。從目前權力爭奪戰的形勢來看，鄧小平似乎較佔優勢，但是從思想戰綫來說，中共內部正陷於混亂狀態中，毛澤東的陰魂不散，流毒還在，護毛派還圖借屍還魂，重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在權力鬥爭反覆曲折發展的情況下，如果再度爆發一次政變，把鄧小平翻案派打倒，那中共政權極可能在一場翻地覆地的大搏鬥中覆滅。

台灣的反潛導彈

陳金耀

今年較早時，美國海軍發表一本名為遠東海軍的刊物報導，中華民國海軍已完全有效控制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的水道，先進聲納投入服役，在該等海峽水下的潛艇已無所施其技。

據了解地理的人士謂：台灣海峽的水道大部份非常淺，普通艦用聲納，已應付裕餘，其中只有一條很窄的水道深約千尋，在深海下面通過的潛艇，會被一層名為「水溫突躍層」阻擋聲納的穿透而受到保護，台灣為了有效控制，已裝備了「拖曳聲納」，使該水道下的潛艇無所遁形。

反潛武器系統可裝在艦艇或飛機上，完成搜索、發現和攻擊潛艇的任務。目前比較先進的反潛系統配備有中央計算機，把探測、通訊、導航、攻擊等系統綜合起來，使戰術協調自動化。

艦載反潛武器包括導彈、魚雷和深水炸彈，而為了節省艦艇空間和設備，艦載反潛武器系統盡可能和艦對空導彈系統或者艦對艦導彈系統共同使用一套設備。

偵測一艘潛行中的潛艇，最有效的儀器即為聲納：這種能收發超音速頻率的特殊設備，可以偵聽潛艇推進器的音響而知曉潛艇的存在；能夠收聽發出頻率的回跡而確知潛艇的距離方位與航速。同理，亦能偵測到來襲魚雷的方向與射速。而近兩三年由美國提供改良型聲納予我國，故反潛聲納有效距離已遠伸到十四浬。另一種所採用的偵潛方式，即由攻潛飛機在適當水域投下聲納浮標，這種可以懸浮於水底的聲納發報浮標，加上頻頻的反潛巡邏，使得掌握了大部份台灣海峽海底的情況。舉例來說，六個等距的聲納浮標即可涵蓋由金門至台灣的「海上走廊」；而配合以兩艘攻潛軍艦在這條走廊上巡邏，即可充分獵殺潛入的潛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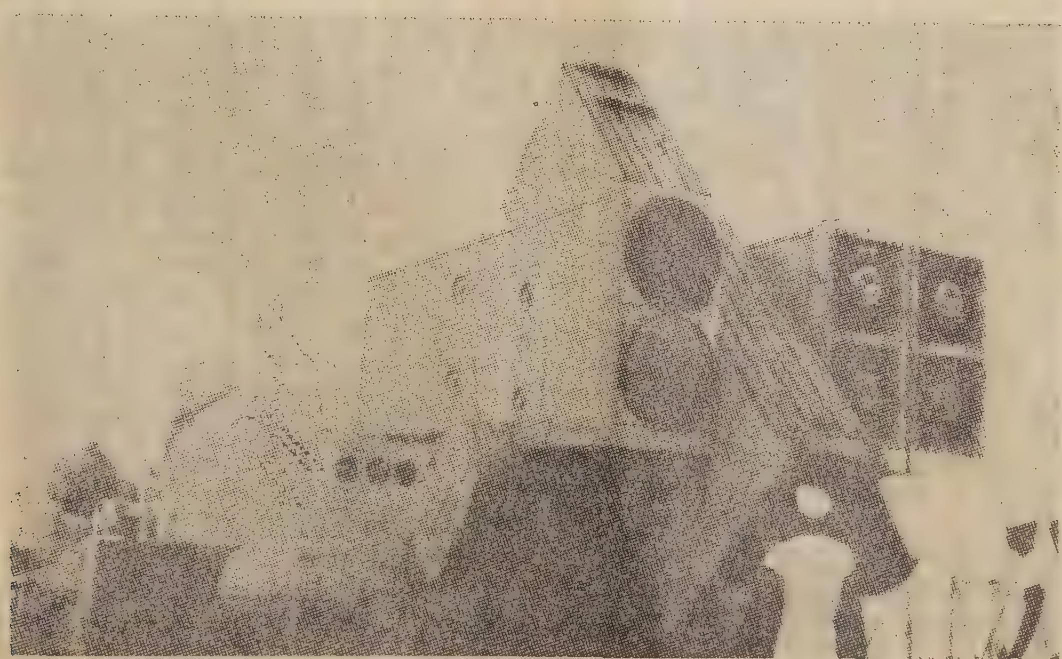
為了能準確地發現水溫突躍層下的潛艦，除在潛艦上安裝固定式聲納外，還使用可變深度聲納，由飛機或潛艦拖曳，投放於不同深度的海域中，用來發現深水散射層及溫躍層下面的潛艦。

先進的攻潛武器方面台灣已購入一大批「MK四六」追音魚雷（數量不詳，但今年中已增購一百五十枚），一艘潛航中的潛艇，無論如何都有聲音傳出來，即使停掉推進器，關掉引擎，最起碼維持艇內人員呼吸的空調系統總不能停止轉動；而這一絲絲的雜音對追音魚雷來說就足夠了。一枚追音魚雷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無比的電腦，它除了彈頭與推進器外，尚包括聲納，電子計算系統，自動導航系統及目標辨擇系統；一枚艦載的追音魚雷只要根據艦上聲納的資料對準潛艇大致的方向射出即可，其餘的航程則由追音魚雷本身去完成。台灣目前擁有追音魚雷，以三十節的航速航行可維持十三分鐘之久。緊接在追音魚雷之後，國軍亦自美手中購得反潛導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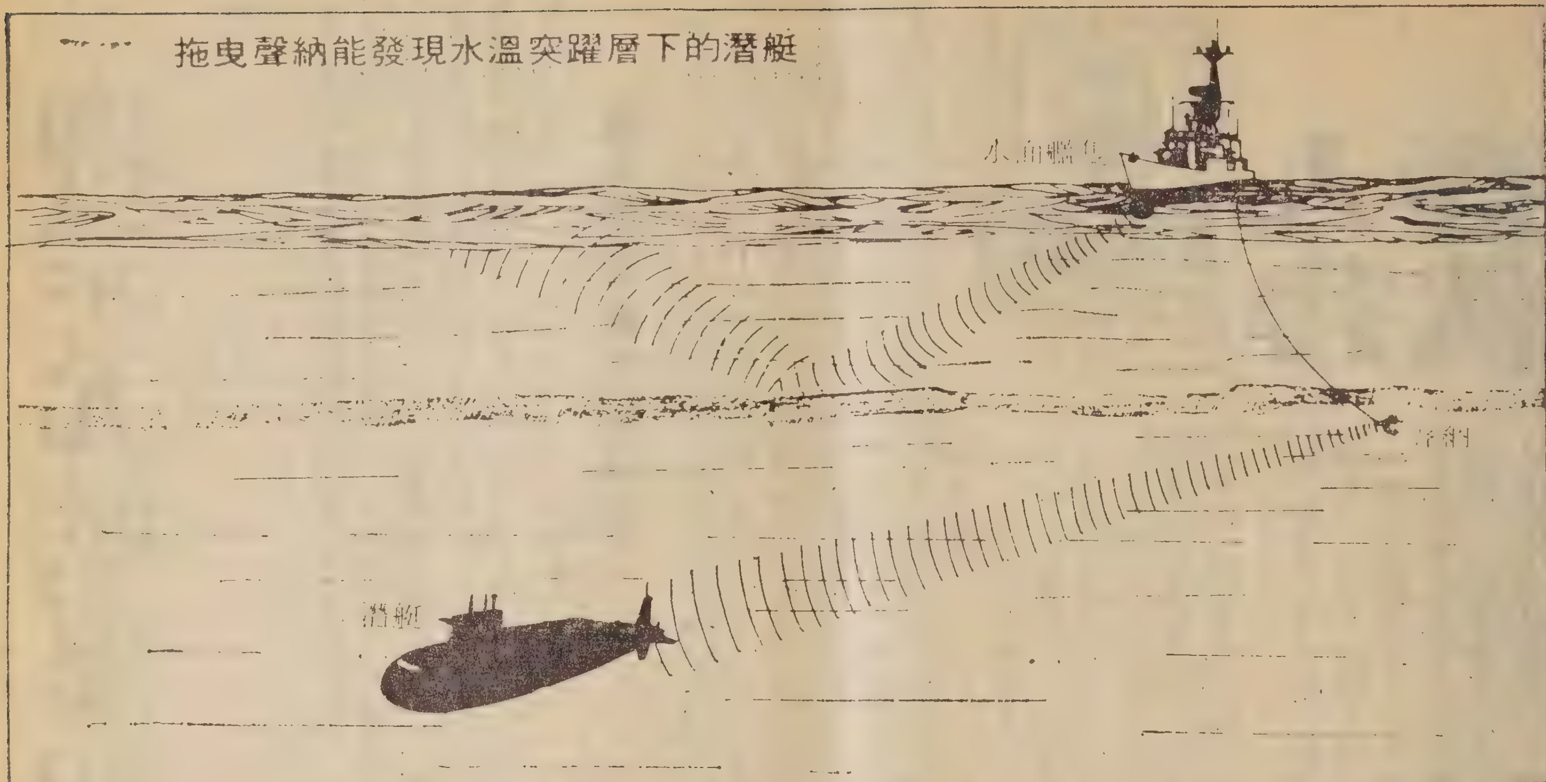
反潛導彈是用來追擊、摧毀潛艇的一種有力武器。由於潛艇的速度和機動性日益提高，容易躲開水面艦艇深水炸彈的轟擊，水面艦艇所使用魚雷的水下航程、航速都受限制，在追擊過程中也容易遭到潛艇反擊，因此出現了火箭助飛魚雷反潛導彈，以便迅速及時地把魚雷和反潛導彈送到遠離艦艇的作戰海域。

由於水的密度是空氣密度的八百多倍，因此物體的運動阻力在空中就要比在水中航行的魚雷飛得快，跑得遠，艦艇就能在對方潛艇反擊區外發射導彈，從而增大了反潛武器系統的作戰範圍和作戰威力。反潛導彈可以從水面艦艇或水下潛艇發射，也可從反潛飛機上發射，沿着一條預先計算好的彈道飛行。反潛導彈要攻擊的目標是潛艇，有亞音速的飛行速度就可以了，也有些反潛導彈是超音速的，由於受聲納探測距離的限制，因此一般反潛導彈射程僅十公里。

反潛導彈通常由彈頭、動力裝置、制導系統和彈體等部份組成。彈體用來安裝彈頭、控制操縱系統、動力裝置等部份。彈頭（魚雷）裝在導彈頭部或包藏在彈身下部，以便於投放。動力裝置則安放在彈尾部或後彈身的腹下。制導系統在彈身中部或尾部，反潛導彈雖然也有用深水炸彈（普通裝藥或



反潛火箭發射


拖曳聲納能發現水溫突躍層下的潛艇

核彈）作爲彈頭，但是大部份反潛導彈的彈頭本身就是一個追音魚雷。這和一般導彈大不相同。

這種魚雷靠螺旋槳在水中航行，螺旋槳用電動機帶動或燃氣渦輪機帶動，魚雷帶有引信和高能炸藥。魚雷採用音響自導裝置，在進入預定的水深後，它能搜索潛艇的噪音或者主動發出聲波接收潛艇的回波，然後自動跟蹤追擊潛艇。因此自導魚雷本身就是一個帶有導引系統的彈頭。彈道式的反潛導彈多採用慣性制導，它利用陀螺裝置測量和控制的姿態，用加速度計輸出的訊號計算導彈的速度和位置。

反潛導彈在控制系統下沿程序彈道飛行，直到導彈的位置、速度的大小和方向滿足預定條件時，發射機熄火，導彈靠自己慣性，沿自己彈道飛向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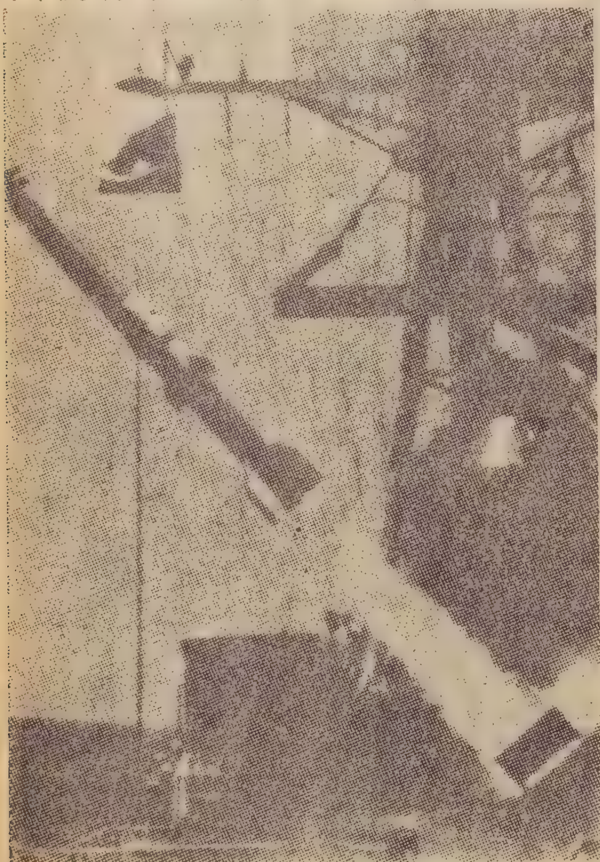
反潛導彈一般採用固體火箭發動機，以便於存放和使用，同時反潛導彈工作時間短也有利於固體火箭發動機的採用。因而現有的反潛導彈均採用，而且彈上一般只裝一個，有的僅用來作爲起飛加速用的助推器，它的工作結束後就自動脫離彈體。

台灣所使用的反潛導彈名爲「阿斯洛」（ASROC），這種可以改裝核彈頭的反潛導彈正普遍設於飛彈驅逐艦上，它不但可用來射擊潛艇，亦可將之用以對付水面艦隻。它的彈頭正是使用上述的先進追音魚雷，只不過多了火箭助推器，慣性導航系統等。

當國軍的艦艇或反潛飛機（S2A）的探測系統發現敵人潛艇以後，探測系統就不斷地把潛艇的距離、方位、運動狀態輸給射擊指揮儀，指揮儀綜合了目標情況和本艦的航向、航速、搖擺角、俯仰角，再加上大氣數據以後，指揮艦艇和發射架迅速轉入戰鬥方向，並選定彈頭投放預定地點，發射工作準備完畢，即可向目標發射導彈。

導彈在發動機推動下，起飛、加速並轉入預定彈道。同時在中間制導系統的導引下，迅速而又準確地飛到目標海域。到了選定的目標上空，分離機構動作，彈頭（追音魚雷）立即與彈體分離，並且張開降落傘，以減少其入水速度。入水後，魚雷與傘分離，並開動發動機潛入預定的深度。然後魚雷轉入水平狀態並在水中盤旋搜索附近的潛艇。一旦發現目標後，音響導引頭就引導魚雷追擊，直到準確命中目標。

敵人潛艇想通過台灣海峽，而面對追音魚雷只有挨揍的份兒；要是碰上反潛導彈，則絕無倖免的機會。即使是先進國家目前亦設計不出有效的方法來解破反潛導彈的攻擊。


目前台灣擁有的反潛火箭

柳宗元嫉惡如仇

胡養之



人物春秋

日前接到湖南鄉下一通家書，得悉零陵最著名的勝蹟之一的柳子廟，早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就被拆毀了！近來又有人建議要替他重一座小廟云云。按柳子廟，即紀念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舊式建築物，位於湘江東岸，與零陵縣城隔江相對，廟裏置有柳宗元塑像，碑碣記載：建於宋朝初頁，明、淸均重修。筆者幼年在零陵唸書時，常與同學相率前往廟裏玩樂，因此，印象猶新，對柳氏尤為崇拜。

關心國事及民間疾苦

柳宗元、字子厚，以代宗大曆八年（七七三）生於山西河東郡，因有人稱他為「河東先生」）；卒於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得年四十有七。其父柳鎭，就是當朝的大官，他為人耿介亢直，對民間疾苦甚為關心；對朝廷奸臣，也敢於指責，故為所有大奸大慝所畏懼，子厚自幼就受了父親的影响，也關心國家大事，尤其關心百姓生活，而痛惡當時爭權奪利的奸臣。他後來的成就，比他父親更大，特別是在文學方面，尤為顯著。這又從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看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諸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出其門下。……」

原來子厚幼年，在他母親教導之下，讀過不少古詩、古賦，加上他的用功，便於廿一歲時已成進士，當時只做一個管理國家圖書的小官。但子厚是一個求上進的人，發奮求學，博覽羣書，以增加其知識，因之，不久又在朝廷中考取了「博學宏詞科」。此後升為管理集賢殿書院裏書籍的編彙，和蒐集已經散失的書籍，於是常與韓愈、劉禹錫等往來，同時也結識了大詩人白居易和元稹。其後，子厚被調任「監察御史里行」，職權較大，可以監督和檢舉官吏的弊端，對那些貪官污吏，可以直接上奏。子厚做了這個職位以後，甚為高興，他想在這個良好的機會中，切切實實地幹一番有益的事，以符合自己終生的抱負。他表示：「做官就是替老百姓做事，做官的人，受老百姓的供養，就應該替老百姓謀福利，才問心無愧！」

藉山川名勝發洩積憤

子厚卅三歲，任「禮部員外郎」，職權更大。因當時的皇帝李誦，體弱多病，很少直接管理朝政，國家大事多半由子厚一班比較忠良的人掌管。所以，他們便積極地推行了不少開明的政治措施，例如禁止「宮市」和「五坊小兒」等。——前者是朝廷派去採買物品的太監，他們買百姓的東西，有隨意給價的特權，有時甚至根本不給錢。而「五坊小兒」則是專稱替皇帝打獵的人，他們經常仗着朝廷的勢力，在民間為非作歹，而百姓們却敢怒不敢言，至柳宗元等毅然取消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後，老百姓對他們非常敬仰。

此外，子厚還決定取消了許多不合理的苛捐雜稅，懲治一批為害人民的官僚，並釋放近千名宮女，讓她們回家團聚。這些良好的措施，很得民心，很受老百姓愛戴。但另方面，也開罪了不少的奸臣和宦官，他們勾結起來，逼皇帝李誦退位，擁太子李純（憲宗）登極。於是奸臣的勢力日益擴大，而子厚等則遭謫貶，分別到各荒僻地方去做「刺史」和「司馬」等閒差。

子厚當時被貶為永州司馬，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初至沒有住所，只在一間廟裏安頓，一住就是十年。對朝廷的黑暗很憤怒，但對當地居民却很關心。因為頗得民心，據「永州通志載」：「唐柳宗元嘗宰本邑，伐木開道，窮山水之勝。

其一泉石、一草木，經柳氏之品題者，今零陵人士猶想慕不置也。」韓愈也說：「子厚貶永州司馬，居間益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氾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山水間。」

所謂「自肆山水間」，即指柳宗元有機會遊覽山水，借永州附近的山川名勝以發洩他的積憤。如「永州新堂記」、「鈷母潭西小丘記」、「小石山城記」、「捕蛇者說」等篇，其於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無不借題發揮，描寫得淋漓盡緻，尤其在「愚溪詩序」中，更形容其地如世外桃源，得其所哉！文曰：

「……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其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故以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東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

以詩文諷刺黑暗政治

其實，子厚不過借一愚字發洩其胸中之鬱抑，故將山水亭堂，咸以愚辱焉。其詞委曲，而意義深長，他所作的五言詩「溪居」一首云：

「久爲簪組束，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隣，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谿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又七言古詩「漁翁」一首，也是描寫湘江景色的。詩云：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廻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子厚寫的「捕蛇者說」，更是尖銳地批評當時黑暗政治比毒蛇還可怕的好文章。敍述一個捉蛇爲生的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因捕蛇而遭毒蛇咬死！而他本人也有好幾次險些喪生。雖然如此，他仍認爲那些被苛捐雜稅逼得家破人亡的處境好。所以他表示：「毒蛇每次只能咬死一人，而苛捐重稅則可能使一個地區的居民紛紛逃亡，導致十室九空！」

子厚寫過許多寓言，都是巧妙地通過一個故事或一些動物，如「永某氏之鼠」的短文，即尖刻地諷刺那些恃勢凌人的官吏的，文曰：「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嚙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飽食無禍而可恒也哉！」

這個寓言，一方面是說明了縱鼠受害的人不智，另一方面則暗示那些貪官汚吏，遲早也會被消滅的。所以，柳宗元在文章的末尾警告說：「以爲爲非作惡是永久的事，那是多麽可嘆呢！」

子厚一生中除了關心國家大事和民間疾苦外，對當時文壇和愛好讀書的人也很關心：因此他在長安時，每天有不少讀書人到他家裏去請教；至謫貶後也常有許多從遠一處趕去，向他求學的；有些青年學子還經常給他寫信，以討論寫作問題。他抱着「誨人不倦」的心理，告訴他們說他自己每寫一文，必先經過認眞思考，決不動筆；寫的時候，特別注意從古代的文學裏吸取好的營養，如詩經、左傳、國語、史記都可借鏡。

制偷盜改革奴婢制度

子厚在永州住了十年後，德宗宣和間，照例被召至京師，又貶爲廣西柳州刺史。這是一個可以執行一部份地方政權的官職，地位雖不很高，可是比員外郎、司馬都具有實權。根據柳宗元的傳記指出：他初到柳州時，看到那裏還是一片荒涼的亞熱帶地區，林木雖跟菁葱，惟其人跡稀少，且當地居民的生活極爲貧困，偸竊搶刼，不斷發生；民間文化低落，受迷信思想的影響很深，譬如人們患了疾病，總是要求神問卜的。由於彼此語言不通，又很難跟他們接近。子厚看到這種情形，心裏覺得難過。於是，他決心要盡自己的責任，務必將這個地方治理好。

他爲了使居民將來過安定的日子，便訂出了各種禁令，以制裁搶刼和偸盜，柳州地方缺水，他就利用歷年積累下來的罰款，在若干地區挖掘水井，給予民間以很大的方便。同時，他又分別興辦教育，提倡開墾荒地。柳州的城墻街道，原是非常破舊骯髒的，經過他下令修建之後，煥然一新。他有一項最值稱讚的改革是：下令廢除奴婢制度，訂出了一項奴婢可以贖身的辦法，使所有的奴婢有向主人贖身的機會。這一來，有許多淪爲奴婢的人，得到了贖身和恢復了自由。此種措施，頗獲廣大的民衆所頌揚。

至於子厚所訂的贖身辦法，可從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看出：「……子厚與設方針，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債。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故此，柳州百姓感其德，曾在柳州城東的羅池上，建有「柳宗元祠」，又名「羅池廟」，以誌紀念。而他那首七律「登柳州城樓寄漳汀連四州刺史」詩，亦在此時所作。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求流曲似九迴腹。黃來百粵文身地，猶是音書滯一鄉。」

身後瀟條賴親友歸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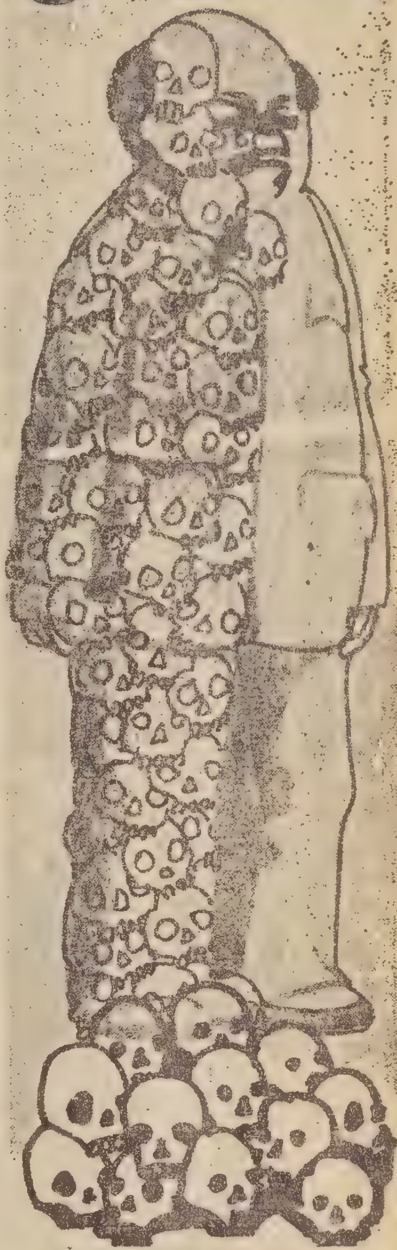
子厚在柳州經常患病，且曾患過毒瘡、霍亂、心痛和腹痛，疾病將他折磨得形容憔悴，面色蒼白。他也寫過一首形容其病情的詩：「海畔尖山似劍芒，秋來處處割入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從這首詩裏，我倒可以想見子厚當時的心情了！

子厚在柳州僅四年，積勞致病而死。他的一生，都是在不得志的憂鬱生活中渡過。尤其死後的境況更凄涼，連喪葬費用也全賴他的親友帮助，才能解決。「柳子厚墓誌銘」末段也有：「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槪，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羅遵，……既往葬子厚，又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子厚的散文，替後代的諷刺，遊記等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如宋代歐陽修、蘇軾乃至從淸代姚鼎的散文，無不受到柳子厚的影響。

瘟君夢

岳騫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劉少奇忍不住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向毛澤東提出質問：是不是有意製造分裂，反對蘇聯？毛澤東當然極口否認有這個意思，把罪過完全推給龍雲和章伯鈞，認爲他們反蘇是罪該萬死，但是鳴放還應該維持。可是勉强支持到了六月十二日，突然漢陽一中學生在教師王建國率領下，公開反對共產黨統治，攻擊縣政府，企圖搶彈藥庫，共軍雖然在場，也都袖手旁觀，有的還加入學生行列。雖然未造成第二個武昌起義，也算是小規模的匈牙利事件。消息傳到北平，毛澤東知道大事不好，把林伯渠、陳雲、周恩來找來囑咐一遍，一溜烟逃出北平，帶着江青和田家英、汪東興到青島養靜去了。

毛澤東一走，政治局大權完全落在劉少奇的手裏，況且局勢已經相當混亂，甚麽人也不敢再堅持鳴放，經過了血腥鎭壓，一場抗暴運動就平息了。

劉少奇當然不肯放過毛澤東，就請示莫斯科打算幹掉他，可是赫魯曉夫反而有了顧忌，恐怕整肅了毛澤東，共軍中擁護毛澤東的人起而叛變，再釀成一個匈牙利事件，勞動紅軍去鎭壓，事情就無法收拾了，所以命令劉少奇不要妄動。

毛澤東在青島住了三個多月，沒有事作，靜靜閉門思過，想起這一年來的情形，眞是厄運臨頭，作甚麽事都不如意，現在鬧到這個地步，實在難以收拾，一不小心，就會變成陳紹禹第二。

在北平這方面，劉少奇因爲受到赫魯曉夫警告之後，自己在部隊中沒有基礎，也不敢逼毛澤東太甚，恐怕鬧出匈牙利事件，大家同歸於盡。當時就托周恩來和林伯渠去青島接毛澤東回北平，周、林反而提出條件，要劉少奇保證在一年以內不選舉名譽主席，劉少奇也只好答應了。

毛澤東回到北平之後，曉得劉少奇絕不會就此罷手，兩人之間終究有一場決戰，就預先着手佈置反擊。毛澤東也很淸楚要想挽回劣勢，非從中委會着手不可，當時把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加在一起，逐個探索他的立場，比對結果，除去可能棄權的中立份子，劉少奇也只多了十幾名，毛澤東把敵我形勢分淸楚之後，决計從地方着手，拉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入中委會，增加自已力量。但是省委書記已經有一部份當選中央委員，尙未入選的都是資歷較淺，中央沒有支援的，這批人似一塊白布一樣，尙未着色，是最理想的吸收對象。

毛澤東决定了辦法之後，便以視察爲名，帶着汪東興、田家英等人，由北平直飛上海。第一個勸說的對象是上海市分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柯慶施在中共八全大會已當選中委，毛澤東何以又看上他，這裏面有兩個因素，第一是柯慶施的地位最重要，他是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唯一直屬的分局書記，不但掌握着全國第一大都市，而且轄及江蘇、浙江兩省，在全體省市委書記中，居於舉足輕重地位，好似民國八年黎元洪和段瑞祺鬧府院之爭時的張勳一樣，倒向那方面，那方面就可以佔上風。所以毛澤東要拉攏地方力量，非先從柯慶施下手不可。第二，毛澤東和柯慶施還有一點特殊的私人關係，這件事就要扯到江青頭上，當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發生後，上海不久就淪陷，愛國藝人不甘受日本統治，紛紛離開上海，逃向後方，大部份去了重慶，一小部份去了延安，其中就有江青。江青在上海時，認識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黃敬，這個黃敬原是假名，眞名是俞啓威，論身世倒是簪纓世家，書香門第，祖母是淸代名臣曾國藩女孫，才德兼備；父親一代更是人才輩出，各有專長，偏偏這個黃敬不愛讀書，喜歡搞風搞雨，被共黨看中，吸收入黨，作了職業學生，以後身份暴露被捕，但因爲家庭關係，終被保釋。黃敬出獄後在政府區無法活動，一溜烟逃向延安。

江青在上海時，經黃敬介紹爲預備黨員，因爲工作關係，時相過從，一個是花花公子，一個是絕代尤物，再加上共黨男女關係看得如此隨便，自然而然的鬧出了風流韻事，不過當時礙着江青名義丈夫唐納在旁，還有未便，現在江青隻身來到延安，舊歡重拾，其樂可知。黃敬爲了替江青製造資歷，又介紹她到「魯迅藝術學院」讀書，這是中共訓練文化幹部的機構，學員確實要有相當程度，並不是今天的人民大學，從大學生到小學生程度都有，那時的「魯迅藝術學院」倒是相當嚴格的，院長是有名的左傾文化人、號稱創造社四大巨頭之一的成仿吾，副院長就是柯慶施。

江青最初進去讀書，倒是循規蹈矩，相安無異，也是合當有事，有一次毛澤東去演講，講「猴子怎樣變成人」，江青因爲是女生，坐在第一排，毛

澤東講到精采處，拍拍屁股說道：「我們這後面本來有條尾巴的，後來變成人的時候，就自動退掉，但是，還留下一個尾巴根，你們不信可以摸摸。」

許多學員聽了想笑不敢笑，突然江青起來問道：「請問主席是甚麽時候變成人。」

一句話引起哄然大笑，毛澤東當時就要發脾氣，先端詳一下發問的是誰，那知這一看正合着西廂記上一句：「正撞着五百年風流冤孽。」對着江青那種宜嗔宜喜的面孔，半推半就的神情，不由得看呆了。停了一時毛澤東如夢初醒，自己覺得有失體統，裝着一付正經的面孔說道：「你這種態度要不得，思想方面也許還未搞通，我要同你個別談談話。」下課後，就把江青帶回辦公室談了一個下午，以後就經常召江青去個別談話，最初是白天談，後來因爲白天事忙，就改爲晚上談，有時又因爲談得夜深，那時延安又沒有公共汽車，交通相當不便，江青只好不回去了。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中共高級幹部大爲反對，其中只有活曹操一人贊成，毛澤東已橫了心，公開宣佈：「不讓我和江青同志結婚，我就不革命了」

毛澤東既然下了這樣大的決心，也沒有人再敢攔阻，只好由他，公事方面倒容易交待，私人方面就難解決了。

首先是賀士珍的反對，同毛澤東鬧得死去活來，毛澤東乾脆一不作，二不休，下令把賀士珍送去莫斯科，請求蘇共代爲管束，剩下的就是黃敬這方面要設法處理了。

最初黃敬態度很堅決，一定要向政治局投訴，請政治局委員主持公道，主席是不是有權搶奪同志的愛人，那時政治局中陳紹禹、秦邦憲等反毛的勢力很大，想乘機掀起風浪，迫毛澤東下台，幸而柯慶施從中勸解，把黃敬安撫下來，然後毛澤東又召黃敬個別談話一次，許以擢升，總算把事情壓下去，以後中共召開七全大會時，毛澤東東然支持黃敬當選候補中委，而柯慶施同毛澤東的關係也更深了一層，後來柯慶施的飛黃騰達，當然與此有關。毛澤東這次遇到困難，第一個就來找柯慶施想辦法。

毛澤東突然到了上海，却使柯慶施吃了一驚，懷疑上海地區發生了甚麽重大事情，勞動主席親自出馬。那知見了面之後，未等柯慶施發問，毛澤東自動把劉少奇逼宮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報告一遍，說到傷心處不由得潸然淚下。

毛澤東擦乾眼淚說道：「這件事就全靠你支持了，我仔細統計一下，劉少奇的人也不過比我們多了十幾個，現在假若補選三十名中央委員，只要能全部選了我們的人，就可以把劣勢挽回來了。」

柯慶施點頭道：「主席明鑒極是，不過多少年來，組織部都握在他們手裏，現在想從選舉中取得勝利，必須從地方黨組織着手，而且光是靠我一個人也不成，應該多找幾個人。」

毛澤東沉吟半响，說道：「此外還找誰呢？我實在想不起那一個人還靠得住。」

柯慶施笑道：「我倒想起兩個人，不知主席以爲如何？」



邓患不除，怎能安枕？



三十三歲時所寫自傳小說「二條血脈」中的女主角佐藤藤野，乃是作者替身的新太郎遇到的，於小學二年級上學期自盛岡轉學前來，秀髮下垂及眉，圓圓的臉龐，漆黑閃亮的眼睛，膚色潔白，笑起來臉上會顯現酒渦的少女。穿着色彩鮮艷質地精致的和服。我們可以想像，「那漂亮和服上大朵大朵的紅花，今天還泛現在眼前的六歲時的戀情」的對象，就是這一藤野，但事實眞相則一無所知。事實上，這正是沼田沙汰。父親沼田末吉是個木匠，化了三年時間，免費爲寶德寺興建本堂，因此，沼田一家成了該寺世代相襲的無須捐獻的施主。

沙汰是既聰敏又温柔的女孩，子也許是爲了由後母撫養長大的緣故，給人一種落落寡歡的感覺。村裏流行白喉，沙汰也被感染。被送往盛岡的醫院不久，結果在白木棺材中被抬了回來。

啄木引用佐藤藤野，故事寫成了「二條血脈」，據說，名字幷非出自虛構。在撰寫這一小說前二個月，啄木離開釧路前往東京時搭乘的三河丸在明治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在荻濱港停泊。那是牡鹿半島環繞石巷灣中部地區的一個小漁港。因爲要停泊五小時左右，啄木乘舟登陸，去大森旅社進早餐。在旁伺候的是一個温柔、動人的女侍。探問姓名，是佐藤藤野，現年二十歲。據說日記中就曾提到這件事。根據作者的說法，與佐藤的偶遇，才使他因憶起初戀情人的沼田沙汰。

沼田木匠的家是國道旁的一幢茅草屋，距離寶德寺很近。懷有强烈劣等感，身體羸弱的少年，累比自己大三歲的沙汰作爲愛的對象，毋寧是自然的趨勢。沙汰在後母身邊長大，失掉親生父母親的女孩，對父親特別親愛。本性温順的沙汰，是對父親特別尊敬的兒子，那個比己年幼羸弱的啄木，視同自己弟弟般百般呵護，說起來也是自然的事。

進入學校這一新環境之夜，沙汰取代了他母親的精神上的愛，被啄木作爲性愛對象。不幸，她因被感染白喉而突然死亡。此一最初的性的精神外傷，使過敏的啄木在精神上受到致命性打擊，而留下的創口則終其一生迄未能痊癒。由這一性的精神外傷所產生的複雜情緒，正成了啄木精神活動的原動力。這一原動力處於暗黑的無意識境界，支配了啄木的全意識，既係文學創造的源泉，亦爲人格形成的基幹。另一方面，也成爲一再陷入心理危機，神經質的根源。

深藏在無意識境界之中的印象，於明治四十一年，在祇作數小時停留的荻濱，被具有相同境遇、性格、態度等特性的藤野所喚醒，瞬息之間，沙汰的印象出現了。創作「二條血脈」時，女主角的姓名就使用了一名旅社女侍的名字，佐藤藤野。這一作品乃是將自己複雜的情緒在夢幻中予之昇華的唯一創作，脫稿於明治四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根據二十四日的日記記載，前晚開始作詩，因興致特佳，一宵未眠，仍然精神抖擻，到上午十一時前後，竟一口氣作了一百二十首。第二天二十五日滿腦袋的詩歌，到夜半二時爲止，所作詩歌達一百四十一首。自無意識境界中湧現的衝動，似乎就在那些詩歌中逐漸昇華。

「憧憬」是啄木複雜情緒的第一次爆炸，「一撮沙」則是第二次燒炸，中間則有「二條血脈」這一作品。詩集「憧憬」以來長時期潛伏着的複雜情緒，在釧路前往東京途中，於荻濱的旅社中，因偶遇佐藤藤野感受到的刺激而觸發，突然進入意識境界，一變而爲勇往直前的攻勢。啄木被引導到深邃的鄉愁之中而無以自拔。在「二條血脈」中所表現的主題，變成

了以「一撮沙」爲中心的對幼年時期的執着、思鄉、暗示性詩歌，漸次昇華、飛散。因此，「一撮沙」之類異常的作詩活動絕非偶然。

東海小島　海濱白沙
我在哭泣　淚溼衣裳
無知螃蟹　與我玩耍

由我看來，這是非常順口和充滿感情的詩歌，可是根據作者的說法，文字表面所顯現的又當別論，毫無疑問的，這是啄木無意識境界的產物，充滿了奇異的哀傷。他指稱，當面對絕境的一剎那，不加思索地高聲呼「媽！」將複雜情緒予之昇華的就是這一詩歌。也有人解釋爲這是對在函館的大森海岸漂泊時代的回憶。但是，問題在於以後。

在一連串詩歌「閒暇時」中似乎突然出現的此一詩歌的偶然性，首先必須予以置疑。這一首也不是偶然產生的。和突發性賦詩活動中的一連串詩歌一樣，應該視之爲基於心理需要而創作的。

啄木短詩的本質性要素的眞面目，存在於「閒暇中」之中。「閒暇中」是啄木於明治四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到十月十日所作六百五十一首詩歌，標明撰作次序的原稿記事簿，原木仍珍藏在函館圖書館中。其後，啄木在其中揀出若干首，收錄在「一撮沙」中。

可是，須賀川的石田六郎醫師，在發表了最初的著作「追尋初戀情人芳魂的啄木一生（四二五頁）之後，接着又出版了以「親筆詩稿『閒暇時』的分析」爲題的第二本著作。這也是厚達四二二頁的皇皇巨著。「閒暇時」第一頁的八首詩歌是這樣的：

攜手共歡晤
渾然另有我
舊夢念倩影
與卿實差誤

幾度欲輕生
無非情不勝
而今夢雖醒
猶憶夢中人

頻年流浪中
青風越山峯
邂逅一少女
何日再相逢

袂別在明朝
日昨竟參商
心神分二地
憶君獨神傷

世事何傷悲
竟爲量珠歸
我心無所寄
枉自夕風追

伊人情何多
茅蘆日三顧
佯言欲輕生
道是羞慚故

痛苦爲情深
誓欲了殘生
三女同此心
何者情意眞

心底重泛現
青春與暮年
齟齬頻頻起
苦無魯仲連

這八首詩仍應稱之爲「閒暇時」的序曲。能否解釋這八首詩的眞正涵義，乃是理解「閒暇詩」的關鍵。因爲這八首詩顯示出作者想像活動的方向與性格，能夠洞察隱匿在八首詩中的作者的深層心理，及其內在性關聯，并且進一步對這八首詩作心理性統一性解釋的話，那麼，不祗是「閒暇時」而已，對啄木這一作家以及他的文學當能有所理解。

可是，偏偏這八首詩歌每一首都含意隱晦，令人難以捉摸作者的眞意。

就以第一首來說，無論怎樣琢磨，也祗能這樣解釋：和妳把手言歡的時候，自己內心還有另一個久被忘懷的我，而這一被遺忘的我，則在思念另一個與妳不盡相同的女孩子。單從這一首來看，似在敘述內心的矛盾；可是在第八首，却又成爲「年輕的我」與「年老的我」的糾葛。這兩首似都在宣洩由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分裂而產生的內心的矛盾與糾葛，這是性的心理糾葛，係因作者執着於過去的對象有以致之；第二首就能說明這一點。

所謂「爾今夢雖醒，猶憶夢中人」，無非是嘲笑自己對過去性對象的執着。而此一糾葛是如此之深，以致「幾度欲輕生」，使作者多次興起自殺念頭。相反的，第六首與第七首，據說是對現在的性對象的揶揄與嘲笑，也顯示出對現在的性愛的興趣與關心的消失。

從這五首詩中（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八）中能夠察覺出的是，二十三歲的啄木，由於對過去的性愛對象過份執着，以致喪失了對眼前事物的興趣與關心，終致感到自己「垂垂老矣」，甚至產生自了殘生之類怪僻的念頭；也就是說，他深受性的心理糾葛所困擾。

那麼，那個「與卿酷似」的過去對象又是誰呢？要是在啄木傳記中去搜思，則必將注目於第三首「流浪客」，而想像爲北海女性羣中的一個女孩子。如果讀到第五首「追憶一佳人」時則也許會聯想到「君爲量珠歸」的橘智惠子。相信「流浪客」是作者自己，那麼把那些詩歌看成是追憶北海之歌，說起來也並無不可。

然而根據石田的看法，這正是誤解「閒暇時」的根源。理由是，因爲讀了第五首之後，對第三、第五兩首作這種假設，則將使「閒暇時」的序曲的旋律走樣，無法掌握住藝術的統一性。

石田批評過去認定「閒暇時」詩歌的背景是北海的所有評論與研究，並透過對八首詩歌的再度精闢分析，以縝密論證證明那些詩歌的背景不可能是北海。關於石田那銳利、精闢的剖析情形，實在不是像我這樣的人能在這裏恰到好處地擇要介紹的。

石田覺察出，「閒暇時」作者的心理係一貫地遵循着否定現實界，肯定靈界的原則。因而想到，在那些含義模糊的詩歌中經常出現的「卿」、「伊人」作何解釋，是爲解讀「閒暇時的關鍵。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區分詩歌本身是肯定或否定？作者肯定的「她」是靈界的「她」，否定的「她」則是現實界的「她」。

第四首、第五首被認爲是肯定詩歌，因此，兩首中的「她」應是靈界的「她」。換言之，這是六歲的時候，暗戀的沼田沙汰因白喉而突然香消玉沉而受到震駭的回憶中所產生的詩歌，所謂「訣別在明朝，日昨竟參商」。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十一周年創刊紀念
正義之聲
新界南海同鄉會敬賀

社會喉舌
九龍仔街坊福利會同人敬賀

鐵筆雄論
掃桿埔街坊會敬賀

百萬雄兵
大磡村街坊福利會同人敬賀

萬家傳誦
文氏宗親會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元嶺街坊福利會全體理監事敬賀

華國文章
香港崇正總會
理事長 黃石華
會長 李茂機 胡仙 許讓成 張發奎 胡陳金枝 周有 鍾玉興
監事長 羅靖球
黃福祺 葉國脉 黎國威 鄭琳 林中 黃鑾華 古勝祥 黃麟書 陳國鈞 吳漢琛
暨監理事敬賀

報導迅確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陳翠雲暨全體員生敬賀

文化先鋒
四海醉瓊樓飯店酒家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港九景福金銀珠寶鐘錶行有限公司楊志雲敬賀
香港德輔道中卅至卅二號景福大厦
電話：總機五一二三五一一壹一（十綫）

立言有方
高要同鄉聯誼會
理事長：龍禧
監事長：何兆軒
副理事長：區繼義 何克勤
副監事長：何詠權 黃波
暨全體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保良局董事會
全人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一紙風行
元朗太平行全體同人敬賀

消息翔實
恒英置業及汽車投資有限公司敬賀

輿論先進
大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尹致中敬賀

時代巨輪
九龍區大廈聯誼總會同人敬賀

社會棟樑
黃大仙新區街坊福利會敬賀

報導翔實
鴨脷洲街坊福利會全體同人敬賀

玉律金科
旅港盧氏宗親總會同人敬賀

時代巨輪
旅港海陸豐劉氏家族聯誼會敬賀

社會棟樑
港九自由文員會同人敬賀

文化先鋒
僑港博羅同鄉總會同人敬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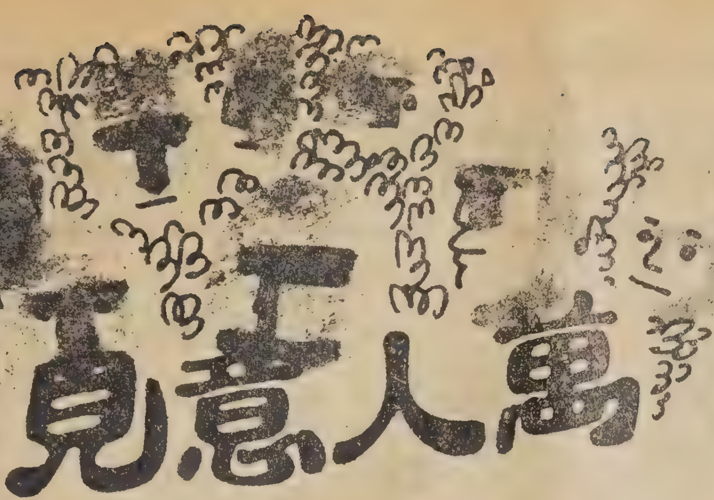
玉律金科
香港中華國術體育聯合總會
理事長蘇源
監事長陳德才
敬賀

一帆風順
關德興藥局有限公司全體同人敬賀

口伐筆誅
粉嶺區持牌小販互助會全體同人敬賀

文章傳世
圓玄學院同人敬賀

蔣主席關切大陸人民自由生存
堅持爲光復大陸統一復興而奮鬥
中共政治癌症已蔓延到併發時候



中國國民黨蔣主席經國日前在中央常會聽取大陸動亂情勢報告後，指出了當前我國因應世局的鮮明立場，並以十分關切的態度，道出了台灣復興基地千萬同胞懇切的心聲。當茲中共政權爲掩飾和移轉其內部擴大强烈的鬥爭危機，遂行其對國際、對我復興基地統戰的時際，蔣主席這一番堅定的表示，具有明確的啓導作用。今後國際間當因而不再爲中共政權所玩弄的笑臉攻勢所蠱惑；台澎金馬復興基地的軍民同胞對於我國所處的環境，更加瞭解，同時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對於爭取自由生存的意願，益爲强烈。

現階段的中共政權，是中共佔踞中國大陸以來組織最不健全，聲勢最爲低落，步調最爲凌亂的一個政權，原因是由於中共內部一次接一次的權力鬥爭，促使其所謂「領導班子」意見分歧，彼此各懷鬼胎。所以每當一次新的鬥爭由醞釀而趨於表面化的時期，中共政權必以强勁的統戰活動來掩飾內部的不安，轉移外界對其動盪情勢的注意力。溯自鄧小平復出之後其一連串措施，從瘋狂搞毫無基礎的「四個現代化」到「鞭毛」、「翻案」，一步接着一步在進行大規模的整肅蔣主席分析這種情勢，乃是中共政權更大動亂的開始，而當中共政治癌症一天天蔓延，快到併發的時候，它將會更加瘋狂，更加凶狠。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的統戰工作，也必然更活躍，證以自今年三月以來共黨在各方面所作的各種謠言攻勢，和對於外界軍政文經關係的拉攏，就可知道中共爭取國際同情和妄圖混淆視聽的用心和技倆。所幸的是外界對中共的面目，已日益了解，對中共的交往已逐步由躁進而趨於緩和。對我國的堅定立場，也漸有了認識。希望國際間和我海內外同胞，於明瞭中共的統戰陰謀後，再不受其任何欺騙與蠱惑。

中國大陸情勢動盪不安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時期迫害、殘殺、壓搾和欺騙之後，內心已經覺醒，爭自由、爭生存的意願逐漸萌發茁壯。所以遇有機會，必然爆發

北平反共大字報
千萬人無衣無食
去你媽的共產黨

據北京法新社九日電，北京大字報今天激烈指責社會主義社會不能養活人民。

大字報斷言：「萬人無衣無食，你們的共產黨人道主義怎麽搞的？」

大字報說：「去你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大字報以簡體字書寫，致北京市政府諸君。

大字報說：四人帮早已被粉碎，但許多人仍在等候平反昭雪。

大字報繼稱：「我們苦難中的同志，希望操縱自己的命運，我們希望成爲國家的主人。」

「去你的鬼，你們以人民的血淚自肥……人民需要大餅來醫肚子。」

大字報貼在長安街和西單街交匯處的「民主牆」上。

爲一股壯大的反抗行動，其「天安門事件」和最近爆發的「大字報」運動，莫不隱含有掙脫枷鎖的意識，使中共政權的統治階層受到震撼。而蔣主席殷殷關切大陸人民自由生存的心意，從他歷來發表的談話中，已表露無遺。於今更鼓勵「大陸同胞要急起自救，趕快效法從前革命先烈們推翻滿清一樣，來推翻中共政權，我們在台澎金馬復興基地，一定以全力來和大陸同胞一齊合作，一齊努力，消滅中共政權的暴政」。這一番表示，顯然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對於激發大陸同胞抗暴行動，將會發生影響。

蔣主席的談話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是表示「我們和中共政權絕對沒有任何妥協談判的餘地，和任何共黨國家，也都沒有來往接觸的可能，而我們復興基地尤其誠摯純潔、全面團結、堅持光復大陸統一復興的奮鬥，絕無任何獨立自保觀念的偏差。」事實上，政府這項基本國策，不妥協、不動搖，三十年來已爲我們開創了一個自由繁榮社會的典範。使大家心心念念爲自由、人權和豐足生活而努力，爲重建中華奠立了穩固的基礎，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

「人民日報」吹捧鄧思矮鄧「貓論」成爲眞理

前幾天，中共翻案派寫作班子「刑賁思」在共報上發表一篇以「眞理有階級性嗎？」爲題的文章，通過老張與老李對話的形式，肯定了眞理沒有階級性（見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據稱，前幾年中共報刊上已經批判過那種認爲眞理沒有階級性的觀點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但文章作者認爲「前幾年批判了那種觀點，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不少同志感到那種隨意給人扣上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大帽子的做法是錯誤的」。

文章除了斷定「從眞理本身來說，認不上有什麼階級性」之外，又將這個問題同「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問題扯在一起。認爲兩個問題「有實切的聯繫」。

表面看，這只是中共黨內對「學術問題」和「理論問題」的討論。實則殊不簡單。假如說，鼓吹「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目的是要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以修正和否定，則目前肯定「眞理沒有階級性」，便是要進一步推行「鄧小平思想」。

何以這樣說？人們知道，在中共黨人和中共同路人的心目中，「不論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就是「鄧小平思想」的縮影。毛澤東和毛派批判鄧小平，首先即抓住他這條「辮子」。毛澤東說：「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這句話，主要是指責鄧小平不講階級性，也批判他的「貓論」沒有階級內容，如今翻案派文章公然叫嚷「眞理沒有階級性」，不異爲「鄧小平思想」鳴鑼開道，吹捧它代表了眞理。

重新肯定眞理沒有階級性，等於再度確定「能捉老鼠就是好貓」觀點才是「眞理」。這樣做，不但反駁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判，同時也間接否定了華國鋒的「路綫」。

華國鋒說，「世界上有各種道路的現代化。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有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現代化」。此爲「華國鋒路綫」的縮影。

然而，按照鄧派的尺度，華的理論變成胡說八道。什麼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能捷足先登現代的就是好主義。——何況既然產理沒有階級性，還管它許多主義不主義幹什麼。

請注意，鄧記貓論原文還有一個注脚：「只要能增產，單幹也可以現代化，搞資本主義也可以呢？」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七六－五八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大字報」要求卡達
正視中共摧殘人權

北京法新社八日電，一個中共「人權小組」昨晚張貼出一份大字報，呼籲美國總統卡特和美國國會「注意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

該份共兩頁的大字報張貼在「民主之牆」上，但不久即被撕下。大字報的標題是「一名市民致送給美國總統卡達的書函」，署名是「一個人權小組」。兩名西方國家外交人員在午夜前，曾閱取覽過該份大字報。

到今日黎明時，該份大字報已被撕，並無留下任何痕跡，到晚間時，路過的行人評論此事時均謂「談論這個問題是否可恥？」或「你是否眞正是中國人？」

這封公開信請求卡達不單爲出名的蘇聯異端分子沙加羅夫、舒蘭斯基及眞斯堡求情和反對「徒勞無功的壓迫」，並且要打擊中國大陸的「成功壓迫」，在中共境內持異議，可能會有殺身之禍。

又摘該社十日電北京「民主之牆」星期日發生一次事件，一名男子把一份致美國總統卡特之大字報式的公開信撕下後，遭大批羣衆包圍，該份大字報談及大陸的人權問題。

事發時，兩名通訊社記者正在抄錄由一個「人權小組」致送卡達的大字報式的公開信，信中是要求卡達正視大陸人權問題。

類似的一份大字報在星期四晚貼出後僅數小時即被撕下，今日出現的大字報却附有一段序言，據示謂「撕毀大字報有違憲法」。

該兩名記者在抄錄大字報之時，突遭一名脾氣暴躁，神情嚴肅而緊張的男子阻止，他高呼：「這些大字報不會是中國人所寫，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蘇聯反動分子的內奸所爲。」

該名男子發出這項指責後，即衝出圍觀的羣衆，但當他看見該兩名記者繼續抄錄時，他即折回，且憤怒得全身發抖。

他疾呼：「這些東西不應貼出，這不是中國人寫的。」言畢，他即撕下大字報第一頁的一角，並用雙手將之弄皺。

但當該名男子離去時，閱讀大字報的人羣即尾隨着他。

一名老人問他：「你這是甚麼意思，這不是中國人所寫？這裏全是中國人，我們都贊成這些大字報，你爲甚麼將大字報撕下？」

另一名男子說：「你要解釋爲甚麼將大字報撕下，讀了大字報而將之撕下是可恥的行爲。」

一些士兵巡抵該處時，詢問發生何事，羣衆齊聲謂：「他撕毀一份大字報。」

該名男子終于說：「我撕下該份大字報，是因它是由反動分子所寫。」

羣衆有些人破口大罵謂：「你是反動份子，你戴了四人帮的帽子。」

該名男子遭到二至三百人包圍，使長安街的一邊交通受阻。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幽人回文　封淑英

寒林一入鳥啾啾。葉落堆來坐墊柔。看盡好暉餘剩彩。彈琴有客待人幽。

回讀：

幽人待客有琴彈。彩剩餘暉好盡看。柔墊坐來堆落葉。啾啾鳥入一林寒。

麗精畫院師生聯展紀盛　樵西冷漁李文格

扶桑畫伯早名世。百景河山長恨歌。弟子一堂皆俊秀。才華器議得師多。

秋懷　顧植槐

庭前樹影十分秋，叢菊開添客思愁。一片窺簾初上月，天涯遊子怕登樓。

前題　鄭春霆

南鴻不至極天涯，霜葉紛紛已滿階。秋意於人何厚薄，偶然多事入予懷。

前題　同作　崔雲巖

涼生庭院酒頻添，夜半風高漫卷簾。水自一方人萬里，更堪新月似眉纖。

蒹葭帆影　劉雁

又聞蘆管報秋涼。風斷蟬聲所語長。幾度蒹葭懷舊夢。心隨帆影入蒼茫。

定風波　高福永

燈影簾聲促夜闌。畫屏閒疊幾重山。深閉妝樓偷整理。鴛被。待他薄倖夢中還。底事夢中人易瘦。知否。鏡塵難認舊朱顏。添得別離多少恨。休問。十年都在別離間。

前題　陳襄陵

不盡餘情暗護持。閒門深院鎖相思。端的是誰留此恨。休問。重逢休問有無期。二十四番花競秀。依舊。香江依舊娶辭枝。夢趁柳棉飄泊去。何處。天涯何處可棲遲。

前調　十月既望小集梅窩同賦　傅靜庵

珍重梅前菊後花。晚風吹日到簷牙。山鳥自呼人自鬧。誰教。江湖城市各為家。醾醁杯燈影下。何價。酒盟詩約兩無涯。圓月又生光萬頃。同領。浩然歸去踏層沙。

前調　與陳吳兩翁詩涮羊各成一闋　季子

卷地風號走葉黃。催冬能幾短斜陽。策杖市來唯恐後。紅友。衰年謀醉勝衣裳。取次窩邊神漸旺。何況。爐騰白馬涮紅羊。脫略兩三消受也。箸借敲尊作拍競歌狂。

前調　潘思敏

霧重更沉去住疑。驚聞海燕欲南飛。弱水三千誰可渡。愁顧。賺教魂夢兩相期。應解博鵞如舉羽。天與。一腔元氣自淋漓。指點江山搖落處。無語。年年空負酒盈巵。

定風波　聽邵鐵鴻奏流水行雲曲　秉衡

宛轉琵琶細細彈。心弦鳴咽水雲寒。我亦樽前傷往事。恰似。行雲流水會時難。漫道年來心更異。何以。瓶花差擬霧中看。莫說狂生顧而已。非是。暗凝珠顆泊汎瀾。

前調　藍戒三

竹徑喧聲石出泉。松濤流韻月浮天。暗送香風欺客夢。誰弄。柔情十里捲珠簾。柳外烟波歸浣女。無語。閒愁落盡若聊邊。舊句新詞都是怨。曾勸。空教碧海恨難填。

前調　雷宏張

萬里無雲月滿大。明珠嵌壁照花妍。漫握銀匙調綠酒。香透。春蘭紅杏玉杯前。欲飲乍聞歌韻裏。如沸。雨聲來自曲欄邊。捲起黃塵高百尺。飛入。美人衣上落朱絃。

前調　朱敬安

夜夜燈前憶別離。夢廻燈暗更相思。幾日江邊望返棹。人杳。當歸何事不曾歸。孤負花開花有恨。寧願。年年開到少人知。芳草離離春色老。誰曉。天涯何處問歸期。

前調　讀兩當軒詩有感　朱濟川

薄命詩人最可憐。都門秋思覺凄然。全家都在風聲裏。憔悴。法源寺內臥經年。幸有洪涯能仗義。知己。天涯歸骨路三千。更種墳前千個竹。常綠。白雲溪畔痛長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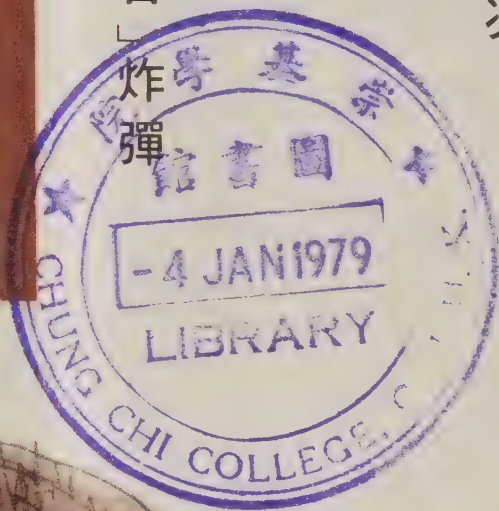
定風波　歐一鷗

萬物欣欣又一春。聲聲吻血泣晨昏。只解不如歸去也。何野。空山喚斷百花魂。休憶威風南面日。無匹。蜀中惠愛治黎民。禪位化身誰作主。記取。滄桑已矣不堪論。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83



「全是垃圾！」

嚴以敬作

中共的地方權力鬥爭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
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
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
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美國狗」只是一小撮

卡達總統為了補救居間安排埃及以色列會談觸礁失去的面子，突然宣佈與中共建交。此舉在美國、台灣以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強烈反响。連日來，美國人從四面八方馳電白宮，支持者僅佔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人反對卡達「賣友求過關」的鬼把戲。至於中華民國當局和台灣省同胞的憤慨和反對，尤其激烈！「美國狗，滾出去！」這個口號已由台灣傳到海外。

卡達與中共建交，廢中美協防條約，雖然已成為事實，但在美國之內必將引起軒然巨波。明年一月美國國會開始後，國會不少議員必然圍繞卡達悍然廢除中美協防條約的問題展開激辯。因為卡達在廢約前未與國會進行磋商，必遭到更多的議員們的指責。

今年上半年，美參議院通過一項議案，規定美國總統想要廢除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必須先與國會商討，然後方可進行。當時，卡達已有「照辦」的承諾，但此次宣佈與中共建交前，為了「保密」的理由，只通知幾個國會議員。以高華德為首的保守派議員，已決定採取法律行動，向美國最高法院控訴，極有可能，卡達在違憲罪名下遭來更大的麻煩。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總統，眞是一個不如一個。其中最差的是律師出身的尼克遜和現在的花生商人卡達。尼克遜出來就是一個專門搞搞震的訟棍和政棍，再加上用了個猶太後裔的基辛格作他的國務卿，所以，美國立國精神給他們幾個人踐踏殆盡了。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北平，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為今日「關係正常化」鋪平了道路。把南越和高棉人民推進火坑的也是美國人，而主要責任則在尼克遜和基辛格二人身上。越柬二國人民大量被屠殺，近年不斷冒死逃亡，並大量成為海底冤魂，對這筆血債如果追根問底的話，都要由尼克遜和基辛格二人來承担。

至於卡達在外交方面所重用的是波蘭種子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因為他是波蘭人，對蘇聯有特別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然顯見其人除了仇蘇外，對於國際知識和馬列主義顯然不大清楚，極有可能連一竅也不通。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一個私人組織的外交政策學會上說：「我們現今所建交的中共，已非一九五八年的中共」。這是指中共當年砲轟金門，馬祖而言。他指出：白宮與北平正式建交之前，已斷定一旦「關係正常化」後，中共當局決不致為了台灣問題，而犧牲它和華盛頓的「友好關係」。

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極其天眞的估計。即或是眞的，再即或中共確實是有過這樣的暗示，但美國人可以單方面撕毀條約，其他甚麼保證承諾等等，是不會有人相信的。

中美關係錯綜複雜，由於美國與中共在建交聯合公報中宣稱：承認中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就使中美之間產生了許多法律問題。要想繼續維持實質關係，就必須經過立法或另作安排。

就國內研究國際法的人士指出：比較重要的法律問題包括：一、中國現存於美國的資產處理問題。二、持中華民國護照人士在美的地位和安全問題。三、美國供應中國武器問題。因美國武器援外或售予均限於「友好國家」。四、在經濟貿易方面，特別是最惠國待遇，都需特別立法才行。五、除了中美協防條約外，還有五十八項條約的延續問題，如果不經立法，那更是不行。雖然包括卡達和他的高級幕僚在內，都一再表示，願意與中華民國繼續實質關係，因這樣做對美國有利，但美國人絕對不可靠，一切都要格外小心。卡達總統與中共宣佈建交後，前美利堅大學教授林邁可說：卡達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世界上的國家不會再相信美國。他的夫人說：「中華民國太依靠美國了，美國曾經騙過中華民國，所以不能太相信美國政府」。

中國不能過份相信美國，但「美國狗」的提法也不對，因為出賣中國的是尼克遜，卡達和一小撮短視政客、商人，在美國人中還有很多是我們的朋友。

美匪建交台灣民心激憤

官方藕斷絲連依賴美國陰魂未散

劉人傑

自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後，台灣民心激憤，發起自強運動，齊心捐獻國防基金，如火如荼。一般民意都認為我們不應再依靠美國，必須自立自強，應付橫逆。可是官方部分人士仍藕斷絲連，依賴美國心理，陰魂未散，這是十分使人痛心的事，也太使國人失望了。

美國走進死胡同

據說，美國與中共建交，是為了達成美、日、中（共）三角，聯合對抗蘇聯的構想。姑不論這理想是否可以達到，卡達的做法已大為「示弱」。

顯淺的道理是，美國自感本身實力不足以對抗蘇聯，才需要把中共和日本拉攏在一起，集美國的經濟，中共的人力及日本的科技，才足以和蘇聯對抗，這說明美國國力比不上蘇聯。

聯中共以對抗蘇修是難以想像的事，中共和蘇聯都是共產主義國家，即使蘇聯行「修正主義」，今日中共的「修正」程度，豈在蘇共之下？再說，共產國家最終目標是世界革命，這一點，蘇修和中修並無二致，目前中蘇共的不和，只不過是領導人齟齬，基本上是走向同一目標。這一代的領導人一旦物故，下一代的人物上場，「復合」是隨時會發生的事。那時候資本主義的美國和日本，又將成為他們的頭號敵人。

不知是否鄧小平一廂情願的說法，中共與美國不僅「建交」而已，進一步的目標是「結盟」。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發展，確實不可思議。卡達把美國陷入共產主義陷阱裏，最後結果，美國必然完蛋。

美國最聰明的做法應當是加深兩個共產大國間的矛盾，如果中共蘇共大戰真的在中國東北爆發，兩敗俱傷之餘，美國還會受到「威脅」嗎？可是卡達不此之圖，却在中共被蘇聯圍堵得快要水洩不通的時候，聽信布熱津斯基的話，給予中共「援手」，介入中蘇共間的紛爭，簡直自尋煩惱，不智之甚。

也許是美國不幸，先後出了兩「基」，這兩個阿基——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把美國導入歧途，基辛格促成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發表了上海公報；布熱津斯基則促成卡達與中共建交、結盟，也使美國迷途愈深。

基辛格出賣越南，布熱津斯基出賣台灣，以色列覺得不對勁，顧慮美國寡信，對中東和談，不再主動。可見，美國近年在國際間的背信棄義，已引許多與美國有關係的國家深感警惕，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顯然動搖了。

美國與中共勾結，固然使中華民國備受損害，對美國本身亦害多於利。西方國家雖樣樣講現實，但立場與原則不可以改變。美國和曾經「交戰」過的共產國家——中共、越南，以及曾在關係緊張狀態下的古巴「化敵為友」，那麽，在韓國戰場上，越南戰場上犧牲的數以萬計的美國青年，不是死得太沒價值嗎？

卡達急謀補鑊

卡達在電視訪問節目中承認，如果他事前與國會領袖磋商，和中共「建交」的事將不可能成功。即是說，他的做法，完全是「偷鷄」，過得海便是神仙。

可是他料想不到這次片面廢約之舉，各方反應如此强烈。尤其在國會中，不論參院和衆院，大部分議員都反對卡達的措施。

在此之前，國會正要通過立法程序，規定在未獲國會同意之前，總統不得廢除條約。卡達擒擒青與中共「建交」，廢除中美協防條約，很可能是搶先在這立法程序完成前趕快避過。

可是以高華德為首的美國議員，決循法律途徑，控告卡達違憲。雖然卡達的新聞秘書仍然說：卡達有權廢約。但國會議員們持相反意見，誰是誰非，將來要看大法官的決斷了。

縱使國會議員的彈劾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在法律上贏不了這場官司，將來卡達與國會間，在種種決策上，也很難取得協調，中間存在一段巨大的裂痕。這情勢對卡達極為不利，尤其卡達一心想競選連任，他與中共建交之舉，最大目的在於提高個人聲望，這樣的情勢，可能出乎卡達意料之外。他必然考慮到會得到相反效果。連日來，從新聞報導上可以看出，卡達正忙於做補鑊工作，用種種方法企圖彌補。

顯明的事實：一、美國要繼續供應中華民國所需要的武器；

二、派出一個代表團，到台灣向國民政府解釋及善後；

三、將駐華大使館稱美亞服務公司，繼續辦理大使館的各項業務。

這一切都是卡達造成惡果後的補鑊措施，以期緩和國會壓力。不過，卡達與矮鄧建交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卡達已經沒有辦法可以彌補。

表面上看，中華民國是被卡達出賣了，實際上美國本身蒙受的損害，要比中華民國為大。台灣官民冷靜下來後，對反美運動不再那麽激動了，他們表現了空前的團結，共同尋求自强之路，尤其對自

强救國基金的熱烈捐獻，更爲動人。現在朝野上下都醒覺了，知道任何「盟友」都不足靠，最可靠是自己。

中華民國能自主自强，即使外交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邦交，也不影响我們的生存。

我們退出聯合國的時候，曾有過不少悲觀的論調，現在事實證明退出聯合國不但對我們沒絲毫損失，而且省了會費，也不再受聯合國內種種紛爭的困擾。

依賴美國陰魂不散

本報老編從善如流，把司馬不平在北窻隨筆中推荐由台灣大學幾位研究生用「李中流」聯合筆名寫的一篇文章「不是孤立無援的開始，而是被動依賴的結束」在萬人論壇中發表，那確是適時佳作，其實也是萬人筆陣一向以來苦口婆心對政府所作的諍言。

李中流的文章說：「長期以來，我們看到部分國人在心理上過分信任並依賴美國政府，會感到憂慮，可是，從前天（老萬按：美匪宣佈建交之日）開始，中國已經勇敢堅毅地站起來，證明我們的憂慮是多餘的。」

這些話，使老萬讀來極感興奮，我眞希望中國能夠勇敢堅毅地站起來，可惜李中流的話說早了一點，他只看到民間發動「自强愛國運動」的熱烈，沒看到政府若干官員對美國藕斷絲連的作法，實在使人洩氣！

第一件，政府表現得非常猴急地要和美國商量斷交後還未能斬斷的關係，除卡達派來一個代表團外，傳說新任外交部長蔣彥士要到美國磋商「善後」之計（老萬按：外次楊西崑已到了美國）。這表示依賴美國的心理，在官方仍然丟不開。



第二件，孫運璿以行政院長身份發言，認爲美國給予中華民國的安全保證太過空泛，要求有切實可靠的保證，這表示中華民國仍渴求處於美國保護傘下。作爲老百姓的我們，聽到了孫院長的這番話，該是何等的寒心？

第三件，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由美國安全委員會安排，與參議員杜爾、賴克索和赫契等舉行記者招待會，可是到了時間，沈劍虹竟未出席。原來因爲美國國務院訓令駐華大使安克志前往中華民國外交部，要求阻止沈劍虹出席記者會。沈劍虹奉到上級命令，當然不敢出席。使人感到懷疑的是，中華民國和美國的外交關係都斷了，爲什麼還要對「美國國務院」的「訓令」屈服？無他，因爲我們的外交部習慣於聽命美大使，一時改不來，雖然斷了交，還是唯命是從。

不錯，美國和我們斷交，只是卡達政府的錯，我們和「美國人民」友誼仍存，我們和美國政府斷交，並不是和美國人民斷交，高華德等仍是我們的朋友，還有一位美籍女教授聲言要入中華民國籍，感到做中國人是光榮的事。台北的反美示威靜下來，正因人民了解這一點，覺得我們還是應該爭取美國民間的友誼。

可是我們的政府却不是如此，上述四事，非常丟人。顯然，倚賴美國的心理仍陰魂未散，我們的骨頭太軟，硬不起來，國民所期望於政府的，是對敵人打出强硬的一拳，不要永遠處於被動地位。

中共不會收回香港？

李强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及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到期後，中共將會怎樣？會不會續約？

記者有此一問，非常幼稚。不過，這問題是四百多萬香港人所關心，記者發問，也是很自然的事

李强對這問題避免正面答覆，只說：「這些遙遠的事，恐怕我也看不到了。」這答覆相當巧妙，其實也只有這樣答覆，難道他會說「你們放心吧，到一九九七年中共也不會收回香港」嗎？

近來，有許多鼓吹手一再提到香港形勢大好，中（共）英關係融洽，甚至暗示即使到一九九七年，基於經濟上的利益，中共也不會「收回」香港。這種鼓吹對「安定人心」很有作用，但有頭腦的人會想想：假定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共不會收回香港。」可是，現在他躺在水晶棺材裏，正在接受鞭屍，他生前搞的文化大革命，已遭平反，他說過的「不會收回香港」也難免遭到否定，香港人怎可以拿來作「保證」？

又假定林彪說過：「中共不會收回香港。」他是中共憲法欽定的接班人，是毛澤東的繼承者，他這麼說，香港人應該放下心頭大石了。可是，他却從飛機掉下來，化骨揚灰，他說過的話，當然也一筆鈎銷。

再假定：鄧小平也說過：「中共不會收回香港。」新界租期屆滿的時候，鄧小平已近一百歲，即使這隻「鳳凰」到那時候還活着，也不可能繼續成爲中共政權的領導人，何況，在這十幾年內，他會不會再一次關進牛欄，誰都不敢肯定。

如果華國鋒說過：「中共不會收回香港。」又怎樣呢？他任何方面都不能與毛澤東比，毛澤東統治大陸幾十年的「紀錄」，他不可能保持，到時候中共政權即使還存在，也會人事幾番新，局面變成怎樣，誰也不會預知，也不可能用常理預測。

因此，老萬認爲，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說過「不會收回香港」都是靠不住的，沒有人有資格說這句話，也沒有人有把握說這句話。李强避免正面答覆很聰明，到了那個時候，他自己的命運如何也不知道，怎能確定香港的命運？

「中共會不會收回香港」這問題，正確的觀念應該是：一、中共政權是否能維持到那個時候；二、到時中共是否仍有維持香港現狀的需要；三、到時中共由那一派人當權，是否會再來一個「四人帮」，如果走四人帮路綫，香港問題自然要「解決」了。

但老萬仍有一個不變的觀念：香港能否維持現狀，繫於台灣，台灣存在，香港繼續存在，台灣掉了，香港也完蛋。

國事痛言

岳騫

美矮「建交」把中華民國逼到了最後關頭，將來局勢如何演變，主要還操之在我。中國雖是中國人的中國，但執政是國民黨，國民黨的舉措，關乎到國家的前途，國民的命運，因此，每一個愛國人士，對國民黨抱有殷切期望，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當十二月十六日卡達宣佈與矮帮「建交」，國民黨宣佈召開三中全會，討論如何應變，海外同胞無不翹首東望，希望國民黨能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作死裏求生之鬥，愛國同胞自樂於與國家共存亡，宋末崖山覆亡，軍民投海者超過十萬古人能，我們爲甚麽不能，但總要政府能有一種辦法使人們樂意爲國而死。

不幸的是十九日看過三中全會宣言，使人撫膺太息，如此因循下去，非跳海不可。

談到國是，有一個最大前提，國民黨必須承認過去作錯了，如果不錯，安有今日。此責任應當誰負，自然應由國民黨負，老百姓完糧納稅，奉公守法，是政府撤走，把他們留在虎口，目前在海外的中國人，更貢獻心力金錢，必要時更要貢獻生命，沒有人對不起國家，有如此衆多海內外愛國同胞，國民黨不能使之發生作用，自是國民黨之錯，在我們外人想法，國民黨在三中全會自應切實反省，提出改進之道，結果所發佈文件，仍然是舊話重提，不與共帮談和，此是既定國策，說與不說，皆是一樣，堅守民主陣容，亦應有詳盡解釋。在過去，民主陣營以美國爲首，中美之間有邦交，我們與美國是盟邦，以美國馬首是瞻，原無不可。

現在中美已經斷交，美國承認我政府治理的國土是共帮一部份，不承認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仍然要自認是民主陣營一分了，世間最無聊之事，寧有甚於此者。

國民黨內許多大員紛紛勸人不可反美，我們過去拚命親美，親出來這麽一個結果，今後仍然繼續親美，親到美國把台灣交給鄧小平爲止。

筆者此言决非鼓吹反美，但我們應同美國人劃清界限，美國的民主陣營與我無關，我們堅守民主陣容是中國式的，不是美國式的，中國式的民主爲何，即保境安民，豐衣足食，至於假民主選舉之名，在美國國務院公然支持下進行台獨活動的所謂黨外人士，便應當搜集證據予以逮捕，交軍法審判，以通謀敵國企圖顛覆本國之漢奸罪名，予以號死，殺三二人而國事大定，何以不爲？過去畏懼卡特以人權爲武器而謀我，今日若再顧慮到卡特人權，束手束脚，如此政府希望人們赤誠擁戴，亦難矣。

其次談到聯俄問題，得到三中全會召開消息，筆者斷定一定有人會提出此問題，三中全會可能不予理會，可能婉轉加以說明。結果確有胡健中先生提出，却引起一片反對聲，最後主席裁定此建議乃錯誤，不應提出，頗使人驚異。

聯俄兩字也許太惹眼，但我們無論作甚麽，心裏先丟下一件包袱，便是忘掉美國，然後才可以决定自己的政策，聯不聯俄其權在我，現在一提到聯俄字眼，大多數人都如被蝎子螫了一口，這說明大部份國民黨中央委員，對美國仍然信賴，依賴，因恐開罪美國而不願提俄國。此種心理不改，國家是亡定了。

實則聯俄並不是要同蘇俄訂軍事同盟，防衛條約，但作文化，商業貿易總也可以，美俄均與我沒有邦交，俄國支持毛帮在前，反目於後，美國與毛帮反目在前，支持在後，如果我們認定共帮是勢不兩立的敵人，既能與支持共帮的美國作商業貿易、文化交流，爲甚麽不能敵視共帮的俄國作同樣交往，說來說去還是一個原因，怕得罪美國。

一年以來美國已再三聲言必與矮帮「建交」，我國報紙與論便應當分析情勢，告知國民，美矮「建交」，遲早不免，此舉對我國害處有多大，必應逐條說明，最後下一結論，雖然受相當打擊，斷不足以動搖國本，如早作此報導，則十六日台北就不致股票跌停辦，外幣無買賣了。但國內報紙不然，日日瞎吹「美國不會背棄我」，聯合報且發動一人一信向美國哀求，筆者曾屢次在萬人日報提出忠告，指此舉太危險，一旦美矮「建交」，一般人心裏上沒有準備，必然發生混亂，結果是不出所料。

目前美國聲明除中美防衛條約外，其他均保留，此非示惠，而是誘我，懼我另作他圖，以台灣海峽之重要，鎖鑰美、日、矮三方，此間如有蘇俄艦隻停泊換水處，美國、矮帮、日本均不得安，所以美國仍然留個尾巴誘我上當。大概卡特最初政策是想一刀斬死我，後來發現斬不死，改用絞刑吊死，三緊三鬆仍然要絕氣，如果兩樣死刑由我選擇，我是寧願殺頭而不願上吊。不料時到今日，仍有許多大員樂意作慢性自殺，仍然認爲美國不會背棄我，實在太無心肝。

爲國民黨計，目前主要在樹立獨立自主外交，既不聯俄，也不再聯美，除矮帮之外，可與任何人作朋友也準備以任何爲敵人，中國人的立場只愛自己的國家，能助我者過去雖敵人也可作朋友，謀我者過去雖朋友亦當視我敵人，忠於謀國者固應如是，處變不驚可，處變而不變則不可。

其次，國民黨要認眞延攬人才，要延攬所有中國人才，不應當再囿於一黨，黨又限於某種關係，某種資格，以今日新發表之六位部會長而論，全是黨員自不必說，其中兩人畢業國防研究院，兩人畢業革命實踐研究院，一人畢於中央幹校研究部，以此作爲人才登庸標準，有多少人能入選。

再以海外工作人員而論，皆是三十年代成名的人物，却未主持八十年代的鬥爭，當然這些先生們過去有其輝煌成就，但畢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與現在時代脫了節，擺在眼前事實，昨日去美國總領事館示威青年，有那一個同這些老先生謀過面，又有那一個人踏進過××文化協會大門，因爲他們都是工人小販，沒有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到了國家需要時，出頭的仍是這些小人物，不是那些文化人。

三中全會發言，就所見到的只有兩人的話差强人意，一是李鍾桂女士主很把一些「心在番邦身在漢」的綠卡黨送出去，免得在國內擾亂人心，但政府作得到嗎？她要實行請先自立法院始，看看有多少立法委員有綠卡，還有中油公司自總經理胡新南以下不但有綠卡，家皆在外國，屢經檢舉，政府並未認眞調查，更不必說處分了。

另一件事是余井塘先生主張召開國是會議，余先生是元老，大概想起了抗戰前夕的廬山談話會，由廬山談話會逐漸蛻變的國家參政會，當時確對團結民心發生了極大作用，但是，余先生應當記得當時廬山談話會是由軍委會蔣委員長、行政院汪院長聯名發出請柬，請各界人士至廬山「茗叙」，大家始欣然肯來，既來之後必能暢所欲言，當局必虛心接納，一股祥和之氣，奠定了八年抗戰不拔根基，此種盛況，安能復見於今日。

其他不論，即以目前進行的遴選立委而論，既是遴選，便應當由總統直接下會，選中誰是誰，事先不必動聲色，被選者若不作，可另選他人，此一方式首先就杜絕不奔競之風。而今不然，要有志當立委者塡表，既塡之後，又由當地黨部審查，擇優呈報，由黨部負責呈報，自非黨員不可。既呈報之後，名入初選者紛紛去台北活動，使負責遴選小組頭痛萬分，由於僧多粥少，落選者一定心懷怨望，造成分裂。當選者既是百般營求而來，又安能發揮自由意志。使眞有國事會議，代表仍是三、四十年代成名人物，或者又如立監委之選，要塡表、申請、活動，如此人物又能對國是發揮甚麼高見。

中國問題不能再拖十年，如何在十年之內扭轉乾坤，本不容易，國民黨却安於現狀，仍然抱着拖一天算一天的政策，決不作突破危局之想，拖到最後只有跳海了。每念及此，撫脾興嗟，自嘆年華老去，無力再創一個局面，否則以今日中共之自我殞滅，國民黨之龍鍾衰老，中國必然要有一代新人出來，可惜我們已非其選了。



應自立自強，成之在我

中共的地方權力鬥爭

汪璞文

華國鋒搞垮四人帮後，大肆整肅地方共幹，撤換了十三名省級頭目，迨鄧小平復出後，更變本加厲，擴大打擊面，除清洗地方異己分子，更向華國鋒的左右手開刀。華鄧均藉整肅四人帮而建立對峙勢力，目前鄧派雖佔上風，但華派仍有反擊餘力，雙方的鬥爭必須要到火併時才能水落石出。



林乎加一升再升

省級頭目多遭撤換

四人帮垮台後，華國鋒為了維持其權位，首先展開了對四人帮份子的批鬥，陸續撤換了十三名省級一號頭目，其後，鄧小平復出，接着中共舉行「第十一大」，鄧小平就開始展開更進一步的清除四人帮份子，擴大打擊面，尤其是以天安門事件為導火綫，不斷翻案，並展開對華國鋒的左右手吳德、陳錫聯等人的鬥爭，甚至矛頭也指向華國鋒。國此，雙方為打擊而成立的脆弱聯合陣綫，立即分裂。

截至目前為止，大陸廿九個省級單位，已經有廿個黨政頭目換了新人，即上海蘇振華、天津陳偉達、北平林乎加、內蒙周惠、遼寧任仲夷、吉林王恩茂、黑龍江楊易辰、新彊汪鋒、甘肅宋平、青海譚啓龍、寧夏霍士廉、河南段君毅、安徽萬里、江蘇許家屯，浙江鐵瑛、湖北陳丕顯、湖南毛致用、廣西喬曉光、雲南安平生、貴州馬力。

這二十個省區前任的黨政頭目，因有問題而遭撤免的有十五人，即上海張春橋、天津解學恭、北平吳德、內蒙尤太忠、遼寧曾紹山、吉林王淮湘、黑龍江劉光濤、新彊蔡福鼎、甘肅冼恆漢、青海劉賢權、河南劉建勛，安徽宋珮璋、湖北趙幸初、雲南賈啓允、貴州曹瑞林，在這十五人當中有些是徹底撤免，有些則是調轉工作如趙幸初。

中共省級頭目中，尚有九人未動，即廣東韋國清、福建廖志高、四川趙紫陽、山東白如冰，江西江渭清、西藏任榮、河北劉子厚、山西王謙、陝西李瑞山，其中韋國清，廖志高、趙紫陽、白如冰四人是參加反「四人帮」政變謀議的成員之一，自然不會有問題，其餘五人中江渭清、劉子厚、任榮的問題似已解決，可以過關，但李瑞山、王謙二人還未作最後結論，將來命運如何尚難判斷。

中共將在明年前停止大清查，只進行掃尾工作，到明年「十、一」前，將各地各級組織的領導班子穩定下來，企圖全面投入經濟建設。

整肅軍頭相繼實施

共軍中的整肅動手最早，但因顧慮多。所以其規模不似黨政方面大，前年「十六」反四人帮行動後，中共中央軍委最早動手，在共軍各總部、各軍種、兵種及其他軍事部門進行整肅，計有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張春橋、副總參謀長胡煒、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總政治部秘書長王廸康、及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海軍第二政委王宏坤、空軍司令員馬寧、政委傅傳作、副司令員鄒炎、炮兵司令員張達志、政委張池明等。緊接着又整肅了各大軍區的若干負責人，計有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成都軍區司令員劉興元，蘭州軍政委曾紹山、浙江軍區司令員張文碧、河南省區司令員張樹芝、上海警備司令員周純麟等。

同時各地方軍區的人事，也進行了大幅度調整調動，如把態度曖昧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調至廣州軍區，而調最反「四人帮」，曾罵江青「妳算老幾」的傅崇碧來接替，傅並兼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控制整個北平和華北地方。最近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紀登奎之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之職業已解除，並由鄧親信第二政委的秦基健接替，使鄧之力量更形擴大，北京軍區副司令員職，其他地方省級軍區副司令及副政委等調動者尤多。



台垮忠太尤蒙內

三頭馬車分握兵權

中共最懂得掌握槍桿子，在重大權力變化關頭，自然要重視共軍的人事整頓，他們不會只顧黨政方面的鬥爭，而忽畧共軍的整頓，只是因爲「四人帮」對共軍插手不深，所以被動的範圍也不似其他領域廣泛。

鄧在復出後很明顯地首先在地方着手，然後一步一步邁向中央，最後架空華國鋒，甚至取而代之。截至目前爲止，鄧小平的努力並未白費，當然也遭到了些困難，不過，華國鋒的力量確實遭到削減，因此，很顯然地，雙方的另一回合的鬥爭是擺在「中央政局局政委」人選的名單上。

中共在去年八月召開的「十一大」，選出廿三名中央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其中則以華國鋒、鄧小平兩人爲中心，是以並以葉劍英爲中間，形成三股實力，其派系的大體上可能是：

華國鋒、汪東興、李德生、陳錫聯、吳德、紀登奎、倪志福、陳永貴。

鄧小平、韋國清、許世友、余秋里、方毅、烏蘭夫、彭冲、趙紫陽、陳慕華。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劉伯承、李先念、耿飈、蘇振華、張廷發。

華國鋒的則以瀋陽、北京兩軍區的軍幹及四人帮以外的前文革派要角爲基礎；鄧小平則以黨政老幹部，特別被整肅的共幹爲實力，葉劍英則以元老軍人爲實力。過去華鄧兩派以葉劍英爲首，在中間居間協調，尚可相安，現在經過鄧小平一連串的鬥爭，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人選遭到問題者幾乎全是華國鋒派系人馬，一旦華系人馬在中央政治局的力量大減，則相對的鄧系力量大增，華國鋒必然受到重大威脅，不是被架空，就是被迫放棄「主席」等職位。

最後戰場在政治局

中共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再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目前名單是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一旦中央政治局委員人選在變，勢必連常務委員名單也要受波動，最後可能有問題的就是汪東興。華鄧兩人的主戰場的鬥爭，目前看來鄧小平是佔上風，華系力量雖遭阻碍，但仍會反擊，因此，雙方的鬥爭必須要火併到水落石出爲止。

鞭毛爲期不遠

岑啓亮

中共的貶毛運動，已一步緊一步的展開。最近連續有平反「天安門廣塲事件」，指爲是「結結實實的革命」；又決定將自「文化大革命」以來，被指爲右派革除黨籍的數十萬人摘去帽子，恢復「名譽」；五名在文革期間大出風頭的紅衛兵「依法交付審判」；中共報刊並已公開攻擊「文化大革命」，貶毛運動可以說已邁向高潮。中共的貶毛當然不僅是打擊已死的暴君，而是與奪權鬥爭的進入白熱化，而奪權的結果，也才是貶毛運動的最後結局。

共黨極權政體的本質結構，使大權獨攬者成爲超越一般人的最高主宰，其地位既不可能如民主國家首領經由選舉而合法移轉，其權力之大，積威之重又必然形成偶像與個人崇拜，於是無法無天，爲所欲爲，假借名義，壞事做盡。此大獨裁之暴君身死之後，其惡行暴政勢不能不修改變動，一有改變則必加以批判以至譴責。同時後繼者爲爭奪控制權必然掀起生死存亡的鬥爭，鬥爭的展開與推進，更加重擴大平反與貶責，使生命被崇拜、被神化共黨頭子，成爲罪惡罄竹難書的魔鬼暴君。蘇共的斯達林下塲如此，毛的命運亦不會例外。史達林被貶責、鞭屍的往事，正可作爲觀察貶毛運動的前例。

史達林生前之搞個人崇拜，胡作妄爲與毛相同。史達林死後兩年多，克里姆林宮奪權鬥爭白熱化展開，一九五五年六月，史魔死後袍笏登台的馬林科夫及其黨羽被整肅，一九五六年二月，奪權獲逞的赫魯曉夫，即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中展開貶史運動，指出斯魔生前搞個人崇拜，胡作胡爲，迫害屠殺黨員人民，貽禍無窮。這距史達林之死不到三年。

毛從發動文革起，其搞個人崇拜有過於史達林。胡作非爲，無法無天，大陸人民慘受毒害，共幹亦被凌辱迫害，老共幹遂一被鬥垮鬥臭。更竭其全力於垂死之前庇護以毛婆江青爲首的「四人帮」奪權，但毛死了不到一月，毛婆江青等四人帮就被捕，這實際上是貶毛的開始。不過華國鋒政權的特殊複雜性，使貶毛不能展開而暫受抑制。

華國鋒原依附四人帮，其於毛死後之袍笏登台亦如史魔死後之馬林科夫。其不同處是華國鋒順風轉舵，與反四人帮的力量結合。但藉「你辦事、我放心」的鬼符掌權的華國鋒，貶毛就是拆自己的台；華某又是文革中竄起的角色，也是因天安門事件得掌大權的人，因之對於清算文革、平反天安門受害者均盡可能加以抑制。及至無能爲力而讓鄧復出，情勢即已大變。鄧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天安門事件更使其再度被整垮，鄧之復出當然成了反文革、清算四人帮及爲以往受害老共幹平反之代表，事實上也就是華國鋒的死對頭，貶毛的急先鋒。

文革流毒、四人帮的禍害都是毛的罪惡，攻擊文革、平反天安門事件等，皆是在行動上反毛，而在理論上，也以「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以揭穿毛生前言論都是荒誕的神話。鄧小平復出到現在才一年三個月，業已把毛弄得灰頭土臉，把華國鋒逼得招架不住。若果照此趨向發展下去，公開貶毛鞭屍爲期已不在遠。但可以想到的是華國鋒及汪東興等亦必盡其全力維護本身權位，緩和貶毛運動。總之在這種相互勾連的情況下，貶死人即是打活人，你存我亡，不共戴天，這塲血腥的鬥爭，亦必然在大陸上鬧得天翻地覆，糾纏不清，直到共產黨全部滅亡而後已。

中共十年來的所謂團結

胡夢痴

最近中共內部又大喊「團結」，團結聲中的新聞出現，就是在政治權力位子中，這一派斬獲了多少，那一派損失了多少。這正如大陸大字報一語道破的：「鬥勝的成為無派產者），鬥敗的（權力變為資產派（失權者）；如此循環搏鬥，永無休止，這就是共產黨。」

高喊「團結」響入雲霄的開始，為毛澤東十年前所提的「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出籠。這一口號歷經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和「四屆及五屆人大」等的召開，均以此作為每次大會的精神。但事實證明：

（一）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團結大會」的結果，林彪一大伙被鬥垮，這是中共第十一次內訌的一個段落。

（二）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和一九七五年一月人大「團結大會」的結果，鄧小平一次被鬥垮，這是中共第十一次內訌的一個段落。

（三）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和翌年三月五屆人大「團結大會」的結果，四人帮一大伙被鬥垮，繼而「新文革派」陸續的被鬥，這是中共第十二次內訌的階段。華鄧兩派勝負誰屬，尚須等待時日來揭曉。

一派鬥一派，一直鬥下去，這就是共產黨的所謂團結，現將現階段中共「團結」的經緯，特予以介紹，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獲得一個明確的答案，它們是永遠團結不起來的。

本文為節省篇幅起見，僅從中共第十次內訌說起。這時間算起來，也已有整整十個的年頭，足夠作一有力的見證。

老毛死前的「團結」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撤除劉少奇「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確定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之時，毛澤東提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作為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的精神。

在「九大」開會時，毛開腔說：「我們希望這一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大會、勝利大會，大會之後，在全國取得更大勝利。」據中共新聞公報稱：代表們一致激動地表示，堅決響應老毛的號召。

這一「團結大會」的最佳表現，為在它們的黨章裏，確認林彪「一貫毛澤東思想偉大的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載明林彪是老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繼「九大」之後的「一中」全會上，毛復又指出：「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九大團結大會」之後，毛林因修改偽憲法對於設立「國家主席」職位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勉強依照毛之意不設「國家主席」的職位。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間，毛到南方各地，作圍剿林彪的部署，據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三要、三不要」指示。林彪旋被秘密殺害，諉稱其駕機逃亡摔死。大陸人民十分明瞭，共黨的所謂團結，其實質意義就是分裂。

林彪死後兩年，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勉強開成十屆大會。這個名義上「十大團結大會」，實際上為繼剷除「劉少奇一類」之後，又一次剷除「林彪一伙」的分裂大會。在這樣分裂之下，對預定緊接召開的四屆人大，陷入遙遙無期之中。

到了一九七四年七月，毛特地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呼籲，由中共中央下達「安定團結」的文件，以作迎接四屆人大的召開。中共內部將毛的這幾句話，說成是老毛的「偉大戰畧部署」。此時期中大陸各地可說是一片大混亂。

到了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湊合開成四屆人大，他刻意要將此次的「團結大會」，導向「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上去。這就是說，他要更進一步地，使其毛江一小撮奪取更多的權力，繼續清洗「劉類」和「林彪」於是而有「人大」之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推行，其表面文章為，「深入學習理論，促進安定團結」；至實際行動則是「穩、準、狠，以準為重點地打擊

一小撮階級敵人。」這一運動的發展，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死亡前後，由「反擊右傾翻案風」昇高至「批鄧」。到同年四月天安門事件之後，矮鄧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才告被「撤銷」。

老毛死後的「團結」

周恩來死後八個月，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繼之而死亡。不到一個月，「文革派」窩裏反，華國鋒等秘密拘捕江青一伙，於是由「批鄧反右」的運動，一變而成「揭批四人帮」的運動。鄧小平一帮由「走資派」翻身成「無產派」，江青一伙由「無產派」被打成「走資派」。毛因此却貽「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身後大笑話，這是它們團結最佳的見證。

江青等被捕之後將一年，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召開「十一大」。華國鋒於大會開幕時，學習毛生前模樣兒說話的口胳，稱此爲「一次團結的會議、勝利的會議」。葉劍英在其黨章修改的報告中，更歌頌毛澤東的「三要、三不要」，强調對此三項基本原則，要加以堅持，並給予比在「十大」黨章中更加突出的位置。鄧小平也在閉幕詞裏，引用「三要」的語句，說此次會議，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於是「要團結」成爲由「十大」灌注於「十一大」的精神。

上列三頭目在「十一大」中，對於「團結」一詞，另有其一番注脚。華國鋒指出，要認眞執行毛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葉劍英說得更爲露骨些，要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淸是非之後，才能達到新的團結。鄧小平也認爲要恢復和發揚毛所樹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以比作武器，來達到團結的地步。這說明它們充滿內鬥的殺機。

到了一九七八年二三月之交，中共五屆人大時，華國鋒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即以「團結起來」爲題目的開頭，並於報告裏大談其團結，其中精彩的部分，包括有：（一）根據毛「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凡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們，我們都要團結，同他們合作，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所謂六條政治標準，爲一九五七年「鳴放」期中，毛所定的標準，歸結爲凡是反共產暴政的言論，都屬於「毒草」，放「毒草」的人，其罪名由「右派」至「反革命」分子不等。

華國鋒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自甘作共產暴政的走狗和奴隸的話，都將在它們團結之列，並要「發揮」這些人的「積極性」，那就是無條件地要其做走狗和做奴隸民。（二）它們要按照中共憲法規定，「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包括有信仰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如果有人眞正成爲宗教的迷信者的話，那麽中共政權「對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運動的階級敵人，要加以披露和打擊。」這就是從「十一大」以來，共黨所稱發展「革命統一戰綫」的一些做法，要從而發揮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時至今日，中共內訌已經到了如此地步，還侈談和反對共產暴政的人民團結，豈非大大的笑話。

當前中共的內訌，從江青事件兩年來，一再發生重要頭目被整肅，目前吳德、劉建勛和尤太忠等的被收拾，更掀起了高潮。今天北平城的緊張氣氛，不下於江青一伙授首的那時。在此之前，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七周年之日，中共人大常委會調於此時開會，聽取「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華國鋒訪問羅、南等國的經過，葉劍英在會中語重心長地說出如下一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團結要珍惜當前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凡是）有利於團結的話就說，有利於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團結的話不說，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曾幾何時，吳陳等的事件却繼之而發生。可以說他的話被人當作耳邊風。

當葉劍英說出這些話之後，有人重視九月三日出版九月號「紅旗」雜誌的一篇文章。該文題爲「在黨的十一大路綫的基礎上增强團結」，其署名爲「本刊特約評論員」。文中所說和葉劍英前述的講話，語氣完全一樣。該文並强調稱：「不斷增强各級領導核心的團結……，具有特別重要意義。」該文要求它們各級領導頭目，「要顧大局，識大體」，決不要計較個人的恩怨，也不要爭個人的高低。」

於是人們意味這個「評論員」，就是葉劍英。有人更回顧八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發自北平的電訊，隱約透露最近共軍政治工作大會中，軍中頭目對於不是鄧記山頭的人物，所受種種的歧視和排擠，表示十分的不滿，指罵這樣子的做法，還稱甚麽「團結」。同時從北平貼出兩派的大字報中，也淸楚看出鄧派的韋國淸和華派的陳錫聯，在會場中發生激烈的衝突。

到了九月三十日的晚上，華國鋒十一招待會上，也强調「一定要十分珍惜我們的團結，維護和加强我們的團結。」十月一日北平「人民日報」的社會，跟着重申「我們要十分珍惜和加强團結，不利於團結的話不講，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

此外在地方頭目中，現今被視爲弱勢頭頭的江渭淸、山東白如冰和湖南毛致用，於七月一日、九月二十一日和十月四日均呼籲要團結；相反地地方强勢的頭頭，便輕視此調子。

在精通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們，沒有一們不懂得鬥爭技巧的。誰得勢便要使勢，不如此便不足以自保，因此所有共產黨人，都有一種「整人爲快樂之本」的感覺，不整別人，自己便有被人整肅的一天。口頭上的「團結」，其實質則是分裂，團結聲音越喊越大，分裂情勢越鬧越兇。

直到今天中共黨內，仍然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這兩條的「金科玉律」，視爲其基本路綫，也是不會改變的，如果改變，便不是中國共產黨了。

因之其內訌是永無休止，誰住手不鬥別人，誰便陷自己於極端不利的地位。現階段它們的內訌之中，林彪的被秘密處決，和江青的被秘密逮捕，已有先例可循，北平紫禁城內，新的「玄武門之變」，隨時會發生，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大陸工人的生活狀況

狹介先

共黨宣稱是代表「工人階級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並規定中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事實上，工人階級領導是虛，共黨獨裁統治是實，在過去廿九年間，共黨不但在政治上欺騙與壓迫工人，在經濟上也把工人作為壓榨奴役對象，以致今天大陸上的工人，一直生產在苦難的日子裏。

中共一直實施低工資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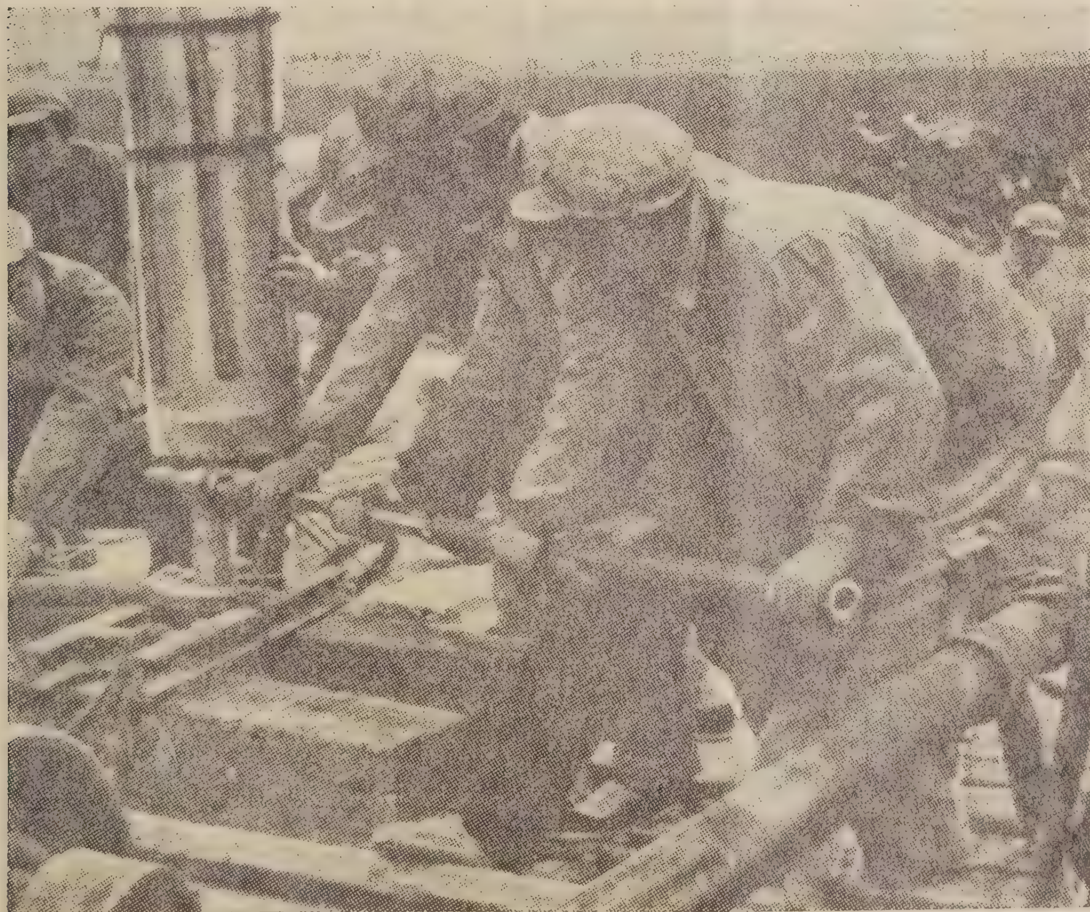
工資為工人生活所依賴，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裏，對於工人工資一方面規定最低工資，以保障工人的最低收入；另一方面工資的決定，則全視勞動力的供需與勞動力的强度。而使勞工獲得富足幸福的生活。中共實行「八級工資制」。所謂「八級工資制」，就是把工人的工資分為八級，第一級最低，第八級最高，但是各個地區和各個工廠的每級工資數目，不僅地區與地區之間有異，而且同一地區內的工廠與工廠也有差別，極為混亂。由於地區工作性質的不同，每月平均待遇一級工大約為人民幣三十三元至三十五元左右，五級工六十一點七至六十五點五元，八級工九十至一〇五元，學徒工大約十八元左右，上下相差大約六倍。大陸工人的平均工資，估計是人民幣四十五元，約相當美金二十三元。

大陸勞工生活甚為困難

由於中共十餘年沒有調整工資，大陸工人為爭取生活的改善，不斷的發生類似「杭州工潮」、「武漢工潮」及「天安門事件」等怠工、罷工、打鬥、抗暴等情事。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流了多少鮮血，中共政權始於去十月一日開始，提高百分之四十六職工的工資，其中包括產業人工，商業和服務行業職工、教師、技術人員、醫務人員、文藝工作者以及機關幹部等。調整工資的重點，是參加工作多年，工資偏低的職工。至於增加那些人的工資，則要根據其政治表現，勞動態度、貢獻大小和技術高低。提高的數量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已。

中共自去年十月份調整工資後，大陸一般勞工生活，並未獲得顯著改善。據中共公開資料透露，在北平地區維持起碼溫飽生活的費用，平均每人每月最少需二十八元二角五分，調整後之工資，一級工人每月約有四四元，勉可維持一・五人的生活。三級工人每月約有五十五元，只能維持一・八人的生活。所以佔絕大多數的一致三級工人，如非夫妻都有工作，就不能維持起碼生活，如果夫妻有兩個子女，即使夫妻都有工作，也難以維持四口之家的起碼生活。

中共對人民生活物品供應，一律採行「配給制」，人民領憑「配給票」，才能購得所需物品。按理大陸物價應該是容易控制，但由於大陸生活物資奇缺，配給量少之又少，有「票」與「鈔」也未必能購得生活必需品，因而形成黑市猖獗。一般生活必需品的黑市價格，常較中共定公價高出五乃至十倍，例如食米，中共定公價每市斤約二角，黑市每市斤高達一元，菜油定價每市斤二角，黑市每市斤高達二元。由此可見中共公定物價已與黑市物價脫節，所以大陸的物價，不能以公價衡量，而須以黑市物價衡量。據有關資料顯示，自中共調整工資後，黑市價又較前高漲百分之三十，足以抵銷調整工資幅度百分十五至二十而有餘。因此，大陸工人的生活，並未獲得改善。再加大陸的生產制度是公有的、工人增加工資，造成通貨膨脹。據最近出版的華盛頓明星報報導：中共為吸收游資，中共政權現正發起一項全「國」性的儲蓄運動，引誘儲蓄的辦法是把利率從兩年的百分之一點五增為二點五，再以「政治教育」「帶頭作用」加以「鼓勵」，實際是強迫工人把所增加的一點工資，又從工人的荷包裏回龍到中共政權的手中。



卅年來大陸工人生活毫無改善

精神和肉體備受折磨

在一個標榜「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政權之下，工人受到虐待和迫害，原是不可思議的。但中共對工人受到虐待和迫害，原是不可思議的。但中共對工的折磨却是千眞萬確，它虐待工人的清規戒律多得不勝枚舉。中共政權經常以所謂「工人當家作主」、「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無產階級專政」等等美言謊語來愚弄大陸勞工，事實中共最不相信工人，最害怕工人眞的「當家作主」。

所以中共處處控制工人，用盡各種辦法使工人與中共的統治機構和統治工作不發生聯繫，使工人永遠被牽着鼻子走。

在中共統治的社會，本來就沒有基本人權的保障。人的價值被貶低到連畜生都不如，工人當然不能例外。共幹可以隨時給工人加上各種罪名，譬如：「經濟主義」、「利潤掛帥」、「不服從領導」、「不遵守制度」、「故意破壞生產」、「政治學習馬虎」、「思想覺悟不高」、「資本主義思想」、「計較個人名利」、「不按時參加會議」等等，而對工人進行「扣發工資」、「不許升級」、「不准下班」、「停職反省」、「靜坐思過」、「上政治課」、「不許參加任何活動」。他們可以假借「生產需要」的理由，訂出種種虐待工人的規則，强迫工人帶病工作。

改善勞動條件是工人唯一的願望，除提高工資外，便是縮短工作時間，增進勞工福利，和加强安全衛生設施。但中共却以「勞動競賽」來延長工時，提高勞動強度作為增產的不二法門，强迫工人「在體力上要以一人抵三人幹」，無限制的壓榨工人的努力，更由於在中共統治下的廠礦，生產設備簡陋，科技落後，以致經常發生工業災害事故，輕者受傷，重者喪命。

至於勞工福利既缺乏規章而無統一的規定，一般廠礦也都未加重視。如果大陸工人要有所要求，中共動不動就用「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翁」、「工人當家作主」兩句話去訓人。說甚麼「現在工人當家作主了，你應該以主人翁的態度，自覺的帶頭勞動，帶頭犧牲，為甚會主義多作貢獻」，一頂大帽子壓住你，使大陸工人有口開不得，命運注定要遭受無窮盡的壓搾和迫害。

倫敦泰晤士報的告別社論

李凱詩譯

很可能這是「泰吾士報」停刊之前的最後一天，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們的讀者致歉。我們收到很多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信，我們知道「泰晤士報」在廣大讀者羣日常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們為「泰晤士報」所提供的服務將暫時中斷而深感遺憾。

即使對此爭執持不同觀點的「泰晤士報」員工，也普遍對本報的停刊引以為憾。我們瞭解，不應由我們來評估「泰晤士報」對英國社會與英國民族生活的重要性，但我們相信，英國人的自由，却有賴於自由與良好報紙的繼續發行。我們嘗試為自由奪鬥，客觀報導近兩個世紀。因此，若說我們不瞭解停刊的重要性，那是不公的。

可以十分確定的是「泰晤士報」終將復刊。的確，假如我們不會準備渡過這危機，那就說有更多理由躭心「泰晤士報」就此壽終正寢。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期，「泰晤士報」就已一度體會出，沒有避免解決危機的安全保障。走到河邊，有總難免要涉水——！無論你是用走、用游、或用跳，都沒有保障，一定要到達對岸才算安全，我們決心到達彼岸！

在此決心中，我們無意與工會衝突。「泰晤士報」——！其實應該說「泰晤士報業公司」——！正設法與工會建立負責任與建設性的新關係。我們瞭解，工會是保證順利生產，增加生產，與提高待遇的要素之一。在停刊之際，可能有一陣憤怒，但我們磋商解決辦法的意向十分堅決——！不管談判多麼困難。

「泰晤士報」的態度是歡迎强大、有效率、而且負責的工會；這種工會也就是艦隊街所需要的。

在尋求艦隊街混亂狀態的解決上，我們相信我們實際上是在帮助工會。未能提供規律工作的工會，已失去大那份的討價還價力量。「星期天泰晤士報」在十一月每週損失數十萬份報這個事實，意謂着「星期天泰晤士報」的停刊，必須視作高度不規律的生產的結果。混亂狀態不但使報紙無法發行，也使工會無法工作。

當「泰晤士報業公司」取得新協議時，我們將已為我們的員工做了很大服務——！他們的待遇將更高，工作將更安全。我們將為艦隊街做了很大服務——讓大家曉得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在以合理辦法支持的理由之下仍然解決。

我們將已為工會做了很大的服務——讓大家曉從以良好磋商支持的良好工會，可以產生眞正的效益，那種集體示威、突然罷工的工會所無法獲得的效益。

我們也將已為英國做了很大服務，讓大家曉得英國最主要的病癥——過時的技術，低度生產，與不規律生產，仍然是有辦法治療的，但是，為甚麼每個人都認為這些毛病可以無痛治療呢？

這將是非常困難的時期。對我們來說，這是個傷心的時期；對讀者而言，這也是傷心的時期。然而事已至此，我們必須到達彼岸，我們不能像隻小貓一樣淹死在中流。我們的建議是合理的，有益的，是可以談判成功的——雖然難免會有損失及煩惱。（譯自一月卅日「泰晤士報」）

大陸反共新形勢

俞思園

隨着中共內部奪權鬥爭情勢急速的發展，連帶着大陸上廣大「軍、幹、羣」反共意識的覺醒，可以完全肯定，一場翻天覆地的政治大風暴，在可以預見的時刻，就要在大陸全面掀起。

中共在這場酷烈的生死纏鬥之中，被捲入腥風血雨與直接揮戈上陣的，一定不會僅止於幾個恩怨相搏的北平頭目，也不可能祇限於思想與利害衝突的派系，而必然會像烈火燎原一樣，引發成為一場大陸八億人民和共產暴政爭自由與求生存的決戰。

反法西斯獨裁專政

這些天來，北平羣衆在天安門和毛停屍場所遍貼反法西斯專政獨裁、要民生、要自由、要學台灣經濟的大字報，以及大陸其他地區普遍掀起的打、砸、搶破壞行動，就充分的說明了八億人民跟中共暴政之前哨戰，已經壁壘分明地揭開了序幕。

要是很自然的現象，長期以來，共產黨把屠刀架在大陸八億人民的頸子上，予取予求，一旦有機會，刀柄落的廣大人民的手裏。他們自然知道該做些甚麽，因此，我們也就不須預測，共黨內部奪權鬥爭糾纏的結果，是「文革」餘孽華國鋒一夥穩住了陣脚？是復辟當權的鄧小平一派越綫竄升？還是兩帮暫時做了分贓的妥協？

這都無關緊要，因為共黨頭目之間爭鬥的輸贏，或是達成任何形式的妥協，都不是共產黨政權發展的終極，最基本的，還是在於這殘民以逞的集團，不論由誰掌握，都無法贏得大陸八億人心的歸附，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它消滅了人民，就是人民消滅了它！

華鄧不得人心

共產黨眞的能夠消滅得了八億人民麽？這是問題眞正的關鍵。

現在，國際間有一些人，極其嚴肅地為鄧小平所謂「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的問題，在窮根究底；也有一些人因中共新當權派為兩年前「四、五天安門事件」翻了案，就認為鄧小平這帮人將會因此而贏得了人心；更有一些人乾脆鑽進華、鄧兩權力爭鬥的迷魂陣裏兜圈子，其實，這都是因為對中共政權的本質缺乏認識的緣故，也正因為他們認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所以不論用多麽深邃的思考，都無法透視出它的動向，更談不上為它作出任何註脚來。

四個現代化覆轍大躍進

就以所謂「四個現代化」來說，這根本不是甚麽鄧小平的創見，早在「三面紅旗」時期，毛澤東就悠悠地嚷過相當「現代化」的口號，甚麽「超英趕美」、「甚麽耕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還有麽「糧食生產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頓飯」這樣，不能不算是現代了，可是，事實證明，一直到今天，大陸人民一天不但沒能吃到五頓飯，就連三頓飯也吃不飽，鄧小平接過毛澤東下來的爛攤子，既無科技基礎，又乏足夠資財，更沒有穩定的民心士氣，已經淪落到了如他所說「幾億人民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的地步，如果他不澈底自行砸爛共產主義制度，讓人民安居樂業，以激發工、農生產情緒，他如何能夠實現「四個現代化」？

平反是騙人把戲

再說有關「天安門事件」的翻案，我們可以斷言，那絕不能滿足大陸人民反共恨共心理的要求，因為鄧小平的所謂「平反」，只是根據他個人政治利益需要所做的「平反」，頂多是根據共黨統治階級利益需要所做的「平反」，一切都是表象的，多少人被殺？多少人失蹤？還有多少人現在仍舊被拘禁忍受苦刑？

鄧小平一夥並沒有把這筆血債如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向大陸人民做老實的交代！因此，當前的所謂「平反」，可以說，正和所謂「四個現代化」一樣，完全是騙人的把戲。

這是自由世界剖析中共政權與認識中共政權最好的機會，也是自由世界能夠為中國大陸八億人民伸出援手的重要時刻，我們生活在復興基地和海外自由地區的中華兒女，肩頭所負的責任尤其重大，因此，我們絕對不可以祇注意到共黨頭目之間奪權鬥爭誰勝誰敗這一面，而必須放眼於大陸八億同胞暴政進行生死鬥爭每一分秒戰況的變化，因勢利導，製造戰機，把握戰機，從敵前後所能採取的角度激勵他們，策應他們，支援他們，領先他們，合全民族的意志，匯全民族的力量，一舉摧毀中共暴政，求全民族的自由！

是共產黨員抉擇的時候了！

古鶴翔

遠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受蘇聯清算史大林的壓力，曾經展開「鳴放運動」，並且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鳴放」中，大陸同胞鬱積了七、八年的怨氣、怒氣，以至殺氣都冒出來了，於是有人喊出「殺共產黨」，有人攻擊的矛頭直指「老和尚」，有人鬧革命。毛澤東共黨在民怨沸騰聲中驚惶失措了，立即以「反右」為名，以暴力為後盾，使老百姓有口不能言，有話不能說，有苦不能申。

在「文革」運動中，老百姓更加沒有發言權了，當時大陸同胞，以至共幹，包括周恩來在內，全都被迫手持「紅寶書」，高呼毛澤東「萬歲」，林彪「永遠健康」，並且要「向江青同志學習。」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檢討說：「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等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我在這次文化大革中，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鄧小平還高呼道：「對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

「文革」不但壓在大陸同胞頭上，也壓在一些特權階級，即現在的「回朝派」頭上。近日「回朝派」企圖奪回全部特權，於是向「文革」餘孽進攻，他們企圖藉羣衆的力量來達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的目的。

鄧小平之支持「大字報」，却又限制「大字報」和眞正的羣衆運動，就是這個道理。鄧小平要求的是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即以共產特權階級利害為標準的「民生」。

鄧小平的希望落空了，鄧小平走進了死衚衕。自從「四五」反共革命爆發以後，中國人民已經「揚眉劍出鞘」，並且確信「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十一月廿九日，兩萬青年齊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言論自由、法律公正。」本月七日，北平的「大字報」促請美國總統卡特注意共區人權的實況，大陸同胞高道：「我們中國人認為，人類的靈魂！—人權，不受國界或地理界限限制。」「大字報」控訴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為教條的國家，假無產階級之名而施行高壓政策，任何人胆敢表示不同的意見便會被視為反革命犯，可能被捕投獄，甚至被處死。任何人都會牽入一些與他絕無關係的政治運動而被殘酷虐待。」

十二月九日，北平的「大字報」又指出：「四人帮垮台後，英明領袖華主席，以及有人認為更英明的領袖鄧副主席，保證民主和繁榮，但是舊力量仍然壓迫着人民，沒有改變。」「大字報還抱怨生活水準並未提高，薪資趕不上物價上漲，「大字報」說：「數以萬計的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共產黨的人道主義哪裏去了？」「大字報」的結論是：「你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滾他媽的蛋吧！我們，飢寒交迫的同志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要成為國家的主人。」「大字報」宣稱：

「文化大革命第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等於第二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加第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北平同胞怨吼道：「見鬼去吧，你們這班用人民的血汗養肥自己的混蛋！……人們渴望有燒餅充飢。」

目前鄧小平、共產黨已經到了「欲放不能，欲收不得」的困境，尚若繼續任由羣衆「鳴」，遲早必然引發反共革命，倘若實行「鎮壓」，就會立即鬧出另一次天安門革命，並且嚇退「洋大人」的投資。可以說，鄧小平共產黨已經進退維谷。

共產主義使大陸同胞遭受到千古鉅刦的事實，近日共報也常有透露，例如今年夏季，浙江省天台縣「平橋公社長洋大隊」的一些田地因為沒有肥料，地勢又高，種早稻收成沒有保障，而土質又適合種黃豆，所以改種了八十來畝黃豆。

五月下旬，正當黃豆長得整齊健壯的時候，「公社黨委領導」突然責令「大隊在幾天之內把全部黃豆拔掉，種上早稻。「大隊」沒有照辦，「黨委領導」就派出拖拉機，到黃豆地裏翻耕。有個社員見到這情形，憤怨地說：「自古以來沒有這種做法。」共黨立即把他抓去。

我們確信：共產主義是絕路，是暴政，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决心剷除共產邪說，拯救大陸同胞。然而，除了罪大惡極的，執迷不悟的共黨頭子之外，我們歡迎那些迷途知返的共產黨員來歸。

這三十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共產主義的荼毒，共產主義不但迫害大陸同胞，甚至不少共幹也身受其害，例如鄧小平就曾被關人「牛欄」。據說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復出之初，曾到四川探親，並流着眼淚對羣衆說：「我知道四川很苦，但想不到所受到的苦難與破壞，竟到了如此程度。我請求飽受折磨的四川人對我寬恕。」（見讀者文摘譯稿）我們不知道鄧小平是否確實說過這些話，即使確實說過這些話，也不能證明他確有悔過之心，因為他仍然在北平吃其「滿漢席」，仍然抨擊孔孟，仍然沒有否定毛澤東和共產主義，仍然崇洋媚外，並且出賣國家的領土和資源。

「山堂肆考」說：「放下屠刀，立便成佛。」倘若共產黨員悔過來歸，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決不會追究其既往，並將予以適當的獎勵；倘若他們執迷不悟，繼續與人民為敵，就會成為共產主義的陪葬品。鄧小平共產黨啊，這是你們抉擇的時候了！

時事評論

專利企業的加價風

徐達夫

在石油輸出國組織宣佈石油價格在出年開始提高百分之十四點五的消息宣佈後不久，本港的「中華電力公司」就迫不及待地立即決定加價百分之二十，作爲燃料費用的調整。該公司這種「加價不甘後人」的經營方針與謀利方法。正是本港若干擁有專利權的公共事業的一貫作風。多年來，在這種作風的推動下，消費者經已成爲香港公共事業的「宰割者」。

無可否認，這些屬於私營的公共事業機構，賺錢至上與謀利第一，成爲它們的政策措施的依據，是毋容置疑的，故要它們體恤民情，接納民意及諒解民困，這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不過，這些公司是具有公共性質與專利特權的特殊企業，故在它們進行賺錢活動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到公共利益與社會好處，而不應該利用它們所擁有的專利特權與社會地位，利用它們所具有的龐大實力與經營項目，而毫不顧及公衆的利益。事實上，只有公私兼顧的做法，才是所有公共事業的應有政策。

可是，在香港地區的公共企業，卻以它們的影響力與公共關係，一直在公衆利益不顧，而將加價作爲它們擴大利潤的手法，甚至將加價當作它們因經營之善的補救辦法。這種做法，近年來一直受到本港市民的一致抨擊。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些專利公司，在利字掛帥的前提下，還一再公然提出「如要改善，乃應加價」，「如獲方便，實應加價」的加字訣。並以設備擴展，提高服務，增加效率爲理由，作爲它們加價的藉口。

至於在加價後，它們的諾言是否實現，則聽下回分解。不過在它們提出這些理由，當然經過一番「調查」，甚至不經調查後，就照批無疑。故本港的專利企業，能夠「予加予携」，與當局的態度，倒有一定的關係。

我們認爲，加價是應該的，但這種調整，則不應脫離實際的成本調整，否則就會變成「乘機搏加」。像電力公司，就利用能源問題，將電費作了大幅度調整，並另立一項，美其名爲「燃料附加費」，但這一項的金額，幾乎等於原有電費的一半左右。我們早就提出，這種燃料費，只不過佔整個電力開支（像設備折舊、管理費用、工人薪金）等，一個少部分，但電力公司卻將之升爲一半，這種加法，實際就是以燃料加價爲名，以全面加價爲實。而這次加百分之二十，卻比原油加價百分之十四點五，又高出了百分之五點五。這種加法，又成爲電力公司利用能源問題，作爲加價理由的翻板。如此加法，確令人深感不快。

這也是香港專利法例所造成的偏差，也是香港專利企業所形成的勢大，致它們一旦提出加價，就幾乎可以成爲事實。廣大市民在它們的擺佈下，就長期受着加價的壓力，難怪這一直受到香港的社會人士與社會輿論的公開批評。不過批評歸批評，批准歸批准。兩者性質不同，結果也不同，受影響者還是反加一方。這種「照加」與「應加」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專利事業的「地位」。燃料附加費隨着石油加價消息公佈後的迅速調整的決定，無疑反映了此間的專利企業的「權勢」，足以抵消社會人士與社會輿論的反加價壓力，足以忽視香港社會及香港市民的直接利益。

其實，這種「隨油加價」，祇是這些公司加價理由的最新名堂，正如上述提及的，它們的加價理由，早已是名堂多多，藉口多多，本港市民對此早已祇有逆來順受式的加來照交，連一點「反加」之聲也沒有。更何況祇有行政權與審查效力的當局，對專利公司早有順其意，怕其勢，投其好之勢，小小市民的反加呼聲，又敵它那常來「加」急。故在一紙加價通告之後，除了「照交」一項外，就別無他途。否則，就是截斷供水供電，就是停供電話煤氣，就是難搭巴士渡船，即所有這些與民生有直接供應的必需，正是爲專利公司所全部控制的。

我們無意否定公共公司的專利特權，也沒有非議專利企業的謀利目的，不過，希望它們不要利用特權，尋找機會及製造藉口，去不斷加價。如果它們能考慮實情及注重民意，而「加下留情」，則市民有幸矣。

利用羣衆時代過去了

李哲夫

月前天安門廣場兩萬羣衆集會，是北平最近一次「民主假期」的分界點。在此以前，中共高階層某些人們，在所謂復辟簇擁之下，或仍企圖藉由大字報及羣衆集會以達成某種政治目的——諸如迫使華國鋒讓位或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之類。迄至上月廿九日為止，他們所玩弄的民主把戲仍然是有聲有色。可是，廿九日兩萬羣衆不期而至的集會使他們嚇破了胆。他們知道在三十年暴政所蓄積的仇怨之下，大規模政治性的羣衆運動易發難收，一旦如狂飈突起，巨浪掩至，他們將無所遁形，有同遭滅頂的危險。

羣衆運動逾越中共規範

上月廿九日天安門廣場羣衆集會，極可能仍然是林乎加的中共北京市委所發動。可是，林乎加沒有料到羣衆聚集逾萬。而且，當數以萬計羣衆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沒有人再能控制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在中共統治者用以衡量「民主和集中」的尺度上，二十九日天安門廣場羣衆的言行，顯然已經大大逾越所能允許的規範了。

經由新聞報導，有兩項消息足證羣衆「越軌」。其一是，羣衆高呼「打倒一切法西斯專制者和獨裁者」、「讓所有中國人民享有自由和民主」的口號，這顯然已非吳德、汪東興、紀登奎或華國鋒，而是反中共獨裁專制暴政。其次是，那些「初嘗」自由的羣衆，居然拉上外國記者大開小組座談會，大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和民主；此而不足，對於中華民國復興基地台灣的情形他們更饒有興趣，表現出無限的傾慕與嚮往。

甚而在「民主牆」大字報羣中，還出現了「啓蒙社宣言」，號召要把中共用以禁錮人們思想的「精神上的萬里長城」連根拆除！

在中共統治者們的感受上，這還了得。於是以葉劍英為調人，以華鄧為首的文革殘餘和復辟之間的鬥爭暫時妥協了。他們當然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羣衆基於自己的覺悟而有了自己的目標時，這把刀（羣衆運動）就不再能用來殺政敵、而極可能是在殺自己了。

春去秋來氣候大變

君不見，天安門廣場出現了恫嚇性的標語，聲稱那些呼籲民主、自由、反共、反毛的青年，如果敢於具名在他們所張貼的大字報上，「人民就將碰爛你們的狗頭」！另一張標語警告「中國人不可在外國人面前批評自己的國家」。當某些外國記者繼續向羣衆接近時，他們發現一些極不友善的人們怒目相視，另一批外國記者甚而遭受到一大羣惡聲相向的特務的追逐。十分明顯，春去秋來，北平落木蕭蕭，已經是氣候大變了。

利用羣衆奪權，是毛澤東、江青所發明。十年文革，數以千萬計的紅衛兵東闖西蕩，「文攻武衛」，搞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最後是一齊「上山下鄉」了事，而毛江兩賊却因而打垮了劉少奇，整死了林彪。其後，華、葉、鄧重施故伎，利用羣衆對毛江的怨恨清除了「四人帮」，當時有所謂「黨心大快、軍心大快、民心大快」之諺。

利用羣衆時代過去了

毛江藉羣衆運動打垮了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又藉羣衆運動清除了四人帮，當葉劍英在中共「十一大」作修改黨章報告時，仍然是滿懷信心，以為八億中國人民可欺，以羣衆運動作為黨內鬥爭的工具，是可以百試而不爽。

當時，葉某曾說：「今後，如果國內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我們就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運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動員全體人民，實行大民主，革走資派的命。」

這一次天安門的經驗顯示：共產黨利用民主操縱羣衆運動、事可一、可再、不可三。今而後，大陸上不再有波瀾壯闊的羣衆運動則已，有之，就是共產黨的末日到了。



鄧玩弄手段巧成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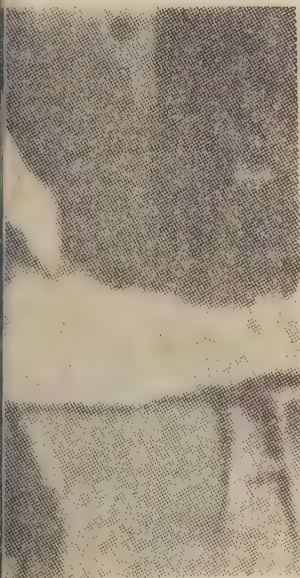
鄧小平在中共當前統治圈中是最工於心計的老狐狸，最能利用及把握機會的機會主義者，但過於突出個人，亦因而大遭忌刻，所以雖三度被重用，却也曾兩度被罷黜。眼前是他鋒頭最健之時，却是危機重重。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迫使鄧第二度垮台，而兩年半以後，鄧却藉天安門事件平反，大為揚眉吐氣，裏裏外外，好像就只聽到他一個人的聲音，華國鋒、葉劍英之流似已居退「於無聲處」。

天安門事件平反，將反革命行動一變為革命行動是鄧小平的得意之作。對鄧而言，具有三重作用：第一，摘下了因天安門事件而定案的「批鄧反右」的帽子，給自己出了一口怨氣。第二，藉這個風頭，繼罷免吳德之後，窮吹猛打，打鎮壓天安門事件當時的北平「八三四一」部隊的軍頭汪東興，打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進而打當時的公安部長華國鋒。他可以打，可以不打，掌握主動，使華、汪、陳及紀登奎一夥不能動彈。第三，運用僞憲有「大鳴、大放、大批判、大字報」的四「大」規定縱容心腹大貼「大字報」，製造有利於己的輿論以懾服反對者。

北平這半個月來的大字報狂濤，鄧走過了頭，引起中共中央的穩健派如葉劍英輩的憂慮，趕忙召開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商討決策，迅將過了頭的腳步拉住。會議期中，想已發生重大爭議，鄧小平亦必受到批評。所以鄧於接見外賓時，承認正在開會，並强調「安定與團結」，也强調中央的領導班子不會改組，他自己亦無意當「總理」，甚至對吳德亦加庇護，他說「吳德同志」曾犯錯誤，但仍然是政治局委員兼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在會中受到攻擊，不能不煞車，原來的如意算盤顯然落了空。

最令中共慄慄危懼的是大字報狂濤，已由响應天安門事件平反而引發北平民衆乃至其他各地民衆紛紛要求民主、自由、法治和爭取人權與爭取較佳生活的怒吼，公開向中共挑戰，公開要向死的毛澤東算賬。反共的大陸同胞已對共產主義制度和中共統治開始全面進攻。他們說：「秦始皇的封建社會與專制已一去不返。對東方的迷信必須否定，因為人民已不是笨蛋，我們要向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全面攻擊。」鄧小平決不願共產主義垮台，他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統治者。他點燃了大字報的火，決不料引發了大陸同胞的民主化行動。也激發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鄧小平不啻引火焚身，弄巧成拙。所對民主自由怒潮，急忙採取恫嚇鎮壓行動。不僅禁止天安門廣場羣衆集會，且不許張貼大字報，傾全力壓制民主化運動。但星星之火，尚且可以燎原，何況大陸同胞積壓了三十年的反共怒火已經發為行動，決不會



華沙公約國出現裂痕

最近蘇聯集團內發生一件聳人聽聞的大事，就是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出現裂痕。在莫斯科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出席的七個國家都是高層人物，或是第一書記或是總理。這項政治高峯會議兩年舉行一次，上次會議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及廿六日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蘇聯布里茲尼夫親自參加，並且在會議舉行前向羅共壽西斯古正式拜訪。這是因為有傳聞華沙公約組織的七個成員國中，羅馬尼亞最靠不住，蘇聯躭心羅馬尼亞的離心運動會使華沙公約組織出現裂痕或者眞的分裂，所以大力拉攏。上屆布加勒斯特會議總算勉强的開完，會議號召各核子强國做出承諾，決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很勉強的沒有出現分裂的現象。

可是今年十一月廿二、廿三兩天的華沙公約七國政治首腦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後，竟傳出羅馬尼亞有杯葛會議的行動，雖然會議也發表了一項廿九頁的宣言，內容為支持緩和，號召撤軍，反對西方的人權，聲稱內政不容外人干預，並宣稱將就這項宣言繼續從事會商。可是兩天後羅馬尼亞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羅國總統壽西斯古在這次華沙七國高層政治會議中，曾正式向蘇聯說明，羅國軍隊只聽命羅國的最高指揮部。而且羅國也不打算增加軍費、因為國防開支的增加，會損害羅馬尼亞的生活水準。同時羅馬尼亞也拒絕譴責中東和談，和贊成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阿拉伯高峯會議是專門對付以埃和平談判的，這顯示羅馬尼亞的一貫立場，它在中東問題上是與蘇聯集團立場不一致，並且它也是共產陣營中唯一和以色列建立邦交和友好的國家。

壽西斯古的聲明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羅國首都盛傳華沙公約組織的其它六國駐羅大使都分別乘專機回國，不過這一消息後來證明不確實。

羅馬尼亞和蘇聯的關係，多年以來就不是附庸的身份，也不是父子的關係，它雖然在表面上維持與蘇聯的聯盟關係，可是它的確有它獨立的路綫，它在中蘇共衝突後，和中共關係相當密切，美國中共的勾搭，最早就是它搭綫的，最近華國鋒赴羅馬尼亞訪問，雙方表現得極為熟絡，中羅共之間一時出現非常和諧的局面。另一方面羅馬尼亞在中東問題上幾乎完全脫離蘇聯路綫，因此世人一直關切羅馬尼亞在華沙公約組織中究竟還能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當然，蘇聯不致會像十年前對付捷克的軍事佔領，但蘇聯能允許一個曾經是它卵翼的巴爾幹半島共黨政權公然對它的反對，何況中共和羅馬尼亞又在互相勾結，羅馬尼亞又和美國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這都是蘇聯所最顧忌的，因此羅馬它亞背離華沙公約組織

國歌歌詞豈容擅改

台北部份無黨籍候選人，在中山堂光復廳舉行座談會，當座談開始宣佈全體肅立，唱國歌時，司儀居然要求大家將國歌中「吾黨所宗」的「黨」字的改唱為「民」字。這是從未聽說過的怪事。須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為開首兩句的國歌詞，因為國民黨黨歌之延用，但從北伐成功的五十多年來，非僅為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所明定，抑且為憲政開始後的政府所採用，五十多年來，凡我中華民國國民，大家都照唱不誤，大家都知道這是國歌。乃如今居然有人倡行改一個字，姑不論其動機和目的何在，單以擅改國歌歌詞這一點說，我們相信，任何一個中華民國人民，都絕對不願意接受的。

此一擅改國歌歌詞的倡議，居然由座談會司儀公開宣佈。大家知道，任何集會的司儀，乃集會辦事人員之一，其所宣佈的每個集會儀式過程，乃根據集會主持者事前的準備行事。乃那個座談會的司儀，居然當場宣佈唱國歌時，要求大家將「吾黨所宗」的原詞改唱為「吾民所宗」，這顯然是出於該座談會主持人會前的囑咐，非然的話，小小一個司儀，豈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從這一點論析，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主持部份無黨籍候選人座談會的主持人，是否有故意製造事件的用心。因為他們以知識份子自豪，以民主鬥士自居，而竟然幹出這樣國人皆曰不可的乖張荒謬的事來，知識之謂何？民主之謂何？

該座談會主持人決定擅改國歌歌詞於先，已屬萬不應該。而尚有許多參加人士，照唱「吾黨所宗」原詞者予以大聲指斥，而且有人要求發言說明理由，也被主持人制止，甚之，更由聽衆席中，走出四五個粗壯男子，當衆揮拳，毆打兩個堅持發言要求的人士，因此後者還被毆成傷，硬架出了會場，這樣武鬥場面，亦未聞座談會主持人執行職權，加以喝止。我們不禁要問：如此集會，是民主作風嗎？是應有現象嗎？

我們固然不願借用當場所毆辱的反共義士勞政武、蕭玉井對記者的話，斥責部份候選人座談會主持者之話：「如果今天可以改國歌，那明天豈不也可以改國號嗎？」

不過，就事論事，這項座談會發表的十二項共同政見，既然呼籲建立一個更民主、更法治、更平等的社會，則我們要奉勸他們，好好反省一番，多多反省一番，像那樣擅改國歌歌詞，並動手打人的荒謬舉動，是千萬要不得的！

余秋人

神奇的催眠術

「催眠術」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既新奇又神奇。一名少婦，當她被催眠後，不由自主的取下了自己戴在手上的玉環和手錶。一名少女，當她被催眠後，全盤托出了久藏在心底深處的心事。一名原本不會運動的學生，當他被催眠後，竟拿着籃球投籃，百發百中。還有一名男生，當他催眠後，身體凌空，只以圓凳子支撐着頭和雙腳跟，讓人騎在身上，竟絲毫不受影響，仍然照樣凌空而不會跌落。



以上這些都是比較初淺的催眠術的例子。

實際上，催眠術並不神秘，它是一門科學，是利用條件反射原理為技巧，而達成催眠的目的。

催眠術的作用很多，可以使用在醫療上——譬如「無痛分娩」，使產婦進入催眠狀態，而幫助產婦在生產時絲毫不感覺痛苦。又如，當牙病患者拔牙時，也可以使用催眠術治療「精神症」，患有精神症的病患，常會有幻覺，就像某人已去逝，而患者却常可看見某人就坐在他的對面，催眠治療便可使這種病患治療率達百分之五十。此外，像青少年的異常行為，利用催眠來矯正，也可改變其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可以使用在加强學習上——利用催眠術可以幫助被催眠者加深記憶，使他在學習某件事物時，能有更顯著的進步。此外，催眠可以使一個人說出藏在他心中，清醒時所不願說出的話，或是喚醒一個人的記憶，所以，用催眠的辦法，也可以幫助偵辦刑案，作為參考。甚至協助找尋失物。同時，利用催眠的辦法，也可以使一個人忘記他過去不愉快的記憶或厭惡的人物。

已有卅年催眠術經驗的鴻儒舉出了一個有關催眠術的「笑話」：在某地的寺廟裏，一名乩童自稱「王爺」附身，拿着一把眞的劍在那兒蹦蹦跳跳，亂砍亂喊，朋友與葉教授打賭：若能使乩童定下身來，便請三天三夜的宴席。當時，年輕好勝的葉教授一方面基於好奇便答應了下來，走過去輕輕的拍了拍乩童的肩膀「我是『觀世音菩薩』，（在神明的地位中，觀世音比王爺大）命令你一個小時不能動。」乩童果眞立即停立在一個姿勢上有如木雕般的動彈不得。然後葉教授又告訴乩童：「觀世音菩薩令你以後不得再用眞劍亂砍，那會很容易傷了小孩。」再輕拍其背部，乩童才又回復精神，以後再也不敢持眞劍亂砍亂嚷。

由以上觀之，「催眠術」既可用於醫療及學習或辦案，但也可以用於詐欺，或作其他壞事。因此：「催眠術」可以說是「用之於正則正，用之於邪則邪」。幸而，懂得催眠術的人不多，懂得催眠術的人又大多懂得潔身自愛，很少用於歧道，否則豈不要天下大亂了。（圖為催眠術使身子凌空，人坐上去，仍保持原狀）

蔡勝義

魯迅的眞面目

劉心皇

關於魯迅，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初，受中共指揮和影响的青年們有「魯迅熱」。鄭學稼先生爲反抗這潮流，曾撰「魯迅正傳」，主要在闡明「人們的恭維和魯迅的本來價值不相稱，而且帶着若干政治的目的」。他說：「我居然發現，魯迅先生除了他的文學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如果說他是『革命者』，他却躲在戰陣的後面；如果說他是『思想家』，他的腦子却沒有思想的筋紋。但他是否『青年的導師』，那我不明白，這要問他的受導者。我在同時又發現：這革命家的歷史，並不表示他的『前進』，只浮現曲綫的活動。」

鄭先生「魯迅正傳增訂版」與舊版有下述不同之點：第一、刪去諷刺魯迅的話；第二、儘量用可靠的紀錄，叙述魯迅的一生；第三、詳述魯迅思想的演變，並因之與創造社、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派、第三種人的論戰、和評言志派。第四、晚年反抗『奴隸總管』並不滿『國防文學』。第五、在七個附錄中，除第一版的『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那是在抗戰時期寫的雜感），其它六篇，都各有意義：用『魯迅日記』，估計魯迅的收入，和他一面罵國民政府，另一面領它每月三百元大洋的津貼四整年之久。他的每月書賬中有關左傾思想的書籍，使讀者明白他的左傾思想的根源；他與蔡元培的密切關係，和因之加入『三盟』，這是前人所未說的；他與內山完造的親密往來，內有日本軍部特務參加閩變的山野初勇大佐等；在他的外國友人中，有已被第三國際和中共開斥爲『托派』的『中國革命之悲劇』作者伊羅生，這也是前人所未說，或知道它的周揚們爲著毛澤東有捧魯迅的話不敢說。

這版本只論述魯迅在文學中的地位，他參加『三盟』的原因和活動實況（當然只限於中共已公開的資料），未涉他個人生活中的一些事，如替女工贖身；……

在關於魯迅的著作中，鄭著是批評和分析魯迅的最佳著作，但筆者尚有幾項補充的資料，更可看出魯迅的眞面目。

關於反共者：本書第十九章「反抗奴隸總管」，就是說魯迅在晚年已經積極的反共了。例如魯迅給胡風的信，說到左聯的事：「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個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這裏所說的三郎就是蕭軍。這是一封魯迅很有名的反共的信，已有引證。另有孫陵在「浮世小品」裏說：「魯迅活着的時候，早就說過：『如果紅軍到了上海，我第一個先逃難。』的話，這是蕭軍親自告訴過我的。」這話證明魯迅是眞正了解共產黨的。

還有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說：「筆者在這兒整理魯迅的史料，可說十分小心，不敢帶點主觀的成分，只怕歪曲了魯迅的本來觀點。我們也曾討論過魯迅的政治主張，他只能說是自由主義者，……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前驅戰士。」周作人曾寫信給曹聚仁說：「魯迅評傳現在重讀一遍，覺得很有興味，與一般的單調者不同，其中特見，尤爲不少，以談文藝觀及政治觀爲尤佳，云其意見根本是虛無的，正是十分正確。」這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不以「社會主義者」看待魯迅。

再說左舜生先生的觀點，他說：「魯迅對於中國的舊文學，根柢頗深，他的趣味又是多方面的，他晚年雖然也喜歡談談蘇聯的文藝，但只能作他趣味的一方面，我們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一面倒』的傾向。

他愛好自由，他反對暴力，……他死了，中共要把如何捧，他自然沒有辦法，……」左舜生先生接着有一個有趣的推測，他說：「假如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不會去向中共靠攏，誠不可知。」記得韓爵先生看到左先生的推測，他因而在一篇雜文中也加以推測：「假如魯迅還活着，一定反共。」我也曾加以推測，說是魯迅在未死之前已反共了，「假如魯迅還活着，一定被中共毒死國葬，以欺騙大陸的青年。」

關於青年必讀書者：民國十四年二月，北京的京報副刊，徵求那時的學人開列「青年必讀書」的書目，魯迅是交白卷的，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但他在「附註」中，却寫了一段話：「我要趁這機會，畧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來，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除了印度，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硬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爲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他這一段「附註」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以爲他「讀得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他答覆道：「我確是讀過一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並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只是倘問我的意思，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魯迅關於這些話，便不是眞心的話，因當他給他朋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即是師大教授現已故世）開過一個必讀書的書目，那是許世瑛讀中國文學系，詢問他應該讀什麼書，他便開了一個書目：紀有功，宋人，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又有

單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傳（今有活字單行本）

嚴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詩（排印本。）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因其書爲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爲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眞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胡應麟，明人，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

世說新語，劉義慶，（晉人淸談之狀。）

抱朴子外篇，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有單行本。）

論衡，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今世說，王卓，（明末淸初之名士習氣。）以上是魯迅所列之「書目」，實爲初學中國文學者「所必需翻之書，他的說解也簡明扼要。」但他竟在「必讀書」的答案中，說不必讀中國書，可見他譁衆取寵贊成西化的態度，他的弟弟周作人曾在信中說：「『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却是十分目要的。」可見他弟弟亦不同意他這樣激烈的高調。

四、關於「復仇」的問題：孫伏園在「往事」一文中說：「魯迅先生的復仇觀念最强烈，在日本時每於課餘習些武藝，目的就在復仇。幼年被人蔑視與欺壓，精神上銘刻着傷痕，發展而爲復仇的觀念。後來魯迅先生回國，見仇人正患不名譽的重病，且已到了彌留；街談巷議並傳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經脫落，有人在毛厠中發現。魯迅只好苦笑，從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魯迅先生常常從書架上拿下那把匕首來當裁紙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質的，壳外橫封兩道白色皮紙，像指環一般，據魯迅的解說，刀壳原爲兩片木頭，只靠這道皮紙的力量，才封爲整個的刀壳。至於爲什麼不用整片的木頭，或用金屬的釘子或圈子，使刀壳更爲堅固呢？魯迅先生說，因爲希望它不强固，所以只用兩道皮紙，有時仇人相見，不及拔刀，只要帶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爲兩半飛開，任務就達成了。」孫伏園將魯迅的匕首說得有聲有色，但令人不能相信，原因是幼年時代的小仇小怨，決不會在國外留學回來還要想報復。據周作人說：「孫伏園說魯迅的白鞘短刀是實有的，但所述的故事，當然得之於魯迅，我却是不知道，親族中那麼深刻的仇人，我也不會聽說。個人可能有他的秘密，但魯迅的關於仇人與短刀的事，我不會不知道的，正如他的加入光復會一節，無論別人怎麼論說（除非有物證），……相信絕未加入。」又說：「魯迅平時言動，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難怪。）如伏園所記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却未聽見他說起過。據我所知，他不會有什麼仇人，他小時候雖曾有族人輕視，却並無什麼那樣的仇，所以那無疑是急就的即興，用以娛賓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長，而且頗厚，也不能用以裁紙，那些都是紹興人所說『焰頭』（舊戲中出鬼時放『焰頭』，講話時多加博飾形容的話。）伏園爲新聞記者，故此種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假造的。」（十）周作人在兩次信中所說的這些話，足證魯迅說他自己的事，也和其他的老年人一樣，有時不免吹噓一些，只可當成幽默，不能全信。

關於「戲弄」和胡亂貼金的事：有人說過：「人生而爲名人，實爲大不幸事，他們生前備受痛苦，及其死後，又硬被別人作弄，變成與其自身毫不相同的方式。」這些話的確是事實。魯迅大在陸上被「戲弄」，有時也向他的臉上胡亂貼金。現在，根據周作人從「竹幕」中寫出的信中，摘出一些，以作明證：

（一）「現在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片上看見，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那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界的權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實在是不容易的事。」（致耀明信「通信集」頁三二。）又說：「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是戲弄，我從照片上看見上海的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像乎？假使陳西瑩輩畫這樣的一張相，作諷刺，也很適當了。」（致曹聚仁信，「通信集」頁五〇。）這是他從魯迅墳墓上的造像，看出的侮弄。

（二）「世無聖人，所以人總難免有缺點，魯迅寫文態度，本是嚴肅，緊張，有時戲劇性的，所說不免有小說化之處，即是失實——多有歌德自傳『詩與眞實』中詩之成分。例如『新青年』編輯會議，好像是參加過的樣子（魯迅評傳三三〇頁）。其實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人分編，每人担任一期，我們均不在內，會議可能是有的，我們是『客師』的地位，尙不參加的。」（致曹聚仁信，「通信集」頁四四。）這是揭穿與「新青年」的關係。

（三）晨報附刊初出時，名叫『晨報副鐫』，這乃是蒲仲英的主意，（他乃是國會議員，四川爭路代表之一，本是翰林，人頗明白，亦有理解，屬於『研究系』。）以前報紙本有『附張』，他要別出心裁，所以起了那麼一個名字，此事與魯迅絲毫無關。研究系之報紙內部，我們豈干預乎？」（致耀明信，「通信集」頁一四四——一四五）、這是說晨報副鐫」的名字，不是魯迅起的。

（四）「胡適之提倡『少談主義，多談問題』。在『每週評論』上，會展開討論過，那時反對的方面，記得有李大釗、而他（魯迅）並未參加，後來說他曾反對胡適等有功，與李大釗並重，這也是追加的神話罷了。陸放翁說：『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就是那麼一回事。」（致耀明信。「通信集」頁一四五。）這是說他並未參加這一次反對胡適的討論。

想來，在大陸上，對魯迅「追加的神話」絕不止這些，但僅舉這些也就夠了，因爲這就可以證明中共份子是在「戲弄」和胡亂貼金的了。想到這一點，便更覺得需要這一冊恢復魯迅本來面目的書籍。

沈存中博學多才

胡蓑之

沈存中，名括、宋錢塘人，博學善文詞，對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不通曉，成爲我國著名的大科學家和發明家。

從政仍不忘研究科學

存中於宋仁宗嘉祐八年成進士後，便被派爲館閣校勘，他在昭文編校內府的圖書堆裏，遍覽外間很難見到的珍秘冊籍，於是奠定其「博學」的深厚基礎。他不只懂得土木工程，能修築城垣；並會任過外交使節，邊疆統帥，因而熟悉邊疆的情況和精於戰術。自刪定「三司條例」後，除了寫成一本關於郊祭儀式的「南郊式」一書，使到以後祭典按此新儀式，每次可省費費用以萬計外，而且使他在其著作「夢溪筆談」中，列舉本朝掌故。



人物春秋

據記載：存中的父親沈周，曾任潤州刺史和江東按察使。以故，他在政治生活，首先出任了沭陽主簿。當時沭陽所緊傍的沭水淤塞，農民失去灌溉之利而多半荒廢。存中到任後，即興工修濬，築成百渠九堰，灌溉其良田達七千多頃；後來又曾被派去訪察淮南，開倉賑災，鑿渠灌田。旋又前往兩浙視察農田水利，增加他對水利的豐富經驗和知識。

不久，神宗知道存中長於曆算，乃委他爲太史令兼司天監，又給他對天文曆法作深入的研究機會。他曾將研究的心得向政府建議改進「渾儀」（觀察日月星辰儀器）、「浮漏」（計時刻的「銅壺滴漏」），「景表」（測量日影以定四時節令的表竿）等三種天文儀器。按「渾儀」始創自漢代的張衡，存中詳述歷代關於這方面的知識和製造技術之外，尚依照天體的形象製造「渾儀之器」，由「體」與「象」說明天體的情況，這是繼張衡以後的偉大科學創舉。關於「景表」方面，他也提出如下的見解：因爲「烟氣塵分變作不常」，故「出濁入濁之節，日日不同」。這與後來西洋所稱的「蒙氣差」（由光綫通過地球大氣中的折射作用。使觀測時所見的和實際的不一致的誤差），有着同樣的意義。存中又不僅認識了這些，同時創送出三種「侯景之表」，以觀測「景差」（即「蒙氣差」。）

天文曆法數學的成就

存中爲觀察北極星，曾辛勤地接連用了三個月的晚上，以「窺管」觀測北極星的方法，將爲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到的極星方法畫在圖上，一共畫了二百多張圖，由此準確地推知北極離開極星還有三度多一點。他對天體作過細密的觀察與研究，因此，他能指出「月亮本不能發光，而其光不過是太陽光的反射」。

同時說明月的圓缺，這在當時是前無古人的創見。由於當時的天文儀器尚未完備，他在天文科學方面還無憑藉地試圖作進一步的探索，因而不免發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的臆斷。

對於月曆方面，存中認爲舊的曆法有許多不便，乃主張以節氣定月，即把一年分成四季，每季分爲孟、仲、季三部分，共十二個部分，用來代表十二個月份。又每一部分有兩個節氣，如立春一天爲孟春的第一日，驚蟄爲仲春第一日，淸明爲季春第一日……小寒爲季冬第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存忠覺得用此辦法，只要知道這一天是那一天，便可知道時令節氣，更適合於農村。這樣無異廢除陰曆而代之以陽曆。

存中的曆法雖遭當時以及淸代的「墨守成規」者所反對，但至八百多年以後的一九三〇年間，英國氣象局局長蕭納伯所創的農曆，大致是走沈存中舊路

綫的。現在英國氣象局統計農業氣候和生產，也多半用這種「蕭氏曆」，由是可見存中天文科學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水準。

存中在天文曆法上有着這麼重大的成就，不難理解他在數學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古代的數學著作，如「九章算術」（未著原撰人，且原本久佚）、「孫子算經」，都說到「等差級數」和「等比級數」問題，却沒有求總和的方法。存中的「隙積術」便是一種高級數求總和的方法，和後來西洋數學的「積彈」類似。曆經宋、元的數學家舉出許多新的級數，總稱為「 積術」，也是由他的「隙積術」推廣而得的。他的「會圓術」，則是已知圓的直徑和弓形的高而求弓形底以及弓形弧的方法。

對磁針印刷術有貢獻

存中在戰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也有重大的貢獻，他曾提出四個使用磁針指南的方法：（一）是以燈草橫穿在磁針上，使飄浮水上；（二）放在手指上；（三）置於光滑的碟邊；（四）用少許腊塗在磁針間，以絲綫綴針腰，排在無風處，運轉較為靈便。他覺得最好的第四種，即以此方法，基本上確定了近代羅盤針的構造。

此外，他還指出：磁針指示的方向常微偏東，符合近代地方磁偏差的認識。活字印刷是跟他同時代的畢昇所發明，而存中與這一發明的關係也很密切。他在「夢溪筆談」中的詳細介紹，使後世研究印刷術發展史的人，有着可靠的原始根據。他對於這種「活字印刷」方法很了解的原因是，由於畢昇死後，那套字印便歸存中的堂弟所保存吧。

使契丹涉歷邊疆地理

宋神宗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存中以知制誥的身份，奉旨出使契丹（即遼，曾掩有今遼、吉、黑、熱、察、綏等省），與該地酋長談判劃界問題，存中即將自己所涉歷的，和調查所得到的北方邊陲的山川道路形勢，用溶腊製成地理模型，回到開封後，他又照原來的模型製成立體木圖，這便是地理模型上的創造。在地圖測繪方法上，也跟現在地形測量的基本原理相同。

存中以大部份的時間相在「從政」，這雖然使他的科學天才不能充分發揮；但因為他所任的職務性質，多半跟他所研究的興趣大致相近。

儘管他使遼歸來，即被任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可是他却時時刻刻都留心實用之學的研究；其後又被任為「軍器監」。他監於邊患日深，近畿百姓出馬備邊的負担太重，乃向政府建議：製造「射遠入堅」的强弩，再加精銳的兵力，是對付習於騎戰的壯人的最有效辦法；並提出卅一項改造武器和戰術的建議，大部分為政府所採納。這在減輕老百姓負担和加强國防力量上，顯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對石油醫藥也有研究

存中隨後歷任集賢院學士知宣州、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最後出知延州（今延安），成為戍邊統帥之一。在國防綫上，儘管軍務繁忙，他仍不放鬆對週遭事物的研究及觀察，石油的產地和用途被他發現，雖則當時他只着眼於利用石油的烟來製墨，但他肯定「此物將必大行於世」；而石油之名也是他開始的。他對於古代用以向日取火的凹凸銅鏡——「照物皆倒」的陽燧，也有所解釋說：「那是光綫折射的作用」，充分符合現代光學原理的科學認識。

存中對醫藥學也有深度的研究，相傳他寫過一本關於醫學專書「蘇沈良方」八卷；而對藥學研究，則見於「夢溪筆談」中的「藥議」，他把許多種藥物的性質、功用作過詳細的說明。他對書畫古器的鑒識力極高，他本身可能就是一個收藏家。由於時代的限制，他也談過「神奇」、「異事」，但這些是一種點綴，並無損於偉大科學家的毫毛。

外交成功而邊防失敗

在本文前段曾經提及的「宋遼劃界談判事件」上，我們又可以看出存中還是一個卓越的外交家。就歷史紀錄上看，那次的談判，實為契丹對大宋的一種藉端訛詐。唯其出此，所以，當遼使來到宋京到，實行諸多刁難，其目的在騙取較多的土地。神宗知道存中博學多才，便特別派他出面交涉。存中認為口說無憑，也不願跟它濫費唇舌，乃首先到樞密院去翻開檔案，找出遼方越界三十多里的確實證據後，契丹使者則自知理虧，只得推卸責任，表示他自己仍作不得主，要求大宋方面派遣使者到契丹去作最後談判。

當時沈存中便毅然担負起這項艱鉅的外交使命。他事前搜集了有關劃界的資料數十件，吩咐隨員們全部熟記起來。抵達契丹後，他們便將遼相提出的種種無理要求，均一一加以駁倒了。遼方只得向存中恫嚇：「你們死抱着這幾點地方不肯放手，是存心跟咱們絕交嗎？」存中則嚴正地警告他：「戰爭的勝負，決定於正義的誰屬」。以後又經五、六次的談判，由於存中以堅決，鎮定的態度，極力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遼方知道無法屈服他，便無可如何地對宋作了相當的讓步。

存中在科學方面成就之大，是跟北宋時代的手工業，商業空前發達有着密切的關係，通過他便體現了我國古代民衆的無窮智慧，而存中之文武兼備——尤其在科學方面的發展，更成為我國歷史上極罕見的人材。但他在神宗元豐元年（一〇七八），戍守西北邊疆時，因未能及時策應友軍，使到陝西米脂縣地方遭到西夏攻陷，從此被貶江南，結束其政治生涯。至哲宗紹聖三年（一〇九八），多才多藝的大科學家沈存中，已渡過了十四年「退處林下、絕謝過從」的閒居生活，留下了二十六卷著作——其中的主要論述部分已達當時水準極高的「夢溪筆談」、「長興集」等，卒年六十五歲。

國軍購入雷射「醒目」炸彈

陳金耀

在今年二月前中華民國向美購買軍火合約中除前述如追音魚雷，改良鷹式飛彈等外，還包括四十八架能携帶「小牛」的F五E戰機，五百枚「小牛」空對地飛彈、坦克及大砲、五百枚雷射導向炸彈和二十九具雷射目標指示器。

此種名為「醒目」的炸彈是使用雷射（激光）光束射向目標，炸彈的導向系統可辨明反射回來的光束，引導炸彈射向目標。這種導向系統是通過附加儀器將之裝配到常規炸彈頭部。德州儀器廠發展出來的「醒目」型系統，其完整的導向系統及其動力來源都自給自足地裝在彈頭部份的系統裏，無須沿着彈身或與飛機之間安裝電綫或其他連結綫路。激光標明目標或顯示目標的過程可由地面或空中操縱，若由空中操縱，則不管是別架飛機或者轟炸機本身都可以携帶適宜的目標指示系統。

使用這種炸彈的主要優點是提高他們的命中率，據說其誤差僅以呎計，因而大大提高轟炸任務中的低費高效率，因此，不僅有可能在一次行動中，可靠的摧毀目標，在許多情況下，還可以從高空進行轟炸，命中率仍然高，而轟炸機却較安全。

這種類型的系統的另一個主要優點是設有選擇目標的性能。例如，由德州儀器系統導向的炸彈曾用來摧毀越南的電力站，它並沒有觸及建於它旁邊的水壩。因此，空軍既摧毀了一個重要的軍事目標，又避免炸裂水壩釀成水災而造成平民生命損失。

德州儀器公司最近已從事改良早期導向系統的宏大發展規劃，這種導向系統原先係配備在重七五〇磅炸彈上，它是由該公司根據美國空軍與之簽訂的一系列合約而發展的。

其設計基本上沒有重大的改變。所進行的改良，大部份只涉及其生產工程，集中在如何降低成本和改善其可靠性和貯存壽命，同時將其重量減少到某種程度。

導向系統的次要配件，諸如環尾，原由金屬製成，現由塑膠配件取代。而導向電子儀器裏的離散組件已由積體電路代替。

原來的系統並非為大量生產而設計，雖然據德州儀器公司稱，它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僅僅一年內就生產了二萬套。當時每套造價為二千五百美元。目前，該公司期望在加上通貨膨脹增幅後，使大量生產的造價和原來的造價相同。

「醒目」系統中眞正的偵察器是裝在一個子彈型的裝置裏，它還有一個環形的環尾。這個完整的裝置通過一個萬向節附在導向裝置的主體上，而這個偵察器連同其環尾構成一種空中平衡的裝置。當炸彈投下時，這個裝置並不是和炸彈的軸心，而是和炸彈運動的方向成一直綫。

子彈型裝置的前部內有四個偵察器，裝在一個扁型體裝置上，它擁有刻意設計的濾光器，只准許與雷射目標顯示器上頻率相同的光進入。而該四個偵察器的輸出訊號則僅給系統主體的導向計算機。四個偵察器輸出訊號處理後引出錯誤的信號，由此演譯出的控制訊號便推動了裝在系統背部的翅片。處於這個位置時，它就構成炸彈前部的虛報控制系統。

因使用空中平衡偵察器，就使導向系統無需使用陀螺儀，也無須裝配控制炸彈免於翻滾的設備。這樣既可增加可靠性又可減低製造成本。

為了控制系統最高限度地簡化，它的翅片並不是不斷的變換位置，而是採取如開關掣的方式改變位置。這樣足以準確地控制炸彈的飛行。

導向系統操縱這些虛報控制翼片，使炸彈處於一定高度以便使每一個偵察器輸出相同的訊號。全



地面「雷射」目標指示器

面偵察器裝置和炸彈運動的方向成一直綫，這就提供了確實的導向參數，假使不斷地使這個浮動系統直接指向雷射標示的方向，這顆炸彈最終必會擊中地面上的目標。

其電力系統是由一個熱力電池供電的。附在飛機上的拉火繩在炸彈投下時，把電池開動起來，同時，它也開動一個熾烈氣體發電機以便提供動力去推動導向翅片，該發電機採用唧筒和活塞。德州儀器公司稱，這些電力系統的壽命足夠供應炸彈在其整個航程中所需的電力。

在投彈過程中，炸彈以拋物綫形式落下直至檢驗光波器開始捕捉了由目標反射回來的雷射光束。扁形體檢驗光波器吸收光波的角度足夠大，因此，允許機師在投彈時發生某種幅度的誤差，此外，偵察器的敏感度也足於允許這種幅度的誤差的存在。

承造者稱，周圍的光綫可以看作是聲源而加以排斥。因雷射發射器提供了高性能脈衝，使偵察器事實上可以日夜在任何光綫存在於周圍的情況下工作，而在惡劣氣候條件下，唯一限制是雷射透過大氣層的能力——因為在導向過程中，它必能「看到」目標。該系統另一個部份是附在炸彈尾端的翅片組件，它設於一般炸彈的尾裝置的位置上。這個組件是固定的，對於導向系統並不起積極作用。因此導向系統完全無需沿炸彈本身及其他組件連接起以便進行控制。上述這個組件起着減少了該系統的複雜性，因而也減少了該系統的成本。它同時簡化了將現有的「常規」彈改裝成醒目炸彈的安裝程序。因為整個控制系統給全部裝在一個部件裏；除了起動電池和熱氣體發電機的靜電拉火繩外它和飛機並無任何連系。

這個部件也可輕易地安裝到彈身上。只要把彈鼻導火綫插入炸彈裏，就用四枚螺栓將它栓在彈身上。為便利運輸其四個虛報控制翅片分開來包裝，要使用時可簡便地將它們插入控制系統的插座上，然後隨時可以將整個裝置以通常的方法置於飛機投彈系統裏，需要加以連結的只是靜電拉火繩。

「醒目」型導向系統全部裝置可以在地面以地面檢驗器加以檢驗，這個地面檢驗器可以全面地檢驗該系統。

任何類型的炸彈所使用的基本導向系統都相同，唯一的區別是彈尾翅片組件和導向系統和彈鼻之間的調節環。彈鼻上的導向系統總長度為一〇一公分（四十吋）。彈尾翅片比常規炸彈的較短。

因為其彈尾翅片組件比常規圓錐形彈尾較短，所以全部導向炸彈的使用方法和常規炸彈完全相同。而事實上，據德州儀器公司稱，重二、〇〇〇磅導向炸彈裝上其四個翅片後仍可以由F四型戰鬥機携帶。該系統的精確度是只有在炸彈飛行的最後階段才能獲知，而這又必須是在檢驗器獲知雷射標明的目標之後。由此，就有可能根據由地面向飛機導向雷達所提供的方位數據，以及地面雷射目標指示的方法，透過雲層投彈。該雷達的準確度可使飛機在適當區域裏投彈，以便導向系統將炸彈引向目標。

台灣買得的廿五具「雷射」目標指示器除可由步兵携帶外，可裝上另一偵察機或遙控飛機作投彈導引，在一年內到手時，國軍便真正擁有第三代「精密導引武器」。

依靠地面照射間接進行攻擊

地面照射間接攻擊方式：攻擊機不能直接看到目標。它根據與地面的聯絡，得到關於目標的方位，然後朝該方向發射制導炸彈，地面則以激光光線照射目標，炸彈在接住激光從目標反射回來的反射波後，即向反射中心飛去命中之。

依靠載機直接照射進行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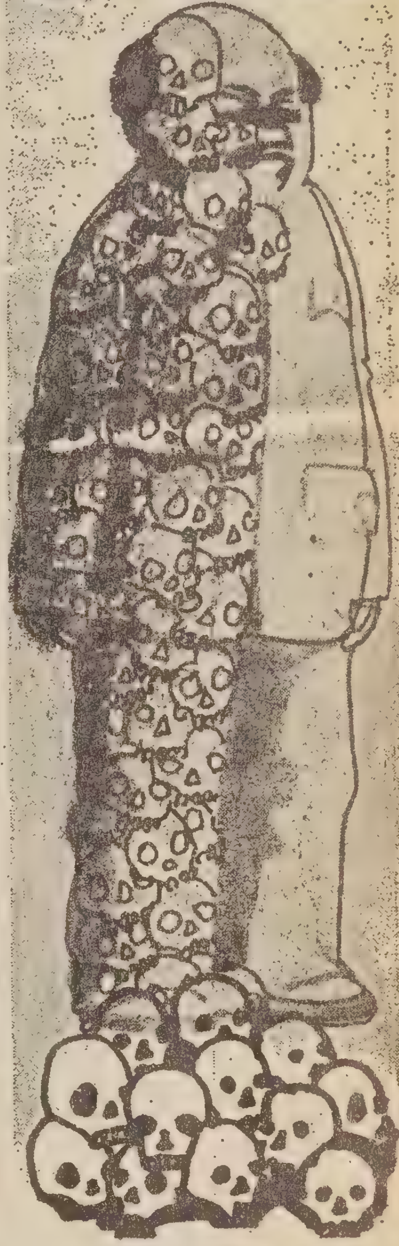
直接照射進行攻擊方式：這是用載機裝置的激光發射器對準目標照射。發射制導炸彈後，炸彈在接住從目標反射回來的激光反射波，向着反射中心飛去命中之。

依靠兩機一組進行激光炸彈攻擊

激光制導炸彈的結構

AN/AVQ-10型激光照射裝置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連忙問：「是那兩個，你說出來商量下。」

柯慶施說道：「李井泉和王任重兩人，應該找他們談談。」

毛澤東未開口，柯慶施接着說道：「四川是中國很大一省，人口過去就有七千萬，現在又併了西康，怕不快便要達到一億，人口多，黨員數字當然也多，推出來的大會代表數字也佔的多，假若能控制了四川，勝利就可多一層保證了。」

毛澤東嘆口氣：「你的道理一點不錯，可是你却忘記了四川是鄧小平的家鄉，獨眼龍和鄧小平控制了數年之久，他們基礎已經鞏固了。我們爭得過來嗎？」

柯慶施搖搖頭：「主席先不要把問題想得這麽深，現在且研究研究李井泉這個人的立塲怎樣。」

毛澤東說道：「這個也很難說，李井泉本來在長征時担任我的機要秘書，他進四川也是我派他任十八兵團政委，跟着賀龍打進四川的，以後任省委第一書記也是我提的名，不然四川這麽多人才，省委第一書記如何會落在江西人的頭上。不過這幾年來我也沒有單獨和他見過面，不知道他立塲如何了。」

柯慶施笑道：「這些問題我都想到了，李井泉在四川工作，不能不和四川籍的中央首長保持聯系，況且鄧小平又是他的頂頭上級。但是他究竟不是四川人，也打不進四川人的圈子裏去。只要主席到四川去一趟，向他打個招呼，許點好處，他一定會死心塌地效忠主席的。」

毛澤東點點頭：「你分析的很對，只是許他甚麽好處呢？他已經是中央委員了，給他一個部長他作不作。」

柯慶施搖搖頭：「我們都無意到北京去作事，對部長更沒有興趣。」

毛澤東搔搔頭：「那還有甚麽好的位置呢？地方組織省市委第一書記算是頂高的職務了。」

柯慶施笑道：「中央委員能補選，政治局委員能不能補選兩個人進去？」

毛澤東恍然大悟，柯慶施原來繞着灣子和他談條件，連忙說：「可以！可以！下次大會一定補選你同李井泉為政治局委員，現在就請你和我一道去趟四川，回來再經過武漢和王任重談談，我想他的問題容易解決，只要補選他為中央委員就成了。」

毛澤東帶着柯慶施飛去四川，和李井泉作了一次談。李井泉和柯慶施經歷相同，都是新爬起的人物，七屆中央委員根本沒有他倆的身份，這次都當選了中央，擁有重要的地區，兩人因為惺惺相惜，平時就深相結納，現在柯慶施陪着毛澤東同來，李井泉已經感到十分光榮，何況毛澤東又許他一名政治局委員，更是喜出望外，一口氣就答應了。當毛澤東詢及四川基層組織情形。李井泉答道：「本來四川分為四個行署時，受到西南局領導，所有黨組織完全控制在鄧小平的手上，及至四個行署合併為一，西南局撤銷，鄧小平和劉伯承離開四川，黨政均由我負責的時候，我就開始着手整頓，訓練一批新人出來，逐步代替了鄧小平留下的舊人。實在說，我早料到他們有一天會背叛主席的，所以我先下手抽掉他們墊脚的石頭。」

毛澤東想不到李井泉有這種遠大的眼光，嘆口氣道：「這眞是『疾風知勁草，板盪識忠臣。』」說着又流下淚來。

毛澤東在重慶停了幾天，又同柯慶施一道飛到漢口，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率領全體高級幹部趕到飛機塲迎接。毛澤東對王任重的印象模糊的很，因為王任重過去地位太低，又未曾在他跟前作過事，當中共初佔領武漢三鎭時，王任重只担任一名副市長，市長是吳德峯，省主席是李先念，王任重是李先念的親信，兩人上下夾攻，擠跑了吳德峯，王任重坐上了市長的寶座，以後中南行政委員會撤消，湖北省政府也改組，李先念調到北平任財政部長，山中無老虎，猢猻稱大王，湖北省的領導權居然落在王任重的手上。但是，因為他的資歷實在太差，所以在八全大會上並未當選中央委員。這次毛澤東居然移樽就教，來請他帮忙，王任重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拍着胸口說道：「蒙主席看得起我，不用說要我出力，就是要我賣命我也不會退縮的。」

柯慶施笑道：「要你拚命作甚麽？現在相不看人海戰術了，你有甚麽辦法提出來供主席參考倒是正經。」

王任重抓耳搔腮的說道：「我能出甚麽主意呢？不過，主席要聯絡這些省委第一書記，我可以負責，因為他們大部份都和我很熟。」

毛澤東點頭笑道：「這就成了，你只要能作到這一點，就算替黨、替我出了大力了。」

又住了兩天，毛澤東就回北平去了。因爲這件事情進行得十分秘密，劉少奇雖然耳目衆多，當時也被瞞過了。以後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三人分別向各省第一書記活動，其中已經當選中委的大都是毛澤東的多年親信，即使有的倒向劉少奇一邊，現在聽說毛澤東又佔了上風，也就跟着倒回來。至於未當選中央委員的，聽說這次改選可以當上中委，更加賣力，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地方組織被毛澤東拉回來大半，每天各省省委書記，甚至地委書記都有信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儼然又恢復了一九五四年以前的聲勢，好不開心。

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又把各省委第一書記來的信仔細檢查一遍，發現其中有兩個人未曾寫過信來，就是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尙奎，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周林。毛澤東就把他兩個名字記上來，着手調查。

各方面佈置已經就緒，毛澤東就把活曹操找來，把所有來信給他看，並且把這半年來的活動情形報告一遍，活曹操異常開心。

毛澤東問道：「林老，依你看，這次補選中委名額應該是多少呢？」

活曹操綯下眉頭，反過來問道：「主席以爲我們在中委會究竟差多少票呢？」

毛澤東又掐着手指算了一下，說道：「最多也不會差十五票，這還是把中立、騎牆份子都算到那過去。」

活曹操摸摸鬍子：「那就不必補選太多，大概多則三十，少則二十就可以了。」

活曹操連摸幾把鬍子，說道：「這個自然，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這回不會再犯同樣錯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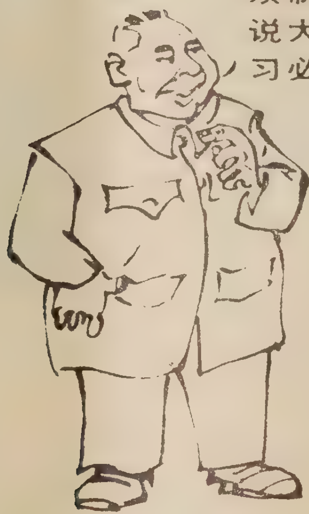
毛澤東摸出一張名單遞給活曹操，說道：「這裏有九個人，都是現任省委第一書記未當選中委的，我想把他們全部拉進中委會。」

活曹操接過來一看，上面開列的是王任重、陶魯茄、張仲良、劉建勛、汪峯、周小舟、楊尙奎、高峯、周林。

未等活曹操開口，毛澤東又搶着說：「其中只有一個楊尙奎有問題，到現在未曾給我來過信，聽王任重說有點靠不住，我還未決定怎麽處理，此外還有一個周林，至今也未來過信，這兩個人，林老你看怎麽辦？」

活曹操一連咳了兩聲，打清嗓子，漫條斯理說道：「主席眞是貴人多忘事，楊尙奎的出身都忘了，他本來是方志敏的人，後來逃到我們這邊來，又搭上陳毅的路子，我們長征時，他自願留在江西跟陳毅，站不住脚就投降國民黨搞兩面政權，解放後又和饒漱石勾上了，他當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就是饒漱石保荐的，所以他幾十年來就和我們站在對立地位，現在若把他拉進中委會，豈不白白給劉少奇增加了一票。」





华邓之间

"追求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乃是昨天根本未曾想像到明天非別離不可的意思，而「心神分二地，憶君獨神傷」則應是自我分裂，在那離別的心中思念「她」的意思。似乎就是這一過去的傷痕，產生了極哀傷之能事的第五首。換言之，第五首是一首輓歌，眞正的含意是：啊！可憐的妳呀。但是，告訴她自己才是眞正的可憐人。呼喚掙扎，追逐無影無形的晚風，自己是何等可憐。

此一悲歎與鬱悶，產生了「幾度欲輕生」般對冥界的憧憬，而近乎瘋狂的自我嘲笑，以「爾今夢雖醒，猶憶夢中人」結束，成爲第二首自我嘲弄的詩歌。

石田的結論是「閑暇時」第一頁的藝術手法和「兩條血脈」如出一轍，而「閑暇時」無非是將「兩條血脈」中的冥想界，以詩歌形式出之。

石田的解剖刀續一連串砂土的詩歌下手。

熱淚沿頰下
任令沾衣衫
斯人誠難忘
示我一撮砂

這是「閑暇時」記事簿第六頁上的第三首詩歌。在處女作「一撮砂」中，是繼第一首「東海小島海濱白砂」之後的第二首，也是詩歌集題名的由來。在時間上，這首詩歌作於六月二十三日，而「東海」之歌則完成於翌日二十四日。到了二十五日，又作了一首諷頌砂丘的詩歌，其詞爲：

乍看砂丘似遺體
驚戰動魄忍泣涕

關於這首詩歌的眞正涵義，根據石田的解說，並非如字面所顯示的，因爲看到砂丘的形狀像極了一具不知名的屍體却吃驚，而是作者內心深處懷有渴盼伊人復活的對象人物，因而那堆砂丘顯示在他目中轉變成了伊人的屍體。不僅如此，正因爲有懷有這一無意識的願望，作者目覩砂堆，機會產生無窮恐懼。

這一類詩歌係「閑暇時」所獨有的，同時也是解析啄木文學的秘密時，極重要的研究對象；想不到那些詩歌未被納入歌集，致未爲人所接觸，這情形極像是被埋葬在人跡 至的原始森林的寶藏。



石田認爲，由視砂丘爲死者這一感情狀態觀之，一連串有關砂的詩歌中所有砂丘或砂礫應該是作者隱匿內心，企求復活的死者的象徵。

一夜暴風雨
土墳成砂泥
墓中是何物
叫人費猜疑

這一墳墓是經過一夜暴風雨而築成的，這一由命運之神於瞬間的戲弄而出現的墳墓，乃是「兩條血脈」中的清光童女之墓，以現實世界的情形來說，則是弦濟童女，尤其是沼田沙汰之墓。假定因爲衷心熱愛的人於瞬息間被奪走生命，從而對殘虐的命運之神產生咒咀的情緒，促使這一詩人開始從事文學活動的話，自將以此爲主題而不斷誦詠的了。

啄木詩歌全集第一首詩歌，就曾明白流露出作者的情懷：

苦惱竟日未能解
黑暗又復到人間
命運之神何殘忍
怎不令人恨且怨

石田指，儘管詩歌明白顯示，啄木撰作歌的原動力係來自對命運之神的咒咀，可是，注意到這一點的人却意外的稀少。

伏臥小砂丘
遙憶初戀愁

這首詩歌似乎可以視之爲啄木哀傷情緒的範本；這種憂鬱、感傷的情緒深深滲透到無意識界，終致形成了他有生之年心黨上的傷痕，這一傷痕又反覆觸發出無限愁痛。如果深入體會作者操作的心情，或能了解，所謂

伏臥小砂丘，并不意味着作者一定眞的俯伏在砂礫上。

由此，我們當能琢磨出作者操作涵了砂丘——暴風雨——暴力——死者——墳墓——初戀在內的有關砂丘詩歌的內在性關聯。

大海一流木
漂泊到砂丘
放眼四瞻顧
欲語且還休

有人評論這首詩歌跡近瘋狂，以象徵啄木短歌的生命這一點來說，的確有些令人感到莫測高深。

總而言之，一連串砂之歌中的「砂」，對作者來說，乃是「死者」，也就是死去的原始性意對象的象徵。唯有這樣，方能理解這許多詩歌中所隱含的悲哀、鬱悶、不安、恐怖的根源。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夜半開始，徹夜未眠，揮筆疾書的啄木的作歌意識，到了第二天，二十四日清晨乃急遽下降，進入深層的精神界了。

不苟言笑衆女郎
奏我風琴無聲浪

七鼓并列齊鳴
奈我酣睡難醒

上列兩首雖然都是否定現實性愛的詩歌，但在尋求靈的世界時，徬徨却顧以啄木的靈魂，突然誘發出回憶六歲時戀愛的詩篇。

我吹紅喇叭
知音人不見
再吹藍洞簫
芳蹤仍杳然

這是靈界思慕之歌，與前首剛成對照。「紅喇叭」「藍洞簫」，都是幼年時期性的象徵，這首詩無非是奉獻給六歲時戀愛對象的「她」的一首輓歌而已。

何事淚漣漣
手提大皮鞋
與卿同攜手
隣國暫喬遷

這首請歌中哭泣的「她」和「大皮鞋」，當然也不是現實世界的人與物。而這一位詩人意欲逃往的隣國，也無非是幼時性愛王國罷了。

此一追憶幼時情景的詩歌，沒多久，就又一變而爲：

輕呼卿名情意眞
其奈難尋十四春

那是說，作者又進入「一撮砂」的一連串回憶中學時代的詩歌中了。爲甚麼會發生這類情事的呢？

「閉眼時」記事簿上原詩推敲筆跡，石由開始其楔而不捨的心理分析。迄今爲止研究啄木的都認爲，歌集中前後期的詩歌係由「十四春」所連接，而原原歌中的「君」則爲節子。因爲據說啄木於十五歲時，與後來成爲他的妻子的百合節子開始戀愛的緣故。這是由於對於他六歲時的戀愛一無所知所產生的。

不用說，詩歌內容不然改觀除了反映出時代之外，大都出之於作者企圖隱匿起幼時性愛的意願。

二十四日啄木的日記，前文業已有所涉及，爲了印證起見，特抄錄如下：

……昨晚靠枕後開始作詩。由於興致奇佳，終於通宵未眠。天亮後，前往本妙寺的墓地散步。

內心的平坦爽朗，簡直難以文字來形容。回來後，興猶未盡，乃繼續構思、操作，直到上午十一時前後方始停筆。昨晚作成一百二十餘首。……

……

就這樣，那晚趁興賦詩的活動，續到第二天，創作「東海小島」的賦詩活動。

當時，啄木係與友人金田一京助居住在同一宿舍。東京本鄉的下宿赤心館，大概就在本妙寺境內。在墓地散步時，祇覺精神氣爽，流暢無比，這一感覺實具有重大意義。

如果運用精神分析的詞彙來說，乃是經由爭化而產的爽快感。

那麼，二十四日早上，自墓地散步回來的賦詩活動又怎樣呢？第一首詩是：

七度低喚卿名
國內鐘聲齊名

相信，那是早上在本妙寺的墓地散步時聽到的。在聆聽僧侶們早課的鐘聲時，油然泛現一個念頭：如果呼喚「她」的名字七次，國內所有寺院的鐘聲將一起大鳴，而故鄉寺院的聲音，將會把自己的祈禱，傳達給永眠斯土的「她」的靈前。

間隔一首後的詩歌是：

母腹最安全
仍遭他人嫌
此物眞面目
今日始得見

這是何等千奇百怪的詩歌呀！不過，據說這是一種所謂母胎幻想的特異的藝術手法。

據說，人類的愛的最高點存在於母腹，這一位須賀川的醫師還曾介紹了一個他自己診治的母胎幻想患者的實例，石田認爲，那時候，啄木本身進入了自我催眠狀態，而這一首則顯示出幼時性愛與思慕母親之間的心理銜接點。

「閉眼時」的各首詩歌，都是屬於幼時性愛詩歌這一類，但從上述那首詩歌開始，啄木即不斷製作思慕母親的詩歌。

也就是說，過去對沼田沙汰的「戀母情結」式的戀愛，由這首詩歌過渡，成爲眞正的「戀母情結」，於是產生了很多思慕母親的詩篇。

所謂「戀母情結」乃是奧國一名心理分析學家與神精病學佛洛伊德，對於人類對母親的無意識的性愛現象，所賦予的術語。

由於佛洛伊德過份强調性的成份，以致經常爲人所誤解；但是，似乎不待精神分析的理論來加以說明與引證，祇須想一想，在戰場上的士兵於嚥下最後一口氣前所呼喚的就是「媽!」這一事實，當不難明瞭，人類所有的愛的根源，係對母親的愛而生的。

所以，佛洛伊德所定名的「戀母情結」，乃是指所有人類在無意識界中所具有，屬於人類愛的根源，那是對母親的愛而言的。根據這一觀念，解釋這一首怪詩的話，那麼，其後產生一連串思慕母親的詩歌的心理性理由，就不難了解了。

還有，對具有自體觀窺慾的幼兒來說，同胞手足固然應該相親相愛，但一旦以母親爲對象時，據說通常都會變成可憎恨的仇敵。「母腹最安全，仍遭他人嫌」所顯示的敵意，與「此物眞面目，今日始得見」所流露的歡欣，可視之爲原始性愛感情方面的愛與憎的二面。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華國文章
曾昭健身院全體同人敬賀

消息翔實
九龍鮮魚商會同人敬賀

文章傳世
劉德怡 敬賀

社會棟樑
裕隆實業有限公司同人敬賀

口伐筆誅
香港華南洋紙商會全體監理事同人敬賀

玉律金科
鮮魚行學校全體員生敬賀

主持正義
新界惠海陸同鄉會敬賀

文光照耀
關詒蓀 敬賀

社會欽崇
僑港中醫公會理事長梁森炎暨同人敬賀

一紙風行
粉嶺蔬菜合作社敬賀

宏論匡時
世界殯儀館總經理吳友文暨同人敬賀

信孚中外
香港太極學會同人敬賀

文風遠播
惠州幼稚園 員生敬賀
新界葵涌新區第八座 電話：一二一｜二〇〇八九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立德立言

慶相逢酒樓有限公司

顏文彬 敬賀

九龍窩打老道八十六號
電話：三—〇三九一八一

至理名言

留港青年中學校友會 敬賀

遐邇馳名

源豐貿易行經理
杏源堂董事
達明學校暨幼稚園校監兼校長
香港青年中學校友會財務主任
香港東莞同鄉會荃灣分會婦女主任

陳文 敬賀

行址
會址：荃灣沙咀道三陂坊十二號地下
校址
電話：⑫—四二九三一三

出類拔萃

港九街坊婦女會

主席 孫方中 麥舜琼 戴連珍 戴卉芬 丁毓珠 暨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梁禮賢 敬賀

萬家傳誦

香港中華國術體育聯合總會同人敬賀

社會喉舌

港九汽車司機總會 敬賀

鐵筆雄論

土瓜灣街坊福利會

會長梁強 理事長顏杞添
林耀洪 佘家聲 林漢洲
岑福田 黃光甫 李廣吉 敬賀

蔣總統重申我國堅定國策

絕不與中共談判也不與蘇聯結盟
繼續留在民主陣營堅持反共到底

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今天重申，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容的立場，無論在任何情況、任何壓力、任何變化之下，絕不與中國共產黨談判，也絕不考慮與任何共黨政權交往。

他說：現在共黨內部明爭暗鬥、四分五裂，正面臨崩潰的邊緣；一般民衆紛紛要求民主自由，渴望過台灣同胞一樣好的生活。在此時此刻，美國却與共匪建交，去帮助和挽救一個殘殺我們千千萬萬同胞的匪僞政權，眞是世界歷史上的最大罪人。他要求大家切莫忘記大陸同胞此時內心上的感受。

他並對海外僑胞、三軍將士、青年學生、農工大衆、知識界、主婦們以及一般國民連日來所表現的大義血忱，十分感動，並深致慰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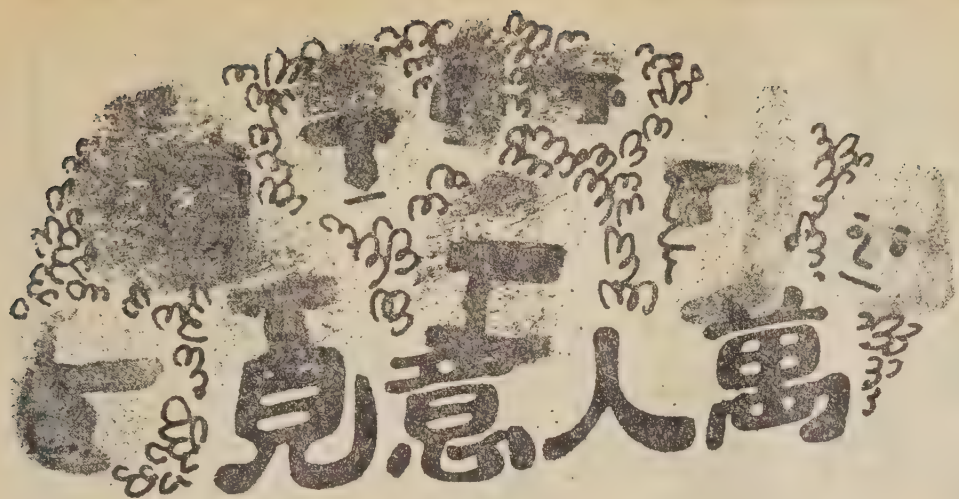
今天下午，蔣主席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聽取委員們的意見後，作了以上表示。

他說，大陸同胞在共黨卅年的壓迫、統治下，受盡了苦難，都想爭取自由，爭取生活的改善，他們聽到美國與共黨建交的決定，一定非常悲憤、失望，心情的沉重可以想見。

蔣主席希望大陸同胞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憂慮，因爲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是爲大陸同胞而生存的，是爲光復大陸使同胞重獲自由而生存的，一定要和大陸同胞永遠站在一起爲推翻共黨暴政而共同奮鬥。

他說，美國和共匪的建交公報宣佈後，三軍將士、各階層民衆、教授、青年學生及海外僑胞們除同聲憤慨外，所表現出來的沉着、團結和擁護政府的赤忱，十分令人感動，也顯示了全國軍民同胞和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堅定而勇敢的站在一起。相信這正是國家命運因遭受重大挫折而轉向光明的時候，我們的黨和政府一定要更加努力，大有作爲，以不辜負全體國民對政府和本黨的熱切期望和蔣主席堅定的表示，我們一定盡一切所有，爲同胞服務，爲國家效命。

他說，大陸是我們的領土，主權



倪志福曾支持江青
黃鎮扼殺文藝電影

北京星期四出現一份措詞强硬的大字報，抨擊前北京民兵領袖倪志福是一名「屠夫」，並指責他企圖參與由江青領導的一項武裝叛變。倪志福現時是中共政治局委員。

大字報宣稱：「他曾企圖爲江青建立一個兵團，他有一百輛坦克，聽候叛變的命令。」

大字報稱：「倪志福是一名屠夫，他曾鎮壓天安門革命事件」。

這份大字報的署名是「一名參與天安門事件的民兵」，吸引了大批羣衆圍觀。

大字報抨擊倪志福升職大快。他原是北京一間工廠的車床技工，文革時開始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他現年四十六歲，是政治局最年輕的委員。

另一方面，一份大字報是致送給曾在文革期間受四人帮迫害的老作家

大字報稱，黃鎮要求禁止放映日本影片「望鄉」，這齣影片是談及妓女問題。

「望鄉」一片是在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最近訪問日本期間在戲院和電視上放映。

大字報又大加指責檢查所有外國文學和電影的文化官僚和他們決定要人民看甚麼讀甚麼的狂想。

屬於中華民國，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凡是妄言台灣獨立的，就是背叛與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我們絕不容這種思想、組織和行動，絲毫存在於復興基地。

他又說，我們一定本憲法基礎，繼續推進民主憲政。任何危害反共復國基本國策，足以動搖國本的言論和行爲，必須澈底予以遏止消除，以確保國家和人民的安全與利益。

蔣主席說，我們堅守民主陣容，美國與我們斷交，造成了歷史上的大錯，但是我們不要犯錯。我們不但永遠與自由世界站在一邊，而且更要加强聯繫。我們今後要與愛好自由、反共和支持我們的美國友人和一般人民進一步結合在一起，贏得他們的尊重、同情和支持，爲共同理想而奮鬥。

他指出，我們中華民國到今天所以能生存，有前途，有希望，有信心，主要是因爲中華民國政府在世界上是堅決反共、不與任何共黨妥協的精神堡壘。因此我們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與共黨和談，也絕不考慮與任何共黨政權來往。

蔣主席最後强調，只要我們大家一心一德，共同奮鬥，就一定能夠排除萬難，創造新的局勢，來告慰總裁在天之靈。

華鄧害怕大民主 禁批毛集會示威

中共不希望予人不穩定的印象，以免嚇跑外國投資者。

北平可靠消息今天透露，中共中央委員會把副總理鄧小平提出的一份文件分發給北京各單位，文件共分十九點，指出「羣衆必須受領導，」不能漫無綱紀地示威。公開辯論及批評已故主席毛澤東也要有一定的限度。

這份文件在現正舉行或已結束的會議上獲通過，這個會議可能是政治局擴大會議，目的是籌備大概快將舉行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消息顯示，文件提及西單街的「民主」運動及天安門廣場上的集會示威事件。鄧小平在文件中强調，人民在大字報上提出的要求不能太過份，並認為其中一些大字報有「錯誤」，更不應點名批評毛澤東。

中共當局已禁止羣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藉以維持國家的「安定和團結」。

北平市中心出現的一份大字報宣稱，不會再舉行有組織的羣衆大會。

羣衆大會的組織者在北平官員發出指示後作出上述決定。北平當局恐怕該些包括公開批評毛澤東的羣衆集會可能會演變成騷亂。

顯然「該項指示毫無疑問是獲得中共主席華國鋒及副總理鄧小平同意。」

現時未能清楚知道該指示是於何時發出，亦不知道是由那一個組織發出。

可能發生的騷亂將是批毛分子與擁毛分子的公開衝突。此外，要求更多的民主及個人自由亦可能容易演變成反政府運動。

報導指出，中共當局恐怕羣衆集會可能演變成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暴動事件，當時，軍隊曾與示威者發生流血衝突。

批毛運動遭受壓制 擁毛分子乘機反擊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北平天安門廣場星期五人跡稀少，這是近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而人民大會堂則燈火通明，顯示一個重要的黨會議仍在舉行中。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最近對一個訪問北京的日本代表團說，一個重要會議現時正在進行中，以討論「四個現代化」政策及其他重要問題。

相信中共現時正舉行第十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共同社」自北平報導，中共當局已採取措施，禁止羣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

中共人士星期五又說，青年組織之間曾因爭論，對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的批評之適當性而發生過暴力事件。

但該些人士並無談及這些暴力事件的詳情。

中共當局人士指出：「這些事件可能會演變成敵對青年組織之間的大規武裝鬥爭。」

據法新社報導中共「毛派分子」星期六作出强烈的反應，打消了北平市內公開政治討論的大字報浪潮。

一份出現在北京酒店附近沒有署名的大字報聲言：「假如有人想張貼批評毛澤東的大字報，將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們，我們將粉碎他們的狗頭。毛澤東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這份大字報的語氣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的語調相同。

另一方面，一些羣衆仍前往長安街與西單街角落的「民主之牆」，閱覽一些小型的新大字報，這些批評貶抑毛澤東人士的大字報之措詞，比副總理鄧小平上週末所作出的談話强烈得多。鄧小平曾責備一些大字報的寫作者，要求停止舉行羣衆集會，而大部分大字報不需改變。這些新大字報提及鄧小平的一項聲明謂：「黨中央及中國人民不會像赫魯曉夫。」

觀察家相信，中共領袖不會好像赫魯曉夫於一九五六年發表反史太林的報告一樣，發表貶毛報告。

中共報章星期六在頭版刊登五位中共領袖舉行一個「重要會議」時所攝的照片，以示他們的團結，並配合了「安定和團結」的標題。

上海黑戶知青示威 反對下放要求工作

北平的大字報及示威浪潮，已蔓延至上海市。

一名可靠人士今日說，約有三千名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及文革之後被下放的知識青年已從鄉間非法僭回上海市，他們於本星期日和星期一在上海市示威，聲稱他們應該獲准在城市內生活。

雖然警察曾企圖驅散示威者，但在上海市革委會辦事處外發生的示威事件却接連不斷。

過去幾週，一項類似在北京發生的大字報運動亦在上海市展開。其中一些大字報批評毛澤東，並要求民主。

過去數天，上海市的大字報運動更見升級，尤以在人民廣場的張貼大字報行動最爲熱烈。

其中一份大字報更呼籲舉行示威。上海市的示威是於本星期日開始的。

二千五百至五千名示威者在上海市兩條主要道路——南京路及革委會辦事處所在的江邊大道遊行，高呼「我們要工作」的口號。

交通被迫改道，以讓遊行列通過。

示威者要求登記爲上海市居民，並要求獲得工作、糧食和衣服配給證。

初時，上海市當局表現得頗爲體恤，甚至呼籲居民送食物給這些示威者。

但在過去數天，特別是昨天和今天，警察作出了有規律的行動，驅逐示威者。到今日下午，爲數兩百名示威者在革委會辦事處外，高聲訴苦。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海上仙山 回文

封淑英

涼風振處起鑾鳴。穩立仙山一海瀛。
光采日生神赫赫。火烟人絕境清清。
茫茫路隔年無夢。渺渺魂尋上有情。
裳練白雲飛片片。長虹斷落帶飄輕。

回讀：

輕飄帶落斷虹長。片片飛雲白練裳。
情有上尋魂渺渺。夢無年隔路茫茫。
清清境絕人烟火。赫赫神生日采光。
瀛海一山仙立穩。鳴鑾起處振風涼。

重陽前夜

雪梨林康

思採黃花插滿頭。登高狂嘯亂清幽。
已虛折桂團圓夜。辜負牽牛萬里秋。
遼鶴終歸飛逝魄。溟魚聊復逐浮漚。
年來頗覺此間樂。一樣山崇曲水流。

松溪詩意

劉雁

中元猶是豔陽天。閒愛雲林學散仙。
立足峯巒常鄭重。捫心榆莢未求全。
半山碧翠松如蓋。萬古流泉石已圓。
[illegible]韻聲隨風滿袖。野禽同過小橋邊。

無題

海外遺民

忌辰九九兩周年，知爾眼睛難閉全，
江黨四人同繫獄，鄧帮一派正持鞭，
碑前吊客幾無個，報上哀文沒半篇，
告狀閻五千萬衆，把君判罪服刑先。

戊午中秋書懷 二首

梁朗秋

兩般日曆有差池，祗問團圓不質疑，
亘古月明三五夜，都從輪影認盈虧。

宵深月蝕斗牛橫，醉倚江樓百感生。
大好嫦娥竟投暗，最分明處不分明。

是歲中秋節，市上曆書，却有兩種，一種是折合陽曆九月十六日，另一種是折合十七日，各有所據而定之，蓋月亮最圓之際為十六日深夜，亦即是十七日凌晨時分也，是夜適逢月蝕，亦屬罕見。

定風波

卓淡影

午夢初回欲暮天。鳥聲殘照到窗前。眼底風光雖信美。何喜。舊時情義化雲烟。帶是同心難共結。凄切。有情明月不團圓。恨煞侯門深入後。消瘦。落花流水自年年。

前調

麥善慶

不絕啼鵑怨別離。縈懷往事總依依。檢點青衫餘舊淚。愁緒。閒庭花怨月來遲。別後相思多少恨。音問，宵寒怕讀送行詩。冷落深閨人寂靜。孤影。春風自惜寄遐思。

前調

蘇樹聲

山野荒涼草木凋。一枝梅放恍天驕。乍見翻疑花是雪。奇絕。風來時覺暗香飄。人道春光先占得。誰識。羞同凡卉鬥嬌嬈。相伴寒林惟有鶴。堪樂。自甘清淡蘊孤標。

前調

顧植槐

打發閒愁到酒邊。豪情難似廿年前。把盞及招愁困擾。歌嘯忽聞鷄唱五更天。歲月催人雜鬢白。惶惑。近來心事亂堪憐。何處林泉天下甲。行踏。餘生唯願伴雲烟。

定風波 渡湘

陳冠夫

北諸廻環帝子洲。湘流九轉尚夷猶。看盡風帆情渺渺。遙遙隔。衡陽驚雁帶離憂。蹀躞殘煨芋抱。徒記。鄴侯跡託山邱。一夢芳韶嗟逝水。彈指。鏡華塵影為誰留。

前調

胡景石

倚檻摩挲展醉眸。滿山黃葉洞庭秋。隔岸寒烟迷野渡。天暮。柳邊猶繫釣魚舟。萬點繁星燈影動。風送。笙歌到處韻悠悠。夜靜曲終人欲去。留住。多情明月照樓頭。

前題 秋季加盟乙卯詞社原敏公詞長

趙上智

未飲醇醪也自陶。姜清柳膩更辛豪。憫亂傷離垂老矣。無已。江山吟嘯屬吾曹。風雨高樓誰擊筑。聽曲。盤胸意氣更騷騷。欲向樽前酹一顧。應恕。劉郎放胆試題糕。

前調 送德榮兄

李國明

寂寂東流帶晚烟。殘紅亂點夕陽天。欲問征途江水遠。魂斷。千帆影動月娟娟。莫道人間離別語。何處。玉樓酒暖意綿綿。借得尊前歌一曲。聊祝。長風萬里客中船。

前調 晚眺

呂錦洲

山外斜陽絢彩霞。繽紛如錦漾晴沙。唱晚漁歌聲婉轉。堪羨。水雲徒惹客思家。倚遍闌干驚露重。誰共。伊人遠去隔蒹葭。一枕温柔情未斷。空怨。相逢有夢願猶賒。

定風波

潘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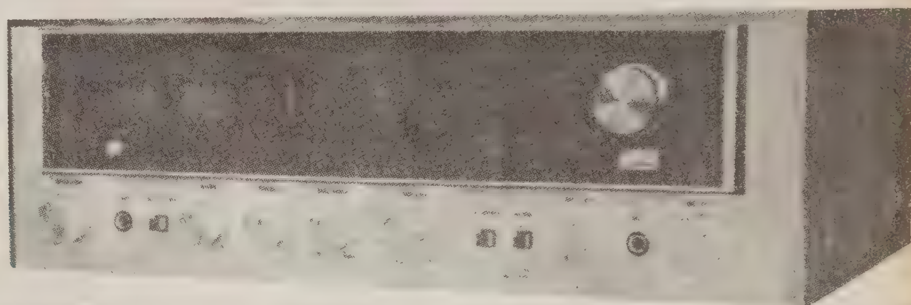
炮烙施刑偶語誅。厲行監謗衆為愚。不許自由奴隸似。邊旨。低垂鐵幕任欷歔。清算兇殘今若此。悲矣。勞勞頳尾盡魴魚。無量苛征猶靡止。堪恥。惡衣惡食怎安居。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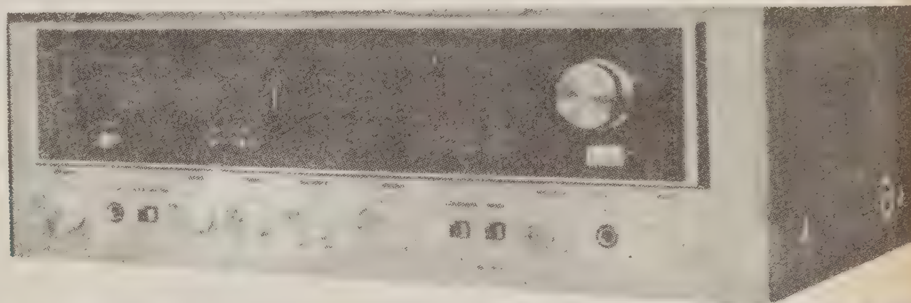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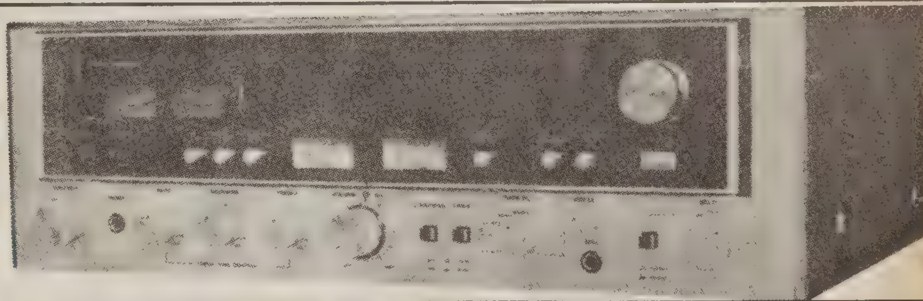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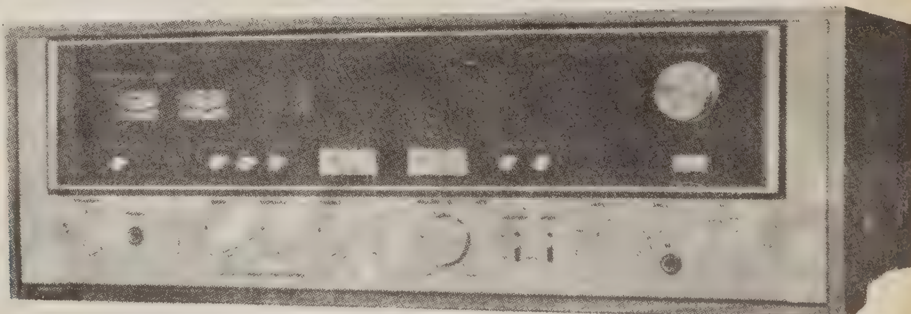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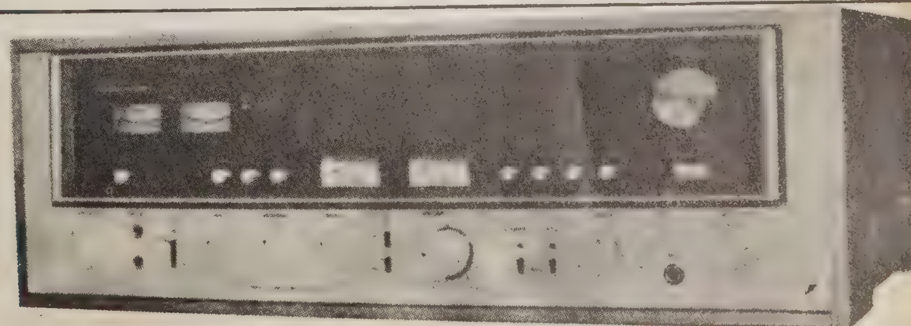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